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一八七冊目次

續資治通鑑長編一百八卷（缺卷七十五至七十六）（二）　（宋）李燾撰　宋刻本　〇〇一

續資治通鑑長編一百八卷（缺卷七十五至七十六）（二）

（宋）李燾撰

宋刻本

仁宗皇帝紀十七之一

寶元二年春正月戊申侍御史知雜事段少連言三班院皇城司群牧司三司衙司等處比多額外增員或許令再任此皆起於權要僥倖之人請檢用 眞宗朝逐司所置定員悉罷所增置者詔所增員候歲滿更勿差人 己酉何陽言彰信節度使同平章事王隨卒贈中書令謚章惠後改文惠始隨參知政事請與同列日獻前代名臣規諫一事以廣聞聽議者謂非輔弼之職其事遂寢及為相位多屬疾益無所建明外若方嚴而治失於寬晚更卞急朝士有以身事至政事堂自言者輒嫚罵性喜佛慕唐裴休為人然風迹弗逮也

初元昊遣使稱偽官抵延州郭勸李渭留其使具奏元昊雖僭中國名號然閱其表函尚稱臣可漸以禮屈願與大臣熟議詔許使者赴京師勸等韓周與使者及東華門始去胡服朝廷發函讀其表曰臣祖宗本後魏帝赫連之舊國拓跋之遺業也遠祖思恭當唐季率兵拯難受封賜姓名祖繼遷大舉義旗悉降諸部收臨河五鎮下沿境七州父德明嗣奉世基勉從朝命而臣偶以狂斐制小番文字改大漢衣冠革樂之五音為一音裁禮之九拜為三拜就文字既行禮樂既張器用既備吐蕃塔塔張掖交河莫不從服軍民屢請願建邦家是以受冊即皇帝位伏望 陛下許以西郊之地為南面之君謹遣弩涉俄疾你斯悶卧普令濟嵬名崖妳奉表詣闕以聞 甲寅知延州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郭勸落職知齊州鄜延鈐轄兼知鄜州四方館使兼惠州刺史李渭降授尚食使知汝州坐不察羌情也朝廷雖知元昊決反然猶善遇其使者將行不肯受詔及賜物樞密院議數日不決王德用陳執中欲執之盛度張觀不可卒遣之但却其獻物周復送至境上德用請自將以討元昊不許 初議誅元昊使者參知政事程琳以謂古者兵交使在其間宜善遣之以示大體其後使者益驕大臣以為患或議因使者入傳舍壞垣令壓其下斃曰始不誅以罪有在也今既驕可暴其罪而誅之以明國法又何患耶 二月壬戌朔太常丞詹庠上所著君臣龜鑑六十卷降物獎諭 癸亥命右諫議大夫任中師同定放天下欠負 庚午司天監主簿元軫言三式者陰陽家所重而學者絕稀請加其俸秩以招來之 上謂宰臣張士遜曰陰陽家使人拘忌又多詭怪迂誕之說豈若觀人事之實以應天道也且令司天監以軫所言詳定復奏 許明州立學仍給田五頃 庚寅詳定閤門客省四方館儀制所上新編儀制十三卷 三月壬寅右正言直集賢院吳育言夫朝廷總制天下必建基立本以銷患於未萌若政令修紀綱肅財用富恩信洽賞罰明士卒精將帥練則四夷望風自無異志有一未備則黠虜乘間而生心方今天下少安人情玩習而多務因循若常有議及政令紀綱邊防機要則謂之生事或有警急則必至忽遽而莫知所為若稍且安靜又無人敢輒言且夏州久有人往來中國熟見朝廷有因循之勢遂敢內畜姦謀若以一時之事苟且支持或至爛額救焚揚湯止沸覆視前古厥鑒甚明伏望陛下從容延對左右大臣討論闕政博訪群議修節用愛民之經求訓兵練將之策則一方小警不足慮也 上嘉納之 編修院與三司上歷代天下戶數前漢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後漢千六百七萬七千九百六十魏九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二晉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宋九十萬六千八百七十後魏三百三十七

萬五千三百六十八北齊三百三萬二千五百二十八後周
三百五十萬隋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唐九百六萬
九千一百五十四　太祖朝二百五十萬八千九百六十五
太宗朝三百五十七萬四千二百五十七　眞宗朝八百六
十六萬九千七百九十九寶元元年一千一十一萬四千二
百九十先是　上御邇英閣讀　眞宗皇帝所撰正說養民
篇見歷代戶口登耗之數顧謂侍臣曰今天下民籍幾何翰
林侍讀學士梅詢對曰　先帝所作蓋述前代帝王恭儉有
節則戶口充羨賦斂無度則版圖衰減炳然在目作監後王
自五代之季生齒彫耗　太祖受命而　太宗　眞宗繼聖
承祧休養百姓今天下戶口之數蓋倍於前矣因詔三司及
編修院檢閱以聞至是上之　丙午吳育又言聖人統御之
策夷夏不同雖有戎勇之君向化賓服終待以外臣之禮羈
縻勿絕而已或一有背叛亦來則備禦去則勿追蓋異俗殊
方視如犬馬不足責也今元昊若止是鈔掠邊隅當置而不
問若已見叛狀必須先行文告以詰其由不足同中國叛臣
即加攻討大凡兵家之勢征討者貴在神速守禦者利在持
重況夷狄之性惟事剽急因而僞遁多誤王師武夫氣銳輕
進貪功或陷誘詐之機今宜明烽候堅壁清野以挫剽急之
鋒而徐觀其勢此朝堂表章也初元昊反書聞朝廷即議出
兵群臣爭言小醜可即誅滅育獨建議元昊雖名藩臣其尺
賦斗租不入縣官窮漠之外服叛不常宜外置之示以不足
責且彼已僭輿服夸示酋豪勢必不能自削宜援國初江南
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撫而收奏入宰相張士遜笑曰人言
吳正言心風果然於是育復上奏俱不報（心風據龍川別志[illegible]）
闕（[illegible]）　丁未從知潤州

范仲淹知越州　戊申吳育又言近年以來多有造作讖忌
之語疑似之文或不顯姓名暗貼文字恣行毀謗以害讎嫌
或密聞朝廷自謂亦忠若眞是公直無隱何不指事明言若
憑虛造作必蓋邪謀更與隱秘姓名正使姦人得計臣恐自
今忠良立身易爲傾陷國家舉事便欲動搖惑君害時無大
於此在古之法皆殺無赦雖陛下聰明必不熒惑亦不可使
聖朝長此風俗詔開封府御史臺覺察以聞　庚戌都官員
外郎王素爲侍御史中丞孔道輔薦之素旦子也　癸丑命
天章閣侍講賈昌朝王宗道編排資善堂書籍并教授內
侍云　丙辰許泉州立學仍給田五頃　魏國永聖保壽夫
人王氏卒輟視朝三日追號肅成賢穆夫人遣官護葬　上
爲服發哀視奠其喪葬日又輟視朝已而外間傳言復有
繼嬪國名秩者六宅使象州刺史郭承祐承間以爲言　上
謂左右曰宮中事宮中主之至於嬪御自有品秩未嘗預事
朕於禁中每務肅靜外間未知此爾然承祐所言亦當申戒
之承祐娶華王元偁女性狡獪緣東宮恩又媚籍王邸親既
廢復用時輒言事或指切人過失同列謂之武諫官（[illegible]）
（[illegible]）　丁巳鑄皇宋通寶錢國朝錢文皆曰元寶
而冠以年號及改號寶元文當曰寶元元寶詔學士院議因
請改曰豐濟元寶　上特命以　皇宋通寶爲文　趙元昊
爲書及錦袍銀帶投鄜延境上以遺金明李士彬且約以叛
候人得之諸將皆疑士彬副都部署夏元亨獨曰此行間爾
士彬與羌世仇若有私約通贈遺　豈使衆知耶乃召士彬
與飲厚撫之士彬感泣不數日果擊賊取首馘羊馬自効
詔權停貢舉　夏四月癸亥以保順軍節度使邈川大首領
唃廝囉前妻安康郡君李氏爲尼仍賜紫衣妻太原郡君喬

氏永嘉郡夫人子瞎氈為洛州團練
使各賜襲衣金帶器幣及茶仍每月別給綵絹各十五疋時
唃厮囉父子猜阻異居不相統攝朝廷欲兼撫之故有是命
然瞎氈與磨角氈雖各治一城別立文法終不能總攝諸蕃
但自保爾　乙丑放宮人二百七人　上因諭宰臣張士遜
等曰不獨矜其幽閉亦可省禁掖浮費也近復有人獻車駕
獻雙生二女子朕却而不受士遜對曰前代帝王多為女色
所惑今陛下不受其獻又減放宮嬪誠盛德之事也然天聖末
士遜亦嘗納女口於宮中為御史楊偕所彈云　辛巳潁州
言戶部侍郎蔡齊卒贈兵部尚書謚曰文忠齊方重有風采
不妄言自初仕未嘗至權門丁謂秉政欲齊親己齊終不往
然性謙退有善未嘗自伐篤於故舊少與徐人劉顏善顏罪
廢齊上其書數十萬言得復官顏卒又以女妻其子庠寵籍
楊偕劉隨段少連皆齊所薦後多為名臣　諫官吳育言資
善堂教授內臣而以編修為名非盛朝所務也癸未詔罷之
五月辛卯朔詔如聞諸州軍命官犯罪而長吏所不說者或
傳之深文自今獄具吏申轉運提點刑獄司差官審問以聞
癸巳詔翰林學士至知雜御史節度使至諸司使各舉京朝
官及殿直以上有方略材勇通知邊事者各一人　右司諫
韓琦嘗言國家　祖宗以來躬決萬務凡於賞罰任使必與
兩制大臣於外朝公議或有內中批旨皆是出于　宸衷只
自　莊獻明肅太后垂簾之日遂有奔競之輩貨賂公行假
託皇親因緣女謁或於內中下表或只口為奏求是致僥倖
日滋賞罰倒置法律不能懲有罪爵祿無以勸立功唐之斜
封今之內降蠹壞綱紀為害至深陛下聖德日新厲精為治
惟此久弊沿而未除臣愚竊謂自非陛下聖意聽其妄請付

外之後自有攸司執奏而止其如中旨或至再三不能一一
論正臣欲乞特降詔諭今後除諸宮宅皇族有己分事方許
於內中奏陳自餘戚里之家及文武臣僚或有奏請事件並
於閤門及合屬去處進狀更不許於內中批旨如輒敢因緣
請託及日於內中陳乞特批指揮即望降出姓名并為奏求
人並送有司勘劾重行貶責犯者斷在必行如此則聖政無
私朝規有叙矣　癸卯司封員外郎直集賢院兼天章閣侍
講賈昌朝上書曰今西夏僭狂出師命將以遺朝廷之憂臣
竊謂此固不足慮而國家用度素廣儲蓄不厚民力頗困是
則可憂自天聖以來屢詔有司節省用度以至于今未聞有
所施行古者四方無事則修政令務稼穡倉廩有積穀府庫
有羨財節用愛人以戒不虞卒有水旱寇擾之至而無所憂
自三代而下稱王業盛者惟漢耳文景以恭儉故風俗厚財
用足至于武帝務勤征伐始算緡錢榷酤以助軍旅之給而
天下蕭然矣至昭帝議鹽鐵罷榷酤省徭役篤耕種凡侵蠹
民利者一切寬貸時賜租賦使民得以足衣食內則省宰夫
減樂工希文景之風以厚儲蓄數百年間四夷咸服百姓不
厭漢德者無他道也節用愛人敦本抑末之所致也　宋受
命八十載可謂治平矣然節愛之術有所未至邊陲雖寧而
兵備不省徭役雖簡而農務不篤外厚幣聘而內豐廩假自
餘虛用冗費難以悉數天下諸道若京之東西則可自足陝
右河朔歲須供饋所仰者淮南江東數十郡耳故田稅不足
重以榷禁凡山澤市井之利雖有厚薄悉入於公上而民不
得售加以不耕不織游惰之俗蠶食為害都人士女燕安太
平忘衣食艱難之患習尚奢侈重傷民力農所以困國之儲
蓄所以不厚者職此之由夫國財民力靡於無用之日故嘗

其有用不得不憂臣嘗治畿邑有禁兵三千而留萬戶賦輸僅能足其三年賞給仍出自內府况他郡邑兵不啻此推是可以知天下虛實矣臣又嘗掌京廪計江淮歲運糧六百餘萬以一歲之入僅能充朝廷之用三分二在軍旅一在冗食先所蓄聚不盈數載天下太平已久而財不藏於國又不在於民儻有水旱頻仍之災軍戎調度之急計將安出哉願陛下鑒已往之失察當今之務取景德已來迄于景祐凡百用度𢊍有臣細校其所入出之數約以　祖宗舊制其不急皆省罷之詔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張若谷右諫議大夫任師中右司諫直集賢院韓琦與三司詳所奏定奪減省以聞

宣徽南院使定國節度使知樞密院事王德用狀貌雄毅面黑而頸以下白晳人皆異之其居第在泰寧坊直宮城北隅開封府推官蘇紳嘗疏德用宅枕乾岡貌類　藝祖　帝匿其疏不下御史中丞孔道輔繼言之語與紳同且謂德用得士心不宜久典機密壬子罷爲武寧節度使赴本鎮德用尋以居第獻詔隸芳林園給其直（德用傳及紳傳並稱紳論德用時任翰林學士誤也德用罷樞密時紳但爲諫官開封推官耳傳又云即日獻其第恐未必如是之至也德用嘗有章自辨當擠附）鎮海節度使夏守贇知樞密院事班陳執中上李若谷下守贇時爲真定府路都部署召用之既入見　帝問西事守贇言平時小寨屯兵馬不及千餘第可禦草寇耳若賊兵盛至固守不暇安能出鬬耶宜并小寨兵馬共扼衝要伺便邀擊可以成功　帝深然之（守贇此奏乃丙辰日詔今并書）

韓琦言今欲減省浮費莫如自宮掖始請令三司取入內內侍省并御藥院內東門司先朝及今來賜予支費之目比附酌中皆從減省無名者一切罷之詔禁中支費只令入內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同相度減省報詳定所其臣僚賜予即許會問入內內侍省等處施行琦又言景德至景祐文書有司必不備具若候取索齊始議裁減徒成淹久但考今日調度實浮費者即可蠲省如故將相戚里及權近之家多占六軍耗蠹縣官衣糧有妨征役在京者不啻數千人若此類何必待景德景祐文書較耶詔從之

癸丑罷群牧制置使尋復之（此據會要景祐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復置）

乙卯御藥院言今減定本院并內中看經道場大會錢絹計萬四千貫

六月壬戌詔曰比命近臣議省浮費自乘輿服御及宮掖所須宜如前詔務從簡約若吏兵祿賜毋得輒行裁減時論者或欲損吏兵俸賜　帝曰祿廩皆有定制毋遽更變以搖人心宜申諭之故降是詔

丙寅左侍禁曾經爲閤門祗候經使唃廝囉還特擢之先是遣經持詔諭唃廝囉使擊元昊以披其勢賜帛二萬疋廝囉奉詔出兵四萬五千嚮西涼西涼有備廝囉知不可攻捕殺遊邏數十人亟還聲言圖再舉然卒不能也初議重賂廝囉使擊元昊因以地與之參知政事程琳曰使唃氏得地是復生一元昊不若用間使二羌勢不合即中國之利也（會經不知以甚年月用出使實錄不記當考并要見會經是何處人）

庚午上封者言審官院闕有限而奏舉選人日益多或至四考五考改京官者請自今須六考以上方許磨勘嘗犯私罪者加一考從之

辛未殿前都虞候榮州防禦使石元孫爲鄜延路副都部署

壬申左千牛衛將軍宗實爲右千牛衛大將軍始自宮中出還第時年八歲（英宗實錄正史並云豫王生英宗乃還第按豫王以此年八月甲戌生英宗以六月壬申還第實錄正史蓋不審也）

初用盛度王隨議許解鹽通商行之一年歲入視天聖七年增緡錢十五萬明年更損九萬其後歲益減耗於是諫官韓琦論其利害請詔近臣考新舊法擇其利可久者議定制乙亥命翰林學士宋郊知制誥王堯臣與三司共議郊等以天聖九年至

寶元元年新法板之視乾興至天聖八年舊法歲課損二百
三十六萬緡明年卯詔京師南京及京東州軍淮南宿亳州
皆禁如舊自未幾復弛京師榷法又明年更議通淮南鹽給京
東等八州軍而兗鄆宿亳其後遂皆食淮南鹽　先是詔陝
西安撫使龐籍諭旨知永興軍夏竦議西鄙事丙子竦言繼
遷一族本党項遺種侵叫韓舊地東薄銀夏西並靈鹽南趨
鄜延北抵豐會迴還平夏幅員千里大平興國中繼遷逃背
鳩集萬騎屢寇朔方歲發兵夫送糧瀚海邀險肆掠為害不
一至道初特遣洛苑使白守榮率重兵護糧四十餘萬遇寇
薄洛河兵夫潰走自相蹂藉糧卒並沒守榮等僅以身免朝
廷旰食關輔騷然　太宗皇帝召宰臣議而呂端始欲發卒
由麟府并環慶三路趨平夏襲其巢穴　太宗難之且曰三
道深入用兵甲幾萬以何人為將帥表裏沙磧於何地會合
須更熟籌不可輕舉是時邊患方深議者不已至秋遂命李
繼隆出環州丁罕出慶州范廷召出延州王超出夏州張守
恩出麟州五路趨平夏竭內外之財擊關中之力繼隆與丁
罕兵合行十數日不見賊張守恩見賊不擊相繼引還王超
范廷召至烏白池以諸將失期士卒困乏而還是時臣父皓
隸延召麾下並見輕舉之害然繼遷宗見繼捧入朝之後為
曹光實掩襲之餘逼逃之蹤窮蹙可知銀州淅籬支沙州曹
延祿皆受朝廷節度使犄角追討靈州河外大掠河西北藏
才等數十大蕃族皆有讎怨願協國討除尚猶積年不能撲
滅　太宗又詔宰臣曰卿等莫有畫否時宰臣相顧錯愕
莫能對　太宗亦不悅久之　眞宗即位監追討之弊悉關
輔之勞惟戒邊吏謹烽候嚴卒乘來即驅逐去勿追捕其出
陝右地圖自指山川堡寨以示輔臣令移兵簡要又以逐要

最要害也兵且衆命增置鈴轄都監以備奔軼比寶　眞宗
之遠圖也然拓跋之境自靈武陷沒銀綏割棄以來假朝廷
威靈聚中原祿賜略有河外服屬小蕃德明元昊父子相繼世襲
貨易華戎據制財利拓地千餘里積貨數十年較之繼遷勢
已相萬其於朝廷待以犬羊置而不問務養過飽猖獗邊鄙
議者莫不欲大行誅討然而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聖人不得
已而用之自昔兵家皆欲先勝而後戰即舉無遺策以繼遷
窮蹙比元昊富實事勢可知也以　先朝累勝之軍較當今
關東之兵勇怯可知也以興國習戰之師方今邊未試之將
工拙可知也繼遷逃伏平夏元昊窟穴河外地勢可知也若
分兵深入則軍行三十里自齎糧糗不能支久須載芻粟難
於援送師行賊境利於速戰儻進則賊避其鋒退則敵躡其
後晝設奇伏夜燒營柵師老糧匱深可虞也若窮其巢穴須
渡大河既無長舟巨艦則須浮囊挽綆賊列寨河上以逸待
勞我師半渡左右夾擊未知何謀可以捍禦臣以為不較主
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議追討者是為無策若練治壁壘修
利器械約束將佐控扼險阻但遏過於歲月不預計於勝負
是今之常制也則處處分勢兵衆力不齊曠日持久軍食難
繼事不先定必有後憂若詰以威令格以干羽勝決帷幄師
行枕席必有成算較千前籌此非臣之所及也謹上十策一
教習強弩以為奇兵二羈縻屬羌以為藩籬三詔唃廝囉父
子并力破賊四度地險易遠近寨柵多少軍士勇怯而增減
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為兵號神虎保捷州各
一二千人以代東兵七增置弓手壯丁獵户以備城守八並
邊小寨毋積芻糧賊攻急則棄小寨入保大寨以全兵力九
關中民坐罪若過誤者許入粟贖罪銅一斤為粟五斗以贍

邊許十損並邊兵宮及減騎軍以紓饋運當時頗采用之　壬午詔削趙元昊官爵除屬籍揭牓于邊募人能擒元昊若斬首獻即以為定難節度使元昊界蕃漢職員能帥族歸順者等第推恩初保忠但賜國姓而詔言除屬籍誤也呂氏家傳云趙元昊反有詔削奪在身官爵能生擒元昊若斬首者即以為節度使仍賜錢萬萬許公時在大名聞之驚曰謂之誤矣昔削奪曰前代方鎮叛命如此詔者有之矣非所以施戎狄也萬一有不遜之言得無損國體乎朝廷方改之已聞有作之詞矣寶元元年……上川元昊反書聞即絕互市今詔即削奪官爵稅賞格耳未嘗并言絕互市蓋誤也　徙監泰州酒稅務秘書丞余靖知英州崇信掌書記監郢州酒稅尹洙為太子中允知長水縣乾德縣令歐陽脩為鎮南掌書記權武成軍判官　丙戌詔河東安撫司移文諭契丹以元昊反已奪官除籍及沿邊益兵之意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八十之一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八十一之二

仁宗皇帝紀十七之二

寶元二年秋七月丁巳知大宗正事允讓言先朝故事宗室子孫七歲始賜名授官今在襁褓者已有恩澤請自今遇乾元節南郊聽官其子餘須俟五歲方得授官從之　知諫院韓琦請自今雙日止御後殿視事上閤輔臣以故事張士遜對曰唐五日一開延英蓋資閒燕以輔養聖神　上曰與夫宵衣旰食固不侔也前代帝王罔不初勤政事而後失於逸豫不可不戒也時　上感小疾太醫數進藥故琦有是請上訖不從從寶訓　八月癸亥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詢知許州詢以足疾請外補也故事侍讀學士無出外者天禧中張知白罷參知政事領此職出知大名府非歷二府而出者自詢始詢辨急好進取而侈於奉養至老不衰然數為朝廷言兵初聚濠州夢人告曰呂丞相至矣既而呂夷簡通判州事故詢待遇特厚其後援詢於廢斥中以至貴顯夷簡力也　丙寅詔轉運使副提點刑獄至所部百日知州通判一月而部吏犯贓者始坐失按之罪先是監司守倅視事未浹日而部吏犯贓者並連坐故更著此條　己巳降武寧節度使王德用為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仍特置判官一員初德用既以孔道輔言罷知樞密院而河東都轉運使王沿又言德用嘗令府州折繼宣市馬至是德用以馬與券來上乃市於商人然猶用言者而再貶之家人皆惶恐而德用舉止言色如平時但不接賓客而已　庚午　上謂宰臣張士遜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若選用得材又邪正分別堯舜不易此道也　甲戌美人苗氏生皇子　丙子德音降三京囚罪

一等徒以下釋之賜諸軍緡物　丁丑給皇子俸錢月二十千
萬春服綾絹各十疋紫羅一疋冬服綾十疋綿五十兩
川自夏至秋不雨民大飢庚辰命起居舍人知制誥韓琦為
益利路體量安撫使西染院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王從益
副之戶部副使吏部員外郎蔣堂為梓夔路體量安撫使左
藏庫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夏元正副之　初帝用禮官
禖于郊又以求嗣帝禱于宮中以祈皇子以二月美人有娠見日在懷中又蛇出于殿門又神光
照庭及皇子生賀箋踵至　帝聞若神人告曰取虹來因以
為小字辛巳命參知政事王鬷以太牢報祠高禖　九月甲
午以美人苗氏為昭容俞氏為婕妤　御史中丞孔道輔性
鯁特立遇事彈劾無所阿避出入風采肅然及再執憲權貴
益憚之初道輔迎其父里中僦郭贄舊宅居之有言於帝
曰道輔家近太廟出入傳呼非所以尊神即詔道輔他徙
中丞集賢校理張宗古上言漢內史府在太廟壖中因明以
太廟垣下皆有官私第舍以明劾令道輔避　帝曰若此豈專
宗廟乎丙申詔宗古免劾出通判萊州道輔歎曰憸人之言
入矣不然果出宗古孫弟也　己亥皇長女封福康公主次
女封崇慶公主福康母曰苗昭容崇慶母曰俞婕妤初議封
爵下崇文院檢討與故而王宗道王洙等言唐制封公主有
以國名有以郡名有以美名者文宗女幼在宮中已有留陽
之號若明皇女封永穆常芬唐昌太華以美名乃以州為
皇故事　乙卯　上諭輔臣曰今言事者或譏毀大臣揚君
過以釣虛名不能補益時政恐變成俗朕甚惡之張士遜對
曰陛下洞察邪正與憸訐之人宜自誡懼也　庚戌　上諭
輔臣曰京城井有古井民間相傳汲水可以愈疾投紙可以
驗神朕恐其惑衆已令塞之張士遜對曰妖妄之事誠不可

滋長也　甲寅秘書監分司南京致仕兗州仙源縣文宣王
廟事孔勗為工部侍郎致仕仍以其從孫國子監主簿孔宗
文宣公知仙源縣宗愿管勾廟事　是月太子中允直集
賢院同知禮院吳育上疏曰元昊久陛下以輔相
於外不容其間輒相馳連取於衛殊非鎮之重體
紀綱衆皆謂之忽然臣則知其有素昔者元昊
常勸德明勿事中朝且謂所得俸賜只以自歸部落實無窮
因頗其為安況何以守邦不若習繼世杜絕朝貢小則
恣行討掠大則侵奪封疆上下俱豐於我何時德明以力
未甚盛不用其謀若有身後繼立而不可其說耶此元昊反
狀有素者一也自與通好略無猜情門市不譏商販如織縱
其來往蓋示懷柔然而逆積久則乍變故我道路
之出入山川之險夷邦政之臧否國用之虛實莫不周知而
朝廷又比來放出宮女任其所如元昊適當由此納諸左右
不惟朝廷之事備詳至於宮禁之私亦頗窺測以國
校之性今已然　此守宗臣則此元昊反狀有素
者二也西制地多帶山馬能走險瀚海彌遠水泉不生王旅
欲征必須不給窮討則遁時退保則以逞捷為國人之
謀以遺之計元昊恃此艱險得以猖狂復知先朝
加兵於我而終棄靈夏況我彊盛百倍往時今若稱兵必能
得志此元昊反狀有素者三也朝廷累遣使元昊亦不致
恭或故作詔而不迎或佯為疾而見追或欲負氣而對
或欲鼎席而相見之初對御臣下之服而後出之役使
其帝者之儀多文已稱尊成其驕傲忽下於日深恥見
於國人口誦其諭自求足志此元昊反狀有素者四也頃年
靈州地戊寅於卿夫奔代德明用之持兵朝廷終失靈武元

吴昊豈能盼務收豪傑故我舉子不第今既[illegible]如上以人
自投於彼元昊或授以將帥或任之公卿推誠不疑倚爲謀
主彼數子者旣不得於我遂奔異域窺其決策以投逆謀行
蘊皆教元昊爲僭乎其動鄰矣大矣此元昊反狀有數有
迹西北相結亂華爲虞自古聞之今見矣頃於元昊從遣大
川爲說以曰相通其謀誠難矣則指爲蕃叛聲勢何假且[illegible]
至有掎角爲寇首尾相應彼若多作牽制我則困於分張蓋
先已結大虜之强方敢立中原之敵此元昊反狀有素者六
也是六者歲月已久中外共聞而天子不得知朝廷不爲備
養成深患遂至大驕此乃兩府大臣之罪也臣今略舉八條
止爲戎事未論其他伏惟聖明詳擇一事伏聞元昊遣使令
擬虜廷僭位甚雄辭禮倨元觀其勇悍制獨辯口亦若非
使者請行卽是元昊選任取其籌可共謀者爲腹心必謂不敢加
誅得以恣行從强以能揣敵情有智以不辱君命爲得其[illegible]
若察其所叛之謀知其所來之意是存之則元昊求其[illegible]
之則元昊喪其[illegible]所宜始至之日盡斬郡市事出不意乘其
本謀即時當開送行則奪或將命致討或發兵備[illegible]已則可
以示大邦不測之威下則可以杜小人好亂之姦若不服哉
豈不快哉戎人必懼而失圖戰士必爲之增氣而反遣從境
上召至都下次其供貨易待以雜容重數而遣遣優厚[illegible]若非
非負其田心易屬而伏義向化于大朝廷特以固[illegible]我以十
載尚無懷感之意終致反常之禍[illegible]始若遂可懷移且以
放還謂之懷柔耶則元昊悖逆之性何懷柔之肯馴謂之矜
恕耶則元昊僭竊之罪何矜恕之可忍謂之[illegible]可謂
只是執事者畏懦自居優游不斷殺之恐其怨懟因之恐其
有辭遂至放還假若見貸向若未能加戮[illegible]宜境上支因使

[illegible]可謂之了策而復遣便有[illegible]
於[illegible]小我所料遂其所以能揣敵情之術成其所以不
辱君命之賢乎高昨詞發臣當遊遣相從道路聞者民皆非
[illegible]之化家樂得聞見謀事若此取侮之道也二事伏自元
昊稱兵西鄙震驚邊師臣乞師或朝議遣戍於邊要害宿兵
猥多[illegible]不下於然亦不過三二十萬京師屯衛則益減天
下其次則尚多起爲遭召未當之使切見自去年十二月至
今年四月未及半年之內相繼三度揀軍皆遣使臣傳宣
命[illegible]邑無不張皇仍帶數侍數員番次押人趕闕村民
恐懼[illegible]軍致有奔竄山林鎖繫支體不顧傷殘而竄刺
野久乃知其非然其如終是已減三揀兵士[illegible]臣則不知
然觀此施爲所獲必鮮若其事緣衆則莫甚[illegible]臣又伏
思內則省庭外則轉運司以至州縣勤勞供[illegible]用刑所
急之須惟財賦是務盡農畝之稅竭山澤之利舟車[illegible]
魚草木凡百所有無一不征其知[illegible]以爲賦斂自來天下
財貨所入十中八九贍軍軍可謂多矣則可謂耗矣今始用
武[illegible]之人即不知何時所贍之軍何在所耗之財何藏殊
未戰鬭只入誰接萬或致敗衂頗有殺傷須行[illegible]設
應援至時又不知調發者何所揀選者幾[illegible]必廣
興作凡係兵籍旣已不充所謂[illegible]豈免强配此則[illegible]所
懼將來必見不虛若果行之爲患非細二事伏見今年四月
降中書劄子備臣條上封財賦所出各有條目由外以充內
自下而奉上者也又曰仍取[illegible]發用備供入乞誠令諸路轉
運司把用度闕須管自[illegible]不出卽許於
鄰路[illegible]有剩數支那不得更似目前乞自京般請錢銀之
類徧行下者[illegible] 伏以國初疆境甚隘財賦至微而征

伐不停用度亦足治 太祖 太宗盡取川蜀河東江南兩
浙荊南湖南廣南閩粵之地何啻萬里不許逐方私積錢貨
當時盡歸京師比以後來賦斂無不經度逐州只留官物充
費其餘每歲盡數上供民力所輸秋毫無隱不問遠邇不問
[illegible]漕運經措水陸奔湊官府[illegible]輸休凡天下如此
者已七十年矣宜非由外以充內自下而奉上者乎而又干
戈不作華夏底寧惟是當須絕無他費臣謂都下財貨因當
在處如阜有入無出莫知紀極今諸路運司以逐州貨物之
費盈多寡餘其間年歲有凶歉則必蠲除朝廷有要索則必
羨副多方搜括穀可張羅若又分外督之不知出於何所朝
廷既行誡諭運司不敢自違無計以供惟民是取其苛暴
複行仁民又不禁必生怨怒觸犯和氣則致災變況其元昊
擾邊陝西被苦士馬只濟糧草類加緣沿甲兵修築城壘百
役與作萬倍艱難復值災歉收聚賊中糴之入既不足償
費所得又不豐數十萬兵何所仰給坐觀困弊不行救恤而
歸事者向日財貨皆由外以充內自下而奉上朝之不足不
繫於我爾自當求是何求之深也竊聞 太宗皇帝於寶
內帑置庫令侍臣曰河東滅境甚邇吾必取之等時不免擾民
今內帑所積以備將來緩急之用擾民也其後皆如聖言不擾下
今元昊背畔關中用兵要在安民陛下豈宜[illegible]所[illegible]
用之物援西方已困之民措財費人大非 太宗皇帝之用
心也四事竊見去歲降宣令內兩省官及諸司使副在外者
并催職刺史等近百人各同罪保舉可任京官已上者無贓
私即充邊任者臣聞有德者然後知人之德有才者然後識
人之才無德者見有德必憎非才者見有才必忌惟憎與忌
所因兼存公萬一才德雖謙憎忌不作其如所見相反所為

相非使之擇人何由得士臣又聞官大者德未必大位高者
才未必高若限以官選求必恐其才德遺逸小而下者反可
厚誣京朝官殿直之流固有可採借奉職選人之輩豈無
能者有兩省識一選人果有奇才又有諸司使副識一借職
果有異術皆可舉乎此實是限以品秩須臣寡見寡聞
孰分別得所況久[illegible]其族擇固殊臣觀與其限又遠限官而
選得士者難臣伏望兩省官諸司使副刺史在邊者
不可一例今但令兩府[illegible]公共保舉人所識
者令各以不限品秩自借奉職選人以上皆得充舉
所保之事須得其任邊上重難任使如上之所陳或有人堪
事不集並當同罪則人人自畏豈敢容易而舉哉十得十可
任百不失一又不避貴賤可知矣五事竊聞朝廷昨者遣兵
討戰有一軍士兵[illegible]所得及處男夫軍民甚衆西頭供奉官
閤門祗候馬遵[illegible]兵與賊戰時奮由王師[illegible]及[illegible]
于奉先[illegible]官而已夫馬遵若出死力
[illegible]堅圍[illegible]兵入[illegible]士[illegible]
[illegible]方
[illegible]用武
[illegible]都巡檢
[illegible]伊轉
供備庫使[illegible]又見京東都巡檢[illegible]知和[illegible]七
人自內[illegible]供備庫副使此二賊[illegible]
門非[illegible]人殺之不足震夫歲緩之不能成大患而王守
真則斬還十餘級李知和亦超轉兩資官至於馬遵者出境
討賊不顧存亡後溺救焚皆得全活上可以壯朝廷之武下
可以抑備國之彊比王李之功效則度越有餘比王李之遷

酬則數倍不足邊臣見之失色元昊聞之長驅用人若此致
寇之道也六事近於七月中伏聞中書樞密院同進賜萘元
昊科格遂告示天下者夫賭者起於亂秦用於末世三代已
往不聞有此豈我太平之世天下一統偶有小醜邪放肯賭
指之與衆自作討御而執事者不為良晝邊勸賞行亂秦
末世一事乎既非至公之詳又匪常行之法然有不得已若
亦或為之何則昔於用兵為助兵之術則賭之漢高祖賭項
川是也兵力驟敗敵勢轉盛內懷震懼計無所出則賭之江
茶賭劉繼是也用兵不一困於支離敵又相來力未能獨剪
賭之梁太祖賭劉知俊是也一夫跳走不知所從踰有甲兵
之強無以加討則賭之楚平王賭伍員之類是也四賭雖
無一擒者是賭為無益不可全任明矣七事伏聞初差守
贊為樞密使夫樞密之任秉國大權起於有唐始用宦者
訁
及後世更以武臣國家因禮尊隆委任尤重本天下之兵柄
代天子之武威勢均中書號稱兩府苟為輕授不若擇賢
守贊官事 先朝審參儒吏既練機務漸致顯榮乃畀樞
固思畏謹每更劇任頗著清名才術無聞公忠罕有一旦擢
居衆賢之上俾贊萬務之機朝命則行人心不允使兄元昊
作梗西陲用兵已歲屢喪師其下取極臣之黨亂庶鎮撫以
安黔黎所宜遍選才能削平禍亂而守贊徒處其間用其人不
得賢愚皆所輕笑亟宜罷免以重觀聽臣又聞議者以其寅
爲攀附而謂之親信可使以其久歷常任而謂之舊可倚以
以其官是節制而謂能知兵以其貌其狀偉而謂能鎮俗是
皆不然惟盡公者可以親信不主乎攀附之謂惟宿衛者可
謂舊某不主乎寄任之多有才武而好學則能知兵不在乎
官有器業而不佻則能鎮俗不在乎貌伏惟陛下察守贊之

所短驗守贊之所為可謂盡與公循德者乎可謂有才武而好
學有器業而不佻者乎八事伏聞西師用兵已來不任老彩
武臣往彼毋有邊關下而求見者多不許見臣竊詳所謂求
見其宜謂之天子至尊不可令小臣澆瀆則非所以詢謀其
而徵接之也謂之循常舊例未嘗許小臣求見則方今用兵
要在開通擁蔽遠臣不得非可以循舊例阻絕人臣之情也
謂之武臣多鄙不可令容易而對則既已委任用之不許人小
所見鄙之也謂之朝廷差除自有令今不職所當有為以
不必令對則用兵之際事與舊殊非常之張召分亦有
規制何由明達非所以博究利病而勞除因薛子之言也以此
四事求之臣故曰竊謂所謂未見其宜今邊陲方興攻為大
擾朝廷多發兵伍選任武臣雖則在乎小節攻益亦存惟盜
凡有武臣求對必於邊事一闕陛下聽朝之餘召問一見召
訁
於殿足待以從容賜其威顏加之意詳使其敢陳
然後觀其奏對之際是非能否賢愚可見者以取而遺
之不可不優容而罷之也此實朝官家知我姓名身心所
分付不畏邊塞不肯不要擢用者能若名者所懷無不感恩
銳而去然後有斷志惠此功報主為今官有不集浸事
豈有不舉其人所以求入心而天下和平者若用此矣又何
感乎艱難何以乎用兵陛下勤勞之意苟不欲接納之禮
豈不優哉間見之事豈不博哉議者又謂臣曰此共事
於勤勞而跡於接納益執政者自知致位當權恐懼不欲許
人非次上殿或命奏四方之事或指陳兩府之非開悟聖人
聰明則非已之利也故任奏云其人已有差使此人已與遷
陟所求入見不宜允從只是徼倖因於別希錫賜以此罔上
上以為私意要阻絕天下是非蔽塞天子耳目自以為安身

之計也臣謂果有是事則非臣所知惟在陛下察其忠邪而進退之則蒼生之福也宗社無疆之慶也　冬十月甲子罷諸司三品官今後視朝初光祿卿鄭立卒禮官以故事請輟朝而議者以謂今諸司三品非要官但禮不稱輟朝故罷之[illegible]

宗正寺修玉牒官李淑上所修皇帝玉牒二卷宗籍一卷　丙寅　上御延英閣講左氏春秋及讀正說終　上曰春秋所述前世治亂之事敢不監戒正說　先帝訓言敢不遵奉丁度等拜伏而言曰陛下德音若此誠天下之福也　上復問度洪範酒誥二篇大意度悉以對因詔度講周易李淑讀　三朝寶訓丁度李仲容讀亓編經史規鑒事迹　己巳壽州長吏林獻可言國家[illegible]之事　上謂輔臣曰朝廷得失在任人得人則政治失人則政隳若堯舜之世雖有災異不為害桀紂之世雖有祥瑞不為福今之言者多扶此以求進用不可不察　癸酉降[illegible]州路轉運使明鎬知同州坐知陝州楚雄擅受賕鎬失於覺也應機將敗或告鎬以先期奏之鎬曰獲罪則已安可欺朝廷耶

仁宗皇帝紀十七之三

寶元二年十一月戊子朔詔內藏庫除所借緡錢一百萬緡三司　上諭輔臣曰此無用之物既不[illegible]非不[illegible]敢[illegible]開收其直助糴[illegible]亦可少紓吾民之斂也　川[illegible]中直集賢院王[illegible]上唐[illegible]錄六十卷降[illegible]　壬辰詔禮部貢院自今省試舉人[illegible]都堂中門兩廂[illegible]於內外不相窺見點檢試卷官及吏人非給使毋得[illegible]上其詩賦論題注以注疏所解[illegible]之不許上請[illegible]有[illegible]仍不得衍[illegible]御試考校並分上中下三等初考用墨其點抹者[illegible]可之若[illegible]注脫誤四十字以上類為不謹乃伏禮部格少字[illegible]之　癸巳以皇子生[illegible]於太清樓讀三朝寶訓賜御詩又出寶元天人祥異[illegible]不輔臣[illegible]　上所集天地灾[illegible]凡七百五十六篇[illegible]十門為十卷　丁酉降[illegible]武節度使知[illegible]知揚州尚[illegible]光祿卿知潁州侍御史中丞孔道輔[illegible]事中知鄆州　先是權知開封府鄭戩按使院行首馮士元[illegible]職又私藏[illegible]七[illegible]為度強取其物所貸官舍故[illegible]副使張逸第[illegible]以孫佑[illegible]宗室女所生也貧不自給乳媼擅出參[illegible]之孫[illegible]使士元論以借幼宜得御寶[illegible]其乳媼以[illegible]女故入宮見　章惠太后既得御寶林即市取之　士元既扶[illegible]門島　上特御延和殿召宰臣等議決之初[illegible]上疏[illegible]道輔不附己將并逐二人奈　帝有不悅小意即謂道輔　上頗從公亭今為小人所誣宜見　上為辨之道輔入對言耿罪[illegible]不足深治　帝果怒以道輔朋黨大臣故特貶焉　戩強

敏善聽決喜出不意獨假貸細民即豪宗大姓繼從人懲所
白直陶信於雖能輕重爲民間所懼然某其罪猶流沉亡
元獄朝議畏其嚴核　己亥　上謂輔臣曰近決馮士元獄
如聞頗愜中外之論張士遜對曰臺獄阿徇非特此案猶然
以肅清朋黨　上曰君子小人各有黨乎王逵曰君子之
黨爲公小人之黨乃同惡相濟耳　上曰若周之十亂可謂
同心同德大抵法令必行邪正有別則朝綱舉矣　詔御史
等如有章表所在無得受　辛丑許建州江寧仍給田五頃
壬寅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王隨爲工部侍郎知樞密院
翰林學士刑部員外郎知制誥宋庠爲諫議大夫參知政事
癸卯詔曰左右輔臣人所視效中執法朕之耳目而從乘尚
務以侵占民居琳當尹京邑以巧諂市第謝輔又除爲之地
奏請寬貸成已正治獄罪甚申告中外使知懲勸　刑部員
外郎直史館同修起居注宋祁改當知制誥以兄庠在中書
乃授天章閣待制同判禮院時陝西用兵調費日蹙祁上疏
論三冗三費曰兵以食爲本食以貨爲資聖人一天
下之具也以天下取之以天下用之量入爲出故天子不得
私焉今左藏無積年之鏹太倉無三歲之粟南方冶銅匱而
不發承平如此已自局困何哉良由取之既殫用之無度今
朝廷大有三冗小有三費以困天下之財財窮用褊而欲興
數十萬衆以事夷狄可謂無謀矣陛下誠能超然遠覽燭見
根本去三冗節三費專備西北之屯尚可高枕無虞矣
之患何謂三冗天下有定官無限員一冗也天下廂軍不任
戰而耗衣食二冗也僧道日益多而不定數三冗也三冗不
去不可以爲國請斷自今日僧道已受戒具者姑如舊其方
著籍爲徒弟子者悉還爲民勿復歲度而州縣寺觀留若干

僧道定若干後毋得過此數此策一舉得耕夫織婦五十餘萬
人一冗去矣天下廂軍不擇孱小尪弱而悉刺之緩急不可
本不知兵亦冗費廩給衣帛數倍之家不能自充於是
捐棄兵伍化而爲盜賊者不可勝計朝廷每有夫役更籍農
民以任其勞假如制軍可令驍以充役又其別給口糧復還
則錢糧常之無益請罷天下招軍之法已在籍者許補役終
身如此則中官之家悉入農業三年代力耕者數十萬則二冗
去矣國家郡縣素有定官譬以十人爲額常以十二加之即
遷代罪謫足以無乏今則不然一官未缺十人競逐紛紛
趨競紫成終州縣之地不廣於前而官五倍於舊吏何得不
苟進官何得不濫除請詔三班審官院內諸司流內銓明
立以爲定法其門蔭流外貢舉之員頗精務擇人
有關官計全吏則三冗去矣何謂三費一曰道場齋醮
日不有或七日或一月或四十九日各挾主名未給僧徒至
於蠟燭油醬酒錢帛百司供億不可貲計而主首利於勞
擾故奉行者尚殷于典法甘以祝帝壽奉先烈祈民福爲名
欲令臣下不得開說臣愚以爲陛下事天地　宗廟次事
社稷百神醮醮粢盛犧牲玉幣使有司端委而奉之歲時而
薦之足以昭明德於天極介多福於黔庶何必道場齋醮希
冀再之報哉此國家增虛以考祥小人誣神而獲利可且
其一二不可罷者使略依本教以奉薰修費省矣二曰
京師寺觀或多設徒卒或增置官司衣糧所給三倍他處
幄謂之供養田產謂之常住不徭不役坐蠹齊民而又別飾
神祠爭修塔廟皆不費官帑自募民財此誠不逮上之
才若夫民輸於國國藏於民則不大乘而内地出也役不使
鬼而待人作也悟國取民其傷一焉請一切罷之則二費節

矣三曰使相節度不隸藩要衮取公用以濟私家跡夫節制之使或當邊鎮或臨師旅也公用之設所以勞衆而饗將也今則不然大臣罷黜舉以恩除取生人之資力爲無功之奉養坐縻邦用莫此爲甚請自今也非邊要州無師旅者不得建節度已帶節度不得留近藩及京師則三帶節鉞矣臣又聞之人不率則不從身不先則不信陛下若能躬服至儉風示四方衣服醪膳無踰舊規消自乘輿始錦綺珠玉不得貨賣請自後宮始然後天下嚮應然未有人心不搖師役可舉雖使風行電照飲馬西河蕃酋戎首可致之殿陛中矣疏留中今日誅求則用謀益推若爲威成之計者同日語哉 延州兩賊寇保安軍鄜延鈐轄盧守勲等擊走之斬首二萬時州承平寨鄜延副部署許懷德時在城中率勁兵千餘人突圍破賊已而賊復成陣有出陣前挑戰慢罵者懷德引弓一發

【八一一三】

而斃賊乃解去懷德均子也 十二月乙丑賞保安軍守禦之功鄜延鈐轄六宅使榮州防禦使盧守勲爲左騏驥使都巡檢司指使散直狄青爲右班殿直青功最多故超四資投官西河人也 帝嘗問參知政事宋庠以唐入閤儀後庠上奏曰夫入閤乃唐隻日於紫宸殿受常朝之儀也唐有大內又有大明宮在大內之東北世謂之東內自高宗以後天子多在大明宮宮之正南門曰丹鳳門門內第一殿曰含元殿大朝會則御之對北第二殿曰宣政殿謂之正衙朔望大冊拜則御之又對北第三殿曰紫宸殿謂之上閤亦曰內衙隻日常朝則御之凡天子坐朝必須立仗於正衙殿或乘輿止御紫宸即喚仗自宣政殿兩門入是謂東西上閤門也以本朝宮殿視之宣德門唐丹鳳門也大慶殿唐含元殿也文德殿唐宣政殿也紫宸殿唐紫宸殿也今或欲求入閤本意

施於儀典即須先立仗於文德之廷如天子止御紫宸殿即喚仗自東西閤門入如此則差與舊儀合今之諸殿比於唐制南北不相對所以爲殊故後來議論因此未明又按唐自中葉以還雙日及非時大臣奏事別開延英殿若今御崇政延和殿也乃知唐制每遇坐朝日即爲入閤仍立仗離亂五朝草創大亂之制更從易簡正衙立仗因而遂廢甚後或有行者常人之所罕見乃復謂之盛禮甚不然也今若傳入閤圖者是官司記常朝之制如閤門有儀制敕坐圖之類何足爲希闊之事哉況唐開元舊禮本無此制至開寶中諸儒撰定開寶通禮始載月朔入閤之儀又以文德殿爲上閤差舛尤甚一是當時編撰之士討論未至 太宗朝儒臣知禮亦有論奏頗爲精洽故朝廷他日修復正衙立仗欲乞詔有司使豫加商榷以正舊儀然議者以謂今之殿閤與舊制不同

【八一一三】

難復行之 己巳降侍御史王素爲都官員外郎知鄂州初中丞孔道輔請以劉夔及王素爲臺官而未嘗以聞道輔既坐劉狀何得罪故并素出之 壬申詔中書自今御史闕官止如舊制須擇兩省班簿來上朕自擇官令兩人初中丞與知雜御史例得舉臺官孔道輔舉王素 上以爲比周故降是詔 癸酉以益梓利夔路飢饉降生進不從韓琦之請也琦時爲有司指揮職役煩急收市上供物不以其直琦悉爲蠲減罷除之冗食員不急者更罷□役六百六十餘人活飢民一百九十餘萬明道中益州勸誘納粟復爵之爲錢十六餘萬悉歸常平琦曰此乃賑濟之餘非當緡也發庫盡給四等以下户 孔道輔既貶鄆州始知爲張士遜所賣頓憤悒行至韋城發病卒然天下皆以直道許之 乙亥祕書丞田京通判鎮戎軍著作佐郎令狐挺通判延州祕書丞

夏侯覲爲內園副使邠州都監著作佐郎劉資爲內殿承制寧州都監並以近臣薦召試方略而特命之京雍邑人挺陽人也　庚辰詔文武臣僚所舉使臣之有方略者並與召試其在邊及兩川廣南者須代還　閏十二月庚寅禮部貢院言鎖廳舉人見任者自來止於鄰近州軍取解不曾立定解額昨者泰州並於舉人額外解發朝廷例皆收試遂降勑旨不得於額外解發本院看詳逐州試官多以親戚舉人送隣州取解如占本土孤寒舉人解額遂送轉運司別差官考試每十人解三人爲額今來却將鎖廳人於本州試內解發如占本土孤寒深未便允乞送鎖廳人於轉運司考試別立一項解發詔內制詳定翰林學士丁度言鎖廳人今後在京於別試所在外於轉運司差官與親戚舉人同試十人解三人不及十人處二人五人已下與一人餘並依親戚發解例施行從之　己酉開封府推官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富弼知諫院　是月元昊復遣賀九言齎嫚書納旌節及以所授勑告并所得敕牓置神明匣留歸娘族而去其書略曰蒔命之使未還南界之兵躁動於鄜延麟府環慶涇原路九處入界又曰南兵敗走收奪旗鼓符印槍刀計戰伐多喪殺下蕃人及軍將士不少又曰既先違拒爲又別降制命誘導邊情潛謀害主諒非聖意皆公卿異議以稽女閭有失公朝今況元昊爲體又曰蕃漢各異國土迥殊幸非僭逆嫉妬何深況元昊爲衆所推蓋循拓拔之遠裔爲帝圖皇有何不可又曰與加倡將到詔書乃與界首張縣敕旨不同又曰元昊與契丹聯親通使積有歲年　炎宋亦與契丹互帝交馳儀與契丹開中朝違信示賞惑亂蕃族誠爲不可又曰伏冀再覽菲言深詳微懇回賜通和之禮莽行結好之恩（議夏曼書並有元昊嫚書稱天授禮法延祚二年十）

（二月六日入內……）是歲天下上戶部主戶六百一十八萬九百九十五口千四百三十九萬九千九百五客戶三百七十萬八千九百九十四口六百一十九萬五千四百二　直史館蘇紳陳便宜八事一曰重爵賞元正爵以昭德行以賞功名以定流品位以辨才實未有無德而據高爵無功而食厚祿非其人而受其名無其才而在其位者不夫賞人於勞與也蓋賞非其人則徼幸者衆也非特如此則又敗國傷政紛悔貽患上延天氣下失人心災異既與妖孽乃見故漢世五侯同日封而天氣赤黃及丁傅封而其年亦然楊宣以爲爵土過制傷亂土氣之祥也二曰遴選擇今內外之臣率年遷改巳爲官濫而復有論述微效援比希進者朝臣則陛監司使臣則有援橫行不問人材物望可與不可拉甄録之不三數年坐致清顯如此不止則異日必以將相爲賞矣三曰明撰舉今有位多援親舊或迫於權勢非爲賢助國爲官擇人之義若要官闕人宜如　祖宗故事取班簿親擇五品以上清望官各令舉　一人述才能德業陛下與執政大臣參驗而擢之試而有効則先賞舉者否則黜責之如此則人人得以自勸又選人條約太嚴犯私罪人保者得罪京官今則五人於轉運使提點刑獄率當三人今止當一人在大州者官歲舉五人今才舉一人幕職不以在任及所統屬皆得於舉人則須在任及統屬方許論薦畧減舉主係未免有賢愚同滯之歎也四曰異服章朝班中有特技之人與丞郎清望同佩金魚內侍班行與學士同服金帶豈朝廷待賢才知禮遇之意欲乞加裁定使采章有別則人品定而朝儀正矣五曰適才宜古者自黃散而下及隋之六品唐之五品皆吏部得專之留今審官院流內銓則古之吏部三班院則

古之兵部不問官職之閑劇，才能之長短，惟以資歷深淺爲先後，有司但上簿籍而已，欲賢不肖有別，不可得也。太宗皇帝始用樞密直學士置審官院，以分中書之權，今審官是也。其職任皆輕也，故臣擇才判官，付以事權，責成幾事，以爲格例之設已久，不可遽更，或有異才高行，許別論奏，如汲黯判銓，轄選人錢若水等三人，非選朝官爲直館，其非才亦許奏殿，如魏庠蕭從爲兵部，非其才實者，並令罷選，十不取一是也。六曹擇郎中，漢制邊防有警，左右之臣皆將帥也。唐室文臣自員外郎、郎中以上，出爲刺史、團練、防禦、觀察、節度使，皆是養將帥之道，當限以文武。比年設武舉，所得人不過授以三班官，使之監臨，欲圖其建功立事，何可得也。臣伏睹換右職者，以人才弓馬兼有謀略，亦甚其之太備，宜使有材武者居統領之任，有謀畫者任邊防之寄。七，若素養不得其爲用。七曰辨忠邪。夫忠賢之嫉姦邪，謂之去惡，姦邪不去則政而傷國；姦邪之陷忠良，謂之蔽明，明不蔽則無以行其邪而肆其奸矣。忠邪之端，惟人主深辨之。自古稱帝之治者如唐堯，然而四凶在朝；況毀善類，好賢之甚若，莫如漢文，然而絳灌在列，不容賢臣。賴監此而不使姦邪之流得行其惡之術，遠之則忠賢進而邪慝消矣。八曰修備預。國家承平天下僅將八十載，民食宜足而不足，國用宜豐而常不豐，其可怪也。者明道之初，蟲蝗水旱，幾徧天下，饑饉之以饑殍繼之以疫，疫民之轉流死亡不可勝數。幸而比年稍稔，流亡稍復，而在位未嘗留意於備預。夫備預之道，莫若安民而厚利，富國而足食。欲民之安，則爲之擇守宰，明教化；欲限利，則爲之去蘇芥，禁游末，恤其疾苦，寬其徭役，則民安而利矣。欲國之富，則必崇節儉，敦質素，獨浮費；欲食之足，則省官吏之冗，去兵釋之冗，節給賜之數，戒備偕之役，則民食足於下，國用富於上，雖有災診，不足憂也。書奏，帝嘉納之[illegible]修撰[illegible]紳又請詔兩邊將帥爲入寇之計，且曰：以十年防守之費，爲一歲攻取之資，不爾則防守之備不止於十年矣。又曰：今邊兵止備陝西[illegible]例東邊什伍可不備，宜稍移兵備之[illegible]皆當賊衝，而士卒衆寡不均，或城原州兵戍甲則郡難不能應援，決要害之地太多，永興爲關輔根本，宜戍兵不及三千，宜留西戍之兵，壯關中形勢，緩急使於調發，郡縣備禦不速，請增引自發弓手籍其兩利甚多。知延州范雍言：自[illegible]臣部延環慶涇原三路並近賊界，河南鮮府[illegible]爲要害，且地闊遠，而賊所入路頗多，又寨柵疏遠，士兵寡少，無由[illegible]形勢所宜，稍使人直取本州[illegible]以邊備未修，不欲約州兵，朝廷知其爲部，馳馬爭後，任不肯收援[illegible]要害從[illegible]令[illegible]其衆作五頭項，每頭項八溜，共四千[illegible]度下寨，已假天威，偶然殺我捍[illegible]不絶，傷劉懷忠從保安軍雖[illegible]分路以出，但賊衆倍多，未能抑其數，然自有邊事以來，當州常是控制不暇，其環慶路邊寨甚多，皆不過四五十里，近者二十里，列據[illegible]不皆[illegible]五山川道路[illegible]戍軍[illegible]尚累經[illegible]牽制賊衆，不敢[illegible]近河東遠在[illegible]隔地阻兵，強無事可惟知此路官軍不多，土兵又少，間出衝突。今東路自承平至安

表約二百里自長寧至[illegible]約一百里中間空缺[illegible]
分三道兵馬控扼每處約三千人正軍兩軍須得所明限候
諸司但副一兩人指使以行內五人前後排布[illegible]
事不可[illegible]
監軍各領一將以爲[illegible]
抑申奏雖已告朔[illegible]
落軍權未[illegible]
安軍德清寨捍禦[illegible]
黃德和往[illegible]不爲將[illegible]見全[illegible]兵官先[illegible]
入一路即令諸路舉兵以牽制之朝廷已降處分及既至[illegible]
之時移牒諸路惟環慶涇原路出兵[illegible]入因得破[illegible]
令聞上言皆以爲引惹生事乞不[illegible]賞其欲[illegible]
更無首尾相救之勢萬一改事臣雖盡死節[illegible]
[illegible]
皇察不當賊兵寡上言之[illegible]要舉卒約束如諸路同牽制而
獲功者即明行重賞[illegible]一路獲全則諸路皆得無[illegible]
漢差兵[illegible]力禦敵　知制誥[illegible]上言賞罰不[illegible]
兵一不[illegible]外無重[illegible]西其二[illegible]
若[illegible]外亡雖狀而中間空洞了無一物脫不幸戎馬
縱突腹內諸城非可以計術守也自元昊僭竊[illegible]
州之[illegible]中間一歲矣而屯戍無術[illegible]
足用[illegible]馬未[illegible]所
以孜孜憂大弧之弩也今羌戎稍知[illegible]
之小[illegible]
視前世[illegible]
都部署副[illegible]五代之末中國多事四方用兵
唯制西戎似得長策于時中國未嘗遣一騎一卒遠屯塞上

但[illegible]若以其州邑就封之凡征賦所入得以
贍兵由是[illegible]得其人而無邊陲之虞　太祖鄭清天
下[illegible]收其城入自節度使以
下第其[illegible]則須[illegible]師行[illegible]
曩[illegible]不能遠[illegible]以[illegible]與
靈武[illegible]將[illegible]兵
敗也[illegible]動十年之中兵民交困靈武既失守
植德明以保守[illegible]朝廷[illegible]
務息民[illegible]德明[illegible]時
若[illegible]州限山爲界使德明[illegible]日之
患[illegible]以山[illegible]人戶并接之而鄜延環慶[illegible]
兵數萬今元昊僭逆[illegible]
已久[illegible]此乃[illegible]之時臣聞[illegible]不可[illegible]
元昊[illegible]
東[illegible]以鄜延[illegible]
馬分[illegible]十萬比元昊
之兵[illegible]出兵用軍
轉從[illegible]二百餘里不出一月可至[illegible]山界[illegible]州招集
土[illegible]以[illegible]人
諸將[illegible]明月[illegible]
角[illegible]使[illegible]出
鄜[illegible]河西[illegible]族以[illegible]
戎則以[illegible]城[illegible]封之元昊不[illegible]河外
窮[illegible]山界[illegible]以其[illegible]戰
關[illegible]部[illegible]不
習山界[illegible]每歲供給資糧以贍之若收復洪宥以山界道

高據汾下瞰沙漠各列保障重以戍兵鎮守此天險也彼既
夏綏銀千里黃沙本非華土往年調發秦戍老師費糧官私
疲敝以致小醜呂織此謀之不臧也或朝廷貸其元昊之罪更
示含容酒兵轉多經費尤甚恐北狄謂朝廷養兵百萬不能
制一小戎有輕中國之心然亦須議守禦之長計或元昊潛
與契丹結為聲援以張其勢則安能減西兵以應河北譬如
一身二疾不可並治必輕者為先重者為後也請召夏竦范
雍與兩府大臣議定攻守之策令學臣遊[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初夏竦請增置土兵易戍兵東歸令既下知
河中府龍圖閣直學士楊偕言西兵比纔遣歸十增七八縣
官困於供億今州復益一二千人則歲費緡錢又增百餘萬
國用民力恐難此若訓習土卒使之精銳選任將帥求之
方略自然以寡擊衆以一當百又諫云土兵募足量加訓練
可代東兵此徒虛語爾自德明納款以來東兵積不可代況
今日乎朝廷下竦議竦奏陝西防秋之兵無若東兵一則不
慣登陟二則不耐寒暑三則飲食難充驕懦相習四則厚給
至厚倍費錢帛今募土兵一則勁悍便習各護鄉土人自為
戰二則識山川道路堪耐飢寒三則代東兵歸衛京師四則
歲省芻糧鉅萬五則今歲霜旱收聚小民免至春飢起而為
盜六則增數十指揮精兵聲勢伏賊氣乃國家萬世之利臣竊
奏云需有不忠小人以謀非出己或為人所使曲要破壞果
有揚偕上書癸歟聖聽且偕云以寡擊衆以一當百以臣所
見此乃虛言古者名將王翦南取荊楚須六十萬人韓信北
舉燕趙亦請益兵三萬惟光武昆陽之戰乘累捷之後前史
曾云無不一當百乃一時之言非持久之事若偕能之宜命

以代臣盡減北邊兵馬萬人留百留人十東以此數平劃
邊盜寇則乞不次旌賞如其不能乃是挾私或懷希望亦乞竄
遠以戒讒慝詔以竦奏示偕偕復奏云臣之所陳益以增兵
習藝不精徒費國用是腐朽未可而中然則夏竦乃此臣為不
忠小人及為人所使此其用若非獨欲中傷臣亦欲傾朝廷
大臣也且竦引王翦韓信為解夫秦楚敵國也兼多勇士故翦
有此言今元昊一小賊爾豈與六朝為敵國哉自古將帥深入
勇往未有用六十萬人者霍去病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
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後又將萬騎踰烏盭討濮
洗狐奴歷五王國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殺折
蘭王盧侯王執渾邪王子收休屠祭天金人雖去病亦以萬
騎破先零李靖以驍騎三千破突厥又以精騎一萬至陰山
斬首千餘級俘男女十餘萬擒頡利以獻此數者之兵皆不
過萬人其餘深入漢境或至西域諸國用少擊衆不可勝數
今竦在邊原守其城壘據其險阻來則禦之去則勿追不聞
出師討伐何用兵衆蓋竦畏戰故欲以兵少為辭偕又
竦云[illegible]此乃竦近之見自古兵有九地士有近
家謂之散地言其易離散也且以近事言之閩門狹侯七丈
因入寇界為所敗士卒皆貪生惟東兵近二百人拒戰
射殺虜兵兵衆以此知兵之強弱不繫東西將[illegible]雖
寡必精而將非才則兵雖衆必驕而易敗今[illegible]
東兵土兵但得其宜若委罷東兵非計也古人曰井龍西
之民有勇悍無將吏之制乃拙異也有心勝之將無必勝之
民世謂河北兵可以為不然昔袁紹曾將戰于官渡沮
授謂紹曰北兵雖衆而勁果不及南軍紹不聽果敗今江浙
兵最稱怯弱昔項羽領江東子弟八千諸侯不敢仰視是

天祿繼鑑

乾隆御覽之寶

知兵不繫于此繫于將帥一則習節制相督激勸之如何哉今
河邊東兵人月受米一石五斗上兵二石五斗而練乃一等
兵廩給至厚此又不知之甚也東兵又一日上兵募足當加一兵
以代東兵比土兵人數萬得募足訓練雖三二歲未得其用今
請用之猶以爲太豈有量加一月練而能取勝哉[illegible]
附年二月丙申
附申戊戌附

五福五代堂寶

八徵耄念之寶

太上皇帝之寶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八十之一

仁宗皇帝紀十八之一

康定元年春正月癸卯朔日有食之知諫院富弼請罷宴徹樂虜使在館止賜飲食而已參知政事宋庠以為不可弼曰萬一北使行之為朝廷羞後[illegible]

上深悔之[illegible]

[illegible]鄜延環慶經略司言元昊遣人[illegible]使者[illegible]曰賊已至境上欲議通和詔所上表如不稱臣[illegible]

稱臣受之　初西賊自承平寨[illegible]攻延州范雍[illegible]之懼其即奏賊[illegible]延州最當賊衝[illegible]又無宿將為用請[illegible]而元昊[illegible]和雍信之不為備元昊乃盛兵攻保安軍自土門路入中聲言取金明寨李士彬嚴兵以待之夜分不至士彬釋甲[illegible]

[illegible]

而寢遲明[illegible]至士彬父子俱被禽遂乘勝抵延州城下[illegible]以檄召鄜延環慶副都部署劉平于慶州使至保安與鄜延副都部署石元孫合軍趨土門及是雍復召平元孫還軍救延州平得雍檄即率騎兵三千發慶州行四日至保安又與元孫合軍[illegible]賊已入寨[illegible]

[illegible]乙亥復至[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西十里止營令騎兵先趨延州爭門時鄜延都監黃德和[illegible]二千餘人[illegible]令巡檢萬俟政郭遵各將所部分[illegible]亦使人趣其行[illegible]步兵未至[illegible]與元孫還逆之行二十里乃遇步兵及德和政遵[illegible]至五[illegible]合步騎萬餘結陣東行五里平令諸軍[illegible]進至三川

日過賊時平地雪數寸平與賊皆為偃月陣相嚮有頃賊兵涉水為橫陣郭遵及忠佐王信薄之不能入官軍爭奮殺賊騎五七百人乃退賊復蔽盾為陣官軍亦擊却之奪盾殺獲及溺水死者又八九百人平左耳右頸皆中流矢日暮戰士上首級及所獲馬論功平曰戰方急且自記之悉當賞汝語未已賊以輕兵薄戰官軍卻引二十餘步黃德和居陣後見軍卻率麾下走保西南山衆軍隨皆潰平遣其子宜孫馳追德和執其轡拜之曰當勒兵還并力拒賊奈何先引去德和不從遂與萬遇宜孫皆馳赴甘泉平遣軍校以劍遮留士卒得千餘人力戰拒賊賊退還水東平率餘衆保西南山下立七柵自固距賊一里所賊夜使人至寨問主將所在平戒軍士勿應復使人詐為戍卒送文牒者至則殺之夜四鼓環寨大噪曰幾許殘卒不降何待平使人應之曰狗賊汝不降我

[illegible]

何降也明日敵兵大至汝衆庸足破乎己卯賊黎明復呼曰汝降乎不然當盡死平又使人應之曰汝欲和者當為汝言之朝賊舉鞭麾騎自山四出合擊官軍平與元孫巡陣東偏賊衝陣分為二遂與元孫皆被執賊圍延州凡七日及失二將城中忷懼不知所為會是夕大雪賊解去城得不陷[illegible]

[illegible]

庚辰鄜延走馬承受薛文仲入奏元昊寇安遠寨六宅使化州刺史金明縣都監李士彬與其子左班殿直懷寶並戰沒詔鄜延副都部署石元孫都監黃德和領兵防邊鄜延環慶副都部署劉平援之其士彬所部蕃漢人戶仍令延州益加招集時朝廷猶未知延州被圍平等已敗故也士彬世守金明有兵近十萬人延州專使控扼中路衆號鐵壁相

公言及虜衆之元昊叛遣使誘士彬士彬殺之元昊乃使其衆詐降士彬士彬白范雍請徙置南方雍曰討而禽之孰若招而致之乃賞以金帛使隸士彬於是降者日至分隸諸寨甚衆元昊使其諸將每與士彬遇輒不戰而走曰吾士卒聞鐵壁相公名莫不膽墮於地狼狽奔走不可禁止世士彬因是益驕又以嚴酷御下而多所侵欲其下多怨憤者元昊乃陰以金爵誘其所部酋帥往往受之而士彬不知是歲元昊遣衙校賀真來見范雍自言欲改過歸命朝廷雍喜厚禮而遣之凡先所獲俘馘首于市者皆斂而葬之官爲致祭真既出境虜騎大入詐降虜皆爲內應士彬時在黃堆寨聞虜至索馬左右以弱馬進遂擒以詣元昊與其子懷寶俱陷沒士彬先使其腹心赤豆軍立以珠帶示母妻使逃匿妻家得存延州范雍猶疑之使人詗虜皆爲所禽雍初聞虜大衆令士彬

[illegible]

分兵守三十六寨勿令虜得入懷寶諫曰今當聚兵御寇分則勢弱不能支也士彬不從懷寶遂力戰死或曰元昊得士彬割其耳而不殺後十餘年乃卒於虜中　癸未朝廷始知劉平石元孫等兵敗被執延州奏到故也　上召左侍禁閤門祗候曾經對便殿欲再遣使唃廝囉經辭不行甲申降爲右班殿直落職監吉州稅　乙酉詔陝西州軍有勇敢智謀之士感西賊情僞與山川要害攻取方略者悉詣所在自陳敦遣詣京師　二月劉平石元孫敗黃德和誣奏兩人降賊知樞密院事夏守贇頗辨其枉引康保裔事爲比自請將兵擊賊　丁亥換宣徽南院使陝西都部署兼經略安撫使仍以入內供奉官勾當御藥院張德明秘用仍爲陝西都大管勾走馬承受公事掌御劄隨之　參知政事宋庠請嚴守備於潼關從之知諫院富弼言昊天子守在四夷今城潼關

以而爲弃之耳　己丑皇城使文州防禦使入內副都知王守忠領梓州觀察使爲陝西都鈐轄知諫院富弼言有唐之衰始疑將帥遂以內臣監軍取敗非一今守忠爲都鈐轄與監軍何異昨用吳守貴已失人望願罷守忠勿遣不聽　四方館使宋川刺史使鄜延鈐轄知鄜州張宗武領興州防禦使乃許使臣從劉平石元孫之敗黃德和遁還鄜州時鄜城不完且無備傳言虜騎將至人心惴恐宗武乃嚴斥候繕入守禦出使老幼各任其力守禦之計備虜亦自引去

[illegible]

庚寅詔唃廝囉速領軍馬乘元昊空關入寇往往拔其根本若成功當授銀夏節度仍密以起兵日報沿邊經略安撫司出師爲援別賜對衣金帶綵二萬疋唃廝囉雖被命然卒不能行也　辛卯天文官楊白正上言去閏月十二日月與太白俱犯昴當有邊兵大起　上謂輔臣曰陰陽占候吉凶參半紂以甲子亡武王以甲子興亡若當祗畏天道要在人事修之何如爾　壬辰命夏守贇兼緣邊招討使　宦臣張士遜等以禁兵戍邊妻女其家在京師者或不能自存既遣　上召內侍就殿隅索紙筆白指揮使而下條爲數等使各士遜等示之曰朕不欲費三司特出內藏緡錢十萬以賜之士遜等因請遣使安撫陝西於是起居舍人知制誥韓琦適自蜀歸論西兵形勢甚悉即命琦爲陝西安

撫使 上謂琦曰異類猖獗官軍不習戰故數出無功今因
小懲另開後福 癸巳以上閤門副使符惟忠為陝西安撫
副使 甲午以[illegible]丞通判鎮戎軍[illegible]
陝西經略判官事從夏守贇之請也[illegible]
[illegible]
一月乙巳詔京城東西淮南陝西路括市戰馬馬自四尺
六寸至四尺一寸其直自五十千至二十千凡五等敢隱
者重寘之法宰臣樞密使駙馬都尉參知政事樞密副使五
尚書學士至知雜閣門使以上升朝官閤門祗候以上三餘
命官至諸司職員寺觀主首皆一節度使至刺史殿前馬步
軍都指揮使至軍頭司散員副兵馬使皆勿括出內庫珠償
民馬直又禁邊臣私市關者官給 韓琦言陝西科按數仍
民已不勝其困請免括此一路安衆心從之[illegible] 詔民
間以喪服寓僧寺而久不能收葬者官為瘞之 丁酉詔
樞密院自今邊事並與宰相張士遜等得[illegible]參議之即不須
簽檢國朝舊例以中書制民樞密主兵故元昊反邊奏皆不
關中書[illegible]及富弼建言古之號令必出於一今二府
分兵民之政若措置乖異則天下無適從[illegible]
重務二府得通議之知諫院富弼又言邊事係國安危不當
專委樞密院而宰相[illegible]取其[illegible]
遜等以詔納 上前曰恐樞密院謂宰相奪權[illegible]此宰相
避事爾非侵官權也時西番首領吹同乞砂吹同山乞自明厮
囉衆各稱偽將相來降詔補三班奉職借職羈縻[illegible]言
二人之降其家已誅矣宜厚賞以勸來者 上命以所言送中
書[illegible]弼見宰相論之宰相初不知也弼嘆曰此豈小事而宰相
不知耶更極論之士遜等乃不敢辭 左千牛衛大將軍給

州刺史從海等六人上言[illegible]祿無以自効願
得從[illegible]戎大宗正司以聞從[illegible]德昭孫也 [illegible]
有[illegible]
首也 [illegible]吹同乞砂二功借職吹同山乞[illegible]左千牛
衛將軍各賜錦二十疋茶二十斤使還本族[illegible]富弼
之言也 是日賜永興軍處士[illegible]
世孫幼能屬文[illegible]史百家之說從[illegible]南山與張蕘
[illegible]南山[illegible]命[illegible]知長安[illegible]聞其名[illegible]
之[illegible]
[illegible]至是[illegible]
賜以處士號乃命為大理評事[illegible]上嘉其[illegible]
[illegible]良田五百畝其後[illegible]
術[illegible]行可[illegible]俗復賜[illegible]
金明寨[illegible]寨七路都押[illegible]
兵[illegible]指揮使[illegible]賊門[illegible]
前[illegible]押[illegible]部數[illegible]
[illegible]
知城中百[illegible]此[illegible]所劾
[illegible]
從行[illegible]圍城[illegible]
寨[illegible]押以功各遷一官吉曰[illegible]不從城[illegible]
[illegible]
皆叛[illegible]人不赦[illegible]以下罪
不在此例[illegible]
害者[illegible]
尊號[illegible]
淹[illegible]中外[illegible]事知諫院富弼因論日食以謂應天變

莫若遣丁度頒降詔求直言書除放賊之[illegible]
馬 丁未詔陝西安撫使韓琦與轉運司量民力蠲所[illegible]
根調民修築城壘悉具數以聞當加優卹[illegible]
令罷太僕諸州上供不急之物數十萬將廢行人[illegible]
陳邊防策[illegible]奏曰[illegible]
稍收用乃責于備[illegible]何得自効非所以[illegible]
來人才也詔皆從之 己酉知延州范雍言今陝西用兵
之勢宜令大臣以重兵守永興軍河中府涇原環慶等路有
警則以永興兵援之鄜延等路則以河中兵援之今夏竦在
永興則臣當在河中以張諸路兵勢其延渭環慶極邊須以
武臣宿將守之以備戰鬬而朝廷終未以為然臣又請選兵
官及益河東兵馬二十指揮至延州亦不得報由賊既知本
路無銳兵宿將遂悉舉衆而來攻圍李士彬父子寨柵一日
[illegible]
之內徑至州城下見州城中若得河東兵馬繼來能擒捕殘
亦接得劉平入州平既軍馬遠來為賊隔斷與賊交戰敗
陷及今金明一路塞門安遠園林經川息耗未通萬一
復來寇城亦未免為閉門自守之計欲乞且差涇原副都
部署及選差鈐轄都監三兩員別部兵五萬分守要害即一
路尚可無憂昨朝廷更詢臣深討之計且天兵有數而犬羊
之衆無限中國習鬬戰有時而賊能飢寒不避[illegible]渡險
風日以均跨為事又涉漠涉險[illegible]千里根館不[illegible]
深入之利也太宗朝繼遷猖獗新集[illegible]
五路進兵亦無功而還況今倚契丹為援[illegible]一十
聚畜國家所賜財貨與當時固不相侔然臣以為朝廷久以
恩信接契丹頗試遣一介之使令其出師邀擊以分賊
勢嘗所斬獲及二子亦令與兵將相為前應此賊可指期而滅

如併綏宥銀夏數州即每歲更增賜契丹十萬緡未能亦恐
亦可以破其借助之計也 癸丑降振武節度使知延州范
雍為吏部侍郎知安州坐失劉平石元孫也象州防禦使環
慶[illegible]川趙振為龍衛四廂都指揮使鄜延副都部
署兼知延州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登州防禦使[illegible]
別部署劉興為涇州觀察使環慶副部署兼知環州始元昊
將反為金冠銀甲餽甲騎遣僧法淳在環州請以金帛誘致
得冠纓銀鞍三千甲騎數百詣部部俾以環為法庶可抵
賊謗不聽於是東安金明[illegible]數萬一旦不戰恐
為賊所有延州幾殆唯環慶獨無事時賊兵尚圍塞門安遠
寨延州諸將畏避莫敢出救及聞范雍[illegible]
自任[illegible]使雍去琦奏[illegible]
之且留雍以安衆心趙振[illegible]
[illegible]
制[illegible]狀勢當必易則宜以延州范仲淹委任之方陛下焦勞
之際臣豈敢避形迹不言若涉朋比誤國家事當族 三月
乙亥朔遣慶州東路都巡檢使[illegible]子天益為太子右內
率府[illegible]與西賊戰沒也 丙辰內出手詔賜兩
府又謝政在臣俾修上陝西攻守之策 庚申再降工部郎
中郭勸為兵部員外郎尚食使忠州刺史知磁州李渭為右
監門衛將軍[illegible]門白波都監元昊使遣不已[illegible]
遣[illegible]初猾不當[illegible]山遇故再降之 同知樞密院事[illegible]
中元昊秉天下久不用兵而竊發西垂以精兵固[illegible]用
甘日悅守臣一旦連犯[illegible]延安錢至下保范雍[illegible]之
議失於威嚴劉平任輕銳[illegible]喪其所部上下紛擾[illegible]
將自金明[illegible]移[illegible]被[illegible]離落大環塞門至金明一百
里須列修三城每城屯精卒千人招[illegible]為弓箭手[illegible]大至

則保戍地小寨則倡驅逐每一城選閤門祗候以上爲寨七下
監別以諸司使爲虞關一路都巡檢以填其彫之闕仍以兵
二千人屬之使爲三寨之援上下連接左右相顧庶不可敗
之功近邊熟羌久居漢地未嘗逃徙者委邊臣附行之其舊通
賊者及獲有破逐之至於新附熟羌爲邊信議者乃欲結
西域諸國爲犄兵之援且戎狄貪而無親勝不相下徒耗金
帛終誤指縱如涇原秦政成藏大虫嶙數族久居內地常有
翻覆之情僅不削除恐終爲患議者更欲命酷虜爲緣邊巡
檢彼既不孝於父安肯納忠於國若交兵之際必成心首
尾則疆埸之憂百倍於前矣邊兵小益攻擊之保其民力
窮服之患也凡軍須出於民大運而妻供父挽而子荷
路秋苦井落空虛今復得修城也欲如河北之制及勇須城
使神運之恐猶未及州民力乎四路用兵之郊列城循寇之
地勢平坦繼車不方軌惟涇州鎮戎軍似少平易若不責以
守而勞內營誠取狂童未爲上策大役既興各非入侵謂
必工力竭必亂嘯聚千百惡黨相從小則掠道途大則攻劫
鎮城兵分從所從內侵百姓青畔之憂不在於一方矣請且
修緣邊城也其次邊如延州之鄜同環慶之郊亦不過五七
處量兵少寡兵則秋冬既減民力稍蘇仍須廣其兵成所至
甚士兵增則守禦有備賊寇撫則轉餉可繼優得按之卹以
誘兼并覽察遮之利以邀入中靜守以驕其志若以[illegible]
鋒更須王張所伍使撫議不及則忠臣得以[illegible]
忘宗也時手詔諸訪輔臣攻守方略執中既[illegible]
奏此疏 上嘉納之 右正言直集賢院修起居注[illegible]
比嘗建議乞通回紇以破昊賊且漢通西域諸國謂之斷匈
奴右臂吐蕃回紇內附鄯有點戛嘶不敢獨叛唐太宗嘗以回紇

河[illegible]其書及納其貢奉咨以金帛結其宗合潘羅支
攻[illegible]其子德明遂歸貢 昊賊見朝廷比年與西域諸
戎[illegible]以財物啗郝境使衆示畏後朋征侍之尺宜
其[illegible]所有[illegible]者使多方招誘散離其黨此伐謀之要也若
[illegible]以[illegible]部亦[illegible]以朝廷之意使并力以攻切其
[illegible]同其功利以情羁之無不聽命者又錄 真宗時通西
域諸國并昊戎父祖始末事跡上之 詔陝西城池委都轉
運使張存與安撫使韓琦與中侍御史陳有權度且治邊要
之數餘令以斬與功毋致傷費用陳執中之議也 詔鄜延
至鄜州環慶至邠州涇原至涇州及秦州本界各置烽候先
是知延州[illegible]以爲請乃從之 壬申以宮苑使達州
刺史高化[illegible]比諸州軍安撫使兼兩路營田使范昊初
以[illegible]時知渭州張上言請乘賊不發選驍將銳兵分道寇
繼援其[illegible]所謂攻雷不及掩耳者數十上不張從知貝州
及劉[illegible]戰士寧數口前策不可復用又朝廷始
[illegible]闕令宜爲何策士寧曰今將不遵權而兵
不識法[illegible]以古陣法教之既成 上臨
試之[illegible]諸部出行伍不違[illegible]以與今所
[illegible]不[illegible]充昊比與契丹通宜爲備故有此命
但[illegible] 癸酉太子中允知[illegible]求將[illegible]
原秦鳳經略安撫司判官事從其懷敏之辟也[illegible]
[illegible]太子
中允[illegible]上種[illegible]議并闕一卷謂之後閣 延州之役左
侍禁閤門祗候[illegible]以西路都巡檢使侍劉平選下既與賊
遇賊[illegible]入陣欲復[illegible]十人賊出駭將楊言當遁遣擇鐵騎其
驍爾[illegible]入呼復持鐵槍挺進所向披靡會黃德和引兵先

賞兵賊殺於孫遠奮擊斬以刃獨出行陣箭拒却賊俄中矛以
死又討大孫遠僕舍之賊知不可敵使人持券來求恩要卫遊
馬輒爲遠所斷因縱使深入擐兵注射之中馬馬既仆遂被
殺於是特贈遠甲川團練使以其父武爲太子右率府率
副率母賀封仁壽郡太君妻尹安康郡君弟在右侍禁徐遷三
班奉職四子尚幼　上悉爲賜名忠嗣而頭供奉官以紹宗
侍禁忠裔右侍禁忠緒左班殿直女普安君在宮賜紫方袍遠
所用鐵槍錄於兵九十斤其後耕者得其槍於戰處并袍中
乃并與衣冠葬之河南遷開封人也　丙子入內供奉官
乃復是夜有黑氣長數丈見東南　丁丑罷大宴申詔中外
言闕政先是改元詔求直言羣下猶未有所獻故也天章閣
侍講賈昌朝言今災變屢見初莫不恐懼已則怠然忘之事
初考災異之所從固不虛發願陛下修飾五事以倡天心絲
六五
罷大宴未足以撫塞天變也　戊寅工部侍郎知樞密院事
王鬷右諫議大夫知樞密院事陳執中給事中同知樞密院
事張觀並罷鬷知河南府執中知青州觀知相州大宦中拱
嘗使河北過真定見曹瑋瑋謂曰君異日
當柄用願留意邊事鬷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趙德明子
元昊嫉侍隣德明嘗使人推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元昊諫
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而與漢易不急之物
從而帮之失衆心不可德明爲貴不殺使人觀其狀貌
異常它日必爲邊患鬷時莫究所謂比再入樞密院元昊果
叛帝數問邊計不能對及劉平石元孫等敗議刺鄉兵久不
決　帝不悅宰臣張士遜言軍旅之事樞密院當任其咎於
是鬷及執中觀三人同日罷鬷乃思瑋言因以語所親曰曹
公云　以三司使刑部尚書晏殊資政殿大學士禮部尚書宋綬河

南府宋綬並知樞密院事保安節度使檢校太傅都部署
王貽永同知樞密院事殊在三司請罷內臣監兵不以陣圖
授諸將使得應變出奇自爲戰又請出宮中長物助邊
費凡他司之領財利者務委罷還度支事多施行帝初以
手詔賜大臣居外者詢攻守之略綬在河南畫十策以獻於
是復召之與外又詔永同究樞密　龍圖閣學士刑部侍郎
知永興軍孔知開封府西邊用兵關中民苦調發吏或
促迫因以侵漁衙爲之區處計畫量物有無與道里遠近
寬其期會使得次第輸送民與他州民費以錢計之及爲開
封於民政尤盡力摧近豪請謁莫敢干以事者　吏部員
外郎知越州范仲淹復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始用韓琦之
言也　詔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及知州通判升朝官各保
部內才堪將帥者以名聞從知諫院富弼言也　初黃德和
〔八十三〕〔十二〕
自三川口引衆下先遁至甘泉縱掠居民七日達鄜州明日
有敗卒說門道至德和問以劉平石元孫所在對曰方戰時
相失不知何在或云以失亡多不敢歸已降賊矣德和曰吾
爾下今當作奏言平與波轉戰得出不唯罪
且可以收功卒既出乃揚言平實降賊有著落者
其賊說平及元孫亦給對德和曰誠以紅旗導平
和賈與其黨合乃命親吏作呂密等狀論以令列名
皮史又私增軍士數人即上奏言賊以生兵衝平與
劉平等阻西山為寨再接戰平敗降賊臣等不受命力戰
得出後數日宣毅隨信自延州來德和與知鄜州張宗誨
聞平所在信遊大將見執給言賊使李金明來納和平令帳
下李康伴答之既而還言元昊欲太尉面相約平即乘馬入
賊中從者不得入德和起就東廡謂信曰人皆言太尉降賊

而汝獨言約和何也信曰非信所知也問曰德和得何信告之曰我已奏太尉降賊為汝異同朝廷將[illegible]以[illegible]詐禁乎我與汝一銀鋌當之亟去勿留時鄜延已使人拘信不得去會吳逵甚信乃為書遣[illegible]之子[illegible]以大尉與賊戰不利入賊中與賊約和今人乃言大尉降賊信當以死明之今長裴[illegible]萬賊所掠頗[illegible]有所[illegible]俘大尉[illegible]家鄜延路者馬承文得其書馳驛以聞德和還延州至城南范雍不納使人代領其衆還歸鄜州聽命尋徙同州德和懼且奏言臣[illegible]於國而范雍誣臣棄軍又以書抵盧守懃及薛文仲曰如自中貴人來當為我營護之守懃得書又以聞朝廷乃命殿中侍御史文彥博入內供奉官梁[illegible]誠就河中府置獄徵逸天章閣待制龐籍馳往訊之河東都轉運使王沿亦言閬延州有金明敗卒二人自寨逃還云平等皆為賊所執[illegible]在[illegible]

八十之二

下食數罵賊云狗賊我頭長三尺餘何不速斬我頸我[illegible]也彥博鞫延州求二卒竟弗得始朝廷信德和奏已發禁兵圍平家[illegible]收其族天章閣待講賈昌朝言漢殺李陵母妻陵不得歸漢[illegible]之 先帝厚撫王繼忠家卒得其用[illegible]未可知而先收其族使果存亦不得還矣乃得不收[illegible]貞[illegible]上任布亦言平非降賊者知諫院富弼乃奏平引[illegible]赴援行不淹日以衆[illegible]不救故敗竟駡賊不食而死[illegible]而延州[illegible]民[illegible]闕府平戰沒狀 上即命[illegible]元孫家絹五百疋錢五百貫布五百[illegible]時[illegible]

[illegible]

延州之圍既解鈐轄盧守懃與通判[illegible]臨[illegible]用章[illegible]

訟[illegible]朝[illegible]命[illegible]等[illegible]中[illegible]劾之時內侍用事者多[illegible]既改[illegible]勸[illegible]闕廷議[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用[illegible]以[illegible]不若退保鄜州[illegible]雖不可出城見賊[illegible]明之失二將之沒朝廷歸罪[illegible]一旦為人所發則禍在不測遂反覆前[illegible]先為奏陳[illegible]德和誣奏劉平欲[illegible]守懃[illegible]懼罪幼[illegible]是非[illegible]伯特[illegible]守懃此必有議者[illegible]人[illegible]臣不可輕[illegible][illegible]有功[illegible][illegible]不出[illegible]破一縣禽一將大[illegible]

八十之[illegible]

又[illegible]上奏此而不按何罪不容設用[illegible]保[illegible]行乃是歸款二者之[illegible][illegible]苟用章之狀果[illegible]守懃[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王道[illegible]之[illegible]和[illegible]中官[illegible]以自[illegible]用兵[illegible]不可[illegible]附下[illegible]見將[illegible]之始延州民[illegible]闕告急 上召問其[illegible]敗狀執收[illegible]此非陛下[illegible] 上知[illegible]方有收[illegible]民[illegible]不得[illegible]之朝則北走契丹西走元昊矣 巳亦工部郎中直史館[illegible]起居注吳遵路為天章閣待制河東路[illegible]路[illegible]民兵於其[illegible]并詔遵路[illegible]下其法於諸路 庚辰詔參知政

事同議邊事仍書樞密院從之樞密院事晏殊之請也 癸未詔
中書別置廳與樞密院議邊事[illegible]於樞密院之南 殿
中侍御史文彥博言比者用兵西鄙有臨陣先退望敵不進
之人及置獄鄜州而推劾之際枝蔓追逮至千百之衆[illegible]
令之誅將何以厲衆心而趨大敵乎且將權不可不專軍法
不可不峻兵法曰畏我者不畏敵畏敵者不畏我使之畏我
非嚴刑何以濟乎故對敵而伍中不進者伍長斬之伍長不
進什長斬之以什伍之長尚得專殺況統師之重乃不能誅一
小校則軍中之令可謂隳矣議者以今延非大敵師未深入
將校有犯宜從中覆奏若非大敵兵未深入尚臨陣先退[illegible]
遇大敵則雖貴奮貔貅[illegible]之戮非貴非大敵也止於奮而從
用[illegible]武之斬美人非深入也止於習戰而非突陳[illegible]
部勝軍吳人入郢妻任專而法素行也國朝舊令[illegible]校
寧[illegible]
之有過而從中覆論施之於平居無事之時今防邊用兵逾
數十萬將不專權軍不峻法何以御人哉 上嘉納之 延
州之圍也范雍禱于嘉嶺山神其夕賊遁[illegible]有[illegible]
兵狀遂解圍去雍以其事聞甲申詔封山神為威顯公[illegible]史
民上書言[illegible]初不省知陳院[illegible]知制誥[illegible]
可選一人置局中書[illegible]其所可用[illegible]
言此宰相倚安欲以天下是非盡付他人[illegible]
財[illegible]陝西安撫使韓琦[illegible]
任非以犯延塞陝右驚擾陛下[illegible]
命劉平趙禹垂[illegible]長途[illegible]
率須宴犒故綏受[illegible]
如親達耳聞不如目見今既[illegible]有一二
欲歸覲之日面陳[illegible]前又[illegible]後於[illegible]

切以吳賊包藏逆心積有歲年朝廷待之不疑養成兇悖今
甲馬俱盛金帛素饒誘納亡命之徒助成狡計與賊選兇[illegible]
之日專務侵掠因以故敢驅脅醜類直抵延安破寨逼城[illegible]
三十萬且朝廷命劉平統兵三路並援一時之選石元孫[illegible]
任次[illegible]為之援矣偏禪之勇[illegible]候攻孟方
[illegible]若又為賊矢[illegible]李士彬[illegible]未知消息之族亦
為之降且[illegible]
成寧[illegible]沒者無不啻萬人諸路聞風惕然喪氣從而可知范
雍後此降移已有趙振為代[illegible]
今延州之民兵雖給而未補於舊若范雍之策[illegible]
之計雖有[illegible]避之驕悍敢鬪從來皆未聞遇之敵有
執方[illegible]難以自保不但去就之意[illegible]又鄜州去延安止一小
程其城周圍二十里路三十山在其中止當[illegible]
[illegible]
路川[illegible]
[illegible]
按堡以人[illegible]
[illegible]
其多輪運以又無可獲[illegible]近知張元[illegible]
及指使有物力係[illegible]
三千之數萬一賊計不測直攻延州[illegible]即日備御未能[illegible]
鄜州不能守則延州城寨非朝廷之有也況鄜路一帶係吳
賊納款之時出入道路山川險易盡皆詳熟而復咫尺鄜夏
便於東向侵擾[illegible]故[illegible]之備宜以鄜延
[illegible]
新用劉興[illegible]知州久闕部署高[illegible]
孫[illegible]後[illegible]維有心力不經行陣未可全然倚任駐泊都

堅之内亦無得力之人夏竦節制涇原等路復用黥配[illegible]
之賊[illegible]若取其
謀智用度敏非夏竦之比若籍其勇戰則懷敏平生未嘗偏
伍亦與一書生無異[illegible]原本路經略使兵分離諸將
自范雍得罪之後更不選人經略 司已明無用兵術使是
竦懼不能當禁罰成功唯秦鳳一路去賊甚遠比之別路未
見多虞同州河中府與鄜延不遠有兵寡難總照兩王克基
[illegible]未
嘗出離京闕使使領衆樂戎所求暫至延州皆已放散加以
諸路城寨軍屯頻分大抵一州之兵半守諸寨邊臣因循遂
致不選將帥及發置多寡皆異同殊不知承平之時邊臣所
事聚務唯召集椿以邀賞恩止爲聚戶貨家於國[illegible]
至今孤因循故著積貧狼戍聚來聚以遣處所在將卒[illegible]
復失和好能害功動至今才構東兵驕而好戰以臣職則先利
此方今之大弊也臣深爲朝廷憂之東邊要主兵臣僚多爲
不益得兵馬無不恐怯朝廷又舉昔年之數止絕陳乞臣切
料劉戰果後傾都種落併侵一路技兵衆戰必敗亡所至
嬰城避其鋒銳因而長驅關輔人戶驚逃大邑俱居任其屠
掠都輦之下豈不動搖陛下宜訪帷幄之嘉謀審攻守之良
算早圖平殄以安生靈非臣淺慮所及也臣今爲陛下計者
莫若差銳兵三五千或於同州河中府等處分戍邏屯同州
選一望大臣一員復本路經略之任兼知鄜州處置邊事今
張亢[illegible]就充本路鈐轄於
鄜州駐劄用朱觀[illegible]知就環州差高懷敏
充環慶部署如朝廷必以經略一司更不合置即乞早於鄜
州益兵使葛懷敏知涇州不替夏竦[illegible]

自然指蹤方可一一不挽邊臣之心早賜選差才勇帥臣了環慶
部署令秦州曹瑋兼管勾涇原路兵馬公事[illegible]
[illegible]五月所書或誤 仍備分屬秦鳳開兵至相策應其六邊
儀城除什人條大寨留屯兵馬之處外其餘孤小寨柵盡令
朝廷委經略部署司酌移那兵馬分食糧積糧草無使匱乏
然後併兵入城只留人員兵士三二十人以爲斥候量事更
差弓箭手防護所處公邊路分都監都巡檢等鈐轄即令諸
[illegible]將校換右職臣僚内選差催發其河中府同州部署鈐轄別
差有知邊事臣僚充替魏昭昞[illegible]王克基五月
[illegible]
是本土弓箭手之人只要守定等仗失人甚多亦乞速降指揮
保安[illegible]收但以人材壯勇堪任披帶者充今後更不招等仗
望從所見頗早裁擇 上皆嘉納之[illegible]
[illegible]
是月詔權倖資舉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八十一之一

仁宗皇帝紀十八之二

夏四月 丁亥太常博士梁適為右正言諫院供職適初為審刑院詳議官梓州妖人白彥歡者依鬼神以詛殺人獄具以不傷讞適曰殺人以刃或可拒而詛不可拒是甚於刃也卒以死論有馬似鶴集端明及延中或以為瑞適言野鳥來集宮廷此何瑞也會適與知院事燕肅同上殿奏事上目適問上曰次公似是漢時人字肅曰臣年老不能記梁適必知之上顧問適對曰蓋寬饒黃霸皆字次公 上悅因留肅問適家世擢提點京東刑獄既對謂宰相曰梁適可留供諫官有闕命之適因進陳安邊治戎數事開封府推官不先戍卒踐課職 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兼知諫院富弼為鹽鐵判官知制誥 以衛尉判官有數當考 大理寺丞秘閣校理石延年往河東路同計置從促糧草 明道中延年嘗建言天下不識戰三十餘年請選將練兵為二邊之備不報及元昊數寇邊始召見命副吳遵路使河東時方用延年之說籍鄉丁為兵故也延年又言昔漢用西域之兵破諸羌戎得以夷狄攻夷狄之術昔年授唃廝囉節制令助討元昊又宜募領使其國者護發其兵如有功則加以王爵置榷場許市易羊馬以通貨財又何觀在唃廝囉西虜用其兵定吐蕃亦可兼誘之使掎角與師以分賊勢 戊子詔審官三班院吏部流內銓募願使唃廝囉者以名聞始用延年之議也 庚寅以鹽鐵副使吏部員外郎蔣堂為天章閣待制淮南江浙荊湖制置發運使先是發運上計造大舟數十載江湖物入遺京師權貴堂曰吾豈為此哉入白可附驛奏也前後五年未嘗一至京師 求與直進士張蓋蠡覲授濟州坊州軍事推官蓋蠡皆上書陳方略召試舍人院而命之初契丹主幽其母法天后于慶州既改慈懿天后或勸契丹主復迎之且以諷中國成聘之禮契丹主聽諫報曰感寤即遣使迎法天后館置中京門外並曰以見母之如初加號法天應運仁德章聖皇太后然出入舍止常相拒十數里陰為之備乙未契丹母遣始平軍節度使耶律元方州觀察使王惟吉契丹上書千牛衛上將軍蕭迪右神武大夫知制誥劉三嘏來賀乾元節 己亥命知樞密院事宋綬同提舉編修國朝會要 陝西安撫使韓琦等言慶鄜三州調民修城有妨農種欲少兵士以代夫役今請聽富民自雇人夫修築三萬工與借職殿直郎五萬工與試監簿或同學究出身七萬工與簿尉八萬工與借職十萬工與奉職從之會要轉捷玩晬已朝衛 庚子重修祖宗玉牒成既而修王牒所言請自今歲一與修十歲一編錄仍以其臣副留中奏可 乙巳錄兩頭供奉官閤門祇候孟方子昭明為右班殿直昭正為三班奉職昭亦為借職以方戰沒於延州特錄之 詔河北轉運使姚仲孫河北緣邊安撫使高志寧諸州軍添補強壯 初知制誥王拱辰使契丹還言見河北父老皆云契丹不畏官軍而畏土丁蓋天資勇捍鄉關之地人自為戰不費糧廩坐得勁兵宜速加招募而訓練之故降是詔 文彥博等劾河中府獄既得實竄籍黃德和退法當誅劉平子孫力戰而沒子孫宜加賞恤韓琦亦言平以疲兵數千敵賊十餘萬衆晝夜力戰為德和所累既被執猶罵賊不已忠勇不撓於古人今坐誣而不感惻忠憫孤之典未下臣豈不解體乎 丙午腰斬東染院副使鄜延路都監黃德和于河中府仍梟首延州城下王信者亦杖殺之坐誣告其主也 丁未贈步軍副都指揮使靜江軍留

後劉平爲忠武節度使兼侍中殿前都虞候邕州觀察使石
元孫爲中正軍節度使兼太傅仍賜平信陵坊第封其妻趙
氏爲南陽郡太夫人子孫及諸弟皆優遷其官者錄之凡十
五人錄元孫之子孫亦七人　戊申贈延州金明縣都監西
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張異爲雄州團練使環州東路都巡檢
使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万俟政贈濮州團練使延州都監
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孟方贈單州團練使鄜延路指使三
班奉職高守忠張亞莊贈太子右司禦率府率[illegible]
[illegible]　出左藏內藏庫緡錢各十萬下陝西經畧司
辛亥降鄜延鈐轄左騏驥使泉州防禦使盧守勤爲湖北都
監英檢都監左侍禁閤門祗候李康伯爲均州都監通判[illegible]
州秘書丞計用章除名配雷州本城守勤坐吳賊圍延州[illegible]
難擅遣下從[illegible]易蕃官馬用草坐誣告守勤託疾不出兵[illegible]
[illegible]
掌勸危賊并攻保鄜州康伯坐擁欲還使賊而[illegible]
然議者以守勤之責[illegible]云　發陝西[illegible]諸州役兵[illegible]
州金明縣[illegible]兵不即[illegible]使明鎬往
以[illegible]士一月而城之　以鄜州首領明[illegible]
囉子董氈爲會州刺史董氈方九歲其父爲[illegible]所[illegible]
也高氏有色居[illegible]精城所部可六七萬人號令[illegible]
方董氈幼時擇蕃酋[illegible]
食如一以此能附其衆　壬子諫諸路[illegible]城及強[illegible]
軍年未四十壯健者[illegible]軍　范仲淹[illegible]與[illegible]
陝西都轉運使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illegible]天
章閣待制知永興軍[illegible]仲淹[illegible]
諫官[illegible]仲淹[illegible]事[illegible]令[illegible]事理[illegible]以[illegible]
上曰朕方倚仲淹若詢以邊事固當[illegible]朕所以[illegible]

得以[illegible]婦也且詔[illegible]尋留[illegible]判吏部流內銓　李
淑等上新修閤門儀制十二卷客省條例七卷四方館條例
一卷[illegible]五班[illegible]
詔[illegible]後破命太官[illegible]　乙卯[illegible]贈六宅使化州刺史金明縣
都監[illegible]觀察使仍以其從兄內殿承制士紹爲
西京作坊[illegible]副使[illegible]都監[illegible]家河[illegible]又贈
其[illegible]左[illegible]若千牛衛將軍[illegible]其子懷義[illegible]
爲左侍禁[illegible]
七知[illegible]御史裏行坐
[illegible]六年乃[illegible]爲右正言[illegible]
先[illegible]下[illegible]年四十以下[illegible]
人[illegible]相[illegible]使[illegible]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illegible]
小弘士[illegible]已未御史中丞柳植等奏[illegible]
[illegible]
侍[illegible]以閏時軍與機務填委[illegible]
相與所[illegible]以爲[illegible]不自安[illegible]上章請老又數面陳
乞[illegible]太傅[illegible]封[illegible]在[illegible]朝會[illegible]中書門
下[illegible]一之[illegible]出入[illegible]與一子五品服十遂
[illegible]本朝以宰相得[illegible]者[illegible]
[illegible]
呂夷簡[illegible]僕[illegible]門下侍郎平章事　[illegible]大學士戶
部尚書[illegible]節度使知天雄軍自元昊反武事久弛
守[illegible]以[illegible]不許然其[illegible]
夫[illegible]入相[illegible]代之　[illegible]言
國家所[illegible]使[illegible]刺史唐觀察使之職其權甚
重[illegible]二十最觀察使

在焉其必貞功過明黜陟又勤其官則乃稱今國家承平八十載不用兵四十年生齒之衆山澤之利當十倍其初而近歲以來天下貨泉之數公上輸入之目反益減耗又聞諸路其故何哉由去不取吏不職泪貨之路未立也臣近取所一歲所謂銅鹽茶酒之課者以為比凡虧何額錢數百萬貫耳何之矣既已數十百萬若今又悠然不較則[illegible]將何以取濟臣故曰宜循漢唐故事行考課法欲乞令諸道轉運使副今後得替到京別差近上臣僚與三司判官磨勘將一任內本道諸處場務所收課利與祖額遞年比較除有荒歉別敕權閣不比外其餘悉取大數為十分每虧五釐以下罰兩月俸一分已下罰三月俸一分已上降差遣若增及一分以上亦別與升陟從之　甲子元昊寇塞門寨執寨主內殿承制高延德監押左侍禁王繼元殺之〔一〕

【八二三】

【五】

申（五月廿九日內降舊敕）都官員外郎何白言乞選群臣識理道明極務能制數者為極重任者百餘員代陝西河北河東三路知州軍不材者為一郡之內得一良吏則萬中皆[illegible]諸路轉運可擢為部下知州軍有年老昏昧合為論遣及非給勸者具事以聞（[illegible]）癸酉詔夏守贇王守忠進屯鄜州時大軍駐河中踰二月矣　甲戌陝西都轉運使[illegible]言[illegible]之用在先觀其守之勢寧於避之處則攻之今緣邊城寨有五七分之備而關中之備無二三分若昊賊知我虛實必先[illegible]城不出戰則深入關中之地小城可破大城可圍或東阻潼關隔兩川貢賦緣邊諸將不能堅守則朝廷不得高枕矣為今之計莫若且嚴邊城使持久可守實關內使無虛可乘西則邠州鳳翔為環慶儀渭之聲援北則同州河中府扼鄜延之要害東則陝府華州據黃河潼關之險中則永興為都會之所各須兵一二萬人若寇至使邊城清野不與大戰關中稍實豈敢深入復命五路修攻取之備張其軍聲分彼賊勢使弓馬之勁無所施牛羊之貨無所售二三年間彼自困弱待其衆心離叛自有間隙則行天討此朝廷之上策也又謂邊臣多請五路入討臣竊計之恐未可以輕舉也太宗朝以宿將精兵北伐西討艱難歲月終未收復[illegible]行根本中勁兵猛將[illegible]東風揚砂一日數戰進不可以[illegible]不得飲[illegible]此所以無功也況今承平歲久中原無宿將精兵一旦興深入之謀[illegible]以謂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然則為今之時[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之以兵又且[illegible]月計以待其[illegible]今[illegible]不關有司之責[illegible]勝如[illegible]

【八公之】

【六】

邊可[illegible]而綏撫之[illegible]

[illegible]　戊寅[illegible]陝西都部署兼經略安撫使[illegible]計使夏守贇[illegible]都大管勾走馬承受公事用[illegible]德明[illegible]七年所[illegible]自[illegible]中徙[illegible]知涇州忠武節度使[illegible]秦鳳路緣邊經略安撫使夏竦為陝西都部署兼經略安撫使緣邊招討使知永興軍　己卯以起居舍人知制誥韓琦為樞密直學士陝西都轉運使吏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范仲淹為龍圖閣直學士並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仍仲淹與[illegible]及護[illegible]職[illegible]遂之　上從之[illegible]仲淹入謝[illegible]使[illegible]仲淹頓首曰臣所論蓋國事於[illegible]何憾也　刑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知同州龐籍為陝西都轉運使籍嘗上言連年

災異天災不雨臣謂弭災消禍在朝廷自修[illegible]
出納不謹內中須索既多有司以緣由除破無緣鈎校[illegible]
臣切謂凡乘輿所用宮中所費宜取先朝爲則今省節出納
力戰中傷及獲功賞而內官醫官樂官無功[illegible]轉遷改官
下指揮謂六宮燉火裁損與厚賚于[illegible]戰功賞[illegible]
平也 太常博士國子監直講林[illegible]殿中丞史館檢討[illegible]
監直講王洙並爲天章閣侍講景祐末以星數起 上憂之
深自貶損瑞言災異皆有常數不足憂又依周易[illegible]
陰陽之變爲書上之 上素喜方術觀瑞書異之[illegible]賜其官
參知政事[illegible]以爲不可止賜章服時瑞採諸王宮[illegible]校
因言瑞所撰書多[illegible]緯之言不宜與宗室[illegible]觀[illegible]
生讀瑞書有不解者輒令御藥院批問瑞由御藥院[illegible]
說於 上大抵皆諂諛之詞緣飾以陰陽 上大好之[illegible]
天章閣侍講闕端明殿學士李淑等薦洙學在中書[illegible]
旦內批用瑞執政皆怒瑞[illegible]簡欲探上意[illegible]乃曰瑞
上所用洙臣下所薦爾不若并進二人唯 上所擇乃以洙
瑞名進 上問洙何如夷簡言洙博學明經 上曰吾已知
瑞矣若何夷簡請並用二人 上許之既而右正言梁適[illegible]
瑞干內降除官請治其罪 上令以適章示之[illegible]
[illegible]
上嘗御飛白千歲字賜士遜士遜因第中建千歲堂[illegible]
簽書曹宗陳吾于都而偶舉其徒[illegible]
十四人配[illegible]軍年成不能部轄者又二十人配[illegible]
牢城[illegible]禁軍如初詔六月[illegible]
[illegible]安撫判官尹洙數上疏論兵事[illegible]
大臣議邊事及講求開寶以前用兵故實[illegible]

計又兩[illegible]省驛士增[illegible]
[illegible]所給物[illegible]
許以珠金爲婚女使[illegible]與本部七品官接坐[illegible]
[illegible]請入[illegible]
[illegible]入[illegible]封山[illegible]
勿[illegible]以上軍[illegible]
勿[illegible]制凡[illegible]爵僭上[illegible]
錢十萬[illegible]使或銀器者賞錢[illegible]
白萬女使聽[illegible]使[illegible]入官婦人[illegible]
十五以下[illegible]
所以[illegible]所致其[illegible]
外[illegible]人不[illegible]
[illegible]可使[illegible]翰林學士丁度知制誥葉清臣[illegible]
開[illegible]不可不立法度[illegible]
可不純[illegible]首之[illegible]民之本也[illegible]
爵以賞[illegible]
子孫[illegible]
[illegible]也貴賤有[illegible]服有別今使下[illegible]
民[illegible]本欲不[illegible]
行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賜民爵不過公士[illegible]名非有階品若[illegible]以上户皆
受爵[illegible]
真珠[illegible]
招[illegible]安[illegible]保節度[illegible]軍振武神虎

保捷定功[illegible]弩手[illegible]手捉生諸指揮其於軍例
物人不過十餘千[illegible]人所費才十萬緡[illegible]可[illegible]
率復以[illegible]行[illegible]休[illegible]計一歲費百七十萬人不過五七
[illegible]用[illegible]
制而[illegible]不同[illegible]面之資[illegible]新[illegible]之兵
如[illegible]何[illegible]人[illegible]以[illegible]未[illegible]勝[illegible]外[illegible]
足敵然於天下況[illegible]之[illegible]以
委[illegible]之人以爲[illegible]不[illegible]之計策未見[illegible]
詔[illegible]今[illegible]日[illegible]崇政殿[illegible]事如前[illegible] 丁亥[illegible]
海[illegible]
皆[illegible]曲[illegible]功不可復[illegible]府[illegible]七[illegible]乃罷[illegible]
[illegible]副都部署[illegible]使任福爲環慶副都部署
[illegible]福上言慶州去蕃族不遠頗勤兵境上[illegible]

候因經度所過山川道路以爲緩急攻守之備 上[illegible]之[illegible]
便宜從事 [illegible]京言鴻慶宮神御殿火侍御史方偕引[illegible]
原廟故事請勿復修詔罷修神御殿即舊基[illegible]殿每[illegible]則
設 三聖位而祠之殘舊像于宮側 壬寅天章閣待制高
若訥爲京西路安撫使西上閤門副使符惟忠副之侍御
史知雜事張奎爲京東路安撫使閤門祗候杜[illegible]仁副之
初上封者言用兵以來諸州禁軍多出戍邊列城武備[illegible]
恐盜賊卒起而腹心之患不可不[illegible]命若訥等[illegible]
轉運使籠籍[illegible]近至延州[illegible]而邊臣之議多欲
因[illegible]之地首當[illegible]戎入寇[illegible]以[illegible]城而[illegible]
其[illegible]正月中賊自安遠塞門列兵入破[illegible]
無人之境所塞門[illegible]日久而延州未嘗發一人一騎往救
賊聲言朝廷已弃[illegible]於是衆皆潰去[illegible]中無一存者

近[illegible]副部署許懷德兵馬都監張建侯領兵[illegible]
賊兵[illegible]門[illegible]得[illegible]兵亦未至今[illegible]已發非邊小寒
外[illegible]近[illegible]路寬平之處請嚴戒[illegible]自今遂寨
[illegible]從之 甲辰詔陝西河北河東京
[illegible]籍民爲鄉弓手強壯以備盜賊河北河東
[illegible]已來有之承平歲久州縣不復閱習多亡其籍
於是[illegible]一路[illegible]其數并及[illegible] 許[illegible]補[illegible]
節[illegible]官歐陽修爲館閣校勘范仲淹副[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曰今世所謂[illegible]
[illegible]若又曰古人所與
成事者必有[illegible]士與之[illegible]以知人爲難士[illegible]
以身[illegible]人[illegible]之[illegible]
用[illegible]之士往往已[illegible]用之如[illegible]

山林草莽有挺[illegible]之士未得出門下出[illegible]
時而[illegible]二司[illegible]休務[illegible]學士丁度[illegible]
以[illegible]以安人心請休務如故從
使外[illegible]朝廷[illegible]詔自今遇旬假聽休務如舊 帝
嘗[illegible]以[illegible]之策度奏曰今士風偷惰[illegible]
[illegible]用人命以決一朝之意非計之得也[illegible]都長
安人[illegible]州四門不開京師距彼境不五百里
[illegible]無事 大[illegible]之任不
用[illegible]二十
年[illegible]以[illegible]不可以戰鬭[illegible]地形或技與中
國[illegible]山阪出入溪[illegible]中國之馬不如也臨險[illegible]
側且[illegible]中國之技不如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
人不如也爲今之計莫若謹亭障遠斥候控扼要害爲制[illegible]

之全策因條上其策名曰備邊要覽 秋七月戊子太常丞集賢校理李昭遘上 太宗所御聖製二卷永熙政範二卷降詔褒諭 癸亥鄜延鈐轄張亢上疏言舊制諸路部署鈐轄都監各不過三兩員節官雖高止為一州部署鈐轄不預本路事今每路多至十四五員少亦不減十員皆兼路分事權均勢敵不相統制凡有議論互執不同按唐總管兵部統處置制置使各有副貳國朝亦有經略使排陣使[illegible]事別創使名每路軍馬事止三兩員領之其已係路分部署鈐轄都監者且仍舊職並屬新置使臣分所部出於一人上原一路自部署鈐轄都巡檢及城寨所部近六十餘處多者五七指揮少者一指揮兵勢既分不足以當大敵若賊以二萬人為二十隊而求多張聲勢以綴我軍然後以二五萬人大入奔衝則何以枝梧又比來主將與軍伍移易不定人馬強弱品配未均今涇原正兵五萬弓箭手二萬鄜延正兵不減六七萬若能預為團結明定節制迭為應援以逸待勞則烏合饑餒之衆豈能窺我深淺乎請下韓琦范仲淹分擇逐路以馬步軍八千以上至萬人擇才位兼高者為總領其下分為三將一為前鋒一為策前鋒一為後陣每將以使臣忠佐一兩人分出要害之地若賊小入則一將出大入則大將出量賊數多少又使鄰路出兵而應援之此所謂常山蛇勢也今萬人以上為一大將一路又有主帥延州為三大將鄜州一大將保安軍及西路巡檢德靖寨共為一大將鄜延路五萬人矣原渭州鎮戎軍各一將渭州山外及[illegible]各一將則涇原路五萬人矣弓箭手熟戶不在焉昨延州之敗蓋由諸將自守不相為援請令邊臣預定其法賊攻某處則某將為先鋒某將出某處為奇兵某將出某處為應援某城寨可以出救兵[illegible]某處設伏都同巡檢則各把其要害又令鄰路將兵某處牽制仍預[illegible]以旗幟為號昨劉平救延州前鋒軍[illegible]而後軍[illegible]指揮不知又趙瑜領軍馬間道先進而[illegible]營寨間至高頭下路白馬銀城張晉[illegible]小米[illegible]也臣在山外築[illegible]未嘗用本指揮兵號令以五行支干別為引旗若甲子日本軍相遇則先[illegible]後者以緋旗應之此是干相生也其[illegible]相克又相[illegible]相生[illegible]如之[illegible]兵馬出入或則百步之外不能相[illegible]為二[illegible]以[illegible]日夕失於[illegible]令所用指揮[illegible]不過[illegible]其[illegible]不可用且官軍[illegible]者步人弩手兩臣知渭州日見[illegible]二百五十人其弩力及一石一斗者才九十餘枝其餘止及[illegible]問[illegible]馬[illegible]以跳鐙弩試之皆不能張闊昔十餘日俾[illegible]百餘人又教以小坐法亦十餘日又教以帶甲小坐法五十餘日始能服熟若[illegible]而[illegible]敵其有必勝之理乎又[illegible]之敗[illegible]進退[illegible]最近[illegible]至不問賊之多少[illegible]知軍都監皆出[illegible]不肯相下若其不出則恐得快[illegible]又諸路騎兵不能馳險要[illegible]馬之貴可[illegible]人馬高不及四尺三寸者[illegible]止留十二三餘以西川荆湖[illegible]代之又比來[illegible]有[illegible]可使[illegible]小有[illegible]諸路[illegible]邊[illegible]父祖[illegible]累世[illegible]乃[illegible]之路何以激勸邊民且用兵以來屢出無功若一日更議五路[illegible]入臣切以為未可且山界諸州城寨距邊止三四百里賊平夏之兵雖器甲精利其如戰鬪不及山界使[illegible]人不得[illegible]

畏首畏尾，周顧不暇。可令步人負十日糧，又日給米一升爲湯飲，馬軍給新粟四升、草五分，賊界草地亦可以牛資放牧，新粟堅亦可依軟草之半。王師既行，使哨斥羅及九州山坑分制其後，此萬選策也。又言陝西民苦配之以救併當歲，比如鄜州買驢騾牛羊、紅花、紫草、橋柁、瓶罌、鍋銅之屬三事，于羊皮、犛牛皮、筋角、弓胎之類，宜一切權罷，仍令安撫司與逐州長吏減省工役，觀聽邊上利害，凡合興發件條將各二十人，駝騾各二百，留其半河中，以運解鹽延州及鄜軍須物，其半留乾州，或永興軍，以運環慶涇原軍中所須之物，分轉運使一員專董其事。又鄜川四路，半當衝要，宜各以閑慢路分遣鋪兵卒之半，貼衝要一路，每驛得百人，每二人挑米一斛物一百五十斤，至三百斤，若團併般運，通計亦未在失備，加兵力可以寬矣。初，元清乘驛入對，詔令手疏上之，其後多施用者。

乙丑，遣刑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郭稹、供備庫副使夏防使契丹，告以方用兵西邊也。議者謂及夏人背結契丹，恐合爲邊患，故特遣稹等諭意。契丹主禮之與同出觀獵，延稹射，一發中走兔，虜人皆覩。契丹主遣以所乘馬及他物，甚厚，防守贊手也。

丙寅，權御史中丞柳植言：中丞知雜，舊與三院御史而近歲乃詔兩制舉之，請自今復以舉屬官如故事。從之。

己巳，降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象州防禦使、鄜延副都部署柏暕爲台州團練使，仍知絳州。以任正月攻圍塞門寨，寨振代范雍守延州，有兵七千八百人，猶以救甲不動，寨中兵才千人，屢告急。五月初，始遣百餘人赴之，寨遂陷。振嘗語人曰：賊乘新勝，必徑進，若延州又陷，則陝西未可量也。方平賊不至寨門，雖危，吾寧以大易小，於是不肯運徒。精勁奏振畏懦不出救，坐與白金明臨敗，安遠、塞門二寨。金明之北援既不能救安遠，棄之，又移書塞門寨主高延德，謂可守則守，不可守則且拔寨民以歸。延德城守將半歲，振卒不救，乃帥衆棄城，爲賊據險邀之，與衆皆沒。

庚午，御延和殿閱諸軍習戰陣。已封者言諸軍止教坐作進退，雖整肅可觀，然臨敵難用，請自今遣官閱陣畢，令解鐙以弓弩射營射，親王等出一石至八斗，弩四等，自二石八斗至二石五斗，以次閱習焉。令陝西、河東、河北路，又詔教士不拘帶金出授之，不足，以思散召令諸鎮各于鎧甲十萬田丘令造拔勞，又罷諸帶班御伎武技勿擧禁止。

布衣呂渭、李元振、姚嗣宗皆上封事，陳人唆召試學士院，未申並授試衛官知縣。渭自定人，元振并州人，嗣宗華人也。

戊寅，皇子初賜名昕，授檢校太尉、忠正節度使，封壽國公。既而詔於資善堂端明殿學士李淑典其事，以裁宣為子封國公，食邑三千戶，丙申封以堂邑子以賞封二百戶。翌日，詔當制學士貼麻改正之。

八月丁酉，太常丞田況爲陝西經略安撫司判官，試校書郎胡瑗爲丹州軍事推官、經略安撫司勾當公事。況從竦辟，瑗從范仲淹所辟也。

戊子，改賜劉平爲朔方節度使，石元孫爲安難節度使，前贈忠武、忠正者，皆非化外鎮，乃初除節度使，必以化外故也。

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韓琦言：緣邊部署、都鈐轄下指揮使使臣每御敵，臨時分領兵馬，而不經訓練，將不知士之勇怯，士不知將之威惠，以寡敵衆，至敗。明所諸班中選武藝優者爲寨主、監押、巡檢，於城未能各諳其用，欲下陝西都部署司分所統中人副之，路十五員，點教鄜延、環慶、秦鳳路各十員，爲逐路教押陣，以士卒所習精銳重行賞罰，如此則老懦者不能自容，勇壯者各思奮身，復免主將手自精查部之衛也。又臨敵取勝，必有奇兵，若併

力出攻則所向皆須今士卒非無驍果勝力出於儕類緣分
在家指揮每指揮不過三二十人與中宮之兵混而為一鄉
敵之際勢分力寡多為儕卒所累雖欲挺身奮擊其可得乎
欲乞委臣與范仲淹簡籍軍路分於屯駐駐泊并本土舊屯
軍內選馬上使鎗刀槍棚鐵鞭鐵簡捍棒勇力過人者為一
差指揮以五百人為額其衣糧如龍衛而立驍捷之名鄜延
環慶涇原秦鳳四路各置兩指揮本路土兵一指揮屯駐駐
泊兵士一指揮鄜延路屯延州鄜州環慶路屯環州慶州涇
原路屯渭州鎮戎軍秦鳳路並屯秦州若已請龍衛以上請
受者即以為節級若後來人闕即選試殿前馬步軍司龍衛
以下諸指揮武藝有勇力者補塡之本路土兵止選號振指
揮其選中屯駐駐泊兵士聽三年一代仍令諸州軍揭榜以
募投軍者從經略司揀試給禁軍例物外別給錢十千給
十疋無馬者以牡馬給之詔都部署司相度以聞　乙未太
常丞史館修撰吳育為契丹主正旦使弼入對便殿延之朝
廷悉發京東西淮南江南荊湖北兩浙福建廣南東西兵
十一道兵以戍關中十一道兵素弱又遭此調發故關中
得之未足以充而十一道之兵益弱朝廷備禦京東陝河朔京
西次闕陝此二道不可以無備遂遣使閱鄉民使習武以代
官兵東南九道則不之省伏思朝廷用度如軍食軍器茶鹽
泉貨金銅鉛錫以至羽毛膠漆盡出九道朝廷所以能安然
理天下而不匱者得此九道供億使之然爾此九道者朝廷
所仰給也固宜保守之今盡取其兵且不加保守一日寇盜
竊起使其津要則京師無故而坐困矣今九道大小一百二
十餘郡若每郡皆宿兵固不可得也臣欲乞於九道中擇要
害約十餘郡如沿揚昇洪吉潭荊桂廣福杭越十郡按地里

州立城者於本郡募兵大郡五千小郡三千以多補少不過
四五萬人以東南自三十郡之富豈不能贍養哉訓為精兵
分番往役每郡屯二千[illegible]每道別置一都護經略之
[illegible]如此則欲為寇者知朝廷
有[illegible]有必濟師有地乘其未起
戡而撲滅之不為難矣又言京東西河北兵散未足恃亦請擇
要害[illegible]之制因唐季陵遲藩臣以跋
扈[illegible]不能制[illegible]隋唐皆亂之明遂寢其奏
[illegible]戊辰詔天下寺觀用金箔飾佛像[illegible]　癸卯
遣屯田員外郎劉渙使邈川諭唃厮囉出兵助討西賊渙請
行由古渭州循末邦山至河州國門寺絕河踰廓州抵青
唐城唃厮囉迎導供帳甚盛介騎士為先驅引渙至庭廝囉冠
紫羅氈冠服金線花袍黃金帶絲鞵平揖不拜延坐勞問稱
阿舅天子安否道其使事則數十二辰屬曰兔年如此馬年如
此[illegible]渙得[illegible]廝囉召酋豪大犒約盡力無貳然終不能有
大功也　戊申[illegible]鎮海[illegible]同知樞密院事夏
守贇[illegible]以主隨軍引疾求罷從
[illegible]刑部侍郎[illegible]開封府杜衍同知樞密院事
[illegible]部郎中[illegible]閣[illegible]少連為龍圖閣直學
士[illegible]州多[illegible]四方[illegible]然
[illegible]叛[illegible]若[illegible]遠方[illegible]使戢士女聚觀以萬計其
[illegible]作[illegible]須[illegible]民不
堪[illegible]西邊[illegible]才堪[illegible]故
有是命[illegible]通判[illegible]有才識事無
大小決遣如流不為豪勢所屈　上甚嘉獎之　庚戌陝西
經略安撫副使范仲淹兼知延州徙知延州張存知澤州先

又諸將爭言攻取之策，存以爲戎狄狂僭，自古有之，今大兵出征，臣恐生民徧受其弊。若元昊果有悔悟懷服之心，無它懇求，雖名號未正，臣謂亦可開路，與其責虛名於戎狄，曷若致實効於生民也。又自陝西都轉運使徙延州，遷延不即行，既至，頗稱兵義無事，乃云素不知兵，以親年八十求內徙。仲淹因自請代存，從之。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三千人，有寇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不量賊衆寡而出戰，以官爲先後，取敗之道也。於是分州兵爲六將，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賊不敢犯。既而諸路皆取法焉。賊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蓋指雍云。 壬子，以益州草澤伊稹爲試校書郎。稹少倜儻，不爲章句學，每覽孫吳兵法，才異等不中。元昊反，數上疏言事，丁度稱其材，召試學士院，而命之。 延州都監周美言于范仲淹曰：賊新得志，其勢必復來。金明當賊衝，我之蔽也，今不亟完，將遂失之。仲淹因屬美復城。如故數日，賊果來，其衆數萬，薄金明，陣于延州城北三十里。美領衆二千力戰，會暮，援兵不至，乃徙軍山北，多設疑兵，賊望見，以爲救至，即引去。既而賊出女窰寨，逐至鄉井平，夜鬬不解。美悉衆使人持一炬，從間道上山，鄜延旗幟四面人課，賊懼走，獲牛羊橐駝鎧甲數千計，又築寨復萬安城而還。賊復寇金明，美引兵躡虜後，捎其家積，出而下取，賊引去。

仁宗皇帝紀十八之二

康定元年九月 工部侍郎參知政事李若谷以耳疾累章辭位，改爲資政殿大學士、吏部侍郎、提舉會靈觀事。宮觀置使自若谷始。此據邵伯溫聞見錄當考 禮部尚書知樞密院事宋綬爲兵部尚書，復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左司郎中知制誥晁宗慤爲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宗慤時使陝西未還，會朝廷以金節胡床金銀器賜唃厮囉，宗慤言：仲叔于奚請繁纓，孔子曰：不如多與之邑。繁纓，諸侯之馬飾，猶不可與陪臣，況以乘輿之器賜外臣乎？必欲優其禮，不若加賜金帛也。 龍圖閣直學士起居舍人權三司使鄭戩爲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戩在三司才半歲，復轉運使若課格分別殿最，又均較三司出入，得羨錢四百萬緡。此未定正 言知制誥葉清臣爲龍圖閣直學士、起居舍人、權三司使事。中書進擬，上問清臣不在選中，曰：葉清臣才可用，故以命之。清臣始奏編次後所勅，使吏不能與簿書爲姦，取若一切删去。又請所內侍領之，凡所呼索有司不敢問，乃爲合同以勘其出入。 初，二府皆以待禮乘車，近者止用肩輿以行，議者以爲近于閣肩，於是參知政事宋庠言：車駕行幸，非郊廟大禮，具陳仗衞，其常日則前有駕頭，後擁傘扇而已，殊無前典所載公卿奉引之盛。其侍從及百司官屬，下至廝役，皆雜行道中，步輦之後，但以親事官百許人執撾以殿，無復儀衞，班列騎從頗與乘輿相遠，而士庶觀者率隨意從尤人紛然，隨駕走，呼不禁，所過有旗亭市樓，皆垂簾外蔽，士民憑高下瞰，而邏司街使恬不呵止，威令弛，習以爲常，非所以示尊極，以衆功盛德猶假師非所以防微禦

變也漢魏以降有大駕法駕小駕之儀至唐又分數出諸衛
黃麾等仗名數次序各有施設國朝承五代荒殘之餘其出從
簡略雖務存儀仗同藩鎮而盡去戎狄技巧之飾非所謂旂
頭牙騎清道後行之譁止此皆制度放失憚于改作之所謂
宜委一二博學近臣檢尋前代儀注及閣門令式三省合仗
內參定今以乘輿常時出入之儀比之三駕為諸仗所取其中
稍增儀物具嚴法禁上以尊宸極下以防未然革去因循其
在今日詔太常禮院與兩制詳定遂合奏諸班直禁兵步騎
為禁衛仍權數復增清道馬百佩弓矢為五重騎而執罕畢
者一騎而執牙門旗則前後四騎而執緋繡鳳幟二十四稚扇
十有二皆分左右天武兵徒行者執柯舒親從兵增其數二
百殿前指揮使增為二百並騎左右相對開二門門間容一
丈以擬周禮之人門凡前牙門旗後牙門旗前為禁衛輦入
者論以法禁兼高卑職垂簾久敵交道喧呼馳走者頗著于
令其後寖弛云 [illegible] 都官員外郎
景泰為右藏庫使泰貴州人元昊未反時嘗通判慶州言元
昊僭擬日久包藏禍心將未發闕令士將深任無長策
而器械鈍缺士卒惰窳城池不修資粮與備一旦有警何以
禦一敵二說不果已而元昊果反泰復上邊臣要略二十卷平
戎策十五篇於是有薦泰知兵者召對稱旨故授武職使知
寧州 辛酉降知杭州天章閣待制司馬池知虢州池性質
易不飾廚傳劇非所長又不習知吳俗以其訟繁劇乃轉
運使江鈞張從革劾池決事不當十餘條及稽留詔書坐是
左遷始轉運使既奏池會吏有盜官銀器繫州獄自陳為鈞
掌私廚出所費過半又越州通判載私物盜稅乃從革之姻
遣人私請或謂池可與卒劾以報仇池曰吾不為也人稱其長

者賜陝西軍士羊裘初言者以塞下苦寒請以羊裘賜戍士
三司計一裘用五羊皮聽軍士自製裘并給毛者給送邊去毛
者如邊戍所部諸路每一羊皮不直五六十錢皆取辦急
民以為苦 癸亥降[illegible]州團練使知[illegible]州趙振為太子清道
率府率濟州安置 賊既陷塞門砦援兵尚在[illegible]四十
日救者[illegible]賊嘗殺大與[illegible]信其[illegible]口
大[illegible]之敗援以安遠寨[illegible]不敢救乃奏云五月己巳臣領
兵[illegible]州比至三川口會連日風雨使人覘候賊盛兵尚在寨
門[illegible]人援又分兵[illegible]納官
寨歸路恐賊來襲綏州遂令都監朱吉將所部兵屯金
明白以[illegible]的家在以備奔突既而經略司言振畏懦逗遛
特請[illegible]律[illegible]家人復訴於朝乃貶振[illegible]求
行朝命侍御史方偕就同州劾問振罪當斬特奏貸其死不
[illegible]以[illegible]無益也由是得不死 詔今後都部署司及
諸路[illegible]應有寨柵申報賊寇入界不以多少遠近並須
畫時放應 乙丑詔河北河東路陝西京東西路自置
弓手[illegible]以上五人為一團置押官四團為一都置正副都頭各
一人五都為一指揮置指揮使各以階級從事年二十係籍六
十免取家人或它户代之聽私置弓弩每歲十月後正月前
分番上州教閱十月即遣歸農[illegible]遇非時[illegible]集[illegible]益
日給粮二升歲正月縣以籍上州州以籍奏兵部按察不如
法者[illegible]事
[illegible] 丙寅西賊寇三川寨鎮戎軍西路都
巡檢楊保吉死之 明日涇原路都監劉繼宗李緯王秉等分
兵出戰失利繼宗為流矢中頰時涇州駐泊都監王珪將
三千騎來援自瓦亭寨至師子堡賊圍之數重珪奮擊賊披

寨殺戮甚多即鎮戎城請益兵不得城中絕糧掘鼠子之而
既飽因語其下曰以法以環慶必有救我者來其濟乎
之哀以待忠也復馳入行賊將持鐵槍以衛曰速出收與
吾戰者持槍直其背以傷右臂其左手以持槍斷其脣鐵又一將
復以槍進狂挾其槍以鐵鞭擊殺之一軍大驚遂引去會挂
以馬中箭而還城遂留軍級採凡三日聞涇原路招討知渭州
郭以觀學大兵鎮三川乃退三班借職郭綸同守定川堡得
不陷劉璠保本軍指使散直王遇弓箭手都虞候劉用以事
急出降并陷乾溝乾河趙福三堡是役也官軍戰沒者凡五
千餘人 戊辰刑部尚書知樞密院事晏殊為檢校太傅充
樞密使同知樞密院事保寧節度使駙馬都尉王貽永爲
部侍郎杜衍右諫議大夫鄭戩並為樞密副使 庚午大理
寺丞簽書定國節度判官事种世衡爲內殿承制知延州青
澗城世衡役兄子幼從放學任氣有材略嘗知澠陽縣里有
王知謙以姦利事服法當徙遇赦比郊赦輒出世衡曰汝嘗
則會赦杖其脊而後罪于府知府李諮奏釋之後通判鳳州
州將王蒙正以私不聽蒙正怒諷知謙訟冤而陰助之世
衡坐流竇州從汝州李紘宋綬狄棐等相繼爲辨其誣久乃
復官寶元初陷賊東路無藩籬城故內侵世衡上言延安
仲淹請合故寬州州西南直延安二百里高城宜有足延安
左可致河東粟北可圖銀夏仲淹爲請于朝詔世衡以營之
與賊爭近處寨出兵且世衡且戰且城初苦無水鑿地百五
十尺至石而不及泉工以為不可穿世衡命鑿石一畚酬百
錢卒得泉城成賜名青澗世衡改秩仍知之世衡開營田二千
頃募商賈貸以本錢使通貨得利城遂富實間出行部族慰
勞酋長或解與所服帶嘗客飲有得虜事來告者即予飲器

蕃部屬羌多樂爲用與定河蕃部鈔邊者每廚其可撫者因後則
首數百 辛未追贈滄州刺史用其襲惇 壬申環慶副都部署
任福等攻白豹城克之凡燒廬舍酒稅務倉草場伏兵太尉
廟及破蕩骨咩等四十一族兼燒死土空中所藏粟稻不知
其數及擒偽張團練并蕃官四人麻魁七人殺首領七人獲
頭級二百五十牛羊橐駝七千一百八十口器械三百二十即
蕃賊火死者一人傷者一百六十四人是時師知環慶保安
及鎮戎軍徐等白慶州東路都巡檢鳳川都監名巡撿任福巡
檢任政鄜延寨主胡永錫鳳川路都監劉世卿往來鈐轄盧訥
政監押張建侯同議入界以牽制賊兵庚午行至柔遠寨明日
犒熟戶蕃官且戒以不得離席遂部分諸將以駐泊都監王
懷政圍白豹城西南攻偽李太尉衙守神林鄜延路都監檢
成全崗城東南寺金湯路柔遠寨主譚嘉震路都監押張繼勳攻
其西守新寨路監馬承受石全正圍城南面駐泊都監武
英入城焰押大陣居城南又遣別將驅所轄蕃官行前白豹
遠行約七十里夜過木瓜寨城下四面各擊平明城破焚
其積聚分兵襲四十里是日晚還軍諸軍既
遣賊還白豹寨後出途設伏扼險賊上度追擊之斬首四
百級生獲七十餘人金閑封人後改名恪 壬午陝西路
安撫副使韓琦以涇原川寨諸將敗書聞且言劉繼宗
才一日李綽等未望烽行陣會兵出戰遂致退
朝廷收其罪斬重等然可宥或更移降若
以孤軍捍鋒血戰所殺賊兵不少既身被重創尚
聞人皆服其勇仰雖數多寡不敵然能感
勵從身盡死爲報從之 是日合奉宸五庫爲一庫在延
福宮內者名宜聖殿五庫一曰宜聖殿內庫二曰穆清殿庫

三日坐崇政殿慮囚因出崇聖受洞真珠簾五日坐崇政殿慮囚
於是合五庫為一改名奉宸仍鑄印給之　冬十月癸未朔
以御侍河南郡君朱氏清河郡君張氏並為才人張氏河南
人父堯封天聖初客南郡依大姓曹氏曹以女女之後擢進
士第補石州軍事推官未行卒京師從兄堯佐將赴官于蜀而
曹氏所[illegible]孤從行堯佐以道遠弗許曹因用堯封母錢氏女
也張氏時[illegible]與姊妹三人由錢氏入宮後長得幸于上性聰
敏便巧揣知[illegible]探測人主意先後將迎上以其良家子待遇
異諸嬪使累封清河郡君至是與朱氏並為才人朱氏開封人
也[illegible]　戊子詔自今
內降指揮與百僚遷官及差遣者並令中書樞密院具條執
奏以聞　上性寬仁宗戚近幸有求內降者或不能違故也
[illegible]　癸巳命館閣校勘刁約歐陽脩同修禮書　甲午賜
涇原駐泊都監權管勾副使王珪名馬一疋黃金三十兩[illegible]
絹[illegible]仍遣使撫諭之復下詔襃其功塞下以為諸將[illegible]
為本路駐泊都監復兼行營勒金字處置牌賜之使得專行
乙未端明殿學士李淑等上所定銅符木契傳信牌下有司
製之銅符之制上篆刻曰某處發兵符下鑄虎豹為飾而中
分之右符五左旁作虎豹頭四右符一右旁為[illegible]
合又以篆文相向側刻十干字為號一甲己二乙庚三丙辛
四丁壬五戊癸左符刻十干半字右符止刻甲己等兩半字
右五符留京師左符降諸路總管鈐轄知州軍官高者掌之凡發
兵樞密院下符一至五周而復始指揮三百人至五十人用
一虎一豹符五百人以上用雙虎豹符樞密院下符右符
第一為始內匣中緘印之命使者齎宣同下其下第一符
發兵若干所在取左符勘畢即發兵與使者復緘右符以還

仍於合同所在籍下符發日月及在發數與得符所司其木
契上下題某處契中剖之上三枚中為魚形題一二三下一
枚中刻空魚令可勘合左旁題云左魚合右旁題云右魚合
上三枚留京師部署鈐轄官高者掌之下一枚付諸州軍長吏主
掌之部署合領兵馬百人以上先發上契第一枚[illegible]
發兵[illegible]使人齎牌同往所在驗下契與上契合即發兵
復緘上契以還仍報部署鈐轄其發第二第三契亦如之掌
契官籍發契及日月及發兵數互為照驗傳信牌中為池槽
藏筆墨紙令主將掌之每臨陣傳命書紙內牌中持報兵官
復書事宜內牌中而還主將驗以字號驗毋得漏軍中　初
[illegible]環慶部署[illegible]使兼知慶州任福為龍神衛四廂都
指揮使賀州防禦使賞白豹城之功也尋命福兼鄜延路副
都部署　庚子出內藏絹一百萬下三司助邊費　初鴻慶
宮災命集賢校理胡宿[illegible]以閼伯對祀大火禮官議曰
閼伯[illegible]上配祀之比下歷千餘歲[illegible]
祀[illegible]以宋都祀[illegible]閼伯之廟每兩
歲[illegible]與禾始[illegible]國家
宜[illegible]於宋五運之次又感火德宜因興王之地
商丘[illegible]以閼伯配建[illegible]
月內降[illegible]長史奉祀[illegible]
舊[illegible]閼伯[illegible]
廣[illegible]丈四出陛[illegible]五十五步從散
以[illegible]大火位配位[illegible]用羊一豕一器準
中[illegible]以[illegible]月擇日長吏以下分三獻州縣官攝大祝奉祀
十一月　丙辰內出御撰洪範政鑒[illegible]鳳翔[illegible]以
下轄[illegible]仍以鳳翔[illegible]陝西諸路部署司　鄜延州[illegible]門

寨主[illegible]承制高延德為[illegible]川[illegible]使錄其子[illegible]使殿

侍[illegible]右班殿直閤門祗候權[illegible]馬[illegible]十[illegible]元

為右屯衛將軍忠州刺史錄其子遵[illegible]右班[illegible]

班奉職遵[illegible]借職 又錄故[illegible]路同巡檢右侍[illegible]

子懷[illegible]右侍禁[illegible]英為右班殿直[illegible]奉職[illegible]

與西賊戰沒也 壬戌有大星流西南聲如雷者三[illegible]

徙知河中府樞密直學士狄棐知鄭州[illegible]過河中[illegible]

將[illegible]棐於上前[illegible]答以[illegible]退謂所[illegible]一[illegible]士令

宮侍從可以老而自污耶 丁[illegible]外郎延路部署司指使右班

殿直狄青為右侍禁閤門祗候涇州都監青每臨敵被髮面

銅具出入賊中皆披靡無敢當者尹洙為經略判官青以指

使見洙與談兵善之薦於副使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

二人一見奇之待遇甚厚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將不知

古今匹夫勇爾青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由此

益知名 乙亥賜鎮戎軍兩路都巡檢使內殿承制[illegible]

兵深州防禦使封其妻趙氏為[illegible]君又贈其父入內供

奉官[illegible]為太子左衛率府[illegible]郡太君以保

吉與西賊戰死也 丙子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illegible]自

學士知[illegible]東都[illegible]龍圖閣直學士[illegible]

學士知并州有中官領軍事[illegible]

命率所部從副部署赴河外戒[illegible]

人不服捧檄詰借比曰汝知是士帥令即斬[illegible]

笏望曰告[illegible]未幾[illegible]敢[illegible]然 庚辰知制誥[illegible]朝

同判流內銓初銓法[illegible]為

如此則小縣終不得善令請縣舉令[illegible]一[illegible]如大縣從之

[illegible] 是月[illegible]東軍士[illegible]殺[illegible]使張[illegible]

信[illegible]入海[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十二月出內藏庫[illegible]緡一百[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河東十四

[illegible]

錢[illegible]助[illegible]給[illegible]費[illegible]林禾[illegible]

有[illegible]而兵食不足故[illegible]是詔 詔天下諸[illegible]凡[illegible]

選子升者官給以米豆三升先是[illegible]

[illegible]劉[illegible]二[illegible]

建別[illegible]奉安神御[illegible]每[illegible]為一廟[illegible]

今十六門[illegible]更立一祧廟[illegible]室各[illegible]及[illegible]神御

物[illegible]入[illegible]甲午[illegible]太常[illegible]有[illegible]

以[illegible]家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來多[illegible]異[illegible]七室[illegible]七[illegible]已久

不可輕改又 祖[illegible]

禮[illegible]

傳[illegible]別[illegible]自[illegible]室[illegible]仲[illegible]正寺

[illegible] 乙未徙知隨州右千牛衛上將軍王德用知曹州德用

道過許州柳植謂德用曰道輔害公者今死矣德用曰孔中丞以其職言事豈害德用者朝廷亡一忠臣可惜也　於是宗殼等至永興軍與安撫等合奏今兵縣將尚未有統制[illegible]特重自保[illegible]用東使擒殺大軍恐未可也與及[illegible]宗等議　上復以手詔問師期竦等乃盡攻守二策遣副使韓琦判官尹洙馳驛至京師求決于　上己亥入對崇政殿先有詔琦遷禮部郎中洙加集賢校理琦言臣以大臣不從召亂關思恐倖進秩將不容於清議辭不拜　癸卯殿前副都指揮使[illegible]遂節度使鄭守忠為安遠節度使知徐州馬軍副都指揮使[illegible]武留後高化為建武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步軍副都指揮使永清留後李用和為馬軍副都指揮使殿前都虞候英州防禦使孫廉為隨州觀察使步軍副都部署馬軍都虞候高州防禦使方榮為宗州觀察使步軍副都指揮使步軍都虞候洋州觀察使真定府路副都部署劉興為昭武留後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邢州防禦使鄜延副都部署許懷敏為殿前都虞候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眉州防禦使[illegible]副都部署[illegible]為馬軍都虞候[illegible]州刺史鄜延[illegible]為陵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孫[illegible]落管軍仍為步軍都虞候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皆未補人俟邊將有功者除之[illegible]

兵部尚書參知政事宋綬卒綬始得疾不使[illegible]問之則曰小疾矣又遺寫各省[illegible]安者且以[illegible]條理後事且誡其家人不知也　上幸其第臨奠輟二日朝贈司徒兼侍中諡宣獻綬性孝謹清介言動有常為兒童時手不釋卷後從外祖楊徽之家藏書寫一時所尚朝廷有大議論多綬所定凡公卿大夫文章必正其得失至當世之作小未當理[illegible]揚[illegible]亦不及也藏書萬餘卷手自校讎筆札精妙　上嘗取所書千字文及卒多收其字以藏禁中　乙巳詔鄜延涇原兩路取正月上旬同進兵入討西賊　上既用兩府大臣共議始用韓琦等所畫攻策也[illegible]副使杜衍獨以為僥倖出師非萬全計爭論久之不聽[illegible]始異小數既罷軍中關攻守策衆欲大舉經略判官田京言虜嘗謂各夫未易必破也今欲驅不習之師深入虜地與賊鋒爭一旦之勝此兵家所忌師出必敗或曰宜與[illegible]和守又曰賊兵未嘗挫安肯和也[illegible]太子中允[illegible]陝西[illegible]陽脩上書曰自元昊叛逆關西用兵以來為國家謀者多矣[illegible]三策以料賊情然臣以為未盡兵之大計始納疑未敢自效今兵興既久賊形已露如臣素料頗不甚遠故竊[illegible]以助萬一者謹條以聞夫關西弛備而民不見兵[illegible]上下安始賊明亂[illegible]而藏形隱計突然而來當是時吾之邊兵寡弱城堡未完民習久安而易驚將非素選而收拔使其平驅豕突可以奮其所欲入然固城未堅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不能久守虜掠而去可以邀其歸此下策也故賊知而不為我秋侵邊自春為患其攻城掠野敗則走而勝則來此其常事此中策也故賊樂而用之若夫假借名號以威其衆先擾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悅其心然後訓養精銳為長久之計故其來也雖勝而不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而勞之也或擊吾東或擊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備多而不得減息也吾欲速攻賊方斯銳坐而待戰彼則

不來如此相持不三四歲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災調斂不勝而盜賊群起彼方養其全銳收其散以伺也吾不堪其困忿而出攻決於一戰彼以逸而待吾勞亦可也幸吾養兵計未知出遂求通聘以邀歲賂之賂度吾困急不得不從亦可也是吾常一困則賊謀無施而不可此兵法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上策也而賊今方用之今二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者也臣聞元昊之爲賊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自初僭叛嫚書已上逾年而不出一出則其鋒不可當執劫蕃官獲吾將帥多禮不殺此其兇謀所爲皆非倉卒者也奈何能以上從容而爲吾猶自知其已困彼爲久計以撓我我能長策而制之此天訓兵養卒伺釁乘便用間出奇此將帥之職也所謂閫外之事而君不御者也至於外料賊心之謀內察國家之勢知彼知此因時制敵此朝廷之大計也所謂廟算而勝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賊謀可知以久而疲我術吾勢可察西人已困矣誠能豐財積粟以紓西人而完國壯兵則賊謀沮而願欲得矣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財用爲強弱也守亦時用而不久此不待言請試言攻昔秦席六世之強資以事山東而天下而不得志漢因文景之富力三舉而纔得河南沿邊數郡上蕃常與中國相勝敗彈而勝之有矣夫有一舉而滅之者秦漢尤強其所攻者今元昊之地是也況自劉平陷沒後膽銳未嘗挫衄攻守之計非臣所知天威所加終然明於禍福然臨邊之將尚未聞得敗覺隙攻其究終是攻守非未有休息之期而財用不爲長久之計臣未見其可也四五十萬之人坐而仰食然關西之地物不加多關東所有莫能運致

搉究細碎以已有益而理[illegible]矣至於鄉官入粟下至雁[illegible]者致法浸於商旅不行是西五十萬之人取足於西人而已西人何爲不困困而不起爲盜者須水旱而後乃發爾計之今度以小平而多故天下[illegible]東可勝道哉大關西之物不能加多又漕運所從之通漕運已通而關東之物又不得而西矣故臣以謂通漕運盡地利權商賈三術並施則財用足而西人紓國力完而兵可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夫小瑣目前之利既不足爲長久之謀亦臣今所可致故臣區區以欲避這瑣之謀請上便宜一事惟陛下裁擇其一曰通漕運臣聞今爲西計者皆患漕運之不通臣以謂但未求之爾今京師在汴漕運不內而今之習見者遂以爲不能西不知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致之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人胡爲而不可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漕尚少其後武帝益修渭渠今漕所領萬石隋文帝時汾水爲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跡往往皆在然尚有三門之險自唐裴耀卿又尋隋跡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爲土運以避其險卒溯河而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以能[illegible]財利而著漕運者耀卿與晏爲首今江淮之米歲入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得一二百萬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其衆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其勢者三門阻其中爾今宜浚治汴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跡不憚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紓關西之困使古無法今有可爲尚當爲之況昔人行之而未遠今人行之而甚難哉耀卿與晏初理漕時其得尚少至其末

年所入十倍是可久行之法明矣此水運之利也臣聞漢高之入秦不由關東而道南陽過酈析而入武關繇嶢柳峯起兵誅董卓亦從南陽道丹析而入長安是時張濟亦自長安出武關奔南陽則自古用兵往來之塗也臣頃至南陽問其遺老云自鄧西北至京兆六七百里今小商賈往往行之初漢高入關其兵十萬夫能容十萬兵之路亦不甚狹而險也但自唐以為鄰行者皆趨關東其路久而遂廢今能按求而通之則武昌漢陽郢復襄陽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沿漢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漕山蜀之南陽自南陽為輕車人挽而至之京畿遂亦為十五六緡則十餘州之物日月入關而不絕沿漢之地山多美木近漢之民仰足而有餘以造舟車皆可辦也前日陛下深惜有司之勸内賜其錢數十萬以供西師而道路艱遠輦運踰年不能畢至於軍裝輸送多苦於從邊州已至冬服尚滯於路甚艱如此夫使州縣綱吏遠輸京師轉漕艱滯然後得西岸若較南陽之兵郡度其道里入于武關與至京師遠近等者與其在於此者皆使直輸于關西京師以用有不足者以禁錢出賜有司若代而充用其近而能直利害較然矣此陸運之利也其二曰盡地利臣聞昔之盡財利者易為工今之言財利者難為術昔者之民賦稅而已故其不足則鑄山煑海榷酒與茶征關市而算舟車尚有可為之法以苟一時之用自漢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細今取民之法盡矣昔者賦外之征以備有事之用今盡取民之法於無事之時悉以充費而兵之矣至於有事則無法可增然猶有可為者民作而輸官者已勞而游手之人方遠地之產物者耕不得代而不墾之土尚多是民有遺力地有遺利此可為也況歷視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屢武帝時兵

興用乏而下詔募民田人耕之法以足用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思全勝之策能忍而待其弊卒違詔罷兵而治屯田於極邊以為兵而防秋寇則其治田不為易也於物為之方曹操屯許下時四面受敵以今視之疑其宜多戰爭而不暇然用棗祗韓浩之計建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地歲得穀百萬斛其後郡國皆田積穀數百萬隋唐以屯田不可勝舉其勢艱而難田莫若充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猶為不以遠近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紓民勞也今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請舉其近者自京已西土之不闢者不知其數非土之瘠而棄也蓋人不勸農與夫役重而逃爾久廢之地其利數倍於勞田人若督之使勸以先其役則願耕者衆矣臣聞鄉兵之不便於民議者方論之充兵之人遂棄農業託之教習而飲博取資其家不顧有無官吏不加禁奸兄不敢詰家家自以為患也河東河北關西之鄉兵此猶有用若京東西者平居不足以備盜而本其籍以為盜且尤可患者京西素貧之地非有山澤之饒民惟力農是仰而今三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二人為遊手凡十八九州以少言之尚可四五萬人不耕而食是自相耗其而重困也今誠能盡驅之使耕于棄地官給其種與田之入與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為田官優其課最而誘之則民願田者衆矣 太宗皇帝時嘗貝陳恕民錢使市牛而耕 真宗皇帝時亦用耿望之言買牛湖南而治屯田今湖南之牛歲賈於北者皆出京西若官為買之不難得也且鄉兵本農也籍而為兵遂棄其業今幸其去農未久尚可復驅還之田畝使不得群游而飲博以為父兄之患此民所願也一夫之力以逸而言歲任耕廢田一頃使四五萬

人皆耕而以廢之田利又數倍則歲穀不可勝數矣京西之田北有大河南至漢而西接關若又通北水陸之運所在積穀伏惟陛下詔有司移用之願其三曰權商賈臣聞秦廢王法啓兼并其上侵公利下刻細民為國之患久矣自漢以來嘗欲為法而抑奪之然不能也蓋為國者興利日繁兼并者趨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賈坐而權國利其故非它由興利廣也夫興利廣則上難專 必與下而共之然後流通而不滯然為今議者方欲奪商之利歸於公上而專之故奪商之謀益深則為國之利益損前日有司屢變其法法每一變則一歲之間所損數百萬議者不知利不可專而反損但云變法之未當變而不已其損益多夫欲十分之利皆歸于公至其虧少十不得三不若與商共之常得其五也今為國之利多者茶與鹽爾自變法已來商賈不復一歲之失數年莫補所在積朽棄而焚之前日議者屢言三說之法為便有司既詳之矣今誠能復之使商賈有利而通行則上下濟矣解池之鹽積若山阜今宜暫下其價誘群商而散之先為令曰三年將復舊價則貪利之商爭先而湊矣茶者采於山而無窮鹽者出於水而不竭賤而散之三年十未減其一二夫物之所以貴者以能為國資錢幣爾今不散而積之是腐壞也又何以哉夫大商之能蓄其貨者豈其錙銖躬自鬻於市哉必有販夫小賈就而分之販夫小賈無利則不為故大商不妬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貨博而取利少貨行流速則積少而為多也今為大國者有無窮不竭之貨反妬大商之分其利寧使無用而積為朽壞何哉故大商之善為術者不惜其利而誘販夫大國之善為術者不惜其利而誘大商此與商賈共利取少而致多之術也若乃縣官自為鬻市之事此大商之所不為臣謂行之難久也誠能不較錙銖而思遠大則積朽之物散而錢幣通可不勞而用足矣臣愚不足以知時事若夫堅守以捍賊利則出而擾之此小便宜願日夜之憂將至於積穀與錢通其漕運不一二歲而國力漸豐邊兵漸習賊銳漸挫而有隙可乘然後一舉而滅之此萬全之策也願陛下以其小者責將帥謀其大計而行之則天下幸甚 丁未詔開封府京東西河東路括驢五萬以備西討從陝西經略司所上攻策也 [illegible] 戊申屯田員外郎通判河中府皮仲容知商州提點采銅鑄鐵錢事仲容建議鑄大錢一當十既下兩制及三司議其事謂可權行以助邊費故有是命初韓琦安撫陝西言陝西產鐵甚廣可鑄錢報明 [illegible] 於是并遣臣從仲容議鑄當十錢翰林學士承旨丁度奏曰漢之五銖唐之開元及國朝錢去輕重大小最為折中歷代改更法雖精密不能甚久即復改議議者欲綱以峻法禁其盜鑄昔漢變錢幣盜鑄死者數十萬唐鑄乾元及重輪乾元錢錢輕幣重殺刑不能禁止今禁旅戍邊月給百錢得大錢裁十不可畸用若錢不出新錢愈輕則糧物增價嘗知湖州民有犯茶禁者侵千錢亦契代輸排在京凡有錮鬭殺人取其衣直不過數百錢而鑄之利不啻數倍復有湖山絕處逋逃嘯聚鑄以日滋居則鑄錢急則為盜民間銅鉛之器悉為大錢何以禁止乎 [illegible]

天祿繼鑑
乾隆御覽之寶

近又川加京州度州容議采各乞驛[illegible]銅置軍民未賜二監以鑄錢抽稽錄乃新錢[illegible]富考陳馬奏之罷三司使葉清臣言新茶法未適中請擇明習財利之臣別行課校上以號令數更民聽眩惑乃詔卽三司裁定務優販者然亦寖無他變也初明道二年復用天禧舊制聽商人入錢粟京師及淮浙江南荊湖州軍易鹽此據食貨志第四卷已附明道二年年末及景祐二年三司言諸路博易無利乃罷之而入錢京師如故此亦據食貨志第四卷景祐二年已附見是歲又詔商人入芻粟陝西並邊願受東南鹽者加數予之此亦據食貨志第四卷志云明年詔商人入芻粟云云元年不見今且附此會河北穀賤三司因請內地諸州行三說法募人入中且以東南鹽代京師實錢詔糴至二十萬石止此據食貨志第一卷其第四卷又云河北用三說法所以[illegible]給鹽錢卽第二卷所書第二卷所書稍詳今用之也

五福五代堂寶
八徵耄念之寶
太上皇帝之寶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illegible]之一
仁宗皇帝[illegible]十九之一
起慶曆元年春正月丁巳太子中允[illegible]
[illegible]
通判[illegible]皆死[illegible]公事[illegible]
[illegible]先取師期知渭州范仲淹言賊界投來[illegible]
[illegible]精兵才及八萬餘皆[illegible]弱不任戰鬪[illegible]
[illegible]軍以處分自守既不能獨與賊鬪又不能[illegible]
[illegible]其便繼[illegible]邊[illegible]
然往來如[illegible]與人之境今延州東路不復防[illegible]
環慶路[illegible]駐軍延安寨[illegible]
[illegible]在保安軍每日訓練及令兩路[illegible]
宗武在[illegible]政[illegible]布將馬[illegible]賊奔衝設令入[illegible]
[illegible]
若賊[illegible]入則併[illegible]力禦[illegible]破得一[illegible]
環慶路已[illegible]通判馬端往報部署司令[illegible]
此則可以乘勝而破賊今須令正月內起兵[illegible]
萬[illegible]入山川險阻[illegible]
況傷必衆況鄜延路已有會合[illegible]不遠[illegible]
春[illegible]役人[illegible]
大獲亦不[illegible]
[illegible]後士馬大為攻守全勝之策非為小利而動[illegible]
而[illegible]失將何繼之則必關朝廷[illegible]
之[illegible]今賊至不[illegible]臣之罪也[illegible]
[illegible]賊必取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不戰可也[illegible]月
未[illegible]使[illegible]觀入界[illegible]
月[illegible]前[illegible]後[illegible]今若[illegible]朝[illegible]不能[illegible]王師為後

大[illegible]天下若[illegible]宋為[illegible]
[illegible]以來[illegible]大必被[illegible]人[illegible]太平日久
不知[illegible]之事[illegible]邊城[illegible]必破以[illegible]
[illegible]備[illegible]失[illegible]已下[illegible]
[illegible]朝廷[illegible]使[illegible]中國
之[illegible]路
漢[illegible]路令諸
將[illegible]行[illegible]不以[illegible]
[illegible]攻[illegible]使[illegible]
[illegible]功[illegible]
[illegible]時[illegible]
動不[illegible]所[illegible]又近[illegible]延州[illegible]
[illegible]上[illegible]所以[illegible]存此一路[illegible]權
[illegible]
[illegible]絕情[illegible]
[illegible]月無[illegible]環
[illegible]曰[illegible]如此[illegible]山一
[illegible]可以[illegible]
[illegible]賊[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仲淹又[illegible]延路入界比諸路[illegible]
城[illegible]以二月半[illegible]萬人[illegible]
[illegible]又[illegible]進[illegible]以牽制[illegible]使
不[illegible]原之師亦與[illegible]路俱出[illegible]朝廷雖
[illegible]一路不[illegible]仍詔仲淹與[illegible]同
[illegible]可以[illegible]不拘早晚出師仲淹復[illegible]觀
[illegible]不[illegible]一宿而還近者[illegible]王仲寶
等[illegible]臣與[illegible]一心

堡平定保戰者危事或有差跌則平定一間轉致搖動所以
再三熟議非不協同又橫山蕃部散居懸岩谷阻險控扼
險處入界兵少則難追多則艱行假使上將智勇能捨其險
從則後道須過橫山後方至平沙却無後帳可取所別出可
計若從兵少則有非常之功不然未見其利也乞除朝廷將
此等行使命俟至鄜延令臣與諸將於二月半出兵先修復
廢舊寨不須大段軍須只以隨軍等擇兵大因使與功候看倫
序別置戍守既逼近蕃界彼戎暫往人馬朝夕便知入至則
閉柵以待際小至則扼險以制勝彼戎放散人馬亦朝夕便
知我則重致糧草以實其備彼若歸順我已先得雖彼未
歸順我已發于賊境橫山一帶在我目中强若可亂若不有兵
附此亦推處之一事然修復舊寨亦動軍民頗費不少比之
入界分散則有經久之利而無倉卒之患且安存得東路款

多九支 二之一 二 十

户蕃部并歸明弓箭手乞聖慈特賜仲淹所條凡六事令鄜延
承平等十二寨蕃漢之民相踵復業 仲淹又言鄜中宜[illegible]
慶輸請業聞州之鄜城縣為軍以河中同華中下户税租就
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價十之三他所減不與諸君
某軍曰康定 康定元年初用宋庠等議復京師南京及京
東州軍淮南兩路皆推法而京師推法尤細於他處又以
三司議通淮南鹽給南京兖鄆曹濮單廣濟州[illegible]
以聞其後兖鄆及宿亳皆食淮鹽矣 壬戌遣使[illegible]
安撫諸路翰林學士王[illegible]
行問官吏將校而不及於民臣見及之甲子今關中之民
凋弊為甚請稱詔勞來仍論以歲平蠲租二年從之 戊辰
以四經略安撫招討使夏竦[illegible]仲淹[illegible]環慶
路行[illegible]路兵入賊界一二百里四散攻擊乞朝廷發軍須[illegible]

撫以[illegible]月上旬至延州又別立入界搦戰諸更宜抗并備又
令首間延[illegible]得不道遂寨門賊馬之因仲淹所奏須求其法
嚴候[illegible]來春時大為攻取之計又奏西界大賊[illegible]入鄜延
為[illegible]可[illegible]往[illegible]之[illegible]同[illegible]所束攻策正同但[illegible]
先[illegible]知所從[illegible]六月[illegible]得知用仲淹又奏橫山
蕃[illegible]後[illegible]出後方到平沙即[illegible]放[illegible]可取臣
[illegible]進[illegible]背[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仲淹[illegible]先到[illegible]州[illegible]
和[illegible]山一帶人口[illegible]西賊[illegible]歸[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亦可以屈[illegible]

[illegible]

甲[illegible]高[illegible]制[illegible]
特[illegible]不設
[illegible]和[illegible]
[illegible]使人於[illegible]
[illegible]見[illegible]
[illegible]不敢[illegible]乃[illegible]
[illegible]押[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中國[illegible]人不[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
能[illegible]天下[illegible]中外
[illegible]以[illegible]為[illegible]以
閣收復我[illegible]文德[illegible]遠而先大王[illegible]如
余石[illegible]不行待先大王以骨肉之親命為同姓
余什[illegible]旗車服極王公之貴恩信[illegible]終始不衰 眞

宗皇帝於當時也有天地之造今此朝[illegible]如命[illegible]
生[illegible]金銀綵帛之貨不絶於道[illegible]下[illegible]三十年
有耕無戰不識兵甲[illegible]養生送死各[illegible]天[illegible]
之民[illegible]之俗此 真宗皇帝之至化亦[illegible]大王[illegible]之
功也自先代王蒙今 皇帝[illegible]嗚呼[illegible]之[illegible]
聽大王[illegible]其[illegible]重一如先大王大王[illegible]
不知 [illegible]天地之[illegible]先君[illegible]人
告于朝廷歸其班師中外[illegible]收行人[illegible]于都市 [illegible]
非不[illegible]以四海之力支一方[illegible]
功豈[illegible]之皆不殺而還[illegible]
於大王而能各[illegible]若此于[illegible]初人[illegible]
代故事[illegible]即日[illegible]
半年[illegible]今下詔此[illegible]
[illegible]
已來[illegible]耕者發未識者廢村且使戰守之人日夕[illegible]
虎吞噬[illegible]獨[illegible]民之勞弊邪 天子[illegible]
西事而命[illegible]有征[illegible]戰不殺無辜王者之兵也仲淹[illegible]手
稽首啟[illegible]至邊之日諸將帥多[illegible]功[illegible]大略未
到 天子之[illegible]與大王雖未[illegible]事[illegible]於
天子[illegible]也於大王昆弟也豈有[illegible]於父母而欲[illegible]
哉可不[illegible]一二而[illegible]傳曰名不正則言不[illegible]不[illegible]則事
不成大王[illegible]言語[illegible]
天子[illegible]
之[illegible]以北朝[illegible]
弟[illegible]可[illegible]大王世受 天子建國封王之大[illegible]
如諸[illegible]者大王當率國人以伐之則[illegible]有功[illegible]
[illegible]大王又以拓拔[illegible]

固有[illegible]皆[illegible]帝者大王之國有強族稱單于鮮卑
之後[illegible]大王能久安乎此大王[illegible]使[illegible]
奏百姓[illegible]天地之仁觀于天地[illegible]萬物[illegible]不[illegible]
萬民[illegible]不[illegible]傳曰國家[illegible]仁獲之以仁守之[illegible]
下[illegible]天[illegible]其不仁五代[illegible]侯
發[illegible]我 太祖皇帝應天順人受禪[illegible]南[illegible]
[illegible]而[illegible]諸侯[illegible]五代之[illegible]八十年天下
[illegible]之安 太宗皇帝聖文神武表正萬邦[illegible]
[illegible]道清淨無事今 [illegible]至
愛從[illegible]以[illegible]民天下之心
愛[illegible]父[illegible]此所謂以仁守之也大王建[illegible]為漢家[illegible]
城無備士心不[illegible]所何可[illegible]年十
[illegible]戰而死者無一城[illegible]天子者與
[illegible]天下久[illegible]人人[illegible]不習戰鬥劉平之徒發
于忠[illegible]師而[illegible]則或[illegible]傷俱多大王
國人以[illegible]公子[illegible]
皆[illegible]不順[illegible]訓練[illegible]立將帥[illegible]
下者[illegible]民[illegible]五十萬[illegible]
司先以[illegible]路入[illegible]降者[illegible]
[illegible]可[illegible]則城[illegible]
[illegible]民[illegible]大王[illegible]其民也
役非[illegible]受[illegible]刃之交相[illegible] 皇帝不
兵[illegible]也忠于大王[illegible]非有[illegible]也忠于大
子[illegible]人[illegible]因大王也
朝廷以[illegible]之民皆為赤子何番漢之限仲淹方
欲與天子[illegible]之大命也今大王[illegible]然留意何善如之

仁人論議未順文字失宜不敢聞於朝廷恐沮諸路之兵大王果能以安民為意者言當時之事由邊臣謀議以此聞于天子必當復王爵承先大王保國庇民之志天下孰不稱大王之賢一也如衆多之請終不獲辭前所謂漢唐單于可行之稱於本國語言為便亦不失其尊大二也但臣貢上國存中外之體不召天下之怨不速天下之兵又從此後衆泰三也又大王之國所用或闕朝廷每歲必有物帛之厚賜為大王助四也又前來入貢之臣止稱蕃校以避朝命[illegible]遣使發使入貢於朝則不以用蕃校之名又[illegible]未嘗與中國[illegible]來則亦嫌於其有功者德者必可授朝廷之命五也既有[illegible]以官爵[illegible]蕃部首領不須土人[illegible]同之六也國家以四海[illegible]豈無遺[illegible]在大王之國有朝廷【一一三之】不疑其家安全也如若[illegible]大王以[illegible]之知非何心【六】順自不失其[illegible]也又[illegible]之則之所全[illegible]各[illegible]大王[illegible]之則上下同其[illegible]邊民之患[illegible]路之兵[illegible]名而長[illegible]以年大王之[illegible]知之何使日雖請于朝[illegible]大[illegible]

[illegible]

二月[illegible]韓琦[illegible]府大臣請用攻策經[illegible]部延兩路進討文[illegible]延[illegible]受安撫言故綏州去延州東路[illegible]西[illegible]里[illegible]路費平乞初春先令延州諸將併兵趨綏州盪除賊界城寨和市場[illegible]合鎮条山一帶人戶近家朝廷調發軍須不少今范仲淹所奏王師若自涇原鎮戎入界則臣今保安[illegible]明[illegible]路延州環慶[illegible]州[illegible]雄武[illegible]入界之勢使綏宥銀夏[illegible]兵不敢南出自[illegible]延一路況已降下出師月日而仲淹所議未同[illegible]往延州與仲淹[illegible]執見[illegible]出師[illegible]入討[illegible]兵一路以敵[illegible]名盤旋[illegible]原之師以其聚[illegible]計又近[illegible]原部署司申正月一十五日[illegible]與[illegible]人相見約二十八日[illegible]順朝廷此賊若非懼見延計即欲會放漢兵大[illegible]之計乞早差近上臣僚監督鄜延一路進兵同入賊界使致落賊[illegible]詔以諫奏示仲淹【六十三之一】【六】 陝西轉運使[illegible]一朝[illegible]朝廷究[illegible]計伐以正逆順[illegible]大義[illegible]此時[illegible]萬全之策臣聞用兵之道必先使我將[illegible]然後[illegible]營而一舉之去秋鎮戎之戰依城壁[illegible]以主待客而諸將[illegible]中傷而[illegible]閉城不出其士卒[illegible]用命[illegible]之心使後[illegible]人命[illegible]從容進退如入無人之境可謂將不良士不銳[illegible]之間未[illegible]間[illegible]知其虛實而使[illegible]界[illegible]此不可不[illegible]朝廷[illegible]春[illegible]等[illegible]沒[illegible]後[illegible]人心日久[illegible]即[illegible]張[illegible]比來士氣[illegible]振[illegible]出界之後山川道路[illegible]以番部為鄉導則其[illegible]不可不防若至險隘[illegible]部伍[illegible]伏兵[illegible]至[illegible]散況[illegible]德和敗手下潰兵不多至今[illegible]未獲者數萬衆

更潰而不敢歸則益生邊患不細臣竊聞朝議以大兵屯聚
巳久上費國力下困生民欲决於攻取之計只知將佐士卒
未能如意或且爲歲月持守之備汰去冗兵只留精銳在邊
數少則費用日寬兵精則足以禦捍賊地所産之物服食以
絕之使不得與邊人市易既劫掠無所獲其勢必日蹙益以
益練將卒俟其變動可乘然後大舉庶幾有萬全之策也唯
聖心財幸　陝西經略安撫判官田况言臣聞夏竦等爲
累奉詔以老師費財恐生他變令早爲經畫以期平定故韓
琦等入奏畫攻守二策以通朝廷其守策最備可以施行不
意朝廷便用攻策令一日稟命不敢持兩端非有宿定之計
必勝之勢倉卒發令殊無紀律皆遷延蹇緩後時　太宗親
部分諸將五路進討或遇賊不擊或戰吶而還又常令田守
榮馬紹忠護送糧餉於靈州道路多遲行自浦洛河之敗

死者數萬人今將帥士卒素已懦怯未甚更練又知韓琦尹
洙同建此策恐未甚心服臨事進退有誤大舉請以一事驗
之且師行有期使須協力今鄜延路部署司葛懷敏等須會
合端料其必不能應副是以爲辭此不可者一也計者以謂
賊常併力而來我常分兵以應寡衆不敵多致敗衂今若全
師大舉必有成功此思之不熟爾夫三軍之命繫於將帥人
之材有小大智有遠近以漢祖之善將不若淮陰之益辦況
庸人乎今徒知大衆可以威敵而不思將帥之材否此禍之
大者也兩路入十餘萬人偏將驅之若爲舒卷賊若據險設
伏邀截衝擊首尾前後勢不相援則奔潰可憂今邊臣所共
憚者未覩一將奮擊則近於鎮戎軍出界劉璠定川兩路西
我境中至聚牛羊皆還從遠去惟空閑族帳守者二三百人
林來抗敵諸將奔走驅逐幾不自免部隊前後不復可齊兵

甲拋用大爲擾攘今兩路齊入併當寇賊若有不利則愈傷
莫守別貽後患安危之計決於一舉此不可者二也自西賊
叛命以來雖屢乘機會然終不敢深入郡縣以攻其堅者非
算之少也蓋以中國之大實後之盛甲兵之衆不易可滅今
我師深入若無成功大國威靈益爲賊輕或別肆姦謀則以
致仲虞矣此不可者三也計者又云將帥之間雖未足倚下
勇進或有其人得斬一石兀除附没士兵狃於未得勇猛今
兵數雖多應敵者衆以偏將驅使兵入不測之地獨近下使
臣數輩干賞鬪利欲邀奇功未見其利此不可者四也計者
又云并部深絕沙磧以窮夜巢但淺入山界以挫賊氣如聚
台翁城之比臣謂夾虛龍扶既不能破疾守捏窮竄但殘其
孥弱以厚怨毒誠非王師弔伐招徠之體然事出無策爲說
之所爲方當進發電逝往來特速以掩其不備今與前十萬

敵行不西賊已巧爲計謀益設隄備清野據險以待我師何
望表裡之有此不可者五也自元昊寇邊人皆知其昧實明計
數點今未有間隙之可窺而暴寇爲與今如此計者但欲決勝
負於一戰幸其或有所成否則願自以王恢以待罪勇則勇
矣其如國事何此不可者六也昨范仲淹奏且乞朝廷敦包
荒之量存此一路令諸將勒兵嚴備賊至則擊但未行討伐
容示以恩意歲時一問或可招納今年尹洙到延州商量仲
淹堅執前奏未議出師若使涇原一路獨入則孤軍進退憂
患不淺今諸處行到事宜多言昊賊收拾師諸路入界則併
兵一路以敵與按來人往文檄所說一同此正陷賊計中此
不可者七也以臣所見夏竦韓琦尹洙同獻此策今若奏乞
中罷則是前後自相違異殊無定算欲果決進討則又仲淹
執議不同或失期會今乞指揮付大臣定議但令嚴設邊備若

更有侵掠即須出兵邀擊以摧賊勢如復怯懦容賊殺掠者當
以軍法從事或所得賊界謹自守備不必先有輕舉以擾邊陲
使如此則全敵制勝有功而無患也然自議攻討以來賊亦
守集配類當為掠吻邊徼勞援未嘗少安至今亦有調發之
費亦不可謂之無益至於騎畜軍須之物屢煩調發邦欲罷
兵亦是事之小者臨時分擘處置亦不爲難所顧者安危大
計倘乞答降朝旨下都部署司 陝西
經略安撫副使韓琦言累准詔問促令進兵及今分析合去
有何方略伏與諸路即委不詔事逐與夏竦參定攻守二策
臣探知冬月昊賊未能舉動之際兼程赴闕來對進呈乞賜
裁擇下兩地大臣商議只取攻策施行臣僕曾面奏茲事體
大繫于安危若非陛下決知可攻兩地大臣主議不變成非集
事今臣乃歸本司而樞密院議曰勝朝廷聽已感攻策一說此已昔

文書五 二三之 二

下朝廷舉大事王大謀自當堅如金石無有因易特降詔旨
激勵將士且軍事者約古行法令乃深憂重慮以謂邰成況
鄜延范仲淹意在招納更不出兵雖具奏聞乞候元策假若
朝廷強之使進終是本非己謀將士聞之必無銳志今已春
月行者漸有暑氣必難進兵臣比來奉行成算非異年壯氣
銳慮不及遠幸而未勝以誤國家誠以昊賊據數州之地精
兵不出四五萬餘皆老弱婦女舉族而行陝西四路之兵雖
不爲少即緣屯列城寨勢分力弱故賊始犯延安生擒二將
屠掠無數者蓋劉平石元孫聚一路之兵拒之纔及九千而
已去歲秋末復有鎮戎之敗劉繼宗等分兵拒擊不滿萬人
比援兵之至賊已捷歸是則彼勢常專我力常散今中外不
究此失遂乃什賊大過四二十萬重兵只守界壕不敢與敵
中夏之弱自古未有聞臣僚堅執守議以為必勝之術者臣

料數夫來保邊陲日虛士氣日衰賊乘此則有吞陝右之心
於以興師以來科斂勸誘民已大困配率不止去年秋稔尚
窮易如是忽有水旱其何以堪臣近過邠乾涇渭等州所至
人戶經臣有狀稱為不任科率乞行賑放內涇原縣郭下絲
給行人十餘家每家配借錢七十貫文哀訴求免國用削弱
乃至于此緣轉運司計無所出臣止以不敢數擾民之告直
行放免相并借上項朝廷臣恐一二年間經費益竭人情
皇駭御寇無期無代每慮及此臣雖嘗言塞陛下省群
言之難一為大事之留謀知其果決之一但師期且令諸路置
擬軍須計較兵馬從及秋初若范仲淹招懷未見其効則別
命近臣以觀賊隙如須討擊即望詔往不疑克日降旨則庶
事易辦使可進兵朝廷經難之

二三之一

先是朝廷欲發涇原秘兩路兵討賊議未決

一二

詔環慶副部署任福東赴涇原計事會經略安撫副使韓
琦行邊趨涇州而諜言賊且入問兵於曹會議渭州己丑
韓琦亟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敢勇凡萬八千人使福將
以耿傅參軍事涇原駐泊都監桑懌為先鋒鈐轄朱觀涇州都監武
英繼之行營都監王珪參宣事耿傅皆從琦面受福等方略
之後諸寨相距才四十里道近糧餉易供度勢未可戰
則據險置伏待其歸然後邀擊之福等遂道琦亦申戒外重
戒之二月福自新壕外引輕騎數千趨懷遠城捺龍川遇鎮
戎軍西路都巡檢常鼎內侍劉肅與賊兵一溜戰于
張家堡南斬首數百賊棄馬羊橐駝佯北懌引騎趨之福亦
分兵自將躡其後福與懌合軍屯好水川朱觀武英為一
軍屯龍落川相隔山五里約明日會兵不使賊得逸去邏
者傳賊兵少故福等輕之路益遠芻糧不繼人馬乏食已三

日福等不知賊之誘也悉力奔逐癸巳至籠竿城北遇賊大軍循川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結陣以抗官軍諸將乃知墮賊計勢不可留因前接戰懌賊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衝突自辰至午陣動衆傅山欲據勝地賊發伏自山背下擊士卒多墮崖塹相覆壓懌肅戰死賊分兵數千斷官軍後福力戰身被十餘矢有小校劉進者勸福自免福曰吾為大將兵敗以死報國耳揮四刃鐵簡挺身決鬭槍中左頰絕其喉而死福子懷亮亦死之先是珪命渭州都監趙律將瓦亭騎兵二千二百為軍後繼是日與觀英會公孚姚家川福既死賊并兵攻觀英等戰既合珪自羊牧隆城以屯兵四千五百來陣于觀軍西鑿出略陣陣堅不可破英重傷不能視軍自午至申賊兵益至東偏步兵先潰衆遂大奔英律珪傅皆死之監羊牧隆城酒稅訾賦陝西部押兵士李簡等

八十二之一　八一三　名

柔遠寨主王慶鎮戎軍監押李禹亨三川寨監押劉鈞俱沒于陣指使及軍校死者數人軍士死者六千餘人唯觀以餘衆千餘人保民垣四嚮縱射會暮夜賊引去涇原部署王仲寶亦以兵來援與觀俱還民垣距福敗處才五里然不相聞也始珪望見福麾幟尚在賊圍中欲援出之軍校有顧望不進者珪斬以徇乃東望再拜曰臣非負國力不能也獨有死爾乃復進戰擊殺數百人鐵鞭至撓曲手掌破裂奮擊自若馬三中箭三易馬馬跌後得其下馬左右馳擊又殺數十人飛矢中其目而死英知必敗勸傅避去傅不答英嘆曰吳當死君文吏無軍責奈何與英俱死觀亦戒傅少避賊鋒而傅愈前不顧身被數槍乃殞前一夕傅在觀營夜作書遺福以其日小勝前與賊大軍遇深以持重戒之自寫題觀名以致得於中傳死後或言福之敗由傅督戰太急福等既違節度雖死不足以既而福麾軍孔目吏彭忠得傅戒福書具白琦琦以奏之尹洙為作憫忠辨誣二篇（[illegible]）

方元昊傾國入寇而福所統皆非素撫循之師臨敵受命決制不專既又分出趨利故至於敗奏至　上沖悼焉　丁巳贈馬軍都虞候賀州防禦使任福為武勝軍節度使兼侍中禮賓副使王珪為金州觀察使趙律為密州觀察使武英為邠州觀察使内殿崇班閤門祗候桑懌為解州防禦使内殿崇班訾賦為成州團練使左侍禁閤門祗候李簡為惠州團練使西頭供奉官左侍禁李禹亨為澤州刺史[illegible]作殿頭劉肅為丹州刺史右侍禁劉鈞為[illegible]萬州刺史右班殿直唐忠為右屯衛將軍欽州刺史將作監丞耿傅為[illegible]

八十三之一　八十四

右諫議大夫鎮戎軍指使御前忠佐王貴為復州防禦使劉千為和州防禦使駐泊神衛指揮使白興為[illegible]州團練使渭州指揮使都指揮使楊[illegible]為澧州刺史追封其母妻及甄錄子孫各有差賜福家順坊第一區賻物甚厚又月給其家錢三萬與麥各四十斛（[illegible]）

戊戌知[illegible]軍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任布上言父贈官已至工部侍郎而猶衣綠欲望自今贈官至正郎者其子孫許服緋至卿監許服紫從之　是月西賊再寇劉璠堡忠正節度使判河陽公昉慕得族　帝憂甚[illegible]城知方書若與大將治之可太白月掩心前星　帝悚然垂涕一夜[illegible]增太師中書令謚正論怪穆命端明殿學士李淑護葬并賻金帛加納節符印于壙中　帝自制挽詞蒸期以五月甲辰為禮知諫院孫沔言啓土穰山期日迫卒

難就非特此也自元昊盜邊三司力屈今一品之費葬其舊頭繁而務葬者復殺非五十萬計不可是又欲一處費也今天之窮中國少矣以水旱不調調斂得又時以將帥不和謂今人事如用兵之役小舍賊之際悉力事邊以備退兵可用主上下憂皆可不顧積緩非期以後西事之定書凡再上不報時帝留上意人莫敢言而河獨言之 隊下之宸宗宰臣就忠又拜狀于位知大宗正事允讓獨致表而止人以為得禮

始朝廷既從陝西都部署司所上攻策經略安撫判官尹洙以正月丙子至延州與范仲淹謀出兵越三日仲淹徐言已得旨聽兵勿出洙留延州幾兩旬仲淹堅持不可辛丑洙還至慶州乃知任福等敗績賊役劉璠侏未退因遣權環慶路都監劉政將銳卒數千往援未至賊引去頭洙奏劾泰洙擅發兵降通判濠州[illegible]

詔京東西淮南兩浙江南東西荊湖南北路招置宣毅軍大州兩指揮小州一指揮為就糧禁軍先是河東陝西與京東西皆增募鄉兵其後遍令天下各增募弓手於是始立宣毅軍額以統之惟陝西仍故號為保捷兩河強壯雖別名義勇亦有隸宣毅者[illegible]

初募額外弓手著作佐郎通判睦州張方平上利害八事其一曰勅文逐縣除舊管弓手外據見管主戶每一千戶差點弓手五十人一萬戶五百人如不滿千戶及萬戶已上據今所定分數比量差點者伏以天下大縣有及五六萬戶者若縣管主戶五萬則所差二千五百人非惟人數過多民力煩弊或地勢遠險或歲逢荒飢或守令非人或姦猾聚隊聚其資寇亦不可以不過慮也欲乞諸萬戶

已下縣所差人數一如勅文敕分即萬戶已上亦以五百人為止緣雖小縣不可以無備雖大縣而弓手五百亦足以自衛矣如此則將里之勢平當指之方均矣其二勅文並弓手須是於主戶[illegible]若只如臣州管內戶籍有升降帳有案功帳止歲以六戶部升降帳所管主戶二萬二千三百有餘[illegible]約此戶口數比[illegible]所管主戶三萬七千六百有餘此六州縣戶口歲[illegible]益之數世州縣賦役各有五等戶版簿[illegible]所據用均惠逐處抄於版籍二字致有點差異同欲乞明降處分州縣止以見用五等版簿見管主戶數為准則天下之[illegible]均其三勅文所差點弓手並於第四第五等中如素無[illegible]雖有丁數即不得一例點差[illegible]今州縣皆從物力丁數[illegible]高強戶點差第一等不足[illegible]第二等第一等六足即點第三等此皆貧弱之下行高強者點差所有合供州縣[illegible]役入舊輸流差遣見供州縣色役者點充弓手已準役首却充[illegible]弓手非惟[illegible]窮者貧千弱夫為皆今之人各有護惜家鄉親戚之意故必爭於捕法至于人用[illegible]力貧[illegible]然天下點差事體均當其四勅文今[illegible]縣那罰教閱每歲起十月終至正月終寓合[illegible]教閱日數閱時每人支日食米三升者十月後雖是農隙集教日長民亦不易又約計逐歲人且支米二石四斗令諸州縣倉廩除上供外留州支費例少儲蓄即如臣州在兩浙中戶口不多所差點弓手若據主戶實數排僉三千人數例支給口食歲支米四千八百斛多補少計天下支費其數不啻百萬斛若令逐縣所點弓手便作三番教習當時即支與口食已教放歸便散日行支即如二千戶縣弓手一百五十人每番五十人赴教每歲習四十日而已人不失業官不費儲是職大

下糧給之費三分之二也其五弊文臣教閱時並借甲器
械教習披帶教罷便仰管轄官員收納入庫其器甲刀鎗及
木槍捍棒之類即許自置以備本身村教大率提防但
猶足以資嘯聚之謀況人知鬭戰家有利兵不可誇也請今
逐人所置弓箭器械各自標認悉納州縣送官教閱及遇有
盜賊勾抽會合之時據數給付事畢復納當官點檢其
有損動即由文給與各令修換其六弊文臣差弓手每五百
人內選差會武藝有身手者一名充指揮使者伏以內地州
縣與河朔不同不可與置鄉軍本備戰守之用故依軍法立
為階級以相攝制又逐州軍各屯強兵勢足彈壓今內地州
縣人不習兵但時本祖繼當役貧弱其家並無藝
居常猶云並各貧弱鄉邑況公乎祖制乎夫能為五
百人長必須之人猶者非惟為貧弱之累更且有患之大者
六、　二三三　三七
彼前世之亡之釁以為天下患況仗
之有志節之一兵之利乎政事大有變故之勢請令所
點弓手每五十人為一甲置節級一人使歲一替換依次更
番補不其指揮之名並省去逐甲人少則節級易為輯
管呼集更番推之則不相攝服亦不騷民之上策也其七弊文
所點弓手須是壯者充與充之下諸雜差配伏以天下州
縣人戶大抵皆貧少富少逐縣等戶最為中等已上戶不及
五分之一第四第五等戶十分之九故內外諸雜賦役
每於中等戶上差科所以患貧者今占為弓
手即若雜科配並出於貧弱縣鄉
困若分番教習每歲起教止四十日而官與之食富強之家
未為有損而乃盡免差配貽患下戶欲令州縣諸雜差配
一切仍舊但嚴行條約所差弓手除教閱外州縣不得妄有

勾抽差使諸般追役或有強惡賊徒結成群黨公然會合之
時亦只許隨逐句當令自部勒逐天得令公人押與
淹延如長役諸弓手一例點抽人須輪小小
盜賊托非理勾追究諸官吏
接使沿邊散即其受利過於衛房之患也其八每歲教
閱之時先令逐州知州通判一次巡行點檢閱習之家所點
人非壯健器械不完利行到不整訓習不精稍殺易得帳族粧
根食諸事其令縣令當行勘罰其弛慢者具事聞奏嚴
加黜責如此然後不能盡用也　丙午京師雨
雹　二月辛亥降知鎮戎軍使供備
庫使時韓琦奏好水之役觀雖力戰賊亦不多
請降官且留在任以責後效也　琦等既敗朝議
罷諸路行營之號明示招納使賊驕怠仍詔收入討擊
詔范仲淹利害不已即可前去機
立功仲淹己下於戰鬭使不依指蹤
因致敗此皆上有名之將尚不能料賊今之所遣往往
不及更令深入則時敗則望風喪
氣不可理之常也但臣之勇法假
使有取則也於國家勝
兵先勝而後求戰戰而後求勝今欲以重兵行
須擇將動萬人一日可舉如延州入賊一自
餘里進須是賊界擇候從古
兵切可無其行日自敗而後
若將一時之我機戰或可圖
之非止外賊之時少所以不能動近
據州中部等入界輪折據險以寡

之援而敎也自寶元以後諸夏之仇不可合卒者也以之
乞而後報殺之役將于已上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
而後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故明主慎之良將警之
安國之道也又曰利而誘之怒而撓之引而勞之今賊屢此
然亦不可不元若乘盛怒進兵爲小利所誘勞敝我師則是落
賊策中患有不測或更有失憂豈不大哉自古用兵之術無出
孫子此皆孫子之深戒非臣之能言也以臣所見延州路元
依前谷且修開安塞處三兩處發寨安存熟戶并弓箭手以固
藩籬俟彼果有便則大舉則于小舉則擊者則攻方可
就近以擾之出奇以討之欲擾寨之初須慮賊出此之
入界其勞怕欲其結路直氣耗務持重訓練以防之何防備
請寨而至麟州界環州西至鎮戎軍界擇其要以地狹爲營
等之處必可久守則進兵據之其側近蕃族既離賊照殺
殺又見戎兵久駐可驚賊不能害則亦就之悶且自降附庶
可奪其利而取其民也若只如京西所不能久守側近蕃族
必無降附之理今元昊未進在州之並有勞敝守禦虛費置
可虞又臣非不欲不從衆議則得罪以違命何成敗安危之
機國之大事臣且敢避罪於其間哉臣非不能以上兵自負
須令計擊不管殊處敗事之後謀之何所稍聖意念之則延
路旂行營已文字臣且今部署許懷德文章別臟州旨臣一面
依此間報夏竦韓琦范雍中奏如所議未合乞朝廷取捨旨
方待罪不敢久留此職好以大事之於是行營之號卒不
罷兵亦不從 元昊始借兵未也 朝廷即欲討之著作
佐郎通判睦州張方平上言國家自景德以來既與契丹盟
天下忘備將不知兵士不知戰民不知勞者三十年矣若驟
用之必有喪師蹶將之憂兵連民疲必有盜賊意外之患當

今治邊城欲求其息使未有以爲得歲月之頃以其資撫循萬
士堅城所以謀爲不可勝以待之雖元昊終於必叛而兵出無
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不見勝負不折
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方平所議書奏不可而
議者皆不謂然及既交天下騷動方平又獻平戎十策大略
以爲邊地千里我分而賊專雖屯兵數十萬然賊至常以一
擊十必敗之道也既敗而圖之則老師費財不可爲已宜及
民力之完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
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
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見之謂參知政事宋綬
曰六科得人矣然不果用其策於是召對賜五品服尋以執政
令試學士院餓而曰是舉制策者復何試也辛巳除集賢校
尋遷太常丞知諫院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八十二之一

仁宗皇帝紀十九之二

慶曆元年夏四月辛巳降陝西經略安撫副使樞密直學士起居舍人韓琦爲右司諫知秦州職如故仍詔申敕琦即上章自劾諫官孫沔等請貶琦官三資仍召舊職俾立後効會夏竦奏琦嘗以檄戒福見利輕進於福衣帶間得其檄上知福果違節度取敗罪不專在琦于詔別撫之又比乃奪琦使權 癸未降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兼知延州龍圖閣直學士戶部郎中范仲淹爲戶部員外郎知耀州職如故始韓琦等持仲淹書入西界逆者禮意殊倨任既而日聞山外諸將敗亡周等抵夏州留四十餘日元昊俾其親信野利旺榮爲書報仲淹別遣使與周俱還且言不敢以聞元昊書辭益慢仲淹對使者焚其書而潛錄副本以聞其言凡二十六紙其不可以聞者二十紙仲淹悉焚之餘又略加刪改書既達大臣皆謂仲淹不當輒與元昊通書又不當輒焚其報呂夷簡謂周不稟朝命擅入西界周亦言經略使遣之不敢不從坐削官監道州稅宋庠因言仲淹可斬也杜衍曰仲淹本志蓋忠於朝廷欲招納叛羌爾何可深罪爭之甚力衍言知諫院孫沔又上疏爲仲淹辨上悟乃薄其責 甲申以資政殿學士右諫議大夫陳執中爲工部侍郎同陝西都部署兼經略安撫緣邊招討等使知永興軍仍詔夏竦判永興軍如故 徙秦鳳副部署部署知秦州定國留後曹琮爲陝西副都部署兼經略安撫沿邊招討副使琮在秦州前後凡四年劉平石元孫之敗關輔震恐琮請籍民爲兵鄉以張兵勢於是料簡鄉弓手數萬人賊寇山外還天都劫掠秦隴琮遣騎出設伏以待之賊遂引去琮欲誘吐蕃犄角圖賊得西州舊貢使詢而知沙州鎮西王子遣使奉書曰我本唐甥天子實吾舅也自党項破甘涼遂與漢隔今願率首領爲朝廷擊賊 帝嘉琮策故使間於中 丙午陳州布衣郭京爲大理評事陝西都部署司參謀京事京少任俠不事家産平居好言兵范仲淹薦宗諤數稱之 上召見特命以官 建州布衣徐復賜號沖晦處士復初遊京師舉進士不中退而學易通流衍卦氣法自筮知無祿遂亡進取游淮浙間以易學名數年盡通陰陽天文地理遁甲占射諸家之說他日謁其鄉人林瑀瑀發詩且言詩之所用於樂者忽若有得因以聲器求之遂悟大樂於今九百十二律涵洞次序及鍾磬後余絕詣問以下制度皆洞達 上方留意於樂詔天下求知樂者大臣薦瑀瑀作鍾磬大樂古法復笑曰聖人寓器以聲今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後瑀制作皆不効

范仲淹過潤州訪復問曰今以何卦占之四夷無變異乎復對西方當用兵推其年日後無少差於是與郭京俱召見帝問天時人事復對曰以京房爲卦推之今年所配年月日當小過也剛失位而不中其在強君德乎 帝又問變故與前世何若復對曰如僖德宗時奉天時 帝嘆曰何至此復曰雖然若德不同陛下無深慮也 帝問何故復曰德宗性忌刻好功利欲以兵伏天下其德與時運會故奔走失國僅乃能免陛下恭儉仁恕不難留己容納西羌小醜起自元昊陛下不得已應之雖兵連不解而御之知非陛下本心此時與德宗間而德與之異其氣雖不得無他也不久定矣 帝稱善又問明年何卦復曰乾卦用事說至九五其亢而已 帝又問前代京師其災何所應復曰其兆在內孫其異見矣也命爲大理評事時以疾辭乃賜處士號補其子發試校書郎

徐州兩浙等處世未嘗有異，後爲杭州十數年。翠。五月戊午，以右班殿直閤門祗候趙珣爲閤門通事舍人、陝西經略安撫招討都監。珣初隨其父振在西邊，訪得五路徼外山川邑居道里，凡地之利害，究其實，作聚米圖經五卷。韓琦言于帝，詔取其書并召珣至。又上五陣圖、兵事十餘篇。帝給步騎使按陣，既成，臨觀之。於是陳執中薦珣爲[illegible]經度，呂夷簡、宋庠亦奏曰：用兵以來，策士之言以萬數，無如珣者，即擢任之。珣自以年少新進，未有功，辭[illegible]，賜御[illegible]。使令自擇偏裨參佐，居涇原兼治龍竿城，[illegible]自餘帳處近兵[illegible]，當自得別兵二萬，自將[illegible]。侍雍殿[illegible]許[illegible]將劉滬[illegible]所[illegible]珣[illegible]。數百從入兵溷之衆，以出士皆歡服[illegible]。與[illegible]招之，遂以[illegible]聽命。壬戌，詔入內內侍省都知、內侍省左右班都知比景福殿使，入內內侍省副都知、內侍省左班都知、右班都知比宣慶使，入內內侍省押班、內侍省左右班副都知比宣政使，入內內侍省押班如本官諸司使以上者比昭宣使，諸司副使以上比皇城使，已上從閤門所奏也。呂夷簡初入相，即升都知押班班次，至是[illegible]，於是三入又降此詔。然未關報御史臺，故當時任都知押班者每遇宮則必奏免正衙，議者非之，先此令正言孫沔奏。　太宗初置京朝官差遣院，即今審官院是也。凡中外官任使給既滿，有子或功狀[illegible]紀清白有守、過犯愆數與其主姓名，盡得書之，無所遺。使至闕下，赴院驗歷[illegible]以彰之，此朝家激勵賢才、驅策[illegible]之術也。自後因循，或以歷勘爲轉官之階梯，不復有勉[illegible]之志節，但居官三周，例遷一級，雖數有[illegible]不退，與[illegible]故士大夫以無過犯爲能，是使備[illegible]不肖之人[illegible]

自得不一[illegible]作同坐致資外郡，是以居常則朱紫相望[illegible]王石雜班寄人，更張[illegible]今後其[illegible]官昇朝官，依舊[illegible]年一次磨勘，必明有理述服名者即與轉官，有公私罪者等第降[illegible]功[illegible]者且守舊資，如比足以[illegible]勸[illegible]求者[illegible]人，庶勤[illegible]之間，必激節義[illegible]者衆矣。臣竊[illegible]近臣參[illegible]務式[illegible]之[illegible]又令閤門[illegible]行大禮[illegible]文[illegible]帶職[illegible]諸司副使已上每遇南郊及知雜御史、刺史以上[illegible]許奏[illegible]子孫[illegible]雖推[illegible]深[illegible]求式不已，今臣僚之家及皇親母后外族皆奏[illegible]無定數，多至一二十人，少不下五七人，不限才愚，[illegible]居祿位，未離[illegible]列曹紳，或[illegible]而[illegible]來或從而[illegible]起，[illegible]之[illegible]者而[illegible]律之，能[illegible]存[illegible]則於國家有數之品，給[illegible]人[illegible]之私恩。故使父兄不[illegible]教，子弟不修[illegible]業，[illegible]之[illegible]只害民。若不[illegible]更張[illegible]今後帶職[illegible]正郎只許[illegible]給[illegible]與，人丞郎[illegible]人[illegible]射已上[illegible]人，武職[illegible]比類[illegible]品[illegible]朝[illegible]之[illegible]付大[illegible]定其父制，以[illegible]之法，於是[illegible]又奏[illegible]日[illegible]下[illegible]定文[illegible]班[illegible]人數。事[illegible]近年[illegible]自[illegible]四爲不[illegible]徒[illegible]朝[illegible]制[illegible]年[illegible]何名[illegible]男人數不[illegible]揮[illegible]及約品[illegible]叙[illegible]之[illegible]別置[illegible]中[illegible]省有四品，不[illegible]典制[illegible]所以分中闕之

政不使預外廷之議如此檢節尚存僅陵故事未已求明
制斯在　太宗著令式之文　真宗述成規之訓以詔近習
各謹吹噓所聯崇危尤加約束是以　先朝大臣論列數嚴
行謹端節義深尊心皆好善故不害人出則撫邊方之言歸
則守內廷之職俾之無所不侵官此守使各修職來命今
則欲以都知押班之資升于閤門引進之上擬國家之舊典
起臣下之盛權兆亡殿起居則別班都知實會則不預坐用
異數竊恐行益開向慕僭侈之門多與文武官員同事則列
名銜自卑從規遂致改章程技倖榮顯之榮漸以廣備攸級
制今邊陲用武賞罰是先恤揀官員尚難激勸事將閒于之
人更居侯伯之上切恐將帥之臣恥居其下策勳之際不重
此官大系紀綱事有非細伏望守　祖宗之規式戒左右之
權倖則朝廷之福天下之幸也所有先降指揮下閤門重定
鄧知押班位次更不施行仍乞又奏竊見大學之闕多方內降
莫測當綫陛由請託之端願斷一一朝近官進才求於公之廷
學盛賞假拔中闈侍從諸司官昔惟選之例當絕私謁史臣說
初元陛下勤政有業非惟於公請在必途天下之人打足拥服
成已求此路復啓未知以何事追往事明好公起閒
於此中有從人行少希言隨給所承內斯為悖有行己私
引海銳取于官職務准務再趣不顧難惡皆非風化使然伏
望特發宸衷止絕內降如有合自中出之事令兩府及諸司
仍公執奏勿使門謀上累聖明仍乞別降手詔戒宮中外聞
鞍帷嬪御家嬖所謂侍從大臣借又稱門況隨侍將張
方千曹公其裁擇惟充可任諫官自代　甲午以
罷左工言為工部侍郎提點兩浙路刑獄兼內藏庫長錢
百萬助三司給陝西軍費仍令轉運司預備以於緣邊及

伐不停用度可足治　太祖　太宗盡取川蜀河東江南兩
浙荊湖閩廣南閩粵之地何啻萬里不許逐方私積貨物
當時邊帥京師比以後來賦興無不經度逐州只留資物
費其外每歲前數上供民力所輸租賦無依支不問遠遐
發運經搬描水陸奔湊官用悉責與非暫休凡天下如此
若已七十年今豈非由外以充內自下而奉上若乃又干
戈不行華夏底寧惟是常願絕無他費臣謂都下財貨固當
在處如皇有入無出莫知紀極今諸路運司以逐州貢物之
費征多發餘其間年歲有因發則必須除朝廷有要索則必
煩縣多方搜括旋可張羅若又分外督之不知出於何所朝
廷既行減所運可不敢自遂無計以供使民弁取民若可出豈
復行使民又不材必生怨奴齎損犯不恥則致深直深是元昊
技亂西陲甚士馬目滿甲兵加經治甲兵修備百
役與所需僧非難復借于兵收衆戰中獨之入師不可當
散所得又不過數十萬經何所仰給惟觀田野不行故征布
勸事者尚以財賦若由外以充內自下而奉上爾之不足不
繫于我所自何乎一次也竊聞　太宗皇帝初頁
內帑所伴程口河東收復其實必取之至時不免悉民
今內省所積以備用各處道在役民也其後皆如是不擾下
今元昊前時關中用兵要在安民國其衞兵而以新中府無
用之而方已困之民借財費人大井　太宗皇帝之用
心也四事竊見本朝降祖宗以內臟首官及諸司使副在外若
斗軍職刺史等近百人各同罪保舉殿直京官已上至無贓
私即充遷任者臣聞有德者然後知人之德有才者然後識
人之才無德者見有德必憎非才者見有才必忌惟憎與忌
者固非存公為一才德雖疎憎忌不作其如所見相反所為

渭州時兩人議邊事不合故分任之　壬申徙知耀州龍圖閣直學士范仲淹知慶州兼管勾環慶路部署司事初元昊反陰誘屬羌為助環慶酋長六百人約與賊為鄉道後雖首露猶懷去就仲淹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立條約讎已和斷輒私報之及傷人者罰羊百馬二已殺者斬負債爭訟聽告官為理輒質縛平人者罰羊五十馬一賊馬入界追集不赴隨本族每戶罰羊二質其首領賊大入老幼入保本寨官為給食即不入寨本家罰羊二全族不至者質其首領諸羌受命悅服自是始為漢用　太常丞直集賢院簽書陝西經略安撫判官田況上兵策十四事一曰昊賊并兵侵噬西蕃開拓封境併吞之迹固非朝夕始於漢界公邊山險之地三百餘處修築堡寨欲以收集老弱併驅壯健為入寇之謀初貢嫚書亦未敢擾邊范雍在延州屬使王

三三【八三七之二】【八三】

文恩董先肆侵掠貪小利賊遂激怒其衆執以為辭王師伐叛弔民之體自此失之劉謙高繼嵩等破蕩後橋諸族任福襲白豹城皆指為有功者也無不殺戮老弱以為首級彼民皆訴冤於賊以求復讎此皆吾民受制畏賊而又使世受殺戮毒害人無上下又移皆謂之打虜呼可歎也或謂國家久不用兵所存木練欲使趨功務利習於戰鬭謝然賊衆諸處設備甚謹屢見打族非利俘獲無幾所沒極多如鄜延任政打兀娥族亡三百四人無所獲任政打閒訛堡亡一百九十三人秦鳳部署司打隴波族亡九十六人各獲首一級麟府軍馬司入賊界牽制亡三百八十人斬馘者十八其餘大亡小獲無足言者以此計之實傷損國威取賊輕侮自今宜且罷打族但嚴設守備以俟賊至然後別為之策以破其姦謀二曰自昊賊寇邊王師屢戰不利非止人謀不善抑亦衆寡非敵

近日好水川之敗主帥輕敵諸將既沒不及之知兇皆當斬賊兵有十合餘欲為招集併以援後軍非使已事由劃割以退走自今宜且計陝西雖有兵近二十萬戍城寨三百餘處所留極少逆又欲於鄜延環慶涇原三路各抽減防守駐兵於鄜延會合三川大寨遏衆以備賊至然今鄜延路有兵六萬六千餘人環慶路四萬八千餘人涇原路六萬六千餘人除留諸城寨外若逐路出戰則數少一處要會合聚點檢手下兵併為一陣極不下二三萬人賊若分衆而來猶須刀兵勝負或果戰自須十餘萬衆我以二三萬人當之其勢固難力制若欲以寡擊衆幸於偶勝然非萬全之策必不能以寡敵衆也一將之勝若或得地利或發奇可策非可恃以為常今必敗之形可立見照而恬然坐視莫或為計議者入謂賊若併兵而入則可率他路兵以禦之臣竊每以困既有所得

之【八三七之三】【】

虜兵擄掠朝夕而入他路固無所及矣或因設伏邊民荷重以觀其變則事敗不可復已況不遇破賊民生困食堅積而歸則此苟一日之不戰則可也弱兵後患者豈於前誰去冬在命可官聞士大夫相與言謂小羌不足憂何則故命之初我無邊備故賊擾至關中今危未可知此敗計之失也自劉平石元孫陷沒中外震駭賊若長驅而至亦能當之此二失也近始聞此說謂賊之易與也今觀其兵嚴整討論圖全擇利乃知所謂失策者實賊之得計也且未敢長驅亦猶我之未可深入所以然者王安與勢俱進退懷疑邊防之兵並出其後姦堡之地或斷其歸是決成敗於一舉且勝算故自李士彬被虜劉平等敗沒延州之境蕩然一空自屠山外之民殺掠奔潰已太平且渭州之境又漸空矣料賊今秋來春猶且驅劫而已必使我藩籬盡撤表裏可見然後攻城破

邑斷謀長驅則無後顧之患臣所謂關中安危斷不可以須
朝廷為勇斷之計也斷之勇者在乎發內帑之財募陝西河
東強壯之民五七萬分屯鄜延環慶涇原三路甫及防秋則
以逐處弓手分番戍守城寨而參以正兵每路及五六萬人
以上精加訓練我軍既衆其氣自振也必曰募民兵則衆情
不安增邊戍則大費不贍此循常拘近之論也且民兵之制
祖宗所行范令軍中節者多在加之出財選募非同差點其
中必有樂聞務用者內帑之積祖宗本為用兵今乃其時
也三曰用兵之法當先有部分部分進退權於大將旗鼓旗
鼓常在中軍自西垂用兵每戰必敗好水川之戰任福實為
大將而不能指麾統制以為己任乃自率一隊前當劇鋒矢
盡勢窮而後陷沒忠勇之節雖可嗟閔然論其才力止一卒
之用耳部分不明多則不能辨少則不能勝雖無所勸沮無

卷之三　八十九

所止一有紛亂則其勢北矣欲矯此弊在乎先求大將之材
峻其威權而尊寵之如葛懷敏為鄜延部署若張亢為人至輕當
以偏裨之禮奔走麾下若此令即當誅之乃平牌往來動皆
鈞禮韓琦范仲淹為經略安撫副使葛懷敏見之禮容極慢
上下姑息三軍之士何所法耶夏竦陳執中以儒臣委兩路
不能身當行陣為士卒先至於選擇大將明立部分乃其職
也乞朝廷降詔令更互巡邊乘察邊臣中有材任大將者特
與不次拔擢其驕怯之將從自顧重不為國家盡力者奏罷
之則部分立而功可冀矣四曰自古用兵未有不由間諜而
能破敵者也昊賊所用諜者皆厚加賞賂極其尊寵故窺我
機宜動必得實今邊臣所遣刺事人或臨以官勢或量與茶
綵只於屬戶族帳內採道路之言便為事實賊情變詐重成
疑惑今請有入賊界而刺得實者以錢帛厚賞之城將點利

剛浪崚遇乞之徒皆元昊親信分廂主兵附近漢界出入從
者不過一人若能陰募死士陷賊碎首是去賊之手足王沿
嘗欲用此策但朝廷不惜美官重賂則功豈難圖五曰厝置
都護[illegible]作帳及行賞與教録勳勞其猶有
長史府中功名戶法諸曹得為開府之盛國朝承五代之後
唐歸以後陷西戎輔時朝廷因無意及此今賊大肆殺掠
沿邊屬戶各頗家族心生向背又使數人從行諸為以此賊
諸轄益而邊保無復折殺今新置招撫蕃落司所謂招撫者
非飲食不足以得其驩非賞賂不足以回其意非術變不足
以鼓其動非刑誅不足以制其驕蠻若曹琦在秦州誅首
行戍落附伏比涇原渭韓質秦隴用張僕皆轄琦隨行指使
雖各有武勇至於招撫之術豈可倚耶環慶一路蕃兵素管
什賊營破部族堡數人其戰鬪若綏御有術可得精兵數萬
請分[illegible]之力招撫仍只
令韓琦王沿種世衡張亢[illegible]者賜報部署司其餘知
州通判更不兼管以養正兵萬人一歲之費為招撫之具則
事無不濟曰夾屬戶販鬻青白鹽以求厚利今一切禁絕之
欲以困賊然絕屬戶之利無以資其生太宗朝鄭文寶言
[illegible]以不戰而屈人兵詔自陝以西市之者皆坐死其
後犯法者甚衆戎人乏食寇抄邊郡內屬萬餘帳歸繼遷命
錢若水馳傳視之因詔盡復舊制戎人始漸歸附今日之勢
若得加招撫稍寬鹽禁則屬戶無不得用議者疑邊鎮已管
而又興費不貲非至計也臣謂國家通使唃廝囉欲詰以為用
賜帛二萬以假其部落與賀[illegible]屬戶近成之効而信西蕃
遠[illegible]昊賊破犛牛城築瓦川會而唃廝囉
遂[illegible]城僅安[illegible]其子[illegible]角廝鐸氈自立皆為仇敵尚

不能制矣能爲昊賊輕重邪況通其乃唃廝囉執衍首領之
豪此子一聲余龍有衆萬餘頗取爲温逋奇乃與昊賊結姻唃廝
囉日益危弱今欲以爲國家用非臣之所能知也以近論之
招撫屬戶不猶愈於彼乎六曰環慶路投來蕃部極多良昧
等徼延安之前失屬賊馬奔衝內應爲患欲淡驗亦用界給
曠土使就生業又皆不肯離任坐驟加勉遣則成心動擾或
致生事若招撫蕃落司得人令躬至族帳察其心之向漢者
給公憑開田編於屬戶或度其後必生姦者徙之內地然因
威裁制其盛者蹦藺非權漢未易集事也七曰蕃落廣銳振
武保捷皆是土兵材力伉健武藝精強戰鬬常爲士兵之首
昊賊復畏以爲捍士兵踊躍之方右勁其給之日或不及
東軍之下者振武料錢五百而五十六折六八之又
皆靡敝不堪之物如新添寄招
云不知戰鬬視賊畏死僅者皆以爲笑但冒寵戰爲名而
已若以添士兵請給寧知戰夠請選特支比當使加其數或
別定南郊賞例以激其心則其立功必不在東軍之後矣八
曰沿邊屯戍騎兵軍額高者無如龍衛聞其有不能被甲上
馬者況驍勝雲武二騎之類馳走挽弓不過五六斗每教射
皆望空發箭馬前一二十步即已墮地以賊甲之堅縱使能
中亦不能入況未能中之謂審料邊兵器本虛而減騎軍但
五分得一足矣以一騎軍之費可贍步軍二人而又冗省馬
之煩按實害朝廷莫善於兹也九曰西賊每至漢城寨不料
衆寡須出戰循有稽遲皆以軍法從事使趙奢李牧用兵
夫從任於今巳擭罪必先於諸將矣邊臣甘心死事猶擭子
孫之福不敢持重伺隙自取誅夷今若遇寇大至且堅壁以
守須會合諸路兵馬可以取勝則令出戰若賊衆多而畏懦

不即追討並行誅之十曰主將用兵非素撫而威臨之則上
下不相附指令不如意西賊首領各將種落之兵謂之一溜
少長服習必合之使指既成行列舉手掩口然後敢食慮
長途見疑其謀主將恐其如此所任福在延州各僕謝各往
服士卒不已訓練一旦驟徙河東應前後至東下隊兵系忠
羌陵諸軍將校都不識面勢不得不陷覆今請諸路非
大敵毋得輕換易使總其成功十一曰古之良將以蘋觸
士卒爲先所以然者鋒刃之下死生俄頃臣伏推論恩意以
對其心李牧備匈奴市租皆入莫府爲士卒費趙充國禦羌
戍亦日饗食軍士 太祖用姚內斌董遵誨抗西戎何繼筠李
漢超當北虜各得環慶齊棣一州征租農賦市牛酒犒軍中
不問其出入故得戎虜畏息不敢窺邊近年潘美判江寧府因
造紙甲得與帳籍見曾彬攻江南日和州須次起餘楮閱數
千斤以給戰士近范仲淹在延州奏乞比秦州支米造
酒有司以爲無例而罷今請渭延環慶三州及諸路部署
司並許支米造酒仍都部署司給省錢務令贍足除犒賞
及其餘士卒每一季或下部關或值出入逐須量有所支以
慰勞苦者命將出師閫外之事無不專制財權用度尤宜有
異同今主兵者皆力敵權鈞紛然相制皆國家任人責功之
大體耶十二曰工作器用中國之所長非戎狄可及今賊甲
皆冷假而成堅滑光瑩非勁弩可入自京齎去衣甲皆軟不
足當矢石以朝廷之事力困之使巧乃不如一小羌乎由彼
專而精我漫而略故也今請下逐處令工匠令砧打造純
鋼甲旋發赴緣邊先用八九斗力弓試射以觀透箭深淺而
賞罰之閒 太祖朝舊甲絶爲精好但歲久斷綻乞且穿貫
三五萬聯均給四路亦足以禦敵也十三曰今春昊賊寇邊

棄下攻城之具極為拙鈍此特緩吾備也料賊年 有不
縱欲必須由漢民為鄉户使為先登以攻城邑臣備邊城 有不
守事因可憂今修築城寨雖漸完固其如軍民不知守戰之
策請下河北選守城卒三五人分詣處指教繕完器用大為
之備戰勤必求全常須後患若邊城堅守攻之不拔則亦未
敢長驅而深入也 十四曰昊賊蓄謀欲深寇更讓以自作狀
書非恩信可以漢文令所能動若非天威震赫大挫兇鋒則
其勢必未已緣邊與賊山界相接人民數為所擾入境則科率
掃擾為甚其間山界之民引弓甚勁與賊為戰可謂藩籬也此皆
去賊地近向漢其兩君乘戰勝之氣賊皆散歸東且不備今
路進兵而攻取之抗御者誅之降順者招來之引而東徙之
南徙其間險要可守之地則築堡寨以據之所得土田給與
有功蕃户必不可守則斂兵破盪以弱賊勢諸茍歸則
裁制縱捨制之在我彌患如此則沿邊可安矣 上嘉納之
六月壬午改新知永興軍孫祖德知
河中府新知河中府吏部侍郎范雍知永興軍初命夏竦并
永興又以陳執中知永興及兩人分出按邊而領府事猶如
故及復亦守京兆於是一府三守公吏奔趍往來不勝其擾
自昔未嘗有也 壬辰中書上鏁聽事之姓名 上謂呂夷
簡曰比聞此路以裝儒世祿子孫何其盛也又顧王舉正曰
卿世為參知政事可謂榮矣 左正言孫沔為直史館判大
府寺適以妻從父任中師為樞密副使請罷諫院既貼以館
職仍詔候起居官闕補之 詔陜西諸路部署司自今西賊
犯塞方得出兵掩擊諸族以常其執自餘毋得擅行傲掠貽
用曰沔之言也 丁酉同陜西經略安撫招討使知永興軍
陳執中言朝廷比令夏竦互出巡邊常留一員在關中臣恐
使名甚重而將兵不多使賊界探知轉生狂慮今又奉宣
與夏竦分路屯近邊仍兵不滿萬人苟賊以勁卒入寇動
摧同賊於以為酷之今出師按邊未得指置之勝臣昨與竦
議欲且以靜勝敵整其蹊徑絕其糧餽訓練軍旅漸整
城寨安緝人民然後經營二三年間可使賊勢自歸今復輕
為舉動恐未能敵故役成心竊減趣東望朝廷深此事機凡
有更張悉下臣等詳議方可施行執中所屯涇州今諸部曰
須籍自京至此沿調相不除且復至命悉禁之 己亥陝西
體量安撫使王堯臣言四路沿邊及賊界約二千餘里屯
兵二萬鄜延路六萬八千環慶路五萬涇原路七萬秦鳳路
一萬七千餘分屯州軍將鎮城寨及逐處殘傷不任戰鬬外
總其可用者僅十萬餘人每賊舉一路入寇其所須兵常多
官軍數倍其州之戰李士彬輕下萬兵數萬先被擊虜及為
其用 龍川去延州二里其後除至塞家莊不絕
原家 州二十里較其眾約十餘萬劉平等自環慶
援所將步八千餘人其勢固不敵及再犯鎮戎軍亦不下五
六萬諸將以兵力寡弱又諸路兵未至及披城結陣自固
故所折不多然野人户及西路弓箭手破蕩殆盡今年定
川外其衆如延州之數韓琦在鎮戎軍以見在兵馬盡授諸
將任福等行軍纔萬八千人賊未出 諸將已覆
軍賊凡三至而三勝蓋衆寡之勢不侔也彼常以十戰一我
常以一戰十其為勝負甚明雖議者謂劉平任福之兵由晝
夜馳走奔疲不繼人馬飢渴遂至敗衄然強弱勢異雖使不
飢不疲亦未見必勝之理今須較四路之勢因其事形蓄屯
兵馬以待其來其先涇原路接天都山去賊巢穴為近川
平易可以通大軍若勁騎疾馳則渭州旦暮可至自渭以東

沿涇河大川直抵涇邠路無阻閡彼若大舉爲深入之計須
由此路而原州界明珠滅臧等族其逆多向背明珠雖令招
撫其應命者皆非首領其所賜物色旋送賊所以作鈐披質
驗每賊至當出人馬爲助兼此路見在屬戶萬餘帳從來驍
點山外之戰觀賊入寇道路會戰之處一一如宿計彼之遠來
安能知此皆屬戶爲之鄉導也內路之中今此路最爲急須
益兵二萬屯渭州以備出戰爲鎮戎山外之援以萬人屯涇
州控扼要會爲原渭聲勢如此則可以杜深入之患其次環
慶路素爲險隘之地臣等昨由馬嶺木波鎮至環州川路平
直兩邊雖有土山山外皆爲原谷道交偏僻往往不通土人皆
言此路非險於鄜延蓋賊從來未及此又務張虛聲欲朝廷
不過爲備所管屬戶彊壯人馬約及三萬餘其間向漢者雖
多去年破白豹後擒及幷邠等寨首番族首領違致之力約

者賊寇延州謂其利在虜掠財畜則畜产所有不如山外漢
人之饒其先延而後渭者利於破蕩向漢屬戶闕乏環慶州東
路華池鳳川與賊界金湯白豹相接兼北洛東西谷所距甚
近若分頭入寇則何以支梧今所管兵纔二萬仍分在環慶
二州近發新團立指揮以代舊兵仍不及元數慶州之西七
十里即馬嶺寨北十餘里即皆漢番部殺牛族有彊壯人馬
二千餘皆負險而營自來招輯不至多擾滋漫若更與他族
連結要斷馬嶺則環慶二州之兵不能更相爲援必須益兵
二萬於環慶二州屯近邊城寨來則合力以戰居則分頭以
守亦足以制賊之衝突也其次秦州絕在西南去賊界甚遠
其入寇之路東則自儀州西南生屬戶八王族界經過至水
洛城北是賊界党留等族地水洛城南與秦州治坊床穰寨
相接其西路自山外石門峽正南百餘里至篳篥城輕二都

谷至[illegible]寨[illegible]西乾川谷在古渭州西北約三百餘里
在[illegible]亦合於伏羌然皆與山外城寨相近使若浮入爲
[illegible]之兵[illegible]其餘路今秦州所管兵馬[illegible]二萬七千
分屯諸城寨數亦不及萬雖然點檢其事勢皆有所備[illegible]用
[illegible]須益兵萬人分屯安遠伏羌治坊
[illegible]川寨[illegible]以振東西之來路至則據險守險以
[illegible]山外之兵要其後必未能爲邊患也其次延州自
[illegible]以來西自[illegible]東自白豹寨四百餘里北自與界首
至金[illegible]三百餘里無屬戶人惟東路近界有延川等數千戶西
路有蕃官胡[illegible]其族帳不多賊若[illegible]不出大
舉以[illegible]小利若偏師而來本州[illegible]馬見總六萬分置六將上
下[illegible]足以禦捍不[illegible]今防秋甫近若不益
爲[illegible]兵援便爲[illegible]不細其三路添兵六萬人宜於[illegible]

手內揀本[illegible]以上若取一人刺手背團爲土兵[illegible]
戍[illegible]不至[illegible]
降[illegible]賊之往邊不[illegible]不能入其不
能[illegible]山原川谷[illegible]不回而兵難[illegible]大[illegible]須由
大川[illegible]引而來利在虜掠人
自[illegible]賊[illegible]定川
[illegible]渭州[illegible]故賊不遑
能不入也[illegible]人馬疲
[illegible]路[illegible]以精兵[illegible]射[illegible]伏[illegible]
其[illegible]故賊之患在不能出也賊[illegible]
[illegible]出兵[illegible]
[illegible]無可勝之理又[illegible]路兵馬會[illegible]
[illegible]後[illegible]前年賊[illegible]延川環州[illegible]引援兵[illegible]州取

直羅赤城路入鄜州方至延州城下約近十程北至則[illegible]
出境已數月矣初若自環州取徑道由華池鳳川[illegible]
保安軍出賊之後可速數程乃云從[illegible]路衙接賊界[illegible]
碍戶處恐致不虞豈有被甲執兵擁數千之衆不敢涉沙界
中[illegible]直擄[illegible]請嚴勅部署司今後[illegible]蕃落并及公
人百姓內[illegible]熟知山川道路者揀[illegible]軍往來行路[illegible]今
通事馬每賊至令鄉導即時領兵策應[illegible]
[illegible]
智勇名[illegible]不宜以小故置散地且任[illegible]取
尤不可[illegible]師由是忤[illegible]相[illegible]不行[illegible]
[illegible]西北邊皆有蕃兵蕃兵者塞下內屬諸部落團結
以爲藩籬之兵也羌戎種落不相統一保塞者謂之熟戶餘
謂之生戶陝西則秦鳳涇原環慶鄜延河東則石隰麟府
[illegible]
其大首[illegible]上爲軍主都指揮使副指
揮使軍使副兵馬使以功次補者爲刺史諸衛將軍諸司副
使承制崇班供奉官至殿侍其充本族巡檢者俸同正員
添支錢十五千米麵傔馬有差爲刺史諸衛將軍請給同蕃
官例首領補軍職者月俸錢自三千至三百又歲給冬服綿
錦袍凡七種紫綾三種十將而下皆給土田元昊反先破金
明寨殺李士彬父子蕃部既潰乃破塞門安遠寨圍延州蓋
其籬落先亡矣於是王堯臣建言涇原路熟戶萬四百七十
餘帳[illegible]首領各有職名曹瑋帥本路威令明著嘗用之平
西羌[illegible]備[illegible]
戍軍[illegible]山外皆彼侵擾[illegible]
最重[illegible]此[illegible]之可復得其用請遣人招[illegible]
効用者籍姓名并士馬之數及千人聽自推其有謀勇者一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癸卯
[illegible]
進有此表則射近則以刀楯[illegible]彼蕃騎雖衆見輒[illegible]兵
必遂奔潰然後以驍騎夾擊[illegible]勝者[illegible]歷代用兵未有經
畫及此其陣法臣已授[illegible]頗知兵望特賜召問此神妙之
機貌[illegible]府[illegible]降詔[illegible]擢[illegible]職官其後
[illegible]者以爲[illegible]用云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八十三之二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八十二之二

仁宗皇帝紀十九之三

慶曆元年秋七月戊申朔[illegible]御[illegible]觀文[illegible]以下前臣

己酉上謂輔臣曰[illegible]都分[illegible]於凡與本路部署[illegible]懷德

不能同心協謀何由了邊事宜各都部署司戒[illegible]令同協力

[illegible]安且擇[illegible]之 御[illegible]知[illegible]張元

[illegible]日久人心[illegible]兵門已[illegible]異致重以求民力彫[illegible]不堪

持[illegible]令[illegible]臣之所以者十事[illegible]師[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外[illegible]制不[illegible]號令不明訓練不至[illegible]或不相[illegible]或中

賊之詭計或自我之貪功或左右前後自不相救或進退出

入不知其便或兵多而不能用或兵少而[illegible]持權

者所遣或因[illegible]將之所[illegible]或人馬困飢而不[illegible]或出川阻

險而不[illegible]調此皆將不知兵之弊也未聞[illegible]致敗之由而

[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雖徒發兵馬亦未知必勝之理臣之所疑者一也去

春賊至[illegible]川諸路發援兵而河東秦鳳各踰千里涇原環慶

不下十程去秋賊出鎮戎又遠自鄜延發兵且千里遠鬭豈

能必勝如賊已[illegible]乃是[illegible]勞師徒罷[illegible]吏[illegible]別路於人如此

不戰而自[illegible]臣所疑者二也今鄜延副都部署許懷德[illegible]眾皆

勾[illegible]環慶兵馬環慶副都部署王仲寶[illegible]發兵[illegible]涇原秦鳳[illegible]

界[illegible]亦[illegible]都路雖今互相策應然環州至[illegible]州十四五驛直

路亦不下十驛涇原至秦鳳又遠于此若一處有事宜皆發

兵赴援而此路[illegible]又入[illegible]已困欲責其功何由可得臣所

疑者三也四路軍馬各不下五六萬朝廷竭力供億而邊臣

但言兵少每[illegible]更增十萬人亦未見成功且兵無節制一

弊也無奇正二弊也無應援三弊也主將不一四弊也兵分

勢弱五弊也有此五弊如驅市人而戰雖有百萬亦無益于

臣所疑者四也古人教習須三年然後成功今之用兵已
二年矣將帥之中孰賢孰愚攻守之術孰得孰失累年敗衄
而居邊要者未知何謀設更數年或未殄兇國用民力何以
克堪若困之以他寇則安危之策未知如何臣所疑者五也
今言邊事者甚衆朝廷或即奏可或使延奪以聞或劄下經
略或不令下司前條方遂施行後令復即衝改胥吏有所緣
之勞官員無看詳之暇邊陲軍政一無定制臣所疑者六也
夏竦陳執中皆朝廷大臣凡有邊事當付之不疑今州軍文
書下詔令每有更命則錄付如者處申奏則令[illegible]朝廷指
揮如此則何必以大臣主事臣所疑者七也前[illegible]兵嚴
允官以省費今陝西乃日增員且如制置青白鹽使副招撫
巡部使臣等十餘員所占兵士千餘人請各減約萬[illegible]各有
都大提舉馬鋪器甲之類又請用一例移到兵克敵制勝[illegible]
捷廣銳宣毅等指揮又未嘗團立教閱但費軍廩不與[illegible]
臣所疑者八也國家所財用以贍軍今軍士有手藝者皆兵
之官每指揮抽占三之一如延州諸將不出即有兵二萬除
五千守城之外其餘止一萬五千若有事宜三日內不能團
集況四十里外便是賊境一有奔衝緩急何以枝梧臣所疑
者九也陝西教習鄉兵共十餘萬人其中無賴之輩各挾尺
籍心藏因大豈無姦盜雜於其中苟無措置他日為患不細
臣所疑者十也乞暫許臣赴闕面陳利害如以臣言狂率不
可用則乞重行降黜乞不報　辛亥詔以冬至有事于南郊
時議者或謂西兵未息請罷大禮　上不許　癸丑　上謂
輔臣曰古人良將皆能與士卒同好惡而同其甘苦故衆心
親附切聞邊臣多執獨見偏裨之屬罕蒙接[illegible]其[illegible]而服[illegible]
今將佐日久情義軍政屈下情可通而士樂為用也　王[illegible]

臣又言昨安撫陝西體問得延州鎮戎軍清澗[illegible]山外三敗之
由皆為賊[illegible]誘致我師將佐不能據險[illegible]而多倍
道趨利[illegible]其疲頓乃與生兵合戰賊[illegible]鐵鷂子衝突以
步奚[illegible]王則鋒不可當遂致掩殺[illegible]不思預[illegible]以懲
前失之咎也今防秋是時望敕王兵之官常練[illegible]遠設
探候遇賊入界先度遠近[illegible]不以[illegible]後[illegible]得
輕出[illegible]以其[illegible]成[illegible]　命[illegible]同州[illegible]
鄜[illegible]　甲[illegible]
鄜[illegible]乙丑[illegible]
起居[illegible]乙亥[illegible]在
蕃官[illegible]向背者[illegible]以
之奏可[illegible]是月[illegible]八
月[illegible]
世[illegible]以[illegible]萬人[illegible]壬午[illegible]湖南路轉運使大常
博士[illegible]知[illegible]用[illegible]中[illegible]不下[illegible]在湖南率民輸
錢[illegible]二十萬[illegible]語
克欲[illegible]下知諫院張方平又奏[illegible]請[illegible]
物不[illegible]大[illegible]知[illegible]州[illegible]
甲申[illegible]曰　上謂輔臣曰[illegible]中
而有[illegible]不欲[illegible]成功[illegible]大[illegible]
方[illegible]大[illegible]以[illegible]
布[illegible]對曰陛下[illegible]以率[illegible]聖[illegible]
之[illegible]曰[illegible]欲明[illegible]
近[illegible]乙酉[illegible]中君臣[illegible]於治
[illegible]一[illegible]林[illegible]紳之言也紳言[illegible]宗
故事[illegible]今[illegible]前代得失之[illegible]繪[illegible]以備[illegible]諫官[illegible]

乎亦言唐室台綱於今最近請取其可行於今有益明政者
日錄一二條上進茲亦貫通見錯借參論之意也 丙戌
同陝西經略安撫使知永興軍陳執中言賊圍鄜府有只河
之限難於援救且河東一路介于二寇若昔危合而刈洗目
其兵庶大於關中宜急募敢死士權給禁軍錢糧衣賜不刺
面分隸主將與官軍並用賞且加等罰亦減科俾之勇奮
悅附候賊平願在軍者從與之籍欲歸農者官拼其從役
大民為一路招討安撫使合兵屯要其節制所貴束於賊衝
丁亥詔南郊禮近中外毋得以生辰至生日有所獻 罷天下
舉人納公卷仍權知開封府吳育言自唐以來禮部采名
譽觀素業故預投公卷今有封彌謄錄一切考諸試藝則公
卷為可罷詔從之 戊子屯田員外郎集賢校理曾公亮右
正言直史館同修起居注梁適考試鎖廳舉人及舉人有武官
親戚若在五逆別差官試鎖廳舉人自此始始用貢院之請
閏十二月庚寅詔以曾公亮曾江人曾子也 詔入內內侍省
御藥院內東門司取 先帝時及天聖初條貫比較近年內
中用度增損之數以聞 麟州言元昊以前月戊戌攻鄜州
城是月乙酉屈野河西山上白草平距城十五里設寨而戍
破寧遠寨寨主侍禁王世亶兵馬監押殿直王顯死之
便捷增益復領兵攻府州城中官軍六千一百餘人居民
亦習戰城險且堅東南各有水門崖壁峭絕下臨大河賊緣
崖腹微徑魚貫而前城上矢石亂下賊死傷殆盡轉攻城北
而士卒復力戰傷者一千餘人賊乃引退縱兵四掠焚蕩
發窖藏又然聚屍 麟府二州皆在河外因山爲城最爲
險固刈河東轉運使文洎以麟州餉道遠儲食不足以援
康張亢領并州兵萬人出合河關掩擊虜殺銀城七破

之遂麥豈麟州此為河外之直道自折德扆世有府谷乃犬
河通保德州街邨尚以使府人遂為麟之別路故河關路
而弗治洎將復之未及而卒及洎子彥博為河東轉運副
使遂通道振城而州有積粟可守城中素乏水圍既久士卒
渴乏或勸知州苗繼宣取污溝之泥以飾埤元昊仰視曰謀
謂我無濟瞷不三日漢人當渴死今尚有餘以污誅給我也
斬之城下解圍去 已丑中書樞密院言臣發在京神衛等
二十指揮赴河北路詔權遣赴并代路以圖麟州危迫故也
辛卯知淮陽軍將作少監張琬爲右諫議大夫知陝州當攻潞州
入見上言元昊不可輕備以兵出更宜擇任將多當自服僅
內修百度賜兵儉如 祖宗故事則強事不足為陛下憂也
壬辰二司言兵久屯陝西而軍費不足尤籍天下酒權之利
請較監官增所增課特獎之奏可 知諫院張方平言臣承
之諫省及今未五十日凡內臣外戚除官之類還轉者且二
十人大則防團刺史小則近職要司伏以從陛用兵將士暴
露狂賊有鼎沸之勢王師無寸尺之功宜增爵賞以待動勤
矢石之下鋒刃之前以首爭首以命博命于朝報賞之際未
宜有特恩殊命及之昔今惟惶發侍膳附近殿分受寵動
需厚賜至于方伎雜類恩澤過宜伏乞翰審明威福之柄深計
安危之本與谷親近宜致天下讒說宜興執政之臣今後即有
特旨內批請非次不正除授必須詳酌事體奏其或傳求
過分宜爲條約禁止詔並依前降指揮常切遵守 知諫院
張方平言伏見宣差朝臣分路往陝西河東京東西路於前
來點充強壯弓手中揀選身分須充軍人分配宜毅保捷指揮者
臣切思此般事體深有斬衛微臣上禪國論諫列不便事件
及臣思所見如左 自太宗初降勑命點差強壯弓手之時民間

喧然皆言此時點差以強壯弓手為名實欲籍為軍籍勑下
發下丁寧再三宣諭以朝廷點差之意只要各護鄉閭必不起
從征戍郡縣多方安輯民情猜疑及經去冬教習並放歸農
鄉閭稍稍寧以少定然若在弓手之籍者居常搖心恐只自
疑每聞一使出行州縣輒相驚動謂朝廷有調發今此介下衆
如民所素料此後命令無復可信此其不便一也且兵命令之上
召情願緣先來點差弓手多是畏避家例皆衣食無闕之
有情願充軍之人自聞所差朝臣已相與讀云此來本為朝
廷充在侍聊若至郡縣與人熟慕家財與官吏追致之兩相揚
所差使臣盡以朝行其事尋常所見之人復與郡縣官吏材
術足任者無幾今既設以賞利惟知用心千略若其只是之田
臧式致變生不測若修衆興聚相激呼聚萬一為盜即更為盜
陷此其不便二也所差使臣既與郡縣官吏抑迫百姓令伏
充軍即須團結押赴京師充軍之人既非情願其上路因
與親戚離別方有悔心中道逃散安能防遏既不敢各歸本
土聚依藏捕遠近相擁展轉結連或數萬之衆有謀乘虛驟之
疏備其勢一擾必勞兵鎮此其不便三也今京東西路頗為
飢歉民既艱食居常猶為盜賊一夫首難奔赴必多此其不
便四也強壯弓手各在郡縣未嘗興發若朝廷用漢代更之
術內者防秋之法入耕出戰為防戍則是歲不失業其不
之備不須給糧之費常得丁壯之人今既籍為正兵使之更
當則其衣食財用終身仰給縣官此其不便五也已籍御札
冬至將行郊禮恭達郡縣尤宜寧靜今忽而大可收拾而不
可勝者自此也綏之斯和動之斯危古有七德安民為本惟
規未非敝猶不救若又迫之甚啓亂也則朝廷之憂不在四
郊夫禍起所忽患生有所秦之勝廣漢之黃巾隋之唐黨

皆始于烏合之衆此不便六也凡此六患昭然在目不可不
深慮不可不過防臣以一介賤微見識淺近誠不足以參預
論竊聞知謀但以職在陳嘗忝有犯無隱故陳與某子新裁擇
臣謂陝西河東其近蕃州郡乞將前來點差強壯弓手等中
分其半成漫每九月分秋至二月放歸歲一代更留其半防
守本州以時訓練當就戍之時依出軍人例支給衣糧
賜日支口食並民以以籍之為兵者令陸州皆鋒刃矢石
之難且重其鄉土終身與親愛婚姻永相隔別此其大戚也
今若番休迭戍然是不離本鄉其身無事庶得休息營業
晉 大小來皇帝籍河北之人以為鄉兵于時識者亦憚其失
業蓋不若因兩河強壯使之捍邊壯者入籍老者出役不衣
庫帛不食廩粟遇不開成民不去世役何在乎富而後
為官軍也又謂于時籍鄉兵之際因大軍方集之威猶恐其
亂乃密識諸州郡刻期一日而集衆故民雖疑謀相煽不復
及之今朝廷既已強籍之名人為必籍一事命兩制近令使
一路周環三二十郡須員十數千里或夫能期到但行文移
州縣官吏方日各承所見異同捨起但恐使人一出民心一
搖後雖悔之成功難及復朝廷徐加圖議事不煩改追是所
、泳路轉運司只可依前去處勾當實天下幸甚國家之福
也疏入不報力乎用疏力言之亦不報 乙未 不是留曲州
知州許某王節度使歸朝監押一班奉使歸作祿得指使三
班借職侯乃先之始王公在於州遣其乞從幽州不報不過
掖州界附 鄭洪走馬承受陳香都統元昊依解府開其死
傷者一萬餘人 上謂輔臣曰此輩若不驕我以欲綾諸路
經制一兵爾可令鄜延京路等司嚴飭邊備以契丹歸明人
趙英為洪州觀察推官賜緋衣銀帶及錢五萬更名至中至

忠宣為契丹中書舍人得罪挈其孥來歸[illegible]
中書詳。知諫院張方平言：「賊叛命，王師致討，分命重
臣為之統帥，故授夏竦陝西招討等使，四路軍政皆所制之，
空閫專征之任，一歲師徒不出，出則喪敗，寇惟不來，來必得
志。控要城寨，殘蕩無遺，沈內屬蕃部略盡[illegible]
刃屈若天下兼幹兵，去歲劉平、石元孫之沒[illegible]今春
任福之敗，咸以韓琦經略中外，皆謂朝廷威罰不嚴，責為太輕。
然循示撫從，微寬嚴論，豈有將握大眾，坐觀寇至，至于覆道
殺將喪師，國損威而曰我不預知，是故用為統帥也？自三代
至于春秋列國，凡起師旅，未有其君不任戎事者；自漢至
唐，興兵舉衆，未有元帥不身先士卒，在於行陣者。從漢段紀
明征羌十餘年，未嘗處安[illegible]身許國[illegible]
殄疑有如是之臣，則陛下何愛[illegible]人之[illegible]後
喪師非賊能敗我，我自敗之。凡諸路[illegible]今招討司統領宜申
會不失之，已即失之，縱勇者不得施其力，知者不得專其謀，
而又更恐相攻，異同相疾，人無適從。且朝廷設此司，所以使
臂指相用，首尾相應，王衆謀於獨斷，通諸路為一家，近如蹄
府之閫，雖非陝西所部，然為統帥，苟急國患，則未能請行，執
政猶須遣師境上，助為聲援，陛下遣救使[illegible]偏
師使速制賊後，而逗遛立異，終不奉命，至使賊如踐無人之
境，因以平豐府兩州，遂厭州今雖僅存，然已孤絕，如秦人視
越人之肥瘠，一不動念。但恐涇原、鄜延即有警急，亦未必能
知臂指首尾之相救也。若還諫其官與之二郡，遂其自全之
計，精擇諸路守將，人自為功，量其寨務配之兵力，仍於永興
益置重兵，以為諸路根本，春秋擇重臣巡邊，秋則嚴御備之
力，遷其軍馬入就屯牧，命守將修治城塹，守制器用，以待防

秋之教令，秋則閱習訓練之法，嚴鬼備之術，常官吏勞能以治軍
戰。以與按賦，與塗漕，以通貨食之計，以嚴戰守之備，但邊城
能堅守，已足收賊。若將帥各盡其用，未有不為國建功者也。」
九月戊午，詔鄜延路自今又且許懸重賞購西賊。庚
戌，鄜延都鈐轄張知卿、內上閤門使、忠州刺史張亢為并
代鈐轄、專管勾麟府軍馬公事，代康德輿也。時元昊已破豐
州，引兵屯琉璃堡，縱騎鈔麟府間，二州閉壁不出，民乏水，欲
黃金一兩易水一杯。朝廷議棄河外，守保德軍，以河為界。未
果，因徙亢使經度之。亢單騎扣府州城門，門不啓，亢曰：「我新
軍官也。」出所受敕示城上，既入，即開門，縱民出采薪芻，汲澗谷。
然虜騎猶出鈔掠漢田，亢以州東焦山有石炭穴，為築東
勝堡；下城旁有蔬畦，為築金城堡；州北沙坑有水泉，為築安
定堡。置兵守之，募人獲于外，腰錢與持兵衛送者均其得，辭
禁兵敗北無鬥志，乃募役兵夜出，伺隙道邀擊虜，斬首以歸明戰
俘有級來獻，亢犒勞之，衣以錦袍。禁兵始慚，奮曰：「我顧不若
彼乎？」又縱使飲博，士窘乏，幸利皆願一戰。亢知可用，始謀擊
琉璃堡，使諜伏賊寨旁草中，見老羌方炙羊髀占吉凶，驚曰：「明
日當有急兵，且趣避之。」皆笑曰：「漢兒方藏頭膝間，何敢至此！」
亢知無備，夜引兵襲擊，大破之，斬首二百餘級，虜棄堡遁去。
乃築宮城寨於步馬蒜揮路。鄜延都監、西京作坊使、賈
州刺史王信為本路鈐轄，兼鄜路都巡檢使。信初為鄜延都
監，始至之夕，虜衆號數萬傅城，軍吏氣懾，不知所為。信領勁
兵二千夜出西門，與賊戰不利，失其前鋒，因按軍不動，遲明
賊亡東山，檄軍乘勢而下，擊走之，追北，大獲而還，虜壞敗。
信又出兵招賊，降其衆。壬子，知永興軍范雍請下三司
舉官於河東，市鐵州軍鑄大錢以助陝西軍費，仍罷與元守

所請改小錢錢從之　乙卯以權鹽鐵判官刑侍御史蕭定基
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判戶部句院王琪並提舉計度京南
京西荊湖南北路鹽酒公事琪言四路民間鹽不足而米歲
不給請以定米折茶復命制置發運使楊告取以給官
琪言天聖初嘗以荊湖鹽估高詔斤減三錢或二錢自後利
入浸損請復舊估可歲增緡錢四萬詔從之制置司又言比年
河流淺涸漕運艱阻商旅皆欲具請量增江淮兩浙荊湖六路
糴鹽錢下三司議三司奏荊湖已嘗增錢餘四路二十八州
軍請斤增二錢或四錢詔俟河流通運復故既而制置司又
罷轉般倉於江州益漕船以備令舟以運因請六路五十一
州軍斤增五錢詔增五錢俟漕船足復故
十萬六千餘緡　戊午杖殺中書守當官周卞于都市坐於
內降度僧敕內添益童行三十四人也事既覺開封府按
餘人而不照會吏知制誥富弼時糾察刑獄白執政請以吏
付開封執政指其堂曰公即居此無為近名弼正色不受其
言曰必得吏乃止執政滋不悅初劉從德妻遂國夫人王蒙
正女也嘗出入內廷或云得幸於　上後獲譴奪封罷朝謁
久之出入如故諫官張方平冉以疏論列皆留中既而有詔
復封遂國弼繳還詞頭封命遂寢而制惟給事中得封還詔
旨中書舍人繳還詞頭蓋自弼始也　寶元初青州人趙宇
上書言元昊必反宰相以為狂責授文學參軍福州安置及元
昊反所謫弗受遂逃至京師復上書且言劉平必敗而與謀者
敗宰相益怒下開封府令所司以任官無故亡法劾宇司錄
陳希亮奏之取宇所上書付所司治即其言驗不當加責宇
由此得釋劉平既敗乃授宇青州司馬宇復上大衍陣圖及
兵系統七篇也未以宇為環州軍事推官　廣南東路轉運司

言南人邵保至占城國見軍賊鄂鄰等百餘人留於其國
中詔本路選使臣二人持詔書齎賜占城國王諭執送鄰等
于闕下餘黨令就戮之始鄰與儋州兵逆戰海中值大風有
告鄰溺死者州以事聞提點刑獄南昌表札獨以是日風勢
趣占城鄰未必死也既而果得鄰於占城　乙酉知秦州韓
琦復為起居舍人知耀州范仲淹復為戶部郎中上疏曰
[illegible]　臣數年來將命奔走未嘗寧息
赴陝以纔踰年敵兩犯塞皆會賊至既不能親冒矢石應
機制變而但激勸將卒申明賞罰以忠義繼夜實忘寢食所期
立分寸之効以報陛下用之之意六年來未助順諸將自用
而有山外之敗至使明詔之志不克遂然尚有討虜前敵以擇
去重責俞安術興師雖陛下亦不以臣一失驅策而不用
竊以西賊叛命以來言邊事者甚以萬計皆人持所見鄙忠
才上而朝廷審聽納纖悉必行臣謂大抵欲保疆守境愛
民者用若多矣所謂保疆守境者則曰賊眾我寡不可較力
但來則收民閉壘示以持重勢設之外不暇救也殊不知承
平以來沿邊之民日以繁盛所居必近田畝有蓄積至廬舍
使樂土重遷自去年九月賊犯鎮戎軍之後經略司累處置
竿城臨押馬為其勸誘山外之民入居城寨而難致為久終
不移徙但悼論其故則曰今細民一家大率數口耕穫之時
老幼皆須在野至於伐薪汲水悉使其用既令入保城寨不
唯無所居止兼薪水以求亦須市買以此日在田野或來者
始逃避或則合家被害又自環慶抵於涇原沿邊萬戶數十
十萬自來以官軍勢弱不能保全皆有去就之意功罰若以
見屯之兵為保境之計則處歲月之間必是民去其舊掠盡疑
內地諸族萬戶皆與賊合沿邊城寨數百里外田野一空淮

存以嚴則敗計獲皆何從而出以分散之今欲於要害之地求
知何時可息茲患賊既知無後患則席勝深入關輔未必
不掃乎所謂愛民者用者則民為邦本不可重困況兵以
卒漸可救若但守禦不必其多則可以省料斂之一策
之苦矣殊不知賊勢未弭邊患滋大日朘月削所傷益多斯
皆利於近而害於遠顧其小而遺其大矣豈為國家長久之策哉
不然大以　祖宗之德業陛下之仁聖天下之富力而使小
羌常遂併吞之一策不敢與較但謂彼衆我寡而為盛
民之計豈不惜哉臣所以盡忠竭慮不敢不自今鄜延
涇原環慶之三路除駐劄防守兵馬之外可以各抽一萬人聚
於鄜環二州臣今為陛下計者莫若於鄜環之間東
益兵三萬人揀用有勇略將帥三五員統領訓練先於三路
曲遠設斥候於春秋西賊舉動之時先據要害賊來則會駐
劄之兵觀釁掩襲併力擊之又於西賊未見點集之時常出三
州已整之兵深入大掠或破其和市或招其種落或焚其積聚
拓地廣招強人別立經制以助正兵凡有勝賊者均分會兵
密行破蕩諸族亂此事勢自然無與賊就之意然後可臨使既不
能為亂則可以嚴責時要且一樂勿使與賊交通剔其餘儲
省費備乃繁三分之一分助邊用以今給賜漸除閒官使行
間覘賊則動靜知行遏盛略則那移邊餉食指如此三
二年間賊力漸屈平定有期誠皆以勞永逸之長策也今
兵數多豈可驟然招置臣謂揀剌上兵各有
行興不行則異行之又何難哉且土兵既壯則分送其
衛士六千補騎及神衛龍騎等軍依條例揀東兵漸可代還以
實京師兵強幹弱之間則內外安矣　益州草澤張俞者
試校書郎俞鄭人倜儻有大志遊學四方屢舉不第

准詔上書論邊事知州楊日嚴薦俞召試舍人院辭不赴
賜俞同王拱辰安撫西川又稱其才詔令赴闕俞辭以父老
復上書論遣使諭北虜俾與西賊相攻所可中國之力若
貽青唐相依為援則陳治天下之要且曰既失之東隅當收
之桑榆朝廷其言詔俞所上書郭不及也於是就命
以俞為判官送其父頭許之隱居青城山後六詔驛
遣辛不起　先是范仲淹以員外郎張旨通判川依山無外
城旨將禁之州將以書險敵必不來旨不聽城且就寇
大至乃聯巨木補其缺守以強弩晝夜不相聞首累日民
心衆恐旦有野馬絲數千旨為獨賜作卒乃東望呼萬歲
賊以為救至州與井民取河水以飲掘斷其路晝夜門閉
兵擊賊少卻以官軍使爾家使民出沒役以求道草料
居民乘城力戰賊敗傷者衆遂解去以功遷都官員外郎皆
河內人也　鄜州都監王者令賊首杖
谷遇虜破之又破虜青唐羅部帥戰于何夜斬首三
百八十七級焚蕩驛騎獲馬牛羊駝器械以數十計遷閤門
乘城拒關晝夜三十一日始解去特選西頭供奉官代還屬
猶扑道不通以為內殿崇班麟府路都巡檢使出同
烈將張岊護糧道于有浪大至與戰出乃分兵出其
後夾擊之復與岊合斬首六十五級又入兔毛川賊衆三萬
戰以兵六千陷流矢中面鬥不解會潰又斬首百八
十六級自踐死者以數千遷閤門使副使張岊為谷人
以貲為將有膽略善騎射太平中西夏觀使阿遇首
子來歸阿遇州約還子然後歸所虜麟州人
子而阿遇輒背約安撫使遣岊詰問岊徑造帳中以逆順詰
阿遇阿遇語屈留岊共食阿遇抽佩刀貫大肉啗岊岊引吻

執刀食肉無所憚阿遇復弦乃依舊射[illegible]
神色自若阿遇撫其背曰真男兒也因曰又與[illegible]
起馬[illegible]發兩矢連斃二兎阿遇驚服遣[illegible]
虜如故約川將補為來遠寨主[illegible]首領俄易[illegible]
馬時年十八名動一軍[illegible]
麟府庭兵[illegible]以教練使從折繼閔破浪黃党兒兩族射殺數
千人斬[illegible]首[illegible]以功補下班殿侍三班差使[illegible]
中人從賜軍不至麟州[illegible]不得前[illegible]
同事遣[illegible]騎[illegible]十往護之至青眉浪[illegible]賊[illegible]
煩[illegible]拔矢[illegible]奪其馬十二匹而還[illegible]府州攻[illegible]城[illegible]
南隅陴下賊將登毀[illegible]曰城破矣[illegible]乘陴大呼令兩人持[illegible]
人來賊為之稍却衆心遂安飛矢中右目下身被三[illegible]
督守又帥死士開關護州人汲于河北闕船城中不乏水以

勞遷右班殿直伏賊游兵往來境中[illegible]
府州直路[illegible]至寨[illegible]遇賊數千分兵迎擊[illegible]
奪兵械馬數百[illegible]
步卒九百人護之大敗賊於龍門川[illegible]
賊于[illegible]寨改左班殿直[illegible]宋永誠[illegible]
遇賊[illegible]松[illegible]賊以精騎[illegible]戰[illegible]
[illegible]乘勝而進賊皆奔[illegible]特改[illegible]頭供奉官[illegible]
殺[illegible]賊[illegible]將[illegible]一日數戰[illegible]
州刺史郎布移守貴[illegible]寨[illegible]禮賓副使 又有王
吉者麟州[illegible]官州被圍[illegible]
繼[illegible]問須幾人從行吉曰今虜騎百重[illegible]
服挾弓矢[illegible]胡人[illegible]出遇虜[illegible]
而晝伏夜行[illegible]告急[illegible]

吉復間道入城城中皆呼萬歲及圍解[illegible]使
吉真從工部[illegible]數千人[illegible]遇虜數萬[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不得[illegible]令吉戰若吉
人勝死未晚也[illegible]使其左右數人[illegible]虜當
盡斬[illegible]所部先登射殺虜[illegible]
虜[illegible]死者[illegible]虜戰[illegible]十八[illegible]戰
罷不[illegible]請入虜中求之吉[illegible]曰此[illegible]王吉
[illegible]何以求為[illegible]以至乃[illegible]
如此真我子也吉每與虜戰所發不過一矢即[illegible]
入[illegible]數人[illegible]後及[illegible]張弓挾矢之[illegible]
卒[illegible]前後數十戰[illegible]
張[illegible]不至[illegible]官 癸酉降[illegible]
使王[illegible]將[illegible]使[illegible]刺史

康[illegible]院副使[illegible]供備庫使[illegible]
先是[illegible]羅為[illegible]
[illegible]賊[illegible]
[illegible]賊[illegible]
[illegible]以告德[illegible]羅[illegible]不可不[illegible]
入[illegible]今日[illegible]耶[illegible]者[illegible]羅[illegible]
[illegible]以問所親所親[illegible]不得行
之[illegible]不決以問所親所親[illegible]
折繼閔[illegible]至以告[illegible]不[illegible]之[illegible]知其
來[illegible]後河川入[illegible]欲入城
德[illegible]降賊或[illegible]賊殺不可[illegible]
[illegible]按兵不出戰[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不敢出及豐州[illegible]

數里三日而還居民望見以謂夜半至皆擁其所有入保城郭彥博以其事聞於上責及之然亦坐不出戰其他上功者悉開也　太常丞直集賢院田況為右正言　乙亥詔天下立義倉自乾德初詔置義倉未久而罷明道二年詔復置之不果景祐中集賢校理王琪上疏引隋唐故事請復置曰以唐正觀中自王公已下墾田畝稅二升其實大率至[illegible]後曰上戶以降計戶出粟亦使不均今宜令五等已上戶計夏秋二斛別輸一升隨稅以入水旱稅減則免輸州縣擇便近處置倉貯之領於轉運使今以一中郡計之正稅歲入十萬石則義倉歲得五千石推而廣之其利博矣因言明道中最為飢歉國家欲盡貸飢民則兵食不足故民有流亡之患是時兼并之家出粟數千石即補官是豈以爵為輕與特發民滋物不獲已而為之爾與夫豐歲收其羨餘之入於天下之
[illegible]
廣為無窮之利豈不大哉且兼并之家占田常廣則義倉所入常多中下之家占田常狹則義倉所入常少及水旱賑給則兼并之家未必待此而濟中下之民實先受其賜矣損有餘補不足天下之公利也事下有司會議多[illegible]復上其議　上納之已而眾論紛然以為不便[illegible]
[illegible]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八十二之三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八十二之四

仁宗皇帝紀十九之四

慶曆元年冬十月戊寅河北轉運司請許人修諸州城凡二十一州從之時聞契丹將謀入寇也　知并州楊偕言今雖得強壯者萬人未可以應敵請益本路官軍六七萬人詔報曰自昔邊防悉用土兵鎮訓練何如所募強壯若能以時閱習與正軍參用何為不可以應敵邪始元昊入寇偕請選強壯萬人[illegible]臨陣無紀律則士不用命入發[illegible]在路逃逸及臨陣退縮不畏號令請以軍法從事詔如其請并人大[illegible]轉運使及彥博奏罷之
[illegible]
丁亥知并州楊偕言麟豐二州及寧遠寨皆在河外與賊接界[illegible]之輸以仕縣官而麟州歲費緡錢百萬今豐州[illegible]為賊所破[illegible]塞距麟州百四十里[illegible]州之間可以為[illegible]用[illegible]其地四面[illegible]有小泉河西[illegible]又有白塔地亦可建一寨以屯[illegible]又河西[illegible]故士見利則進否則固守之[illegible]則不繼[illegible]則難守所以遷遠而就近非為[illegible]也若謂麟州既遷[illegible]是不知夷狄[illegible]不能以久[illegible]其來居以[illegible]耕[illegible]地我於河西出偏師以[illegible]彼安能持[illegible]故臣謂遷有五利不然則有三害[illegible]國用[illegible]民力利一也[illegible]火山及嵐石州沿河一帶賊所出路[illegible]二也我[illegible]則河冰雖合賊不敢[illegible]而東利三也商旅往來以通財貨利四也方[illegible]時得[illegible]兵馬五七千人沿河張軍勢利五也

令麟州轉輸東勞財費斗錢若內猶不還以河東之民
困於調發無有已時害一也以孤壘餌敵害二也若賊入寇
援兵斷絕害三也且州之四面屬戶遭賊驅脅殆盡然一旦土
存孤壘猶四支盡廢而首面心腹之獨存也今救兵又與西
賊共謀待水合來攻河東若朝廷不思禦捍之計而修無益之
寨是求虛名而忽大患也況靈夏二州皆唐漢古郡一旦棄
之一麟州何足惜哉 上謂輔臣曰麟州古郡也咸平中嘗
經寇兵攻圍非不可守今邊欲棄之是將退而以黃河為界
也其諭佾速修復寨以援麟州 壬辰同判太常寺呂
公綽言曰歷代郊祀配位無側向 真宗示輔臣封禪圜臺
祀昊天上帝不以正坐其皇地祇坐之今修任封上帝宜
當于位 太祖 太宗配位宜比郊祀而針對之禮役有司
不諭 先帝以告成報功所以從祀之意請如南郊攝位候到
祥符側置之又東西向北上之禮臨時揮一太宗宜在
自今南郊 祖宗之配並以東方西向為尊位詔可公綽又
言郊廟簠簋數皆准古而不貫 酒五齊三酒以明水明酒有司相
承以為有司此郊廟大地配位唯用祀祭酒分大中祠位二升
小祠位一升上一尊酌獻一尊飲福宜詔禮官考法制齊酒
分實尊罍其不取明水對明酒實於上尊禮官以周禮鄭氏注
周禮五齊三酒惟引漢時酒名擬之而無制法請仍舊用祠
祭酒一等壇殿上下尊罍有司每設空器並相制以井水代
明水酒正配位酌獻飲福舊用酒二升若各增一升從祀神
位用舊升數實諸尊罍從之 甲午徙判永興軍陝西
使忠武節度使陝西馬步軍都部署兼經略安撫公事邊招討
使夏竦判河中府知永興軍資政殿學士三部侍郎同陝西
馬步軍都部署兼經略安撫沿邊招討使陳執中知陝州陳

雍舊在朝廷久任西事頗依違顧避人之無功又與執中論
議多不合皆上表乞解兵柄而諫官張方平亦請罷竦統帥
執中又言兵尚神密千里受命非所以制勝宜置四路各俾
鎮圍與方平議論略同朝廷是之於是兩人俱罷始分陝西
為四路焉 樞密直學士起居舍人管勾秦鳳路部署司事
兼知秦州韓琦為禮部郎中樞密直學士刑部郎中管勾涇
原路部署司事知渭州王沿為右司郎中 龍圖閣直學士
戶部郎中管勾環慶路部署司事兼知慶州范仲淹為左司
郎中 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管勾鄜延路部署司事兼
知延州龐籍為吏部郎中並兼本路馬步軍都部署經略安
撫沿邊招討使 丙申詔三司副使自今須資序深者並如例補
內起復侍衛鐵副使張錫丁母憂而三司使姚仲孫請特起
復之遂有是詔 辛丑詔陝西用
兵以來本路所入錢帛及內庫所出并緡錢以上下金帛不
可勝計而饋運猶不備宜令本路都部署司經略使以助
邊費 先是知諫院張方平又言竊見元昊拔命以來王
師數出無功內外輸送艱苦於今自陝西四路河東麟府
遠近皆轉輸供給天下為之勞弊而解嚴息甲未可以日月期
也臣所以恐朝廷有滿賊中事多云賊為兵二年賦常供運
然重於舉衆故必敢今乃能一入邊可成等未能有救尺寸
之地而絕其常賜禁諸關市令賊中尺布可直錢數百以此
揣賊情安得不困夫夷狄得志則驕逆窮困則卑順然其業
已與大國為仇縱有悔心勢未能自通故朝廷雖欲招來而
非時無名也亦難果入內南郊大禮宜特推曠恩以示綏懷
之意或特降一詔戒自今之赦文其辭意大略則曰夫王者以
天下為家含生之類同不是育況朔方靈武河西五郡是皆

上頃自德明以來常保外臣之節朝廷恭待甚渥去
年元昊遣使來稱男不蕃稱戴欲借竊位號緣其附順二十
餘年忽此奔陳不無疑駭見情未審遂陛興兵使邊人不寧
遭罹塗炭今觀邊謂成慶澤大行乃發西顧惻然於念勸於
撫循吾且悔之自今夏州或有使人至邊願通奏朝廷毋得
邀絕令邊臣受而上聞且從告邊臣以謹守封略勿擊殺伐
之意竊詳塞上戎擇邊臣之有名望者單使以諭上旨延彰
朝廷德義之厚而與損威重之體且戒於其稱落自尊大久
矣向者不請但欲自稱兀卒之號當國者慮其不宗各此衆
名遂成爭端陛下若徇其前請加以虎肝則啓使天下知陛
下深誠遠慮為生靈計至于天地鬼神亦當助仁而怒逆若
賊心猖然自肆逆恢不移亦足以驕怠彼情激怒我衆夫兵
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使成奴隸任賊有自焚之勢成敗可以
為計矣議者或曰賊自入寇絕不赴何間之有令雖招懷之
徒見自稱賊貴甚心于臣以為昔羌賊之為邊患比元為驕
悍有謀略昔劉明方靈武陷於羌地數千里而其衆自大強
方是時繼遷雖不為六谷所敗勢亦不支故其死時戒德明
曰爾當傾心歸順朝廷如一兩表未蒙開納但連上封章所
祈具聽故德明歆附畢世不渝今賊非繼遷比也不幸而其
初叛而我守邊匪人是故賊果得志而其衆皆為虜之利向
使我與大戰彼無大獲而以賊之虐用其下專虐疲弊況諸
戎首為助乎今國家廢畫邊事守邊益固何待持久用兵財
用可濟始使其來與所掠獲即賊必自窮今外則其歸路以
為後圖縱賊未懷於國何損或曰賊雖欲懷我心可保乎即
有且嘗邊備得以徽乎臣以為昔景德初契丹大入河朔
先帝親駕北狩于澶州虜主始遣使議通和俄又其統軍達

覽中伏督以死和議遂定于時邊陲亦依戎心徹夢備邊請
繼好至今于在朝廷所以撫約控馭而已今寧邊之事戎敵
千萬用師以來係累殺戮不啻十萬人故自古以來論邊事
者莫不以和戎為利征伐為害蓋謂此也願陛下廷召二
府大臣商量計而施行之 上喜曰是吾心也命方平以疏
付中書呂夷簡讀之拱手曰公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十一
月丁未朝以方館使桂州刺史高繼宣為恩州團練使權日
天武四廂都指揮使知并州河東路經略安撫沿邊招討使
八揚告也借宦夕六事丁朝一罷中人領兵事二徙麟州三
以便宜從事四黜免尉兵五募武士六專補授且曰能用臣言
則受命不然則臣一朝往雖之侍罪矣不止乃罷知邢州 詔
江饒池三州鑄錢監鑄鐵錢三百萬緡以備陝西軍費 右
正言集賢院田況言錄我樞用使方數百里常被西賊寇
鈔無復耕稼今鄜延中之方耗竭內之錢糧可瞻延州保安
軍糧芻費皆更仰他路則邦計虛匱可憂臣謂宜以賊
馬所殘丁人耕種之地大興營田以所揀退保捷軍馬五百
人置一保竝募補人夜每人給田若干營田官一員令以時吏
種藝暇則教習武藝以備戰鬪今老弱羸殺皆而壯者悉被
驅虜將來縱有歸業皆家貧無業然未能自耕其田土並官為
收買之如願復舊地者以官所種田畝半給之庶幾農田不
荒而邊計可紓也 丙辰以京城穀貴發廩粟一百萬斛減
價出糶以濟貧民 詔延州若元昊擧遣人投進表章即且
拘留之先具事宜以聞若今僞官持私書至則須候朝廷處
分然後報之始用張方平議也 甲子朝饗景靈宮 乙丑
饗太廟奉慈廟 丙寅祀天地於圜丘 大赦改元蠲陝西
來年夏租十之二麟府今年夏秋租及來年夏租保安軍今

年秋租盡蠲之元昊背惠以來屢求歸附然其欲嫉氏叩東
爲讀詔詞是以拒而弗受況河西士民素被王化賊之父母
豈不閔傷自今御邊臣但謹守封疆訓練軍伍非因戰鬬毋
得枉殺老幼及焚燒族帳國朝將帥之臣素有材勇名著
委中善門下求訪其子孫特與錄用自今功臣不限品數賜
私門立戟文武臣僚許立家廟已賜門戟者仍給官地修建
令有司檢詳制度以聞 [illegible] 京
東密登二州皆煑海爲鹽密州場一登州場四南京及兗鄆
曹濮濟單廣七州軍食池鹽餘皆食二州鹽官自爲而禁民
私販及當淮南路許八州軍皆施禁[illegible]之令户
輸租錢其後兗鄆皆以壤地相接請罷食池鹽得通海鹽收
算如淄濰等州許之自是諸州官不貯鹽而歲廣役百姓藝
[illegible] 是月以[illegible]陝西[illegible]知延州范仲淹附奏攻守二
議曰臣竊觀西事以來每議攻守未見適中或曰必行進討
以明平定臣謂諸路進討則兵分將寡氣不完盛絕漠風沙
迷失南北饋運輜重動有抄掠賊之巢穴復阻河外其可將
不能護至若遊騎寇掠并兵來援一路每有朝旨令入界牽制
其如將帥未盡非有素定然輕進不知所闕但求虛弱之
處以剽略爲功既不能大振兵威固不能少分賊勢此進討
牽制之無效也或曰宜用守策則來則禦之去則勿逐臣觀今之守
邊多非土兵不樂久戍又無營田必須遠饋久戍則軍情以
殆遠饋則民力將竭歲月綿遠恐生他患此守禦之未利也
臣竊聞西寇曾無寸勞夙夜營營莫有所補而未識往昧終
無發明今採於邊人而成末議固不敢謂其可用亦不敢望
其必行在朝廷以衆議參之擇其可否如無所取乞賜寢罷
臣議攻曰所謂進討未利則又何攻臣切見延安之西慶州

之東有賊界百餘里侵入漢地中有金湯白豹後橋三寨阻
延慶二州經過道路使兵勢不接策應迂遠自來雖曾攻取
然切障之恩據守之謀漢兵纔回邊患如舊臣謂此賊要衝
大舉朝廷必令牽制則可攻之地其在於此可用步兵三萬
騎兵五千 [illegible] 軍行入界當先布號令生降者賞殺降者斬得精
[illegible]
獲者賞老幼婦人者斬非者併力以戮之服者厚利以安
之逃遁者勿追疑有質也居者勿遷俾安土也乃大爲城寨
以據其地 [illegible]
[illegible] 後城寨堅當留土兵守之方諸舊寨必倍其數使
兵令適明以安撫之 [illegible]
必嚴其戒打賊大至則閉壁候召援兵 [illegible]
[illegible] 堅壁清野以困之小
至則陂險設伏以待之居常高估入中夏秋營田以助之如
此則可分彼賊勢振此兵威得延慶兩路軍馬協於應援
所用主兵官貴使得勇決身先者居其前 [illegible]
可用策權者居其次 [illegible] 使白中可當一
隊者參於前後有心力幹事者營於城寨 [illegible]
臣觀後漢段紀明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錢五十四億
三冬三夏大破諸羌又觀唐馬燧造戰車行則載甲兵止則
爲營陣或塞險以遏奔衝臣以此路山阪大車難進當用小
車二千兩銀絹錢一十萬以賞有功將吏及歸降番部并就
糴芻粟次利延州環州之西鎮戎以東復有胡盧泉一帶蕃
部與明珠滅臧相接阻環州鎮戎經過道路明珠滅臧之居
此接賊界多懷觀望又延州南安夫故綏州四十里在銀夏

川口今延州兵馬東渡黃河北入嵐石却西攻府州[illegible]
府梁溪益以故綏州一帶地界沮斷須過道路[illegible]
[illegible]如此取下一處城寨[illegible]
更得一處為勝守之策比之朔去甚還此前為便[illegible]
以空觀而戍居絕漠之外長河之北何遠得險未易可取建
官置兵不用祿食每恐邦犯邊一毫之物皆出其下國[illegible]
救未嘗聚秦[illegible]則不然遠戍之兵久而不代負[illegible]
懷鄉國之望又日給廩食月給庸錢春冬之衣銀[illegible]
道不絕調用民力日以屈之軍情愁怨[illegible]
兵之患界夷狄[illegible]
貴與漢[illegible]漢趙充國屯田大獲地利遂破先零[illegible]
征伐之中令帶甲之士[illegible]大功克舉數年
之中所存[illegible]置屯田大獲八年河西收二十
[illegible]
六萬石魏鄧艾四十四萬石孫武子曰[illegible]利而
利之使食其地之已穫又役其人民之力故[illegible]
徭役無怨讀之[illegible]延州見知青澗城种世衡[illegible]
本處新興田利今聞僅獲萬石臣觀今之邊寨[illegible]
土兵以守之[illegible]獲[illegible]
其勤公收其利[illegible]之患久可息矣且使其兵役家寨下
重田利昔由地勢父母妻子共堅其守比之東兵不樂田利不
昔由勢復[illegible]若功相遠矣[illegible]
徵朝廷許行此道則委臣舉擇官員約古之義酌今之宜行
於處[illegible]雖戎狄時[illegible]我
中國此[illegible]以[illegible]上兵乃手之力以置屯田為守之利也
然臣觀前英雄之略中有蕭張決勝千里下有百戰之師
以四十萬眾困于平城乃約匈奴和親至高后文景代代如

之不絕[illegible]
於寧[illegible]
之勤[illegible]
[illegible]
經[illegible]
須且堅兵設候[illegible]
有姓[illegible]內外[illegible]大下[illegible]
萬里[illegible]以文[illegible]天下[illegible]
故肯[illegible]
不能用[illegible]
無者[illegible]
給附[illegible]
總而[illegible]
[illegible]
兵頭[illegible]延州已出兵打[illegible]
川[illegible]
緣[illegible]
利害不[illegible]
出朝廷指揮諸路入界[illegible]
山外[illegible]七一千
餘人衣甲器械不少今來河東[illegible]
內撲川又折却使[illegible]四百五十餘人器械不知數
日承[illegible]出入前後左右[illegible]
陳前後左右[illegible]朝廷兩
度[illegible]中使[illegible]未到其如鄜道
出兵[illegible]不敢不進[illegible]
功惟[illegible]還十度得功不補一敗[illegible]

何澤坐朝廷而察之不慕也使於諸路將兵入賊可以所
從過且大小賊為大入須至今節制今於都省及行如將
約束出兵攻一處無少敗事仍起兵城據其要害出於節制
或可成功如賊至大入則各務節守省勞持重以待救至除
之患則不出此謀中自朝廷詳酌[illegible]十二
月丁丑同太監王[illegible]修纂[illegible]萬[illegible]以[illegible]同修
元符錢　知永興軍資政殿學士[illegible]部[illegible]錢
大興王尚書左丞始與修[illegible]城[illegible]使下詔止役籍
皆詔而趣成之及論祀定川[illegible]不與不發兵
[illegible]　甲申翰林學士承旨丁度[illegible]修[illegible]居注
崇[illegible]可放天下欠負　己丑翰林學士王堯臣等上新
修崇文總目六十卷景祐初以三館秘閣所藏書其間亦有
謬濫及不完者命官定其存廢因仿開元四部錄為總目至
是上之所藏書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然或相重亦有可取
而誤棄不錄者　韓琦言前日出外之戰諸將多亡沒所部
兵眾故不可一概問罪今不立法制則各務生全且使以亡
將亡為意若人數不多則軍法可必行請陝西河東諸路
部署許置親兵百五十人鈐轄百人招討都監等七十人月
錢二百其出師臨敵主將亡沒者非斬從之　乙未進
魯國[illegible]永嘉郡夫人林氏為韓國賢和祐聖夫人
右千牛衛大將軍宗寶為右羽林衛大將軍　進封[illegible]
人張氏為修媛　戊戌詔資政殿大學士[illegible]今[illegible]

乾隆御覽之寶
天祿繼鑑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八十三之一

仁宗皇帝紀二十之一

慶曆二年春正月庚戌詔近分陝西緣邊為四路各置經略安撫招討等使自今路分部署鈐轄以上許與都部署司同議軍事路分都監以下並聽都部署等節制違者以軍法論用范仲淹請給樞密院宣及宣徽院頭子空名者各百道以勸賞戰功及招降番部從之　丁巳命翰林學士聶冠卿權知貢舉初端明殿學士李淑侍經筵訪以進士詩賦策論先後俾以故事對淑退而上奏曰唐調露二年劉思立為考功員外郎以進士止試策滅裂不盡其學請帖經以觀其學試雜文以觀其才自此沿以為常至永隆二年進士試雜文通文律者始試策天寶十一年進士試一大經能通者試文又通而後試策五條皆通為中第建中二年趙贊試以時務策五篇論表贊各一篇以代詩賦大和三年試帖經略問大義取精通者次試論議各一篇八年禮部試以帖經口義次試策五篇問經義者三問時務者二厥後變易遂以詩賦第一場論第二場策第三場帖經第四場今陛下欲求理道不以雕篆為貴得取士之實矣然考官以所試分考不能通加評較而每場輒退落士之中否特係於幸不幸願約舊制先策次論次賦次帖經墨義而勑有司並試四場通較工拙毋以一場得失為去留詔有司議稍施行焉　自元昊反聚兵西鄙並邊入中芻粟者寡縣官急於兵食且軍興用度調發不足因聽入中芻粟予券趨京師榷貨務受錢若金銀入中他貨予券償以池鹽由是羽毛筋角膠漆鐵炭瓦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猾商貪人乘時射利與官吏表裏為姦至入椽木二估錢千給鹽一大席為鹽二百二十斤虛費池鹽不可勝計鹽直益賤販者不行公私無利朝廷知其弊乃命三司使姚仲孫詳定以度支員外郎范祥權陝西轉運副使往經度之始詔復京師榷貨務請聽商人以實錢受券及已受鹽未鬻者計直輸京官錢乃禁州軍民間鹽悉收市入官為置場增價而出之復禁永興同華耀河中陝虢解晉絳慶成十一州所賈官鹽其以衛州已上之地聽商人入蜀者折博務以永興鳳翔聽人入錢若蜀貨易鹽趣蜀中以售詔皆用其說　京兆府布衣□□夫□□不仕樞密院仕行虔之召見論邊事甚詳悅令中書試論　真宗用种放故事請言士大夫有口才者未必能成事必請試之乃以為校書郎秦州觀察判官□□□□也　知慶州范仲淹前奏攻守二議言略以為□經□□使兵馬□□非良將假令□□次以精兵□將守城□傳禦敵設揀候制其奔衝見利則進觀勢而動遂可以久能持久則可以固非臣與都路其相應援力有便宜之兵以關仲淹復奏曰國家大事曰文而已西戎背叛邊鄙公卿大夫爭進計策而未能副陛下憂邊之心臣議攻者謂守則示弱議守者謂攻必速禍非二議空不能合也臣所至延安初請復諸寨為守御之備又以來其休兵撫遠一介不招納之意朝廷以群言之輿未暇外務臣領慶州日夜思之乃知攻有利害守有安危何則若攻其遠者則害必至攻其近者則利必隨守以土兵則安守以東兵則危臣謂攻遠而害者如諸路入則將無宿謀士無素勇或風沙失道或雨雪弥旬進則困大河絕漠之限退則有乘危扼險之憂臣謂攻近而利者在延安慶陽之間有金湯白豹之阻本皆漢界沒為賊境漸延要兵

焉之援爲害漢兵男之而鼓而往來物貨皆取聚比城堡中之
地如別路入寇數百里外應接不及則當遂爲諸制命鴻白
劉等寨可乘虛攻之因險設陣布車橫截不與騎交擇其要
地作爲城壘則我無不利之虞至於合水華池鳳川平戎安
遠德靖兵寨其中擾則可就近治固非平備之須也又環州
定邊寨鎮戎軍乾興寨相望八十餘里二寨之間有胡盧泉
今蜀戎兵此義者朝那二郡之交其中有明珠滅藏之族苦
朝那之西秦亭之東有水洛城實爲之限今若能之在由後
進兵據胡盧泉爲寨以斷賊路則二族自安官無要害之又
隴二川二驛始至知進修水洛斷賊入秦亭之路則有其二
非徒通二路之勢因以張三軍之威也臣謂守二人十其則安
若以其習山川道路之利憚公用其手之變征又在之在益
數勇之等謂守以軍兵則危若其發則出十用戎以其聚
之
其地則因利乘用民力日窮上心日離他變之生出於不測
臣所謂攻宜取其近而兵勢不可守宜圖其久而民力不困
招納之策可行於其間今奉詔宜令嚴加捍禦觀變而動臣
隣酋協心而共圖之又觀敵又謂彼無騷動則我不侵掠臣
恐賊從一隅遠在數百里外應接不及須爲牽制之策以沮
賊氣至時諸路兼兵豈能安坐如無素定之畫又無行營之
備若當牽制之時必然無措縱見利而莫敢進雖觀釁而莫
敢動良會虛逝邊患有常坡土之人日助賊勢不可不爲之
謀也願朝廷於守策之外更備攻術彼寇其西我鬭其東彼
逐其東我鬭其西庶有備而不行豈當行而無備也所謂備
者必先擇將召將相將帥使宜從事少幾務名官順之指
恐可行之日奏請不及臣前曾遣人入界通往來之則或更
有人至不可不答如朝廷先降密旨令往復議論於半年之間

當有成事若謂邊將之恥未必而不欲何則臣恐諸路尹有
不大兵聪益大賊攻者結諸番并勢合謀則御之之難且自
[illegible]以精動而我之所長必全用兵必固之所有也[illegible]
之不可[illegible]不可取則當任其所有臨其所長此[illegible]
[illegible]也臣前知起用每放納蕃納十二萬知西蕃二十萬一
萬二入[illegible]以兴蕃搏其二郡之入而思天下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人宗[illegible]大宗御書等額于右上
[illegible]使宮中全吊有
[illegible]以爲[illegible]東內居民及軍[illegible]附
[illegible]外城凡十里以五二百[illegible]十月
[illegible]
[illegible]
知[illegible]以韓琦[illegible]有
功首從一契[illegible]使致書[illegible]開南地知[illegible]
[illegible]以開其[illegible]與吳取相結[illegible]
心[illegible]以[illegible]以敗且[illegible]入之路預爲控守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咸平[illegible]
[illegible]進士[illegible]試有一長
[illegible]選又選命館
閣[illegible]上下指籍
不容毫釐之私一長也引試三日詩賦所以見才藻策論所
以觀才識四方之士得以盡其所蘊一大也[illegible]兩月[illegible]

研究差次可以窮功悉力三長也殿試考官泛取而不擇一
短也一日試詩賦論三篇不能盡人之材二短也若校不過
十日不暇研究差次三短也若曰禮部放牓則權歸有司臨
軒唱第則恩出主上則是忘取士之本而務收恩之末也且
歷代取士悉委有司獨後漢丈吏課牋奏副之端門亦未聞
天子親試也至唐武后載初之年始有殿試此何足法哉必
慮恩歸有司則但使禮部次高下以奏而引諸殿庭唱名賜
第則與殿試無所異矣辛巳詔罷殿試而翰林學士王堯臣
同修起居注梁適皆以爲 祖宗故事不可遽發越三日癸
未詔復殿試如舊○知延川龐籍言近奉詔詳范仲淹所上
攻守之策及仲淹近遣本州推官張問至其延慶二州合
力出兵之議臣竊唯虜衆之聚者權不過十日而利於速戰
短於攻城彼攻我城則常多死傷我速與戰則屢致敗衂若
諸城寨有樓櫓矢石芻糧水泉之具即虜之使攻師齊與久
擢野無所掠就使十日不退我以重兵乘之龍費而動誠得
全御戎之體爲一定路力不能支須至用仲淹之策然由德
靖出師路緣洛河洪春泥濘步騎難進若久留賊界人心多
搖川谷之險皆可以邀擊我軍意外之虞恐不能盡如豫算
或寇深患大亦不免與仲淹合謀而入攘也而攻也仲淹所
陳守則主軍則安用東兵則危今土兵之數但多而難於招
募東兵亦未可去也且當撫馭訓練與營田減冗費爲持久
實民之計賊來則力禦之有隙則間諜之以俟其變且西羌
之俗歲時以耕稼爲事略與漢同近年屢有點集人多失業
每入寇邊部計其掠獲未足償其所費人尚不樂若堅壁清
野使無所得則勢必蒸窮心必益怨歲月之間變必生心
危勢動招納之策始可行爲仰料朝廷固不吝財化其以安方

隅但深思極慮體行大於此耳 丙戌太常博士天章閣侍
講林瑀落職通判饒州先是瑀奏詔撰周易天人會元紀其
說用天子即位年月日辰占所直卦以推吉凶且言自古聖
王即位必直乾卦若漢高祖父 太祖皇帝皆是也書成上
之詔學士院看詳皆言瑀所編纂事涉圖緯乞藏秘閣詔賜
瑀銀絹各五十兩是御史中丞賈昌朝言而折瑀所言不經
瑀與昌朝辯於 上前由是與昌朝有隙及是瑀又言 上即
位其卦直需其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燕樂臣願陛
下頻出宴遊極水陸玩好之奉則合生體當天心矣 上駭
其言以問 太宗即位直何卦瑀言兆乾卦問 真宗對亦
然 上始厭瑀之迂誕昌朝因劾奏瑀儒士不師聖人之言
專挾邪說罔上聽不宜在經筵 上以問輔臣曰人臣雖有
才學若瑀者污隋終當以形法逐置絲瑀而舍著作佐郎守文
院檢討趙師民爲崇政殿說書師民臨淄人也八歲喪父哀
慟如成人九歲能爲文家貧借書讀已輒還之倍其速而
問皆已成誦舉進士時曹瑋李迪在青州聞師民名遣人軺
請乃見既試禮部四方士環觀通衢中劉筠知舉獨置坐席
于部堂上所以告生皆當謹從之天聖末考中第一或曰師民乃
青之大姓麻氏甥麻氏豪侈踰僭被殺親屬坐師民不可
以先多士遂降等及第孫奭辟兖州說書領諸城主簿師民
淳閑謹樸自以家貧父及夏竦尤所奇重稱爲儒從事 於論其
文行乞用內子恩授以京秩除齊州推官青州教授史天平
軍節度推官年五十來京師近臣張觀宋庠王堯臣龐籍韓
琦明鎬列薦爲國子監直講兼潤州王宮教授改著作佐
郎宗正寺丞加集賢院校討林瑀既逐師民遂代其任 已
丑崇儀副使王整同提點河北刑獄詔整不當假六宅使奉使

及朝今北使過境恐詐其官不同特須改北使額知諫院張
方平言伏以崇儀六宅頗爲超越北使之來提點刑獄不須
賓主之禮雖存職使人豈知即以假官爲嫌而遽改授
別路每歲所遣使介例皆假官以行回而致緊之爲深戍在
拜之例今政之大弊爲多倖人塞其蹊隧猶不可若又啓之
何以爲政知整之誠有是請原情深涉欺詐必朝廷懲沮纖邪
修明法度不惟直停恩旨願當下從史議別行遷斥以戒爲
臣整辱從官　乙未詔貝宛符究州大雄軍澶州各備兵
馬十萬人芻糧二年及鎧甲五萬副　又詔河北路提點刑
獄視所部州軍城隍壞隳者葺修之　又詔河北諸州強壯
自二月後並赴州閱習委知州擇其強勇者刺手背爲義勇
軍不願者釋之而存其籍以備守禦城也自是強壯從籍矣
詔始下人情洶洶河北轉運使李昭述案界日行數州開
五九五
諭父老衆始安　辛丑以新知澶州保靜軍留後王德用爲
保靜軍節度使契丹將渝盟上起德用於曹州復留後知青
州不數日改澶州入見　上流涕言臣前被大罪陛下幸赦
而不誅今不足辭命　上慰勞曰河北方警報卿威名鎮撫
爾又賜手詔以遣之即拜節度使　三月乙卯御崇政殿賜
進士楊寘等二百三十七人及第一百二十二人出身七十
二人同出身寘察弟初試國子監禮部皆第一及是帝臨軒
啓封見姓名喜動于色謂輔臣曰楊寘也公卿相慶爲得人
授將作監丞通判潁州未至官持母喪病毀卒無子賜其家
錢五萬米麥各五十斛絹五十疋（賜物在四年）　丙寅賜諸
科及第并同出身者四百七十人又賜特奏名進士諸科三百
六十四人同出身及補諸州長史文學　中書言三司每歲
買紅花紫草各十萬斤民不能供給止買五萬斤禁中及外

人牋給紅紫羅帛者給絲價　己巳契丹遣宣徽南院使歸
義節度使蕭英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劉
六符來致書曰弟大契丹皇帝謹致書兄　大宋皇帝粵自
世修歡契時遣軺封祇殊兩國之名方冊紀一家之美蓋
欲洽於綿永固將有以披陳切緣瓦橋關南是石晉所割迄
至柴氏以代郭周興一旦之狂謀掠十縣之故壤人神共怒
廟社不延至於貴朝　祖先肇創宋業尋與敝境繼爲善鄰
暨乎　太宗紹登寶位於有征之地才定并汾以無名之師
直抵燕薊羽召精銳御而獲退遂致移鎮國強兵南北王府
並內外諸軍彌年有戍境之勞繼日備渝盟之事始終反覆
前後諳悉竊審專命將臣往平河右炎涼屢易勝負未聞兼
李元昊於北朝久已稱藩累曾尚主克保君臣之道實爲甥
舅之親設罪合加誅亦宜垂報邇者郭穎特至杜防又回雖
具音題而但虞詐諜已舉殘民之伐曾無忌諱之嫌營築長
堤填塞隘路開決塘水添置邊軍既潛稔於猜嫌慮難敦於
信睦儻或思久好共遣疑懷曷若以晉陽舊附之區關南元
割之縣俱歸當國用康黎人如此則益深兄弟之懷長守子
孫之計緬惟英晤深達悃悰適届春陽善綏沖裕先是西兵
久不決六符以中國爲怯且厭兵因教其主聚兵幽涿聲言
欲入寇而六符及英先以書來求關南十縣正月乙巳邊吏
言契丹泛使且至朝廷爲之旰食歷選可使敵者群臣皆憚
行宰相呂夷簡舉右正言知制誥富弼入對便殿叩頭曰主
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　上爲動色壬申命弼爲接伴弼以
二月丙子發京師至雄州久之英等始入境遣中使勞英
稱足疾不拜弼謂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拜今中使
至而君不起此何禮也英矍然起遂使人掖而拜弼啓英等

自以虜先違盟約及其從者皆有懼心可動故弼與之開懷
與語以鈎得其情英等以故亦推誠無隱乃密以其主所
欲得者告弼曰可從從之不從更以一事塞之王者愛養
生民舊好不可失也弼具以聞及英等至命御史中丞賈昌
朝館伴朝廷議所欲與不許割地而許以信安僖簡王允寧
女與其子梁王洪基結昏或增歲賂獨弼以結昏爲不可初
虜主不宗兄若號太弟挾太后勢用事橫於虜中皆自通
書幣上欲以今使答之令昌朝問六符六符對曰此於太
后之意然於本朝不例也昌朝曰即如此而欲以吾求知
親白帝直安心乎六符不能對既而虜惡弼駈結昏之議率未
授弼禮部員外郎樞密直學士將使弼報聘故也弼曰國家
有急惟命是從不敢憚勞臣之職也奈何遽以官爵賂之固
辭不受

仲淹巡邊至環州州屬羌陰通虜爲邊患仲淹謂种世衡素
得屬羌心而青澗城已堅固乃奏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龐
籍請留世衡詔仲淹更擇人仲淹言非世衡則屬羌不可懷
詔從仲淹所請有牛家族奴訛者倔強未嘗出聞世衡至遂
郊迎世衡與約詰朝行其族是夕大雪深三尺左右曰地險
不可往世衡曰吾方結諸羌以信不可失期遂緣險而進奴
訛方臥帳中謂世衡必不能至世衡蹴而起奴訛大驚率其
族羅拜聽命又有兀二族投虜僞補世衡招之不至命蕃官
慕恩出兵討之其後百餘帳皆自歸莫敢貳因令諸族置烽
火有急則舉燧介馬以待又課吏民射有過失射中則釋其
罪有辭某事請某事輒因中否而與奪之由是人人自勵雖
婦女僮僕皆精於射虜不敢復近環州初世衡在青澗爲
吏所訟以不法事按驗皆有狀龐籍言世衡被荊棘立青澗

城若一切以法則邊將無所措手足詔勿問及得環州龐籍
拜且許曰此心腸鐵石也今日爲公□矣　夏四月戊寅命
權御史中丞賈昌朝右正言田況知諫院張方平入內都知
張永和提舉三司使姚仲孫同議裁減浮費先是方平奏疏
言伏見西事已來應副邊備天下被其勞久自賦斂增數
倍當時朝廷以爲用兵之際權宜應急過可承以爲常今邊
防稍已寧而緣邊戍守未能撤備四方添置兵數亦甚多
內之所增賦斂今猶復有何以副天下百姓之望朝廷所以
經畫裁減者止謂費財用紓民力以厚爲之備今乘無事之
間宜可使指陳其利不必講求於久之計若遂括然掎於
兵爲之民力日困財用日貴難以善於後矣令內自三司
外至發運轉運使凡掌財利之官籌書則倉猝不暇給皆暇
爲國家生民遠慮欲乞於兩省已上官選差才敏之士

三兩員就三司與使副據國用歲計之數量入以爲出下貨
物之弊事通天下之有無校其利害之原以革因循之弊旋
具事節先奏中書密院陳兩府必久遠可行者奏上取
裁若細碎一事與人損益徒成煩擾不須施行所冀助財用
紓民力爲今之切務也於是又言天下切務惟兵食之原
在三司而三司事務紛錯簿書明領遠不暇出意及國家根
本之原故臣去年曾上言乞於兩省已上官選差三兩員就
三司與使副據裁計之所入約中外之所費務用之法則推
其輕重緩急之物則通其有無參考利害之原剗革因循之
弊所貴財用紓民力助三司均節不果從事之間急請又
境之策臣恐民力日窮國用日匱在朝廷重以生事然今且
令三司將天聖中一年天下賦入之數及中外支費之籍與
收一年比並條上則國家之大計可較而知矣如是而可以

經久則善如其不可則豈得恬然不深慮也前所上劄子伏
乞更賜詳擇　庚辰詔以右正言知制誥富弼為回謝契丹
國信使西上閤門使符惟忠副之復書曰昔我烈考章聖皇
帝保有基圖惠養黎庶與大契丹昭聖皇帝弭兵講好通聘
著明肆予纂承共遵成訓邊民安堵垂四十年茲者專致使
臣侍詒緘問且以瓦橋以南地晉陽故封援石氏之割城述周
朝之復境繫于異代安及本朝且自景德之初始敦郝賀之
信凡諸細故咸不盡懷況太宗皇帝親駕并郊匪圖燕壤
當時貴國亟發援兵既交石嶺之鋒遂舉薊門之役義非反
覆理有因緣元昊賜姓稱藩稟朔受祿忽謀狂僭俶擾邊陲
屢議討除已嘗聞達比防郊境傳檄備詳及此西征豈云無
報聘謂勞王屢嫉惡之談愛同父恥未諭聯親之故忽窺
異論良用憫然謂將輸於在原反致譏於已盟復云營築隄
埭開決陂塘昨緣霖潦之餘大為衍溢之患既非疏導當稍
繕防豈緣猜嫌以虧信睦至於備塞隘路閱習兵夫盜賊隄
謹職之常乃鄉兵充籍之舊在於貴境寧捨戍兵一皆示於
坦夷兩何形於疑阻顧惟歡契方保悠長謀渝通好之言深
違載書之約信辭至悉靈鑒孔昭兩地不得相侵緣邊各守
疆界誓書之外一無所求期在久要弗違先志諒惟聰達應切
感思甫屬清和妙臻戩穀自餘令弼口陳書詞翰林學士王
拱辰所撰也初富弼書言太宗舉無名之師直抵幽薊一時
莫知所答拱辰獨請閒曰河東之役本誅僭僞契丹遣使行
在致誠款已而石嶺關皆假人兵以援賊太宗怒其反
覆旣平繼元遂下令北征安得謂之無名　上悅曰卓本末
乃如此因入內執政曰非拱辰詳識故事殆難答也咨符常
謂宮曰朝曰南朝瀝灤何為者哉一葦可航投箠可平不然

決其堤十萬土壤遂可踰矣時議者亦請涸其淀以出兵
王聞拱辰對曰兵事尚詐彼誠有謀不應以語敵此必夸辭以
言爾設險守國先王不廢祖宗所以限胡騎也　上以為
然之　補延州僧光信為三班借職賜姓名王嵩
信與西賊戰獲首級又嘗往來賊中詗得要害處仍令持
授以官故以命之時世衡既遣嵩入賊陽野利用所將
笑而歸野利時知勇山川道路好為僭擬衡知其可用
召至門下答其所為往無筆籍酒為所不為世衡慢之
禽首當以幣徵世衡世衡出其役使為鄉導邀擊蕃族帳及將
送之衡知其說乃曰吾為若作汝孝指求寶汝不勝有當以
實告耶吾將出其花不得世衡門先試之一曲果不留世衡曰汝
真可以當遣之　壬午右正言知制誥劉沆出知潭州初沆
使契丹館伴杜防強沆以酒沆醉拂袖起因罵曰蕃狗我

不能飲何強我於北朝使來以酒窘之因敢出之事又降知和
州因為北使契丹及接伴送伴臣僚不得強人飲酒毋得過敵其請
示雖長務存人體　戊子詔近令三司選省諸費其武官
及諸班者資特錢刀東衣賜給常待之並聽如故　是月陸
詔夢涂知延州龐籍等以籍曾修橋子谷寨成也始元昊陷
金明承平寨則破五龍川邊民焚掠殆盡籍既
至任築治之其兵十餘萬未有壁壘散處城中畏籍嚴無敢
犯法者明幽北有渾州川其土平沃川口橋子谷夷出入
之隘道籍使部將狄青將萬餘人築招安寨於谷旁數敢
耕種民耕於裡寨以為耕田周美襲承平寨王信築龍安寨
番者並收清水堡黑水堡佛堂北橫山乾谷上明
堡招人營業一十一塞　又開故名又戎通承和
寨又閑門沙砦云元昊之據承平寨語

將會兵議攻討洛苑副使种世衡請獨三日糧直擣賊穴文思使周美曰彼知吾來必設覆待我不如間道掩其不備世衡不聽美獨以兵西出芙蓉谷大破賊而世衡等果無功未幾賊復略土塞美擊於野家店追北至打羅谷敗其衆以功遷右騏驥使使還延州又築栅於葱梅官道谷以扼賊路又於金湯種部收殺六千餘人獲師衆甫聽子部而濟大里河築孔鵝多務二百帳焚其積聚以歸擢彰州仲淹以為之除鄜延都監遷賀州刺史　安定之役諜報賊數萬將大至籍選塗以俟機宜詔建中分諸將兵以禦黑水以待諸將擇賊且公未肯與其美曰軍當以分擊衆何怯也即以兵二千與建中而賊亦自引去毋邊書云諸將各擇便利獨美未嘗辭難勢所向輒克請將以此伏之建中河南人也甲午從知渭州王德用為武定軍節度使留後仍降詔諭以選任之意初劉六符見德用於澶州語曰聞公名久乃幸見於此今歲大熟非公仁政所及邪德用謝曰明天子在上固當多豐年因言已衰老中國多賢士大夫指坐客歷陳其家世六符竦聽　丙申右正言田況言朝廷擇任將帥以備北戎乃用楊崇勳夏守贇高化等中外物情深未允協恐誤機事宜罷去各選通判幕職官往佐助之　知諫院張方平言昨戎使蕭英等回朝廷處置北鄙雖增兵添將為之備然所遣將帥未盡擇臣聞之軍志莫待敵者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不可勝恃我有以待之故城雖堅兵雖衆財用雖給苟將帥非其人無足恃已故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惟陛下念茲戎茲即戎騎啟釁犯略使楊崇勳在鎮定夏守贇在瀛州劉英在滄州張耆在河陽陛下得高枕乎雖愚夫童子亦知其必敗事也今朝廷非不知崇勳等之不才使迫於用人之常謂楨然山道之間必欲上策僅得中之安下為衆論所信自任有以武之效有不足恃以奏不得已收人皆臣取陝西備禦之術各有如秋前能令是協終和往一防人況自西鄙用兵以來五年於茲出功將一如前者未見得才到今事仰望天顏祈以此為名往之起闕當萬其材器類施用之追然皆非在分之時則議者武藝出北事均為有背役軍必惡而所有南及兵而四路各隔千里之地要其數多官吏計任以千計勝之援兵人異不能過須修備禦以自為用一日天子任一小校以一州而謂之外遇而問之若義不如此以為宜責其無有虞可速致之比的循使以幸而獨勢本論即冬選之本路若大羊前而且使分領北方事機所係乞賜裁察　己亥以樞密直學士禮部郎中知秦州韓琦為秦州觀察使樞密直學士右司郎中知渭州王沿為涇州觀察使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知延州龐籍為鄜州觀察使龍圖閣直學士右司郎中知慶州范仲淹為邠州觀察使　辛丑權御史中丞賈昌朝言三司開官開封府推判官轉運使副提點刑獄朝臣年踰七十衰耄不職者請罷之奏可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八十三之一

仁宗皇帝紀二十之二

慶曆三年五月癸亥朔封皇第三女爲安壽公主生三歲矣其母修媛張氏也贈修媛父故石州軍事推官張堯封爲秘書監 詔乃者以河北河東弓手爲軍士甚勞擾山川道路服習精戰而諸路州兵之人皆頗雜代之錯其非土身者一切罷去 西上閤門使忠州刺史王代爲鈐轄管勾麟府軍馬張亢領果州團練使爲高陽關鈐轄初麟州猶未通餽路賊隔絕亢自護糧餉賞物出麟州賊既不得鈔隨以兵數萬邀於中寨疏亢欲歸亢渤軍才三千人亢激怒之曰若等已陷死地前闘則生不然爲賊所屠無餘也士皆感厲會天大風怒舡壁之斬首六萬餘級相蹂躪崖谷死者不可勝計賊乎餘定乃修建寧寨賊數出爭逐戰于兔毛川亢自以大陣抗賊而使驍將張岊以短兵強弩數千伏山後亢以萬勝軍皆京師新募市井無賴子弟凌懦不能戰賊必走賊目曰東軍素易之而虎翼卒勇悍陰易其旗以悞賊賊果趣東軍而值虎翼卒搏戰良久發伏賊大潰斬首二千級不踰月築清塞百勝中候建寧鎮川五堡麟州路始通亢復奏今所通特往來之徑爾旁皆堅無所阻若增築諸堡撫以相維持則可以廣田牧河外勢益強議未下而朝廷慮契丹將有盟乃徙亢高陽 戊申安壽公主進封唐國公主以冊禮 帝素其成服花巾韓巳春獻闘門外 庚戌河北都轉運使李昭述請修瀛州北城從之先是河決久未塞昭述但以治隄爲名調農兵八萬役而就劉六符過之亦以爲治隄也及還而城具其駭愕 先是張方平言伏以天下承平日歲存遠而國用不贍民力益困今兵師境上調與發運所給入則財不給加以橫賦則人不堪救故交急特在陛下身先爲之惟事事得其樽節而巳臣竊惟陛下躬勤節用夙興見凡諸服御未爲非薄而茲中外之論皆言用度之過侈竊究於左右宮閹嬖幸左右以爲假威恣横敢爲欺詐仰恃仁慈縱爲姦欺日甚一日求索無厭聖旨有司應奉當爲上供故外人不知其詳而議異于竊怨國家帑藏之困乃群下侵耗之實也伏願陛下上念宗社之計下以生民爲心彼婦人宦者何須過於姑息但須遠慮斷自宸心試取 先帝之世及陛下臨御以來天聖之初官司帳籍如内東門之類比較近年支費今爲則知增損豐儉之數以一言裁減之恩爲萬方慶福之本此民所損爲幸甚 先朝已前事亦難繼若太宗初體例夫豈違詔因修詔書詳諭天下以陛下省受之心愛民之故則將來聞之孰不歡勸以投命士民聞之孰不鼓舞以稱仁至于外若司還務凡百橫費一切特置司爲選用公平通敏諳曉計務之士將三司長條理之而以大臣一人監領其事其不便者條具左右若當之人爾諫陛下斷之不疑則吝沮撓則上可以省其浮費下可以施恩惠內可以集國計外可以成武功效速而利多事近而德遠此當世之切務也方平既受詔與三司使副等減省浮費又言稱即日北國指歲損一切用度至于聖節奉給緡錢亦令罷供此蓋陛下身先勤儉爲生靈計大戒省所爲者自下而議上則於體不順由上以趣下則於名爲正臣願以禁中所行之事擇其大者三數節宜示外廷因發明詔使天下共知聖意憂勞愛人之深則中外臣庶得不體國家之意上成德美者亦特在陛下斷之而衆不得知之則成効可冀也其有徇已之私與則蠹弊則然此女子與小人之情怨謗所由生也臣輒敢不竭精慮上

副天心　壬子出詔書減皇后及宗室婦郊祀所賜之半著為式又詔皇后嬪御進奉乾元節回賜物亦減半宗室外命婦回賜權罷俟事寧日聽旨是皇后嬪御各上俸錢五月以助軍費宗室刺史已上亦納公使錢之半荊王元儼盡納公使錢詔以半給之　癸丑命知貝州張備使用州團練使張茂實爲回謝契丹國信副使代符惟忠行至武強病卒富弼請以茂實代之故從其請　甲寅詔館閣臣僚上封事及聽請對 [illegible] 　戊午[illegible]賢校理歐陽脩上疏曰臣近準詔書許以封章言事臣學識愚昧不能廣引深遠以明治亂之原謹采當今急務爲三弊五事以應詔書所求伏惟陛下哉擇臣聞自古王者之治天下雖有憂勤之心而不知致理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不[illegible]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故爲人君者以細務責人專大事而獨斷此致理之要也納一言而可用雖衆議不得以沮之此力行之果斷也知此二者天下無難致理矣臣伏見國家大兵一動中外騷然陛下思社稷之安危念兵民之困弊四五年來憂勤可謂至矣然兵日益老賊日益強併九州之力不能當一西戎小者尚無一人敢前今又北戎大者復明要作其將何以禦之從來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患者盜賊今盜賊起矣所憂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仰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須者財用今財用乏矣陛下之心日憂於一日天下之勢歲危於一歲臣所謂用心雖勞而不知求致理之要者也[illegible]詔朝廷[illegible]獻計之士不下數千然而事緒轉多於前不暇從前所求衆議紛紜至於臨事誰策可用此臣所謂聽言雖多不如力行之果斷者也臣伏思聖心所甚憂而當今所最闕者不過曰兵也無將也無財用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憂其未有而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之者由未思其術也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民不多然而能南取荊楚收偽唐西平巴蜀東下并潞北窮幽薊當時所用兵財術足其數幾何惟善用之故不覺其少豈如今日承百年　祖宗之業盡有天下之富強人衆物盛十倍國初故臣敢曰有兵有將有財用有禦戎之策有可任之臣然陛下皆不得而用者何哉由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謂三大弊一曰不謹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此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墮廢於下臣聞號令者天子之威也賞罰者天子之權也若號令頻而不信賞罰行而不當則天下不服故又須責臣下以功實然後號令不虛出而賞罰不濫行是謹號令明賞罰責功實此三者帝王之奇術也自古人君英雄如漢武帝聰明如唐太宗皆能知此三術而自執威權之柄故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漢武帝好用兵則誅滅四夷立功萬里以快其心欲求將則有衛霍之材供其指使欲得賢士則有公孫董仲舒以辨其臣唐太宗好用兵則誅突厥破高麗威加四海以逞其志欲求將則有李靖李勣之徒任其謀臣欲得賢士則有王魏房杜之輩奉其左右此二帝凡有所爲後世莫及可謂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無他術也惟能自執威權之柄耳伏惟陛下以聖明之資超越二帝又兼有祖宗之天下然而欲衛邊則常患無兵欲破賊則常患無將欲贍軍國則常患無財欲威服四夷則常患無策欲任使賢材則常患無人是所求皆不得所欲皆不如意而故無他由不用威權之術也自古帝王或爲強臣所制或爲小人所惑雖不得出其己令今外無強臣之患又無小人獨任之

惑內外臣庶尊陛下如天愛陛下如父傾耳延首願聞德音下所爲何憚而久不爲哉若一旦赫然執威權以臨之可使号令皆辨何患五者哉奈何爲三弊之因循而一事之不集臣請言三弊夫言多變則不信令頻改則難從今出令之初不加詳審行之未久尋又更張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故每有處置之事州縣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則官吏咸相謂曰且未要行不久必須更改或曰備禮行下略與應破指揮旦夕之間果然又變至於將吏與易道路疲於迎送文牒縱横上下莫得遵稟官吏軍民或聞而嗟笑或聞而竊笑號令如此欲成天下其可得乎此不謹號令之弊也古今用人之法不過賞罰而已然賞及無功則恩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用可矣臣嘗聞　太祖時王全斌等破蜀而歸功不細矣犯法一貶十年不問蓋是時方伐江南故黜全斌與諸將立法及江南已下乃復其官　太祖神武英略所以能平天下者賞罰分明皆如此也自關西用兵四五年矣賞罰之際是非莫分大將以無功而依舊居官軍中見無功者不妨居好官則諸將誰肯立功矣偏裨使臣退留法皆當斬或暫貶而尋遷或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矣所謂賞不足勸罰無所懼賞罰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此不明賞罰之弊也自兵動以來處置之事不少然多有名無實請略舉其一二則其他可知數年已來點兵不絕諸路之民半爲兵矣其間老弱病患短小怯懦者不可勝數兵額空多所用者少此有點兵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效也新集之兵所在教習追呼上下民不安居主教者非將領之才所教者無旗鼓之法往來州縣愁歎嗟嗟既多其老弱小懦之人又無訓齊精練之術此有教兵之虛名而無

兵之實效也諸州所造器械數不少矣工作之際已勞民力輦運般送又苦道路然而鐵刃不鋼筋膠不固長短大小多不中度所造之所但務充數而速了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檢責此有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草草之法教老怯之兵執鈍折不堪之器械百戰百敗理在不疑臨事而悔何可及乎故事無小大悉皆鹵莽其弊尤甚功罪之弊也由萬事之所以然皆由於不責其實也若五事其一曰兵臣聞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鬥智不鬥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漢王尋等以百萬之師遇光武六千人而敗此多者敗而少者勝也苻堅以百萬之眾遇東晉三二萬人而敗此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以三十萬青州兵破於呂布之後以二萬人破袁紹十萬是用兵多則敗少則勝之明驗也況今夷狄難以力爭只可計取今所破突厥於定襄只用兵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萬人其下以五千人立功塞外者不可悉數是兵不在多然用之有法故善用兵者以少而爲多不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也方今諸路兵其數雖多則破虜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訓練不精又有老弱怯懦數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得十八萬人之用加之軍中統制支離分多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故當戰則不能勝今願陛下特發奮威飭勵諸將精加訓練去其冗弱十八十萬中可得四五十萬古人用兵一以當百今既未能如古得以一當十則五七萬數可當五百萬兵之用此所謂古之善用兵者以少而爲多古人所以少而常勝者以此也今不思實效但務添多耗國耗民遷延日月賊勢不至天下已困矣此一事也其二曰將臣又聞古語曰將相無種故或出

千卒伍或出於奴僕或出於盜賊雖能不次而用之乃爲名
將爾今國家求將之意雖切選將之路太狹今詔近臣舉將
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士在卒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材者限
以弓馬一夫之勇則智略萬人之敵皆遺之矣山林貯傑之
士仍而在者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過與一士禄借職使之狀
使而去則古之賢剖飯牛之傑皆廢然而失之矣以至無人
可用則復用庸鎖鄙瑣庸暗之人皆委之要地授以兵
柄天下之人童子皆爲朝廷憂之前日澶州之卒錢爲開牛
事鑄卒[illegible]此可見也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
今之無將臣願陛下[illegible]不須限
以下位知略之人不必試以弓馬山林之傑不必限以資歲
唯陛下以非常之禮待人人亦將以非常之效報國又何
患於無將哉此二事也三曰財用臣又聞善治病者必察其
受病之處善救[illegible]者必察其起弊之原今天下財用困乏其
弊安在起於兵興而費大也昔漢武帝好窮兵用盡累世之
財當時[illegible]不過十八萬尚能因其國力況今日七
八十萬連[illegible]年而不解所以竭天地之所生竭萬民之膏血
而用不足也今雖有智者物不能增而計無所出矣唯有減
冗卒之[illegible]費練精兵而速戰功成兵罷自然足矣今兵有可
滅之理而無人敢當其事賊有速敗之便而無人敢奮其勇
後時敗事徒耗國而耗民唯陛下以威權督責之乃有期耳
此三事也其四曰御戎之策臣又聞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
伐交北虜自好僥四十年不敢妄動今一旦發其狂謀者其
意何在此西北邊聞頓爲元昊所敗故敢啓其貪心伺隙而動
爾今督勒諸將選兵秣馬疾入西界但能痛攻昊賊一陣則
吾軍威大振而虜計沮矣此所謂上兵伐謀者也今論事者皆

知西北欲併二國之力窮我河北陝西故使二虜並動則難
以力支今若我兵擊敗一虜則虜勢減半不能獨舉此兵法
所謂伐交者也元昊地狹賊兵不多向來攻我復聞北虜常
有助兵今若虜中自有點集之謀而元昊驟然被擊必求助
於北虜北虜分兵助昊則可牽其南寇之力若不助昊則二
虜有隙自相疑貳此亦伐交之策也假令二虜剋期分路來
寇我但開大衆則元昊倉皇自救不暇豈能與北虜掎角
表裏此彼且寡從之約乖且敗日之期此兵法所謂親而離
之者此伐交之策也昊賊叛逆以來幸而屢勝常有輕視諸
將之心今又見朝廷北憂戎虜方經營於河朔必謂我師不
能兩出今乘其驕怠正是疾驅急擊之時此兵法所謂出其
不意者取勝之上策也前年西將有請出攻者當時賊未方
盛我兵未練朝廷尚許其出師況今元昊有可攻之勢此不
可失之時彼方幸吾有河北而不虞我能西征出其不意此
可攻之勢也自四路分師今已半年訓練思奮其可用故
近日邊臣不捷進我師漸振賊氣漸衰此可攻之勢也苟失
此時而使虜先寇則吾頭緒宗旨煩陛下不以臣言爲狂
盜詔四路之師協議而行之此四事也其五曰可任之臣臣
又聞治國之道必有忠臣今文武常選之官盈於朝
廷編於天下其間非無材智之人陛下擇用豈一之大既不
暇盡識其人因不能盡知進賢而退不肖就收大臣勸舉舊
例又不敢進賢而退不肖常官吏部上班之職但守文簿差
除而已又不敢進賢而退不肖是上自天子下至有司
無一人得進賢而退不肖所以賢愚混雜僥倖相容一概
遷更無精別是常患官太多而賢愚不行但臨事要人
而乃無人使用自古任人之法無如今日之謬也今議者或

謂以舉士轉官爲進賢犯罪即黜而退不肖此不知其撥之深也大凡古賢之人各以類聚故奸贓濫者各與貪濁之人好財利者各與躁求之人性情慘苦各與不才之人作朋黨者乃與公幹之人朝廷不問是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與遷官則公幹者進矣貪濁者亦進矣躁求者亦進矣不才者亦進矣混淆如此使可爲進賢之法乎方今黜責官吏豈有治贓糾按之法哉唯犯贓之人因民論訴者乃能黜之矣大能弊弄文法而求財賄者亦難發之吏政事必由己出故雖誅剝豪民尚或不及貪殘無厭於不才之人不能主事皆吏共爲姦欺則民血食盡將受弊以此而言則贓吏與不才之人爲害等耳今贓吏因事日敗者千不去其一二至於不才之人上下共知而不問貪縱容蓋其弊如此便可爲退不肖之法乎竪其不肖既無所別則宜乎設官雖多而無人可用也臣又願陛下明賞罰責功實則才不才皆列於前矣臣故曰方今皆皆有弊陛下不得不用者爲有弊也一弊五事臣既已詳言之矣唯陛下擇之天下之務不過此也方今天文變於上地理逆於下人心怨於內四夷攻於外事勢如此殆非遵疑寬緩之時唯陛下留意 乙卯詔諸路轉運使副使同提點刑獄之官其路分兵馬鈐轄並位其下提點刑獄朝臣許比知州鈐轄而與路分鈐轄以官敘之 又詔自今應臣僚入見及辭謝如值假故不御前殿即依舊制並放外若事急速許令後殿見辭謝及假日御前殿特降朝旨即不得輒門上殿陳乞時權御史中丞賈昌朝言護國軍節度使兼侍中張耆赴河陽武勝軍節度使高化赴相州今免衙辭河陽節度使張士遜復平章事免入衙謝緣聞上件官等並乞只於後殿見辭者按近制臣僚見謝辭並合在前殿仍詣正衙除假故外其有

急速或只於後殿或免過正衙並取臨時指揮者自依名節制久去闕朝辭別不以前殿出入不詣正衙或扶以拜君或謂而無勞既以疾告其能辭雖聖上眷待大臣特推異數獨宜避免以示謙恭豈可輒上奏封白求便使令國家外掉邊寇方任武臣所宜並示恩威不可專用姑息仍戒文武臣僚自此更不得慢朝廷之儀乃下是詔仍榜朝堂 戊午建大名府爲北京從德音降河北諸州軍繫囚一年秋以下釋之歲餉行宮所費食錢給贍五萬貫錢劣得科率 景祐中范仲淹知開封建議城洛陽以備急難及契丹聚兵幽涿言事者請從仲淹之請呂夷簡謂仲淹迂闊此何怯邪城洛陽亡以示威必長虜勢易攻之役若梁衛前例則虜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詔既下仲淹又言此可張虛聲爾未足恃也城洛陽既弗及請速修京城議者多附仲淹或者聞曰此囊空城耳不足恃使虜得渡河而固守京師天下殆矣故設備宜在河北宜建北京議者難之仲淹獨曰河朔地平去燕不甚胡馬奔衝日夜取道不數十日可至澶州陛下乘輿一動千乘萬騎非旬月可辦倉卒之間胡馬已近欲往北京其可及乎此不可一也人衆不已久又不知戰鬪兵至則懈惰受攻其甲下又引兵直犯京師進退危也則有傾覆在爪牙之臣雖能用之此不可二也又北京四面盡平絕無險阻之地僅免與安外則彼下胡馬汲過黃河南於澶州四向環凍而渡京師無備則何以支 宗廟社稷宮掖府庫皇城在其中之爲上皆在焉六軍萬民皆屬焉設若金城湯池可保無堅甲利兵可與北下行在河北以保是師宮卸河朔之上哉乎此又可三也然使大河未凍彼不得渡而京師守御必驚以民以爲地命臣謂當此之時京師無備胡騎偪陛

下能謹守不動而拒其請乎唐明皇時祿山為亂哥舒
翰以二十萬兵屯守潼關請不出戰且以困賊楊國忠以為不
賊一戰大敗遂陷長安今京師無備城守而欲邀敵以戰未
翱諸將出兵截戰萬一不勝則有天寶之患此臣所以為朝廷憂也
昔隋煬帝盤遊淮甸違關中唐祖據之隋室遂傾此臣所以
西蜀非肅宗正于朔方天下之大寶復為唐有徒于蜀蓋亦李
晟果表乞幸山南以係人心乃知朝廷出於不得已以
河北聚天下之重兵如京師搖動遂重兵則敵兵自為奇
亂四起臣聞天有九閽帝居九重以王者法天設險以安
萬國也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
國正在今日矣臣請陛下速修東京城池繕車民兵為
以為九重之備京畿不出則聖人坐鎮四海而無順動之勞
鑾輿或出則大臣居守九重而無鈎鎖之憂矣或謀曰邊
城堅牢不可攻攻京師但出而可深犯我若修築京師使不
可犯則伐彼之謀且自沮矣寇入之淺則當以郡邑限寇
入之深則都城已固彼請割地我可弗許也彼請決戰我可
勿出也進不能為患退不能忘歸然後用而擊之返則追之
縱有抄掠可救可拔彼果我折未必不大勝也此陛下保社
稷安四海之全策矣或曰京師王者之居高城深池恐失其
體臣聞後唐末契丹以四十萬衆沉石祖之朝而京城無備
閔宗遂亡石晉將叛臣張彥澤引契丹犯闕而京城無備少
主乃陷此無備而亡何以其失體論哉臣但恐宗社之患而不
暇顧其體也若以修築城隍為失體不猶愈於播遷之禍哉
朝廷大臣百僚必號出而相讒議若謂其失體而不敢言臣
任在西垂非當言聞而輒言以此事誠非人也然臣子之言出在
敢忘君親之憂況臣素來恩撫惟知報國而不知其受謗書

本秦居其地之夫劉高祖都關中而張良稱其形勢曰金城千里
明有大河輒建言比之秦春之固未有甚焉留之於洛陽帝
王之守太祖欲都洛有意於此遂其事不果後竟東京之
形勢之險以河陽據大川之險當河東之會要
為西洛之北門又長安自古興王之都天下勝地皆願朝廷
留意焉蓋此都言京洛之事雖有謀臣猶為大備天下無事時知仲淹
後上疏曰或情議踐阼而非一以四十年因循
無據既非有可限之者既定但願之心此可大為之防固根本
既平此時朝廷未修東京而先修北都臣謂東京根本
也此都枝葉也雖先朝嘗有北都之行猶將有所待焉
常綏大敵然猶上下憂虞盤桓而進今大金已久入兩寇動
又能與我相持攻兵不可不過慮也且請陛下將佐與虜敵而不
戰而盡其功今及其臨數十無一勇臣恐以前此武士勝於諸勝
勇自詡陛下昔漢樊噲對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
季布也曰噲可斬也昔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二萬
噲時為上將軍不能解圍今言以十萬人横行是面謾也今
陛下自視左右將帥有如樊噲者乎出此臣請修京城宜
作事而不動者蓋為此也若將還幸北都臣謂有可憂者三事
昔五類陛下思之臣二四年來聞人所傳契丹並兵安樂
陸可戰過川可涉如南牧而來於澶德之間光渡黃河以取鄆
濮而窺我京城陛下雖在北京而寇入東路此可慮之一也
又宗廟社稷皇宗戚里千官百辟六軍萬民之家盡在京師
而城池無備彼或大至將何保守此可慮之二也若趨幸北
京六軍盡出回顧京師係恩之中或恐稱兵為亂陛下之
心能以安於外乎此可慮之三也假使鑾輿出征道路艱難
言向闕有割地之請既京師無備朝廷能拒其請乎此可慮

之以逆又胡馬之來必數十萬兵河朔之兵當行掠重兵守之必須
師與備戎彼深入必從重兵與之決戰萬一有許錯之言以
則社稷為憂此可慮之五也願陛下必修京城可相大患以
天子之城古有九重之號未聞以不設不固而為國體也所
廢且閭則上自宗廟社稷下及百萬之眾可安堵矣陛下來
鑾不煩順動矣雖寇入東路不得而犯矣彼如泗淵有割地
之請可指而可裂之許矣彼求決戰可戒諸將持重而勿出矣
彼知京師有備大軍持重則南牧之志不得而縱足以伐其
謀矣而復銳則避之困則擾之夜則驚之去則躡之因其隙
而圖焉皆須京師大固然後能行其策近代戎狄為京都之
禍者數四矣不可不大為之防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
先聖之訓非臣之所能言也仲淹知[illegible]先請也[illegible]仲淹集所載[illegible]先請修[illegible]以城洛陽[illegible]
[illegible]己未以知天雄軍程琳知大名府兼北
京留守司 慶之西北馬鋪寨當後橋川口深在賊腹中范
仲淹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子純祐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
引兵隨之既後諸將初不知所向行至柔遠始號令之版築畢
具旬日城成是歲三月也賜名大順賊覺以騎三萬來戰
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城白豹金湯皆震然
不敢動環慶自是寇益少 癸亥新知邠州觀察使范仲淹
復為龍圖閣直學士左司郎中鄜州觀察使龐籍復為龍圖
閣直學士吏部郎中從所請也初仲淹上表言觀察使班
待制下臣守邊數年羌胡頗親愛臣呼臣為龍圖老子今改觀
察使則與諸族酋領名號相亂恐為賊所輕且無功不應更
增厚祿辭甚切至表三上乃從之 甲子詔江南東路轉運

使太常博士直集賢院[illegible]為左正言知制誥察任部望
以聞官為名務入成幾之察目此按察職也苟捃拾以為得
俗吏能之何必我哉 乙丑罷左藏庫月進錢千二百緡
上語輔臣曰此周官所謂供王之好用者朕宮中無所費其
斥以助縣官 真定府定州路都部署保靜節度使王德用
入朝參事命為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未行改判定州兼三
路都部署判定州楊崇勳判成德軍崇勳老不任事故徙
之德用至定州日教士卒習戰頃之皆可用契丹使人來覘
或請捕殺之德用曰彼得其實以告是服人之兵以不戰也
明日大閱于郊提桴鼓誓師進退坐作終日不戮一人乃下
令日治糧糗聽吾鼓聲視吾旗所鄉覘者歸告虜中謂德用將
大入既而復議和兵乃解時朝廷發兵屯定州幾六萬人皆
寓居逆旅及民間閭寒城市未嘗有一人敢喧呼暴橫者將
校相戒曰[illegible]一日倉中給軍
糧軍士以所給米黑諠譁紛擾監官懼逃匿有四卒以米見
德用德用曰汝從我當自入倉視之乃往召專副問曰昨日
我不令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米乎曰然然則汝何不先給
白米後給黑米此輩見所得米盡黑以為所給盡如是故諠
譁耳專知對曰然是之罪也德用叱從者杖專副人二十又
叫四卒謂曰黑米亦公家物不給與汝曹當棄之乎汝何敢
乃爾讙譁四卒相顧曰向者不知有八分白米故耳某等死
罪德用又叱從者亦人杖之二十召指揮使罵曰御官汝何
敢如此欲求決配乎指揮使自拜流汗乃捨之倉中肅然德
用皆服其能處事[illegible] 丙午閤門使果州團練使高
陽關路鈐轄張亢權知瀛州兼本路部署司事夏守贇疾故
也亢去高陽舞遣游騎若輕厚與金帛無所吝亢間其使坐有

弟子行首入曰須有人白事元儼以久之其人曰所白將畢也不肯去元儼謂弟子人乃曰閤使使錢加索坐口付故曰閤使所與共其人如我乃可與耳元儼復謂久之曰我非與閤使別我外生女子自小教歌舞甚敏擬爲優嘻撲大令作於廣堂日夜居帳中非相昔事之今遣人自所市問使者結之處中遠僞如指掌也元儼曰所市何物曰某大王細女所須常竹鞭閤使所執可與此及餘所市物非一元儼從之曰是常勞中動靜以告非邊城多能毋一掛苦費甚厚將高陽獨否在好邪解部 丁卯徙知成德軍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張存爲河北轉運使先是存上言契丹與元昊爲婚姻陰相首尾河北城久不治宜留意焉於是悉城河北諸州俾存督察之 戊辰詔有司申明前後條約禁以銷金貼金鏤金間金蹙金圈金解金剔金陷金明金泥金捻金背金影金闌金盤金織金金線金爲服飾自宮廷始民庶犯者必致之法 六月甲戌出內藏庫銀一百萬兩紬絹各一百萬匹下三司以給邊費 擢御史中丞賈昌朝言臣僚年七十而筋力衰者中與致仕令致仕年雖七十而未衰及別有功狀朝廷因留任使者勿拘此令 詔在京者中書體量之在外者准奏院告示之 癸未資政殿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鄭戩爲給事中知并州兼河東路經略安撫沿邊招討使尋改知鄆州戩在杭州浚民田數十頃錢氏置撩清軍以疏導之湮廢既久因後不治葑土堙塞爲豪族僧坊所占冒湖水益狹戩發屬縣丁夫數萬闢之民賴其利事聞詔杭州歲治如戩法 三司諫官所言自今兩府管軍臣僚節度使宗室及郡縣主兩省都知押班母妻依舊賜冠帔其兩府臣寮無母妻則賜長女或長子婦令郎並罷之其僧道賜衣及師號非御前特恩並不許奏薦如祭孤川紬細色匣糧一百石遞賜之詔中書樞密院刑王使相以下以使管軍節度使及皇親正刺史以上長公主許奏請紫衣師號如故餘從之 戊子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任中師爲給事中使北京并相視德清軍澶州大名府城池及點檢兵甲器械錢帛權管軍馬事仍以內侍食使象州防禦使入內副都知皇甫繼明管勾修建北京事 乙未河東都轉運使戶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明鎬爲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兼河東路經略安撫沿邊招討使鎬在河東以備賊時邊任多紈袴子弟鎬奏其狀乃擇事曰此可當矜邪待奏則晚矣乃取尤不職者杖之及軟弱子弟皆自解去更奏擇習事者守堡寨軍行倡婦多從之鎬欲驅逐恐傷士卒心會有殺倡婦者先執以聞鎬曰彼來軍中何耶縱去不治倡婦聞之皆散失 御史中丞賈昌朝等言今許諸處名事與自後或有臣僚輒於所處若中復有陳乞望令兩府及三司執奏從之 己亥三司減省所言郊祠所賜自中宮以下歲半則公御近臣當以次減省賜銀絹四千三千者損一千一千損二百三百損百二十皆著爲式 是月侍御史魚周詢劾奏判河陽護國節度使右僕射兼侍中張耆典藩無狀乞令就京師私第詔擇人代還右正言田況請罷耆所將任使以散官奏許奉朝請以陳州又徙許州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八十三之二

仁宗皇帝紀二十之三

慶曆二年秋七月壬寅朔知諫院張方平言朝廷政令之所出在中書若樞密院則古無有也蓋起於後唐權宜之制而事柄遂與中書均分軍民爲二體別文武爲兩途爲政多門所患今朝綱乃他變事日生西戎北狄交有邊陵中夏一府之中豈若材猷之士臣向嘗面論之而陛下諭臣以爲用者備不任職若更選用誠之可使之人臣請於外擇人陛下又以爲難事未當遂臣無功詔遠召而用之當如聖意則所用者不過填安朝路容身叅望者爾若然則臣益解體武士益離心矣陛下試思臣前議斷自淵衷特廢樞密院或重於改爲則請併本院職事於中書其見任樞密使副不才者罷之諸房吏史且皆如舊亦足以一政事之本通

五七三

賞罰之權省冗濫之費塞僥幸之望改而張之不爲體裁而制之不動衆陛下幸與一二宗臣舊老深圖此議而必行之不報 丙午樞密副使給事中任布罷爲工部侍郎知河陽布任樞密純約自守無所補然數與宰相呂夷簡忤夷簡惡之布長子遜素狂愚夷簡知之乃休使言事許以諫官遜即上書訐執政大臣且斥布不才布覓其書匿之夷簡又趣遜以書上遜復上書罪匿者 上問知匿者乃布也布謝曰子少有心疾其言悖繆懼辱朝廷故不敢宣布侍御史魚周詢因劾奏布不才亡狀其子具知布遂罷去遜向留京師望郵官夷簡諷遜以他事黜之議者謂周詢引遜語遂其父爲不知體云 戊午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呂夷簡判樞密院戶部侍郎平章事章得象兼樞密使樞密使晏殊同平章事初富弼建議宰相兼權樞密使 上曰軍國之務當悉歸

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故止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
及張方平請廢樞密院　上乃追用弼議詔宰相兼
院事而併免復使殊加同平章事爲使如故　國史以賈昌
言府城門事設重兵戒邏都并所當算七百姓至廣成
成後所發兵又等八十二人皆罷之詔泉都等七人
彼實以之家各給復一年　初富弼張茂實以結民增
二事往報契丹惟所擇弼等至沒打河劉六符館之謂弼曰
北朝皇帝堅欲割地如何弼曰北朝若欲割地此必志在敗
盟假此爲名　南朝決不從有橫戈相待耳六符曰若南
朝堅執則事安得濟弼曰北朝無故求割地　南朝不即發
兵拒却而遣使好辭更議嫁女益歲幣猶不從此豈南
堅執乎及見虜主弼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
忽求割地何也虜主曰　南朝違約塞雁門增塘水治城隍
籍民兵此何意也群臣競請舉兵而寡人以謂不若遣使求
關南故地求而不得舉兵未晚也弼曰北朝忘　章聖皇帝
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之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
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
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
非國計也虜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
於北末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
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幣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
半此誰任其禍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
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弼曰勝
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
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
耳群臣何利焉虜主大悟首肯者久之

塞雁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
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舊籍特補其闕耳非
違約也虜主曰微卿言寡人不知其詳然所欲得者祖宗故
地耳弼曰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
皆異代事　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欲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
利乎虜主無語徐曰元昊稱藩尚主　南朝伐之不先告我
何也弼曰北朝向伐高麗黑水豈嘗報　南朝乎天子令臣致
意於陛下曰向不知元昊與弟通姻以其負恩擾邊故討之
而弟有煩言今擊之則傷兄弟之情不擊則不忍坐視吏民
之死不知弟何以處之虜主顧其臣胡語良久乃曰元昊爲
寇豈可使　南朝不擊乎既退六符謂弼曰昔　太宗既平
河東遂襲幽燕今雖云用兵西伐無乃復欲謀燕薊乎弼曰
太宗時北朝先遣拽剌梅里來聘既而出兵石嶺以助河東
太宗怒其反覆遂伐燕薊蓋北朝自取之也六符又曰吾主
恥受金幣堅欲十縣如何弼曰　南朝皇帝嘗言朕爲人子
孫豈敢妄以祖宗故地與人昔澶淵白刃相向　章聖尚
不與況今日而可割地乎且北朝欲得十縣不過
利其租賦爾今以金帛代之亦足坐資國用朕念兩國生民
不欲使之肝腦塗地不愛金帛以徇北朝之欲若北朝必欲
得地是志在背盟假此爲辭耳澶淵之盟天地
神祇實臨之今北朝先發兵端朕不媿於心亦不媿天地
神祇矣六符謂弼曰南朝皇帝存心如此大善當共奏使
兩主… 翌日虜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問所欲言弼曰
南朝惟欲歡好之久爾虜主曰我得地則歡好可久弼曰南

弼曰臣遍問陛下曰北朝欲得祖宗故地南朝亦豈肯
失祖宗故地耶且北朝既已得地為榮則南朝以失地為
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illegible]
可復理此事[illegible]此月[illegible]
[illegible]
結[illegible]以[illegible]好難必[illegible]
堅不若增金帛之便也[illegible]南[illegible]必[illegible]
女才[illegible]成[illegible]十餘年後[illegible]在四五年
後[illegible]可待哉[illegible]
因曰[illegible]公王故事[illegible]不過十萬[illegible]
意[illegible]曰二論未決安敢[illegible]
再至當擇[illegible]事[illegible]宜[illegible]以[illegible]
郎中[illegible]又[illegible]不受[illegible]弼[illegible]以一事[illegible]於
汶[illegible] 八二六之三 八四
是[illegible]傳[illegible]
[illegible]
帛十萬否則十萬[illegible]增[illegible]事[illegible]
行[illegible]不得[illegible]兵馬[illegible]不得[illegible]
人[illegible]中使[illegible]五[illegible]
強[illegible]
問[illegible]
報人[illegible]
上欲知[illegible]
傳[illegible]乃詔[illegible]但可以[illegible]此謀[illegible]
比朝[illegible]議者[illegible]以禮物[illegible]京師[illegible]門
求[illegible]門[illegible]以[illegible]制[illegible]對仍翌日弼[illegible]奏
得入見曰執政固為此欲致臣於死臣死不足[illegible]何

二[illegible]間之[illegible]間從容曰此[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為此[illegible]
[illegible]以欺陛下[illegible]易書[illegible]久[illegible]明日
乃行 八月丁卯[illegible]策試才識[illegible]用[illegible]
中[illegible]以為太常博士通判
[illegible]明[illegible]也 戊[illegible]試武[illegible]人 戊子[illegible]庫[illegible]
錢十萬修北京行宮[illegible]師[illegible]行宮[illegible]史[illegible]之
上[illegible]以[illegible]己其自京至[illegible]行
[illegible] 九月辛丑朔[illegible]十[illegible]
[illegible]理[illegible]人行[illegible]京北[illegible]知
有司[illegible]吏職[illegible]我如此[illegible]以[illegible]行間
之不復以小事[illegible]行[illegible]以引經以對[illegible]天下[illegible]
其才[illegible]所[illegible]
五六四 八七三六三 八五 [illegible]
使以[illegible]不用[illegible]可以[illegible]錢
可以[illegible]之不當以小[illegible]廢大
利[illegible] 初[illegible]判[illegible]事[illegible]制黃
[illegible]知政事[illegible]
判名太重不可不[illegible]也[illegible]以為[illegible]不敢
當丙午[illegible]使 陝西[illegible]
[illegible]加[illegible]以[illegible]知諫
院[illegible]近[illegible]天下物力之[illegible]
今[illegible]行[illegible]精[illegible]所[illegible]之以
[illegible]以[illegible]所以[illegible]也伏請選擇近
臣[illegible]深識所以[illegible]用
[illegible]之計[illegible]外相[illegible]同[illegible]功利之可舉即
[illegible]騎可以[illegible]人而[illegible]馬地形險

險我既誠不得與較走集也多留馬軍既不足用徒兵劍弩要
今方北備胡虜乃是用騎之地乞以陝西并蜀土兵多張馬
軍東歸一以省關中之餽輸一以備河北之戰守（此張方平所見如此）
（睽懼也 根） 富弼張茂實以八月乙未至契丹清泉淀金氊館
持國書二誓書三以語館伴耶律仁先劉六符問所以然者
弼曰姻事合則以姻事誓書能令夏國復歸款則歲入金帛
二十萬否則十萬國書所以有二誓書所以有三也翌日引
弼等見虜主大弟宗元子梁王洪基侍蕭孝忠孝穆馬保忠
杜防分立帳外虜主以姻事使南朝骨肉聯親或以公主與梁
王不相悅則將奈何固不若歲增金帛但無名爾須要於誓書
中加一獻字乃可弼曰獻字乃下奉上之辭非可施於敵國
況南朝為兄豈有兄獻於弟乎虜主曰南朝以厚幣遺
我是懼我也獻字何惜弼曰 南朝皇帝守 祖宗之土宇
〔今三十二〕
繼 先皇之盟好故致幣帛以代干戈蓋惜生靈也豈懼北
朝哉今陛下忽發此言正欲棄絕舊好以必不可冀相要爾
則 南朝亦何暇顧生靈哉虜主曰改為納字如何弼曰亦
不可虜主曰誓書何在取二十萬若來弼既以死虜主曰必
與寡人加一納字卿無固執恐敗乃主事我若擁兵而下豈
不禍乃國乎弼曰陛下用兵能保其必勝否虜主曰不能弼
曰勝未可必安知其不敗邪虜主曰 南朝既以厚幣遺我
納字何惜況古有之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
事之當時所遺或稱獻納亦不可知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
豈復更有此理虜主默然見弼詞色俱厲度不可奪曰我自
遣使與 南朝議之若 南朝許我卿將何如弼曰若
南朝許陛下請陛下與 南朝書具道臣等於此亦有爭執
請加之罪臣等不敢辭虜主曰此乃卿等忠於為國之事豈

可罪乎弼退而與劉六符言指帳前高山曰此尚可踰若欲
獻納二字則如天不可得而升也使臣頭可斷此議決不敢
諾於是虜留所許歲增金帛二十萬誓書復遣耶律仁先劉
六符與弼以其國誓書以來仍求納字二十萬誓書蓋明著令夏
國如故虜主不悅欲令弼改之弼不可虜亦守不肯報其
事於誓書內但於國書中叙述爾是月乙巳弼等還至雄州詔
以弼為接伴使有朝廷合先知者急置以聞弼奏曰彼求
獻納二字臣既以死拒之虜氣折矣不可復許然朝廷竟從晏
殊議許稱納字弼不預也 乙丑契丹遣樞密副使保大節度
使耶律仁先樞密使禮部侍郎同修國史劉六符入見其誓
書曰維重熙十一年歲次壬午八月壬申朔二十九日庚子
弟大契丹皇帝謹致書于兄 大宋皇帝闕下來書云謹按
景德元年十二月七日 章聖皇帝與昭聖皇帝誓曰共遵
〔八二三〕〔一〕
成約虔守歡盟以風土之儀物備軍旅之費用每歲以絹二
十萬匹銀一十萬兩更不差使臣專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
般送至雄州交割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戶不得交侵
或有盜賊逋逃彼此無令停匿至於壠畝稼穡南北勿縱搔
擾所有兩朝城池並各依舊存守淘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
創築城隍開拔河道誓書之外一無所求各務協心庶同悠
久自此保安黎庶謹守封疆質於天地神祇告于 宗廟社
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國昭昭天監其當
殛之 昭聖皇帝復答云孤雖不才敢遵此約謹當告于天地
誓之子孫神明具知嗚呼此盟可改後嗣何述切以兩朝修
睦三紀于茲邊鄙用寧干戈載偃追懷先約炳若日星今緬
禩已深敦好如故如關南縣邑本朝傳守懼難依從別納金
帛之儀用代賦稅之物每年增絹一十萬匹銀一十萬兩前

以銀絹般至雄州白溝交割兩界溏淀已前開畎者並依舊
外自今已後不得添展其見堤堰水口逐時決洩壅塞量差
兵夫取便修壘疏導非時霖潦別至大段漲溢並不在關報
之限　南朝河北沿邊州軍北朝自古北口以南沿邊軍民
除見管數目依常教閱無故不得大段添屯兵馬如有事故
添屯即令逐州軍移牒關報兩界所屬之處其自來乘例更
替及本路移易不在關報之限兩界逃走作過諸色人並依
先朝誓書外更不得似目前停留容縱恭惟二聖威靈在天
顧鑒蒸庶各當遵奉共循大體無介小嫌且夫守約爲信善
鄰爲義二者缺一罔以守國皇天厚地實聞此盟文藏宗廟
副在有司餘並依景德統和兩朝誓書顧惟不德必敦大信
苟有食言必如前誓　時契丹實固惜盟好特爲此辭以動
中國中國方困西兵宰相呂夷簡等持之不堅許與過厚遂
王大人
爲無窮之害虜既歲得金帛五十萬因勒碑紀功擢劉六符
極漢官之貴子孫重於國中　閏九月辛未朔詔北建北京
以備巡幸其供頓之物宜令有司辦置毋或擾民　庚辰復
命右正言知制誥史館修撰呂紹爲吏部郎中知制誥直學士
弼又固辭先是已選館閣人莫敢往弼既數論事使之及
堂吏以僞署使偕牒朱處簡從根因爲弼使契丹還
欲因事罪之館閣校勘歐陽修上書引顏真卿使李希烈害
留之不報而弼受命不少辭曰初奉使聞一女卒將命使聞
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開
壬午太子中允集賢校理通判秦州尹洙直集賢院洙上奏
曰昔文帝發仁之主賈誼論當時事勢猶以爲可痛哭者或
帝外制四夷以彊主威徐樂嚴安尚以陳勝亡秦六卿分晉
爲戒二帝不以危亂滅亡爲諱故子孫保天下者十餘世秦

二世關東盜起或以反者聞二世怒下吏或言盜捕今盡不
足憂乃悅隋煬帝時四方兵起左右近臣皆隱賊數不以實
聞或言賊多者輒被詰二帝以危亂滅亡爲諱故秦隋不祀
數年爲丘墟陛下視今日天下之治孰與漢文威制四夷孰
與漢武國家患於二祖時陛下憂勞愛民孰與秦隋之主至
於兩有不及而不以危亂之諱非特闕於盛世之勢也自
西戎叛命四年勞費數倍而內地疲蹇輸運交於外而休息
無期今有東欲戒北虜又決所謂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當此
之時陛下當孜孜憂勤所以備患之策而宴安無異往時下延訪
邊事容納直言前日之人主勤勞尤甚未有能夜過者然未聞
以六經之是非爲治亂之所以成敗於世而不以此爲何
書人命令數更恩寵過濫賜予不節此三者戒之謹之在陛
下所行頗非有動之勢也而因循不革弊將日甚臣是以
夫
謂陛下未以爲朝廷之患者亦爲所爲以此大命令者人主所
以取信於天下也中書樞密院間動徙除一命令皆謀之則不
敢相與竊議以爲不可者陳而信然此命令日輕於下也
命令輕則朝廷不尊矣又聞將臣有獻宗謀者陛下始甚聽
之後復人言則已後又以言者以信之不能終頓自謂
其謀以爲無益此命令數更之弊也夫爵祿陛下所持之柄
也近時貴戚內臣以及士人或因緣以求恩澤從中而下謂
之內降臣聞唐氏房玹或以左右專制或妃主擅朝結恩私寵
名爲斜封今陛下威柄自出外戚內臣賢而才者當與大臣
公議而進之何必襲斜封之弊況或且佞人臣從之則壞陛下
綱紀不從則沮陛下德音壞綱紀則忠臣所不忍爲沮德音
則威柄日輕且盡公不阿朝廷所以責大臣今乃自以私昵
撓之而欲責大臣之不私難矣此恩寵過濫之弊也夫賜予

者國家當以勸功也比年以來頻御及伶官太醫之屬賜與
過厚人間傳言內帑金帛皆 祖宗累朝積聚陛下用之不
甚愛惜今之所存無幾躁進之人誠不能知內帑豐匱之數
但見取於民者日煩即知蓄於公帑者不厚臣亦知國家自
西方宿兵用度寖廣帑藏之積未必爲賜予所費然下民
不可家至而戶曉獨見陛下行事或動耳往往聞邊將士建
以力戰賜金則無所不悅或見優人所得過厚則往往憤歎
人情不可不察此賜予不節不殿此臣所論一事皆人人所
共知近臣從諛而不言以至人自方今非獨夷狄之爲患朝
政日敝而陛下不寤人心日危而陛下不知臣願先正左右
以正內外然後忠諫漸進紀綱漸舉國用漸足士心漸奮夷
狄之患庶乎息矣惟深察其隱無聞忠言所以亡遠法漢士
不諱危亂所以存口新盛德與民更始則天下幸甚 知諫
之 八三三三三 八一
院張方平言臣伏見朝廷近以北虜有渝盟之漸沿邊急奏
繼來由驚駭言親征有司營爲備擬抽換陝西兵馬待河北
事宜如聞諸路帥臣或有不時移遣至煩勑使從而告諭向
若戎羯豕突衝突縱逸與戎果順動倉卒之際兵衛未集而又
召發莫赴則人事去矣歷觀古今之從衰爲國理亂之形四夷
交侵無代不有惟是人主威命不行朝廷政令不舉亂危之
兆必從此始原今事勢夫何如哉猛不濟寬威不克愛朝廷
命令慢邊臣易於違戾邊臣奏覆朝廷難於執持原此滋慢之
端悉由姑息之過即如卿者除內帥觀察故事尚書丞郎之
帶職者得換廉察後若水罷樞密副使徐乃拜之焉仰節罷
樞密副使止除防禦使陛下優矜邊臣特以恩崇今四人者
職皆自郎中卒官即出外郎而乃正其名使之換戎俾其依使
之撫下本朝之意夫豈爲薄當印已領章奏今之人可見

過爲待嫌或強拜乃懷大嫌甚至者至欲斂以情非當之
者猶以班敘爲辭朝廷一切含容君命益成輕渺臣誠恐稱
竊獨濱於儀陛下之威命行朝廷之政令舉賞罰在後爵賞
在前必信如春秋不測如雷霆使中外傑寀處偏奔走見天
下之智力不勝其用矣何故蓋大公之法伸群下之私如是
之常者爲哉昔有志於尊主庇民者潛甘多難感憤投袂枝
成大哉於乎夷狄內寧外攘若據上守憂上衆開國有急觀
望長然乃心王家未至如此條臣督撫使武人具恭未敢望僦
效則復循堅不濟不可長也此所以竊慣其資爲宗顧慮
慮甚也使回奏其諸路有不奉詔伏望聖斷特遣朝臣之通
識理體者按問其狀嚴行責削以謹下之衛勸以正綱之紀
綱思患預防古之善戒惟陛下亮察 時方平稱言[illegible]
[illegible]
八三六三
[illegible] 癸未詔自陳橋至北京凡有
司供頓調度悉罷 先是營建北京內侍皇甫繼明主營
宮室欲侈大其制以要賞知大名府程琳以爲方事憂久欲
事上不以別民不可既而繼明果有論奏 上遣侍御史與
周詢按視止能歸繼明命琳獨主其事 癸巳屋原副都部
署葛懷敏以元昊戰歿于定川寨先是元昊聲言入寇是月
丁未詔工公命懷敏將兵禦之己卯至瓦亭寨遣本寨都監
許思純新環慶都監劉賀以蕃兵五千餘人爲方渠天聖寨
主張貴爲殿後戊子進屯五谷口知鎮戎軍曹英涇原路都
監趙珣西路都巡檢李良臣孟淵皆自山外來會涇邊都巡
檢使向進劉湛爲先鋒趙珣總奇兵爲援又大軍次安邊寨
給芻秣懷敏即離軍夜至安遠堡北一里而舍庚寅與大
軍白鎮戎軍西南又先引從騎百餘以前走馬承受趙政以

㝡距賊近不可輕進懷敏乃少止晚趍養馬城與曹英及涇原都監李知和王保王文鎮戎都監李岳西路都巡檢趙珣等分兵而鎮戎城西六里夜則入城自守凡三日至是亦趍養馬城見懷敏聞元昊徙軍新壕外乃議質明襲之珣諫懷敏曰賊遠來利速戰其衆數倍我兵爲今之計且以奇制之宜依馬欄城布柵扼賊歸路固守鎮戎以便餉道俟其衰郤之可以勝不然必爲賊所屠懷敏不聽命諸將分四路趍定川寨劉湛向進出西水口趙珣出蓮華堡曹英李知和出劉璠堡懷敏出定西堡既而知和與英督軍夜發辛卯劉湛向進行次趙福新堡遇賊戰不勝保向家峽而趙珣曹英李良臣孟淵等將趍定川懷敏且令援趙福堡未行英等言賊已屯邊壕且復召珣等入定川會李知和壁下番落將報賊五千人列定川寨北頃之王文李知和定川寨王郛綸又報已拔

賊踰壕懷敏命趙珣與其子宗晟先行日幾午懷敏入保定川寨賊毀板橋斷其歸路別爲二十四道以過軍環圍之又絕定川水泉上流以飢渴其衆劉賀部蕃兵闘于河西不勝餘衆潰去懷敏爲中軍屯寨門東偏曹英等陣東北隅賊自褊江川葉燮會出四面俱至先以銳兵衝中軍不動回擊曹英陣風自東北起部伍相失陣遂擾士卒攀城壕爭入英面被流矢仆壕中懷敏所部亦見之亦奔駭懷敏爲衆所蹂踐躪幾死輿至甕城久之乃蘇懷敏還于寨門擗手以捍入門者趙珣等擁刀斧手前開又以騎軍四合擊賊賊衆稍郤然大軍無闘志趙珣策騎入勸懷敏還軍中是夕賊燎火圍城西隅臨西北呼曰爾得非那軍疲聞者不附耳也更入我圍中今將何往夜二鼓懷敏召諸將議決圍中求援至四鼓召曹英李知和王保趙珣王文許思純劉賀李良

臣趙珣計議莫知所出遂謀結陣走鎮戎軍趙珣請自籠竿城往曰彼無險且出賊不意衆不從雞鳴懷敏自論現軍左右及在後者不得動平明從吾往安西堡以曹英趙珣爲先鋒劉賀許思純爲左右翼李知和王保王文爲殿後聽中軍鼓乃得行日加卯鼓未作懷敏先上馬而大軍按堵未動懷敏周望者再將徑去有執鞚者勸不可懷敏不得已而還恐諜非京及指使等取刎城中未至懷敏復下馬叱執轡者使去不聽拔劍且擊之士遂散懷敏縣馬東南馳行二里許至長城壕路已斷賊周圍之懷敏及曹英李知和趙珣王保王文劉賀李岳張貴趙琳許思純李良臣涇原巡檢楊遵籠竿城巡檢姚奭都巡檢司監押董謙同巡檢唐斌指使霍達皆遇害餘軍九千四百餘人馬六百餘疋悉陷于賊懷敏子宗晟與郭京走馬承受王昭明趙政等還保定川初懷敏全軍中步兵不得動及刺陣已去後軍多不知者故皆得存時韓質部從攻胡恩領軍三千保蓮花堡[illegible]劉湛向進領軍一千保向家峽皆不赴援於是賊長驅直抵渭州幅員六七百里焚蕩廬舍屠掠居民而去　自劉平敗於延州任福敗於鎮戎葛懷敏敗於渭州賊聲益振然所以復守巢穴者盖鄜延路屯兵六萬八千環慶路五萬涇原路七萬秦鳳路二萬七千有以牽制其勢故也　戊戌詔河北都轉運司以邊安撫司令契丹所議和好其告諭居民諸科儲悉罷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八十三之四

仁宗皇帝紀二十之四

慶曆元年冬十月癸卯渭州言蕃官殿直敏戰歿　丙午以右正言知制誥史館修撰富弼為翰林學士弼辭言于　上曰增公幣與虜和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爭爾功於何有而遽敢受賞乎願陛下益修武備無忘國恥卒辭不拜虜既復修和好有已忘功高安指使事諸弼奉使不了乞斬於都市者　上雖不聽而弼深畏恐故每遷官輒力辭云

刺史王信為保州刺史本路部署鄜延都監西上閤門使狄青為秦州刺史涇原部署涇原都監兼知原州左藏庫副使景泰為西上閤門使本路鈐轄兼知鎮戎軍皆賞其破賊功也後三日信及青各和路經略安撫招討副使

始賊以兵十萬分二道一出劉璠堡一出彭陽城入攻渭州慕恪敏援劉璠戰崆峒山敗沒賊踰平涼至潘原泰率兵五千從間道赴援而先鋒左班殿直狄詢逗留不進泰斬以徇遇賊彭陽西裨將夏侯觀以為賊眾不敵欲退守彭陽泰不許乃依山而陣未成列賊騎來犯泰與接泰陰遣二百騎分左右翼張旗幟為疑兵賊徘徊不進谷道去將校請進擊泰止之遣士搜山果得伏兵與戰斬首千餘級　先是　上以西邊諸將數有戰功特召其二環慶都監苑副使范全入奏近刺知天都左右廂點兵然未知寇出何路　上因適有邊奏言犯高平寨劉璠堡同來賜往後渠禮賓副使知州刺史環慶路鈐轄手詔令趣范仲淹發兵下赴兵趣援令晝夜兼行比至平涼賊已解去乃十一月一日

秋分於行被召命赴渭州以乃入舉國形以進　知分行從諸營奏本路經備系步騎益軍馬朝廷以清澗未行細然雖給刑副詔詞詳變以難刺弓手選其少壯者以為保毅兵給弓弩名額史故以其所開者為兵出於民而用之不費財歲得其用者也故取以兵為保毅也代之故以兵不立乃募騎所以名正第以久耳目在州縣吏不知而代藉保為兵但為刺面給糧則其兵戰鬪　邪朝以為臣事皆以為保弩兵大下以民而兵者不當特衛世不易之良制也何遂累以陝西都乃欲以鬪為約數而揀之有以手兄弟諫隔於籍以則往人心各為州為代而官中了不可別而邊上州防托交是知其之近以止州郡猶有人數若倚以戰賊適足以敗事臣恐揀刺土兵日生事　祖宗時法令只刺手背及充保毅者亦無今不改今與民不殊若毀為軍人給刺面錢二千無定例物乃別給請簡陝西弓手悉刺面充保捷指揮仍給例物令所司朝廷從論令前奏令勿給指揮奏揀刺手兵人皆未當今之利願無敢發明者今已有貴顧臣不避數千民之起指驅是指衆情幸已帖然今數十萬人所得一物乃以臣故罷當不取怨而保欲使衆心此新兵揀敕戊申亦難故頭給例物如前詔從之　庚戌轉運司言刺保捷凡一百八十五指揮　秦州既刺保捷又增收保毅及二千人保安保州各籍保捷諸州保毅總六千五百十八人為指揮二十一　河東河北義勇皆以為名何北路總十八萬九千二百三十人河東路總七萬七千七十九人皆籍為壯丁以民丁以三等以上戶選為一籍稅錢二千二三

等以下官給名糧錢於其州戍分兩番訓練上番給依正兵衆
斷比硬軍下番比強壯（此條本志以陝西保捷數遺漏見）　辛亥以[illegible]
都部署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龍圖閣直學士左司郎中以張
知慶州范仲淹爲環慶路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知秦州韓
琦使知秦州韓琦並爲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路都
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龍圖閣直學士[illegible]知延州
龐籍爲左諫議大夫　葛懷敏敗賊入掠至渭州關中震恐
居民多竄山谷間仲淹率衆六千由邠涇援之知賊已出塞
乃還　帝始聞定川事按圖謂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無憂
矣奏至　帝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也加職進官仲淹以
兩路久無功寄跡已賜敗降以謝邊陲辭不受命不聽琦初
拜觀察使獨不辭曰吾君方憂邊豈臣子擇官之時乎及仲
淹等累辭未聽琦參乞并罷所受上亦熟不知琦者[illegible]他路
辭之爲得大臣體則非有負於彼已會有詔令琦依前樞密直學
士立位崇衛琦又[illegible]朝廷安若不可以四路帥臣不統乃
還舊職又遷其官琦辭所遷官[illegible]得還舊職[illegible]
隣境白趙督遣援兵實無毫髮之助官不當復遷卒不聽　衛
州防禦使知環州郭承祐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依前宣
使過渭州遂延入閣管軍缺補何人使者曰聞欲延之乃擇中
武永[illegible]起據練自衛左右皆笑已而果有是命　癸丑以涇
原路都部署[illegible]原儀州防禦使[illegible]爲[illegible]節
度使贈太尉諡忠隱子宗慶[illegible]
郡王氏爲河內郡夫人涇原鈐轄知鎮戎軍[illegible]副
使[illegible]州刺史曹英爲華州觀察使[illegible]使令知
[illegible]秦州團練使涇原都監閤門通事舍人趙珣[illegible]判
涇原都監內殿承制閤門祗候王[illegible]州刺
史涇原都監內殿崇班閤門祗候王文爲左龍武軍將軍[illegible]
州刺史環慶部監內殿崇班劉賀爲右龍武軍將軍[illegible]州刺
史鎮戎軍都監內殿承制李岳爲右備將軍[illegible]州刺史天聖
寨主[illegible]崇班張貴爲右龍武軍將軍[illegible]州刺史西路巡
檢內殿崇班趙瑜爲右龍武將軍[illegible]州刺史[illegible]路都巡檢東
頭供奉官楊遵爲右驍衛將軍賀州刺史定川寨都監左侍
禁閤門祗候許思純爲左屯衛將軍[illegible]州刺史[illegible]城寨管
手巡檢右侍禁姚奭爲右衛備將軍[illegible]州刺史西路巡檢左
班殿直閤門祗候李良臣爲左千牛衛將軍撫州刺史涇原
都監走檢可收軍監押左班殿直董謙爲右千牛衛將軍
原同巡檢三班奉職[illegible]原路都監司指揮使[illegible]
達並爲太子右司御率府率[illegible]過時事者提人情故多以
材力之及用爲將而輕敵[illegible]
[illegible]　甲寅以
翰林學士兼龍圖閣直學士王堯臣爲涇原路安撫使[illegible]
使英州團練使內侍副都知藍元用副之始堯臣還自陝西
請先備涇原弗聽及葛懷敏敗　上乃思其言故復遣堯臣
往於是前所論議多見施行復任韓琦范仲淹爲統帥堯臣
堯臣發之　河東都轉運使度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文彥
博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兼經略部署經略安撫招
邊招討使　丙寅并州[illegible]
丁卯涇州觀察使知渭州王沿復爲龍圖閣直學士刑部郎
中降知虢州以其葛懷敏之敗也沿始教懷敏駐軍瓦亭及懷
敏趨鎮戎沿馳書戒勿入第背城爲寨以[illegible]
伏[illegible]有功懷敏非惟[illegible]定川果敗寇乘勝[illegible]渭州沿
率州人乘城多張旗幟爲疑兵賊引去是沿子[illegible]

非將帥請以兵易之必不聽故又 戊辰御史中丞賈昌朝
上疏言太祖初有天下懲唐末五代方鎮武臣土兵牙校
之盛盡收其權當時以為萬世之利及 太祖所命將帥率
多攀附舊臣親姻貴冑賞重罰輕不謀而勇而領兵沖小寡然
成算出師禦寇所向有功自此已來兵不復振近歲恩倖子
弟飾廚傳沽名譽不由勳効坐取武爵者多矣其志不過利
轉遷之速俸賜之厚爾禦侮平患何望於茲然乘邊鄙無事
尚得以自容昨西羌之叛驟擇將領鳩集士衆士不素練固
難指縱將未得人豈免屢易以屢易之將馭不練之士故戰
必致敗此削方鎮兵權過甚之弊也且親舊恩倖已任軍職
者便當為將兵謀戰法素不知曉一旦付千萬卒之命使
庸人致之死地此用親舊恩倖之弊也臣謂將方鎮者請敷
更易管軍并刺史以上官秩宜審其所授以待有功如祖宗
五六九十 ■八十六之四 ■八十
勳李昭亮輩恩倖之人尚存邊任且速別選人代之此臣所
陳救弊之端也方今備邊之尤切者凡六事其一曰馭將帥
古帝王以恩威馭將帥將帥以賞罰馭士卒於外故軍
政行而戰功集乾德中詔王全斌等伐蜀是冬大雪 太祖
皇帝着紗帽被貂裘御講武殿氊幄顧左右曰今日此中寒
不能御況伐蜀將士乎即脫所服裘帽遣中使馳賜全
斌此御以恩也又曹彬李漢瓊田欽祚等討江南召彬立於
前漢瓊等立於後授匣劍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得以專戮
之漢瓊等股栗而退此御以威也今命將帥必先疑戚非近
倖不信非姻舊不委錫與金帛曰為而心無感悅者以例所
當得非恩出也錫與一皆用例如與兵之際須特出非常然
後可以動其心也又陝西四路自部署而下鈐轄都監巡檢
之屬軍政必相參謀事未成事已先露設可則我否上行則

下從雖有主將不專號令故動則必敗也請自今命將出征
或惟因其捨其小節責以大效爵賞威刑皆得便宜從事偏
裨而下有不聽令者以軍法論至於克捷賦賞有軍之物皆
得而用之如 太祖臨方鎮之籠絡駕馭武臣之權久遂
一許從與必用將帥事許將帥所有功則必賞有敗則
必誅此所謂馭將之道也其二曰復土兵今河北河東強壯
陝西弓箭手之屬蓋土兵也北戎狄俗苦寒沙磧之地
習衣食好馳走射自古禦戎抑胡非此不可然河北鄉兵其
廢已久陝西土兵屢為賊破其存者十無二三臣以謂河東
河北邇北陲已詔近臣詳定法制外舞閱習而其人武
力兵技之優劣又擇其家丁夫之壯者以代老弱每歲秋冬
其才能絕類者籍記其名姓而遞補之陝西弓箭手貧
乏者以錢物利月入糧俸多許轄刺強為禁兵又不許役田疇
五八 ■退八十六之七 ■八
受其田盡令使力耕死戰此為邊閑則可以耕戰而有供迎
為不易之利內地州縣增置弓手亦當約如鄉軍之法而閱
試之其三曰訓營卒 太祖朝下令諸軍服無兩不得等
合之外有將酒肴者則遣主兵之士亦有服增絳者則答責之
異時從田獵四目風霜兵士服勞無不一以當百今營士驕惰
臨敵無勇此由素所給用之過也衣待例三年轉員謂之落權
正授者雖未能易此制即不須一例使為部署鈐轄宜令其
間擇實有才勇可任將者受之又今之兵器多濫然造之不
精且不適用兼帶鎧負弩力宜按入陣之法不專兵之用必所教
習之使皆能有次序左右有形勢前却相附上下相援今之
日失一隊長則輒一隊何患衆不為用乎其四曰制戎狄今
戎狄爲然與中國通好方諸國則唯契丹其強者則曰元
昊而一勇之人使以術制中國之勢雖優四代以來服不忘其之

剌矟是朝廷敵遣三處不可勝計古之備邊西則金城上郡
北則雲中雁門今自滄之秦緜亘數千里非有山海峻險之
阻獨恃州縣鎮戍爾凡戍所供縣又不下數十萬以天下歲
入之數纔可取足而一穀不熟則或至狼狽也契丹以[illegible]
用燕人治國建官一同中夏昊賊據河南列郡而行[illegible]
[illegible]所人此中國之患也有是西戎諸國如沙州唃廝囉[illegible]
藏之族近北如黑水女眞高麗新羅等處皆為通中國今為
一處隔絕可發人往使誘之來就如此則一處必攻於諸國
矣勢撼則當備備則勢分此中國之利也其五曰緩戎部且
蜀乃者邊陲之難翰也如延有金明府有豐州皆戎人內附
之地朝廷恩威不立撫馭乖方比為強虜脅從而塞上諸州
藩籬已撤雖蕃部既壞土兵亦衰恐未有破虜之期方今陝西
諸路沿邊知州軍皆帶安撫蕃部之名多設方略誘在部族
財賦法令得以自專擇其族強而有勞者以為酋帥如河東
折氏比但可為吾藩籬之固矣其六曰明探候古者守封疆
出師旅居則有行人覘國戰則有前茅慮無其策莫若此
太祖命李漢超鎮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
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陽李謙
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趙贊領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
海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筦榷之利悉以輸軍
中仍聽貿易而免其征稅召募勇士以為牙爪故邊臣富於
財得以養死力為間諜蕃夷情狀無不預知者二十年間無
西北之憂者由將帥精於覘候之所致也今西鄙刺事者所
遺不過數千錢但略涉境上盜聽傳言塞命而已故虜情賊
狀與夫山川道路險易之利勢終絕而莫通夫既不悉之戎
人萬死一生之地既何從容探索誠會非有重賂厚賞孰肯

自效乎願監藝祖將帥之制選廉財用一切委之專使養
勇士為爪牙而臨戰自衛無殺將之辱募死力為覘候而坐
知敵來免陷兵之恥也始吕朝節伴契丹使皆建言和親辱
國而尺地亦不可許自議欲以金帛啗契丹使攻元昊昌朝
曰契丹許我而有功則責報無窮且以我行於元昊昔向結
贊普助唐討朱泚而唐答賂以為不可後乃知吐蕃陰與泚合
今安知契丹計不出此邪於是命昌朝報使契丹昌朝力辭
因奏此疏上嘉納之 原州蜀明珠滅藏二族兵數萬與
元昊首尾謀隔道范仲淹閏涇原欲襲討之乙巳奏言二
族道險不可攻前日高繼嵩已喪師平時猶懷反側今討
之必與賊表裏南入原州西擾鎮戎東侵環州邊患未艾
也宜因昊賊別路大入之際即并兵北取細腰葫蘆泉為堡鄣
以斷賊路則二族自安而環州鎮戎徑道通徹可以無憂矣
後二歲遂築細腰胡蘆泉寨 十一月壬申詔閤門自今契
丹使不以官高下並移坐近前傳例班拱殿契丹使坐在
西宰相節度使位後徐交較大燕在學士少後並近南別
行至是為北朝坐南使班高而南朝坐北使位絕下既
許升坐則又當與北朝儀制未同故又詔太常禮院參知政事
皆在東升契丹使坐自此始 辛巳徙知渭州龍圖閣直學
士吏部員外郎文彥博為秦鳳路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
兼知秦州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知涇州滕宗諒為天章閣
待制環慶路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兼知慶州西上閤門使
果州團練使知渭州張亢為四方館使涇原路都部署經略安
撫招討使兼知渭州先是帝以涇原傷夷欲令范仲淹與
文彥博對易遣內侍王懷德喻旨仲淹謝曰涇原地重臣恐
不足以獨當願與韓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

兼環慶又一則夷夏稍安事不亟易二則涇原有警臣與韓琦可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以相應援三則演修環州鎮戎諸寨指此兩路事力必能速有成功四則臣與韓琦日夜計議選練兵將漸復横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孫沔亦可辦集渭州一武臣足矣於是復置陝西四路都部署經略安撫兼沿邊招討使命韓琦范仲淹龐籍分領之仲淹與琦開府涇州而徙彥博帥秦宗諒帥慶皆從仲淹之請也　初葛懷敏軍敗于定川諸郡震恐宗諒顧城中兵少乃集農民數千戎服乘城又募敢勇諜知賊遠近形勢報旁郡使爲備會仲淹引環慶兵來援時天陰晦者十日人情憂恐宗諒乃大設牛酒迎犒士卒又籍定川戰没者哭於佛祠祭酹之因厚撫其孥使各得所欲於是士卒感發增氣邊民稍安故仲淹薦以自代　集賢校理余靖言臣竊聞已降敕命差韓琦等充涇原等四路都部署韓琦范仲淹並於涇州駐劄仍差文彥博知秦州者臣聞兵之勇怯在乎將勝敗存乎氣竊見賊昊侵軼邊陲已來大戰者三矣延安之役人有勇鬭好水之師陷虜伏中定川之敗不戰而走此皆賊衆負勝之氣而吾將勇怯之分也臣觀賊昊雖曰小羌其實黠虜其所舉動咸有次序必先翦我枝附壞我藩籬先攻易取之處以成常勝之勢金明之族最近賊庭故先取之豐州之地援兵難集故次取之涇原將帥軟懦故又次取之此乃賊知先後之計也臣竊料沿邊諸郡最居衝者秦州爾賊所以羅旦未敢攻秦州者三焉邈川尚強雖羌未附而韓琦爲守也此賊昊之所畏朝廷之所恃也今可憂者邈川唃族爲賊所侵衂已低折一了矣其餘雖羌附漢者未必全歸賊者未必誅向我願若之此族滅而不能救今雖受我封拜賊兵若至其肯出死力而援我乎此一恃去矣若使韓琦且守秦州招懷種落撫以恩信以勵士卒督以忠果循須精擇材勇以爲間諜探候必報使賊有所畏可也今乃專委文彥博計其備守此一失之深者朝廷委之臣亦非敢措議且事但以三軍所恃者將爾韓琦數年在邊雖未成功羌賊知名士卒信服今一旦使文彥博代之恩信未洽綏急有難兵將肯用其命乎且彥博新從懷德與閫羌賊固輕之矣今雖以韓琦范仲淹在涇原節制諸路以爲聲援但秦州之憂朝賊若出其上策以一軍守定川則涇渭之師不得南矣以一軍瞰隴坻則岐隴之兵不復西矣以一軍直擣秦州而援兵不至雖羌外附則秦州非我之有也賊若出其下策前駐雖志在攻奪邊砦之故兵可示勝負未可知也若謂賊輕去巢穴以爲不然此所以憂我不虞也臣以爲當今之計不若急遣韓琦兼領大帥歸鎮秦州增兵故關以扼衝要諸路有急宗妨應援此最安危之機也都秦州之戍以當兵衝以成輔車之勢一大將居之足矣更宜選擇材勇以代羸懦亦最急也賊自屢勝已來未嘗挫折若得勇將以摧其鋒則庶可伐伏矣朝廷留置大事臣妄言且聞其從罪獲不報　壬午供備庫使以川團練使知貝州張茂實爲西上閤門使知瀛州茂實副富弼再使契丹議論雖出弼然茂實亦妥重有事故特遷之　甲申以泰山處士孫復爲試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復平陽人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大約本於陸淳而增新意石介有名山東自介而下皆以先生事復年四十不娶李迪知其賢以其弟之子妻之復初猶豫石介與諸

夠子謂公姐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欲託以子
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復乃聽孔道輔開復之說先就其介
執杖發左侍復左右升降拜則扶之其往謝亦然介隱爲冬
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於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不緒
術宜在朝廷故召用之　己丑降石州刺史向進爲崇儀使
梧州刺史西京左藏庫副使高繼和爲供備庫副使李禹珪
吳從周並爲內殿承制閤門祗候郝從政爲殿直閤門祗
候趙瑜范恪職並定川之敗也高繼和李禹珪[illegible]
[illegible]
辛卯詔新知永興軍鄭戩兼管勾陝西轉運司公事使精[illegible]公
事戩建言凡軍行所須頃不有司相續[illegible]切
罷去先是衙吏輸木京師浮渭泛河多漂沒既至易斥不中
程往往破家不能償戩奏罷歲減三十餘萬又奏[illegible]
【八十三之四】【十一】
民積粟長安故都衣冠子弟多[illegible]散治之頗殺其[illegible]寬
法外人皆揚忠　十二月庚子朔涇原路安撫使王堯臣言
今體量定川之敗其失有四不任石亭奔五谷口一失也離
開遠堡北不入鎮戎軍由西南直移養馬城二失也自養馬
城越長城[illegible]趨定川三失也定川見賊不能[illegible]死四失也其
長城[illegible]開各五七丈最爲險固舊有城[illegible]賊毀去斷官
軍歸路別築[illegible]二十四自行[illegible]定川水泉上流將佐無
[illegible]知者而很敏素強愎[illegible]多不聽始則貪功輕敵至
定川賊衆四集倉皇不知所從遂議南遁使數萬之衆投于
死地[illegible]用兵以來無虜於此[illegible]臣自
今深察前敗不可更驅士衆以陷敗機也　壬寅詔謝制舉
文武官各一[illegible]從御史中丞賈昌朝之言也
壬戌詔[illegible]范仲淹龐籍已帶四路招討使其逐路招討使

副使罷從知慶州滕宗諒之言也宗諒言[illegible]師朝廷
命韓琦等都統四路則逐路帥臣[illegible]節制其[illegible]不可同
稱也　是冬宰相呂夷簡感風眩不能朝　上憂之手詔拜
司空平章軍國重事疾少間三五日一入中書夷簡力辭復
降手詔曰古謂髭可療疾今剪以賜卿又問群臣可任兩府
者具能過如此夷簡平生朝會出入進止皆有常處不差尺
寸一日[illegible]誤忘一拜而起外聞譏之呂相失儀漢州人
張紡時[illegible]在京師聞之曰呂公爲相久非不習者今
大朝會而失儀是天奪之魄殆將不久矣後旬餘遂感風眩云
是歲天下主客戶[illegible]六百六十七萬二千二百九十二口
二千一百八十一萬[illegible]千九百[illegible]客戶[illegible]百七十六萬四千
六百三十八口二千六百二十九萬二千八百二十二　元昊之
嬖臣野利剛浪凌遇乞兄弟皆有材謀號大王親信用事
王嵩【八十二之四】【十二】
邊臣多以[illegible]間之剛浪凌即旺榮也始旺榮求范仲淹書求
和[illegible]仲淹既去龐籍代知延州乃言諸路皆傳元昊爲
西蕃所敗野利族叛黃鼠食稼天旱賜遺互市久不通飲無
茶衣帛[illegible]國內疲困思納款遂令知保安軍劉拯爲書賂蕃
部破丑[illegible]使達旺榮[illegible]方總靈夏兵[illegible]當以
西平茅土分冊之而涇原路王沿葛懷敏亦遣僧法淳持書
及金寶以遺遇乞會剛浪凌詐使浪埋賞乞媚娘等三人詣
青澗城種世衡知之曰與其殺此三人不若因此爲間
命監商稅出入[illegible]從其[illegible]又爲蠟書遣王嵩遺剛浪凌言
浪埋等已至朝廷知王有向漢心命爲夏州節度使奉錢月
萬緡旌節已至趣其歸附以棗緘畫龜[illegible]剛浪凌得書大
懼自所治執嵩歸元昊元昊頗疑剛浪凌貳已不得還所治
且錮嵩窖中遣教練使李文貴以剛浪凌旨報世衡且言不

是所遣者旺榮言遇乞通和乎文貴自言用兵來牛羊悉已賣契丹一絹之直為錢二千五百人情便於和時卅衙已上主興城籍不信其言意虜欲疑吾軍止文貴於青澗城數月既而與大敗葛懷敏于定川　朝廷厭兵會契丹使者來求關南地元昊欲歸於南朝而未敢若南朝以優禮懷來之彼亦洗心自新　於是密詔籍招納元昊元昊苟稱臣雖仍其僭號亦無害若改稱單于可汗則固大善籍以為元昊驕慢方勝若中國自遣人說之彼益偃蹇不可與言乃自青澗城召文貴謂之曰汝之先王及今王之初奉事本朝皆不失臣節汝曹忽無故妄加之名使汝王不得稱臣紛紛至今彼此之民肝腦塗地皆汝群下之過也汝犯邊之初以國家久承平民不習戰故屢為汝勝今邊民益習戰汝之屢勝豈可常邪我國家富有天下雖偏師小衄未至大損汝一敗則社稷可憂矣天之立天子者將使博愛四海之民而安定之非必欲殘彼而取快也汝歸語汝王若誠能悔過從善稱臣歸款以息彼此之民朝廷所以待汝王者禮數必優於前文貴頓首曰此固西人日夜之願也龍圖能為言之朝廷使彼此休兵其誰不受賜籍乃厚贐遣之元昊固欲和而恥先言及文貴還聞籍語大喜亟出嵩於牢獄禮之使與文貴偕來月餘文貴復持剛浪凌及其弟旺令嵬名環與嵩書抵籍議和且言如日之方中止可順天西行安可逆天東下籍嫌其不遜未敢復書請于朝詔籍復書許其和而書稱旺榮等為太尉籍言太尉天子上公非陪臣所得稱使旺榮當之則元昊不可復臣矣今其書自謂寧令或謨寧令皆虜官中國不能知其義稱之無嫌也詔聽籍言既而旺榮等又以書來欲仍其僭號而稱臣納款籍曰此非邊臣所敢知也而主若自奉表章乃敢達之朝廷名號正則議易合爾方議修復洛苑城寨籍恐虜猝犯之敗其功故數與其使反覆計議抑止其僭亦不決然絕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八十三之四

五福五代堂寶
八徵耄念之寶
太上皇帝之寶
天祿繼鑑
乾隆御覽之寶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八十四之一

仁宗皇帝紀二十一之一

慶曆三年春正月庚午朔封皇第三子為鄂王武昌軍節度使同平章事仍賜名曦生甫二歲而薨詔輟朝七日辛相鄂制未及宣也宋本曦故記追贈太師中書令諡悼獻涇原經略使王堯臣還言至陝西見鄜延環慶路其地皆險固而易以屯兵惟涇原則不然自漢唐以來為戎馬之衝若武川阿感屯田中宮唐則吐蕃回紇由全使橋渭水皆出此路盤自近戎本在渭州公涇河大川直抵原州以來略無險阻雖有城寨多居平地賊從交鋒難以捍防加與牙儀渭城常宿重兵守之今賊昊兵有四數出番故地近數年凡由此三入寇公朝廷訪所於涇州為控扼關陝之會成合事機然須經略避邊地今處土戰不振其正馬所從未今訓練

[illegible]

將佐又令諸將事形勢不可攻故在人之其益不及品而邊嶺視往以臨此難選一路自經戰鬪將佐三五員及以兵戍城寨亦以五七指揮隸本路揀與訓習備一路事力守禦則賊雖欲長驅入寇必牽顧慮之心臣略論一路五州軍城寨將兵要害及賊從入通之處備禦輕重之策凡五事其一鎮戎軍據賊界天都山止百餘里內北則有三川定川劉璠等寨並石門前後峽連接皆漢蕭關故地最是賊馬奔衝之路內三川地勢據險可以保守定川劉璠二寨新經修築而定川城壁不甚完今再須增葺及添兵馬糧草之備其寨主監押當令本路土軍舉辟材勇班行朝廷若謂所來懷敏之敗定川諸寨不足捍衛以為棄地則鎮戎軍西北兩路更有何處部賊馬可以直趨城下兵前來無依援所給田土難以耕作其東路公惠有天聖乾興東山彭陽城四寨

與原州平安開邊等寨相接近亦爲賊馬所擾非須更切誅
滅臧等族更爲應援此四寨亦當如三川等寨添援人備兵
以防入寇其東南至渭州瓦亭寨有師子欄馬平泉三堡師
子堡雖城壘擴頗其間甚有居民欄馬爲賊攻破城門劫
蕩人戶畊畜殆巳平毀惟山城倉草場僅存平泉亦嘗經賊
火城中之人存十去八九此三處俟春並當修築爲瓦亭之
援蔽不爾其勢不攻而自下一路隔絕更無所恃鎮戎永爲
孤壘矣其二渭州籠竿城隆德靜邊得勝四寨在六盤山
外內則爲渭州藩籬外則爲秦隴襟帶土地饒沃生齒繁多
內附蕃部族帳又易爲固當然全勝慶州爲賊人所窺伺
之設蓋距賊界則路甚平易去州地且有山川之阻萬一爲
賊先據其要以兵扼鎮戎軍三川南谷并隴山木峽一帶路
口則鎮戎軍渭州難以出兵應援四寨必爲賊攻勢力不能支
則人心自潰矣臣乞請建置爲軍擇路分都監一員知軍專提
舉四寨及令修築城壘添屯軍馬及時聚積糧草以爲備禦
又瓦亭寨在西則屬鎮戎大路東則壓彈箏峽當要衝
鎮至渭州其東南控六盤來路其南去制勝關萬泉寨二十
里與儀州相接自唐以來皆宿重兵爲控制之地當四路走
集最爲衝會宜常置一將軍馬以捍其奔軼又州之北東有
小盧新寨耀武鎮至涇原近亦爲賊騎所掠全無備禦之具
並須增葺之其三原州東南由羅交驛至涇州九十里又西
北由開邊寨平安彭陽城東山等寨至鎮戎軍一百八十里其
西有柳泉鎮路通佛空平細腰城至環州定邊寨與明珠滅
臧及環州蘇州等族一帶蕃部相接其首領至多素無保聚
不相維紀向背離合所守不常須擇武臣知環原二州相爲
表裏仍使招輯蕃部但不爲賊用則庶幾少減涇原之患其四

儀州控扼山險制勝關西五里有流江口東二十里至呂段
河南有細巷口又有安化峽一帶上隔隴山並通水洛城生
戶入王等族即通吐蕃出入之路今逐處隘口雖有小寨柵
控扼然亦備禦未至近亦屢有生戶入寇又自黃石河弓門
床穰長山寨至秦州止二百餘里由赤城鎮至隴州不及百
里或秦隴有急則地界爲最近若賊馬引大衆旁緣侵掠則
儀州軍馬少將佐未得人禦扞之計甚可憂也又州城低薄
才周四里有餘壕塹淺狹三分軍民二分在外設若賊至瓦
亭南趨制勝關或緣隴山假道水洛城或由秦隴州直趨州
界皆能入寇至時雖能城守居民必大遭剽掠亦宜預慮之
其五涇州雖爲次邊然緣涇河大川道路平易當賊騎之衝
西北八九十里是大蟲前後嶺其東北接原州彭陽縣及本
州長武縣俱有徑路與明珠滅臧等族相通此實近裏控扼
之會其彭村直入州路宜營作關柵或斷爲長塹以遏奔衝
朝廷近差鈐轄范仲淹於此開置帥府亦足以建威厭敵也
臣今來以謂增葺堡寨城寨若無丁夫可役欲許以省錢給
帶甲兵士令當處修築之仍量添守兵積蓄糧草繕完器械如西
賊大段點集其沿邊弓箭手各有骨肉在賊界居住宜多與金
帛探候預令蕃漢人戶入保近裏城寨一則兵少處得人共
守二則免爲驅虜致邊地空虛仍先密諭諸寨官員或聞圍
閉各令堅守本路將帥即未得出救兵應爲賊誘枉遭敗覆
既未出兵則可於邊人及諸軍內召募驍勇敢死之人令伺
隙夜擾賊營候其資糧援擊之其圍閉之時且令持重觀釁
庶無速戰之禍議者或曰如此則必有深入之患我師未出
寇必大獲而去臣以謂昨定川之敗賊知近裏城寨空虛遂
乘勝而入今若城寨並益屯兵馬示有御備之具須防後虞

未敢有長驅之計縱其來攻則各堅壁以守之若散行剽掠則其勢自分可以出奇邀擊況已經畫諸路常置一將宜為於近界上緩急應接賊果長驅而來則選勁兵伏截險隘又路有寬狹必不能方行而前首尾差遠難以相衛宜自取敗役也其一路事形臣竊與邊臣計議謂當如此備禦望下韓琦范仲淹龐籍相度施行從之　辛卯詔陝西沿邊招討使韓琦范仲淹龐籍凡軍期中覆不及者皆便宜從事用安撫使王堯臣議也　建渭州籠竿城為德順軍亦用王堯臣議也初曹瑋開山外地置籠竿等四寨募弓箭手給田使耕戰自守其後將帥失撫御稍侵奪之衆怨怒遂劫德勝寨主姚貴閉城門叛堯臣適過境上作書射城中諭以禍福且發近兵討之吏白堯臣曰公奉使且還歸報天子耳貴叛非公事也堯臣曰貴土豪頗得士心然初非叛者今不乘其未定速招降後必生事為朝廷患果出降堯臣為申明約束如瑋之舊乃歸　癸巳延州言元昊遣偽六宅使伊州刺史賀從勗來納款先是龐籍因李文貴還再答旺榮等書約以元昊自奉表削僭號始敢聞于朝於是文貴與從勗持元昊書至保安軍籍令保安軍簽書判官事邵良佐視其書元昊自稱男邦泥定國兀卒郎霄上書　父大宋皇帝從勗又言契丹使人至本國稱南朝遣梁適侍郎來言南北修好已如舊惟西界未寧知北朝與彼為婚姻請諭令早議通和故本國遣從勗上書緣本國自有國號無奉表體式其稱兀卒蓋如古單于可汗之類若南朝使人至本國坐蕃宰相上兀卒見使人時離雲床問聖躬萬福而從勗亦自請詣闕籍使謂之曰天子至尊荆王叔父也猶奉表稱臣今名體未正終不敢以聞從勗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使從勗得至京師而天子不許請歸更議之籍乃具以聞且言虜自背叛以來雖屢得勝然喪和市之利民甚愁困今其辭稍順必誠有改事中國之心願聽從勗詣闕更選使者往其國申諭之彼必稱臣凡名稱禮數及求匄之物當力加裁損必不得已則少許之若所求不違恐彼之心亦易盡厭也　丙申王堯臣又言唐隴右河西范陽安西四鎮嶺南五府節度兼領經略使咸平五年始以右僕射張齊賢為邠寧環慶涇原路經略使判邠州令環慶涇原路及永興軍兵馬並受節度張齊賢又以鄜州觀察使錢若水為并代經略使判并州自後更不除人自陝西用兵夏守贇自環慶陳執中亦以兩府舊臣始為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韓琦范仲淹止為副使既而張存知延州王沿知渭州張奎知慶州俱是學士待制之職亦止管勾本路部署司事及夏竦陳執中既罷四路置帥遂逐路各帶都部署及經略安撫招討等使因而武臣副部署亦為副使今韓琦范仲淹龐籍既為陝西四路都部署兼經略安撫招討等使四路當副部署而帶路都總管經略使名者九人各置司行事名號不異而所稟非一今請逐路都部署副部署並罷經略只充公邊安撫使副從之　呂夷簡數求罷　上優詔未許陝西轉運使孫沔上書言　祖宗有天下垂八十餘載未嘗以言廢人景祐以前綱紀未甚廢猶有感激進說之士觀今之政是可慟哭無一人為陛下言者臣誠痛之願陛下留聽夫州郡承風者刺史也皆猥懦老耄縣邑承令者牧守也多昏瞶罷軟制勑之下人以為不足信奏請已行人以為不能久未幾而果罷利權反覆民力殫竭師老于邊夷狄爭長事至危而陛下以為安人皆憂而臣下推相自何也由宰相多忌而不用正人也往者　章獻攝政陛下恭默有王曾張知白曾宗

道亨迪葆齊蔡蘇以正直送居尚府曹修古李紘劉隨許渤永
孔道輔以亮節更任諫列于時斜封僥倖絕于威福辦未焉
去然十餘年間中外無大故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及
以使相出鎮許昌乃薦王隨陳堯佐代己才庸負重謀身不
暇於事中書政多士政事泊發即蔡齊宋又以張士遜冠
台席士遜本乏遠識致隳國事戎狄漸起於疆埸卒伍蠭發
於輦轂會盜徒行滅竊逃道損威失體殊不憚羞尚待三師
居第此蓋夷簡不進賢為社稷遠圖但引不若己者為自固
之計欲使陛下知輔相之位非己不可輕復思己而復用也
陛下果召夷簡還自大名入秉朝政于茲三年不更一事以
姑息為安以避謗為智西州將帥累以敗聞北虜無厭乘此
求賂兵殲貨悖天下空竭刺史牧守十不得一法令變易上
民怨咨隆盛之基忽至于此今夷簡以病求退陛下手和御
三八　八十四之一　六　仁
樂與凋傷德音乃謂恨不移卿之疾在于朕躬四方聞之傳聞
詔語有以下者夷簡在中書二十年三冠輔相所言無不聽
所請無不行有宋得君一人而已未知何以為陛下報今天
下皆稱賢而陛下不用者左右毀之也皆謂纖邪而陛下不
知者朋黨庇之也北虜傳盟西賊款塞公卿亦皆曰望和平
若因此振紀綱修廢墜選賢任能節用養兵則景德祥符之
風復見於今矣若恬然不顧遂以為安臣恐土崩瓦解不可
復救而夷簡意謂四方已寧百度已正欲因循默默而去無
一言啟沃上心別白賢不肖雖盡南山之竹不足書其罪也
若為賢材合公議雖失之於始而得之於終猶可寬天下萬
世之責苟遂容身不救前過以柔而易制者升為輔弼以疑
而可使者任為耳目以邪佞為君子以庸懦為長者使之在
廊廟布臺閣上惑聖明下害生靈為宗社計則必危為子孫

計則不保於吉凶張禹不獨生於漢李林甫復見於今也伏
望陛下察之行出書聞 帝不之罪議者甚其褒切夷簡請以
行之規學古之言但求聞此道十年朝人亦服其並不
用已者朝詔吏部流內銓公選州軍地理所界處自今勿除
任邊郡人 庚戌右正言知制誥梁適假起居舍人直學士右
諫議大夫使延州與龐籍議所以招懷元昊之禮也於是許
賀從勗赴闕 乙卯韓琦范仲淹等言臣等各分戎寄未議
策勳止貼朝廷所憂邊鄙然究利害自繫勝敗三年于茲
僅能未有元昊遣人赴闕將議納和其來人已稱六宅使
伊州刺史觀其命官之意欲與朝廷抗禮初恐不改僭號意
朝廷開許別議服之詞又虛尚懷疑以為偽號將為元昊
以從國家之計臣等敢不為朝廷思經久之策以塞之患
成臣等罷邊當此時用詐脫身切弄凶器揭明於外可納款內
三十九　八十四之一　下
貴其然至九月則悔悔每當大為邊患以累世英雄之志而
屈賊若勝長悅屈而故和雖朝廷不招納亦當自款
通好十功以臣等料之賀因累年用兵蕃界勞擾交鋒之下
傷折亦多所獲器械鞍馬皆歸元昊其下皆怨無所厚獲其
橫山界蕃部雖無散走但漢兵未勝我人重土不能背逆
所獲類聞今 元昊知眾之疲聞下之怨乃求息肩養銳以逞
凶志非心服中國而來也臣等謂元昊如大言過望為不敢
僭號之請則有不可許者三如卑詞厚禮從元昊之所亦有
大可慮者三何謂不可許者三自古四夷在荒服之外聖帝
明王恤其邊患柔而格之不吝賜與未有假天王之號者也
何則與之金帛可節儉而補也名號天下之神器豈私
假於人哉惟石晉藉契丹援立之功又中國逼小才數十州
偷生一時無卜世卜年之意故為號於彼壞中國大法而終

不能厭其心遂爲吞噬遂成亡國一代君臣爲千古之罪人
契丹稱帝滅晉之後參用漢之禮樂故事勢強盛[illegible]有中
國之心我國家富有四海非若晉漢偷生之時元昊[illegible]
朝廷爵命非有契丹開國之功此不可許之一也又況如公
家文字并軍民詔言皆呼昊賊人知逆順天[illegible]之分[illegible]
亡未[illegible]此今元昊於大都山[illegible]所居[illegible]漢界如[illegible]
以大號此後公家文字并軍民詔[illegible]當行西朝兩府之稱大
都山必有建邦郊祀之儀其所西戎兵邊人有[illegible]必然蓋有
所歸矣至於四方豪士稍不得志則攜背而去其往[illegible]
號之分彼多得漢人則禮樂事勢與[illegible]中國豈
復有太平之望邪此不可許之二也又議者皆謂元昊胡人
也無吞中國之心欲自尊於諸蕃爾臣等謂[illegible]
狩堅稱連勢[illegible]後若胡人也並居中原近則[illegible]父子
[illegible]
少爲人也生據大原後都西洛皆漢人[illegible]
川事後元昊有作僞詔詞稱戎兵民有定制轄之[illegible]此其驗
也蓋漢家之於人不樂威夷狄中必[illegible]漢法[illegible]城郡
必便漢人守之如契丹得山後諸州皆令漢人爲之官守或
朝廷假元昊僞號是啓之斯爲叛人之助其[illegible]此不可許
之三也何謂大可防者三元昊以累世桀雄之資一旦僭逆
初遣人上表稱臣奉表及劉平之陷賊氣乃驕[illegible]
至上書朝廷使不稱臣其辭頓慢而後屢勝當有大言過望
乃人情之常也若卑詞厚禮使肯從元昊之[illegible]也是
果以[illegible]之間暫求息肩使中國解其三四年間將帥懈逸
士伍驕惰邊備不飭戎政漸弛却如前來[illegible]則中國不能
支梧此大可防之一也又從德明納款之後[illegible]不息抄掠
[illegible]苗四時托驅數千里至元昊事勢稍盛乃稱帝[illegible]

朝廷若非北戎情跡盡見大爲邊患備禦未深又入今後
以敗戎兵而休息其衆又欲併力東向[illegible]
夫秦[illegible]將來再舉之利成元昊初叛之時[illegible]
[illegible]將[illegible]之志今復彊盛豈得息心目朝
廷[illegible]一朝反側豈有叛亂[illegible]未捍之既而能
夕之間若出此大可防之二也又從德明以來後使
[illegible]人入京師所經道路百貨所積獲中國之利[illegible]
[illegible]其事力乃興兵爲亂今茲五年用度必困乃卑辭
[illegible]而更合我[illegible]欲復圖中國之利待其合用必卽求與
以決其[illegible]狼子野心困難則[illegible]今若通和又再許
之人使前出入京師深入[illegible]更緣自前往來[illegible]
盡[illegible]今既爲強敵之國[illegible]大己必[illegible]
入番或與番人相有結連或使刺客[illegible]
[illegible]
必所在[illegible]甚於昔時有事何以[illegible]此大可防之三也臣
等[illegible]朝廷假元昊所請[illegible]觀其所請欲如天[illegible]
求[illegible]朝廷答云[illegible]地宗廟不可私許大號環中
國之[illegible]卑詞厚禮比並求元昊之稱則按[illegible]留于可故
事有可許之理亦須防其陰[illegible]
而備[illegible]以備虞詐候一二年間見其表裏[illegible]
久可那戎戎兵於近裏屯白緣西戎自[illegible]
兵以[illegible]不[illegible]如戎割屬則乞答[illegible]
[illegible]一旦驅之則難援生事
必不爲[illegible]師依前來出入賈販則乞答
[illegible]民及陣其子孫骨肉[illegible]
[illegible]中多[illegible]更却生事只於
[illegible]各得[illegible]所彼如邀我自今已後能修戍寨

則乞皆云邊界執事生事多有歸怨常剿役皆須節節成案財
兵方能鎮靜使各安居則君臣餘更有非禮之求則徒致羣
嫌副即且論之不必從也但厚遣來人告以此故使還往
來命論四月賊不能舉矣至秋則與是畏也何以言之臣等
觀諸侯信賞必罰今已明白帥臣本道以使得人擇將鼎新
使朋啟稍於將旨賞功約束將佐不令輒出以嬋候防多
變未仰今極邊城寨或未能守將集之兵不可大戰若勝今
奮使來以臣等計之尚可憂慮然大軍持重寄兵分野
定川之負也如候秋而來則戍寨多固軍馬已聚或堅壁而
守或據險而戰無足畏矣臣等已議一二年間訓兵一四萬
使臻今歲備一陣任務熟習能使熟戶蕃兵與正軍參用則補
山一帶族帳可以圖之降我者眾之純然蕃兵厚其官賞各令安
籍居為熟戶拒我者以精兵加之不從則戮我軍威行山界
不為門戶要害之言亦足閒之若果困而來我則退守寨堡
足以困彼之策老至御而來我則據險以待之蕃兵援
不能久聚退散之後我出兵遮殺彼復襲我敢又
諸倫之兵及諸路以兵來屢敗死亡矣命則山界蕃部勢窮
援弱且近於我自求內附可選西蕃以鎮之足以斷賊之
手足矣然今朝廷以平賊人才為急當選時不以小勝
小衄點陟將帥則三五年間可集大功仍詔中外臣寮不得
輒言邊事以沮成圖我 太祖 太宗統御四海創爲世之
基業今以三五年之勞再定兩隅豈爲晚耶如所聞者
長之策必不復輕動然後中國有太平之期矣臣
等所以言彼敗非謂之求必從其志者有此也或曰今王
師不利者數四而未思敗兵何也臣等謂不然國家太平日
久將不知兵兵不習戰而致不利也非中國事力不敵四夷

非今之軍士不逮古者蓋太平忘戰之故須今良將練其心
力之人驗其勇怯必思恩張將有勝賊之計昔淮楚之戰不
以多負敗其兵而終有天下安祿山之亂所向無敵郭子儀等
日夜訓練王師復振而終滅大盜今國家以天下全盛之勢
豈以偶然偶負而自謂中國不可振而夷狄不可往那斯惑
之甚矣或曰兵不可久久則民困而財匱臣等謂不然爭勝
速利之師則有巧遲拙速之異如其外禦四夷則自古未嘗
發兵且以山海之利皆歸公用抑爲此也況曰即邊上城壘
經今春漸以險阻兵民力役自當減罷又安戍春夏之
減饋運之勞庶乎民不困財不匱矣如國事之初人人畏
交軍馬其可抽退於數百里間就食勿釋亦足省入中之費
懼未測防備始也使兵馬不敢少退臣等更思與和戒書之篤
以爲之助臣等早豪聖聽精求班兩事以來供關籠使三
司
年塞下日勞月費豈不願聞納和以圖休息非不欲收兵罷之
間處邊賊強梗未從許諾朝廷默默失且信
亂為中國大禍日之邊患哉臣等是以不敢含辭以
之國家之安危須計明兩足以入
望納和之
下幸察
次例開欲與朝廷通和事伏以息兵成歡國家大
臣在於邊將成欲息兵以休士卒臣愚料之以謂料此胡之
氣折而竟之銳不如不和最爲得策假如元昊貪我財貨甘
心臣伏此之爲禍大於今日臣請例之伏白國家用兵
以來五年之間天下將困
於供給今乃因胡人一介之使馳其號令遂使二國
臣如初數年之勞而胡人一言解之若胡人又遣一介有

求於我以為其辭其將何詞以拒之若國家又有所惜必將興師責我謂之背惠則北鄙生患二境受敵矣知此故臣備名號未嘗判析何者悔禍輕與於人今若與其官爵物來未有定約但少許之物無滿其意堅守名分以抑其僭雖賜之甘言彼不得則吾雖西鄙受敵而北虜未敢動也何以知之昨臣適使胡之時虜主面對行人遣使兩萬章奧自詫自言指呼之間便令元昊依舊稱臣今來賊昊不肯稱臣則是北胡之威不能使西羌屈伏彼自喪氣豈能來為我敵臣以此知之不和則吾雖西鄙受敵而北胡未敢動也若使與西賊結盟則我之和好權在戎狄中國之威於是盡矣北胡與賊交則二鄙受敵其憂深矣伏惟陛下與親政大臣審謀而深思之無令賊虜計必不得已而與之負財須作料錢只使名目使若大鹽銀夏作兩鎮則賜與倍於往時而君臣名分不改矣以欲遠成和好而屈名分則天下共恥之雖強兵在境有血戰而已矣若他年虜自有興衆來求和其權在我則不必拒之也惟陛下裁之

辛酉國子監言見今補試監生有司以四人為定額及應試監生不合格且留聽讀三試不中者黜之仍請立四門學士以庶人子弟為生員以廣招延之路從之

三月戊戌朔詔刑部大理寺以前後所斷獄及定奪公事編為例

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兼樞密使呂夷簡拜辭位帝御延和殿召見敕乘馬至殿門命內侍取杌子輿以前夷簡引避久之詔給扶毋拜

戊子罷相為司徒監修國史軍國大事與中書樞密院同議（[illegible]）戶部侍郎平章事兼樞密使章得象加工部尚書樞密使刑部尚書同平章事晏殊依前官平章事兼樞密使　宣徽南院使忠武節度使判蔡州夏竦為戶部尚書充樞密使　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賈昌朝為參知政事　右正言知制誥史館修撰富弼為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弼以奉使契丹朝廷以館伴有勞故俱擢用之弼辭不拜（[illegible]）

時呂夷簡罷相輔臣皆進官侍御史沈邈言朝廷所以勸臣下非功而授則為濫今戎狄驚擾未開寶之術有以折外侮而無名進秩臣下何勸焉邈弋陽人也

癸巳侍御史魚周詢為起居舍人職方員外郎王素為兵部員外郎太子中允集賢校理歐陽脩為太常丞並知諫院周詢固辭之以太常博士集賢校理余靖為右正言諫院供職時陝右師老兵頓京東西盜起呂夷簡既罷相　上遂欲更天下弊事故增諫官員首命素等為之（[illegible]）

時外人籍籍曰　皇子生特議大赦進拜群臣官及賞諸軍靖上疏言元昊叛契丹多所要求縣官財用大匱謂宜惜費以寬民力且軍士久勞行賞而臣下乃作賞無功之奉皆非所以為國計也其議遂格（[illegible]）

甲午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富弼改為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弼時再上章辭所除官曰臣昨奉使契丹彼執政之官僕使所不宜見者臣皆見之兩朝使臣昔所諱言者臣皆言之以故得詳知其情狀彼惟不來來則未易禦也頗胡

徒勿以既和而忽之臣今受命彼一旦渝盟臣不唯家朝廷
斧鉞之誅天下公論其謂臣何臣畏公論甚於斧鉞傾敗折
命則中外之人必曰使臣不受賞非悔未可知其於守備必
不敢懈弛非臣務飾小廉誠恐誤國事也 上察其言堅定
特爲改命焉 是月 上令內侍宣諭韓琦范仲淹所以特
除邊事稍寧當用卿等在兩地已詔中書劄記此特出朕意
非由宰臣薦舉又令琦等密奏可代處邊任者琦等言元昊雖
約和誠僞未可知願盡力塞下不敢擬他人爲代 夏四月
己亥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富弼言今元昊遣其僞
官持書欲議通好而外皆傳言元昊未肯稱臣臣聞傳言天下
西人所過州郡加迎候之禮又逐州通判就驛燕勞待之太
過恐其後難爲處置失中國制御戎狄之術兼聞西使之
來蓋因契丹所諭元昊既畏契丹則朝廷可且待重縱使
二 八一四六一 十四
其議未合亦有後圖大凡制事在乎初初若失宜後雖救正
今日又聞西使入見賜與甚厚既許其僞稱之稱則元昊自
謂得志臣去年使契丹與館伴劉六符語將來若使元昊復
稱臣則本朝歲增金帛之遺初既不避此名今又未即如約
枉受金帛而不獲後効其可惜也今朝廷過有許可所憂有
二事若契丹謂中國既不能臣元昊則豈肯受制於我必將
以此遣使來未知以何辭荅之若契丹謂元昊本稱臣於兩
朝今既南朝不稱臣漸爲敵國則以爲獨尊必畏伺稍爲邊
陲復有所求未知以何術拒之臣曉夕思之二者必須有一
焉不可不早處也 癸卯著作佐郎簽書保安軍判官事邵
良佐假著作郎使夏州先是良佐與賀從勗皆關館於都亭
西驛承受使臣取元昊書至中書樞密院諭從勗以所齎來
文字名體未正名上一字又犯 聖祖諱不敢進却令御回

其稱男情意雖見恭順然父子亦無不稱臣之禮自今上表
只稱舊名朝廷當行封冊爲夏國主賜詔不名許自置官屬
其燕使人坐朵殿之上或遣使往彼一如接見契丹使人禮
如欲差人於界上承領所賜亦聽之置榷場於保安軍歲賜
絹十萬疋茶三萬斤生日與十月一日賜賚之物進奉乾元
節及賀正其沿邊旦從寨柵並如舊仍命良佐與從勗等同
往議定以聞 甲辰以陝西四路馬步軍都部署兼經略安
撫招討等使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韓琦范仲淹爲樞
密副使知永興軍資政殿學士給事中鄭戩爲陝西四路馬
步軍都部署兼經略安撫招討等使駐軍涇州琦仲淹凡五
讓不許乃就道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富弼言臣伏
聞近降勅命韓琦范仲淹並授樞密副使仰認聖意必從公
論不聽讒毀擢用孤遠天下之人皆謂朝廷進用大臣常如
十六 八一四七一 十五
此日則太平不難致也然議者惟云進用大臣雖則美矣其
西寇未殄亦須猎材若二人俱來或恐闕事群論皆願一名
召來使處於內一名就授樞副之命且令在邊表裏相應事
無不集以臣愚慮亦謂群衆所說甚得允當然近日或聞有
異議者謂樞密副使不可令帶出外任恐他時武官援此爲
例深不穩便此乃橫生所見巧爲其說沮陛下獨斷之明害
天下至公之論臣謂立此異議者必知韓琦范仲淹以西事
方急堅辭此職既未肯從命而來又不令帶出外任是欲或
召聰抑賢于姦邪用心一至於此況 先朝累曾有大臣帶
兩府職任應急出外事畢還朝不聞後來有武臣援此爲例
臣願陛下無信異說專采公論一名召來使處於內一名就
授樞副之職且令在邊或二人一歲一更均其勞逸亦甚便
使內外協濟無害於此如聞韓琦范仲淹已有奏報以西事

求丁懇辭恩命朝廷棄此處分深合事宜臣不勝懇切之至
乙巳樞密副使吏部侍郎杜衍依前官充樞密使宣徽南院
使忠武節度使夏竦赴本鎮先是以樞密使召竦於亳州臺
諫交章論竦在陝西畏懦苟且不肯盡力每論邊事但列衆
人之言至遣敕使臨督始陳十策嘗出巡邊置侍婢中軍帳
下幾致軍變又元昊嘗牓塞下得竦首者予錢二千為賊所
輕如此竦累敗喪師徒略無成効今而用之則邊將之心怠
矣且言竦挾詐任數姦邪傾險與呂夷簡不協夷簡畏其為
人不肯引為同列既退而後薦之以釋宿憾今陛下孜孜政
事首用懷詐不盡忠之臣何以求治御史沈邈又言竦陰交
內侍劉從愿內濟險詐外專機務姦黨得計人主之權去
矣其言尤切會竦已至國門言者益急請毋令入見諫官余
靖又言竦累表引疾及聞召用即兼驛而馳若不早決竦必
之職乎 八二四之 十六
堅求面對敘恩感泣復有左右為之解釋則聖聰惑矣御史
中丞王拱辰對 上極言 上未省遽起拱辰引 上裾畢
其說前後言者合十八疏 上乃罷竦而用衍代之[illegible]
著作佐郎館閣校勘蔡襄為秘書丞知諫院[illegible] 請斂
修靖素除諫官襄作詩賀之辭多激勸三人者以其詩薦于上
故有是命 己未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兵部員外郎王
堯臣為戶部郎中權三司使事堯臣始受命言於 上曰今
國與民皆弊矣在陛下任臣者如何因請自擇僚屬 上納
其言堯臣果以治辦聞是歲堯臣取陝西河東三路未用兵
前及用兵後歲出入財用之數會計以聞寶元元年未用兵
三路出入錢帛糧草陝西入一千九百七十八萬出一千一

百五十一萬河北入二千一十四萬出一千八百二十三萬
河東入一千三十八萬出八百五十九萬用兵後陝西入三
千三百九十萬出三千三百六十三萬河北入二千七百四
十五萬出二千五百五十二萬河東入一千一百七十六萬
出一千三百三萬又計京畿出入金帛寶元元年入一千九
百五十萬出二千一百八十五萬是歲郊祠故出入之數視
常歲為多慶曆二年入二千九百二十九萬出二千六百一
十七萬而奇數皆不與焉以此推之軍興之費廣矣 庚申
鹽鐵判官司勳員外郎呂紹寧為淮南轉運使紹寧至淮南
亟上羨餘十萬諫官歐陽修請却所上錢并治紹寧欺罔之
罪以戒姦吏刻剝[illegible] 呂夷簡雖罷相猶以司
徒預議軍國大事 上寵遇之不衰於是諫官蔡襄言夷
簡被病以來兩府大臣累至夷簡家諮事又聞夷簡病時[illegible]
之 八十四之一 十七
下於禁中為之祈禳錫與至多眷注無比臣竊謂兩府大臣
輔陛下以治天下者今乃屈節受事於夷簡之門里巷之人
指點竊笑且夷簡以身忘公養成天下今日之患陛下即位
之初夷簡即為參知政事遂至宰相首尾二十餘年所言之
事陛下皆聽信而施行之固當取風教正庶官鎮四夷安
百姓而乃務求寬閑但為私計執政以來疾忌言者如曹修
古段少連孔道輔楊偕孫沔范仲淹余靖尹洙歐陽修等或
謫千里或抑數年或緣私恨假託人立威權以逐忠賢以沮
己怨殊不念延受惡名出性不臧欲人附己見為介特而自
立者皆以好名希求富貴斥之善人恥此往往退縮以避好
名于進之毀是以二十年來人人不肯尚廉隅厲名節淺者
因循闒茸深者姦巧不為綱紀無愧恥但能阿附夷簡乘方[illegible]
之使姦邪不敗浸成此風天下習以為俗以逐利為智能[illegible]

務為愚鈍廢棄恥之節成苟簡之風一恩之施皆須出我門
下或先漏露其事使人預知或先抑其事後與行之若不可
行者小則歸怨同列大則歸怨聖旨文武銓院冗官至多而
曾不裁損奇材異績不聞奬拔貪黷昏老之人曾經免罷負
罰及來雪理務施小惠多與收録貪猥混淆善惡無別門闌
陝兵興以來修完城壘饋運芻粟科配百端其州縣內則
帑藏空虛外則民財彈竭嗟怨嗷嗷聞於道路不幸有水旱
之災其變不可量也蓋由不選材賢充三司使副發運轉運
使非其人但務收取人情用為資歷纔至數月即又遷擢
環奔走日求升遷欲以與財利寬民力其可得乎
之後山外之敗任福以下死者數萬人豐州之戰失地喪師
鎮戎之役葛懷敏以下死者又數萬人腐骨之上戍算安在
西師敗沒之後北虜乘隙遣使入朝覲遣 先帝之盟妄請
〔八十四之〕 一八
關南之地歲增金帛僅二十萬而猶勒兵壓境堅求結婚
背中國大為恥辱度其禍患譬若疽瘡但未潰爾夷簡出入
中書且二十年不為陛下興利除害苟且姑息萬事隳頹如
此今以疾歸尚貪權勢不能力辭或聞乞只令政府一兩人
至家商議大事足驗夷簡退而不上之心也伏乞特罷商量
軍國大事庶使兩府大臣專當責任無所推避田子更前請
罷預議軍國大事從之 褒又言伏見陝西路招討使韓琦
范仲淹等各除樞密副使並以西寇未寧懇辭恩命朝廷再
賜手詔督令赴闕臣竊料琦等必再有陳論究諍於未決之
間而異同之說有三焉曰使琦仲淹偕來也曰一處乎內一
處乎外也皆留在邊也使之皆來者此朝廷之本意蓋陛下
推獨斷之明採至公之論以二人久處邊鄙詳知本末致之
密省思有變更將以破賊之計爾然論者之說曰邊臣欲昔

若參較大守或有猶綫或節裁制動不如意所以久无成功
今得邊臣而任之則細大可知表裏相應也用兵不勝由軍
制未立無部分統轄之法若不更變未見可勝之期今得邊
臣而任之可責以更變之術所以宜一處乎內也兩府舊已
請盟而我心不可倚信琦等素得軍事上下之情適決公去
選銳新師與賊山川之險易未知東狄之部伍未練若賊乘
我機使忽有奔突必難制禦此所以宜一留於外也曰皆留
在身者此沮抑之論也恐琦仲淹者若於陛下前言賊短
之陛下必不信矣若稱其材德而言之陛下不得不疑也必
謂仲淹等威名已著羌戎甚畏今將去邊必有侵擾臣謂不
然仲淹作招討使羌戎既畏其威名今在樞府正議其謀其
畏必甚若謂關中民情素所倚賴今既還朝衆失所望臣又
謂不然在陝西民既倚賴今在樞府必陳利病而行之所賴
者愈大以兆校之情偽甚明然或者謂二人孰宜處於內外
臣以物議言之二臣之忠勇其心一也若以才謀人望則仲
淹出韓琦之右欵內者謀之而數外行之故仲淹宜來琦宜
留邊於理甚當其韓琦范仲淹伏乞朝廷不聽辭語各授恩
命上以明陛下任賢之堅意下以協衆庶之公論也 是月
太子中允國子監直講石介作慶曆聖德詩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第八十四之一

仁宗皇帝紀二十一之二

慶曆三年五月江淮歲漕不給京師之軍儲大臣以為憂樞密副使范仲淹與國子博士許元可猶得辦事未備元江淮兩浙荊湖制置發運判官元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者吾不信也至則命瀕江州縣留三月糧悉發之遠近以次相補引千餘艘轉漕而西未幾京師足食元合肥人也　癸酉命御史中丞王拱辰知制誥田況與三司同議減放州縣科配　乙亥忻州言地大震　上曰地道貴靜今數震搖得非兵興民勞之致乎宜詔本路轉運經略司安卹百姓毋得輒弛邊備　鹽鐵副使司勳郎中林濰為少府監知滑州初入內都知張永和建議請收民房錢十之三以助軍費事下三司三司使王堯臣持不可永和密使人致意曰公能行此則大用矣明日入見具為　上言因曰此衰世之事唐德宗所以致朱泚之亂者非平時可行也濰與永和勢助之甚力堯臣奏罷濰以河北轉運使工部郎中直史館張昷之為鹽鐵副使議乃定　戊寅敕三司官吏曰經國以財為本而三司紀綱不振久矣今邊陲未靖用度甚廣軍資所急民力重困其務協心營職無或因循以踵前弊　先是諫官歐陽脩既受命首建議天下官吏員數極多朝廷無由遍知其賢愚善惡審官三班吏部等處又只具差除月日人之能否都不可知諸路轉運使等除有贓吏自敗者臨時舉行外亦別無按察官吏之術致使年老病患者或懦弱不才者或貪殘害物者此等之人布在州縣並無黜陟因循積弊官濫者多使天下州縣不治者十有八九今兵戎未息賦役方煩百姓嗷嗷瘡痍未復救其疾苦擇吏為先臣今欲乞特立按察之法於內外朝官中自三丞以上至郎官中選強幹廉明者為諸路按察使請令進奏院各錄一州官吏姓名為空行簿以授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公廉勤幹明著實狀及老病不材顯有不治之跡皆以朱書於名之下其中材之人別無奇效亦不至瞶敗者以墨書之又有雖見帶權能專長於事亦以朱書別之使還具奏則朝廷可以坐見官吏賢愚善惡不遺一人然後別議黜陟之法如此足以澄清天下半歲之間可望致治只勞朝廷精選二十許人充使則無難行之事參知政事賈昌朝前為御史中丞亦嘗言轉運使朝廷責以按察官吏能否而使名未正於是采取脩議詔諸路轉運使副並兼按察使副令將轄下州府軍監縣鎮官吏姓名置簿親掌錄其功過若績效明著及顯有不治者逐旋以聞外其稍著廉勤及僅免敗闕者即每年終總類附遞以聞並須具實狀如能舉職別加進用貪猥闒茸亦須糾行黜陟提點刑獄雖不帶此使名亦當草此（元脩奏據會要在七月）歐陽脩復上言轉運使自合按察本部官吏今若特異使名更加約束則於常行之制頗為得宜必欲按察於時則未盡善且臣初乞差按察使者蓋欲朝廷精選強明之士竊聞朝廷以所選非人故不遣使今所委轉運使豈盡得人乎其間昏老病患者有之貪贓失職者有之此等之人自當被劾豈可劾人其間縱有材能之吏又以幹運財賦有米鹽之務供給軍須有星火之急既不暇遍走州縣專心察視則於按察之事不得與之故臣謂轉運使兼按察使不才者既不能舉職又不暇盡心徒見空文終無實效在於事體不若專遣使人伏自兵興累年天下困弊飢荒疲瘵既無力以振救調斂科率又無由而減省徒有憂民之意絕

無施惠之方若但能逐去冗官不令貪吏虐人[illegible]使其
綏懷此一事及民最切苟可為人之利何憚遣使之勞況自
近年因災安撫亦於今日頻以為難今必恐一承令郎中內
勢得其人即乞且依所從安撫於侍從臣寮中舉官館職中選
差數十少壯路分兼領兩路並得從臣寮內各舉自代人官
分行採訪用臣前來起請事件施行其轉運副使並各就委任官
精選其人亦乞著為今後常行之制臣伏思從來臣寮不
言事朝廷非不施行患在但著空文不責實效故吏部數
號令雖煩上下因循了無所益今必欲日新求治革弊救時
則須在力行方能濟務臣所言者生民之急務也天下之利
也不但略言一二分以塞言責而已伏望留意詳擇不報
虞部員外郎杜杞權發遣度支判官事太常博士燕度權發
遣戶部判官事仍理本資序毋得去出候二年有勞令三司
保明當議升陟之權發遣三司判官始此杞鎬之子度肅之
子皆王堯臣所薦也[illegible]
[illegible] 癸
亥幸相國寺會靈觀祈雨 辛巳 上謂輔臣曰自春不
雨歲時失望蓋朕不德所致但日於禁中蔬食精禱[illegible]
已豈得象肖陛下奉天愛民至誠如此臣等備位鈞衡不能
布宣善政以召和氣而過貽陛下之憂 上曰朝廷細故朕
與卿等未嘗不留意惟民間疾苦尤須省察有以利天下者
在必行之卿等其務公心咨訪以答天意 范仲淹言臣親
聞德音[illegible]有災異當修德以及民并詔臣等謹省刑去此
實見聖人畏天之心合於天意臣今條奏數事乞陛下增修
明德之要一齋誠發誠特降詔命明言災異責躬[illegible]不
之祇畏以告中外群臣同心修省二遣使四方疎決刑獄非

[illegible]人不在從減等三品天下州縣長吏訪問民間孤獨[illegible]
存活者特行賑卹四詔逐處籍出財之家資其貧乏[illegible]
[illegible]陛之[illegible]被我於[illegible]物[illegible]六品
諸處見在[illegible]放著官司更不得[illegible]
違制之罪[illegible]不原仍差近臣與司[illegible]力行此數事
下[illegible]中宗[illegible]修德樂
綏內[illegible]一年[illegible]名十六國號為中興陛下[illegible]修德
則福及兆人遠光千載天下幸甚 癸未御史臺[illegible]
史六員[illegible]從之 乙酉出侍御史[illegible]
中丞王拱辰言其議論無取故出之平東平人[illegible]
[illegible]
丁亥置武學以[illegible]王欽以太常丞[illegible]
武學教授[illegible]
[illegible]
八月戊午罷武學[illegible]丙[illegible]輔臣稱
賀 上以天久不雨將[illegible]天[illegible]
殿中[illegible]下[illegible]移
則雨[illegible]以[illegible]皆自此尚[illegible]苗可救也旱得
曰朕[illegible]以致天[illegible]若此 上曰此欲下詔[illegible]已[illegible]
祭[illegible]又恐近[illegible]不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令諸路臣伏覩去夏已來旱勢不廣[illegible]
浙路湖雍而負田先已損矣臣以古者三年耕必有九年
之蓄國無九年之蓄曰國非其國故雖遇水溢旱乾民無菜色
者有備災之術也方今官多冗費民無私畜一歲不登逃亡
滿道蓋上下皆無儲積故也臣竊謂當今備災之術散在有
寬租賦防盜賊而已誠知國家甲兵未能經費有常不宜更
減民賦自當財用其如農收有限當量民力而取之雖或差
減尚有數分之入今若全收一[illegible]
而或寸得申明年遭掣逃亡遠方之人其租皆必[illegible]西
尤須撫之伏望朝廷特降詔令[illegible]

公四二

寬且損負苗互勘特與量減負稅分數以從省有條件此乃
實民之實効也若待有見户然後振救將無所及矣臣又聞衣
食不足雖有光發在上不能使民不爲盜賊若水旱之後則賊
滋長勢之常也近聞解州鄧州群賊入城劫掠人户此乃都
監監押巡檢不得其人之所致也欲乞此後漸不宜放交代乞
朝廷更嚴捕捉之科嚴行賞罰與其不獲盜賊之人不得劫
將稱盜比折特行勒停衝替降資之法庶幾其能同心以折
盜賊之勢 上嘉納之 辛卯[illegible] 甲午復
給荊王元儼所上公使錢元儼領荊揚二鎮歲凡給錢二
萬五千西邊用兵官納其半 上以元儼[illegible]不欲裁
損不踰年復全給之元儼用度無節每預借數年俸料請書
王惠上書諫以方有邊患宜助朝廷節用度元儼判其後曰
愁殺人他日又諫元儼復判曰仰邵書依舊[illegible]

[illegible]
諫官歐[illegible]
璠[illegible]作依防備[illegible]
臣才識不預常人其所見所[illegible]事不同常式[illegible]事有陛下
最宜加意治聞曰二人到闕以來只在家行與兩府[illegible]陛下
殺早夕[illegible]外有機宜大[illegible]事亦未聞有所建明陛
下乃未曾特賜召對從容訪問况今西事未和邊陲又有盜
[illegible]
[illegible]等從容
日[illegible]有所陳但[illegible]未賜召問此二人亦不敢自請獨
見公[illegible]大臣每有邊防之事或令非時召見聚議或各
令各述所見只召一兩人商量此乃帝王常事 祖宗之朝
並有許如此不必拘以常[illegible]
[illegible]
將又[illegible]臣伏見朝廷[illegible]使[illegible]和之約

公四六

近日頗聞[illegible]北界文字求問兩事約和之事了與未
了[illegible]以謂天下之患不在西戎而在北
虜[illegible]
南繳[illegible]有[illegible]以我[illegible]
大過強且伏見弱便欺見我無謀勤[illegible]知我
易擾故[illegible]名分[illegible]從此事而求
[illegible]如此若使[illegible]事[illegible]功別有過求將何塞之
人[illegible]今若果有人[illegible]求
[illegible]不和則[illegible]
與[illegible]論功求報不出手歲[illegible]須動作苟難曲從以至六兵
[illegible]
胡[illegible]可以北[illegible]
並可[illegible]然後計[illegible]所[illegible]已

哉人國家必謂兩蕃雖非內寇明知邊防亦宜少留心
臣思之莫若精選材臣付與邊郡使且召闕中舊人移用之
最為得策其次北邊要害諸郡不過十有餘處於武臣內
中選擇十餘人不為難得各以一州付之使其各得便宜如
理家事方城壘訓兵戎措山川屯糧食各自辦了須朝廷
經度以為預備向可救援至如鎮定一路最為要害猶有昔
在廷州以不了事罷去今乃委以鎮府王克基凡庸軟巧非
將臣之材而任定州其餘州郡多非其人臣欲乞陛下特詔
兩府大臣取見在處郡守臣可以禦敵捍城訓兵待敵者留
之其餘中等之材不堪邊任者悉行換易若使狂風漸動
後有緩急陛下試思邊鄙之臣誰堪力戰朝廷之將誰可出師
當臣於授諫職之時見朝廷進退大臣陛下銳意求治必謂
群臣自此震懼凡事自此改舉而比二事最為大者自當廢
置不待人言及就職以來已數十日而政令之日漸循舊弊
推言事之臣拾遺補闕者勉強施行其一二至如講大計害
正大紀綱外制四夷內綏百姓凡朝廷權幄之事未有一事
施行於外者臣忝司諫諍豈敢不言伏望陛下不忘社稷之
深恥無使夷狄之交侵峻發天威督勵臣下仍令兩府將前
大臣西鄙議和能保契丹利無窮後否有所施能以制其
奇謀且如此之事苟無辭以此之則練兵選將備邊禦敵委
而後圖能不敗事者陛下勿謂去歲大行之策可以斯
解今何有請則事難從矣勿謂累年兩賊為患常以為常若
此事一動則天下搖矣臣所言者社稷之大計也願陛下留
意而行之　韓琦范仲淹又言臣等竊以天下郡邑牧宰為
要得其人則致化失其人則召亂推擇之際不可不謹國家
承平以來不無輕授權知州通判縣令因循薦推任者少以
資序遷者多乎與不才一塗並進故能政者十無二三
政者十有七八國家詔令程式天下一體能政之處民必蒙
福謬政之下民必受弊非國家法令之殊牧宰賢愚之異也
今四方多事民日以困窮將思為盜複使不才之吏臨之賦
役不均刑罰不當科率無度疲乏不卹上下相怨亂所由生
若不急於求人早革其弊誠國家之深憂也於自來雖曾詔
臣僚各舉所知或舉主非賢則多以請託臣等欲乞聖慈特降
詔旨委中書樞密院臣僚各於朝臣中舉堪充舉主者三人
候奏到姓名即逐人各賜敕一道令於通判內舉成資已上
一員充知州知縣內舉成資已上一員充通判幕職州縣中有
出身三考已上無出身四考一員充職官知縣或於職官令
錄中舉五考已上之人充京官知縣仍於敕明言所舉之人
若將來顯有善政其舉主當議旌賞若贓污不理苛刻害民
之
並與同罪所貴生民受賜盜賊日息從之降敕署琦仲淹等
奏請韓仲淹復奏若留臣等參詳於理未便只乞作朝廷處
分以示特選臣僚舉官則其體甚重也　六月四日依詔曰讀
議茶鹽與茶議刑罪恐治之有違利病開諸司之
政而抑而勞其飲而益有過取而傷民者轉運可其論以舉
官吏條上利害以聞初議欲強茶鹽之禁及減商稅既而范
仲淹以為茶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於商賈未甚
有害也今國用未省歲入不可闕既不取之於山澤及商賈
必取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商賈今為計莫若先省國
用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商賈弛禁非所當先也其
議遂寢　癸丑知諫院歐陽修言近日四方賊盜漸多皆由
國家素無御備而官吏賞罰不行也臣謂夷狄者皮膚之患
尚可治盜賊者腹心之疾深可憂朝廷終未曾處置遇有一

大賊則倉皇旋發兵馬而不思經久禁止之法今沂州軍賊王倫所過楚泰等州連騎揚旗如蹈無人之境而巡檢縣尉反赴賊召其衣甲器械皆束手而歸之假令王倫周游江淮之上南折閩廣而斷大嶺西入巴峽而窺兩蜀殺官吏掠州邑誰爲捍禦若此可謂心腹之大憂爲今計者必先峻法令法令峻則人知所畏自趨擊賊請自今賊所經州縣官不用官吏並追官勒停巡檢縣尉仍除名且如知州本號都將都監監押專領兵在城若賊入而不能捕知州亦勒停都監監押仍除名若賊發而朝廷別差人捕獲其本界巡檢縣尉仍坐全火不獲之罪賊多於所領兵士弓手者差減之縣尉比多新進少年皆不能捉賊虛陷罪罰在下流內銓別議選擇之路重賞以誘之自來所差巡檢下兵士不肯捉賊又多爲州縣之患欲請先選能捉賊使臣令其自募兵卒不拘廂禁軍若指名抽射者亦聽凡都監監押巡檢因賊除名者仍勒從軍自効俟破賊日則許叙之 詔送樞密院施行 甲子右正言余靖言朝廷所以威制天下者號令賞罰之柄也今天下至大而官吏卑細民眾而爲盜賊不能禁止者蓋賞罰不行也若非大設隄防以嚴前敕則臣恐國家之患不在夷狄而起於封域之內矣南京若天子之別都也賊入城斬關而出解州池州之賊不過十人公然入城虜掠人戶鄧州之賊不滿二十人而數年不能獲又清平軍賊入城變主江口而軍使反閉門不肯出其間如此而官吏皆未曾有責罰因欲望賊黨衰息何由可得今京東賊大者五七十人小者三二十人桂陽監賊僅一百人建昌軍賊四百餘人處處蜂起而巡檢縣尉未知起以行罪當賊大臣尚規規守常不立法禁深可爲國家憂臣以常情言之若與賊鬬動有死亡之憂避不入賊止於罰銅及罰俸誰惜數斤之銅數月之俸以冒死傷之患哉乞朝廷嚴爲督責捕賊賞罰及立被賊劫質亡失器甲除名追官之法從之 范仲淹言臣竊知陝西禁軍廂軍不下二十萬眾防秋在近必須養育訓練以期成功任乎豐其衣食使壯其力積以金帛示有厚賞牛酒以悅之律罰以威之如此則兵有鬬志將必增氣雖二十萬眾合爲一心有守必堅有戰必強平寇之期可卜也若飢不足其食寒不足其衣出無壯力入無厚賞軍有退志將必喪氣雖二十萬眾或有二心守則不堅戰則不強平寇之期未可卜也矣弓箭手民兵皆戰守之時事須賞勸所用金帛誠須大備今陝西百姓已虛三軍未振或聞三說之法可以備邊以臣所見今權貨務商客纔有一百來名纔許於陝西河東路以三說入中即緣商客未多且可以助糧草也已若金銀錢帛則放時之內必難充足臣所以請放行南鹽客旅入納糧草并金銀錢帛有淺處並須客不爲商旅者必須以利勸之臣請逐處鈔數入納上件物色一件內及得萬數除給與向南末鹽交鈔外更與贖滯一萬貫者與上佐官二萬者京官致仕如曾犯罪到實贖本料出身除家使官須班行要舉或不就者許與小職所貴防秋之期頗有邊備乞朝廷速爲大計使百姓樂輸二軍樂戰則夷狄不利中外無憂山海之利何足以云國家安危之計在聖心英斷天下幸甚 戊辰翰林學士禮部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蘇紳龍圖閣學士知河陽先是王素歐陽脩等以諫官數言與紳忤之會京師閔雨紳請對言洪範五事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常暘蓋言國之號令不專於上威福之柄或移臣下盛譁潰亂故其咎僭又曰庶位踰節茲謂僭刑賞妄加群陰不附則陽氣

旁故其間常勝今朝廷號令有不一者庶位有爲欲而陵上
若刑賞有妄加於下若下人有謀而僭上者此何不與雖爲
于上下神祇殆非天意紳實益以指神官此會除人不惟主
馬端爲監察御史紳所薦世稱即上言端性險巧往年嘗
其母陰事母坐杖脊端爲人子不能以禮防閑陷其母於過
惡又不能容隱使其母被刑理合終身不齒官聯豈可更爲
天子法官臣不知朝廷何故如此用人縱使天下全無好人
亦當虛此一位不可使端居之況剛明方正之士不少臣求
其故蓋是從初不合令蘇紳舉人紳之姦邪天下共惡視端
人正士如仇讎唯與小人氣類相合宜其所舉如此也端之
醜惡人誰不知而紳敢欺罔朝廷者獨謂陛下不知爾此一
事尚敢欺惑人主其餘讒毀忠良以是爲非又安可信伏乞
寢端成命黜紳外任不可更令爲人主侍從紳由是黜端尋
復以太常博士通判延州換內藏庫副使知丹州 己巳從
宣徽南院使忠武節度使夏竦判亳州竦之及闕門也上封
章疏示竦竦既還鎮言者猶不已會諱僚致仕竦請代之故
有是命竦又自請納節還文資仍不帶職乃除吏部尚書知
亳州 既至亳州因上書自辨謗
萬餘言 詔付學士批答孫抃
爲之辭略曰圖功効莫若罄忠勤弭謗言莫若修行實竦得
之甚恨語人曰吾於孫素無嫌而批答見詆如此何故
御史中丞王拱辰請遇朔望日退御後殿召執政之臣賜
坐以講時政得失 上曰執政之臣朕早暮所與圖事者至
於從容開述雖至中昃朕何怠焉又何朔望之拘也乎未詔
自今中書樞密院臣僚除常程奏事外如別有所陳咸朕非
時當對者不限時刻 丙子給事中參知政事王舉正爲禮

部侍郎知許州初諫官歐陽脩余靖蔡襄孫甫舉正懦默不
任職樞密副使范仲淹有宰輔才不宜局在兩府雅知舉正
以仲淹代之舉正亦自求罷 上從其請 丁丑以樞密副
使右諫議大夫范仲淹爲參知政事樞密直學士禮部郎
中右諫議大夫富弼爲樞密副使仲淹曰執政可由諫
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與韓琦出行邊命弼然 帝前以陳所以守
避之意且曰今陛下以朝廷肯不能改上許之乃復以爲
命爲中書樞密副使 弼外將京乃不許 知諫院歐陽脩言朝廷
以鄜延路爲鎮定部署擇自聞此除風後思惟國家用兵已
五六年未有纖毫所得徒費朝廷政令因卻天下生靈困然
弊由其失在朝廷拘守常例不肯越次擇材心知小
人付以重任後雖敗事亦終不悔今每有除擬人或問於大
臣則曰雖知此材捨此別無人甚者欲塞人言則必曰爾試
別與有誰可用乎臣亦常聞此言遂退而歎息夫所謂別無
人者豈是天下真無人乎蓋不力求之爾今不肯勞心選擇
越次而用但守常循例輕用小人寧敗大計一或不備後又
復然至如葛懷敏頃在西邊天下皆知其不可當時議者但
以捨懷敏別未有人難爲替易及其戰敗身亡橫屍原野懷
敏既不復生亦須別求人用臣謂今日任承祐亦猶當時用
懷敏也況如承祐者乃庸奴隸之才不及懷敏遠甚頃在澶
州只令築城幾至生變豈可當此一路臣謂朝廷非不知承
祐非才議者不過曰例當敘進別無人此乃因循之說爾方
今賊勢往謀禍端已兆中外之士見國家輕忽戎事弛武此
方人皆獻言願早爲備勿見如此除改誰不驚憂前只備之
來朝廷忽取於議者爲河朔無可曰悖難與選爭須至啟惹
苟和少寬禍患今幸得此自紓之計所宜多方汲汲精選將

臣先為保備捕恐不及豈其因循守例任小人之目此其弊
承祐欲乞早移與一不用兵勢知州或各選別與一閑慢職
秩若欲錄其勳舊優其祿里閑官厚祿足可養之不必須令
居此要任伏願陛下深思大計不憚改為則天下幸甚　甲
申樞密副使任中師為河東宣撫使范仲淹為陝西宣撫使
仲淹既辭參知政事領與韓琦迭出行邊上因付以西事而
仲淹又言河東亦當為備中師辭守并州　上即命使河東
兩人留京師第先後交兩路云　乙酉元昊復遣呂你如定
幸捨察黎聞丰懷與恐良佐俱來所要請凡十一事其欲稱
男而不為臣猶執前議也　諫官歐陽脩言元昊遣使人
至和之與否決在此行竊計朝謀合思成算臣謂此最大事
天下安危繫之今公卿士大夫愛國者人人各為陛下深思
遠慮惟恐廟堂之失策遂落夷狄之姦謀衆口紛紛各有論

議一曰天下困矣不和則力不能支必屈就之可以紓患一
曰羌夷險詐和而不敢罷兵則與不和無異是空包屈就之
羞全輕紓患之實一曰請和之後不過欲退而休息訓兵選
將以為後圖然以河朔料之纔和之後因循廢弛為患轉深
一曰縱使元昊稱臣西邊誠寬然猶有大可憂者北戎必攬
通和之事以為己功過有邀求遂興兵革是暫息小患於關
西復生大患於河北臣忝為耳目之官見國有大事岑係衆
論雖有異同然大抵皆為既和則難不和則易不和則害少
和則害多然臣又不知朝廷之意其議云何臣見漢唐故事
祖宗舊制大事必須集議蓋以朝廷示廣大不欲自狹謀臣
思公共不敢自彊故舉事多臧獲心皆服自其與以來常祕
大事初欲不使人知及其處置乖違豈能掩蔽臣謂莫若採
大公之議收衆善之謀待其所言無可採自用劉淵因亦未

曉其元昊請於使人未至之前先集百官廷議必有長策以
裨萬一　余靖言臣竊見朝廷每遇契丹遣使到闕元昊差
人來朝大臣商量作欲秘密兩制兩省御史中丞以下雖名
侍從供奉之官皆屏出不聞知及處置既了縱或不使無由
論列臣伏思國家建置侍從之官以救闕失蓋欲舉無過事
謀無遺策且書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此事
有大疑謀欲其詳也漢武帝征伐四夷開置邊郡侍從之臣
數與公相異史稱之以為美談今樞臣議外不得聞一應
或失救之不及勢之可憂者也況乞宣諭大臣凡北虜西戎
之事繫於安危者侍從諫諍之官悉令聞之使陳利害不為
漏泄傳云謀之欲多斷之欲獨此御間之要也惟陛下裁幸
先是歐陽脩言竊知元昊所遣來人將欲到闕風聞管勾使
臣須索排比次第甚厚及聞繼至欲與御座管領臣知是賊

此來意極不遜臣料朝廷必欲裁其一二限方許通和如此則
須有以挫之方能抑其驕慢不可商量人若使人小禮數之間
過加優厚則從謂我弱怯為我可欺議論之間何由屈折若
未能得其心則待議定之後別加禮數亦未為遲切須杜漸
防微常為抑挫之計豈可一事不放小禮國體且元昊一行
來人伏乞凡事減勢與令曲加優厚若因此得其抑挫而臣
伏則吾計無失如其必不伏則免至再議事分出於是脩又
言聞朝廷欲以殿中丞任顓館伴元昊所遣人一行人等臣
竊知元昊此來全無好意不肯稱臣索物太多其志不小乃
是欲以強相迫脅制朝廷既不能從則待其求入凡事不可
過分至於館數厚薄賜與之間雖云小事不足較量然事體
之間所繫者大兵交之使來入大國必須窺伺將相安怯覘
察國家強弱苟見朝廷威怒未息事意莫測必內憂斬戮次

不必待何郯使北還得生歸已爲大幸則我形勢未露賊計可守
今若遽許和則威損如此禮分至已弱其欲驕心使彼知我何
敢卽議論愈難合必欲成就其事尤須銷患於未萌其□
未必成可惜空損事體前次元昊來人至少朝廷只以一班
行待之今來漸盛恩意朝士若其後來者更盛則必須差近
侍臣人使轉自強我轉自弱況聞邵良佐昨來往彼僅免留
至若還則彼將我欲不謂無謀今其來人必須厚賜強弱以
例相勝若能先薄其禮以折之亦挫賊之一端也其元昊來
人欲乞西人不差官員伴送置驛中不須與之相見至於監視館待
停道話言一了事班行足矣往將國家今利不能由從其意
郡頃自龍求人厚加禮遇元昊不免出其□□□彼忽心□
是不肯何以自辯事體不若已備發何以圖爭當將有此
議以朝廷更不從也　著作佐郞邵良佐爲著作郞仍賜五
品服以使夏州之勞也　元昊既不肯臣以屬朝又多□
要請何所歐兵欲姑從之獨韓琦以爲不可後皆許於　上
前以□□以衆議可許韓琦獨異　上頷問何故琦陳其不
便　上曰且令審議之又至中書琦持不可益堅衆爭□而起
琦是復上言曰今西界遣人議和其患有三昨朝廷留達
北虜欲今元昊納以其表書云使□適口陳白金之事左右
金吾衛上將軍耶律祥彰武軍節度使王惟吉齎詔諭元昊
今自元昊其先臣德昭北朝曾封夏國王仍許自置官屬至
元昊亦不失其爵自求進人每奉每辭見使會日其坐於殿
令兩朝同一家者元昊請也　其封冊禮待亦宜一如北朝臣
觀邵良佐賊中所錄乃云　言朝廷議和以往問契丹昨昊
賊先遣人至保安軍言爲朝廷先退兵罷議往北朝令本國
議和北朝亦差耶律祥等至本國故退貿從納等持書而來

是昊賊因北虜之言而求及見良佐語又不承納又所求稱
號即與北虜書中事體相違一事固有可疑若朝廷且務休
兵許其不臣契丹聞之必然別索名分既不可從則恐因此
爲名辭接絕此一患也若只許册爲國王略增良佐所許
歲賜之數朝廷更不差人只令來人齎詔而回恐賊未副所
望則謂朝廷已與之絕必分兵與北虜亦謂其意絕此
生事此二患也若再遣人齎詔諭以封册之禮不可異於北
朝更優增良佐所許之數賊既從命則契丹以爲己功來使
求賀或自尊大或責有所求久則難從此三患也朝廷始欲
假契丹以制元昊事未可知而三患已形不得已則莫若擇
其輕者行之其欲呼爲吾祖及自稱年號又遣使利彼參於
殿上與正臣同列此終當爲使臣且令中書樞密院明二府
數使朝廷得大體契丹無爭詞以此議和無以爲得策　諫官
蔡襄言元昊始以元年二月二號爲吾祖及邵良佐還乃欲更號吾
祖吾祖者是何等語□知中國將許其稱呼即以吾
祖見允從□□也吾祖猶□我翁也今縱使元昊稱
臣而上書自稱曰吾祖朝廷賜之詔書亦曰吾祖是
何等語邪　今者元昊所遣如定等於紫宸殿朝見臣竊
聞元昊所上書內有吾祖之稱今元昊來人朝見臣切蘭朝
廷之□議欲用其恐其興兵侵擾邊鄙所以遷就曲從但云
夷狄不足與爭得其稱臣則不惜呼爲吾祖臣朝夕思之此
乃西戎侮玩朝廷之甚古者夷狄稱臣于可汗之類皆夷夏共
知若從其俗則無嫌今賊昊無端撰此名目且彼稱陛下爲
父卽今陛下呼爲我祖此非侮玩而何賊又言九州十二縣
是其故土況延綏以來皆北朝建幟地若輕許封域猶當歸之國
家□□□□□□□一而足惟陛下留神審察以戌月則天下幸甚

爵且所言伏見如定等來西賊欲稱吾祖開朝請□不肯
之今日風聞議却未定不知虛的深切憂疑有□而須
何等語便當拒絕理在不疑安有未定之說哉夫吾者我也
祖者俗所謂翁也今元昊臣庶尚不肯妄呼人為父若欲許
其稱此號則今後詔書須呼吾祖是欲使朝廷呼蕃賊為我
翁矣不知何人敢開口且當賊掞此號之時故欲佯作中國
而已今若許其稱臣此二字尤須論辨今自元昊已下各稱
官號皆用夷狄蕃語兀卒華言吾祖則令賊中每事只用
夷禮安得惟於此號獨用華言而不稱兀卒且使於我稱臣
而使我呼為祖於禮非便故當以其拒之可也就建翁有內
事已求寬置而方取笑於人者多矣未有如此事之可笑也
竊恐小人妄有議論伏乞拒而不聽仍令只稱國號從之許
賊稱吾祖父欲令其稱臣然後許和此乃國家大□□
一八八 一八一四 五
筆若留陛下至聖至明不苟目前之事而深慮後□自
衰衰決定大議然數日來風聞頗有無識之人妄□□官□不
思遠患欲急就和臣雖知必不能上惑聖聰然亦憂慮之故上
生疑則必壞已成之計臣職在言責理合辨明伏自晚時
和以來衆議頗有同異多謂朝廷若許賊不稱臣則為此戎
別索中國名分此誠大患然臣獨謂縱使賊肯稱臣則北戎
尚有敵力責報之非其臣與不臣皆有後患如不得已則臣
而適與稱臣不臣然於後患不免也此有識之士憂國之人
所以不願急和若也今若不許通和不過權賊來攻兩且數
年西兵遭挫而敗非是賊皆善戰蓋由我自經畫今如遣節
仲淹龐籍邊防稍不失所則賊之勝負尚未可知以彼驕兵
當吾整旅使我因而獲勝則善不可加但得兩不相傷亦足
挫賊銳氣縱仲淹不幸小敗亦所失不至如前後之敗戰此

皆勞之也見遠之人所以知不和害小而權未和也臣謂
方今不羞屈志急欲就和者其人有五一曰不忠於陛下者
欲急和二曰無識之人欲急和三曰姦邪之人欲急和四曰
疲兵懦將欲急和五曰陝西之民欲急和自用兵以來居廟
堂者勞於斡運在邊鄙者勞於戎事皆有避此勤勞苟欲陛
下屈節就和而自偷目下安逸他時後患任陛下獨當此臣
所謂不忠之臣欲急和者也和而偷安目下和後大患
伏而未發此臣所謂無識之人欲急和者也自兵興以來陛
下憂勤庶政今小人但欲苟和之後寬陛下以太平無事而
望聖心怠於事因欲進其邪佞惑亂聰明大抵古今人主憂勤
小人所不願也此臣所謂姦邪之人欲急和也屢敗之軍不
知用人則勝但謂賊來常敗此臣所謂懦將疲兵欲急和此
四者皆不足聽也惟西民困乏意必望和請因宣撫使告以
三 八 八 六
朝廷非不欲和而賊不遜順之意然後休戍有可寬其力役
可也其餘一切小人無識之論伏望聖慈絕而不聽使大議
不沮而善有成則社稷之福也　甲午擢冕劉沆侍郎上
疏曰臣聞漢文帝與累兵卒之後躬行節儉固治民富
時不用時賈誼上書言事尚以為可慟哭大息且其過哉蓋
憂所思遠固長久之計欲大漢之業垂千萬世而無窮者也
陛下紹二聖之休烈仁德遠被天下大定民樂其生者八十
餘載矣而臣切料時事謂可長太息流血非直慟哭太息若何
戎羌以西北二虜禍釁已成而上下泰然不知朝廷之將危
宗社之未安也臣今不暇廣有援引請粗陳其大槩切以契
丹宅大漠跨遼東據全燕數十郡之雄東服高麗西臣元昊
自五代迄今垂百餘年與中原抗衡日益昌熾至於典章文
物飲食服玩之盛盡習漢風故勇氣愈驕自以為昔時元魏

之不若也非如漢之匈奴唐之突厥本以夷狄自處與中國
好尚之異也近者復幸朝廷西方用兵違約遣使求關南之
地以啓爭端朝廷愛念生民爲之隱忍歲益金幣之數且固
前盟而尚邀獻納之名以自尊大其輕視中國情可見矣又
元昊父祖以來畜養豺謀招納亡命雖外示臣節而内實兵
力至元昊則好亂逞志併甘涼諸蕃以拓境土自度種落強
盛故僭號背恩北連契丹欲成犄角之勢非如繼遷昔年跳
梁於銀夏之間爾元昊累歲盜邊官軍屢衂今兼宥州全勝
之氣而遣人納和則知其計愈深而其事可虞也議者或謂
昨假契丹傳導之力必事無不合豈不思契丹既能使元昊
罷兵豈不能使元昊舉兵乎比來蔚禮驕抗殊未屈下北虜
之言既已無驗亦恐有合從之策以困中原朝廷若輕爲民
之勞暫求休養元元且以金帛啗之待以不臣之禮臣恐契
丹聞之謂朝廷事力已屈則又遣使移書過邀尊大之稱或
求朝廷不可從之事隨其欲約然後驅犬羊之衆直趨大河
復使元昊舉兵以爲聲勢當是時未審朝廷以何術而禦之
或西鄙將帥專事北邊陛下親御六師臨幸澶淵以待之耶未
知今之將帥事力與環衛統帥比眞宗北征時何如欲駐
蹕北京以張軍勢臣恐衆由德博度河直趨京師則朝廷
根本之地宗廟宮寢府庫倉廩百官六軍室家所在而一無
城守之路陛下可擁北京之衆却行而救之乎臣所以謂何
晝夜泣血者誠憂及于此冀陛下一寤而思爲救患也朝廷
若謂今之盟約尚可固結則前三十年之信誓朝廷何負於
虜而一旦違之哉彼豺狼之心見利而動又可推誠以待之
乎夫得於先見預爲之防則功逸而事集若變生倉卒駭而
圖之雖使良平復生爲陛下計亦不能及矣臣是以夙夕思

之朝廷若不大新紀律則必不能革時弊而弭大患也臣輒
考當今所宜先行者七事條列以獻其大略一曰清政本樞
密院本兵之地今所主多苛碎末之務中書公事雖不預
聞恐亦預此謂宜詔中書樞密院事有例者著爲法可擬進
若無而奏任餘微細可悉歸有司使得從容謀議則討之際
專論大事二曰念邊事今政府循故事纔午即出欲稍留則
恐疑衆艮朝食罷忽遽簽書而去何暇論及疆事哉謂宜須
未正方出從之時以專邊論三曰擇材賢自承平以來用
人以叙遷之法故遺才甚多近年雖樞密院求武臣代郭
承祐聚議累日不能得謂宜做祖宗舊制於武臣中不次
超擢以試其能四曰備河北自北虜通好三十餘年武備悉
廢近雖言之至驟然莫有所爲宜委轉運使二員密授經略
責以歲月使營守禦之備則我待之有素也五曰固河東前
歲昊賊陷豐州掠河外屬戶治豐州孤絕宜責本道帥
臣險要建城置省轉餉爲持久之計六曰收民心祖宗置
內藏庫蓋備水旱兵革非以奉宮禁而已欲世自用兵
以來財用匱竭宜稍出金帛以佐邊用民力可寬而衆心安
矣七曰營洛邑今京都無城壘之固以備非常議者謂則
以陛下不若陛昔洛都以爲遊幸之所爲漕運大倉宜務繕
完其甲兵則寖基壯矣繼又陳八事大略謂當今挍
術不過擇將帥明按察豐財利抑僥倖進有能退不
才謹入官之路然數事之擧猶必先明
之須委信輔臣聽其措置雖有怨讟必斷在不疑則紀綱漸振
而太平可期虜豈足爲國之患哉　上嘉納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八十一四之二

仁宗皇帝紀二十一之三

慶曆三年八月天聖編敕既施行自景祐二年至今所增又四千七百餘條丁酉復命官刪定　戊戌詔諫官日赴內朝先是知制誥田況言有唐兩省自諫議大夫至拾遺補闕共二十員宰相奏事諫官隨而入有所闕失即時規正其責皆[illegible]門下之屬官也今諫議大夫無復職業自司諫正言知[illegible]者遺補之任而朝廷責其一台如大夫之職矣而地勢不親位序不正在朝廷間與衆人內進退所以表顯而異其分也今使之處散之吏尚排內朝望諫臣之臣不得日奉朝請臣前在諫院每聞一事皆諸處采問比及論列或云後時今若令東宮府奏內請則可以日聞朝廷之事矣兼王素歐陽脩蔡襄皆以他官知諫院居兩省之職而不得預其列於禮未便欲乞今後亦令綴兩省班次所貴全體打稱副陛下選求之意詔諫官兩制詳定翰林學士承旨丁度等參詳規諫之官務清望之選實間細繹最為切近欲乞今後比真龍闕諸及修起居注例令日赴內朝從之從官田奏事論及政體宜頒以好名為非言先導守故當所沮而著論上之其略曰名者由實而生非彼好而至也堯舜三代之君非好名者而鴻烈休德傳若日月不能纖晦者有實矣而然也設或謙弱自守不為恢閎睿明之事則名從而晦矣豈欲好之豈可得耶方今攻令寬弛百職不修二虜熾結侵慢中國朝廷惆矜下民橫羅暴掠漏徧賁以資結備而未免侵軼之憂故屈就講和為會張子奪之術自非君臣朝夕恥憤大有為以退後虜則禍何可勝言矣陛下若恐好名而不為則非臣之所敢知也陛下儻新乾剛明照斷則有英聲之名行威令備勞則有神

武之名斥奢汰革風俗則有崇儉之名澄冗濫輕會斂則有廣愛之名悅亮直惡諛媚則有納諫之名務咨詢達壅蔽則有勤政之名責功實抑僥倖則有求治之名今皆非之而不爲則天下何所望乎抑又聖賢之道曰名教忠誼之訓曰名節此群臣諸儒所以尊輔朝廷紀綱人倫之大本也陛下從而非之則教化微節義廢吳詔無取之後争進而勸沮之方不行矣豈聖人率下之意耶 已亥出内藏庫紬絹三百萬下三司以助經費用韓琦之言也 丁未以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范仲淹爲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兼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富弼復爲樞密副使弼猶欲固辭會元昊使至群臣班紫宸殿門上俟弼綴樞密院班乃坐且使宰臣晏殊諭弼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虜故也弼不得已乃受晏殊以弼其女婿引嫌求罷相 上不許又求解樞密使亦不許 修

媛張氏寵愛日盛冠于後庭忽感疾進位帝曰所以召災若資薄而寵厚也願貶秩爲美人庶幾可以消咎譴 帝許之戊申以修媛爲美人 知諫院蔡襄言臣見范仲淹宣撫陝西近又除參知政事未有巡邊之日竊以西賊遣使入朝其言驕慢必無可從之理原其狡心之本無欲和之意朝廷既罷遣人其勢必須舉兵況使人在此未知和與不和而必邊纔奏西賊點集兵馬向去衝突邊事益起安危之機在此一舉仲淹久留邊郡威名在敵若早令將陛下之威經制事宜關中百姓有休息之期如或堅守城寨使賊遠來無所虜掠亦足以挫賊之銳氣邊將雖多莫如朝廷輕柄臣以臨之柄臣之中莫如仲淹自行望於西人未行之間早遣巡邊無使後時以失大計 癸丑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韓琦爲陝西宣撫使先是范仲淹及任中師分路宣撫踰月皆未行琦言

于 上曰賊請和無他則二人遥領宣撫事可矣彼若不副所望必來怨縱邊當速遣仲淹何來則臣方非可備奔走中師宿舊大臣毋勞往也乃詔琦代仲淹宣撫陝西而中師卒不行 歐陽脩言風聞如定等不久放還竊緣此來議論必未諧和須虜驕賊狢狂忿兵致寇凡關邊備正要枝梧伏覩朝旨已差范仲淹田況等爲宣撫使副今日風聞韓琦以仲淹已作參政欲自請行不知是否以臣愚見不若且遣仲淹速去琦與仲淹皆是國家委任之臣材識俱堪信用然仲淹於陝西軍民恩信尤爲衆所推伏若仲淹外捍寇兵而琦居中應副必能共濟大事庶免後艱若陛下以新用仲淹責其後效則且令了此一事候邊防稍定不二兩月可以還朝既先弭於外虞可衛修於闕政今邊事甚目下之急不可遲緩以失事機伏望斷自宸衷輟仲淹速去以備不虞大理寺丞

張子奭爲秘書丞與右侍禁王正倫使夏州 子奭再行 歐陽脩言臣竊聞昊賊來人議論數日全極遜順之意朝廷又欲遣子奭復往賊中仍聞且只令在延州伺候賊意行其來迎方敢前進不知果有此說否若實有之大爲不便臣謂方今兩議未決正是各爭名分之時尤不可自虧事體元昊既見朝廷議論不合必料邊防須爲準備其詐以好辭來迎子奭使我望和而少弛然後出不意以攻子奭或被拘留或遭虜害以爲中國萬世之辱則悔何及焉臣謂不如此使子奭坐延州不來省門欲歸則又虜來迎又待則寂然無報進退不得何恥如之若元昊已與中國三次商量必知虛合子奭之往又別無議論未盡之事彼以冬求和見則於臣二說慮有一長臣不知朝廷以昊賊爲可臣乎若爲可臣則自當以重兵臨 琦仍選忠勇知謀之士直入賊中說令臣伏如其不可

則何必遣人或但欲遷延歲月不拒絕之則亦當因如定之
回賜以甘言許其厚賂諭以若能遵順則使通商並許修得
其實然後定議乃是未絕其求之意也不可令天子使臣行
賊命而進退萬一遭其拒絕或被拘執則於事無益空損國
威爲今計者不若速遣范仲淹嚴備邊境徐救知定等還當
自爲謀以求勝算 乙卯監察御史蔡襄言周制四時饗親
之禮有九今寺觀則車駕一歲再臨未嘗虛歲非本先教民
之意 上謂輔臣曰朕三歲一祠郊廟而賚及天下今若歲
親行之則人皆有觀賞之心朕朝夕奉 三聖御容于禁中
未嘗敢怠也〈禮志之待也〉 戊午罷武學改武學教授太常丞阮
逸兼國子監丞其有願習兵書者許於本監聽讀防武學
議者以爲古名將如諸葛亮羊祜杜預其度等皆非專學孫
吳立學無謂故亟罷之〈議是擇來習英政要劉敞年自爲 當檢用實等五年以月後置〉

〈八一四之二〉 十 九

月 丁卯召輔臣及知雜御史以上於天章閣朝謁 太祖
太宗御容及觀瑞物既而 上問御邊大略久之乃罷 上
既擢任范仲淹韓琦富弼等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數令條
奏當世務仲淹語人曰 上用我至矣然有後先且革弊於
久安非朝夕可能也 上再賜手詔督促曰比以中外人望
不次用卿等今琦暫往陝西仲淹弼與宰臣章得象等盡心國
事毋或有所顧避其當世急務有可建明者悉爲朕陳之既
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筆札使疏于前仲淹弼皆皇恐避
席退而列奏曰我國家革五代之亂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綱
紀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於外夷狄驕盛寇盜橫熾
不可不更張以救之然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
其源臣敢約前代帝王之道求今朝 祖宗之烈采其可行
者條奏願陛下順天下之心力行此事庶幾法制有立綱紀

再振則宗社靈長天下蒙福一曰明黜陟虞書曰三載考績三
考黜陟幽明我 祖宗朝文武百官皆無磨勘之例惟政有
可旌者擢以不次無所稱者至老不遷故人人自勵以求
績効今文資三年一遷武職五年一遷謂之磨勘不限內外
不問勞逸賢不肖並進此豈黜陟幽明之意耶假如庶僚中
有一賢於衆者理一郡縣領一務思興利去害而有爲也
衆皆指爲生事必嫉之沮之非之笑之稍有差失隨而擠陷
故不肖者素餐尸祿安然而莫有爲也雖愚暗鄙猥人莫爲
之而二年一遷坐至卿監丞郎者歷歷皆是誰肯爲陛下興
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去政事之弊葺綱紀之壞哉故在京百
司金穀浩繁權勢子弟長爲占據有虛食廩祿待闕一二年
者暨臨事局挾以勢力豈肯恪恭其職使 祖宗根本之地
綱紀日隳故在京官司有一員闕則爭奪者數人其外任京

〈八一四之一〉 十

朝官則有私居待闕動踰歲時往往到職之初便該磨勘一
無勤効例蒙遷改此則人人因循不復奮勵之由也臣請特
降詔書今後兩地臣僚有大功大善則特加爵命無大功大
善更不非時進秩其理狀循常而出者祗守本官不得更帶
美職其京朝官在省府館閣職任及在審刑大理寺開封府
兩京縣國子監諸王府并因保舉及選差監在京重難庫務
者止須在任三周年即與磨勘若因陳乞并於中書審官院
領在京差遣者與保舉選差不同並須勾當滿計及五周年
方得磨勘如此則權勢子弟肯就外任各知艱難亦有俊明
之人因此樹立可以進用如今日已前受在京差遣已勾當
者且依舊日年限磨勘其未曾交割勾當却求外任者並聽
其外任在京朝官到職勾當及三年者與磨勘內前任勾當
年月日及公程日限并非因陳乞而移任在道月日及升朝

官在京朝請月日並令通計其遠官近地勞逸不同并在假待闕及公程外任滯或因公事非時移替在道月日委有司別行定奪聞奏如任內有私罪并公罪徒已上者至該磨勘日具情理輕重別取進止其庶僚中有高才異行多所薦論或異略嘉謀為上信納者自有特恩進改非磨勘之可滯也又外任善政著聞有裨風化或累訟之獄能辨冤沉或五次推勘人無翻訟或勸課農桑大獲美利或京城庫務能革大弊惜費錢萬者仰本轄保明聞奏下尚書省集議為衆所許則列狀上聞非與改官不隔磨勘或有異同各以所執取旨出於聖斷仍請詔下審官院流內銓尚書考功應京朝官選人遂任得替明具較定考績結罪聞奏內有事狀僥濫并爲疾愚昧之人不堪理民者別取進止已上磨勘考績條件該說不盡者有司比類上聞如此則因循者拘考績之限特達者加不次之賞然後天下公家之利必興生民之病必救政事之弊必去綱紀之壞必舉人人自勸天下興治則前王之業 祖宗之權復振於陛下之手矣其武臣磨勘年限委樞密院比附文資定奪聞奏對十施行月十二日抑僥倖臣聞先王賞延于世諸侯有世子襲國公卿以德而任有襲爵者春秋譏之及漢之公卿有封爵而殁立一子為後者未聞餘子皆有爵命其次寵待大臣賜一子官者有之未聞每歲有自薦其子弟者 祖宗之朝亦不過此自 真宗皇帝以太平之樂與臣下共慶因音衛廣大兩省至知雜御史以上每遇南郊并聖節各奏子充京官少卿監奏一子充試銜其正郎帶職員外郎并諸路提點獄以上差遣者每遇南郊奏一子充齋郎其大兩省等官既奏得子充京官明異於庶僚大不區分須更每歲奏薦積成冗官假有任學士已上官經二十年

者則一家兄弟子孫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升朝此濫進之極也今百姓貧困冗官至多授任既輕政事不舉俸祿既費刻剝不暇審官院常患充塞無闕可補臣請特降詔書今後兩府并兩省官等遇大禮許奏一子充京官如奏弟姪骨肉即與試銜外每年聖節更不得陳乞如別有勳勞著聞中外非時賜一子官者繫自聖恩其轉運使及邊任文臣初除授後合奏得子弟身事者並候到任二年無遺闕方許陳乞如二年內非次移改者即許通計三年陳乞三司副使知雜御史少監已上並同兩省遇大禮各奏薦子孫其正郎帶館職員外郎并省府推判官外任提點刑獄已上遇大禮合該奏薦子孫者須在任及二周年方得陳乞已上有該說不盡者委有司比類聞奏如此則內外朝臣各務久於其職不爲苟且之政兼抑躁動之心亦免子弟充塞銓曹與孤寒爭路輕忽郡縣使生民受弊其武臣入邊上差遣并大禮合奏薦子弟者乞下樞密院詳定比類聞奏又國家開文館延天下英才使之直祕殿覽群書以待顧問以養器業為大用之備今乃登進士高等者一任纔罷不以能否例得召試而補之兩府兩省子弟擢職不以賢不肖輒自陳乞館閣職事者亦得進補 太宗皇帝建崇文院祕閣自書碑文重天下賢才也陛下當思 祖宗之意不宜甚輕之臣請特降詔書今後進士三人內及第者一任迴日許進二十教化經術文字十軸下兩制看詳作五等品第中第一第二等者即賜召試試入優等即補館閣職事兩府兩省子弟並不得陳乞館閣職事及讀書之類御史臺常時彈劾并諫院論奏如館閣闕人即委兩地舉文有古道才堪大用者進名同舉并兩制列署表章仍上殿稱薦以充其職如此則館閣職事必無輕授足以延

朝廷之風采紹　祖宗之本意副陛下謹選矣（以貼黃 一月丁丑）
議任三曰精貢舉臣謹按周禮鄉大夫之職其廢已久今諸
道學校如得明師尚可教人六經傳治國治人之道而國家
乃專以辭賦取進士以墨義取諸科士皆捨大方而趨小道
雖濟濟盈庭求有才有識者十無一二況天下危困之人如
此固當教以經濟之業取以經濟之才庶可救其不逮或謂
救弊之術無乃後時臣謂四海尚完朝謀而夕行庶乎可濟
安得晏然不救坐俟其亂哉臣請諸路州郡有學校處奏舉
通經有道之士專於教授務在興行其取士之科即依賈昌
朝等起請進士先策論而後詩賦諸科墨義之外更通經旨
使人不專辭藻必明理道則天下講學必興浮薄知勸最為
至要內歐陽脩蔡襄更乞逐場去留貴文卷少而考較精臣
謂盡令逐場去留則恐舊人捍格不能創習策論亦不能旋
通經旨皆棄遺別無進路臣請進士舊人三舉已上者先
策論而後詩賦許將三場文卷通考互取其長兩舉初舉者
皆是少年足以進業請逐場去留諸科中有通經旨者至終
場別問經旨十道如不能命辭而對則於知舉官前講說七
通者為合格不會經旨者三舉已上即逐場所對墨義依自
來通粗施行兩舉初舉者至於終場日須八通者為合格
又外郡發解進士諸科人本鄉舉里選之式必先考其履行
然後取以藝業今乃不求履行惟以詞藻墨義取之加用封
彌不見姓字實非鄉里舉選之本意也又南省考試舉人一
場試詩賦一場試策人皆精意盡其所能復考較日久實少
舛謬及御試之日詩賦文論共為一場既聲病所拘意思不
遠或音韻中一字有差雖生平苦學即時擯逐如音韻不失
雖末學淺近俯拾科級既鄉舉之處不考履行御試之日更

拘聲病以此士人進退多言命運而不言行業明君在上固
當使人以行業而進乃言命運者是善惡不辨而歸諸天也
豈國家之美事哉臣請重定外郡發解條約須是履行無惡
藝業及等者方得解薦更不封彌試卷其南省考試之人已
經本鄉詢考履行却須封彌試卷精考藝業定奪等第詮進
入御前選官覆考重定等第訖然後開看南省所定等第內
等第合同姓名偶有高下者更不移改若等第不同者人數
必少却加封彌更宜兩地參較然後御前放牓此為至當內
三人已上即於高等人中選擇聖意宣放其考較進士以策
論高詞贍次者為優等策論平詞賦優者為次等諸科經旨
通者為優等墨義通者為次等已上進士諸科並以優等及
第者放選注官次等及第者守本科選限自唐以來及第人
皆守選限國家以收復諸國郡邑之官其新及第人權與放
選注官今來選人壅塞宜有改革又足以勸學使知聖人治
身之道則國家得人百姓受賜（明年三月頒貢舉條制）四曰擇官長
臣聞今之刺史縣令即古之諸侯一方舒慘百姓休戚實繫
其人故歷代盛明之時必重此任今乃不問賢愚不較能否
累以資考升為方面懦弱者不能檢吏得以蠹民強幹者惟
是近名率多害物邦國之本由此凋殘朝廷雖至憂勤天下
何以蘇息其轉運使并提點刑獄按察列城當得賢於衆者
臣請特降詔書委中書樞密院且各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共
十人大藩知州十人委兩制共舉知州十人三司副使判官
同舉知州五人御史臺中丞知雜三院共舉知州五人開封
知府推官共舉知州五人逐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各同舉知
州五人知縣縣令共十人逐州知州通判同舉知縣縣令共
二人得前件所舉之人舉主多者先次差補仍指揮審官院

流內銓今後所差知州知縣令並各具合入縣任功過舉主人數聞奏委中書看詳委得允當然後引對如此慎擇則諸道官吏庶幾得人為陛下惜百姓均其徭役寬其賦斂各使安寧不召禍亂什胡柄五曰均公田臣聞易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此言聖人養民之時必先養賢養賢之方必先厚祿厚祿然後可以責廉隅安職業也 皇朝初承五代亂離之後民庶凋弊時物至賤諸路收復郡縣之官少人除補至有經五七年不替罷者或纔罷去便入見闕管物價至賤之時俸祿不輕士人家無不自足咸平已後民庶漸繁時物遂貴入仕門多得官者衆至有得替守選一二年又授官待闕一二年者在天下物貴之後而俸祿不繼士人家鮮不窮窘男女不得婚嫁喪不得葬者比比有之復於守選待闕之日衣食不足求人貸債以苟朝夕到官之後必來見逼至有冒法受贓賒貸度日或不耻賈販與民爭利既作負罪之人不守名節吏有奸贓而不敢發民有豪猾而不敢制奸吏豪民得以侵暴於是貧弱百姓理不得直冤不得訴徭役不均刑罰不正比屋受弊無可奈何由乎制祿之方有所未至 真宗皇帝思深慮遠復前代職田之制使中常之士自可守節婚嫁以時喪葬以禮皆國恩也能守節者始可制奸贓之吏鎮豪猾之人法乃不私民則無枉近日屢有臣僚乞罷職田以其有不均之謗有侵民之害臣謂職田本欲養賢緣而侵民者有矣此之衣食不足壞其名節不能奉法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衆怨思亂而天下受弊豈止職田之害耶又自古常患百官重內而輕外唐外官月俸尤更豐足簿尉俸錢尚二十貫今窘於財用未暇增復臣請兩地同議外官職田有不均者均之有未給者給之使其衣食得足婚嫁

喪葬之禮不廢然後可以責其廉節督其善政有不法者可廢可誅且使英俊之流樂於為郡為邑之任則百姓受賜又利於升擢多得曾經郡縣之人深悉民隱亦致治之本也胡柄六曰厚農桑臣聞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此言聖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養民養民之政必先務農農政既修則衣食足衣食足則愛體膚愛體膚則畏刑罰畏刑罰則寇盜自息禍亂不興是聖人之德發於善政天下之化起於農畝故詩有七月之篇陳王業也今國家不務農桑粟帛常貴江浙諸路歲糴米六百萬石其所糴之價與轉運之費每歲共用錢三百餘萬貫文貧弱之民困於賦斂歲伐桑棗鬻而為薪勸課之方有名無實故粟帛常貴府庫日虛此而不謀將何以濟且如五代群雄爭霸之時本國歲飢則乞糴於鄰國故各興農利自至豐足江南應有圩田每一圩方數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潦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澇不及為農美利又浙西地卑常苦水沴雖有溝河可以通海惟時開導則潮泥不得而堙之雖有堤塘可以禦患惟時修固則無摧壞臣知蘇州日點檢簿書一州之田係出稅者三萬四千頃中稔之利每畝得米二石至三石計出米七百餘萬石東南每歲上供之數六百萬石乃一州所出臣詢訪高年則云曩時兩浙未歸朝廷蘇州有營田軍四都共七八千人專為田事導河築堤以減水患于時民間錢五十文糴白米一石自 皇朝一統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南故慢於農政不復修舉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大半隳廢失東南之大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足至一貫省比於當時其貴十倍民不得不困國不得不虛矣 又京東西路有卑濕積潦之地早年國

家特令開決水患大減今罷役數年漸已湮廢復將爲患臣請每歲之秋降勅下諸路轉運司令轄下州軍吏民各述農桑可興之利可去之害或合開河渠或築堤堰陂塘之類並委本州軍選官計定工料每歲於二月間興役半月而罷仍具功緒聞奏如此不絕數年之間農利大興不少而歲上供貴糴則東南歲糴轉運之費大可減省其勸課之法宜委官討論古制取其簡約易從之術頒賜諸路轉運使及而賜一本付新授知州知縣縣令等此養民之政富國之本也臣又脩武備臣聞古者天子六軍以寧邦國唐初京師置十六衛官屬亦六軍之義也諸道則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每歲三時耕稼一時習武自貞觀至于開元百三十年戎臣兵伍無一逆亂至開元末聽匪人之言遂罷府兵唐衰兵伍皆市井之徒無禮義之教無忠信之心驕蹇凶逆至于喪亡我 祖宗已來罷諸侯權聚兵京師衣糧賞賜所須豐足經八十年矣雖已因生弊然府庫尚難於改作者所以重京師也今西北強梗邊備未徹京師衛兵多遣戍或有倉卒警報無備此大可憂也遠戍者防邊陲之患或緩急抽還則外禦不嚴戎狄進奔便可直趨關輔新招者聚市井之輩而輕囂易動或財力一屈請給不充則必散爲群盜今生民已困無可誅求或連年凶飢將何以濟贍軍之策可不預圖若因循過時臣恐急難之際宗社可憂臣請密委兩地以京畿見在軍馬問義有無闕數如六軍未整須議置兵則請約唐之法先於畿內并近輔州府選募強壯之人充京畿衛士得五萬人以助正兵足爲強盛使三時務農大省給贍之費一時教戰自可防虞外患其召募之法并將校次第並先密切定奪聞奏此實強兵節財之要也候京畿近輔召募衛兵

已成次第然後諸道倣此漸可施行惟聖慈留意八曰減徭役臣觀西京圖經唐會昌中河南府有戶一十九萬四千七百餘戶置二十縣今河南府主客戶七萬五千九百餘戶仍置一十九縣（主戶五萬七千二百客戶二萬五千二百）鞏縣七百戶偃師一千一百戶逐縣三等而堪役者不過百家而所要役人不下二百數新舊循環非鰥寡孤獨不能無役西洛之民最爲窮困臣請依後漢光武六年故事遣使先往西京併省諸邑爲十縣其所廢之邑並改爲鎮令本路舉文資一員專推勸關征之利兼人煙公事所廢公人除歸農外有願爲公門者送所存之邑其所存邑中役人卻可減省歸農則兩不失所俟西京併省稍成倫序則行於大名府然後遣使諸道依此施行仍先指揮諸道防團州已下有使州兩院者皆爲一院公人願去者各放歸農職官廳可給本城兵士七人至十人替人力歸農其鄉村若有保也里近者亦令併合能併一保者省管方役十餘戶但少徭役人自耕作可期富庶（臣前所陳八事外）九曰覃恩信臣切觀國家三年一郊天子齋戒衮冕親見宗廟入祀上帝大禮既成還御端門肆赦天下曰赦書日行五百里蓋以赦前事言者以其罪罪之欲其王澤及物之速也如此今大赦每降天下歡呼一兩月間錢穀司存督責如舊桎梏老幼籍沒家產至于寬賦斂減徭役存恤孤貧振舉滯淹之事未甞施行使天子及民之言盡成空言有負聖心損傷和氣臣請特降詔書今後赦書內宣布恩澤有所施行而三司轉運司州縣不切遵禀者並從違制徒二年斷情重者當行刺配應天禧年以前天下欠負不問有無侵欺並與除放若御史臺糾點刑獄司常切覺察糾劾仍令轉運使臣又聞易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故有巡狩之禮察諸侯善惡觀

風俗厚薄此聖人順動之意今巡狩之禮不可復行民隱無
窮大聰甚遠臣請降詔中書今後應有南郊赦後請臣令
往諸路安撫察官吏能否求百姓疾苦使赦書中及民之事
一一施行天下百姓莫不幸甚十曰重命令臣聞書曰涣汗乃
出令令出惟行准律文諸被制書有所施行而違者徒二年
失錯者杖一百又監臨主司受財而枉法者十五疋絞蓋先
王重其法令使無敢動搖將以行天下之政也今國家每
降宣勅條貫煩而無信輕而弗稟上失其威下受其弊蓋由
朝廷采百官起請率爾頒行既昧經常即時更改此煩而無
信之驗矣又海行條貫雖是故違皆從失坐全乖律意致壞
大法此輕而弗稟之甚矣臣請特降詔書今後百官起請條
貫令中書樞密院看詳會議必可經久方得施行如事干刑
名者更於審刑大理寺勾明會法律官員參詳起請之詞刪
去繁冗裁爲制勅然後頒行天下必期遵守其衝改條貫並
令繳納免致錯亂誤有施行仍望別降勅命今後逐處當職
官吏親被制書及到職後所受條貫敢故違者不以海行並
從違制徒二年未到職已前所降條貫失於檢用情非故違
者並從本條失錯科斷杖一百餘人犯海行條貫不指定違
制刑名者並從失坐若條貫差失於事有害逐處長吏別見
機會須至便宜而行者並須具緣由聞奏委中書樞密院詳
察如合理道即與放罪仍便相度別從更改 [illegible]
[illegible]
其所當著爲令者皆以詔書畫一次第頒下獨府兵輔臣共
以爲不可而止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又明年二月[illegible]

[illegible]司徒呂夷簡固請老戊戌授太尉致仕朝
朔望及大朝會並綴中書門下班 諫官歐陽脩言呂夷簡
爲陛下宰相而致四夷外侵百姓內困賢愚倒置紀綱大隳
二十餘年間壞了天下人臣大富貴夷簡享之而去天下大
憂患留與陛下當之夷簡罪惡滿盈事迹彰著然而偶不敗
亡者蓋其在位之日專奪主權脅制中外人皆畏之不敢發
擿及其疾病天下臣庶共喜姦邪難去之人且得已爲天廢
又見陛下自夷簡去後進用賢才憂勤庶政聖明之德日新
又新故識者皆謂但得大姦已去不害陛下聖政則更不得
後言所以使夷簡平生罪惡偶不發揚正賴陛下終始保全
未污斧鑕是陛下不負夷簡夷簡上負朝廷今雖陛下特推
仁恩學其禮數然臣料夷簡必不敢當理須陳讓臣乞因其
來讓便與寢罷別檢自來宰相致仕 祖宗舊例與一合受
官名然臣猶恐夷簡不識廉恥便受國家過分之恩澤縱夷
簡子弟因父僥倖恩典已極今遂節多事外面臣寮平昔者
未嘗非次轉官豈可使姦邪巨蠹之家貪贓驕子弟不住
加恩其子弟伏乞更不議恩典 脩又言臣伏見國家每出
詔令常患官吏不能遵行不知患在朝廷自先壞法朝廷不
能自信則誰肯信而行之然多因小人僥倖而不加抑絶所
與之恩雖少所損之體則多臣聞去年十月中曾有臣寮上
言乞今後大臣與使人不得奏薦班行勅旨纔下纔三四月已
却用呂夷簡使人袁宗等二人爲奉職夷簡身爲大臣壞亂
陛下朝政多矣豈可利於其私雖敗天下事尚無所顧況肯
爲陛下惜法但朝廷自宜如何今一法纔出而大臣先壞之
則其次臣寮僥人豈可不與不與則是行法有二與之則近
降勅旨今後又發有司爲陛下守法者不思國體但徇人情

或云二僕得旨與官在降勑前奈何授官在降勑後凡出命令本爲發號革前弊法家以後勑衝前勑今袞宗等皆得旨而未授命聞已該新制自合遵革夷簡不能上絕而咨其僥求朝廷又不與舉行近勑而自隳其法令後詔令何以遵行其袞宗等伏乞特追奉職之命別與一軍將之類除名自足示優恩不可爲無功之臣私寵僕妓而亂國法也 脩又言風聞呂夷簡近日頻有密奏仍閤自乞於御藥院陪入文字不知實有此事否但外人相傳上下疑懼臣謂夷簡身爲大臣久在相位尚不能爲陛下外平四夷內安百姓致得二虜交結中國憂危兵民疲勞上下困乏賢愚失序刑賞不中凡百紀綱幾至大壞筋力已衰神識昏耗豈能更與國家事機夷簡當此病廢即合杜門自守不交人事縱有未忘報國之意凡事即合公言令外廷見當國政之臣共議可否豈可陪入文書眩惑天聽況夷簡因患風手足不能舉動凡有奏疏必難自寫其子弟輩又不肯須防作僞或漏泄於外尤爲不便雖陛下至聖至明尚夷簡姦謀邪說必不聽納但外人見夷簡密入文書恐非公論若誤國計爲患不輕夷簡所入文字伏乞明賜止絕且開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見今中外群臣各有職事苟有闕失自可任責不可更令無功已退之臣轉相惑亂始命宰臣章得象監修國史初呂夷簡罷相爲司徒猶帶監修得象止除昭文館大學士及夷簡致仕乃以還得象 賜知諫院王素三品服余靖歐陽脩蔡襄五品服面諭之曰卿等皆朕所自擇數論事無所避故有是賜襄數求補外以便親養樞密副使富弼曰諫臣不當遠去許給假迎親可也 上許襄歸寧而不許其罷 已巳命天章閣待制史館檢討王洙集賢校理同知諫院歐陽脩同詳定國朝會要名次用元年敕書特錄其後也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李淑爲翰林學士諫官歐陽脩奏事延和殿面論淑姦邪在開封猶跡外復拜學士益親近請罷之退又上言淑姦邪陰險之迹陛下素已知之今外邊臣僚皆兩同坐者不敢道李淑姓名蓋其猜險惡醜不可當擬外人如此惡之豈合卻在人主左右淑自來朋附夷簡在三尸五鬼之數蓋夷簡要爲肘腋所以援引至此不知今日朝廷如此清明更要此人何用若欲藉其詞翰亦須有才行者人臣之本文章者乃其外飾爾況今文章之士爲學者皆得而人是矣假如全無文士朝廷詔勑之詞直書王言以示天下尤足以敦復古朴之美不必彫刻之華自古有文無行之人多爲明主所棄只如徐鉉胡旦皆是 先朝以文章著名於天下二人皆以過惡廢棄終身不齒當時朝廷亦不至乏人淑居開封過失極多然止是一府之害今在朝廷若有所爲少肆其志則害及忠良沮壞政治是爲天下之害故臣不可不言今雖陛下主張正人不信讒巧然淑之爲惡出於天性恐不能悛改竊慮依舊陰毀好人伏望聖慈一切不納早與一外任差遣使工人端士安心作事不憂讒毀之言尋有旨令淑知許州既而不行脩又言竊聞中書須得淑自上章求出方敢差除臣謂李淑姦邪之迹陛下既已盡知若得斷自宸衷則使天下之人皆知陛下明聖辨別忠邪黜去小人自出聖斷如此則今後姦邪陰惡之人可使知懼而不敢爲害今若如中書之意須待其自求退則是賞罰之柄不由明主自行去住之謀一任臣下取便如此則今後小人雖爲姦邪險惡天子欲力去而中書必不肯行若不自退別無人敢差臣恐自此小人

轉爲得計不肯悛心進賢退不肖者宰相之職也今大臣既
目擬怨不肯爲陛下除去姦邪賴陛下聖明洞分邪正人皆
便依聖旨直與差除更須曲收人情優假群小三四日來外
邊聞陛下欲除李淑壽州人人鼓舞皆賀聖德蓋以淑二三十
年出入朝廷姦險傾邪害人不少一旦見人主斥去左右莫
不欣抃却中書如此遷迴自相顧避可惜聖明之斷不盡施
行臣欲望更不須候其請郡因兩府奏事之時特出聖旨便
分直除一外郡使天下皆知此姦邪讒惡之人是陛下自除
去以彰聖明之德　丁丑詔執政大臣非假休不許私第接
見賓客從知諫院蔡襄之言也而議者以爲昔元和用兵時
裴度爲相請私第延見四方賢俊以廣諮訪今一切杜絕賓
客非諫官所宜言也　是日群盜張入金州劫府庫兵仗散
錢帛與其黨及貧民知州比部員外郎王茂先將直兵二十

三八八　一八一四七二　二八

四人禦之既不敵遂走城外群盜縱行擄掠乃出城去
茂先具以聞　樞密副使富弼言臣伏思內賊未殄以前諸
處雖有盜賊未嘗有敢殺戮官吏者自四五年來賊入州城
打劫者約三四十州向來入城尚皆暮夜竊發今則白晝公
行擄開府庫其勢日盛自此以往只有轉熾若不早爲提備
事未可知臣前歲所上備賊之策當時不曾施行近因兩府
奏事論及淮南賊盜陛下問臣前策已具對其狀前策只
是聚兵備東南九路及京東一路今據王茂先奏金州在城
兵士只有二十四人顯是無備致盜賊心生乞并京西一路
亦於要害聚兵爲諸州聲援須速賜施行若又遷延恐無所
及弼又言伏見西鄙用兵以來騷動天下物力窮困人心怨
嗟朝廷不能撫存遂使爲盜今張海郭邈山等數火縱橫州
縣殺傷吏民恣內殘之威洩憤怨之氣並擄縣尉不敢向前

遂從京師選兵仍令中使監督尚猶遷延日月保據山林以
至白晝公行平入州縣開發府庫劫取貨財散募凶徒嘯聚
漸衆陝府西京唐汝均房金商襄鄧相去凡千餘里大被劫
掠殺人放火所在殘破賊一經過六親不能相保人民恐懼
道路艱難每郡無兵各不自保賊若大段結集攻陷諸州幾
急亦未有所以備禦之策賊既轉盛不可不防秦末隋末唐
末諸寇或起於畎畝或起於商賈或起於士卒或起於負擔
觀其初起莫不甚微尚不得如張海郭邈山輩如此強盛然
以小合大漸成巨盜縱橫難制遂亂天下今茲賊黨未見剪
除所宜多設隄防以備滋蔓臣自曾具劄子奏乞於京西
路擇要害數州屯聚兵馬以爲諸郡聲援此最急務宜速施
行臣又思京西諸州長吏皆非其人如襄鄧唐汝光隋均房
金商安郢等十餘州盡是賊盜見今往來之處長吏尤須得

三八八　一八一四七三　二九

人伏乞先選轉運兩人徑令往彼體量諸州長吏不才及緩
懦老病者急罷之令於轄下通判或知縣中保舉人權充知
州如不足則朝廷下審官院選差人填補知州得人則縣令
遂深內知縣縣令皆可漢宣帝時渤海郡盜起帝選能治之
者丞相御史舉龔遂守郡盜賊悉平後漢安帝時朝歌縣盜賊
屯聚連年未獲乃以虞詡爲朝歌長賊遂散此是兩漢時
一郡一縣有賊只得龔遂虞詡兩人爲守宰自然破滅之驗
也今且以上項襄鄧等十餘州論之其知州知縣縣令皆稱
謬懦怯非常之人盜賊所到如入無人之境致擄縣尉又一
一不與使賊不得狂自恣復何爲哉臣切謂非盜賊果能強
盛自是朝廷只守弊法不肯更張惟恐不才不賢者尤恨不
足罷去故以州縣委賊殘害臣謂盜賊之起已是遲矣昔以
朝廷自來處置次第卑令賊滿天下但爲宗社有靈陛下仁

德行或致未至如此然今盜賊已起乃是徧滿天下之漸若朝
廷依舊避人怨恨不早更張臣恐賊盜愈多竊據州郡或稱
將軍或稱太尉或稱帝王兵戈四起所在僭偽事到如此生
靈如何社稷如何朝廷守此一城還得安穩否況今來不同
漢唐都關中洛陽關中洛陽各有險固可恃緩急有變用兵
守險亦未能便至危窘尚自明皇德宗俱曾播越唐室危若
贅旒者數矣今來都城並無險固所謂八面受敵乃自古一
戰場爾若四方各有大盜朝廷力不能制漸逼都城不知何
以為計臣每念及此不寒而戰臣又伏思古者亂離無世不
有然而傾亡至速者亦各不下三五十年惟唐室之後凡更
五代十二帝共只得五十四年國祚短促自古未之有也其
故何哉蓋是都城在四戰之地並無險固四方有變直到城
下略無障礙之所致也惟是王者能鎮撫天下常使安寧災
王十六 八〇四之三
害不生盜賊不作則是都城且保無虞故 大宋之興實賴
太祖英武之才平定禍亂盡削方鎮兵權只用文吏守土及
將天下營兵縱橫交互移換屯駐不使常在一處所以壞其
凶謀也又賴 太宗措綰克復諸國一統天下更賴 真宗
屈己與北虜西戎議通和好故能得此八十餘年都城
無事海內富庶不用干戈雖是人謀亦有天幸今則西戎已
叛屢喪邊兵北虜愈強且增歲幣國用罄竭民力空虛徭役
日繁率斂日重官吏狠濫不思澄汰人民疾苦未嘗省察百
姓無告朝廷不與爲主不使叛而爲寇復何爲哉朝政不舉
都城無依五代事形已復萌露艱虞之運正在今日須是君
臣上下同心協力廢寢忘食夙夜整救期數年之內或致小
康若猶因循苟且尚務偷安不練人謀只求天幸臣恐五代
之禍不旋踵而至矣臣因論京西盜賊遂及理亂憂懼所迫

不避斧鉞望陛下便賜萬死亦所甘心臣所乞選京西轉運知
州知縣不可稽緩蓋擾攘之際全藉有才略轉運使往來按
察經營又藉逐處知州知縣守護城池安集百姓及設方略
驅除寇盜餘有朝廷意所不到指揮不及者其良守宰必自
能就便處置不至失事州縣既各得一人又得要郡所屯之
兵掎角救應則盜賊不難擒捕矣至於巡檢縣尉亦可並委
轉運知州揀選不須朝廷費力此策最爲簡要無可疑難京
西既行次及諸路變或起於倉卒設備皆不可遲朝廷但能
不務因循不避怨謗天下之事未有不可爲者所有諸路揀
退不才及贓濫老病轉運知州知縣縣令等仰只在元守官
處聽候朝旨更不令赴闕仍乞檢會臣前奏揭歷施行 甲
申太白犯歲星又犯太微左執法諫官余靖言伏覩太白犯
歲星於太微端門之右執法之前民庶共見喧聞司天之奏
己未十 八〇四之三
乃以商各群盜便當其占此乃星官之辭不敢正言臣歷觀
漢晉隋 志凡五星之變金火謂之罰星太白與歲相犯皆
爲兵喪及飢饉此二者國之大事其變乃出端門之右執法
之側前史所占將有伐尸流血之變豈山澤小盜所能當之
臣聞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又曰觀乎天文以察時
變則知古之聖王恭勤寅畏以順承天表之譴各以其類且
木爲德金爲刑惟金沴木五行所忌今一星同舍掩食逾
時殆爲刑德之順乎國家自近歲已來西戎不賓北虜倨強
人心動搖戰守不足而軍須百物皆出於民殘忍之吏朝奪
暮掠嗷嗷之聲徧於天下此金氣太盛而刑之失乎民之非
者籍之於軍而害者又因其貪進之人自爲私計脧剝其
下以希恩寵未聞朝廷講求寬民之術此木氣衰微而德不
振乎況今州郡空虛無守禦之備官吏狠濫無捍禦之術一

夫人呼莫敢當者伏望陛下責躬修德以謝天變中外之政
安民爲本凡州郡之兵不足守者急備其闕守宰之官不足
任者速擇其代器甲之材出於農者頗緩其期米鹽之逋償
於財者稍寬其分茭鐵之工拘於官者裁減其役民足於財
則安其居而懷其生雖驅之爲盜必不肯去安而就危也暴
賦横歛不加於民則怨怒不生而陰陽以和兵飢之患庶可
消矣百官叙進必考其實使明陳所職以考功能外官必求
息民之績在朝必視勤官之効則庶事盡理天下安矣至於
省聲色之娛杜奢淫之好絶畋遊之樂節臺榭之觀順四時
而安玉體親萬務而奮宸斷陛下日寘外難固當力行以致
不待臣縷陳而蔓言之矣伏惟陛下內宜恭愛以敦九族外
選才良以安百姓與兩府大臣協忠盡節無忘於政則天下
幸甚　丙戌命史館檢討王洙集賢校理余靖秘閣校理孫
甫集賢校理歐陽脩同編修　祖宗故事先是樞密副使富
弼言臣歷觀自古帝王理天下未有不以法制爲首務法制
立然後萬事有經而治道可必宋有天下九十餘年　太祖
始革五代之弊創立法度　太宗克紹前烈紀綱益明　眞
宗承兩朝太平之基謹守成憲近年紀綱甚紊隨事變更兩
府執守便爲成例施於天下咸以爲非而朝廷安然奉行不
思刻革至使民力殫竭國用乏匱吏員冗而率未得人政道
缺而將及於亂賞罰無準邪正未分夷狄交侵寇盜充斥師
出無律而戰必敗令下無信而民不從如此百端不可悉數
其所以然者蓋法制不立而淪胥至此也臣今欲選官置局
將三朝典故及討尋久來諸司所行可用文字分明類聚編
成一書置在兩府俾爲模範庶幾頹綱稍振弊法漸除此守
基圖救禍亂之本也　上納其言故命靖等編修弼揔領之

踰年凡月書成分別事類凡九十六門二十卷其間典法深
大今世不能遵守者於逐事之後各釋其意相類者止釋
一事事理明白者更不復釋　丁亥徙知慶州滕宗諒權知
鳳翔府時鄭戩發宗諒前在涇州枉費公用錢十六萬緡而
監察御史梁堅亦劾奏之詔太常博士燕度往邠州鞫其事
宗諒坐是徙　范仲淹言臣昨日面奏滕宗諒事當天威震
怒之際臣言不能盡又章得象等不知彼中事理虛實皆不
敢向前惟臣知從初子細又只獨自陳說顯涉黨庇宗諒雖
已行勘鞫必能辨明虛實然有未達之情須至上煩聖聽今
具述一一如後一梁堅元奏宗諒於涇州賤買人戶牛驢犒設
軍士臣切見去年葛懷敏敗後向西州軍官員蕩盡更無所
出涇州無兵賊已到渭州只是一百二十里宗諒起遣人戶
強壯數千人入城防守其時又休兵實甚軍情憂懼得宗諒
管設環慶路節次策應軍馬四頭項一萬五千餘人酒食犒
設並足衆心大喜雖未有大功顯是急難可用之人所以舉
知慶州倉卒收買牛驢犒軍縱有虧價情亦可恕一梁堅奏
宗諒在邠州聲樂數日樂人弟子得銀楪子三二十片者臣
與韓琦到邠州筵會一日其時衆官射弓各將射中楪子散
與過弓箭軍人及伎樂即非宗諒散與而罪歸宗諒又云士
卒怨嗟況邊上筵會其常當直軍人吏卒祗候因何得其日
便有怨嗟一梁堅奏稱宗諒到任後使過錢十六萬貫其間
有數萬貫不明今來中使體量却稱只是使過三千貫入公
用已有十五萬貫是加誣錢數料是諸軍請受在十六萬貫
之內豈可諸軍請受亦作宗諒使過臣在慶州日亦借隨軍
庫錢回易得利息二萬餘貫充隨軍公用支使外却納足官
本今來宗諒所用錢數物料必亦是借官本回易所得將充

公用一環慶一路四州共二十六寨非作數十人任邦元禹
自宗諒到當已及八九箇月並無曠闕邊將軍民亦無詞公
用置蕃部軍馬公事又無不了若不才之人豈能當此一路
一邊上主帥若不伏朝廷威勢何以彈壓將佐軍民使人出
死力禦捍強敵宗諒是都部署經略使一旦逐之如一小吏
後來主帥豈敢便宜行事一防秋是時主帥未有顯過而奪
其事任非令下獄若遇賊兵寇境未知令何人卒然擘畫此
路今差王元權領況王元在河東沮怯已曾貶降今日在涇
上作豈可便當一路委寄恐更誤事一宗諒權日陳致及
好祭進所以招人謗議易為取信一臺諫官風聞未審虛實
即便施行自日輕非屈而未蒙朝廷聽納臣若是誤安人
不當用在兩府既有目睹二事豈可蒙人安然陛下
兼西北未寧見搜求材可邊上任用之人卻亦猜皆宜選
旋破壞使邊臣憂惕不敢作事雖圓威令不可不行須得
見得實情方可黜陟臣欲乞朝廷指揮宗諒止在任勾當安
范宗諒在邠州一面勘鞫干連人并非已取到慶州錢帛文
帳磨勘知宗諒所有欺隱入己及乖違大過即勾宗諒勘鞫
知無乖違入過又無欺隱入己即差人取問分析緣由入己
遣聞奏別取進止所有張亢亦乞聖旨令使勘鞫臣僚得
張亢不能專謹為事率易昨在渭州亦無大段過犯乞委范
宗傑一就勘鞫干連人依劾滕宗諒事行遣別奏仍乞以臣
奏宜示臺諫官使勘得滕宗諒張亢却有大段乖違過犯
及欺隱入己仰臺諫官便更彈劾臣甘與二人同行貶黜臣
所以極言者蓋陛下委寄邊臣使一向外禦而無外憂之弊
則邊上諸路人人用心不至解體有誤大事張亢自渭州徙并州在三年七月
戊月甲 壬辰翰林學士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中書

舍人李淑罷翰林學士為給事中出知鄭州權知開封府吳
育言淑前在開封多數近吏人故此育領府事才數日發大姦
吏一人擅領外又得臣僚欲職萬九千緡獄具而淑預參宋
疑其冤帝遣使吏按之卒伏法由是京師肅然先是參
知政事范仲淹言臣切見陝西河東邊計不足遂鑄鐵錢以
助軍費而民多盜鑄曰北極典為法之弊又將不堪臣竊舉
典曰金作贖刑又呂刑曰五刑不簡正于五罰是舜典周公
皆用贖法孔子刪書錄于後世明其可行之法歷代常行今
又不用人或疑之臣欲乞且於陝西河東沿邊次州軍行之
候行事其息臣不關刑則從朝旨一徒以上罪不贖一杖
以下罪依下項一侵損於人皆不贖一兵士
公人不贖同公人不因公事私自失誤者亦聽贖一為盜并
造作詐偽及誣告論不干己事者皆不贖一故犯經公人
疑似等罪不贖一盜販私茶鹽礬貨並傳人並不贖
一所犯罪狀偶係贖至第二犯若不贖一殺人共犯一處合
贖富貴不均者不贖內有物力稍與衆人納罰錢者即皆聽
贖若其人不以貧富不贖一衆人同犯一處者皆不贖
一疑有疹并老小疾患之類但舊條合贖者並依舊法每斤
納錢一百二十文足舊條不該贖而今特贖者並取情願
之人其銅每斤納錢一貫二百文足亦許以粟帛依時價折
納其錢物收納者自依常法區分一逐縣依典押保舉有
行止會書札曹司一名赴本州法司習學法律委本州長吏
以下參試驗稍通刑名發遣即放歸本縣充法司候一周
年檢斷無失者與轉一資有失誤無贓私者五年與轉遷一
資一所斷贓罪判其錯者皆逆各准其罪不以失減官典受贓
者並以枉法贓論　仲淹又言臣數日前面奏一代帝王子

孫繇遠蓋由積德之深臣請陛下日脩至仁之德下及民蒸
以感動天地此聖嗣無疆之本也今有劄子三道進呈內一
道爲議贖法事卽乞降出臣近覩詔旨令御史臺集刑院大
理寺修編勑所同議贖刑此陛下至德深仁被于百姓天下
幸甚令諫官孫甫上言乞令大臣定奪施行臣欲乞特降
聖旨令中書樞密院同與見議官員疾速定奪聞奏仍乞且
贖杖罪已下情理輕者所貴易行二道乞不降出其一曰臣
聞唐武德九年八月十八日詔曰觀省宮掖其數實多憫茲
深閉久離親族一時減省各從娶嫁自是宮中前後所出三
千餘人又正觀二年七月二日 太宗謂侍臣曰婦人幽閉
深宮情實可憫隋氏末年採訪無已此皆竭人財力朕所不
取掃洒之餘更何所用於是命尚書右丞戴胄給事中杜正
倫於掖庭西門揀出之臣不知今來宮中人數幾多或恐使
五．五十 八十四之三 七十
有餘宜降詔旨特令減放以遂物性又皆免費示人君盛德
之事可以感動天意其二曰臣聞淳化中 太宗皇帝以邊
戶飢荒多賣人口入蕃頗憫惻之時遣使以物貨申贖各還
父母此人君之盛德也近年沿邊漢戶被西戎侵虜不少今
旣通人使乞出聖意以內帑物帛委邊臣漸次收贖陷蕃漢
戶人口各還其家使父母子孫再得完聚則不惟邊上生民
恩淪骨髓必也至德動天降祐王室書之史策光于後代
癸巳詔先王用法簡約使人知禁而易從後代設茶鹽酒稅
之禁奪民厚利刑用滋章今之編勑皆出律外又數改更官
吏且不能曉百姓安得聞之而一陷于理身體髮膚以之毀
傷父母妻子以之離散情雖可哀法不可贖豈禮樂之化未
行而專用刑罰之敝歟孔子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
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漢文帝使天下入粟於邊以受爵免

罪得錢亦刑措其後京師之錢累百鉅萬太倉之粟陳陳相
因其說利傚有非君子律者或細民難知或人情不免或冒
利犯禁或奢侈違令或過誤可閔之類別爲贖法御民以穀
麥市人以錢帛使民重穀帛免刑罰則農桑自勸富壽可期
矣 諫官余靖言臣不知誰爲陛下畫此謀者徒知高議而
不知通時之變也今三邊有百萬待哺之卒計天下二稅上
供之外能足其食乎故茶鹽酒稅山澤雜產之利盡歸於官
尚猶日筭歲計恐其不足民食其利而犯禁者雖死不避也
今乃一爲贖刑必寬其禁三軍之食於何取之臣伏見二年
已來荊湖江淮兩浙添鹽酒價錢而民犯禁愈多今若定爲贖刑
得以贖論則民輕其犯而莫之禁矣朝廷之尊惟在制度今
一去法式任其僭侈上下無紀莫甚於斯伏乞追改前詔其
令諸路其陝西淮南江浙一年已來所添鹽酒價錢並放仍
五．五六 八十四之二 七十
禁貨鬻令民終歲不犯於禁今臣議者亦以爲難行此
詔則富人皆得贖罪而貧者不能以自免非朝廷用法之意
卒不果行 歐陽脩言臣昨自軍賊王倫敗後曾極言兩淮
列恐相次盜賊漸多乞朝廷早爲禦備凡爲國家憂盜賊者
非獨臣一人前後獻言者甚衆皆爲大臣忽棄都不施行而
爲大臣者又無謀畫果致近日諸處盜賊縱横自淮南新遭
王倫之後今京已西州縣又遭張海郭邈山等劫掠焚燒村
陝監作奏各盜賊數百人寇陝荊湖各奏盜賊此數百人解州
又奏見有未獲賊十餘火滑州又聞強賊二十餘人燒劫沙
彌鎮許州又聞有賊三四十人劫撼潤鎮此臣所聞目下盜
起之處如此縱横也此外京東今歲自秋不雨至今麥種未
得江淮倫賊之後繼以飢蝗陝西災旱道路流亡日夜不絕
以此等處將來盜賊必起是見在者未滅續來者更多而乾

參差譴告不一於古占法多云天下大兵並起今兵端已
動於下天象又告于上而朝廷安恬舒緩無異常時此臣所
狀所謂古之智者能慮未形之機今之謀臣不識已形之禍
者也臣聞兩漢之法凡盜賊並起人民流亡天文災異如此
等事皆責三公或被誅戮或行黜放今幸朝廷仁聖貴於大
臣偶免重責而猶忘忽禍患偷有因循此臣所謂大臣不肯
峻國法以繩官吏蓋由陛下不威刑責於大臣者也今見在
賊已如此後來賊必更多若不早圖恐難後悔臣計方今御
盜者不過四事一曰州郡置兵爲備二曰選捕盜之官三曰
明賞罰四曰去冗官用良吏以撫疲民使不起爲盜此
四者大臣所忽以爲常談者也然臣視今朝廷於此四者未
有一事合宜伏望聖慈嚴勅兩府大臣聞其於此四事則有
可爲苟無他術則此四事宜可施行臣昨聞州郡置兵四弱
已有條奏其餘三事則後言事者亦議甚多伏乞合衆群議
擇其善者而行之　脩又言臣自初忝諫官於第一次上殿
日曾建言方今凋殘公私困急全由官吏冗濫者多乞朝廷
選差按察使糾舉年老病患贓汚不材四色之人並行澄汰
仍且陳按察之法條目甚詳如臣之議本欲使使者出而
天下悚然知朝廷有賞善罰惡之意然後按文責實蓋惡者
黜其善者外中才之人盡使勉勵凡臣所言者乃所以救民
急病救弊十年累積之事若非遭遇聖主銳意求治之時
上下力行之不可也奈何議者憚於作事惟樂因循抵命諸
路轉運使兼按察其職亦無具論奏其議格而不行按察空
文今遂寢廢生民蠹病日益可哀伏見陛下聖德日新憂勤
庶政近發手詔督勵宰輔然天下之事積弊已多如治亂絲
未知頭緒欲事事更改則力未能周而煩擾難行欲漸漸整緝

則因弊已極而未能速效臣謂如欲用功少爲利博及民速
於事切則莫若精選明幹朝臣十許人分行天下盡籍官吏
能否去而升黜之如臣前所陳然後可臣聞治天下若如醫
夫之治田不可一槩其萊蕪穢久荒之地必先力行芟闢
然後以時耕耨今特遣之使如久荒而芟闢也轉運兼按察
乃以時而耘耨者所見猛疾徐急有所宜也其時制舉處之
黜陟使若果使之須無疑遺網　祖宗朝亦有考課院並按
察非黜陟今常法亦是難行之甚事也方今之事多以爲論
則必戒以自密難行如臣所言只是選十餘人明幹朝臣各
付官吏害急已然者迹易見者舊之簿籍付朝廷升黜其
者可謂自謂於論不爲甚高行之有利無害然而急欲曾未
以爲然運則條目之官利害六條以明利害　　今可行
疑伏望聖慈特賜財擇一去冗官則民之科率十分減九臣
之
伏見天興以來公私困弊者不雖賦斂多事乃由官吏爲數
無限以科率一物則今人殘之吏先於百姓而收利者多之人恣
爲科外之誅求朝廷得其一分貪吏取其十倍民之重困其
害在斯今若去此四色冗官而代以循良之吏事必便宜絶
去搔擾保民使朝廷賞數科率免却州縣分外誅求故臣謂
於民力十分減九也此於別圖就省細碎無益若其利博矣
二不材之人爲害深於贓吏國家之法除贓吏因民告發者
乃行之其他不材之人大者壞州小者壞縣皆明知而不問
臣謂凡贓吏多是強黠之人所取在於豪富或不及貧弱不
材之人不能馭下雖其一身不能乞取而恣其群下共行誅
剝更無貧富皆被其殃爲害至深然而不問故臣尤欲盡取
老病懦者與贓吏一例黜之三兩外一體若外官不皆則
朝廷無由致今朝廷雖有號令者降出久方若各此四色

冗官之手則或施設乖方不知朝廷本意反爲民害或留滯廢失全不施行而又無糾舉多作空文若外處去却冗官盡得良吏則朝廷行下之令雖有乖錯彼亦自能回改或執奏更易終不至爲大害是民之得失不獨上賴朝廷全賴官吏善惡以此而言冗官豈不可去四去冗官則吏員清簡善遷通流今天下官有定員而入仕之人無定數既不能限以濫者多壅遏不行賢愚同滯每有一闕衆人競爭得者無廉恥之風不得者騰怨嗟之口濫官之弊近古無之今若擇四色冗官去之則待闕之人可與怨滯五去冗官則中材之人可使勸懼今天下官吏豈其必盡是不才蓋爲朝廷本無黜陟責罰不分今若見國家責實求治人人精別則中材之人皆自勉強不敢爲惡雖有貪殘亦須斂手六去冗官則不過朞月民受其賜方今朝廷雖有憂念恤民之意然上下因循必未

三之四

有餘力廣惠及民若但去冗官則民受速賜蓋臣嘗見外處州縣每一繆官替去得一能者代之不過數日民已歌誦今若盡去冗濫之吏而以能吏代之不過朞月民必受賜此臣所謂及民速於事切者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八十四之三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八十四之四

仁宗皇帝紀二十一之四

慶曆三年冬十月乙未朔右諫議大夫知江寧府劉沆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潭州經制蠻事也　諫官歐陽脩言伏見朝廷自河東移李昭亮爲真定都部署臣竊以北戎險詐必與國家爲患北鄙之事常須有備此一事陛下聖心久自憂之執政大臣非不知而憂之天下之人共爲朝廷憂之李昭亮不才不堪爲將帥不可委兵柄此一人陛下聖心久自知之執政大臣非不知之天下之人亦共知之不審因何處有此命大凡朝廷行事不當者或爲小事而忽略容有不知致誤施行而至乖錯者有矣未有以天下大可憂患而上下共知之事公然乖謬任非人如此者臣料兩府之議必因近日亦將近奏三路闕部署而已下無人以昭亮基請而欲徐別選擇不過如此而已然臣切見朝廷作事常患因循應急則草草且行緩急須換不復留意只如先郭承祐於鎮定尋以非才罷之以康德輿爲鈐轄闕却部署一職本待徐擇其人臣初謂朝廷必能自此精於選任經今數月何曾用意求人一旦因昭亮奏來又遣昭亮且於今平時無事之際尚如此不能選人任用若一旦倉皇事動更於何處求人故臣謂朝議欲徐擇人而代昭亮者乃虛語爾方今天下至廣不可謂之無人但朝廷無術以得之爾寧用不才以敗事不肯勞心而擇才事至憂危可爲慟哭臣思朝廷所以乏人任用之際蓋爲依常守例須用依資歷級之人不肯非次拔擢所以無人可用古人謂勞於擇賢逸於任使今人既難得求之又不勤待其自來何復可得臣累曾上言練兵選將之法未賜施行又曾上言乞於沿邊十數州且選州將亦不蒙聽納寧可公選

不才之人委以大兵之柄一旦誤事悔之何及伏望聖慈出
於睿斷其照亮早令兩府擇人替換及早講求選將之法若
大將難卒然而得即乞於沿邊州軍選擇小將近上資級人
中與手易得此使姓名稍遲數日中外之士已共爭知今幸
其未動之間宜作先時之備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
待之惟陛下為社稷之計深思行之則天下幸甚（[illegible]）
鈐轄、知光化軍韓綱性苛急不能拊循士卒時郡盜張海
等剽劫至境上綱訢宜殺軍士百餘人被甲乘城凡十餘日
城中富民具酒食犒軍綱輒收其半質錢以市兵器軍士嘗
遠者或不時得飲食而綱洗給所館常至月餘其館不可食
會有監提使臣至所部卒不以請給將付府實民又請輸錢
以資之綱曰本軍之士尚不給何及於監押手軍士因而作
言民有獻錢以給乘城兵而知軍却之衆益怨懷納不使軍
校王德者作城門布陣圖久之不成綱罵曰我不敢斬汝邪
因召劊子執劍立庭下衆益駭會有入粟得官者騎子中剌
謁綱語子中將拜軍士誤聽以為子中獻錢錢而綱復拒不
取時方給食貧衆邵興叱衆起曰汝輩勿食衆遂投餅罷於
庭中綱怒命執數人械繫欲斂興佯詭曰戊戌興率衆奪庫
兵欲殺綱綱踰城逃載其家小舟沿漢而下官吏亦皆逃去
興等遂焚掠居民劫其指揮使李美及軍士三百餘人趣蜀
道李美老不能行自縊死綱億長子也　詔後兆造作所自
今御藏物毋得以金縷之　壬寅以玉清昭應宮田二十二
頃賜昭于臨　諫官歐陽脩言臣伏聞范仲淹富弼等自被
手詔之後已有條陳事件必須裁擇施行臣聞自古帝王致
治須待同心叶力之人相與維持謂之千載一遇今仲淹等
遇陛下聖明可謂難逢之會陛下有仲淹等亦可謂難得之

臣今陛下既已傾心待之仲淹等亦各盡心思報上下如此可
謂事無不濟但顧行之如何爾況仲淹弼是陛下特出聖意
自選之人初用之時天下已皆相賀然猶竊謂陛下既能選
之未知如何用之及見近日特開天章從容訪問親寫手詔
督責丁寧然後中外喧然既驚且喜此二盛事固已朝報京
師萬傳四海皆謂自來未曾如此責任大臣天下之人延首
拭目以看陛下用此二人果有何能此二臣所報陛下欲作
何事是陛下得失在此一舉生民休戚繫此一時以此而言
則仲淹等不可不盡心展效陛下不宜不力主張而行使上
不玷知人之明下不失四海之望臣非不知陛下專心銳志
不自滿假而中外大臣憂國同心必不相忌然臣所慮者仲
淹等所言必須先絕僥倖因循姑息之事方能救今世之積
弊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不免浮議之紛紜而奸邪
未去之人須時有讒沮若稍聽之則事不成矣臣謂當此事
初尤須上下叶力凡小人怨怒仲淹等自以身當浮議姦讒
陛下亦須力拒待其久而漸定自可日見成功伏望聖慈留
意終始成之則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范仲淹等條上十事其四曰擇官長）
（[illegible]）
丙午以鹽鐵副使工部郎中張昷之為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
運按察使兵部員外郎知諫院王素為天章閣待制淮南都
轉運按察使鹽鐵判官兵部員外郎沈邈為直史館京東轉
運按察使用富弼范仲淹等之言也先是仲淹弼等言古者
內置公卿大夫士助天子司察天下之政外置岳牧刺史方
伯觀察使采訪使統領諸侯守宰以分理之而小吏得人未
有天下不大治者也今轉運按察使古之岳牧方伯刺史觀
察採訪使之職也知州知縣古之諸侯守宰之任也內外官

雖多然與陛下共理天下者惟守宰最要爾比年以來不加選擇非才貪濁老懦者一切以例除之以一縣觀一州一州觀一路一路觀天下則率皆如此其間縱有良吏百無一二是使天下賦稅不得均獄訟不得平水旱不得救盜賊不得除民既無所告訴必生愁怨而不思叛者未之有也民既愁叛姦雄起而收攬之則天下必將危矣今民方怨而未甚叛去宜急救之救之之術莫若守宰得人欲守宰得人請詔二府通選轉運使如不足許權擢知州人既得人即委逐路自擇知州不任事者奏罷之令權擇通判人既得人即委逐州自擇知縣縣令不任事者奏罷之令權擢舉職如是行之以舉皆得人凡權入者必俟政績有聞一二年方真授之斷已精擇尚恐有不稱職者必行降黜直俟人人稱職而後已仍令久其官守勿復數易其異政者宜就與升擢之若然官修政舉則天下自無事矣朝廷唯總其大綱而振舉之可也上既納其言於是盈之等首被茲選素入對　上謂曰如今便去諫院事有未言者可盡言之[illegible]　丁未以右正言集賢校理余靖為契丹國母正旦使代張盈之也　詔天下稅籍有偽書逃徙或因析居用年老移若明占公田而不輸稅如此之類縣令佐能窮其弊以增賦入者議賞　初洛州肥鄉縣田賦不平久莫能治轉運使楊偕患之大理寺丞郭諮曰是無難者得一往可立决也偕即以諮攝令并遣秘書丞孫琳與其事諮等用千步方田法四出量括得其數除無地之租者四百家正無租之地者百家收逋賦八十萬流民乃復及王素為諫官建均天下田賦歐陽修即言諮與琳方田簡而易行願召二人者三司亦以為然且請於亳壽汝蔡四州擇尤不均者均之於是遣諮與琳先往蔡州首括上蔡一縣得田二萬六千九百三十餘頃均其賦於民既而諮言州縣多逃田未可盡括朝廷亦重勞人遂罷琳共城人也[illegible]　癸丑諫官余靖使契丹入辭書所當奏事於笏各以一字為記凡數十字　上顧見之指其字令一一條奏曰幾是乃罷　甲寅復置諸路轉運判官仍詔中書樞密院同選用[illegible]辟請　乙卯詔修兵書翰林學士承旨丁度提舉集賢校理曾公亮朱寀為檢閱官[illegible]　丁巳史館修撰王堯臣集賢校理天章閣侍講曾公亮詳定編敕　乙未范仲淹言臣竊見京朝官使臣選人等進狀或理會勞績或訴雪過犯或陳乞差遣其事理分明可行可罷者則朝廷便有指揮內中書樞密院[illegible]未見根原文字及恐有官三班院流內銓別有條例難便與奪者多批送逐司其逐司為見批送文字別無與奪便不施行號為送殺以此官員使臣[illegible]五度進狀不能結絕轉成住滯臣欲乞特降聖旨今後京朝官使臣選人等進狀理會勞績訴雪過犯陳乞差遣朝廷未有與奪指揮只批送審官三班院流內銓者仰逐處主判子細看詳如內有合施行者即與擬奏具合依例情理須奪進呈取中書樞密院指揮行揆度別取進止如不可施行乃仰逐司告諭本人知委所貴逐司去處各揚其職事無漏落亦免官員使臣選人等重疊進狀煩聖聽從之[illegible]　壬戌詔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能哲而惠克明俊德然猶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周制太宰之職歲終官府之會以詔王廢置三載則大計群吏之治

而誅賞之故致課之法舊矣祥符之際治致昇平上下安循
王於寬大考最則有限年之制入官則有循資之格及比事
邊因緣多故數被恩賞審官院朝行思得廉務之求知頓素務
之道然非賢且善惡則不數遷非甄別流品則不惜毀排錄
程式以遵守成自今兩地臣僚非有勳德善狀不得非時進
秩非次罷免者毋以轉官帶職為例兩省以上舊法四年一
遷官今具後歷職官并官磨勘年限有私罪及歷任官有
贓罪先以情重輕及勤績與舉者數奏聽旨若磨勘三年職
私罪杖以下經取旨依以上再經取旨其能自新無私罪而
有最課及有舉者皆與遷之自請補外物務于京師五年一遷
磨勘因舉及選差勿拘凡有著效異績或勸農桑復其不勸刑
獄雪冤枉典物務能革大弊省錢穀數多者事大小悉以陞
任選人就此若朝官選員外郎須三年無私罪而有監司若
六行
清望官五人為保引乃磨勘遷郎中少卿監亦如之舉者數
不足增二年遷大卿監諫議大夫並為常例悉聽旨又定制
監物務入親民次升通判通判升知州皆用舉者數不足毋
輒關陞此據會要專附正月十一日 甲子陝西四路經略
安撫招討使鄭戩言順德軍生戶大王家族元寧等以水洛
城來獻其地西占隴坻通秦州往來道路隴之二水環城西
流繞帶河渭田肥沃廣數百里雜氐十餘落無所役屬並邊
靜邊寨主劉滬招集其酋長皆願納質子求補漢官今若就
其地築城可得蕃兵三五萬人及弓箭手共捍西賊實為封
疆之利從之 劉滬先以右侍禁左鼎寨監押權靜邊寨主
擊破党留等族斬一驍將獲馬牛羊駝萬計時任福敗邊城
晝閉居民畜產多為賊所掠滬獨開門納之邊人謂滬為劉
開門遷左侍禁韓琦范仲淹薦授閤門祗候又破擦鐸生氐

西南去洛陽二百里中有城曰水洛川平土沃又有水輪銀
銅之利環城數萬帳漢民之逋逃者歸之教其百工商賈自
成完國曹瑋在秦州嘗經營未能得滬遂城章川堡蕃山數
百頃以為屯田塞使人說城主鐸廝那令內附會與戩言
以水洛城 行邊滬遂召鐸廝那及其他諸族豪酋結公水洛
露罪叶曲等約為滬戰即令滬將兵往受地既至而氐情中
變聚兵數萬合謀伏狹道欲為殺戮有司滬爲兵于千人前後
數十里道路接觸豎所念遏然令其炊爨食坐胡床指麾進退
一戰氐潰追奔至石門川皆納質請服因遂結其黨欲肆寇壁下
以通秦渭之路又敗賊衆以十數下瀆川殺叢不斑 戩行邊
至鎮戎軍渭州營逆在侵天都寨與將佐會渭州元昊據點寨會軍
壁拒有報賊騎至者戩以此必二川守將按兵以狀報騎也
已而果然 諫官歐陽修言臣昨風聞張子奭未有歸期賊
昊又別遣人來必恐子奭被拘留而西人之來其意未測邊
鄙之事不可不憂近延州將帥效力之秋近來使聞戍邊
勘鞫滕宗諒事枝蔓勾追直趙盡使邢州諸縣枷杻送行者拷掠
皆是無罪之人囚繫滿獄 陛上軍民再見其如此演皇人
人嗟怨自狄青种世衡等非皆解體不肯用心朝廷本為臺
官上言滕宗諒用錢過多使其所為濫費遂差燕度勘問不期如
此作事搖動人心若不早止絕則恐邊上動搖將
臣豈至解體之際必出兵馬誰肯為朝廷用命向前臣忝為
陛下耳目之官外事皆合採訪三五日來都下喧傳邊將不
安之事亦聞田況在慶州目見燕度勘宗諒別無大段罪過并燕
度生事張皇累具奏狀亦不蒙朝廷報答又聞仁書舍在朝
大臣意欲傳達於聖聽大臣各避嫌疑必不敢進呈況書臣
狀言陛下但知宗諒用錢之過不知邊將嗟怨動之事只

如臣初聞滕宗諒事發之時，獨有論奏，乞早勘鞫行遣。臣若堅執前奏，一向遂非，則惟願勘得宗諒罪深，方表臣前來所言者是。然臣終不敢如此用心，寧可因前來不合妄言得罪於身，不可令日遂非，致誤事於國。臣竊思朝廷於宗諒必無愛惜，但聞其有罪，則不可不問；若果無大過，則必不須要求瑕疵。只恐勘官希望朝廷意旨，過當張皇，搖動邊臣心緣其滕宗諒。伏望聖慈令結絕，仍乞特降詔旨告諭邊臣，以不枝蔓勾追之意，兼令今後用錢但不入己外，任從便宜，不負畏避，庶使安心效命立功。其田況累次奏狀，并與大臣等書，伏望早慈盡取詳覽。田況是陛下侍從之臣，素非激訐，言可信；又其身在邊上，事皆目見，必不虛言。脩又言：臣昨風聞燕度勘滕宗諒事枝蔓張皇，邊陲搖動，曾有論奏，乞降詔書安存邊臣。今日又聞度輒行文牒劾問樞密副使韓琦議邊事因依，不知燕度具敢如此否？若果有之，深可驚駭。切以韓琦是陛下左右大臣，繫國家事體輕重，今燕度敢輒如此，是外使凌乃是輕慢朝廷，無奔文法。每見前後險薄小人多為此態，得一刑獄勘鞫，踴躍以為奇貨，務為深刻之事，以邀強幹之名。自謂陷人若多，則進身必速。所以廣張聲勢，肆意羅織。今燕度本令只勘滕宗諒使過公用錢，因何劾問大臣？故張事勢，是節外生事，正是推勘刻條。況樞密副使是輔弼之任，官撫使將君命而行，本指宣臣特行鎮撫，今推無故遭一伏吏侵欺，而陛下不與主張，則今後奉君命而出使者，皆為邊吏所輕，為大臣而作事者及畏小人所制。故燕度論奏內稱便合坐以深刑，責其從吏亦自違於條制，罪須行遣，情不可容。今樞密副使尚被侵凌，則以下將帥無不曹其枝蔓者，不少擾。其如此作事，此後必無肯允。其滕宗諒一宗刑獄，狀乞別差官取勘結絕，其燕度亦乞別付所司勘罪行遣。脩又言：臣風聞邊臣張亢近為使過公使錢，見在陝西四路院被勘，其協官所取干連人，其數亦關狄青曾隨張亢入界，見已勾追照對。臣伏見國家任與以來五六年，所得邊將惟狄青、种世衡二人而已，其忠勇材武不可與張亢、滕宗諒一例待之。臣料青本武人，不知法律，縱有使過公用錢，必非故意偷邊，不過失於點檢，致誤侵使而已。方今議抑之使，正在賊中，前一言不合，則忿兵為患，必至侵邊。謹備邊防，正藉勇將。況如青者無三兩人，可惜因些小公用錢，於此要人之際，自將青等為賊拘囚，使賊聞之，以為得計。伏望特降指揮，元勘官只將張亢一宗事節依公根勘，不得枝蔓勾追。其狄青縱有干連，仍乞特與免勘。臣於邊臣本無干涉，皆有愛憎，但慮勘官只希朝廷意旨，不顧邊上事機，臣國家難得之人，與常人一例拘鞫，一旦邊人其事則悔不可追。伏乞朝廷特賜寬貸，邊臣知無功之將犯法必行，要得之人以能贖過，則人人自勵，將見成功。

知渭州尹洙言：臣竊見自來武臣將所賜公使錢，諸處使用，便同己物。其狄青於公用錢物即無毫分私用。況本路自西事以來，所係兵數及主兵臣僚指使使臣等數倍於舊，又傚行多與衆官躬親提舉教閱。軍中將校每有犒設，以此所費益多，若不別將錢物周助，即無由充用。狄青素來謹畏小心，其實武人，未曉朝廷意旨，自開推究公用錢物，謂制院須來追攝照對，臣雖日久曉諭，然狄內懷憂懼。張亢言先在延州初授經略部署，曾於衙精言不顧士類公使錢，恐未知次第，今來累遭臂詞，誠切深可矜，則臣以謂朝廷擢任自殿直，不三年至刺史，更以一路兵柄，且必

其忠力材智有過於人又欲其奮厲自效以報不次之用今乃以細微詿誤令其畏懼如此今邊上日有探到事宜萬一賊兵驟至若須領兵出外似此憂疑之中竊慮不能主理軍政別致闕事伏望聖慈無察特降朝旨曉諭狄青疾令安心專慮邊事十一月丙寅上清宮火尋有詔以宮地為禁軍營[illegible] 辛未以試方略人黃通為試大理評事張定方為秘書省正字姚光弼張紘為試將作監主簿光弼內殿承制孫也 先是諫官歐陽脩言臣伏見御史臺闕官近制令兩制并中丞輪次舉人遂致所舉多非其才不能稱職如蘇紳昨舉馬端却須朝廷別有行遣注謂今兩制之中姦邪者未能盡去若不更近制則輪次所及勢須舉人近聞梁適舉王礪度充臺官其人以適在姦邪之目各懷愧醜懼其污染風聞皆欲不就以此言之

又二十 八二四之四 一

舉官當先擇舉主臣欲乞今後只令中丞舉人或特選舉主仍見朝班中雖有好人多以資敍未及遂致所舉非人今乞不限資考惟擇才堪者為之况臺中自有裏行以待資淺之人仍乞重定舉官之法有不稱職者連坐舉主重為約束以防偏濫庶幾稱職可振綱紀又言臣近曾上言為臺官闕人乞不依資考選舉仍乞添置裏行所貴得材可以稱職竊聞近詔宋祁舉人依前只用舊例又未有議復裏行臣竊嗟方今大臣事無大小知其不可而不肯更改凡臺官舉人須得三丞已上成資通判此例蓋自近年然近年臺官無一人可稱者才近歲尤甚是此例不可用明矣然而寧用不才以曠職不肯緩例以求人今限以資例則取人之路狹不限資例則取人之路廣廣其路猶恐無人何况專守其狹若使資例及者

入三院未及者為裏行仍於差除都不妨礙况今四方多事之際揚威出使正要得人臣今欲乞特降指揮令舉官自京官已上不問差遣次第惟材是舉使資淺者為裏行資深者入三院臣見前後舉臺官者多徇親舊既非材人或問之則曰朝廷限以資考致別無人可舉若改此條例只其惟材是舉則不敢不舉有才之人所貴漸振臺綱免取非笑 景祐初置殿中侍御史裏行監察御史裏行凡四人以三丞以上嘗歷知縣人充既而久闕不除於是詔以兩人為額裏行[illegible] 癸酉太常博士李京殿中丞包拯並為監察御史裏行中丞王拱辰所薦也京趙人嘗知魏縣奉法嚴正吏不便欲以奇中京遂相率逃去監司果議以苛刻斥知府任布曰如此適墮姦計中京執以免拯合肥人事父母以孝聞嘗知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拯使歸屠其牛鬻之既而又有告殺牛者拯曰何為割某家牛舌而又告之盜者驚伏從知端州州歲貢硯前守緣貢率取十倍以遺權貴人拯命製者才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歸 初光化軍賊邵興帥其黨趙爾清馬筆[illegible]州[illegible]舉捕賊上官珙殺之又敗興元府兵於饒風嶺不在軍校趙明以衆降乃自州北循山而西捉賊使臣陳曙等領兵追擊興於壻水及其黨皆就禽壬午詔並凌持處斬曙若拙子也[illegible] 諫官歐陽脩言臣切見近日盜賊縱橫張海等二三百人未能敗滅光化軍宣毅又二三百人[illegible]朝廷致得盜賊如此者不惟中外無備蓋由威令不行昨王倫攻城殺將所過官編若黃衣改年號偽狀如此乃是反賊使其不敗為患如何既敗之後不誅家族凡小人作事亦須先計成則獲大利不成則無大禍有利無害誰不欲反

八二四之四 十一 又十五

只如淮南一帶官吏與王倫飲宴率民金帛獻送開門納賊直左參迎苟有國法豈敢如此而往來取勘已及半年未能斷遣古者猶罰不踰時所以威激士衆今遲緩如此誰有懼心遂致張海等官吏依前迎奉順陽縣令李正已迎賊飲宴宿于縣廳恣其劫掠鼓樂送出城外其人敢如此者蓋為不奉賊則死不奉朝廷不死所以畏賊過如畏國法臣恐朝廷威令從此遂弱盜賊因勢從此轉強臣聞刑期無刑殺以止殺寬猛相濟用各有時伏望陛下勿採迂懦所説婦人女子之仁尚行小惠以誤大事其官毅兵士必有家族伏乞盡戮於光化市中使遠近聞之竦畏以止續起之賊其正已仍聞已有臺憲上言亦乞斬于鄧州使京西一路官吏聞之畏恐知國法尚存不敢奉賊從來只為迂懦之人因循不斷伏陛下事壞得天下事勢已如此不可更循舊轍武怒威斷惟陛下力行之 脩又言臣聞江淮官吏等各為王倫事奏案已到多時向未聞斷遣仍聞議者猶欲寬貸臣聞昨來江淮官吏或斂物獻送或望賊奔迎或獻送兵甲或同飲宴臣謂王倫一叛偶逢猖狂而官吏敢如此者蓋知賊可畏而朝廷不足畏故也今若更行寬貸則紀綱隳壞盜賊縱橫天下大亂從此始矣何以知之昨王倫事起江淮官吏未行遣之間京西官吏又已棄城而走望賊而迎若江淮官吏不重行遣則京西官吏亦須輕恕京西官吏見江淮官吏已如此則天下諸路方指此兩路為法在處官吏皆迎賊棄城獻兵納物天下何由不大亂也臣伏思 祖宗艱難造基陛下憂勤嗣業而一旦四夷外叛盜賊內攻其壞之者誰哉皆由前後迂緩之臣因循寬弛使朝廷不振紀綱遂隳今已壞之至此而猶不革前非以寬濟寬何以救弊如是仲約等情理至重但合從行議者無由曲辭或聞以謂自是朝廷素不為備不可全罪外官假如有殺父與兄者豈可只言自是朝廷素無教化而不罪殺親之人又如有人掠奪生人男女金帛不可只言自是朝廷素無禮讓而不罪劫人之賊迂懦不可用可笑如此李熙古豈獨是朝廷素有備之州傳永吉豈獨是朝廷素練之兵蓋用命則破賊矣今朝廷素無御備為大臣之家父子兄弟並在朝廷權要之臣皆是相識多方營救故先於江淮官吏寬之只要時行遣不重今大臣不思國體但徇私恩惟陛下以天下安危為計出於宸斷以勵群下庶幾國威粗振賞罰有倫其晁仲約等乞重行朝典 初羣盜剽劫淮南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遺之盜悅徑去不為暴事聞朝廷大怒樞密副使富弼議欲誅仲約以正法參知政事范仲淹欲宥之爭於 上前弼曰盜賊公行守臣不能戰不能守而使民醵錢遺之法所當誅也不誅則郡縣無復肯守者矣聞高郵之民疾之欲食其肉不可釋也仲淹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又賂之此法所當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雖仲約之義當勉力戰守然事有可恕戮之恐非法意也小民之情醵出財物而得免於殺掠理或喜之而云欲食其肉傳者過也上釋然從之仲約由此免死既而弼慍甚謂仲淹曰方今患法不舉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仲淹密告之曰 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心者有幾雖 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弼終不以為然其後兩人不安于朝相繼出使弼還自河北及國門不許入未測 上意比夜彷徨不能寐遶床歎曰范六丈

甚二人也范文正公仲淹參知政事富文忠公弼樞密副使時盜[illegible]

[illegible]

諫官孫甫言竊觀與西人議和其利一而其害有四自西戎用兵
已來國用空耗而民多困乏今若與約和則邊兵可減科斂
可省其爲利一也始契丹聲言嘗與西戎約西人使從中國入和
議既成恃其功且去歲乘西邊兵敗邑有割地之請朝廷意
在息民故但增以歲賂而不忍起二國之役今若更有所求
將安拒之乎此其害一也自天下承平四十年間武事不飾
又邊鄙有警而用不習之將不練之兵故久無成功然比來
邊臣中材謀勇健者往往復出方在講訓不懈以張中國之
威一日因議和廢備復如曩日緩急必不可用此其爲害二
也自元昊拒命終不敢深入關中者以沙州唃廝囉等族
所不附慮爲後患也今中國與之通和後遣使之屬彼必專力
以制二蕃二蕃强大之勢自茲以始此其爲害三也且朝廷恃久
安之勢法令弛而不振紀綱墮而不修忠邪不辨用捨不節
未聞有爲陛下安危計者及西戎起興發而劾猶忽之至累敗
王師始議更張法制以救前事之弊苟戎人遂和又且一時
無事前日情物力之空盛以致今日之患不其勢大然不復
安逸則他時之患不可枝梧矣此其爲害四也凡利害之機
安危之計願陛下留神而熟圖之　癸未詔自今見任前任
兩府及大兩省已上官不得陳乞子弟親戚館職并讀書之

類進士三人已上一任回無過犯者許進著述乞試學業等
者充選館職關取曾有兩府二人兩省三人同罪保舉者仍
取著述看詳試補[illegible]
[illegible]諫官歐陽修言伏見國家近降詔書條制館
閣職事有以見陛下謹於名器惜振紀綱然而精擇其
來已久僥倖一路非止一端今於登科之初尚有未甚臣甚
者臣見比年外任發運轉運使大藩知州等多以館職授之
不擇人材不由文學但依例以爲恩典朝廷本意以其當要
劇之任欲假此清職以爲重然而授者既多不免冒濫本欲
取重人反輕之加又比來館閣中人亦寡少文學之士材臣幹
吏者與此有所得之以爲恥者假之所不足爲重得者又
不足爲榮欲望今後兩府臣欲乞今後任發運轉運使
知州等更不依例帖職若其果有材能必欲重其職任則當
升拜美官優其秩祿況設官之法本貴量材隨其所能自可
升擢豈必假借館閣以爲榮臣竊見近年風俗偷薄士子
奔競者多偷竊他人文字干謁權貴以求薦舉如丘良孫
者又有假借他人所爲文冊事業文非絕出而惟務干求勢
門日夜奔馳無一處不到如林概者止一人並舉兩制臣僚
奏乞召試似此之類雖押出而林概已有召試指揮在求
未經兩省以上舉館職明文而猶如此況今若明許薦人
則今後薦者必衆其臣欲於近降詔書內兩省舉館職一節
添入選館職闕人即朝廷先擇與士方得薦人仍乞別定館
閣合存員數以革冗濫又臣竊見近降詔書不許權貴奏子
弟入館閣此最朝廷爲見近年貴家子弟濫在館閣者多如
呂公綽錢延年之類尤爲冗濫所以立此新規革其甚弊臣
謂今後貴家子弟既不濫充清職則前已在館閣者雖未能

沙汰尚須裁損欲乞應貴家子弟入館閣見在人中若無行
業文詞爲衆所知則不得以年深遷補龍圖昭文館并待制
修撰之類所貴侍從清班不至冗濫 乙
酉陝西宣撫副使田況言自冬初諸路得諜者皆聲言西界
進誣遇乞剛浪㖫等諸腹心謀叛賊事覺並誅闔中大剽掠
窮蹙朝廷方遣使議和賊所希甚大若心實欲和則必不
內勢辛我曲從以飽其私豈肯詐物此辭自見爲弱此其勢
實衰而亟求依附也若其國人果叛焚且僵殆安有干求不
宜過有許與示四夷以弱如諜者所得皆可則當謀懷其志
未可量雖盡副所求只足納侮朝廷既忤和附備賑乃彰形
伺隙禍發所忽昔人所戒望與二府大臣熟計其事共議給
恐不可復增也　丁亥詔曰周大司樂掌學政以六藝教國
子則官材蓋本於世胄而今之蔭法推恩大廣以致疏宗幾
澤維論授官未知立身之道從政之方而此門仕進非所以
審政重民也其著爲令使夫家嗣先錄以官爲後之體支子
限年以明入官之重設考課之移正保任之條古不云乎爵
祿者天下之砥石人君所以礪世而磨鈍諸官庶位體茲意
其宰相舊蔭子爲將作監丞期親大理奉禮郎自今子恭閱
悉如舊餘親以屬遠近補試銜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子爲太
祝奉禮郎期親校書郎今子孫及期親尊屬如舊餘以次補
試銜僕射尚書子爲校書郎或正字期親守監主簿今子孫
并期親尊屬如舊餘屬並補試銜三司使翰林學士侍讀侍
講龍圖閣樞密直學士丞郎子爲正字期親守監主簿今子
及期親尊屬如舊餘屬第補試銜或齋郎待制閣直學士給
事中諫議舍人知制誥龍圖天章閣待制刑部監三司副使知
雜子爲寺監主簿期親試銜今惟長子聽如舊餘屬並補試

銜或齋郎中省府推判官館閣職舊蔭子因薦補其他以減
以四從故官至郎中及員外郎任館閣職上蔭子孫親屬一
人尚在選籍者并須轉運使提點刑獄奏於翰林禮部試合任
蹤一年乃聽蔭補凡選人年二十五以下遇郊限半年赴銓
試命兩制二員鎖試于尚書省糊名謄錄習辭業者試
詩賦判理可采不違程式爲中格習經業者人專一經兼試
律令通斷過五爲中格聽其選以上經兩試凡選以上經三
試不選補有京朝官保任者二人補遠地判司簿尉無舉者
補司士參軍或不赴試亦無舉者亦不預選京朝官年二十
五以上歲首赴試于國子監考法如選人中格者調官所任
無私罪有監司知州通判保舉官三人入親民經一試親臣
保舉者二人與下等差遣務所任無私犯監司或知州通判
保舉諸五人入親民願易武者聽其武臣使相子爲東頭
供奉官期親右侍禁子及期親如舊餘屬自左班殿直第官
之樞密使副宣徽節度使子爲西頭供奉官期親右侍禁子
孫及期親尊屬如舊餘屬自右班殿直以下第官之統軍上
將軍節度觀察留後觀察使內客省使子爲右侍禁期親右
班殿直子孫及期親尊屬如舊餘屬自三班奉職以下第官
之客省使引進使防禦使團練使四方館使樞密都承旨閤
門使子爲右班殿直期親三班奉職子孫及期親如舊餘屬
三班借職以下第官之正刺史子爲三班奉職期親借職孫
及期親尊屬如舊餘屬爲差使殿侍諸衛大將軍內諸司使
樞密院諸房副承旨子爲三班奉職期親借職子孫并期親
尊屬如舊餘屬爲下班殿侍諸衛將軍內諸司副使樞密院
諸房子爲三班借職以入己贓坐罪遷至諸司副使諸衛
將軍止蔭子孫一人初任川廣福建七路恩如舊凡三班

試弓弩於箭頭司力及而射有法爲中格習藝業者三班已責家狀誤纔三字并錢穀五事通三爲中格習六韜孫吳等試義十而通五爲中格兼弓弩爲優等願試策者以一五減二爲中格試習武藝五事馳射閑敏通五等者亦爲優等其邊任武藝不羣策策詳而理暢乃異等引見聽旨恩子孫上不限年諸子孫須年過十五若弟姪須年過二十必五服親乃得陳乞臣僚所物故者無子孫者任聽再陳自是任子之恩復矣然猶未大艾也此亦仲淹等所陳十事之二其擇已見九年丁卯注詳也本　己丑御史中丞王拱辰言昨西人乞賣青鹽如聞朝廷欲指定緣邊一兩州軍放行臣尚恐以爲未便此博易青鹽雖自官中糴賣與民然必開沿邊蕃戶私販之路若上留官中日用又歲月所費幾何臣欲乞只於保安鎮戎場博易青鹽逐旋搬至鄜州許客人如解鹽請算於關東地注詳分出賣毋得入陝西河東一則鹽法不壞二則商賈見利算者必多商賈既行更不須搬至鄜州只令就保安軍請算此亦濟權宜之策也　庚寅詔陝西宣撫使韓琦副使田況赴闕　諫官歐陽脩言切聞已降中旨劄子抽回韓琦田況等歸闕昨來琦等奉命受遣本爲西賊議和未決防其攻掠要爲禦備今西人再來方有邀請在於事體必難便從邊上機宜正須處置仍聞韓琦田況各有奏狀言邊防有備請朝廷不信賊語每事曲從寧以勝敗之間安危所繫料琦等如此奏來則邊事可知自有枝梧不致敗誤臣謂且令琦等在彼探邏則朝廷與賊商議自可以持重不須屈就今議和未決中道召還則是使賊知朝廷意在必和自先弛備況中無急切何必召歸其召韓琦等劄子伏乞速賜指揮抽回且令琦等在彼經略以俟西賊和議之決　辛卯同脩起居注歐陽脩言請自今後上殿臣僚退令少留殿門俟修注官出記錄聖語從之　諫官孫甫又言竊見張子奭使夏州回縉聞元昊欲稱臣然乞賞青鹽十萬石兼進人回易京師及乞增歲給之數切聞大臣議以緣邊置榷場許賣青鹽五七萬石及互市諸物臣以謂青鹽五七萬石其直不下錢十餘萬貫況朝廷已許歲給之物二十萬今又許賣青鹽則與遺北虜物數相當北虜之勢與中國敵且因入寇澶淵　先帝以民爲心故不惜歲給之厚今元昊世爲藩臣擁兵臨數州之地亦比北虜敵一日無故叛命因其復欲稱臣便可比北虜所賂之數實恐他日爲患不細且去歲北虜忽有割地之請繼復增幣今又見厚給元昊其貪婪之心得自已乎況自德明之時累乞放行青鹽　先帝以其亂法不聽及請之不已命追德明弟入質而許之是以彼必不從之事以杜其意青鹽中國之大利又西戎之鹽味勝解池所出而其産無窮既開其禁則流于民間無以堤防矣兼聞張子奭言元昊國中歲荒窮困乏如其說朝廷不必急和且元昊拒命以來雖屢敗王師殺掠邊民然起事之初自當收結人心凡所得遂時分給其衆兵大雖勝用度貧窘此亦可信當彼窘乏之際尤宜以計困之安得汲汲與和哉議者不過以王師數戰不利若與和則邊用可省殊不慮此虜數功元昊奮計於後有不可枝梧之勢今西邊寇賊之勢已熟將之能者漸出而兵之精者可用朝廷若減冗兵罷不材之將爲持久之計以待之何患元昊之不困也古之爲天下者見不可爲之勢而尚爲之今日之勢非不可爲但顧目前之利而不爲爾賣鹽之請固不可許望陛下與大臣審安危大計而決定之　歐陽脩言伏見張子奭奉使賊中近已到闕風聞賊意雖肯稱臣受冊而尚有數事邀

求未審朝廷如何處置臣聞善料敵者必揣其情偽之實能知彼己乃可制勝負之謀今賊非難料但患爲國計者昧於遠見苟一時之暫安忽無涯之後患自爲削弱助賊爲謀此左傳所謂疾首痛心實宜所以太息慟哭者也今議賊肯和之意不過兩端而已欺罔天下者必曰賊困窮而求和稍能曉事者皆知賊權詐而可懼若賊實困窮則正宜持重以裁之若知其詐謀則豈可益以金繒助成姦計昨如定等回但聞許與之數不過十萬今子奭所許乃二十萬仍聞賊意未已更有過求先朝與契丹通和只用三十萬及劉六符輩來又添二十萬今昊賊一口已許三十萬則他日更來又須二三十萬使四夷窺見中國廟謀勝算惟以金帛告人則幽州有須豈不動心一旦興兵又須三二十萬生民膏血有盡而夷貪歆無厭引之轉來何有限極今已許之失既不可追分外過求尚可拒絕見今北虜往來尚在沿邊市易並可兩當絕遠須要直至京師只以此詞自可拒止至如青鹽雖甚允不可從於我雖所損非多在賊則爲利甚博況聞昔民間常用既開其禁則公私往來叢細不分若使賊稍有萬一臨以啗邊民則數年之後皆爲盜用矣凡此三事皆難於許令若只爲目下苟安之計則何必愛惜盡可曲從若爲社稷久遠之謀則不止目前須思後患臣願陛下試發五問詢於議者之臣一問西賊不因敗衄而肯通和之意或用計謀之使就和乎或其與北虜連謀而偽和乎二問既和之後遂可備果可休兵而寬國用乎三問北使一來與二十萬兩人一去又二十萬從今更索又更與之凡爲國計若止有此策而已乎四問既和之後使北虜不邀功責報乎虜或一動能使天下無事乎五問元昊一議和許二十萬他日保不更有邀求乎他日

有求能不更添乎陛下赫然以此五事問之萬一能有說焉非臣所及若其無說則天下之憂從此始矣方今急和以爲長既不可追許物已多必不能減然臣竊料元昊不出三五年必須更別猖獗以邀增添而將相大臣只如今日之謀定須更與添物若今日一頓盡與則他日何以添之故臣願惜今日所求其如西賊雖和所利極鮮北戎若勸其患無涯此臣前後非不切言今與及矣伏望陛下留意而思之且可不與後若實欲就和雖不許此亦可若實無和意與之亦有後虞也　壬辰詔限職田凡大藩長吏二十頃通判八頃判官五頃幕職官四頃凡節鎮長吏十五頃通判七頃判官四頃幕職官三頃五十畝凡防團以下州軍長吏十頃通判六頃判官三頃五十畝幕職官二頃其餘軍監長吏七頃判官幕職官並同防團以下州軍凡縣令萬戶以上六頃五千戶以上五頃不滿五千戶並四頃凡簿尉萬戶以上三頃五千戶以上二頃五十畝不滿五千戶二頃錄事參軍比本判官曹官比倚郭簿尉發運制置轉運使副武臣總管比節鎮長吏發運制置判官武臣鈐轄比防團州長吏諸路轉運判官比大藩府通判安撫都監路分都監比節鎮通判大藩府判官[illegible]府州都監巡檢都大催綱比節鎮判官節鎮以下州軍監[illegible]諸路走馬承受并在京主都同巡檢提舉捉賊提點[illegible]監[illegible]大[illegible]不得占節鎮判官在州監當及催綱撥發[illegible]臨賊盜驛[illegible]不得[illegible]鎮縣[illegible]不得[illegible]自此人有定制上有定限更以職田抵罪比前日[illegible]公[illegible]已[illegible]其明年諫官余靖言[illegible]冬十一月救頒定天下職田頃畝數今三司[illegible]有職田而頃畝少處[illegible]得山[illegible]

滷之地不可耕植者限三年內檢括官荒田并白繳地土又五年已上逃田支撥添換以慶曆四年爲始斯皆朝下所以勸君子養廉吏之大惠也然朝廷興事當以民爲本民患不去官吏何安而尚紛紛撥之伏見淮南江浙荊春以來蝗半損蝗蝻復生京西京東荊湖南北廣南夙盜賊未甚撲滅陝西河東葦運困苦且庶民惶惶失其農業而長吏已下各懷營其私憂民之心有所未至加之檢括所至不擇投迎今來所定頃畝比於舊數三倍其多貪吏因緣其害甚大伏乞朝廷特降指揮所有職田處即依慶曆元年已前舊制外其未有職田處更候三二年別取朝旨揀撥 今以 … 以戶絕荒田爲公田非法擅斂 … 吏不詳數 初詔定天下公田諸路多誤以戶絕爲荒田給官吏其後國子博士華陽王字提點湖南路刑獄諭所部以法不當給聽自陳皆既而廣南諸州坐收戶絕田以贓發者七十餘人知審刑院張揆并見湖南官吏列自狀他日邇英殿延講帝曰公德及人多矣 … 詔撥舒院比差官詳定國朝勳臣名次若本家身無人食祿者錄其下子孫一人 司天監言五星皆在東方主中國大安 … 月內中翰林學士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宋祁請諸庫務事有未便當更置者皆使先案度可否而後施於三司又請增置勾當公事朝臣一員並從之提舉司內當公事自祁始也祁爲大常博士王疇爲勾當公事時有官者同提舉疇對於中書曰翰林先進疇烏不得事也然以朝士大夫而爲閣人前使則疇實恥之乃更用太常博士張中庸爲勾當公事疇博文子中庸蜀州人也 元昊又遣殿延詩等來議事 … 丞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知諫院歐陽脩爲右正言知制誥初用某名試而脩辭不赴特除之 陝西安撫使韓琦言 … 賊至清野以待之富不戰而自困矣自至涇原路相視諸城寨類皆堅然鎮戎軍及山外弓箭手今年差役修城已有勞苦之嗟來春止令增築所居城堡必自無辭如閑內修生戶所獻水洛城頗爲未便蓋水洛城通秦州道路自涇原路新修章川堡至秦州床穰寨百八十里皆生戶住止於其中通一徑須築二大寨十小堡方可互爲之援其土功自以百萬計仍須採山木以修敵柵戰樓解舍軍營及防城器用張郎戶就又須止兵一二四千人更歲積糧草始能支計之其路若起止來一日以通秦州之援兵與夫儀州黃石河路之較則驛置遠非止降水洛城一帶生戶近令中和人屏伏 … 隴城川蕃部各備賦名馬願若進援兵動不下五六千人渭小蕃族豈敢更阻是則雖無水洛之援官軍亦可往來且近邊城堡功於保聚人民向力有未及付暇於孤遠興益之處在勞軍民乞請就差劉滬李中和爲涇原秦鳳路巡檢令每月互領兵於水洛隴城川背熟所通之道以備緩急策應仍令只作涇原部署下陝西四路部署司涇原路經略司且 … 保寨並水洛城依向去別奏聽旨如朝 … 中使至涇原秦鳳路詢問文彥博 … 水洛城於今便與未便 … 以爲未便也 戊申以秘書丞張子奭爲祠部員外郎右侍禁王工倫爲左侍禁閤門祗候並以累使夏州之勞也 湖南攻討蠻猺久之不克己酉詔轉運使郭輔之等如未能以兵剪除即就使招撫之 諫官孫甫言元昊以數州之地抗

臣出國一旦非命數年接邊大臣不能謀於朝將帥不能臧於野守備浸久師老財匱前以金帛二十萬與之諭和而戎性無厭猶有所求漢以金繒遺匈奴貢誼謂中國此奉之其遂致流涕今與一小蕃議和當歲給之物近又增至二十五萬彼猶假寒為無備其意卑孚又甚於漢矣今使人寫其請角青鹽及歲遣人回易京師聞皆不許於體勢為得之近聞元昊發所事之人遇乞等且方議和未決之際彼發所事者正揚厲聲欲邊防之弛備爾況邊郡多已經殘踐惟麟秦二州居民與屬蕃富實又鎮戎軍扼賊要害彼豈須臾忘也今日之事尤在預擇將帥擇將之術必在責於大臣昔周世宗以秦鳳之亂命宰臣王溥擇將而得向拱既成功而世宗謂溥曰平秦鳳卿之力也蓋自古良將多由輔臣薦用大成定川之敗陛下憂憤未已大臣乃言懷敏非才所致而邊事未足以慰聖念此實欺君之言且西戎為邊患數年大臣不能選良將及其敗也則曰將帥非材以苟免其過豈非欺君之言乎盡敗之術不可更循前失今陝西兵官惟仲世衡狄青王信材勇可戰可守自餘闒懦貪者太半不可謂不知也苟不知何以共謀國事既知而更置在於速爾議者或謂秦州有唃厮囉之援賊必不敢入此又不料事機之甚也唃厮囉自為曹瑋所敗豈無怨心近歲朝廷設以節制使圖元昊受命以來未嘗有一毫之効前月元昊破臨壇而唃厮囉不敢出救既不敢救其子況能為秦州之援乎惟朝廷速擇將帥而深計之 戊午以南京府學為國子監 庚申許貴州充學是月濮州獻瑞木有文曰太平之道諫官歐陽脩言知州馮載本是武人不識事體便為祥瑞以媚朝廷臣謂前世號稱太平者須是四海晏然萬物得所方今西羌叛逆未平一患在前北虜猶伏之禍在後一患未除一患已萌加以西則瀘戎南則湖嶺凡與四夷連接無一處無事而又內則有灾旱盜賊縱橫昨京西陝西出兵入九千人持一藍白人之盜不能一時翦滅只如僅能潰散然卻於別處結集今張海雖死而達州軍賊已却百人又殺使臣其勢不小與州又奏入九千人州縣惶惶何以往濟以臣觀之乃是四海騷然萬物失所實未見太平之象臣聞天道貴信示人不欺臣不敢遠引他事只以今年內事驗之昨夏秋之間太白經天累月不滅金木相掩近在端門考於星占皆是天下大兵將起之象豈有纔出大兵之象又出太平之字一歲之內頭後殊異象蹤矣異不虛出宜於戒懼常合修省而草木萬類變化無常不可信憑臣又思若使木文不偽實是天生則亦有深意蓋其文止曰太平之道其意可推也夫自古帝王致太平皆自有道得其道則太平失其道則危亂臣視方今但見其失未見其得也願陛下憂勤萬務與賢納善常如近日不生怠懈則三二歲間漸期修理若以前賊張海等小衰便謂後賊不足憂以近京得雪便謂天下大豐熟見北虜不舉兵便謂必無事見西賊通使便謂可罷兵指望太平漸生文逸則此瑞木乃誤事之妖木爾臣以見太平州所進芝草名今又進瑞木竊慮四方相効爭造妖妄其所進瑞木伏乞更不宣示於朝仍乞下詔天下州軍告以興兵累年四海困弊方當責己憂勞之際凡有奇獸異禽草木之類並不得進獻所以彰示明德感勵臣民 詔諸祥瑞不許進獻聽申禮部知州[illegible] 是歲河北路亦雪京地震五六年不止諫官孫甫推洪範五行傳及前代發驗上疏曰亦雪者亦告也人君舒緩之應舒則政事弛賞罰差

可旨廢職所以召亂也晉太康中河陰降赤雪時武帝倦怠
政事荒怠後宮每見臣下多道常事不及經國遠圖故招赤
眚之怪終致大亂地震者陰之盛也陰之象臣也後宮也戎
狄也三者不可過盛盛則陰爲變而動矣忻州旬分地震六
七年後災則有變如雷前代地震未有如此者也惟唐高宗
本封之晉及即位晉州經歲地震宰相張行成言恐女謁用
事大臣陰謀宜制於未萌其後武昭儀專恣幾移唐祚天地
災變固不虛應陛下敕割綾之失莫若自主威福特出英斷
以攝姦邪以肅天下使陰盛之變覺于外謹戎備內制後宮
謹戎備則切責大臣使之選練兵防熟計成敗制後宮則凡
掖庭非典掌御幸盡出之以省浮費且裁節其恩使無過分
此應天之實也又言竊見宮禁指內庫　祖宗積經費之餘以
備非常之用近歲諸路物帛多入內庫中外盡疑宮中之私
費庶免以致於大盜二庫寧供燕修楊炎陸贄所以譏之今日景
福之積頗指內庫之二庫後宮之數臣雖不知但聞一司計內
食者千餘人又上有崇班職下有私身當不啻數千人矣臣近
聞染院計置染紅羅其急以備宮中支用言者云所積紅
羅去冬已給他物稱此則浮費可知也陛下省之豈可感動
人心以消災譴張脩媛寵冠後宮恩禮漸已過大方若正嫡也
其餘皆姻屬戚有等用物不宜過修自古寵女色初不
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帝日用物在有司限限不知
爾用曰出謂諫臣耳目官所以達不知也昔所謂有世女禍
者載在書史陛下可自知也　上深嘉納之
韓琦既至陝西屬歲大飢群盜嘯聚商虢
之郊張海郭邈山党君子范三李宗者爲之渠率衆相合涉
京西界劫掠州縣環繞虢州盧氏之東洛陽長水之西亦從

考僅千餘人繼而光化軍宣毅叛卒五百餘人邵興爲之長
至商於蠟口衆已千餘人與上官珙戰珙死之節卽以先主
將來潰散於藍田界上藏匿山谷間邵興又虛作旦揭榜招
誘本州鑄錢監兵約二千人皆鄜延環原失陷兵亦亡卒及
鼎澧岳鄂累作過配隸籍中者商州諸監兵恥急報於賊爲
帥臣未有所處琦奏遣廣銳兵傳永商於州簡錢監役兵其
舊係於邊林兵卽令赴歸元配州軍仍隸籍於禮岳鄂州壯
健役兵並押赴陝府填龍猛龍騎壯勇閘頭部與誘致之謀
遂不得行又遣內侍黃琮范還齎詔撫司勝收集上官珙下
散軍諭以免罪歸所屬仍召諭率行等將於邊王兵入山捕
張海等邵興以無援寶入興洋界被殺張海等相繼殲殆擒
捕餘黨殆盡關輔於按堵矣是冬大旱河中同華等十餘州
軍物價翔貴飢民相率東徙琦卽宣官糴諸州縣發自倉以
賑之奏免揭點刑獄許宗壽等切往來規畫蒲華同三州所
活凡二百五十四萬二千五百三十七人他州以數揭其府
民力久困琦乃盡蠲賦役察官吏能否者黜陟之又以兵數
多而雜以疲老耗用度壯者不堪征戰者停放一萬一千
餘人後田況乞選諸路軍不堪戰者爲剩軍若謂兵驕久
除汰恐致亂則去年韓琦汰邊兵萬餘豈聞有亂者哉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八十四之四

五福五代堂寶
八徵耄念之寶
太上皇帝之寶
天祿繼鑑
乾隆御覽之寶

仁宗皇帝紀二十二之一

慶曆四年春正月戊辰詔陝西都部署司涇原經略司罷修水洛城從宣撫使韓琦奏請也狄青劉滬時已興役鄭戩又遣著作佐郎董士廉將兵助之矣　辛未降刑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權知鳳翔府滕宗諒為祠部員外郎知虢州職如故使并代副部署張亢為四方館使本路鈐轄宗諒及亢獄邠州獄未具而有是命從參知政事范仲淹之言也先是仲淹力辯宗諒亢等非有大過乞免下獄及是又言臣聞議論太切必恐拒絕之無保任不明豈進累己之坐恐無所在具奏武臣自邊陲誤用錢猶擢任不次遇事必陳竊見故監察御史梁堅奏滕宗諒在慶州用過官錢十六萬貫有數萬貫不明必是侵欺入己又邠州宴會并涇州犒設諸軍兵越不公至聖意激怒使欲罷去臣緣在彼目擊雖似過當別無切害不曾有一兵一民詞訟至於處置邊事別無踈虞臣遂進讒言聖意差官勘逐且與辯明未銷挫辱恐誤朝廷賞罰又有上言張亢騎從不公臣亦乞根勘辯明或無深過如有大段無越侵欺入己臣甘同受貶黜臣所以激切而言者非滕宗諒張亢勢力能使臣如此竭力也蓋為國家邊上將帥中未有曾立大功可以威衆者且遣儒臣以經略部署之名重之又借以生殺之權使彈壓諸軍御捍大寇不使知其文人也若一旦以小過動搖則諸軍皆知帥臣非朝廷腹心之人不足可畏則是國家失此機事自去爪牙之威矣唐末藩鎮多殺害逐去節度使於軍中自立帥臣而當時不能治者由帥臣望輕易於搖動故也今據所勘到滕宗諒慶州一界所用錢數分明並無侵欺其毀抑涇州前任公用曆

勘到干連人只稱有送官員等錢物亦不顯入己又是元弼
奏狀外事件所有張亢借公用錢買物事未發前已還納訖
又因移任借却公用銀却留錢物准還比與欺隱入己情比許
罪狀多未摭實其干連人當盛寒之月久在禁繫恐非辜
若令照度勘問二人既事非確虛實必難伏辨或逼令認罪又
是陛下近臣不可辱於獄吏或至錄問有翻即須差官再勘
其干連人當轉不聊生非邊上之條見此深文謂朝廷待將
帥少恩於支過公用錢內搜求罪狀欲陷邊臣且塞下用兵
風沙至惡羈旅愁人非公用其家何以度日往往他臣僚
優游安穩坐享爵祿陛下深居九重當須察此物情勿加其疑
若豈可使獄吏爲功而令臣抱恨臣欲乞望聖慈指揮照度奏到
事節特降朝旨差使臣一人賚去取問滕宗諒張亢如實是
己犯便仰承認當議量情親斷如別有緣由亦具分析聞奏
候到見件別無枉抑便可取旨斷遣如有異同即乞別
選官勘鞫免致淹滯其干連人且乞指揮放出如在路已
有不合保此二人罪狀乞聖慈先次黜免令臣包羞於朝
受人指笑伏望聖慈念臣不避艱辛尚留驅使即於河東河北
陝西乞補一郡臣得經畫邊事一一奏論或補三輔近州臣
得爲朝廷建置府兵作諸郡之式以輔安京師臣之此請出
於至誠伏望陛下不奪不疑況臣久爲外官不知輔弼之體本
是籠材祇堪犬馬之用若令臣待罪兩府必辱君命且畏人
言不勝祈望激切仲淹又言臣昨見樞密院進狀呈張亢所
奏曾將公用錢回易到利息買馬及交抄乞與催索之人自
甘伏罪乞不追究催索之人取旨下照度結案聞奏臣伏覩
編勅指揮若將公使錢回易到別物公用但不入己更不坐
罪其張亢所奏二事若未有發露乃是自首縱已發露亦不

入己合該上項編勅指揮臣昨與韓琦在涇州同使公用錢
曾爲慶州鈐轄總管承馬倩身亡本人家貧親老與錢一百
貫文又涇州保定知縣大理寺丞劉懿在任丁父憂家貧無錢
不得與錢一百貫文又鎮州推官陝州入中陳充亦丁父
憂家貧無依與錢五十貫文又進士黃通來涇州相看與錢
五十貫文並是一面將公使錢回易到利息相兼使用即
不曾侵使省係省官錢自來邊上有公使錢處爲有前項條
貫及有回易利息但不入己各是從便使用今來若依編勅
施行則張亢自首與滕宗諒錢不曾入己又是與舊元勘分
事節朝廷自可指揮不須抑送入案更不追索干證之人
或在遠方何時結絕若不用上件編勅指揮則臣與韓琦亦
有上件與人錢物罪狀須合自劾昔人有言曰法者聖人爲
天下畫一不以貴賤親疏而輕重也伏望聖旨一例特放施行
詳編勅及將臣與韓琦用錢事狀并張亢所奏二事一處定
斷以正典刑宗諒及亢竟免劾　乙亥荊王元儼薨元儼
生而穎悟　太宗尤所鍾愛不欲令早出宮每朝會宴集必
侍左右期以年二十始得出就封故宮中呼爲二十八太保貴
頷豐頤嚴毅不可犯其名聞於外夷性喜儒學在宮中
時務爲作講平日與講論經藝究所親禮多名士善爲文詞
頗善草書法及飛白書嘗自繪　太宗聖容性謹約寡言
欲　帝以十二歲即位章獻太后制朝事自以屬尊望恐
爲　太后所忌深自晦密闔門卻絕人事不復預朝謁或
故爲語陽爲狂疾不憂及　太后崩　帝親政益加尊寵凡
有請損可下必自書謝禮當時謝書至海曰元昊平未對曰
末也如此安用筆札相煩若是其言去冬大雨雪木冰陳楚之
地尤甚占者曰大臣憂既而元儼病　帝憂形于色親至卧

內手詔藥宗屏人語父之所獻多忠言賜白金五千兩辭不受
帝躬諭又固辭曰臣羸備不能治且死重費國家矣帝
爲嗟泣臨終戒諸子以孝友仍以太醫治疾不瘳詔諸
爲表祈貸及薨贈天策上將軍徐兗二州牧燕王謚恭肅詔
取墨跡及所賦詩分頒輔臣館職秘閣范仲淹言臣奉旨
令中書熟議荊王葬事昔臣謂此有三說其一曰年歲不利
此陰陽之說也其二曰財用方困此有司之憂也其三曰京
西寇盜之後不可更有搔擾此憂民之故也臣又別有四議
乞陛下擇之其一曰諸侯五月而葬自是不易之典今年歲
不利之說非聖人之法言也其二曰天下財利雖困豈不能
葬一皇叔耶陛下常以荊王是 太宗愛子 眞宗愛弟勤
議或多端陛下仁聖方能保全使得令終豈忍遂葬之際却
惜財利而廢典禮使不得及時而葬恐未副 太宗 眞宗
之意臣爲陛下惜之豈不防天下之議哉更乞檢會 先
朝諸王之薨有無攢曆者其三曰自來勅葬多是旋生事端呼
索無窮臣請特傳聖旨令宋祁王守忠與三司使副并禮官
聚議合要物色務從簡儉畫一聞奏與降勅命依所定事件
應副更不得於勑外旋生事節枉費官物仍出聖意特賜內
藏庫錢帛若干備葬事使三司易爲應副如此則陛下孝德
與懿光于史策其四曰自來勑葬枉費太半追路供頓民不
聊生臣請特降嚴旨荊王二子并左右五七人送葬外其餘
婦人合存合放使與處分更不令前去自然道路易爲供頓
大減冗費既減得費耗又存得典禮此國家之正體也之 聖
慈從長處分臣待罪政府不敢不盡從之 翊月八日附 丙
戌詔自今臣僚毋得以奏薦恩澤及所授命爲親屬乞賜科
名及轉官并陟入通判以上差遣其親屬無官降官降差遣亦

毋得乞以恩澤奏復若因累而爲別更乞奏除者重坐之
戊子詔審官院今後選差知州而通判官高者勿拘 辛卯太
常禮院上新修太常新禮四十卷慶曆祀儀六十三卷賜提
舉參知政事賈昌朝編修館閣直學士孫祖德知制誥李
宥張方平同編修直集賢院呂公綽天章閣侍講曾公亮王
洙崇文院檢討孫瑜集賢校理余靖刁約器幣有差
二月 諫官歐陽修言臣風聞知汝州范祥爲相度陝
西 自陳勑差張子奭權知汝州子奭自薦人二年內遷至
員外郎朝廷之意蓋以賞勞而天下物議皆云僥倖蓋以子
奭曾勞紹少止兩次還官賜恩已數重自古賞功不過一賞
賞之不已難得人也仍自選人既京官曰賞功未及二年又改
秘書丞又曰賞勞賜以京限又曰賞勞祕書丞不久又轉官
又曰賞勞令得太常博士超遷員外郎又曰賞勞後行祠部
爲合曹又曰賞勞作京官合知縣而作簽判又曰賞勞一任
未滿合與有一任知縣又超通判差遣又曰賞勞所以外人
之議不允也况元從書出自當只合交割以次官員或轉運
司差人權今卻朝廷差人已是失體又於子奭爲此僥倖今
朝臣待闕在京者甚衆豈無一人堪權知州者朝廷每用一
人必當使天下人服今每一差遣則物議沸騰累日不息昔
五代桑維翰爲宰相一夕除節度使十五人爲非而人皆服
其精今中書曾差一權知州而不能允人議議者盡事無大小
當與不當而已其張子奭伏乞追寢權差之命仍乞今後外
處差出知州只委本路轉運使差官權至於賞罰之柄貴在
至公今只子奭不過一刑而止豈有勞者終身行賞而不
已亦乞今後有勞效之人量其大小一賞而止若其別著能
效則拔擢自可不次人亦自然無言伏以朝廷用人惟患守

例而不能不次選任但不涉於僥倖須是有材藝出人誰敢有
言予竊能使西鄙不爲無勞但恩與己優於賞者可惜令
天下指爲僥倖之人而掩其前效況又上黷朝政不可不思
也　丙申遣內侍晉奉宣賜錢三萬貫下陝西轉運使以
濟飢民　戊戌命天章閣侍講史館檢討王洙
承旨右監門衛將軍職士寧編修樞密院例從
再議　諫官孫甫言自昔之有天下者未嘗一
日去兵雖然兵無良將與無兵同　祖宗朝養兵不多而取
勝於奥夏者有良將也今日養兵多而未嘗勝者以無將也
非無將也不知其才而任之也其人可將千人而授以萬人
欲不敗得乎今韓琦孫沔經略招討而將之任最久因是實行
經略判官近皆還自陝西邊將之才無有不知者請詔琦等條
四路將臣能否爲上中下三等其最下者黜之庶幾將帥得
人而勝可取也　庚子樞密副使韓琦知制誥田況等言竊
聞張子奭曾論西界今無還前所侵延州地而終未遂從此
於朝廷所繫者大且據橫塞門安遠栗永等寨自元昊所破
直至延州更無障蔽且承平長寧南安等寨亦須畀我今乃卑
之今若遂不修復則所侵至迫而邊民不敢耕其地且得爲延
州之利乎又聞賊更欲每年入中青鹽十萬斛今只以解鹽
半價約之已及二十餘萬貫并所許歲賜僅四十餘萬而此乃
與北虜之數相當議者又欲許其入中青鹽卻須所係甚遠地
且竊見之亦恐未爲得計也緣青鹽即於保安軍入中必在
盡易當須守自秦鳳別川且茶祭之後可復與此若役其自
來緣邊禁與西界番部交通爲常大率以青鹽貿販而未
甘故食解鹽者殊少邊臣多務寬其禁以圖安輯惟決戶犯
者坐配隸之刑曾無虛月今若許入中青鹽其如官本下定

更須增價出賣則巡捉之費漸廣良民累所販青鹽無由禁
止解鹽之利日削後前而陝西財用不得不乏矣是使西賊
畜銳俟時得志不則其勢必然今爲之於議和者但徵臣前奏
且而不知貽患於國家欲乞朝廷熟慮之事所許成歲賜且厚
須是皆還延州侵地方與約和其欲入中青鹽不可許者
西賊緣此未肯納款即乞早議修復城寨爲一路經遠保守
之計　武陽將臣田太平等列使保朝廷與
西賊約議和好臣當時首建不可遽和之議而後凡十餘次
論列然大臣之士無一人助臣言朝廷之臣無一人採臣說
今和議垂成而能己成而韓琦自西來方言和有不便之狀
余靖自北至始知虜有難和之謀見當行與繼操無久當臣
建議之時獨臣人之欲息兵以臣一人之言難力爭衆議今韓琦
余靖親見二虜事宜中外之人方衛知通和爲患臣亦因說
稍似可採但願大臣不執前議早行回心則於後悔之中尚
有可救之理臣竊聞西賊與北虜議和者不止與北虜通謀共
困中國耳欲藉請和以併力以奪河東北之類諸
族地大力強然後乘間以攻中國耳今若未見有伏計拒其
求和則當賜以詔書勿令朝廷官爵父子爲國
藩臣今若講和則不得攻此數族且攻此數族是賊本心所
貪聞我此言必難聽納用此爲說亦可解和臣所以區區須
未和者蓋臣愚實知不和患輕易爲處置和後患大不可救
指臣前後奏章論列已備此乃天下安危大計聖心日夜所
憂臣爲言事之官見利害甚明若不極言罪當誅戮　辛丑
權御史中丞王拱辰言負罪者朝廷之所以令天下也此物
一失則善惡不足以懲勸今滕宗諒在邊盜用公使錢不俟
具獄止削一官皆以謂所坐太輕未合至公張亢本列武臣

不知朝廷大意不欲以脅過之臣不復言宗諒則不然事既發乃將所支文曆悉皆焚去原心揣情復忽朝廷非亢之比臣所以不避而固爭者誠恐來者相效而陛下之法遂廢矣臣明日更不敢入朝乞賜責降一小郡以戒庭臣[illegible]宗諒吏吏行李京又言滕宗諒在慶州所為不法而朝廷止降一官移知虢州近聞興元府西縣又奏宗諒差兵士百八十七人以驢車四十兩載茶三百餘籠出引逐處不得收稅宗諒職在近侍而亂法太甚仍慮昨來推劾狀中猶未及販茶之事宜奪天章閣待制以戒貪墨之人　壬寅知光化軍水部員外郎韓綱除名英州編管兵馬監押許士從追三官舒州編管以東頭供奉官陳曙為禮賓副使左班殿直李方為內殿崇班三班借職賈昌言為左班殿直並閤門祗候右班殿直楊能為東頭供奉官綱士從坐棄城曙等賞誅賊功也　諫官歐陽脩等言風聞朝廷近降指揮與諸路轉運使令體量州縣官吏酷虐軍民者臣料朝旨如此必是因韓綱酷虐近致光化兵士作亂故有此指揮切以昨來光化兵變雖因韓綱自致其如兵亦素驕猛寬之間須合中道韓綱自當行法驕兵亦合討除如此兩行方為得體今若明行此令約官吏則驕兵增氣轉更生心長吏畏避無由行事其所降與轉運司文字切慮朝廷之間傳播中外竊慮群小引此事端然已失之令既不可追伏乞速降指揮與諸路轉運使令密切遵行不得漏泄所貴別不生事[illegible]　脩又言去年五月詔勅節文諸路轉運並提按察使或貪殘老昧委是不治者遂旋具狀聞奏若因循不切按察致官吏貪殘刑獄枉濫民庶無告朝廷察訪得知並當勘罪嚴行黜降近賊張海等入金州劫軍資甲仗軍器知州王茂先老昧所以放賊入城及張海等到均州順陽縣令李正己用鼓樂迎賊入縣飲宴留賊宿縣恣其劫掠其李正己亦是老昧京西按察使陳洎張昇自五月受朝廷詔書半年內並不按察一人如王茂先李正己並顯然容庇不早發摘又光化軍韓綱在任殘酷致兵士作亂亦不能早行擿發並陳洎等皆合依元降詔勅重行黜降中書又不舉行使國家號令乖違不文天下得亂賊多起盡由上下互相蒙庇之罪也若明降詔勅頒行果有違者並不舉行則今後朝廷號令徒煩虛出伏望出於聖斷以警後來且古人於作事之初尚必借人行法況洎等首自違犯理合舉行宜於蠹弊之初先行嚴斷之事或謂洎等於少人之際且要任使其各與降官依舊差遣以責後效臣議此乃所謂使過之術也尚有議者謂淮南王徐賊後不曾行遣轉運使並淮南刑獄詔書未及按察而罷已六

至又部內官吏如吳仲約等本非昏老不比京西慢賊經年不伏其贓直至衰殘究勢又洎等部內官吏既是昏老誤事之人又詔半年故違不舉較其事體與淮南不同今若以淮南不曾行遣便恕洎等不問則今後紀綱又指洎等為例是則朝廷命令永廢不行伏惟陛下聰明睿斷非徒但從向恐天降務收私恩不顧國體若能不惜暫降洎等一兩人官存取朝廷綱紀以勵中外則庶幾賊盜可得振遏難可平洎等自河東轉運使降知懷州昇改知鄧州　廣西環州隸宜州縣[illegible]區希範者思恩人也狡黠頗知書嘗與進士試禮部不合與其叔正辭嘗從官軍討安化州叛蠻既而希範詣闕求錄用事下宜州而知州馮伸己言其妄編管全州正辭亦嘗自言功不報二人皆觖望希範後歸遂與正辭率其族人及白崖山酋蒙趕荔波洞蠻

諜爲亂將殺仲已且曰若得黃西一方當建爲大唐國會有
日者石太清至因使之筮太清曰君貴不過封侯乃令太清
擇日殺牛建壇場祭天神推蒙趕爲帝希範爲奉天開基建
國桂王希範神武定國令公桂牧皆北鄉再拜以爲受天命
又以區丕績爲宰相餘皆僞立名號補著以上餘人工日月
子率衆五百破環州劫州印焚其積聚以環州爲武成軍又
破帶溪寨下鎮寧州及普義寨有衆一千五百是月癸卯事
聞詔轉運鈐轄司速發兵捕擊之無得深入 乙巳以上清
宮田園邸店賜國子監 戊申遣入內供奉官王昭明往宜
州召募勇敢人入峒捕擊蠻賊 徙知虢州滕宗諒知岳州
用御史中丞王拱辰之言也己酉拱辰赴臺拱辰因入見
上諭曰言事官第自擧職勿以朝廷未行爲沮已而輒請解
去以取直名今有當言者宜力陳無避拱辰頓首謝始深
五六六五 八丁五之 一
堅劾宗諒枉費公用錢十六萬緡及遣中使檢視乃宗諒始
至涇州日以故事犒賚諸部屬羌又間以饋遺遊士故人宗
諒恐連逮者衆因焚其籍以滅姓名然宗諒所費才三千
緡堅并諸軍月給言之故云十六萬參知政事范仲淹力辨
之會堅死臺官執堅奏劾宗諒不已故宗諒再黜然終賴仲
淹之力不奪職也 甲寅罷陝西四路都部署經略安撫招
討使復置逐路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從韓琦之議也以
陝西四路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資政殿學士禮部侍郎
鄭戩爲永興軍都部署兼知永興軍 初命戩知永興軍仍
兼四路都部署諫官歐陽脩言曰聞此命外人議論皆以爲
非在臣愚見亦未便竊以兵之勝負全由號令如何自關
用兵以來累次更改或四路都置部署或分而各令一方分
合不離各有利害惟夏竦往年所任鄭戩今日之權生事最

多謹試條列臣聞古之善用將者先問能將幾何今而不復
問戩能將幾何直以關中數十州之廣蕃漢數十萬之兵沿
邊二三千里之事盡以委之此其失者一也或曰戩雖名都
部署而諸路自各有將又其大事不令專制必禀朝廷假如
邊將有大事先禀於戩又禀於朝廷朝廷議定下戩戩始下
於沿邊只此一事臣可敗事其失二也今大事戩既不專若
小事又不由戩則部署一職虛名可廢若小事一一問戩則
四路去永興皆數百里其稟踰遠者及千里使戩一一處分
合宜尚有遲緩之失萬一有所不至處置失宜則爲害不細
其失三也若小大事都不由戩而但使帶其權虛有數十州
之經數十萬之兵二三千里之邊事作一處名爲無權之大
將若知戩可用則推心用之若知不可用則當罷之豈可盡
關中之大繫爲虛名而以不誠待人其失四也今都部署名
八十五之一 二
統四路而諸將事無大小不禀可行則四路節制各見其將
不由都部上下相效皆欲自專其失五也今都部署是大將
反不得節制四路而逐路部署副將却得專制一方與委
任之意大小乖殊事難行名體不順其失六也若知戩果
不可大用但不敢直罷其職則是大臣顧人情避己怨如此
作事何以弭息人言其失七也料朝廷忽有此命必因韓琦
等近自西來有此建畫琦等身在邊陲皆爲將帥豈可如此
失計臣今欲乞令兩府大臣明議四路不當置都部署利害
其鄭戩既不可內居永興而遙制四路則乞落其虛名只令
坐鎮長安撫民臨政以爲關中之重其所興事亦大而使四
路各責其將則名體皆順處置合宜從之書奏[illegible]
據歐陽脩奏議則初命戩知永興尚兼四路[illegible] 丙辰御
迎陽門召輔臣觀畫其畫皆前代帝王美惡之迹可爲規戒

者，因命天章閣侍講曾公亮講毛詩，王洙讀　祖宗聖政錄，翰林侍讀學士丁度讀前漢書，數刻乃罷。日昃及邇英侍讀宗政殿說書趙師民上疏曰：陛下體至仁之資，乘至明之性，足以衣被萬物，照臨四方，然而海內呼嗟，邊陲震擾，所以不得皆仁不得施，豈非有所蔽哉？臣請陳十五事：一曰論開輔相之本，在於進賢退否，使中外之任各當其能，上下之材咸適其分，雖欲天下之不治，不可得也。若浮競之徒以希附獲進，幽素之倫以簡隔見廢，小人道長，賢者窮處，雖欲天下之不危，不可得也。奇邪者其黨常眾，方正者其徒常寡，黨眾則進取易，徒寡者見用難，士人之常勢也。方今之世，豈能盡若非簡材者，固不勝任，亦陛下所以責之未盡其道也。二曰命將帥。將帥之臣雖專閫外，然所以指縱屈伸而駕御之，在於本朝。比年以來，師出數衄，繇陛下未盡將將之善也。臣請推聚[illegible]

疆弱以言之，羌賊所盜陝右數州，於本路十分之二，校其人眾，七八分之一。雖兼戎狄，亦不過五六分之一。弱者之地，土產至薄，校其財力，二十分之一，不及舉天下之全，引海內之財，未有成功，並為虛費，固有以使之然也。三曰求侍從近臣之任，必取於羣吏；宰輔之任，亦取於近臣。前日之羣吏，今茲之近侍，將來之宰輔也。當與腐儒之士、方重之人謀於君，成考其篤行，纖薄不逞輩果無行者不得進，則器異門，朝廷之間無凶人矣。四曰擇守宰。向日吏能甚寡，用兵以來，尤甚叢脞，以為善治，促賦斂以為能才，外飾內貪，一名內行，苛刻之資，或束縛疲民以為軍卒，受招募之賞，或殺戮無辜，覓倖紛公賦，遲滯割之欲，雖軍興調用有弗得已，而邪未至重者可勿念。陝右列郡，海濱諸州，方秋冬時而猶不及其春夏，早人何以堪？頑者起而劫州閭，弱者轉而填溝壑，以其理之不

善也。五曰治軍旅。強兵戰勝，在於教之有法，術之得道。羌賊不能數十萬，然或舉國出寇，或全師遠匿，其出如風雨，其匿如鬼神，非有節制之良，徒以畏令驅之王旅，列戍自衛而已。賊來與鬭，每輒覆敗，況能長驅深入，犁掃其巢穴哉？何則？不之信技不明之，賦勇敢習之際，尚不能按閱教習深淺，徒取矢滿乖戰勝，將佃進得甲賞，往往技其。此乃古使敵手之流而為，小人抗職之事，又將領之臣私其左右，異害於吏衣食之不恤，器械之不利，舉天下之眾付於小吏，用是法也。自休兵，人士在斧貢中，御將之術，節郡守之香城，皆斷為外，遂以興復此，為小不仁以成其大仁也。六曰修邊防。自見鎮上言募人徙邊，邊增少人，尚欲徙之，今東南瀕海西戎，數千里田根，張百萬夜患，所以殺養未馭，未盡其方，因人力彈盡國用，其戍有邊民而不善用也。苟知招聚之術，若發諭之能此之，志役之十，抑募之，其才勇皆倍。誠且因邊民有十利：安其土俗，一也；不其戚，二也；通其人情，三也；習其徑路，四也；即其家室，五也；習其什伍，六也；耐其水土，七也；服其食，八也；減飛芻之勞，九也；省輦粟之費，十也。非徒不能教養制馭，又有四害：地多不毛而暴征之，一也；性鄙猾而重擾之，二也；稱過各著驅之而使供口腹，三也；輸以賂置強之，而責其衣食，四也。七曰求諫爭。先帝設諫官、御史，以司君上之過，糾臣下之罪。陛下增其員數，甚盛德也。然不務規正事為，何必摘擿纖微之興，訐揚隱昧之私，取容闕聽，彌縫非職。上之所宜言，不獻其可；上之所過，作不皆其所失。明四目，達四聰，所以與視聽於天下，雖纊充耳，冕旒前旒，不欲窮人之私。如是，諍臣皆非其人，所以詢之義未當也。八曰延講誦。王者必延學士，以備顧訪，及於閒

宴 先帝時得邢昺杜鎬孫奭馮元猶有正議聞於 上明
節著於朝漢家宰相精通一經天下大事陳之以決夫帝王
治經與品庶異不獨玩空文占古語也天下無事右文之治
於是在天下有事經武之圖於是出沉溺儒老孤陋鄙生徒
之坐鄉塾訓民士者非帝王經意也今方外小有事臣等不
復進見二年矣苟不足奉大問發大對雖屏斥之無足惜者
以爲先王之遺籍古人之陳篇可以講德事之朝不足替有
爲之世臣愚以爲過矣九曰革貢舉漢有賢良方正孝弟力
田敦朴茂異既舉而升諸朝然後考以古學詢以世務本行
試言得人爲盛今欲先策論以近古後詩賦以救弊而革僞
滋久濫者衆文或代作言或預儲不若還鄉舉里選復庠
序升黜以教育而察糾之也十曰久官政頃年守吏煩於數
易雖有共治之志莫之或暇上多苟且下鮮畏忌繇繇而替
古百九十二 【卷一 二十二】 【十四】
浮僞數從而無根據浮僞生則易淆亂根據淺則輕動搖官
不及事民不安教欲物俗歸厚難矣十一曰講財用兵與以
來招募冗雜縣官所養浮冗者衆皆不習之徒無所教之法
可戰之士十無二三諸路本城復非戰卒虛設 行亦數十
萬仰費公廩坐羅國財文武官吏增溢前朝此永久之弊也
臣以爲不在於厚招收在於簡費用而已十二曰不遺年古
者七十致仕非告之使休也臣請老於下君加恩於上進退
以禮其來有舊若老悖之人與善可飾貪得吞位自可推擇
歸之田里未聞一切降詔爲百官之制既棄其父復官其子
子或不教而使從政以爲私恩非理之得者也十三曰容誹
謗近者無名人爲誹謗者明旨購捕此誠厚大臣之義然臣
以爲宜但勿惑而已堯舜在上設誹謗之木傳有士傳言庶
人謗風聽臚言於市誹議於市朝受下賞皆盛世之所爲也

十四曰除忌諱古之人君不諱所惡唐德宗中才之主遊於
幾甸一詔罪己天下知其中興近者詔書之下先自稱美其
有災祭又爲文飾士民識者豈無譏笑陛下常近多緒未盡
省閱代言之臣非皆求媚習使然爾去春作於邇英陛下謂
太宗似好名者此尚實德簡虛名之至既譏名之華當務道
之實五帝三王之名至於今者有其實故也十五曰謹出令
每下詔命或有駁議朝行夕改遷流莫已怯懦者圖身循而
請留中淺薄者揚主失而快聞外皆爲臣之敝也書曰謹乃
出令令出惟行必先求諸正道考之古法既有所下莫之能
改苟有狂夫妄議雖重誅之可也若利不補害正人盡言何
憚改哉因獻勸講筵至是復命講讀經史 范仲淹言竊見
審官三班院并銓曹自 祖宗以來條貫極多逐旋衝改久
不删定主判臣僚卒難詳悉官員使臣莫知涯涘故司屬高
【八十五之二】 七月 子也 【十五】 一
下頗害至公欲乞特降指揮選差臣僚就審官三班院并銓
曹取索前後條例與主判官員商共看詳重行删定畫一聞
奏付中書樞密院參酌進呈別降敕命各令編成例策施行
詔天章閣侍講曾公亮删定審官三班院流內銓條貫 敘至
一年卅 三月乙丑以殿中侍御史會稽王綠爲荊湖南路體
量安撫捉殺賊代張庚也 諫官歐陽脩言臣伏見近出
內臣金帛賜陝西以救飢民風聞江淮以南今春大旱至有
井泉枯竭牛畜瘴死雞犬不存之處九農失業民庶嗷嗷然
未聞朝廷有所存卹陛下至仁至聖憂民愛物之心罪所不
至但恐遠方疾苦未達天聽苟有所聞必須留意下民疾苦
臣職當言昨江淮之間去年王倫蹂踐之後人户不安生業
倫賊纔滅瘴疾未復而繼以飛蝗自秋至春三時亢旱今東
作已動而雨澤未沾此月不雨則終歲無望加又近年已來

臺司屢於東方斂率錢貨而轉運使等多方刻剝以為羨餘江淮之民上被天災下苦盜賊內應省司之重斂外遭轉運之誅求比於他方被害尤甚今若不加存恤將來必以凶荒則飢民之與疲兵潰卒而起其患當不比王倫等偶然狂叛之賊也臣謂民怨已久民叛可憂因其困乏宜速施惠不惟消弭盜賊之患兼可以悅其愁怨之心伏望聖慈特遣一二使臣分詣江淮名山以祈雨澤仍下轉運司并州縣各令具逐處亢旱次第奏聞及一面多方擘畫賑濟窮民無令失時以生後患丙申遣內侍詣兩浙江淮祠廟祈雨 丁酉金部員外郎天章閣侍講錢象先為直龍圖閣賜三品服宗正丞崇文院檢討兼說書趙師民為天章閣侍講賜五品服初上謂輔臣曰象先師民久侍經筵其有勞效當乃先朝推遷之比因以命擢之 己巳職方員外郎同判登聞鼓院張堯佐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諫官余靖言外戚皆云堯佐識見淺近徒託後宮嬪嬙之勢已得內降指揮次賜章服又從內批與省府差遣已係進擬能堅執逐與府界提點伏惟陛下近歲已來每事思治損節恩倖放減後宮絕斜封之官無私謁之寵此皆日來親行至美之事安得更使外議藉藉如此臣深為陛下惜之也況御親姻但多與財帛足表恩意如堯佐進士出身自當隨其才業與之差遣何必躐等以賜物議府界提點比省府判官固是躐等然且公弼前亦辭三司判官蓋此差遣未及半年早已遷改議者不論其才但云故相之子所以進用太速將來堯佐若循此例累進外議亦必謂斜封私謁之類竊恐上累聖德若陛下必欲愛之不若與有職田一近郡足以表陛下推己從公之德於堯佐資叙亦無所損也又言堯佐修媛之世父進用不宜太甚頃者郭后之禍起於楊尚不可不監 上曰朕豈以女謁進人蓋因臣僚論薦而後用爾如物議不允當更擇一郡耳 辛未省廣濟河催綱朝臣一員仍減歲漕運米二十萬石 壬申詔開封府諸縣令及縣尉以佐邑制數益也朕每念其勤勞而俸入素優何以責其盡力乎自今令尉日俸並特給見錢吏不折支 癸酉祠部郎中集賢校理錢仙芝責命決配沙門島坐知秀州受枉法贓初兩浙轉運使王琪降知舒州兩浙轉運使降知洪州坐不按發仙芝在諫官之從也 甲戌命鹽鐵副使戶部員外郎使同往陝西同都轉運使相度鑄錢及修永興城利害以聞先是韓琦以修永興城為不便奏罷之請終役琦罷陝西與罷鑄錢因曰路都部署既改

言城水洛之使役不可罷命劉滬董士廉然亦前知渭州尹洙及涇原副都部署狄青相繼論列以為修城有害無利議者紛紛不決故遣魚周詢等行視初命遣將士為修城之援及戰罷號路洙嘗召滬還又滬不至使羅役且召滬士廉當違令止滬士廉奮詞自備財力修城滬士廉等以為乃既得官物無所付又違節制邊日增版築役洙兩召之不從朱又命瓦亭寨都監張忠往代滬又不受朱怒命青領兵巡邊追滬士廉欲以違節制斬之青械二人送德順軍獄時周詢等猶未至也蕃部遂驚擾爭取積聚殺吏民為亂又詔周詢等具奏令安撫之 參知政事范仲淹言涇原路走馬承受趙正奏內殿崇班劉滬著作佐郎董士廉被狄青枷送司理院以幼緣此二人在涇原四路都部署節制往修水洛城即非是二人

擅興及內路罷後本路部署司抽下軍馬其人即合依漢界
修不合堅執臣料其情蓋本人在役相殺得功降下
蕃部又已下手修築城寨懼見中輟之後本路肯從其
不當故以死拒抗一面興修意望成功
非有他意況劉滬是沿邊有名將佐前有微功固
惜不可輕棄況狄青因怒輒行軍法則是亦將佐以
謂國家負此有勞之臣人人解體詐背為方事自重七脂
邊朝廷京官即非將佐亦非一例枷勘若狄青倫人未知朝
廷事理萬一二人被戮遂家骨肉又來訴於闕下亦更多有
臣寮上言為煩聖德縱知將帥行得專決即非用兵進退之
際有違節制自是因爭利害致犯帥威旨陳乞矯詔命以破
虜王濬違節制以下吳皆釋罪封侯以勸將列伏望聖慈特
遣中使乘驛往彼委魚周詢周惟德取勘劉滬所犯因依請
合 八一三三 一三八
罪聞奏仍送邠州拘管聽候朝旨一則情得二人不至內公
被戮二則指得狄青尹洙免被二家骨肉稱冤致訟惟免臣
所奏事可畢全彰陛下保庇邊將之恩使武臣效死以報聖
德 諫官歐陽脩言臣風聞知渭州蠻賊近日殺戮官吏
鋒不可當乃差楊畋鈐轄與郭輔之異議不肯招降又
王絳夫時朝廷亦別與處分處緣到彼與賊同謀嘉州賊過
可招撫終難剿撲而賊等急於殺戮恐失事機不深入而攻
則山林險惡巢穴深遠議者皆知其不可若以兵外守其
出而擊之則又未見其利蓋以蠻所在依山在衡永道州桂
陽監之間四面皆可出惡若官兵守於東則彼出於西若官
兵守於南則彼出於北四面皆守則用兵太多分兵而邀之
則兵寡易敗此進退未有可擊之便也今正繳已為鄧和尚
黃捉鬼只弟所誘其餘山民莫傜之類亦皆自起而為盜竊

閩常寧一縣殆無平民大小之盜一二百火推此致此之因
莫傜之俗不服言語一類正緣黃鄧初起之時捕賊官吏急
於討擊未能使殺平人家致使饑懼以此亡之則本
無為盜之心固有可招之理然欲諸處皆降必須先行黃鄧
所部賊等初招捉鬼之時失於開信致彼驚走手捕獲之
斬其黨因而致死今鄧和尚等若指為戒計其來
背降如今日招安此難得必須下以川行之事持以威動之
因其得與鄧和尚降此等指揮可以令行入而攻之不可待其
出而較之又不可且殺且招又不可以臣思之莫若能出曲
赦不信推恩感發招之可使臣命臣亦屢調南方來者云我
若指彼不難招鄧和尚等大則希一班行其次不過殿侍
足矣正緣叛者得一官上之名亦足矣莫傜之類使安耕織
而放輸皮粟得為平民乃彼大幸今若擊之不已則其為害
合 八一七七 一七
愈深況漸近夏暑南方瘴濕士卒不習水土必須死傷仍恐
迫之太急則彈指全係諸巢向化之蠻皆誘而起則湖南
一路可為國家之憂臣欲乞速令兩府大臣早究招殺之利
害其思長策決定朝謀若延遷後時致使猖獗不幸官吏頻
遭殺害則朝廷之體難為屈法而招彼以其罪既多必恐不
能自信則兵久不解害未有涯伏望聖明斷之在早脩又言
臣風聞楊畋近與蠻賊鬭敵殺得七八十人首級仍聞入彼
巢穴奪其根儲挫賊之鋒增我士氣畋之勇略固亦可嘉然
朝廷謀慮事機宜思久遠竊恐上下之心急於平賊聞此小
捷便謂可勝不能鎮靜外示輕脫其間二事尤合思一曰
不待成功便行厚賞二曰謂其可殺更不肯招苟如此則討
之大失而事之深害也今湖南捕賊首殺一人頭賞錢十千
官軍利賞見平人無殺平人雖謹盡起為盜除鄧和尚李花

脚等數大頭項外，其餘隨大小成火者不可勝數。今畋所擊
止一派所聚已二千餘人，於二千人中殺七八十人，是二十
分之一，其餘時暫為散，必須復集。臣見自古討蠻賊者不
聞盡殺，須是招降。昨緣邵飾等失信於黃捉男女六七十口
誘令。若因畋小勝，示以恩威，正是天與招服之時，機不可失。
若令畋自作意度，招取大頭項者，因取小勝，伊布捷占貪功，
諸處結集者分行招誘，指此聲勢，必可盡降，旬日之間，湖南
定矣。若失此時，漸向炎熱，以我瘴暑之兵，當彼慣習水土之
賊，小有敗衄，則彼勢復熾，不惟為害湖南，必復自此搖朝廷
憂患。今於未了之間，便行厚賞，則諸處捉捕賊官皆冀畋
獲賞，爭殺平人，而畋等自恃以戰得功，堅執不招之議，朝廷
亦恃畋小勝，更無招輯之心，上下失謀，必成大患。其楊畋等
伏乞且降勅書與余靖，授與宜候彼招安，便行厚賞。今湖南
賊數雖多，然首惡與本賊絕少，其餘盡是枉濫殘殺，細留為
盜之徒，在於人情豈忍盡殺，誰能全活人命多者，則其功更
大。仍乞明說此意，諭與楊畋，其賞典宜少遲留，候招安事訖。
余靖言：訪聞荊湖南路州軍以群盜之故，大山二十里禁民
不得耕種，即不知出自何人指揮。此乃驅民為盜耳。蓋以山中
民以□□，素無蓄積，朝夕之費盡出耕桑，一歲不耕，飢寒並至。
今賊既焚燒其廬舍，劫掠其資殺官，又禁其耕種，流徙無所
歸矣。欲不為盜，不可得也。且衡郴道永相去僅千里，皆山也。
賊之初起，往來山中百人耳，自官中聚兵驅逐，而近山之民
皆殺之，其不殺而幸存者又禁其耕，千里之民皆失其業，若
不歸賊，將何所歸？故半年之中聚至三四千，是知欲擒賊而
遂驅民為賊者也。伏乞特降指揮，劄下湖南監司，令下諸
州長吏疾速出榜告諭人戶，並令依舊任便耕種，其公營業

蠻賊人又驅率在賊中者，亦令招輯，待加安撫，其先降宜令
招收賊徒自依前來指揮。　又言：訪聞湖南初以錢絹購斬
蠻賊首級，軍人利於厚賞，道上逢人即以為賊而殺之，至有
頭插標識以免官軍之害者，山中插識者賊人殺之，並歸賊。
者則官軍殺之，其中等已上民稍能挈家屬入城郭以避害，
中民以下入城則食盡，故亦入賊中。今又頻兵九□以□□，
為賊則一方之民不陷塗炭矣。伏乞朝廷特推恩旨，抽回九
疑之軍，其逐人首領許以官封，平民各令歸業，以示陛下含
忍之恕。又言：臣所奏湖南捉賊兵士等今且待厚賞，猶殺平民。
尋聞楊畋殺賊有功，已推賞典，恐謂臣言有闕，未見施行。又
恐以楊畋到後必無此事。伏緣賊自可殺，民自可生，賞功罰
罪兩不可廢。臣之所聞，皆出南來士人之口，自楊畋到湖南
後乃支斬賊賞錢，所以軍人冒利，濫殺不分玉石，以傷和氣。
伏乞特降宣勅指揮，凡民不持兵器非與官軍鬬者，官不得
殺戮。其持兵器以抗官軍者，以故殺之罪罪之，知而不告從所
部犯法不告之條，仍坐主將，以肅軍令。　又言：風聞湖南蠻
賊攻燒城邑，為害不止，若稱以滅本山猺為在巖險崇聚生
命出行劫掠，數年已來未甚為害，至冬今春氣將漸盛，且故
何也？蓋緣官軍枉殺良民以貪厚賞，近山百姓皆入賊中。楊
畋所攻賊眾，究竟在湯陰，由是賊出攻城以爭死命。竊聞朝
廷遣令招撫，而楊畋驍勇，但欲靜盡賊徒。臣愚以為朝廷
之力取數千之賊，勝之未足為武，不勝適足為羞。今衆民皆
非山賊，無蓄積，必須急戰，乃見勝負。若能盡賊，但恐百姓亦
盡被殺。竊料賊勢已窮，欲降久矣，但緣楊畋固執前議，賊不服。
之畋不罷，大賊必疑貳。臣謂宜因楊畋待罪之際，
別與差遣，假此為說，招諭蠻人，但言畋不曉朝

廷素來招納之意多行殺戮今專委良將惠懷吾民百姓內
此可以復歸山林因此可以綏撫事定之後用畋不足且累
奏官軍枉殺平民朝廷未信今來廣南東路亦多有此十丁
因備湖賊事枉殺暗商以上餘人雖此可知湖南之當伏乞
朝廷詳酌大計不可重惜楊畋而輕湖南一路百姓詔從之仲
淹等言欲復古勸學數言興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於是翰
林學士宋祁御史中丞王拱辰知制誥張方平歐陽脩殿中
侍御史梅摯天章閣侍講曾公亮王洙右正言孫甫監察御
史劉湜八人姓名當書等合奏曰伏奉詔書[illegible]取士當求
其實用人當盡其材今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
能覈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以盡人材此
獻議者所共以為言也謹參考眾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
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
矣故為設立學舍保薦送之法夫上之所好下之所趨也今
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於治亂矣簡程式則閎博者得以馳
騁矣問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其詩賦之未能自
肆者雜用今體經術之未能亟通者尚如舊科則中常之人
皆可勉及矣此所謂盡人之材者也故為先策論過落簡詩
賦考式問諸科大義之法此數者其大要也其州郡封彌謄
錄進士諸科貼經之類皆苛細而無益一切罷之法行則申
之以賞罰如此養士有本取才不遺為治之本也乙亥詔曰
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亂之源可謂博矣然學者不
得騁其說而有司務先聲病章句以拘牽之則吾豪俊奇偉
之士何以奮焉士有純明朴茂之美而無教學養成之法其
飭身勵節者使與不肖之人雜而並進則夫懿德敏行之賢
何以見焉此取士之甚弊而學者自以為患議者屢以為言

也比令詳酌仍詔有司參定皆詔本學校以教之然後可求
其實先策論則辨理者得盡其說簡程式則閎博者可見
其材至於經術之家稍增新制兼行舊式以勉中人其煩法細
文一皆罷去明其賞罰俾各勸焉如此則待才之意周取人
之道廣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責其厚也今朕建學興善以尊
子大夫之行而更制革弊以盡學者之才教育之方
矣有司其務嚴訓導精察舉以稱朕意學者其進德修業無
失其時凡所科條可為永式其令州若縣皆立學本道使
者選屬部官為教授三年而代選於吏員不足取於鄉里宿
學有道業者三年無私譴以名聞士須在學習業三百日乃
聽預秋賦舊嘗充賦者百日而止親老無兼侍取保任聽學
於家試令試於州者相保任所禁有七曰隱憂匿服曰嘗犯
刑責曰行虧孝弟有狀可指曰明觸憲法兩經贖罰或不經
贖罰而為害鄉黨曰籍非本土假戶冒名曰父祖犯十惡四
等以上親曰工商雜類或嘗為僧道皆不得預進士試三場
先策次論次詩賦通考為去取而罷帖經墨義又以舊制用
詞賦聲病偶切立為考式一字違忤已在黜落使博識之士
臨文拘忌俯就規檢美文善意鬱而不申如白居易性習相
近遠賦獨孤綬放馴象賦皆當時試禮部對偶之外自有意
義可觀宜許仿唐體使馳騁於其間士子通經術願對大義
者試十道以曉析意義為通五通為中格三史科取其明史
意而文理可采者明法科試斷案假立甲乙罪合律令知法
意文理優為上等[illegible]
上於邇英閣出御書十一軸凡二十五事一曰遵祖訓
二曰奉真考三曰祖宗艱難不敢有墜四曰真宗愛
民孝思感五曰守信義六曰不巧詐七曰好碩學八曰精

六藝九曰謹言語十曰待耆老十一曰進靜退十二曰求忠
正十三曰懼貴極十四曰保勇將十五曰尚儒術十六曰去
釋老十七曰重良臣十八曰廣視聽十九曰功但還二十曰
戒喜怒二十一曰明巧媚二十二曰分布百二十三曰從民
欲二十四曰戒滿盈二十五曰傷異兵二十六曰哀鰥寡
民二十七曰訪屠釣臣二十八曰講表圖術二十九曰辨朋
比三十曰斥諂佞三十一曰察小忠三十二曰臨迎合三十
三曰罪己爲民三十四曰損躬撫軍三十五曰一善可永小
瑕不發願丁度等曰朕觀書之暇取臣僚上言及進對事目
可施於治者書以分賜御等度及曾公亮趙安國王洙等拜
賜因請注釋其義 帝許之 壬午太子中允國子監直講
石介直集賢院兼國子監直講[illegible]副使韓琦充[illegible]詔特
除之 癸未詔禁軍料錢滿五百有把將紹者自今別給作
[illegible]
情理可聞奏聽裁 乙酉 上問輔臣春秋三傳異同之義
賈昌朝對曰左氏多記事公羊穀梁專解經旨大抵皆以尊
王至正賞罰爲意然三傳異同考之亦各有得失也 上然
之 丙戌丁度等上答邇英聖問一卷 帝嘗以政[illegible]相其
中體大者六事付中書樞密院令奉行之答聖問者即所擇
前所賜三十五事也其序曰伏奉宣示御書文字十一軸析
錄上目皆陛下上念 祖宗下思政治述[illegible]
逆之事詢謀[illegible]臣使進擇補政不竭[illegible]
察不欲與理道安邦國納忠正退姦邪賞輪則[illegible]行
此數事在明與威斷不明則不盛威則[illegible]行總是
二者守而勿失非聖人孰能爲之臣等[illegible]
聽帝心庶政幸臣陳說政要必往復詰問既盡其理則曰凡
好事口說則易躬行則難卿等既爲朕言之當須行之勿空

陳而已李淑對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陛下今日處分可謂
[illegible]於臣等亦以天下之人從陛下所行不從陛下所言唯
願每言之則必行之[illegible]納令臣等[illegible]
治要亦頒陛下日與輔臣舉此事自推而行之無使唐之君
臣專美前代也 丁亥帝謂輔臣曰朕每令講讀官敷經義
於前未嘗令有諱避近講詩國風多刺譏亂世之事殊得以
爲監戒章得象對曰陛下留思六經能遠監前代興亡之迹
此誠圖治之要也 知審刑院丁度嘗論事[illegible]使及
藩鎮之臣[illegible]對 上初即位詔中書樞密院附奏之
[illegible]自陛下出外必有所陳令一切令附奏非所以防壅蔽也
又以內臣治詔獄爲不可因援唐制[illegible]可參按故事請任御
史臺內臣 諫官余靖上疏曰伏見陛下屢降手詔令兩府
大臣條舉衆事可行者此蓋陛下久厭因循之[illegible]願樂與
[illegible]
起之治所以數延訪問用行嘉謨副欲銳意更張大去積弊
大臣雖累進陳未副陛下之意[illegible]爲條目徒取衆人
之[illegible]顧慮而不敢作事者其故何哉臣竊思自古帝
王必因大治之大弊然後明君得賢輔協力增修治道
以救時弊[illegible]有非常之事亦因可爲之勢此[illegible]難之
事也以今之天下事勢合於大臣所議[illegible]
[illegible]不能剛斷下之[illegible]行者自寶元之初元昊僭擬[illegible]
[illegible]頃歲而不能得非常之[illegible]可爲之事
以[illegible]興治[illegible]皆歸過於張七[illegible]其[illegible]能
[illegible]不[illegible]陛下取[illegible]任之又
不[illegible]時[illegible]法度以[illegible]天下[illegible]年人心[illegible]所
[illegible]若元昊[illegible]和之後猶有可因之[illegible]民役[illegible]用[illegible]其
[illegible]以爲國家常行之務京城[illegible]之長邊[illegible]

之材牧民選循良之官理財委明察之吏則兵農刑政庶職皆修矣去冗兵省冗費謹山海之禁則國用足矣省賦役但有無去侵漁之吏則民力完矣常謹此事民可致於小康行當因事行之不必日陳細碎之務以取識者之所譏人臣之所以服天下者威令耳威與不信令無不行賞罰有所阿有所違者今之士人名路相軋不顧禮義各懷促強如此風俗之弊不宜崇長右賢智之士爲王者羽儀材武之臣爲王爪牙漢之九卿登爲三公唐之十六衛出領旌節此皆儲其才於待用之地也今之賢事無間皆儲其守須京師職任緩急有大將議遣大將帥欲誰使者臣愚以謂當令爲陛下計者從能自攬威權大臣公行賞罰內擢百官外擇將帥但綜覈之氣塞致盜之原寬民力足國用則天下久安之勢也　范仲淹上言曰竊見尹洙才業搢行搢紳所推由臺閣進用便可直

四百八十

入兩制昔邊城驟要之則有未便緣去年春趙太常不在路分都監許遷張潛之下去年秋轉司諫管勾經略司公事在鈐轄兵役之上纔方半年若就令待制又還在部署安撫使之上既不因功勞又不改路分獨受寵擢衆情非使然竊恐未安如須合進擢印令將入夏邊上無事且乞召尹洙赴闕令依前來邊事應其陳述可采即與改職却令馳往邊上亦未爲晚詔許因啓沃面受殊恩邊臣聞之不爲過次洙竟不召方送

詔權停貢舉

仁宗皇帝紀二十二之二

慶曆四年夏四月乙未監察御史裏行孫抃言近聞契丹築二城於西北而復代郡西交元昊復義數百里盡從契丹戶及四月偏用被虜人口居之使絕歸漢之路還　先是契丹爲邊戲謀復此或爲計不淺況國家前年未修河北城邊故補城陰成兩盟之後契丹詔罷役請下河東安撫司詰其因依或因賀乾元節使人還責以信誓使罷二城以破未然之患從之

諫官孫甫言竊聞劉滬等修水洛城而涇原副部署狄青以滬等不聽令止枷送德順軍此獄雖在一方利害但未知朝廷處置何如爾昔曹瑋嘗欲修其城以通渭秦救援之師會瑋移鎮事未克自西事以來邊臣亦屢有營度者嘗其城在生蕃中未能通之昨鄭戩爲四路部署與劉滬等具上修

三百八十

建之利而滬等入生蕃界服其衆漸次城堡朝廷已嘉其功矣近聞韓琦等奏滬因以修城雖有利處生蕃雖剝而功實就乞且罷其役戩因上明奏亦言滬等招得生蕃皆欲倚耕牛以助耕種又城所據險之利可以聯絡軍事尚不行滬等雖訴母悔復狀自之意元與鄭戩不同戩既罷四路青以韓琦等所奏便抽還軍將城堡及滬等自謂已見功緒止乞留兵以畢其役若使其以違主帥之令則滬下以一方利害初禀朝廷之命鎮不節兵在賊萬生蕃中亦有戰而得獲而終使之服傷亦其勇略之可尚也今以主帥之言而罪之不惟勞臣不勸其招來蕃部得不攜懼乎雖然言爲一道帥下有不從令而朝廷釋之言不無快快心況今之將臣如青之材勇者不可多得此因戰處置惟朝廷兩全之余靖言凡不受大將節度者謂師行之際當進而退可行而止動臨機會必有

勝負如此之類或違之者皆於軍法以一其衆今劉滬因修城偶自有利害與夫臨陣逗留不可同日而論況水洛城在隴山之利可以通秦渭之援昔山外在秦州閒已從大李紘韓琦相繼亦欲開拓而生户羌人或降或否故不克就今劉滬一戰而伏數百千户因其勢而城之雖留兵不足為患狄青所執但以勢孤懸於生羌之中恐賊昊來攻有難守之勢故與滬等異同因其忿而執之耳朝廷若欲伸大將之令而罪滬等則滬以威信招納戎人戎方來歸而謂者獲罪今後立功者怠而又失信於戎必不可也若以狄青倚公法肆私忿而責之則恐今後偏裨輕於違犯此又非朝廷之意也二者之間均是害焉臣愚以為生羌利我交易因滬招撫故獻其地非滬不可守也滬若失職戎將生心古者矯制及違節度者因其立功則可贖罪今為朝廷計當切責滬罪而推恩恕之使其城守責以後効仍詔青等共體此意滬等所築之城業已就將軍既因之矣恕之令其自守此邊鄙安危之計非私於滬儻有緩急通其策應勿以議之異同守其有急而不救也仍乞不候奏到滬等公按特與疏放無使羌戎因此疑貳（此據今書諫草附見賈黯疏無意也）　歐陽脩言近聞狄青與劉滬等爭水洛城事械送滬等德順軍切以邊將不和用兵大患況狄青劉滬等皆是可惜之人事體須要兩全利害最難處置且水洛城自曹瑋以來心知其利患於難得未暇經營今滬能得之則於滬之功不小於秦州之利極多韓琦等自陝西來非以水洛為不便但恐難得而成今滬能得之又有以成之正宜責其必成而狄青所見不同遂成舉動附此關利害請詳言之國家近年邊兵屢敗常患大將無權今若沮狄青而釋劉滬則不惟於青之意不足兼緣邊諸將皆挫其威此

其不便一也劉滬經營水洛之初先以奮身力戰然後誘而服役乃是諸蕃族畏滬之威信今忽見滬先得罪被枷入獄則新降生户豈不驚疑若使翻然復叛則自今邊將以威信招諸族誰肯聽從不惟水洛更無可城之期兼沿邊生户永無可招之理此其不便二也自陝西用兵諸將立事者少此城不惟自曹瑋以來未能得之亦聞韓琦在秦州時經營而未暇今滬奮然力取其功雖就而中道獲罪後誰肯於邊防立事者此其不便三也又聞水洛之成雖能接秦州而須渭州劉狼之助今劉滬既與狄青異議縱使城得成他時狄青怒滬之異己又欲遂其偏見纔急不為之力則必須復失此其不便四也若欲移青於別路則是因一小將易一部署此其不便五也此臣所謂利害最難處置者也近遣魚周詢定奪利害臣謂宜具命一中使令周詢各諭狄青同滬城水洛非擅役衆蕃初有所稟且築城不比行師之際滬見利堅執意在成功不可以違節制加罪今不欲直釋滬以挫青之威宜自釋之後若出師臨陣而違節制者自當以軍法從事然後又諭滬以違大將命自合有罪今以汝城水洛有功故使滬自被劾責前事以自贖俟城成則又戒青不可幸其失城以遂偏見如此則水洛之利可固蕃户之恩信不失邊將立事者不懈大將之威不挫苟不如此未見其可也　丁酉京西轉運按察使虞部員外郎杜杞為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廣南西路轉運按察使兼安撫使寶元初朝廷出兵討安化叛蠻杞時知橫州言嶺南諸郡無城郭甲兵之備牧守非才橫為邕欽廉三郡咽喉地勢阻險可以屯兵應援三郡蠻或奔衝足為控扼邕管內制廣源外控交趾願擇文臣識綏緣邊外事者以為牧守使經制邊事於是執政請用杞平

屈希範乃自京西召見遷秩而遣之　諫官余靖言朝廷畜
養賢俊當如民家收積財貨平時先有儲備緩急方得其用
伏自去年已來陝西舉知州始用杜杞三司擇判官則又用
杞京西多盗賊則又用杞今兹蠻人作叛則又用杞皆辟才
遑暇而即移之是使杞有奔命之勞朝廷有乏賢之歎必
斯事體誠可惜臣親見杜杞言京西之政始有端緒而未盡
施設今遽捨去不得顯效此優賢者官之患也伏惟廟堂之上
當思天下有多少賢才可與共了天下事者廣為詢訪預作
處置某人可了某職某人可當某路一旦緩急用之如指諸
掌此乃廟堂之策皆素定之也今二年之間講求賢俊只
知有一杜杞何監職之不廣亦天下之狹也設使別路更有
賊盗則將入乎杜杞無乃取笑四方乎每見大臣謀事當平
居無事時優游暇逸不以爲憂及一隅有警則蒼惶務易
之
如素不經心言臣去年冬兩府大臣共選諸路轉運使田瑜
爲廣西轉運使梁載爲湖北意謂才能出人今繼徵蠻未
見瑜等可以處置有甚利害臣已疑之此擇人之術不自信
矣始甚不知而如今因只此江西差王綵往湖南安撫待其奏
報不中事節乃知其人不可委任知人不明為害不細伏望
陛下勑諭兩府大臣廣思博採天下賢才以應萬務無使臨
事倉卒有乏才之歎則社稷之福古人有言曰覇王之主終
不採將於往賢求相於後哲自是識拔不明求之不至不可
厚誣四海也惟陛下圖之　諫官言館職闕人即乞朝廷先
擇舉主方許薦人詔今後館閣闕官即據合舉人數降敕委
學士院與在京龍圖閣直學士以上或舍人院與在京待制
同共保舉有文字德行官員具姓名并所著述或時務文字
十卷以聞　戊戌　上謂輔臣曰自昔小人多爲朋黨亦有

君子之黨乎范仲淹對曰臣在邊時見好戰者自爲黨而怯
戰者亦自爲黨其在朝廷邪正之黨亦然唯聖心所察爾苟
朋而爲善於國家何害也初呂夷簡罷相夏竦授樞密使復
奪之代以杜衍同時進用富弼韓琦范仲淹在二府歐陽脩
等爲諫官石介作慶曆聖德詩言進賢退姦之不易姦蓋斥
夏竦也竦銜之而仲淹等皆脩素所厚善脩言事一意徑行
略不以形迹嫌疑顧避竦因與其黨造爲黨論目衍仲淹及
脩爲黨人脩乃作朋黨論上之曰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
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
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
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
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
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
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
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
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
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
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
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
子而臯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
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
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
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
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
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
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

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為聰明之聖主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於是為黨論者惡脩擿語其情狀至使內侍藍元震上疏言范仲淹歐陽脩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謂之四賢斥去未幾復還京師四賢得時遂引蔡襄以為同列以國家爵祿為私惠膠固朋黨苟以報謝當時歌詠之德今一人私黨止作十數合五六人門下黨與已無慮五六十人使此五六十人遞相提挈不過三二年布滿要路則誤朝迷國誰敢有言挾恨報讎何施不可九重至深萬幾至重何由察知上終不知信也

己亥 上謂輔臣曰上封者以河東芻糧不繼數請廢麟州其利害如何章得象對曰麟州四面蕃僕皆為元昊所掠今野無耕民故一路困於饋運欲更其寨徙其州少近府州以省邊民之役 上曰州不可廢但徙屯兵馬少近府州別置一城亦可紓其患也乃命右正言知制誥歐陽脩往河東與轉運使議之初河東轉運使張奎於晉州鑄鐵錢而民多盜鑄又晉州礬比歲課益虧并下脩計度之鐵錢及礬二事據脩集奏狀而實錄不載 庚子度支判官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李絢為京西轉運按察使時范雍知河南王舉正知許州任中師知陳州任布知河陽並二府舊臣絢皆以不才奏之居半歲召入修起居注據絢傳十一月 己酉監修國史章得象上新修國朝會要一百五十卷以編修官王洙兼直龍圖閣賜三品服 壬子判國子監王拱辰田況王洙余靖等言首善當自京師漢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餘室生徒三萬人唐學舍亦千二百間今取才養士之法盛矣而國子監才二百楹制度狹小不足以容學者請以錫慶院為太學葺講殿備乘輿臨幸以潞王宮為錫慶院從之 始狄青械劉滬董士廉送德順軍獄尋有詔移邠州既而擇二人令往水洛城訖役須勘到罪狀別聽旨 丙辰諫官歐陽脩言近差魚周詢等相度脩水洛城如聞蕃族見狄青械繫劉滬等因致驚騷今周詢却將滬往以此可見滬能以恩信服彼一方朝廷必知水洛之為利而不欲廢之非滬守之不可然滬與狄青尹洙難共了此事臣謂不得已寧移尹洙不可移劉滬尚慮議者謂不可因滬而動大將今但移尹洙而不動狄青若洙更以恩於他路則不妨因滬而動大將矣如此則於洙無損於滬得全其功於邊防之體無不便二者皆獲其利不則有害大凡武臣嘗疑朝廷偏厚文臣假有二人相爭實是武人理曲然終亦不伏但謂執政盡是文臣遞相黨助輕沮武人況滬與洙爭而滬實有功又其理不曲罪滬則必激邊武臣之怒其害一也自西事以來擢用邊將固多能立功效者殊少惟范仲淹築大順城种世衡築青澗城滬築水洛城滬尤為艱勤而功不在二人下今若曲加輕沮則武臣無復為朝廷作事其害二也滬若不在水洛則其生聚恐他人不能綏撫苟別致生事則自今蕃部更難以招緝其害三也今三利三害其理甚明但得大臣公心不於尹洙曲有顧慮則不與邊防生患此繫國家利害甚大伏望聖意斷而行之 余靖言臣竊聞狄青劉滬爭修水洛城事朝廷尚候魚周詢勘到滬等

方行斷遣者切以將帥協心乃成績効朝廷處決要在公平
專聽偏詞恐為未允凡大將節度不從者誅謂可從而違則
宜於法今二臣所爭之事各有奏陳臣愚以為若強賊在近
須兵救援召滄不到罪則當誅今滄言探城有利無害事已
復奏乞聽朝旨青等知滄所執自有本末但以所議不同輒
肆私忿一召不至即舉兵擒之既囚其身又圍守其妻子防
有他變豈不上賊國家若滄及士庶犯大將之怒而朝廷不
能保全則今後邊臣誰肯立效況生蕃數千帳因滄來附若
使滄守必與此城同其存亡他人繼之恐不能及伏乞早降
指揮問詢如所築新城的實利便即因留滄等令其專守此
城招撫蕃部仍以此意誡勑狄青尹洙令後行事不可如此
倉卒朝廷若以滄與青等既有私隙不欲令在一路則宜移
青等不可移滄以失新附之心此奏附見當賜檢然無詔敕存也　詔三司
丞郎給諫已上兩省待制已上御史中丞正卿監歲得舉正
郎以下朝官不得過三人起居郎舍人三司副使知雜御史
少卿歲得舉員外郎以下朝官不得過二人左右司郎中司
諫正言三院御史并館職知諫院天章閣侍講三司判官開
封府推判官并員外郎以上及正郎見任知州有出身無贓
罪者並歲得舉太常博士以下朝官不得過二人安撫制置
發運使轉運使副提點刑獄明臣於本部內得舉正郎以下
朝官提點刑獄使臣發運轉運判官得舉本部內員外郎以
下朝官並限人數仍於狀內開說其人堪充何任使同罪以
聞　秘書丞集賢校理張揆往江淮兩浙路轉運司體問利
害事揆初調臨淄主簿李迪薦知益都縣罷里正弗用而賦
租以時入石介獻息民論請以益都為天下法明道中京東
大飢盜賊並作御史中丞范諷薦揆才可治劇以天平節度
推官知掖縣人許早州不欲調挽揆自今為奏詔除大理寺丞
揆歷城人揆弟也　詔閤門副使須歷引進客省副使方轉
使其西上須歷東上方轉四方館使會要　先是契丹謀
修天德城及多建堡寨知制誥田況言契丹謀以上跡曰
朝廷予契丹金帛歲五百萬脧削生民輸將道路殊非久之勢
漸不可久而近西羌甫款歲又予二十萬設或復肆貪饕再
有過求朝廷尚可從乎臣至愚不當大責每念至此則嘆息
不已掃兩府大臣皆　宗廟社稷天下生民所寄而繫安危
者豈不為陛下思之哉每退伏之對不過目前政事數條
而已非陛下所以待輔臣非輔臣所以為朝廷之意也有唐
故事肅宗以天下未定又除正衙奏事外別開延英以詢訪宰
相以益謀猷作法以謀可替否曲為盡計以輸今北虜無厭河朔將
佐之良寡兩府兵之善敵道路之要害險易城壁之堅缺軍政之是
否財賦之多少在兩府輔臣皆未有知之若萬一變發所忽
制由中出少有差失則事不測矣如前歲西賊叛劉六符始來
和議未決中外傳接不知為計此臣所目覩也和議既定又
復恬然若無事者豈得為安哉願因無事明召執政大臣於便
殿從容賜坐訪以時政專以虜事為急則人人惟恐不知以
誤陛下事轉以不集以孤聖懷日夕憂思不敢少懈同心協
力必有所為今不此為務而日以細碎之事更相辨議者
蓋二臣的備所剋盡同朝廷依成陛下不以人廢言也
五月壬戌朔樞密副使韓琦參知政事范仲淹並對於崇政
殿上四策曰昨元昊叛命王師數出不利而北虜擁數十萬
衆謂元昊是其甥舅之邦中國不當擧兵國家以生民之故稍
增金繒以續盟好今元昊雖暫求通順後如物力稍寬則又
有長驅深入并吞關輔之心何以知之昨定川之戰彼作偽

詔諸路邊人欲定關中盡復多叛人陷於窮漠必以劉元海
符堅元魏故事日夜游說元昊使其侵取漢地而以漢人守
之則富貴功名衣食嗜好如其意乃知非獨元昊志在侵漢
實漢之叛人日夜為賊謀也朝廷若從其和則北戎要功下
視中國若拒絕之則元昊今秋必復大舉北戎亦遣使問
所以拒絕元昊之故或使稱兵塞外張勢脅我國家必於陝
西選將調兵移于河北河北未戰而西鄙已虛元昊乘虛而
來必得志矣關輔此二虜交結　之勢何以禦之臣等思和
與不和俱為大患然則為今之謀者莫若擇帥練兵日計用
武之策以抑戎為措且以戰守為真務彼知我有謀有備不
敢輕舉而盟約可圖也不我知與有盟約我則乘彼之驕可
因可擊未必能為此之患試畫一言之其一曰已守禦西
戎蓄禍積有歲年今昊外倚北戎變乘隙而乃聘未通順
實圖休息所獲者大利可屈辱抽然摘不詞多端要謀未
測國家以生靈為念亦可不知如唐高祖太宗之雄略猶屈
於突厥當始畢之世之衆以入發朝遣百萬詣館常其來使
又太宗馳六騎於渭上見頡利與之親與之盟既畏左右勸
擊之太宗謂我擊彼則禍而修德從患必深乃闊旋俯就使
之驕怠一旦李靖擒之威振四極此盛王之謀也陛下當如
唐高祖太宗隆禮敦信以盟好為權宜選將練兵以攻守為
實務彼不背盟我則撫納無倦彼將負德我則攻守有宜此
和策之得也其二曰元昊未叛命時受朝廷恩賜其厚尚或
時擾邊境今累次大舉曾無沮敗乃遽請和實蓄陰計非為
伏之志也今若以權宜許之更當嚴作守備然陝西減兵則
守備不足不減則物力已困臣等以謂沿邊城寨須日加繕
完使戎虜之心無所窺伺又久守之計則莫如蓄土兵蓋其

衆諳山川而多習戰鬭比之東兵其功相倍然沿邊次邊土
兵數少而分守不足更當於要便城寨益招置之若有近裏
土兵頗在沖邊寨者即發遣其家而團集之況慶州劍大順城
欲置振武保捷兩指揮乃於永興華州耀州土兵中召願守
寨者而應募甚衆若何則關內諸士兵多在邊上或代歸而
數月之間復出遠戍但畏霜雪之苦極傷骨肉之恩征夫不
保其家嫠婦頗多犯法人情久則怨起如得并畜其家於邊
住營更免出軍父母妻子樂其己聚戰則相救守則相安此
可恃之兵也或謂土兵挈家寨下則請給之費亦多臣等曰
不然土兵月給差少又素號精強使之戍邊比之東兵數復
可減然於逐路漸為增損一二年間方能整集固非一朝可
驟改也又陝西新刺保捷其中有孱弱不堪戰者宜少汰之
使歸於田畝既省資費復增農力然後三分東兵以一抽邊
以助土兵之勢以一徙次邊或屯關輔以息饋餉之勞以一
歸京師以嚴禁衛之勞彼如紛然未發則東兵更可減三分
之一又公邊無稅之地所招弓箭手必使聚居險要每一兩
指揮共修一堡以完其家與城寨相應彼或小至則使弓戶
蕃兵與弓箭手與諸寨土兵共力禦之彼欲大舉則必先聞
聚集之期我之次邊軍馬壽可馳於堅城以待敵之進退沿
邊山坂重複彼之重兵必循大川而行先求速戰既勝則方
敢散兵虜掠過越險阻更無顧慮我若持重不戰則彼之重
兵行川路中芻粮無所繼牛羊無所獲不數日人馬俱困既
不敢越險又未能決勝必不得已而散兵虜掠我於山谷中
伏精銳以待之使散無所掠聚不得戰欲長驅而來我則使
諸將出奇以躡其後欲保師以歸我則使諸城并力以乘其
弊彼將進而無利退而有禍不三兩舉勢必敗亡此守策之

得也其三曰元昊巢穴實在河外河外之兵懦而罕戰惟橫
山一帶蕃部東至麟府西至原渭二千餘里人馬精勁慣習
戰鬭之事與漢界相附每大舉入寇以為前鋒故西戎以山
界蕃部為強兵漢家以山界屬戶及弓箭手為善戰以此觀
之各以邊人為強所以秦漢逐西戎必先得山界之城彼
既遠遁然後以河為限不能深入僅元昊歸款則請假和策
以撫之用守策以待之或傲而叛變則有可攻之策竊計陝
西四路之兵幾三十萬非不多也然分守城寨故每路戰兵
大率不過二萬餘人坐食芻糧不敢輕動蓋不知賊人果犯
何路其備常如寇至彼則不然種落散居衣食自給忽盡
點集併攻一路故大舉之眾動號十餘萬以我分守之兵拒
彼專舉之勢眾寡不敵遂及於敗且彼為客當勞而反逸我
為主當逸而反勞我若復用此計使彼勞我逸則取勝必矣
臣等請於鄜延環慶涇原路各選將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
人步兵二萬騎兵三千以為三軍訓以新定陣法伺其精勇
然後觀賊之隙使三軍互掠于橫山降者納質厚賞各令安
土拒者併兵急擊必破其族假若鄜延一軍先出賊必大舉
來應我則退守邊寨或據險要勿與之戰不越旬日賊自困
弊勢將潰歸則我復出環慶之軍彼必再點兵而來即又有
涇原之師乘間而入使賊奔命不暇部落攜怨我則兵勢自
振如宥綏二州金湯白豹折薑等寨皆可就而城之其山界
蕃部去元昊且遠救援不及又我以堅城據之以精兵臨之
彼既樂其土復逼以威必須歸附以圖自安三二年間山界
可以盡取此春秋時吳用三師破楚之策也元昊若失橫山
之勢可謂斷其右臂矣知漢唐之舊疆豈今日之生事此攻
策之得也其四曰臣等既以二策陳之又以北戎為憂且比

攻久雖在後唐日以兵四十萬送石高祖至洛陽立為天子
遂與石晉為父子之邦邀求無厭晉不能支一旦舉兵起燕趙
京師失守石少主陷沒當時公卿盡室而去為中原千古之恥國
家始與之結和將休兵養民有所待也及天下無事人人皆
安不復有征戰之議前年北虜擁兵起謀擁兵有割地之請
今來元昊欲議和又因而要功其勢合重苟不大為之備禍
未可量也朝廷力行七事以防大患一密為經略二再議兵
屯三專於選將四急於教戰五訓練義勇六修京師外城七
密定討伐之謀一密為經略者自河朔罷兵以來幾四十年
州郡因循武事廢弛凡邊事則罪其引惹昨朝廷選差轉
運使盡欲革去舊弊須為之防然既有本職則日為冗事所
嬰未暇周慮請選有材識近臣假以都轉運使之名暫往經
畫使親視邊壘精究利害凡邊上未備者皆條上而更置之
不出半年歸奏闕下更令中書樞密院子細商量既議經久
之計若虜僉謀變則我有以待之矣二再議兵屯者自來真
定府定州高陽關分為三路其所轄兵馬未甚整齊乃有一
州兵馬却屬兩路之處又未曉本路將來於何處控扼合用
軍兵若干又甚處兵宜團併合屯兵若干及二路互相應援
次第須於近臣往彼密為經略方可預定法制臨時不至差
失或事宜未動亦當相度兵馬合那減於何處駐泊使芻
糧以省邊費兼免先自匱乏至用兵之日重困生民三專於
選將者委樞密院於閤門祗候使臣以上選人三班院於使
臣中選人殿前馬步軍司於軍校中選人或有智略或有材
武堪為將帥用者逐旋進呈擇選到人數以籍記之候本路
有闕則從而差授如此則三二年間得人多矣四急於教戰
者於陝西四路抽取曾押戰隊使臣十數人更授以新議八

陣之法遣往河北閱習諸軍使各知奇正循環之術應敵無
窮五訓練義勇者今河北所籍義勇雖約唐之府兵法制一二
時務農一時教戰然未建府衛之官而法制不行號令不一
須別選知州知縣縣令可治兵者并增置將校伏人人各知
軍中之法應敵可用斯則強兵制勝之本其六修京師外城
者後唐無備契丹一舉直陷洛陽石晉無備契丹再舉直陷
京師故契丹之心于今驕慢且爲邊城堅而難攻京師坦而
無備一朝稱兵必謀深入我以京師無備必促河朔重兵與
之力戰彼戰或勝則更無所顧直趨澶淵張犯闕之勢至時
遣使邀我以大河爲界將何以禦之是京師不可以無備也
若京城堅完則戎河朔之兵勿與之戰彼不得戰則無衆勝
之氣欲謀深入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將沮而自退退而不
整則邀之擊之皆可也故修京城者非徒御寇誠以伐深入
之謀也漢惠帝時起六百里內男女城長安一年而就唐明
皇時城長安九十日而就今約二年而城之則民不勞而利
大不可不蚤計也是日琦與仲淹指陳於上前數刻乃罷
諫官余靖言竊聞大臣建議內有修京城置府兵二事者伏
以廟堂謀議天下具瞻帝王之動萬世爲法安危所繫豈特
非輕事之幾微不可不重難與慮始人之常情臣願陛下深
思遠圖以安民爲本臣請緩陳二事望陛下擇其可否臣聞
西賊僭號之初朱觀上言請修函谷關此時關中動揺謂朝廷棄
關西而自守今無故而修京城乃是捨天下之大而爲嬰城
自守之計四方聞之豈不動揺強弱之勢正在此矣無戎而
城春秋所譏守在四夷義不如此又前歲以邊鄙之故而河
北諸路揀點鄉兵天下百萬農夫皆失其業北胡慢書亦隨
而至乃是鄉兵之利未集而先致其生兆況今北胡之賂既

厚西戎之賂既講雖知信誓不可卒保然嘗養者生成望於秦
而都畿之下先自擾之根本不寧四方何所望哉昔鄭侯悖
險吳起以爲失詞管子料民山甫言其啓敵惟此二者皆古
今之所戒慎而安危之所繫願陛下捨此二策別議遠圖之
術二策竟不果行[illegible]
先是鄭戩奏修水洛城乞令韓琦以不可高當琦呂公[illegible]
患臣僚臨事多避形迹致貴可慮或有害事因退思之臣任
西邊又再任宣撫首尾五年只在涇原秦鳳兩路於水洛城
事比他人知之甚詳今若隱而不言避事形迹則是臣偷安
不忠有誤陛下委任之意臣是以不避誅責輒陳所見利害
凡十三條大略言水洛左右皆小小種落不屬大朝今奪取
其地於彼置城於元昊未有所損於邊卻無益一也必邊禁
軍弓箭手連年借債修葺城寨尚未完備今又修此城堡大
須費小次亦須二年方可得成物力轉見勞弊二也將來修成
上件城堡計須分屯正軍不下五千人所要糧草並須入中
和糴所費不小三也自來涇原秦鳳兩路通進援兵只爲未
知得儀州黃石河路所以議者多欲修水洛城一帶城寨自
近旋修成黃石河路秦鳳兵往涇原並從腹內經過逐程有
驛舍糧草若救靜邊寨比水洛遠一程若救鎮戎德順軍比
水洛卻近一程今水洛煞費如此又多踏虜比於黃石河腹
內之路遠近所較不多四也陝西四路自來只爲城寨太多
分卻兵勢每路正兵不下七八萬人及守城寨之外不過三
萬人今涇原秦鳳兩路若更分兵守水洛一帶城寨則兵勢
單弱兼元昊每來入寇不下十餘萬人若分三四千人於山
外靜邊寨以來出役則兩路援兵自然阻絕其城寨內
兵力單弱必不敢出城不過自守而已如此枉費功力臨事

一無所濟況自來諸路援兵極不過五六千人至一萬人作節次前來只是張得虛聲若先爲賊阻其來路必應援不及若自黃石河路則賊隔隴山不能鈔截五也自隴州入秦州由故關路山阪險隘行兩日方至清水縣清水北十里則床穰寨自清水又行山路兩日方至秦州由此觀之秦州遠在隴關之外最爲孤絶其東路隔限水洛城一帶生户道路不通秦州恃之以爲籬障只備西路三都谷一帶賊馬來路今若開水洛城一帶道路其城寨之外必漸有人煙耕種蕃部等更不敢當道住坐數細之人易爲窺覘賊若探知此路平快將來入寇分一道兵自床穰寨斷截故關及水洛則援兵斷絶秦州必危所以秦州人聞官中開道皆有憂懼之言不可不知六也涇原路從涇州地土最爲膏腴自來富有弓箭手家人及內地浮浪之人詣城寨官員求先刺手背候有空閑

地土標占謂之強人此輩只要官中添置城寨奪得蕃部土地耕種又無分毫租稅緩急西賊入寇則和家逃入內地事過之後卻來首身所以人數雖多希得其力又商賈之徒各務求屬於新城內射地土居住取便與蕃部交易所來劉滬下唱和修城之人盡是此輩於官中未見有益七也涇原一路重兵皆在渭州自渭州至水洛城凡六程若將來西賊以兵圍脅水洛城日夕告急部署司不可不救少發兵則不能前進多發兵則與前來葛懷敏救定川寨事體一般所以涇原路患在添置城寨者一恐分卻兵馬二恐救應轉難八也議者言修水洛城不惟通兩路援兵亦要彈壓破處一帶蕃部緣涇原秦鳳兩路除熟户外其生户有蹉鶻谷者達谷必利城臈家城鵝鼻城古渭州龕谷洮河蘭川覺名州連宗哥青唐城一帶種類莫知其數然族帳分散不相君

長故不能爲中國之患又謂元昊爲草賊若相仇讎不肯服從今水洛城乃其一也朝廷若欲開拓邊境須待西北無事財力強盛之時當一取之今爲無用九也今修水洛戍本要通兩路之兵其隴城川等大寨須藉秦鳳差人修置今秦州文彥博累有論奏稱其不便顯是妨礙今剏移十也凡邊上臣僚圖貴功者特於邊界將校訓練兵馬修完城寨安集蕃漢以備寇之至而已貪功之人則不然惟務興事求賞不恩國計故所來鄭戩差許遷等部領兵馬修城又差走馬承受夾知微作都大照管各自若修城功畢則皆是陳官酬獎之人不與尹洙狄青計議不同遂致中輟希望轉官皆不如意今若水洛城復修則隴城川等又須相次興築且遂所差官員將校人人只望事了轉官豈肯更顧國家向去兵馬糧草之費十一也昨者涇原路抽回許遷等兵馬之時只

築得數百步例各一尺以來其劉滬輒侍鄭戩聲勢見本路主帥一面興工不止及至差官交割又不聽從此狄青等所以收捉送禁奏告朝廷今來若以劉滬全無過犯只是狄青尹洙可罪乃是全不計修水洛城經久利害只聽鄭戩等爭氣加誣則邊上使臣自此節制不行大害軍事十二也陝西四路唯涇原一路所寄尤重蓋川原平闊賊路最多故朝廷委尹洙狄青以經略之任近西賊雖遣人議和自得于素尚後又經月餘殺無消耗環慶等路不住有賊馬入界侵掠今已五月去防秋不遠西賊裝勢大未可量朝廷當須大勵將帥臣激作士氣今乃欲以偏裨不受節制爲無過而卻加罪主帥實見事體未順十三也詔劉與魚周詢程戡等而周詢及戡已先具奏修城之利且言水洛城今欲畢工惟女墻未完棄之誠可惜宜遂令訖役乃詔戡等卒城之丁卯遣內侍梁崇

班陳惟信往涇原路催修水洛城　己巳徙知慶州孫沔知
渭州知渭州尹洙知慶州用歐陽脩之議也　壬申幸國子
監謁至聖文宣王有司言舊儀止肅揖帝　上特再拜賜直
講大理評事孫復五品服又幸昭烈武成王廟遂幸玉津園觀
種稻燕從臣賜閣卒錢帛有差復爲邇英閣祗候說書楊安
國言其講說多異先儒乃罷之　癸酉司勳員外郎呂紹寧
請以見行編敕年月後續降宣敕令大理寺檢法官依律門
分十二編以頒天下庶便於檢閱而無誤出入刑名從之
撫州上金谿縣所得生金山重三百二十四兩　上初令送
左藏庫而三司言瑞物宜留禁中乃藏於龍圖閣瑞物庫
乙亥衛尉寺丞兵潛降饒州軍事推官監邵武軍酒稅上封
者言潛先作詩一百首訕謗朝政言詞鄙惡兼以陰陽災異
皆非人臣所宜言者傳布外夷非使在杭州持服每年赴闕
六八　八一一三之二　一一八
逐處稍不延接便成嘲詠州縣畏懼又印書令州縣強賣以
圖厚利去年朝廷以無名詩嚴敕禁捕近又有賦詠傳寫鄰
潛使在京師必須復妄誣好人國家多事之時亦宜使邪正
區別風俗純厚無容小輩敢肆輕易故有是命仍令福建路
轉運提刑司常切覺察如有違越並具以聞 [illegible] 五
始執政欲重誅之　上曰狂夫之言罪人擇焉右有郎譯災
而其斯人之徒歟乃薄其罪 [illegible]　丁丑知制誥歐陽
脩言臣親至河外相度移廢麟州今條其利害措置之說爲
四議一曰辨衆說切詳前後臣僚起請其說有四或欲廢爲
寨或欲移近河或欲抽兵馬以減省饋運或欲添城堡以招
集蕃漢然廢爲寨而不能減兵則不可苟能減兵而省廢則
何害爲州且其城壁堅完地形高峻乃是天設之險可守而不
可攻其至黃河與府州各纔餘百里若從之近河不過移得

五七十里而失易守難攻之天險以此而言移廢之說不見
其可至如抽減兵馬誠是遂議之一端然兵亦不獨麟州大
勢乃此五寨若只減麟州而不減五寨與不減何凡招緝蕃
漢之民最爲留邊之本然非朝廷一一力可自爲以須令邊
臣久任漸推恩信不限歲年使得失不繫於朝廷之意而營
緝如其家事之專乃可收其遠效非年一替之吏所能爲
也臣謂減兵添堡之說最近而但未得其要也二曰較存廢
今河外之兵除分休外尚及二萬人大抵盡可東二十軍州
以贍二州五寨爲河外數百邊戶而竭數百萬民財賊雖不
來吾已自困使賊得不戰而困人之策而我有殘民斂怨之勞
以此而思則似可廢然未知可存之利者二州五寨雖云空
守無人之地然賊亦未敢據吾地是尚能斥賊於二三百里
外若麟州一移則五寨勢方難存元府州獨守孤壘而自
守　八一一三之三　二六
何不暇趕賊可以入據我城堡耕牧我土田夾河對岸爲其
巢穴也今賊在數百里外沿河尚皆警於防秋若使夾岸相望
則沿河殘兵終歲嚴寇至沿河內郡盡爲邊戍以此而論
則不可不存然須得存之之術三曰減寨卒以要害三年一
年用度麟州用粮十七萬餘石草二十一萬餘束五寨用粮
十四萬餘石草十四萬餘束其費倍於麟州於一百二十七元
里之地列爲五寨除分兵戍外尚有七千五百人別用二千
五百人負粮又有州等上州軍百姓等輸納及商旅入中
往來比於實費不可勝言遂寨兵不過二十五騎巡軟伏路其餘
坐經所爲甚物建五寨之時本不如此寨兵各有定數建寧
置一千五百人其餘四寨各止三百至五百今之兵數並是
後來所增自今事宜稍緩不比建寨之初然且約舊數尚
不至完費計於建寧只留一千人置一部巡檢其鎮川中候

百騎三寨各留五百其餘集兵所減者皆屯於清寒堡以一
都巡檢領之緣此堡最在近裏隣河便是休息軍屯兵可以
就保德請糧不煩輸運何若平日路人宿食諸寨五百之卒
巡警有餘或賊馬小入則建寧之兵可以禦捍大入則府州
之兵不失應援蓋都不去百里之內非其減兵但那移就食
而已如此則河外省費民力可紓四曰委土豪令讓麟小者
存之則困河東棄之則失河外若欲兩全而不失莫若擇其
土豪委之自守麟州堅險與兵二千其守足矣所謂土豪者其
材勇獨出一方威名足以畏敵又能諳敵情僞凡於戰守不
至乖謀委以一州則當視其州如家繫己休戚其戰自勇其
守自堅又既是土人與其風俗情接衆亦喜附之可使自招
集蕃漢之民是外能捍賊而戰守內可緝民實邊省費減兵
無所不便比於命吏而往凡事仰給於朝廷利害百倍也然
必用土豪非王吉者不可吉見在建寧寨蕃漢依吉而耕者
已百家其材勇素已知名況其官序自可爲知州一二年間
視其功效苟能善守可以世任之使長爲捍邊之臣惟朝廷
裁擇 甲申知制誥田況言近聞西界再遣人赴闕必是重
有邀求朝廷前許茶五萬斤如聞朝論欲與大斤臣計之乃
是二十餘萬斤兼聞下三司取往年賜元昊大斤茶色號欲
爲則例臣竊惑之蓋往年賜與至少又出於非時今歲與之
萬數已多豈併誘以爲例若遂與之則其悔有三不可不慮
一則般輦勞弊二則茶利歸賊三則北虜興辭所謂般輦勞
弊者自西事以來朝廷一路猶苦輸運之患下成在鄜州欲
圖速効自鄜城坊州置兵車運糧至延州二年之內兵夫役
死凍殍及逃亡九百餘人凡費糧七萬餘石錢萬有餘貫其才
得糧二十一萬石道路吁嗟謂之比然今茶數多輦至保安

軍益遠歲歲如此人何以堪議者欲令商旅入中可以不勞
而致且商旅惟利是嗜非厚有所得則誘之不行朝堂之論
本謂繳賣茶賤故賜茶五萬斤以充其數今計利者謂若令
商旅入中則一繳之費未能致茶一大斤此不得不悔也所
謂茶利歸賊者臣在延州見王正倫伴送元昊使人以語功
意鉤索賊情乃云本界西北連接諸蕃以茶數斤可以博羊
一口今既許於保安鎮戎軍置榷場惟茶最爲所欲之物彼
若歲得二十餘萬斤則榷場更無以博易此不得不悔也所
謂北虜興辭者今北虜邊說中國自欲主盟邊功苟聞元昊
歲得茶二十餘萬斤豈不動心若緣此亦有所求必不肯與
元昊等至時果能以力拒之乎此不得不悔也然朝廷初無
大斤議歐陽脩亦言昨者西賊來通和朝廷許物數目不少
內茶一色計五萬斤緣中國茶法大小斤不同當初擬議之
時朝廷恐亦不曾明有指定斤數切慮西賊通和之後
須要大斤若五萬斤大斤是三十萬小斤之數如此則金帛
二十萬乃五十萬物 真宗時契丹大舉至澶州只用三十
萬物三十年後與國家用兵之際兩國交爭方添及五十萬
今元昊一隅之敵一口便與五十萬物臣略言爲國家大患
一兩事不知爲國計者何以處之三十萬斤之茶自南方水
陸二三千里方至西界當今民力困乏陛下不恥屈志就和
本休息民力若歲般輦不絕只此一物可使中國公私俱困
此大患一也計元昊境土人民歲得三十萬斤茶其用已足然
則兩榷場於茶之外須至別將好物博易賊中無用之物其
大患二也契丹常與我爲敵國指元昊爲小邦若見元昊得
物之數與彼同則須更要增添何以應副不過云茶不比銀
絹本是食物則彼亦須要十數萬大斤中國大皆利止於茶

鹽而已今西賊一歲三十萬比虜又更三二十萬中國豈得
不困此其大患三也昨與西賊和之初大臣急欲事就不顧
國家利害惟恐許物不多及和議將成契丹語洩兩府方有
悔和之色然許物已多不可追改今幸有此一事尚可罷和
臣乞陛下特召兩府大臣共議保得久遠供給四夷中國不
困則雖大斤不惜若其爲患如臣所料不至妄言即乞早議
定計　乙酉諫官余靖言自古盜賊爲患未嘗不赦其脅從
而誅其首惡與其勝之不若安之今湖南之賊首惡者不過
百餘人皆脅從之民官軍殺平民以邀賞故居民不入城郭
則入賊中乃得不死野無耕民則賊無所掠而劫城郭矣幸
而城郭未破破一城則其惡已甚雖欲赦之不可得矣宜遣
謀智循良之吏單車獨往諭以禍福逆順之理宜以恩信而
招撫之示之生路則衆可潰散賊焰宜熄矣若必欲勝之則
湖南之民盡入於賊民盡則賊盡矣招撫之術惟陛下速行
之　丙戌元昊始稱臣自號夏國主復遣尹與則楊守素來
議事歐陽脩言臣切聞元昊近於延州界上修築城壘強占
侵地欲先得地然後議和故楊守素未來而占地之謀先發
又聞邊將不肯力爭此事所繫利害甚大臣料賊意見朝廷
累年用兵有敗無勝一旦計無所出厚以金帛買和知我將
相無人便欲輕視中國一面邀求賂遺一面侵占邊疆不惟
驕賊之心難從實亦於國爲害不細今若縱賊侵地止起堡
寨則延州四面更無捍蔽便爲孤壘而賊盡據要害之地他
時有事延州不可保守若失延州則關中遂爲賊有以此而
言則所侵之地不可不爭況西賊議和事連北虜今人無愚
智皆知和爲不便但患國家許物已多難爲中悔若得別因
他事即可絕和況此侵地是中國合爭之事豈可不爭臣謂

今欲急和而不顧利害者不過邊臣外擢於御賊而內欲邀
議和之功以希進用耳故不肯整遂及爭侵地蓋小人無識
只苟目前榮進之利不思國家久遠之害是國家欲通和
只與邊臣爲一時進身之計而使社稷受無涯之患陛下爲
社稷計豈不深思大臣爲社稷謀豈不極慮伏望遣一使往
延州令龐籍力爭取昊賊先侵之地不令築城堡寨若緣此
一事得絕和議則社稷之福也臣仍慮西賊來人尚有青鹽
之說此事人人皆知不可許亦慮小人無識急於就和者向
陳鹽利以惑聖聰伏望聖慈不納併議
己丑省河南府潁陽壽安偃師緱氏河清五縣
並爲鎮逐鎮令轉運司舉奏職州縣官使臣兩員監酒稅仍
管勾煙火公事又析王屋縣隸河南府始用參知政事范仲
淹議也　鄜延經略司言西
賊寇青澗城宣武副都頭劉岳等與戰敗之詔功第一遷兩
資次遷一資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八十五　之二

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
八徵耄念之寶
太上皇帝之寶
天祿繼鑑
乾隆御覽之寶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八十五之三
仁宗皇帝紀二十二之二
慶曆四年六月辛卯朔輔臣列奏答手詔所問臣等各蒙
器使待罪二府不能燮理彌縫致化天下過煩聖慮特降德
音上以邊防為憂下以生靈為念臣等不任慚懼戰汗死罪
死罪明合用何人鎮彼西方臣等思之今元昊遣人到闕名
稱雖若投伏人雖似止可權宜如翻覆未定則當擇節制
才和好日合亦須藉鎮撫之才綏懷安撫以防邪謀是見
選人任名聞奏次詔問民之困弊財賦未強臣等議之國
家革五代諸侯之弊奪其威權以度支財用自贍天下之兵
歲月既深賦斂日重邊事一發調率百端民力愈弊農功愈
削水旱無備稅賦不登減放之數動踰百萬今方選擇良吏
務本安民修水旱之防收天地之利而更減省冗費之令使
天下官吏常其勸課百姓勤於稼穡數年之間大利可見又
山海之貨本無窮竭但國家以收其法深取於人商賈不通
財用自困今須朝廷集議從長改革使天下之財通濟無滯
又詔省冗員量入以出則富強之期庶有望矣詔旨選軍馬
尚多何得精當近臣累次仲淹所上備邊文字內有河北六
事陝西七事精擇兵馬及攻守之策已在其中臣等見商量
施行次詔自謂將臣不和如制置經略院先因許懷德張亢
不協曾有指揮戒勵然將佐之中性情不類愛惡相攻全在主
帥別白撫以隨才任用使各得其所則怨惡不生故長帥之
才不敢輕易選用詔旨謂躁進之徒宜塞奔競臣等謂躁進
資人世人何代無之由朝廷辯明而進退之如責人實效旌
人節行則浮者散趨附者抑之如此則多士知勸各生廉
讓之心　琦仲淹又奏陝西河北畫一利害事陝西八事一

相度緣邊城寨未畢處更加修完一陝西諸州土兵内沿
邊守寨者移為邊兵三新刺保捷土兵有尫弱不堪戰陣者
減放歸農四移城東兵入次邊州軍駐泊以就粮草有事互
則勾起邊上五緣邊弓箭手逐一兩指揮各置行事居住六
逐路差入密切先相度下山川要害可控扼處并可伏兵之
處七逐路各選那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萬騎兵
二千以備攻戰八相度下橫山一帶要害之地如進兵攻討
則據險修寨以奪其地就降其衆河北五事一選才臣權領
河北轉運使密令經度邊事二再議河北三路合屯兵去處
三委樞密院於閤門祗候以上選人三班院於使臣中選人
逐十日或一月具選人數進呈四於陝西抽戰隊使臣十數
人授以新議八陣之法教習諸軍五河北州縣專選知州知
縣令可以治兵者教習義勇并增置將校 已而仲淹又奏
臣與韓琦上言陝西邊畫略陳八事須朝廷遣使便宜處
置方可辦集又近睹手詔下問合用何人鎮彼西方兩府已
奏見兇人遣去次令西人議和繼許韓琦宿成與不成大須
防將來之患臣久居邊塞下識無寸功如言鎮彼西方保於
無事則臣不敢當但稍知邊情願在驅策親無奇可平大患
惟其夙夜經畫措置兵馬財賦及指縱諸將同心協力以禦
深入之虞今防秋事近恐失於後時願早賜指揮陛臣
參知政事知渭州一郡帶安撫之名足以照管邊事乞更不
帶招討都署職任戍 諫官余靖言元昊遣人求和皆出契
丹之意我之言議動息彼必皆知伏緣景德中契丹舉國師
深入先帝與之約誓河上矢及更重天下以安危任於刻漏止
以二十萬物與之通和今元昊戰雖屢勝皆由將帥輕敵易
動故為邊鄙之憂數年選將練兵始知守戰之備而欲乞解

仇與物彖至二十六萬彼若不允豈可更添且夫戎事有機
國力有限失之於始雖悔何追臣竊以景德之患繫於真
廟而物數如彼今日之患遠在邊鄙之外而物數如此臣雖愚
賤深所恥之且元昊之書其名雖順其詞甚悖且示與和之
事非其本心令雖與物更多豈敢微倚又其所為亦必之
能害元昊開其得物之數寧不生心先獻之求終無應者若
移西方之備北為禍更深伏乞朝廷推慮盡慮必合輕重得所
事有形以須參提防元昊凡所為求不宜盡許一啓其源塞
之實難惟宗社計而審計之但思和與不和皆有後患則不
以曲意從之以貽國羞 靖又言風聞楊守素等進狀乞早
同本國未聞朝廷指揮者臣竊以和好之議可否之辭在於
元昊不在行人守素等館有商量之名必熟未肯與奪今若
發遣切恐別起猜阻詗計元昊外則見從契丹內則貪我金
帛然其必很以求實誠盍緣出師已來未曾挫衄勢猶太盛
心亦無厭此去和與未和必起大舉兵而戎狄之性論覆勝
則驕慢敗隳來歸此皆是常情所知也臣以為今之計者莫若
許其於物定數及和市之限謂言國家各守境界而不相侵
君臣如初無復疑貳已物當守專待使來如此處置不必守
素等肯與不肯也臣又恐二國之好因守素和成北胡邀功
勢不可抑況梁適失於胡人復望也久事成而潮之亦有害
事成而不報亦有害然之然害小而不報之害大此又將來
之患也若幸而元昊未論其意則我或小勝彼當自求僕道
留行人待其詞伏雖得要約未可信也其尹與楊守素等伏
乞早賜發遣 癸卯改新知渭州孫沔徙知慶州新知慶州王
洙知晉州始朝廷欲城水洛故令洙與沔易任沔以病辭
乃別徙洙於是渭州關守詔委狄青諫官余靖言涇原在陝

西最爲重地自范仲淹不敢獨當豈青麤暴所能專任其章
凡四上其一曰臣竊以朝廷所以威天下者刑賞二柄而已
聖人不妄賞人亦不妄罰人若夫同罪異罰者明主之所不
取也今狄青尹洙皆坐不合枷勘劉滬争修水洛城事而洙
罷路分青領州任非唯賞罰不明兼亦措置失所臣請别白
言之始者朝廷以狄青尹洙雖傷於狂躁未合枷勘滬等又
緣是朝旨不令修城兼恐抑挫帥臣之威遂移尹洙别路狄
青當路蓋朝廷愛惜帥臣之本意今來只因孫沔稱病便
忘却舊來商量同罪異罰之外狄青更要并用其不可者六
焉臣以爲當今天下之官最難其才者唯是陝西四路帥府
於四路之中當賊衝而民戶殘破軍中氣索涇原最甚當擇
天下才智第一授以涇原軍民之政今付狄青剛悍之夫不
可者一也朝廷自來以武人麤暴恐其臨事不至精詳故令

文臣鎮撫專其進止今狄青不思舊來制御之意不可者二
也初緣狄青出自行間名爲拳勇從來遂大敵未立奇功朝
廷獎用太過群心未服今專使統一路在焉必无兼才默伏
其下且以尹洙之才与相佐尚猶如此獨任剛猾之人衆所
未服必致敗事不可者三也本來選用狄青謂其剛果堪爲
鬭將今兼知渭州且夫知將以城守爲能鬭將以野戰爲勇
各有以撫軍民今來狄青出戰則須别得守城守城則當求
將加豈此一夫所能兼之其不可者四也聊若狄青尹洙同枷
勘劉滬朝廷嫌其率暴故移尹洙慶州滬當降罷而青得進
用乃是朝廷專罪尹洙且狄青麤率武人豈得全无與洙協
造滬等未必盡由尹洙歸罪於洙事未明白不可者五也凡
暴貴之人不能无驕狄青拔自行伍位至將帥麤暴之性所
顯露只如此來朝廷所差醫官身帶京職青以一怒之忿便

行鞭朴如此恣意豈是尹洙所使朝廷歸罪於人亦須察訪
其實不可六也且慶州極邊帥府非是養病之地伏乞朝廷
别選才智之人以守渭州兼進止一路兵馬專委狄青鬭將
之事其孫沔儻或不病則當發遣赴任渭州如實有病即召
歸京師參理所以示朝廷處置得宜之意 又言臣近奏狄
青知渭州尹洙知晉州不協物議未蒙 朝旨者臣竊以君
非大臣全無愛君之心即是微臣當坐罔上之罪二者之間
必有一焉臣伏思陝西四路惟涇原山川寬平易爲衝突若
戎馬之勢不過則直關中之憂關中震驚則天下之憂也故
國家自有西事已來長以涇原爲緩帥之府前後葛懷敏喪
敗之後朝廷欲差范仲淹往彼守禦尚先遣中使諭意其時
仲淹不敢獨當此任乞差韓琦同往朝廷委韓琦范仲淹同
共經略又差张元知渭州狄青同爲一路部署琦等雖名四
之

路招討其實只是管勾涇原一路以渭州寄青爲鬭將即是朝廷
憂涇原如此之深也及至去年詔琦仲淹赴闕令中使問
仲淹何人可以爲代於是差鄭戩替韓琦仲淹充四路招討
尹洙代張元知渭州至秋又差韓琦田况往彼宣撫則固知
朝廷未嘗忘涇原也今年已罷鄭戩歸朝不與又移尹洙知晉
州遂令狄青一身兼領三人職事且范仲淹號爲最曉邊事
不敢獨當孫沔亦非朝廷揀選而託疾不行是涇原有可憂
之勢豈青匹夫獨能當之仲淹豈忘之乎大臣必謂韓琦仲
淹二年涇原成規可守故專任狄青足以了事臣實以爲不
然伏自懷敏覆没之後兵氣沮衰未有小勝百姓遭劫掠之
餘欲或歸復而生業未備賊未至而謂宜審議和未定而
早解兵抽減帥將軍民之心尚何所望而敢自安乎且向來
於生戶界中修一城寨尚有劫奪殺傷不能相保賊馬若至

詐復安心是大臣全無憂邊之心明矣初緣昨者狄青尹洙
會得行事了須朝廷臣寮料朝廷之意謂此二人係是乏人情
以相唱和故援孫沔在青之上欲令廢事在所官皆令不只
因孫沔稱病遂以涇原一路兵馬專令狄青得以主天下之
廣更無一奇才可以知渭州陳常比事皆是人所不思甚
也况始乃行事待琴朝廷不欲問罪遂得專兵馬不知是何
貸所且緣青驟自行間未著大功衆固疑惟又其為性寡暴
歸各偏裨不伏所以劉滬敢罵尹洙乳臭狄青一介耳今來
以青獨當一路豈不負爰偏裨不伏而敗潤之事雖得開仲
淹請行若朝廷從之不過涇州駐劄以制大節須別得渭州
知州與青緩急商量戰守之功又况龍籍守延摘與青係等
同事今來反不及青獨任以數難一路無乃籍等羞與為伍以
懷怨望乎朝廷之賢一至於此伏乞陛下詢問大臣如敢將
之
來賊馬衝突涇原狄青果能保必勝之勢不貽朝廷之憂則
臣甘先就誅竄以當罔上之罪 又言臣累具奏陳為狄青
兼知渭州不當奉家朝旨聽從著此蓋兩府大臣不顧社稷
利害唯要遂非行事伏緣西賊僭叛已來侵犯疆場惟是任
福敗於好水葛懷敏於定川關中震驚君臣旰食臣竊謂朝廷
當極選文武才傑共守邊陲以求開講不應但非不論
社稷利害乎涇原利害稍得可叶其范仲淹所以破賊之日
必得韓琦然後同行今日須改之涇略未為便臣前上議若示
當審細臣料大臣強為其説其詞有二其一為涇原今方抗無
可左其二謂自來武臣在邊多被文臣制馭不能專其武臣
責其成功此皆護短之説本非謹邊論當今天下之大豈無忠委
佩出入朝廷列侍從者皆罷跡及求一邊郡知州則不
能得之此執政者進賢之失也求一士而分其任縱使得才

比於當委一夫不猶愈乎况好水之敗韓琦等為招討使定
川之敗王沿為都部署皆號本朝精選尚猶不免喪師豈可
狄青獨能了乎又武臣在邊文臣制馭之議本為不近人情
且琦仲淹等領兵之日自謂安邊之術可行及其歸朝後生制手
用之譏論若如此說則龍籍文彥博孫沔皆可選舉之鑑觀
狄青所為若其決陣開府擒劉滬皆驕蹇不遵能獨統其衆
乎且水洛城本為息兵而劉滬致劫略傷殺之患取笑夷狄將
帥之才於此見矣况朝廷特差魚周詢等前去相度曾得有過
委家進用朝廷之令於何取信勿問明揚付素笙來此講和使
之居邊部不畏疆吏者今春張亢去後狄青臨秦州平川戰尸一
千餘帳拂地皆盡城中震恐邊臣不以實聞此則罔上之罪
不必引古為證伏乞早賜選差忠勤才略之臣以知渭州如臣
言無可采則乞選替言官臣之分雖謂已行之命難為改易則
之
朝廷今後一切特行何用諫諍又與同列言臣等各三上劄
子論列狄青守涇原不當事今聞大臣既執不肯改更臣等
近共論列守素狄青二事守素是陛下左右之人只是銓選嚴
皇城司未當與任陛下更令令必行其改差秦州比狄青本閑
有罪當行責降朝廷惜其邊將事體只合依舊作使大臣不
能選擇任臣就差狄青用任明是害失臣等累有奏陳利害
甚明大臣一向遂非不肯改更切緣今日天下之勢皆取可
憂者在戎狄戎狄之患在陝西陝西之事安危最急者在涇
原自西事已來賊人不過一兩次犯延州等路惟涇原自為
賊衝出川累度往來得退今又有好水定川之敗則城之
爵位自東忠此一路雖涇原山川廣寬道路平易遇有侵禦
不任可以佐副關中如此形勢安得輕授於人假如賊人圍
守鎮戎狄青既是部署皆得不出救援青出之後何人守城

賊若以一二萬人與青相拒却從間道領衆直趨渭州又使
何人守備臣竊聞大臣之議但欲精選通判前日非洙以館
職知州關中之人以為勢尚輕須憂簽有事不能制伏亡
卒乘可以委一通判小官安能了事以此言之只可自別
得能臣與狄青分職勾當方免朝廷深憂也陛下欲令必
行雖左右之人已授差遣立有改更大臣觀邊上事勢如此
不甚憂念一向遂非強有論執是天子之意易回大臣之偏
見難改也伏乞陛下以安危之意宣諭大臣令選才望素著
之人委以涇原帥府若不如此亟罷置必恐後悔難追尋有詔
徙青權并代部署後癸卯十日遂罷王亦不改即畫圖靖罷涇原之也丁未開寶寺靈
寶塔災諫官余靖言臣伏見開寶寺塔為天火所燒五行之
占本是災變朝廷宜戒懼以答天意尋聞遣人於塔基掘到
舊瘞舍利乃庭看畢送還本寺許令士庶燒香瞻禮者道路
傳言舍利在內廷之時頗有光怪臣恐巧佞之人因此推為
靈異或亂視聽先自內廷外及四方收斂錢物再圖營造臣
備諫職見此事體不可不言臣聞帝王行事但能動傚修德
感動人心則雖有急難後必安濟臣觀今天下自西垂用兵
已來國帑虛竭民間十室九空陛下若勤勞罪己憂人之憂
則四方之民安戴樂其福矣如其不恤民病單事崇奉佛
求福非所望於當今且佛者方外之教理天下者所不取也
割剝民之不足奉庸僧之有餘且以修飾崇飾其木帝王之
事或有興臣者曰營造必不出於府庫但取於內庭無用之
物準其直而與之亦不求於民任自僧徒化其願捨者積
歲累月而成之庸何傷哉臣應之曰天下之民皆出賦役之
煩不聊其生至有父子夫婦攜手赴井而死其窮至矣陛
下若恤民之病取後宮無用之物內帑有餘之帑出助邊費

物收中民一年田租明降詔書布告中外此則陛下結天下
之心感召和氣雖造百塔無以及之若作無用浮費事民益
怨矣又二年已來城首後宮請給皆言內中前此不似往日
今一旦捨施則財物無紀何以取信四方哉但緣市井之人有
知者以既見內庭崇奉則遞相扇動傾竭家財為崇奉若
以經火不壞便為神異即本在土底火所不及若言舍利能
出光怪必有神靈所憑此妄言也且一塔不能自衛為火所
毀又何福可庇於民哉今朽木腐草皆有光水精及珠之圓
者夜亦有光況舍利本胡中怪異之物有光亦非今日之瑞
昔梁武帝造長干塔時舍利亦常有光及臺城之敗何能致
福視此可以監矣其開寶寺舍利塔伏乞指揮更不營造上
以見陛下不惑之明下以昭國家愛民之意仍乞更不迎入
內中供養且胡人軍校皆呼舍利舍利入宮不祥之兆尤宜
戒之其燃頂爛臂之人亦乞禁絕時盛暑靖對上極言靖
素不修飾 上入內云被一汗臭漢熏殺噴唾在吾面上
優容諫臣如此[illegible]參知政事范仲淹為陝西河東路宣撫
使先是仲淹言臣竊見契丹遣使來言已欲西征令邊上探報
皆稱契丹大發兵馬討伐呆家族并夾山部落及稱亦與元
昊兵馬相殺又報元昊亦已點集左廂軍馬既是二國舉動
必有大事以臣料之夾山等番部小族豈二國主親舉大兵攻
討此可疑一也又元昊自來性倚契丹侵凌中原今無大故
何敢便與契丹相絕而舉兵相持此可疑二也自古聖賢議
論皆稱夷狄無信今 朝廷便欲倚憑此可疑三也前來契
丹數中國進納物帛欲屈伏朝廷元昊僭號擾邊要擄掠
如明指可保河至今日之舉又可疑四也河東地震數年占
書亦主城陷今二國之兵聚於彼方此又大可疑五也又邊

上探得契丹具使三道至南山寧化軍岢嵐軍後面覘其谷口道路此又可大疑六也設或二國不睦信誓忽然奔衝以數十萬衆乘不備而來河東軍馬不能抵當必未敢出戰決戰此大可憂一也契丹素善攻城今探得點集床子弩飛砲手皆攻城之具與昔時不同況元昊界伍城可攻如北入漢界併攻三兩城破而居之則其餘諸城乘風可下此大可憂二也萬一北虜却來奔衝以取中國之信使安於疑行爲後舉之策此大可憂三也今乞聖慈預問大臣如契丹可以保信必不入寇亦不與元昊連衡則乞今日同署一奏納於御前使中外安靜不更憂疑他日或誤大事其有所歸如大臣不敢保信則乞指揮大臣今日更不歸廳便言河東御捍之策抽何路軍馬用何人將帥添若干錢帛據何處要害如此定策猶恐後時不能當二虜之勢或更因循度日有誤大寇入境然後爲謀則河東一路危矣宗社臣待罪兩府義當極論不敢有隱惟聖斷擇之始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爲朋黨及陝西用兵　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護邊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爲治中外想望其功業而仲淹亦感激眷遇以天下爲己任遂與富弼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規摹闊大論者以爲難行及按察使多所舉劾人心不自安任子之恩薄磨勘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浸盛而朋黨之論滋不可解然仲淹弼守所議弗變先是石介奏記於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己又欲因是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偽作介爲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　帝雖不信而仲淹弼始恐懼不敢自安于朝皆請出按西北邊未許適有邊奏仲淹因請行乃使宣撫陝西河東蘇轍龍川別志云范文正公篤於忠亮雖喜功名而不爲朋黨早歲排呂申公勇於立事其徒因之矯厲過直公亦不喜也[illegible]甲寅

上謂輔臣曰歲旱而飛蝗滋甚百姓何罪而罹此默禱上帝願歸咎于朕躬章得象對曰臣等不能輔理宣化致災斯民且貽陛下憂今聖言及此必有以上感天心矣五月[illegible]

戊午兩樞密副使富弼言伏見朝廷以契丹發兵會元昊討呆兒族路出河東境外疑是詐謀恐爲河東之患遂遣參知政事范仲淹宣撫此陛下憂勤愛民之深也仲淹聞命夙夜在心即乞於京師及陝西發兵馬調錢帛爲備禦之策此仲淹忠勤體國之至也然以臣愚慮或恐過之何者臣前歲奉使契丹頗見情狀又自去歲至今日見河北河東探報契丹與呆兒族相持事宜參驗得契丹必不寇河東決矣彼既不來是不宜枉有調發空成勞費縱不入寇然張虛聲以困我未必無心今若發兵費不慎則正落賊計亦爲其窺見淺深非策之得也此臣但論今歲必未爲患若他時則非臣所知也朕雖欲討明白必破河北第以河東爲掎角之地而已伏乞陛下更令范仲淹揆度且往河東照管未宜調發若辦來河東却有契丹入寇是臣有罔上誤國大計之罪乞加臣身刑仲淹疑契丹入寇欲大發兵爲備杜衍謂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仲淹爭議　帝前詆衍語甚切仲淹嘗以父行事衍衍不以爲恨既退仲淹猶力爭韓琦曰若爾則琦當請行不須朝廷一人一騎仲淹怒再求對首奏琦語然兵

卒不發仲淹亦不以爲詐也　此是仲淹又命上四事論主
北事弼條上河北守禦十二策曰臣聞朝以兵得天下震懼武
威　太祖皇帝待北虜僅若一族毎與之戰未嘗不克　太
宗皇帝因親征之衂虜志遂驕頻年寇邊勝敗相半　眞宗
皇帝嗣位之始專用文德於時將帥往往偷惰虜騎然
入直抵澶淵河朔大駭乘輿北幸於是講金帛啗之之術以
結歡好自此河湟百姓幾四十年不識干戈歲遺差優然不
足以當用兵之費百一二焉則知澶淵之盟未爲失策而所
可痛者當國大臣論和之後武備皆廢以邊臣用心者謂之引
惹生事以搢紳慮患者謂之迂闊背時大率忘人戰兵幸時
無事謂虜不敢背約謂邊不必預防謂世常安謂兵永息恬
然自處都不爲憂而北二敵稔知朝廷作事如此一失也於
是陰相交結乘虛有謀潛形每奏敵中事宜則曰探候之人
妄欲希賞未嘗聽也番使毎到朝廷勤接則尚曰夷狄之人
無禮是其常事固不之恤也但只曰漫嚇待爲包容其實偷
安不爲國家任責盡長久之慮然所以縱其姦謀養成深患
是致寶元元年元昊叛發戰歲用兵而人困兵弱不有勝算又
至慶曆二年契丹觀釁發而動媿書至闕中外倉皇莫知爲計
不免益以金帛苟且一時之安二邊所以敢然昔何爲家何
求輒敵妄肆不爲預備之所致也臣深見二虜爲患卅大
息西伐則北助靜則西動以欲舉事不難求與盟好和則中事
重嘗交戰則必破官軍然而復和孰敢不許貪終曰者大化
無極而下牽制困我中國有何大害而不爲患有俗
而長守歡盟渝盟擾邊我則遂困不幸凶荒相繼盜賊中起
二虜所圖又甚大矣自契丹侵取燕薊以北拓拔自得靈夏
以西其間所生豪英皆爲其用得中國土地役中國人力稱

中國位號方中國官屬任中國賢才讀中國書籍用中國車
服行中國法令是二虜所爲皆與中國等而又勁兵驍將長
於中國中國所有彼盡得之彼之所長中國不及當以中國
勁敵待之庶幾可禦不當以上古之夷狄待之虜也前既輕
敵妄戰不爲預備致二虜連禍爲朝廷深憂今又欲以苟安
之難遂爲無事二虜各獲厚利退而養勇不數年相應而起
則無復以金帛可啗而盟誓可約也謹具守禦策如左其守
策一曰河北二十六州軍內沿邊次邊北京雄霸冀邢保瀛
莫滄鎮定十一州廣信安肅順安信安保定乾寧永寧七軍
北平一寨總十九城皆要害之地可以控制虜寇而不使得
深入安爲右臂滄爲左臂瀛爲腹心北京爲頭角此四城乃
河朔之安也餘十五城爲指爪支節乃四城之所使也定瀛
滄各置一帥北京置一大帥餘十五城分屬定瀛滄三路擇
壽將守之十九城都用兵三十萬定五萬瀛滄各二萬鎮二
萬雄霸冀邢保莫廣信安肅順安信安保定乾寧永寧北
平各五千北京五萬爲諸路救援二萬分頭諸道巡檢遊擊
兵今無事時河朔已有駐泊屯駐就粮兵十八萬本城五萬
至用兵時約增十萬人則戰兵足矣此三十萬兵非如景德
年中閉門自守皆使出而接戰者也當時守城不敢出寇兵
常直抵澶淵幾至渡河爲京師患今若陳將帥守十九城
分領三十萬衆左右出入縱横救應諸道諸衛將掩襲各雖
至悉未必虜騎敢長驅而南也頃年大兵悉在定州然閉城
不使出戰者蓋恐一敗塗地無所救援且防中渡之變也今
雖用三十萬然而分置十九城左敗則右救縱失則横援豈
有昔時之憂耶其外十七城不復益兵只以本郡鄉軍堅守
不使出戰二曰河朔州軍長吏最宜得人以備匈奴之變自

來都不選擇賦汙不才年老昏眛者盡使爲之又移替不定久者不過一二年其間苟且之人以是驅遣目前常事其經久利害自知不及其身率皆不爲前後相承積弊已甚若不選人久任以矯前失則異日虜有變故邊城不守浸淫深入爲患不細其上件十九州縣在河朔尤爲要害內定保雄霸滄五州廣信安肅順安信安四軍近已得旨選人差定身死行次北京已有大臣自餘鎮冀瀛莫祁五州保定乾寧永寧三軍北平一寨亦乞差選長吏並使久於其任內績効著聞優與就遷秩祿及厚加錫賜使樂於邊計無所怨苦則悉心營職自能久勲或廉勤可尚而才力不足者罷之與內地合入差遣若故爲乖慢內循欲離邊任及有罪不可留而法至不死者廢之終身如此則人知禍福必及其身孰能不勉三曰除上件十九州軍寨長吏選人久任外其餘大小文武官

六一　元　八十五之三　十四

并十七州軍長吏以下並乞詔本路轉運提刑安撫部署鈐轄路分鑿舉充或委樞密院三班審官銓司選擇不許循入並須三年一替所貴上下得人衆職皆舉用兵之際有可供使與夫臨時外求得失相萬也四曰屯兵備邊古今常制所患者民賦有限軍食多闕必須廣爲經度始給用度其間歲有凶歉謀之不獲寇至益戍常數不足則暴斂横取何所不至民由是困盜由是起此歷代所患也河北自石晉獻薊之險無固守是以畜兵愈多積粟愈艱國朝踵之頗久至景德講和之後兵備漸弛粟亦隨減前年虜忽生變雖與復和治終非悠久之計自此邊釁已兆未有寧歲尤宜謹備禦之策使久而不匱臣輒得養兵二條其一條據守邊兵合留外駐泊屯駐就粮諸軍分屯於河南鄆齊濮等州以教以養況其地富實不勞而足率二年一代遇有警急發符召之不旬月

可到豈有後期不及者邪所以昭省河朔誅斂以寬疲民使之安逸蘇息坐待寇至而用度饒沛有餘力可以禦敵其二緣大河州軍起教鄉丈河南民稅及漕江淮粟每歲近邊兵馬每歲二年一代亦足以寬河朔之困之民一若可擇一二或兼所用之亦吾不然恐無事時河朔已彈竭一日用武民之怨叛則肘腋之下皆爲仇讎豈暇禦外寇哉五曰河北最號勁兵處若盡精銳則無敵於天下況夷狄乎自朝廷未與匈奴講和虜騎每入寇推懼北兵視南兵輕之蔑如也我常南北兵各爲一軍凡對陣虜必先犯南軍南軍潰北兵累之以必敗繇此固有南北混而戰者敗走益甚是不若純用北兵之爲勝也今河北屯南兵尚多徒能張爲聲勢而實不足用臣願自入河北純募土人爲禁兵料錢不過五百文每一指揮即代南兵一指揮歸營不數年三十萬盡得北兵又教之

六二　元　八十五之三　十五

精勇則匈奴自當畏服豈敢輕動哉恐議者謂財賦不宜益兵則請於別路罷招以此益彼無所增矣既得土兵勿戍他鄉糧若不足則願用臣前養兵二條六曰北虜風俗貴親率以近親爲名王將相以治國事以掌兵柄而信任焉所親中國用人亦如己國燕王威望著於北虜知是皇叔又爲王爵舉天下之尊無與二朝廷庶事皆決於王若用兵天下兵皆王主之嚴刑好殺而无敢當者北虜疑此益所畏懼故燕薊小兒夜啼輒曰八大王來也於是小兒輒止啼每牽牛馬渡河旅拒不進又曰必是八大王在河裏其畏若此虜使每見南使未嘗不問王安否及所在朝廷以王之故亦重於北虜謂南朝有如是親賢每欲妄動未必不畏王而止今春王薨識者亦變之謂王之生北虜以朝廷爲重王之薨則北虜以朝廷爲輕矣臣亦嘗念國家將師既未聞於夷狄而親王素

有感悟爲惡效所畏者又以論謝止不復開望親可以爲朝廷
屛翰者廣必謂王室孤危無所扶助本根不固易以搖動此
誠宜爲夷狄之窺測臣願陛下親擇宗室中年長知書識道
理曉人事者數人爲王畿千里內州鎭宗室非外不達民政
或有任性爲事通判位下難以規正宜擇方嚴公幹近上朝
臣一人爲同知州所貴勢均力敵可以共事而無所非伏歷
一兩郡決知可以獨任則罷同知州只置通判又擇其次者
數人爲千里內州郡鈐轄亦恐未練軍政職事不舉其都監
押未可減省宜擇歷事廉幹之人且令供職乃選良平臣伺
察而審處之其年少官卑度其堪任差遣者爲幾縣都監監
押雖年少亦須擇二十以上者亦選良令長以詳正之並限
二年一替亦用文武臣察賞罰以勸沮之其有勤倹好學接
僚屬有禮曉習文法能理民事者量高下等第或陞遷論或

八〇五之三　一六

賜金帛或遷官其有諸過惡者亦量大小等第或罰俸或贖
金或降官甚者追黜於營宅俾之省過二年復還補外任
三有過而遂不改者終身使奉朝請如此教育選試之善者
必賞不善者必罰臣知不　數年當有賢宗室如前漢河間
後漢東平二王者不爲難矣內可以藩屛王室外可以威示四
夷此有國者之急務也長久之策也故三代以後與天下者今日
得天下明日封宗室至於繈褓之子亦皆爲侯爲王分割土地
自成邦國所以分布枝葉扶蔭根本張大王室非觀天下使英
豪無開闢無異意消弭四海之內盡是一姓雖有凶謀縱計不敢
妄動此前代帝王制御天下布在簡牘驗之可信今則埋沒
投抑壓僅同蕃夷縱其癡騃殊不教訓雖有說書之官又領虛
設是盡欲愚之不令知善消爲善人甚非養宗室之大義也
至於臣庶之家有子孫弟姪者无不孜孜教誘使之成器蓋

望立門戶主祭祀若子孫不肖則家道淪落又有負擔之夫
微乎微者也日求升斗之粟以活妻兒尚日那一二錢令厥子入
學謂之學課亦欲厥子讀書識字有所進益國家富有天下
基業全盛實　祖宗艱難而致所宜子子孫孫相承不絕爲
萬世之計豈可宗室滿宮而陛下未知教道任爲過惡俾外
夷輕笑此陛下損枝葉而取孤根易搖之患又復思陛下任
李用和爲殿前都副指揮使任曹琮爲馬軍副都指揮使者
是任親也用和琮誠親矣然皆異姓異姓者尚可親信則宗
室同姓與陛下是骨肉之親反不可信哉陛下不過謂宗室
無人臣謂今則誠未見其人教之試之當自有人矣今推朝
會時群行旅進者蓋滿道上大夫見者方知其有宗室但出
都城四門之外不識室之有與天下乎又況四夷乎自上古
直至周世宗其間所歷何啻萬代至宗室不教不試不用微

八〇二之三　一一

弱之甚未有如　本朝者也宜乎爲識者之所憂而夷虜之
輕也且如北虜有南大王北大王者皆周孝密爲臣王易使
其王夷雖卑其親近甚衆臣前歲奉使嘗與之接又問其
國人未必賢有才武而中原聞之莫不疑其人人皆良將也
其故何哉蓋聞其名而疑有其實爾今朝廷若能教擇宗室
使皆有名漸著聞北虜北虜亦必謂　南朝有人根本牢矣欲
謀則其於動則必左右者有以自救濟者亦以有聲備者矣
發者於東宗部而後復況臣之所說必使聲實相副則陛下行
之無疑其傳策一日累德以前緣邊土兵數事時留戍本州
軍城至則遍諸路部署司抽起緣邊關食又却以南兵屯
守其無甚州也兵上下戍邊知北人山川道路熟北後中人情
諸將其次第亦皆北路護骨肉之心以又伏習川將令人人所
樂必取戰必勝也若遷入內地山川道路不知人情不熟要

兵不普習內不在州縣命令不習又為怯弱所累則撫必不
堅戰必不勝也北虜性慣邊兵凡聞以南兵替入內地虜
人大喜故來則決勝而向前年河朔有警(即復擇兵……)虜騎中止
抽邊兵守定州河朔之民大恐為官軍必敗幸而虜騎中止
不見失律不然喪師必矣臣願自今北虜若入寇緣邊土兵
只在本處不復令部署司抽移若邊郡土兵尚少即以南兵
益之有餘則分許部署司抽起況部署司自有近裏州軍土
兵(……)聚而為大陣矣(……)
(……)邊兵勇悍有材武不畏堅敵虜
騎初入便當堂堂之鋒必能取勝則近裏州軍人心自壯雖
南兵之怯亦頗增氣苟以南兵在邊遇寇一敗虜騎乘而南
則表裏震恐雖精銳盡在部署司亦已沮喪安能保其全勝
哉二曰景德以前河敵寇邊多由飛狐易州界道東西口過
六百二十五　八十五之三　二八
陽山下趨滿城入自廣信之西後又多出廣信安肅之間大
掠虜騎率由西山下入寇大掠州郡然後東出雄霸之間景
德前二州塘水不相接因名東塘西塘二塘之交蕩然可以
為虜騎歸路爰置保定軍介於二州以當賊衝賊後開道不
已二塘相連雖不甚浩渺而賊路亦少梗矣然每冬求堅早
歲水易亦可以寄未為必安之地雖然但以兵控扼之則
虜騎無以過矣自餘東從姑海西　至保州一帶數百里皆
塘水瀰漫若用以為險可以作限只自保州以西至山下數
十里無塘水之阻虜可以平入虜且守盟不動則無先發但
用臣上策屯兵之法足以固守萬一渝盟入寇用臣之策可
以轉禍為福而遏志波廣矣何以陳之今虜若寇邊必由廣
信西而來虜騎初入塘緣邊州軍堅壁示弱不得出兵虜必
不顧而進將及鎮定亦堅壁虜必易我而撇於保信安肅

保州三城開壁會兵張犄角之勢偏師與戰虜必分兵禦已
而今鎮定亦開壁不與戰虜既前後受敵必不敢長驅而南
於兵我趨從滄州取海上路以數千艘出輕兵三萬趨平州
入符家寨口則距天燕薊矣(……)
雄霸之間即景德虜騎東歸之路也又出精兵二萬直
抵燕京會滄州兵擣其腹心破其積聚虜見兩下兵入莫之
為計矣燕地既亂入寇者必有歸心又為王師所牽而不能
東(……)矣況其向背之際使沿邊三城及鎮定兵合擊必大
破之追奔及(……)遂虜騎過山後(……)
(……)事以兵守居庸關右北口松亭關符家寨(……)以
之(……)則虜騎無復南者因其亂動可以一舉而復全燕之
地拔數郡收蕃部之族千衆朔切骨之恨臣自謂必無遺策矣
既以兵守四關口外西山有後來新開父牛鐵腳搖窠二口
六百四十五　八十五之三　上九
虜人以通山後入州之路然皆險峻不容車馬(……)
(……)雖不加防守尚無所害或於口側少
伏兵縱虜入寇發伏可以邀殺之假饒丁漢重木欲塞復
蕩之東即是(……)入之後而東兵於西山下虜雖有所掠而東
出無路進退不逐我於其以十九城之兵分布掎角必使退
敗保祖不入之患虜既畏與和則必亦制匈奴之下策也三
曰燕薊淪陷蕃殄雖逾百年而俗皆華人不分為匈奴所制
終有向化之心常恨中國不能與我為主往往感憤形於聲
哭臣則年奉使虜廷邊上往復數次邊人多獻臣白萬一入
寇我沿邊漢人甚有豪傑可自率子弟數千人為官軍前驅
推壯所向而破賊願朝廷復取燕薊之地為華人死可幸矣
臣切壯之(……)遣臣退念朝廷之力未及外御宗遂庶邊寨之
事雖然尚未嘗忘懷思為異日之用自後不輟尋訪所得頗

多得朱虜或流境上必能以所得之人令入朝鄉人多從之一
隊或為鄉道或為內應或破陳或攻城大可以為王師之患
矣其始去則賞其家其成功則厚其賞因亦不患其詐而反
為吾害也四曰古者有外虞則以夷狄攻夷狄中國之利也
朝廷既有老人之患力足備禦亦不假外援以自助惟其北
虜強盛十倍老人果一旦渝盟恣橫南下師力若不給則為本
可憂宜求所以牽制之術使有後顧而不敢動動亦有所憚
而不能盡銳以來我力足以禦之此不可不慮今契丹自盡
服諸蕃如元昊回鶻高麗女真渤海黨項黑水靺鞨
室韋達靼步奚等弱者盡有之強者止納其貢賦獨高麗不
伏自謂東夷之後三韓舊邦許書禮義之風不減中國契丹
用兵力制高麗高麗亦力戰後不得已而臣之契丹知其非
本意頗常其自為慮高麗亦終有歸順朝廷之心臣伏見淳
化中其國主王治以契丹所侵入貢遣使元郁來朝納款太
宗不從但婉順固舍之又於咸平中其國主王誦遣戶部郎中
李宣古來使真宗亦不納但降優詔而已又於祥符七年
其國主王詢遣工部郎中尹徵古來使求稱附絕契
丹歸附大國仍乞降正朔 皇帝尊號 真宗又不許至
下即位後天聖二年復遣使來朝 朝廷若稍稍撫接其
事甚遠而後高麗四次遣使修貢每表必稱不願附契丹而
願附朝廷朝廷終不允納雖然觀高麗歸附之切如渴者望
飲飢者望食無一日而忘也但略遣人趣發則其來必矣求
即善遇之許其歲朝京師賜予差厚於前使回其心復為詔
命之辭以悅其意他時契丹復欲犯順以遂兇志我遣人使
高麗激之且約曰契丹往年無故取高麗三韓之地又常懷
間興師深入誅求無厭高麗其苦之我 先帝重惜民命不

欲戰興之間故放出所虜十數四十年矣今契丹又欲背盟
肆犯我邊境我軍民共怒咸願死戰我不敢違衆行師右
日高麗其舉兵相應表裏夾擊契丹破則三韓之地及所得
人民府庫盡歸高麗我秋毫不取但止復燕薊故地耳高
麗素苦契丹侵其地又欲取過重何者恨無大國之助以絕
之聞今之說則欣然從命然則契丹不足破也或者議納高
麗則契丹有以為詞端或以為不便臣嘗聞前歲之際富弼
麗幽薊私與夷狄之性疑詐多端苟欲背盟何說不可豈宜動
自向礙不敢有爲直敢禍來必受其害者尚不肯如此況
謀致天下之事乎高麗果入貢假使契丹來問我當答以中
原自古受萬國貢獻高麗素受朝廷正朔但中間發隔
今却復修舊好使我何辭阻絕亦與契丹納諸國之款一也
契丹安能使我必不納高麗之貢哉臣又思若契丹果為不
足為虞或能謹守盟約歸中國之志則何用重納高麗
之款而沮契丹之約今契丹盡吞諸蕃事力雄盛獨與中
原為敵國又常有憑陵之心況前歲已生釁隙自知不直謂
朝廷必增金帛後圖持久又將先發以制我當發而謀
之謀不及矣經營措置今乃其時臣又嘗聞契丹嘗與
元昊高麗連衡攻中原元昊取關西高麗取登萊沂密諸州
又曰高麗隔海恐不能久據此數州但縱兵大掠山東官私
財物而去我則取河東三十六州軍以何為界臣聞此久矣
萬一果如此說臣謂朝廷亦無以制之縱不如此現于國因
循日過一日臣不知終久如何夫高麗累表乞貢奉朝廷終
不許遂沮志事契丹所以為契丹用也契丹所教無不從朝
廷若能許高麗進貢正是遂其志則必反為我用矣契丹何能
使之耶臣熟知高麗雖事契丹而契丹憚之天聖三年契丹

常役高麗又年朝廷遣李維奉使高麗徵發契丹矣二十萬之上
馬隻輪無回者自是契丹常畏之而不敢加兵朝廷若得高
麗不必咨契丹動而來助臣料契丹必疑高麗爲後患卒未
敢盡衆而南只此已爲中國大利也亦願陛下行之無疑五
曰鎮定西山有谷口十餘道盡通北界山後之路舊德以前
不甚通熟蓋溪澗峻狹林木壅遏故虜騎罕由斯路而入雖
有來者亦不免艱阻臣頃聞河朔人說契丹自山後斬伐林
木開鑿道路直抵西山漢界而止今則往來通快可以行師
臣亦嘗細詰其由云契丹爲亦疑朝廷有復燕之計恐大兵
度西直抵燕京則虜人欲出我不意由山後進兵邀截鎮定
橫行河朔牽制王師也臣料往年以邊不曾探報聞于朝廷
今若契丹自廣信安肅入寇我以重兵禦其鋒復有西山別
衆橫行背擊官軍敗績則大事去矣此兵家切務不可不知
八三五之一　十一　三
當得廉幹謹密者陰往經制如何屯戍如何捍禦以有勝之
之術先事而定以待其來則保邊之道也六曰邢洺趙非要
郡宿兵至少城壘迫而卑陋不甚完葺竊聞契丹今後入寇
知我重兵屯鎮定不肯直南才過保州便取東路由祁深趨
冀貝寇滄魏矣冀貝滄魏城大而堅惟祁深二郡當虜寇衝
之以防攻迫若宣書不得創修城池若因而廣之則無疑又曰
虜既憚鎮定而忽深祁必謂二城兵分不戒而過我若乘其
不備使二城潛出精兵首尾相應而擊之必大得志此繫於
臨時非可預慮然知兵者所當留意七曰唐便以前劍故入
寇率由上郡鴈門代州定襄等路蓋非中國據全燕之地有
險可守匈奴不能由此路而來也自石晉割燕薊入契丹中
國無險可守故虜騎直出燕南不復尋定襄等路今朝廷若
留意河朔邊郡有備虜不可得而入須從別路以來或雖可

入寇第取定襄等路爲犄角之勢則河東不可不大爲之防
或增立城池或造作險阻卜何地可以設奇伏何路可以出
兵制此須遴選經度素有限備則臨時可以禦捍使寇不至
貪臣使河朔表裏相應拒寇使不能逞其欲茲實防邊之務
也凡此守禦十二策總十二條是臣庚辰壬午年奉使契丹日
於河北往回十餘次詢於沿邊土豪并內地故老博採參較得
之甚詳及於虜廷議事又頗見其情狀以至搜求載籍質以聞
務用是裒聚撰述以副陛下委任之意即非臣任智騁圖聖聰
伏望陛下令兩府會議可者速行之其不可者更相致詰而是
正之臣必不敢持己徇私妄拒衆議兩府亦不得徇私議諍而
無所發明如此則庶幾謀行而患可弭矣臣聞古者明君遭屯
難則必修道德可以無咎是故文王出羑里純任教化而終
滅獨夫勾踐保會稽勤精武事而卒破大吳又聞主憂則臣
八三三之二　十二
辱主辱則臣死故陳平吞書勃突而揚雄上疏請死致賊跋
扈雖制而北度抵吳兩生終之謂滅江國而北度更進西有
以見古之君臣所爲各得其道則未有不建功立業留流萬
世者也昨契丹背約呼索無厭朝廷以中國之尊以醜敵國
陛下有文王勾踐雪恥復讎之心臣亦未見有揚素裴度
死難平賊之志如此而望排患解紛建功立業如古之君臣
何可得也臣竊計北虜勢方強盛可以入寇而輒肯議和者
有謀也謀後舉事以爲萬全之策也又計中國之勢如人坐
積薪之上而火已燃雖焰未及其身可謂危矣北虜之強既
如此中國之弱又如此尚不急求救之之術是欲泰之魚爛
梁之自亡耶臣備位樞府夙夜憂畏但恨未得死所以紓國
難惟願解臣職與河朔一要郡得以拙勤經營邊事雖未
敢必謂無虞然自謂或可稍寬陛下北顧之憂矣伏惟早賜

財辛 是月諫官余靖等伏覩陛下以災變屢見飛蝗為孽責躬引過祈于天地宗廟社稷不令殃及萬方臣等伏念災異之來實由人事政治闕失感動天地故古之人君或遇災異則避正殿撤常膳深自刻責思所以致之及改治之理以至冊免三公者有之詔求直言者有之此皆消災召和氣之道也方今天下之勢至危矣夷狄驕倨兵交于中國盜賊縱橫驚劫州縣養兵至冗揀將不精科配煩繁公私匱竭內外之官務為辦事而少矜恤之人天下之民急其供億而有流離之苦治道至此未聞救之之術臣等伏見數年以來天戒屢至朝廷雖有驚懼之意然因循舊弊未甚改更所以今日災變頻數蓋天意必欲朝廷大修人事以救其患乃可變危為安也救患之方莫若原其致災之本致災之本由君臣上下之闕失也闕失之事臣等敢以第言之陛下不專聽斷不攬威權使號令不信於人恩澤不及於下此陛下之失也持天下之柄司生民之命無嘉謀異議以救時弊不盡忠竭節以副任用此大臣之過也朝有闕失而不能救民有疾苦而不能達陛下寬容必斷而不能規群臣循默避事而不能斥百官邪正並信而不能辨四夷交結內侵而不能謀有循避之心無力諍之節此臣等之罪也今陛下既有引過之言達於天地神祇矣伏乞陛下必踐其言必行其實踐言行實之要莫若專聽斷攬威權號令信於人恩澤及於下則災異消而和氣應矣其大臣不舉職之過伏乞陛下以致變之由恭然待罪之告責之又無近效則用災異冊免三公故事而去之別求能賢以救大患如臣等愚識陛下非必選擢不能稱職尚致陛下有如此之失大臣有如是之過臣等負罪至深伏乞朝廷遠加竄逐別求方正材識之人俾居諫職必能裨益朝綱上副聖選 又言臣等待罪于今七日曾不得報憂懼益深不知所措竊以天下之勢外有夷戎結連侵掠之憂內有邊陲守禦戰爭之苦兵冗則竭賦斂以養兵生民膏血括取無極譬如投石入井到底乃止不幸有旱勞飢荒之變盜賊乘時而起將何以禦今日視前一二年國用民力固不如矣後且因循無有更改舊弊之術後一二年還視今日又可知矣非獨不如今日其患至大縱有智者不能為謀臣等以諫名官見天下之勢至危如此既不能開廣陛下聰信以固民心又不能糾正大臣闕失以救時弊是致災異數頻中外恐懼臣等上負陛下選擢之恩下負生靈困苦之望憂危終日恥責益深身尚何顏面出入朝中臣等罪名實深伏乞朝廷必加竄逐以謝天下又言臣等待罪覆露朝廷以災異所因上下引過不欲專罪臣等然臣等自念職居諫署陛下於眾人之中非次選擢當時物議謂臣等必有建明臣等協心自期必有裨益觀今天下之勢日可憂懼天人災變相仍而至曾非臣等之不能補助之致也或朝廷尚賜含容不加深罪伏乞各與臣等一外任合入差遣庶盡心力以展實效朝廷別得賢才使居諫職必有謀畫以助治功 知制誥張方平言臣竊聞外言北虜不守封略窺覷邊鄙上邊更求知料閱兵馬且復遣使來問未審虜實欲國家如何處置兩國通好已四十年事窮必變利害相交勢理之常者頗聞昊賊歲月北方諸戎叛援從之倚若如奚霫黠戛渠常內擾不服特強役屬之爾夫多虜以眾臨河西自以為指斥之易既而遁散以歸內萌諸戎且疑我之納夏人既慮且疑則其起亂生事必有違於我者臣保無他矣且危事也不當易言之若信好可結朝廷豈願累兵四夷即事至於不獲已亦在上下合謀講所以折衝之策圖所以式遏之術河朔之

兵不啻三十萬邊境千里塘水占三分之二得以專力而控
其要害城邑擐擐守在九天之上若頓重師澶魏中山眞定
而勿與戰清野以待其敝出奇伺便邀其歸是不可勝在我
可勝在虜矣且虜又與中原通其心勢彌其貪人習於驕佚
其部人不練於戰鬭於其本俗衰敝已甚而又母子兄弟內
結疑隙上下離貳此其亂危之形中國可乘之機會若朝廷
有意於遠略幽薊可圖也尚能爲中原之虞哉陛下誠宜求其
威棄副當審其計議內外文武多者致其力使虜一舉而不得
逞不有內變必有外叛諸戎勢且瓦解山後之地天其或者
使復合於中土未可知也臣願陛下思患預防若謀事先秋
氣漸清宮殿涼爽時因燕閑延對大臣俾各盡其謀猷以定
其權幄一日有邊境之急庶幾無倉卒之擾今西陲粗寧維
不保其又未有旦夕之虞也其將校可任者稍從河北使賴
士卒相服習漸諳土俗至于選官吏時按探修器械葺屯牧
皆當今切務而可以素備者也備而未用爲政之常臨事紛
紜何以鎮靜此皆朝廷憂勤之論而儒生之常談臣忝在近
班愚慮所及不敢自隱惟宸聰裁擇
秋七月癸亥詔以冬至有事于南郊羣臣毋得上表請加尊
號先是同判太常寺呂公綽言文王之妃曰文母宋共公之
妻曰共姜詩稱莊姜宣姜皆以謚從夫也然則古無先夫作
謚之文自漢晉隋唐而降歷舉后謚多冠以帝號不然則系
同一字惟 聖朝循習作謚之典追合從夫之義 祖宗之
后共此 成法若 僖祖謚有文獻后曰文懿 順祖謚有
惠元后曰惠明 翼祖謚有簡恭后曰簡穆 宣祖謚有昭
武后曰昭憲 太祖謚有大孝后曰孝明 孝惠 孝章
太宗謚有聖德后曰懿德明德元德淑德 先帝在御特謚

二后曰莊懷穆及上 眞宗文明定章聖元孝之謚而 郭
后升配即當協參徽號而追正之時與建請莫復典章逮夫
奉慈晉名繼循前失况莊穆祔主合於本室名典所屬理固
未安宜列數於不稱式增隆於大行衆許詳佑揆例改謚
明獻皇后故事伏請改上 眞宗皇后謚皆爲章字下兩制與學
士太常禮院議而翰林學士丁度等言呂公綽所引前代皇后
皆從帝謚然漢之帝謚止於一字與本朝名號不同 眞宗
五后祔廟日久神道貴靜難從改謚之禮既而公綽復言
眞宗五后尊謚終未合典法宜於郊禋前遣官先上寶冊庶
循 先朝加上 六后尊謚故事丙子有詔恭依禮院言且乾
德中改上 聖惠賢皇后謚中書門下特請改題是時禮官以
爲不可及祥符中增上 太宗帝謚天聖初又增上 眞宗
武定之謚止告廟更不改題寶冊爲神禮遂如故事 上始用
詔畢吳公宗諤封拜宗室以德文爲尊且賢若漢東平王故
封東平仍詔德文等十人並列本班之上
癸未契丹遣使慶會使耶律元衡來告將伐元昊其書
略曰元昊負中國當誅故遣林牙耶律祥等問罪而元昊頑
獷不悛載念前約深以爲愧今議將兵臨賊或元昊乞稱臣
奉貢乞許其納款契丹降人契丹謂之託中國爲名也 參
知政事范仲淹言臣竊見契丹來書志在邀功欲將構難還
答之際宜務重一書中言元昊於中國名體未順特爲朝
廷行征討其邀功之意又大於前若許他此舉將來何以禮
報此一難也一書中次言請朝廷絕元昊竊覬元昊所上書
削號稱臣名體頗順雖未爲誠信苟遣人來納款書朝廷何
辭以拒之元昊既不納款尚不肯一言契丹指縱朝廷豈可言

契丹之意以拒其和如無名而拒則我自失信而從契丹之
請此二難也一元昊與契丹從來未聞有不臣之狀或對於
他邊吏曾有相侵況此是三二百户役亦自可以罪何故使
要朝廷絕元昊進貢若朝廷因而從之必元昊不自以罪則曲
於契丹契丹又納其詐則與元昊依舊相連我與為仇矣
轉大朝廷一失其守長四夷輕中國之心此二難也一契丹
今來為朝廷絕元昊之欲我若不敢違拒而遂從之將來契丹
丹却稱元昊已謝過或曰更不討伐却遮朝廷與元昊和是
朝廷已失所守豈能更抗契丹之辭此四難也一朝廷若以
契丹之故阻絕元昊大信一失將來所以何辭與他和約縱
巧能設辭元昊且是月以前來所犯仍於朝廷必要我之生
大有呼索此五難也一元昊或納款言明不可阻久於夏州所
請或即阻之誠朝廷之所重也然契丹亦是今來油謀今日
之情未可特信臣請朝廷建捍御之謀以待二虜不必求二
虜直辭之情急事如此恐誤大計又言契丹來討稱朝廷曾
許契丹止遏元昊入閣名體未順遂舉兵討伐又指朝廷絕元
昊進貢契丹安肯為朝廷特舉大兵以討元昊此不可信一
也若自與元昊有隙必行討伐其人使即合堅請阻絕元昊
何却只問楊守素往來次第見無必討伐之意此不可信二
也余靖等言見虜主親言須指揮夏州令楊守素入朝朝
當必是動有關聯今來虜使却言此朝廷不知子細此不可
信三也萬一契丹必有深隙須行討伐必堅要阻絕元昊出臣
暇問於南朝名體順與不順顯是契丹虛稱為朝廷行征駐
重兵於雲朔如元昊以誓書未立入寇河東亦足假為聲援
得志則身厚利如元昊更不入寇納款于朝廷則契丹自
為因行討伐使元昊入貢以此為功而駐兵雲朔以邀重報

故契丹延之有利而但為我患也臣謂朝廷今日答書則易折
來禮報必難而要於致賂欲滿虜志則契丹大兵必未虛舉
而奔說朝廷執慮此事先且大張備邊之策然後遣使往
求使虜知我有備無必勝之理則亦可以易其邀功求報之
心縱背盟好亦有以待之以滅生靈之禍而戒詔諸路轉運
使副提點刑獄及所部知州軍知縣縣令有治狀者以名聞
議旌擢之或不如所舉令御史臺劾奏坐上書不實之罪
從范仲淹奏請也先是仲淹言臣近日竊聞德音以災異數
見畏天非己比實有明主至仁之體也昨日宰臣等再奉
聖旨不須謝過但自行事此又衛時責實之要也臣等敢不
憚恐思竭忠以副宵旰之意臣竊自古國家皆有災異但
盛德事政及於天下人不敢怨怒則雖有災異而無禍變如
其不然暴政毒民民怨怒故災異之出必成禍變陛下今既畏
天之戒上安宗社下憂生靈固已得堯湯之心矣如更行堯
湯之事使天下受賜其有災異消為福祥之盛德臣待罪
輔臣經年無狀四方多事未能引賢以輔君上擢用之意臣
竊觀自祥符年後以至今日火不炎上之災已十數度又累
有地震之異今夏復秋涼人多疾言雖陛下修德罷己自可
以動天地感鬼神而念及生民若不急擬臣所請行此數事少
助陛下救生民之萬一惟聖心裁擇一委天下按察使省視
吏官老者若罷之貪濁者劾之昏懦者逐之是能去諸吏而
斜侵政也至於激勸書政之術即未審明其官吏中有畏上
位之威而惡臣進而務修廉節而事為猛政亦集事之名者
務為聚斂求盡公之補若專用深文政尚虛聲以受實效資
遷賞於科率興動驅於刑憲生民困苦寃人嗟痛此天下怨
叛之本也秦以天下怨叛而亡漢以救秦之敝興臣請品

諸路按察官除常程糾察舉薦外於轄下知州知縣縣令中別選勤己愛民顯有善政得百姓心如待父母者各具的實事狀舉三兩人特與改官再任或升陟委用如此則天下官吏知陛下憂矜赤子之心各務愛民求理不為苛政足以息生民之怨叛也如所舉不實仰御史臺彈糾當議重行貶黜今別進呈唐時選刺史縣令條目便乞約附施行一天下官吏明賢者絕少愚暗者至多民訟不能辯吏對不能防聽斷十事差失五六轉運使提點刑獄但采其虛聲豈能遍閱其實故刑罰不中日有枉濫其奏按于朝廷者千百事中一二事爾其奏到按牘下審刑大理寺又只據案文不察事情惟務盡法豈恤非辜或無正條則引謬例一斷之後雖冤莫伸或能理雪百無一二其間死生榮辱傷人之情實累和氣者多矣古者一刑不當而三年大旱著於史策以戒來代非虛言

也況天下枉濫之法寧不召災沴之應耶臣請詔天下按察官專切體量州縣長吏及刑獄法官有用法枉曲侵害良善者具事狀奏聞候到朝廷詳其情理別行降黜其審刑大理寺乞選輔臣一員兼領以慎重天下之法令檢尋自來斷案及舊例削其謬誤可存留者著為例冊今諸道常平倉司農寺管轄官小權輕主張不逮逐處提點刑獄多不舉職盡被州府借出常平倉錢本使用致不能及時聚糴每有災沴及遣使安撫雖民委溝壑而倉廩空虛無所振發徒有安撫之名且無救恤之實又國家養民之政本在務農固民之利而利之則朝廷不勞心而民自養臣請選輔臣一員兼領司農寺力主天下常平倉使時聚糴以防災沴并詔諸路提點刑獄今後得替上殿並先進呈本路常平倉斛數目方得叙奏公事殺任者亦須依此發奏後方得起離仰司農寺常切糾

舉及委轉運等速定勸農賞罰條約頒行天下一天下茶鹽出於山海是天地之利以養萬民也近古以來禁其源人多犯法今又絕商旅之路官自行販困于運置其民艱私販者徒流兵捐盜取者絞配歲有千萬人罹此刑禍是有司與民爭利作為此制皆非先王之法也及以官販之利較其商旅則增息非多而勞擾其弊未能革者伏陛下睿斷爾臣請詔天下茶鹽之法盡使商以去苛刻之刑以息運置之勞以取長久之利此亦助陛下修德省刑之萬一也仲淹四事因贈司擇守令附見其三請入臣兼領刑法司農入明年卯可考茶鹽通商說未亦行三年六月甲辰巳有詔議茶鹽利害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八十五之三

仁宗皇帝紀二十二之四

慶曆四年八月辛卯命參知政事賈昌朝領天下農田范仲淹領刑法事有利害其悉條上初仲淹建議周制三公分兼六官之職漢以三公分部六卿唐以宰相分判六曹今中書古天官冢宰也樞密院古夏官司馬也四官散於羣有司無三公兼領之重而二府惟進擢差除循資級議賞罰檢用條例而已上不專三公論道之任下不專六卿佐王之職非法治也臣請倣前代以三司司農審官流內銓三班院國子監太常刑部審刑大理羣牧殿前馬步軍司各委輔臣兼判其事凡創置新規更改前弊官吏黜陟刑法輕重有利害者並從輔臣予奪其體大者二府僉議奏裁臣願自領兵賦之職如其無補請先黜降章得象等皆以為不可久之乃降是命

然卒不果行八月庚寅補 甲午樞密副使富弼為河北宣撫使先是輔臣奏事垂拱殿 帝面諭之曰虜主受禮雲州遂襲我河東兩府宜設備弼退而上言臣謬荷拔擢無所施設致此外寇上煩聖慮聞命震驚不遑寧處然退自思念僅得粗略切謂契丹必不寇河東其事有九無名一也動搖王師不肯窮發二也河北平坦可以長驅必不由河東險阻而來易入難出三也河北富實河東空乏必不肯舉擊虛乏而驚我備富實之地四也河北無備河東有備以贖虜萌南下之心久矣臨事必不肯捨無備而寇有備五也若欲來我不測而入當行詭道出於倉卒必不肯先報雲州受禮六也契丹始與元昊相約以困中國前年契丹背約與中國復和元昊怨契丹坐受中國所益之弊因此有隙屢出怨辭契丹恐其侵軼於是壓元昊境興兵塞州以備之而呆兒族累殺敵塞役兵契丹又疑元昊使來遂舉兵西伐驗之非詐今必無會合入寇之理七也契丹借燕地如人借心腹若寇河東皆不防我攻燕為牽制之術于今不聞備燕八也契丹自得燕薊不復由河東入寇九也臣驗此九事故知契丹不寇河東必矣今臣但論目下不為河東之患過此以往則非臣所知臣謂契丹異日之禍獨在河朔河東只可為牽制之地所以臣近奏河北守禦之策因之守一要郡自行其事事下二府議之未合只欲且令田況往彼接臣所說此乃平時悠悠所為非今來確乎不易之意也河朔一二年來雖名為設備其實未堪禦寇乃是張備陳之虛聲遂足以重敵人之疑詐為患大不可不思臣前歲奉使契丹理當無所增賂蓋為朝廷方盡力西鄙未遑北事於是忍恥自屈委曲求和以救兵緩禍而望修飭武備後也臣今所乞必願俞允不惟訓兵備敵以安元元

至於身羞國辱殆幾可刷於是命弼宣撫河北其宣撫司不自安于朝欲出避讒謗也[illegible]

[illegible]保州廣信安肅軍自五代以來別領兵萬人號緣邊都巡檢司亦曰策先鋒以知州軍為使通判副二人分所領卒為三部使接鄰道 太祖嘗用之有功詔每出巡別給錢糧以優之其後州將不復出內侍為副數出巡部卒偏得優賜軍中以為不均通判保州秘書丞新息石待舉獻計於都轉運使張昷之仍請合三部兵更出入季一出即別給錢糧餘悉罷仍請以武臣代內侍時楊懷敏方任邊事尤不悅巡檢司卒畢揚言為亂知州如京使興州刺史劉繼宗心不自安乃悉令納私所置教閱器仗會都監韋貴與待舉射弓賭酒而衆辱之貴遷酒慢罵曰徒能以減削兵糧為已功因激其衆是日給軍衣衆遂劫持刃兵入衙門待舉挈家

上城出東門入無敵營會繼宗亦挈家至與侍舉列無敵兵
守關城降伸衛招收兵却入東門以兆亂兵然而轉闘不敵
繼宗侍舉復上城避之遂自下城繼宗投城濠自沈死侍舉
藏匿舍中為亂卒所害衆怨侍舉甚投沙白衆殺之又執走
馬承受劉永言與侍舉同議亦害之始由緣邊都巡檢都監王
守一為首守一不從而死乃擁革貴據城以叛擢賀副使兼
閤門通事舍人知廣信軍劉貽孫與走馬承受交有言應城
諭叛兵有欲降者計未決而諸路各進軍來討遂復固守拒
命 乙未翰林學士承旨丁度學士王堯臣吳育宋祁知制誥
孫抃張方平歐陽脩權御史中丞王拱辰侍御史知雜事沈
邈等言中書樞密院聚聽召臣等宣示北人契丹書并錄使臣言臣
等竊謂契丹元昊相攻虛實未可知今來書中大意止言以元昊
不順朝廷故遂成釁興兵恐深入討伐之後元昊却歸朝廷
乞拒而不納令答書使去於元昊理難拒絕則是不從北鄙之
請堅納西人之盟得叛附之小利違久和之溫好如聞契丹見
屯兵甲近在邊陲萬一得書違情生怨而戎虜有以為名夫
患有遲速事有重輕此朝廷不可不審度也若阻契丹而納元
昊則未有素備之策絕元昊而從契丹又失綏懷之信臣等若以
大義而兩存之臣等謂宜降詔與元昊言昨許冊命蓋因契丹
有書來言彼是甥舅之親朝廷久與契丹結和不欲傷隣國之
意遂議開納今却知國中招誘契丹邊戶戮甥舅兼太子德違
朝廷納款之本意當須復順契丹早除嫌隙則朝廷可封冊便可
施行仍乞於契丹回書中言已降詔與元昊若其悔過歸順則
國則本朝許其款附若執迷不復則議絕未晚如此則於兩人
無斗絕之由於北鄙無 結怨之端從容得中不失大義俟冊
下救澤先是去日獨契丹語言契丹被朝廷恩賜為日已久不可納一

叛亦失累世兄弟之懽今二蕃自鬬鬬久不解可覘形便乘
機立功萬一過計亟納賊昊臣恐契丹窺兵趙撓朝廷未得
元昊毫髮之助而太行東西先有煙塵之驚此不可不察也
為今之策宜使人諭元昊曰契丹汝世姻一旦自絕力屈而
歸我我所疑也若無它者當順契丹如故然後歸款告契
丹曰已詔元昊如能委謝轅門即聽內附若猶固拒當為加
伐如此則二虜不能銜尤朝廷及取怨方平實當書旦不能
易者初議也 戊戌右正言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余靖假右
諫議大夫史館修撰為回謝契丹使先是靖言伏聞契丹使
耶律元衡來聘道路傳言專報西征之事臣雖愚昧竊用憂
之且胡人以興事之時尚乃矜巧極詐求我之怯以恣無厭
之求況今用兵之際豈得默而無請臣竊料胡人之意不出
數策一曰借兵於我二曰責我前附三曰是之欲擅假還要三
以軍聲援索借款之兵四曰元昊與賊連謀不宜更通
和好其他役計不可詳知此皆目前所宜預備者也胡人皆約
長起事端不當同務偷安每事輕許我守明理以拒之有詞若
只有借兵之言最可理會于伏緣元昊德之約其約休兵只如元
昊負恩援我邊部 本朝調發騎數年于茲未嘗假胡人之
兵議兵計今若契丹山部落亡入我境則當極力同共驅除境
外之師無名可出則借兵之請不可許也若以贊援為詞亦
當堅拒伏以國家封疆至廣屯留重兵至多內有朝廷百官之奉
外有賓客四方之費賦入有常費用緣遂借生靈不忍其輕
故割自奉之金帛以資兄弟之國一國之財而供二國之用
國無餘美以副非意之求此又借糧之議不可許也若二宛先
借成聘之數尤當阻之伏緣契丹每言此來再結盟好不同
向門因宜堅守誠信以敦萬世之約況近歲新添金幣割利

巳深山澤之利，歲計猶有不足，柔毳所產，民力困亦無餘，比
國安危。是用不惜所有，今伐一小族，使此過求，若更有大
事，如何應副？陵夌之勢無時暫已，國家之物有限，戎狄之求
無厭，欲望不危，必不可得。此又須借兵物不可許也。若元
昊懷貳，與賊通謀，同惡之國，所且其隙惟北，一身將親奔並
從之，則增在戎狄，伐以則強與在鄰，今之勢不能不從彼
緣此，胡不絕其戎狄，所有治勢雖兩交，其罪謂之西，谷是有好從
不可拒絕。臣恐納元昊而拜耶律，則胡人移怨於我矣。臣愚
以謂元昊之論太定，須何緩之，以須胡人之請，則其詞不可從
也。臣伏讀唐史，竊見回鶻於唐朝有收復兩京之功，每歲止
賜絹二萬匹，今契丹歲取我物五十萬，其不虧於矣。伏乞朝
廷審觀，臣嚴設武備，儻或胡人過分求索，不宜輕許，以重
取國。臣竊室之上固有其獻謀，許之官，但長闕於此，宜朝廷裁
之。又云伏覩耶律元昊已朝見於中外，臣在阿間聞出紅中
又知可東遷來歲，答云未與不要，陛下北臺，東面征夾山
部落，且夾山小族，而從在契丹國征之。其勢甚大，恐伐別有詐
者。臣竊思之，朝廷於西北大事，前後處置失錯，功以戎狄來
驕，肆其貪心。今首使來必此之故，切緣元昊累以稱番一旦
僭叛，招撫出力，當日國之於乃屈中國之威，假契丹之援，借
人之勢，權在他人，此謀始之失也。臣去年在虜中，專主與
臣言梁適去時，以河西事了，遣人來謝，及以元昊本不臣伏
知元昊天長伏之意，又與臣言候乾元節，信使回日，請子細報
來。及臣歸朝，首言此事，只緣夷簡病退，梁適是北使，乃推之辭
去無此言。經乾元節信使滿忠等來，要問館伴張錫，錫終不
與言元昊商量次第，朝廷當元昊叛時，則遣使告之，及其如
約款就，則閉而不約以處朝廷，有畏疑矣。此始末不同之失

也。臣昨日奏陳契丹所謀四事：一曰借兵，二曰借糧，三
曰假數年之物，四曰絕元昊之和。至於虜情，亦此而已。以若
假借財物，拒之有詞，惟與元昊絕和，最難處置。臣切計之，虜
詞以謝北虜，緩詞以款西戎，若紓歲月之禍，誠今可施之
策也。然臣愚以謂禍自此起，不宜處置更有失錯。今若徇北
虜而絕西戎，亦有兵禍；納西戎而違北虜，亦有兵禍。一虜連
謀，勢不可過，勢北人才去西人必來，拒納之間，動皆有礙。
得偶勢，何以信使由不在我，即其要契，又若棄元昊，以
為外虞敵，約使北胡不能返覆，而邀功此最久安之
策。然謀者不能決之，且元昊所以抗中國者，借尊號改年名
不稱臣，不奉表。此其僭強之勢也，今皆捨去而歸我矣。三年
謀之，而一朝絕之，及其既去北虜，使至，又招之，六年之性
豈不懷忿，此起兵之禍也。契丹所以取重於中國者，亦欲成
和好，專與奪之權也。今西戎傾墾而不從朝廷，沉吟而
不報，及其使我絕之，而遽即成之，使契丹之凡豈不懷怨？此亦
起兵之禍也。然而彼欲舉兵而使我絕約，皆胡人之狡謀耳。
臣竊料北虜內懷猜忌，為舉兵之名，欲邀成功，以德於我。
若報之曰：天下之民，一也。本朝之兵，尚不忍令其戰鬪以趨
死傷之禍，況隣國之兵，皆白刃而不憂其傷，非所以存郭。失
一小蕃，不可煩兄弟之國，前借兵曾，今此議且未當之師
無煩大舉。若元昊自有異端，隨遣臣北朝，今之出師非復預議。
又元昊使來，每稱北朝之意，且緣名體未順，難以從之。近者
稱本朝正朔，去夷人借偽之號，而稱臣矣。只以事要久遠，
故須往復商量。今若事體準前，即當拒絕，但業已許其每事
恭順，則受其來歸，若來而拒之，則似失信，且中國以信自守，
故能綏四海，會同儀，失信於西人，誰復信其明約？若北朝怨

其叛而伐之　南朝因其服而捨之共成德美亦春秋之義
也虜雖禽獸固當聞此而悛心矣惟重幣輕使以結之使其
有邀功之心則必緩圖我之患矣臣又聞前歲胡人解甲後
幽州亦遭掠奪財物迫奪婦人發掘墳墓燕人苦之今河東
近邊恐有衝突須作提備以戒不虞臣常慨北朝須交中國
捃拾事緒以起釁端歸於強弩挹射利劍相殺事而後已不可
不早備也惟陛下圖之　朝廷以靖上言為然於是遣靖回謝
其復書略曰若以元昊於北朝失事大之體則自宜問罪或
謂元昊於　本朝稽首效順之故則煩出師勞延州昨奏元昊
已遣楊守素將誓文入界儻不依初約則猶可以還如盡遵
承則亦難卻也右正言知制誥歐陽脩為龍圖閣直學士河
北都轉運按察使　上面諭脩曰勿為久居計有事第言之脩
對以諫官乃得風聞今在外使事有指越職罪也　上曰事
苟宜聞不可以中外為辭諫官蔡襄孫甫奏留脩不許[illegible]
[illegible]右正言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余靖知制誥仍知諫
院祕書丞館閣校勘知諫院蔡襄為右正言同修起居注是
日襄言保州軍士閉城作亂殺官吏中懦弱者十餘人指為首
惡數朝廷招安臣與臣脩臣甫已有論列欲令知定州王果
引兵直擣入城盡行誅戮不聞施行竊以天下內外之兵百
有餘萬苟無誅殺決行之令必開驕慢叛亂之源今州兵殺
官吏閉城門從而招之使傳於四方明朝廷有畏衆不殺之
因官吏有觸事可持之勢何憚而不為亂者若謂今日北戎
妄生覦端不可便於極邊之地張皇其事為敵人所窺是不
知制兵之權而昧威戎之略也夫中國為戎狄所輕者本由
朝廷威令不行今以勁兵入城誅三千叛卒以絕天下禍亂
之萌而敵人咫尺必將悚動安慮其窺乎況事機不可失惟

陛下特發睿斷而行之丙午武勝節度使同平章事東平郡
王德文為忠武節度使兼侍中寧江節度使安南郡王允讓
同平章事德文等十人既封拜又以宗室久不遷官於是遞
進一等凡遷者三百二十一人朝議以諸道兵集保州城下
未有紀律因詔宣撫使富弼促行往節制之用降敕牓招安
仍令田況等且退兵選人齎敕入城若遂開門即一切撫存
之如尚拒命則益進攻其在營同居骨肉無老幼皆戮之先
是知定州王果率兵趨保州攻城甚急會有詔招安賊不肯
降乘埤呼曰得李步軍來我降矣李步軍謂昭亮也詔遣昭
亮是日昭亮至與田況同諭賊賊終未信右侍禁郭逵諭
緣諸城下謂賊曰我班行也何索我就汝語賊乃下索即援
之登城謂賊曰我班行也豈不自愛苟非誠信肯至此乎朝
廷知汝非樂為亂由官吏遇汝不以理使汝至此今赦汝罪
人以祿秩賞　又使兩制大臣奉詔書來諭汝汝尚疑之豈有
詔書而不信耶兩制大臣而為妄誕耶詞氣雄辯皆相顧
動色曰果如此吏使一二人登城即復下索召其所知數人
登城賊信之爭投兵下城降者一千餘人遂開門納官軍其
造逆者四百二十九人況具得其姓名令楊懷敏率兵入城
悉阬殺之降卒二千餘人悉分隸諸州宣撫使富弼恐後生
變與都轉運使歐陽脩相遇於內黃夜半屏人謀欲使諸州同
日誅之脩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況脅從乎既非朝命諸州有
一不從為變不細弼悟乃止[illegible]乙
卯上謂輔臣曰如聞諸路轉運按察提點刑獄司發擿所部
官吏細過務為苛刻使下無所措手足可降敕約束之先是
監察御史劉湜言轉運使擿撫州縣苛求官吏人不得聊其
材宜稍寬假使不為改乃加繩治包拯言諸道轉運使自兼

按察及置刑官以來并提點刑獄等體量部下官吏頗傷煩碎兼審刑院大理寺奏案倍於往年況無大段罪名並是摘撫微累不辨虛實一例論奏此蓋苟圖振舉之名以希進用之速爾遂使天下官吏各懷危懼其廉謹自守者則以為不才酷虐非法者則以為幹事人人相效惟恐不逮民雖此患無所訴告非陛下委任之本意也其被體量之事或智慮所不及或人情偶不免若非切害亦可矜憫雖欲潔己改過其路亡繇豈不痛惜哉又言天下茶鹽酒稅逐處長吏曲徇轉運使之意以求課額羨溢編民則例遭配買商旅則倍行誅剝為國斂怨無甚於此且朝廷設案察提刑之職蓋欲去貪殘之吏撫疲瘵之俗今乃推務苛細人不聊生切恐未為國家之福也此幸屬郊禋禮大霈應[illegible][illegible]乞於赦書內特行約束凡官吏先被體量者情非故犯咸許自新不按必實其於法廢使悔過之人免負終身之累其諸處茶鹽稅亦乞除元額外不得擅增課利擾擾人戶應係自來諸般調率且乞權罷以安海內生靈之心伏望聖慈少賜省察朝廷既降敕約束諸路案察使備載臺官所上之言歐陽脩奏曰臺官意謂案察使等所奏之人多不實或因迎送文移之間有所闕失挾其私怒枉奏平人朝廷都不深思輕信其說臣自聞降此約束日夕憂嗟竊思國家方此多事之時正當責人展功之際獎之猶恐不竭力沮之誰肯盡其心昨大選諸路案察之初兩府聚廳數日盡破常例不次用人中外翕然皆為一時之極選凡被案選之人亦各負材業久無人知常患無所施為一旦忽蒙擢用各思宜力爭奮所長不惟[illegible]朝廷寧不更希進用豈可頓為撒開便徇私情料其心必未至此苟或如臺官所說則是兩府聚廳數日選得不公之人或其不至如斯何必更加約束竊以任人之術自古所難能力主張猶或有沮者何況過生疑異使其各自心闌如此用人安能集事況案察之任人所難能或大臣薦引之人或權勢僥倖之子彼案察使下當怨怒上忤權勢而不敢斥者只賴朝廷主張而已今案察者所奏則未能與行沮毀者一言則便加輕信皆由朝廷未知官吏為州縣大患而案察可以利民委任之意不堅故毀謗之言已入也所可惜者自差諸路案察今雖未有大功而老病昏昧之人望風而懼近日致仕者漸多州縣方欲澄清而朝廷自沮其事臣欲乞聖慈令兩府召臺官上言者至中書問其何路案察之人因挾私怒苟有迹狀乞下所司辨明甚實無人乃是妄說其近降劄子乞賜抽還不使四方見朝廷自沮按察之權而為貪贓老繆之吏所快

戊午詔自今除臺諫官毋得用見任輔臣所薦之人富弼言近見元昊所上書及表奏辭禮甚恭順遵朝廷所約只是榷場上微有商量候揚守素到闕日乞與販鹽商議亦以必和之意使之深信不可為其恭順都於元約事外別有詰難激勸所宜多方容納令但備我之意則必盡力與契丹相持若二寇自相殺伐兩有所損此朝廷之福天之所假也苟議絕和約或大段拖延不成則元昊必復與契丹合而為患如故此必然之理也臣料契丹必未肯與朝廷絕好余靖此去保無他虞將來若遣謝使所齎謝物不可過數苟多與益貪乞深加詳擇范仲淹言臣竊觀史籍見前代帝王與戎狄結和通好禮意甚重非志不高而力不足也蓋懼邊事不息困于民用其久之必生他變而為社稷之憂如漢高帝唐太宗身經百戰大戰天下不敢黷武而屈事戎狄皆正為此也及其國力強盛將帥得人則長驅破虜以雪天下之恥

今北虜西戎合謀并力來困中原西兵數年未能平定近方
遣使往復以議通順而延州塞門北河東豐州之地猶有偽
户居之則為我利自元昊驕狂西去遂為隙地中國利害大
繫於此今衆議須欲復得塞門以全疆土借如祖宗朝北陷
易州西失靈夏又其和好皆略而不言耶以前失之疆而求
無用之地也今西戎驕悖不足與爭但名躰已順餘可假借
以成和好然後重議邊事退移兵馬減省糧草以紓我生民勸
我稼穡選將練士使富民強兵以待西戎之變此帝王有道之
術社稷無窮之福也如欲與犬戎狄理曲直決勝負以耗北民
以危天下語之則易行之甚難臣備位二府當思安危大計
不敢避人謗議上下其説累陛下包荒之德以重增負罪之
憂[illegible]　九月河北都轉運按察使工部郎中天章閣
待制張昷之落職知虢州緣邊都巡檢楊懷敏罷領兵至
[illegible]　六二三六四　十一
保州持兔罰初昷之聞保州亂自魏馳至城下召諸部將分
攻城使人謂懷敏曰不與當以軍法從事既至就坐又以兵
自衛昷之曰諸將方集獨敢以兵隨左右豈欲反邪因叱去
衛者故懷敏深恨昷之嘗密奏殺昷之則賊降矣會昷亦辭力
為昷之辨　上意解猶坐前事落職戊辰鄭州言太尉致仕
許國公呂夷簡卒　帝見輔臣涕下曰安得憂國忘身如夷
簡者贈太師中書令謚文靖[illegible]　太后臨朝十餘年
內外無間天下晏然夷簡之功為多其後元昊反四方久不
用兵師出數敗契丹乘之遣使求關南地頗賴夷簡計畫選
將有名之臣報契丹經略西夏二邊以寧然建募萬勝軍雜
市井小人浮脆不任戰鬬用宗室補環衛官驟增俸賜又加
遺契丹歲金繒二十萬當時不深計之至于後世費大而不
可止夷簡當國柄最久雖數為言者所詆　帝眷倚不衰然

所斥士旋復收用亦不終廢其於天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
術後卒配食廟庭為世名相始王旦奇夷簡謂王曾曰君其
善交之卒與曾並位後曾家請御篆其碑帝因悵然思
夷簡書懷忠之碑四字以賜之[illegible]
[illegible]
庚午刑部尚書平章事兼樞密使晏殊罷為工部尚書知潁
州殊初入相擢歐陽脩等為諫官既而苦其論事煩數或面
折之及脩出為河北都轉運使諫官奏留脩不許孫甫蔡襄遂
言章懿太后生聖躬為天下主而殊嘗被詔誌章懿墓
没而不言又奏論殊役官兵治僦舍以規利殊坐是絀然殊
以章懿方臨朝故誌不敢斥言而所役兵乃輔臣例得借者
也　三十　六二五六四　上二　六
又役使有其勢故文仲時以謂非殊之罪云[illegible]
[illegible]
壬申參知政事賈昌朝言用兵
以來天下民力頗困請下諸路轉運司毋得承例折變科率
物色其須科折者並奏聽裁即緣有寬數又三司移文而於
民不便者以聞從之丙子殿中侍御史判湖南路躰量安撫
王絲為侍御史兼荊湖南東路轉運按察使兼本路安撫初遣絲
安撫湖南[illegible]諫官歐陽脩言其畏懦避事不
早及[illegible]湖南蠻賊初
動自知州[illegible]知潭州[illegible]龍圖閣學士[illegible]
到湖南又差楊畋作提刑又令專了蠻事畋未到又差周陵

為轉運使令專了辦事周陵差勅未到又令朝廷遣王然安
撫令專了辦事王然方在路又自淮南遣徐的往彼令專了
辦事不惟任人不一難責成功兼彼數人一時到彼不相統
制凡於事體見各不同使彼一方從誰則可若所遣皆是才
者則用才不必多若遣不才雖多適足為害此臣所謂臨
事倉猝應急草草之失也劉沆自守方尚不可動揚畋周陵
自是本路不可動徐的於數人中最才又是朝廷最後差去
可以專委責成其間惟有王然一人在彼無用可先抽回況
觀然有奏請欲盡驅荊南土丁往彼捉殺臣聞湖南荊楚傳
知土丁才細若果如此則必與國家生患朝廷已不從之然
然處事可見矣今若然到彼必然端坐並無所為一任徐的等
擘畫則然在彼何用自可召還若其自以身是臺官出四朝
命恥以不才默坐於中強有施為切慮的等不能制然又州
吉言　八十三六四　一二　文
縣畏然是朝廷差去從其所見與事必多臣尚恐大臣有主
張然者遂非偏執曲蔽於然不欲中道召還彰已知人之失
護其不才之跡未肯抽回即乞諭徐的等專了辦事只令然
至一路州軍編行安撫說即速還庶無共敗奏入不報而
然在湖南凡十月辦既衰息乃徙廣東丁丑元昊復遣丁
守素君說則并舞拽等來議事癸未前鎮戎軍巡檢右班殿
直閤明被俘李良臣為內殿承制閤門祗候鄜州都監更名
泰定川之敗良臣為賊俘致契丹朝廷始以良臣死事追贈
左千牛衛將軍梅州刺史後聞良臣尚在諫官屢請止存恤
其家所封其母妻而歸其二子至是脫身來歸　上特貸而
用之御史中丞王拱辰言良臣雖能終自拔前不死戰為俘
實有罪今復增秩官復故職無以示後李陵漢名將陷匈奴
得還讓當斬贖為庶人蘇武不屈節白首歸漢才得典屬國

古之取將法義如此良臣宜待後効又聽　甲申樞密使吏
部侍郎杜衍依前官平章事兼樞密使衍務裁僥倖每內降
與恩澤輒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　帝前諫官歐陽脩對
見　帝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凡有求于朕每以衍不
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　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賈
昌朝為工部侍郎充樞密使　資政殿學士工部侍郎知青
州陳執中為參知政事先是傳永吉以諂王倫故驟遷得入
見　上前獎之永吉謝曰臣非能有所成也皆陳執中授臣
節度臣奉之以幸上有成爾因盛言執中之美上亦嘉永吉之讓
且賢執中因問永吉曰執中在青州日幾歲對曰五歲矣不
幾謂宰相曰執中在州久可召之遂詔執中參知政事於是
諫官蔡襄孫甫等言執中剛愎不學若任以政天下不幸
上不聽諫官爭不止　八　三八四　上乃命中使齎敕告即青州賜之且　一四　若方
諭意曰朕用卿舉朝皆以為不可朕不惑人言力用卿爾明
日諫官上殿　上作色迎謂之曰豈非論陳執中耶朕已召
之矣諫官不敢言　諫官蔡襄言臣見元昊使人至已數日如
聞其事大節如朝廷約束其餘請便也已有回奏別無闕
歸之意臣切謂宜速行封冊令契丹舉兵西鄉在未勝負以
前使彼報之庶其勢必不暇它議苟有所俟契丹幸而勝元
昊則其志益驕或於賞謝之外轉有所求何以處之臣故謂
莫如速之利也或殺聘之禮已行契丹雖素明是端則無不
在我況存元昊之和則契丹未敢輕絕中國而為患也揆度
事機勢不可緩惟陛下速圖之　始朝廷議封冊元昊而契
丹來即遣余靖報契丹而紹元昊封冊不發人請見契丹主於
九十九泉還奏臣竊聞契丹國書到闕議者紛紜以不請
深入為言勇中微詞不敢與元昊些言事自緩行封冊之禮以觀虜

縱此皆游談之過慮也臣昨在虜中頗聞書意虜主親與臣言如行封冊不請遣使深入軍前恐契丹車馬到彼誤有殺傷即別無微意臣又詳觀二虜形勢唯有速行封冊使元昊得以專力東向與契丹爭鋒二虜兵連不解此最中國之利設若二虜交兵雖有勝負契丹不能止我之和許已先定故也假如契丹戰勝元昊伏罪則我與元昊通和契丹自以為功又如契丹戰敗則我與元昊通和在前固宜觀望加以契丹意在歸賽元昊豈復妄怨於我此皆理之必然者也儻或朝廷懷猶預之意謀不早定則事久變生非我之利竊以元昊天生凶狡非獨今日知之且以契丹強盛尚敢侮慢況於中國數戰屢勝徒務於利乃肯和爾豈是心服若知我逗遛以待其變則翻然屈伏於契丹而專力肆忿為患於我未必輕於契丹也臣之愚慮以謂封冊元昊在二虜勝負未分已前則元昊有以為恩契丹無以為詞今若謀慮未出二虜交兵萬一契丹戰敗而遣使堅來止我之和元昊亦遣使堅來求和元昊已納誓書不可違契丹兵敗不可違未知朝廷此時何以處置臣愚以謂及楊守素等未出漢境先降勅命差定夏國封冊使俾其知之以堅西賊之心專敵北虜此則關二虜之策也唯早圖之詔從靖言仍令延州洗移文宥人

仁宗皇帝紀二十二之五

慶曆四年冬十月初元昊以誓表來上其詞曰兩失和好遂歷七年立誓自今願藏盟府其前日所掠將校民戶各不復還自此有邊人逃亡亦無得襲逐悉以歸之臣近以本國城寨進納朝廷其栲栳鐮刀南安承平故地及它邊境蕃漢所居乞畫中央為界於界內聽築城堡朝廷歲賜絹十三萬疋銀五萬兩茶二萬斤進奉乾元節回賜銀一萬兩絹一萬疋茶五千斤賀正貢獻回賜銀五千兩絹五千疋茶五千斤仲冬賜時服銀五千兩絹五千疋及賜臣生日禮物銀器二千兩細衣著一千疋雜帛二千疋乞如常數無致改更臣更不以它事干朝廷今本國自獨進誓文而輒乞俯頒誓詔蓋欲世世遵承永以為好儻君親之義不存或臣子之心渝變使宗祀不永子孫罹殃庚寅賜誓詔曰朕臨制四海廓地萬里西夏之土世以為服今乃納忠悔咎表於信誓質之日月要之鬼神及諸子孫無有渝變申復懇至朕甚嘉之俯閱來誓一皆如約所宜明諭國人藏書祖廟甲午詔河北緣邊安撫司械送契丹駙馬都尉劉三嘏過涿州初三嘏惡其妻淫亂遁至廣信軍轉臣識淳館三嘏以詰契丹陰事諫官歐陽脩亦請留三嘏 帝以問杜衍衍曰中國主忠信若自違誓約納亡叛則不直在我且三嘏為契丹近親而逋逃來歸其謀身若此尚足與謀國乎納之何益不如還之乃還三嘏 祕書丞直史館同修起居注知諫院蔡襄以老乞鄉郡己酉授右正言知福州襄與孫甫俱論陳執中不可執政既不從於是兩人俱求出而襄先得請詳甫時甫使契丹未還也范仲淹言麟府二州山川回環五六百里皆蕃漢人舊耕耘之地自為西賊所掠今尚有三千餘戶散處黃河東涯自來所脩

保寨只是逼得麟府道路其四面則無城寨防守使送至
今不敢復業地土既荒故糧草須省官中大費錢帛雜買河
東百姓又苦饋運之役今重也不能久則自難供億此費西
賊困中原之策謂如靈武必須棄之今二州之人皆願修起
城寨若只以河西兵馬糧草般移應用日可辦事況折氏還
盛之時府州只屯漢兵二千今雖殘破化馬尚及萬餘如向
去招輯蕃漢人户從而安居強人壯馬又可得數千部族常
漢兵盡誠守禦之長計也仲淹因奏張亢得所增廣之議宜
使就總其役詔既下而朝綰持不可覆牒止亢亢曰受詔置
堡寨豈可得經略牒而止耶坐違節度所甘心堡寨必為也
每得牒置案上督使役愈急小堡或一日而成卒事乃發封
自劾朝廷不問蕃漢歸者數千户歲減戍兵萬人河外遂安
嘉祐中韓琦經略河東繼葺寨廢多北漢名將楊業所度者
益知元有遠略云是月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兼國子監直講
石介通判濮州富弼等出使言諸其人多指目介介不自
安遂求出也契丹夾山部落呆家族八百户歸元昊契丹王
自將遣元昊執不遣契丹國兵至境上各據山嚴兵相待
元昊奉卮酒為壽大合樂折箭為誓乃罷契丹迎以兵招元
昊元昊有備反以兵拒之大敗契丹主入南樞密蕭孝友寨
為鶻突姑駙馬契丹主從數十騎走元昊縱其人還復與契
丹解仇如故十一月戊午朔司天言日當食不食　判國子
監余靖言臣伏見先降敕命并頁舉條制國子監生徒聽學
滿五百日方許取應每十人之中與解三人其諸路州府軍
監並各立學及置縣學本貫人並以入學聽習三百日舊得
解人百日已上方許取應後來雖有勑命曾到省舉人與免
聽讀內新人頭有事故給假並與勘會除破其如今非止一

端以文行勸以國家與建學校所以獎育俊秀訓尊之由
是學與由使其專心道義以思入官之術從緣朝廷
所賜給草膳之有限而來者無窮給其支
費不充若自營口腹則貧窶者衆且有定數不敢不來非其
本心同於驅役古之勸學初不如此臣以為當所以往
有七八之六大日限所以貧食貧之人國家有所賢乏風萬七
得無所便欲令應國子監太學生徒如有情願聽讀滿五
百日即依先降敕命將來取解十人之中與解二人其不滿
五百日者並依舊額取解應條所有開封府及天下州軍立
州學處亦乞取情願聽讀更不限以日數所貴寒士營生務學
不失其所乃詔罷天下學生員聽讀日限甲子監進奏院右
班殿直劉巽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蘇舜欽並除名勒停工部
員外郎直龍圖閣兼天章閣侍講史館檢討王洙落侍講檢
討知濠州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刁約通判海州殿中丞集賢
校理江休復監蔡州稅殿中丞集賢校理王益柔監復州稅
並落校理降太常博士周延雋為秘書丞太常丞集賢校理
章岷通判江州著作郎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呂溱知楚州
殿中丞周延讓監宿州稅校書郎館閣校勘宋敏求簽書集
慶軍節度判官事將作監丞徐綬監汝州葉縣稅先是杜衍
范仲淹富弼等同執政多引用一時聞人欲更張庶事御史
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為而舜欽仲淹所薦其妻又衍女
少年能文章議論稍侵權貴進奏院祠神舜欽循前比用鬻
故紙公錢召妓女開席會賓客拱辰廉得之諷其屬魚周詢
劉元瑜等劾奏因欲搖動衍事下開封府治於是舜欽及巽
俱坐自盜洙等與妓女雜坐而休復約延雋延讓又服慘未
除益柔并以謗訕周孔坐之同時斥逐者多知名士世以為

過薄，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舉網盡矣。[illegible]

[illegible]蓋獄事起，樞密副使韓琦言於上曰：昨聞宦者操文等捕館職，甚忽遽，眾聽紛駭。舜欽一醉飽之過，止可付有司治之，何至是？陛下聖德素仁厚，獨自為是，何也？上悔見于色。自仲淹等出使，讒者益深，而益柔亦仲淹所薦，拱辰既劾奏，宋祁、張方平又助之，力言益柔作傲歌，罪當誅，蓋欲因益柔以累仲淹也。章得象無所可否，賈昌朝陰主拱辰等議。及輔臣進白，琦獨言：益柔少年狂語，何足深治？天下大事固不少，近臣同國休戚，置此不言而攻一王益柔，此其意有所在，不特為傲歌，可見也。上悟，稍寬之。時兩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事雖屬中書，琦亦對上陳其所以，同列尤不悅，上獨識之曰：韓琦性直。[illegible]

[illegible]

刑部郎中、集賢校理彭乘同修起居注。呂夷簡既貶，修起居注缺，中書擬人，而乘在選中，帝指乘曰：此老儒也，雅有恬退名，無以易之。及召見，諭曰：卿久補外而未嘗自言。對曰：臣生孤遠，自量其分，安敢過有所望。帝益嘉之。

己巳，詔曰：朕聞至治之世，元、凱共朝，不為朋黨，君明臣哲，垂休無極，何其德之盛也。朕昃食厲志，庶幾治古，而承平之敝，澆競相蒙，人務交游，家為激訐，更相附離，以沽聲譽，至陰招賄賂，陽託薦賢。又按察將命者，恣為苛刻，構織罪端，奏鞫縱橫，以重多辟。至於屬文之人，類亡體要，詆斥前聖，放肆異言，以訕上為能，以行怪為美。自今委中書門下、御史臺采察以聞。

范仲淹上表乞罷政事，知邠州，詔不許。

知潞州尹洙上疏言：臣聞知賢而不能任，任之而不能終，於治國之道，其失一也。去年朝廷擢歐陽脩、余靖、蔡襄、孫甫相繼為諫官，臣知數子之賢且久，一旦樂其見用，又慶陛下得賢而任之。所慮者，任之而不能終爾。以陛下知臣之明，脩等被遇之深，豈有任之而不能終哉？蓋聞唐魏元成既薨，文皇親為撰碑文以賜之，後有言其阿黨者，遂仆其碑。近世君臣相得，未有如唐文皇與魏元成者，間言一入，則存歿之恩不終。臣未嘗不感憤歎息而不能已也。以是而論，則知之為易，終之實難，可不慮哉！竊聞歐陽脩領使河北，臣以邊事之重，故不復以內外為疑。今又聞蔡襄出知福州，未審襄以親自請，為以過斥？若以過斥，豈當進其官秩？若以親請，襄在京師不三四年，已再省其親。士大夫去遠方而仕京師者，孰不念其親？豈獨一襄得遂其私恩哉？則襄之不當出明矣。陛下優容諫臣，在唐文皇上，脩等之才雖不逮古人，然所施為未能少及於魏元成，則間毀之言不必待其發而後發也。伏惟念知之已明，任之已果，而終之之甚難，則天下幸甚。然臣妄脩等之賢，故惜其去朝廷而不盡其才。如陛下待脩等未易於初，則臣有稱道賢者之美；如其見遇已移，則負朋黨之責矣。夫今世所謂朋黨，甚易辨也。陛下試以意所進用者姓名詢於左右曰：某人為某人稱譽。必有對者曰：此至公之論。異日其人或以事見疏，又詢於左右曰：某人為某人營救。必有對者曰：此朋黨之言。昔之見用，此一臣也；今之見疏，亦此一臣也。其所稱譽與營救一也，然或謂之公論，或謂之朋黨，是則公論之與朋黨，常繫於上意，不繫於忠邪，御臣之大弊也。臣既為陛下建忠謀，豈復顧朋黨之責？但擢名以朋黨，則所陳之言不蒙見采，此又臣之深慮也。惟聖明裁察。詔[illegible]故

事置諫官六員會要止據辛未太常博士錢明逸為右正言諫院供職己卯改上 莊穆皇后諡曰章穆 莊獻明肅皇太后曰章獻明肅 莊懿太皇后曰章懿 莊懷皇后曰章懷 莊惠皇太后曰章惠前一日奉 五后諡冊于文德殿宿垂拱殿百官自正衙從至大慶殿發冊寶授太尉出殿門時雨雪連日 帝露立禪位俟冊寶登車衮冕沾濕良久還帷所司導冊寶赴 三廟各於南神門外幄次以俟奏告畢皆納於室[illegible]庚辰朝饗景靈宮是日大雨 辛巳饗太廟奉慈廟 上治至版位禮儀使奉降神之樂九變請即小次 帝曰朕竭誠在祀罔無所勞乀 奉慈章懿室顧已懷愴左右莫不感動 壬午合祭天地于圜丘始至壇下敕太常無得擂鼓樂聲一大赦復西京河陽府所廢縣京西湖南北經賊剽切處第遞其租十一月左千牛衛大將軍文州刺史宗敏緣郊恩請封所生母范氏詔之宗室得封所生母蓋自宗敏始宗敏信安郡王允寧子也乙未冊命元昊為夏國主更名曩霄其文曰咨爾曩霄撫爰有眾保于右壤性爾考服勤王事允啓乃邦迨爾承嗣率循舊物向以稱謂非正疆候有言鄙民未孚師兵勞戍而能追念前眥自歸 本朝騰章累請遣使係道忠悃內發誓言外昭要質天地衷情自叶朕嘉爾自新故遣尚書祠部員外郎張子奭充冊禮使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張士元充副使持節冊命爾為夏國主永為不藩輔光膺寵命可不謹歟仍賜對衣黃金帶銀鞍勒馬銀二萬兩絹二萬匹茶三萬斤冊以漆書竹簡凡二十四長尺一寸標用天下樂暈錦賜金塗銀印方二寸一分文曰夏國主印龜鈕錦綬金塗銀牌長七寸五分闊一寸九分緣冊法

物皆銀裝金塗覆以紫繡約稱臣奉正朔改所賜敕書為詔而不名許自置官屬使至京就驛貿賣燕坐朵殿朝廷遣使至其國相見以賓客禮置榷場於保安軍及高平寨第不通青鹽然朝廷每遣使往館于宥州終不得至興靈焉[illegible]子奭既行專有詔即所在止之俟契丹使至別議富弼深言其不便曰若虜使未至而子奭先去則天下共知宰由我出不待契丹許而後行也今若俟虜使至則無難意而後方令子奭遂行則是自以講和之功歸於契丹直待得契丹許意方敢遣使封冊中國衰弱絕無振起之勢可謂痛惜萬一虜使知我尚未封冊詞稍不順不可卻拒元昊而由就契丹如此則是朝廷不敢舉動坐受契丹制伏而又前後反覆失為元昊所薄矣此事余靖奉使時契丹已許我封冊今但自恐怯更因變改臣實未曉也兼契丹西征大敗山前山後非常困弊必不能[illegible]我比行伏乞朝廷據天下之大四方全盛若每事聽候契丹指揮方敢施為使陛下受此屈辱臣子何安臣忝預樞輔之列實為陛下羞之亦為陛下憂之伏乞斷自宸衷不候虜使到闕速令子奭行封冊之恩則天下幸甚丁酉詔州縣以先帝所賜七條相誨敕太常博士王翼西京治獄還賜五品服知諫院余靖言治獄而賜服外人知必以謂翼以文重法能希陛下意以取此寵所損非細事也昔有工部郎中呂覺以治獄賜對祈易章綬陛下諭之曰朕不欲因鞫囚與人恩澤覺退以告臣臣嘗書之起居注陛下前日諭覺是則今日賜翼非與奪之間貴乎一體小人望風希進無所不至幸陛下每於事端抑其奔競請自今臣僚入對有輒求恩澤者令有司劾其罪從之環原之間屬羌有明珠滅臧康奴三族最大素號彊梗撫之則驕不可制伐之則

險不可入其北有二川交通西界宜撫使范仲淹議築古細腰城斷其路於是撫知環州种世衡與知原州蔣偕共幹其事此衡時臥病即日起兵會偕于細腰使甲士晝夜築城先遣人以計紿虜果不爭又召三族酋長犒之諭以所築此城爲汝禦寇三族既出不意又亡虜援因遂服從城成而世衡卒世衡在邊數年積穀通貨所至不煩將官益兵增饋善撫士卒病者遣一子專視其飲食湯劑以故得人死力及卒羌酋朝夕臨者數日青澗及環人皆畫像祠之范仲淹復撫蔣偕狄青併一大蕃族保安未寧而爲明珠滅臧何問邀擊偕輒從間道遁歸伏經略使庭下請死王素將赦其罪令復往畢功以自贖狄青曰偕輕而無謀往必更敗素曰偕死則部署行矣狄青乃不敢言偕卒守其築徒致其酋長而還始明珠等族數爲寇偕潜兵伺之斬首四百禽酋豪三十九焚帳落八十獲牛馬三千所得 割據烈李于庭下乘客爲發斂而偕笑談自若富弼言伏以河北一路蓋天下之根本也古者未失燕薊之地有松亭關古北口居庸關爲中原險要以隔閡匈奴不敢南下而歷代帝王尚皆極意防守未嘗輕視自晉祖弃全燕之地北方關險盡在契丹契丹之來蕩然無阻況又河朔士卒精悍與他道不類得其心則可以爲用失其心則大可以爲患安得不留意於此而反輕視哉臣昨奉詔宣撫自澶河而北遍詢士人熟知祖宗以來邊防事機者觀其所說皆有條理謂 太祖 太宗之時契丹入寇邊兵或有喪敗而不能長驅 真宗初時邊兵亦少失而有長驅之患者何哉蓋 太祖 太宗時屢曾出師深入攻討及寇至又督諸將發兵抗戰胡騎雖勝知我相繼開壁援兵四至無退藏之懼是以忽忽出塞不敢長驅也洎 真宗即位繼喪師

之初遂下詔邊臣寇至但令堅壁清野不許出兵縱不得已出兵只許披城布陣又臨陣不許相殺賊知我不敢出戰於是取壁之下不顧而過一犯大名一犯澶淵是故雖無喪師之失而有長驅之患 真宗再幸河朔幸而講和不然事未可知也臣嘗爲史官竊覽國史以士人之說參驗之略相合既得 祖宗朝守禦利害又伏思今來事體不及 祖宗朝其事有七朝廷號令不一前後自相抵捂事有緩急四方不能遵行北虜苟動必有闕悞此號令不及 先朝嚴明一也自西鄙用兵于今七年大小凡經十餘戰而每戰必敗官軍沮喪望風畏怯北虜之衆多非西賊可比苟有變動何由以威武取勝此威令不及先朝震赫二也兩府大臣不敢主事設有所主斷然而行則橫議碁興或乱聖聽以此往往破壞漸行復止是致朝政 北虜苟動事繫安危誰敢爲朝廷主張行事此執政者 先朝大臣主斷三也天下民人因循不及配率重大撥肌及骨悲愁怨恨莫不思亂近年凡有盜賊應者如雲足見人心多叛北虜苟動大兵四集百姓必有擾亂乘勢而起者自憂內患不暇豈暇防外虞哉此民心不及先朝固結四也朝廷費用浩瀚財物殫竭取於民則民力已困取於內帑則內帑有限今河北諸州軍旨根儲稍有准備外其餘庫藏無不虛空北虜苟動費用無涯今天下財用所出之計此財用不及 先朝豐足五也外有強敵窺圖中國或攻或守須得健將今河朔止有二三人可充偏裨五七人可於陣中役使北虜苟動大兵再集未有將帥統領此將帥不及 先朝有謀勇而經戰陣六也軍政隳弛士卒驕墮居常少有鈐束不過笞箠已謀殺害都將相結逃背若急有調發使當矢石則豈無變亂與外寇執合爲孽邪保塞事起滄

州兵欲劫瀛州莫州兵欲劫順安軍自餘至城下者無不白日劫人殊無畏憚其事甚近可以爲驗士卒不及 先朝訓整七也上件七事盡臣目覩耳聞不敢緘默恐誤邊防大計伏望陛下特留聖念以 先朝已試之効而革今日因循之弊早賜宸斷以爲久長之策不勝大幸 富弼上章不報疑歲始今附見年末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八十五之五

乾隆御覽之寶
五福五代堂寶
八徵耄念之寶
太上皇帝之寶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八十六之一
仁宗皇帝丞二十三之一
慶曆五年春正月　己巳三司言吏造錫慶院宗乞赴試參而
歲御錫宴之所不可闕詔復以太學為錫慶院如故別擇地
建太學　甲戌右正言秘閣校理孫甫為右司諫知鄧州先
是言陳執中不効數請補外不許　帝嘗問丁度用人以
資孰先度對曰承平宜用資邊事未平宜用才甫又劾
度因對求大用請罷翰林　上諭輔臣曰度在侍從十二年
數論天下事顧未嘗及私甫安從得是語度知甫所奏請乃
求與甫辨宰相杜衍以甫乃使契丹歸其奏受深衍公直嘗
甫為衍門人及甫自契丹還必命出守度侍經筵既久上每
以學士呼之而不名嘗問蓍龜占歷之事乃對下當立聖人
所為要之一拔而已不若以古之治亂為監也罷諫吏神兩
諸路招討使　乙亥復置言事御史以殿中侍御史監察
察御史李京為之擊新歟久唐制御史不專一職或
始置言事御史六員其後多不除至是以諫官不足復除
之令御史臺中丞聽二南有諫官御史聽益御史得兼諫職
也　丙子契丹遣林牙彰聖軍節度使耶律庶忠來告討夏
人回先是元昊既敗契丹遣使齎表獻俘為契丹所留而不其
表及宗真求知制誥余靖言朝廷受表却俘此誠欲兼示大
體兩存其好也竊料臣昨到契丹見過中君臣指元昊表狀嘗
示與臣共聞亦有毀譏本朝之語但虜主佯罪元昊小人翻
覆於間兩朝如此而已臣愚以為今亦且佯知佯不知者將
元昊獻俘表示與宗真暗理古本朝不受所獻使今後還此朝
之意使虜人知本朝聞其敗衂不敢分外邀求也遽遣副使
韓琦言朝廷已封冊夏國又契丹以西征回來告當此之時

若使謂太平無事則後必有大憂者三若以前日之患而慮
及經遠則後必有大利者一請略言之自羌人盜邊以來于
今七年小入大至未嘗挫其鋒今乘累勝之氣而與朝廷講
和者得非凡軍興之物悉取其國人而所獲不償所費又久
絕在邊和市上下困乏故暫就稱臣之虛名而歲邀二十萬
之厚賂非為得計耶且契丹勢素強而夏人尚敢與之抗若
使其歲享金繒及和市之利國內充實一旦我之邊備少弛
則有窺圖關輔之心此臣所謂後必有大憂者一也契丹昨
以羌人誘致邊民處往伐之既不得志而還自朝廷封冊曩
霄其心必固不樂近諜者傳契丹國人語去往河西過沙漠
中所得者惟牛羊爾若議南牧則子女玉帛不勝其有臣恐
契丹異日更有邀求或請絕西人之和以蹂盟誓且河北兵
驕不練忽西奔衝則必震動京師此臣所謂後必有大憂者
二也又昔者所假契丹之力以衛天下歲才遺繒帛三十萬
今朝廷歲遺契丹五十萬夏國二十萬使虜日以富強而國
家取之於民日以朘削不幸數秉水旱之災則患生腹心不
獨在二虜此臣所謂後必有大憂者三也昨契丹自恃盛強
意欲平吞夏人舍舉興師反為敗衂大戎之性切於復讎必
恐自此交兵未已且夷狄相攻者中國之利此誠朝廷養謀
觀釁之時也若能內輯綱紀外練兵卒休息民力蓄斂財用
以坐待二虜之斃則隨勢翦滅之也舉而可圖振耀威靈
彈壓夷夏豈不休哉此臣所謂後必有大利者一也臣願陛
下深思大憂而收大利則為天下之福今范仲淹富弼往
河東河北經制邊事必有所陳然臣久在陝西敢陳陝西合
措置事且鄜延環慶涇原秦鳳四路雖罷招討使而邊備不
可弛請仍選有才望近臣為之主帥特降手詔委之久任使

其經營一方以備羌人翻覆之變又西路所駐兵十分中宜
留六分在邊二分令更還二分徙近裏州軍其鄜延路徙屯
河中府環慶涇原路徙屯邠州永興軍秦鳳路徙屯鳳翔府
逐路分轄鈐一員駐泊都監二員與逐處知州同行訓練而
本路仍領之非有事宜不得輒抽動其徙屯軍馬處知州亦
望輕若請選人代之又逐路所料就糧土兵請委逐路帥臣
相度威分兩番留一番在邊一番放歸本處不惟減節邊上
糧草兼使無久戍之勞又陝西州軍經南郊賞給之後官帑
例皆空虛今范仲淹若過陝西宣撫則又有軍間特支徙益
所費若臣策可行陝西亦別無處置不必仲淹更往也復乞
諸路昨招置宣毅兵僅十一萬款朝廷物力未充何以贍給
況閭里竊發自有巡檢縣尉可以捕擊若防群盜只當益屯
一路都會之地不必每州盡要防守其宣毅兵欲乞除河北
河東外其京東京西淮南兩浙江南荊湖福建等路並指揮
可減以二三百人爲額後有闕即招填之今天下兵冗不精
耗蠹財用陝西河東河北京東州軍已曾差官揀選其餘路
亦請選近上內臣分往揀選所貴冗食可減而經費可給也
上悉施用其言　賜潤州草澤邵餗號沖素處士知州王琪
薦餗守道丘園素有節行故也餗上表固辭許之（餗音速）　乙
酉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范仲淹爲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
陝西四路緣邊安撫使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富弼爲資政
殿學士京東西路安撫使知鄆州仲淹弼既出使讒者益甚
兩人在朝所施爲亦稍沮止獨杜衍左右之上頗惑焉仲淹
愈不自安因奏疏乞罷政事　上欲聽其請章得象曰仲淹
素有虛名今一請遽罷恐天下謂陛下輕黜賢臣不若且賜
詔不允若仲淹即有謝表則是挾詐要君乃可罷也　上從

之仲淹果奉表謝　上愈信得象言於是弼自河北還將及
國門右正言錢明逸希得象等意言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
凡所推薦多挾朋黨心所愛者盡意主張不附已者力加排
斥傾朝共畏與仲淹同又言仲淹去年受命宣撫河東陝西
聞有詔戒勵朋黨心懼彰露稱疾乞醫纔見朝廷別無行遣
遂拜章乞罷政事知邠州欲固已位以弭人言欺詐之迹甚
明乞早發綸以安天下之心使姦詐不敢効尤忠實得以自
立明逸疏奏即降詔罷仲淹弼是夕并鎖學士院草制罷衍
而衍不知也自蘇舜欽等斥逐衍迹危矣陳執中在中書又
數與衍異議蔡襄孫甫之乞出也事下中書甫本衍所舉因
於是中書共爲奏言諫院今闕人乞且留甫等供職既奏
上頷之衍退歸即召吏出劄子令甫等供職去後衍又得象
既署吏執劄子詣執中執中不肯署曰向者　上無明旨當
復奏何得遽爾吏還白衍衍取劄子壞焚之執中因譖衍曰
衍黨錮二人苟欲其在諫院欺罔擅權及臣覺其情遂壞焚
劄子以滅迹懷姦不忠　上入其言故與仲淹弼俱罷衍爲
宰相纔百二十日也　丙戌工部侍郎平章事兼樞密使杜
衍罷爲尚書左丞知兗州制辭略曰自居鼎輔靡協巖瞻頗
彰朋比之風難處咨謀之地顧群議之莫遏豈舊勞之敢私
學士承旨丁度之筆也　樞密使工部侍郎賈昌朝依前官
平章事兼樞密使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保寧節度使王
貽永爲樞密使　資政殿學士給事中知鄆州宋庠爲參知
政事　上既罷范仲淹問章得象誰可代者得象薦庠第新
帝雅意屬庠復召用之　翰林學士禮部郎中權知開封
府吳育爲右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左諫議大夫知延州
龐籍並爲樞密副使時西北邊事甫定育因上言今夏人納

款契丹請盟朝廷爲息肩之計則可未足恃以爲安也議者必謂夷狄相攻乃中國之利臣謂不然二虜連兵士馬益練一虜幸勝則必驕而勢强另啓貪求必致生患又元昊殘忍使無北患則跳梁西陲難保安靜此深可慮者必邊鄙既息正當汲汲以前事爲戒後事爲念申飭二府講求經武備邊之策夷狄聞之可弭患於未萌也前詔開封范仲淹在政府因白事數與仲淹迕既而仲淹安撫河東有奏請多爲當國者所沮宜取可行者同執行之　先是田況言比來災異頻仍蝗旱繼作陛下責躬引愆不遑寧處以至躬祈道佛並走群望禳祓之意可謂至矣然觀當世之弊驗致災之由良實役煩重而民愁和氣傷而沴作役煩之重由國計之日窘國計之日窘由冗兵之日蕃今天下兵已踰百萬比　先朝幾三倍矣自昔以來坐費衣食養兵之冗未有如今日者雖欲斂不重民不愁和氣不傷災沴不作不可得也　夫國家所養之兵其上者戰其下者役者未能堪此則爲冗食於諸路宣毅廣捷等軍其間羸弱者甚衆大不堪戰則小不堪役徒費唯以廣募以邀賞格豈復顧國家之利害哉宜分遣近臣揀選諸路宣毅廣捷等軍其不堪戰者並降爲廂軍其廂軍之不堪役者並放停議者必曰兵驕久一旦遽加澄汰則恐亡以致亂此慮事者之迹也且羸弱之兵既不堪戰則勇猂者亦恥爲伍去年韓琦汰邊兵萬餘人豈聞有爲亂者今天下財用不足以贍冗食之兵尚或顧卹細故而不思救弊之原臣竊憂之唯陛下財幸（實錄繫況此奏三年七月癸未蓋誤也按三年自旱未則蝗害又嘗言二年八月始罷陝西宣撫使汰邊兵況安得於十月臺言之若謂文吏年已文邊兵鬼二年邊備兹未微也琦安傳載汰邊兵事亦在三年冬實錄言審奏擬五行志四年京師旱飛蝗蔽天實錄其七月戊午乃書雨內後亦不聞水亦爲災四年七月況遂出使河北當考不知竟用何月奏此五年二月始還使求詔選兵恐緣況此言也今附見正月末）

（更詳之）二月戊子朔分遣內臣往諸路選汰羸兵　諸州宣毅軍過三百人者無得更募用韓琦議也　辛卯詔曰比京朝官因人保任始得敘遷朕念廉士或不能以自進其罷之時監察御史劉元瑜言近考課之法自朝官至員外郎郎中少卿監有清望官五人保任方許磨勘適長奔競非所以養士廉恥也望罷　祖宗舊規別定可行之制故降是詔庠定初元瑜嘗言范仲淹以非罪貶既復天章閣待制宜在左右尹洙余靖歐陽脩皆坐朋黨斥逐此小人惡直醜正也及仲淹去位元瑜即希章得象陳執中意起奏邸獄劾竄陸經又言前除夏竦爲樞密使諫臣數人撼其舊過召至都門而罷之自兹以進退大臣爲己任以激訐陰私爲忠直薦延輕薄列之館閣與相倡和朋比近除兩府出自聖斷中外相慶獨黨人以進用不出於己議論譁然臣恐復被蹤罷矣前日孫甫蔡襄請臣毀丁度效此也磨勘保任之法實仲淹所建仲淹既絀故元瑜亟奏罷之（元瑜所云與元等相失無不載所失事大拓元瑜及秋年合米走爾與晴年余嘗論得何諳又之有文五之時前是食言以爲蓋系元瑜既節吾矣豈以論晴忠之然後當者以爲蓋和史臣以爲元瑜）知制誥余靖言臣伏覩近降中書劄子今後臣僚奏薦子孫親屬內長子長孫皆不拘年甲諸子諸孫須年十五已上弟姪等並須年二十已上方得奏薦所奏親屬並須在五服內者竊以朝廷推恩延賞比要嗣續門戶其有老登郎署晚得職司親的子孫尚多限以年幼不得陳乞而乃旁求疏遠旁從年長之人則是捨親而用疏遺近而取遠殆非國家善善及子孫之意伏況自來奏蔭幼年子弟並須二十五歲已上方許出官雖授京官亦不破官中請受於國家別無妨礙兼臣今來奏臣親弟年已及格不礙新條但緣年老臣僚不得奏其親的而旁（疏遠）屬於理不便伏乞特降

指揮懲合奏薩親屬臣僚所奏子孫弟姪等令不拘年甲以
廣實從之典從之　夏國主曩霄初遣丁努關聿則等來賀
正旦自是歲以爲常時聿則以留延州議事故後至也　戊
戌講詩起雞鳴盡南山篇先是講官不欲講新臺　帝謂曾
公亮曰朕思爲君之道善惡皆欲得聞況詩三百比興人所
刪定義存勸戒豈當有避也乃命自今講讀經史毋得輒遺
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趙及權判吏部流內銓初銓
吏胥貪闕與選人爲市及奏闕至即牓之吏部牓闕自及始
詔陝西河東經略司夏國雖復稱臣其令邊臣益練軍毋得
輒弛邊備其城壘器甲逐季令轉運提點刑獄司按察之從
樞密副使吳育之言也[illegible]知制誥余靖言昨
聞西人與契丹約和尋復侵掠必恐契丹貪忿不解前又遣
使來以告西伐則將命者不絕蠹耗財用無有盡時臣今奉
使契丹欲先諭以元昊反覆小臣其去就不足爲兩朝重輕
設或攜叛亦是常事彼此只邊上關報更不專遣使臣從之
乙巳以馬軍都虞候公解爲太學　右正言錢明逸言閤門
儀制每日上殿不得過三班緣三司開封府日有公事上殿
外只有審刑院或待兩省班次即其餘並皆隔下且諫臣職
在諫爭大抵言朝政得失詔令賞罰稍稽頃刻則事涉已行
隨而更張國體非便欲乞今後諫臣有本職事求對雖已有
三班外亦聽上殿敷奏從之　庚戌御邇英閣進讀三朝經
武聖略出陣圖數本并陝西僧所獻兵器鐵渾撥以示講讀
官　上封者言伏覩去年八月二日勑令後省府判官轉運
使副提點刑獄轉運判官更不循例差除委待制以上每年
於館閣朝官臺省提點刑獄知州內舉一員充省府判官或
轉運使副於知州軍轉運判官內舉一員充提點刑獄於通

判內舉一員充轉運判官若臣竊聞自來省府判官轉運使
副在　太宗時並是上意特除洎　真宗時參令中書選擇
今若令兩省以上保舉不唯　上侵宰執之權又下長奔競
之路遂令諸士並起馳騖不因請託則人莫肯言洎于自陳
則弱成薄俗非所敦厚風教旌別材良之術也蓋是向來中
書差人後多被諫官論列指摘往日小疵家私瑕事以致差
遣不定屢有改移遂此更張庶絕群誹況朝廷用才貴其立
功立事豈以昔日板築者鈞牧監爲嫌哉且待制以上僅五
十人若歲舉三人每歲當及一百五十人數年之後人數倍
多何以處置其所舉之人既舉之後便望朝廷不次差遣未
得之間更相謗毀此非爲選才乃作不靜也伏望特罷此詔
一切令依舊中書自詮擇吏才明敏望實兼著者充轉運使
副省府判官提點刑獄則官吏盡心於職事請託稍抑於輕
俗人無僥倖之心事存經久之體從之仍令御史臺諸牓歐
陽脩奏疏曰臣切詳臣寮上言恐涉虛妄蓋由近日陛下進
退大臣改更庶事小人希合欺罔天聰臣請試辨之據上言
者云若令兩制以上保舉則下長奔競之路方今上自朝廷
下至州縣保舉之法多矣只如臺官亦是兩制以上舉以至
大理詳斷審刑詳議刑部詳覆等官三路知州知縣通判選
人改京官舉官入國學班行選閤職武臣充將領選人入縣
令下至天下茶鹽場務榷場及課利多處酒務凡要切差遣
無小大盡用保舉之法皆不聞以奔競而廢之豈獨於省府
等官偏長奔競而可廢此其[illegible]矣豈能盡絕小人干求況自頒新勑以來
何人輒有是端士類然改節馳騖於何門而得舉乞賜推究姓
名若果無則其欺妄可知也上言者又云不因請託人莫肯

言此人辱誣之甚也今內外臣僚無小大皆受人舉若十八九可盡因請託而得自兩府大臣而下至外處通判以上人人各曾舉官豈可盡因請託而舉若云其他舉官不請託只此敕與官須請託即亦臣所知也今兩制之中好人不少敕中要害之地皆已委信而任之豈可不如外郡通判等不堪委任舉官而況兩制之臣除此敕外亦更別許舉官豈舉他官則盡公惟此敕則許徇私請此其欺妄可知也又云每歲舉一百五十人致人多而爭差遣臣算一人有三員舉主方敢望差遣一百五十人須一歲內有四百五十員兩制為舉主今兩制才及五十人使人人歲舉三人即纔各是一人舉主豈敢使爭差遣況有不曾舉人者或舉不及三人者乞賜檢會去年終兩制以上舉到人數便可知其恣情欺妄也近日改更政令甚多惟此一事尤易辨明故臣不避煩言而辨者伏冀陛下因此深悟小人希合而欺妄也緣自去年陛下用范仲淹富弼在兩府值累年盜賊頻起天下官吏多不得力因此屢建舉官之議然亦不是自出意見皆昇檢 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所以元降敕文首引國書為言是也當時臣僚並不論議近因仲淹等出外與朝廷經畫邊事讒嫉之人幸其不在左右百端攻擊只如此事朝廷不復審察便與施行臣昨見富弼自至河北沿山傍海經畫勤勞河北人皆云自來未見大臣如此其經畫所得事亦不少歸至國門臨入而黜使河北官吏軍民見其盡忠而不知其罪狀小人貪務希合不為朝廷惜事體凡事攻擊去之未已況朝廷用人屢有進退政令法度改更如此紛紜豈有定制伏望陛下審察愛憎之私辨其虛實之說凡於政令更審改張臣檢詳元降舉官敕意本是於國書檢用 祖宗所行之法今上言者

即云因諫官論列致差遣不定而有更張事涉臣身不敢自辨然臣在諫署日言事無狀致今來臣僚指以為辭豈可貪冒寵榮不能自効請從黜罰以弭人言臣伏見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正之士進退之際各有恩意此所以能使忠臣義士忘身報國至死而不已也其今後臣僚希附上言攻擊兩府所行之事乞賜辨明擇其實有不便者方與改更庶全大體則天下幸甚疏入不報 三月戊午邇英閣講詩匪風篇曰誰能亨魚溉之釜鬵帝問老子謂治大國若亨小鮮義與此同否丁度對曰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非聖學深遠何以見古人求治之意乎 杜衍范仲淹富弼既罷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韓琦上疏言陛下用杜衍為宰相方及一百二十日而罷必陛下見其過失非臣敢議范仲淹以夏人初附自乞保邊朝廷因而命之固亦有名至於富弼之出則所損甚大臣始不敢容易奏陳慮言事臣僚與搢紳高識之士必有為陛下別白論列者數日觀聽略無一人啓口得非惜身畏禍人之常情臣受國重恩備位樞輔若事有干國家之大計惑天下之耳目豈可偷安固祿隱而不言竊見富弼大節難奪天與忠義昨契丹領大兵壓境致慢書于朝廷倉卒之間命弼使虜弼割老母之愛蹈不測之禍以正辨屈強虜卒復和議忘身立事古人所難故近者李良臣自虜來歸盛言北方自虜主而下皆稱重之陛下所命弼為樞密副使皆弗有其功辭避不受遂抑令赴上則不顧毀譽動思振緝紀綱其志欲為陛下立萬世之業爾去年秋北虜點集大兵聲言討伐元昊朝廷未測虛實弼以河朔邊備未完又自請行于今在外已是半年經久禦戎之術固已蓄於胸中事畢還朝備及都門未得一陳於陛下之前而責補閑郡中外不知得

罪之用臣亦痛彌有何負於朝廷而黜辱至此臣恐自此天下忠臣義士指彌爲誡孰肯爲國家之用所損豈細哉臣固知朝廷成命不可追改然尚有一策可救其失願陛下試加詳擇臣竊見近日李用和多疾陛下欲以李昭亮赴闕管殿前司事而武臣中求一代昭亮者皆難中選臣謂陛下不若因此改彌知定州仍兼部署之職遣一中使宣諭令赴闕奏覆河北公事畢赴任俟其陛對慰而遣之彌素有忠義又感此恩唯思効死豈敢更以內外職任爲意別有論列如此則是朝廷以北事專委富彌以西事專委范仲淹使朝夕經營以防二虜之變朝廷實有所倚又北虜素知彌之威望亦可以杜其輕發之意若無事則棄於閑郡有事則責令扞邊不惟措置失後時亦是自家失人臣所以不避朋黨之疑思一悟於聖聰者蓋以臣下朋黨本求進身今臣切竊寵任班著已優不能借事寡言隨衆上下漸圖進用而孜孜得罪之臣自取禍患爲朋黨不亦拙乎願陛下察臣此心則朋黨之疑自解兼近日臣寮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非是國家之福惟陛下久而察之疏入不報而董士廉又詣闕訟水洛城事輔臣多主之琦不自安懇求補外　辛酉琦罷樞密副使加資政殿學士知揚州　丙子詔禮部貢院增天下解額貢院請以景祐四年慶曆元年科場取解進士人數內擇一年多者令解及二分爲率就試人雖多所增人數各不過元額之半其陝西路惟永興鳳翔兩處就試人多解額尚少用慶曆四年赦恩已增分數自餘州軍所增未寬今欲每州各增一名保安靜戎德順三軍本無解額今各許解一名其河東沿邊州軍自來少人取解已解額寬難議復增總諸州軍凡增三百五十九人詔遂爲定額　己卯邇英閣講詩六月篇　上曰此序曰鹿鳴至菁菁者莪皆帝王常行之道或止當時事耶楊安國對曰昔幽王失道小雅盡廢四夷交侵中國道微先儒所以作此序爲萬世監也於是　上再令講之又詔補授選人自今止令吏部流內銓依該條選日試所習執業注官其慶曆三年十一月條制勿行會要慶曆四年二月二日詔　監察御史包拯言臣伏覩先降敕節文應奏薦選人年二十五已上遇南郊大禮限半年內許令赴銓投狀呈官每年春季赴國子監投狀其差兩制官於逐處考試內習詞業者試論或詩賦習經業者各專一經試墨義若考試及格者與放選注官又考退自敕下之後天下士大夫之子弟莫不孜孜向風篤於學藝書所謂非惟爲國治士是乃爲國家廣得人材之本也近聞有臣僚上言欲議罷去是未之熟思爾臣國家推因之與其敝於其間假日久訓擇未精今詔命方行准敕舉則務學者日以怠墮一旦俾臨民蒞政懵然於其間不知治道之所出猶未能操刀而使之割也或前條制有未盡事件欲望只令有司再加詳定依舊施行　樞密副使龐籍言臣已受封冊將早令延州保安軍立定封界　諫官錢明逸言中書五房提點後堂官非常院差令副承旨主事令史以下請自今毋得與臣僚往還從之　甲申詔曰朕以元元之故已赦趙元昊許復爲藩臣納款受職吾與之更始朕念師興以來陝西士卒暴露良苦民疲轉餉其降死罪一等杖笞釋之邊兵賜緡錢民去年逋負皆勿責蠲其租稅之半鄜府州皆爲羌所殘擄除逋負視此　進士一舉諸科兩舉並與免今年取解　邇英閣讀漢書高祖封韓信爲齊王事　上曰高祖之從諫善用人不疑如此丁度對曰高祖聰明大度故臣下得盡其誠不然何以基帝業也　丙戌罷入粟授官會要云從權御史中丞張方平請

是月歐陽脩上疏曰臣聞士不忘身不爲忠言不逆耳不爲諫故臣不避群邪切齒之禍敢干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慈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而罷天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職雖在外事不甚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爲朋黨欲搖動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一求瑕惟指以爲朋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者則不可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人主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杜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富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臣請詳言之昔年仲淹初以忠信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辨也蓋杜衍爲人清審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韓琦則純正而質直富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爲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爲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公正之賢也平日閒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爲國議事則公言廷爭而無私以此而言臣見杜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爲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所得專也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府已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夫權得名位則可行故行權之臣必貪名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至如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未嘗不懇讓愈切而陛下用之愈堅故天下之人所共知臣但見其辭讓太繁不見其專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爲陛下歎其作事乃開天章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列然衆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建因此又煩聖慈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弼等條列大事而行之久雖皆有弼性銳然猶遲遲不敢自出意見但採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而行更無推避弼等蒙陛下聖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疑作不果然小人之譖謂其專權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國朝累遣大臣況自中國威靈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大困及於天下北虜乘虛遠來要求而動其書辭侮慢至有責宗之言陛下憤恥雖深但以邊防無備可與爭強實和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陵之患感憤之下不次進用之故各自請行力思當取治以防海不惜身命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達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親選得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群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以爲陛下惜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願陛下拒絕群謗委信不疑使盡所爲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而弼與琦豈可置之閑處伏望早辨讒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內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制

嘗思榮寵至深未知報効之所群邪爭進讒巧而正士継去
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時豈可緘言而避罪䟽入不報指佾
爲朋黨者益惡焉[illegible]夏四月丁亥朔
司天言日當食而陰晦不見宰臣率從稱賀是日上御崇政
殿錄繫囚遣監察御史劉元瑜等往三京疎决御史李京言
陛下因天之戒恐懼脩省避正殿减常膳故精意感格日當
食而陰雲蔽虧雖宋景公之熒惑退舍高太戊之桑穀並枯
無以異也然臣區區竊有所疑者自寶元初定襄地震壞城
郭覆廬舍壓死者以數萬人殆今十年震動不已豈非西北
二虜有窺中國之意乎 二月雷發聲在易爲豫萬物出
地皆悅豫也八月收聲在易爲歸妹言雷復入地避群陰之
害也今孟夏雷未發聲豈非號令之不信乎願陛下飭邊臣
備夷狄戒輔臣謹出命以厭禍于未形又尚美人棄外館多
年比聞復召入臣屢假媢道以爲蠱惑宜亟絕之苗継宗嬪
御子弟乃緣恩私爲府界提點宜割帷薄之愛重名器之分
庶幾不累聖政 上嘉納之[illegible]
夏國王曩霄初遣素齎祥布移則張文顯來賀乾元節自是
歲以爲常 壬辰邇英閣講詩小旻篇曰如彼泉流無淪胥
以敗 帝謂趙師民曰以水諭政其有指哉對曰水性順則
通通則清逆故壅壅則敗喻用賢則王政通而世清用邪則
王澤壅而世濁幽王失道絀正則邪正不勝邪雖有善人不
能爲治亦將相牽以淪于汙敗也 丁未講詩至巷伯篇注
有魯男子獨處之事帝曰嫌疑之際古人所謹此不著魯人
姓氏豈聖人特以設教耶 戊申工部尚書平章事兼樞密
使章得象罷爲鎮安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陳州得象在中書
八年既逐名勢宗室親戚一切抑而不進方陝西用兵 上
銳意天下事進用韓琦范仲淹富弼使同得象經畫當世急
務得象無所建明琦等皆去得象居位自若監察御史裏行
孫抗數以爲言而得象亦十二章請罷 上不得已乃許之
[illegible]工部侍郎平章事兼樞密使賈昌朝加昭
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 工部侍郎參知政事陳執中依前
官平章事兼樞密使 庚戌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吳育爲
參知政事 翰林學士承旨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
中書舍人丁度爲工部侍郎樞密副使度在樞密建言周世
宗募驍健有朝出群盜夕補宿衛者 太祖閱猛士實驍軍
請擇河北河東陝西就糧禁軍以補禁旅之缺又言契丹嘗
渝盟備須不可忽因上慶曆兵錄五卷贍邊錄一卷[illegible]
[illegible] 癸丑徙知陳州資政殿學士吏部侍郎任中師知曹州
中師自言臣老矣家本曹人願得守曹爲歸休之計 上憐
而許焉中師兄中正歷守并益曹三州又嘗爲樞密副使而
中師皆繼踐之人以爲寵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八十六之一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八十六之二

仁宗皇帝紀二十三之二

慶曆五年五月　己未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判集賢院王堯臣翰林學士史館修撰張方平侍讀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判史館修撰余靖並同刋修唐書[small annotation illegible]

[small annotation illegible]西人歸石元孫諫官御史奏元孫軍敗不死爲國辱請斬于塞下以示西人宰相陳執中謂宜如所奏賈昌朝獨曰在春秋時晉獲楚將穀臣楚獲晉將知罃亦還其國不誅因入對探袖出魏志于禁傳以奏曰前代將臣敗覆而還多不加罪　帝乃貸元孫　癸亥削除官爵編管全州其子弟脅授陣亡恩澤者並追奪之　上封者多言諸路轉運判官競爲苛刻擾均轉運使州縣敝苦侍御史王平請自今轉運判官不得專行按察並須關報本司　己巳詔見任轉運判官歲滿者皆罷平侯官人也　知制誥余靖前後三使契丹益習外國語嘗對契丹主爲蕃語侍御史王平監察御史劉元瑜等劾奏靖失使者體請加罪元瑜又言靖知制誥不當兼領諫職　庚午出靖知吉州　癸未詔吏部流內銓自今試初入官選人其習文辭者試省題詩或賦論一首習經者試墨義十道並注合入官如所試紕繆試墨義凡九不中令守選候放選再試又不中與遠地判司其年四十以上依舊格讀律通即與注官仍命兩制一員同考試之　閏五月殿前副都指揮使建武節度使李用和以老乞解軍職　戊子授宣徽北院使命步軍副都指揮使保順軍留後李昭亮爲武寧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代用和也先是承平久將帥多因循軍士縱弛昭亮雖緣恩澤進然本將家子習軍中事既統宿衛一切尚嚴肅所建請萬勝龍猛軍卒博爭勝撤屋椽相擊市人驚駭昭亮捕斬之杖其軍主連州刺史夫緒諸軍股栗及　上祀南郊有騎卒亡所挾弓會赦當釋去昭亮以爲宿衛不謹不可貸卒配隸下軍禁兵自是頗肅昭亮乞比類特給大例請俸詔昭亮任留後日料錢已給四百千特依大例定支餘人不許援例[small annotation illegible]　庚子度支員外郎集賢校理兼天章閣侍講趙師民殿中丞集賢校理宗正丞崇文院檢討兼天章閣侍講史館檢討曾公亮理何中立校書郎宋敏求大理寺丞館閣校勘范鎮大理寺丞國子監直講邵必並爲編修唐書官必以爲史出衆手非是辭之中立長社人必丹陽人也　夏國主曩霄遣丁盧嵬名聿營呂則張延壽來謝冊命　己酉宣徽北院使建武節度使李用和爲彰信節度使同平章事許張金繫牧子上下馬如二府儀餘無得援例又詔公使錢特依宗室例歲給其半初用和得宣徽使意不滿不謝未幾遂有此授御史中丞王拱辰言杜審瓊　太祖　太宗舅事兩朝有勞然終不至宣徽使　祖宗所以保后家也用和無功貪驕而陛下名器聽其所欲恐非所以全安之不聽　壬子詔中書門下曰朕有事太廟格于奉慈每懷保育之仁儼若見乎其位三后儷代多歷年所肆饋合食猶隔閟宮有司不時討論使國有闕典朕甚懼焉其令禮官稽考故籍議升祔之禮　癸丑河北都轉運按察使歐陽脩言轉運使雖合專掌金穀不與兵戎之事然鄉被朝廷密旨令熟講本道利害以爲邊備今沿邊知州武臣不過諸司使副通判即是常參初入京朝官並得盡聞機事而臣之本司獨不得與非欲侵撓邊臣之權蓋調用軍儲須量邊事之舒急以至按察將吏亦當知處事之當否請自今許令本司與聞邊事從之脩嘗奏疏言伏見北

虜近於界首添建城寨及徇因定州巡兵浸則侵過銀坊冶
谷地界等事竊聞朝廷至今未有分明繳切指揮令邊臣以
理爭辯切料朝廷之意必謂爭之恐有引惹之虞此乃患之
過而計之失也夫虜性貪狠號為犬戎欺弱畏強難示以怯
今柱之於早而力為拒絕猶恐不能若縱之不爭而虜以來
侵乃是引惹況西山道路有三十餘處皆可行兵而其險要
所扼在於軍城銀坊等路為彼奪據而不爭則北界上栁等
口漸更來侵豈能爭矣是則西山險要盡為彼奪一日使虜
以大兵度易水由威虜之西平陸而來以奇兵自飛狐出西
山諸口而下則我有腹背受敵之患不知何以禦之此蓋兵
法必爭之地也且與人為鄰敵而自棄險要任彼奪據而不
爭雖使我弱彼強尚須勉強何況勢鈞力敵又違誓約而彼
曲我直乎臣謂朝廷所以然者蓋由未察虜中強弱之形而
不得其情偽之實也臣又見朝廷常有懼虜之色而無憂虜
之心夫憂之與懼名近而意殊憂者深思極慮而不敢暫忘
懼者臨事惶惑而莫知所措今邊防之事措置多失其機者
懼虜之意過深也若能察其強弱之形得其情偽之實則自
今之事誠不足懼而將來之患深有可憂奈何不憂其所可
憂而返懼其不足懼且戎虜雖以戰射為國而耶律氏自勿
承其父祖與中國通和之後未嘗躬戰陣遭勍敵謀臣舊將
又皆老死今其臣下如費寧者無三兩人寧材不及中人已
是彼之傑者所以君臣計事動多不臧當初對梁適遣使河
西使與中國通好又議和垂就不能小忍以邀中國厚利乃
與元昊爭夾山小族遂至交兵而累戰累敗亡失人馬國內
瘡痍誅斂山前漢人怨怒往時虜殺漢人者罰漢人殺虜者
死近聞反此二法欲悅漢人未能收其心而虜人亦以怒矣

又聞今春女真渤海之類所在離叛攻劫近纔稍定方且招
緝敗亡修治器甲內恐國中之復叛外盲西夏之為虞心自
懷疑憂我乘虛而北擾故於界上恣強虛張因我巡兵侵我
地界蓋其實弱而示強爾實弱而示強者用兵之詭計也故
臣謂苟能察其強弱知其情偽則剛不爭之理何必懼其不
足懼哉自國家困於西鄙用兵常慮北戎合謀乘隙而動及
見二虜相失而交攻議者皆以為中國之福夫幸其相攻為我
之福則不幸使其解仇而復合豈不為我禍乎臣謂北虜昨
所以敗於元昊者亦其久不用兵驟戰而逢勍敵爾聞其自
敗衄已來君臣恐懼日夜講議漸招丁口簡募甲兵大勢開
教閱之禮家家括馬之數以其天姿驍勁之俗加以日夜
訓練之勤則其強難敵矣今虜國雖未有人然大抵為國者
久無事則人難見因用兵則將自出使其交戰既頻而謀臣
猛將爭能並出則是夾山一敗豈其四五年因循之弊變驕
心而為憤志化墮卒而為勁兵因屢戰而得驍將此乃北虜
之福非中國之福也此臣所謂將來之患者也然虜勢非
久相攻者也一二年間不能相并則必復合使北虜驅新勵
之強兵無西人之後害而南向以窺河北又新來之大患者
也臣雖不知朝廷顧河北為如何但於本路之事以今年較
去年則亦可見去年以前河北官吏無大小皆得舉材而擇
能急於用人如不及者惟恐事之失計故也自今春已來差
除漸循舊弊凡幹敏之吏熟於北方事者舉留奏乞百不一
從不惟使材臣能吏不勸而殆亦足見朝廷不憂河北之事
斷否也至如發遣之任之制而從劉貽孫以王世文當冀
州李中吉當滄州王中庸當保州劉忠順當邢州如此數人
於閑慢州事尚憂敗政況於邊要之任乎然臣謂為國計者

若以北虜爲憂深思極慮而不敢暫忘則其選將任將皆若是乎臣愚以謂朝廷不以北事爲憂又怯懼如此旣曰懼矣則於用人之際又若忽而不憂此臣之所未諭也臣聞勇人伏我沿谷雖立寨壘二十餘間然尚遷延未敢便肆兵甲吏伺我意緩慢若不及早毀拆而少緩縱之使其以兵守之則尤難爭矣此旦夕之間不可失也至於埸則亦閒因而未敢殺此亦不可不爭臣願陛下但以將來之患爲憂不忘此事用人之際革去舊例而惟材是擇勿聽小人之縷講勿於忠良而疑貳使得上下畢力至於目今小事未有過自怯懼夫事之利害激切而言則議者以爲太過言不激切則聽者或不動心此自古以爲難也況未形之事雖曰必然而敢望盡信乎伏望陛下留意聽納不以人而廢言庶竭愚瞽少裨萬一雖獲不得其時因館請貢遂辭削世 六月癸亥以澤州進士劉羲叟爲試大理評事羲叟精算術兼通大衍諸曆嘗注司馬遷天官書及著洪範災異論歐陽脩薦之召試學士院而有是命 戊辰以樞密使王貽永兼群牧制置使自王德用出鎮徐州樞密院不復兼領群牧制置使及是乃復之德用出鎮徐州在寶元二年正月二十二日 辛未詔三班院自今使臣參班止令讀律寫家狀 壬申太常禮院言奉詔議升祔三后事竊惟宗廟之位所以奉先烈配祔之禮所以嚴時饗典制具在今昔所遵謹按唐肅明皇后本中閒之正昭成皇后緣帝母之尊開元中並祔睿宗之室國朝 懿德明德元德三后亦同祔 太宗皇帝廟恭惟 章獻明肅皇太后母儀天下輔成王業 章懿皇太后誕生 聖躬恩德溥大伏請遷祔 真宗皇帝廟序於 章穆皇后郭氏之次 章惠皇太后雖 先朝遺制嘗殺太妃之貴然至明道中始加懿號與 章懷皇后事體頗同伏請遷於皇后廟序於 章懷之次又太后生事之禮不當祧於宗廟至如 章獻明肅皇太后以顧託之重著臨頒之勞朝廷追崇休德崇尚徽稱若題之別廟則義無所嫌且偶之配室則禮或未順況太廟諸室 皇后並無四字之名伏請改上 章獻明肅皇太后曰 章獻皇后劉氏 章懿皇太后曰 章懿皇后李氏 章惠皇太后曰 章惠皇后楊氏如此則協李唐之故事孚本朝之正典如所陳乞再行集議以示奉先謹重之意詔兩制至待制御史中丞同議以聞 辛巳詔殿前馬步軍今後所奏本司公事除係常程依舊例轉奏外如有非泛擘劃急速公事在後殿祗應便令先杖子奏來上殿若非本司公事別陳利見即關報閤門依例上殿更不旋取旨此據會要六月二十七日事三衙得杖子奏事始此 秋七月 辛丑以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尹洙爲崇信節度副使洙前在渭州有部將孫用者由軍校補邊自京師貸息錢到官亡以償洙惜其才可用恐以犯法罷去嘗假公使錢爲償之又以公使錢不足假軍資錢回易充用及董士廉詣闕訟洙欺隱官錢詔洙分析而監察御史李京又言韓琦因數置邊機不當罷樞密副使琦過實自洙始請升責洙洙復奏章與京辨執攻不恍遣殿中侍御史劉湜往渭州鞫之洙竟坐代公使錢與孫用及私自貸詔甲申德音當追兩官勒停特有是命湜頗傳致重法蓋希執政意也 壬寅翰林學士王堯臣等言奉詔同詳議 三后升祔事伏詳 章獻明肅皇太后 章懿皇太后遷祔 真宗廟室序於 章穆皇后之次請如禮官所議其改上 章獻明肅皇太后曰 章獻皇后 章惠皇太后曰 章惠皇后遷於 皇后廟序於 章懷皇后之次揆於禮意竊所未安伏以 章獻明肅皇太

后在　先帝時正位中壼受遺輔政垂將一紀勳存帝室阜康生民故盛烈丕功非一惠可舉況謚告於廟冊藏於陵無容異時更有輕改矧升祔廟祏本極孝思之報若裁損尊名恐非嚴奉之儀而又博詢典故參質人情有增崇之文無追滅之例其　章獻明肅之號伏請如舊　章惠皇太后擁佑聖躬慈均顧復景祐中已齊保慶之冊義專顯子禮須別何請仍稱　章惠皇太后依舊饗於奉慈廟竟臣等又言準中書送下龍圖閣直學士李昭述奏　章懿皇后膺天眷命誕育　聖躬飛及奉養之禮止極追尊之號　請序章懿皇后於　章獻皇后之上詔送兩制詳定臣等詳　先朝始議升配　元德之時有司奏請序在　明德之上是時　先帝深酌禮意決於聖衷乃詔曰載念尊親義非極致在乎升降非敢措辭唯以祔廟之歲時用爲合饗之次序恭以　元德皇

八十六之二

七

后神主祔于　明德皇后之次伏況　章穆升祔歲月已深奉慈三室先後素定若再議升降則情有重輕兮從祥符舊章於禮爲順乃詔中書門下覆議議曰　緣人情以制禮則切而有實奉　先訓以作古則顯而易遵故成憲在前　文考之意也配食一體二慈之宜也奉承無改陛下之孝也臣等不勝大願請如禮官及學士等所議奉　章獻明肅皇太后　章懿皇太后升配　眞宗廟室　章獻明肅尊謚如故章惠皇太后仍饗奉慈別廟皆得禮之變順祀無違者矣其李昭述建言以　章懿敘于　章穆之上本其推奉極於尊崇按祥符之詔書載　章聖之特旨今議者雖據前比臣等猶所未安其位敘先後欲乞　聖懷制定使昭示萬世永永無窮餘請付外施行　乙巳詔曰國之大典無若宗廟之制之爲重也比朕以奉慈三室未登禘祫之位四時之感每懷

驚懼故命奉常講求舊章而又參質于近臣考詳于宰司庶無誤違以竭誠盡而推革稽衆正論奏章來上乃曰緣人情以制禮則切而有實奉　先訓以作古則顯而易遵載味此言實契朕志祗覽祥符之詔深原　文考之旨極意尊親之際重形升降之辭故以祔廟之歲時用爲合饗之次序議無差別情靡重輕列在菲涼欽率成憲今日之議敢或異諸宜循　先朝祔　元德故事恭依禮官所議奉　章獻明肅皇太后　章懿皇太后序於　章穆皇后之次上致奉先之懷下成繼志之美永修明祀異饗無愆　戊申賜輔臣及管軍臣僚臨機抵勝圖　詔自今罪殊死若祖父母年八十以上及篤疾無期親者以其所犯聞　八月龍圖閣直學士起居舍人知秦州田況遭父喪辛酉詔起復況固辭又遣內侍持手詔敦諭況不得已乞歸葬[illegible]求見泣請終喪

八二六之二

八

三

上怛然許之帥臣得終喪自況始[illegible]眞宗封禪之後不復校獵發五坊之[illegible]去太悉放山林於是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李東之言　祖宗校獵之制所以順時令而訓戎事也陛下臨御以來未嘗講修此禮願詔有司草儀撰日命殿前馬步軍司三衙兵馬以從獵于近郊　壬戌詔樞密院討詳　先朝校獵備儀以聞　甲子監察御史包拯爲契丹正旦使閤門遣翳　舍人郭琮副之　契丹館伴者謂拯等曰雄州新開便門乃欲誘納叛人以刺候疆事乎拯曰欲刺知北事自有正門何必便門也本朝豈嘗問涿州開門耶虜折不復言及拯使還具奏臣昨奉命出境虜帝情僞頗甚諳悉自劉雲州作西京以來不輟添置營寨招集軍馬兵甲糧食積聚不少但以西討爲名其意殊不可測緣雲州至并代州甚近從代州至應州城壁相望只數十里地絕坦

平此虞與胡古今所共出入之路也自失山後五鎮此路尤
難控扼萬一侵軼則河東深爲可憂不可信其虛聲弛其實
備兼聞代州以北累年來蕃戶深入南界侵占地土居止耕
佃甚多蓋邊臣畏懦不能畫時禁止今若不令固守疆界必
恐日加滋蔓窺伺邊隙寖成大害銀坊城寨亦緣此而致切
不可忽也況即今邊上將帥尤在得人昔　太祖經營四方
選勇幹忠實者分控西北邊皆一任十餘年不遷卒獲其效
今則不然蒞事未幾即圖遷徙又何暇於訓練備禦乎臣欲
乞今後應沿邊要衝之處專委執政大臣精選素習邊事之
人以爲守將其代州尤不可輕授如得人責以實效雖有微
累不令非次移替所貴軍民安其政令緩急不致敗事　癸酉
詔夏國比進誓表惟延州保安軍別定封界自餘皆如舊境
其令陝西河東嚴戒邊吏務守疆土毋得輒有生事　甲戌

降河北都轉運按察使龍圖閣直學士右正言歐陽脩爲知
制誥知滁州太常博士權發遣戶部判官蘇安世爲殿中丞
監泰州鹽稅入內供奉官王昭明監壽春縣酒稅脩既上疏
論韓琦等不當罷爲黨論者益忌之初脩有妹適張龜正卒
而無子有女實前妻所生甫四歲以無所歸其母携養於外
氏及笄脩以嫁族兄之子晟會張氏在晟所與奴姦事下開
封府權知府事楊日嚴前守益州脩嘗論其貪恣因使獄吏
附致其言以及脩諫官錢明逸遂劾脩私于張氏且欺其財
詔安世及昭明雜治卒無狀乃坐用張氏奩中物買田立歐
陽氏券安世等坐直牒三司取錄問吏人而不先以聞故皆
及於貶安世開封人也獄事起諸怨論脩者必欲傾脩而安
世獨明其誣雖忤執政意與昭明俱得罪然君子多之刻日記脩所
錢撩何郯章疏錢明逸劾脩據脩與之寺所第六劉第三有脩八劉　鄜延經略司言夏國

未肯明立封界詔保安軍移文宥州令遵守誓約指揮　壬
午監察御史李京言竊聞去年保州軍亂之後緣邊兵驕小
不如意則譁言動衆近又永寧軍士潜謀竊發邊張遠近不
安竊觀唐自至德以後河朔兵驕鎮魏尤甚易主誅帥僅如
置棊蓋以姦臣跋扈朝廷威令不行斯蓋不早制之失今沿
邊主兵之臣既不遴擇其人及軍士作過不問亂所由起一
槩被罪遂使驕兵增氣動要姑息守臣畏罰避使以避禍但務
因循亂由是長今不早制之將復有至德之弊也宜下兩府
按邊吏罷懦不任事及爲紈袴子弟一切罷之如素練師律則
使之久任其有軍士作過本非長吏生事者只坐召禍之人
所貴驕兵畏威而革心守臣竭節以專事此非特張紀律之
本亦所以制機事之先也　九月癸未朔翰林學士王堯臣
等言準詔詳定選任館閣官欲請自今遇館閣闕人許帶職

大兩省以上舉官有文學行實者二人在外舉一人更從中
書採擇召試其進士及第三人以上自如舊例詔凡有臣僚
奏舉並臨特取旨　庚寅詔文武官已致仕而所舉官犯罪
當連坐者除之從翰林學士張方平之請也方平言坐繆舉
而許行免蓋責其當察所舉者之不法也致仕官既謝事不當
與在職者同罰遂著爲令　癸巳　校書郎宋敏求爲館閣
校勘王堯臣等上其所編唐武宗以來至哀帝事爲續唐錄
一百卷故也　詔近臣考　先朝正史實錄爲景德御戎圖
庚子命南京留守司御史臺　甲辰從江南東路轉運按察
使兵部員外郎楊紘知衡州紘嘗言不法之人不可貸如使
肆貪殘於一郡一邑害良民千萬家不若去之不利一家爾
聞者望風解去或及期不敢之官然竟坐苛刻下遷紘億從
子爲億後其爲江東轉運按察使富弼所薦也　冬十月

辛酉祔章獻明肅皇后章懿皇后神主于太廟　大赦
天下諸路轉運使昨帶按察之名比聞過爲煩苛吏不安職
至有曉諭州縣俾互相告論有傷化風無益事體其並罷之
時執政沮攻范仲淹富弼所行事因肆赦遂有此命　初議
者請罷恩百官且優賜軍士參知政事吳育曰無事而啓僥
倖誰爲陛下建此者請治之已而　帝語輔臣曰外人怨誹
政宜防詛諱育曰此必建議者欲以動搖上聽願毋慮臣旣
以身許國何憚此耶帝嘗遣中使察視山東盜賊還奏盜不
足慮而言兖州杜衍鄆州富弼山東尤尊愛之此爲可憂
帝欲徙二人[illegible]育曰盜誠無足慮然小人乘時以傾大臣
非國家之福議遂格　己巳詔送伴契丹使劉湜比界近築
寨於銀坊城侵漢界十里其以誓約諭使人令毀去之　庚
午上御內東門賜從官酒三行奏鈞容樂幸瓊林苑門賜從
官食遂獵于楊村燕帷殿奏教坊樂遣使以所獲獐兔馳薦
太廟旣而召父老臨問賜以飲食茶絹及賜五坊軍士銀絹
有差宰臣賈昌朝等言陛下暫幸近郊順時畋獵取鮮殺以
登廟俎所以昭孝德也臨高原以閱軍實所以講武事也問
耆年而秩飲所以養老也勞田夫而賜惠所以勸農也乘輿
一出而四表皆具伏望宜付史館從之（[illegible]）
辛未始班曆于夏國　庚
辰罷宰臣兼樞密使特賈昌朝陳執中言軍民之任自古則
同有唐別命樞臣專主兵務五代始令輔相亦帶使名至于
國初尚沿舊制乾德以後其職遂分是謂兩司對持大柄[illegible]
選才士用講武經向以關陝未寧立議須當復茲兼領適合
相宜今西夏來庭防邊有序當還使印庶協邦規昌朝等所兼
樞密使旣降詔許之　又詔樞密院自今進退管軍臣僚極邊長
吏路分兵馬鈐轄以上並與宰臣同議從之　辛卯詔提點
京東路刑獄司體量太子中允直集賢院石介存亡以聞先
是介受命通判濮州歸其家待次是歲七月病卒夏竦銜介
甚且欲傾富弼會徐州狂人孔直溫謀叛搜其家得介書竦
因言介實不死弼陰使入契丹謀起兵弼爲內應執政入其
言故有是命仍羈管介妻子于它州初徐州人告直溫等挾
妖法誘軍士爲變而轉運使不受亟詣提點刑獄屯田郎中
呂居簡居簡令勿言有不受者復與轉運使合謀捕直溫等
旣就誅濮州復有謀叛者民相搖濮潰居簡馳往得其首惡
誅之大閱兵與民千數不得發居簡蒙正之子也（[illegible]）
時亦有詔下兖州劾介死虛實知州杜衍會官屬語之衆
莫敢對泰寧節度掌書記龔鼎臣獨曰介平生直諒寧有是
耶願以闔族保其必死衍悚然探懷中奏槀示之曰老夫旣保
介矣君年少見義必爲安可量哉鼎臣高苑人也　國子監
直講孫復責監虔州稅孔直溫敗索其家得復遺詩故也
（[illegible]）
甲午邇英閣講詩角弓篇　上曰幽王不親
九族以至於亡楊安國對曰冬至日　陛下親燕宗室人人
撫循豈不賴骨肉之愛也　上又曰書載九族旣睦平章百
姓此帝堯之盛德也朕甚慕之　乙未邇英閣講詩鄰人士

節上曰古人冠服必稱其行今冠服或過之行未必如古人也又讀經武聖略至真宗朝李繼和上言國初李漢超在關南以私錢貿易佐公用人或繩奏之太祖召令盡除所過稅 上曰任人如此孰不盡力哉 詔以邊事寧息盜賊衰止知鄆州富弼知青州張存並罷安撫使知鄧州范仲淹罷陝西四路安撫使其實讒者謂石介謀亂弼將舉一路兵應之故也仲淹先引疾求解邊任是日改知鄧州 初翰林學士葉清臣居父喪言者嘗請起復爲邊帥既而不行至是究喪宰相陳執中與清臣有隙不欲清臣居內乃申用其言庚子改除翰林侍讀學士知鄧州 辛丑命翰林學士張方平侍讀學士宋祁再修景祐廣樂記 壬寅殿中侍御史劉湜爲司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議者謂湜探宰相意深致吳育或得優擢 十二月癸丑宣州觀察使知潞州鄜承佶爲鄜前部署代州副部署兼知代州始赴行奏罷承佶軍職上其後之其後殿中侍御史包拯還自契丹上言曰近者累奉詔河北沿邊將帥須其得人特令精選其代州尤不可輕授蓋代州與雲應等州相去至近又損平古今最是難控扼之地 太宗朝以驍將楊繼業知州給事中張齊賢爲代其重用人如此自後邊鄙無事然亦用武臣中有材略者今朝廷委任鄜承佶必恐敗事承佶累任無狀朝野僉知物議喧然以爲不可且慶請恩過則生驕安久則忘備理之常也況西北二邊其連朋協勢況釁端已兆此廟堂之上所宜窺之未萌而爲國家遠慮也今天下不患乏人患在不用用人之道不必分文武之異限高卑之差在觀其人如何爾以當若以應敵制勝之略詢以安邊禦戎之宜觀辭氣之壤否舉動之方重若擢而用之則

取人之要無大於此況河北河東尚將地震繼異如是不可不慮臣先進劄子言之頗詳其承佑乞早令召還別用能者沿邊守將畏懦不勝任者亦乞速賜移易若不預爲之至緩急圖之則無及矣惟陛下特留聖意則天下幸甚 是歲天下上戶部主戶六百八十六萬二千八百八十九口一千五百六萬三千八百九十九客戶三百八十二萬五十八口八百三十九萬二百六十四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八十六之二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八十七

仁宗皇帝紀二十四

慶曆六年春正月戊子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戶部郎中知制誥王堯臣罷三司使為翰林學士承旨兼端明殿學士群牧使堯臣主計凡三年前使姚仲孫借內藏錢數百萬久不能償堯臣悉按籍償之而軍國之費猶沛然有餘蓋未嘗擾民也益梓夔三路轉運使皆乞增鹽井課歲可為錢三十萬堯臣固不從 上問其說對曰庸蜀僻遠恩澤鮮及而貢入常倍民力由此困朝廷既未有以恤之而又牟利焉是重困也雖小有益將必大損矣 上善其對然權倖因緣多見裁抑京師數為飛語譖之上之左右往往說其短者上一切不問而責臣為之自若已而言于 上曰臣之術止於是矣且臣母老願解煩劇既罷 上慰勞之堯臣頓首曰非臣之能惟陛下信用臣爾初學士蘇易簡以下度自部中進中書舍人丁承旨及堯臣為承旨獨不遷官宰相賈昌朝抑之也 贈太子太師諡忠獻范雍卒雍為治尚恕好謀而少成在陝西嘗建明於商州置監鑄錢後卒不可行括諸路牛以與營田亦隨廢頗知人喜薦士後多至公卿者狄青初為小校坐法當斬雍貸之 甲午命翰林學士孫抃推知貢舉丙申翰林學士禮部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蘇紳為吏部郎中翰林侍讀學士集賢殿修撰知河陽紳銳於進取善中傷人衣冠憚疾之言者斥其狀故命出守紳自揚州復入翰林未三月也是歲卒於河陽紳與梁適同在兩禁人以為險詖故語曰草頭木腳陷人倒卓正史云紳陰險王德用宅北苑藝祖帝恩之罷兵落不下吏云紳按德用以寶元二年五月罷樞密此時紳未入翰林紳既入翰林則德用不在樞密院矣宋敏求二語所道輔行以奏德用下獨紳也附傳但云言者斥紳急於進取故出無識之用事今從之數奏雜錄云仁宗既遷林謂數致

日很等謂瑀出朋挺迷個小人邪執政未詳上言仁宗門辭坤可侍讀學士知向陽使林瑀以慶曆二年二月遂奪鈿二年七月始自內翰換大龍知揚州其知河陽又在六年正月龍泰議甚令不取 二月壬子朔賜太
傅致仕張士遜月俸百千 癸丑司天監言日當食三月朔
上謂輔臣曰日食之咎蓋天所以譴告人君願罪歸朕躬而
無及臣庶也凡民之疾苦益思詢究而安利之宰臣賈昌朝
對曰陛下發德音足以應天彌變臣等敢不夙夜悉心上副
卹民之意 癸亥荊湖南路轉運使周沆言本路蠻寇未息
而官軍久戍請緩終公使錢一千貫以犒設將校從之沆又
言蠻騷勝方驕未易懷服宜須秋冬進兵蠻地險氣毒其人
驍悍善用鏢盾北軍不能與之角請選邕宜融三州澄海忠
敢知其山川習其伎藝者三千擣巢穴餘兵絡山足出則擒
取之俟其勢窮力屈然後招撫之朝廷用其策卒平蠻寇
詔陝西經略安撫及轉運司朝廷開納夏國本欲寬財息民

自其受封進誓已及一年而調度猶不減用兵時其議裁節
諸費及所增置官員指使使臣令樞用者悉條奏之從樞密
副使龐籍之言也籍本傳云籍言自夏西用兵公私困匱請汰省官屬節浮費歲食內地者以省漕饋頻
權同知禮部貢舉張方平言 今之禮部程式定自
先朝然景祐之初有以變體而擢高等者後進傳效皆忘素
習儻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相勝為奇至太學盛建而
講官石介益加崇長因其好尚寖以成風以怪誕詆訕為高
以流蕩猥煩為贍逾越繩墨惑誤後學朝廷惡其然也屢下
詔書丁寧誡飭而學者樂於放逸罕能自還今貢院試者間
有學新體賦至八百字以上每句或有十六字十八字而論
或及千二百字以上策或置所問而妄肆胷臆條陳他事組
之則辭理粗通取之則公違詔意重虧雅俗驅扇浮薄忽上
所令此國家取賢斂材以備治具之意邪其增習新體而澶

漫不合程式者悉已考落請申前詔揭而示之詔從其請時
御史王平又請賦毋得過四百字而禮部復謂才藝所取一
字之多遂至黜落殆非人情自是復以舊數為限本志以此數為限
詔入貢錄也 三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御崇政殿錄繫囚雜犯
死罪以下遞降一等杖以下釋之 庚寅登州地震岠嵎山
摧自是震不已每歲震即海底有聲如雷 壬寅御崇政殿
賜進士賈黯等二百三十人及第一百九十人出身一百十
七人同出身黯穰人也 癸卯賜諸科及第并出身者四百
十五人 甲辰賜特奏名諸科七百二人同出身及諸州長
史司馬文學 夏四月壬子權御史中丞張方平言臣向在
翰林為學士見天聖中其員兩制兩省官不及三十員今已
五十餘員又領御史中丞見本臺天聖班簿京朝官不及二
千員今二千七百餘員又嘗領三班院其景祐中使臣不及

四千員今六千員又領吏部流內銓約在銓選人僅以萬計
以此遂歎絕濫用一年半闕比罷任候差待闕五六年間未
成一任而又所養非所用設有一頃重之地不免旋須擢人
仍是不擇其數年間濫不勝其弊其中書樞密院自用兵以
來權宜所置官請先裁罷從之方平又言臣竊聞近有恩旨
將來聖節自大卿監已上陳乞恩澤並依舊者慶曆四年范
仲淹奏定臣僚任子弟之制其間雖行如國子監尚書省等
事並已衙改其恩例見行令自知雜御史以上何勤於國歲
奏補京官一員 祖宗之時未有此事近歲積累僥倖為此
弊法仲淹所請略從裁損考之理道已是適宜臣近曾具天
聖景祐中及見今文武官員數進呈撮今京官比景祐中已
多七百餘員經久之圖何以處置其臣僚恩例乞且依新制
為便若朝廷議欲卹惟是之從又不可以廢言也 降新河東

轉運使刑部郎中集賢院校理李昭遘知澤州坐奉使契丹其從者嘗盜虜中銀杯也昭遘從者既杖死詔以銀盃送虜中議者謂盜已正法送銀盃於體有損判大名夏竦亦奏乞罷送不聽知雄州王仁旭直納軍賞庫人稱其得體此據續稿注志　戊午詔使相節度使已下正刺史殿前都指揮使至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帶遙郡團練使已上奏薦班行恩例自今並依舊制餘依前後條貫施行此據會要無錄毛人見以二年十一月日中淹事見所定舉奏但史不詳爾依劉敞貢舉參是可以人數言揭開宮考之　丙子四方館使榮州刺史知定州王德基爲衛州團練使知雄州兼沿邊安撫使初守臣畏生事未嘗出獵德基至乃縱騎獵境上關城居民甚衆而故堞隳壞久莫敢修德基稍調兵夫築守之契丹歲遣使獻果餌前此皆改服以見德基按以常禮又每移文至者例以郡官主簿至是以指使代焉　己亥權御史

下十五　一八一二　四

中丞張方平言中書樞密院比歲除授多預批聖旨俟十年或一二年後與轉官或改職且遷除之體率有常規若因勞應賞而擢之不次孰曰不然事出僥倖縱踰日月固厭群議譬之賈人交易於市作爲契券立期待償非唯滋長濫恩實亦有虧治體請自今文武官輒授前比而希遷改者並明行責降從之　五月減邛州鹽井歲額緡錢一百萬川峽四路鹽課縣官之所仰給然井源或發或微而責課如舊任事者多務增課以爲功往往貽患於後人朝廷切於除民疾苦尤以遠人爲意有司上言輒爲蠲減前後不可悉數至下赦書亦每及之初鹽課聽以五分折銀紬絹鹽一斤計錢二十至三十銀一兩紬絹一疋折錢九百至一千二百後嘗詔以課利折金帛者從時估於是梓州路轉運司請增銀紬絹之直下三司議以爲銀紬絹直視舊雖增至三千巳上然鹽直亦

非舊比鬻於市斤爲錢百四十則於民未見其害不可聽後邛州亦以爲言三司亦以此折之於是邛州聽減銀紬絹一分論者謂損將官錢三萬餘緡　御史中丞張方平言臣伏聞陝西夏旱二麥不收近雖有得雨處秋田亦未必可望民已艱食頗有流移邊鄙雖寧兵戎尚衆因之飢饉事實可憂今務持柔輯最爲切務朝廷雖懷柔夏寇本爲休兵息民若其役費不紓必見物力日困經久之計殆無以支又比來諸州累報地震者諸豈無由陰有餘夫陰者臣道也臣道也民也夷狄也此時後宮無過制外廷無權強所當戒慮者民與夷狄爾内安民而外待夷狄其要在實力有備而已今境土但寨兵分力微假如寇來勢必不能出戰知其守也即隨處土人自應足用況春夏之際戎人必無大舉若每年三月以後沿邊所屯東兵一切抽回内地就食至八九月復遣出戍

一八一二　五

又邊城一馬之給當步卒三人既多羸弱不任馳敵卒時虛費芻粟動輒萬人齋送若今後所發沿邊屯駐馬軍約度足以巡邏外稍用步人替還寬減調度此其略也　六月庚戌朔降御前劄子下夏安期等比令與陝西諸路經略安撫司議減節邊費其務悉心經畫以成朝廷悠久之利　癸丑詔監察御史唐詢更不赴廬州詢肅子也初吳育在翰林薦詢爲御史未至丁母服除育方參政而宰相賈昌朝與詢亦有親育數爲昌朝言詢用故事當罷昌朝不得已以詢知廬州時四月乙卯也凡官以從者皆放朝辭而詢獨許又見中丞張方平因奏詢材質美茂宜留備言職詔許之育爭不能得詢由是怨育而附昌朝方平留詢且諧有世皆以爲昌朝意云　丁巳流星出營室南大如杯其光燭地隱然有声北行至王良没占曰兵出　辛酉詔河東經略使鄭戩裁減本道

遇異以聞　癸亥帝謂輔臣曰比有上言星變者且國家雖無天異亦當修警況因謫見乎夫天之譴告人君使懼而修德亦猶人君知臣下之過先亦戒敕使得自新則不陷於咎惡也賈昌朝等皆引咎再拜　丙辰詔開封府久旱民多暍死其令京城去官井遠處益開井於是八廂凡開井二百九十　辛未知益州文彥博言益彭邛蜀漢五州非用馬之地而遂州共屯馬軍凡二千餘人請皆易以步軍詔以三之一　壬申詔河北教閱諸軍並用　祖宗舊定陣法其後來新陣圖亦令主將習之時判相州王德用言河北所教陣法已熟而輒易之恐難以應敵也粮羅與本陣不同者乃詔不出　參知政事吳育與宰相賈昌朝不相能監察御史唐詢既惡育遂希昌朝意上奏曰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茂材等科由漢法唐皆不常置若天見災異政有闕失則詔在位薦之本朝稽用舊文詔　真宗世三建此科　陛下即位增科爲六今兩省若少卿監以上奏舉後又止用賢良茂材二科隨進士科設之近年率不用保任之官皆自名科目且賢良方正茂材異等名號至美使舉而爲之猶曰近古即自潮其美觀所未聞又有經親試前俾有司而所出論目悉用經史名數及甚詔策不過條列義例稽合注解主於強記博聞虛辭泛說而已若輔國體陳治道則未見其有補也初應詔纔數人後乃至十餘人今猶至三十餘人一中此科皆未累歲悉至顯官然非其人例不可抑況直言極諫非當無事而求茂材異等豈謂循常之選其弊若此固宜圖之今條上兩漢故事漢武帝建元元年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元封元年以名臣文武欲盡詔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者凡五十四年一舉賢良一舉茂材

孝昭始元元年詔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孝武世郡三年可合族氏者及舉四年中大夫大夫彊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察吏治得失舉茂材異倫之士凡二十五年三舉賢良一舉茂材其後孝元初元元年地震永光二年日蝕成帝建始二年災異屢見河平四年日蝕水災鴻嘉二年數遭水旱元延元年日蝕星隕光武建武六年七年日蝕章帝建初元年地震五年日蝕和帝永元六年凶饑安帝永初元年日蝕五年日蝕地震順帝延光四年京師大疫永和六年日蝕或詔丞相御史或詔郡國守相司隸州牧或詔大將軍舉賢良直言者十六舉茂材者一而已本朝但用兩漢之名而不用兩漢之制請自今不與進士同時設科若因災異非時舉擢宜如漢故事親策當世要務罷秘閣之試疏上　帝批其名付中書吳育奏疏駁之曰三代以來取士之盛莫若漢唐漢文帝十五年詔舉賢良文學之士　上親策之則有若鼂錯者出焉是時非有災異而舉也武帝建元元年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元光元年詔賢良對策則有若董仲舒公孫弘者出焉所舉亦非因災異但策中語或及者亦陳事之一端爾唐開元二年六月甲子制其有茂材異等咸令自舉是年設直言極諫科逮憲宗元和間制科尤盛有若元稹白居易皆特出之材觀當時策目所訪若皇王之要道邦家之大務可以覆視固不專於災異也此漢唐故事有足據者其間或因天變又非時親策者則亦有之厥後時君或居常自逸謂毋闕政及天災已著時蠹已形然後下詔舉之欲救於臨事此則取士之弊風而後王之末造也豈足法哉陛下自復制科于茲累年隨貢舉而開踐數湎中若必俟災譴然後詔舉非推失設科本意且尤不可者有三一則使天下賢雋滯淹之士待災異而進非所

以養廉恥也二則平居不詢造形乃問非所以懼毋災也三
則輕改伯令示天下毋渴士之心非所以廣賢路也且漢唐
所立孝廉及進士等科皆每歲常選故制舉不隨而開今禮
部進士數年一舉因以制舉隨之則事適其宜何害於時須
此紛易況災異之出不常厥期或彌年所無則制舉爲設或
比歲而有則於事太煩既不因乎天災又不隨乎貢部而曰
非時詔舉浩毋端倪乃是遂廢此科務竟稍詢則云路有窮
節并一去則禮意都亡今無故而更張使遺材絕望其傷國
體不亦大乎乞并下臣奏兩制詳定 上是育言不復下兩
制即詔禮部自今制科隨進士貢舉其著爲令仍須近臣論
薦毋得自舉 上因諭輔臣曰彼上言者乞從內批以行今
乃知其罔也育又奏曰陰邪沮事正當明辨人臣言涉機密
欲歸德於君或入告謀猷成國之美此類可以刊名付外制
策天下公共廢置可以明述豈宜陰爲沮革欲自上行此正
姦回所爲非睿聽昭察則挾邪蠹國何所不爲願出姓名按
劾以明國法育本由制策進 上數稱其賢以爲得人故詢
力排詆意在育不在制科也育弟娶李肅之妹有六子而寡
詢又奏育弟婦久寡不使改嫁欲用此附李氏自進人叔希
昌朝意且報怨爾 上詆不聽也秋七月 三司使王拱辰
言 太祖時兵十二萬 太宗時十八萬 眞宗時四十萬今
遂倍之兵在精不在衆冗散坐食非計也三司雖總財用大
計而事實在外請諸道帥臣并任其責乙酉詔判大名府賈
昌朝知并州鄭戩知永興軍程琳並兼本路計置糧草事從拱
辰之言也 丁亥參知政事宋庠上所撰紀年通譜序取十
七代史并百家雜說凡正僞年號括爲一書詔送史館 丙
申右正言知制誥知吉州余靖爲將作少監分司南京許居

韶州初靖爲諫官嘗劾奏太常博士茹孝標不孝匿母喪坐
廢靖既失勢孝標因與知諫院錢明逸言靖少遊廣州犯法
受笞明逸即劾奏靖不宜在近侍靖聞之不自安求侍養去
會朝廷下廣州按得其實靖初名希古舉進士未得解曲江
主簿者遇之知韶州者疾主簿捃其罪無所得唯得與靖接
坐主簿既以違制停任而靖受笞後乃更名取解它州及第
案牘具在故有是命 壬戌上謂宰臣曰前
日除李用和子璋爲閤門副使今次子瑜求爲通事舍人
朕已從之曰朝廷爵賞所與天下共也但戚里之家兄弟遷
補如己欲朕何以待諸勳舊乎賈昌朝對曰母后之家自昔
因多蒙恩澤今陛下能重惜爵賞不肯輕授非惟示天下以
至公抑亦保全外戚之術也 明年四月丁丑用和第二子珣爲通事舍人
癸卯馬軍副都指揮使達州觀察使許懷德爲安靜軍節度
言事官上章論奏皆相繼御史中丞張方平上言懷德除命誠
出非次緣懷德自在邊城爲將領素乏勞効比諸僚輩尤無
材略且年衰自防禦使改觀察使自殿前都虞候遷馬軍副都
指揮使今若更授體例使僥倖陳乞頗紊軍制有撓朝章 乞
奪其職付環衛或除一郡 先是監察御史包拯言近降條
貫應係臣僚上殿不得陳乞恩澤近令閤門告報如違仰御
史臺彈奏昔嘗聞見臣僚殊不遵禀例以奏覆公事爲名因而
僥求者多矣昨兵部郎中馬絳差知越州因上殿叙述乞改
官續又群牧判官呂昌齡自河北牧馬回上殿亦乞省府差
遣雖各有臺諫官論列然亦見勘罰致今來馬軍副都指揮
使許懷德上殿乞轉觀察留後緣懷德近授觀察使累任別
無顯效而不顧邦憲冒瀆聖聽人之寡廉一至於是欲望特
賜取勘施行仍乞今後但是臣僚因奏陳乞恩澤者或有彈

奏並依條勘劾重行朝典庶使僥倖之輩稍知警懼琰言
既不從懷德遂還留後方平又言之訖不從也[illegible]閏月
幹乙巳戶部副使夏安期等言與鄜延經略使沈遘已成罷
官員使臣四十四人[illegible] 八月 詔臣僚子孫特除
無賴嘗被其刑者如再犯私罪更毋得以贖論將郡武官言
故秘書監致仕龔瞻之孫妻化著斗洮當以蔭免 上特命
加真刑而更著此條 壬戌詔陝西河東經略司兩人雖納
款稱臣然犬戎之心詭譎難信恐諸路乘罷兵之後漸弛邊
備其益務練兵卒完城壁常若寇至有不如詔者並以名聞
癸卯御崇政殿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太常博士錢彥
遠及武舉人彥遠策入第四等擢祠部員外郎知潤州武舉
授三班奉職者兩人借職者十七人補三班差使殿侍者二
十四人彥遠易之子明逸之兄也宋興以來父子兄弟制策
登科者錢氏一家而已彥遠至潤州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
內無聲色之娛外無畋漁之樂而前歲地震雄霸滄登旁及
荆湖幅員數千里雖往日定襄之異未甚於此今復大旱人
心嗷嗷天其或者以為陛下備寇之術未至牧民之吏未良
天下之民未定故出譴告以示之苟能欽天之戒增修德業
則宗廟社稷之福也古者夷狄言語衣服與中國不同其來
也不過驅老弱掠畜產而已今契丹據山後諸鎮元昊盜靈
武銀夏衣冠車服子女玉帛莫不有之往時元昊內寇出入
五載天下騷然及納款賜命則備邊長吏不復銓擇高冠大
袷恥言軍旅一日契丹負恩乘利入塞豈特元昊之比邪湖
廣蠻僚劫略生民調發督斂軍須百出三年于今未聞尺寸
之効惟陛下念此三方之急講長久之計以上答天戒則天
下幸甚 賜宰臣賈昌朝等并從官御飛白書人一幅 癸

酉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吳育為樞密副使樞密副使工部
侍郎丁度參知政事育在政府遇事敢言與宰相賈昌朝數
爭議 上前殿中皆失色育論辨不已乃請曰臣所辨者職
也顧[illegible]嫁參知政事宋庠之
子庠因言於 上以親嫌不可共事故越次用度始昌朝與
育爭 上欲俱罷二人御史中丞張方平將對昌朝使人約方
平助已當以方平代育方平怒叱遣之曰此言何為至於我
哉既對極論二人邪正曲直然育卒罷世皆以方平實為昌
朝地也[illegible] 甲戌監察御史唐詢為工部郎中直史
館知湖州竟以宰相親嫌罷也 九月庚寅戶部副使工部
郎中夏安期為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安期與諸路經
略安撫司議邊費凡奏省冗汰邊兵之不任役者五萬人
八月己卯[illegible] 時數有災異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梅
摯引洪範上疏戒曰王省惟歲謂王總群吏如歲兼四時有
不順則省其職今日食于春地震于夏雨水于秋一歲而變
及三時此天意以陛下省職未至而丁寧告戒也伊洛泉漲
漂廬舍海水入台州殺人民浙江潰防黃河溢埽所謂水不
潤下陛下宜責躬修德以回上帝之眷佑陰不勝陽則災異
衰止而盛德日起矣又言擢陝西轉運使張堯佐非才由宮
掖以進恐上累聖德及奏減省資政殿學士員召待制官月
議政復百官轉對 上謂大臣梅摯言事有體以為戶部副
使[illegible] 冬十月丁未
朔詔比遣張子奭往延州與夏國議疆事其麟府州地當全屬
漢界或所議未協聽以橫陽河外鄰所侵耕四十里為禁地

若循固執即以橫陽河為界初夏國既獻日賞移八塞已在等九寨又納豐州故地欲以沒寧浪等處分界下河東經略使鄭戩而戩言以寧浪等處並在豐州南濱入府州之腹若如其議則麟府二州勢難以守宜以橫陽河為界　上亦以以戩所上地圖付子奭往議之　御史中丞張方平言臣伏見諸路地震自荊湖川峽山東河北河東陝西至十餘表相繼未止比者忻州地震于後兵難及今適定此陰盛陽摧抑異所示恐不徒然竊考前志之占蓋地主陰陰者臣道也民也蠻夷也推之今事凡任內外之重即無權強之臣則今事之可憂者外蕃蠻夷而內撫民爾西北二鄙朝廷以為大患故於守禦素所用心至如湖湘之間蠻徭作梗一方今歲七年未解近日衝突稍及嶺外如或不即平殄事亦不可輕忽而又每論及亂氣炎漸張路接邕容如連溪峒南方之事理須經略　昔唐室之盛蠻寇中原之難蕃戎再入京城而王室尋復安定至懿宗時安南都護李琢失於撫御蠻寇侵擾遂致用兵戍卒因此鎮食十鎮疲於更戍因而有徐州龐勛倒戈之變天下繇此以至危亂則知事常起於細微禍常成於所忽也今如京東西兩路中國根幹畿甸藩蔽縷息所資常須安靜以鎮天下然每患寇賊淵藪其中所在成得豐穰必不大至連結若因之以邊警加之以飢饉決不勝於盜亂必始於鄉閭何以言之自慶曆初遣朝臣分往京東西等路招刺強壯弓手充宣毅軍俄又聽其備人自代于時臣知諫院因爭此事朝議已行不為停罷今民力所以大困國用所以一空蓋由此一舉之失也其諸州宣毅悉系游惰不逞之民非有材力技勇之所選也緣兆化軍軍賊以偷發朝廷綱紀失體如息過當如養驕子轉生兇悖臣比在審刑諸

州奏到宣毅兵士奕案無日不有大則謀欲殺官吏劫倉庫小則時欲劫民戶入山林多至三五十少亦一二十數以台賞少科重故有謀輒被告發聞雖間有乃同兒戲無益國生事皆私不征不役居惟念亂徒衆與隣州各有此等兵出其亂階一也初點宣強壯已屢經教閱槍刀弓弩各當習守及後招刺之時既備人充代而其強壯本身並有身力例各不經農業遂成游惰僻捕捉博閭侵凌細弱趨坑治以逐末販茶鹽而貧林僮緣此散為流民結為賊盜不死此類唐之黨賊由此起者此其亂階二也又京東西之民多信妖術凡小村落輒立神祠蟲蟲之說惑於禍福往往奔湊相從聚衆遂相緣曠官不得知惟知畏神不復憚法儻使滋甚恐益成俗漢中平元年黃巾賊天下同日起凡三十六萬眾各有部率由積妖而成也晉盧循隋唐乃歷代常有此事此其亂階三也所謂地震之異儻在民與蠻夷此其最可慮哉渾州劉變清素士也恐非應務之才邕桂長吏尤宜推擇才略宣毅尤兵漸謀備法之術民之先在強壯籍者其餘法皆宜謂須罷立峻防頒閑民間猶多當時教閱兵仗亦合嚴降約束收納入官村落神堂令在所毀折審加察捕民之習妖者此亦思患豫防之大略伏冀採納施行　十一月己卯遣著作佐郎梵建中往延州同議夏國封界事張子奭道病故也　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張方平為翰林學士權三司使　河北鹽務在滄濱二州滄州務三濱州務四歲課二千一百四十五石以給一路舊并給京東之淄青登三州淄青齊通商乃不復給自開寶以來河北鹽聽人貿易官收其算歲為額錢十五萬緡上封者嘗請禁榷以收遺

利余靖時爲諫官亟言前歲事宜以來河北之民損點殘弊
強壯及諸色科率數年之間未得休息臣常痛燕薊之地陷
於胡虜幾百年而民忘南顧之心者以戎狄之法大率簡易鹽
麴俱賤科役不煩故也昔者 太祖皇帝特推恩意以惠河朔
故許通鹽商止令收稅今若一旦榷絕價必騰踊民苟懷怨
悔將何及伏緣河朔土多鹽鹵小民稅地不生五穀惟刮鹻
煎之以納二稅今若禁止便須逃亡鹽價若高犯法必衆邊
民怨望非國之福伏乞且令仍舊通商無輒添長鹽價以啟
民怨其議遂寢（[illegible]）
（[illegible]）
三司使（[illegible]）復張榷議恐推一州
鹽下其議於本路都轉運使魚周詢亦以爲不可（[illegible]）

（[illegible]）且
言商人販鹽與所過州縣吏交通爲弊所算十無二三請勑
州縣以十分算之聽商人至所鬻州縣并輸算錢歲可得緡
錢七十餘萬三司奏用其策 上曰使人頓食貴鹽豈朕意
哉於是三司更立榷法而未下也方平見 上問曰河北再
榷鹽何也 上曰始議立法非再也方平曰周世宗榷河北
鹽犯輒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
錢而弛其禁世宗許之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榷乎且今
未榷也而契丹常盜販不已若榷之則鹽貴契丹鹽益售是爲
我斂怨而使虜獲福也虜鹽滋多非用兵莫能禁邊隙一開
所得鹽利能補用兵之費乎 上大悟曰卿語宰相立罷之
方平曰法雖未下民已戶知之當直以手詔罷之不可自有

司出也上大喜命方平密撰手詔下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
于澶州爲佛老會七日以報 上恩且刻詔書北京其後父
老過詔書下必稽首流涕（[illegible]）
（[illegible]）監察御史何郯亦言臣伏見河北諸州所產
鹽貨自 太祖開寶年降詔明許通商止令收稅于今多年
民享其利近聞臣僚等奏欲榷賀滄濱鹽入官召商旅入中
邊上糧草竊日欲榷滄濱鹽即須禁止諸州小鹽不禁則
侵官中課利若禁則十數州軍從此民必受弊而此一路除
滄濱出鹽外其深冀邢洺等十數州地多鹹鹵不可耕殖民
唯以煮小鹽爲業衣食賦稅皆出於此若果禁斷一旦窮民
失業散而爲盜則所虞非細近因朝廷指揮下本路都轉運
司相度事雖未行民心已甚疑惑況本路諸色鹽中久來

各已定起稅額每年所入課利數亦不少今雖改用新法或
商旅未必來算請所得年課未必增多乞下本路轉運使魚
周詢已具條利害論列所謂榷法不可行而止乞增從臣竊
謂此舉於河北事體利害最大其臣僚所請榷鹽乞停罷
如朝廷已議定不行猶恐彼處民或未知亦乞指揮下本路
諸州軍告諭人民以朝廷今來並用舊法不復行禁榷之意
使一方之人各安生業 辛丑獵于城南東韓村自上林園
去營東馬分騎七數千爲左右翼節次旗鼓合圍場徑十餘
里部隊相應 上案轡中道親挾弓矢而屢獲禽是時道傍
居民或畜狐兔鳧雉驅入場中 上因謂輔臣曰畋獵所以
訓武事非專務獲也悉令縱之至棘店御幄殿召所過父
老子孫供役之數土地種植所宜且勸其衣食登耗而能耳
壽人加慰勞還次近郊遣衛士更奏技駕前兩兩相當持鞦韆

按擬以次勝又謂胡瑗輔臣曰此亦可觀士之才爽也免所過
民田在圍內租稅一年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八十七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八十八

仁宗皇帝紀二十五

慶曆七年春正月　甲申知大宗正事允讓請自今宗室輒有面祈恩澤者罰一月俸仍停朝謁從之　戊子尚書左丞知兖州杜衍為太子少師致仕時年方七十正旦日上表頻還印綬宰相賈昌朝素不喜衍遽從其請議者謂衍故宰相一上表即得謝且位三少皆非故事蓋昌朝抑之也　辛卯御大慶殿門閱天僕寺新作金輅玉輅　癸卯兵部員外郎知制誥楊偉權知諫院偉嘗曰諫官宜論列大事細故何足論然當時譏其太擁　己亥慶曆編敕成凡十二卷別為總例一卷視天聖勑增五百條大辟增八流增五十有六徒減十有六杖減三十有八笞減十有一又配隸減三大辟而下奏聽旨者減二十有一詳定官張方平宋祁曾公亮並加勳及賜器幣有差　二月丁未詔流內銓應納粟授官人不除司理司法參軍洎上佐判官資考深無過犯方注主簿縣尉如循資入縣令錄事參軍者銓司依格注擬止令臨監物務從御史知雜李東之所請也（會要七年二月二日事）　壬子罷群牧制置使王貽永言群牧司先因詳定所減罷副使二員（都監）二員判官一員比來頗致闕事請自今以使副各一員都監判官各二員為定制從之　丙辰命內侍二員揀舉月給軍糧時侍御史吳鼎臣言諸軍班所給糧多陳腐又斗升不足請以內侍糾察之翌日諸監倉官進呈軍糧　上諭曰自今當足其數以給之時衛士皆在殿下殿前都指揮使李昭亮因相率羅拜以謝軍糧自江淮轉漕至京師又積年而後支雖上軍所給斛升僅足中下軍率十得八九雖遣內侍提舉徒動衆情而終不可行（此據實錄今又不知出何日姑筆當考）張方平言竊聞近日中使傳宣

諸司頗為煩數甚至三司日或數次臣聞王言作命百官承
式共範萬事言曰從從作乂故王者之言是謂號令令出惟
行不行則權綱虧矣今夫屑屑冗務之事皆賤者之所視責
在彼司各有程式發輸督促動須進旨下所司既彼受其行不
可奉行若又須稟復或却寢罷下成發命上為損威臣以為
常若弗知至欲乞今後除有指揮中書樞密院事特降中使
外自餘細務各下三司提舉司開封府等處者只乞傳宣中
書樞密院勾當行遣處有司或敢違慢自應合行勘責即事干
急速不容留滯即乞宣付入內內侍省揣度事體緩急須即
施行者具錄體報下所司所冀出納有常上下得體 勅行御
其輔綱制後當考撰 三月癸未詔求寬恤民力之事聽官吏驛
置以聞上其副于轉運司利害明白者轉運司頒行之 毀
後苑造龍舟初有司請修以備幸詔特毀之 癸巳詔曰自冬
訖春旱暵未已五種弗入農失作業朕惟災變之來應不虛
發殆不敏不明以干上帝之怒咎自朕致民實何愆與其降
疾於人不若移災於朕自今避正殿減常膳中外臣僚指當
世切務實封條上三事大夫其協心交儆稱予震懼之意焉
上每命學士草詔未嘗有所增損至是楊察當筆既進詔草
以為未盡罪己之意令更為此詔 乙未工部侍郎平章事
賈昌朝罷為武勝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
司河北安撫使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吳育為給事中歸班
昌朝與育數爭論帝前論者多不直昌朝時方閔雨昌朝
引漢災異冊免三公故事上表乞罷而御史中丞高若訥在
經筵帝問以旱故若訥因言陰陽不和責在宰相洪範大
臣不肅則雨不時若 帝用其言即罷昌朝等尋復命育知
許州 罷昌朝判大名與北安撫使據本傳 工部侍郎平章事陳執中加昭文

館大學士監修國史 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
府夏竦依前官充樞密使故事文臣自使相除樞相必納節
還舊官獨竦不然 月 初降制以竦為宰相諫官御
史言大臣和則政事起竦與陳執中論議素不合不可使共
事越三日遂貼麻改命焉
知益州樞密直學士戶部郎中文彥博為右諫議大夫
樞密副使 上用李東之建議再興近郊南城之役衞
士不及整而歸以夜有雉殞于殿中諫者以為不祥 是月
乙亥詔將復出諫者甚眾 御
史何郯言古者天子因四時之田所以講威武而勤遠略不
圖事遊戲而就細娛蓋之策書具有典法前日伏聞法駕將
獵近郊中外之人聽者頗惑良以去歲車駕已嘗出畋群臣
抗言隨即停罷忽茲再舉未諭聖心伏以陛下繼統以來動
遵法度不甚弋獵不數豫游恭儉之風足邁前古而今之舉
事固必有因豈陛下以宇內有年方隅無事故於農隙以講
武經欲為都邑游觀之盛乎抑有獻議者謂田獵之事具有
禮文行之以時蓋樂豫與前則獵者諫止之言不足顧乎若聖
意果然如丹先定則非愚臣之所敢議也然其中事有切於
利害者尚可得而言焉恭自 真宗皇帝即位之後遂下詔
書罷放五坊鷹鶻游獵之事不講幾四十年校獵之籍率非宿熟
士卒久不便習其事官司又不素詳其議倉卒而行必多曠
闕稍聞去歲乘輿之出往返甚勞一日之間殆馳百里而又
兵衛不肅禁蹕不嚴從官不及侍行有司不暇供億遠至昏
夜始入都門此豈非士不習其事官不詳其儀而致然歟而
況以騎乘而有疾馳之勞在原野而弛嚴衛之備或御者蹶
跌或生銜橛之變誤犯及車塵臣子之罪將何贖焉雖則

仁聖之資固有神靈之衛然不可不備非常且西北二隅變故難測豈無姦偽雜於稠人廣衆之中由此而言益可深慮傳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況於萬乘之尊乎豈宜日射侯之娛與安危之機孰當今不獵猛敵而獵田況不拂強寇而掉蓋畋獵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伏望陛下深以省此遊佃畫圖遐舉遵　列考諸書之言念前代致亂之故復深察神樂爲伏獸拱揖在御處無乘危則宗廟生靈實有慶賴臣竊當言責理合開陳聞此嚴誅責少示補綴係周書官王疇亦陳十事以諫是日有詔罷出獵又詔停建州造龍鳳茶丙申詔群臣無得以郊祀請加尊號　丁酉改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文彥博爲參知政事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高若訥爲樞密副使　己亥賜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曾公亮三品服故事待制入謝未始賜服至是　上御邇英閣面賜之仍宣諭曰即講席賜爲盡所以尊寵儒臣也公亮自修起居注當遷知制誥賈昌朝其友壻也避嫌故使待制天章閣昌朝罷既半歲乃命知制誥　庚子群臣上表請御正殿復常膳詔不允其後雖得雨表三上乃從之　壬寅降宰臣工部侍郎陳執中爲給事中參知政事給事中宋庠爲右諫議大夫工部侍郎丁度爲中書舍人先是賈昌朝引漢故事乞罷相昌朝既罷執中等復由前請於是各降官一等而輔政如故　上之幸西太一宮也日方炎赫却蓋不御及還而雨是日大澍　癸卯太常禮院言天子宗廟皆有常制今太廟之南門立戟即廟正門也又有外牆欞星門即漢時所謂壖垣乃廟之外門也昨新建南西牆門元在通衢以止車馬之過廟者其官僚下馬宜勿禁之初知宗正丞趙恭和言今廟壖矩而去民居近非所以嚴宗廟請別爲複牆以蔽界之故又設西面之門然而非制也　詔權停貢舉　夏四月己酉內出詔曰前京東轉運使薛紳任部吏孔宗旦尚同徐程李思道等爲耳目伺取州縣細過以滋刑獄陷害人命時號四瞻前江東轉運使楊紘判官王綽提點刑獄王鼎皆以疾苛察相尚時號三虎是豈稱朕忠厚愛人之意與紘已降知衡州而紳等故在其降紳知陝州鼎加深州綽方居喪候服除日取旨自今皆毋得用爲監司宗旦等四人並與遠小處差遣綽益都人鼎沿子與紘三人者皆范仲淹等所選用也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楊安國因講筵爲上言三虎四瞻事故有是詔綽先爲刑部詳覆官有廖均者挾當路權勢有罪中書違舊例送刑部官屬無敢違者綽獨以爲執一定而例有出入今廢勅用例非有司所敢聞也執政雖深惡之然卒不能屈遂通判雄州城久壞守將慮邊契丹誚責不敢修綽以爲今彼修之而已豈非增廣則於拒塞爲無害既興役契丹果來問綽報以前語仍緩其使及使返而役已畢廣亦不敢復問杜衍當薦尤稱其才及是除責通判萊州　庚戌京東轉運使監察御史包拯爲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陝西轉運使拯入見既行會他路監司有對自求改服章者　上不悅因諭中書曰包拯使陝西未嘗自言也可齎賜之行次華陰換三品服拯言臣前年夏中因伴送北使回見河北麥熟價賤乞支借見錢及時收糴外可以實邊備內可以寬國用雖尋蒙差監察御史劉元瑜往彼催促緣河北錢幣有限竟不能廣有積聚以備將來臣去秋赴任京東日竊見朝廷差仲簡宋選陳榮古往三路便糴臣亦曾上言以遠處少得見錢恐難集事欲望特出宸斷權於內庫支借見錢或紬帛百餘萬貫逐路乘此之便廣謀收糴俾邊廩積實有數年之蓄庶少寬

卹民力臣任陳言賊未賜開納今蒙恩改授陝西緣西鄙用
事以來關中生聚凋殘尤甚物價踴貴且朝廷所以紓元昊
誠欵許之自新者蓋欲稍紓民力爾今身事雖粗寧而屯
兵防守調度寖廣錢貨積貯漸見虧乏如緩急有事亦未
免重困生靈況財力一出民間當兵之際切在安存勿擾安
之之道惟在不橫賦不急役若追求不已則大本安所固哉
伏望陛下少垂聖意大緩吾民以安天下應三路用度不足
且以內帑錢帛借助以惠元元民心苟安則醜虜易爲慮哉
壬子御正殿復常膳仍賜二府喜雨詩 己卯陳執中宋庠
丁度皆復所諱 丁卯上封者言諸路轉運司廣要出剩求
媚于上以民輸賦稅已足不半之賦又令加耗謂之潤官江
西諸路州軍體例百姓納米一石出剩一斗往往斂之
官州縣之外更要一斗且以江西一路歲百萬石為準若每
石取米一斗以一百萬石計之所收已及一十萬石若於民
間取十萬石耗米入官則下民必食貴米此且粗引一路之
弊若天下之廣賦稅之饒其弊無極臣恐諸路轉運使尚有
似此無名刻削願陛下關其奏目或有横加收斂名為出剩
乞賜糾舉使民知陛下之意仍乞嚴行戒勵必然止絕 上
覽之曰古稱聚斂之臣過於盜賊今如此掊斂與朕結怨於
民也亟下詔止絕之此蓋張唐英政要 包拯為監察御史也嘗言臣
訪聞江南西路轉運使王逵行事任性不顧條制苛政暴斂
全無畏憚州縣稍不順從即時捃拾吏民無告實可嗟憫王
逵先任荊湖南路轉運使日非理配率人戶錢物上供以圖進
用山下之居民若於誅求逃入蠻峒結集凶黨致此大患于
今未息緣江西重地幅員千餘里財賦戶口尤盛亦與蠻接
連境界若任匪人切恐為國生事且楊紘但以溫量官吏過

當尚降差遣況王逵害民蠧化衆議不容伏望聖慈特從降
黜則天下幸甚又言臣近以王逵所為任性加以殘酷不可
令久居表率之任乞降差遣竊知下本路提刑司體量且提
刑與轉運俱是按察之官事相關連寧無私徇低情狀灼著
恐未能必定朝旨兼王逵先任荊湖南之日以非理率斂
物臣僚奏劾降知池州尋該赦牧移福州未幾又自揚州拔
令任雖遇滌濯棄瑕錄用然刻暴之性難以悛改凡所行事
布在朝野無不共知且非腰肢臣與王逵素不相接但以物
議不允須至上言伏望聖慈特出宸斷只令依撥統例與降
一小郡所貴天下酷吏稍知警懼詔不從逵以五年春末將
漕江西是年夏末乃移荊湖北路云 己巳詔諫官除朝參
外非公事毋得出入請謁 是日詣邇英閣讀寶訓三公三
少皆天下端士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
然 帝曰朕昔在東宮崔遵度張士遜馮元爲師友此三人
皆老成人至於遵度尤良師也又嘗問宋祁曰孫奭馮元有
子孫在朝否祁曰奭子瑜為崇文院檢討元子諴監內衣庫
帝問其材行何如祁以實對 帝曰二人名儒奭尤淳正
五月 丙子東頭供奉官李瑋為左衛將軍駙馬都尉選尚
福康公主也瑋用和次子 上追念章懿太后不已顧無以
厚其家乃使長女降焉嘉祐六年乃改封 知諫院王贄言臣竊睹章
疏內有事合更張者送兩制及臺諫官等同議動經半年餘
未見結絕緣官員數多遷移不定其間若事或分寸有益即
遷一日有一日之損蓋素無條約而務在因循欲乞今後應
批狀下兩制及臺諫等官同定者乞限五日內聚議半月內
連書奏上如議論不同才識特異稽合禮法自有建明即許
別狀以聞從之仍詔已送下詳定文字亦依此月限詳定聞

奏　知青州翰林學士戶部郎中葉清臣兼龍圖閣直學士爲永興軍路都部署兼本路安撫使知永興軍始清臣辭卻州不赴得知澶州不三月改青州於是又徙永興　上初欲進清臣官爲諫議大夫宰相陳執中曰故事兩制自中行郎中遷左右司郎中今遷諫議大夫太優乞且令兼龍圖閣學士　上許之故事新除知永興軍者皆有錫賚執中因清臣近已得賜遂不與清臣愈恨過闕請對於　上前數執中之短且力辭閣學士不拜　上錫賚之亦不受然　上遇執中如故清臣卒赴永興　水洛城都監內殿崇班閤門祗候劉滬卒其弟淵請護喪東歸蕃人遮道號泣請留葬水洛立祠城隅歲時祠之經略司言熟戶蕃官牛裝過等願得滬子弟主其城乃復命滬弟淳爲水洛城都監　己亥命翰林學士楊察除放天下欠負　辛丑詔西北二邊有大事自今令中書樞密院召兩制以上同議之　六月壬戌置北京留守司御史臺　詔臣僚移任求朝見者留京師毋得過十日（此以實錄日曆增入）（□□不詳此事當考）　戊戌命參知政事丁度提舉編修唐書　先是夏竦讒言石介實不死富弼陰使入契丹謀起兵謂廷疑之弼時知鄆州罷京西路安撫使既而北邊授疑如竦讒不驗弼自鄆州徙青州仍領京東路安撫使竦仍擿及說介說虜弗從更爲弼往登萊結金坑凶惡數萬人欲作亂請發棺驗視朝廷從詔監司體量中使持詔至奉符提點刑獄呂居簡曰今破冢發棺而介實死則將奈何且喪葬非一家所能辦也必須眾乃濟若人人召問之苟無異說即令結罪保證如此亦可應詔矣中使曰善及還奏　上意果釋介妻子初羈管他州事既辨明乃得還侍御史知雜事張昇及御史何郯皆極論其事郯奏疏曰伏聞朝廷近降指揮爲疑石介

遺相問構來皆涉狂怪臣僚以審存沒中外傳聞頗甚駭異緣石介平生頗篤學問所病者道未周而好爲人師致後生從學者多流蕩狂妄之士又在太學日不量職分專以時事爲任此數端是可深責其於他事計亦不爲況介前年物故衆已明知借使介尚存一眇小丈夫亦何所圖臣聞此事造端介見夏竦始初陰令人摹擬石介書迹作與前來兩府臣僚簡尺甚言事端欲傳播入內上惑聰明夏竦豈不知石介已死然其如此者其意本不在石介蓋以范仲淹富弼在兩府日夏竦曾有樞密使之命當時亦以群議不容即行罷退疑仲淹等同力排擯以石介曾被仲淹等薦引故欲深成石介之惡以汙忠義之臣皆時昔之憾未嘗獲逞昨以方居要位乃假朝廷之勢有所報酬其於損國家事體則皆不顧爲伏望聖慈照夏竦之深心素來陰計與仲淹弼之大節然見忠純特排奸謀以示因遇石介存沒亦乞更不根問庶存大體自夏竦力行此事中外物議皆知不可然而未嘗有敢言者蓋慮時論指爲朋比爾臣若更不陳始末明辨即是深負言責伏惟聖明於其愍而圖之則天下幸甚　秋七月丙子詔以冬至有事于南郊　辛巳詔兩制及太常禮院議增眞宗諡　壬午戶部副使祠部郎中張堯佐爲天章閣待制河東都轉運使（無…除授…）　南郊禮儀使楊察言昔景祐二年勅禋祀天地自今　太祖爲定配　二宗爲迭配慶曆四年南郊已奉　太祖　太宗配今合以　太祖　眞宗配詔恭依　八月丁未賜汝州龍興縣處士孔旼粟帛旼孔子四十六代孫隱居縣之龍山滍陽城性孤潔喜讀書有田數百畝賦稅常爲鄉里先遇歲飢分所餘周不足若未嘗計有無聞人之善若出於己動止必依禮法環所居百里人皆愛

墓之兒敢于路輒歛袵以避葬其父廬墓三年卧破棺中白
食米一溢壁間生紫芝數十本州以行義聞故有是賜又給
復其家盜嘗入敢家發其衣篋敢避之縱其所取皆盡衣服弱
者爲盜掠奪其衣敢追盜與語責之義盜愧界之使歸所掠
居山林嘗逢毒蛇虎豹或謂之曰子毋夜行此亦可畏敢曰
無心則無所畏晚年惟玩易老淨肇論書它書亦不復讀爲
太元圖張壁上外列方州部家而中虛其空之無所書曰易所
謂寂然不動者與此無以異也　戊申知諫院王曾言自今
臣僚上殿如親聞德音事干教化及禮樂刑政之損益世與
法者並仰備錄關修起居注官從之　丙辰詔加　真宗謚
曰　膺符稽古成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從翰林學士
張方平等議也　戊午改文明殿學士爲紫宸殿學士文明
殿禁中已無之學士自程羽李昉後亦不以除授而文明二
王 九十 八入 十 二十
字又出　真宗謚故改之用參知政事宋庠議也　初置天
章閣直學士位在龍圖閣直學士之下　丙寅召近臣宗政
殿觀御書　真宗加謚版位　帝親題設再拜涕泣又觀新
作郊廟祭器以景表尺較其制度多未合者悉令改造之
太常禮院請　皇帝獻天帝配帝坐以匏爵亞獻以木爵親
祠太廟酌以玉斝亞獻以金斝郊廟飲福　皇帝皆以玉斝
詔飲福唯用金斝亞獻酌銀斝 此事別見　九月甲戌降引進使
眉州防禦使知渭州張亢領果州團練使知磁州 時三司給
邠寧州庫物良而估賤三司所給物下而估高亢命均其直
以便軍人轉運使奏亢擅減三司所估樞密使夏竦挾故怨
因糾亢御史宋禧繼言亢嘗以庫銀市易復降爲右領軍衛
大將軍知壽州 亢再降乃十月乙亥今併書　三司送特支下慶州物惡
而估高軍中語藉藉後人因譏及之知州孫沔曰此朝廷特

賜何敢妄言動衆命驅出將斬之以徇將佐爭言此特戲耳
不足深罪也沔徐呼還杖脊配嶺南謂之曰汝顛戲我前即
私議動衆汝必死向告者起遷矣明日給特支帖然士無敢
譁者 此事不得其時今附見張亢得罪之後　癸巳以北宅爲廣親宅先是帝
以秦王子孫衆多而所居隘狹乃命修王欽若第增益之
徐國公承簡言于　上曰陛下敦愛宗室繼跡近之間既建
睦親宅亦願得美名以揚秦王遂賜今名　丁酉詔刪定一
州一縣勑　冬十月壬寅朔工部郎中集賢殿修撰張揆爲
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學士揆所著太玄集解召見延和殿令揆
著得斷首且言斷首准易之夬卦蓋陽剛以決陰柔君子進
小人退之象也　帝悅故有是命　太子太傅致仕李迪既
歸濮州其子東之爲侍御史知雜事奉迪來京師帝數遣使
勞問欲召見以病疾辭　壬子迪卒贈司空侍中謚文定帝
王 九二 八 二十一 辛
篆其墓碑曰遺直之碑又改迪所葬鄆城之鄉曰遺直鄉
十一月乙未加上　真宗謚　丙申朝饗景靈宮　丁酉饗
太廟奉慈廟　戊戌祀　天地于圜丘大赦　是日貝州宣
毅卒王則據城反則本涿州人歲饑流至貝州自賣爲人牧
羊後隸宣毅軍爲小校貝冀俗妖幻相與習五龍滴淚等經
及圖讖諸書言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持世初則去涿母與
之訣別刺福字於其背以爲記妖人因妄傳福字隱起爭信
事之而州吏張巒卜吉主其謀黨連德齊諸州約以明年正旦
斷澶州浮梁亂河北會黨人潘方淨懷刃以書謁北京留守
賈昌朝事覺被執不待期亟叛時知州張得一方與官屬謁
天慶觀則率其徒劫庫兵得一走保驍捷營賊焚門執得一
囚之兵馬都監田斌以從卒巷鬭不勝而出城扉闔提點刑
獄田京任黃裒持印棄其家縋城出保南關賊從通判董元

亨取軍資庫鑰元亨拒之殺元亨又出獄囚囚有臧司理參軍王獎者遂殺獎既而節度判官李浩清河令齊開主簿王湊皆被害則僭號東平郡王以張巒爲宰相卜吉爲樞密使建國曰安陽榜所居門曰中京居室廐庫皆立名號改年曰德聖以十二月爲正月百姓年十二以上七十以下皆涅其面曰宜軍破趙得勝旗幟號令率以佛爲稱城以一樓爲一州書州名補其徒爲知州每面置一總管然縋城下者甚眾令守者伍伍爲保一人縋餘悉斬　初變起倉卒衆莫知所爲元亨自天慶觀促馬馳還坐聽事賊黨十餘人環甲露刃排闥而入　左右皆奔潰賊脅元亨曰大王遣我來索庫鑰元亨據案叱之曰大王誰也妖賊乃敢弄兵乎我有死爾鑰不可得也賊將郝用繼來索愈急曰庫帑今日大王所有也可不上鑰乎元亨厲聲張目罵賊用遂殺之執其鑰去及城破獲用斬以祭元亨元亨東鹿人也　賈昌朝遣大名府鈐轄力戩承制郝質將兵趨貝州十二月辛丑朔昌朝以貝州反書聞內出劄子下中書樞密院亟擇將領往撲滅之仍令歷州孟[illegible]州真定府稼設守備毋至奔逸　壬寅遣宮苑使象州團練使入內押班麥允言西京作坊使資州團練使王凱往貝州捕殺軍賊仍詔賈昌朝發精兵衛之　高陽關都部署馬軍都虞候象州防禦使王信聞貝州亂亟領本路兵傅城下　甲辰即以信爲貝州城下招捉都部署　丙午夜有星大如缶墜賊城中　戊申加恩百官樞密使王貽永封遂國公夏竦英國公鎮安節度使同平章事章得象鄆國公保靜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德用祁國公舊制將相食邑萬戶即封國公王旦爲相過萬戶而謙抑不封是歲南郊中外將相唯竦滿萬戶中書請封英國因詔節度使帶平章事未滿萬戶皆

得封於是貽永得象德用皆封國公其後遂以封邑合萬戶者徹國　庚戌權知開封府樞密直學士左諫議大夫明鎬爲河北體量安撫使　甲寅知滄州西上閤門使樂州刺史高繼隆兼東上閤門使知貝州　遣內侍何誠用齎敕榜招安貝州軍賊御史中丞高若訥言河朔重兵所積勅令釋貝州不討後且啓亂此爲夷狄笑不聽　丙午詔自今策試武舉人毋得問陰符諸禁書知諫院王贄言諫官例不與臣僚過從今請除二府不聽謁外其兩制官並許往還從之[illegible]

[illegible]三司使張方平言[illegible]勘會陝西用兵以來內外所增置禁軍八百六十餘指揮約四十有餘萬人通人員長行用中等例每人約料錢五百月糧兩石五斗春冬衣[illegible]共折米計七百二十萬石紬絹二百四十萬疋綿四百八十萬兩隨衣錢一百二十萬緡每歲南郊賞給六百萬緡內馬軍一百二十餘指揮若馬數全足計六萬有餘疋每年支草一千五百一十二萬束料一百五十一萬二千石其係三路保捷振武宣毅武衛清邊蕃落等指揮并本道土兵連營仰給約二十餘萬人比之蕃戎兵當四十萬人本道財賦支贍不足募商人入中糧草度支給還錢帛加擡則例價率三倍茶鹽香藥緣此去賤貨利流散將來悉歸官又自慶曆二年以後增添給送西北銀絹內外文武冗官日更增廣比以三司經用不贍慶曆二年六月聖恩特賜內藏銀一百萬兩紬二百萬疋仍盡放免日前所貸內庫錢帛慶曆二年八月又蒙恩賜內藏紬絹三百萬疋　爲錢一千二百萬緡慶曆五年又賜江南所鑄到大銅錢十一萬當小錢一百一十萬緡及今來滿五年相承費用已盡乃

是每年常將內藏銀絹近三百萬緡供助三司經費仍復調發諸路錢物應副方始得足即日外州府庫搜刮之餘不知內藏蓄積幾何可供今後支撥天下山澤之利茶鹽酒稅諸色課入比之先朝以前例皆大有增剩可謂無遺利也若據國家天下之廣歲入之數自古無此之多也然有司闕度支見匱乏直以支費較廣不量入以爲出所致爾方今急務莫先貨食貨食不足何以爲國昔唐自天寶之亂肅代之後藩重之餉饋而百姓至役應以供兵食登都城門以望貢奉之至王室可爲危蹙矣然患難既平則兵有時而解兵解則民力紓矣今禁兵之籍不啻百萬人坐而衣食無有解期七八年間天下已困而中外恬然不知去故請舉一事而言則它可以類知也景祐年中天下預買紬絹一百九十萬疋云年至買三百萬疋諸路轉運司率多訴者有司未如之何議者徒知茶鹽諸課利之法弊而不知弊之所由臣詳求其故法實不弊勢使然爾蓋兵有衆則冗費可省冗費省則兼并之民不能覬睨緩急以侵利權然則有司得制其輕重矣臣以不才謬當大計職要所切心如灰灼權諸利害至於根本則關醒動靜臂指紳縉乃繫二府非有司所預謹具大略乞下中書樞密院密加圖議裁於聖斷變而通之以蘇疲民之生致爲適治之路又云臣昨曾約計天下財利出入之籍知天下之所以困本於兵因勘會自寶元慶曆後內外增置禁軍歲給錢帛糧賜等數進呈乞朝廷圖議其事有以弛張之伏以 太祖皇帝取荊潭收蜀廣南江南備晉寇禦西戎北虜計所籍兵不及十五萬 太宗皇帝平太原備塞賊禦北虜料簡軍籍增修戎備志在收燕薊然其募兵亦不過四十萬先皇咸平中備邊賊禦北虜寇最戰士至五十餘萬人又契

丹請和祥符以後稍消汰弛馬牧地給耕民邊將占兵自固者頗罷之至于寶元幾四十年可謂久安矣向因夏戎阻命始籍民兵假命刻之以補軍籍遂於陝西河北京東西增置保捷武衛宣毅等軍既而又置宣毅於江淮荊湖福建等路凡內外增置禁軍約四十二萬餘人通三朝舊兵且百萬鄉軍義勇州郡廂軍諸軍小分剩員等不預于數連營之士日增南畝之民日減爾來七年之間民力大困天下耕夫織婦莫能給其衣食生民之膏澤[illegible]國家之倉庫空虛而此冗兵狃於[illegible]以幾漸成驕惰然且上下恬然不圖云救惟恐招置之不多也且 太祖訓兵十萬人以定天下今以百萬人爲少此無它爾含苟又身之安矣[illegible]今汲汲於權右之備寧有慮不經久而可以保天下者哉故比歲以來三路入中糧草度支給還價錢常至一千萬貫上下邊費如此何以枝梧臣敢以今大計加之百萬不爲益裁之百萬不爲損而比來禁軍官六千緡若是薄者萬緡則毀百諸監務場務官區課程以立當極必若歲至三二千緡則以冗選監不知當省遣官幾何而歲一路一歲糧草之費是謂聚斂會之弊什伍倍閭之世也從臣之人更言遠利以裡經用於余盡財計盈虛持等安昔取諸兵而已矣景祐以前三二一司財用無餘及今而加一倍則可以得足臣近約度今年在京支計前已進呈云是準擬當年用度闕融撥轉借以有備過此以往若更因之以權費加之以飢饉雖有智者亦無以善其後矣故臣亦敢期克濟推社稷之福祖宗之德陛下至仁盛德自以感格天心降以善祥報之以有年則兆民之所賴也若繫諸人事臣愚竊甚寒心伏望今中書樞密院與會臣所奏審評計議裁於 聖斷

為之所循須効在累年之後如救焚溺緩則益不及矣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八十八

天祿繼鑑
乾隆御覽之寶
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
八徵耄念之寶
太上皇帝之寶

仁宗皇帝紀二十六之一

慶曆八年春正月辛未夏國主曩霄卒曩霄凡七娶一曰米母氏舅女也生一子以貌類他人殺之二曰索氏始曩霄攻猫牛城傳者以爲戰沒索氏喜日調音樂及曩霄歸懼而自殺三曰都羅氏蚤死四曰咩迷氏生子阿理謀殺曩霄爲鄂斯所告沈于河殺咩迷氏于王亭鎮五曰野利氏遇乞從順長有智謀曩霄畏之戴金起雲冠令他人不得冠生三子曰寧明喜方術從道士路修篁學辟穀氣忤而死次寧令哥曩霄以貌類己特愛之以爲太子次薛埋蚤死後復納沒移皆山女營天都山以居之野利之族宜言吾女嫁二十年止故居而得沒移女乃爲修内曩霄與會有告遇乞兄弟謀以寧令哥娶婦之夕作亂曩霄遂族遇乞剛浪凌城遁等三家既而野利氏訴我兄弟無罪曩霄悔恨下令訪遺口得遇乞妻閻于三香家後與之私通野利氏覺之不忍誅遇乞妻乃出爲尼號沒藏大師六曰耶律氏七曰沒移氏初欲納爲寧令哥妻曩霄見其美自取之號爲新皇后寧令哥憤而殺曩霄不死劓其鼻而去匿黃蘆爲沒藏訛龐所殺曩霄因鼻創死年四十六沒藏氏初爲尼寓于興州之戒壇院既娠而曩霄死曩霄遺言立從弟委哥寧令其大酋悞移賞都埋移香熱嵬浪布野也浪㖂與沒藏訛龐議所立沒藏大族也訛龐爲之長衆欲如遺言立委哥寧令訛龐獨弗許曰委哥寧令非子且無功安得有國悞移賞都曰國令無主然則何所立不然爾欲之乎爾能保有夏土則亦衆所願也訛龐曰予何敢哉夏自祖考以來父死子繼國人乃服今沒藏尼娠先王之遺腹幸而生子則可以嗣先王矣誰敢不服衆曰然遂立沒藏而僞號太后曩霄既死三月諒祚生以毛惟昌高懷正之妻更乳之而政在沒藏氏惟昌懷正皆漢人本遇乞帳下故親待之已而懷正貸銀夏人惟昌竊衣曩霄所與盤龍服皆爲訛龐所族 乙亥明鎬言貝州距闉火斬守闉三班奉職李與初貝州城峻不可攻乃謀穿地闉度用工二萬人期三十日可與城齊而賊亦於城上設戰棚與官軍相當名曰喜相逢距闉將成又爲賊所焚火三日不滅既斬與乃用軍校劉遵計即南城穿地道而日攻其城以牽制之貝州民有汪文慶郭斌趙宗本汪順者自城上繫書射明鎬帳約爲内應夜垂絙以引官軍既納數百人登樓擣賊賊覺率衆拒戰初官軍既登欲專其功斷絙以絶後來者及與賊戰兵寡不敵與文慶等復縋而下是夜城幾克 丙子授文慶文斌西頭供奉官宗本順右侍禁 丁丑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文彥博爲河北宣撫使本路體量安撫使樞密直學士左諫議大夫明鎬副之鎬督諸將攻貝州城久不下帝憂之閒輔臣莫肯出彥博乞身往破賊故遣彥博宣撫而改鎬爲彥博之副 先是樞密使夏竦惡明鎬恐其成功凡鎬所奏請輒從中沮之彥博既受命因言軍事中覆不及願得專行皮與詔許彥博以便宜從事彥博請用將作監主簿鞠真卿等三人掌機宜文字許之明鎬所奏辟殿中丞王起等四人仍聽隨軍 貝州賊謀竊出要劫契丹使明鎬謀知之遣殿侍安素伏兵西門壬午賊果以三百人夜出伏發皆就獲之 是日江寧府火初李景在江南大建宮室府寺其制皆僭 帝京時[illegible]謀亂事覺伏誅既而火知府事右諫議大夫集賢殿學士李宥懼有變閉門不救延燒幾盡唯存一便廳乃舊玉燭殿也宥責授秘書監直令致仕宥奏火

事云不意禍起蕭牆豈若牛田棣會新有衛士之變朝廷宗其
言故貞皆重（罰青官在三月乙巳今并書奏未詳故司馬光記聞）乙酉降空名告勑
宣頭劄子三百道下河北宣撫使以備賞戰功是日彥博至
貝州城下（此據本書）乙未日赤無光　官軍攻貝州城北
其急賊盡銳禦之而南城所穴地道潛達城中賊初不覺
閏正月庚子朔文彥博夜選壯士二百銜枚由地道入城
殺直曹皓等道之既出登城殺守陴者垂絙引官軍賊縱火
牛車拒却軍校楊遂援槍中牛鼻牛還走賊衆驚潰王則開
東門遁閉門祗候張絪縛其衆與戰執之王信擒得則餘黨保
村舍皆焚死則自反至敗凡六十五日遂開封人也　辛丑
文彥博遣李繼和來告貝州平賜繼和錦袍金帶彥博　請
斬王則於大名府夏竦言恐所獲非真盜當覆視之乃詔以
檻車送則京師　王則之以貝州反深卒龐旦與其徒謀以
元日殺軍校劫庫兵應之前一日有告者知州王鼎夜出徼
遣軍校捕事外邑而陰為之備翼日會官吏置酒如常叛黨
愕不敢動鼎刺則得實徐捕首謀十八人送獄獄具候轉運
使至審決未至軍中恟恟謀劫囚鼎謂吏曰吾不以累諸
君獨命取囚與謀者數人斬于市衆恐失色一郡帖然轉運
使至因未決者尚半訊之皆伏誅　壬寅升冀州為安武軍
甲辰曲赦河北賜平貝州將士緡錢戰歿者官為葬祭之其
所踐民田除夏秋稅改貝州為恩州　丁未祠部員外郎秘
閣校理張瓌為兩浙轉運使瓌十年不磨勘遷官朝廷獎其
退靜故用之（此據文彥博皇祐二年五月奏稟李傳所不載此）戊申右諫議大夫
參知政事文彥博為禮部侍郎平章事樞密直學士右諫議
大夫明鎬端明殿學士給事中　馬軍都虞候象州防禦使
王信為威德軍留後　自餘兵官各以功次遷京朝官及選

人預軍期者六十人都虞候至士卒八千四百人第其功為
五等第一等一百六十人轉五資第二等三百人轉四資第
三等三百人轉三資第四等六百人轉二資第五等二千八
百人轉一資其餘賜緡錢有差　贈馬遂為宮苑使遂開封
人初隸龍衛班補散直改三班奉職為北京指使聞王則叛
中夜叱咤晨起詣留守賈昌朝請擊賊昌朝因使縋城入城
招賊降則盛服見之與飲未遂諭以禍福既不答遂將殺則
而無兵仗自顧時張得一在側遂欲其助已目得一得一不
動遂奮起投杯扼則拖其喉擊之流血而左右共無助者賊
黨揩刃聚躁至斷其一臂猶詈則曰妖賊恨不斬汝萬段賊
執遂縛而支解之則貪猝被毆傷病數日乃起事聞　上歎
息久之則既誅乃追贈遂封其妻為旌忠縣君賜冠帔一官其
子五人後得殺遂者驍捷卒石慶復其子剖心而祭之　乙
卯武勝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
司賈昌朝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加檢校太師進封安國公以
恩州平也翰林侍讀學士楊偕言賊發昌朝郡守至出大臣
乃能平昌朝為有罪不當賞弗聽　辛酉崇政殿親從官顏
秀郭逵王勝孫利等四人謀為變殺軍校劫兵仗登延和殿
屋入至禁中焚宮簾斫傷內人臂其三人為宿衛兵所誅王
勝者走匿宮城北樓經日乃得而捕者即支分之卒不知其
始所謀樞密使夏竦言乞　上請御史同宦官即禁中鞫其
事且言不可滋蔓使反側者不安參知政事丁度曰宿衛有
變事關社稷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固請付外臺窮治黨與自
旦爭至食時　上卒從竦議（[illegible]）甲子降
勾當皇城司建寧軍留後楊景宗為徐州觀察使知濟州皇
城使康州刺史入內副都知鄧保吉落副都知為潁州鈐轄

左藏庫副使通州團練使入內副都知楊懷敏為文思使賀
州刺史北作坊使康州團練使劉永年為洛苑使英州刺史
恭州都監洛苑使眉州防禦使趙從約銷陵州團練使為濮
州都監供備庫使榮州刺史帶御器械王從善帶御器械
為曹州都監從善等五人皆以遷獨懷敏領職如故樞密任
夏竦庇之也（劉永年貸死子　王從善未詳）　先是有詔釋景宗等罪御史
中丞魚周詢侍御史知雜事張昪御史何郯等言竊延所置
宿衛本為人主預備非常今衛士自生變故所為兇悖意不
可測兼後來獲餘黨最為要切問以傳聖旨令未得殺死而
全不依聖旨是本管臣僚擅見擒獲乃後皆輒得情理深切
所以容縱手下衆人毆死以圖滅口欲輕失覺之罪情狀如
此理無可恕　太祖朝酒坊火發本坊兵士因便作過　太
祖以本坊使副田處巖等不能部轄並處極法今來卽尺
賊亂竊發兇悖之狀無大於此而當職者既不能發覺當宿
者又不即擒捕未正典法何以塞公議深恐朝廷威令從此
寬弛伏乞斷自聖意特降指揮將應係勾當皇城司及當直
宿直臣僚並第等重行黜降用振威刑所貴禁近之司不敢
曠慢從善等既外遷郯等又再以奏乞罷絀懷敏且言未審
臣等所奏留中不曾付外為復中書樞密院不為施行伏緣
衛兵竊發兇悖至甚懷敏適居官守不能先發覺誅致盜入
宮闈驚駭御寢未行譴謫深屈典憲衆興所譏乃言今文武
多士以朝廷獨寬懷敏有心者無不憤激有口者無不竊嗟
以至俚巷愚民亦皆騰沸國家用刑當示以公不可以一近
習致失衆心尋有詔懷敏落入內副都知與在京差遣郯等
又言懷敏與鄧保吉俱是勾當皇城司賊發之夜懷敏正當
內宿責其曠職得罪合重一等今保吉等例授外任懷敏獨

留京師刑罰重輕頗為倒置中外聞見尤所不平伏乞特從
聖斷一例責授外任　上令中書召郯等諭以獨寬假懷敏
之故郯等又言人主所以尊天下之重蓋由法令等級明辨
使人不敢凌犯然後極其尊嚴故法令行則朝廷以之強法
令偏則紀綱以之紊至於宮闈之變下人輒敢謀亂者前代
間或有之皆由人君失德所致陛下撫恤禁旅未常以喜怒
妄行刑誅雖甚無識寧不愛戴今衛士持刃直入禁庭欲凌
犯乘輿是匹夫而有窺伺之意此有司不舉職法令寬縱所
生也為大臣者宜為陛下深責其有司失察之罪如揚景宗等
並當誅戮以謝天下若以其過非自取止可貸其正坐並宜
流竄以戒不職景宗等罰既甚輕懷敏又獨異衆蓋兩府大
臣畏陛下左右之怨怒不能堅執　祖宗之法也若當賊發
之際懷敏能於後殿即時捕獲猶可贖罪今賊已入禁庭兩
夕之間陛下被此震驚固亦甚矣懷敏縱有先報之効其可
贖失察之罪乎且以人主之尊寬一懷敏罪固亦細事尚於
國體無傷臣等何必苦更論列所惜者　祖宗之法爾　太
祖朝元舅杜審肇知澶州只坐界內河決免官歸私第　太
宗朝楚王宮火災發楚王元佐為庶人以懷敏職在近侍孰
與元舅諸王之親以懷敏失察賊亂孰與誤河決火災之備
利害大小較然可知而審肇元佐重責如彼懷敏寬假如此
伏望陛下舉　祖宗之法以塞公議正左右之罰以示無私
不惜出一懷敏慰中外臣子之望則天下幸甚又言昨者河
北恩州賊發之時提點刑獄田京率先奏報轉運使皇甫泌
先至城下朝廷不為未滅各已責降監當今賊至殲內比恩
州事體不同懷敏若以先報滅罪即是遠近異法威令不行
天下觀聽何以厭服兼恐曾與交結之人密為營救妄稱懷

敍有功不同等難降伏望特排邪議一例責授外任以協公論　上諭輔臣以宮庭之變美人張氏有扈蹕功樞密使夏竦即倡言宜講求所以尊異之禮宰相陳執中不知所為翰林學士張方平見執中言漢馮婕妤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　皇后在而尊美人古無是禮若果行之天下謗議必大萃於公終身不可雪也執中從然從方平言而罷（此據貴妃墓誌附傳附不書恐誤也）　初諫官言江寧　上始封之地守臣視火不謹府寺悉焚宜擇才臣綏治之命司農卿林濰代李宥濰固辭不行乃降濰知袁州改命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張奎為右諫議大夫知江寧府奎既至簡材料工一新舊制不踰時復完丙寅磔王則于都市　知洪州太常丞直集賢院李絢為荊湖南路轉運使時五溪蠻寇湖南擢轉運使帝曰有館職善飲酒者為誰今安在輔臣未諭　帝曰是往歲城邠州者其人才可用輔臣以絢對遂除之絢乘驛至邠州戒諸部按兵無動使人諭蠻以禍福蠻悅罷兵受約束初元昊犯延州並塞皆恐絢通判邠州城卑不完絢方攝守即發兵治城寮吏皆謂當言上待報絢不聽　帝聞之喜因詔他州悉治守備（此據絢傳邠州當是元昊犯延州時事今附此）　丁卯誅張得一其弟兄悉坐降官妻子論如律得一以西上閤門使知恩州賊事入日而亂作賊置得一州廨之西日具食飲初賊取州印語曰用訖却見還每見賊必呼曰大王先揖而坐坐必東向又為賊講僭擬儀式賊平得一付御史臺劾治獄具朝廷議貸死中丞高若訥謂守臣不死自當誅況為賊屈乎得一坐棄市得一既誅其第當沒官翰林學士張方平言得一父耆　真宗寵臣也此第本恩賜今得一妻子免緣坐者皆在且子眾例沒其第於法不類詔還之（此據方平附傳然與實錄不合當考）　其月臣僚上言皇城

司在內中最為繁劇　祖宗任為耳目之司勾當官員多差親信有心力人近年員數倍多並不選擢乞今後只差四員選經歷並有心力沉厚之人勾當更不許人指射陳乞如違並以違制論從之　二月癸酉文思使賀州刺史入內副都知楊懷敏落入內副都知復為左藏庫使通州團練使滑州鈐轄始從御史之言也何郯擊懷敏尤力　上諭郯曰古之諫臣嘗有碎首者朕能行此不郯對曰古者君不從諫故臣有碎首今陛下無諫不從何用如此若必碎首則美歸臣下而過在君上也　上忻納之（實錄云諫官御史皆言懷敏此時諫官惟吳鼎臣又駁）（此正月已出使賀州不報懷敏實錄已敘今削去誤官二字）　頒慶曆善救方　上始閱福建奏獄多以蠱毒害人者福州醫工林士元能以藥下之遂詔錄其方又命太醫集諸方之善治蠱毒者為一編詔頒參知政事丁度為序而頒之　丙子翰林侍讀學士左諫議大夫楊偕為工部侍郎致仕召見安慰賜以不拜及卒遺表上論一篇　上諱之特贈兵部侍郎偕性剛而志於敢為數上書論天下事議者以為迂闊難用與人少合然亦能有所容初王素蔡襄等劾奏出知杭州會襄謫過杭偕禮遇甚厚或謂偕盍謝之於朝偕曰襄昔以公事糾我我豈可以私怨耶（此明年十月事今附此）　夏國遣楊守素來告其主曩霄卒今以開封府判官祠部員外郎曹穎叔為祭奠使六宅使達州刺史鄭保信為弔慰使賜絹一千疋布五百疋羊百口米麪各百石酒百瓶及其葬又賜絹千五百疋餘如初賻之數　戊寅改新知荊南范仲淹復知鄧州仲淹在鄧二年鄧人愛之及徙判南京與使者請留仲淹亦願留詔從其請　壬午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判度支勾院韓綜落修起居注知滑州綜前使契丹虜主問其家世綜言父億在　先朝

已嘗持禮來廣王甚臣與中國通好久父子繼奉使臣所我
綜率同使者五人起爲李壽男王亦繼府酬之歎甚既還宰相
陳執中以爲生事故責之尋改知許州以滑州當受使所由
道也　乙未侍御史宋禧爲兵部員外郎同知諫院先是禧
鞫衛士獄于內侍省不能究其本謀獄既具內侍又使禧自
爲牒稱無敢漏洩已而乞編於官省置防謹火燭牌及伐禁
中隋籬巨木畜羅江犬以備盜觀諭非笑因號曰宋羅江開
封府判官曹穎叔言禧爲制使發命請實于法不聽於是又
擢諫官[illegible]　御史何郯言臣伏聞禁中自
盜發以來逐日分布內臣坐甲宿直以至伐木拆屋繕治垣
墻增置關鍵其於備豫之方固亦甚至然臣以事體酌之恐
爲陛下之計者誤也爲今之宜其在一震威怒以示誅罰正
大法以繩其侵擾大刑以討其姦庇邪僞附下之類先絕其萌
八千九之二
芽究賊亂犯上之徒務去其根本不容無良而與家比寇宗
漏有罪而示人以公法令既行紀綱既正以此御下孰敢不
虔雖不增宮闈之警而其備堅不加宿戶之衛而下固與夫
區區從細末之事者不同年而語矣臣兄聞陛下從頃而來
過自警戒中宮之樂工已盡罷後宮之冗且已盡除其於謹
天戒而飭聖躬雖詩書所稱遇災修德之君遠不能過然於
禁防之設所舉者近而所忽者遠所謹者小而所費者大臣
竊惑焉伏乞聖慈以臣愚言命公卿大夫當廷公議一秉法
令威刑之柄以除邪僞賊亂之階庶主威益尊國命益振矣
患既須外虞自除則天下幸甚　三月祠部員外郎任顓權
判三司都理欠憑由司初夏國遣呂你如來納款更請凡十
一事其尤者欲去臣稱男畢顓押伴一切折以義辭屈而去
及孫延壽再使雖上表已稱臣而猶欲以青鹽通中國又自

置吏員又乞增歲賜至三十萬詔惟許榷場及添賜五萬其議
多顓所陳者曩霄既爲其下所殺遣楊守素來告哀守素
乃復定中爲曩霄諱不稱臣納所賜節者也顓適自京西轉
運使奏計京師　上以顓嘗習知定延壽之議留顓爲判
顓問守素曩霄所以死守素不能對終其去不敢桀驁中書
擬顓知鳳翔府　上曰任顓嘗挫折守素事甚宜備朝廷緩
急委任鳳翔不難得人執政有不悅顓者因命以此官　甲
寅幸龍圖天章閣召近臣宗室觀　太宗游藝集　眞宗幸
澶州詩碑及三朝瑞物又出手詔賜輔臣曰朕承　祖宗大
業賴文武盡臣夙夜兢兢期底於治間者西陲稽備天下繹
騷延募兵師急調軍食雖常賦有增而經用不給累歲于茲
公私匱乏加以承平寖久仕進多門人汰政濫員冗闕少又
牧守之職罕思緩吾民而罕聞奏最將帥之任以厲兵四夷
五百九十
八千九之二
而鮮於稱職豈制度未立不能變通於時邪簡捉茲舉能
勸勵于下邪西北多故賢能難帝獻奇請安言者爲陳將久
實效者少備豫不實理當先物思濟此務固所從未爲朕
條畫之又詔翰林學士三司使知開封府御史中丞曰欲聞
朕躬闕失左右朋邪中外險詐州郡暴虐法令非便民者及
朝廷幾事其悉以陳皆給筆札令即坐上對而宰相說中口
辭　上覆敎諭至于三四乃聽兩府歸而上之時樞密使夏
竦知執中不學少文故爲帝謀以策訪大臣面使條對竦
意實欲困執中也執中方力辭未許參知政事宋庠進曰兩
漢對策本延巖穴草萊之士今備位政府而自比諸生非所
以尊朝廷請至中書合議　上對詔之論者以庠爲知體其
日翰林學士張方平旣退朝會鎖院草制方平即條對所問
夜半與制書俱上曰康定慶曆之間朝廷議刺民兵陝府軍

充禁旅臣時任諫官嘗上章論極言其失至于今日事勢更
然臣昨在三司計會天下財用出入之籍及建隆以來兵數
乞朝廷速加圖議蓋 太祖時兵不及十五萬人 太宗朝
不過四十萬人 眞宗備禦西北兵額頗增祥符以後任招
募斥衰老以減冗食至于寶元幾四十年天下可謂乂安向
因夏戎阻命宰相非其人慮患寡不深事失幾先遂致大擾陝
西河北京東京西增置保捷一百八十五指揮武衛七十四
指揮宣毅一百六十四指揮更於江湖淮浙福建諸路又添
宣毅一百二十四指揮凡內外增置禁軍約四十二萬餘人
通 三朝舊兵且八九十萬人其鄉軍義勇州郡廂軍諸軍
小分剩員等不在此數軍人日多農民日少三邊稅賦支贍
不足募人入中糧草就京給還錢帛加擡則例價率三倍外
則收刮諸道之物中則侵用內帑之財厚賞聚斂之人財立
聚斂官之令苟循目前之急莫爲經久之慮凡此冗兵非惟困
天下財用方且成天下之禍階若不早圖後無及矣然茲事
實體大非君臣同心而上下協濟則事必難成伏望陛下先
且將臣此言詳問兩府若別有長策略財足食則非臣淺智
所及若量入爲出則乞嚴令天下禁止招兵命逐路轉運使
提點刑獄分按所部揀選疲老使與放停歲須三兩次更互
巡歷只依常程旋旋揀放無得宣露密告若雖係禁軍其間
羸弱憚於教閱願退就廂軍者亦聽從便委樞密院點勘軍
籍其人數少者即令團併其馬軍無馬願補填步人者亦與
補充近上衣糧優處軍分其有馬者即與團併足成指揮仍
詔諸路經略部署司使知朝廷深意有專恢自任無體國之
心者亦在陛下斷自聖心懲一足以警衆矣（皇祐元年十二月[illegible]）
（路轉運使選退州郡老弱兵必歸田以弭此議也）臣曾勾當三班院在院使臣景祐

中約計四千餘員今乃六千五百餘員臣勘會學士院兩省以
上官景祐中四千餘員今六千餘員臣任御史中丞將本臺
班簿點算景祐中京朝官不及二千八百員臣判流內銓取
責在銓選人畢竟不知數目大約三員守一闕略計萬餘人
十年之間所增官數如此若更五七年後其將奈何今略數
入仕之門禮部貢院所放進士明經外近例率以舉數編排
別試名目恩澤人每降不下三數百人文臣兩制兩省少卿監
以上歲奏蔭子弟（方平論大郊禮每年聖節乞恩澤已用六年四月指揮）諸路轉運
司提點刑獄正郎及帶職員外郎遇郊因子弟亦例得奏蔭
武臣自諸司副使軍職大校以上至于宮掖嬪御內臣近職
每歲或遇郊恩奏補皆有常例又文武官因職任或致仕遺
表及諸色特恩錄用又諸班殿侍三司軍大將內外官吏牙
校出職如計會每歲入官之路徼倖繁挍日生新例不可勝
數澄源培本在陛下命令而已乞令中書樞密院各具逐年
諸色入仕名目及人數取其徼倖與濫尤甚者逐色別立[illegible]
約澉加裁損其餘羣三司與前司群牧司等勳酬獎并資亦乞
重行詳定臣聞 先朝以前雖將相大臣之家子孫猶多白
衣未仕者今自少卿監以上輒每歲任一人不亦過乎 祖
宗之時文武官不立磨勘年歲不爲升遷資序才用名實
之人或從下位便見超擢無才用名實之人有守一官至十
餘年不改轉者其任監當或知縣通判知州有至數任不得
遷者故當時人皆自勉非有勞効知不得進自祥符之後朝
廷之議益循資見大故令自監當入知縣知縣入通判通判入
知州皆以兩任爲限又令守官及三年即例得磨勘 先朝
行之人皆知因循未見有弊及今歲年滋久習以爲常皆謂本
分合得無賢不肖莫知所勸願陛下稍革此制其遷應磨勘敘

選者必有勞績可保或朝廷特於擇官保任者即與轉選如無勞績又不因保任者更增展年考其保任之法不當一例䃾須選擇清望有才識之人即命舉之如此則非委執政之臣舉清望官委清望官舉親民官有闕員隨會數人舉又足以見聖君急於才愛民之意也至于將帥之任尤在得取得術仍宜久於其職　祖宗任李漢超郭進賀惟忠李謙溥姚內斌董遵誨侯贇武守琪等邊或二十年近猶八九年假之事權略其細故不為間言輕有移易責其成効而已又不與高官常令其志有所未滿不怠於為善也今則不以武臣指邊郡謂之邊任待之為發身之地歷邊任者皆無十勞薄効不數年徑至橫行刺史防團廉察能飾廚傳善歡人事者即以為才而又移換改易地形山川未及知軍員士卒未及識吏民士俗未及諳已復去矣願陛下澄　祖宗故事責實邊臣以行功勞責久任以觀能効亦取將帥之一節也臣猶讀六達治道據問所及謹以近事上對其詔旨所不及者亦不敢僭易有陳也　帝覽奏嘉異詔更賜手札問詔所不及者方平即日復上對曰今恭聖心因昨保州恩州二奏稱紛常以河北為憂若事自唐天寶之後河北兵素以驕倖自恣又北接戎虜朝廷每加姑息實難處置欲選擇軍校以嚴整之則其選補皆不出本營非若在京及諸道可以轉徙移易也欲揀選上京別補軍分則子弟姻戚憂虞連根固累土重遷非若在京及諸道可以選募轉徙也欲陛遷軍分以利動之則衣糧素厚難以更行增給臣曾勘會河北廂禁軍僅二十萬人禁軍五之四然體問其中疲老不任征役者甚多若朝廷密諭安撫部署司及轉運使提點刑獄官此後一切且任招填令依常例旋行揀放頻作番次揀選少作人數放停使由

之而不知無得備邊朝旨歲年後稍稍團併揀所闕指揮發在京禁軍就逐州駐劄使其勢只與土兵相制庶乎置器入安也今恭聖心因昨衛士震驚宮省得無以親衛為意者乎臣按周官虎賁士掌守王宮皆士也趙老師觸龍託其子於大后願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蓋王宮之衛兼用卿大夫之子弟也秦漢以來宿衛之士不惟選材武必取驍毅壯恣之人以其近尊者不可不審也　國初循周制置諸班直備爪牙隸殿前司又置親從官隸皇城司其宿衛之法殿外則相間設置更為防制殿內則專用親從最為親兵也然募置之法則異於古皆惰游無根帶莫究其身者乃來應募而此變故平生意外臣恐當有以微創之若於諸班直中選其年勞久次者至於東西下班殿侍有門閥家業者及諸軍中死事者之孤稍有材力勝兵者嚴立保委之法選取千人以充殿內之衛仍須隸皇城司令樞密院殿前司立定選補格式歲月更代之法歲滿則優遷之願留者令皇城司保任奏是非遷謹良則聽留若其功過之准教習之法居處之制須給之例即請自朝廷裁議臣聞　太祖訓齊諸軍法制甚嚴卑人不得衣皂但許衣褐其制不得過膝豈有紅紫之服葱韭不得入營門豈知魚肉之味每請月糧時營在城西者即於城東支營在城東者即於城西給不許雇車乘須令自負以勞役之今行禁止軍士亦以足用今則異矣臣嘗入朝見諸軍帥從卒十一例新紫羅衫紅羅抱肚白綾袴絲鞋戴青紗帽拖長紳帶鮮華爛然其服裝少敝固已恥于衆也一青紗帽市估千錢至于衫袴蓋一身之服不啻萬錢今之上四軍請給比諸軍為至厚然月受千錢正可買得一帽爾度所戴帽歲須二枚補染服裝須要鮮潔則於諸事略稱此也計其所

受廩給不足一身之費若有妻子寧得不飢凍妻子既不免
飢凍小人之情豈能不歸怨於上此軍情所以易動也至于
常程特支例只對料錢欲請朝廷一次特支在京約用錢三
十萬貫及入軍人之手何足爲用是朝廷不勝其困軍中殊
未有濟所以致此者何由乎冒爲僥倖之弊也願陛下請問
之餘試召軍帥如此問之使可密令條陳以何術可以革今
日之奢靡以何道可以復昔時之朴素如帥臣能自節約以
身率之則軍人庶乎可以存濟矣臣切惟陛下御極于今且
三十年甚盛之事所以感格天地結洽人心之深者以其至
仁　慈厚好生惡殺急深故之罪寬縱出之罰哀矜　庶獄
推刑之恤也近因貝賊挾妖爲亂朝廷又追劾李𫝆之獄張
存等例蒙黑訶州郡承風覺發妖事至於誦經供佛符呪禁
術盡遭捕繫蔓延平民豈無姦人乘便搆造疑似或挾讎怨

[illegible]

更相舉引按掠之下何求不獲臣見判審刑院奏案七十餘
道內二十餘道係是妖事雖近降朝旨嚴加止絕但恐官吏
指李𫝆爲鑒戒無復更用平恕之心臣聞賞罰猶風也人情
猶草也草上之風必偃人情隨賞罰而遷矣臣惜陛下三十
年之盛德功虧於一簣寶元之後國家多故邊陲騷動人事
紛紜災異屢見中外屬任之官鮮著事功推諸人事勢可憂
臣聖心焦勞寅畏祇懼日謹一日迨此又寧獨賴陛下至仁
慈厚之德所以感格天地結洽人心之深者也奈何輕用刑
獄以危天下招致沴氣以速民怨者乎凡臣所陳實時要務
然皆事之一節爾至於天下大勢臣請爲陛下言之臣觀古
今治亂之變不在其他只在上下之勢合事無大不成上下
之勢離事無小不敗比年以來朝廷頗引輕險之人布之言
路違道干譽利口爲賢天下承風靡靡然一變又外人議論展

轉紛飾流濫彼此惟恐不及敗壞雅俗遂成險薄内則言事
官外則按察官多發人閨門曖昧年歲深遠累經赦宥之事
而又諸色小人下至胥吏僮奴覬時得逞敢犯於上捏造詞
說朝廷便行濟以愛憎何所不至故自非相而下至于御大
夫士惴惴危恐莫有泰然而自安者一動一爲輒曰恐致人
言更相猜忌畏避嫌疑苟且因循求免謗咎何暇展布心體
爲國立事者哉臣竊詳聖意當欲人情風俗之如此歟但以
其所由來者漸矣至上及下無不知此若但莫肯爲陛下深
切開陳之也理道之壅無大於此上下之勢離阻若是則誰
與陛下同心一德而深謀遠慮者哉既無同心一德之人深
謀遠慮之士則天下之務何以致治願陛下深爲留神務在
通上下之情欲上下之情合在審於聽受而已　上覽見奏稱
異之書文儒二字以賜方平 [illegible]

[illegible]

所問曰陛下患西陲御備天下繹騷趣募兵急調軍食雖
常賦有增而經用不給臣以謂唐季及五代藩臣專地中國
所制疆域非廣及　祖宗有天下俘吳蜀楚粵也拜撫甌閩
服羌戎所用甲兵所入租賦比之于今其數尚寡然而推堅
夷敵府庫無空虛之弊郡縣無煩費之苦蓋賞信罰必將選
兵精之効也近元昊背逆西邊宿師朝廷用空疎闊昔者爲
偏裨募游惰怯懦者備行伍故大舉則大敗小戰輒小衄徒
日費千金度支不給責賦南州雜任流以鐵爲錢隳壞圜
法而又官立鹽禁驅民犯禁鬻蕩折常產怨咨不恤去秋水旱
繼作今春飢饉相屬生靈重困於茲爲劇今元昊幼子新立

延朝廷寬財用惜民力之時也速宜經制以紓匱之願委安撫使與本路守邊臣計臣深同議裁減冗兵節抑浮費禁止橫斂廣假貸民去武臣之庸懦及守宰之貪殘以寬科發除斷出內帑錢助關陝經費使通鹽商之利改錢幣之法宣布德澤與民休息然後勸勉農桑隱括稅籍禁遊利抑兼并則公有蓄財私有餘力矣陛下患承平寖久仕進多門人浮於政濫員多闕少源長奔競成風賞遴祿臣以謂國家於制舉進士明經之外歲有任子流外之補及雜戰恩服與臺省文官於班列歷年既久紛雜寖路周行之內太半非才求人之際鮮堪適用而座更數易交錯道途員數有定祿除無限凡守一闕動踰再歲預關籍服武升者坐費求衘之給虛計歲考之期赴銓調守選格者居有困窮之嗟去之後廉恥之行官冗之弊一至於此願陛下特詔進士先取策論諸科兼通經義中第

六百　卷十六之

釋褐無令過多其文武班奏薦并流外出官者權停五七年自然名器無濫奔競衰息矣陛下患牧守之職罕聞求瘼臣聞漢宣帝勉勵二千石有治効者增秩賜金或賜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故良吏為盛國家鑒諸侯專地之患一切用郡守治之而朝班寖冗序遷者衆與有地匙審宜秩爲御臣而未歷省府提運則爲沉抑內重外輕何以求治改經易轍正在此時願詔兩府大臣選委兩制臺諫官參舉如兩任通判可充知州軍京朝官依次除補若治狀尤異即升省府提轉其常例入知州及大數舉提刑並一切停罷則進擢得人牧守重矣陛下患將帥之任艱於稱職臣聞晏子薦司馬穰苴曰文能附衆武能威敵是知將帥之材非備文武則不可爲也我朝自二虜款附久不用兵近歲有西北之變補授帥臣出於遷秩非自卒伍即恩澤僥倖無信義以結士心

無莊嚴以正師律退則奔北進則被禽虧損威靈取侮夷狄命將之失未有若今之甚也謂宜擇名臣選舉深博有謀知兵練武之士不限資級試以邊任臨軒敦遣假以威權如祖宗朝任郭進李漢超董遵誨閫外之事俾得專之無以謗讒輕有遷徙使其足以取重則安有不稱職之憂乎陛下患西北多故勇態難常獻奇論空言者多陳攻守實効者少豫備不虞理當先物臣聞國家和約北戎爵命西夏偃革止戈踰四十載而守邊多任庸人不講武備因循姑息惟務升遷老戎野心窺見衰吏故景祐之末元昊猖狂慶曆之初耶律悖慢覆軍殺將以疲關陝之民厚幣卑辭而解幽燕之敵皆由苟安之計無經遠之策此班固所謂不選武略之臣恃吾所以待寇而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讎者也願陛下特議於三路戒兵馬之數爲完者以紓經費以息科斂然後選將帥擇偏

裨使戒肅驕兵飭利戎器識山川形勝用兵奇正河朔曠平可施車陣亦宜講求其法雖二虜變詐異時侵軼恃有所待庶幾無患矣臣數日侵上對曰臣已奉詔條畫時務而陛下復躬親訪逮蓋以諸臣所對未究根本故求可行之策臣不敢爲文辭輒布愚直竊有所補焉所謂今之闕失者陛下聰睿高出前古然聖慮所未至臣下所難言者推責任不專用人猜忌為大也自昔年二府大臣及臺諫官有互為表裏者聖聰覺悟已行黜典（二府謂杜衍范仲淹臺諫謂歐陽脩等也）是以謂人皆朋比無復忠信今中外之臣每進對于前但敢攻人過失邪爲公論若言及忠良材能云可任用則處聖意疑爲朋黨故使忠邪未盡分善惡未盡聞也所謂責任不專者今執政大臣心知其事可行其法可罷但拱默自安不肯爲朝廷當事致文武大政因循弛廢此又闕失之大者臣願陛下

聽政之外選材識之臣獨對便殿訪諸臣能否因非求人宜何
用其人不足用然後廣詢博采參驗異同候其得實則行進
退或上承聖問而指有詐欺憎惡則擯之遠方終身不齒何
人更敢朋黨又任用之際責其成効果敢當事者則陟與進
擢因循形迹者則黜居散地何人敢不盡其心乎 詔又求文
武藝四中外險詐者臣聞易曰君子連茹以其彙征吉言君
子小人進同性合相引類而進也今朝廷根本陛下股肱者
二府大臣也安危治亂繫此數人在 祖宗用臣如李沆王
旦馬知節及陛下即位之初用張知白王曾魯宗道薛奎蔡
齊正深博有識當時引薦擢任不聞有朋邪險詐者今陛下
知二府或非其人不能奮然斷然後偏黨從之勢來者未已旬
古天子擇宰相宰相擇百官欲清革此風不先正大臣則所
謂形未端而求影之直源未潔而欲流之清也 詔邕州縣案
〔十九之一〕〔十九〕
定法令更改者 祖宗積德陛下好生失出者不為罪非失
入者終身負責宜長人之吏上體寬仁愛養黎庶亦有繫
害者盡心於家急于賦斂以嚴具事貪吏因緣生姦以致動衆
使之然也夫法令者治世之銜勒一正乎而勿失若 祖宗夫
令可以經久者不宜無名更易近樞密院及內省條令以與
置者召罪之人預為後進之地中外喧然以為不可況內省
者左右之近密朝廷者四方之根本儻不能堅守法令則天
下何以取信乎願遴選利史俾令諭以愛民之意則州縣無
暴虐之吏矣裁抑權貴無使輕易條憲則法令無更張之失
矣（不察院防內省條令見於實錄留者） 癸亥御迎陽門召知制誥待制諫官御
史等詔之曰朕欲聞朝政得失兵農要務邊防備禦將帥能
否財賦利害錢法是非與夫讒人害政姦盜亂俗及所以防
微杜漸之策悉對于篇是日知制誥曾公亮以母病在告亦

遣內侍賜詔令上對 殿中侍御史何郯既對詔所問又言
臣竊以古者人君聽政以天下至廣非一人聰明所能盡覽
故內取公卿大夫謀於朝外採百工庶人議於下使下情無
不通群言無不達然後中外相濟政理所以無過差焉今國
家設侍從之官自翰林學士至天章閣待制皆取文學極選
以備顧問公卿之材並由此出自頃稍承朝廷唯以文翰待
之而不責其言議臣下亦以職分當爾而自安於循默以天
下利害之大備言責者唯御史諫官僅十員而欲陛下聰明
無所遺政理無所失者不可得矣唐太宗置十八學士與之
議天下事故正觀一代稱為至治亦從臣輔助之明効也在
明皇時則有集賢學士張說以閏國政在德宗時則有翰林
學士陸贄以參戎機以至憲宗得李絳而斥近倖之弊恭宗
因其寵厚而辨忠邪之分皆由時君開懷用意以待臣下故
〔十九之二〕〔三〕
感慨之士得以効其節今天下多故政令舛失者不一使賢
智之士驅馳尚恐不足救其弊若猶後寵容拱默為高以言
議非責則朝廷之事何所望焉近日伏聞中詔命群臣論議
時事斯誠陛下求治之志務通壅蔽然恐天下利害非一日
可盡條陳欲乞特頒詔旨告諭兩制兩省臣寮自今有關朝
政闕失政令過差軍機利害雖非職並許上章論列仍委中
書置籍具錄所上章疏遇欲進用臣寮令取有裨補多者用
為選首所冀親侍之臣各知責任務圖傾竭以助政化 丙
寅詔樞密院內臣諸司使副在邊五年而無過者遇帶御器
械闕以名次取旨帶御器械五年而無過者內侍省押班闕
亦知之其內侍省都知入內都知押班並聽特旨乃除 翰
林侍讀學士葉清臣在永興條對甲寅詔書所問其言多劇
切權貴且曰陛下欲息奔競此繫中書若宰相裁抑奔競之

流則風俗敦厚人知止足宰相用憸佞之士則貪鄙冒進激成澆波向有職在管庫日趨走時相之門入則取街談巷言以資耳目出則竊廟謨朝論以鸛流輩一旦皆擢職司以酬所任比日人士競踵此風出入權要之家時有三尸五鬼之號乃列館職或置省曹甚謀官為天子耳目今則不然盡為宰相肘腋宰相所惡則捃以微瑕公行彈擊宰相所喜則從而唱和為之先容中書政令不平當言不當則箝口結舌未嘗敢言 人主纖微過差或宮闈小事即極言過當用為訐直供職未逾歲時遷擢已加常等宋禧為御史勸陛下宮中畜大設棘以為守衛削弱朝體取笑夷狄不加訶譴擢為諫官以此術略獻納左右王逵兩為湖南轉運使所至苛虐誅剝百姓徒配無辜特以宰相故舊不次拔擢遂有河東之行如此是長奔競也其他所列利害甚眾[illegible]

[illegible]逵章並稱河東請百揭[illegible]河出之行[illegible]今改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八十九之一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八十九之二

仁宗皇帝紀二十六之二

慶曆八年夏四月己巳朔封曩霄子諒祚為夏國主祠部員外郎任顓為冊禮使供備庫副使殿叢宋守約副之諒祚生甫三月諸將未知議者謂可因此時皆以節度使命諸將使各統所部可分弱其勢貴絕後患判延州程琳言幸人之喪非所以示夷狄不如因而撫之或請秉隙舉兵知慶州孫沔亦言伐喪非中國體 上諾其言遂趣有司行冊禮然議者頗惜其失幾會[illegible]

又言度由近侍之班驟顯用之柄列在二事于茲累年素被經幄之名殊非沈遠之量上無所益國體下不能服人心伏乞斷在不疑退之以禮 癸未度罷為紫宸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從度之請也[illegible] 端明殿學士給事中權三司使明鎬為參知政事文彥博自貝州入相數推鎬功故丁度罷而鎬代之 癸酉給事中知蔡州吳育為資政殿學士知河南府先是御史何郯言朝廷置紫宸殿學士代文明殿學士在資政殿學士上班列絕高未嘗輕授丁度既罷政遂蒙特除且兼侍讀之職聖意良以二府大臣於進退之間務推恩禮竊見吳育去歲罷樞密副使出知許州不聞顯過止改給事中一官況育才業於時少比使居學士之列適其宜也至今尚未蒙加一職名恐於待舊臣之禮殊未均一欲望存錄舊德比丁度例加一職名所冀均行寵數敦獎材傑 從之 翰林侍讀學士戶部郎中知永興軍葉清臣為翰林

學士權三司使咸平末并三部爲使官稍者只爲權使公事康定初清臣以爲權使公事今兩領三司當爲使而又爲權使中書誤也自是遂分權使與公事爲兩等（[illegible]） 又三司使舊班在翰林學士之上權使即與正同三司使結銜皆在官職之上及是宰相陳執中欲抑清臣降勑特移權三司使在職下結銜其後遂班翰林學士之下尋有命别以爲結銜雖依舊而三司使初除閤門取旨間有叙學士上者然不爲定制（[illegible]） 詔科場舊條皆 先朝所定宜一切仍舊時禮部貢院言四年宋祁等定貢舉新制會明年詔下且聽須後舉施行今秋賦有期緣新制諸州軍發解但令本處官僞保明行實其封彌謄録（[illegible]）取本州曾經薦送舊人其新人百不取一封彌以後考官不見姓名即須實考文藝稍合至公又新制進士先試策三道次試論次試詩賦先考策論定去留然後與詩賦通定高下然舉人每至尚書省不下五七千人及臨軒覆較止及數百人蓋詩賦以聲病難犯易爲去留若專取策論必難升黜蓋詩賦雖名小巧且須指題命事若記問該富則辭理自精策論雖有問題其間敷對多挾它說若對不及五通盡黜之即與元定解額不敷若精粗畢收則濫進殊廣所以自 祖宗以來未能猝更其制況間歲人與經史疑義可以出策論題目凡數千條謂之經史質疑至於時務亦抄撮其要浮僞滋甚若爲考較又舊制以詞賦聲病偶切之類立爲考式今特許倣唐人賦體及賦不限聯數不限字數且古今文章務先體要古未必悉是今人未必悉非當觀唐人程試詩賦與 本朝所取名人辭藝實亦工拙相半俗儒是古非今不爲通論自二年以來國子監生詩賦即以汗漫無體爲高策論即以激

訐肆意爲工中外相傳愈遠愈濫非惟斷誤後與實恐後來省試其合格能幾何人伏以 祖宗以來得人不少考較文藝固有規程不須變更以長浮薄請並如舊制故降是詔（[illegible]）（[illegible]學未定） 初詔外州發解到省者差官覆考乖謬之甚處因此或致擯退寒士故也（[illegible]） 辛卯置河北四路安撫使命知大名真定府瀛定州者領之資政殿學士給事中韓琦知定州禮部侍郎王拱辰知瀛州右諫議大夫魚周詢知成德軍先是賈昌朝判大名兼河北安撫使矣（[illegible]） 初改文明殿學士爲紫宸殿學士丁度罷政首以命之御史何郯言紫宸不可爲官稱五月乙巳詔改舊延恩殿爲觀文殿仍改紫宸殿學士爲觀文殿學士班次如舊制 乙卯兵部員外郎知諫院宋禧出爲江南東路轉運使己未改荊湖北路轉運使罷諫職禧得爲監官議者非之 御史何郯言曰聞治天下者欲保邦於常安無他道焉其要在核名實別邪正而任之爾夫邪與正不相須治與亂不相逮用君子而消群枉則治之表用小人而黜衆正則亂之階所以自古聖哲務治亂安危之際未嘗不丁寧切至以進君子抑小人爲戒非其好惡有所偏吝以邪正雜糅而進則國之興衰未可期萬民之否泰未可保焉故不得不辨明矣然知人之難聖哲所病雖遇睿哲之君不無蒐慝之臣以堯之聖而其臣有[illegible]信讒慝之害以舜之明而其臣有讒說殄行之惡然雖始失而任使終悟而放黜此二帝之所以稱聖明也以古揆今邪正之徒無世不有雖有邪僞而使之不能害理者其由人君公用捨而已伏見

樞密使平章事夏竦其跡邪其欲修其身非而博其行僞而
堅有纖人言柔之質無大臣鯁直之望事君不顧其命遇下
不由其誠肆已之憾誣謂可以蔽明任已之術謂可以箝止
犯紀律之所戒而不恥冒名教之所棄而無疑聚歛以濟
其貪恣不可格以廉恥之行比周權倖以圖進取不可語以
忠正之方夫以此厚祿極竦之量可謂熾矣以此施之於竦
之材可謂過矣而猶其求無厭其進不止動有覬望務爲奇
邪人之無良一至於此近者衛兵爲亂突入宮掖變故之大可
爲寒心凡在職守失於防察責其重宜與大臣而竦只緣
管皇城司內臣楊懷敏素與交通曲爲擁護欲以結納主要
於上而不爲之恤兵議於下而不知其非但欲私相爲恩朱
嘗公議其罪所以致官司之責不均一時寅之惡不究窮其
謀爲己利則意深圖大君害則計淺居樞腋腹心之任所繫

八十七　三二

如此不忠莫大焉今千百具條皆開懷敏致失察所亂其緣宮
責其罪卜莫求多懷顧慕不奪臣節其罪大今懷敏既黜而
竦獨留中外之心無不憤激況竦兩以明恩逆拜必用清議
改除衆口謂之姦邪聖心諒以靡委棄而別用旅請至今而
方且謂之有才任而不改其於含垢匿瑕則爲過甚其於去
邪除惡竊所未安且前代立法本爲束縛有才無德邪而才必
亂天下若不防之於始又何以救之於終況以陛下仁聖堯
舜之資而監竦犧机險詐之行賞之有罪斷然不疑伏望陛
下上爲社稷之謀下慰臣庶之望與衆永棄示人不私豈不
盛哉豈不快哉臣以孤生敢抗大議犯權貴而爲私至之計
則拙斥議邪而爲公朝之利則忠臣料夏竦知臣上言必定
指臣爲矯誣目臣爲明黨然竦明有過惡文佯謂之矯誣臣
素無附麗何以謂之明黨竦若猶飾其過臣請面質其事條

析聖明俯照服膺臆[illegible]
此呼讀之例　辛酉樞密使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夏竦
罷爲宗使判河南府言者既數論竦姦邪會京師同日無雲而
而震者五　上方奉使罷避召翰林學士張方平至
上謂曰夏竦姦邪以致大變如此亟草制出之方平請撰
辭　上意深解曰卜以均勞逸命之　何郯又言決聞夏竦
陳乞一般學士職名出欲還任侍從緣朝廷進退大臣恩禮
至厚竦之此拜已極寵榮安可更不顧廉恥冒有陳請況竦
姦邪陰險之聞天下陛下特出聖斷罷免樞要中外臣子莫
不相慶聞不足許其自便留在朝廷孔子謂遠佞人蓋在君
側則必爲政理之害其夏竦伏乞不改前命　仍指揮催促赴
任從之[illegible]　給事中參知
政事宋庠加檢校太傅行工部侍郎充樞密使壬戌樞密副
使左諫議大夫龐籍爲參知政事　六月壬午太子太師致
仕徐國公張耆卒贈太師兼侍中謚榮僖耆事章獻有智
數完疾富盛踰四十年家居爲曲欄積貨其中與僕婢相
貿易有病者親爲診切以藥費之欲錢不出此所居潘鎮人
若其擾子二十四人御之極嚴早見即令出就外舍得一既
坐降賜誅可一後與群婢賦殺其妻亦棄市　壬辰　帝語
輔臣曰春夏久雨朕日蔬食夙夜禱于上帝儻霖淫未止當
去食啜水靈稼災朕躬然不欲使外聞之嫌其近名耳宰臣
文彥博對曰今景氣溢晏實聖德感通也　癸巳追官謝晴
給事中參知政事明鎬疽發背　帝謂輔臣曰鎬忠亮有勞
及其未亂思一見之是日臨問撫綏曰天頹鄉謀國事何遽
被疾鎬病係猶能頓首謝　甲午卒贈禮部尚書謚文烈鎬
端操寡言所至安靜有體而遇事不苟爲世所推重　丙申

司空致仕章得象卒故事致仕官薨輿不臨奠帝特往奠之贈太尉兼侍中謚文憲 初陝西軍興移用不足知商州皮仲容[illegible]始議采洛南縣紅崖山虢州青水冶青銅置阜民朱陽二監以鑄錢既而陝西都運使張奎[illegible]知永興軍范雍[illegible]請鑄大錢與小錢兼行大錢一當小錢十奎等又請因晉州積鐵鑄小錢[illegible]及奎徙河東十月又鑄大鐵錢於晉澤二州亦以一當十以助關中軍費未幾三司奏罷河東鑄鐵錢而陝西復采儀州竹尖嶺黃銅置博濟監鑄大錢[illegible] 朝廷因敕江南鑄大銅錢而江池虢饒州又鑄小鐵錢悉輦致關中[illegible] 數州錢雜行大約小銅錢三可鑄當十大銅錢一以故民間盜鑄者衆錢文大亂物價翔踊公私患之於是奏晉澤石三州及威勝軍日鑄小鐵錢獨留用河東而河東鐵錢既行盜鑄錢者獲利十之六錢輕貨重其患如陝西言者皆以為不便知并州鄭戩[illegible]請河東鐵錢且以二當銅錢一行一年又以三當一或以五當一罷官鑪日鑄但行舊錢知澤州李昭遘[illegible]亦言河東民燒石炭家有橐冶之具盜鑄者莫可詰而北虜亦能鑄鐵錢以易并邊銅錢而去所害尤大朝廷遣魚周詢[illegible]歐陽修[illegible]分察兩路錢利害又數命官[illegible]是月翰林學士張方平宋祁御史中丞楊察與三司使葉清臣先上陝西錢議曰關中用大錢本以縣官取利太多致姦人盜鑄其用日輕比年以來皆虛高物估始增直於下終取償於上縣官雖有折當之虛名乃受虧損之實害救弊不先自損則法未易行請以江南儀商州大銅錢一當小錢三又言姦人所以不鑄小鐵錢者以鑄大銅錢得利厚而

官不必禁若鑄大銅錢無利又將鑄小鐵錢以亂法請以小鐵錢三當銅錢一既而又請[illegible]河東小鐵錢如陝西亦以三當一且罷官所置鑪朝廷皆施用其言自是姦人稍無利猶未能絕濫錢也其後詔商州罷鑄青黃銅錢[illegible]又令陝西大銅錢大鐵錢皆當二[illegible]盜鑄乃止然令數變兵民耗於資用類多咨怨久之始定[illegible]

[illegible] 秋七月詔河北水災其令州縣募飢民為軍

八月丁丑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楊察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張昪並落職察知信州昪知濠州察為御史中丞論事無所避會詔舉御史建言臺諫官供奉殿中巡糾不法必得通古今治亂良直之臣今舉格太密公坐細故皆罷不取恐英偉之士或有所遺何以論事不得實中書問狀察又言御史故事許風聞縱所言不當自繫朝廷采擇今以疑似之間遽被詰問臣恐臺諫官畏愞緘默非所以廣言路也又數以言忤宰相陳執中故坐小法與昪俱絀其後監察御史建陽陳旭數言昪宜在朝廷 上曰吾非不知昪賢然言詞不擇輕重旭請其事 上曰頃論張堯佐事云陛下勤身克己欲致太平奈何以一婦人壞之乎旭曰此乃忠直之言人臣所難也 上曰又論楊懷敏云懷敏為得志所為不減劉季述何至於此旭曰昪志在去惡言之不激則聖意不回亦不可深罪也 資政殿學士知陝州吳育上言先王疑獄難斷不欲聞見人之過失有犯輒寬即付之有司按文處斷情可矜者猶或特從寬宥如此則恩歸 主上而法在有司人被誅殛死亦無憾 祖宗以來不許刑獄司狀外求罪是以人人自安近傳三司判官楊儀下獄自御史臺移劾都亭驛械縛過市萬目隨之咸共驚駭不測為何等大獄及聞案

具乃止坐請求常事非有枉法贓賄又傳所斷罪名法不至
此而出朝廷特旨恐非恩歸 王上法在有司之意也且儀
身預朝行職居館閣任事省府使有大罪雖加誅斬自有憲
章苟不然者一旦至此使士大夫不勝其辱下民輕視其上
非所以養廉恥示敦厚也自古刑獄滋彰之時誅家滅族寃
枉太半大抵雷霆方震人莫敢言有司以深就深各圖自免
或因而為利以希進取使君恩不得下流人情不得上通感
傷至和災變百出陛下為四海黎獻之主忍使道路之口紛
紛竊議朝廷之士人人自危此臣所以深為陛下痛惜之也
若儀罪未斷臣不敢言今事已往且無救解之擬止祈聖神
此後詳審庶事毋輕置詔獄且案之上自非情涉巨蠹且從
有司論讞不必法外重行如此足以安人心靜風俗養廉恥
召和平天下之幸也 甲午御邇英閣讀政要 是月殿中
侍御史何郯言臣昨於六月內曾具奏論為今歲災異為害
甚大陳執中首居相位燮理無狀實任其責因舉漢時以災
異冊免三公故事乞因執中求退從而罷免以答天意未蒙
施行今霖雨連晝夜不止百姓憂愁皆非大臣專恣蔽擁致
陰盛侵陽所致雖陛下焦勞於上而臣下不能奉承聖意竊
恐未能銷去大異況執中所舉事多不副天下人心怨嗟溢
耳雖執中以公道自任然迹其行事亦多私徇如向傳式不
才累被人言不可任以要劇而執中以私恩用傳式至三司
副使呂昌齡由事執中賓館從之兄弟至為三司判官此皆聖
意所明知所以傳式昌齡並罷要職而執中則釋而不問
太宗朝大臣寇準號為忠藎在中書其協人望只以任情不一
依次改轉虞州通判馮拯彭惟節官資致馮拯上言即時罷
政事 太宗非於寇準無負蓋示天下至公不得不然爾今

執中庇援傳式昌齡私徇之迹過於寇準而尚持政柄竊所
未安兼風聞執中以舊識寬疵前京東轉運使張鑄不接告
孔直溫謀反人狀罪犯又以私忿彈降知開封府界提點李
肅之差遣並以披情高下豈是至公其他專權恣縱不可盡
數今中外之人怨望執中非一其召災異未必不由此古人
以一夫傷嗟王道為虧況復天下傷嗟者多乎又執中昧經
國之大體無適時之長材當四方多事之秋陛下欲何之使
致太平固不可望也今陛下用執中則失天下人心退執中
則慰天下人望陛下豈可重傷一執中之意而不念失天下
之心失天下之心而欲天地之氣和固不可得也伏望聖慈
依臣前奏罷免執中以慰天下之望臣於大臣固無嫌隙不
避甚厲權而言者蓋慮陛下以淫雨未止憂勞過甚不言臣
下而引咎聖躬所以欲乞退強戾專恣之人免致壅蔽使上
下情通則災異可除和平可致茲事所繫繫國家利害甚大
伏惟聖心斷之不疑速賜裁決但執中進不失安全則君臣
之分無損然後別擇通明除材而任之以平國政臣近蒙差
考試國子監舉人不得面對故有此論列惟陛下不惜退罷
一臣以順天下之望則天下幸甚 九月詔三司以今年江
淮所運米二百萬斛轉給河北州軍 己未殿中侍御史何
郯言近年大臣罷兩府任便陳乞子弟召試充館職或出身
用為具例臣今後館閣不許臣僚陳乞子弟外其陳乞及
奏與召試出身候有科場與免取解及南省試令赴御前與
舉人同試以裁私倖詔今後臣僚奏子孫弟姪等乞館及館
職如有合該恩例者類聚一處候及三五人送學士院試詩
賦論三題仍封彌謄錄考試其試官令中書具學士姓名進
呈點定仰精加考試候點到等第臨時取旨 九月十四日 此據會要八年

癸亥三司言韶州天興場銅大發歲采二十五萬斤請置監鑄錢詔以為永通監（二月賜名永通監今從本書）冬十月壬午進美人張氏為貴妃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先是夏竦倡議欲尊異美人起居舍人直史館同知諫院王贄因言賊根本起 皇后閣前請究其事以動搖中宮陰為美人道地御史何郯入見 上以贄所言諭郯郯曰此姦人之謀不可不察也 上寤事寢不復究然美人卒用扈蹕功進妃位 初帝以閏月之望欲於禁中再張燈 后力諫止其後三日衛士數人踰屋至寢殿 后侍帝夜半聞變 帝遽欲出 后閉閣抱持遣宮人馳召都知王守忠等以兵入衛賊至福寧殿下斫宮人傷臂聲徹 帝所宦者何承用廣帝驚為紿奏宮人毆小女子后叱之曰賊在殿下殺人 帝且欲出耶妄言邪 八一二九之三 后知賊必縱火乃遣宦者持水踵賊賊果以燭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者 后親翦其髮以為識諭之曰賊平加賞當以汝髮為證故宦者爭盡死力賊即禽倉猝處置一出於 后后閣侍女有與黃衣卒亂者事覺當誅求哀於 帝左右 帝欲赦之 后具衣冠見 帝固請誅之 帝曰痛杖之足以懲矣 后不可曰如此無以肅清禁庭 帝命 后坐 后立請幾移兩辰 帝乃許之遂誅於東園 丁亥屯田員外郎范祥提點陝西路刑獄兼制置解鹽祥先請變兩池鹽法詔祥乘傳陝西與都轉運使共議時慶曆四年春也已而議不合祥尋亦遭喪去及是祥復申前議故有是命使自推行之其法舊禁鹽地一切通商鹽入蜀者亦然不問罷並邊九州軍入中芻粟第令入實錢以鹽償之視入錢州軍遠近及所指東南鹽第優其估東南鹽又聽入錢永興鳳翔河中歲課入錢總為鹽三十七萬五千大席授以要券即池驗券按數而出盡弛兵民輦運之役又以延環慶渭原保安鎮戎德順地近烏白池姦人私以青鹽入塞侵利亂法乃募人入中池鹽予券優其直還以池鹽償之以所入鹽官自出鬻禁人私售峻青鹽之禁並邊舊令入中鐵炭瓦木之類皆重為法以絕之其先以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鬻者悉計直使輸錢官錢又令三京及河中河陽陝虢解晉絳濮慶成廣濟官仍鬻鹽須商賈流通乃止以所入緡錢市並邊九州軍芻粟悉留榷貨務錢幣以實中都行之數年猾商貪賈無所徼倖關內之民得安其業公私以為便云 祥始受命詣中書許提點刑獄非掌計者所當為意欲祥轉運使陳執中曰提點刑獄乃資序合入制置解鹽自是朝廷委任已熟陝西都轉運司凡解鹽事悉交與制置司矣公復何求苟有成績朝廷固不惜一轉運使若靖言 八一 九之二 庸違訴疾隨至豈可後擇合乎祥遂不敢言（此據魏泰東軒錄） 庚寅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史館修撰宋祁落職知許州國朝命妃皆發冊妃辭則罷冊禮然告在有司必俟旨而後進又凡制詞既授閤門宣讀學士院受而書之送中書結三省銜官告院用印然後進內張美人進號貴妃祁適當制不竢旨寫告不送中書徑取官告院印用之亟封以進妃方愛幸覬行冊禮得告大怒擲地不肯受祁坐是黜初祁亦疑進告為非謂李淑明於典故因問之淑心知其誤謂祁曰第進何所疑耶祁果得罪去議者益惡淑傾險云 十一月戊戌景福殿使梓州觀察使入內都知王守忠領武信留後尋詔守忠如正任班但無得援例 守忠遂移閤門欲綴本品坐宴閤門從之御史何郯言臣伏聞閤門近進呈日紫宸殿宴人使坐圖入內都知王守忠亦列在揚

景宗下頭坐臣訪問得閤門儀制內外臣僚帶刺史至節度觀察留後並係遙郡不得正官班列以至賜與進獻頗甚殊絕唯正刺史已上凡遇宴會坐次方許列在殿上今若以午忠帶兩使留後便依正官例陞殿預宴即是自今內外臣僚凡帶遙郡皆合殿上預坐啓僭壞法莫此之甚且朝廷儀品所以辨尊卑上下之分不可輕棄舊章以生紊亂況 祖宗典法未嘗有內臣殿上預宴之事此弊一開所損不細伏望指揮下閤門速行改正一遵舊制仍令今後遇有宴會合係職位不合預坐之人不得妄有陞進坐次所貴示朝廷紀綱之正戒人臣僭差之望 初西上閤門使錢聆亦言天子大朝會令宦官與士大夫坐殿上必為四夷所笑然竟為奏定坐圖及御史有言守忠自知未允宴日辭而不赴 己亥作皇帝欽崇國祀之寶 真宗嘗為昭受乾符之寶凡齋醮表章用焉及大內火寶毀止用御前之寶於是下學士院定其文命宰相陳執中書付有司別刻之 乙卯起居舍人直史館知諫院王贄為天章閣待制張貴妃既得立甚德贄欲賜贄金幣以巨萬計宦謂人曰我家諫官也及將受冊貴妃欲得贄捧冊中書言攝侍中故事必用待制以上於是擢贄為殿中侍御史何郯為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初亭闕知雜執政欲進其黨 上特用郯且諭郯曰卿不阿權勢故越次用卿 詔河北水災民流離道路男女不能自存昔聽人收養之後毋得復取其本官存者自從私券 丁巳李用和兼侍中 己未命翰林學士錢明逸翰林侍讀學士張錫同詳定一州一縣編敕 壬戌以畿內物價翔貴於新城外置十二場官出米裁其價以濟貧民 癸亥賜王貽永李用和笏頭金帶故事非二府大臣不賜惟張耆任樞密院兼侍中嘗賜之 時雨淫害稼壞堤防而河間尤甚 十二月乙丑朔德音改明年元降天下囚罪一等徒以下釋之出內藏錢帛賜三司貿粟以賑河北流民所過官為舍止之所齎物毋收算 丁卯貴妃張氏行冊禮群臣表賀初禮官有議妃當受外命婦拜者判太常寺張揆曰妃一品正與外廷王公等豈可當命婦拜也或曰妃為修媛時命婦已莫敢抗禮況貴妃乎同知禮院邵必曰宮省事秘不可知然今下有司議唯有外一品南省上事儀爾而百官班見禮固無不答衆遂為定 丙子詔三司河北沿邊州軍客人入中糧草改行四說之法每以一百貫為率在京支錢三十貫香藥象牙十五貫在外支鹽十貫茶四十貫初權發遣鹽鐵判官董沔言竊以今之天下猶端拱淳化天下今之賦稅不加耗於前而端拱淳化時 祖宗北伐燕薊西討靈夏以至 真宗朝二虜未和用兵數十年然猶帑藏充實人民富庶何以致其然哉行三說入中之法爾自西人擾邊國用不足民力大匱得非廢三說之法耶語曰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不可不復也請依舊行三說以救財用困乏之弊乃下三司議因言自見錢法行京師之錢入少出多慶曆七年榷貨務緡錢入百十九萬出二百七十六萬以此較之恐無以贍給請如沔議舊法每一百貫文見錢三十貫香藥象牙三十貫茶引四十貫至是加以東南末鹽為四說而行之沔平陰人也 庚辰判大名府賈昌朝又言按夏禹導河過漳懷至大伾釃為二渠一即貝丘西南渠稱北過降水至于大陸者是也一即漯川史記經東武陽由千乘入海者是也河自平原以北播為九道齊桓公塞其八而并歸徒駭漢武帝時決瓠子久為梁楚患後卒塞之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復禹舊跡至王莽時

貝丘西南非逶遲九河盡滅獨用漯川而歷代徙決不常然不越鄆濮之北魏博之東即今澶滑大河歷北京朝城由蒲臺入海者禹漢千載之遺功也國朝以來開封大名懷滑澶鄆濮棣齊之境河屢決天禧三年至四年夏連決天臺山傍尤甚凡九載乃塞之天聖六年又敗王楚埽景祐初潰于橫壠遂塞王楚於是河獨從橫壠出至平原分金赤游三河經棣濱之北入海近歲海口壅閼淖不可浚是以去年河敗德博間者凡二十一今夏潰於商胡經北都之東至於武城遂貫御河歷冀瀛二州之域抵乾寧軍南達于海今橫壠故水上存三分金赤游河皆已堙塞惟出雍京口以東大污民田乃至于海自古河決爲害莫甚於此朝廷以朔方根本之地禦備戎虜取財用以餽軍師者惟滄棣濱齊最厚自橫壠決財利耗半商胡之敗十失其八九況國家恃此大河內固京都外限胡馬　祖宗以來留意河防條禁嚴切者以此今乃旁流散出甚有可涉之處臣竊謂朝廷未之思也如或思之則不可不救其弊臣愚竊謂救之之術莫若東復故道盡塞諸口按橫壠以東至鄆濮間堤埽具在宜加完葺其堙淺之處可以時發近縣夫開道至鄆州東界其南悉沿紅堤高不能[illegible]皆平原曠野無所阨東自古不爲防岸以達于海此歷[illegible]長利也謹繪漯川橫壠商胡三河爲一圖上進惟陛下[illegible]翰林學士郭勸入內內侍省都知藍元用與河北京東轉運使再行相度修復黃河故道利害以聞

天下上戶部主戶六百八十九萬三千八百二十七口一千五百二十四萬一千七百二十二客戶三百八十二萬九千八百六十八口六百四十八萬八千三百四十一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八十六之二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九十之一

仁宗皇帝紀二十七之一

皇祐元年春正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辛丑命翰林學士趙槩權知貢舉　戊申以河北水災罷上元張燈車駕朝謁停作樂　庚戌太傅致仕鄧國公張士遜卒車駕臨奠輟日謂輔臣曰[illegible]日庚戌是朕本命不宜臨喪朕以師臣之舊故不避文昔唐太宗辰日哭張公謹陛下過之遠矣贈士遜太師[illegible]令諡文懿御篆其墓碑曰舊德之碑士遜生七日喪母育於姑既長事姑甚謹姑亡爲之行服徒跣扶柩以葬特追封南陽縣太君　辛酉詔曰自古爲治必戒苛察近歲風俗爭事傾危獄犴滋多上下睽急傷累和氣朕甚悼焉自今言事者非朝廷得失民間利病毋得以風聞彈奏違者坐之取中侍御史張掞言不當禁諫官御史風聞言事不報掞餘杭人也（[illegible]）　癸亥鑄皇祐元寶錢　二月丁卯彗出虛晨見東方西南指歷紫微至婁凡一百一十四日而沒（[illegible]）詔自今月五日不御正殿其尚食所供常膳亦宜減省中外臣僚極言當世切務（[illegible]）　前刑部員外郎張友直爲史館修撰其父士遜遺奏也御史何郯言史館修撰故事皆試知制誥友直素無學術不當得乃改集賢殿修撰（[illegible]）　權三司使葉清臣言三司總天下錢穀贍軍國大計必藉十七路轉運司公共應副仍須有材幹臣僚方能集事近年荊湖等路上供斛𣃁欠數不少皆是轉運司無所稟畏致此弛慢苟不振舉又慮上下失職徒令

不行損失財用有誤支計臣伏見提點刑獄朝廷以庶獄之重特置考課一司專考提刑朝臣進退差遣臣欲乞今後轉運使副得替亦差兩制臣僚考較分上中下六等若考入上上與轉官陞陟差遣上下者或改章服或升差遣及中上者依舊與合入差遣中下者差知州下上者與遠小處知州下下者與落職勒停降差遣仍每到任成考並先供考帳申省開送考課院令具考課事目如後一戶口之登耗二田土之荒闢三茶鹽酒稅統比增虧遞年租額四上供和糴和買物不虧年額拋數五報應朝省文字及帳案齊足戶口增田土闢茶鹽等不虧文案無違慢爲上上考戶口等五條及三以上爲中上考若雖及三以上而應報文字帳案違慢者爲中下考五條中虧四者下上考全虧及文帳報應不時者爲下下考詔從之仍令磨勘提點刑獄院一體施行（不見上下考此或脫此）（[illegible]）　己巳龍圖閣直學士右諫議大夫劉沆爲給事中樞密直學士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時民飢京東盜賊多起　帝將益兵爲備問誰可守鄆者宰相以沆對遂罷用之沆至鄆發廩賑飢民賴全活者甚衆盜賊衰止賜書褒諭　辛未知青州資政殿學士給事中富弼爲禮部侍郎初河北大水流民入京東者不可勝數弼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擇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爲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爲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糗飯勞之人人爲盡力流民死者爲大冢葬之謂之叢冢自爲文祭之及流民將復其業又各以遠近受

糧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為兵者又萬餘人 帝聞之遣使慰勞就遷其秩弼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煑粥食之飢民聚為疾疫及相蹈藉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弼所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為法（弼墓誌神道碑朱墨史附傳並云[illegible]）詔發京師禁軍十指揮赴京東西路駐泊以備盜賊京東西路鈐轄並兼本路安撫都監京東安撫使富弼言本路遽增屯禁軍慮搖人心欲量增一兩指揮詔兵已就道俟將來[illegible]今還京師 戶部副使包拯言（此言不得其時因增京東西禁軍附見）臣聞京師者乃天下之本也王畿之內列營屯聚此強本之兵也而國家近年已來邊陲有警乃一例調發恐非固 宗社制戎狄之長策臣以為畿兵雖有大故不可多調發所謂京師者天下之本也強本者畿兵爾本固且強兼濟中外天下何所患焉若調發不已則耗其財力而弱其根本不惟違 祖宗之制潤不合唐天寶建中之事乎今河北河東公邊兵寡財匱招置率難惟有民兵可用往年嘗籍之矣籍之未甚得策又從而釋之河朔之民皆稟氣勁悍善勇齊習邊事自為鄉邑之利若素諳戎虜之情偽它路校之不遠遠矣其合籍點閱擇客取主又責以戶下戶上以是籍之所得幾何竊見唐李抱真民兵之制畢頗相近故當時昭義一軍准視山東將適今之宜可取抱真之制約而行之一則不費供饋二則舉情樂勝如置訓練之法取有 祖宗舊制民兵既壯禁軍留資京師則內外安矣今北虜詐偽萬狀盟誓[illegible]修築城柵點集軍馬乘此而制邊防亦宜密為繕備議者但持盟約殊不設備萬一邀求不已稍不如意則嘯衆而發若以衛室之況邊任武將未甚得人將者人之司命而邦國安危所繫尚可不審擇哉擇之之道不當求以名位高下但辨其能之可否苟得實材則擢而用之專而委之必有成功若不素為之具緩急旋求之必無所及矣宣徽北院使武昌節度使判延州程琳請代己卯加同平章事再判延州琳在鄜延獲戎首不殺戒遣之諸戎部亦相告毋捕漢民久之夏人崇以五百戶驅牛羊扣邊請降言契丹兵至衙頭矣國中亂願歸琳曰契丹至彼帳下當舉國取之豈容有來降者吾聞夏人方捕叛者此其是邪不然誘也拒不受已而賊果將騎三萬臨境上以捕降者為辭琳先諜知之閉壁衢旗戒諸將勿動賊以為有備遂引去 郭勸等言與京西轉運使徐起河北轉運使崔嶧自擴龍口以東至鄆州銅城鎮度地高下使河復故道為利明甚凡濬二百六十三里一百八十步役四千四百九十萬四千九百六十三議雖上未克行也 契丹與夏人相攻聚兵近塞遣使來告邊候稍戒 帝御便殿訪近臣以備禦之策權三司使葉清臣對曰（[illegible]）陛下臨馭天下二十八年未嘗一日自暇逸而叛羌黠虜頡頏為患頗上無失德朝無闕政而敢爾者豈非將相大臣不得其人不能為陛下張威德而攘戎狄者乎昔王商在廷單于不敢仰視郅都臨代匈奴不敢犯邊今內則輔相寡謀綱紀不振號令不一賞罰不均處事依違惟務迎合卒有大事其誰與謀此黠虜得以輕漢也外則兵不素練將不素蓄士卒驕悍而不可用將領怯懦而事姑息此強寇得以內侮也應變曆劉六符來執政無術略不能折衝樽俎以破賊謀六符初亦疑大國之有人藏姦計而未發既見表章專漢之庸陸梁只須一介

之使坐致二十萬物求備寡嗇以奉腥膻此有識之士所以爲國長太息也今詔問北使詣闕以西戎爲名因有邀求何以答之臣聞甚善所載彼此無求况元昊叛逆累年致討契丹坐觀金鼓之出豈有毫髮之助今彼國出師聊求我助耶盟違約不亦甚乎若使辯捷之人判其曲直要之一戰必破其謀契丹雖是夷狄漸被禮義我直彼曲豈不憚服苟不知咎敢肆侵凌方河朔災傷之餘野無廬舍我堅壁自守縱令深入其能久居既無所因糧則必當遁去然後選擇驍勇邀絕歸師設伏出奇激擊首尾若不就擒亦且大敗矣詔問輔翊之能方面之才與夫帥領偏裨當今孰可以任此者臣以爲不患無人患有人而不能用爾今輔翊之臣抱忠義之深者莫如富弼爲社稷之固者莫如范仲淹諳古今故事者莫如夏竦議論之敏者莫如鄭戩方面人才方重有紀律者莫如韓琦臨大事能斷者莫如田况剛果無顧避者莫如劉渙宏遠有方略者莫如孫沔至於帥領偏裨貴能坐運籌策未必親當矢石王德用素有威名范仲淹深練軍政龐籍久經邊任皆其選也狄青范全頗能馭衆蔣偕沈毅有術略張亢倜儻有膽勇劉貽孫材武剛斷王德基純慤勁勇此可補偏裨者也至若威衆綏寧即鄭戩尤其所長謂渭州方災傷軍儲闕之此則三司失計豈轉運使不與職義非一日既往固已不咎來者又復不追臣未見可也且如施昌言承久弊之政方欲竭思慮辦職事一與賈昌朝違異遂被移徙軍儲何由不乏自去年秋八月計度市糴而昌朝輒異許今仲春而尚未與奪財賦何緣得豐 先朝置內帑本備非常今爲主者之吝自分彼我緩急不以爲備則臣不知其所爲也至如粒食之重轉從爲難莫若重立賞格少均萬數使豪民注榜使得

又粟以免杖笞必能速辦矣能當以省費漸致於從容德音又比天下之福也比日多以卑官數等請厚俸或身爲內供奉有遷補之給或爲觀察使占留後之封僥倖之門日開賜予之物無藝若令有司執守按行舊規庶幾物力亦獲寬矣詔問戰馬之絕何策可使足用臣前在三司嘗除監牧之地占良田九萬餘頃須費錢百萬緡天閑之數才三四萬急有征調一不可用今欲不費而馬足辦莫若賦馬於河北河東陝西京東西五路上戶一馬中戶二戶一馬養馬者復其一丁如此則坐致戰馬二十萬不爲難矣 三月知忻州郭諮獻獨轅衝陣無敵流星弩諮有巧思嘗自爲兵械皆簡要可用（此據諮本傳會要） 庚子御延和殿召輔臣觀諮所造渾儀木樣時命日官舒易簡于淵周琮等參用梁令瓚李淳風舊制改鑄渾儀也 先是戶部副使包拯答詔所問禦邊之策曰三路素爲控扼之所中則梁門遂城南入真定西則雁門句注南入并代東則松亭石關南入滄州然松亭以南數百里水澤艱險自北界而出者則塘水足以限其來路惟雁門句注背長城而南東西地里稍廣漢與胡古今所由出入之路也或有侵軼此最可虞今河北沿邊卒驕將惰糧匱器朽主兵者非紈綺少年即罷職老校虛蔽欺誕輒過目前并張皇引惹之說訓練有名無實聞者可爲寒心謂宜委中外大臣精選其有實材者擢而任之其庸懦者黜而去之若不速爲一旦緩急徒圖之則無所及矣且河北者國家根本之地存亡繫焉近年黃河決溢水災尤甚饑殍過半公私窘迫雖累下聖詔矜恤賑救使命相望而農畝荒廢流亡未復倉廩虛竭不支數月此乃前日主計者之過也臣頃歲嘗奉使契丹及出歸迴日凡三上言乞支撥錢帛往河北當數歲時與謀計置

以備凶荒終以位疏言賤不賜施行方今擬食翔貴之時有司雖竭力營辦而財用不足何以取濟若更因循不切處置恐非 宗社之福惟陛下特出宸斷鋭意必行之免成後患臣嘗讀漢書宣帝以西羌未平京兆尹張敞建議願令諸有辠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贖罪欲乞下有司議罪犯可以贖者條約事件差定入穀多少俾河北州軍得以贖辠此亦權宜濟用之一端耳乘三路官兵衆伏見 眞宗皇帝朝以河北荒歉減省京朝官使臣幕職七十五員其逐路部署押陣使臣軍職自觀察使而下悉罷赴闕此 先朝令典願陛下遵而行之臣又聞河北屯兵無慮三十餘萬然備邊防塞武事不可闕也老弱者衆緩急又不可用當此艱食之際供費寖廣萬一糧儲不繼勢必生變望令本路轉運安撫司揀退老弱以寬物力且老弱去則精鋭

者勇物力寬則贍養者足其近裏兵伍即令漸次抽那於有糧儲州軍就食不然則物力俱竭爲患不細臣聞頃歲於鄆州同州置二馬監各侵民田數千頃乃於河北監內分馬往逐處牧養未逾一歲死者十有七八迄今爲二州之害議者謂不若依舊歸河北諸監以其地給民則馬無所損民得其利矣緣馬事屬群牧司逐州官吏不得統轄利害無由而知令若委轉運使兼領則巡按察視可以革去積弊若以歲月必致增羨又何患戰馬之不足哉臣前所條陳皆國家之常務而言事者多及之臣謂今之切務者在擇政府大臣敢當天下之責獨立不懼而以安危爲己任者委以經制四方庶幾可弭向者之患而紓陛下之憂矣它日又言屯兵備邊古之常制所患民賦有限兵食不充必須廣爲經度以給用度或歲有凶歉或寇至益兵則暴斂横取何所不至民既困矣

斂何禦焉此亦必然之事也河北自失山後六州之險無所固守則畜兵積粟蓋患不足只如頃年虜忽生變雖復請和終非久遠之計況沿邊沃壤又盡爲陂塘租稅既無所入皆仰給縣官雖竭天下之財以贍一隅無事之時日常窘乏無數歲之備若少有屯集如何取濟豈可坐觀其弊不務長救之策哉欲望特出宸斷宣諭執政大臣應沿邊及近裏州軍兵馬除合留防守外屯駐駐泊之軍悉令歸營就糧諸軍悉分屯於河南兗鄆齊濮曹濟等諸州況地利富實糧儲易辦三年一代遇有警急即時可發不旬日可到寧有後期不及者且前代防邊之兵三時務農一時教戰公私自足未有冗而且衆糜費廩食虛困疲民如今日之甚者然執干戈禦戎狄固不可闕在教之食之得其術則上下無困乏之患緩急用之則下有餘力矣議者若以戍兵不可全減即有往年義勇

強壯一十八萬餘人以充其數緣河朔之民稟性勁悍生習邊鄙之利害素暗戎虜之情偽校之南兵絕爲精銳一則不費供饋二則群情樂爲訓練之法則有舊制存焉若謂兵食粗足虜好方堅翫愒目前以爲成算憚於更張措置臣恐日朘月削中外益以殫竭一旦用兵則重加暴斂民必怨叛肘腋之下皆爲仇讎豈暇禦寇哉此乃國家根本之患若不表裏協心鋭意而速圖之臨事無及矣 又言慶曆年中朝廷於河北諸州軍元抄點到鄉兵內揀得少壯者約一十八萬餘人作兩番教閱每番三箇月自九月一日起教至二月終罷續准樞密院劄子只委自逐縣令佐分爲兩番教閱自十月至正月終更不支口食訪聞後來因循不教恐非紓患預備之長策也雖議者欲省食糧以爲惜費之一端又況鄉兵十八萬餘人若分爲兩番每人月支口食九斗鹽二斤共約

支糧斛三十二萬餘石鹽七千餘斤乃河北一州之賦耳以河北地方千餘里二十餘州軍若以一州之賦給鄉兵一十八萬餘人比屯駐泊就糧十二月之費則其身校其利則至博兼土人生而勁悍若訓練精足可代戍兵禁旅分屯內地此則利害均然望特賜指揮檢臣前進劄子立賜裁處施行　辛丑命拯往河北揔擧計置糧草　乙巳御崇政殿試禮部奏名進士丙午試諸科　癸丑賜進士馮京等一百七十四人及第一百六人出身二百九人同出身于崇政殿京江夏人也甲寅賜諸科及第并出身五百五十人于觀文殿　詔從河北關糧處士兵及戍兵於近南州軍候經置邊儲有備復令還屯從包拯之言也　廣平二監馬牧共占邢洺趙三州民田萬五千頃前已發其一然漳河決壞民猶不得耕拯請悉以賦民從之　己未契丹遣樞密副使遼興軍節度使蕭惟信復來告西征　庚申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錢明逸為回謝契丹使西上閤門使榮州刺史向傳範副之（傳範敏中子）

夏四月甲子御崇政殿閱知澧州供備庫副使宋守信所獻衝陣無敵流星弩拒馬皮竹牌火鐮石火銅三刃黑漆順水槍山字鐵甲野戰拒馬刀弩檕脚車衝陣劍輪無敵車大風砲弩箭八種　庚午命戶部副使包拯與河北四路安撫司轉運司議省冗官及汰軍士之不任役者以聞　丁亥右司諫錢彥遠上勸農疏曰農國家急務所以順天養財御水旱制蠻夷之本原也唐開元戶八百九十餘萬而定墾田一千四百三十餘萬頃今國家戶七百三十餘萬而定墾田二百一十五萬餘頃其間逃廢之田不下三十餘萬頃是田疇不闢而游手多也勸課其可不興乎　本朝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通判皆帶勸農之職拜敕結銜正在督課而徒有虛文無勸導之實請詔置勸農司以知州為長官通判為佐官擧清強幕職州縣官為判官先以墾田頃畝及戶口數陂塘山澤溝洫桑柘著之於籍然後委勸農官設法勸課除害興利俟歲終農隙轉運司考較而賞罰之　上嘉納焉（[illegible]）

五月丁酉祠部員外郎任顓為河東轉運使　上以河北嘗賜內庫金帛令亦以五十萬給河東闕乏顓辭曰朝廷始命使委以經制財用而遽乞金帛以往非是　上善之　丙午幸後苑寶岐殿觀刈麥顧謂輔臣曰朕新作此殿不欲植花卉而歲以種麥庶知稼穡事之不易也　丁未遣官祈雨　宰相龐籍言殿中丞館閣校勘范鎮有異材不汲汲於進取丁巳特遷直秘閣　六月甲子蠲河北民復業者租賦二年　乙丑以太子右清道率（[illegible]）為右領軍衛將軍仍賜進士及第尋加文州刺史叔韶嘗獻所著文召試學士院入優等特遷之入謝命坐賜茶謂曰宗子好學無幾爾獨以文章得進士第前此蓋未有也朕欲天下知宗籍有賢者宜勿忘所學叔韶頓首謝既退又出九經賜之後以關書賜正刺史已上叔韶不當得獨賜及之叔韶德恭之曾孫也（[illegible]）　賈昌朝為觀文殿大學士判都省朝會班中書門下視其儀物觀文殿置大學士自此始仍詔自今非嘗為宰相毋得除　改命同判修唐書翰林侍讀學士宋祁為刊修官　乙酉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李兌禮部員外郎御史知雜事何郯監察御史陳旭等言比歲臣寮有繳奏交　親往還簡尺者朝廷必推究其事而行之遂使聖時成告訐之俗自今非情涉不順毋得繳簡尺以聞其於官司請求非法自論如律從之　丁亥監察

御史陳旭言竊以三館職事文儒之高選近時無復典故用人益輕遂爲貴游進取之津要慶曆中嘗有詔自今後見任前任兩省及大兩省以上官不得陳乞子弟親戚入館閣職事然撓於橫恩復廢不用美官清秩爲國者所以礪世摩鈍之具今妄以私推貴之家天下寒畯何所勉進朝廷賢才何所教育望申明前勑嚴爲科禁遏沈濫進必清其選使在位者皆得文行充實之人然後舉用故事特因閒燕延備訪問則於治體不爲無益詔今後近上臣僚援例奏乞子孫得試者如試中只與轉官或出身更不除館閣 戊子太子少傅致仕李若谷卒詔以子淑在近侍優贈太子太傅後毋得爲例 己丑翰林侍讀學士吏部郎中梁適爲同群牧使群牧使舊只一員翰林學士彭乘已領之適蓋員外置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九十之一

十一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九十之二

仁宗皇帝紀二十七之二

皇祐元年秋七月丙申定州上雨初知定州韓琦言河朔久不雨請祈無所應若出自聖懷禱于天地山川宜獲嘉澤詔遣工部郎中秘閣校理張子思持香祠禱于北嶽至是以雨足聞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張錫首講尚書稱不作 上歎其博學飛白書博學二字賜之因問治道錫對曰節嗜欲者治身之本審刑罰者治國之本時貴妃方寵幸故錫以此諷 上改容曰卿言甚嘉朕恨用卿晚也辛丑錫卒 上聞惜之以白金三百兩賻其家特贈工部侍郎 戊申殿中丞集賢校理李中師爲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中師開封人宰相執中所薦也其實校亦執中薦之夫年八月事 八月壬戌工部侍郎平章事陳執中罷爲兵部尚書知陳州先是河決民流殍畏數見執中無所建明但延接卜相術士言者屢攻之因論執中越次用李中師爲府界提點及呂昌齡等出入門下章進無學能人不協衆望而執中亦以足疾辭位自陳不願爲使相大學士詔從其請翰林學士孫抃當制遂除尚書左丞文彥博宋庠言恩禮太薄乃下學士院貼麻改命之 禮部侍郎平章事文彥博加吏部侍郎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樞密使工部侍郎宋庠爲兵部侍郎平章事 樞密使保寧節度使同平章事王貽永兼侍中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龐籍爲工部侍郎充樞密使 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高若訥爲工部侍郎參知政事 翰林侍讀學士吏部郎中梁適爲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 甲申御崇政殿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殿中丞吳奎奎所對入第四等以奎爲太常博士通判陳州奎北海人嘗爲廣信軍判官楊懷敏增廣北邊地

田至奪兵殺地與敢與抗若坐上書論其不便知保州王果亦屢爭之懷敏使人訟果他事詔置獄推劾坐為果力辯得免衛士夜盜入禁中懷敏當黜止而得罪輕黜時監察御史排岸司上疏曰自行春令以來連陰不解此洪範傳所謂皇之不極時則下有伐上者今衛士之變起於肘腋 宗廟神靈陛下仁聖即時禽獲然流傳四方驚駭群聽不祥之甚也傳播于憂臣學陛下比日可謂憂矣未知任其辱者果何人耶臣聞勾當皇城司六人其五已被譴獨懷敏尚留外人咸謂陛下私近倖而屈公法臣竊為陛下痛惜之況中外傳聞獲賊之際陛下宣令勿殺而左右輒殺之裂其支體此必有同謀者恐事泄故而殺之以滅口不然何以不奉詔也不報先是上封者伏見國家每設制科以取賢材中選之後多至大用以此知不獨取於刀筆蓋將觀其器能也舊制秘閣先試六論合格者然後御試策一道先論者蓋欲探其博學後策者又欲觀其才用近來御前所試策題其中多問典籍名數及細碎經義乃是又重欲探其博學而不能觀其才用豈朝廷求賢材之意耶欲乞將來御試策題中止令問治亂繫安危用之則明昌捨之則微弱往古之已試當今之可行者十餘條限三千字已上成所對人若文理優長識慮深遠其言真可行於世其論果有補于時者即為優等若是文辭平常別無可采者即為末等其寘與及深所有名數及細碎經義更不詳問如此則不為空言可得實効詔撰策題官先問治亂安危大體其餘所問經義名數自依舊例衛士王安與其黨相惡陰冀乃衣隆中從句當引見司楊景宗入禁門既為閽者所得景宗輒隱不以聞御史中丞郭勸請先治景宗罪章再上不聽又廷爭乃從之乙酉景宗自建寧

留後責授左監門衛大將軍均州安置初景宗自濟州召還御史何郯言景宗不宜寬假乞且令外任不聽於是景宗乞盡納官爵留居京師郯又極言其不可既踰月乃自均州徙鄧州 初諸路奏大水知諫院錢彥遠言陰氣過盛在五行傳下有謀上之象請嚴宮省宿衛未幾景宗坐責特賜彥遠五品服彥遠性豪邁其任言職數有建明又嘗言內作坊用信以罪竄海島赦歸遽得還衛官致仕許懷德填鎮高年未謝事郭承祐闒宂小人宜廢不用多見聽納 太子少師致仕石中立卒贈太子太傅謚文定中立性疏曠少威儀好諧謔雖時面戲人人不以為怒知其無心為輕重及參大政或諫止中立曰詔書云餘如故安可改人傳以為笑然練習臺閣故事不汲汲近名喜賓客及老子家客至必延與飲醉乃得去初家產歲入百萬錢末年貲幾盡 帝聞其病賜銀三百兩既死其家至不能辦喪 丙戌御崇政殿試武舉人得何昇略等二十七人授官有差 九月乙未權三司使端明殿學士給事中張堯佐為禮部侍郎三司使監察御史陳旭言堯佐以後宮親非才也不宜使制國用不聽 詔河東河北經略安撫使司契丹與兵討夏人其邊要之地選委將佐嚴加備禦時司天言太陰犯畢宿主邊兵趙分有憂故也 乙巳廣南西路轉運司言廣源州蠻寇邕州詔江南福建等路發兵備之廣源州在邕州西南鬱江之源地峭絕深阻產黃金丹砂頗有邑居聚落俗椎髻左衽善戰鬬輕死好亂其先韋氏黃氏周氏儂氏為酋領互相劫掠唐邕管經略使徐申厚撫之黃氏納職貢而十三部二十九州之蠻皆定自交趾蠻據有安南而廣源雖號邕管羈縻州其實服役於交趾初有儂全

福者知儻，猶州其弟存祿知萬涯州，全福妻弟儂當道知武勒州。一日，全福殺存祿、當道，并有其地。交阯怒，舉兵攻之，虜全福及其子智聰以歸。其妻阿儂，本左江武勒族也，轉至儻猶州，全福納之。全福見虜，阿儂遂嫁商人，生子名智高。生十三年，殺其父商人，曰：天下豈有二父耶？因冒姓儂，與其母奔雷火洞。其母又嫁特磨道儂夏卿。久之，智高復與其母出據儻猶州，建國曰大曆。交阯復拔儻猶州，執智高，釋其罪，使知廣源州。又以雷火、平婆、四洞及思浪州附益之。然內怨交阯，居四年，遂襲據安德州，僭稱南天國，改年景瑞。求內附，未即得，於是始入寇。

己未，罷武舉。[illegible]

冬十月壬戌，遣戶部副使、工部員外郎包拯與陝西轉運司議鹽法。始，范祥議改鹽法，論者爭言其不便，朝廷獨以爲可用，委祥推行之。於是侍御史知雜事何郯言：風聞改法以來，商旅爲官鹽長價，獲利既薄，少有算請。陝西一路即目已虧損課利百餘萬貫，其餘諸路比舊來亦皆損減。賣鹽見錢，其妨支用。兼陝西民間官鹽價高，多以買私鹽，事敗刑禁頗繁，官私俱不爲利。經久何以施行？緣事有百利始可議變，變不如前，即宜仍舊。況陝西調用多仰此來，課今如此虧損，向去必甚匱乏，未免于朝廷乞支金帛。今改更日月未久，爲害猶淺，速宜講求其弊。欲望朝廷指揮選擇明幹臣僚一員往陝西，令與本路轉運司并范祥面議利害，如新法必不可行，即乞一切且令復舊，免致闕乏調用，寖久爲害。拯既受命，即言：臣前任陝西轉運使，備知鹽法，自變[illegible]且一年。范宗傑建請禁榷之後，差役兵士、車牛及衙前等般運往諸州，官自請置場出賣，以致兵士逃亡、死損，公人破蕩家業，比比皆是，咨嗟怨苦，所不忍聞。於道路前後臣僚累言不便，乞復舊法通商，以救關中凋弊。有司執奏，議終不行。昨因范祥再有起請，兼葉清臣曾知永興軍，見其爲患之甚，乞依祥等畫復用通商舊法，令客人於沿邊入納見錢，收糴軍儲，免虛擡貴價入中斛㪷，於榷貨務大支官錢，兼省得諸般差撥勞役。此乃於國有利，於民無害，理甚灼然。但以變法之初，豪商猾吏悉所不樂，而議者沿其歲入課利稍虧於前，搖有沮議，乞復舊法。誠爲後之無疑，但恐爲害浸深。蓋法有先利而後害者，有先害而後利者。舊日禁榷之法，雖暴得數萬緡，而民力日困，久而不勝其弊，不免隨而更張，是先有小利而終爲大害也。若計其通商，雖一二年間課利少虧，漸而行之，必復其舊，又免民力日困，則久而不勝其利，是有小害而終成大利也。且國家富有天下，當以卹民爲本，今雖財用微窘，亦當持經久之計，豈忍爭歲入數十萬緡，不能更延一二年以責成效？信取撓議，不惟命令數有改易，無信於天下，而又欲復從前弊法，御關中生靈，何以措其手足？臣詳細范祥前後所奏事理，頗甚明白，但於轉運司微有所損，以致異同爾。臣固非懼往來勞費，安有曠職責，亦爲國家惜其事體，不欲徇一時之小利而致將來之大患也。[illegible]及拯至陝西，益主祥所變法，但請商人入錢及延、環等八州軍鬻鹽皆量損其直，即入鹽八州軍者增直以售。又言三京及河中等處官仍鬻鹽，自今請禁止，而三司以謂京師商賈罕至，則鹽直踊貴，請得公私並貿，餘則禁止，皆聽之。拯還自陝西，又言：今天下財用所以窘乏，蓋自西事以來三路並仰給三司，逐路歲入糧草，支榷貨務見錢、銀、絹、香、茶等，約數十萬貫，其所入有限而出無限，安得不窘乏也？方今邊防無事，亦當以國家

大計爲先若不銳意而遠圖之臣恐日削月朘爲害不淺冀一小有警急何以取濟臣固謂致朝廷窘之如是者三路使之然也但令三路各自足用則芻糧何患不實哉只如陝西自有解鹽之利若盡以付與令計置根節一二年後可全減榷貨務每歲見錢銀絹等五七百萬貫其河北河東雖有解鹽緣出產絲蠶米麥最多兼諸般課利不少河北只以連值災傷朝省權且以一切應副若將來豐熟逐路稍減兌官或移那軍馬近南就食令轉運司多方擘畫計置糧草漸減入中見錢以寬縣官經費不逾三五年則東南財貨盡聚京師芻糧必有豐盈之望若乃輕信横議不究本末圖目前之小利忽經久之本計切恐難以善其後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孫沈筆談云陝西顆鹽舊法官自搬運置務拘賣兵部員外郎范祥始爲鈔法令商人就邊郡入錢四貫八百售一鈔至解池請鹽二百斤任其私賣得錢以實塞下省數十郡搬運之勞異日輦車牛驢以鹽役死者歲以萬計冒禁抵罪者不可勝數至此悉免行之既久鹽價時有低昂又於京師置都鹽院陝西轉運司自遣官主之京師食鹽斤不足三十五錢則斂而不發以長鹽價過四十則大發庫鹽以壓商利使鹽價有常而鈔法有定數行之數十年至今以爲利也

八千之二

六

太

丁丑 詔婦人所服冠高毋得過四寸廣毋得踰一尺梳長毋得踰四寸仍無得以角爲之犯者重致于法仍聽人告先是宮中尚白角冠梳人爭效之謂之內樣其冠名曰垂肩至有長三尺者梳長亦踰尺御史劉元瑜以爲服妖故請禁止之婦人多被罪者兩史記云劉元瑜之禁止重責告訐者婦人多被別責大爲譏者所嗤下作歌謠以嘲之

壬午 詔馬鋪以晝夜行四百里急脚遞五百里 侍御史知雜事何郯言臣伏見陝西頃歲邊鄙用兵之際朝廷指揮以諸州新弓手刺面充保捷指揮用備戰守一路之兵僅增十萬緣當時倉卒不暇精擇其間甚有疲弱不堪征役之人驟之行陣固難得力自休兵至今歲月已久尚未聞加選汰所費廩食不可勝計況其人並是郡縣等第之家係在軍籍甚非所願伏望勅本路諸州令告諭應係所置保捷兵士除人員節級外其餘年五十以上及短弱不及等之人如不願在軍者許令自陳委監司長吏相度減放歸農此等久習武藝今若放罷亦須置籍拘管仍乞以所居鄉社相近處如河北義勇團作指揮置人員節級管轄其逐都每歲以此冬農隙還防守處亦令此籍減數非時邊上或有警急其罷放之人尚可追集守城却代精兵出戰於事又無廢闕方今財力大屈所患在於兵冗竭天下所出之物僅能用供億陛下幸聽臣言特行勑置一路之內可減三數萬人迺亦省費之一端 近包拯被命往陝西制置解鹽伏乞下臣此議使其就近覆驗所與審擇利害然後施行樞密使龐籍稱以郯所言爲是壬戌詔旨每自郯發之十二月壬戌點揀保捷不任役者歸農此據龐籍本傳所書何郯墓誌

九一之二

六

十一月庚寅朔御崇政殿召近臣臺諫官及宗室觀 三朝訓

𠃌千

鑒圖 丙申加贈虢州刺史种世衡爲成州團練使先是世衡之長子古慕其從祖放爲人抗志不仕於是詣闕自言父世衡在青澗城嘗遣王嵩入夏國反間其用事臣野利旺榮兄弟皆被誅元昊由是勢衰納款稱臣經略使龐籍掩以功自取兩府籍時在樞密院且言嵩入虜境即被囚元昊妾任旺榮如故元昊欲和先令旺榮爲書而遺邊將元昊妻即旺榮妹元昊黜其妻旺榮兄弟怨望元昊既稱臣後二年旺榮謀殺元昊事覺夷其族非因嵩反間臣與范仲淹韓琦皆預受中書劄子條西事平除兩府既而仲淹琦先除臣次之非專以招懷之功文書具在可驗朝廷雖知古妄言猶念世衡舊勞自東染院使贈刺史錄其子之未仕者古復上書訴賞薄於是加贈團練使特授古天興尉令御史臺押出城趣使之官及籍罷古復辨理下御史考實以籍前奏王嵩疏爲定詔以

其事付史官聽古從官使郡　乙卯詔江南湖北福建廣南等路提點鑄錢事與提點刑獄朝臣以官高下序之　戊午昭宣使眉州防禦使內侍副都知楊懷敏領梓州觀察使為三陵副使罷副都知懷敏自高陽關鈐轄入奏事除副都知制誥胡宿當制因言懷敏先為入內副都知坐城司以宿衛不謹致逆徒竊入宮闈其士卒又不能生致之議者謂欲滅姦人之口罪在懷敏及楊景宗二人而陛下不忍加誅止黜于外兄舊制內臣都知副都知以過罷去者不許再除今中書送到詞頭臣不敢草制輒封還以聞　上疑宿職不當言翌日謂宰相曰前代有此故事否文彥博對曰唐給事中袁高不草盧杞制書近來富弼亦嘗封還詞頭　上意解諫官錢彥遠謂宿曰仁者必有勇於公見之矣既而他舍人為懷敏草制彥遠及臺官論列不已踰半月卒罷之

宿聞懷敏除三陵副使謂人曰懷敏必死矣　祖宗神靈所在大姦豈能逃乎無幾何懷敏果卒　十二月壬戌詔陝西保捷兵年五十以上及短弱不任役者聽歸農若無田園可歸者減為小分凡放歸者三萬五千餘人皆讙呼反其家在籍者尚五萬餘人皆悲涕恨己不得去陝西緣邊計一歲費緡錢七十千養一保捷兵自是歲省緡錢二百四十五萬陝西之民力稍蘇（去歲保捷實錄有之[illegible]言求時特著陝西也）初樞密使龐籍與宰相文彥博以國用不足建議省兵眾紛然陳其不可緣邊諸將爭之尤力且言兵皆習弓刀不樂歸農一旦失衣糧必散之閭閻相聚為盜賊　上亦疑焉彥博與籍共奏今公私困竭上下遑遑其故亦它正由養兵太多爾若不減放無由蘇息萬一果聚為盜賊二臣請死之　上意乃決於是簡汰陝西及河北河

東京東西等路羸兵無慮八萬有餘人其六萬有餘悉放歸農其二萬有餘各減衣糧之半既而判延州李昭亮復奏陝西所免保捷特多往往縮頭曲胭詐為短小以欺官司籍因言兵苟不樂歸農何為詐欺若此乎　上益信焉其後王德用為樞密使許懷德為殿前都指揮使始復奏選廂軍以補禁軍議者非之（[illegible]）

（[illegible]大臣指此也）侍御史知雜事何郯言伏覩朝廷昨降詔旨委諸路轉運使等第壯盛伉健之人議者謂練士省財誠實為利近聞邊臣多有論奏皆謂選汰過多切恐所言未悉利病緣方今天下之患莫甚於冗食冗食未去不可以節財用財用未節不可以除橫斂橫斂未除不可以寬民力民力未寬不可以圖至治求至治宜以去冗食為先朝廷有此處置固亦計之甚熟今命令才下若以橫議亟改則去弊求治無其日矣臣竊料招來邊臣之言亦恐緣轉運使銳於專行不與群帥協議所致伏乞特降指揮約束逐路轉運使所至州郡並令先與帥臣長吏同議然後選擇仍不得過有張皇使眾疑懼其選退之

人或力可耕墾而別無生業仍乞於所居州縣據口量撥與係官閑田使之給養免至流離失所朝廷前議固已至當不可妄有改罷仍乞詔邊鄙各令遵守施行（從之詔諸路轉運使選差官擇通判分頭…）（是何時夢得八年二月甲寅從今中州數篇可考）

壬申觀文殿大學士右僕射判都省賈昌朝復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鄭州初除兼侍中昌朝問辭之使相舊無中謝之賜其賜自昌朝始

户部副使包拯言（拯此疏不得其時疏論慶曆八年出入數故是次年也因附此）臣伏見景德祥符中文武官總九千七百八十五員今內外官屬總一萬七千三百餘員其未受差遣京官使臣及守選人不在數內較之 先朝纔四十餘年已逾一倍多矣坊以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倍之周設六官後屬漸廣秦併六國郡縣益衆降及漢魏以至隋唐雖設官寖多然未有如本朝之繁冗甚也今天下州郡三百二十縣一千二百五十而一州一縣所任職素有定額大率用吏不過五六千員則有餘矣今乃三倍其多而又三歲一開貢舉每放牓僅千人復有臺寺之小吏府監之雜工廕序之官進納之輩總而計之又不止於三倍是食祿者日增力田者日耗則國計民力安得不窘之哉臣謹按景德中天下財賦等歲入四千七百二十萬七千疋貫石兩（當考數闕）在京歲入一千八百三十九萬二千疋貫石兩支一千五百四十萬四千九百疋貫石兩慶曆八年天下財賦等歲入一萬三百五十九萬六千四百疋貫石兩支八千九百三十八萬三千七百疋貫石兩在京歲入一千八百五十九萬六千五百疋貫石兩支二千二百四十九萬九百疋貫石兩况天下稅籍有常數矣今則歲入倍多者何也蓋 祖宗之世所輸之稅只納本色自後用度日廣泓納並從折變重率暴斂日甚一日何窮之有天下田土財用比之曩時盡耗漸以不遠豈於今而能倍之乎非天降地出但誅求於民無紀極爾輸者已竭取者未足則大本安在哉臣以謂冗兵耗于上冗吏耗于下欲救其弊當治其源治其源者在乎減冗雜而節用度若冗雜不減用度不節雖善爲計者亦不能救也方今山澤之利竭矣征賦之入盡矣幸而西北無事乃是可爲之時若不銳意而改圖但務因循必恐貽患將來有不可救之過矣望陛下上體 祖宗之成憲下卹生靈之重困謂設官太多也則宜艱難選舉澄汰冗雜謂養兵太衆也則宜罷招募揀斥老弱土木之功不急者悉罷之費出無名者並除之懲禁中奢侈之端節上下浮枉之費當平成之代建長久之策願陛下留神省察中命宰執條此數事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九十之二

仁宗皇帝紀二十八之一

皇祐二年春正月壬子，命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入內都知王守忠、右司諫陳旭與三司較天下每歲財賦出入之數以聞。（加詳附正月）自康定元年陝西募人入中芻粟，始加數給東南鹽，而河北稍用三說法，亦以東南鹽代京師所給緡錢，數足即止。（年月見慶曆二年）慶曆二年，三司又請如康定元年法募人入中，（據食貨志乃二年事）乃詔入中陝西、河東者持券至京師，償以錢及金帛各半之，不願受金帛者予香藥茶鹽，惟其所欲。而東南鹽利特厚，商旅不復受金帛，皆願得鹽。至八年，河北行四說法，鹽居其一，而並邊芻粟皆有虛估，騰踊至數倍，券至京師反爲畜賈所抑，鹽百八斤舊售錢十萬，至是止六萬，商人以賤估券取鹽，不復入錢京師，帑藏益乏。於是詔三司詳定，王堯臣、王守忠、陳旭請復入錢京師法，視舊入錢數稍增予鹽，而並邊入中先得券受鹽，若河東、陝西入芻粟直錢十萬，止給鹽直七萬，河北又損爲六萬五千，且令入錢十萬於京師，乃聽兼給，謂之對貼，自是入錢京師稍復故。（據食貨志第四卷，去編皇祐二年詔三司詳定，於是王堯臣、王守忠、陳旭也建對貼議，而實錄無之，今附見。）

二月丙寅，追封故宰臣王曾妻南陽縣太君蔡氏爲沂國夫人，繼室[illegible]縣太君李氏爲沂國夫人，曾弟天章閣待制、右諫議大夫子融辭一官乞追封之。（此事當考曾本傳，[illegible]以妻無封而子融[illegible]）

先是，宋庠建議以今年當郊而日至在晦，用建隆故事，宜有所避，因請季秋大饗于明堂。乙亥，帝謂輔臣曰：「明堂之禮，由漢以來諸儒議論不同，將安適從？」文彥博對曰：「此禮廢久矣，俟退而講求其當，自聖朝行之。」（議據宋庠書、春明錄）

甲申，出內藏庫緡五十萬下河北、陝西、河東路以備軍賞。

三月戊子朔，詔罷今年冬至親祠南郊之禮，以九月擇日有事于明堂。帝謂輔臣曰：「明堂者布政之宮，朝諸侯之位，天子路寢，乃大慶殿是也。況明道初合祀天地於此，今之親祠不當因循尚於郊壇寓祭。」

己丑，詔以大慶殿爲明堂。詔河北安撫轉運司按察本路知州軍治狀以聞，從右司諫陳旭奏請也。

保安軍言夏國以戰敗契丹來獻捷，本軍以狀聞，詔說遣人例已拒還之。

戊戌，詔群臣毋得上尊號。上謂輔臣曰：「比遇大禮輒加徽號，甚無謂，朕所以奉神昭孝之意。」文彥博等曰：「陛下嚴父以配上帝，則臣子亦有愛戴君父之心。」伏奏至于三四，上不從。彥博又以請，上固拒之，乃奉詔。

己亥，詔祠明堂宜盡物以遵典禮，自乘輿服御諸物，務令有司裁簡之。

庚子，契丹遣殿前副點檢、忠正節度使耶律益，彰德節度使趙柬之來告伐夏國還。益自言契丹三路進討，契丹主出中路，兵至西京府，獲羊百萬、橐駝二十萬、牛五百，俘老幼甚衆，惟南路小失利，恐夏人妄說軍勝，詐南朝，故得邊奏皆以謂虜主渡河不遇賊，無水草，馬多死，耶律貴宜夫敗於師子口，惟劉五常獲陝西所陷偏戶茫二十餘人，因而來獻，其實多所獲，甚妄也。

甲辰，詔宗室子生四歲者官爲給食。初詔五歲始給食，知太宗正事允讓請且仍舊以三歲，故裁定之。

己酉，翰林學士、刑部郎中、知制誥趙槩爲回謝契丹國信使，西上閤門使、貴州團練使錢晦副之。契丹主席上請槩賦信誓如山河詩，詩成，契丹主親酌玉杯勸槩飲，以素摺疊扇授其近臣劉六符寫槩詩，自置袖中。

詔兩浙流民男女不能自存者，聽人收養，後不得復取。

辛亥，刑部員外郎、直龍圖閣兼天章閣侍講王洙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時宋祁、楊安國、張揆皆判寺事，祁言明堂制度久不講，洙有

禮學頗得同異其儀詔還洙太常　癸丑詔以季秋辛亥大
饗明堂先是禮官議王者郊用辛蓋取齋戒自新之義又通
禮祠明堂亦用辛遂下司天擇日而得辛亥吉蓋九月二十
亡日也　命宰臣文彥博爲大禮使宋庠爲禮儀使樞密使
王貽永爲儀仗使龐籍爲鹵簿使參知政事高若訥爲橋道
頓遞使乙卯命樞密副使梁適攝太尉告天地于南郊樞
臣望告非舊例重其事也時政府六員五員充使故以適奏
告同告謝復增賜賚如五使焉　丙辰宋祁上明堂通議二
篇祁自序略曰上薄三代旁搜漢唐禮之過者折之說之綴
者正之以合開寶一王之典聊佐乙夜觀書之勤其書自內
降出尋復有詔進入　是月邇英閣講易師卦字有與御名
同音者　帝謂王洙曰此字何訓對曰訓正　帝曰不須回
避恐妨義理洙曰不敢臣子於君父之名臨文輒諱不無悚
懼須至回避　帝曰但正言之　夏四月丁巳朔禮院言按
周禮夏后氏世室鄭康成云堂上有五室象五行木室於東
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崔靈
恩亦如之今請如崔鄭之說設五室於大慶殿又案隋禮明
堂五帝位皆爲幔室今旁惟上幕宜用青繒朱裏其四戶八
牖亦繒戶白綴牖今宜飾以朱白繒從之　甲子沙州符骨
篤末似婆溫等來貢玉　乙丑內出手詔明堂之禮前代並
用鄭康成王肅兩家義說兼存昊天上帝已爲緣禮　祖宗
以來三歲一親郊即徧祭天地而百神縻不從祀　太祖雩
祀　太宗　真宗祈穀二禮本無地祇位當時皆合祭天地
祖宗並配而百神從祀今祀明堂正當親郊之歲而禮官所
定止祭昊天五帝不及地祇配坐不及　祖宗未合　三朝
之制況比年水旱地震稼穡不登移郊爲大饗其蓋亦爲民祈

福宜合祭皇地祇奉　太祖　太宗　真宗並配而五帝神
州亦親獻日月河海諸神悉如圜丘從祀因謂文彥博曰禮
非天降地出緣人情爾禮官習拘儒之舊傳捨　三朝之成
法非朕所以昭孝息民也彥博同州上聖孝明爲能達禮之
情適禮之變非臣等所及翌日彥博奏詔書所定親獻之壇
周於五天帝神州地祇之位所降爲多請命官分獻　辛
曰朕於大祀豈敢憚勞也禮官議從祀神位未決復命曰郊
壇第一龕者在堂第二第三龕者設於左右夾廡及龍墀上
在壝內外者列於堂東西廂及後廡以象壇壝之制仍先繪
圖以聞　戊辰降翰林學士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史館修撰
權知開封府錢明逸爲龍圖閣學士知蔡州　先是醫家子
冷青自稱皇子言其母常得幸掖庭有娠而出生青都下聚
觀明逸捕得入府叱明逸曰明逸安得不起明逸爲起既而
以爲狂決汝州編管推官韓絳言青留外或惑衆非所宜朝議
欲遂之江南翰林學士趙槩言青言不妄不當流若詐不當
不誅即詔與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包拯追青窮治其母
王氏嘗役宮掖禁中出之嫁民劉緒者始生女後生青
青不謂然自廬山數爲人言己實帝子故浮屠號全大道者
被之入京師欲自言闕下皆論不道誅死明逸坐尹京師無
威望故及於貶絳億子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壬申
詔輔臣與禮官相視設神位於大慶殿上五室內太室中北
昊天上帝位皇地祇在左皆南面　太祖　太宗　真宗位
在東西面黃帝在太室中西南北面人帝在左少退青帝亦
帝白帝黑帝各從本室人帝在左少退神州地祇日月北極

天皇大帝並設於五室之間其位少退（五帝神州日月五星天皇於明堂列設[illegible]）
（從祀）五官勾芒以下設於明堂廷中少東南別爲露幄五緯十
二次紫微垣內官五方嶽鎮海瀆衆星直拐鉤星以下七十
二位於東西夾廡上版設（於第二龕[illegible]）二十八舍及黃道內天官
角宿攝提五方山林川澤以下一百七十九位於丹墀龍墀
道東西版設（於第三龕增爲[illegible]）黃道外天官及衆星五方墳衍原隰
以下四百九十六位並東西廡周環殿後版設以北爲上（於郊）
（[illegible]）做古明堂之制又稍與壇壝位敘相類云（[illegible]）
（[illegible]）禮官言按通禮昊天配帝用蒼牲一
五帝五人帝各依方色用牲十一今國朝南郊雖神位至多亦
止用犢四羊豕各十六今明堂請用七犢以薦上帝配帝五
方帝五人帝既報而尋詔今祭並侑及親獻五
（[illegible]）帝神州禮官請更用四犢（[illegible]）用羊豕十一羊豕亦依郊例各用
十六薦日月以下從祀神位從之（[illegible]）
牲（[illegible]）　五月丁亥詔禮院上新作明堂神玉及
燔玉初　上謂輔臣曰前代禮神有祭玉燔玉今獨有燔玉
無乃於祀典闕乎文彥博對曰唐太常卿王起以當時祀事
止有燔玉因請下有司求良玉而作禮神玉於是造琮璧等九
器祭已則藏之而燔玉止用珉自唐以來禮神之玉已不復
備　上曰朕奉事天地　祖宗豈於寶玉有所愛其令有司
備製之時沙州適貢玉乃擇其良者製爲琮璧等九器其黝
璜無瑕溫祭玉之備始乎此　甲午禮院上明堂五室制度
圖　封兗州尼丘山神曰毓聖侯　丙申詔國信司罷三番
使臣自契丹通好其接送使人皆自京差三番使臣而沿路
州軍大臣於須索誅求包拯言其擾既罷遣三番而

契丹什物仍令沿路州軍官自辦之　丁酉明堂禮儀使言
將來行禮請昊天上帝初獻昊天上帝位次皇地祇青帝赤帝黃
帝白帝黑帝神州地祇位奠玉幣太樂　太祖　太宗　真
宗位酌獻飲福受胙亦如之又言明堂所用樂皆當隨月
用律九月以無射爲均而五帝各用本音之樂從之　戊
申廣南西路轉運司言交阯發兵捕廣源州賊儂智高其衆
皆遁入山林詔本路嚴備之　己酉內出明堂樂曲及二舞
名降神曰誠安皇帝升降行止曰儀安昊天上帝皇地祇神
州地祇位奠玉幣曰鎮安酌獻曰慶安　太祖　太宗　真
宗位奠幣曰信安酌獻曰孝安司徒奉俎曰豐安五帝位奠
玉幣亦曰鎮安酌獻曰精安皇帝飲福曰胙安退文舞迎武
舞亞獻三獻皆曰穆安徹豆曰歆安送神曰誠安歸大次曰
憩安文舞曰右文化俗武舞曰威功睿德御撰樂章鎮安慶
安信安孝安四曲餘詔輔臣分撰　庚戌詔所撰樂曲名與
常祀同者更之遂更常所用圜丘宮合明堂誠安之曲曰宗
安祀感生帝慶安之曲曰光安奉慈廟信安之曲曰慈安
六月己未內出御撰明堂樂八曲以君臣民事物配屬五音
凡二十聲爲一曲用宮變徵變者天地人四時爲七音凡三
十聲爲一曲以子母相生凡二十八聲爲一曲皆黃鍾爲均
又明堂月律五十七聲爲二曲皆無射爲均又以二十聲二
十八聲三十聲爲三曲亦無射爲均皆自黃鍾宮入無射知
合用四十八或五十七聲即依前譜以第成曲其徵聲皆同
本律又（撰）撰皷吹警嚴曲合宮歌並肄習于太常　丙寅翰林
學士承旨丁度等言奉詔與太常參議阮逸所上編鍾四
清聲譜法請用之於明堂者竊以律呂旋宮之法既定以管
又制十二鍾準爲十二正聲以律計自倍半說者云半者準

正聲之半以爲十二子聲之鍾故有正聲子聲各十二子聲即清聲也其正管長者爲均自用正聲正管短者爲均則通用子聲而成五音然求聲之法本之於鍾故國語所謂度律均鍾者也其編金石之法則歷代不同或以十九爲一簴者蓋取十二鍾當一月之辰又加七律焉或以二十一爲一簴者以一均聲更加濁倍或以十六爲一簴者以一均清正爲十四宮兩各置一副是謂縣八用七也或以二十四爲一簴則清正之聲備故唐制以十六數爲小架二十四爲大架天地宗廟朝會等各有所施今太常鍾縣十六者舊傳正聲之外有黃鍾至夾鍾四聲雖於圖典未明所出然考之實有義趣蓋自夷則至應鍾四律爲均之時若盡用正聲則宮輕而商重緣宮聲以下不容更有濁聲一均之中宮弱商強是謂陵僭故須用子聲乃得長短相叙自角而下亦循兹法故以夷則爲宮則黃鍾爲角南呂爲宮則大呂爲角無射爲宮則黃鍾爲商大蔟爲角應鍾爲宮則大呂爲商夾鍾爲角蓋黃鍾大呂太蔟夾鍾正律俱長並當用清聲如此則音律相諧而無所抗此四清鍾可用之驗也至他律爲宮其長短尊卑自序者不當更以清聲間之自唐末多故樂文墜缺考擊之法久以不傳今若使匏土絲竹諸器盡求清聲即未見有法又據大樂諸工所陳自磬簫琴和巢五器本有清聲塤箎笛筑瑟五器本無清聲五絃阮九絃琴則有 太宗皇帝聖製譜法至歌工引音極唱止及黃鍾清聲臣等參議其清正二聲既有典據理當施用自今大樂奏夷則以下四均正律爲宮之時商角依次並用清聲自餘八均盡如常法至於絲竹等諸器舊有清聲者令隨鍾石教習本無清聲者不可創意求法且當如舊惟歌者本用中聲故夏禹以聲爲律明人皆可及若強所不至是累至和請止以正聲作歌應合諸器亦自是一音別無差矣其阮逸所上聲譜以清濁相應先後互擊取音靡曼近於鄭聲不可用詔可 丁卯以御撰黃鍾五音五曲凡五十七聲下太常肄習之 庚午詔舉官爲縣令自今河北陝西轉運使副歲各舉十二人提點刑獄各六人河東京東西淮南轉運使副各十人提點刑獄各五人兩浙江東江西福建荊湖南北廣南東西益利梓轉運使副各四人提點刑獄各四人夔州路轉運使副四人提點刑獄三人六路制置發運使副各六人府界提點刑獄三人知開封府幷諸州府軍監各一人仍止得舉所部官初同提點京西刑獄張易官臨滿將代併舉縣令十六人 上因謂輔臣曰縣令與民最近故特設保舉之法今易所舉猥多必以請託故也遂令裁定其數 丙子諫官包拯陳旭吳奎等言實錄云諫院[illegible]七年以來陰沴過甚水壞城郭地復震動大河決溢沉溺者衆是皆群小之道盛也雖陛下精誠感發未能遂然消伏何者天道偏害獨往與衆同欲則依從己之欲則違今借此之衆皆謂三司使張方平凡庸之人徒緣寵私驟階顯列是非倒置職業都忘諸路不勝其誅求內帑亦須於借助法制以隳商旅阻行而方平洋洋自得不知羞辱召衆梗擠實自斯人臣等竊以任用方平以來百怪漸露是上違天意也萬口交譏是下咈人情也違天意則害應若殊雖禳禱祠無以益也咈人情則治風頹弊雖督率糾擿無以救也陛下何庇一方平上違天意下咈人情而終成危機者乎實爲陛下痛之親昵之私聖人不免但處之有道進之合宜使不踐於危機而常保於安地斯爲得矣若不卹人言罔顧大戒禍不止其人又

貽患於國家前古得喪之迹甚多願陛下留神究覽焉 包
拯又言臣近以天下財用公私匱竭而主計之吏內則三司
使外則轉運使乞精加選擢委任能臣究致將來敗事兼其
奎陳旭等累曾論列終未蒙施行切緣三司使張堯佐早緣
恩澤驟陟華顯任之會府委以大計而本職隳廢利權反歸
公私困弊中外惶懼且歷代后妃之族雖有才者未嘗假以
事權又況庸常不才者乎但富貴保全之則無所害矣臣伏
見國朝自 祖宗以來當帑廩豐盈用度充足之際尚乃精
選計臣如陳恕魏羽等輩用之其餘亦盡一時之選況今上
下窘迫如是豈可專任此人久居是職失天下之望誤天下
之事臣實為陛下痛惜之伏望特出宸斷授堯佐以他職別
求才傑之士委而任之責以實效一二年間庶幾可濟不然
則懼貽陛下深憂也且宗社至重財用至急而安危繫焉
惟陛下特留聖意 辛巳屯田員外郎呂公著同判吏部南
曹公著夷簡之子也嘗召試館職不就於是 上諭曰知鄉
有恬退之節因賜五品服 癸丑同提點荊湖南路刑獄內
殿崇班閤門祗候劉舜臣上明堂議并圖一卷（劉據明堂又曾獻）是
月 上講書邇英閣因謂侍臣曰古有遷民於寬閒之地今
聞蜀地狹其民亦可遷乎丁度對曰律令故在但有司不能
舉行爾 太祖嘗徙太原民千餘家於山東 太宗又徙雲
應寰朔之民於京西諸州西北之人勤力謹儉今又富耕於
其鄉里者多當時所徙之民也民固安土重遷若地利既盡
要無可戀之理蜀民歲增曠土盡闢下戶才有田三五十畝
或五七畝而贍一家十數口一不熟即轉死溝壑誠可矜惻
臣以謂不但蜀民凡似此狹鄉皆宜徙之寬鄉計口給田復
其家如律令實利農積穀之本也 上納其言乃詔京西轉
運司議告益梓利夔福建路民願徙者聽之（此據丁度傳刪潤之） 詔臣
僚移任求朝見者留京師無得過十日 秋七月丁亥賜美
人尚氏為婉儀（此可見須考尚氏入宮事跡也） 戊子出御撰明堂無射宮樂曲譜三
皆五十七字五音一曲奉俎用之二變七律兩飲福用之七律相生一曲
退文舞迎武舞及亞獻徹豆用之（此據實錄與本紀不同當考據與樂志不相重）
丙申幸彰信節度使兼侍中李用和第問疾入見于臥內擢
其次子西上閤門副使珣為閤門使以所居第賜之并日給
官舍緡錢五千及卒又臨奠哭之慟贈太師中書令追封隴西郡
王特輟視朝五日制服苑中謚恭僖御撰神道碑仍篆曰親
賢之碑及其妻卒亦輟朝成服 上以章懿太后不逮養故
褒寵外家皆軼常等用和緣 帝舅起民間位將相而能小
心靜默推遠權勢闔門謝客亦其所長也 丁未上封者言
明堂酌獻五帝精安之曲並用黃鍾一均聲此乃國朝帝祀
五時迎氣所用舊法若於親行大饗即所未安宜明堂之位
木室在寅火室在巳金室在申水室在亥蓋木火金水之始
也土室在西南蓋土王之次也既皆用五行本始所王之次
則獻神之樂亦當用五行本始月律各從其音以為曲其精
安五曲宜以無射之均太簇為角獻青帝仲呂為徵獻赤帝
林鍾為宮獻黃帝南呂則為商獻白帝應鍾為羽獻黑帝詔兩
制官同太常議而王堯臣等言大饗日迫事難猝更詔俟過
大禮詳定以聞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九十一之一

仁宗皇帝紀二十八之二

皇祐二年八月乙卯朔詔罷祀前一夕警場先是 帝謂輔臣
曰明堂直端門而致齋於內奏嚴於外恐失靜恭之意下禮
院議曰警場本古之鼓鼙所謂夜戒守鼓者也故王者師行
吉行皆用之乘輿宿齋儀衛本緣祀事則警場亦因以警衆
非徒取觀聽之盛若以奏嚴之音去明堂近則請列於宣德
門百步外俟行禮時罷奏一嚴亦足以虔恭祀事 帝曰既
不可廢則祀前一夕遍於接神宜罷之 己未禮部員外郎
兼侍御史知雜事何郯為吏部員外郎直龍圖閣知漢州郯
以母老請之將行上疏曰臣伏見三司使禮部侍郎張堯佐
慶曆三年冬從開州來是時猶作內宮散郎自頃至今不五
六年間遂歷盡要近延尹京邑延司計籍緣堯佐雖由進士
登第歷官無他過然驟被寵用人情皆以止緣後宮之親非
復以才能許之況三司使位望任使為二府之亞跬步便至
今堯佐充三司使已踰年若大饗禮畢衆議謂陛下以覃慶
為名必當進用堯佐在兩府果如衆議命行之日言事之臣
必以死爭當是之時陛下欲決用堯佐則當黜言者若聽用
言者即須罷堯佐酌之兩塗必難並立然用堯佐而黜言者
則累德用言者而罷堯佐則傷恩累德則損歸聖哲傷恩則
怨起近戚欲聖躬無所損外戚無所怨莫若富貴堯佐而不
假之以權如李用和處之正得宜也前古外戚成敗之間其
鑒不遠崇寵過當則不免禍咎抑損得所則必能安全禍咎
安全不惟其家繫之抑亦國體而與衆也此書傳所載不可
悉數陛下聰明固宜監觀往事以為社稷之計前歲陛下備
禮冊命貴妃外庭紛紜已有物議然臣當時未嘗論列者蓋

以天子列嬪御之位明有典章若不干預政事置亦無害今
用堯佐至三司使已是預政事況欲進處二府則天下之議
當以為如何堯佐進用與否固亦未測陛下之意然而已進
用而後言縱能追罷在人臣頗獲直名於陛下已損盛德固
莫若先事而言冀陛下審處其事使無過差則君臣上下之
道兩得之矣臣以言責在陛下左右周旋四五年但事干朝
廷大體及大姦大蠹無不論列蒙陛下多賜採納今以親老
方將外補唯於堯佐一事心知不可而遂不建一言則異時
臣負懷情不盡之責故於將行不敢默默而復布腹心焉伏
望陛下幸採臣章俯從公論不徇一時之愛以全千古之名
則雖盡南山之竹不足載德美之盛豈與夫寵一人而失天下
之心者不同日而論也 又言臣伏見朝廷以文武官入流
無限審官三班院流內銓皆除注不行固嘗詔群臣博議利
害以求省官之策今選人改官已增立年考胥吏出職又議
塞他岐唯貴勢奏薦子弟不加裁損則除弊之源有所不盡
臣檢會文武臣僚奏薦親屬條制文臣自御史知雜已上武
臣自閤門使已上每歲遇乾元節得奏親屬一人諸路轉運
使提點刑獄三司判官開封府判官推官郎中至帶館職員
外郎諸司使至副使遇郊禋得奏親屬一人總計員數自公
卿下至庶官子弟以蔭得官及他橫恩每三年為率不減千
餘人舊制雖以服紀親疏等降推恩然未立年月遠近為
限所以恩例頻數臣僚蔭盡近親外多及疏屬遂致入仕之
門不知紀極漢法保任唐制資蔭本只及子孫他親無預又
不著為常例今本朝沛澤至廣人臣多繼世不絕恩固甚厚
然事久則弊亦當改張以救其失臣欲乞今後文武臣僚官
序合每歲遇乾元節得奏薦親屬之人除子孫依舊外其親

候遇郊禋許奏一人其餘親屬再遇郊禋許奏一人其官序每遇郊禋得奏薦親屬一人除子孫依舊外朞親候再遇郊禋許奏一人其餘親屬候三次遇郊禋許奏一人如此等級裁減一年內可省入官數十人積年而計所省漸多則仕路之冗不澄汰而自清矣朝廷鄉來已曾更改資蔭條制然而親子孫亦以限年登薦是致人心怨嗟遂即復故乃令所請以奏薦疏數爲等降皆緣人情蓋人情於近親則恩甚厚於疎屬則恩漸薄今既許近親依舊制其疎屬止以年月遠近爲限不盡隔絕酌於衆心計亦無怨懟聖明斷而行之則官濫之源庶或可塞其邊臣及路分合得恩例即乞仍舊如許施行乞候過今秋大饗後爲始此論恩澤等級不知何時星節四年九月嘗舊制其後復罷聖節奏補或自此始也今附見餘書　知杭州資政殿學士范仲淹奏建昌軍草澤李覯撰明堂圖義覯能研精經術會同大義按而視之可以興制今朝廷行此盛禮千載一辰何斯人之學上契聖作謹具錄以進庶討論之際有所補助詔送兩制看詳稱其學業優博授試太學助教覯嘗舉茂材異等不中親老以教授自資學者常數十百人　丙寅福州草澤鄭叔豹上宗祀書三卷述明堂制度及配饗冕服之義　初鹵簿使言明堂大饗用法駕鹵簿準禮令法駕之數減大駕三分之一得兵部狀大駕用萬有八千二百五十六人法駕減其一用萬有二千一百七十人檢大中祥符元年封禪法駕人數即用萬有一千六百六十一人本部今無法駕字圖故本又文牘散逸雖粗有此數較之禮令未能裁決望令禮官與兵部官同共詳定乃定法駕鹵簿當用萬有一千八十八人　辛未鹵簿使上所定字圖詔可知諫院陳旭等言屯田員外郎睦親宅都教授阮逸嘗建言作錢琮飾以翠羽貝藉以鹿皮欲與

琮貝並行且錢幣爲用天下之大命也其輕重有權豈物適均乃能下流而不窮昔張湯爲漢武帝巧作皮幣取譏後世況逸之議恠誕甚豈可用之聖世以開姦詐之門哉　上然之丁丑詔立冬罷祭神州地祇初禮院以黑帝及神州地祇皆當合祭于明堂請罷立冬之祭上以四時迎氣不可輟故二罷今神州地祇　庚辰命觀文殿學士兵部侍郎丁度爲軒轅位獻官資政殿學士吏部侍郎王舉正爲炎帝位獻官先是禮官言明堂五帝及日月天皇北極既升祀於堂按皇帝親饗之位請差親臣爲亞獻官　上以軒轅聖祖之別號炎帝感生之帝配故命二府舊臣分獻之　九月丁亥　帝服靴袍御崇政殿召近臣宗室館閣臺諫官閱雅樂自宮架登歌舞佾之奏凡九十一曲偏作之因出　太宗皇帝琴阮譜及御撰明堂樂曲音譜并按習大樂新錄賜群臣又出新製頌塤篪笙簫籥仍令登歌以八音諸器各奏一曲遂召鼓吹局按譜場賜大樂鼓吹令丞至樂工徒吏緡錢有差　帝既閱雅樂謂輔臣曰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　祖考今將有事于明堂然世鮮知音者其令太常益加講求　辛卯詔明堂禮畢並以襲衣金帶器幣鞍勒馬賜夏竦王德用程琳李昭亮將相在外遇大禮有賜自此始　癸巳詔近臣宗室及館閣臺諫官三司開封府推官武臣刺史以上赴迎陽門觀　先朝御書　丙申詔太子太保致仕杜衍太子少傅致仕任布應祀明堂令應天府以禮敦遣仍於都亭驛錫宴　衍優備供帳几杖待其至衍手疏以疾辭布將就道始辭以疾並遣中使齎賜醫藥　庚子揭御篆明堂二字飛白明堂之門四字仍詔祠畢藏于宗正寺　皇城司上新作文德殿門香檽魚契以左契留中右契付本司　時積雨彌旬　帝

精禱祈中　甲辰齋于文德殿天日澄霽人情胥悅　乙巳
朝饗景靈宮　庚戌饗太廟　辛亥大饗天地于明堂以
太祖　太宗　眞宗配從也如圜丘大赦文武職官及分司
致仕官並特與轉官內臣入仕及十年亦與遷改即不爲永
例　詔內降指揮自司執奏毋輒行敢因緣干請者諫官御
史察舉之初議肆赦　帝謂輔臣曰卿等廣詢民間利病者
爲條目務從寬大以稱朕勤恤之意又曰比有貴戚近習實
緣請託以圖內降雖頗抑絕然未免時有侵撓可於赦文中
嚴切禁止庶澄清宿弊示信天下輔臣對曰陛下躬行大祀
以新庶政闢至公之路杜私謁之蹊實天下幸甚然載之赦
條恐未盡聖意乃別爲手詔與赦同降　先是屯田員外郎
盧陵彭思永入爲侍御史極論內降之弊以謂斜封非公朝
所宜有及祀明堂前一日有傳赦書語百官皆遷官者思永
從駕宿景靈宮亟上言不宜濫恩時張堯佐以親連宮掖驟
進王守忠以出入禁闥被寵參知政事聞貞奔佐朝暮待命
而守忠亦求爲節度使思永欲率同列言之或曰宜待命行
思永曰寧以先事得罪命出而不可救則爲朝廷失矣遂獨
奏陛下覃此緣恩無意孤寒獨爲堯佐守忠故取悅衆人耳
且言外戚秉政宦官用事皆非宗社之福疏入　上震怒詔
詰思永安從得此諫官吳奎言御史許風聞事有非實朝廷
能含容之不能容罪之可也若必窮其名則後無敢以事告
御史者是朝廷自蔽耳目也中丞郭勸亦言思永納忠不宜
深罪　上寤不復致詰思永尋罷侍御史以司封員外郎知
宣州而堯佐守忠之議遂格　郭勸傳不祀明堂犯不許官勸就亦大自舉降史求對不許
又如論之思永傳乃云思永獨奏或罷思永擢盡堯佐守忠鼻御史作之論羣臣不當濫官也今兩府之　先是
宣慶使遂州觀察使入內都知麥允言卒贈司徒安武節度
使又詔允言有軍功特給鹵簿令後不得爲例同知禮院司
馬光言昔仲叔于奚有功於衛衛人使之繁纓以朝孔子曰
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夫爵位尊卑之
謂名車服等威之謂器二者人主所以保畜其臣而安治其
國家不可忽也今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過絕於人
贈以三公之官給以一品鹵簿其爲繁纓不亦大乎陛下雖
欲寵秩其人而適足增其罪累也何則三公之官鼎足承君
上應三台鹵簿者所以褒賞元功皆非近習之臣所當得者
陛下念允言服勤左右生已極其富貴歿以三事之禮爲之
送終鼓吹簫鐃烜赫道路是則揚僭侈之罪使天下側目扼
腕而疾之非所以爲榮也惟陛下御仲叔于奚之傳垂意孔
子之言則知名器之重不可加非其人況唐制羣臣於國立
大功者婚葬則給鹵簿餘不在給限伏望陛下追寢前命其
麥允言更不給鹵簿無使天下之人竊敢指目以爲朝廷過
寵不勝幸甚　據會要允言卒在九月十四日以八月今附贈官考
冬十月丙辰宰臣文彥博加禮部尚書宋庠加工部尚
書樞密使王貽永加鎮海節度使進封鄧國公　樞密使龐
籍參知政事高若訥並加戶部侍郎　樞密副使梁適加給
事中　初議覃恩高若訥謂文彥博曰官盛久矣未有以節
止今又啓之何也彥博不聽若訥卒亦以恩遷官　甲子宗
室以十七人並遷官舊制金吾衛大將軍在左右衛大將軍
之上今有自金吾遷左右衛者蓋中書失之也　明見五十一卷第六
殊獨十九人數　丙寅大宴集英殿以明堂禮成飲福也　辛
未詔宰臣文彥博宋庠參知政事高若訥史館檢討王洙編
修大饗明堂記　乙亥燕京畿父老一百五十人於錫慶院
是月美人楊氏爲婕妤崇祐初聽入道居瑤華宮至是復進

位號。詔自今諸處無得申奏及發遣念書墨畫上起關寶元祐
判　十一月乙酉，召太子中舍致仕胡瑗赴大樂所同定
鍾磬制度。先是親閱大樂，而言者以為鎛鍾特磬大小與古
制度未合，詔令改作，而太常言瑗素曉音律，故召之。　戊子
命權御史中丞郭勸、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包拯放天下欠負。
壬辰，賜淮南、江浙、荊湖制置發運使金部員外郎許元進士
出身。上嘗謂執政曰：發運使總領六路八十八州軍之廣，
其財貨調用，幣帛穀粟，歲千百萬，宜得其人而久任之。今許
元累上章求解，朕思之，不若獎勵以盡其才，故特有是賜。
丁酉，邇英閣講易無妄卦。帝曰：無妄之疾，何云勿藥有喜？
揚安國對曰：凡疾之所起，由有妄而來。九五居尊得位，為無
妄之主，天下皆無妄，而偶有疾，非己所致，疾當自損，可勿藥
而有喜也。若人主剛正自修，身無虛妄，而偶有災，若堯湯水
旱，非己所招，但順時修德，勿須治理，必欲除去，不煩勞天下，
是有喜也。然堯遭洪水，使鯀禹治之，雖知災未可息，且順民
心。鯀功不成者，災未息也；禹能治水者，災欲盡也。是亦勿藥
有喜之義也。今河水北決，歷五十年，役天下兵民，耗天下財
用，未嘗息，大河亦未嘗復故道也。而兵民頓弊，何啻百千萬
計；地財委盡，何啻億萬萬計。恐民不堪命，國力不繼。臣以為
大河決戍，自古為患，當如堯舜務順民心，順時修德，其災自
息，亦勿藥有喜也。　戊戌，給事中權御史中丞郭勸罷為翰
林侍讀學士。勸初就明堂齋次，帥眾御史求對，論群臣不當
遷官，不許，乃上疏極言之，訖不從，於是以老求解臺任，許之。
召樞密直學士給事中知益州田況權御史中丞。況未至，又
命勸管勾御史臺事。管臺事在二十四日丁未，今并書。勸以老求罷，據御史臺記。　益州
自李順、王均再亂，人心易搖，守得便宜從事，多擅殺以為威。

雖上罪，他非妻子並出蜀，至有流離死道路者。況在蜀逾二
年，指揮數四，非有甚惡，不使東還，蜀人尤愛之，以繼張詠。
是月，詔應本使已上，自今依大兩省待制例，經兩次郊禮，許
一次將弟姪子孫恩澤奏補異姓骨肉。親姻　閏十一月丙
辰，出內藏庫緡錢四十萬、紬絹六十萬，下河北使羅糴軍儲。先
是，河北頻年水災，朝廷蠲民稅殆盡，至秋禾稼將登，而鎮定
復大水，公儲尤被其害。上憂軍儲不給，故特出內府錢帛
以助之。　丁巳，以出手詔：朕聞古者作樂，本以薦上帝、配
祖考。三王之盛，不相沿襲，然必太平，始克明備。周武受命，至
成王時始大合樂；漢初亦沿舊樂，至武帝時始定泰一后土
樂詩；光武中興，至明帝時始改太予之名；唐高祖造邦，至太
宗時孝孫、文收定鍾律，明皇方成唐樂。是知經啓善述，禮樂
重事，須三四世，聲文乃定。國初亦循用王朴、竇儼所定周樂。
太祖患其聲高，遂令和峴減下一律。真宗始議隨月轉律
之法，屢加按覈，然念樂經久墜，學者罕專，歷古研覃，亦未究
緒。頃博加訪求，終未有知聲知經可信之人，嘗為改更，未適
茲意。宜委中書門下集賢院及太常禮樂官，將天地五方神
州日月宗廟社稷祭饗所用登歌宮架，審定聲律，具非按古
今調，諧中和，使經久可用，以發　祖宗之功德，朕何憚改為。
但審聲驗書，一與群辭並互考，無所援據，既然希古厭夫
于懷。於是中書門下集兩制、太常官置局，於秘閣詳定大樂。
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言：天章閣待制趙師民博通古今，
願令預詳定。乃乞借參知政事高若訥所校十五等古尺，並
從之。　戊午，河南府言，前觀文殿學士尚書左丞張觀卒，贈
吏部尚書，謚文孝。觀初為秘書郎，其父居業從事于州，因上
言願以官授父。　真宗嘉之，以居業為京官。及觀貴，居業由

恩至太府卿嘗過洛嘉其山川風物曰吾得老于此足矣親
於是買田宅營林榭以適其意觀察叔苑推縣隊後出視事
未嘗一日易也居喪哀毀過紀紳而卒己未三司使戶部侍
郎張堯佐爲宣徽南院使淮康節度使景靈宮使資政殿學
士尚書左丞王舉正本官兼御史中丞改命田況爲樞密直
學士權三司使是日詔后妃之家無得除二府職位執政
庚申又加張堯佐同羣牧制置使　辛酉賜貴妃張氏從弟
衛尉寺丞希甫太常寺太祝及甫並進士出身堯佐之子也
是夜秀州地震有聲如雷自西北起　癸亥知諫院包拯等
言陛下即位垂三十年奉承　祖宗謨訓未有失道敗德之
事陛下固知之乃五六年超擢張堯佐群臣皆物議天下然
而跡其過不在陛下在女謁近習及執政大臣也何以言之
蓋女謁近習動伺陛下之所爲知陛下繼嗣未立而有所私
莫不潛有趍嚮而附結之執政大臣不思規陛下以大公
從諛順旨高官要職惟恐堯佐之不滿其意使陛下有私昵後
宮之過此豈公忠體國之心哉且以　本朝故事言之昭憲皇太
后誕生　祖宗有基命之烈其諸弟杜審肇審琦等有一
得節度使首留有終以工部侍郎討平西川得宣徽使李至
於　先朝有東宮之舊自工部尚書參知政事以明爲武勝
軍節度使錢若水任樞密副使李士衡以尚書左丞三司
使以及陛下之朝李維爲翰林學士承旨刑部尚書陳堯咨
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並止換觀察使皆以雨府日三司
使戶部尚書止得散節度使後二年方加宣徽使
任樞密副使以資政殿大學士知并州後方得宣徽使又一
年乃除節度使今堯佐謂之親則孰若杜審瓊兄弟乎謂之
賢而功孰若雷有終李至錢若水乎而宣徽節度使并以與

之又況外戚四使兼之切要至此哉堯佐叨據如此所之況
不知自有朝之制而白晝之職愿况下制之日陽精闇霾豪
霧四塞豈天道同於人事不遠伏望陛下斷以大義稍割愛情
追寢堯佐非越之命必不得已宣徽節度使擇與其一仍罷
羣牧制置使之命升之外郡以安全之如此則仰合天意俯
順人情而重新盛德矣初執政希　上旨一日除堯佐四使
又以王舉正重厚寡言間日授御史中丞翰議及舉正偕臺諫官
遞進逆鱗動經旬浹則堯佐之命必遂行論諫弗及矣甲子
舉正從密諭上殿力言擢用堯佐不當其疏曰臣伏覩張堯
佐優異之恩無有其比切以堯佐素乏材能徒以宮掖後宮
僥倖驟進國家計財須材以辦經費堯佐據其職中外咸
謂非據近者臺諫繼有論列陛下雖罷其使任而復加崇寵
轉踰于前併授四使又賜二子科名賢愚一詞無不嗟駭夫
爵賞名數天下之公器不當以後宮疏戚庸常之材過授寵
渥使忠臣義士無所激勸且堯佐居職物論紛紜固當引分
辭避而貪於榮利曾無一言自陳叨切居位日此大用及畀
恩顧出從計以假告未祇受其意尚若不足蓋有邀求不度
君命莫甚於此者昔漢元帝時馮野王以昭儀之兄在位多
舉其行能　帝曰吾用野王後世必謂我以後宮親戚　本
朝　太宗皇帝孫妃之父止授南班散秩亦慮令後宮戚屬
不令事勢僭盛以取顛覆伏望陛下法
太宗聖斷追取堯佐新命除與一郡以厭中外之議伏
以陛下自臨政已來孜孜勤政無有失德今忽行此事有損
聖明若濫賞必行則朝綱威柄由此隳紊四方聞之人之失
二聖朝輕國之心臣方叨司憲適聞除命事干國體不敢緘
默望聖慈開納速降指揮或臣言之不行即乞罷臣憲司出

補遠郡疏入不報　戊辰朝退與王舉正留百官班廷諍復命殿
中侍御史張擇行唐介及諫官包拯吳奎陳旭吳奎於上
前極言且於殿無切責宰相　上聞之遣中使諭百官乃
退唐介傳云堯佐一日除四使介與諫官包拯等七人力爭又請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廷爭奪其二使所稱七人蓋中丞王舉正殿中張擇行唐介諫官包拯陳旭吳奎餘一人未詳請考何郯為知雜御史而郯本傳不載多有言者又張唐英遠沂志云嘉祐中責諫喻張堯佐節之復家秀公作介與全臺上章爭之仁宗劃盛怒迎的要曰宜叙論張吉伝卞助支使答官問用爭害蕡肅公件御史事行最在衆人答起交而耐曰草長痕人祖太示越曾為之此非審官上以無布者征之命竟罪按事外之非時非左司算不為中丞唐介實為殿中侍御史裏行張奏佐平將簡眞使刀除文不臣嘉佑間录刀老差設今不承　已已詔近臺諫官累乞罷張堯佐三
司使及言親連宮掖不可用為執政之臣若優與官爵於體
差便遂除宣徽使兼已指揮自今后妃之家毋得除兩府職
任令臺諫官重有章疏其言反覆及進對之際失於喧譁在
法當黜朝廷特示含容其令中書取戒厲自今臺諫官相率
【二二〇】【十七】
上殿並先申中書取旨時　上怒未解大臣莫敢言樞密副
使梁適獨進曰臺諫官蓋有言責其言雖過惟陛下矜察然
寵堯佐太厚恐非所以全之　是日堯佐亦奏辭宣徽使景靈
宮使乃詔學士院貼麻處分而取戒厲卒不行此據中書取戒厲本末又王珪所作高墓誌云正史並改所戒歐陽脩文集無此事實今特存之　十二月甲申朔詔
班三品以上家廟之制初宰臣宋庠言慶曆元年赦書許文
武官立家廟而有司終不能推述先典因循顧望使王公薦
饗下同委巷衣冠昭穆雜用家人緣偷襲弊甚可嗟也臣每
因進對屢聞聖言謂諸臣專殖第產不立私廟寧朝廷勸戒
有所未孚將風教頹陵終不可復睿心至意形于嘆息臣每
求諸臣所以未即建立者誠亦有由蓋古今異儀封爵殊制
因疑成憚遂格詔書禮官既不講求私家何緣擅立且未信
而望誠者上難必責徒善而設教者下或有違若欲必如三
代有家廟世封之重山川國邑之常然後議之則墜典顧可
復之理大建宗祏序昭穆別貴賤之等所以為孝雖有過差
是過於為孝殊非利營居室遺子孫之業與民爭利顧不以
為恥但立廟則以不敢爭所謂敢於爭利而不敢於為孝也
以爵服承襲之間小違古因放而不復又所謂去小違古而
就大違古也諸儒之惑不亦甚乎乃下兩制與禮官詳定奏
廢而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定議官正一品平章事以上
立四廟樞密使知樞密院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簽
書院事見任前任同宣徽使尚書節度使東宮少保以上皆
立三廟餘官祭於寢凡得立廟者許嫡子孫襲爵世降一等
死即不得作主祔廟別祭於寢自當立廟者即祔其主其子
孫承代不計廟祭寢祭並以世數親疏遷祧始得立廟者不
祧以比始封有不祧者通祭四廟五廟廟因衆子立而嫡長
【二二一】【十二】
子在即祭以嫡長子主之嫡長子死即不傳其子而傳立廟
者之子凡立廟聽於京師或所居州縣其在京師者不得於
裏城及南郊御路之側既如奏仍別議襲爵之制其後終以
有廟者之子孫或官微不可以承祭又朝廷難盡推襲爵之
恩遂不果行　初戎州人向吉等擁兵貫販恃其衆所過不
輸物稅州縣捕逐皆散走成都鈐轄司奏請不以南郊赦除
其罪從之　詔捕鞫居繫獄至更所赦有訴闕者刑部詳覆
官以為特物遇赦不原者雖數赦猶論如法同判刑部孫錫
獨奏釋之凡釋百二十三人舊判刑部者多持事往決於中
書錫獨不往視法何如耳錫真州人也　賜念書童子曾天
麟等兩人出身　是歲天下上戶部主戶六百九十一萬一
千九百九十七口一千五百四十九萬三千五百四十一客
戶三百八十三萬四千九百五十七口六百五十六萬四千

一百二十一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九十一之二

天祿繼鑑
乾隆御覽之寶
五福五代堂寶
八徵耄念之寶
太上皇帝之寶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九十三之一

仁宗皇帝紀二十九之一

皇祐二年春正月降大理寺丞評事王鑑為某職官逐小臣
當仍與鑑自言赴鎔舉勘當仕宦明堂前與閒位差修唐書一
伯子見而為有司雖為二甲致改官不得仍奏因其明如資循
遂一官 上疾其僥求故降之 丙子以江寧府揚州
洪州福州並帶提轄本路兵甲賊盜公事從之
南為兩路揚州為東路洪州為西路 二月壬午朔以
太子中舍致仕胡瑗為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 閏月
乙酉廣南西路轉運司言廣源州蠻儂智高請內屬詔
使與本路提點刑獄鈐轄司具利害以聞 初交阯發兵討智
高不克轉運使蕭固遣邕州指使亓贇往刺候贇擅
發兵攻智高為所執因問中國虛實贇具為陳大略智高
內屬乃遣贇還奉表請歲貢方物朝廷以其役屬交阯不聽
也固言智高必以為南方患願朝廷官以撫之且使抗交阯
詔問固能保交阯不爭智高智高終不內寇則具以聞
蠻夷視利則動必保其往非臣所能預今中國勢未可以有
事於蠻夷則知智高宜在綏之而已且智高才武強力非交
阯所能爭而畜之 乃得以閒
而無事矣朝廷訖不從固言
等言上明堂大饗記二十卷紀要二卷 上為之序以
賜近臣編修官王洙加史館修撰
己丑詔徐泗 江鄭淮陽七州軍米穀 仍令諸路轉運
司訪民間 甲午詔曰 武帝云
宗備樂曰 為七德 前詔訖
考正鐘律 一代之述作章 祖宗之謨烈而稱號缺然

與兩制及禮官參詳典制議定 國朝大樂名
中書門下加詳閱以聞初判太常寺 大樂用十成
太宗制乾用干羽 真宗朝用升平象 三聖功德然議
者謂 國朝七廟之舞名雖不同而干羽並用又廟制與古
異及瑗建言止降詔定樂名而已 己亥詔三司河北入中
糧草復行見錢法初四說法止於沿邊諸州而內地諸州有
司蓋未嘗請即以康定元年詔書從事自是三說四說二法
並行於河北未幾茶法復壞芻粟之入大約虛估居十之八
米斗七百甚者千錢茶至京師為南商所抑茶每直十萬止
售錢三千富人乘時收畜轉取厚利三司患之請行貼買之
法每券直十萬比商售三千倍為六千復入錢四萬四千貼
為五萬給茶直十萬詔又損錢一萬然亦不足以平其直久
之券比售錢一千者纔得二千然往往不售北商無利入中者
寡公私大弊知定州韓琦及河北都轉運司皆以為言下三
司議三司奏自改法至今凡得穀百八十八萬餘石為五十六萬
餘緡而費緡錢一百九十五萬有奇茶鹽香藥又為緡錢一千二
百九十五萬有奇茶鹽香藥民用有限權貨或積不過五百
萬緡今散於民間者既多所在積而不售故券直亦賤茶直十萬舊
售錢六萬五千今止三千以至香藥象牙售錢亦百今止五百公私兩失
其利請復見錢法可之仍 用景祐二年約束又懼好事者
之搖議也 庚子下詔曰朕惟古之善為國者使交通不倦
而公私兩足比食貨法壞芻粟價益倍縣官之費日長商賈
不行賣鬻之家乘時射利本末相權吏緣為姦故詔近臣考
決大議令利害曉然尚慮輕肆之人陳舞空言幸搖其說夫
利百而後更令下而議不起然後民聽不眩而憲度行焉
自今有依前事為議者並須究知其理審可施用若其事已

[illegible]
議河北便糴沿邊行三說法內郡行四說法因[illegible]監推
貨務薛向言 祖宗之法塞下入粟一司出茶鹽香藥象牙
雜物稱其直號三說法內郡則轉運司以常賦充今改用四
說是歲當倍出中椿錢而茶鹽香藥象牙之物出多而用有
極則價賤而不售官私兩失其利尊下其議而議者共主丙
議向又作綱年書述 祖宗以來河北三說及見錢利害言
奏不報不三歲榷貨務積[illegible]引錢七百萬貫未有以償而山
場榷務茶江淮鹽中都香藥等物言商賈以財算而三說之
糴不行則財[illegible]合王堯臣等詳定向為檢閱字乃點河北
外郡而復見錢法且委向置場支榷貨務積年茶引錢以濟其
故詔擢向太常 丙午涇原經略使安[illegible]期上弓箭手陣圖
別安期選弓箭手萬三千人分隸東西路都巡檢下每歲豐
稔召定州大閱技藝精強且言可當正兵五七萬既閱上陸
法乃降詔獎安期 [illegible] 戊申翰林侍讀學士龍
圖閣學士給事中史館修撰宋祁坐其子與張彥方游出知
亳州 張彥方者貴妃母越國夫人曹氏客也常為民代偽
告敕事敗繫開封府獄夫人傳以為語連越國夫人知開封府
劉沆論彥方死不敢及曹氏欲改以妃故亦不復治獄具中
書檢比部員外郎杜樞慮問樞揚言將駁正亟改用東官陳
旭權[illegible]切囚於樞先是御史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論張堯
佐除宣徽使不當樞獨出班問曰樞欲先聞中丞所言何事
而後敢留班舉正告之故樞曰用此留樞可也至是為眾所

[illegible]以白以為引紛[illegible]川救捕犯之弟也 先是貶[illegible]府吳
[illegible]所負欠本錢因盡拘券書至庭視之有其夫父
遊書多知名士沆止為理所負欠而置其書不問及彥方獄
沆又不問越國及所與交遊者諫官御史以為言 上問之
沆對劉氏夫七品正員官彥方舉進士嘗廷試雖於貴官姻
公卿子弟往還亦也顧臣久在外偶不識之爾 帝然其言
左正言賈黯自以年少遭遇備位諫官果於言事首論韓琦
富弼范仲淹可大用及杜樞貶黜言樞無罪且首從中出不
關由下彈奏恐自此貴幸近習言一得入則將陰肆讒毀善
良不可不察時言者或論事無狀輒戒厲窮詰鞫奏請
官御史亦沉默遂求對論陳時政不免採於傳聞一有失實
而詰難承降隨之非所以開廣言路請如唐太宗故事每執
政奏事聽諫官一人隨入又言執政患言事官深進論議
上前不肯止遂令凡欲合班上殿者皆稟中書俟旨令得進
見言事者獨諫官御史若然言路將壅陛下不得聞外事矣
請如故事 使皆常許 三月乙卯命知亳州宋祁就州修唐
書為史館修撰為集英殿修撰 己未詔比年山場榷貨務
歲額寢虧其公私不便事令三司與詳定所更為條約及江
淮發運司專事措克使民被其害者亦令三司檢舉之 [illegible]
宮包拯吳奎陳旭言工部尚書平章事宋庠不戢子弟在政
府無所建明又言庠開有劾章即求退免表既再上乃不待
答復入視事 庚申罷為刑部尚書觀文殿學士知河南府
龍圖閣學士工部侍郎權知開封府劉沆為參知政事議者
謂沆不敢窮治張彥方獄貴妃德之坐此獲進諫官御史相
繼論列 帝不聽 戊辰邇英閣講易至山下有澤損君子
以懲忿窒欲 上曰人之情欲皆生於陰陽而[illegible]揚

安國對曰臣以為人有六情喜怒哀樂好惡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故人之生天命之謂性而命人之所稟以生也性人之所賦以分也言情則性之移也語欲則情之肆也故六情於喜則喜生於風怒生於雨哀生於晦樂生於明好生於陽惡生於陰故聖人取擬象以懲忿窒欲也 上然之 壬申詔開封府曹官赤縣丞自今並除新改京官人任滿與免遠官初令銓司選用選人一年無過例改京官歲久改京官者甚衆故革之[illegible] 癸酉廣南西路轉運司言儂智高奉表獻馴象及生熟金銀詔轉運鈐轄司止作本司意答以廣源州本隷交阯若與其國同進奉即許之甲戌召近臣及館閣省府官觀瑞竹于後苑滋而多為獻頌以獻者 舊制群牧判官不與時開門使錢晦為群牧都監援中丞李復圭為群牧判官復圭猶晦求與同例之後遂成例

嘉祐五年乃釐正之復圭淑子也[illegible] 丙子魏國大長公主薨主 太宗第八女母曰方貴妃主幼不好弄未嘗出房闥 太宗嘗發寶藏令諸女擇取之欲以觀其志主獨無所取 入宋右諸女加諸王上於主尤所鍾愛容貌類 太宗太宗崩宮中舉身主即起號慕不能勝下嫁李遵勗賓客皆一時賢士大夫每有燕集主必親視饔饍之節嘗有盜入主第 帝命官捕得司皂吏主請出所遣繫人以私錢募告者後得真盜法當死復請貸之故事命婦皆服髮紒進見 章獻明肅太后命以珠錯羅巾縮之又賜金龍小冠辭不敢服他日固命之然誕節稱辭猶以髮紒入見 太后於政事有所訪逮主多語 祖宗舊事以諷有請以主教導六宮者主聞之曰吾無德焉足稱是哉初遵勗出守許州暴得疾主亟欲馳視之左右白須奏得報可行主不待報而往從者裁五六人 帝聞遽命內侍督諸縣兵以衛主車其後遵勗卒主衰毀未嘗去身誦佛書有白氣翔繞來集服除不復御鮮華珍饌嘗燕禁中 帝親為主簪花主辭曰自誓不復為此久矣 慶曆中因浴仆地傷右肱 帝遣內侍責侍者主曰是衰力弱不任步趨非左右之過也其後得疾主書筆札甚閑闊史能為歌詩尤善女工之事常誡諸子以忠義自守無恃吾以速悔郵其視他子與己出均及病目 帝遣內侍挾太醫診視懷禮無不至且 皇后貴妃以下皆至第候問進拜用家人禮奏樂若迎主甚恭車駕臨幸侍者掖主迎之 帝命主先坐設御坐于西主固辭乃移榻東南鄉因親舐主目左右皆感泣 帝亦悲惻曰先帝伯仲之籍十有四人今獨存大主奈何嬰斯疾復顧問子孫所欲主曰豈可以母病而邀賞邪賚白金三千兩辭不受 帝因謂從臣曰大主之疾儻可移於朕亦所不避也因命寢門無傳使從臣問候又募天下能醫者授以官賜御書金字尤悲千手眼在齋又賜玉石金字 太宗朝嘗皆以祝主疾也主雖喪明平居隱几沖淡自若嘗誡諸子曰汝父遺令匱中無藏金玉時衣才數襲而已吾沒後當亦如是初以暴疾聞 帝趣駕往及道奏不起乃即主第易服坐後小殮設次拜奠哭輟視朝五日追封齊國大長公主諡獻穆賜真珠飾棺帷并金銀供器詔乾元節罷樂宮臣固請乃已常歲誕節主入宿禁中候上稱觴是日 帝追念之遣使持香藥醴饌置靈前制挽辭仍篆碑首曰褒親旌德之碑[illegible]

夏四月癸未詔河北民流相屬于道而吏不加卹乃飾廚傳交賂遺稱厚使客以取虛名非所以同朕憂也非犒設兵校一切禁之 甲申知諫院吳奎言國家謹禮法以

維君子明成罰以御小人君子所顧者禮法也小人所畏者
成罰也由文武二選為士大夫此皆君子之地也當不以禮
法待之則是褻官器而輕爵祿也七十而致仕載之禮經此
下引年而自陳分之常也君上推恩而特留獎之至也自三
代已來雖衰微之世未有不謹斯禮以塞貪鄙激厲偶也近
日光祿卿刁約吏部郎中直昭文館陸軫等並以年高特
與分司初欲風動群倫而在位殊未有引去者乞早以臣前
奏施行 先是全交包
拯皆言在官年七十而不致仕者並令御史臺以時按籍舉
行知制誥胡宿獨以為文吏當養其廉恥武吏當念其功舊
今欲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優老勸功之意當少緩其法武
吏察其任事與否勿斷以年文吏使得自陳而全其節朝廷
卒行宿言 庚子邇英閣講易鼎卦 上問
九四之象謂之人事如何楊安國對曰鼎為烹飪成新之器
上承至尊下又應初上承下施任重非據故足折而覆餗矣
其猶任得其人雖重而可勝非其人必有顛覆之患 上曰
任人不可不謹重也辛亥河北轉運使工部郎中直史館呂公
弼為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公弼在職踰年通御可用
粟實塞下又置鐵冶佐經用減近邊屯兵使就食京東以省
支移諸州增壯城兵專給版築以寬民役又請凡刑及民資
責不能償者數百萬計而官用亦饒 上以為能故加獎而
因任之諫官陳旭言公弼藉父餘蔭十求薦引不當遷有此
除公弼因是乞罷 上謂輔臣曰古之君子貴其幾諫今則
務訐人陰私以沽直名朕不取也
丙午江
南東路轉運司言知江州林咸德老昏而通判梅得臣又非

才多病請擇人代之 上曰一州軍民將何所寄乎其令咸
德致仕得臣罷歸 丁未御邇英閣謂講讀官曰易旨精微
朕所以疑難問卿等得無煩乎楊安國對曰臣等幸承聖問懼
不能對豈敢言煩 上曰卿等宿儒博學多所發明朕雖盛
暑亦未嘗倦但恐卿等勞爾丁度復進曰自古帝王臨御日
久非內惑聲色則外窮兵黷武陛下即位三十年孜孜聖學
雖堯舜之聰明不是過因頓首稱謝 己酉知諫院吳奎言
太祖革唐末五代之弊削外諸侯威權專用文臣假守列郡
名品雖下而眷待之意固異常倫故才者得以設施不才者
難乎冒進 太宗 真宗欽承前憲遴選守臣責効既嚴敗
官亦鮮故能措世於盛平陛下求治之意同 祖宗所存也
其如知州之選泛濫太甚京朝官為通判兩任例皆除授不
計人才雖於中書呈驗而卒無可否之意其願待祿賜與通
判知縣監押殊無所異又往往待闕至一二年故士人厭薄
有辭知州而求監當者請以天下州府軍監地望分為等數
其推擇叙遷頗待依賜考校沮勸誅賞之法更為條令而必
行之 御史中丞王舉正言河北朝廷根本而雄州又河北
咽喉 先朝用人如何承矩守邊累年官止遙郡刺史李允
則幾二十年亦不過引進使今所用未盡得人而剋日待遷
使後有功者何勸且言在許州應天府六年更轉運使十六
人轉運使所使察官吏能否與民疾苦而數易如此豈能究
宣朝廷德澤乎 刑部郎中知制誥
兼侍講史館修撰曾公亮為翰林學士公亮自為集賢校理
即預經筵凡十餘年 上每厚遇之及遷學士賜三品服二
班吏世所賤薄老不肯抱文書升堂取判者皆高下在口異時
長官漫不省察謹占署而已公亮盡取前後條目置廳側案

以佐史求手無能爲後至者皆無能易　五月辛亥眉州
彭山縣上瑞麥圖凡一莖五穗者數本　上曰朕嘗禁四方
獻瑞今麥秀如此可謂真瑞矣其賜田夫束帛以勸之　丁
巳詔中書堂後官自今毋得佩魚若士人選授至提點五房
者許之　丁卯召近臣館閣臺諫官觀書于御書院　庚午
宰臣文彥博等言臣等每因進對嘗聞德音以搢紳之間多
務奔競匪裁抑之則無以厚風俗若恬退守道者稍加旌擢
則躁求者庶幾知恥伏見工部郎中直史館張瓌十餘年不磨
勘朝廷獎其退靜嘗特遷兩浙轉運使代還差知潁州亦未
嘗以資序自言殿中丞王安石進士第四人及第舊制一任
還進所業求試館職安石凡數任並無所陳朝廷特令召試
亦辭以家貧親老且館閣之職士人所欲而安石恬然自守
未易多得大理評事韓維嘗預南省高薦自後五六歲不出
仕宦好古嗜學安於退靜並乞特賜甄擢詔賜瓌三品服召
安石赴闕俟試畢別取旨維令學士院與試安石維辭不
就安石臨川人維億之子也（[illegible]）　壬申初
置河渠司詔三司命鹽鐵副使戶部員外郎劉是判官[illegible]
郎中邵飾領之　六月丁亥錄爲軍獻并[illegible]一百五十本
上曰朕以豐年爲瑞賢臣爲寶至於草木蟲魚之異焉足尚
哉知軍[illegible]孝標特免罪仍戒天下自今毋得以聞　戊子汝州
部署楊景宗求爲郡　上謂輔臣曰景宗　章惠太后之弟
朕豈不念之然性貪虐老而益甚今與郡則一方之民受禍
矣不許　壬辰同判太常寺王洙言每內降新物薦于　宗
廟有司皆擇吉日至涉三四日而物已損敗自今令禮院預
行關報於次日薦之庶以稱奉先勤盡之意從之　諫官包
拯言臣謂　先朝寶錄大中祥符中并益二州歲貢當代

先帝徧閱侍從官姓名謂輔臣曰此等各有所長然求其文
雅適用可委方面者鮮矣每念有唐名賢比肩而出何當時
得人之多也王旦等曰方今下位豈無才俊或恐拔擢未至
爾然觀前代求賢不求其備不以小疵掩其大德今茲立朝
之士誰爲無過陛下每務保庇之然流言稍多則亦梗於任
使大都迭相稱譽近乎黨過相糾訐近乎公繫其愛憎唯託
上聖誠哉是言至切至當緣近世之患正患如此四海之廣
不患無賢而患在信用之不至爾且頃歲以來凡有才名之
士必假險薄之名以中傷之殆乎擯棄至不得用議者迄今
痛惜之欲望聖慈申命宰執應臣僚中素有才行先以非辜
被譴如楊紘王鼎王綽等曾敘用未復職任者並乞復與甄
擢或委之繁劇必有成効如是則風化日益美賢俊[illegible]積
和之氣洽乎上下矣　戊戌徙知越州刑部郎中楊紘爲荊湖
南路轉運使王鼎先自深州徙知建州尋亦除提點河北路
刑獄鼎前在江東坐苛察免及復起益[illegible]所舉劾於
貴勢無所避（[illegible]）時盜販茶鹽者
衆鼎一切杖遣之監司屢以爲言鼎不爲變　辛丑天章閣
待制梅摯請復百官進對　上曰今朝廷得失軍民利害自
公卿至于士庶皆許指事而陳之縱涉狂妄亦未嘗加罪何
用此紛紛也　秋七月壬子詔太學生舊制二百人如不能
充數止以百人爲限　癸丑詔外任少卿監以下年七十不
任釐務者其令轉運提點刑獄司以聞在京委御史臺審官
院審任館閣臺諫及提點刑獄者令中書裁處待制以上能
自引年則優加恩禮不須用爲定制　甲寅賜陝州草澤魏
閑清逸處士閑野子世有隱德知州李昭遘上其行義故有
是賜　先是太常博士李壽朋言　帝后諸陵薦饗皆有時

詞聖壽皇后以合葬安陵不及時祭別誕育二聖為國文
母而二仲之祀不及於禮未安禮院言朝廷儀注牲牢並如
太廟當饗例諸陵止奠一爵而安陵與兩爵兩獻再拜但祭
饌不兼設蓋有司失之乙卯詔安陵昭憲皇后視版幣帛御
封香牲牢依太廟同室禮更造諸陵祭器別庫藏貯之
子也　丙辰詔兖州仙源縣自　國朝以來以孔氏子孫知
縣事使奉承廟祀近歲廢而不行非所以尊先聖也自今宜
復以孔氏子孫知縣事　丁巳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言
案太常天地宗廟四時之祀樂章凡八十九曲自景安而下
七十五章率以安名曲豈特本道德政教嘉靖之義亦緣
神靈祖考安樂之故臣等謹上議　國朝樂宜名大安詔曰
朕惟古先格王隨代之樂亦既制作必有稱謂緣名以討義
繇義以知德蓋名者德之所載而行遠垂久之致焉故韶以
紹堯夏以承舜濩以救民武以象伐傳之不朽用此道也
國家舉隆平之典與其章交備獨斯體大而有司莫敢易言之朕
閔然念茲大懼　列聖之休未能昭揭於天下之聽是用申
勑執事遠求博講以考定其衰今禮官學士迨三有事之臣
同寅一辭以大安之議來復朕謂　藝祖之戡暴亂也安天
下之未安其功大　二宗之致太平也安天下之既安其德
盛洎朕之承聖烈也安　祖宗之安安其仁厚祇畏所議躬
復于懷恭惟　神德之造基神功之戡武　章聖之清寧之
治沖人蒙成定之業雖跡世之迹各異而靖民之道同歸以
之播鍾球文羽籥用諧於廟告於神明曰大且安誠得其正
恭依　乙丑　上諭輔臣曰近日職司以長吏不理罷者多
矣中書未宜遽行且長吏者民之性命可不重乎宜擇其甚
者罷之小者易之文彥博等歎服而退於是自鄭州王開台

州呂士宗等或以衰老或以弛慢而罷斥對移者凡十六人
丁卯免天平軍節度推官沈起擅去官私罪初起因父疾請
假不待報而歸法官論以私罪　上曰若此何以厚風俗其
除之起鄞縣人也己巳知制誥王洙直集賢院掌禹錫上皇
祐方域圖志五十卷　虞部員外郎通判濮州井淵都夫張
郭為群盜所執已而得脫責監全州稅淵請豐人也　知州
聶世卿降知信陽軍世卿冠卿弟也　乙亥知秦州樞密
直學士刑部郎中呂公綽赴闕已而御史中丞王舉正知諫
院包拯言公綽當其父夷簡執政時多所干預若遽令代還
恐更圖進用乃詔復任公綽通敏有才然夷簡執政時多涉
干請喜名好進者趨之時漏除拜以市恩時人以比竇申
丙子減湖南郴永桂陽監丁身米初馬氏科民採木不以貧
富皆計丁取數國初量給其直令隨稅輸米而重輕不等貧
者苦之　上命三司取最下數為準凡歲減十萬餘石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九十二之一

仁宗皇帝紀二十九之二

嘉祐三年八月己卯朔知諫院吳奎言近歲以來水不潤下盜賊橫起皆陰盛所致陛下當畏天命宜修德答祥而反殃以災沴其何故哉夫帝王之美莫大乎進賢退不肖然今者前所為手各以類升而陽勝而害祥可致也不肖退則小人各以其類伏而陰衰而災沴可消也今天下之人皆謂之賢陛下亦知其賢然不能進天下之人皆謂之不肖陛下亦知其不肖然不能退重以內寵驕恣近習回撓夷狄熾盛姦邪交侵陰盛如此寧不大畏哉且朝廷之過常在乎無事之時因循而不為有事之後顛沛而失錯中外臣僚平時建一策畢一官雖有可取皆抑而不行又從而非訾謂之生事如河北河東盜賊行路之人皆已傳布大臣不以為事至謂通判傷過撿然後發皇於數路之間移易官守仍重賞功以購募之不亦晚乎寧將有大於此者將如之何幸陛下留意[illegible]

辛巳特贈給事中孔道輔為工部侍郎時龍圖閣直學士王素入對語及道輔　上思其忠故有是命

癸未知定州韓琦言觀文殿學士再任初明鎬引諸州兵平貝州獨定州兵選賞最出怨語幾欲謀殺下琦素聞其事以為定兵不治將為亂及至即用兵律裁之察其猾軍中尤不可教者捽首斬軍門外士死攻圍時賞其家邮其孤兒使繼衣稟由是威既信則仿古兵法作方圓銳三陣指授偏將日月教習之由是定兵精勁齊一號為可用冠河朔京師發兵往卒戍保州在道寒裂人衣屨或飯冠不與人直至定即留不遣曰保州極塞寄存發者豈可辨以驕兵戍之易素教者數百人以往而所留卒未踰月亦皆就律不敢復犯法歲大歉為賑之活飢人數百萬詔書褒美[illegible]路判取其政以為法復中山路然為推鎮督勵屬中

戊子詔判吏部南曹群牧判官自今以朝臣歷一任知州館職一任通判為之即不得干託從權及有陳乞

辛卯淮東節度使同群牧制置使張堯佐為宣徽南院使判河陽

詔天下長吏未盡得人其令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除任兩府臣僚外逐類次治狀能否以聞

乙未翰林學士刑部郎中知制誥兼侍講史館修撰曾公亮為契丹國母生辰使至轉運契丹使劉六符來伴宴且言耶律防善畫向持禮南朝寫聖容以歸欲持至館中主陳曰此非瞻拜之地也六符又言恐未得其真欲遣防再往傳繪陳力拒之

御史中丞王疇上言近以張堯佐再除宣徽使三省論奏且人君御天下維爵賞為大公授非當則天下切議堯佐本常才但以戚屬緣後宮叨據非分自去年冬罷三司使除宣徽使制命方出中外莫不駭聽其時臣與諫官御史至留班欲廷議而爭之尋罷宣徽使尚兼節度名品今四方多虞災異數見若非獎進有功任用賢直則何以上答天戒下慰民望哉堯佐自罷宣徽使方逾半年端坐京師以戶厚祿今復授之益增謗議此乃執事之臣不念　祖宗基業之重順私徇寵不能執奏制命既行有損聖德若陛下不納臣盡忠愛君之請必行堯佐濫賞竊位之典即乞黜臣以誡不識忌諱過直之人不報

知諫院包拯陳旭吳奎相繼言堯佐制命復下物議騰沸況臣等以言為職豈敢私有顧慮各為身謀哉前以告陛下再行若固守前議復之追奪於朝廷事體亦未為當所以進退懼惑不即論列雖然事體有必須裁制者不可不深察臣等不得不極諫也張堯佐恃恩寵之厚僥求覬望不知紀極始欲得宣徽使今已行前命付之矣

欲出領外鎮將來必求入覲即圖本院供職以致使相名器
之大者豈可皆緣恩私苟求而不讓必使足欲以熏灼天下
此不可不深察也伏望思之然之失爲杜漸之制特降詔旨
申勑中書門下諭以堯佐皆緣恩私不次超擢享此名位已
爲過越將來更不令厭使相之任及不許本院供職仍趣赴
河陽任所庶幾厭塞人情防杜門漸臣等不勝爲國納忠激
切之至又言臣等自去冬力爭此事幸賜開納天下皆仰聖
度能虛懷而徇諫也今來申中前命所以不即論列乞行追
奪者蓋爲朝廷曲全小體爾其如大恩不可溺假群心不可
固違假之數則敗威違之固則兆亂伏望以國家至計爲念
檢會臣等前後奏劄必賜施行不勝懇激之極庚子詔自今
張堯佐別有遷改檢會此劄子進呈執奏仍詔除宣徽使自
今不得過二員　乙巳馮道曾孫舜卿上道官誥二十通乞
錄用　上謂輔臣曰道相四朝而偷生苟祿無可旌之節所
上官誥其給還之　九月賜李繼隆神道碑額曰顯功　乙
卯武寧節度使兼侍中夏竦卒贈太師中書令賜諡文獻知
制誥王洙當草制封還其目曰臣下不當與　僖祖同諡遂
改曰文正同知禮院司馬光言諡之美者極於文正竦何人
乃得此諡判考功劉敞言諡者有司之事也竦姦邪而陛下
諡之以正不應法且侵臣官光疏再上敞疏三上詔爲更諡
曰文莊竦以文學起家有名一時朝廷大典策屢以屬之又
多識古文奇字其爲郡有治績喜作條教於閭里立保伍之
法至盜賊不敢發人畏其嚴治軍尤嚴敢誅殺即疾病死喪
拊循甚至常有龍騎卒戍邊羣剽州郡莫能止或密以告竦
竦時在關中俟其至召詰之斬誅殆盡軍中大震其威略多
類此然性貪數商販部中在并州使其僕所貿易爲所侵盜至
杖殺之積財累鉅萬自奉尤侈畜聲伎甚衆所在陰間僚屬
使相猜阻以鉤致其事遇家人亦然　庚申賜國子博士梅
堯臣同進士出身仍改太常博士堯臣詢從子工於詩　宋
興以詩名家爲世所傳如堯臣者蓋少大臣屢薦宜在
館閣召試學士院而有是命　甲子爲夏竦成服于苑中先
是禮院擇日以進　上謂輔臣曰竦嘗任東宮情所閔傷若
依所擇日則在大燕後豈可先作樂而後發哀故用此日竦
初以疾求還京師或言于　上曰竦求還京師圖大用示稱
疾詐也竦既卒　上臨奠命內侍去竦面衣視之見竦顏色
枯悴謂左右曰竦枯悴若此疾豈亦可詐耶議者謂竦嘗欲削
石介棺此其陰報也魏泰東軒錄以[illegible]吳奎[illegible]　丙子改太子太師
諡文獻王溥爲文康司空致仕諡文惠章得象爲文簡以知
制誥王洙言得象諡同周公溥同　僖祖故也有欲改溥諡
爲文忠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張揆曰溥周宰相國亡不能
死安得爲忠乃諡爲文康　丁巳詔邇英閣講讀官當講讀
者並侍敷對餘皆賜坐侍於閤中天聖以前講讀官皆坐侍
自景祐以來皆立侍至是　帝變面諭以經史義旨須詳悉
向說卿等無乃傾倦否楊安國等進曰不敢至是有詔遂爲
永制翌日講讀官並奏謝　教坊官王世昌自陳年勞乞監
永濟倉門　上曰世昌本亦士人以無行擯逐充此職止倉
門乃國家報儲出納之所豈可令此輩主之但與在京一闕
令冬十月己卯朔詔三司解鹽聽通商限二年較其增損以
聞初包拯自陝西還力主范祥所建通商法朝廷既從之已
而判磨勘司李徽之又言不便乃下其事三司驛召祥令與
徽之及兩制共議而議者皆以祥爲是故有是詔包拯事在九年十月
甲子大理寺言信州民有劫米而傷主者法當死　上謂輔

臣曰飢而劫米則可哀盜而傷主則難恕矣細民無知終緣於飢餓遂犯之又曰用刑寬則民慢猛則民殘為政者當得寬猛之中使上下無怨則水旱不作矣卿等宜戒之 丁度等上前後漢書節義列名曰前史精要 丁酉新作隆儒殿在邇英閣後 甲午知諫院吳奎言迎送契丹使三番之弊所經道路如被寇賊自罷衆以來大河之北人人鼓舞以為陛下愛民革弊不牽於私暱不惑於浮議裁兩月間輒復紛紛矣有收奪明聖在上而群小敢爾若不繩以法是朝廷不可為善治也乞以言者姓名付外施行又言陛下十數年以來每降詔令及所行事或為橫議所移或為姦謀所破中外不甚為信皆以謂陛下言之雖切而不能行行之雖銳而不能久也自明堂下詔杜絕內降忠賢莫不增氣群小莫不革音頌陛下謹守前書堅於金石雖甚寵愛及親近之人如敢私撓必加之罪如是則太平之風有望於茲矣[illegible] 包拯言臣近聞聖慈以挺送契丹國信來往更不差三番只令近上使臣管押金帛沿路充用並委逐州縣長吏通判令佐已下一切應副中外聞之莫不欣抃以為十年之弊為陛下一旦罷之使河北生靈有再蘇之望今又聞內降指揮復置臣未測緣由伏用驚駭且三番為河朔之患殆有歲年日甚一日誅求擾擾公私不勝其苦頃年曾差充作送人使具知蠹民殘物之狀方欲論列緣河北連綿災傷流亡未復若不省蘇役罷率斂以寬河朔是棄河朔也況陛下軫念哀憫之極故特行前詔今為若當令無故復置切為陛下痛惜之惟陛下特留聖意且依前降指揮報罷則天下幸甚 乙未翰林學士兼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兵部侍郎知制誥李淑落翰林學士淑始以父

蔭以端明侍讀二學士奉朝請最後入翰林諫官包拯吳奎言淑性姦邪嘗乞侍養其父而不及其母既得侍養又復出仕有謀身之端無事親之實作周三陵詩語涉怨懟非所宜言且陛下事章獻太后母子之際無纖芥隙而淑誌呂夷簡墓有過猜雞晨之語深累上德宜奪禁職以戒懷姦矯慝之臣故有是命 丙申京西轉運使蘇舜元言保靜節度使知許州鄭承佑才堪將帥政比龔黃請從判鄭州 上曰許鄭皆近甸何以徙且承佑庸人而舜元所舉如此使朝廷何所取信皆宜戒勅之舜元舜欽兄也 丁丑殿中侍御史裏行唐介責授春州別駕初張堯佐除宣徽節度景靈群牧四使介與包拯力爭又請王舉正留百官班卒奪堯佐宣徽景靈二使頃之復除宣徽使知河陽或謂補外不足爭介以為宣徽次二府不計內外獨爭之 上諭介除擬初出中書介言當責執政退請全臺上殿不許自請貶亦不報於是劾宰相文彥博專權任私挾邪為黨知益州日作間金奇錦因中人入獻宮掖緣此擢為執政及恩州平賊幸會明鎬成功遂叨宰相昨除張堯佐宣徽節度使臣累論奏面奉德音謂是中書進擬以此知非陛下本意蓋彥博奸謀迎合顯用堯佐陰結貴妃外陷陛下有私於後宮之名內實自為固身之計又言彥博嚮求外任諫官吳奎與彥博相為表裏言彥博有才國家倚賴未可罷去自彥博獨專大政凡所除授多非公議恩賞之出皆有夤緣自三司開封諫官法寺兩制三館諸司要職皆出其門更相援引借助聲勢欲威福一出於已使人不敢議其過惡乞斥罷彥博以富弼代之臣與弼亦昧平生非敢私也 上怒甚卻其奏不視且言將加貶竄介徐讀畢曰臣忠義憤激雖鼎鑊不避敢辭貶竄 上於座急召

二府，亦以奏曰：介言他事乃可，至謂彥博因貴妃得執政，此何言也？介面質彥博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於上前。彥博拜謝不已。樞密副使梁適叱介下殿，介辭益堅，立殿上不去。上令送御史臺劾介。既下殿，彥博再拜言：臺官言事，職也，願不加罪。不許，乃召當制舍人即殿廬草制而責之。時上怒不可測，群臣莫敢諫，右正言、直史館、同修起居注蔡襄獨進言：介誠狂直，然容受盡言，帝王盛德也，必望矜貸之。翌日己亥，中丞王舉正復上疏言責介太重。上亦中悔，恐內外驚疑，遂榜朝堂告諭百官，改介英州別駕，復取其奏以入。中使護送介至英州，且戒必全之，無令道死，而介之直聲由是聞天下。介，江陵人也。知制誥胡宿言：唐介坐言事得罪，責授春州別駕，嶺南水土，春最惡弱，制出之日，咸謂介若至彼，必無生還之理。不圖聖慈含垢，哀其觸罪，就死特改貶英州，此誠天恩於介無量，然臣愚見猶有未安。或聞專差中使押至貶所，朝旨有在路不管疎虞之語，此之處分頗非泛常。竊聞鄉前臺諫官貶黜無此體例，一旦介若因霜露之病，死於道路，四海廣遠，不可家至戶曉，徒使朝廷負謗於天下，其傷不小。就使介安全至於貶所，然亦不可著為後法。臣與介舊不相識，在朝亦不曾往還，所以貢陳區區，不避干忤者，正為朝廷遠防一切。伏望特垂聖恩，留省鄙言，追還使人，以全朝體。殿中侍御史梁蒨亦言：陛下愛介，故遣中使護送之，即不幸介以疾死，天下後世能無以致疑乎？上曰：誠不思此。亟追還中使。梁蒨事據蒨墓誌。庚子，禮部尚書、平章事文彥博罷為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許州。或言張堯封彥博父客也，彥博知益州，貴妃有力焉，因風彥博織燈籠錦以進，貴妃服之。上驚顧曰：何從得此？妃正色曰：文彥博所織也。彥博以妾父[illegible]能使之，特以陛下故爾。上悅。自是眷倚彥博，及為參知政事。明鎬討王則未克，上甚憂之，語妃曰：大臣無一人為國了事者，日日上殿何益？妃密令人語彥博。翌日，彥博入對，乞身往破賊。上大喜。彥博至恩州，十數日賊果平，即軍中拜相。議者謂彥博因鎬以成功，其得相猶妃力也。介既用是深詆彥博，雖坐遠貶，彥博亦出。其事之有無，蓋莫辨云。[illegible]樞密使、戶部侍郎龐籍以本官為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籍初入相，自[illegible]而遷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殊拜非故事也。戶部侍郎、參知政事[illegible]高若訥以本官充樞密使。辛丑，樞密副使、給事中梁適為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兼端明殿學士、給事中、知制誥王堯臣為樞密副使。起居舍人、知諫院吳奎知密州。包拯奏乞留奎，且言唐介因彈人得罪，并以中奎，恐或大駭。上曰：介昨言奎嘗指唆結文彥博，今觀此奏，則非誣也。乙巳，上謂龐籍曰：諫官御史必用忠厚淳正、通世務、明治體者，以革浮薄之弊。籍以求取人，曰：是中書事。未詔舉臺官必以[illegible]語敕行中。史館檢討司馬光以時政記及起居注並不載元昊叛命及丹遣使事，會要[illegible]請即樞密院追尋本末，付史館。從之。修[illegible][illegible]十一月辛亥，詔泉州興化軍自偽命以來，計丁出米，甚重，或貧不能輸，朕甚閔之，自今泉州、興化軍舊納七斗五升者，主戶與減一斗

五升，客戶減四斗五升；漳州納八斗八升八合者，主戶減三
斗八升八合，客戶減五斗八升八合，為定制。初，權福建
轉運使請罷漳泉興化軍丁米，有司持不可，於是籍為定額
遂行之。乙丑，上謂宰臣曰：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廨宇
同在一州，非所以分部按察也，其令別州仍條禁之，令以
付之。丁卯，判三司都磨勘司李徽之言：國家以火德王天
下，火生於寅，王於午，太廟西向門宜毀去，以避申酉之位。
上曰：徽之家世儒臣，所言乃同巫祝，然嘗[illegible]下太
常宗正寺詳定以聞。既而太常宗正寺言：今太廟西偏門所
以避止車駕，而南鄉自有正門，徽之所請事涉不經，不足采
用，罷之。乙亥，上謂輔臣曰：江淮連年荒歉，如聞發運轉
運司惟務誅剝，以數額為能，雖名和糴，實抑配爾。其減今年上
供米百萬石，因詔閣災傷人戶所輸畫米。知諫院包拯言：
臣聞天以五星為緯，人以五穀為命。五星紊於上，則災異起
於下；五穀絕於野，則盜賊興於外。天之於人，上下相應，故天
變於上，則人亂於下，是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若變異之
著，則恐懼修省以謝於天；年穀不登，則恐懼責己而恤其困。
蓋不使天有大變而民有飢色，則人獲富壽，而國享安寧矣。
方今災異之變尤甚，臣近已論列詳矣。惟江淮六路連歲亢
旱，民食艱阻，訪聞者比比皆是。朝廷昨遣使命安撫振貸，以
救其弊，而東南歲運上供米六百萬石，近雖減一百萬石，緣
逐路粗稅盡已糴復，則糧斛從何而出？未免州縣配糴，以充
其數，緣是民間所蓄悉輸入官，民儲已竭，配者未已，縱有米
價率無可糴，父子惶惶相顧，不救老弱者死於溝壑，少壯者
聚為強盜，不幸姦雄乘間而起，則不可制矣。當以何道而救
安之哉？且國家之患，未有不由此而致，可不熟慮乎！欲望聖
慈特降指揮，應江浙六路災傷州縣見是配糴及諸般科率，
一切並與止絕。如敢故犯，並坐違制。庶幾少穌貧民倒垂之
急。其上供米數，若只敷元額，即候向去豐熟補填，仍令州縣
官吏多方擘畫振濟飢民，不得失所。兼委逐路提轉專切提
舉，如不用心振濟，以致流亡及結成群盜，即乞一例重行降
黜。先是，河北飢，三司益漕江淮米以餉河北，及江淮飢，有司
責米數如常歲。度支副使梅摯奏減之。十二月，翰林天文
院新作渾儀成，御撰渾儀總要十卷，論前代得失，已而留中
不出。戊子，中書言諸房人吏稽違案牘者，自來量行罰典，
終未革心，欲籍其名氏，以輕重為差，其罰數多及情重者取
旨黜逐，從之。[illegible]戊戌，資政殿學士吳育知陝州。始
命育翰林侍讀學士，育辭以疾，因請便郡。上謂近臣曰：育
剛正可用，但嫉惡太過耳，宜聽其便。因遣中使賜以禁中良
藥，不半歲又徙汝州。先是，包拯還自陝西，言伏見近降敕
命，陝西鹽法且依范祥擘畫通商放行，此誠國家大利，而中
外臣僚不詳本末，時有橫議，所賴朝廷特與主張。兼祥見充
本路提點刑獄，與轉運司每常公事往來，或至違異，必恐不
能協心以濟深務，不便。欲望聖慈特許就除祥權本路轉運
副使，只理提點刑獄資序，所貴擘畫鹽法利害，得以設施
事體一，苟易為辦集。又言勘會祥行法自皇祐元年正月
至二年十二月終，共收見錢二百八十九萬一千貫有零，比
較舊法二年，計增錢五十一萬六千貫有零。三年春季又已
收到見錢七十餘萬貫，兼糴到斛㪷萬數不少，緣陝西累歲
豐熟，今秋又大稔，正當計置之際，必得祥顯著成効，可備驅策。
欲望允臣前奏，特除祥本路轉運副使，俾之一面制置解鹽
及將見錢收糴糧斛，庶得邊軍儲足備，又免向去入中枉費

推賞務月錢經久之利無便於此而三司使田況亦請久任
祥俾專其事已亥度支員外郎范祥爲陝西轉運副使仍賜
金紫服以寵之　庚子詔文武官年七十已上未致仕者更
不考課遷官其有功於國有惠於民當加賞者勿拘　益州
鄉貢進士房庶爲試校書郎庶成都人宋祁嘗上所著樂書
補亡二卷田況自蜀還亦言其知音既召赴闕庶自言嘗得
古本漢志云度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
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今文
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爲尺以制
律是律生於尺尺非起於黃鍾也且漢志一爲一分者蓋九
十分之一後儒誤以一黍爲一分其法非是當以秬黍中者
一千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爲黃鍾之長九寸加一以
爲尺則律定矣直祕閣范鎮是之乃言曰李照以縱黍累尺

管空徑三分容黍千七百三十胡瑗以橫黍累尺管容黍一
千二百而空徑三分四釐六毫是皆以尺生律不合古法今
庶所言實千二百黍於管以爲黃鍾之長就取三分以爲空
徑則無容受不合之差校前三說爲是蓋累黍爲尺始失之
於隋書當時議者以其容受不合棄而不用及隋平陳得古
樂器高祖聞而歎曰華夏舊聲也遂傳用之唐祖孝孫張文
收號稱知音亦不能更造尺律止治隋之古樂制定聲器朝
廷久以鍾律未正屢下詔書博訪群議冀有所獲今庶所言
以律生尺誠衆論所不及請如其法試造尺律更以古器參
考當得其真乃詔王洙與鎮同於修制所如庶說造律尺籥
律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籥徑九分深一寸尺起黃鍾之
長加十分而律容千二百黍初庶言太常樂高古樂五律比
律成尺下三律以爲今所用黍非古所謂一稃二米黍也尺

比橫黍所累者長一寸四分庶又言古有五音而今無正徵
音國家以火德王徵爲火不宜闕今以旋相五行相生法得
徵音又言尚書同律度量衡所以齊一風俗今太常教坊鈞
容及天下州縣各自爲律非書同律之義且古者帝王巡狩
方岳以考禮樂同異以行誅賞謂宜頒格律自京師及州縣
無容輒異有擅高下者論之　帝召輔臣觀庶所進律尺籥
又令庶自陳其法因問律呂旋相爲宮事令撰圖以進其說
以五正二變配五音迭相爲主衍之成八十四調舊以宮徵
商羽角五音次第配七聲然後加變宮變徵二聲以足之庶
推以旋相之法謂五行相戾非是當改變徵爲變羽易變爲
閏隨音加之則十二月各以其律爲宮而五行相生終始無
窮詔以其圖送詳定所庶又論吹律以聽軍聲者謂以五行
逆順可以知吉凶先儒之說略矣是時胡瑗等制樂已有定

議特推恩而遣之鎮爲論於執政曰今律之與尺所以不得
其真由累黍爲之也累黍爲之者史之脫文也古人豈以難
曉不合之法書之於史以爲後世惑乎殆不然也易曉而必
合也房庶之法是矣今庶自言其法依古以律而起尺其長
與空徑與容受與一千二百黍之數無不合之差誠如庶言
此至真之法也且黃鍾之實一千二百黍積實分八百一十
於算法圓積之則空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積實八百一
十分此古律也律體本圓圓積之是也今律方積之則空徑
三分四釐六毫比古大矣故圍十分三釐八毫而其長止七
十六分二釐積實亦八百一十分律體本不方方積之非也
其空徑三分爲九分長九十分積實八百一十分非外來者
也皆起於律也以一黍而起於九十亦與一千二百黍之起
於律皆取於黍今議者獨於律則謂之索虛而求分亦非也

此空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之起於律與空徑三分四釐六毫圍十分三釐八毫長七十六分二釐之起於亦古今之法疏密之課其不同較然可見何所疑哉若以謂工作既久而復改為則淹引歲月計費益廣又非朝廷制作之意也其淹久而計費廣者為之不敏也今庶言太常樂無姑洗夾鍾太蔟等數律說令其律與其說相應鍾磬每編才易數枚臣舊而圖新斂而為之則旬月之功也又何淹久而廣費哉執政不聽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九十二之二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九十三之一

仁宗皇帝紀三十之一

皇祐四年春正月辛亥徙英州別駕唐介為全州團練副使監郴州酒稅　王堯臣王守忠陳旭等較慶曆至皇祐總四年天下財賦出入凡金帛絲纊薪芻之類皆在其數參相耗登皇祐元年入一億二千六百二十五萬一千九百六十四而所出亡餘為書七卷丙辰上之詔送三司取一歲中數以為定式至和二年四月又命上之　庚申乾寧軍獻古鍾詔送詳定大樂所　丙寅聽吉州司理參軍祝紳持兄服初江南東路體量安撫言紳幼亡父母養於兄嫂已嘗為嫂服今又請解官持兄喪　上曰近世蓋有匿父母喪而干進者今紳雖所服非禮然不忘鞠養之恩亦可勸也既聽之仍候服闋日與幕職官知縣　詔昨為唐介顯涉結附合行降黜亦慮言路或採尋王言曰八年云與叙遷尚恐言事之臣有所顧忌御史臺諫院其務盡便宜以箴闕失仍令通進司或有章奏畫時進入必當親覽或只留中　壬申權發遣直學士工部侍郎知福州劉夔請解官歸武夷山為道士不許尋命知建州夔建州人也遂以戶部侍郎致仕召建州在今年十月戊戌致仕在明年二月今并書之　二月戊寅　上謂輔臣曰東南歲比不登民力匱乏昔詔損歲漕百萬石今發運使施昌言許元乃欲分往兩浙江南調發軍儲是必誅求剝渡民求羨餘以希進爾宜約束之因詔昌言等遵前詔毋得輒有料率　庚辰兵部郎中傳求為戶部副使慶曆末求自梓州路轉運使移陝西慶曆八年自陝州徙時關中用折十錢錢盜鑄不可勝計公私患之求獻策請變錢法至境聞民所乏貨以種糧錢令麥熟納償而薄取其息民大悅求亟檄州縣凡散二百八十萬緡大錢悉盡乃以聞已而朝廷變法遂下令

以小鐵錢三折大鐵錢一民出不意破産失業自經死者甚衆而盜鑄亦以衰止所貸得粟四十萬斛商人入粟於邊而受錢於中都歲五百萬緡時河北奏乞錢朝廷未有以給宗言本道倉廩實請以所當受錢畀之 上嘉賞白康定用兵陝華以西移輸稅於邊民力大困宗令輸本郡而轉錢以供邊糴鑄亦無之王堯臣詳定課績上其事又賜詔褒之尋召入權糾察在京刑獄於是擢副三司 [illegible] 命御史中丞王舉正與三司同詳定冗費 甲申右屯衛大將軍克繼上廣夏疏所集古文韻六卷 上謂輔臣曰宗室中嚮學者鮮獨克繼孜孜於字學宜降詔獎諭仍以其書送秘閣克繼德恭孫承衍子也 丁亥詔每歲汴口祭河自今兼祠十七星初司天監靈臺郎王太明言按占書主江河淮濟溝渠溉灌之事凡十九星汴口祭河瀆七位而不及星詔司天監詳定而言十九星內九也主波水往來送迎之事北河爲胡門北戒南河爲越門南戒主司空掌七功事皆不主江淮濟太明所遺有箕斗奎三星顓主津瀆請與東井天江咸池積水天淵天潢水位水府四瀆九坎天船王良羅堰等凡十七星在王河內者並當祠之汴河口祭星自此始 三月丁未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包拯爲龍圖閣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拯在諫院踰二年數論斥大臣權倖請罷一切內降曲恩又列上唐魏鄭公三疏請置座右以爲龜鑑別條七事一曰陛下天縱寬仁容納群下而險陂之臣肆爲姦

飾無根之說誣陷善良使坐受排斥不得自辯夫陰姦得逞則忠義之臣惟懼讒畏禍不敢當事德自急須使朝廷辨何人哉願陛下發神明之斷如令見有誣惑任有司研覈其實使是非較然則忠臣可以竭節圖効矣二曰比有指臣下之朋黨者其間奮不顧身孜孜奉公者則被巧詆進一良士必曰朋黨相濟退一宿才亦曰朋黨所嫉使正人結舌不敢公言是非此爲國之大患也夫聖明在上安有朋黨朋黨之敵起於衰亂漢之黨錮始於安帝極於桓靈唐之朋黨起於穆宗甚於文宗武宗以陛下勵精圖治豈比漢唐衰亂之際乎斯乃臣下務相傾軋以快其志不顧國事者也陛下循名察實因迹照心毋以朋黨爲疑則君子小人可辨矣三曰頃歲大臣顓政忌于有所聞建則謂之沽激是以莫敢自効或不顧時忌指事陳說則百計阻撓訖不得施夫在位雖衆志于國家之急者甚鮮幸有一焉又斥於沽激之說是則因循偷默者爲得計志士仁人終無以爲也此任事之臣圖私醜正豈陛下之心哉願收納公議別白否臧勿以沽激爲猜則人得盡其心矣四曰議者謂陛下頗主先入之說夫朝廷之事顧理道如何不繫說之先後也必若先入者爲是則害賢牟利之臣陰中歷詆惟恐居後亂天下邪正掩陛下聰明願聽受之際但顧事之是非裁之以義勿甘先入之說則情僞明矣五曰比者所設科禁動有防疑闕一御史須舉二員奏俟親選又限以中外及嘗爲二府論薦者皆不得預輔臣惟旬休見客百官迴避白事諫臺官私謁刑法官接見齊眾叙勞之人率有常禁臣謂皆非帝王推誠盡下之道也陛下方將擬跡堯舜豈如漢武雄猜多忌哉蓋有不識大體之臣過防嫌論上誤聖德臣恐書之史冊取譏萬世願革近制推大

信於群下朝廷政事一㳒景祐之初則盡善矣六曰比年災
變數見虫蝗水旱所被甚廣陛下焦勞求理恐一物失所臣
心若此豈不能弭災沴和陰陽哉此殆執政不能同寅協恭
以救時敝陛下亦或有所間阻不能委任責成故致此也方
今流民頗衆盜府庫空虛官濫兵驕夷狄強橫不幸若有所加以
寇盜在位之臣誰可倚者陛下何不以事觀之孰能盡心思
天下之敝孰能出力當天下之責果得其人則宜主張而委
任之其持祿取容妬賢嫉能以為身計者速罷免之毋俾久
塞要路化危為安易於反掌儻失此時而不改為禍變一發
雖欲有為不可得矣七曰近歲臣下寵遂或以無辜或因小
過或為陰邪排陷或由權要憎嫉吹毛洗垢以求疵瑕刑網
家張羅罟橫罹夫匹婦含冤元陽亘年匹夫懷憤飛霜下擊
彼非辜竄逐之臣氣感天地精貫日月豈止匹夫匹婦之為

乎願陛下躬閱譴籍察其有才行功實而無大過者或與牽
復或加寵擢則聖造洪覆與天同德譴陷之風不敢肆矣臣前
奏多見采納極前陳七事最要今抑論乃於吳奎傳并載之奏議迪誅本已於前去其不能辨其非重當參負拯同任諫官皆曉論故罷之事并載之分不敢擇則當建議罷河北屯兵分之河南
兗鄆齊濮曹濟諸州遇警即發且無後期不及之患如謂戍
兵不可遠戍則訓練義勇以壯邊備雖小給糇糧每歲不當
屯兵一月之費用一州賦可給義勇十八萬朝廷雖一一於是
復奏曰臣竊見天下之患在乎三路而河朔為甚冗兵耗於
上公用罄竭於下內則致帑廩空竭外則致生靈困弊臣前後
累曾論列乞那移兵馬於河南州軍及罷諸處公用回易尋
奏遂路安撫轉運司相度終未見果決施行況北虜請和四
十餘年歲遺金帛數十萬者見欲覓國用而紓民力爾方今
邊鄙不聳可是保國息民之時而屯兵益衆用度益廣每年

河北便糴糧斛三四百萬石約支見錢四五百萬貫僅有三
二年之備雖朝廷竭力應副亦所不逮一旦臣恐數歲
之後必有不可救之患至如寶元已前天下無事財貨充足
一旦昊賊猖獗調發勞午公私窘絕迄今未復以今事勢較
之往日則不侔其矣萬一或有緩急何以取濟且夷狄者四
支也河朔者心腹也幸而外無夷狄之虞而河朔窘戚如此
是防手足未然之患而自潰其心腹也則朝廷安可不深慮
而務救之之策乎若上下協心更張措置如反掌之易而有
泰山之安又何憚而不為哉欲望宣諭兩府執政大臣應沿
邊及近裏州軍兵馬除合留以守外其出駐泊諸軍悉令
歸營就糧諸軍即分屯於河南諸州率三年一代遇有邊事
即時起發不旬日可到也其逐州公用錢除沿邊及人使路
分州軍量與增添外諸路一切禁止並不得回易則國用民
力漸可少復惟陛下務念元元斷在必行若更令逐路相度
則互執所見益無涯矣分屯事訖不行諸州以公用錢回易
遂罷居數月拯徙為高陽關路安撫使因措一路吏民積歲
所負公錢十餘萬悉除之拯始請揚州在七月今拆書 戊申權知開封
府龍圖閣直學士起居舍人李絢同提點在京諸司庫務絢
治有能名然喜飲酒晨朝奏事酒未解 帝曰開封事劇豈
可沈於酒耶改命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何中立權發遣開封
府事 甲寅詔虔州知州提舉南安軍撫州兵甲公事自今
盜賊屏息政治有聞歲滿當獎擢之其吉撫饒信宣歙等州
知州及吉州吉水歙州婺源饒州浮梁樂平洪州分寧臨江軍
新喻等知縣自今令審官院並不以次選人任內無遺闕亦獎
擢之時轉運等自淮南安撫還言江西人喜獄訟州縣長吏
多不得人故於難治之地特著此條 丙辰詔江南東西路

民所貸種糧勿 上謂輔臣曰頃江南歲飢貸種糧數十萬
斛且發經府閣而轉運司督責不已如聞民貧不能輸償非
遣使安撫遠方無由上達其蠲之 壬戌出內藏庫絹十萬
下三司以助軍費 丙寅河北河東陝西都部署司言郭諮
所進獨轅衝陣無敵流星弩可以備軍之用詔弓弩院如樣
製之[illegible] 尋以諮為鄜延路鈐轄給所製弩五百
募士兵教之既成經略使吳安期言其便詔置獨轅弩軍[illegible]
[illegible] 全州團練使監郴州稅唐介為秘
書丞 辛未詔雜買務自今凡宮禁所市物皆給實直其非
所闕者勿得市初 上謂輔臣曰國朝懲唐世宮市之患將置
此務以京朝官內侍參主之且防擾人近歲物非所急者一
切收市其擾人亦甚矣故降是詔 夏四月戊寅禁內侍臣
僚聚會 先是內出欹器一陳于邇英閣御坐前諭丁度等
曰朕思古欹器之法試令工人制之以示卿等命以水注之
中則正滿則覆虛則欹率如家語荀卿淮南之說其制度精
好度等列侍觀之 帝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朕欲以中正
臨天下當與列辟共守此道度拜曰臣等亦願無傾滿以事
陛下因言 太宗嘗作此器 真宗亦嘗著論及之 帝製後
述以賜度等 丙戌契丹國母遣順義節度使右監門衛上
將軍蕭嗣昌右諫議大夫劉嗣復契丹遣彰國節度使蕭質益
州防禦使劉士方來賀乾元節其國書始去國號而稱南北
朝且言書稱大宋大契丹非兄弟之義 帝召二府議之參
知政事梁適曰宋之為宋受之於天不可改契丹亦其國名
自古豈有無名之國又下兩制臺諫官議皆以講和以來國
書有定式不可輒許乃詔學士院答契丹書仍舊稱大宋大
契丹其後契丹復有書亦稱契丹如故[illegible] 初虜

使來知制誥館伴綜為館伴虜使欲復書其國但稱南北朝
綜謂曰自古未有建國而無號者虜使慚遂不復言其後虜
使來朝廷擇館伴皆綜時已卒 帝曰孰有如韓綜者乎[illegible]
見附 初儂智高貢方物求內屬朝廷拒之後復貢金函書以
請知邕州陳珙上聞亦不報智高既不得請又與交阯為仇
且擅廣源山澤之利遂招納亡命數出敝衣易穀食紿言峒
中飢部落離散邕州信其微弱不設備也乃與廣州進士黃
瑋黃師宓及其黨儂建侯儂志忠等日夜謀入寇一夕焚其巢
穴紿其衆曰平生積聚今為天火所災無以為生計窮矣當
拔邕州據廣州以自王否則兵死是日率衆五千沿鬱江東
下攻破橫山寨寨主右侍禁張日新邕州都巡檢左班殿直
高士安欽橫州同巡檢右班殿直吳香死之 五月乙巳朔
儂智高破邕州執知州北作坊使陳珙通判殿中丞王乾祐
廣西都監六宅使張立初賊圍城珙令乾祐守來遠門權都
監三班奉職李肅守大安門指使武吉守朝天門張立自賓
州來援既入珙犒軍城上酒行而城破珙立乾祐及節度推
官陳輔堯觀察推官唐鑑司戶參軍孔宗旦皆被執兵死者
千餘人智高閱軍資庫得所上金函怒謂珙曰我請內屬求
一官以統攝諸部汝不以聞何也珙對嘗奏不報索奏草
獲遂扶珙出珙病曰不能視皇恐呼萬歲求自効不聽并立
乾祐輔堯鑑宗旦害之立臨刑大罵不為屈逾月得其尸如
生而李肅武吉武緣令梅微之支使蘇從與賊黃師宓有舊
獲免當智高未反時邕州有白氣出廷中江水溢宗旦以為
兵象度智高必反以書告珙珙不聽宗旦言不已珙怒詆之
曰司戶狂邪及智高破橫山寨即載其親往潯州曰吾有官守
不得去無為俱死也既而賊執宗旦欲任以事宗旦叱賊且

大罵，遂皆被害。宗旦與人始官京東，與李淯、徐程、高同等四人為監司，耳目號為四聰，人多惡之，然其立節乃如此。[illegible]
[illegible]
智高既得邕州，即僭建大南國，僭號仁惠皇帝，改年啓曆，於境內赦，以下皆稱中國官名。[illegible]
[illegible]
丙午，太常丞致仕代淵為祠部員外郎。淵，導江人，性簡潔，事親以孝聞，嘗舉進士中科，得清水主簿，歎曰：祿不及親，何所為邪？還家教授，生徒常滿。王拱辰安撫兩川，遺書欲起之，託疾不往見。揭日嚴矣於州，又薦之，遂致仕，謝絕諸生，著周易旨要、老佛雜說十篇。於是翰林學士田況上其書，詔優加兩官。淵晚年日菜食，布褐山水間，自號虛一子，長吏歲時致問，澹然與對，略不及私。

庚戌，詔國子監直講自今選通經有行實、年四十已上者為之。時侍御史梁蒨言近日薦楊忱為學官，而忱年少輕肆，不可用，故降是詔。忱，偕子也。 癸丑，儂智高入橫州，知州殿中丞張仲回、監押東頭供奉官王日用棄城。 丙辰，入貴州，知州秘書丞李琚棄城。 庚申，入龔州，知州殿中丞張序棄城。辛酉，入藤州，又入梧州、封州，知藤州太子中舍李植、知梧州秘書丞江鎡並棄城，知封州太子中舍曹覲死之。封州人素嘗知兵，士卒才百人，不任鬬，又無城隍以守，或勸覲避賊，覲正色叱之曰：吾守臣也，有死而已，敢言避賊者斬。麾都監陳暐引兵迎擊賊，封川令率鄉丁弓手繼進，賊衆數百倍，暐兵敗走，鄉丁亦潰。覲率從卒決戰不勝，被執，賊戒勿殺，捽使拜，且誘之曰：從我得美官，付汝兵柄，以女妻汝。覲不肯拜，且詈曰：人臣惟北面拜天子，我豈從爾苟生耶？幸速殺我。賊猶惜不殺，徙置舟中，覲不食者兩日，探懷中印章授其從卒曰：我且死，若求間道以此上官。賊知其無降意，害之，至死罵賊聲不絕，投其尸于江，時年三十五。 壬戌，智高入康州，知州太子右贊善大夫趙師旦、監押右班殿直馬貴死之。師旦，稹從子也。賊既破邕州，順流東下，師旦使人覘賊，還報曰：諸州守皆棄城走矣。師旦叱曰：汝亦欲吾走耶？乃大索，得諜者三人，斬以徇。而賊已薄城下，師旦止有兵三百，開門迎戰，殺數十人。會暮，賊稍却，師旦語其妻取州印佩之，使負其子以匿，曰：明日賊必大至，吾知不敵，然不可以去，爾留死無益也。遂與貴部士卒固守城。召貴飲，貴不能食，師旦獨飽如平時。至夜，貴臥不安席，師旦即臥內大鼾。遲明，賊攻城愈急，左右請少避，師旦曰：戰死與戮死何如？衆皆曰：願為國家死。至城破，無一人逃者。矢盡，與貴俱還，據堂而坐。智高麾兵鼓譟爭入，會師旦大罵曰：餓獠，朝廷負若何事，乃敢反耶？天子發一校兵，汝無遺類矣。智高怒，并貴害之。 癸亥，智高入端州，知州太常博士丁寶臣棄城。寶臣，晉陵人也。[illegible] 丙寅，儂智高圍廣州。前二日，有告急者，知州仲簡以為妄，囚之，下令曰：有言賊至者斬。以故民不為備。及賊至，始令民入城，民爭以金貝遺閽者求先入，踐死者甚衆，餘皆附賊，賊勢益張。 丁卯，詔制置發運使司、六路轉運司仍舊以公牒往來。先是許元欲獲收羨餘以媚三司，憚諸路不從，請以六路轉運司自隸，皆令具狀申發運司，審詢既白，江西、福建轉運使相繼論列于朝，不能之。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范仲淹以疾求潁州，詔自青州徙，行至徐州卒，贈兵部尚書，謚曰文正。初，仲淹病，帝嘗遣使賜藥存問，既卒，嗟悼者久之，又遣使就問其家。既葬，帝親篆其碑曰褒賢之碑。仲淹內剛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其後雖貴

非實給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宗屬從愛樂善士人多出其門下雖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死之日四方聞者莫不嗟惜爲政忠厚所至有恩邵愛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畫象立生祠及其卒也羌酋數百人爲舉哀於佛寺號之如父齋三日而去　命崇儀使知韶州陳曙領兵討儂智高　朝廷初聞儂智高反詔進奏院不得輒報知制誥呂溱言邊防有警急一方有盜賊宜令諸路聞之共得爲備今欲人不知非計也　六月乙亥起復前衛尉卿余靖爲祕書監知潭州前屯田員外郎直史館楊畋爲廣南西路體量安撫提舉經制賊盜靖及畋各居父喪先是靖與知韶州者結輯衆兵宇甚堡障北強守禦朝廷聞而嘉之又以畋素習蠻事故有是命既即長吏命靖後七日畋爲廣南西路安撫使知桂州後十日畋召至都門外辭以喪服不敢見　上賜以服服御巾入對便殿即日加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而遣之舊紀畋州日夷服畋以起居舍人知諫院日丙戌今并書　甲申徙知濟州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仲簡知荊南朝廷但以簡能守城故有是命不知廣人怨之深也　乙酉祠部員外郎直祕閣判吏部南曹范鎮上書曰陛下制樂以事天地宗廟以揚祖宗之休茲盛德之事也然自下詔以來及今三年有司之論紛然未決蓋由不議其本而爭其末也切惟樂者和氣也發和氣者聲音也聲音之生生於無形故古人以有形之物傳其法俾後人參考之然後無形之聲音得而和氣可道也有形者秬黍也律也尺也龠也鬴也斛也算數也權衡也鍾也磬也是十者必相合而不相戾然後爲得今皆相戾而不合則爲非是矣有形之物非是而欲求無形之聲音和安可得哉今條十者非是之驗惟裁擇焉按詩誕降嘉種維秬維秠

誕降者天降之也許叔重云秬一稃二米又云一秬一米後漢任城縣產秬黍三斛八斗實皆二米史官載之以爲嘉瑞又古人以秬黍爲酒者謂之秬鬯宗廟降神惟用一尊諸侯有功惟賜一卣以明天降之物世不常有而可貴也今秬黍取之民間者動至數斛秠皆一米河東之人謂之黑黍設有真黍以爲取數至多不敢獨貢此秬黍爲非是一也又按先儒皆言律空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容千二百黍積實八百一十分今律空徑三分四釐六毫圍十分三釐八毫是圍九分外大其一分三釐八毫而後容千二百黍除其圍廣則其長止七十六分二釐矣說者謂四釐六毫爲方分古者以竹爲律竹形本圓而今以方分置算此律之爲非是二也又按漢書分寸尺丈引本起黃鍾之長又云九十分黃鍾之長者據千二百黍而言也千二百黍施於量則曰黃鍾之龠施於權衡則曰黃鍾之重施於尺則曰黃鍾之長今遺千二百之數而以百黍爲尺又不起於黃鍾此尺之爲非是三也又按漢書言龠其狀似爵謂爵琖其體正圓故龠當圓徑九分深十分容千二百黍積實八百一十分與律分正同今龠乃方一寸深八分一釐容千二百黍是亦以方分置算此龠之非是四也又按周禮鬴法方尺圓其外深尺容六斗四升方尺者八寸之尺也深尺者十寸之尺也何以知尺有八寸十寸之別按周禮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尺璧羨之制長十寸廣八寸同謂之度尺以爲尺則八寸十寸俱爲尺矣又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八尺者八寸之尺也六尺四寸者十寸之尺也同謂之周尺者是周用八寸十寸尺明矣故知以八寸尺爲鬴之方十寸尺爲鬴之深而容六斗四升千二百八十龠也積實一百二萬

六千八百分今圜方五積千寸此斛之非是五也又按漢書斛法方尺而圜其外容十斗旁有庣焉今所造斛尚在於隋書載其銘曰律嘉量斛方尺而圜其外庣旁九釐五毫冪百六十二寸深尺容一斛今斛方尺深一尺六寸二分此斛之非是六也又按算法圓分謂之徑圍方分謂之方斜所謂徑三圍九方五斜七是也今圓分而以方法算之此算數非是七也又按權衡者起於千二百黍而立法也今之斛其重一鈞聲中黃鍾之斛其重二鈞聲中黃鍾斛之制亦於今有差寸又取其輕重者欲見其聲之法以差其聲也今黍之輕重未真此權衡為非是八也又按鳧氏為鍾大鍾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為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為之厚今無大小薄厚而一以黃鍾為率此鍾之非是九也又按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為一股為二鼓為三參各以其律之長短為法也今亦以黃鍾為率而無長短薄厚之別此磬之非是十也前此者皆有形之物也易見者也使其一不合則不可以為法況十者之皆相戾乎臣固知其無形之聲音不可得而和也請以臣章下有司問黍之二米與一米孰為律之空徑三分與三分四釐六毫孰是律之起亦與之定律孰非龠之圓制與方制孰是龠之方亦圓其外深亦與方亦深為是斛之方亦圓其外庣旁九釐五毫與方亦深亦六寸二分孰是算數之以圓分與方分孰是權衡之重以二米秬黍與一米孰是鍾磬依古法有大小輕重長短薄厚而中律不依古法而中律孰是孰不是定然後制龠合升斗豆斛以校其容受容受合然後下詔以求真黍真黍至然後可以為量為鍾磬量與鍾磬合於律然後可以為樂也今亦律本未定而詳定修制二局工作之費無慮十萬計矣此議者所以云云

也然議者不言有司論議依違不決而顧謂作樂為過舉又言當今宜先政令而禮樂非所急此臣之所大惑也儻使有司合禮樂之論是其所是非其所非陛下親臨決之顧於政令不亦大乎昔漢孝昭議鹽鐵後世傳鹽鐵論今方定雅樂以求廢壞之法而有司之論紛然不著盛德之事後世將何考焉願令有司人人各以經史論議條上合為一書則孰敢不自竭盡以副陛下之意如以臣議為然伏請權罷詳定修制二局俟真黍至然後為樂則必得至當而無事於浮費也詔送詳定所鎮說自謂得古法然集賢校理司馬光數與之論難以為弗合世鮮鍾律之學卒莫辨其是非焉[illegible]

詔諸州軍里正押司錄事已代而令輸錢免役者以違制論先是王廣淵為荊湖南路轉運使率民輸錢免役得緡錢三十萬進羨餘朝廷既降詔獎之而由是諸路競為掊克欲以市恩至使狂不能償所負朝廷知其弊故條約之

丁亥太子太師致仕王德用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鄭州時前相王拱辰嘗遣人問閭閻婦女小兒皆號德用黑王相公德用雖致仕 乾元節上壽契丹使語譯者曰黑王相公乃復起耶 帝聞之遂更付以方鎮

戊化節度使知延州狄青為樞密副使御史中丞王舉正言青出兵伍為樞政本朝所無恐四方輕朝廷左司諫賈黯言國初武臣宿將扶建大業平定列國有忠勳者不可勝數然未有起兵伍登帷幄者今其不可有五四夷聞之有輕中國心不可一也小人無知聞風傾動倖然有跋扈之志搖人心不可二也朝廷大臣將畏恥為伍不可三也不士 祖宗之成規而自比五季衰亂之政不可四也青雖材勇未聞有破敵功失駕御之術亦勸賞之法不可五也御史韓贄亦以為言皆不聽時青面涅

猶存　帝嘗敕青傅藥除字青指其面曰陛下擢臣以功不問門地閥閱臣所以有今日由涅爾願留此以勸軍中不敢奉詔　壬辰秘書丞監郴州稅唐介爲主客員外郎通判潭州　己亥置廣南東西路湖南江西轉運判官各一員　庚子知宿州司門員外郎朱壽隆提點廣南西路刑獄朝廷懲嶺表無備命守城貴州守者度用其人人不堪命壽隆與至州械守送獄奏黜之州人爲立生祠壽隆台符子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九十三之一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九十三之二

仁宗皇帝紀三十之一

皇祐四年秋七月乙巳出內藏庫錢三十萬緡絹十萬疋下河北助糴軍糧至和元年八月可考　丙午命知桂州余靖經制廣南東西路盜賊時諫官賈黯言請及楊畋皆許便宜從事若兩人指蹤不一則下將無所適從又請專制西路若賊東嚮則非靖所統無以使衆不若併付靖經制兩路而靖亦自言賊在東而使臣西非臣志也　上從其言故有是命　樞密院言蠻賊徒黨無慮二萬人日食米五百石非有資其糧食者則勢不可留須法外禁之辛酉詔犯者其首處斬從者配嶺北牢城弁東沒官　初魏瓘築廣州城鑿井蓄水作大弩爲守備及儂智高攻城甚急且斷流水而城堅井飲不竭弩發輒中中輒洞潰賊勢稍屈知英州晉江蘇緘始聞廣州被圍謂其衆曰廣與吾州密邇今城危在旦暮而恬不往救非義也乃晁募壯男合數千人委州印於提點刑獄鮑軻夜行起難上去廣二十里駐兵黃師宓者廣人也陷賊中爲謀主緘使縛其父斬以徇賊聞之喪氣時群不逞皆旁緣爲盜緘捕得六十餘人斬之招懷其驅脅詿誤使復故業者九六千八百餘人城被圍日久戰數不勝賊方舟數百急攻南城番禺縣令蕭注者新俞人也先自圍中出募得海上強壯二千餘人以海船集上流未發會颶風夜起縱火焚賊船煙燄屬天大破之積尸甲如山即日發門諸路援兵及民戶牛酒芻糧相繼入城城中人乃有生意每戰必勝而轉運使王罕亦自外募民兵逆入城益修守備賊知不可拔圍五十七日壬戌解去舜渚遠縣濟江擁婦女作樂而行攻賀州不克遇廣東都監張忠于白田忠戰敗被殺及廣州巡檢董玉康州巡檢

王懿連州巡檢張宿賀州巡檢趙允明監押張全司理參軍
鄧昊皆沒先是緘與洪州都監蔡保恭以兵八千人據險邀
村拒賊歸路曾中自京師奏律而將之臨戰謂其下曰我十
年前一健兒以戰功爲團練使爾曹勉之於是不介馬而前
先鋒遇賊奔走手拉賊帥二人馬陷淖不能奮遂中標槍死
甲子廣東鈐轄張忠與賊戰于路田兵敗死惠州巡檢湯達南
安軍巡檢邵餘慶權宜融州巡檢楊昌路捉賊王興長用
和皆沒[illegible] 辛未
三司言開封府諸縣第四等以上戶歲供市草三百萬束請
以登萊州端布折價千三百六十沂州疋布千一百 上謂
輔臣曰價太高則恐傷民宜減端布爲千二百疋布千錢
考功議上故司空致仕張齊賢謚曰文定右僕射陳堯叟謚
曰文忠太子太傅致仕辛仲甫謚曰康節贈吏部尚書溫仲
三十 六十二之三 二 令六
舒謚曰恭肅贈戶部尚書錢若水謚曰宣靖贈刑部尚書宋
湜謚曰[illegible]右屯衛上將軍王嗣宗謚曰景莊威塞節度使
馮守信謚曰勤威自祭贊而下皆 祖宗舊臣已葬而未謚
其家請之 八月丁亥衛尉寺丞監新淦縣稅丘濬爲著書
滁州判官事初濬嘗作詩刺譏時事謫官久之至是淮南安
撫陳旭湖北提點刑獄祖無擇表薦之 上曰濬無雅行唯
以口舌動人今旭等稱其才無乃長浮薄輔臣等言濬所坐
已更赦宜使自新故因從之 揚畋既趨嶺南又奏請刪
定行軍約束及賞罰格頒下并置檢法官[illegible]諭畋曰
智高乘飆縱掠發二廣之民日僕官軍故委禦節制以殄
賊爲期臨機[illegible]中覆今甲兵大集不能度形勢一舉
撲滅乃奏請頒格令置檢法官此豈萬速計耶賊或順風下
海掠瓊管及海南諸州厚守戍則兵不足無備則寇來之如能
斷則不以日月淹速計也 乙酉降廣南東路轉運使
僉書部員外郎王罕爲主客員外郎監信州酒初罕往潮州議
鹽事聞智高圍廣州即領兵還入城爲守禦備其城所以得
不陷者罕有力焉而朝廷未知也提點刑獄鮑軻自英州挈
其孥欲過嶺北至雄州知州蕭勃留之乃日具奏且奏召罕
至雄州計事罕不來諫官李兊遂劾罕怯懦避賊端居廣州
朝廷亦以罕奏不時達故及於責[illegible] 丙戌
贈張忠爲感德節度使錄其父率府副率致仕餘慶爲左監
門衛大將軍賜第一區給半俸終其身別賜銀四百兩絹四
百布二百錢三百千封母賈氏爲河內郡夫人弟下班殿侍
悠還右班殿直閤門祗候官其子永壽永吉永德及其壻劉
鎛凡四人封長女爲清河縣君 丁亥以蕭注爲禮賓副使
仍權發遣番禺縣事 戊子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
三千 九二三之二 三
吏部尚書知汝州吳育爲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守御史臺
育固稱疾求居散地故也育初乞盡落學士之職只守本官
權領留臺 上曰聞育以力學損心得疾且育文行可爲人
師表方欲召歸講席顧聞而亟有此請宜特從之又曰若止
守本官則俸入差減可特授集賢院學士以就全俸宰臣等
對曰陛下知育之深待育之厚足以勵孤陋遠浮之輩天下
聞者既不識勸留臺舊不領民事時張堯佐判河陽民訟久
不決者多詣育育爲辨曲直判書狀尾堯佐畏以奉行[illegible]
[illegible] 詔廣南有捕獲儂智高者授正刺史賞
錢三千緡絹二千疋捕獲智高母授諸司副使錢三千緡絹二
千疋獲黃師宓黃瑋授東頭供奉官錢一千緡 鄜州兵廣
銳振武二指揮戍延州聞其家被水災詣副部署王興求還
不能得乃相率逃歸至鄜家人無在者於是聚謀爲盜州人

震怒知州薛向遣親吏諭之曰冒法以救父母妻子乃人之
常情而不聽汝歸偶武帥不知變之過爾汝聽吾言亟歸收
親屬之尸貸汝擅還之罪不聽吾言汝無噍類矣衆徑入仆
庭下泣謝境內以安經略轉運司言其狀　上嘉歎之　辛
卯改新知秦州孫沔爲荊湖南路江南西路安撫使內園使
陵州團練使入內押班石全彬副之沔初入見　帝以秦州事
勉之對曰臣雖老然秦州不足煩聖慮陛下當以湖南爲憂
也臣觀賊勢方張官軍朝夕當有敗奏既而聞張忠死蔣偕
敗　帝諭執政曰南事誠如沔料宰相龐籍因奏遣沔行故
有是命仍許沔便宜從事沔以南方兵連爲賊所破氣懾不
可用請益發騎兵且增選偏裨二十人求武庫精甲五千參
知政事梁適折沔曰毋張皇沔曰前日惟無備故至此今指
期滅賊非可以徼倖乃欲示鎮靜耶夫實備不至而貌爲鎮
靜危亡之道也居二日促行才與兵七百沔憂賊度嶺而北
乃檄湖南江西曰大兵且至其具治營壘多具燕犒賊疑不
敢北侵沔行至鼎州復有詔加廣南東西路安撫使　知英
州秘書丞蘇緘爲供備庫使初廣州以賊遽至不及清野故
賊得肆略後緘知賊將走分兵趨村渡扼其歸路布樵木巨
石幾四十里賊至果不得前遂繞數會入沙頭渡江由清
遠縣道連賀州西歸摧傷者極多緘盡得賊所略去物　九
月甲辰詔今後文武臣僚每遇　乾元節合奏得親屬者除
恭謝親依舊外大功親依遇郊禮許奏一名小功已下再遇郊
禮許奏一名其每遇郊禮合奏得親屬者除子孫依舊外其
餘恭謝親依再遇郊禮許奏一名其大功已下三遇郊禮許奏
一名從御史中丞王舉正與兩制臺諫等所定奏也此以會要增入
[illegible]二年八月奏[illegible]　詔文武官所犯贓私罪杖以下增一

年徒以上二年雖犯杖而情重者奏聽裁贓罪杖以下增二
年徒以上三年　戊申儂智高殺廣南鈐轄蔣偕于賀州太
平場莊宅副使何宗古右侍禁張達三班奉職唐覲皆沒偕
始受命討賊馳驛十七日至廣州城下入城揖州官未定
數知州仲簡曰君留兵自守不能襲賊又縱部兵掠平民以幸
賞可斬也簡曰安有團練使欲斬侍從官偕叱曰斬諸侯劍在
吾手何論侍從左右解之乃止及賊去廣州楊畋檄偕焚儲
糧退保韶州軍次賀州賊夜入其營襲殺之偕舉動輕肆至
坐此敗　山東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賈昌朝除母喪乙
卯召赴邇英閣講乾卦　帝曰將相侍講天下盛事昌朝稽
首謝畢因奏曰乾之上九稱亢龍有悔悔者凶災之萌爻
在亢極必有凶災不即言凶而言悔者以悔有可凶可吉之
義若修德則免悔而獲吉故但言悔用九見群龍無首吉者
聖人用剛健之德乃可決萬務當天下久盛之時不可以爲然
亢而過剛又不能久惟聖人外以剛健決事內以謙柔接物
不敢自矜爲天下首乃獲吉也手詔褒答仍以所陳其事付
史館并命昌朝判許州將行詔講讀官餞于資善堂賜詩[illegible]
[illegible]　丙辰降廣南東西
路體量安撫經制盜賊起居舍人直史館同知諫院楊畋知
鄂州落知諫院同體量安撫經制盜賊西上閤門副使曹脩
爲荊南鈐轄廣南東路鈐轄兼捉殺蠻賊宮苑使韶州團練
使蔣偕爲潭州都監初畋與偕聞智高徙軍沙頭將濟江即
命偕棄英州焚儲糧及召內殿承制丁寶參宗閔西頭供奉
官閤門祗候王從政退保韶州仍移文御史臺及諫院故并
責之時偕死既九日矣從政開封人也　馬步軍副都指揮
使雄州觀察使周美卒車駕臨奠贈輟視朝一日贈忠武節度

使諡忠毅自陝西用兵諸將多不利美前後十餘戰平族帳二百焚寨二十四招種落内附者十一族復故城堡甚衆所得俸祿皆輒以分其戲下有餘悉以饗將士及死家無餘貲

丁巳命知桂州余靖提舉廣南東路兵甲經制賊盗　己未贈嶺南諸州死事者官有差知封州曹覲爲太常少卿知康州趙師旦爲光祿少卿覲妻劉避賊死於林峒追封彭城郡加賜冠帔官其子四人追贈覲父修古工部侍郎修古妻陳潁川郡君師旦母長安縣君王賜冠帔錄其子弟并從子三人妻王生女方數日遇賊棄草中後三日取之猶存始師旦嘗知江山縣斷治出已當於民心而吏不能得民一錢棄物道上無敢取及是喪過江山江山之人迎哭祭於路絡繹數百里不絶康州人立廟祭之及田瑜安撫廣南亦爲覲立廟封州　庚申儂智高破昭州知州柳應辰棄城　洛苑使廣西鈐轄王正倫與賊鬭于館門驛死之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王從政三班奉職徐守一借職文海皆被害州之山有數穴可容數百人民聞賊至走匿其中悉爲賊所焚賊始至從政罵賊不絶以至以湯沃之終不屈而死　辛酉太常博士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韓絳爲右正言　上面諭曰朕所選用凡所言事不宜沽激當存朝廷事體務可行毋使朕爲不聽諫者絳前使江南所省減財力賑救全活十數事劾爲五則以均衡前役斥陂湖利奪其鋼者予貧民饒信州遷監趣發運司以時輸送管州守燕晡不法收以付獄州人雖賀使還稱旨故有是命　癸亥詔外官有所陳事並附遞聞朝廷毋得申御史臺時州郡多以狀申御史臺發其緘奏而後行之　揚畋專脩經制盜賊事既無功改命孫沔及余靖等　上猶以爲憂或言智高欲得邕桂七州節度使即降樞密副使梁適曰若爾二廣非朝廷有矣　上問宰相龐籍誰可將者籍薦樞密副使狄青青亦上表請行翌日入對自言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騎數百益以禁兵羈賊首致闕下　上壯其言庚午改宣徽南院使荊湖南北路宣撫使提舉廣南東西路經制盜賊事初欲用入内都知任守忠爲青副諫官李兑言唐失其政以宦者觀軍容致主將掣肘是不足法遂罷守忠冬十月甲戌殿中丞胡瑗落致仕爲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同議大樂　丙子詔鄜延環慶涇原路擇番落廣銳軍曾經戰鬭者各五千人仍逐路遣使臣一員押赴廣南行營從狄青之請也青言賊便於乘高履險步兵力不能抗故每戰必敗願得西邊蕃落兵自從或謂南方非騎兵所宜樞密使高若訥言蕃落善射耐艱苦上下山如平地當瘴未發時疾驅破之必勝之道也青卒用騎兵破賊　丁丑儂智高入賓州知州國子　博士程東美棄城　乙卯降空名宣頭劄子各一百道錦襖子金銀帶各二百下狄青以備賞軍功　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仲簡落職知筠州　庚辰狄青辭置酒垂拱殿青既行　上謂輔臣曰青有威名賊必畏其來左右使令非親信不可雖飲食臥起皆宜防竊發因馳使以戒之　辛巳内降手詔付狄青應從賊在山林者速招之使散其衆賊勢爲窮非殺人及賊所脅從能逃歸者並釋其罪已嘗刺面令取字給公憑自便若爲人所殺而冒稱賊首級令識驗給錢米明之其被焚劫催免戶下差役見役仍賞與役使蓄積全居凡城壁嘗經焚毀若初無城及雖有城而不固並加完築器甲朽弊不可用者悉治之右正言韓絳言狄青武人不可獨任　帝以問龐籍籍曰青起行伍若用文臣副之必爲所制而號令不專不如不遣乃詔責

嶺南佐官皆禀青節制若孫沔余靖分路討擊亦各聽沔等指
揮　甲申儂智高復入邕州知州禮賓使宋克隆棄城克隆
承賊殘破之後不能營葺守備頗縱士卒下諸山寨殺逃民
詐爲獲賊一級賞錢十千又詐給親兵帖以爲嘗有功及智高
再至克隆無以禦賊遂遁去　丁亥詔曰比諸路飢疫相仍
朕念徭賦科調之煩百姓未獲休息閭巷疾苦或不得聞轉
運提點刑獄親民之官其思所以救恤之術條列以聞　庚
寅　上謂輔臣曰比日上封言政事得失者少豈非言路壅
塞所致乎其下閤門通進銀臺司登聞理檢院進奏院自今
州縣奏請及臣僚表疏毋得輒有阻留　辛卯詔三司凡公
下諸路科調若不先期而暴率之則恐物價翔貴爲重傷民
其約民力所堪預令輸送若府庫有備則勿復收市　壬辰
樞密副使王堯臣言請析廣西宜容邕等州爲三路以融柳
三四之　九一三八二　八　三
象隸宜州白高竇雷化鬱林儀藤梧龔瓊崖隸容州欽賓橫
潯貴隸邕州其三州並選武臣爲安撫都監兼知州事以統
支郡若蠻人入寇即三路率支郡併力掩擊之知桂州以兩
制以上仍帶經略安撫使以統制三路鈐轄二員迭戍於邕
州仍置走馬承受二員季入奏事　詔募澄海忠敢雄略等軍
以足舊數四千人屯邕州二千人屯宜州千人屯賓州五百
人屯貴州廣西江南湖南益以北兵歲一替月給添支錢三
百給鞋錢千荊湖南北廣東西路兵即一歲一代之運全永
道二州米以饋軍食其城壁之制當高二丈廣八尺令本路
轉運使判官提舉修築官吏有能守城壁廨宇營舍倉庫及
招復戶口者計其功遷一官其左右江巡檢及管界巡檢寨
主與指使一員兵三百人常閱之詔狄青詳酌青以爲便遂
施行　甲午詔比有軍卒邀車駕進狀而衛士失呵止者其

貸之　上初幸景靈宮既登輦因令戒衛士今歲天下舉人
皆集京師如有投訴者勿呵止之及軍卒進狀衛士亦不之
禁有司欲論罪　上具以其事語輔臣而貸之　十一月壬
寅朔日有食之　甲辰詔司天監翰林天文院以唐戊寅麟
德大衍五紀正元觀象宣明崇天八曆及　皇朝應天乾元
儀天崇天四曆算此月太陰貞食及時辰分野各具兩本以
聞仍命知制誥王洙及編修唐書官劉羲叟參定以司天監
言此月十五日太陰當食也明年二月洙言據司天監李用
晦等稱十一月望月食十分七曆並同復圓在晝不辨限刻
推驗起虧時刻內宣明算在丑正二刻儀天在丑正三刻應
天乾元觀象二刻崇天大衍景福寅初三刻而其夜食寅初四刻惟
大衍景福相近然景福算景祐三年四月朔日食二分強而
崇天乾元宣明不食後果不食大衍曆算唐開元十二年七
五〇　七三〇二　八
月戊午朔日食八分半十三年十二月庚戌朔日食十五分
之十三至是皆不食所以一行大衍曆議云假令理曆者因
開元二食曲變交限以就之則所協甚少所失甚多用晦等
亦不敢指定大衍景福爲密伏緣曆算日月交食諸曆互有
親疎不可常爲準的蓋日月動物豈不少有盈縮亦變常不
定曆象必無全密所謂天道遠而人道邇古來撰曆名賢如
太史公落下閎劉歆張衡杜預劉焯李淳風僧一行等尚不
能窮究況用晦等淺學止依古法推步難爲指定日月所食
疎密又據羲叟言古聖人曆象之意止於恭授人時雖則預
考交會不必脗合辰刻故有修德救食之理天道神變理非
可盡設謂必可盡術則先儒不容自爲疎闊又大衍等七曆
所差不多未敢大同而小異亦是遞相因循其除積累漸失
至今且辰刻更無可推據刻漏或微有遲速未必獨是曆差按

唐曆志日月食既有起訖早晚亦或變常進退於其間[illegible]
十三刻半內候之今止差三刻或是天道變常未為乖[illegible]
一行於開元中治曆以大衍及李淳風麟德劉焯皇極[illegible]
校日食三十七事大衍課第一所中纔二十三麟德得五皇
極得十如一行聰明博達時謂聖人官考古今尚未能盡[illegible]
淳風輩益以疏遠況聖朝崇天曆法頒用逾三十年誕布[illegible]
內熟民耳目方將施行無窮其所差無幾不可偶緣天變輒
議改移詰其本原蓋亦出於大衍其景福曆行於唐季非治
世之法不可循用詔仍用崇天曆法　先是兵部員外郎知
制誥何中立為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諫官御史皆言中立
非治邊才己酉改知慶州中立奏曰臣不堪於秦則不堪於
慶矣願守汝不報戍卒有告大校受贓者中立曰是必挾他
怨也鞭告者竄之或謂曰貸姦可乎中立曰部曲得持短長
以制其上則人不安矣　癸丑都官員外郎郭申錫為侍御
史申錫常知博州戍兵出巡有[illegible]衆為亂者申錫戮一人
黥二人乃定奏至　上謂執政曰申錫小官臨事如此豈易
得也京東盜執濮州通判井淵詔移申錫知濮州至未閱月
凶黨悉獲申錫大名人也　庚申賜故參知政事蔡齊謚文
所建佛祠曰寶嚴初齊母張氏請賜而中書以為無例　上
特賜之因謂輔臣曰朕臨御以來命參知政事多矣其間忠
純可紀者蔡齊魯宗道薛奎而已宰臣如王曾張知白皆履
行忠信雖時有小失而終無大過李迪之心亦忠朴自守但
言多輕發爾龐籍等對曰才難自古然也　上復曰朕記其
大不記其小然皆近世名臣也　詔知廣州魏瓘廣東轉運
使元絳凡守禦之備無得苟且為之若民不暇其勞則不能以
久安其廣州城池當募蕃漢豪戶及丁壯併力修完若無捍
敵之計但習水戰寇至而鬪乃非守策時儂智高累據邕州
日採木造舟揚言復趨廣州也　諫官韓絳言發運使舊例
雖嘗入奏不聞逐次改官今乞每歲更不許赴京奏事只差
一人附奏年額足數詔發運使自今押米運至京城外更不
朝見（抄傳會要輯）　十二月壬申朔廣西鈐轄陳曙擊儂智高
兵敗于金城驛東頭供奉官王承吉白州長吏徐噩死之曙
素無威令既與賊遇士卒猶聚博營中使承吉將宜州忠敢
兵五百為先鋒會卒被甲以前遂致覆軍　丁丑樞密直學
士給事中程戡為端明殿學士知益州初[illegible]知[illegible]擇蜀李順
起為盜歲皆在甲午或言明年甲午蜀且有變　上謂宰相
龐籍曰朕擇重望之臣以鎮撫西南莫如戡者遂再使守蜀
且謂籍曰戡還當置之二府可預告之籍曰陛下面諭戡則
可臣不敢私與戡言也戡卒不知他日　上果面諭戡戡謝
曰亡狀蒙陛下委任其敢輒辭而後行前守蜀者多以嫌不
治城戡獨修築之（[illegible]）
壬午詔殿侍換文資者試詩賦各一道或通一經問義十道
以六通為合格仍令判禮部與國子監官同考試之　戊子
知桂州余靖言交阯令歲當入貢屬儂智高道阻不通累移
文乞會兵討賊而朝廷久未報觀其要約甚誠欲未能爽滅
賊當亦可使盡相離貳已於邕欽州備萬人糧以待之詔亦
給緡錢二萬助兵費候賊平後賞緡錢三萬始朝廷不聽交
阯出兵靖言智高交阯叛者宜聽出兵毋阻其善意今不聽
必忿而反助智高因以便宜許之朝廷從其請已而狄青奏
李德政聲言將步兵五萬騎一千赴援此非情實且假兵于
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橫蹂二廣力不能討乃假
蠻夷兵蠻夷貪得忘義因而啟亂何以禦之願罷交阯兵勿

用日微時無角公征使朝廷卒用青討策人亦服青有遠略
云　己丑雪初　上以徧充責躬減膳見輔臣則憂形於
色龐籍等因言臣等不能燮理陰陽乃上煩聖慮願守散秩
避賢路　上曰是朕誠不能感天而惠不能及民非卿等之過
也是夕乃得雪　庚寅賜喜雪宴于中書壬辰兩府及侍臣
觀新樂于紫宸殿凡鑄鍾十二黃鍾高二尺二寸半于廣一
尺二寸鼓六鉦四舞六甬衡并旋蟲共高八寸四分遂徑二
寸二分深一寸二至篆帶每面縱者四橫者四枚景俠鼓舉
舞每面各有九每面共三十六兩欒間一尺四寸容九斗九
升五合重一百六斤大呂以下十一鍾並與黃鍾同制而兩
欒間遞減半分至應鍾容九斗三升五合而其重加至應鍾
一百四十八斤並中新制本律特磬十二黃鍾大呂股長
二尺博一尺鼓三尺博六寸九分之六絃三尺七寸五分大蔟以
下股長尺八寸博九寸鼓二尺七寸博六寸絃三尺三寸七
分半其聲各中本律黃鍾厚二寸一分大呂以下遞加其厚
至應鍾厚三寸五分詔以其圖送中書議者以為周禮大鍾
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為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為之
厚則是大鍾宜厚小鍾宜薄今大鍾重一百六斤小鍾乃重
一百四十八斤則小鍾厚非也又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
博為一股為二鼓為三參分其股博去其一以為鼓博三分
其鼓博以其一為之厚今磬無博厚無長短亦非也（[illegible]）
（李鎮六月乙酉所上書略同[illegible]）
先是邇英閣講尚書無逸　帝
曰朕深知享國之君宜戒逸豫楊安國言舊有無逸圖請列
于屏間　帝曰朕不欲坐席背聖人之言當別書置之左方
因命丁度取孝經之天子孝治聖治廣要道四章對為右圖
乃令　王洙書無逸知制誥蔡襄書孝經又命翰林學士曾公亮
王拱辰為二圖序而襄書之　甲午洙襄皆以所書來上
庚子諫官韓絳因對而言曰天子之柄不可移事當間出睿
斷　上曰朕固不憚自有處分所慮未中於禮而有司奉行
則其害已加乎人故每欲先盡大臣之慮而後行之絳又言
林獻可遺其子以書抵臣多斥中外大臣過失臣敢不以聞
上曰朕不欲留中恐開陰訐之路第持歸焚之（[illegible]）
（[illegible]）河北頻軍自　太宗朝置緣邊戰棹
巡檢司屢督七年夏竦建議與正兵參戍八年以兵冗多廢
云者權益正兵代其闕額是歲權放業農候歲豐如故日後遂不
復補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九十三之二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九十四之一

仁宗皇帝紀三十一之一

嘉祐五年春正月壬寅朔御大慶殿受朝初連日陰晦至是天氣澄霽契丹使人在廷下竊相語曰其聖德所感歟丁未詔廣南西路轉運司移文比交趾助兵從狄青之請也狄青[illegible]余靖所將之兵自桂州次賓州青以張忠蔣偕皆輕[illegible]軍聲大沮前戒諸將無得妄與賊鬪聽吾所為陳曙獨有功乘青未至以步卒八千犯賊潰于崑崙關其下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己酉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二人按所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愕然靖嘗遣曙出戰因離席而拜曰曙失律亦靖節制之罪青曰舍人文臣軍旅之責非所任也諸將皆股栗　詔廣南東西湖南江西路新置轉運判官四員蓋緣嶺表用兵均漕輓之勞非久制也俟在任滿三年且逐人勞績取旨罷不復置尋又詔轉運判官每因巡歷除本司牒委及依例點檢刑獄錢穀盜賊等事外如有勞資利害及舉劾移易官員並與轉運使副共施行（[illegible]）庚戌詔館閣官已嘗為知州者自今與提點刑獄　又詔四川去朝廷遠州縣官吏如有貪濫苛刻庸懦疾病以害民妨務者其令轉運提點刑獄司體量以聞　辛亥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尚書右丞丁度卒是日旬休上燕射臨奠贈吏部尚書諡文簡度性純質不為威儀居一室十餘年左右無姬侍嘗語諸子曰王旦為宰相十五年卒之日子猶為布衣汝曹宜自力吾不復有請矣　丁巳會靈觀火道士飲酒殿廡既醉而火發存守神像悉被焚獨三聖御容得存乃詔權奉安于景靈宮諫官賈黯言天意所欲

廢當罷化者歸旅守衛者罪以示懲勸惟懷省之意　秋青既發陳曙乃按軍不動更令調十日糧衆莫測賊覘者還以爲軍未即進也翌日遂進軍青將前陣孫沔將次陣余靖將後陣夕次崑崙關詰明整大將旗鼓諸將環立帳前待令乃發而青已微服與先鋒度關趣諸將會食關外即歸仁鋪爲陣戊午賊悉其衆列三銳陣以拒官軍執大盾標槍衣絳望之如火及戰前軍稍却右將軍開封孫節死之（[illegible]）賊氣銳甚沔等懼失色青起自執白旗麾蕃落騎兵張左右翼出賊後交擊左者右右者左已而右者復左左者復右賊衆不知所爲大敗走偽智高復趣邕州王師追奔五十里捕斬二千二百級其黨黄師宓偽建中智忠并偽官屬死者五十七人生擒賊首五百餘人智高夜縱火燒城遁由合江入大理國逸明青按兵入城獲金帛巨萬雜畜數千招復老壯七千二百嘗爲賊所俘脅者慰遣使歸梟師宓等首于邕州城下得尸五千三百四十一築京觀于城北偶得有賊尸衣金龍衣衆以爲智高已死欲具奏青曰安知非詐耶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青始至邕州會瘴霧昏塞或謂賊毒水上流士卒飲者多死青甚憂之一夕有泉湧寨下汲之甘衆遂以濟智高自起至平幾一年暴踐一方如行無人之境吏民不勝其毒先是謡曰農家種糴家收而智高爲青所破皆如其謡　戰於歸仁也右班殿直張玉爲先鋒如京副使賈逵將左西京左藏庫副使孫節將右既陣青按令曰不待令而舉者斬及節搏賊死山下逵私念所部忠敢澄海皆士兵數困而心懾易動苟待令必爲賊所薄且兵法先據高者勝乃引軍疾趨山立始定而賊至逵揮衆而下揮劍大呼斷賊陣爲二玉以先鋒突出陣前而青麾蕃落騎兵出賊後賊遂大潰逵乃詣青帳下請罪青拊逵背曰違令而勝權也何罪之有王保定人逵眞定城人也

壬戌觀文殿學士吏部侍郎知定州韓琦爲武康節度使知并州徙判并州李昭亮判成德軍宋祁知定州琦至并州首罷昭亮所與不急之役奏逐走馬承受廖浩然浩然宦者怙勢嘗誣奏昭亮昭亮所以敗浩然力也琦言臣孰察浩然所奏多不實朝廷近差侍禁馮靖同承受浩然忌其廉累奏名奏納亦移靖他路既誣逐一大帥又望風誣逐一同職官朝廷略不辨證皆從其請官吏皆憂懼不安且浩然性貪恣不法狀甚多願召還使保全不然臣將行法矣　上俾浩然代歸勅本省鞭之　祁在成德請弛河東陝西馬禁聽蕃漢民閑自相貿易民養馬者勿升戶等又請復唐馱幕之制居三月徙定州又上言天下根本在河北河北根本在鎮定以其扼賊衝爲國門戶且契丹搖尾五十年習不畏人狼態狗心不能無動今誠驕亟汲欲肆噬者惟定與鎮二軍不戰則持深趙邢洺貝脆獷虛血吻替進無所顧臣所以日夜深計者以爲欲兵之彊莫如多穀與財欲士訓練莫如善將欲人樂鬥莫如賞重而罰嚴欲賊顧望不敢前莫如使鎮重而定彊夫耻怯尚勇好論事甘得而忘死河北之人殆天性然　陛下少留之不安不戰以欲戰之士不得善將雖鬥猶負無穀無財雖鎮金城定湯堡勢必輕今朝廷擇將練卒制財粮反以陝西河東爲先河北爲後非計也夫西賊兵銳士寡不能深入河東天險虜憚爲寇惟河北不然失長城之防自薊而南直視千里賊鼓而前如莞衽上行故曰謀契丹患不得不先河北謀河北捨定與鎮無可議矣故臣願先入穀鎮定鎮

定已，而河入殺前州列將在陝西河東有功狀者付鎮定
駐劄入陝，只平馬益少，臣請多用步兵。夫關然聚，雷然去，交斧
颭駐抄後掠前，此馬之長也。彊弩巨梃長槍利刀，什什相聯
伍伍相逢，入以薄戰，此步之長也。臣料朝廷與虜相攻，必不
深入窮追，敺而去之，及境則止。然則不待馬而步可用矣。臣
請損馬而益步，敵馬少則驍精，步多則鬬健，我能用步，所以
雖契丹多馬，無所用之。夫鎮定一體也。自 先帝以來，爲一
道帥，事而兵不分，故定遇其胷則鎮拊其背，勢自然爾。今判
而爲二，其驍頭有害者。此寨山川要險之地，裂而有之。平時
號令文移不能一，賊脫叩營，兵則彼此不相謀，誰肯任責。即
臣請合鎮定爲一路，擇以將相大臣領之，無事時以鎮爲治
所，有事則遷治定，指授諸將，權一而責有歸，上無苟且之意，
策之上也。惟 陛下當安思危，熟計所長，以待事至而後圖

之，殆矣。河東馬彊士習戰，號突與鎮定若表裏，然東下井陘
不百里入鎮定矣。賊若深走，以河東徒馬佐鎮定兵，掎其怯
若歸，若爲州郡，萬全此二可也。臣聞事切於用者，不可以文，
臣所論件目繁碎，要待刀筆吏委曲可曉，臣已使俗言之，願
別上。擇將爲州一封，乞下樞密院三司財制之臣。一書生不
知軍旅事，偶有所見，不敢隱，特以受大恩，思報也。恐議者
過聽，有可疑者，再乞下臣，令悉意條陳，然後施行。又上御戎
論七篇。命知制誥王洙修纂地理書。二月丙子，上謂
輔臣：狄青已破賊立功，將士宜速議賞，緩則不足以勸。因言
朕嘗觀 太祖雄材大略，然多論唐莊宗亦豪傑，行兵用
師，動無失策，及即位，消磨撫御，賞罰不時，此二主者特將帥
之才而無人君之量，惧哉。初，殿中丞通判滁州王靖言 太
祖會皋用事于滁州， 太宗下劉繼元于并州， 真宗御契

丹于澶州，是三州皆有行宮，以將遺烈，今乃以芻秣與户工
錢三十萬，僅給守視，其欲奉安，使權奉安于常所，請擬從依
南京等諸殿行酌獻之禮，從之。未宗徽南院使、彰信節度使狄
青爲護國節度使、樞密副使，依前宣徽南院使。初，捷書
至，上大喜，出嘗相龐籍曰：青破賊，卿抗議之力也。遂欲擢
青樞密使、同平章事，籍以爲不可，力爭之，乃罷。[illegible]
詔太常寺置丞一員，以近上知禮院官兼之，專檢視樂器。選
省貴郎中、田況外郎、判… 校理、同知禮院馮諧兼本寺
丞。初，侍御史吳秘言：四郊壇壝外，以之內多被侵耕，壇陛頹
圮，其有作袞改(?)溜水不通道路，或刺材木以供薪爨，太常
寺樂器，所掌積歲之下，全無主職之嚴，非聖朝崇禮之本
意也。臣以本寺之職，惟大理有正貳而他皆兼領，望 明之
代，惟重刑法而輕禮樂也。今請選左一人兼丞專任其事，仍
以修補，仍于秩滿以聞，不者坐之。從秘言也，太常有丞自此始也。
[illegible]
[illegible]
解[illegible]
路安撫使、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孫沔知杭州，給事中
爲給事中，仍留邕州經制餘寇，俟處置畢，乃還桂州。狄
青之催南也，何以破賊，沔曰使賊出上計，攻其有發，則
嘗欲歸之據邕州，以拒我師，猶爲中計；若恃勝求戰，此爲下策耳。然
賊有輕我心，必出下計。將戰，會聞已而果然。沔與青夜謀帳中
書判推青自行之，責沔附賊者數百人，…
數百人，今…
制長刀…
兵破賊，皆…

刀斧雜往往搏戰陣乃破入皆謂不及也　廣南東西湖南
江西路安撫副使入內押班內園使陵州團練使石全彬領
綿州防禦使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狄諮為西染院副使兼
閤門通事舍人右侍禁狄詠為閤門祗候諮詠皆青之子也
詔學士院撰祭文以祭沒陣軍校仍同為文祭孫節　賜狄
青敦教坊第一區　戊子詔文武官遇南郊得奏蔭子孫而
年老無子孫者聽奏蔭親一人從知諫院李兌所請也　貸
知邕州禮賓使宋克隆死除名杖脊刺配沙門島溪洞都巡
檢東頭供奉官同修城劉莊除名杖脊刺配福建牢城宜州
推官權通判王方羅山縣主簿權推官楊德言並除名免杖
刺配湖南本城永不錄用坐儂賊再至棄城也斷勑既下并
日大雨雹　上忌遣勑追勑已不及人亦頗閔之　乙未詔
大宗正司宗室有能習詩賦文詞者以名聞後二日又詔通
經者差官試驗其尊尚華藻不留意典籍也　贈荊湖北
路都監西京左藏庫副使孫節為忠武軍留後封其妻王氏
為仁壽郡君賜冠帔官其子二人從子二人給諸司副使俸
終喪　二月庚戌右龍武大將軍克悚上擬試詩賦論十
卷且請隨舉人赴殿試　上曰宗子好學亦朝廷美事也令
學士院召試已三題既中等遷左衛大將軍　古渭州距秦州
三百里經啞兒峽邊臣患羌欲城之而朝廷艱於饋餉不許陝
西轉運使范祥既以解鹽通商驟加擢用狃於功利張昪未
至祥權領州事不謀於衆遽請修築未得報輒自興役蕃部
驚擾青唐族羌攻破廣吳嶺堡圍啞兒峽寨殺官軍千餘人
辛酉御崇政殿賜進士鄭獬等二百人及第一百五十出身
一百七十人同出身獬安陸人也　壬戌賜諸科五百二十
二人及第出身　癸亥幸萬壽觀辭　三聖御容　甲子奉

安　太祖於滁州天慶觀端命殿　太宗於并州資聖院
平殿　真宗於澶州開福院信武殿各以輔臣為迎奉使　上
具儀仗導至近郊內侍奉至奉安所并州外其後
宰輔臣曰并州言四月二十二日奉安　太宗御容以平
晉記衆上嘉紀太平興國四年征討之後是時車駕亦以四
月二十二日至太原城下何其異也　丙寅賜特奏名進士
六十五人諸科四百三十人廣南特奏名六百九十一人出
身及試銜大學長史　夏四月庚午朔陝西轉運使度支員
外郎范祥為屯田員外郎坐擅興古渭之役也議者謂青唐
大擾　命陝西轉運使李參兼制置解鹽代范祥也時參為
陝西轉運使凡五年矣　自軍興諸路經略司
各賚三司錢以佐軍謂之隨軍錢軍罷仍貸參權要州錢芻
待次食為未償參發其事又庫兵多而食苦不足參
視民闕乏時令自隱度穀麥之入預貸以官錢穀麥熟則償
謂之青苗錢數年兵食常有餘其後青苗法蓋取諸此朝廷
患入中芻粟增價參請飛錢于邊郡以下估糴權罷入中
以參之法省費錢以千萬計　壬申狄青還朝宣德門拱
殿　庚寅御崇政殿閱狄青令蕃落騎兵布陣如歸仁鋪破賊之勢
觀其趨避擊刺者十餘人以拱聖為三百補其闕都大提舉
教閱陣法右班殿直張玉遷內殿承制　樞密直學士給事
中孫沔還自荊南　帝問勞解所服御帶賜之　壬午命知
杭州沔自請也　庚寅詔毋得運用　太宗　真宗舊名
甲午命參知政事劉沆沈遘詳議大樂　乙未詳定大樂所
言知制誥王洙奏黃鍾為宮最尊者但聲有尊卑爾不必在
其形體也今鍾磬依律數為大小之制者經典無正文惟鄭
康成立意言之亦自云假設之法孔穎達作疏因而述之據

歷代史籍亦無鎛磬依數大小之說止若康成消注等即非古
自制作樂器至如言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
八寸是磬有大小之制者據此黃鍾為律乃自依此法然黃
鍾特磬者亦須依鍾律聲若隨律長短為鍾磬大小之制則
黃鍾長二尺二寸半減至應鍾則形制大小比黃鍾才四分
之一又凡十一月以無射應鍾為宮即黃鍾大呂反為商聲
宮小而商大是君弱臣強之象今參酌其鎛鐘特磬制度欲
且各依律數算定長短大小容受數仍以皇祐中黍尺為法
鑄大呂應鍾鎛鐘磬各一聽見形制聲韻所歸奏可　丁酉邇
英閣講書因命侍御僕從閨匯正人　帝曰君臣之際必誠
意相通而後治道成楊安國對曰　陛下聰明文思從諫弗
咈如水之赴下視群臣若僚友自古盛王未之有也　帝曰
臣下能進忠言朕何惜夏禹之拜　五月乙巳樞密使戶部
侍郎高若訥罷為尚書左丞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
士同群牧制置使　樞密副使宣徽南院使護國節度使狄
青既平嶺南上欲用為樞密使同平章事宰臣龐籍曰昔
太祖時慕容延釗將兵一舉得荊南湖南之地方數千里兵
不血刃不過遷官加爵賜金帛不用為樞密使曹彬平江
南禽李煜欲求使相太祖不與曰今西有汾晉北有幽薊汝
為使相那肯復為朕死戰耶賜錢二十萬貫而已　祖宗重
名器如山岳輕金帛如糞壤此　陛下所當法也青本　陛
下威靈殄殲兇醜克稱聖心誠可褒賞然方於延釗與彬之
功不逮遠矣若遂用為樞密使同平章事則青名位極矣寇
盜之發言不可前知萬一他日青更立大功欲何官賞之且樞
密使高若訥無過若何罷之不若且與移鎮加檢校官多賜
金帛亦足以酬青功矣　上曰向者諫官御史言若訥擇胡
恢書石經恢狂險無行又若訥前導者毆人致死何謂無過
籍曰今之所除乃選人充直官未遷官者猶不坐況若訥大
臣舉恢以本官書石經未嘗有所遷也奈何以此罷其樞密
哉若訥在馬上前導去之里餘不幸毆人致死若訥尋執之
以付開封府正其法若訥何罪哉且諫官御史上言之時
陛下既已赦之矣今乃追舉以為罪無乃不可乎參知政事
梁適曰王則止據貝州一城文彥博攻而拔之還為宰相儂
智高擾廣南兩路青討而平之為樞密使何足為過哉籍曰
貝州之賞當時論者已嫌其太厚然彥博為參知政事若宰
相有闕次補亦當為之況有功乎又國朝文臣為宰相出入
無常武臣為樞密使非有大罪不可罷也且臣不欲青為樞
密使者非徒為國家惜名器亦欲保全青之功名爾青起於
行伍驟擢為樞密副使中外咸以為國朝未有此今青立大
功言者方息若又賞之太過是復召眾言也爭之累日　上
乃從之曰然則更與其諸子官如何籍曰昔衛青有功四子
皆封侯此固有前世之比無傷也　上既從籍言後數日兩
府奏事　上顧籍笑曰卿前日商量除青官深合事宜為司
深遠矣是時適意以若訥為樞密使位在己上宰相有缺若
訥當次補若武臣雖為樞密使不妨己塗轍故於上前爭之
既不得退甚不懌乃密為奏言狄青功大賞薄無以勸後又
密使人以　上前之語告青又使人語入內押班石全斌使
於禁中自訟其功及言青與孫沔俱賞太薄通詩為外助
上既日日聞之不能無信於是兩府進對　上忽謂籍曰平
南之功前者賞之太薄今以狄青為樞密使孫沔為副石全
斌先給觀察使俸更俟一年除觀察使高若訥遷一官加近
上學士置之經筵召張堯佐赴宣徽院聲也俱罷籍錯愕對

曰容臣等退至中書商議明日再奏 上曰勿往中書只於殿門閤內議之朕坐於此以俟確乃與同列議於殿門閤內具奏皆如聖旨復入對 上容色乃和因詔軍國大政事防重事候前殿退請對後殿先一日具所陳以聞（此據本志及會要）故事樞密使罷必學士院降制及罷若訥止命舍人草詞後遂爲例 丙午詔判河陽宣徽南院使張堯佐歸院供職 丁未樞密直學士給事中新知杭州孫沔爲樞密副使沔行至南京召還給事中知桂州余靖爲工部侍郎時御史梁蒨數言靖嘗薄孫沔既與狄青繼踐二府故靖亦加秩 戊申詔如聞諸路轉運使多掊克於民以官錢爲羨餘入助三司經費又高估夏秋諸物抑人戶輸見錢非宜禁絕之 三司嘗責諸道羨餘淮南轉運使張瓌獨上金九錢三司怒移文詆之甚急瓌以賦斂民資爲對 翰林學士承旨王拱辰言

三・汰一・元 九・四之 一

奏詔詳定大樂比臣至局鐘磬已成竊緣律有長短磬有小大黃鐘九寸最長其氣陽其象土其正聲爲宮爲諸律之首蓋君德之象不可並也今十二鐘磬一以黃鐘爲率與古爲異臣亦嘗詢阮逸胡瑗等皆言依律大小則聲不能諧故臣竊有疑請下詳定大樂所更稽古義參定之 辛丑知諫院李兌言曩者紫宸殿閱太常新樂議者以鐘之形制未中律度遂斥而不用復詔近侍詳定竊聞崇文院聚議而王拱辰欲更前史文義王洙不從語言往復殆至諠譁夫樂之道廣大微妙非知音入神豈可輕議西漢去聖尚近有制氏世典大樂但能紀其鏗鏘而不能言其義況今又千餘年而欲求三代之音不亦難乎且阮逸罪廢之人安能通明述作之事務爲異說欲規恩賞朝廷制樂數年當國賦匱乏之時煩費甚廣器既成矣又欲改爲雖命兩府大臣監議然未能裁定其當請以新成鐘磬與祖宗舊樂參校其聲但取諧和近雅者合用之洙既與阮逸更造鐘磬而無形制容受之別又數勸 上用新樂於南郊而議者多以爲非後亦不復用 癸亥尚書右丞兼御史中丞王舉正爲禮部尚書觀文殿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兼提舉祥源觀事狄青自樞密副使遷樞密使舉正又力爭之既不能得因請解言職帝稱其得風憲體遣使就第賜白金三百兩而有是命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吏部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孫抃爲左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抃性篤厚寡言簡脩無威儀踐久處顯要循循守所建明及制下諫官韓絳奏抃非糾繩才不可任風憲抃即手疏曰臣觀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爲精神以能訐人爲風采捷給若嗇夫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若酷吏者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無乃謂是

元 元 之一・四之 一

乎若然臣誠不能也 上察其言趣令視事且命知審官院抃辭以任言責不當兼事務乃止（抃知審官院據甲午會要詳書之） 甲子詔諫官御史上章論事毋或朋比以中傷善良 又詔兩制兩省臺諫官三館帶職者府推判官等次對言事凡朝政得失生民利病災異時數直言無隱不得朋私挾情決摘陰細無益治道務在公實觀文殿以下學士至待制合直牒閤門上殿者許請對館閣官第奏封其涉機密者並用漆紙直封以防漏泄（此據學士年表會要前請對館閣官奏封並續會要附之） 六月辛未還曾利用所籍樂游坊第初 上閔利用死非辜既賜謚乃碑至是又以其第還之 乙亥御紫宸殿奏太常寺新定大安之樂召輔臣至省府館閣官預觀之仍觀宗廟祭器賜詳定官器幣有差 壬午右武大將軍宗諤上治原十五卷降詔獎諭宗諤允寧子也 丙戌新修集禧觀成初會靈觀火更名曰集禧即舊

坩西偏復建一殿共祀五岳名曰奉神殿蓋取真宗嘗製
奉神述也因命知制誥蔡襄重模真宗御書故本立石于
東廡名曰神藻殿仍令蔡襄書額　己丑詔三司副使自今
以二年爲一任毋遣出使　壬辰諸路轉運使上供刷牛依
時估收市之毋得抑配人户仍停考課賞罰之制先是三司
與發運司謀聚斂奏諸路轉運使上供不足者皆行責降有
餘則加陞擢由是貪進者競爲誅剥民不堪命　上聞之特
降是詔天下稱慶　甲午贈邕州司户參軍孔宗旦爲太子
中允知袁州祖無擇始以宗旦死事聞故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九十四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九十四之二

仁宗皇帝紀三十一之二

皇祐五年秋七月壬寅詔以冬至有事于南郊　己酉詔曰
朕思得賢才故開薦舉之路虚心納用斷然弗疑而比年以
來率多欺濫或人材庸下而冒牽引乖實或宿負醜衍而巧請
湔洗或職任疏遠而推援過重者其心迹非衍畏宗私何以
臻此不知而上曰茲曰蔽知而上言之茲曰罔以此事上于何賴
焉自今所舉非其人者其令御史臺彈奏當寘于法見任監
司以上毋得論薦（會要云嘉祐六年正月御史臺乞則此詔本臺每歲舉首者）　庚戌
上謂輔臣曰如聞諸州軍皆於夏秋之際先奏時雨霑足田
稼登茂後或災傷遂不敢奏致使民税不得蠲除其非長吏
愛民之意宜申飭之　辛亥作鎮國神寳命宰臣龐籍篆文
參知政事劉沆書碑先是上謂籍等曰奉宸庫有良玉廣尺
而厚半之蓋希代之珍也不欲以爲服玩且天子之璽其一
曰神寳遂令參知政事梁適撰寳名而刻之寳成以進召近
臣宗室觀于延和殿太常禮院因言唐六典次序曰一神寳
二受命寳冬至祀南郊大駕儀仗請以鎮國神寳先受命寳
爲前導從之後以龐籍罷相改命陳執中篆文　庚申莊宅副
使蔡滋兼閤門通事舍人權并代鈐轄　初滋授供備庫副
使定州路駐泊都監嘗因給軍食同列言粟不善滋叱之曰
爾欲以是怒衆邪使衆有一言當先斬爾以徇韓琦聞而壯
之以爲真將帥材滋有是命從琦所奏也　閏七月戊辰朔
詔内侍省自今内侍供奉官至黄門以一百八十人爲額
又詔廣南經蠻寇所踐而民逃未復者限一年復業仍免兩
料催科及蠲其差役三年從體量安撫周沆所奏也先是民
避賊多棄田里遠去吏以常法滿半歲不還者聽他人占佃

沆曰是豈可與凶年逃扭役者同科乃奏延期一年已占佃
者仍奪還之貧者官貸以種糧初帝以廣南地惡詔沆非贓
所殘州縣不必往沆曰遠民新罹荼毒不可不究宣天子之
澤遂遍行州縣　辛未徙知青州文彥博知秦州知秦州張
昇知青州時方城古渭州昇議不合故也御史中丞孫抃言
朝廷所者築城境外衆蕃之心已皆不安今又特命舊相臨
邊事異常例是必轉增疑慮或生他變况聞知永興軍晏殊
秩將滿朝廷必藉彥博才望不若遣鎭關中兼制秦鳳事宜
庶蕃部不至驚擾在於國體實爲至便　壬申戶部侍郎平
章事龐籍以本官知鄆州初齊州學究皇甫淵獲賊法當得
賞錢淵上書願易一官道士趙清貺者籍甥也始爲淵白籍
而與堂吏共受淵賂淵數詣待漏院自言籍乃勒淵歸齊州
有小吏告清貺等受賂事籍即捕送開封府清貺及堂吏皆
六八　五一四之二　二
坐贓刺配嶺外行至許州死諫官韓絳言籍陰諷府杖殺清
貺以滅口又言事當付樞密院不當中書自行故罷之然謂
籍陰風開封覆之無實　集慶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
陳執中爲吏部尚書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　給
事中參知政事梁適爲禮部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甲戌贈秘書監致仕胡旦爲工部侍郎仍賜其家錢三十萬
令襄州爲營葬事衛尉少卿知州馬尋言旦家貧久不克葬
故卹及之尋項城人以明習法律稱其在襄州會歲饑或群
入富家掠囷粟獄吏鞠以彊盜尋曰此脫死爾其情與彊盜
異奏得減死論遂著爲例自尋睎脫或　乙亥詔諸路知州
軍武臣並須與　僚屬參議公事毋得專決仍令安撫轉運
提點刑獄司常檢察之　丙子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李中
師爲淮南轉運使中師入辭　上謂曰比聞諸路轉運使多

獻羨餘以希進擢然遇災傷不免暴取于民此朕所不取也其
戒之仍給勑書　出內藏庫緡錢十萬紬絹二十萬綿十萬
下河北助糴軍儲　戊子詔禮部貢院自今諸科舉人終場
問大義十道每道舉科首一兩句爲問能以本經注疏對而
加以文辭潤色發明之者爲上或不指明義理而但引注疏
備者爲次並爲通若引注疏及六分者爲粗其不識本義或
連引他經而文意乖戾章句斷絕者爲不通並以四通爲合
格九經止問大義不須注疏全備其九經場數並各減二場
仍不問兼經　又詔開封府國子監進士自今每一百人解
十五人其試官親嫌令府監互相送若兩處俱有親嫌即送
別頭　己丑詔古渭寨修城卒權給保捷請給仍以蕃官左
班殿直訥支藺氈爲本地分巡檢月俸錢五千候一年能彈
壓蕃部即與除順州刺史藺氈世居古渭密邇夏境夏人欲
六八　五一四之二　三
牟羊於境上藺氈掠取之夏人怒欲攻之藺氈懼力不敵因
獻其地冀得戍兵以敵夏人范祥欲立奇功亟往城之藺氈
先世跨有九谷後浸衰僅保三谷餘悉爲他族所據青唐族
最強據其鹽井日獲利可市馬八疋藺氈白祥此本我地亦
乞漢家取之祥又多奪諸族地以招弓箭手故青唐及諸族
皆怨舉兵叛祥既坐責繼張昇請棄古渭勿城夏人復來言
古渭州本我地今朝廷置州於彼違誓詔遣傳求制置根草
專度其利害求言今棄弗城夏人必據其地更爲秦州患且
已得而棄之非所以強國威按藺氈父祖皆受漢官其地非
夏人所有明甚但當更名古渭寨不爲州以應誓詔爾即召
青唐等族酋諭以朝廷令築城實爲汝諸族守衛而汝叛何
也皆言官奪我鹽井及地我無以爲生求曰今不取汝鹽井
及地則如何皆喜聽命遂罷兵求乃割其地四分之一以畀

青唐等族作叛占渭州加蘭氈以爵秩
賜之 八月 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兼侍講趙師民累
請補郡 癸外除龍圖閣直學士知耀州師民嘗講論語
帝問修文德對曰文者經天緯地之總稱君人之道撫之以
仁制之以義接之以禮講之以信皆是也 帝曰然其所先
者無若信也曰信者天下之大本仁義禮樂皆必由之此實
王道之要復問讖緯改火曰古之聖王舉動必順天時變火
隨木性近世漸務苟簡以為非治具而遂廢之至於萬事皆
不如故又問子夏子張所言交道孰勝曰聖哲之道含覆廣
大與天地參善者有以進德惡者俾之改行子張之言為優
他日讀漢紀問長安城興衰能知其推師民因陳自古都雍
年世舊址所在若畫諸掌 帝曰何宜所記如此在經筵十
餘年甚見器異盛夏屬疾家居 帝飛白書團扇為和平字
賜以寄意將行 帝自爲詩送之曰以儒林舊德師民性極
慈恕州民有以鹽鐵抵禁者一切不問嘗大息謂其子彥若
曰此賈誼所謂書人休而爲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者安得
不寬之 甲辰詔今歲南郊 三聖並侑自後當復如舊禮
丁未主客員外郎通判澶州唐介為殿中侍御史裏行知復
州 戊申觀文殿大學士吏部尚書新知秦州文彥博為忠
武節度使知永興軍兼秦鳳路兵馬事始用孫抃之言也
遣鹽鐵判官都官員外郎燕度往陝西等州究鹽井利害
以聞時言者謂前後甲午蜀再亂故明年復有變故特遣度
往治鹽筴因預為之防度至蜀察其民俗還奏曰今甲午必
無事而果然 傳求言古渭寨方發兵戍守不宜更易主將
己酉命知青州張昪復知秦州翰林侍讀學士呂公綽言弟
都官員外郎知單州公著頃因先臣致仕恩例乞試蒙俟得

皆收以後經二任十年未曾有所干求詔公著充崇文院檢
討 明堂詔宋祁曰用舊樂與新定大安之樂常祀外朝會
用之翰林學士胡宿言自古無並用二樂之理今新樂高下
樂下相去一律難亦用且新樂未施郊廟先用之朝會非所
以享上帝配祖考之意 帝以為然 庚午新知復州主客
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唐介為殿中侍御史充言事御史
遣內侍賜物仍賜之介既斥不二歲復召議者謂 天子優
容言事之臣近古未有也 辛酉御崇政殿策試賢良方正
能直言極諫太常寺太祝趙彥若及試武舉人彥若所對疏
闊有司考不中等而罷之先是御崇政殿試者凡十八
人有司獨取彥若於是又被黜去議者謂宰相陳執中不由
科第以進故嫉風有司專抑儒士非彥若實不能也 壬戌
詔曰今歲南郊 三聖並侑初太常禮院言奉詔再詳定 三
聖並侑學臣以配侑之法前代不同古則一祖而後或兼配
皆是變禮猶不廢申嚴父也國朝景祐二年曾下詔書今次
郊禋 三聖並侑其後以 太祖定配 二宗迭配明堂大
禮亦 三聖並侑今 陛下溥發德音欲明大孝況是 本
朝舊禮已拜郊行於祖宗嶽瀆故有是詔 乙丑武舉五十一
人授官有差前詔龍武舉今所擢皆秘閣舊經試者也 九
月己巳屯田員外郎黃贊兄賓為國子四門助教仍不理選
限贊嘗陳所遷官以錫其兄而許之 庚午東上閤門使忠
州團練使錢晦知河中府上問晦家所傳鐵券欲見之晦并
三朝御書以進 上皆親識其末還之又賜飛白安民字因
戒曰陝西兵方解民困久矣卿為朕愛撫無縱酒作樂使人
謂爲貴戚子弟晦頓首謝 乙酉崇政殿召近臣宗室臺諫
官省府推判官觀新樂先是鍾聲高音未合古法詔中書門

下詔兩制及太常禮官與知鐘律者考定其當議者各安所習久而不決乃命諸家各作鐘律以獻親臨視之然古者黃鐘為萬事根本故尺量權衡皆起於黃鐘至隋用累黍為尺而制律容受卒不能合及平陳得古樂遂用之唐興因其聲以制樂其器雖無法而其聲猶不失於古五代之亂太樂淪散王朴始用尺定律而聲與器皆失之故太祖患其聲高特減一律至是又減半然太常樂比唐之聲猶高五律比今燕樂高三律 上雖勤勞制作未能得其當者有司失之於以尺生律也自先具鐘磬之聲以定律乃鑄所論本志制胡少異有之然鎮用論者皆見於四年六月所上書考矣嘗又觀新作晉鼓三牲鼎鸞刀以補禮器之闕初賈昌朝侍經筵帝問鼎卦聖人亨以享上帝今郊何以無鼎昌朝不能對曰容臣退而講求於是詔禮官議以為郊有鼎進狀遂命阮逸胡瑗鑄銅鼎新制鸞刀 帝親書鼎名曰牛鼎羊

鼎豕鼎皆篆而刻之牛鼎其容一斛羊鼎五斗豕鼎三斗鸞刀亦親書刀名而銘之有司皆篆刻其下至元豐元年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議圓丘用犢不設羊豕鼎及俎奏罷之鼎之制以事附見于此史官蒲宗孟奏請臣曰誌此樂附見世號太常為雅樂而未嘗施於燕享豈以正聲為不美聽哉夫樂者樂也其道雖微妙難知至於奏之而使人悅豫和平此不待知音而後能也當竊觀於太常其樂縣鐘磬塤箎搏拊之器與夫舞綴羽籥干戚之制蓋皆做諸古矣逮振作之則聽者不知為樂而觀者厭焉豈所謂古樂其聲果若此哉孔子惡鄭恐其亂雅亂之云者似是而非也孟子亦曰今樂猶古樂然今太常獨與教坊樂音殊絕何哉昔者李照胡瑗阮逸改鑄鐘磬處士徐復笑之曰聖人寓器以聲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照瑗逸制作久之卒無成蜀人房庶亦深訂其

非是因著書論古樂與今樂本末不遠其大略以謂上古世質器與聲朴後世稍變焉金石鐘磬也後世易之為方響絲竹琴簫也後世變之為箏笛匏笙也攢之以斗塤土也變而為甌革麻料也擊而為鼓木柷敔也貫之為板此八音者於世甚便而不達者指廟樂鎛鐘鎛磬宮軒為正聲而概謂胡部鹵部為淫聲殊不知大輅起於椎輪龍艘生於落葉其變則然也古者以俎豆食後世易之以杯盂古者簟席以為安後世更之以榻按使聖人復生不能捨杯盂榻按而復俎豆簟席之質也然則八音之器豈異於此哉孔子曰放鄭聲鄭聲淫者豈以其器不若古哉亦疾其聲之變爾試使知樂者由今之器寄古之聲去其惉懘靡曼而歸之中和雅正則感人心導和氣不曰治世之音乎然則世所謂雅樂者未必如古而教坊所奏豈盡為淫聲哉數子紛紛改作鐘律而後庶之論指蓋猶如此故綴其語存之以俟知音者焉 庚寅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胡瑗為大理寺丞復勅停人阮逸為戶部員外郎內侍押班左騏驥使英州團練使鄧保信為秦州防禦使入內供奉官賈宣吉為內殿承制並以預鍾律成特遷之 壬辰入內都都知延福宮使武信軍留後王守忠為入內內侍省內侍省都都知諫官韓絳言官兼判二省國朝所未有也不報御史俞希孟乞自今更不除前後省都都知奏可此事傳云守忠卒時為內侍省都都知神道碑其實罷都都知如其 罷二司提舉司句當公事官從宰臣陳執中所奏也陳沒別置 是月入內都知張惟吉等上儀負中省與閤門著望頗同奏子恩比從諸司使例乞比閤門使例每遇聖節南郊奏子右班殿直兄弟姪孫奉職並兄弟姪孫借職詔如遇南郊子一名與右班殿直餘不許此出會要及實錄詔冊 成 龍圖閣學士判流內銓張方

平言所聞重定二省都知押班等並在閤門使之上物論
雜然深以爲非當時有司無人論執苟從其請既以失之今
又欲二省陳乞奏授子孫恩澤於是秩比更加一等此事若
行不惟逾越　祖宗法度隳紊朝廷典章　陛下有私近
習之名大臣有順倖之醜內侍有恣橫之議諫官御史有隱
默之人且都知押班地勢親近宜爲朝廷愛惜事體動循軌
度使狃御公如此僥求何以示外易曰履霜堅冰至言當戒
其漸也漢唐之事臣嘗爲　陛下言之矣伏乞聖斷亦賜寢
納其都知押班奏蔭恩澤伏乞一仍舊制　冬十月丙申朔
日有食之知耀州趙師民上疏曰太陽食于正朔此雖是陰
陽之事亦應是天意欲以感動聖心臣非瞽史不知天道但
率愚意言之其月在亥亥爲水水爲正陰其日在丙丙爲火
火爲正陽月掩日陰侵陽下蔽上之象也詩曰十月之交朔

月辛卯以彼月而微此日而微謂之陰姦陽失其敘也又曰
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謂下陵上侵其權
也又曰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
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謂小大之臣有不得其人者也宗周之
間雖王失德今而引喻蓋事有所譏爲當不諱凡台陵晉侈
縱放不師古姑舍是何失道之有今聖心慈仁恭勤儉約自
檢動循典禮如此自非下蒙上邪撓正使乞因不下究而阻
之咎歟望陛下朝夕咨于丞弼心膂之臣洎左右近侍其可
之官其忠而純者與之遴柬內外百執以及州縣牧宰使主
恩發于下不爲群邪所蔽塞則億兆之幸也　戊戌徐州錄
事參軍路盛逝一官勒停盛馬驚怒毆人致狀失將杖之令
抱石立廳事屁夜又杖之大理寺斷杖八十私罪　上以盛所
爲苛暴蓋怒而賤人特貶之　判太常寺正司允議言宗室養

子須及嫁然後賜名受官即得依長子例不限年從之　壬
午詔三司自今京師百萬倉左藏庫都商稅務権貨務東西
八作司文思院事材場南北作坊院店宅務院內香藥庫裁
造院坊椚庫西染院陝西折博務解州鹽池緣邊便糴糧草
諸茶場権貨務轉般倉米倉銀銅坑冶場鹽井監仍舊舉官
監當其餘場務課利不及七萬貫者罷之令有司選差人從
宰臣陳執中所奏也　丙辰御延和殿召輔臣觀刈麥
丁巳殿中侍御史唐介爲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介始入見
無一言及遷謫　上曰聞卿遷謫以來未嘗有私書至京師
可謂不易所守矣介頓首謝後數論得失因言於　上曰臣
繼今言不行必將固爭爭之甚或更坐黜是臣重累　陛下
願聽解言職許之御史中丞孫抃奏留介或補諫職不報尋
以爲開封府判官介爲府判乃明年三月　甲子改神寶爲鎮國軍爲

鎮潼軍　十一月丁卯朝享景靈宮　戊辰享太廟奉慈廟
己巳合祭天地于圜丘大赦先是端明殿學士兼龍圖閣學
士張方平言王畿賦歛之重於是詔開封府諸縣兩稅務於
元額上減三分永爲定式　戊子翰林學士曾公亮御史中
丞孫抃放天下欠負　己丑翰林學士錢明逸龍圖閣直學
士張揆看詳編配罪人　庚寅罷荊湖南路江西路廣南
東西路轉運判官　辛卯權管勾司天監事周琮上乘中占
三卷詔送秘閣　十二月丁酉廣西安撫司言捕獲儂智高
母阿儂及智高弟智光子繼宗繼封詔護送京師阿儂有智
謀嘗教智高攻陷城邑多用其策僭號皇太后天資慘毒嗜小兒每
食必殺小兒智高敗走阿儂入保特磨依其夫儂夏卿收殘
衆約三千餘人習騎戰復欲入寇余靖督部吏黃汾黃獻珪
石鑑進士吳舜舉發峒兵入特磨掩襲并智高弟子皆獲之

庚子端明殿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給事中張方平加翰林侍讀學士知秦州代張昪也職方郎中劉渙討叛羌渙逗留不進昪奏以郭恩代之恩既多所斬馘渙疾恩出己上遂紿奏恩所殺皆老稚願朝廷疑焉故罷昪而遣方平往卽亦徙渙涇原方平力辭曰渙與昪有階級今以言而兩罷師不可爲也昪以故得不罷尋命方平知滑州　又詔南郊赦書第四等五等戶殘欠稅物並與倚閣自今須納七分以上方爲殘欠仍著爲定式　癸丑詔入內內侍省都知押班非年五十以上歷任無贓私罪勿除　戊午詔曰轉運之職本以發清官吏綏撫人民豈特事誅求以剝下乎有能盡歲入以致增盈者留㩗路移用毋得進羨餘務寬民力以稱朕懷　己未參知政事劉沆提舉中書五房編修例冊[illegible]

[illegible]月庚申太常博士吳中復爲監察御史裏行用中復乃孫抃所薦也中復興國軍人嘗知犍爲縣有善政抃未始識其面卽奏爲臺官或問之抃曰昔人恥爲呈身御史今豈薦識面臺官也[illegible]　辛酉契丹賀正旦使請曰願觀朝樂而歸　上以問宰相陳執中曰樂非祠享不作請以是告之樞密副使孫沔曰此可告而未能止也願告之曰朝樂之作以祖有功宗有德而歌詠之也使者能留與吾祭則可觀　上使人告之使者乃退有中人嘗任外官率牠武臣上書乞遷　上曰法不可得也請不已　上以語沔沔曰臣請退而問之乃召問曰曩汝在某軍嘗給帛汝不時給何耶對曰帛官物也不敢妄以與人又問曰某人戰嘗奏功汝不時奏何耶對曰是幸賞也故不奏沔曰而能知此而返自爲何也皆惶懼再拜趨出　初賈昌朝建議漢唐都雍置輔郡內甚京師國朝都汴而近京諸郡皆屬他道制度不稱王畿請析京東之曹州京西之陳許鄭滑州并開封府總四十二縣爲京畿　帝納之壬戌詔以曹陳許鄭滑五州爲輔郡隸畿內置京畿轉運使五州各增鈐轄一員曹州更增都監一員留中兵千人以時教閱若出戍卽於開封府旁縣或鄭州從兵具之　天章閣直學士吏部郎中王贄爲樞密直學士京畿水陸計度轉運使　是歲天下上戶部戶口主六百九十三萬七千三百八十口一千五百五十九萬七千四百五十客三百八十五萬五千三百二十五口六百六十九萬五千四百一十一　左司諫賈黯建言天下無事年穀豐熟則民人安樂父子相保一遇水旱則流離死亡捐棄道路發倉廩以賑之則糴不給課粟富人則力不贍轉輸千里則不及事移民就穀則遠近交困朝廷之臣郡縣之吏倉卒不知所出則民飢而死者已過半矣夫水旱之災雖堯湯所不能免今不思所以備災之術而歲幸年穀之熟則是求出於堯湯之所不可必者也臣嘗讀隋史見所謂之民社義倉者取之以時而藏之於民下足以備凶災而上實無所利若頗倣隋制詔天下州軍遇年穀豐熟立法勸課蓄積以備災此孟子所謂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者也況取之以爲民耶下其說司農寺且命李參與黯合議以聞乃下諸路度可否而以爲可行者纔四路餘或謂賦稅之外兩重供輸或謂恐招盜賊或謂已有常平足以贍給或謂置倉煩擾於是黯復上奏曰臣嘗判尚書刑部見天下歲斷死刑多至四千餘人其間盜賊率十七八原其所自蓋愚民迫於飢寒因之水旱狃習重辟故臣請立民社義倉以備凶歲今諸路所陳類皆妄議若謂賦稅之外兩重供輸則義倉之意乃教民儲積以備水旱官爲立法非以自利行之

既久民必樂輸若謂恐招盗賊則盗賊利在輕貨不在粟麥今鄉村富室有貯粟數萬石者亦不聞有劫掠之虞其言盗賊之起本由貧困臣建此議欲使民有所積雖遇水旱不至乏絶則人人自愛而重犯法此正銷除盗賊之原也若謂已有常平倉足以贍給則常平之設蓋以準平穀賈使無甚貴甚賤之傷或遇凶飢發以賑救則既已失其本意而常平之費又出公帑方今國用頗乏所蓄不厚近歲非無常平而小有水旱輙流離餓莩起為盗賊則是常平果不足用仰以賑給也若謂置倉廒斂材木恐為煩擾則臣聞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義倉之設本為百姓曉諭誠至約束誠齊則下民雖愚宜無所憚況今州縣修治郵傳驛舍皆斂於民豈於義倉獨畏煩擾人情可與樂成不可與謀始如臣言可采願自朝廷斷而行之然當時率於衆論終不果行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九十四之二

十二

乾隆御覽之寶
天祿繼鑑
五福五代堂寶
八徵耄念之寶
太上皇帝之寶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九十五之一

仁宗皇帝紀三十二之一

至和元年春正月　壬申碎通天犀和藥以療民疾時京師大疫令太醫置進方內出犀牛角二本析而觀之其一通天犀也內侍李舜卿請留供　帝服御　帝曰吾豈貴異物而賤百姓哉立命碎之　建寧留後楊景宗卒贈武安節度使謚莊定景宗起徒中　外戚故至顯官然暴戾所至為患使酒任氣知滑州嘗毆通判王述仆地　帝深戒毋飲酒景宗雖書其戒坐右頃之輒復醉其奉賜亦隨費無餘於宰相丁謂方盛發第於教坊景宗為役卒負土第中後謂敗帝以其第賜景宗居二十年乃終　癸酉貴妃張氏薨初妃既受封冊寵愛日盛出入車御華楚頗侵並后飾嘗議用紅織增兵衛敕有司以一品青蓋奏之對世非常儀　上守法度事無大小悉付外廷議凡宮禁干請雖已賜可或輒中卻妃嬖幸以此然終不得紊政及薨　上悲悼不已謂左右曰昔者殿廬徼衛卒夜入宮妃挺身從別寢來衛又朕實賴而宮中妃刺臂血書祝辭外皆不得聞宜有以追貴之入內押班石全彬探　上意請用后禮於皇儀殿治喪諸臣者皆以為可入內都知張惟吉獨言此事須奏白閣宰相陳而別大亦寺翰林學士承旨王拱辰知制誥王洙等皆附全彬或以相陳執中不能正遂命近臣宗室皆入奠于皇儀殿移班慰上于殿東楹特輟視朝七日命參知政事劉沆為監護使全彬及勾當御藥院劉保信為監護都監凡過禮皆全彬與洙合謀贊置而洙等奏行之石全彬傳不云拱辰有合受候要今稱以為嘗閣大臣章相學中不能之述命近臣宗室皆入奠而及未面今求合集為之議兵禮為田獨惟吉言此當問宰相然則言當問宰相皆蘭吉今術王洙等合謀為非禮之稱又可見有

石全彬傳乃云然以為出自全彬今不取且就衣別是以賜內懼丁謂其實未撤祈請此事下禮官而扶辰判太常寺洙等附會全彬讓朝廷既用禮官議故當行其發於洙拱辰既成全彬著附令曲加歟使行先抵皆

初有司請依荊王故事輟視朝五日或欲更增日聽上裁乃增至七日殿中侍御史酸棗呂景初言貴妃一品當輟朝三日禮官希旨使恩禮過荊王不可以示天下不報　丁丑追冊貴妃張氏為皇后賜謚溫成先是御史中丞孫抃三奏請罷追冊不報初賜謚曰恭德樞密副使孫沔言　太宗四后皆謚曰德從廟謚也今恭德之謚其法何從且張郭二后不聞有謚此雖禮官之罪實貽譏乎陛下不可不改因改謚溫成抃及侍御史毋湜殿中侍御史俞希孟等皆求補外知雜事郭申錫請長告皆以言不用故也諸抃等乞補外禁京城樂一月己卯殯　溫成皇后于皇儀殿之西階宰臣率百官詣殿門進名奉慰　壬午以　溫成皇后薨遣官告太廟皇后廟奉慈廟　甲申宰臣梁適奉　溫成皇后謚冊于皇儀殿百官吉服西上閤門進名奉慰是夕設警場于右掖門外　上始幸皇儀殿　乙酉上成服于殿幄百官詣殿門進名奉慰是日殯　溫成皇后于奉先寺輴車發引由右昇龍門出右掖門升大昇輿設遣奠先是樞密副使孫沔讀哀冊沔奏章穆皇后喪比葬行事皆兩制官今　溫成追謚反詔二府大臣行事不可於是執冊立　上前陳故事且曰以臣孫沔讀冊則可以樞密使讀冊則不可置冊而退宰相陳執中取而讀之既殯百官復詣西上閤門進名奉慰詔待制以上丁父母憂已聽解官行服今滿百日給起復其罷之　癸巳延福宮使武信留後入內內侍省都都知王守忠罷延福宮使為武信留後他毋得援例故事宦官未有拜為留後者守忠介東宮舊恩數求之　上亦欲許之先是

高若訥為樞密使持不可故止及是守忠疾復求為節度使乎
宰相梁適曰宦官無除真刺史況真節度使乎 上曰朕意
嘗許守忠矣適曰臣今日備位宰相明日除一內臣為節度
使臣雖死有餘責御史中丞孫抃聞之亦奏疏力諫乃罷節
度使不除然猶得真為留後言者力奏疏論列翌日守忠卒
守忠謹愿細密故眷遇最厚方在疾告 上令用浮屠法集
僧于其家凡四十九日為之檜櫬既卒贈太尉昭德節度使
謚安僖特給鹵簿以葬 二月乙未朔詔天下州縣自今遇
大雨雪委長吏詳酌放官私房錢三日或毋得過三分
酉詔禮院孝惠 孝章 淑德 章懷皇后 章惠皇太后
溫成皇后皆立小忌先是有請立 溫成忌者直集賢院劉
敞言 太祖以來 后廟四室 陛下之妣也猶不立忌豈
可以私昵之愛瀆古越禮乎於是并 四后及 章惠皆
詔立忌樞密副使孫沔極陳其不可御史中丞孫抃累奏論
列而禮院官亦以為言皆不聽尋罷之 戊申太常博士史
館檢討張芻落職監潭州稅先是芻為禮官有詔立 溫成
忌禮官列言其不可宰相患之或謂宰相曰芻獨主議他
人皆不得已從之爾芻父大祝牧當任蜀官芻嘗奏乞代
其父見求知廣安軍執政謂曰故事史館檢討不為外官若
捨去此職則可往芻始謂必換職名及知弗得乃言父欲自
行仍願留史館無何牧至京師復乞書令免入蜀宰相既惡
芻因追罪芻奏事前後異同而黜之其實欲絕禮官群議借
芻以警其餘爾芻鄆人皓孫也 戊午詔乾元節度僧尼自
今兩浙江南福建淮南益梓利夔等路率限僧百人度一人
尼五十人度一人京師及他路僧尼率五十人道士及女冠
不以路分率二十人度一人 己未工部郎中直史館張揆

為戶部副使[illegible]樞密副使給事中孫沔數言追冊
溫成於禮不可且曰皆由佞臣營護過舉宰相陳執中等甚
銜之沔不自安力求解職 壬戌授資政殿學士知杭州沔
俗貴神或縱婦女與交沔嚴察之杖訶者甚衆 三司使禮
部侍郎田況為樞密副使 三月樞密使彰德節度使同平
章事王貽永數以疾求罷 乙巳罷為景靈宮使加右僕射
兼侍中仍以特依宗室例歲賜在京公使錢五千緡其進奉
聽如兩府例貽永性清謹[illegible]不為聲伎之樂本朝
外姻未有輔政者貽永在樞密僅十五年當遠權利歸第則
杜門謝賓客亦無過失人稱其謙靜慶曆間貽永位冠兩府楊懷
敏自河朔入奏與洎事欲升黜者數十人兩府聚廳宰相賈
昌朝見懷敏為與呼押班太傅懷敏稱說去云獨貽永頗怒
謂曰押班如此騰倒人太多寧為穩便懷敏縮頸而退昌朝
大慚館閣有特為援恭副使相謂曰當得此老發惡大是
佳事[illegible]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鄭州王德用
為樞密使 詔諸路提點刑獄朝臣自今三歲一代之 賜
邊臣御製攻守圖 置提點京畿刑獄官以度支員外郎蔡
挺為之 司天監言日食四月朔庚戌德音改元降天下死
罪一等流以下釋之 癸亥易服避正殿減常膳 夏四月
甲午朔日有食之遣官祀社以救日是日雲雨至中消見所
食九分之餘 內中宰相率百官以日食不及分拜表稱
賀 詔司鑄至和元寶錢 辛丑御小殿復常膳 祥源
觀火 先是知制誥劉敞言臣竊以國家秉火而王火於五
行其神為禮漢書天文志曰火禮也以此而言國家當須恭
依典禮以順火性伏覩京師自去秋不雨綿歷三時聖心焦
勞降下詔越恩所以消救之道未知所出伏惟 陛下明德

祀屢與郊廟宜蒙福應乃遭災旱古者祭天神無二主禮尊一配所以奉天帝之尊明不敢瀆三代兩漢之盛莫之敢易唐初始有兼配之事垂拱中禮官希旨郊丘諸祠遂有二祖同配之禮開元十一年明皇親享圜丘禮官建議遂罷三祖同配之事除此之外未有一代三帝同配 昊天之禮國家至道二年詔書親郊圜丘以 太祖 太宗並配 陛下即位景祐二年詔禮官詳定典禮辨宗配之序詔書節文自今以往 太祖定配 二宗迭侑去年八月八日詔書今次南郊 三聖並侑後次却依舊禮未踰旬日復有今後每遇南郊 三聖並侑之詔竊尋詔旨先後不同此誠 陛下至孝烝烝虞舜之用心也然有違典禮未合天衷致旱之由恐在於此臣愚欲望聖慈今後南郊乞且依去年八月八日詔書及景祐二年禮官所定 太祖定配之典追寢去年八月二十四日今後每次南郊 三聖並侑之詔告謝 天地以順火性必蒙福祉之除足消災旱之異臣若心知不可口不敢言即是長負 陛下獎育之恩沒有餘責不報（[illegible]）

戊午殿中侍御史裏行吳中復對于延和殿 上謂曰比上封者多言陰陽不和蓋由大樂未定且樂之不合於古久矣朕以謂水旱之災蓋時政得失非樂所召也 殿中侍御史呂景初言聖人在上不能無災而有救災之術今百姓困窮國用虛竭利源已盡惟有減用度爾用度之廣無如養兵比年招置太多未加揀汰若兵皆勇徒能捍寇敵則民膏血以啗之猶爲不可況羸疾老怯者又常過半徒耗糧帛戰則先奔至于勇者亦相牽而敗當 祖宗時四方割據中國纔百餘州民力未完耕植未備然用度充足者兵少故也而所征者皆克自數十年來用數倍之兵所鄉必敗以此知兵在精不在衆也議者累以爲言 陛下不即更者由大臣偷安避怨論事之臣又復緘默則此弊何時而息望詔中書樞密院議罷招補而汰冗濫又言太陽始虧陰雲忽開呈露大象已而復合此天意誠人君之深也西有慢悖之戎北有強大之虜朝廷捐金帛以紓邊民之患然戎狄何厭故北虜比增歲遺而西戎乘屢勝之氣我亦捐二十五萬以與之剝膚椎髓百姓匱窮猶遣泛使數有邀求臣知虜詐日遠月長欲以困中國中國既困即必渝盟何者蓋今日之兵不足用也卒伍驕惰常思姑息姑息不至立能爲害保塞甘陵可爲明驗將帥不能申恩威惟苟無事如養癰疽觸之則潰況驅以禦敵乎爲陛下計惟急於擇士寫於任賢無以明蔑疑臣下若賢者類進則可以爲朝廷選將帥明紀律歲月磨之使漸變陳能兵戰備嚴若寇至則夷狄不敢動而有所懾丈矣又言坐而論道者三公也今輔相日奏事非留身求罷未嘗從容備見以詩講治道雖願治如堯舜得賢如稷契而未至於治者抑由此也幸 陛下於輔臣侍從臺諫之列擇其忠信可聽而通治古者屢召而數訪之（[illegible]）

五月乙亥以馬軍副都指揮使昭信留後張茂實爲寧遠節度使知潞州茂實之母微也既生茂實入宮乳悼獻太子茂實方襁褓 真宗以付內侍張景宗曰此兒貌厚汝養視之景宗遂以爲子於是開封民繁用抑茂實馬首言茂實乃 真宗子茂實既以聞事下開封府用蓋病狂易事既明言者以嫌請罷茂實兵柄 上察其無他故擢節度使出守用坐編管歙州既而言者不已復詔光祿少卿許宗壽鞫之配用竇

州牢城　丙子廣南西路經略司言獲黎賊符護奴婢十人送還瓊州而符護亦嘗犯邊執瓊崖州巡檢三班借職慕容允明及軍士於其軍士五十六人及允明來歸允明道病死詔軍士至者給食之黎峒唐故邑置之地在大海南距雷州泛海一日而至其地有黎母山黎人居焉號五嶺之南人雜夷獠朱崖環海豪富兼并役屬貧弱婦人服緦緤績木皮為布陶土為釜器用瓠瓢人飲石汁又有椒酒以安石榴花著甕中即成酒俗呼山嶺為黎居其間有號黎人弓刀未嘗去手弓以竹為弦今儋崖萬安皆與黎為境其服屬州縣者為熟黎其居山峒無征徭者為生黎時出與郡人互市　己丑客星出天關之東南可數寸（嘉祐元年三月乃沒）　六月乙未詔益州路鈐轄司應蠻人出入處皆須擇人為備禦　時黎州言儂智高自廣源州道入雲南故也　癸丑殿中侍御史裏行吳中復上殿彈宰相梁適姦邪　上曰近馬遵亦有彈疏且言唐室自天寶而後治亂分何也中復對曰明皇初任姚崇宋璟張九齡為宰相遂致太平及李林甫用事紀綱大壞治亂於此分矣雖威福在於　人主然治亂安在輔臣　上曰朕毋進用大臣未嘗不采天下公議所歸顧知人亦未易爾遵舉平人也　甲寅出內藏庫紬絹五十萬緡錢三十萬下河北助糴軍儲　秋七月甲子詔刊修唐書官宋祁編修官范鎮等速上所修唐書　丁卯端明殿學士給事中知益州程戡為參知政事　禮院言奉詔參定郎　溫成皇后舊宅立廟及四時享祀之制檢詳國朝　孝惠皇后　太祖嫡配止即陵所置祠殿以安神主四時惟設常饌無薦享之禮今溫成皇后宜就葬所立祠殿參酌孝惠故事施行仍請題葬所曰溫成皇后園從之　戊辰禮部侍郎平章事梁適罷以本官知鄭州先是殿

中侍御史馬遵等劾適姦邪貪黷任情徇私且縱子弟不法宜久居重位適友（一作又）遵等即疏言光祿少卿向傳師前淮南轉運使張可久嘗以贓廢乃援今甫郎中又留家民劉某吏任家賣貢奏與恩澤張掇還任益州路轉運司副使故王逵於文德殿廷屬聲言宰相為而知何得好差遣者偶君中丞孫抃言適為宰相上不能持正輔衞下不能訓督子弟言事官數論奏未聞報可非罷適無以慰清議　上知清議弗平乃罷之　己巳殿中侍御史吳中復知宣州殿中侍御史呂景初通判江寧府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吳中復通判虔州梁適之得政也中官有力焉及遵等於　上前極陳其過　上左右或言御史捃摭宰相自今誰敢當其任者適既罷左右欲并逐遵等去之始遵等論適姦私　又言鹽鐵判官李虞卿嘗按案茶賈李士宗負貼納錢十四萬緡法當倍輸而士宗與司門員外郎劉宗孟共商販宗孟與適連親適遂出虞卿提點陝西刑獄下開封府鞫其事宗孟實未嘗與士宗共商販且非適親遵等皆坐是絀而中復又系裏行知制誥蔡襄以三人者無罪繳還詞頭改付他舍人亦莫敢當者遂用熟狀降勅唐介曰數子也（[illegible]）　御史中丞孫抃言臣等昨論列宰臣梁適事今日風聞呂景初已下並議謫責[illegible]以是數人以巧言移人主意遂使邪正曲直渙然倒置況威賞二柄帝王之權古先聖人尤所謹重今梁適內恃私邪外恃勢力重輕向下皆在其手咨怨之聲騰沸中外　陛下任而不問臣恐緣此之後朝廷事專由柄臣臺諫之官噤口結舌良不敢語陛下深居九重何從而知之此非　宗廟社稷之福非天下

生靈之禍臣居風憲之長既不能廷爭極言致令援縱私徇
又不能力闢姦人致令感誤聖聽臣之罪多矣乞 陛下正
臣曠官溺職之罪遠竄以謝天下公議又言朝廷置御史察何人
姦宄糾彈不法 先帝復詔書不許兼領他務以專言事之
任故人人知懼紀綱可守今檢臣縱恣威賞自我日削以存
是爲本職 陛下不妨始末衆尤而群逐之中外共駭朝政
謂者此蓋執政大臣陰相照援以固寵利多設他語浸移聖
意比不安朝政下不畏物論人臣蹈擢鼎之貴固已極致何
苦如是乎臣前與郭中錫等全臺上殿論列朝廷事 陛
下雖即時未便開可然亦優容討論終不賜之罪名今止言
狀適逢其然有此行遣蹤是犯天子之顏者其過輕冒宰相
之事者其罪重動失其議重輕之際理宜然耶方今偏有數
萬里生齒至夥治亂安危之要係執政數人而已既有過失
臺官不得言諫官不得奏朝廷其如何哉啓此一例政體去
矣伏望 陛下念 太祖 太宗 真宗大業謹重之又謹重之無使
威賞二柄盡假于下又累奏乞召還滑等 詔不報 翰林學
士胡宿因經對乞留馬遵等退又上言御史若天子耳目之
官所以上廣聰明下防威福若有畏懦顧望緘默不言即是
尸祿素餐負 陛下之任使罪之可也若其不畏強御糾發
姦違可謂能言是其本職稱之可也近聞臺官彈奏宰
相 陛下不置詔獄按問止令開封府訊狀滑宗元不盡一方
單辭輕三人御史於朝政有損於人情未服昨日謂御史差
物望中來天下外議皆謂必是聖心覺悟不默臺官人情莫不
喜悅嗣猛御史自古難得今若遂去須別擧之所擧未必能勝
此也近日竊見未有姦宄須防古人有言猛虎在深山藜藿
爲之不採措言直臣在朝 人遠避也臣欲乞 降旨留三人

御史在外以救言姦邪臣已嘗論此事欲乞垂慈更賜詳度
權知開封府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呂公弼爲樞密直學
士知徐州先是 上每念呂夷簡聞公弼有才書其名於殿
柱公弼奏事 上目送之語宰相曰公弼甚似其父既召程
戡入輔因使公弼代戡公弼固辭乃復授龍圖閣直學士同
群牧使乃詔同群牧使權增一員後不爲例 甲戌知滑州
端明殿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禮部侍郎張方平爲戶部侍郎
知益州方平初以父老不得迎侍辭 上曰久知此倚頼不
便但以 祖宗故事不欲更變因迎侍可迎侍之當令中
書罷此條方平卑恐奏 祖宗著令安可以臣故輒議變
更也 [illegible] 戊子龍圖閣直學士
吏部郎中歐陽脩知同州先是脩守南京以母憂去服除入
見 上惻然憐脩髮白問在外幾年今年幾何恩意甚至命
判吏部流內銓小人恐脩復用乃僞爲脩奏乞汰內侍挾恩
令爲姦利者宦官人人忿怒楊永德者陰求所以中脩會選
人張俅者小吏投京官批書以二人曾犯法 [illegible]
前任常州指官知州以官舟假人亦非法又引 [illegible]
責乃坐薛良孺 [illegible]
士翁子故脩特罷之 [illegible] 未決
日也 八月癸巳判吏部南曹 [illegible]
知太常禮院 [illegible] 判登
聞鼓院 [illegible] 上疏 [illegible] 脩辭不報
出內藏庫錢 [illegible] 令入內供奉官 [illegible] 張茂則
置司以市河北入中軍糴抄先是上封者言河北入中軍糴
京師給還緡錢細絹商人以算請故能得其抄每百千止得
六十千今若出內藏庫錢二百萬緡益增價收市之歲可得

遺利五十萬 上以爲然故委茂則幹其事既而知諫院范鎮言內藏庫權貨務同是國家之物豈有權貨務闕錢商人筭抄而令內藏庫乘賤以買之收長利傷國體者乞罷之爲甚 上亦從之自皇祐二年改用見錢法而京師積錢少不能支入中之費嘗出內藏庫錢帛百萬以賜三司久之入中者寖多京師帑藏之商人持券以俟動彌歲月至損其直以售於蓄賈之家故言利者欲革之朝廷既行卽止然自此並邊虛估之弊復起此據食貨志第三卷 皇祐四年三月壬戌十萬七月乙卯十萬五年三月丙子十萬六月 錢三十萬 承平日久百官職業皆有常憲 甲午知制誥賈黯權判吏部流內銓備具而已黯始欲以風義整救其弊益州推官桑澤在蜀三年不知其父死後代還選者甚多懇揭榜曉令自陳人皆知其皆從父習奇爲作文書澤知不可乃去發喪制服以不得家問爲解澤既除喪求罷職以謝澤三年不與其父通問亦有人子之愛於其親乎使澤雖非牒猶爲不孝也言之於朝澤坐廢歸田里不齒終身李充故吾入錢得官已而有私罪戰自引去以白衣舉及第積十歲當替勘乃自首言其初事黜以爲此律所謂冒官也奏罷之答自殺 丙申知諫院范鎮言 陛下每遇水旱之災必露立仰天痛自刻責所不至自史不稱職使 陛下憂勤于上而人民皆被于下也夫以國家用調責之三司三司責之轉運使轉運使責之州州責之縣縣責之民民竭其力以從公上而自用不給則嗟怨之氣干矣天地此水旱之所以作也願詔中書樞密大臣考求 祖宗朝逮真宗中官吏與所費其及天下賦入之數而斟酌裁節之庶幾用有節而民力有餘 陛下雖高拱無所爲而天地之和應矣帝嘉納之仍詔劉米擇 丙午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劉沆依前官兼充觀文殿學士禮部侍郎知鄭州梁適爲觀文殿大學士知秦州御史中丞孫抃再疏言首相不當除邊不報初建昌軍間爲番部所鈔及益兵拒守而他族多驚疑適具牛酒召其大酋賜藥銀羅等撫定之罷所益兵終適之去番部不爲寇

丁未徙知宣州殿中侍御史馬遵爲京東轉運使通判江寧府殿中侍御史呂景初知衢州通判慶州主客員外郎吳中復知池州 初歐陽修罷判流內銓吳充馮京罷判吏部南曹知諫院范鎮言銓曹承禁中批旨疑則奏稟此有司之常也今讒人以爲撓權竊恐上下更相畏誰敢復自請出言者王洛正其罪復脩等職任凡再言之 帝意解而宰臣劉沆亦請留脩 帝謂沆曰卿召脩諭之沆曰脩明日陛辭若面留之則因是出 陛下矣 戊申命脩刊脩唐書

詔學士院自今當宿學士以故請告者令以次遞宿前一夕命劉沆爲宰相召當宿學士楊偉草制楊不至乃更自外召趙槩草之故有是詔 戊午知制誥賈黯言 陛下日御邇英閣召侍臣講讀經史其於諮訪之際動關政體而史臣不得預聞臣竊惜之欲乞令脩起居注官入侍閣中事有可書隨即記錄從之明日坐御坐西南 詔自今將相遷拜見辭謝恩令閤門以故事舉行初知制誥韓絳言比年以來多失故事將相延拜迎投其辭帶辭免或不行而輒罷或假言上非有疾使內臣所及頒失其稱請下有司申明舊制故降是詔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九十五之二

仁宗皇帝紀三十二之二

至和元年秋九月辛酉朔權三司使翰林學士兼端明殿學
士翰林侍讀學士禮部侍郎知制誥楊察為戶部侍郎提舉
集禧觀事內侍楊永德建請於汴河置水遞鋪察條其不便
罷之永德毀察於 帝三司有獄辭連衛士皇城司不即遣
而有詔移開封府鞫之察由是乞罷帝從其請知諫院范鎮
言外議皆謂察近因點檢內衣庫積欠罪負及建言水遞鋪
非便又言內藏庫不當置交抄又言香場之吏取乞錢物豈
城司占護親從官不以付外勘鞫此等事皆是害政傷明之
大者三司義當論列而讒邪小人多方沮毀使其自請解任推
朝廷因遂其請臣竊為陛下惜之夫邪正之辯治亂之所
繫也不可不審 陛下以察之所陳是邪非邪以為是則宜
使察且主大計以塞姦倖之路以為非則不當改官使自殿
邇累日以來日色不光大氣沉陰欲雨而不雨此邪人用事
之應而忠良之情不得上通也 陛下宜以察所爭四事下
中書樞密大臣詳正其非付有司依公施行復察所任俾幾
上應天變下塞人言殿中侍御史趙抃亦言察若有罪不當
輕罷其官若本無罪不當遽罷宜令依舊職新命不報抃西安人也抃為御史
彈劾不避權幸時號鐵面御史先是鹽鐵判官司封員外郎
王鼎為淮南江浙荊湖制置發運副使內侍楊永德請於汴
置鋪挽漕舟歲可省卒六萬鼎議以為不可永德挾恩執政
重違其奏乃令三司判官一員將永德就鼎議鼎發八難永
德不能復鼎因斷言 陛下 幸用臣不宜過聽小人妄有
所改以誤國計於是永德言不用居三年遂以為使鼎為發運使
[illegible]四月[illegible]附見 前使者多溯市南方物因奏計京師持

賞構者非一無所市獨悉精吏事事無大小必出於己凡調
發綱吏度漕路遠近定衡為成法於是勞佚均吏不能為輕
重官舟禁私載舟兵無以自給則盜官米為姦有能居販自
贍者市人爭以法不肯償及通鼎為移州縣督償之舟人有
以自給不為姦而所運米未嘗不足也 殿中丞王安石為
群牧判官安石力辭召試有詔與在京差遣及除群牧判官
安石猶力辭歐陽脩諭之乃就職 館閣校勘沈康詣宰相
陳執中自言願求為群牧判官而不得 安石不帶職又歷
任比康為淺安石既不肯為康願得為之執中曰安石辭讓召
試故朝廷優與差遣豈復屑屑計校資任且朝廷設館閣以
待天下賢才亦當爵位相先而乃爭奪如此公視安石顏何
厚也康慚沮而去 癸亥起居舍人知制誥呂溱工部郎中
知制誥兼侍講史館修撰王洙並為翰林學士故事翰林學
士六員時楊察趙槩楊偉胡宿歐陽脩並為學士於是察加
承旨溱及洙復同時學士洙蓋第七員也 溫成皇后之喪
洙鈎摭非禮陰與石全彬附會時事陳執中劉沆在中書喜
其助己故與外擢洙議者非之 甲子起居舍人直集賢院
同修起居注吳奎為兵部員外郎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同修
起居注劉敞並知制誥仍以敞為右正言陳執中言奎敞修
注未一月不應驟遷 上不聽曰此豈計資日月耶謝曰
上面諭以外間事不便有開寤一一語朕也 丙寅翰林學
士王洙上周禮禮器圖先是洙讀周禮帝命畫車服冠冕籩
豆簠簋之制及是圖成上之樞密副使王堯臣務裁抑僥倖
於是有鎮臣名書帝京城以抵軍情者 帝不信丁未詔開
封府揭榜募告者賞錢二千緡願入官與大理評事或待禁
已有官及係軍籍者優與遷轉徒中自告特免罪仍所酬獎

僧道褐衣者與紫衣紫衣者與師號已賜師號者與僧官如願賜院額及欲度童行者亦聽　己巳參政劉沆言禮大荒大札則薄征緩刑楊安國曰所謂緩刑者乃過誤之民耳當歲歉則赦之閔其窮也今衆持兵仗劫糧廩一切寛之恐不足以禁姦　帝曰不然天下皆吾赤子也一遇飢饉州縣不能存卹餓殍所迫遂致為盜又捕而殺之不亦甚乎　壬申侍御史范師道言乞知諫官院及知雜御史如當擢用不計資序深淺並且令任三司副使候揚歷三部方改授待制詔自今諫官及知雜御史除改旋取進止　乙亥契丹遣忠正節度使同平章事蕭德翰林學士左諫議大夫知制誥史館修撰吳湛來告與夏國平且言通好五十年契丹主思　南朝皇帝無由一會見昔遣耶律防來使嘗畫　帝容貌皆未得其真欲交馳畫象庶瞻覿以紓兄弟之情德等又乞親進本國酒饌不許交驗畫象恐有黃詔其一從燕頗作樣許行狀云或者恐男得但宮要行燕細許言其不執辛方之衆宮吏或要公勞後得御容具儀仗拜若墓吳今皆不服　丁丑詔開封府自今凡決大辟囚並覆奏之初開封府言得樞密院劄子軍人犯大辟無可疑者更不以聞其百姓則未有明文　上重人命至是軍人亦令覆奏　辛巳三司使吏部侍郎王拱辰為回謝契丹使德州刺史李珣副之拱辰見虜主於混同江其國每歲春漲於水上置宴釣魚惟貴族近臣得與一歲盛禮在此每得魚必親酌勸拱辰又親鼓琵琶侑之謂其相劉六符曰南朝少年狀元入翰林十五年矣吾故厚待之虜母愛其少子宗元欲以為嗣虜母問拱辰曰南朝　太祖　太宗何親屬也拱辰曰兄弟也虜母曰善哉何其義也虜主曰　太宗　真宗何親屬也拱辰曰父子也虜主曰善哉何其禮也既而虜主弟人謂拱辰曰吾有頑弟他日作國恐　南朝

未得當從也　癸未禮院言　溫成皇后葬所請稱　溫成皇后園陵從之乙酉　溫成皇后啓殯　上不御前殿百官進名奉慰　御史中丞孫抃率其屬言劉沆既為宰相不當領　溫成皇后監護使且言立廟建陵皆非禮章累上不報因相與請對固爭不能得抃伏地不起　帝為改容遣之舊官誌於抃傳劉沆實録孫抃以御史范師道毋湜三人按劉抃等侍御史亦同論沆實録遣之今但云書其屬劉抃傳官與在列臺　冬十月辛卯朔太白晝見　壬辰詔士庶之家當更備僕之人自今毋得與主之同居親為昏違者論之丁酉葬　溫成皇后　上御西樓望柩以送自製挽歌詞掌臣率百官進名奉慰　知諫院范鎮言太常議　溫成皇后葬禮前謂之　溫成園後謂之園陵宰相劉沆為監護使後為園陵使如聞此議皆出禮官禮官前日是則今日非今日是則前日非必有一非於此矣夫此禮典素定不可輕變者議論異同如此是為禮官而以禮自舞也古者法吏舞法而今世禮官舞禮者不如詰問恐朝廷典章寖壞而不可救乞下臣章劾禮官前後異狀以正中外之惑不報鎮又請罷溫成皇后罷焚瘞錦繡珠玉以紓國用從之　己亥范鎮又言臣比嘗建議方今冗兵多民力不堪請詔中書樞密大臣斟酌裁抑及今累月不報退自伏念當世之務莫急於此而朝廷恬然不以為猶此臣區區不得隱默也夫慮之有素為之有備事至而應則安靜而詳審慮之無素為之無備事至而應則倉猝而非作大抵近事多失於倉猝而不安詳者慮之不先備之不豫也前日契丹使至虛言紛紛朝廷自顧國用之不足民力之凋弊無以待之也大臣不知計之所從於是乎請募兵以自塞責是何異欲救火而益以薪流之濁而復撓其源也景德中契丹內寇靈夏不臣是時兵不滿五

十萬而備北鄙沛然有餘今兵倍之矣而尚若不足者臣不
識所謂也屬才遣一介之使而增損者[illegible]中外相傳
謂為無事殊不知新兵之費歲損已百萬緡矣其費非出於
天非出於地非出於建議者之家一出於民也方愁苦之時
又重賦之以為備豫計者未見其可也[illegible]謂倉猝而飛作也
兵不在衆在練之與將如何爾假智高寇南則後遣將不知
幾輩遣兵不知幾萬亡走奔北不可勝紀　陛下親遣狄青
然而卒能取勝者蕃落數百騎爾此兵不在衆近事之効也
陛下何不持此說以詰大臣之欲益兵者臣愚以謂備契丹
莫若寬河北河東之民備靈夏莫若寬關陝之民備[illegible]南莫
若寬兩川湖嶺之民備天下莫若寬天下之民民力寬則知
自愛雖有外虞人人可為兵用人人自愛之兵以禦外虞何
往而不克何征而不服哉古人所謂猶手臂之捍頭目子弟
衛父兄者用此兵也臣所謂慮之有素為之有備者此也今
大臣所以養民者也兵所以衛民者也今發民衛民者反殘
民矣而大臣不知救臣恐朝廷之憂不在四夷而在冗兵與
窮民也近年以來地數震動河不執道日月星辰謫見于天
皆民之感也伏請明勑大臣求所以息民之術以應天地之
變而為　宗廟社稷計臣不勝大願[illegible]
冊二　先是都官員外郎燕度建議川峽選人遭父母喪須
代者至然後聽去官知制誥同判流內銓劉敞言此非所以
全人子之孝也　辛丑詔自今並聽奔喪敞建議曰臣竊
見舊制官自三司副使以上及班行使臣不論高低遭父母
喪者例皆給日公除孝子雖有思慕之心猶逼於王命不得
遂行此誠傷教害禮無取於今臣伏以三年之喪通於天下
以義制恩古人有之自謂身在軍旅躬披金革者不敢以私

事爾非軍事亦非承平之時游說侍從之臣所當行也又非
班行冗下之職所當預也習俗既久寖以成風其賢者則以
不即人心為悲其不肖者遂以當喪其緩為榮以之錫類是
為傷恩以之教民是為忘孝今天下往往有聞哀不舉廢哀
圖仕原自此始不可不慮傳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
奪故竊謂惟在軍中者可權從變禮其舊制三司副使以上
及班行使臣百日公除不合禮意宜聽行三年之服以崇孝
悌之風臣又聞古者大夫去國三年然後收其田里明有恩
也今丁憂官僚即日絕其俸祿亦為太確豈有行禮之人反
不及被放之臣臣往見丁憂者家貧無食乞丐餬口其遑遑
傷孝子之心非所以化民成俗也臣以謂文官兩制武官自
諸司使以上與給全俸其餘京朝官班行使臣與給半俸以
明朝廷篤於禮而厚於教也乞下近臣商量可否又言　陛
下幸加恩令諸近臣得為親服三年又不奪其俸以救人子
飢窮之哀至仁至惠不可尚矣然常參京朝官班行使臣猶
不用此令臣以謂名位不同尊親一也茍取周急不宜分別
書云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惟　陛下
留意[illegible]
丙辰太常少卿周湛直昭文館為淮南江浙荊湖制置發運
使湛入辭　上謂曰朝廷選擇此職不可除致苞苴于京師
湛皇恐對曰臣恭奉訓不敢行附權要以謀進身[illegible]
[illegible]　是月詔大將軍致仕遇南郊陳乞親子孫班行
者如元係正團練使及遙郡防禦使已上曾任兩省都知除
致仕者每遇郊恩許奏一名曾任正刺史及兩省押班致仕
後遇郊恩許奏一名依例與班行後更兩遇南郊方許更奏
一名仍勘會歷任無贓罪者施行其餘分司致仕官更不得

附至和[illegible]十一月　辛酉降同知太常禮院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吳充知高郵軍太常寺太祝集賢校理鞠真卿知淮陽軍禮院故事常預為印狀列署眾銜或非時中旨有所訪問不暇徧白禮官則但判寺一人書填印狀通進施行及追贈溫成皇后日有中旨訪問禮典判寺王洙兼判少府監廨舍最近故吏多以事白洙洙常希望　上旨以意裁定填印狀進內事既施行而論者皆責禮官禮官無以自明乃召禮直官戒曰自今凡朝廷訪問禮典雖大無得輒以印狀申發乃責取知委後數日有詔問　溫成皇后忌如他廟用樂舞否禮直官李亶以事白洙洙即填印狀奏云當用樂舞事下禮院充真卿怒即牒送亶於開封府使按其罪洙抱案卷以示知府事蔡襄曰印狀行之久矣禮直官何罪襄患之乃復牒送亶於禮院充真卿復牒送府如是者再三禮院吏相率逃去

初真卿好遊臺諫之門會　溫成皇后神主祔新廟皆以兩制攝獻官翰林學士承旨楊察攝太尉殿中侍御史趙抃監祭而充監禮　上又遣內臣臨視內出圭瓚以灌鬯充言於察曰禮　上親享太廟則用圭瓚若有司攝事則用璋瓚今使有司祭　溫成廟而用圭瓚是薄於太廟而厚於婦也其於聖德虧損不細請奏易之察有難色曰日已暮矣明日行事言之何及而內臣視祭者已聞之遂以奏詔改用璋瓚祭之明日抃奏察不按治禮直官罪畏懦觀望於是執政以為充因祠祭教抃上言又禮直官日在　溫成葬所訴於內臣亦欲送禮直官於開封府者充與真卿也明日詔禮直官及繫檢禮生各贖銅八斤充真卿俱補外抃及諫官范鎮等皆言充等無罪不當降黜不報　甲子御史中丞孫抃言西川舊奏儂智高收殘兵入大理國謀寇黎雅二州請下益州張方平先事經制以安蜀人從之　乙丑太常丞直集賢院判磨勘司同修起居注馮京落同修起居注時臺諫爭言吳充鞠真卿不當補外京最後上疏言愈切宰相劉沆怒請出京知澶州　上曰京何罪然猶落修注臺諫又爭言京不當奪職請復之不報　丙寅徙淮南江浙荊湖制置發運使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許元知揚州元在淮南十二年忘於進取多聚珍奇以賂遺京師權貴尤為王堯臣所知在真州不冠之求官舟者日數十輩元視勢家要族立推巨艦與之即小官惸獨伺候歲月有不能得人以是憤怨而元自謂當然無所愧憚　丁卯江南東路轉運使刑部員外郎直史館唐詢同修起居注始詢使江東因辭得對言執政紀取科名題者修起居注非故事詢行才數月而馮京罷遂召詢入補其闕　己巳秦鳳經略安撫司言城秦州古渭寨畢工初築城費一百萬緡其後留兵戍守每歲費十萬緡　辛巳宰臣劉沆子太常寺太祝瑾令學士院召試館職　溫成皇后既葬賜后閤中金器數百兩沆力辭而為瑾請之　壬午入內押班石全彬為入內副都知知制誥劉敞封還詞頭奏曰全彬昨已有制旨除宮苑使利州觀察使未能三日復換此命朝令夕改古人所非若因全彬自陳探其不滿之意曲徇所求以悅其心使是朝廷恩典本無定制唯繫宦臣臨時邀乞宜布天下必以為戒傳示後世必以為笑何則　陛下賞罰當信天下當效後世不知全彬功勤凡有幾何所者類外之行已曾受賞今來　溫成葬畢賞又不薄不知厭足愈求遷進朝廷亦當愛惜事體無宜輕改成命全彬閒閫之臣尚如此姑息萬一復有權勢重於全彬者如何待之臣雖鄙賤實惜此體不敢輒撰誥詞從之後三月全彬卒為入內副都知

文思院副使柳涉言諸路兵官自今乞定所領親兵數也經
戰陣陷失主將皆以軍法論從之丙戌詔宗正寺故事屬籍
十年一修今雖及八年而宗支蕃衍其增修之 知制誥劉
敞言臣昨聞吳充出官馮京落職非謂其人所行實有過當
所言實有不可赴以稱忤聖意不蒙矜恕又於延和殿奏事
而奏宣詔充乃是損職亦意亦無他中書惡其太直不與含
容臣竊驚駭不覺憤咽前古以來惟有人主不能容受直言
或致竄謫臣下今 陛下慈聖好諫寬大如此不知中書何
故不務將順聖德之美須要遂言者今四方之人不知本
末反謂 陛下不能聽諫口謗腹非所損不小且如此事
陛下心所不怒中書却欲必行乃是蔽君之明止君之善侵
君之權增君之過苟要作威聳動朋衆望今後雖有不公不
直人不敢一言得以利己得以罔上 陛下不可不深察也臣
按六經舊史大臣蔽君之明止君之善侵君之權增君之過
皆爲不忠陷於刑誅況今時人情遠不如古若聞 陛下欲
爲善而牽於大臣大臣欲作威而不憚 陛下則必相率背
公向私奔走權門矣此風一動此勢一失是謂君與臣同國
聖人之至戒也曾僖公時頻致天旱春秋謂由公子遂專權
之應而洪範五行皆則常暘蒙則常風又侵上則山崩地震
日月薄蝕如今者此事逆於倫理必恐感動陰陽或傷沴致
災旱風霧山崩地震日月之眚望 陛下留神深察此言臣
以淺近荷 陛下厚恩不敢不思報然竊恨此一事近世未
有臣雖口陳未能詳盡謹手書具奏以聞敞又言臣前論吳
充馮京謫官而蒙宣諭本末臣即言君如此則是大臣敵君
之明專君之權而擅作威福也必恐感動陰陽有地震日蝕
風霧之異今臣竊聞鎮戎軍地震一夕三發去臣所言五日

之內爾又京師雪後昏霧累日復多風埃太陽黃濁此皆變
異之可戒懼者也臣所以先知必然者按五行志云臣事雖
正專之必震其不正乎又劉向書洪範蒙恒風若而京房易
傳曰之蔽君則蒙亦起臣以此數者之故知必有異也然皇
天保佑 陛下至深至厚凡以災異隨事輒應欲致 陛下
翻然自戒永綏四方也不可不思不可不憂今 陛下執誠
委信大臣而大臣依勢作威致事不平如此其衆在外畏憚
已非常時 陛下且深究天地之意收攬威權無使壅明蔽
塞法令不行則足以消伏災異矣臣前已奏陳故敢再述所
聞特乞留中詳加省覽 十二月癸巳太常少卿直史館張
子憲爲光祿卿子憲當遷諫議大夫而中書以謂諫議大夫
不可多除因除光祿卿故事大卿監無帶館職者遂落職後
卜歲乃與趙良規等復俱貼職（嘉祐三年三月） 庚子翰林
學士王洙卒太常少卿直集賢院掌禹錫上皇祐方域圖
知并州韓琦以疾奏乞太醫齊士明而翰林醫官院言士明
當診御脈不可遣 上亟命內侍賫詔押士明往視之 丁
未殿中丞直秘閣司馬光上古文孝經詔送秘閣 己酉知
京使果州團練使入內都知張惟吉卒贈保順軍節度使謚
忠安惟吉任事久頗見親信而亦弗阿徇 溫成治喪皇儀
惟吉爭不能得宰相既導諛惟吉頓足泣下 癸丑詔自今
內降且先令都知劄報被受者覆奏 殿中侍御史趙抃言
（[illegible]此章以二[illegible]十四日癸丑[illegible]） 臣竊聞宰相陳執中本家捶撻
女奴迎兒致死開封府見檢覆行遣道路喧騰群議各異一
云執中親行杖楚以致斃踣一云嬖妾阿張酷虐用他物毆
殺臣謂二者有一于此執中不能無罪若女使本有過犯自
當送官斷遣豈宜肆匹夫之暴失大臣之體違朝廷之法立

私門之戚若女使果爲阿張所殺自當檢付所司以正典刑豈宜不恤人言公爲之庇夫正家而天下定刑于有之執中家不克正而又傷害無辜欲以此自居疑丞之任 陛下倚之而望天下之治安猶却行而求前何可得也頃年晏殊宰以笏擊從人齒落 陛下不以殊東宮之舊而輕天下之法故即時罷殊樞密院出知應天府今執中連綿病告堅求乞骸進無忠勤退失家節伏望 陛下特揚宸斷允其所請罷免相位台鼎聯望之地宜擇有賢德者朝夕明贊大政則 陛下垂拱仰成無焦勞之念矣初執中家女奴死移開封府檢視有瘡痕傳言嬖妾張氏笞殺之抃即具奏而執中亦自請置獄詔太常少卿直史館齊廓郎嘉慶究鞫其事[illegible]病改命龍圖閣直學士左司郎中張昇又改命給事中崔嶧既而追取證佐執中皆留不遣抃及御史中丞孫抃共劾之[illegible]已而有詔罷臺官皆言不可翰林學士歐陽脩方以爲言逮執中去位言者乃止[illegible] 孫抃初在翰林嘗至中書白事繫執政事當執中見之不悅且責吏不以告抃因與學士見宰相以客禮自有故事況我以公事來若有私禱則足恭下頭所不用矣執中不能平及遷中丞執中猶害之[illegible]政抃每數奏大事多出獨見同列無敢抗者抃獲言其失[illegible] 陛下以臣章示執中使凡事洎衆論復熟然後奏而施行執中見章猶不喜 日賜宴都亭驛小飲相近酒明執中微語抃曰觀中丞日近封章意頗不見容老夫耄矣行當引去因指其坐曰此中不即日之地幸無亟相侵也抃俛首不荅退而語人曰陳公之言甘其心可見矣 甲寅益州布衣章詧爲本[illegible]治亂安危之事[illegible]發明三綱[illegible]其後[illegible]特錄之[illegible]使宗諤上所撰太平[illegible]陟勤孜論 上春秋漸高未有儲嗣臣諸末太常博士張述上書曰臣聞溥室之安有繫於心仁惻而嗟臣仮於側一十五年矣而區區之意不敢盡爲 陛下建去世之策見溥室趙若也臣竊恥之夫生民之命繫於 宗廟社稷之重而以繼嗣爲之本以大臣姑有百金之產猶能守業託後事出於家況於有天下者哉建隆乾德之臣子孰不願 太祖皇帝享年億萬者端拱天禧之臣子其心亦莫不若此然而天地有運行日月有盈昃陰陽之數有閏有常衝至而回物極而變理之必然者也 藝祖以神器付 太宗 太宗以傳 真宗 真宗以傳 陛下承 二聖之重利傳之于千萬年斯爲孝矣而春秋四十四 宗廟社稷之繼未有託焉此臣所以夙夜彷徨而憂也 陛下知此矣而以嫌疑不決非孝也群臣知此矣而以諱避不言非忠也 陛下享天下之富貴而不自思有天下之富而自不修過成湯文景遠矣謂臣無浙天地祖宗涉寵六宮用以愛施或未之獲則遴擇宗親才而賢者異其禮秩試以職務俾內外知卑心有所屬則天下大幸[illegible]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離爲日君象也二明相繼故能久照東昇西沒一晝一夜數之常也 陛下御天下將三紀是日之正中也而未聞以繼明爲憂臣誠疑之夫嗣不蚤定則有一旦之變而貽萬世之患歷觀前世事出倉卒則或宮闈出令或宦官士謀或姦臣首議貪孩孺以久其政與闇昧以竊其權安危之機發於頃刻而朝議恬不爲計豈不危哉述前後

七上疏攻後語尤激切文多故不具載　上終不以爲罪求
小溪人也[illegible]大常博士家
刑部詳議官吳及上疏推言宦寺以及繼嗣曰臣聞官師相
規工執藝事以諫臣幸得待罪法吏輒原刑法之本以効愚
忠切惟前世肉刑之設斷支體刻肌膚使終身不息漢文感
緹縈之言易之鞭箠然已死而笞未止外有輕刑之名其實
殺人　祖宗以來既往之弊獨除煩苛始用折杖之法祈天下
耳目效養蠲古聖賢恩所未至　陛下深恤民隱親覽庶獄
歷世用刑無如本朝之平恕宜乎天降之祥而方當隆盛之
際未享繼嗣之慶臣竊惑焉夫其意者宦官太多而　陛下
未悟也何則肉刑之五一曰宮古人除之重絶人之世今則
宦官之家競求他子剿絶人理希求爵命童幼何罪陷於刀
鋸因而夭死未易可數夫有疾而夭治世所有況無疾乎有
罪而宮前王不忍況無罪乎臣聞漢永平　除中常侍四人
小黃門十人爾唐太宗定制無得踰百員比以　祖宗近事
較之　祖宗時宦官凡幾何人今凡幾何人臣愚以謂胎卵
傷而鳳凰不至宦官多而繼嗣未育也伏望順陽春生育之
意斷發德音詳爲條禁進獻宦官一切罷絶擅宮童幼罪以
不赦若然則天心感應聖嗣必廣召福祥安宗廟之策無先
此者奏　帝異其言欲用爲諫官而及以父憂去及静海

[illegible]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九十六之一

仁宗皇帝紀三十三之一

至和二年春正月辛未朔奉先資福禪院朝謁 宣祖神御殿先是議者謂 上特行此禮因欲致奠 溫成陵廟御史中丞孫抃言陛下臨御以來未嘗朝謁 祖宗山陵今若以溫成故特行此禮虧損聖德莫此爲大翰林學士歐陽脩亦言之 上從之不復至 溫成陵廟 丁亥觀文殿大學士尚書晏殊卒始殊病浸劇乘輿將往視之即馳奏曰臣老病行愈矣不足爲陛下憂已而卒 帝雖臨奠以不視疾爲恨特罷朝二日贈司空兼侍中謚元獻既葬篆其碑首曰舊學之碑殊剛峻簡率盜入其第執而榜之既委頓以送官扶至開封府門即死雖早貴然奉養清儉累典州吏民頗畏其悁急善知人如孔道輔范仲淹皆出其門而富弼楊察皆其婿也 初命張方平知益州未行而程戡已先入爲參知政事轉運使高良夫攝守事西南夷有邛部川首領者妄言蠻賊儂智高在南詔欲來寇蜀良夫聞之大驚移兵屯邊郡益調額外弓手發民築城日夜不得休息民大驚擾爭遷居城中男女婚會不復以年賤鬻穀帛市金銀埋之地中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戍蜀兵仗絡繹相望於道詔促方平行且許以便宜從事方平言南詔去蜀二千餘里道險不通其間皆雜種不相役屬安能舉大兵爲智高寇我哉此必妄也臣當以靜鎮之道遇戍卒兵仗輒遣還入境下令邛部川曰寇來吾自當之妄言者斬悉歸屯邊兵散遣弓手罷築城之役會上元觀燈城門皆通夕不閉蜀人遂安已而得邛部川之譯人始爲此謀者斬之梟首境上而配流其餘黨於湖南西南夷大震 方平以去年七月甲戌除 二月壬辰汾州團練推官郭固爲衛尉寺丞初知并州韓琦言固嘗造車陣法今以固所說就民車約古制爲之臨陣禦敵緩急易集其車前銳後方上置七槍以爲前後二拒此馬燧戰車以制戎於後行載兵甲止爲營陣者也古者被甲車以戈戟在前故有鹿角之號今前後須伸槍者擬此又以民車之箱增爲重箱高四尺四寸前後二尺爲突箱其用華轂之吳起所謂華車掩戶輊輪籠轂是也箱有床分弩一車上容五人弓二弩其一人擊金鼓以爲一車進止前轅置柴轄一以障塞車者古所謂陷車也其車周回悉還以鐵以備矢石火箭也凡一車二十五人車上五人前挽後推十四人執器械六人凡車乘均以步騎多少隨之三軍行止橫列直布以爲寨柵夜則聯制鐵索以礙陷地制其兩車之間用人五十其車相去不過五丈行止挾隸以爲駐隊所謂伍兩彌縫也唐李靖嘗引漢魏之法五車爲陣僕射一人十車爲師率長一人凡車千乘將吏二人以法准之則雖盜爲騎兵也戰鋒隊步騎相半也駐車兼車也若出地則以爲可用於平川之地一則臨陣以折奔衝一則下營以爲寨柵今令固自賫車式詣闕進呈既試用之而有是命 磁州司理參軍陳仲約誤入人罪死有司當仲約公罪應贖 帝謂知審刑院張揆曰死者不可復生而獄吏雖暫廢他日復得敘官可不重其罰耶癸巳詔仲約特勒停會赦未許敘用 給事中崔嶧受詔按治陳執中嬖妾殺婢事嶧以爲執中自以婢不恪笞之死非嬖妾殺之頗左右執中甲午擢龍圖閣待制知慶州 庚子殿中侍御史趙抃言臣近累次彈奏宰臣陳執中興嬖制獄乞正其罪首言執中不學無術措置顛倒引用邪佞招延卜祝私仇嫌隙排斥良善很愎任情家聲很藉入事伏恐陛下猶以臣言爲虛至今

多日未嘗省納臣若不畧舉一二明白條陳則是臣自負之
金言且之計斷負陛下耳目論劾之任又得罪學廉官矣
之罪臣不忍為也輔弼之任須通古今寡識少文則取訕中
外今如去年春正以後制度禮法率多非宜蓋執中不知典
故惟務阿諛致聚敗壞國體又 祖宗朝翰林學士素
有定制豈容過多今執中斷不師古又不詢訪博識之士唯
愚諂自用遂除至七員此執中然顯宜罷免者一也朝廷差
除勳守須範執中賞罰在手紊亂綱紀至如劉湜自江寧府
移知廣州最要煙瘴重難之地而湜欲命還行得例之職仍
舊又向傳式自南京移知江寧府既其後安撫使之任乃轉
得式龍圖閣直學士又吳充鞠真卿摘發禮院生代署文字
等事人吏則贖金免決吳充鞠真卿並降黜此執中縱姦
宜罷免者二也中外委寄當擇賢才館閣清望豈容緇巧而
執中徇其私意不顧公議至如崔嶧非次除給事中移鄭州
爭罷而給事中不奪所以今來嶧治執中之獄依違中罪以
酬私恩又執中寵嬖人於周豫之家而豫黨附受知執中
遂舉豫召試館職此執中朋附宜罷免者三也夫宰輔事業
聖君倚毗宜為國家廣納賢善而執中之門未嘗待一俊傑
禮一才能所與語者苗達劉抃劉希叟之徒所預坐者曾元
李寧程惟象之輩奈何台鼎之重測候災祥窮占吉凶之意
將奚為眾所共駭此執中傾側宜罷免者四也微罪之法天
下公共執中輕重出己喜怒任情至如鄧以知宗州日過誤
決人徒刑既自舉覺復會赦猶以故去官還官執中素所惡
必乃罷以開封府推官落館職降充鄧武軍監當後來有訂
州石氏英勘入使臣犯贓杖皆謫而配廣南牢城本家訴雪
悉是虛枉却只降石英差遣以鄧比之石英則石英所犯

絕重而斷罪遂謫鄧必所犯輕而斷罪返重搢紳議論至此
無不嗟憤扼腕此執中弄法宜罷免者五也夫正人讜議邪
家之光執中陰險中傷欲人杜口結舌昌景初馬遵吳中復
彈奏梁適適既得罪出知鄭州昌景初輩隨又逐去有行
及我之語馮京疏言吳充鞠真卿刁約不當以無罪外黜充
等尋押發出門又落馮京修起居注使朝廷有罪忠拒諫之
名者由執中而上大喧譁于今未息此執中嫉賢宜罷免者
六也夫仁澤之及昆虫不遺自陛下仁聖臨御三十餘年常
恐一物失所而執中人臣之家恣行虐害致臧獲甚賤亦性
命不輕如女奴迎兒財十三歲既累行箠撻從嬖人阿張之
言窮冬裸凍紆縛手腕絕其飲食幽囚扃鎖遂致斃踣又海
棠者因阿張夾打逼脅遍身痕傷既而自縊後來又女使一
名駁髮杖背自經不殊亦係開封府施行凡一月之內殘忍
事發者三而後幽死閭閻固不少因而與獄尋自罷之厚顏
復來無所畏憚小兒童子亦悉鄙消此執中酷虐宜罷免者七
也夫正家刑國則哲所為非禮能言之今共恥執中帷薄醜
穢門閫混淆放縱嬖人信任胥吏而又身貴室富藏鏹巨萬
視姻族貧乏如行路人雖甚貧窘不一毫賑卹搢紳語及其所
鼓歎道途嗟傳相與嗟唶此執中鄙惡宜罷免者八也今執
中有是可罷免八者奈何不識廉恥復欲居廟堂之上其意
非他是欲因恩求恩歸所未饜上損至明下快私欲而然爾
方今天文謫見未退朝廷紀綱未立財用匱乏官師眾多廣
驕無厭河決未復兵伍冗惰民力疲弊當此之時正是陛下
進賢退不肖之時也臣不勝大願願陛下留神為 祖宗社
稷計為率土生靈計正執中之罪早賜降黜取中外公議天
下之所謂賢而有補業者能在公台之位委以股肱心膂之

符同德一體謨猷出納布號令宣風化俾四方元元旡所取法
目聞見太平之政豈不美哉且不盛哉今有諾郎必復臣知
高郵軍吳充翰真鄉乃約已晏初焉遊君還馬不謬修上有
關吳中役僕臺官有闕並奉復（[illegible]）
御史中丞孫抃言嘉慶院詔獄本緣陳執中特上奏章乞行
制勘朝廷前後差官以負充制使獄體之重未嘗有如此者
而執中務徇私邪出為占恩上昧聖德下欺僚采今所謹選
悉皆不遣致使獄官無由對定因然案牘暗昧而罷問是執
中要行則朝廷雖近侍之臣亦須差去按問要罷則本家婢
女僕之類不得略行追取欺誣悍頑一至于此雖陛下至仁
如天至聖如神以君臣之分勉而容之如國體何如朝法何
如公議何如宗社何如四方何　臣恐天下聞之有輕朝廷
心蠻夷聞之有輕中國心古語曰善觀國者觀其紀綱而已
矣其陳執中伏乞特行責降以正本朝典法（此據孫抃本集，二章不見，[illegible]）
（[illegible]）　甲辰殿中侍御史趙抃言臣近累次彈奏
乞正宰臣陳執中之罪未蒙施行風聞同知諫院范鎮近行
陳奏營救執中緣鎮始自常調不次遷陞小人朋邪不識恩
出陛下但知率由執中今乃改藏聽斷肆為誣罔伏望陛下
開日月之明判忠邪之路取內外之公議正朝廷之大法則
天下幸甚　先是知諫院范鎮言（[illegible]）去年
十二月癸亥祀房上相未幾隆執中家決殺婢使議者以為
天變旅此臣竊謂為不然執中將入相未及一年變
大樂除朝廷典故棣林事除安相除林學士除觀察使其
餘借賞不可悉紀陛下罷內降五六年來政事清明近日稍
復奉行至有侍從臣僚之子亦求內降內臣無名超資改轉
月須數人又今天下民困正為兵多而益兵不已執中身為

首相每以當論執不困循苟簡曾不建言大變之發實為此輩
陛下釋此不問御史又專治其私贈大責細臣恐雖退執中
未當大變乞以臣章宣示執中宣示御史然後降付學士草
詔使天下之人知陛下退大臣不以其家事而以其職事後
來執政不敢恤其家事而盡心於陛下職事於是鎮又言臣
竊聞御史以諫院不論奏陳執中家事乞加罪諫官者今張
擇行疾病在第臣已奉使還京臣為諫官不可不辨臣去年
十一月八日章城奏吳充韓真鄉事十一月九日衛水奏石
全斌事二十四日到京二十五日上殿陛下諭臣路中文字
盡收得又加勞臣臣奏使天下之人議陛下此是執政大臣
之過又問陳執中家事臣奏臣新從外來未知子細陛下言
臺諫官不識體好言人家私事臣奏人命至重臺諫官不可
不言然不可用此進退大臣（[illegible]）業所患者有所勸勵矣
充石全斌等事異也自是臣復送伴河北至今月九日還京
又聞御史中丞已下皆言執中乞置詔獄卻不追干連人赴
制院此誠執中之罪也又聞執中狀奏女使有過指揮決打
因風致死而外議謂阿張決死臣再三思惟就使阿張下獄
自承非執中指揮是阿張自決打致死有司亦未可結案須
執中證辨乃可是為一婢子令國相下獄於國之體亦似未
便所以不敢雷同上言然臣有不言之罪二而御史不知初
朝廷為禮官比臣遂補官而臣再奏論列以正上下之分及為
一婢子困臣宰相而臣久無一言臣之罪一也臣不及衆議
未定時辨明執中至執中去勢已決始入文字臣之罪二也
臣雖不敢雷同以存國體一事不足以贖二事乞以臣章下御
史臺牓于朝堂使士大夫知臣之罪須于天下使天下人知
臣之罪付于史官使後世人知臣之罪臣雖就死無所憾也

若欲論執中少否及所行政事則臣去年八月一日劄子中
月九日論兵民蹟及 温成非事是究鞠古獄右仁武宮戚
已具之矣 鎮又言伏見陛下進退大臣不以職事而以私
事蓋言事官大率急人私事而緩其職事設有急於職事必
觀大臣進退之勢而後言之今御史言陳執中與學術不知
典故等事是也執中一爲參知政事再爲宰相無學術不知
典故有素矣至爲決一婢死而後及之此臣謂御史觀大臣
進退之勢而言事也御史既知執中素無學術必方執中之婢
未死時不言邪必以非辜被重罰而臣等其亦陛下已許
執中罷去而臣爲執中辨理是臣不顧大臣進退之勢而言
事也臣又聞御史言臣奉使河北中路奏理執中是報執中
之恩然則御史居常自待如此故亦以此待臣此不足以責
御史也臣之才否與臣立朝之本末與出入執中門下與不
出入執中門下御史知之矣而御史言此者近於誣臣非獨
近於誣臣亦近於自誣若臣中路奏理執中有無文字則陛
下知之臣不復言也准律諸主毆部曲至死者徒一年故殺
者加一等其有愆犯決罰致死及過失殺者各勿論昔之造
律之人非不知愛人命而造此律直以上下之分不可廢也
今執中之婢正得有愆犯決罰致死無罪當勿論而御史以之
繩之如此又言臣報執中之恩以疑陛下以中傷臣此無他
直恐臣使不言爾臣爲諫官爲御史所恐而遂不言非所謂
爲諫官也就使造律者出於執中婢死之後即御史亦須謂
之報執中恩也此律爲諸人設爾況國相乎賈誼曰人主之
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蓋明等級而尊天子也今爲
一婢子辱宰相陛下之堂無乃易淺乎陛無乃太卑而近地
乎非特太卑而近地其勢反在地中何者諸人決婢死得勿

論而宰相反受因無此臣所以憤悶而太息也臣無賈誼之
才而抒賈誼之論鳥不知量也宜以方今事勢正與賈誼之
論同故不得隱默乞以臣章宣示中書使知大臣降付御史
臺并臣前狀依臣所奏 劄施行 鎮又言臣所奏乞責御
史辨陳執中事仍乞勝朝堂及今十餘日未見行下臣竊以
賞罰所出者存乎辨是非是非不辨則賞罰隨而廢矣陛下何
論臣過察陛下未欲留陳執中畏御史之言遂不敢留樞密院
以御史之言是而畏之邪將以爲非而畏之也以爲是而畏
之則可以爲非而畏之於陛下所以任之之意如今陛下
不以是非自專而以是非中書樞密大臣中書樞密大臣又不
敢主是非主是非者御史爾而御史是非謬戾如此御史中
丞知雜御史又左右之矣所謂謬戾者棄法律而希於傳說
也任私情而不顧公道也務已勝而專於詆訐也陛下何不
勑大臣以法律與之以古所行之事折衷之則其非辨而宜
罰當矣漢宣帝時魏相爲丞相其傳婢有過自死於是趙廣
漢爲京兆尹疑丞相夫人妬殺之即上書告丞相罪魏相亦
上書自陳妻實不殺婢相自以過譴笞出至外第死而司直蕭
望之亦劾奏廣漢摧辱大臣傷化不道廣漢卒坐賊殺不辜
等數罪腰斬於市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願代廣漢
死者皆不聽宣帝明主也廣漢能臣也吏民守闕號泣乃非
持御史中丞知雜御史之事之爲明也然而宣帝所以必殺以
爲朝廷上下之分戒險薄之俗不得不然也臣言此者非欲陛
下斷御史如廣漢事也直欲陛下知古人嚴上下之分戒險
薄之俗如此其決也乞以臣章并御史所奏宣示中書樞密
大臣詳正是非如以臣章非是則乞免臣所職終身不齒以
御史所奏爲非亦乞依公施行 乙巳觀文殿學士戶部侍

判官河陽…宣徽南院使判并州 丙午以知并州…
康軍節度使韓琦知相州琦以疾自請也 先是…可耕
避寇地空已累年內從官監丁不耕號禁地而忻代州寧
化火山軍皆禁地修當奏令耕之…范仲淹…請
如修奏…不克行及琦至遣人行視以此…
膄田…不耕…請以…募弓箭手後…為虜人所
矣…代州寧化軍宜如嵐軍例距北界十
里為禁地餘則募弓箭手居之會琦去則…請如琦
奏凡得戶四千墾地九千六百頃 初翰林學士吳奎上疏
論宰相陳執中外雖強項內實姦邪朝廷故事都不諳練除改
官序宜並失倫居不接士人惟陰陽卜祝之流延入門內
干預政事又數其過惡十餘事 上還其疏奎進曰若止
以口陳是陰中大臣也請付執中令自辨於是奎改翰林侍
讀學士知徐州辭曰特賜襲衣…遣使以…曰…特為…設
可盡辭也仍詔自今由經筵出者亦如例…
臣劉沆言由奉德音凡傳宣內降其當行者自依法律…
外餘令二府與所屬官司執奏蓋欲杜請託僥倖之路也因
陳三弊曰近臣保薦辟請動踰數十皆浮薄權豪之交相
薦舉有司以之貿易遂使省府臺閣華資要職路分監司邊
防寄任授非公選多出私門又職掌吏人遷補有常而以…
選出官超省稍職堂除家便其次差遣之類乃是近臣保任
官吏之弊一也審官吏部銓三班當入川廣則求近地入遠
地則求在京…館閣…之類乃…近臣陳
乞親屬之弊二也其敘錢穀…刑獄…
雖存常格已經裁定尚復有僥倖之請以法則輕以例則厚
故執政者不能守法多以例與之如此之類乃是敘勞干進之
弊三也願詔中書樞密凡三事毋得用例餘聽如舊事既施
行而眾頗不悅未幾復故 乙卯流內銓引對前雍丘縣主
簿陳祺…官 上謂判銓賈黯曰祺雖無他過而歷三任
皆因緣陳乞不由有司奏擬祺乃…今保舉多至二
十四人得非專務請託附大臣故耶且與幕職官知縣祺監
鐵副使洎之子也 知諫院范鎮等言恩州自皇祐五年秋
至去年冬知州凡換七人河北諸州大率如此欲望兵馬練
習固不可得伏見雄州馬懷德恩州劉…州王德基皆有
材勇智慮可責以撫治乞令久任從之 三月乙丑邇英閣
講周禮… 上謂講官盧士宗曰妖祥之興皆由人事君
人者必修德以承天意乎 丁卯詔修起居注自今每御
邇英閣立於講讀官之次初賈黯請左右史入閣記事 上
以坐於御榻西南至是修起居注石揚休言恐 上時有宣
諭去坐遠不聞因令立侍焉 詔封孔子後為衍聖
公初太常博士祖無擇言文宣王四十七代孫孔宗愿襲封
文宣公按前史孔子之後襲封者在漢魏曰褒成褒亭奉聖
在晉宋曰奉聖後魏曰崇聖北齊曰恭聖後周及隋並封以
鄒國唐初曰褒聖開元初始追謚孔子為文宣王又以其後
為文宣公然祖謚不可加後嗣宜詔有司更定美號乃下兩
制定更封宗愿而令世襲焉 己卯邇英閣講周禮讀大宰王
誅曰刑天地之理以質信為本 帝曰帝王操不事質信而多
詐恐何以事上帝承天地之德非至誠之道至質之語
何以動之張揆…後漢書…揆曰當漢亂帝亂世有司
猶能守法今天下奏械或違法出罪者竟不伸水旱之災未
必不由此也 帝曰祖宗以來多用中典奏讞者往往貸
之豈欲刑罰之濫乎 翰林學士…群牧使楊偉等言判…殿

中丞上安石文行推直兮除職名中書檢會安石累狀試學士
赴詔特授集賢校理安石又固辭不拜（[illegible]）
范鎮言臣伏見去冬多南風今春多西北風乍寒乍暑[illegible]
不雨又有黑氣蔽日此皆人事之所感動也黑氣陰也小人
也日陽也君象也黑氣蔽日者陰侵陽小人感君也欲雨不
雨者此事不決也陳執中爲相不協而家居者百日矣陛下
以御史之言決一婢死而欲退宰相爲是耶乞速退執中以
解天意以御史之言爲非乞勅執中起視事無使天意久不
決也寒暑者賞罰也乍寒乍暑者不當賞而賞當罰而不罰
也鄧保吉有過於法不當爲內侍都知鄧宣言不應遷使於
法不當爲內侍押班爲內侍押班未幾而又改官石全彬不
當爲觀察使未幾而又爲內侍副都知其餘攀緣遷改皆不
應法律賞罰是不當賞而賞當罰也陛下有旨不應法律賞罰[illegible]

中書樞密大臣執奏而中書樞密大臣不執奏是當罰而不
罰也冬而多南風春而多西北風皆逆氣也風者號令上恩
慮陛下思慮若有爲小人所惑而號令數變易也天災之發
或發於未然之前或發於已然之後皆所以覺悟人君也修
人事以應天變則災異可爲福祥也陛下如欲應黑氣蔽日
之變莫如遠小人近君子莫若黜小人之言用君子之言陛
下如欲應乍寒乍暑之變則莫若追還鄧保吉等新命而明
正中書樞密大臣之罪也陛下如欲應欲雨不雨之變莫若
速定陳執中進退之勢以決中外之惑陛下如欲應冬多南
風春多西北風之變莫若精其思慮而不數變號令也凡此
皆古聖賢通天人之術著于經史使後世爲人君者視之以
奉天爲人臣者法之以事君者也非臣之所臆說也陛下無
以臣非才廢臣所陳先聖賢之言則臣之幸也非特臣之幸

也天下之幸也社稷之福也惟妖星之變及今一年臣消息
所未至也今春諸路無麥苗禾種不入而山東尤甚山東盜
所起處爲一盜起陛下將何以待之妖星之變殆恐爲此此
臣所以居言責之地而不得默二也（此疏[illegible]載之）　癸未龍圖
閣直學士起居舍人權知開封府蔡襄爲樞密直學士知泉
州以母老自請也襄工筆札上尤愛之御製故李用和碑文
詔使襄書後又敕襄書溫成皇后父清河郡王碑襄曰此待
詔職也辭之　丙戌邇英閣王洙講周官典瑞含玉　上
曰若使人用此而骨不朽豈如功名之不朽哉　丁亥知審
刑院張揆言知虢州周日宣妄言澗水衝注城郭當坐不實
之罪　上曰州郡多奏祥瑞至水旱之災或抑而不聞今守
臣自陳墊壞官私廬舍意亦在民當恕罪也　翰林學士歐
陽修言朝廷欲俟秋興大役塞商胡開橫隴回大河於故道

夫動大衆必順天時量人力謀於其始而審然後必行計其
所利者多乃可無悔比年以來興役動衆勞民費財不精謀
慮於厥初輕信利害之偏說舉事之始既已倉皇群議一搖
尋復悔罷不敢遠引他事且如河決商胡是時執政之臣不
審計慮遽謀修塞凡科配梢芟一千八百萬騷動六路一百
餘州軍官吏催驅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於道塗或物已輸
官或人方在路未及興役尋已罷修虛費民財爲國斂怨舉
事輕脫爲害若斯今又聞復有修河之役聚三十萬人之衆
開一千餘里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災歲
旱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知其有大不可者五
蓋自去秋至春半天下苦旱而京東尤甚河北次之國家常
務安靜賑卹之猶恐民起爲盜況於兩路聚大衆興大役乎
此其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後繼以凶年人户

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來，稍稍歸復，然死亡之餘，所存者幾，瘡痍未斂，物力未充。又京東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將踰春暮，粟未布種，農心焦勞，所向無望。若別路差夫，又遠者難為赴役；一出諸近，則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往年議塞滑州決河時，公私人力未若今日之貧虛，然猶儲積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始能興役。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決之洪流，此一大役也；鑿橫隴，開久廢之故道，又一大役也；自橫隴至海千餘里，埽岸久已廢頓，須興緝，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時，興一大役尚須數年，今猝興三大役於災旱貧虛之際，此其必不可者三也。就令商胡可塞，故道未必可開。鯀障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潤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而就下，水患乃息。然則以大禹之功，不能障塞，但能因勢而疏決爾。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使人力斡而回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橫隴湮塞已二十年，商胡決又數歲，故道已平而難鑿，安流已久而難回，此其不可者五也。臣伏思國家累歲災譴甚多，其於京東，變異尤大。地貴安靜，動而有聲；巨嵎山摧，海水搖蕩，如此不止者僅十年，天地警戒，宜不虛發。臣謂變異所起之方，尤當過慮防懼。今乃欲於凶旱之年，聚三十萬之大眾於變異最大之方，臣恐災禍自此而發也。況京東赤地千里，饑饉之民，正苦天災，又聞河役將動，往往伐桑毀屋，無復生計，流亡盜賊之患，不可不虞。宜速止罷，用安人心。

夏四月丙申，上封者言有蔭子孫犯杖以上私罪，情理重者，令州縣批所犯於用蔭官誥之後，若三犯，奏聽裁。從之。

辛卯，陳執中初為御史所劾，即家居待罪，不敢出。庚戌，復入中書視事。此據[illegible]參集

辛亥，罷諸路里正衙前。先是，知

并州韓琦言：「州縣生民之苦，無重於里正衙前。自兵興以來，殘剝尤甚，至有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單丁，規圖百端，苟脫溝壑之患，殊可痛傷。國朝置里正，主催稅及預縣差役之事，號為脂膏，遂令役滿更入重難衙前。承平以來，科禁漸密，凡差戶役，皆令佐親閱簿書，里正代納逃戶稅租及應無名科率，亦有未曾催稅已勾集上州主管綱運，及每鄉被差疏密，與物力高下不均。假有一縣甲乙二鄉，甲鄉有第一等十五戶，每戶物力及三千貫；乙鄉有第一等五戶，每戶物力及五百貫。即甲鄉十五年一役，乙鄉五年一役，富者休息有餘，貧者敗亡相繼，豈朝廷為民父母之意乎！請自今罷差里正衙前，只差鄉戶衙前，令轉運司將逐州軍見勾到里正衙前人數立為定額，令本縣令佐將五等簿於一縣諸鄉中第一等選一戶物力最高者為之，如更差人亦倣此。若甲縣戶少而役蕃，即權許於乙縣戶多而役希處差。簿書未盡實而願挾取他戶者，亦聽。其稅賦只令戶長催輸，以三年一替。」於是下京畿、河北、河東、陝西、京西轉運司相度利害，而皆謂如琦所議便。又知制誥韓絳言：「臣嘗安撫江南東西路，見兩路衙前應役不均，請行鄉戶五則之法。」又知制誥蔡襄言：「臣嘗為福建路轉運使，見一縣之中所差里正衙前，各於逐縣有二十年或五七年輪差一次者。一百貫至十貫皆入十分重難者，請止以產錢多少定其所入重難之等。」乃命韓絳、蔡襄與三司使、副、判官置司同定奪，遣都官員外郎吳幾復往江東、殿中丞蔡稟往江西，與本路長吏、轉運使相度，因請行五則法。凡差諸州軍鄉戶衙前，以產錢與物力從多至少，置簿排定戶數，分為五則。其重難差遣亦分等第，准此。若有第一等重難十處，合用十

人即排定第一等一百户若有第二等五處即排定第二等五十户以備十次之役其里正更不差人所置簿封付通判廳每遇差人即長吏以下同按視之轉運使提點刑獄遞至州即取簿點檢仍察其違失者施行遂更著淮南兩浙荊湖福建之法下三司頒行之其法雖逐路小有不同然大率得免里正衙前之役民甚便之　知諫院范鎮言伏見今歲無麥苗朝廷放稅免役及以常平倉軍食拯濟存卹之恩不爲不至矣然而人民流離父母妻子不能相保者平居無事時不少寬其力役輕其租賦歲雖大熟使民不得終歲之飽及少歉雖加重施固已不及事矣此無他重斂之政在前也今特一穀不熟爾而流民如此就使九穀皆不熟朝廷將如之何臣竊以水旱之作由民之不足而怨民之不足而怨由有司之重斂有司之重斂由官冗兵多與土木之費廣而經制不立也又聞許汝鄭等處蝗蝻復生亦由貪政之所感也天意以爲貪政之取民猶蝗蝻之食苗故頻年生蝗蝻以覺悟陛下也春秋書秋初稅畝冬蝝生說者以爲緣稅畝而生此所謂貪政之感也國家自陝西用兵增兵以來賦役煩重及近年不惜高爵重祿假借匪人轉運使復於常賦外進羨錢以助南郊其餘無名斂率不可勝計此皆貪政也貪政之發發於掊克暴虐此民所以怨也所以干天地之和也水旱之所以作也臣前此言官冗兵多民困者屢矣未蒙報下伏乞陛下敕大臣檢臣前所上章考今官數兵數與賦入之數立爲經制又罷土木之費民得足食而少休息則天地之和至今古之言太平者止於使之足食也今誠能立經制省官與兵節土木之費使民足食陛下高拱深居而太平可坐致願陛下責任大臣何如爾翌日鎮又言伏見周制冢宰制國用唐宰相兼鹽鐵轉運或判户部或判度支然則宰相制國用從古然也今中書主民樞密院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密減兵三司寬財以救民困者制國用之職不在中書也而欲陰陽和風雨時家給人足天下安治不可得也欲乞使中書樞密院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制爲國用則天下民力庶幾少寬以副陛下憂勞之心也非使中書樞密大臣躬親繁務如三司使之比直欲令知一歲之計以制國用爾　眞宗時內外兵九十一萬二千宗室吏員受祿者九千七百八十五寶元以後募兵益廣宗室蕃衍吏員歲增至是兵百二十五萬九千宗室吏員受祿者萬五千四百四十三祿廩俸賜從而增廣又景祐中祀南郊內外賞賚緡錢金帛總六百一萬及饗明堂增至一千二百餘萬故用度不得不屈自天聖以來　帝每以經費爲慮命官裁節者數矣臣下亦數以爲言而有司不能承上之意牽於習俗卒無所建明議者以爲恨焉

丙辰殿中侍御史趙抃言臣昨自二月二十日以前累上章疏乞正宰臣陳執中之罪又條奏執中可罷免者八事伏蒙陛下省納開諭宣付政府施行執中退處私第不赴朝請前後數月雖兩次大宴并乾元聖節亦免上壽赴宴誠以謂陛下體貌大臣雖執中罪惡彰著不即降黜是欲使全而退之故臣不敢再三論列懼成喋喋煩瀆天聽此月二十二日執中遽然趨朝再入中書供職如舊中外駭歎莫測聖意臣雖至愚不能無惑臣固不知陛下以臣向來之言爲是邪爲非邪復不知陛下以執中之罪爲有邪爲無邪陛下若以臣言爲是而以執中爲有罪即乞陛下早正朝廷之

法而罷免相位以從天下之公議陛下若以臣言爲非而洗
中爲無罪亦乞陛下正朝廷之法而竄臣遠方宣布中外以
誡後來臣孤危小忠不識忌諱伏望陛下將臣前來累上章
疏再賜觀覽則臣之言是非執中之罪有與無莫逃聖斷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九十六之一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九十六之二

仁宗皇帝紀三十三之二

至和二年五月戊午朔汝南郡王允讓子右領軍衛大將軍
宗師爲康州刺史北海郡王允弼子右監門衛將軍宗喬爲
右領軍衛大將軍皆以父領大宗正久因乾元節推恩特遷
之後毋得爲例（曾鞏云令知大宗正司每歲[illegible]與子[illegible] 內外親屬乃錄[illegible]）
[illegible]二年十月 辛酉詔中書公事自今並用 祖宗故事施行初
宰臣劉沆建言中書不用例而議者皆以爲非便左司諫賈
黯奏罷之（[illegible]）先是久不雨 帝問翰林侍讀學士
呂公綽何以致雨公綽曰獄久繫則旱 帝親慮獄已而大
雨時公綽受命知河陽既數月乙丑詔留侍經筵知諫院范
鎮言比來使河北還伏見河北連歲招兵不已皆是坊市無
賴及隴畝力田之人冒爲屯營子弟誠是軍營子弟則今日
詔下明日自當投牒豈有及今一年尚未盡至其爲坊市無
賴隴畝力田之人明矣況今田甚曠民甚稀賦役甚重國用
甚不足所以然者正由兵多也 先朝用兵時兵方四十餘
萬今不用兵而兵已倍之臣不知大臣以何見而爲此議也
必以爲備契丹也今塘水東西三百餘里多於 先朝也歲
予金繒五十萬禮聘又十餘萬亦多於 先朝也以多於
先朝之塘水多於 先朝之金繒以備契丹而與之和也宜
省兵以息民而反多兵以困民者臣所以深惑也契丹自知
額塘水之限貪金繒之利而不敢動者五十年于今矣方契
丹貪利而不敢動之時其民宜富實而反日以困國用宜饒
足而反日以竭此無他兵多而民稀田曠與賦役重也使契
丹而有一日之警將何以繼之故大臣終不知念此而但以
多兵爲有備此臣所以深惑也今契丹五十年不敢南入爲

殺者貪金繒之利厚也就使棄利爲寇則大河以北婦人女
子皆是乘城之人其坊市無賴隴畝力田者又將焉往況契
丹貪利而不敢動而傾畜養之以困斯民乎夫取兵於民則
民稀民稀則田曠田曠則賦役重賦役重則民心離寓兵於
民則民稠民稠則田闢田闢則賦役輕賦役輕則民心固與
其離民之心以備契丹契丹未至而民力先已困國用先已
匱孰若固民之心以備契丹契丹雖至而民力有餘國用有
備其利害若視白黑者數一二而大臣以爲難者臣所以深
惑也昔漢武以兵困天下者用兵以征匈奴至漢比征所欲
也今陛下以兵困天下者不用兵以至是也非以快所欲也
何苦而爲是乎王旦之家尚知量入以爲出況天下大計其
可以不校出入其可以無經制乎臣伏見今之世有失入徒
者流死者陛下必加罪有司其在選人必加停殿後雖用
之不得遷改此所以見陛下卹民之心至矣今大臣舉天下
之民而困之豈特失入徒流死罪之比而陛下略不加問是
捨所大而急所細也臣愚豈得默然陛下誠能令招兵勅大
臣使具　太祖時賦入若干兵若干官若干　太宗時賦入
若干兵若干官若干　真宗時賦入若干兵若干官若干陛
下天聖中賦入若干兵若干官若干約令賦入之數與兵吏之
數酌取中道立爲經制以賦入之數十分爲率以十分之七
贍官吏諸費三分留備水旱及緩急非常爲之十年庶可以
言治古者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
之畜曰國非其國今自京師至天下州郡大率無二年之備
邊城甚者或三數月矣不幸有連二年之水旱將何以養此
兵乎此兵不足以養則其變不在契丹也此臣所謂害且甚也
陛下所宜留念大臣所宜盡心悉力之時也伏乞下臣此奏中

書付樞密大臣并臣前奏看詳若不以臣非才而信用其言乞
罷招兵然後量今天下賦入以爲國用使上下寬裕非臣之
之幸也乃天下之幸也　戊寅詔曰朕祗紹駿謨增修政
務茲文武之列所謂邦家之基惟古今治忽之原繫上下義
利之分肝進退咸辨至頒告以爲參領間者間休於私戶言
責者或失於富盛官無罪解之路專覬譽因循之士亦貴賢之
識附合私謝忘於命令之下以及詔除之行論議所移綱條
益紊朕惟舜德之盛股肱有賡載之和周道之衰朝廷多譏
怨之興尚商周行之士適逢至治之期與其沿除以徵舊習
若飭恭而馴致愛伸戒告以屬俊明苟迷脩省之方侵長躁
浮之俗必從吏議以正邦彝時上封者言古之取士以德行
故淳朴茂之人用後世取士以詞章故浮薄纖巧之人進
望修列擧事申戒百官故降是詔　御史中丞孫抃與其僚
言臣等近以宰臣陳執中家杖殺女使事有詔置獄勘不證
情理覆朝廷之法各曾具狀彈奏乞正執中之罪至今逾涉
旬浹未蒙施行竊聞多有大臣及近侍臣僚曲爲蔽蒙上惑
宸聽伏緣寅緣之人盡是交結朋附稍思壞法伏望陛下特
從聖斷早賜指揮正執中之罪以塞中外公議
銓又言執中謬國朝綱輕發詔獄緣嬖昵之私受內外公議之
大議內則滅家法外則紊國綱又其作爲今且叢謗在居官
之日則務揚聲言引退及待罪之時則多設事意以圖留
還閏上欺心忠實何在陛下若全大體不令遠謫尚俾充者
留任宰府人人相目憤憤不平況執中少不讀書引不稽古
及其寢毫遂唯業事之七端顛倒七入物議以爲必不可
更當大任臣等屢嘗具論列總以人言所隔致茲聖意未回紀
綱一差紛不可整且朝廷之法即　祖宗之法　祖宗之法

廷一天下平允之大本臣等可戮此法不可虧其門乾口伏乞特行責降以正　本朝典故不載於是抃與知雜事鄧甫錫侍御史毋湜范師道殿中侍御史趙抃同乞上殿閤門以違近制不許　壬午詔抃等輪日入對　知諫院范鎮言御史臺全臺請對陛下何不延問聽其所陳別白是非可行則行其不可行亦當明諭不可之故使自知省今拒其請非所以開言路也　御史中丞孫抃侍御史知雜事鄧綰入對言臣等昨以宰臣陳執中杖殺女使事外議皆謂[illegible]張打殺致開封府檢驗推窮其執中既自奏乞差官勘乃陛遂起詔獄洎不勾追干證奴婢之人卻又拒抗不肯令又入對乞不枝蔓其御院從而希旨內若結絕獄案[illegible]無所建明所以制獄之興由執中而興制獄之發亦由執中而發家聲醜穢物議喧騰不如中外之言復壞朝廷之法況公閒上慢心厚顏豈宜更居台司使輔國政其措置無狀職事不修臣等前後累曾彈奏伏乞陛下特賜宸斷正執中害殺幼弱違拒制獄欺公罔上之罪使朝廷之法不偃則宗廟社稷之幸[illegible]抃又言前日詔獄付宗官屢有彈奏未聞陛下特降指揮臣僚中亦有解救者伏望陛下因而疑惑臣愚切以彈奏之言為朝廷惜法為紀綱設故之語為宰相為身為祿二途事實自可驗昔[illegible]五坊使楊朝汶擅捕平人以罰財物御史中丞蕭俛等彈官上疏論列裴度復論之因延英對極言之憲宗曰且欲與卿等商量東軍此小事我自處置度奏曰用兵小事也五坊追捕平人大事也兵事不治止憂山東五坊使暴横恐亂輦轂憲宗悟遂置於法況今相臣輕侮朝柄詔獄發露議皆自我親其所爲何比暴横陛下縱全君臣之分免其黜罰亦當罷去以懲不法之罪奈何使消遥延固執不下臣恐而今而後宰相得欺朝廷大臣得罔君上居近列者得報私恩而毁公議爲獄官者得撓實狀而結虛案紛紛讒冤皇風而起陛下何以止之方今險言得行正道差塞事若是弛人將不安願陛下聖治之間一講　祖宗遺範公賞公罰再清朝路俾爲成大業　求無窮臣不勝懇倒之劇[illegible]　乙酉殿中侍御史趙抃言臣伏覩近降詔書有云言責者或失於當之語臣以謂自朝廷至縣天下自輔相至百執事孰為忠義孰為姦邪孰為賢正孰為欺詐陛下念知人之難欲別白真偽而進退之莫若取中外之公議欲聞中外之公議莫若信風憲之直言故德音丁寧遽然下詔令御史臺等下耳目之司當是職者既能言之又不失其當則陛下固宜聽之不疑斷之不惑聽斷之必行焉雖朝廷至舉天下雖輔相至百執事其忠義其姦邪其賢正其欺詐無所逃遁莫不悉知之矣知忠義賢正既進任之知姦邪欺詐既退黜之夫如是則天子尊而天下安矣伏惟　聖宋受命僅百年　祖宗繼承使綱紀不破壞者有禮法而已扶樹禮法而不使破壞者有宰相而已今宰臣陳執中居廟堂之上自去年春正以來處置大事違越典故先意希旨動昧乖繆身為大臣既破朝廷之禮而私門之內信縱嬖人殺虐無罪陳乞置獄復自廢之情法詭罔託疾歸第不赴大宴不赴聖節上壽一旦昂然復入中書殊無廉恥不卹人言身為大臣而又壞朝廷之法宰相既破禮又壞法御史不言之不可也御史之言既無不當陛下不斷之不可也臣昨一月中曾疏奏執中可罷免者八事臣自省臣之言無不當也陛下前日之詔謂言之失當者固已勑戒之矣若言之無不當者願陛下聽之於不

疑斷之於不惑其朋附執中之人排解熒惑之偏說不足信也臣愚伏望早賜宸斷正執中之罪復朝廷之體以振中外之紀綱念 祖宗繼承之艱難廣社稷百年之基業天子得以尊天下得以安小以示詔書之出不徒然也 六月戊子朔拜入對又言臣竊以宰相之任賞罰一柄出乎其手能禍人能福人當世濟當之人旣懼禍又邀福誰不附會而迎承之宰相有罪無敢露跡狀很藉諫常某論列御史不拜彈天子不得聞下情不得通積日持久天子之勢危矣昨以宰臣陳執中很愎昏暗誣評欺罔破壞禮法侮弄州処臣職忝御史以身許國極口論列累章抨彈不敢阿容執中而上負陛下者誠恐陛下不得聞執中之罪而外廷庸常之人又多附會迎承之者如此積日持久使天下之勢危則臣之爲罪雖伏斧鑕肆市朝不足以償其默默也伏望陛下納忠蓋讜言之言闢姦佞熒惑之說特早發宸斷正執中之罪而罷免之則聖德愈隆公議大協廢流 宗社福蒼生民矣 己丑翰林學士歐陽脩爲翰林侍讀學士知蔡州知制誥賈黯知制南皆從所乞也先是脩奏疏言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爲治君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爲明主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illegible]疑其臣則必自用自用則多失多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後君臣爭勝於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夫爲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己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幷力以拒忠臣夫爲人主者拒忠臣之

言而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而自用與臣下爭勝也使爲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忠言入則聰明不惑而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爲明主萬世仰爲治君豈不臣主俱榮而樂哉與其區區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而事益惑者相去遠矣臣聞仲虺稱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又戒湯曰自用則小成湯古之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爲聖人也以湯之聰明其所爲不至於繆戾矣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知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爲治君明主也臣伏見宰臣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叶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尚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寬慈堯舜之用心也惟陛下之用心天下宜至於治者久矣而紀綱日壞政令日乖國用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其亦何爲而致此由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悟疑心一生視聽旣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雖天災水旱飢殍離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故欲拒言事者爾言事者何負於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諂邪很愎之執中而甘心焉言事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本不圖至於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今陛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逐

不可使小臣動搖其首則試言事者欲遂執中而引用他人
陛下方崇言事者以悖聖聰然開所言之順否不復參其邪
佞而信之於以杜言事者益峻則執中益堅矣以萬乘之尊
與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為一聖意必不可回則言事
者亦當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
忠言庇愚相以陛下為何如主也前日御史論梁適罪惡陛
下赫怒登掌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
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愛陛下
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絕之執中為相使天下水旱流亡
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情除改差繆取笑中外家
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謟上傲下憸邪
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睿哲聰明群臣善惡
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由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
之九八　九六之一　六　子佑
疑惑厭執中不知廉恥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豈忍因執
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於明時也臣願陛下廓然
回心釋去疑蔽察言事者之忠知執中之過惡悟用人之非
法成湯改過之聖遵仲虺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章疏出
付外廷議正執中之過惡罷其政事別用賢材以康時務以
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已而脩及黯皆得補外殿中
侍御史趙抃言天子南面之尊左右前後須得正人賢士為
之羽翼朝廷有大賞罰可以詢謀有大闕失可以稱救有大
急難可以謀議有大禮法可以質正切見近日以來所謂正
人賢士者紛紛引去朝廷奈何自前除羽翼臣未見其能致
遠也憂國之人莫不為之寒心如呂溱知徐州蔡襄知泉州
吳奎被黜知壽州韓絳知河陽府此皆衆所共惜其去又聞
歐陽脩乞知蔡州賈黯乞知荊南府侍從之賢如脩輩無幾

今堅欲請郡者非他蓋惊然正色立朝既不能曲從而
乃以疾中傷皆欲效溱襄奎絳而去爾今陛下又從其請
外補之臣恐非朝廷之福朝廷萬一有緩急事則陛下何從
而詢訪也何從而裨益也何從而謀議也何從而質正也所
失欲多髒悔何及詩不云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謂文王
雖大聖人得賢輔而安寧者蓋在朝廷多賢而上下咸然
也臣恐伏望陛下鑑古於今勿使脩等去職緒又曰
輔助則中外幸甚　知制誥劉敞亦言邪臣正臣進退之分
正臣雖進而易退邪臣常易進而難退願陛下參伍觀之
呂溱蔡襄歐陽脩賈黯韓絳皆有直質無流心議論不阿執
政有益當世者誠不宜許其外補使四方有以窺朝廷啓發
幸之心脩黯遂復留（脩黯復留明年二月脩在七）　戊戌吏部尚書平
章事陳執中罷為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孫抃等既
之九八　九六之二　九　子佑
入對極言執中過惡請罷之退又交章論列抃最後乞解言
職補外以避執中朋黨中傷之禍於是抃請如御史因執守
殺婢事欲擊去之　上未聽而諫官初無論列者御史斥以
為言而趙抃攻范鎮尤力臺官皆助之鎮累奏乞與御史辨
不報及御史入對又言執中私其女子傷化不道執中既罷
上以諭鎮鎮復言朝廷置御史以防讒慝非使其為讒慝也
審如御史言則執中可誅如其不然亦當誅御史并繳前五
奏乞宣示洗攻相異庭辨之卒不報鎮由是與趙抃有隙
忠武節度使知永興軍文彥博為吏部尚書平章事昭文館
大學士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富弼為戶部侍郎平章事集賢
殿大學士工部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劉沆加兵部侍
郎監修國史初除弼監修國史沆止遷兵部侍郎乃處弼下
論者以為咸平四年故事呂蒙正領昭文館大學士李沆監

修國史向敏中集賢殿大學士今所除非故事由學士承旨楊察之誤尋貶麻改沆監修國史而弼為集賢殿大學士初彥博與弼並命是日宣制帝遣小黃門數輩覘於庭士大夫相慶得人後數日翰林學士歐陽脩奏事殿上帝具以語脩且言古之求相者或得於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脩頓首稱賀 癸卯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左司郎中張昇為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上嘗諭執政以昇有直可任風憲故使代孫抃時富弼初入相歐陽脩復為翰林學士杜大成謂三得人也 甲辰觀文殿大學士戶部侍郎知鄆州龐籍為昭德節度使知永興軍尋改知并州籍過京師入對 上新相文彥博富弼意甚自得謂籍曰朕用二相何如籍曰二臣皆朝廷高選陛下拔之甚允天下望上曰誠如卿言文彥博猶多私至於富弼萬口一詞皆曰賢相也籍曰文彥博臣頃與之同在中書詳知其所為實無所私但惡之者毀之爾況前者被謗而出今當首用與前事異然富弼頃以樞密副使未執大政朝士大夫未有與之為怨故交口譽之冀其進用而已亦有所利焉若富弼以陛下之爵祿樹私恩則非忠臣何足賢也若一以公議騭之則向之譽者將轉而為謗矣陛下所宜深察也且陛下既知二臣之賢而用之則當信之堅任之久然後可以責成功若以一人言進之未幾又以一人言疑之臣恐太平之功不易致也 上曰卿言是也 乙巳儂智高母阿儂弟智光子繼宗繼封伏誅初欲留繼宗等以招降智高日給食飲或傳智高已死遂并戮之 工部侍郎知桂州余靖為戶部侍郎西上閤門副使知邕州蕭注為引進副使留再任注募死士使大理國購智高母留久與中國絕林箐險深接生蠻部皆重譯行百日乃通智高亦自為大理所殺函其首至京師大理國函首至京師此據記聞傳聞智高奔大理不出其存亡莫可知司馬光記百官表云智高至和二年四月亦會儂智高母子伏誅考理當 秋七月丁巳朔詔如聞河東戶役推課桑以定物力之差故農人不敢植桑而桑柘益薄其令轉運使勸植之仍自今無得以桑數定戶等 戊午新知蔡州翰林侍讀學士歐陽脩復為翰林學士兼知制誥史館修撰判流內銓 癸亥翰林學士歐陽脩請自今兩制兩省以上非因公事不得與執政相見及不許與臺諫官往還詔如有公事許就白於中書樞密院 甲子詔凡宰相召自外者令百官班迎之自內拜者聽行上事儀國朝待宰相蓋舒於故事其後多承例辭至是文彥博富弼入相御史梁蒨請班迎於國門范師道又請行上事禮然亦卒辭之知諫院范鎮言伏覩御史臺告報百官立班郊迎宰相文彥博富弼者誠隆禮也與夫隆之以虛禮孰若推之以至誠任之以實權自陛下用文彥博富弼為宰相中外皆謂得人然近日有詔兩制臣僚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宰相是不推之以誠不任之以權而以郊迎虛禮待之也伏乞罷百官郊迎而令兩制百官復得就第謁見執政以訪天下之事以達陛下之聰明則御大臣之術兩得之矣 戊辰資政殿大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戶部侍郎吳育為宣徽南院使判延州育侍讀禁中帝因示以天下毀譽多出愛憎育曰聖言要切實四方之幸然知而形之於言不若察而行之於事自古人君皆因信讒邪而致亂明哲遠險而致治至於安危萬端不出愛憎二字達之則書不足觀不達雖博記無益也蓋人主事有不可不密者有不可不明者語臣及軍國幾微或干權要不可不密也若指人姓名陰言其罪而事狀未見者此不可不明也若不明則讒邪得計

忠正鯁直，更辨邪正，懼遂行，故曰倫據性惡[illegible]
故聖王之行如天地日月，坦然明白，進一人使天下皆[illegible]
善，黜一人使天下皆曉其惡，則陰邪不能陷害公正，所以[illegible]
身，此百王之要道也。帝益重之，嘗欲大用，而諫官啟言[illegible]
育在河南嘗貸民出息錢，父之遂命出師[illegible]
[illegible]
己巳，罷三司市御[illegible]
初，三司言御前箭皆以兩末黑中白羽爲之，令監鋼市人[illegible]
之，不可得。上曰：箭之傅羽，但其文采爾，然不若雜[illegible]
之勁也，因令罷市。翰林學士歐陽脩奏疏曰：臣近者[illegible]
京師土木興作勢多，乞行減罷。詔準勅差臣與三司同共相
度減定，續具奏聞。次令又聞聖旨下三司重修[illegible]基殿及本
先寺屋宇。臣伏見近年政令乖錯，綱紀隳頹，上下因循，未能
整緝，惟務崇修祠廟，廣興土木，百役俱作，無一日暫停。方今入
民力困貧，國用窘急，小人不識大計，不思愛君，但欲廣耗國
財，務爲己利，恣侵欺盜官物，圖酬獎以邀功名。伏緣[illegible]張
大事體，况諸處神御殿當書[illegible]之初，務極崇奉，棟宇[illegible]
不精，壞雖數百年未必損動，近年已來不住修換，既閒光殿
既雨，柱損遂換一十三柱，前後差官檢計，朝廷並不取信，只憑
最後之言，遂至廣張功料，盡緣廣張得功料即多，圖酬獎恩
澤。竊以崇奉祖宗禮貴清靜，今乃頻有遷徙[illegible]
其所歸正爲小人圖利。臣見自古人君好興土木者，自春秋
史記歷代已來，並皆書爲過失以示萬世，今小人圖一旦之

利賞，損祖宗之盛德，致人主於有過之地，誰忍爲之。臣[illegible]
指臣同定物減下三司，勘兄大慶[illegible]殿初[illegible]
令所用材植物料共一萬八千五百[illegible]
用物料又八十四萬七千，又有醴泉福勝等處坊料，不可悉
數，此乃官[illegible]務合行修造者，又有可節處。[illegible]地不生他
物，惟産木材，既不能供此廣費，自古王者尊祖事神，各有典
禮，不必廣興土木，然後爲能。臣切見累年[illegible]玉清昭應、
洞真、上清[illegible]宮[illegible]開寶[illegible]寺塔[illegible]
並皆焚燒，殆盡，足見天意厭土木之華侈，爲陛下惜國力民
財，遺戒丁寧，前後非一。陛下與其廣興土木以事神，不若畏
懼天戒而修省其己。興修者既不可及，其未修者宜速[illegible]停。
況時祀神御殿於禮不宜作，其事甚明，別無禮典講求[illegible]
不下太常便行[illegible]罷，其慶基殿[illegible]有損[illegible]只令三司[illegible]
[illegible]
數，誦不得理爲勞續其奉。先寺乞寺家自修，令垂拱殿是陛
下常坐之殿，近聞爲無梁不且小夫修。諸皇親自火燒居宅
後至今寄寓他所，陛下尊爲天子，無梁木修一殿，富有四海
而望族無屋可居，蓋爲將良材盡用木佛祠，小人並於不急處
枉費，遂致合行修造處却至乏材。伏願陛下追思累次大火
常發於土木最盛處，凡國家極力與修者，火必盡焚，凡大廟
土木而焚之，又欲興崇土木以奉之，此所以福應未臻而災
譴屢降也。伏乞上思天戒，下恤人言，古人言鋤枉而貴忠，足成
甚明而不達，伏惟陛下聖德恭儉，不樂遊畋，凡所與修皆非
嗜好，但以難違小人之一時之請，自取青史萬世之譏，實爲陛
下惜之。伏望聖慈廣賜裁擇。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九十六之二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九十六之三

仁宗皇帝紀三十二之三

至和二年八月己酉契丹主宗真卒立二十五年年四十一
謚文成皇帝廟號興宗宗真性佻佻好與教坊使王稅輕等
數十人約為兄弟出入其家至拜其父母變服入酒肆佛
寺道觀王綱姚景熙馮立輩遇之於微行後皆任顯官尤重
浮屠法僧有正拜三公三師兼政事令者凡二十人馬保忠
嘗勸以臣下無勳勞宜且序進之怫然怒曰若爾則是君不
得專其社稷之福耶保忠曰是欲有爵除必循厚賜貲
以絕其言故親信者剌君主等數十人皆拔擢將相宿夜
燕與劉四端兄弟王綱入樂隊命后妃易衣為女道士后父
蕭磨只曰漢官皆在后妃入戲恐非所宜宗真毆磨只敗面
曰我尚為之若女何人耶宗真善畫嘗以所畫鵝雁來獻
上作飛白書賜之子洪基立改重熙二十三年為清寧元年
庚寅詔流內銓臣僚陳乞子孫當得試銜知縣者自今止與
權注初等幕職官仍著為令 癸卯知諫院范鎮言比者京
師及輔郡歲一赦去歲再赦今歲三赦又有京諸軍歲再賜
緡錢姑息之政無甚於此大歲一赦若細民謂之放賊以其
必在五月六月間也僧尼姦盜尚爲過惡指以待免況所於
至三赦乎皆知其民不相為姦日恣者無幾矣今防秋備災
之人無慮五六十萬使聞京師端坐而受賜者能不動心哉
然陛下德音已下賜錢已出知不可收者也請自今罷所謂
一赦以攏姦猾而使善良得以立世罷兵士之特賜錢以終
內外而使民得以寬也 乙未知諫院范鎮言 先朝以御
寶印紙給言事官使以特奏上所以知言者得失而殿最之
陛下雖喜聞諫爭然考其施用其實益幾進大臣因循亦多
廢於浮詞請令御史諫官具員置章奏簿於禁中時時覩
省之仍以尚書省所置簿具言行否每季錄付史官詔中書
置臺諫官言事簿令以時檢勾銷注之仍錄與樞密院 先
是并州 太宗神御殿火丙申范鎮言切聞并州素無火災
自建神御殿未幾而輒火災天意若告陛下 祖宗御容非
郡國所宜奉安近日又聞下并州復加營建是徒事土木以
重困民力非所以答天意也且 太宗皇帝下并州距今七十
七年故城父老不入新城陛下宜寬其賦輸緩其徭役以除
其患使河東之民不忘 太宗皇帝之德則陛下孝思豈特
建一神御殿之比哉伏惟上觀天意下顧人心特賜停罷
壬子詔曰任職之臣則有考課遷官之法而宗姓不預吏事
先朝著格使十八年一遷所以隆族示愛敦忠厚也朕嘗念
夫本支之秀昭穆之近而有耆老久次若其令中書樞密院
議第其服屬自明堂覃恩後及十年咸與進官近緣特恩改轉
者須更十年準此 乙卯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尚
書左丞高若訥卒車駕臨奠贈右僕射謚文莊御篆其碑首
曰儒賢之碑 九月癸亥詔學士舍人院自今召試未有科
名人復試三題 戊辰詔提舉醫官院自今試醫官並問所
出病源令引醫經本草藥之州土主療及性味畏惡修製次第
君臣佐使輕重奇偶條對之每試十道以六通為合格 辛
巳龍圖閣直學士右諫議大夫李柬之言古者建官設爵所
以待賢材濟萬務非以東服祿廩供人之欲給人之求而已
古者上自公卿大夫下及抱關擊柝皆有定員故官無苟得
人無他覬漢儒謂爵祿者天下之砥石聖王所以礪世磨鈍
又曰爵祿者人主之操柄孟聖王制世御俗其於爵祿也謹
重之如此國家 四聖接統治安百年聲名文物比隆三代

其如吏員雖冗上下繁若不澄其源復加數年則益難澄
汰今選舉之路未精補蔭之門太廣恩倖之路未塞此緣之
弊夫除唐制明經進士及第每歲不得過五十人今三四年
間放四五百人校年累舉不責詞藝謂之恩澤者又四五百
人因陝西用兵保恩二州作叛廣南儂賊寇掠而緣路舉人
悉加錄用荒唐淺陋被恩命者不可勝數諸科雖專記誦責
其義理一所不知加之生長畎畝不習政術臨民治衆能曉
事者十無一二歲亦放五百餘人此所謂選舉之路未精也西
漢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歲得任一子為郎臣竊謂今
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矜不通古今今文武官三司副使
知雜御史少監刺史閤門使以上歲任一子帶職員外郎諸
司副使以上三歲得任一子文武兩班可任子者比之 祖
宗朝多過數倍遂使紈綺子弟充塞仕途遭逢子孫猶在仕
宦推況外姻並資皆物之榮而又三丞已上致仕者任一子
況七十致仕古之常制少登仕官晚至三丞恩惠未見及民
功業未聞及至其退罷更令任子退一老者進一孺子甚
非國家優賢取士之道也此所謂任子之恩太廣也漢宣帝
躬親庶務王吉上疏謂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蓋
以位者待材用之宅不可以恩私得也位無高下皆當惜愛
外家故人尚當若此況嬪嬙近列宗室之外親乎嬪嬙之待
宗室之妻有邑視品者皆得奏其弟姪及皇親納婿皆得白身
受官行賂求婚多得市井浮薄之人以汙宗室以至內臣之
家因緣事任奏授甚多此所謂因循之弊未除也入仕之門
雖補進之路多士大夫皆以為患而言者不為少事未嘗行
而物論交興者何也蓋僥倖厚者未嘗裁損恩澤薄者先議
減除如向來孔道輔等比欲整革百司吏人故也往年省者

補蔭近臣之家將恐得所務全已欲但於服屬疏者姑取數端
而已使天下議論多不心伏若寧由指事之未公也大凡立
法自貴者始則人無怨心請先自嬪御宗室及兩府大臣以
至帶職員外郎諸司副使以上及內臣之家一切裁減之十
年當見成效尚循常貫次因改為而欲望起治道清仕塗不
可得已於是中書先請自二府宣徽節度使遇南郊所得奏
二人而罷每歲乾元節任子餘詔兩制臺諫官定議以聞
殿中侍御史趙抃言臣伏見近年朝廷非次除宣徽使宣徽
使須為煩數切以二者使額在唐季則任與容易屬望郎
授艱難職任絕優事權實重臣竊謂非勳舊名器安可輕
假謂宜慎重責移得以關防待門須有定規庶裨至治臣愚
欲令指揮今後宣徽并節度使內文臣須是曾歷中書樞密
院任用加之德望為人推服武臣曾經邊鄙建立功業者方
許除拜宣徽使亦須只是兩府至如使相之任體貌尤崇
更當謹惜宜輕議置聞 太祖皇帝朝命曹彬收復江南
功成凱還雖賜與則多終不授彬使相臣以謂此等官職平
時無復輕附得之不以為貴四方向去萬一有緩急事宜必
有賢智英傑之人為陛下制變禦侮立功立事當此之際欲
延行爵賞則將之議則以何官職處之久遠之制須今日思
之重之惜之不可不謹也伏望陛下特賜聖旨以臣所請付
兩府議定執守施行上以遵 祖宗之法下以重爵位之貴
則中外幸甚詔中書樞密院自今有如此除授或未允當即
檢詳執奏 十月乙未出內藏庫錢一百萬下河北市糴軍
儲 丙申主客員外郎吳中復為殿中侍御史裏行趙抃薦之
言臺官有闕舉也 戊戌監修南京鴻慶宮內臣請於本宮隙地建
皇帝本命殿 上曰建宮觀所以為民祈福豈可勞民自為

耶其過本命逆埸日小令設板位祠之己亥開封府判官殿
中侍御史俞希孟爲言事御史御史中丞張昇等言伏聞昨
除俞希孟充言事御史切緣希孟早自入臺以來論事私邪
動多迎合今略舉一二事衆所共聞者以言之前年中以國
朝故事内臣不得遷至刺史已上官資上守忠意將節旄知
物議未允既爲前後省都知又欲請節度使俸給漸開其端
以圖節鉞是時諫官韓絳力言其不可冢府待罪欲望朝廷聽
從希孟不顧國家紀綱不恩朝廷大體輒敢上言稱見命已
行只乞後人不得爲例忘 祖宗之久制取宦者之歡心又
中書劄子下御史臺同刑法寺衆定百官行馬失序事同辭
衆議皆云臣子起居辭見對君父失儀尚蒙矜恕不作遺闕
豈爲偶近兩府行馬趁朝既已贖銅又作過犯希孟承望大
臣風旨不顧君臣輕重之分不肯同署奏狀而乃獨入文字
乞理爲過犯此皆險邪迹狀明白衆後來因全臺上殿奏事
陛下親發德音而責希孟不踰兩月臣等言事臺官除爲開封
府判官中外甚快咸謂朝廷公明忠邪判別今却自府判除
充言事臺官士人相顧失望將謂朝廷故用此私邪之人況
本人資性已定不改前非陰巧蔽欺熒惑朝聽所損不細國
家置御史臺蓋欲執法司直肅正天下必得端亮公正之士
同心協力維持綱紀以重朝廷又陛下精擇輔相以求至治
然在澄清中外動協衆心皆除風憲之司雜用姦邪之人若又
言事御史雖二員自來多是並除一員或亦全闕今來拇
退卻入諫院見有馬遵一員未至闕事伏乞別與希孟一差
遣（系希孟議行馬事在□年六月） 壬寅改希孟爲祠部員外郎判刑部
路轉運使 癸卯侍御史梁蒨言近制兩府大臣遇假休日
方許一見賓客非所以廣朝廷聰明也其開禁使接士如故

從之（[illegible]） 已
亥禮部貢院上刪定貢舉條例十二卷丁卯邇英閣讀史記龜
策傳上問古人動作必由此乎孫抃對曰古有大疑既決
於己又質于衆猶謂不有天命乎於是命龜以斷吉凶所謂
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蓋聖人貴誠不專
人謀默與神契然後爲得也 上嘉其對 初禮部奏名進
士諸科各四百爲限又請雜問大義使僥倖之人悉以爲不便
欲搖罷詔去（[illegible]）
財（[illegible]） 己酉知制誥王珪言唐自正觀訖開
元文章最盛較藝者歲千餘人而所收無幾咸亨上元中增
增其數然亦不及百人國初取士大抵習唐制逮興國中增
闢貢舉之路其後寖以益廣無有定數比年以來官冗□以
於常科後近詔限數以百（詔未見嘉祐元年四月南省奏名） 茲誠所以懲仕
進之弊也取士雖進士明經諸科明經先經義而後試策三
試比通爲中第其大略與進士等而諸科既不問以經義又
無策試之式止以誦數精粗爲中否則其專固不達於理安
足以長民治事哉前詔諸科終場問本經大義十首九經止
問義而不責記誦皆已著之于令臣（[illegible]）若以爲難於遽□
而圖安於弊也惟陛下申敕有司固守是法毋輕易焉而尚
書屯田員外郎宋昱陽又奏謂禮部試日以巡鋪官察士子
設書交語私相借助而貴遊子弟與其上同席父兄持權趨
附者衆巡鋪官多徇邪希進大人爲之庇蓋莫肯糾舉都堂
主司縱而不詰上下相蒙寒士孤徒獨任膽見擯如戰鬬是
以一夫之力而當數百人也請令寒士與鉅□者別場別考

則勢均力敵可絕偏私奏寢不報而中出敵巡鋪不容之法以入錄勝於他日附見 庚戌翰林學士判修唐書歐陽脩言自唐而下惟唐書國史又其間典章制度本朝多所參用所修唐書新制最宜詳備然自武宗以下並無實錄以傳記別說考正虛實尚慮闕略聞西京內中省寺留司御史臺及鑾和諸庫有唐以至五代已來奏牘案簿尚存欲差編修官呂夏卿詣彼檢討從之夏卿晉江人也 壬子邇英閣講周禮祭祀割羊牲登其首王洙曰祭陽以其首首上陽陰以其血血下陰也神明不測故但以類而求之 帝曰然天地簡易非已誠其能歷乎又講左氏傳鄭人鑄刑書洙曰子產以鄭國之法鑄之於鼎故使民知犯某罪有某刑也 帝曰使民知法為亂可止不若不知而自化也 十一月丙辰出內藏庫紬三十萬下并州市糴軍儲 初度支郎中薛向言河北糴法之弊以為緣邊十四州悉仰食度支歲費錢五百萬緡斛粟百六十萬斛其實才直二百萬緡而歲常虛費三百萬緡入於商賈富販之家今既用見錢實價革去三說虛加之弊矣然必有以先之則其法可行故農穀貴則糴粟得要專責御河以給邊新陳未交則散糴價以救民之乏食有餘則坐倉收糴以待不足使見錢行而二利舉則河北之穀不可勝食矣於是詔置河北都大提舉便糴糧草及催遣御河綱運公事已未以向為之 乙丑宣徽南院使判延州吳育言國家務舉萬機唯在綱要小大之務各有攸司若朝廷識舉而事總則坐制天下不勞而功矣今尚書省凡其本也自唐末五代因循苟且雜置他局事無本末不相維持使天下之大有司廢為閒居凡細鎖之事動干朝廷遂致君相焦勞日不暇給如百川浩蕩而不治其本源萬目開張而不得其條綱雖欲盡力其勢莫可以正也臣前判尚書都省見其官司粉爍然具存且如有大論議當下衆官雜定以質訪長久廢不舉今惟定謚時一會於都堂是行其小而廢其大論者深惜之切謂久廢之職豈能一日盡其美當隨宜講擇斷復之請且於諸學士中分命知六曹尚書事其舍人待制大兩省官即知左右丞諸行侍郎事其餘館職有名望朝士即知郎中員外事仍考舊相及前任兩府重臣中除一二人判都省然後各使檢詳典故度其可行者參復之其次諸司寺監從而舉之至於金穀之計見屬三司者亦無相妨至須仍舊事不繁於體皆有所歸歲年之間此制一定有所責成則高拱無為之治可以馴致矣事下兩制定而言者謂尚書省職司今並入三司及諸司分領事難遽更乃罷之 丙寅邇英閣讀太史公傳 上謂李淑曰太史公欲行其道而不果身不免於刑辱可悲也顧其是非不繆於聖人真良史之才矣 十二月辛丑詔國子監學官自今以二年為一任願留者許之仍不理資考 壬子新修醴泉觀成即祥源觀也因火更其名 慶曆初淄濰青齊沂密徐淮陽八州軍既弛鹽禁鄆亦相繼許通海鹽自是諸州官不貯鹽而歲應授百姓蠶鹽錢然百姓輸蠶鹽錢如故是歲始詔百姓輸蠶鹽錢十分為率聽減三分云此據食貨志又是至和中不得其實錄會要但無又今附至和疏在至和二年末蓋至年六月方改元嘉祐中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九十六之三

五福五代堂寶
八徵耄念之寶
太上皇帝之寶
天祿繼鑑
乾隆御覽之寶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九十七之一

仁宗皇帝紀三十四之一

嘉祐元年春正月甲寅朔 上御大慶殿受朝前一夕大雪至旦未已禁中 上在禁庭跣足禱于天及旦而霽百官就列既卷簾 上暴感風眩冠冕欹側左右復下簾或以指抉 上口出涎乃小愈復捲簾趣行禮而罷 戊午宴契丹使者于紫宸殿宰相文彥博奉觴詣御榻上壽 上顧曰不樂邪彥博知 上有疾錯愕無以對然尚能終宴己未契丹使者入辭置酒紫宸殿使者入至庭中 上疾呼曰趣召使者升殿朕幾不相見語言無次左右知 上疾作遽扶入禁中彥博以 上旨諭契丹使者云昨夕宮中飲酒稍多今不能親臨遣大臣就驛賜宴仍授國書彥博與兩府俟於殿閣久之召入內副都知史志聰鄧保吉等問 上至禁中起居狀志聰對以禁中事嚴密不敢泄彥博怒叱之曰主上暴得疾係宗社安危惟君輩得出入禁闥豈可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為耶自今疾勢小有增損必一一見白仍命引至中書取軍令狀志聰等素憚彥博皆聽命彥博等宿城閤門使當下鑰志聰曰汝得內宰相我不往宣直宿殿中異禁中事宰相不知者 庚申詣內東門小殿問起居 上自禁中大呼而出曰皇后與張茂則謀大逆語極紛錯宮人扶侍者皆隨 上而出謂彥博等曰相公且為天子祈福消災彥博等退始議於大慶殿設醮茂則內侍也 上素不豫宜門上語即自縊左右救解不死彥博召茂則責之曰天子有疾譫語爾汝何遽如是汝若死使中宮何所自容耶戒令常侍上左右無得輒離 皇后以是亦不敢輒至 上前諸女皆幼福康公主稍長昨已病心初不知 上之有疾作 上側

者止十閤宮人而已　上既不能省事兩府但相與議定稱
詔行之兩府謀以　上躬不寧欲留宿禁中而無名　辛酉
彥博與高若訥建議設醮祈福於大慶殿兩府監之晝夜焚香
設幄宿于殿之西廡史志聰等白故事兩府無留宿殿中者
彥博曰今日何論故事也　近臣禱于在京寺觀天下長吏
禱于岳瀆諸祠壬戌　上疾小間暫出御崇政殿以安衆心
癸亥兩府求詣寢殿見　上史志聰難之富弼責之曰宰相
安可一日不見天子志聰等不敢違是日兩府始入福寧殿
卧内奏事兩制近臣日詣内東門問起居百官五日一入　甲
子大赦蠲被災田租及倚閣稅　戊辰罷上元張燈自是
上神思浸清寧然始不語輔臣奏事大抵首肯而已　辛未
命輔臣禱天地宗廟社稷　壬申罷醮兩府始分番歸第不
歸者各宿於其府知開封府王素嘗夜叩宮門求見執政白
事彥博曰此際宮門何可夜開詰旦素入白有禁卒告都虞
候欲爲變者執政欲收捕按治彥博曰如此則張皇驚衆乃
召殿前都指揮使許懷德問曰都虞候某甲者何如人懷德
曰在軍職中最爲良謹彥博曰可保乎曰然彥博曰此卒必
有怨於彼誣之爾當亟誅之以靖衆衆以爲然時富弼以爲
謂告彥博請劉沆判狀尾斬於軍門彥博初欲自判[illegible]
抵其聽彥博語因請沆判之及　上疾愈沆譖彥博於　上
曰陛下違豫時彥博輒斬告反者彥博以沆判呈　上上意乃
解[illegible]
[illegible]則二月甲午詔兩制以上日間候

于内東門候非罷之　丙辰御延和殿　帝康復　丙寅宰臣
彥博等百官拜表稱賀　三月辛未司天監言自至和元年五
月客星晨出東方守天關至是没　閏三月癸未樞密
副使給事中王堯臣爲戶部侍郎參知政事給事中參知政
事程戡爲戶部侍郎樞密副使以戡與文彥博姻家故也詔
閤門自今前後殿間日視事　辛卯翰林學士王洙爲翰林
侍讀學士兼侍講學士知制誥劉敞知揚州敞王堯臣姑子
洙堯臣從父兄也執政兩人皆避親也詔罷一學士換二學
士且補講讀闕翰林有知諫院[illegible]
依故例出補外官又言洙在太常壞亂禮樂爲學士時進
不由道云云如回狀然累章上卒不報　鎮安節度
使同平章事程琳既歸本鎮上書言臣雖老尚能爲國守邊
未報得疾庚寅丁酉贈中書令謚文簡琳爲人敢爲果厚學
於政事　早歲時上或不臨朝閣外人莫知帝復於邇英
講讀[illegible]行不佳若指此也[illegible]大用議者
謂上惟賢是與倚然云　夏四月内殿待林學士蔡襄明
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李淑龍圖閣學士翰林學士[illegible]
復召入翰林不問月御史中丞張昇言淑姦邪不宜置服
亟罷之　右諫院范鎮言臣伏見御史中丞李淑姦邪不宜爲
翰林學士切緣李淑姦邪爲翰林學士皆以爲非[illegible]
治而後爲可察也御史言之朝廷不即施行則付李淑使求
自御史中丞而下歷加詆毀又諫官言王洙當於翰
林學士又以侍讀學士兼侍講學士皆是壞典故以虎傳于
此事理至明朝廷亦不即施行劉付王洙使求補外臣
有陳奏乃求免此大臣不任責以至煩瀆聰聽而虧損國體
也臣切料陛下置御史諫官者使言朝廷是非也宰相執政大

及劣使謂陛下辨其非以惑朝廷天下之事必以御史察
官為陛下言之而大臣不為陛下辨之反以彈奏之求報復
州入對其何異州縣役官不為百姓計則在亦令有司自相
問對所以也所謂所立規制見不見而已如其不定即須自上
其罪以伐姦宄知其非亦當以與施行今不即與施行何以
章奏不以御之人知其好惡如此臣恐朝廷之事益多而些
下之聽益不得有所畏憚以損也 端明殿學士左司郎中
集賢校理知鄭州曾公亮為翰林學士[illegible]公亮
治郡有能名以賊盜衰息境至外戶不閉民呼為曾開門
初龍圖閣直學士李東之請更定選舉補蔭之法知諫院范
鎮請自任二府止許蔭己之親兄弟父之親兄弟父之兄弟
之子止任團練使以上蔭曾孫知雜御史以上蔭孫婿
外郎諸司副使止蔭子其歲奏一人者三歲一奏之侍御史
毋得請見任二府節度使以上再經乾元節蔭親屬一人知
雜御史閤門使以上遇郊一奏薦餘必兼經郊科場取士府
司入流悉減半罷內臣蔭子孫及輸錢粟授官下兩制議而
翰林學士承旨孫抃等言今二府及使相宣徽節度使三年
蔭二人已減舊恩之半餘文武官請一歲改三歲當任子者
皆倍之仍除毋得過二人須御史按劾此為法從內臣外
名自司入流若如吏部格並聽減下[illegible]
除裁定奏是詔見任二府使相宣徽節度使御史知雜並罷
[illegible]
遇郊蔭大功以下親仍減蔭而年六十無子聽蔭其猶子孫
[illegible]
大功以上喪[illegible]
南東西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奏子若親兄弟一人從秤奏
延并貴知州陝西河東河北廣西路一路安撫使知州及

梓利夔路轉運使提點刑獄聽奏親屬已有官入優便地一
人若子孫仍升一資京朝官升一任其員外郎知州而遷監
司資序悉得依舊近者皆任兩府分司致仕遇郊奏聽子孫
司大兩省官以上降一等郎中以上子孫未有官者蔭一人
上凡致仕則大兩省以上降一等郎中員外郎許奏子孫若
弟姪一人毋得奏同宗無服之親三丞以上止與親屬
使官科場取士以皇祐四年進士設四百人諸科無得過其
數[illegible]
[illegible]
奏名百司入流必如吏部格無得仮歲年及換武[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上將軍擬察都承旨及管軍節度觀察留後龍神衛四廂都
指揮使捧日天武龍神衛左右廂都指揮使團練使已上遇
郊蔭大功親再遇郊蔭小功親諸衛大將軍諸司使樞密副
都承旨副承旨諸房副都承旨已上再遇郊乃聽蔭子若孫
及期親初該蔭若遇郊即聽試已該蔭而子孫今未有官者
亦在此自後須再遇郊始聽之[illegible]樞密院逐房副承
旨以上遇郊乃聽蔭子孫陝西河東河北緣邊郡聽奏
親屬有官入優便地一人若子孫復試歷勘年諸路鈐轄除
廣東西及知邕州宜聽蔭子孫及期親外益梓利夔四路但
聽奏有官親屬入優便地子孫與試歷勘年諸司使除諸衛
大將軍致仕聽蔭子若孫一人如無子孫降等蔭其期親致子
孫已有官願升資者亦聽餘並依累降條約[illegible]
[illegible]自是每歲減入流者無慮二百
[illegible]
員[illegible]

[illegible]

故以其近而可用也惟是奏蔭之法未盡循用蓋因初天下[illegible]

己卯右司諫知制誥賈黯知陳州以父疾自請也尋改許州先是詔兩制兩省官惟公事許至中書樞密院見執政黯知其非而嫌於自言及是乃奏他官皆得見執政而侍從近臣反疎斥疑間如此嘗聞 先朝用王禹偁請百官詣宰相延於政事堂樞密使亦須聚坐接見以防請託令下左正言謝泌上言以謂非人主推赤心待大臣大臣展四體報人主之義即時追寢前詔禹偁坐[illegible] 五月甲申詔以九月於大慶殿行躬謝之禮就支南郊賞給左千牛衛大將軍宗實幼養于宮中 上及皇后鞠視如子既出還第閤

勞賞賜不絕諸宗室莫得比 上始得疾不能視朝中外憂恐宰相文彥博劉沆富弼勸上早立嗣 上可之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弟純臣爲王府官數與堯臣言宗實之賢堯臣以告彥博等彥博等亦知宗實 上意所屬乃定議乞立宗實爲嗣既具草未及進而 上疾有瘳其事中輟[illegible]

曰陛下置諫官者爲宗廟社稷計也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者是不知諫官之任也陛下不以臣愚任之諫官臣敢不以宗廟社稷計獻于陛下乎二月中臣使契丹還過河北河北之人籍籍紛紛皆謂陛下方不豫時有言曰我惟 宗廟社稷計以安人心成此疾陛下所留 宗廟社稷

計而勞日夕者得非皇嗣未立乎是時中外皇皇莫知所爲而陛下方以 宗廟社稷計爲念是陛下之計慮至深且明也今陛下既已平復御殿聽政願推向者之言而終行之之術非明即不審非果則不決惟審與決而 宗廟社稷之計定矣今 祖宗後裔蕃衍盛大信可擇賢伏惟陛下擇其尤賢者優其禮數試之以政與圖天下之事以繫天下之心異時誕育皇嗣復遣還邸第 真宗皇帝時故事是也初周王既薨 真宗皇帝取 宗室子養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 太祖皇帝捨其子而立 太宗皇帝者天下之大公也宗廟社稷之至計也伏惟陛下鑒 太祖皇帝大公之心考真宗皇帝時故事斷于聖心以幸天下臣不勝大願臣考之於昔參之於今謀之於心書之於疏疏成而累月不上者大懼無益於事死今之世以累陛下之明伏惟赦臣萬死之罪

審之次必定 宗朝社稷之至計非獨臣蒙更生之賜乃
天下之人之心也[illegible]
雜議河王安石[illegible]疏奏文彥博使提點開封府界諸縣公當
蔡挺問鎮何所言鎮以實對明日挺謂鎮曰言如是非何不
與執政謀鎮曰鎮自分必死乃敢言若謀之執政或以為不
可亦豈得中輟也 己丑御史中丞張昇等言所聞知諫院
范鎮乞上殿奏事不蒙俞允切以臺諫之職是朝廷耳目之
官凡所奏陳動繫機密自陛下服藥調適僅將半年至今未
得上殿比聞聖體漸康況中外機務多在臣等職業合奏
之事甚多若祇上章疏難為周悉須合面陳伏乞特賜指揮
依自來體例令臺諫官上殿 龍圖閣直學士右諫議大夫
夏安期知延州州東北阻山無城寇騎當衆之安期至即命
大築城方暑諸將白士卒有怨言安期益發卒數百步令
其下曰敢有言動衆者斬躬自督役不踰月而就延袤六
里 六月癸中侍御史趙抃上疏曰臣聞聖人之制變不可
無權宜天下之能事不可失機會至於決禍以歸福却亂以
格治救亡以圖存轉危以置安者用權宜適機會也向者伏
覩陛下聖體偶一違豫中外人心莫不動搖賴 宗朝社稷
之降靈天地神明之垂佑四海蒙福家賴安康然猶上有謫
見之又治無痛月下有妖言之俗至于再三大抵以者皆非
以陛下皇嗣未立人心未有所係也[illegible]
陛下意欲陛下深思遠圖取有所為而然也權宜也機會也
今其時矣書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易曰大人以繼明照四
方救務通以謂天下之本奈何以天下為戲韓愈亦云前定
可以守法不前定則爭且亂臣不勝大願願陛下思所以答
謫見妖言之警誠思所以固 三聖百載之基業思所以安

中外臣庶之愛戴思所以伐叛雄陰賊之謀銷斷發號施大
意擇用宗室賢者子或教育宮中或封建任使以系天
土輔之以正人倫正嗣以固根本凡此三者惟陛下宗大
下以至公而則[illegible]伏況陛下春秋鼎盛偶壽延洪一旦皇
子誕生少陽位正儲貳事體何損權宜之今施為臣遠機會
轉禍亂危亡將然之勢為福治安存無窮之基豈不盛哉豈
不休哉臣職在言責非無家為戴陛下之恩極泰山之重願
思臣之命輕於鴻毛之輕儻一見有徧於例則臣萬死甘從於
[illegible] 癸亥御史中丞張昇等言臣等於今
月八日已後累次奏乞許臺諫官依例上殿奉聖旨
以臣等所上章疏降付中書此蓋陛下聖心察臣等為忠有
開可之意至今逾月未蒙施行乃是執政大臣不欲臣等進
對故為沮遏臣等遂於今月十三日同詣中書面問不許上
殿因依觀等臣已下詞語無為臣等執奏之意緣朝廷置臺
諫官為耳目之任所宜日親旒扆上補陛下聰明今逾半年
未有一員得對雖中外多心切幾務事繫安危陛下深居九重
何從而知之臣等切謂言路阻絕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伏望
陛下早賜英斷指揮中書許令臺諫官依例上殿臣等必不
敢以瑣細事務上煩宸聽專有關於事體者乃上殿 戊午殿中
丞集賢校理通判并州司馬光上疏[illegible]以其
急而諱其緩則言益多而用益寡矣人君之聽納務盡其大
而務其細則心益勞而功益淺矣故明王不恥逆耳之言是
以上下交泰而事業光大也臣[illegible]以來聖體尚有不
康天下之人側足而立累氣而息惟恐然喜慶相躍走道路
雖在下而民間猶有訛言以相驚動者雖有司以嚴刑束之
彼豈不將皇皇心悸恐何所不危也陛下何不試思其所以然

若何哉豈非儲貳者天下之根本根本未定則衆心未安也賈誼有言抱火措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可乎當誼之時漢孝文帝春秋非盛有孝景為太子中外人安公私富溢誼猶有是言使誼處於今日當云何哉陛下好學多聞且以前古之事迹之治亂安危之幾何嘗不內燭嗣續立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分先定則安不定則危得失之幾間不容髮朝廷至大至急之務孰先於此而陛下晏然不以為憂群臣愛身莫以為言此臣所以日夜痛心疾首甘其身之誅戮而不顧鼎鑊之罪也今夫細民之家有百金之資猶擇親戚可信任者使謹守之況天下之大乎三代之下以至二漢所以能享天下之祿若是其久者豈非皆親任九族以為藩輔乎使親者猶不可信踈者庸詎恃乎切惟陛下天性純孝探古無倫事無大小關於 祖宗者未嘗不躬勤身若體以奉承之況 祖宗光明盛大之基業豈可不為之深思遠慮措之於安平堅固之地以保萬世無疆之休哉天子之孝非若衆庶止於養親而已蓋將謹守前人之業而傳於無窮然後為孝也禮大宗無子則同宗為之後為之後者為之子也故為人之後者事其所後禮皆如父所以尊尊而親親也伏惟 祖宗受天明命功德在人本支百世子孫千億而陛下未有皇嗣人心憂危伏望深念 祖宗艱難之業斷自聖志昭然勿疑選擇宗室之中聰明剛正孝友仁慈者使攝居儲貳之位以俟皇嗣之生退居藩服儻未欲然或且使之輔政或典宿衛或尹京邑亦足以鎮安天下之心如此天神地祇 宗廟社稷實賴陛下聖明之德況群臣兆民其誰不歡呼鼓舞乎昔魯漆室之女憂魯君老太子幼彼以婦也猶知憂國家之難蓋以為國有難則身必危矣況臣食陛下之祿立陛下之朝又得承乏與聞之府非比於漆室之女識不忍坐視國家至大至急之憂而隱默不言臣竊怨言不在臣言之適足自禍然而必言者萬一冀陛下采而聽之不勝憤懣之誠 上在位久國嗣未立及不豫天下寒心而莫敢言惟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聞而繼之又與鎮書言此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可復反願顏公以死爭之於是鎮言之益力 時京師自五月大雨不止水冒安上門關折壞官私廬舍數萬區城中繫栰渡人命輔臣分行諸門命諸路亦奏江河決溢河北尤甚民多流亡令所在賑救之水始發馬軍都指揮使范恪受詔障朱雀門知開封府王素遣詔之曰方 上不豫軍民廬舍多覆壓奈何障門以惑衆且使後來者不入耶 知諫院范鎮言臣伏見河東河北京東西陝西湖北兩川州郡俱奏水災京師積雨社稷壇壝頹壞宗出水衝折都門以至宰臣領徒監護堤役其為災變可謂大矣然而災變之起必有所以消伏災變亦宜有術伏乞陛下問大臣災變所起之因及所以消伏之術仍詔兩制臺閣常參官極言得失陛下躬親裁擇以塞天變然後招徠善祥以福天下已卯詔群臣實封言時政闕失 范鎮又言伏見天下以水災奏者日有十數都城大水夫雨不止此所謂水不潤下也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陛下恭事天地神祇 祖宗山川之祠罔不秩舉至於號令必順天時非逆天時也非廢祭祀非不禱祠也然而上天出此變者殆謂陛下以簡 宗廟也宗廟所以承承為重故古先帝王即位之始必有副貳以重宗廟也陛下即位以來處副貳之位二十五年矣臣近奏擇宗子賢者優其禮數試之以政系天下人心俟有聖嗣復遣還邸及今兩月餘而不

決政所謂簡宗廟也此天變所以發也伏惟陛下深念
宗廟之重必有副貳以臣前一章降付執政大臣速為裁定
以塞天變［小注：[illegible]］
秋七月辛巳朔詔三司開封府臺諫官審刑院復上殿奏事
仍日引一班自上不豫惟二府得奏事至是始引對群臣
癸未禮院言按明道元年天安殿恭謝設 太祖 太宗配
位又皇祐五年南郊 三聖並侑今請大慶殿設昊天上帝
皇地祇位以 太祖 太宗 真宗並侑前一日享太廟詔
恭依 乙酉詔京東西荊湖北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分
行賑貸水災州軍若瀕河壞廬舍聽於寺院及官舍寓止仍遣
官體量放今年秋稅其已倚閣者勿復檢覆 丙戌賜河北路
諸州軍因水災而徙他處者米人五斗其壓溺死者父母妻
賜錢三千餘一千 文彥博富弼等之共議建儲未嘗與西
府謀也樞密使王德用聞之合掌加額曰置此一尊菩薩何
地或以告翰林學士歐陽脩脩曰老衙官何所知於是上疏
曰臣伏覩近降詔書以雨水為災許中外臣寮上封言事有
以見陛下畏天愛人恐懼修省之意也切以雨水為患自古
有之然未有水入國門大臣奔走渰浸社稷破壞都城者此
蓋天地之大變也至於王城京邑浩如陂湖人畜死者不知
其數其幸而存者屋宇摧塌無以容身縛筏露居上雨下水
纍纍老幼狼藉於天街之中又聞城外墳冢亦被浸注棺槨
浮出骸骨飄流此皆聞之可傷見之可悶生者既不安其室
死者又不得其藏此亦近世水災未有若斯之甚者此外四
方奏報無日不來或云閉塞城門或云衝破市邑或云河口
決千百步闊或云水頭高四丈餘道路隔絕田苗蕩盡是
則大川小水皆出為災遠方近畿無不被害此陛下所以警
懼其大變惻然至仁之心廣為咨詢冀以消復切以天人
之際影響甚不差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有已出而無應
之變其變既大則其憂亦深臣愚謂非小小有為可塞此大
異也必當思 宗廟社稷之重察安危禍福之機追已往之
闕失防未萌之患害如此等事不過一二而已自古人君必
有儲副所以承宗社之重而不可闕者也陛下臨御三十餘
年而儲副未立此久闕之典也近聞臣寮多以此事為言大
臣亦嘗建議陛下聖意久而未決而庸臣愚士知小忠而不
知大體者因以為異事遂生嫌疑之論此不思之甚也且自
古帝王有子至二三十人者其多材高年長羅列於朝者亦
衆然其君父者莫不皆享無窮之安豈有所嫌而斥其子耶
若陛下鄧王豫王在至今則儲宮之建久矣世之庸人偶見
陛下久無皇子忽聞此議遂以云云爾且禮曰一有元良万
國以正蓋謂宗天下之根本上承 宗廟之重亦所以絕臣
下之邪謀自古儲副所以安人主也若果如庸人嫌疑之論
則是常無儲副則人主安有儲副則人主危此臣所謂不思
也臣又見古帝王建立儲副則以承主 宗廟之重又以為
國家美慶之事故每立太子則不敢專其美必大赦天下凡
為人父後者皆被恩澤所以與天下同其慶幸然則非惡事
也漢文帝初即位之明年群臣再三請立太子文帝再三讓
讓而後從之當時群臣不自疑而敢請漢文帝亦不疑其臣
有二心者臣主之情通故也五代之主或出武人或出夷狄
如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群臣莫敢正言有何澤者嘗
上書乞立太子明宗大怒謂其子從榮曰群臣欲以汝為太
子我將歸老於河東由是臣下更不敢言然而文帝立太子
之後享國長久為漢太宗是則何害其為明主也後唐明宗

儲嗣不早定而秦王從榮後以舉兵窺覦明宗大漸後唐亦
亂此前世之事也況聞臣寮所請但欲擇宗室爲之皇子位大
即以爲儲貳也伏惟陛下仁聖聰明洞鑒今古必謂此事至
家大計當審重而不可輕發所以遲遲而非惡人言而不欲
爲也然朝廷大議中外已聞不可久而不決昨自春首以來
陛下服藥大臣侍于左右如人子之侍父自古君臣未有若
此之親者也下至群臣士庶婦女與夫孩童皆於祠廟祈禱嗚咽道路
發於至誠不可禁止以此見臣民盡忠蒙陛下之德澤深厚
下之意深故爲陛下之慮也今之所請天下臣民所以爲愛
君之計也陛下何疑而不從乎中外之臣既言陛下聖躬康
復又欲見皇子出入宮中朝夕問安侍膳于左右然後群臣
平表言爲陛下賀辭人墨客稱述本支之盛爲陛下歌之頌
豈不美哉伏望陛下出於聖斷擇宗室之賢者依古禮文
且以爲子未用立爲儲副也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侯
皇子之生臣又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遂掌樞密始初議
者已爲不可今三四年間外雖未見過失而不幸有得軍情
之名且武臣掌國機密而得軍情豈是國家之利臣前有封
奏其說甚詳具述青未是奇材但於今世將率中稍可稱爾
雖其心不爲惡而不幸爲軍士所喜深恐因此陷青以禍而
爲國家生事欲乞且罷青樞務任以一州既以保全青亦爲
國家消未萌之患蓋緣軍中士卒及閭巷人民以至士大夫
間未有不以此事爲言者惟陛下未知之爾臣之前奏乞留
中而出自聖斷若陛下猶以臣言爲疑乞出臣前奏使執政
大臣公議此二者當今之急務也凡世所謂五行災異之學
臣雖不深知然其大意可推而見也五行傳言簡 宗廟則
火爲災陛下嚴奉祭祀可謂至矣惟未立儲貳易曰主器莫

若長子此之謂也戒乎至於火者陰也武臣亦陰也武臣不宜
過此則掌機而易見者天之譴告苟不應變惟陛下其思之早
決然後可以消弭災異而轉爲福應也臣伏讀詔書曰悉心
以陳無有所諱故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既又稱上皆留
中不出 [illegible] 知制誥吳奎言
王者以社稷爲本 宗廟爲重社稷必有奉宗廟必有主陛
下在位三十五年而嗣續未立今之災沴乃天地 祖宗開
發聖意不然何以陛下與大臣朝廷與其文報並如此之災
異乎在禮大宗無嗣則擇支子之賢者若漢成之於哀帝者和
之於安帝皆兄弟之子也若以昭穆言之則 太祖 太宗
之曾孫以親言之則 太宗之曾孫陛下所宜建之用以
繫四海之心者也況陛下春秋猶盛俟有皇子則退處爲後
若頗便其禮數使不與他宗室等亦何爲而不可臣竊陛下
勿聽陰邪巧佞以誤大事使萬一蒼卒之際權有所歸致社
稷 宗廟不血食書之史冊爲後世數讀臣不願陛下以聖
明之質當危亡之亂世臣恐此事不宜優游須速以時裁定
之不速必有姦人伏藏其間然亦不獨陛下之過輔弼之臣
未聞力爭致宗社無本搖動群臣盛積冤氣天下所宜
深罪推之然自罷人于此 [illegible]
[illegible] 殿中侍御史呂誨亦
言曰陰盛陽微之戒也商周之盛並建同姓所以莫守子多封
大國有唐宗室出爲刺史國朝 二宗相繼尹京是欲本支
盛强有磐石之安則姦雄不敢內窺而天下有所係望矣頃
擇宗子之賢者使朝夕侍膳於宮中以消姦萌或尹京典郡
爲夾輔之勢又天象謫見妖人訛言權臣有虛聲爲衆所附

中外惑之恟恟此機會之際間不容髮豈以未立皇子社稷有此大憂惟陛下發爲之計則人心不搖國本固矣京初數詣中書白執政請出告文彥博以告忠謀有素然言皆小人爲之不足以負意京初曰昔雖忠恕然心何若爲小人無識則或以致變大臣宜爲朝廷慮毋牽閭里恩也 己丑出內藏庫緡二十萬錢銀十萬兩賑貸河北水災州軍其人戶預買紬絹權與倚閣 庚寅遣官謝晴 辛丑三司使戶部侍郎楊察卒贈禮部尚書謚宣懿察勤於吏職雖多務喜稱其材猶入對商搉財利歸而大頰人以爲用神太竭云 癸卯武康節度使知相州韓琦爲工部尚書三司使唐制節度使納節帶職本朝丁謂自節度使爲參知政事止舍人院命詞今除琦三司使降麻非故事也 是月有彗出紫微垣歷七星其色白長丈餘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九十七之一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九十七之二

仁宗皇帝紀三十四之二

嘉祐元年八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司馬光又上疏曰竊以爲國家者政有大小事有緩急知所先後則功無不成或者或曰當今之務大而急者在於水災洪濫是大不然彼水災所傷不過汚下夕消河之民若積雨既止少疏而塞之則民皆復業此豈能爲國家之憂哉然則在於穀帛窮乏是又不然夫以四海之富養之有道用之有節使良有司治之穀帛不可勝用也豈能爲國家之憂哉然則在於夷狄侵盜是又不然夫夷狄侵盜不過於邊鄙之民御之有道備之有謀可使朝貢相繼豈能爲國家之患哉以臣之愚當今甚大而急者在於本根未建衆心危疑捨此不憂而顧彼三者是舍其腹胸而救四支也不亦失乎借有高才之臣能使復九河之道循九年之食開千里之邊而本根未建尚何益也況復細於彼三事哉今陛下聖體雖安而四方之人未能遍知尚有疑懼者不以此時早擇宗室之賢使攝居儲副之位內以輔衛聖躬外以鎮安百姓萬一有出於意外之事可不過爲之防哉切意陛下洞照安危策慮已定而尚密之未欲宣示於外審或如此亦恐不可何則今天下之人企踵而立洪耳而聽以須明詔之下然後人人自安又何待密哉若以儲副體大非謂其可安或且使之輔政或典宿衛或尹京邑亦足遏禍亂之原請中外之意今朝廷朝夕所議大抵皆目前常事非其大急若防恐萬世雖容養成國家之患從而理之用力難矣此臣所以寢不能安食不能飽不避死亡之誅進言不已者也 癸丑復龍圖閣直學士兵部員外郎知池州包拯爲刑部郎中知江寧府江南東路轉運使工部員外郎直

集賢校理唐介為戶部員外郎時殿中侍御史裏行呂中復乞
以孫介還朝宰臣文彦博因言介頃為御史言臣事多中臣
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所奏令
用之故有是命　詔大臣自今毋得乞子弟及親舊賜進士
出身　是日知諫院范鎮言臣伏見五月閏二星相繼而出
一出天江一出天市出天江者主大水出天市者主散財當
是時朝廷不知觀天之變以圖消復又不知為防以備其災
才及一月而都城大水居民室廬盪及軍營損者不知幾十
萬區天變之不虛發也如此近日以來彗出東方字于七星
其色正白七星主急兵色白亦主兵天意若告陛下將有急
兵至欲陛下與大臣相敕戒以求消復之術不可忌諱復如
前日也陛下自正月不豫至于今二百餘日既已平復群臣
稀得進見設有得進見者又不與謀天下大計天下之人其
心皇皇所以感動上天之變也方此時豈無乘間伺釁竊起
為盜賊如大水之入都城者乎陛下即位三十五年以納諫
為德以畏天為心至于小小論議未嘗不虛懷開納今及宗
廟社稷之計反拒諫而不用違天而不戒乎臣職當言不敢
愛死默默以負陛下陛下以臣言為然乞以臣前所上章與
大臣速定大議以臣言為不然乞加臣萬死之罪何者陛下
素有納諫之美因臣奏疏使陛下有拒諫之名臣更不敢復
奏朝請謹闔門以待萬死之罪　甲寅鎮復遺執政書言鎮
前後六奏　宗廟社稷安危大計而兩奏親納中書歷月踰
時寂然不見有所敷為此鎮往言之責不可以不待罪也古
之人三諫而不從則去今鎮已六諫矣古之人仕進不合則
去之諫不合則去之術之胥惟其意之所之今天下一統鎮
去而何所之乎惟有待罪而已相公又教以不可効于名希
進之人鎮退而切自惟念不敢奉教而決然為之者素當
朝廷之刑不可以死亂兵之下也此方是鎮擇死之時尚安
服顧千名希進之嫌而不為去就之決哉大事有緩而不可
急為者亦有急而不可緩為者若當緩而急當急而緩其為患
均天之見災異亦然流星彗字之變是也今彗之變當為而朝
廷尚欲緩之此鎮所以死於朝廷之刑也伏願諸公推鎮之書
言於上前決定大計如其不然即賜鎮之死放鎮歸田畝
鎮之職而豈之散外皆諸公之賜也　乙卯鎮又言臣前六
奏　宗廟社稷大計內兩奏進入兩奏奉聖旨送中書陛下不
以臣章留中而令送中書者是欲使中書大臣奉行也臣兩
至中書而中書遲相諉辭以拒臣以此觀之是陛下欲為
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為之為大臣而不欲為　宗廟社
稷計非所謂大臣也臣切原大臣之意恐行之而事有中變
故畏避而為容身之計也今星變主急兵萬一兵起大臣家
族首領顧不得保其為身計亦已疏矣就使事有中變而死陛
下之職與其死於亂兵不猶愈乎乞陛下以臣此章示大臣
使其自擇死所　丁巳鎮又言臣伏見天禧二年六月彗星
見未幾而冊陛下為皇太子方是時　真宗皇帝只有陛下
一人天下人心已有所係然　真宗皇帝處立陛下為皇太
子者欲預定其分塞覬覦之路也非私為陛下也為　宗廟
社稷之計與應天譴之變皆當然也今陛下未有皇嗣天下
人心無有所係故天初見流星繼以大水告陛下以簡　宗
廟之罰陛下君臣不知畏懼故天又出彗以告陛下而陛下
君臣晏然復如前時此臣當言之責所以恐懼而待罪也初
流星示變時大臣豈意必有大水乎及大水入都城大臣猶
領徒役以捍水患今大水已定而不知致大水之本本由簡

宗廟而六沴作所以敬天又示甚也甚之變主急兵大臣久
來先定大計以備兵變及兵如水之至而後觀捍之雖勤終
如捍水之時亦無益矣陛下為民父母已視民有墊溺之患
又忍使宗廟有殘辱之禍而不為 宗廟社稷計以荅天譴乎
庚申起居舍人直秘閣同知諫院范鎮為戶部員外郎兼侍
御史知雜事鎮固辭不受曰陛下以臣言為非即當加臣萬
死之罪以臣言為是豈可不先 宗廟社稷計而遷為臣榮
官邪蓋職也 癸亥樞密使護國節度使狄青罷樞密使加同平
章事判陳州青在西府四年京城小民聞青驍勇相與推說
誦詠其材武青每出入輒聚觀之至壅路不得行 上自正
月不豫青益為都人所指目又青家犬生角數有光怪知制
誥劉敞請出青于外以保全之未聽敞出知揚州又極言今
外說紛紛雖不足信要當使無後憂寧負青無使負國家
并謂宰相曰向者天下有可大憂者又有可大疑者今 上
體復平大憂去矣而大疑者尚存具以青事告之宰相韓對
唯唯敞既至官拜表又備遺公卿書曰汲黯之忠不難於淮
陽而眷眷於李息朝廷皆知為青發也及京師大水青避水
徙家於相國寺行坐殿上都下喧然執政聞之始懼以熟狀
出青判陳州自皇祐末有日食之變敞嘗獻投日論三篇備
言所以防姦禦變之術青既而惡之謂所親曰劉舍人以此
洗滌青邪敞初建言或以為過至是人服 三司使工部尚
書韓琦為樞密使 端明殿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吏部侍郎
知益州張方平為三司使自西鄙用兵兩蜀多所調發方平
還自益州奏免橫賦四十萬貫又減興嘉邛州鑄錢十餘
萬蜀人便之始方平主計京師有三年糧而馬粟倍之至是
馬粟僅足一歲而糧亦減半因建言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
天下四衝八達之地非如雍洛有山河形勝足恃也特依重
兵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汴河控引江淮利盡南方
聖以前歲發民浚之故河行地中有張君平者以疏導京東
積水始輟用汴夫其後淺妄者爭以裁減費役為功河日以
堙塞今仰而望河非 祖宗之舊也遂畫漕運十四策宰相
富弼讀方平奏 上前漏盡十刻侍衛皆跛倚 上太息
稱善弼曰此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如所啓施行退謂方平
曰自慶曆以來公論食貨詳矣朝廷每有所損益必以公奏
議為本今除主計未嘗敢先公也其後未期年而京師有五
年之蓄（此方平集奏議附載之然不當附此年故附此）先是樞密直學士右諫議
大夫權知開封府王素數與歐陽修稱與富弼於 上前弼
入相素頗有力焉意弼引己登兩府既不如志因加詆毀且
求外官於是改龍圖閣學士知定州（其罷[illegible]當考）是夕彗
星滅范鎮言臣近以都城大水及彗星謫見為變非常故乞
速定大計以荅天譴闔門待罪祈以死請臣人微言輕固不
足以動聖聽然所陳者乃天之戒陛下縱不用臣之言可不
畏天之戒乎彗星尚在朝廷不知警懼彗星既滅則不復有
所告戒後雖欲言亦無以為辭此臣所以恐懼而必以死請
也今除臣侍御史知雜事則臣之言責益重於前所有告勑
未敢祗受鎮又言臣本為諫官有言而其言不見從故闔門待
罪待罪之中除臣知雜御史是臣之言責益重也使臣何以
處之若陛下寬臣之罪不賞以死即乞解臣言責使歸館供
職或除臣遠小處知州差遣則陛下再造之賜於臣為無量
也 甲子殿中侍御史趙抃言臣去年春夏間累次彈奏宰
臣陳執中乞正其罪而罷免之是時范鎮不顧公議一向陰
為論列營救執中上惑聖聽臣尋與御史范師道抃鎮阿黨

之狀今朝廷除鎮知雜臣見居臺職風憲之地趣向各異雖為同列伏望特賜指揮除臣江浙一州軍合入差遣且以避鎮示臣之私便也 范鎮言臣切聞趙抃因除臣知雜御史言與臣論陳執中事不同乞避側一小那者初臣自河北送伴還陛下諭臣御史言御中路有文字教李陳執中不知御初無文字臣奏曰有無文字惟陛下可知臣但以亦聞此說未以為信今陛下既宣諭臣容臣却與御史理辨自後而奏仍乞榜朝堂不蒙施行及陳執中罷去陛下諭臣御史言執中與其女子兹通臣奏執中身為宰相有此大惡固當斬於朝堂以令天下豈可復為使相兼判亳州如其無此為御史所誣乞亦斬御史以令天下無使讒言公然得行自後三奏乞窮究仍乞對付御史亦不蒙施行切慮臣前後五奏留中趙抃不知本末至今交結毀臣不已決乞檢會前奏并今狀陛付中書明辨施行仍劉示趙抃免致小人陰相架扇以中傷臣所有臣乞免知雜御史事已具前奏臣深不欲上煩聖聽然趙抃為御史而持論如此乖繆終不覺悟反以為能臣苦不乞明辨切恐壞國傷化事體不細也 翰林學士胡宿知審刑院詳議官闕判院宿當擇人薦於 上宿與同列得二人此二人才智明法無上下一上以累卞宿不可至 上前忽白之且曰此人小累才足惜上曰果得才小累何恤遂除詳議官同列退詰宿曰詳議欲得人公同欲白 上緣是不得奈何宿曰彼得與不得一詳議官爾是同不有命也宿以誠事主今白首矣不忍緣疑欺君以丧平生節為之開陳聽 上自擇爾同列嘆曰某從公久乃不知公所存如此 初李照斥王朴樂音高乃作新樂下其聲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叶然照卒莫之辨又引所制編鐘皆側垂照及胡瑗皆非之及照所請鐘給銅於鑄瀉務得古編鐘一工不敢毀乃藏於太常鐘不知何代所作其銘云粤朕 皇祖寶龢鐘曆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叩其聲與朴鐘夾則清聲合而其形側垂瑗後改鑄正其鈕使下垂叩之弇鬱而不揚其鎛鐘又長甬而聲抑鬱不和著作佐郎劉羲叟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鐘無異 上將有眩惑之疾已而果然於是范鎮言臣伏見國家自廢 祖宗舊樂用新樂以來及今四五年日食星變冬雷秋雹大雨不時寒暑不節不和之氣莫甚此者使樂無所感動則已樂而有所感動則眾異之至未必不由是也去年十二月晦大雨雪大風宮架輒壞元日大朝會樂作而陛下疾作臣恐天意以為陛下不應變 祖宗舊樂而輕用新樂也不然何以方樂作之時而陛下疾作此天意警陛下之深也自初議樂時臣屢論新樂非是有聞書一通最為詳悉今再具進呈乞下執政大臣參詳臣書有如可采伏乞且用 祖宗舊樂以俟異時別加制作 丁丑詔太常恭謝用舊樂 九月壬午司馬光又上疏曰臣聞書曰懷乃猷詩云猶之未遠是用大諫況國家之弊在於深固猶而多諱忌不於安治之時豫為長遠之謀此患難所由而生也自古帝王即位則立太子此不易之道也其或謙讓未暇則有司為請之所以尊社稷也 宗廟未聞人主以為諱也及唐中葉以來人主始有惡聞立嗣者群臣莫敢發言言則刑戮隨之是以禍患相尋不可復振不知本強則茂基壯則安今 上自公卿下至庶人苟有忠於國家者其心皆知當今之務無此為大然而各思忤主之誅莫敢進言獨臣不愛

夫焉之軀爲陛下言之歷觀春秋以來迄至國初積千六百年其間兵寢不用者不過四百餘年至如 聖朝奕世撥亂一統天下朝野之人自祖及孫耳目相傳不識戰鬪養育上世以來未有若今之盛也且國家於州縣倉庫用糧及帛未嘗不嚴閑何論擇人而守之況國家聰明閑茂之業豈可不謹擇親戚可信任者使助陛下守之乎陛下獨不念 太祖 太宗跋涉山川經營天下 真宗宵衣旰食又致太平之艱難乎此臣所以夙夜遑遑起則思之卧則計之感歎涕泗而不能已也或者謂臣身賤居外而言朝廷之事侵官也臣愚以爲治古諫諍無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庶人百工商旅瞽矇芻蕘無有不得言者所以達下情而察國政也若置官而守之非其官者皆不得言則下情壅而不通如是則國家雖有過切之事行道之人皆知之而在上者莫得聞也此其爲害豈不深乎顧以水災親下明詔延訪中外而勤求得失臣安敢捨此大節隱而不言其餘瑣碎豈足道哉欲望陛下察臣區區之心斷而行之使遠近瞭然無復憂疑自然神靈悅於上而災異伏衆庶喜於下而姦宄消至於草木昆蟲靡不蒙被其福其爲功業豈不盛哉惟陛下審留神財察 時范鎭亦累奏辭所除官且乞因恭謝大禮決定大議其言曰臣前後三進中書劄子趣臣赴崇惟職有以見陛下愛臣之深也初臣待罪陛下不加以罪而又遷擢之臣未即赴職而陛下又三降聖旨敦遣之是陛下之恩意於臣篤且至矣而臣終不敢趣輕就者自陛下擢臣爲諫官臣已將身許陛下也今臣之事乃是臣致命之秋陛下不用臣之言賜臣之死則臣一身之輕何足卹也陛下感悟臣言而爲 宗廟社稷計則臣之言任可重也不以一身之輕而廢其可重之言者臣之

職也臣之身一人之私也臣之言衆人之公也 宗廟社稷之計也陛下與其卹一人之私孰若行衆人之公以爲 宗廟社稷計誠能因大禮定大議決然從諫於庭則陛下收納諫之名以慰天下人心豈不美哉如是而臣雖死無所憾也生而進之可也退之亦可也於陛下無所負也於臣之初心亦無所悔也 庚寅命宰臣富弼攝事于太廟樞密副使田況于 皇后廟程戡于奉慈廟 辛卯恭謝天地于大慶殿大赦改元 癸卯侍御史范師道知常州殿中侍御史趙抃知睦州先是宰相劉沆進不以道深疾言事官因言曰慶曆後臺諫官用事朝廷命令之出事無當否悉論之必勝而後已又專務抉人陰私莫辨之事以中傷士大夫執政畏其言進擢尤速遂舉行御史遷次之格滿三歲者與知州而抃等又嘗乞避沆鎭各請補外沆遂引格出之師道及抃蓋嘗攻沆之短中丞張昇等言沆挾私出御史請留抃及師道不報 甲辰詔三司置司編錄令以知制誥吳奎右司諫馬遵殿中侍御史呂景初爲編定官初權三司使韓絳言內外文武官俸入添支幷將校請受雖有品式每遇遷徙須由有司檢勘中覆至有待報踰時不下者故請命近臣就三司編定之丙午范鎭又以書遺執政曰鎭竊以天下之事無難易而有是非苟是也雖難必爲苟非也雖易不可爲也難易之際又有機焉不可以忽也諸公視今日之事與前日爲孰難必曰今日難於前日也前日不難於今日乎以爲此日易而可爲則今日不爲難也以爲今日難而不可爲則他日不爲易也此所謂難易有機不可以忽也事早則濟緩則不及先聖賢所以貴於及機會也諸公謂鎭言已入今日不可復聽言他日可以復乎邪正之不並久矣君子小

人之於天下也常相半君子之欲有爲豈能盡去小人而後
有爲使小人不用事而已譬是陰陽陰消則陽退陽消則陰
進當陽之進時豈能盡退群陰使陰不用事而君子之退小
人亦使小人不用事此使小人不用事者在君子所爲是而
已矣今爲 宗廟社稷計以應天變以順人心以副主上委
任之意可謂是矣而諸公以嫌疑形迹處之爲忠義而以嫌
疑形迹處之此鎭所以請臨印也三請臨印矣伏惟早賜裁
處先是執政論鎭以上不豫諸大臣亦有建此策今聞言已
入爲其難故鎭書及之 冬十月丁卯出內藏庫銀十萬兩
絹二十萬疋錢一十萬貫下河北市糴軍儲 先是提舉糴
便糧草薛向建議並邊十七州軍歲計粟百八十萬石爲錢
百六十萬緡豆六十五萬石芻三百七十萬圍並邊租賦歲
可得粟豆芻五十萬其餘皆商人入中請罷並邊入中粟自
京輦錢帛至河北專以見錢和糴時楊察爲三司使請用其
說因輦絹四十萬疋當緡錢七十萬又當見錢及擇上等茶
場入總爲緡錢百五十萬儲之京師而募商人入錢並邊計
其道里遠近優增其直以是償之且省輦運之費唯入中芻
豆計直償以茶如舊 辛未草澤宋堂爲國子四門助教堂
雙流人性宕蕩不事生業嘗擬陳子昂作感遇詩以諷 上建
儲事著書數十篇春秋新意七卷西川民言嘗究時務敗
爲近臣所薦至是翰林學士趙槩又上其所著書特錄之
十一月山南東道節度使兼侍中判大名府賈昌朝爲樞密
使翰林學士歐陽脩言臣伏覩近降制書除賈昌朝爲樞密
使者自旬日以來中外人情莫不疑懼搢紳公論漸以沸騰蓋
由昌朝稟性回邪執心傾險頗知經術能緣飾姦言善爲陰
謀以陷害良士小人朋附者衆皆樂爲其用前在政事傾害

人所以聞其非求望風畏勢陛下聰明仁聖勤儉憂勞方集大
用人尤所審擇然而自古毀譽之言未嘗不並進於前而聽
察之際人主之所難也臣以謂能知聽察之要則不失之矣
何謂其要在于察毀譽之臣若所譽者君子所毀者小人則
不害其爲進用矣若君子非之小人譽之則可知其人不可
用矣今有毅然立朝危言正論不附人主不附權臣其直節
忠誠爲中外素所稱者君子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爲非矣
宦官宮妾左右使令之人往往小人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
爲是矣陛下察此則是昌朝爲人可知矣今陛下之用昌朝
與執政大臣謀而用之乎與立朝忠正之臣謀而用之乎與
宦官左右之人謀而用之乎或不謀於臣下斷自聖心而用
之乎昨聞昌朝陰結宦寺創造事端謀動大臣以圖進用若
陛下與執政大臣謀之則大臣自處嫌疑必難啓口若立朝
忠正之士則無不以爲非矣其所稱信以爲可用者不過宦
官左右之人爾陛下用昌朝爲天下而用之乎爲左右之人
而用之乎臣伏料陛下必不爲左右之人而用之也然左右
之人謂之近習朝夕出入進見無時其讒謏能使人主不覺
其漸昌朝善結宦官人人喜爲稱譽朝一人進一言暮一人
進一說無不稱昌朝之善者陛下視聽漸熟遂簡在聖心及將
用之時則不必與謀議也蓋稱薦有漸久已熟於聽矣是則
陛下雖斷自聖心不謀於人而用之亦左右之人積漸稱譽
之力也陛下常患近歲大臣體輕連爲言事者彈擊蓋由用
非其人不叶物議而然也今昌朝身爲大臣見事不能公論
及交結中貴因內降起獄規圖進用今聞臺諫方欲論列其
過惡而忽有此除是以中外疑懼物論沸騰也今昌朝未
來外議已如此若使居其位必不免言事者上煩聖聽不圖

則呂朝遂并傾害善人壞亂國體必為國家生事臣願陛下抑左右陰薦之言採搢紳公正之論速罷時明還其職任以慰天下幸甚臣官為學士職號論思見聖心求治甚勞而一旦用人偶失而外廷物議如此既有見聞合具規補 是日范鎮入對垂拱殿言臣待罪中蒙恩除知雜御史七降聖旨諭臺臣雖甚愚知陛下必以臣言為是然久而不決者切恐左右近習以為陛下已安不用為此以感惑陛下是使天無語之人不可不宗古人所謂小人愛人以姑息者正為此輩臣愚謂陛下既安左當為之以荅天意天意報貺必錫子孫無疆之慶此天人相與之際必然之理願陛下無小人姑息之淺見察臣至言則大臣不敢畏避必能輔佐陛下以為 宗廟之計臣前後七章凡十九次切慮留中大臣不盡得見今錄進呈乞付中書樞密大臣同共參詳有異議者乞令與臣廷辨謂臣不然即乞明加臣罪不加臣罪即乞解臣言責臣之至情盡在於此鎮待罪幾百日須髮為白至泣以請 上亦泣曰朕知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鎮固辭言職朝廷不能奪也 己丑新除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范鎮復為起居舍人充集賢殿修撰 甲子錄潭州進士楊謂為郊社齋郎先是梅山蠻數寇邊史館檢討張[illegible]及天章閣待制劉元瑜知潭州為遣以說于元瑜使謂入梅山招喻其酋長四百餘人皆出聽命因為籍之稅以為民凡二千一百戶故朝廷特錄謂功通梅山蠻自此始 癸卯草澤黃晞為太學助教致仕晞建安人少通經聚書數千卷學者多從之遊著聱隅書十卷自號聱隅子慶曆中石介在太學遣諸生以禮聘召不至至是樞密使韓琦表薦之受命一夕而卒 丙申詔技術官合奏蔭者授以技術官仍一次而

上其封贈初以副率次正率次小將軍毋得隔資而授司天監官聽贈至大卿監正初知制誥王珪言近歲技術官因緣進援者甚衆其合奏蔭者又參用士人之條而無數雜汙仕塗莫斯為甚請自今各以其類推恩若醫官使奏醫學教助使奏色長之類仍只許奏一人不惟使其專其藝誠足以革入官之濫下兩制并技術官封贈詳定而翰林學士承旨孫抃等以謂[illegible]法毋得任子及封贈今若以類推恩亦近漢時人子弟之法故著此條 上之得疾也賈昌朝結陰右班副都知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於大慶殿庭兩府聚處執狀抗言國家不當穿河於北方致 上體不安文彥博知其意顧未有以制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政亦繼隆所教也史志聰等以其狀白執政彥博視而懷之有喜色同列問不以告既而召二人詰之曰汝今日有所言乎對曰然彥博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彥博曰觀汝真狂愚爾未欲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爾二人退彥博乃以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敢爾妄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於中宮不安衆皆曰善及議遣司天官定六塔於京師方位彥博復遣二人往繼隆白請留之彥博曰彼何敢輒妄言有人教之爾繼隆默不敢對二人至六塔恐治前罪乃更言六塔在東北非正北無害也十二月戊申朔右司諫呂景初言伏覩詔書今後[illegible]常留一班令臺官上殿欲望速[illegible]從之 壬子兵部侍郎平章事劉沆罷為工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應天府范師道趙抃既出御史中丞張昇言天子耳目之官進退用舍必由陛下奈何以宰相怒斥之願明曲直以正名分又請與[illegible]俱出求吳中復指沆治溫成喪天下謂之劉[illegible]

者為學則元素行可知沆亦極詆臺官朋黨沆居位訖無以御史言罷極等使沆因奏御史去陛下將曰削陛下爪牙殆將有不測之謀而昇等辯論辨不已凡上十七章沆知不勝乃自請以本官兼一學士守南京故有是命曾公亮謂沆過大朝會綴中書班出入視其儀物昇為中丞彈劾無所避 上嘗謂昇曰卿孤特乃能如是昇曰臣孤學愚忠仰託睿聖是爲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交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陛下似孤立也上亦爲之感動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中書舍人集賢殿修撰權知開封府曾公亮爲給事中參知政事 龍圖閣直學士刑部郎中知江寧府包拯爲右司郎中權知開封府拯立朝剛嚴聞者皆憚之至於閭里童稚婦女亦知其名貴戚宦官爲之歛手舊制凡訟訴不得徑造庭下府吏坐門先收狀牒謂之牌司拯開正門徑使至庭自言曲直吏民不敢欺京師大水因言中官勢族築園榭多跨惠民河故河塞不通乃悉毀去或持地券自言有偽增步數者皆審驗劾奏之置太常寺郊社局令一員 乙卯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胡瑗管勾太學始瑗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科條纖悉備具以身先之雖盛暑必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父兄諸生亦信愛如其子弟從之游者常數百人慶曆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瑗既爲學官其徒益衆太學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飾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雖不識皆知其爲瑗弟子也於是擢與經筵治太學猶如故[illegible]韓謂附錄瑗管勾太學最蔽嘉祐七年乘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且判月日當考 丙辰太子中允集賢校理丁諷言按春秋緯五帝之名曰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矩叶光紀今每歲奉祠而祝以位皆書其名今有司斥呼非所以恭神也請於其上太常禮院議定而去之 甲子夏國王諒祚遣祖儒嵬名聿則庚辰表除殊御等深告其母没藏氏卒初没藏氏既通李守貴又通吃多巳守貴憤怨於是殺吃多巳及没藏氏諒祚幼守貴保養諒祚因以其女妻焉時諒祚生九歲矣 乙丑罷提朝以諒祚毋喪故也 乙亥詔尚書省司勳司封職方駕部庫部度支金部倉部都官比部司門主客膳部屯田虞部水部自今以未有差遣帶職京朝官領之闕人即差正郎或員外郎自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得替人如又闕人即差通判得替員外郎月給添支錢五千京官三千其鴻臚太僕衛尉等丞將作監差得替御監一人月給七千並許個合入差遣仍各差提點刑獄四人 是月命宰臣文彥博監修國史初除彥博爲昭文館大學士兼譯經潤文使以劉沆爲監修國史至是沆罷彥博始有是命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九十[illegible]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九十八

仁宗皇帝紀三十五

嘉祐二年春正月癸未翰林學士歐陽脩權知貢舉先是進士益相習為奇僻鉤章棘句浸失渾淳脩深疾之遂痛加裁抑仍嚴禁挾書者及試榜出時所推譽皆不在選囂薄之士候脩晨朝群聚詆斥之至街司邏吏不能止或為祭歐陽脩文投其家卒不能求其主名置于法然文體自是亦少變　己亥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孫甫卒特贈右諫議大夫甫性疏簡讀書每讀唐史行事以推見當時治亂若身履其間而聽者炭然如目見之故時人言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聽孫論也著唐史記七十五卷詔藏祕閣　二月太子太師致仕杜衍退寓南都凡十年性不殖產第室庳陋數十楹居之裕如也出入從者才十許人為蒲皂絲袍革帶親故或言宜為居士服衍曰老而謝事尚可稱處士名耶上亦豈記告歸邪人因有詔撫問及被病　帝遣中使賜藥挾太醫診視之卒贈司徒兼侍中謚正獻衍臨終戒其子努力忠孝斂以一枕一席小壙庳墳以葬自作遺疏其略曰無以久安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宜早建儲副以安人心語不及私　三月辛巳御崇政殿試禮部奏名進士又試特奏名丙午試諸科　丁亥賜進士建安章衡等二百六十二人及第一百二十六人同出身是歲進士與殿試者始皆不落己丑賜諸科三百八十九人及第又賜特奏名進士諸科二百十四人同出身又補諸州長史文學[illegible]乙未契丹遣林牙左監門衛大將軍耶律防樞家在京之給事中陳顥來求聖容　戊戌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張昇為回謝契丹使單州防禦使劉永年副之初契丹以宗真其畫像及隆緒畫像凡二軸求易　真宗仁宗及上御容既許之會宗真死遂寢至是遣使再來故命昇往諭令更持洪基畫像來即予之翰林學士胡宿草國書奏曰陛下先已許之今文成即止而不與則傷信且以尊行求卑屬尚一不聽命責先約而遂與之則愈屈矣不從昇等令虜果欲先得聖容昇折之曰昔文成弟也弟先面兄於禮為順今南朝乃伯父當先致恭豈不能得以去如其請後載曰右塞驛門衆皆恐竟年遂去之曰見即傳以[illegible]有神力　庚子陳州言護國節度使同平章事狄青卒　帝發哀苑中贈中書令謚武襄青自為人謹密善言其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師行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同寒飢勞苦能歛犯之無一士敢後先者故其出常有功善推其功以與將佐始與孫沔破儂智高一出青賊已平經制餘事悉以委沔退然如不用意者沔始服其勇既又服其量人自以為甚不及也尹洙以[illegible]悉力䘏其家事　夏四月丁巳徙知常州侍御史范師道為廣南東路轉運使先是詔諸路皆委轉運使與先後衰近之師道始置籍次第之　丙申雄州言北界幽州地大震大壞城郭覆壓死者數萬人詔河北[illegible]之計　乙巳太常[illegible]負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呂誨殿中侍御史[illegible]史以中丞張昇言未嘗關言事御史乞[illegible]

黃州殿中丞[illegible]及雜記十卷[illegible]

[illegible]

司天監言據崇天曆己

亥午日當食乞止朔乞定戊戌年十二月爲閏以避之詔不許　火峒儂宗旦者智高之族也據險聚衆數出剽略知邕州蕭注欲大發峒丁擊之知桂州蕭固獨請以利招降遣使王罕以爲宗旦保山溪箐篁間若設伏要我未必可勝也滋邊患乃獨領兵次境上使人召宗旦子日新謂曰汝父內爲交阯所仇外爲邊臣希賞之餌歸報汝父可擇利而行於是宗旦父子皆降尉勞遣還以宗旦爲忠武將軍日新爲三班奉職　五月庚辰崇儀使并代鈐轄管勾麟府軍馬郭恩與夏人戰于斷道塢死之走馬承受內東頭供奉官黃道元府州寧府砦監押劉慶被執又死者使臣五人軍士三百八十七人亡識干單得還者百餘人亡失器甲萬七千八百九十九馬二百八十初夏人侵耕屈野河西地至耕穫時輒屯兵河西以誘官軍經略使龐籍每戒邊將毋致兵[illegible]河東屯兵與賊屯月餘食盡而去者屢矣是歲正月没藏訛龐領兵至境上比及三月稍益至數萬人又自麟延以北發民耕牛計欲盡耕屈野河西之田會國人有與之異議者復召其兵還然皆留壁去鐵鉗城以南侵耕者猶自若籍以其地外則蹊徑險狹多榛叢生漢兵難入內則平壤肥沃宜粟麥故虜不忍棄也於是籍檄通判并州司馬光行邊至河西白草平數十里縱廣跡時知麟州武戡通判夏倚已築一堡爲候望乃與光議曰乘虜出不意更增二堡以據其地可使虜不復侵耕請還白經略使益禁兵三千役兵五百不過二旬壁壘可成然後發積戍臨塞二堡徹其樓櫓籍其甲兵以實新堡列烽燧以通警虜從衙城紅樓之下俯瞰其地猶指掌也有急則州及橫陽堡出兵救之虜來耕則驅之已種則[illegible]接之虜衆我寡則入堡以避如是則堡外三十里之田虜必

不敢種殖州西五十里之內無虜也籍移檄麟州如其請於光因及戡道元等以巡邊爲名往按視之會諜者言虜兵去沙黍浪旦十五里因欲止不行道元怒以言脅恩夜率步騎一千四百餘人不甲皆持炬循屈野河北而行無復部伍負人舉火卧牛峯賊舉火以應恩曰虜已知吾輩出矣道元曰此亦常爲之欲以沮我又聞鼓聲道元猶不信行至谷口恩欲休兵曰天未明可須旦乃過山道元奮衣起曰幾年聞郭恩名今日懦怯乃爾耶恩亦怒曰不過一死爾乃行比明至忽里堆虜數十人往來高岸數十步恩等整陣以從騎以胡語呼之虜不應亦不動俄而伏兵發虜騎張左右翼自南北交至堆東有長塹其中有徑謂之斷道塢恩等東據塹口與力戰自日至食時虜自西旁壁中搏緣而上四面合擊恩衆大潰戡方在紅樓見虜騎自西山大下與推官劉公弼率城中諸軍閉門乘城戡走東山趣城東北門以入恩與道元皆爲虜所執恩不肯降自殺虜尋還道元[illegible]贈恩同州觀察使封其妻呂氏爲京兆郡君官其子弟[illegible]恩開封人也　癸未命樞密副使田況提舉殿前馬步軍司編敕知制誥劉敞言[illegible]比聞朝廷選官撰定殿前馬步軍等司編敕條貫誠爲要務以謂[illegible]若不審則號令不盡公殿前等司所以統衆[illegible]不少而鞫訊論決一委[illegible]事循又甚嚴不難[illegible]人命所繫[illegible]以來[illegible]獨在以吏不習[illegible]又漢有大將軍營衛幕府[illegible]議郎錄事參軍之職[illegible]其衆令識制度太簡略欲盡如古雖可且每司置推官一員專典鞫獄令流內銓選補如左右軍巡判官例如此獄可[illegible]刑可使不與無幾上司胡

廷欽恤之意宜於事修編勑而已（正年六月置局云宣或圖見更詳之[?]）賜國子
博士宋禋銀絹五十疋兩禋上其祖準所著文集也　初權
官張師中論禖壇卑陋保章正皇甫定請徙於圜丘東鎮安
軍文學參軍鄭等先以為當在東方長男位禮官與司天監
議曰漢晉禖壇在城南齊隋祀於南郊壇之西南今其地卑
濕宜徙圜丘東南爽地甲申改築禖壇於圜丘東南　丁酉
詔編修院近臣常舉文臣換右職者自今遇遷要闕人即差
擇以聞　己亥詔審官三班院文武官甚皆自投文字乞磨
勘轉官有妨廉節自今更不許自陳其任西川廣南官歲滿
前五月餘路前兩月令本院預舉行之　又詔凡舉官已施
行者後雖有改節不許自首及被舉之人無得納舉主奏　詔
在部內守官而改節者許發摘同自首法　六月壬子以汝
州龍山孔旼為校書郎致仕絳州稷山韓退為安逸處士翰
林學士承旨孫抃等薦故退有行義也　自趙彥若制策不
入等闕四年遂無應科者　上曰豈朕待之不至耶（言代若類試為[?]）
更[?]丁巳詔朝廷設制科以取天下美異之士皆以推恩過厚
而難其選故所取不過三二人甚非所以廣詳延之路也其
令兩制以上同議之既而抃等言太常博士以下至選人草
澤人應制科者並聽待制以上奏舉卻得自陳或[?]以學業人亦
許本路轉運使奏舉其試文論及表策行不如所學並坐舉
者其治用差次不得引舊例超擢從之（學士人孝發數精技使表牽勝會要不書[?]）
（錄制去[?]）丙寅進封兗國公主為福康公主仍令所司擇日備禮
冊命　戊辰淑妃苗氏為賢妃兗國公主之母也公主將出
降故有是命　國朝公主受封降制有冊命之文多不行禮
只以綸告進內於是翰林學士胡宿言竊聞兗國公主議行
冊禮然於事體頗有未便前[?]未有此禮　祖宗以來公主長
主未有行者昔漢明帝封皇子悉半諸國明德馬皇后曰諸
子食數縣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敢與先帝子等也淳化初
中太宗長樂公主將出降帝令有司資送倍於永樂公主趙
徽曰不可引漢明帝之言為對且曰天子姊妹稱長公主加
長字是有所尊崇或可情有淺深無容禮相踰越太宗然其
言入告長孫皇后后遣使賜徵金帛陛下即位以來累曾進
封楚國魏國二大長主亦不曾行冊禮今施於兗國公主是
與大長公主相踰越兼以貴主之故貴妃亦蒙殊典有旨令
進綸告若不行冊禮是母子之間一行一不行禮意尤不相
稱書於史冊後世將有譏議必謂陛下偏於近情虧聖德之
美臣願陛下采漢明之言聞文皇之聽遵祖宗舊典如以明[?]
公主曾行此禮行之且無嫌如其不曾則宜且罷臣以陛下
好忠諫納至言臣職在論思不敢緘默不從　秋七月辛卯
令翰林學士承旨孫抃御史中丞張昪磨勘轉運使及提點
刑獄課績初知諫院陳旭言生民休戚繫郡縣政之得失今
天下州三百縣千二百其治否朝廷固不得周知又付之十
八路轉運使而預選者自三司副使省府判官提點刑獄或
以資序或以薦引才不才固已混淆一旦付以一道按察之
寄雖知不勝其任必重退之是重抑一人希進之心而輕一
道生民之命今選用不精又責任無法考課不立其間非闇
滯罷懦則凌肆刻薄十常八九所以下之疾苦不得上聞而
重其愁歎慘悴也朝廷有意天下之治宜自轉運使始輒上
選用責任考課三法其選用法曰以公正明斷廉勤為本公
正可使糾屬官吏明斷可使決治煩劇廉勤可使卹民之隱苟無黷者
之長即以補它職其祿賜與典郡轉運使可也其責任法曰唐
虞四岳十二牧三代方伯連帥漢部刺史皆今轉運使之任

今所職者非其人專以辦財賦爲職業故郡縣之政不修獨
措斂刻暴之令行而民受其弊蓋典制不立所致也今舉其
切務有五一稱薦賢才各堪其任二按劾貪謬修舉政事三
實戶口增墾田四則用充足民不煩擾五興利除害仍令本
終具條所施行者以聞其考課法曰故事轉運使給御前曆
子歲備上審官院考校之三司亦嘗立考課升黜條其後然
不行蓋委計司則先財利而忽民事任審官又因循常務所
無課第之實按舊制御史中丞外皆歸御史令宜付御史臺
考較爲三等仍紹中書門下參覆舊續其上等乞所部早之
優易而優進之中等退補小郡若風績尤異即擢以不次其
職事弛廢不俟歲滿明行黜削於是以歲滿所上功狀分錄
最爲上中下三等用唐考功四善之法以稽行實其等亦如
之故以命昇等然卒亦無所進退焉　乙未禮官言禮閣新
儀公主出降前一日行五禮古者結婚始用行人告夫家采
擇之意謂之納采問女之名歸卜夫廟卜而獲吉以告女家
謂之問名納吉今選尚一出朝廷不待納采又公主封爵已
行誕告不待問名而卜之若納成則既有進財請期則有司
擇日宜稍依五禮之名存其物數俾知古者婚姻之事重而
夫婦之際嚴如此亦不忘古禮之義也欲俟公主降日令掌
璋主昏之人具合用雁幣玉馬等陳於內東門外以授內謁
者進入內中付掌事者受之其馬不入從之　壬寅知衢州
六宅使帶御器械武戡除名江州編管坐與西人戰斷道墕
而棄軍先入城也　八月詔編集樞密院機要文字樞密副
使程戡提舉初樞密使韓琦言歷古以來治天下者莫不以
圖書爲急蓋萬務之根本後世之模法不可失也恭惟我
宋受命迄今百年矣機密圖書悉在樞府而散逸蠹朽多所不

存臣比到院因北界爭地作築土堡令檢北界州縣案籍
軍天池廟作擘畫南朝地界見今檢之不獲及因西人理會麟州
界至又尋慶曆中臣任院日與西人商議約款始末文案亦
已不全以此知機要文字從來散失甚矣請差官於諸房討
尋編錄一本進內一本留樞密使廳以備經久之用於是自
建隆以來以歲月先後事類相從而纂集之六年十一月乃
成書　言慶曆編敕書正本樞密院既不復存大理寺丞周革但於
廢書中求得杜衍手錄草本因出載爲華平賴人也
丁未韓琦又言天下見行編敕自慶曆四年以後
十五年續降四千三百餘件前後多抵牾請加刪定乃詔宰
臣參知政事曾公亮同提點詳定編敕　戊申兗國公主出
降　己酉駙馬都尉李瑋入謝燕于禁中　庚戌韓琦言近頒
方書諸道以救民疾而貧下之家力或不能及請自今諸道
節鎮及并益慶渭四州歲賜錢二十萬餘州軍監七萬委長
吏選官合藥以時給散從之琦又言醫書如靈樞太素甲乙
經廣濟千金外臺秘要之類本多訛舛神農本草雖開寶中
嘗命官校定然其編載尚有所遺請擇知醫書儒臣與太醫
參定頒行乃詔即編修院置校正醫書局命直集賢院崇文
院檢討掌禹錫等四人並爲校正醫書官　癸亥策
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秘書丞王彰行淑黃茂明於體用明
州觀察推官夏噩彰所對不入等噩入第四等授大理寺丞
噩乞勘自當改著作佐郎宰相富弼嫌而裁之噩越州人也
丁卯置天下廣惠倉初樞密使韓琦請
羅鄉等諸路戶絕田募人承佃以夏秋所輸之課給在城老幼
貧乏不能自存者既建倉乃詔逐路提點刑獄司專領之歲
終具所支納上三司十萬戶以上留一萬石七萬戶八千石五

萬戶六千石，三萬戶四千石，二萬戶三千石，萬戶二千石，不滿萬戶一千石，有餘則許變易之。戊辰，知諫院陳旭言：比日內降營求內首者甚多，雖許執奏，而有司時有奉行者，今請詔令中書、樞密院推劾，以正干請之罪。從之，仍榜御史臺閤門。舊紀 [illegible] 是月，翰林學士歐陽脩奏疏言：臣聞言天下之難言者，不敢冀之 [illegible] 知其未必聽而不可不言者，所以盡爲忠之心；況臣遭遇聖明，容納諫諍，言之未必不聽，其可默而不言？臣伏見自去歲以來，群臣多言皇嗣之事，臣亦嘗因災異竊有奏陳，雖聖度包容，不加誅戮，而愚誠懇至，天聽未回。臣實不勝愛君之心，日夜區區，未嘗忘此，思欲再陳，伏惟聖慮而未知所以爲言。今者伏見兗國公主近已出降，臣因竊思人之常道，莫親於父子之親，人之常情，亦莫樂於父子之樂。雖在聖哲，異於凡倫，其爲天性，於理則一。陛下獨雖未有皇嗣，而尚有公主之愛，以慰聖顏。今既出降，虧疏左右，則陛下萬幾之暇，數深宮之中，誰可與語？誰可承顏色？臣愚以謂宜因此時出自聖意，於宗室之中選材賢可喜者，錄以爲皇子，其出入左右，問安侍膳，亦足以慰悅聖情。臣考於史書，竊見自古帝王雖曰至尊，未嘗獨處也。其出而居外也，不止百司公卿奏事而已，必有儒臣學士講論於閒宴，又有左右侍從顧問語言；其入而居內也，不止宦官宮妾在於左右而已，其平居燕褻也，則有大子問安侍膳於朝夕，其優游宴樂也，多與宗室子弟懽然相接，如家人。計一日之中，未嘗一時獨處也。今陛下日御前後殿，百司奏事者往往俯瞻天顏，退其趨幸，若得承一二言之德音，君臣之情不通，上下之意不接，其餘在廷之臣，儒學侍從之列，未聞一人從容親近左右，入而居內，則至於問安侍膳，亦闕於朝夕。是則陛下富有四海之貴，

躬至萬乘之尊，居外則無一人可親，居內則無一人得親，此臣所以區區而欲言也。伏況陛下持祖宗之業，承宗廟社稷之重，皇子未降，儲位久虛，群臣屢言大議未決，臣前奏陳以謂未必立爲儲貳，而且養爲子，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待皇子之降生，於今爲之亦其時也。言狂計愚，伏俟斧鉞。翰林侍讀學士兼侍講學士、吏部郎中王洙被病踰月，上遣使問病，少間，不能起侍經席，乃九月甲戌朔，洙卒。賜謚曰文，御史以中後言洙官不應得謚，乃止。庚辰，詔內臣爲鈐轄、都監者，遂路止置一員。[illegible] 乙酉，樞密院言：自今舉使臣須本路安撫、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通判方理爲舉主，其在京文臣非知雜御史，武臣非觀察使以上，所舉無得施行。從之。

庚子，契丹遣樞密使、左金吾衛上將軍蕭扈，宣政殿學士、禮部尚書吳湛來再求御容，且言當致洪基像。冬十月甲辰朔，三司使張方平等上新編祿令十卷，名曰嘉祐祿令，遂頒行之。己酉，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工部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胡宿爲回謝契丹使，禮賓使李綬副之，且許以御容，約以賀正使置 [illegible] 丙寅，翰林醫官院自直院以下定以一百四十二人爲額。辛未，贈太 [illegible] 十一月癸酉朔，罷江淮、兩浙、荊湖制置司勾當運鹽公事一員。初，三司言：商旅於榷貨務入見錢算東南鹽，歲課四百萬緡，諸路般運不足，而課益虧，請選官置司以上之 [illegible] 己丑，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馬遵爲吏部員外郎、直龍圖閣，以疾自請也。遵家卒，錄其子姪二人。遵性樂易，善

議論其時政得失不肖激訐故多貶降行札行在仰徐守
稍道之　己卯河北提擧便糴權草寘　部員外郎許向提
點河北刑獄任非提擧便糴擥草當河北大水民乏食詔轉
大名米六十萬斛以振之向以爲北人不便食杭且漕路回
遠不時至請出本司米四十萬石以代之向任便糴凡四年
擥草石東以千萬首凡六百　詔三司使副體量在省判官
才否以聞仍知諫院陳升之言今三司乃前代尚書省卿寺之
職而無擧綱轄之官轉運提點刑獄代還不問才否則補
判官請自今擇在部有風迹者爲之其常才且令十判勾官
諸部或與知郡縣大計之司無容濫入故下此詔　戊戌昭
德軍節度使知并州龐籍爲觀文殿大學士戶部侍郎知青
州初司馬光建議築堡籍擬麟州知光議及郭恩等敗没詔
侍御史張伯玉按劾籍匿光初所陳事故光得以去官先責
而籍爲御史劾奏由是罷節度使光不自安守闕三上書乞
獨坐其罪不報　己亥屯田員外郎宋咸上所注論語詔封
員外郎吳祕上所注太玄經及音義度支員外郎集賢校理
何涉上所著治道中術三十篇他條物奏論　殿中丞國子
監直講孫復治春秋不惑傳注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
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經之本義爲多既
被疾擬召使韓琦言於上選書吏給紙札命其門人祖無擇
即復家錄之得書十五卷藏祕閣特官其一子後又賜錢
十萬復累胡瑗之爲人在太學常相避瑗治經不如復而教
養諸生過之　十二月先是上封者言以年一貢舉四方士
子客京師以待試者六七千人一有喪其役知衆多勢甚不禁
且中下之士往往廢學數年才學之士不幸有故一不聽詔況
淪十數年或累舉留滯至困窮老且死者甚衆以此毀行

冒法寸進者不可悉數自間歲一貢衆少分於是浮薄之士
洙等侍讀英閣講周禮至三年大比大考州里以貢鄉大夫
發興　帝曰古者選士如此今率四五歲一下詔故士有抑
而不得進者爲今之計莫若裁其數而復間歲也下有司議
議者乃合奏曰臣等謂宜以間歲之法則貢舉而有利不足顧
也使舉子不幸有疾病喪服之故者不至久沉且程文偶不
中選從亦不過再舉則下無滯才之嘆而天下所薦數既減半
禮部上司易以詳較得士必精矣近年校書代筆傳義者多
因使措置…之作以監進蓋由人衆有司無從檢察
若人少則易辨自不容使冥若藝學之人得其全而進
戊申詔自今間歲貢舉進士諸科悉解舊額之半進士增試
時務策三條諸科增試大義十條又別置明經科其試法凡
明兩經或三經五經者各問墨義大義十條兩經通八三經
通六五經通五爲合格兼問論語孝經策三條分八場
出身與進士等以禮記春秋左氏傳爲大經毛詩周禮儀禮
爲中經周易尚書穀梁傳公羊傳爲小經其禮記尚書大經
者許以周禮儀禮爲中經其春秋左氏傳者許以穀梁公
羊傳爲下經若治…並聽令罷之其不選鄉里而寄他州
以應選者嘗…秋試自縣令佐察行義保任之上于州
州長貳復審察行實然後上本道使者類試已保任而後有
缺行則州縣官坐罪若有試而文繆誤坐元考官又詔孫抃
參詳州解試額多而中程少者不必足額
知諫院陳升之言比來館閣選任益輕不足以備　天子
顧問與公卿之事近制舉人進用不得專以…此近士高科
者且須保明戎其不才可然後陞擢欲望朝廷約館閣在職

人數限爲定員其因任使特授者不以充數應二府及近臣每有論薦並令中書門下籍其姓名若員有缺即取其間文學行義傑然爲衆所推者方得召試仍不許大臣緣恩例試補親屬懸錢清選無濫者　癸丑詔大臣所舉館職自今令中書籍記姓名候在官員數稍少即選文行爲衆所推者與召試考校無得假借等第（皇祐元年六月二十六日[illegible]有言可參考）　戊辰置閣揀擇兵士以五百人爲定額　己巳契丹國母蕭氏卒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九十八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九十九

仁宗皇帝紀三十六

嘉祐三年春正月己卯以福州進士陳烈爲安州司戶參軍烈性介僻篤於孝友慶曆初與鄉薦黜于禮部遂不復踐場屋從學者常數百人天章閣待制曹潁叔知福州薦之授試郎本州州學教授於是翰林學士歐陽脩又薦之故有是命烈皆辭不受　甲申封江夏民妻張氏爲旌德縣君表曰烈女敕州縣致奠賜其家酒帛初里惡少謝師乞持刀逼張欲與爲亂曰從我則生不從則死張大詬曰庸奴可死不可它也至以刃斷其喉猶能走會師乞以告都人事聞特寵異之

二月癸卯契丹遣林牙懷德軍節度使蕭福延來告其國母哀上爲發哀于內東門幄殿百官進名奉慰輟視朝七日

太常博士吳及既除喪擢秘閣校理　乙巳改右正言諫院供職及後上疏曰帝王之治必敦骨肉之愛而以至親夾輔王室詩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故同姓者國家之屏翰儲副者天下之根本陛下以海宇之廣宗廟之重而根本未立四方無所係心上下之憂無大於此謂宜發自聖斷擇宗子以備儲副以服天下議之則莫如親以人望言之則莫如賢既擇視之後使優封爵以寵異之選重學樸茂之臣以教導之德入侍禁中示欲爲後使中外之人悚然同心若陛下他日有嫡嗣則異其恩禮復令歸邸亦所以爲順疑誤之心爲天下之計宗廟長久之策也既而又言聞頃詔書內侍年三十無養父者聽養一子爲嗣并以名上宣徽院近者抵犯比甚益恐天絕人理陰累聖嗣願詔大臣明下詔制止順天意以綏福祐　上嘉納之及知鞏縣五日

丙午命翰林學士韓絳修三班院編勅絳使子從孫按參也攷

請修攷據史臺記
爲旅攷據武本

甲子錄故推指揮判官虞部郎中曹覲弟覲爲穎川判司主簿覲遺奏叙叔修古常爲知雜御史章獻太后垂簾以言事得罪及弟覲知封州死儂智高戰死請除覲一家使官從之　乙巳禮部貢院言近制不許臣寮門客受恩澤其出官銓歷取應限一次儻不中必廢終身甚非勸學之意請自今更不限舉數其長史司馬助教文學及曾應舉本中第者不理前資仍與除去進納之名從之　庚午詔太常禮院議立周王祐之後既而禮院言王薨在下殤之年未有爲人後之道於禮不當立後乃罷　三月辛未朔翰林學士歐陽脩兼侍讀學士脩言侍讀最爲清近　祖宗時不過一兩人今與經筵者十四人而侍讀十人外議皆云經筵無坐處臣既忝在翰林又充史館修撰太常禮儀秘閣秘書省尚書禮部判修唐書兼職已多而經筵固不闕人忽蒙除授竊以近年學士頗多兼此職朝廷以爲成例不惜推恩外議則云學士除拜特與兼侍讀顧官以人輕一至於此欲乞罷臣此命不使朝廷遴選之清職遂同例授之冗員詔不許脩因辭不拜脩又言竊以學士待制號爲侍從之臣所以承宴閒備顧問以論思獻納爲職自祖宗以來尤所精擇苟非清德美行藹然衆譽高文博學獨出一時則不得與其選是以選用至艱員數至少官以難得爲貴人以得職爲榮搢紳之望既隆則朝廷之體亦重其後用人頗易員數漸多往時學士待制至六七十員近年以來稍務除拜即今猶及四十餘員臣以謂爰惜名器不輕授人朝廷已知之爲國計者亦宜及今創立經制今惟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知制誥各有定員其餘學士待制未有定數欲乞檢詳前史及國朝故事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並各立定員數遇有員闕則精擇賢材

以充其選，苟無其人，尚可虛位以待。如允臣所請，乞賜詳議
施行。（攸議詳附當考見）壬申，光祿卿張子憲、趙良規、宋禹
錫，殿中丞張子思並直秘閣。先是，子憲等並為太常卿，兼館職
當進諫議大夫，而執政靳之，比遷大卿，故事卿不兼職，故皆
罷。於是特詔仍還之。（[illegible]）
癸酉，勾當御廚、駕部員外郎李象中，供備庫副使張茂之，內
殿承制韓[illegible]，供備庫副使[illegible]，並[illegible]南京[illegible]編管；入內供
奉官[illegible]勒停。[illegible]御食也。象中等累敗，以
前日宰二百八十羊，以後日宰四十羊。（[illegible]）
（[illegible]）
甲戌，出職部貢舉。己卯，起居舍人、集賢殿修撰、同修起居
注范鎮知制誥，而太常丞、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判[illegible]司
馮京為右正言、龍圖閣待制。鎮與京同試中書，而京乃命錫
子鎮，故以待制命之。鎮自以陳言職在因事未嘗不以儲嗣為
言，冀上心感動，及知制誥，止謝又面論之曰：陛下許臣復
三年矣，願早定大計。辛巳，禮部貢院言：奉詔再詳定科場
條制，應天下進士、諸科解額各減半，明經別試，而係諸科解
名，無諸科處許解一人。開封府進士二百一十人，諸科一百
六十人；國子監進士一百人，諸科十五人，明經各一十人，並
為定額。禮部奏名進士二百人，明經、諸科不得過進士之數。
別頭試每百人解一十五人，五人以上解一人，不及五人送
鄰路試。充戶貫及七年者，若無田舍而有祖父墳者，並聽從
之。癸未，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呂景初判尚書刑
部，賜五品服。景初衣綠入謝，既改賜章服，乃詔自今知雜御
史衣綠者，皆謝日令閤門取旨。癸巳，詔三司，禁中所降物
皆送[illegible]，其令判官一員監勒，毋使之妄得[illegible]程人戶。丙申，詔
三司，緡天下驛券，則例從樞密使韓琦之請也。（[illegible]）夏四月
甲子，河南府言，資政殿大學士吳育卒，贈吏部尚書，謚正肅。乙丑，
罷睦親宅神御殿。初，翰林學士歐陽修言：神御非人臣私
家所宜有，若援廣親宅例，則是以非禮之禮，請下兩制
及太常禮官詳定。於是判太常寺劉敞等亦以廣親宅所建
神御殿不合典禮，乞罷。上以廣親宅置已久，不欲毀之，睦親
宅[illegible]。丙[illegible]，[illegible]令[illegible]
[illegible]以來吏[illegible]，老者不
[illegible]以為[illegible]判
[illegible]以來[illegible]
有[illegible]出入之以為能，使者[illegible]所以寄任之意。
敕其各司[illegible]職[illegible]，辛丑，[illegible]以稱朕[illegible]。
[illegible]
己卯，詔臣僚赴任[illegible]，路[illegible]陸路止於京師，水
路止[illegible]不由京師，[illegible]其地里不得過六十程。若
[illegible]不[illegible]若[illegible]如例，仍三司使張方平言兩川迎送之役有
經涉水路，來往[illegible]之遠，至有飢乏病死者不可勝數，故著
此條。丙[illegible]，[illegible]中[illegible]監[illegible]，中復言[illegible]，毋過科場，即
補試[illegible]監生近[illegible]，[illegible]至科場多
就[illegible]試[illegible]以[illegible]戶貫以間進，以
所以待[illegible]之意，請自今遇科場，補試監生如故，仍以
明[illegible]五十人為額，從之。又增[illegible]五十人。（[illegible]）
癸酉，[illegible]。太宗朝嘗給二司判官御前印紙，
歷子令[illegible]，今其制雖存而無考校之法，請自今歲終
按功過而升黜之，[illegible]以及所言，[illegible]一[illegible]使張方平
[illegible]。初，[illegible]
鐵副使[illegible]河北都轉運使李參論議不相
中，參[illegible]公弼[illegible]大夫為[illegible]

六月乙巳，又遣小吏高守忠齎河圖偽安利文……御史
伯玉亦奏系朋邪結亂有狀，以事連宰相，乃詔天章閣待制……以聞
蓋仁宗右司諫吳申復推劾，而申錫、伯玉皆不得……伯玉以原
聞究劾，乃再詔曰：朕嘗患民之好事，而風俗漸壞於薄，以思
有以節止之，非吾士大夫躬率以義而導之於義，則何以哉。
申錫官職甚小，而不為輕矣，宜遂所舉以道吾民者，而與參相
決，劾狀以實，遂放私分，竟奏覆上辨訴紛然，皆為誣欺處。
……以平與獄所對，道行先驗所陳，一無實狀，十二人之行
乃至賊于使者、細民，相所推劾，其所申錫，相徐州勝于朝堂。
申錫罷職知滁州。詔宗正寺：自今宗身人娶宗室女，須三
代有官，或父祖曾任升朝官而告勅見存者，乃召京朝官委
保之；其在任者，三代雖不盡有官，亦聽。六月丙午，吏部尚
書平章事文彥博罷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
府。孫沔劾朱伯玉攻彥博，雖不勝，彥博亦不自安，數求退，
上許之。戶部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富弼加禮部尚
書、昭文館大學士。樞密使、工部尚書韓琦依前官平章事、集
賢殿大學士。樞密使、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賈昌朝
罷為鎮東節度使、右僕射兼侍中、景靈宮使。文彥博始求去，
諫官陳旭等論昌朝代之，乃疏昌朝交通女謁……
客位以待宦官，又宦官有矯制者擅發……昌朝由此
罷……官矯制後驗問與……初，溫成皇后乳母
賈氏，宮中謂之賈婆婆，昌朝以姑事之，諫官劾昌朝交通女
謁，指賈氏也。觀文殿大學士、兵部尚書宋庠為樞密使、同平
章事。樞密副使、禮部侍郎田況為樞密使。戶部侍郎、參知政
事王堯臣加吏部侍郎。帝初欲用堯臣為樞密使，而富弼
……胡宿論之，乃止。給事中、參知政事曾公亮加禮部
侍郎。樞密副使、戶部侍郎程戡加吏部侍郎。右諫議大夫、
權御史中丞張昪為樞密副使。庚戌，翰林學士歐陽脩兼
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脩承包拯威嚴之後，一切循理，
不事風采。或以為言，脩曰：人才性各有短長，實不能舍所長
強所短也。龍圖閣直學士、左司郎中、權知開封府包拯為諫
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拯言：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為憂，群臣
數有……今未聞有所處置……
物皆有根本，而太子天下根本……根本不立，禍孰大焉，願
陛下……根本之地。帝曰：卿欲誰立？拯曰：
臣非才備位，所以乞預建太子者，為宗廟萬世計。陛下
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行年七十，且無子，非徼後福者，陛
下裁察。帝喜曰：徐當議之。拯又言：真宗因對輔臣言及
前代內臣……政事……以為戒，至於班秩賜
……
與不使之過……常知畏懼……曰等對曰：前代事
跡昭然……言及此，實社稷之福也。臣竊見
近年內臣稍復權任……恐非以保全之也。以陛下英
明神斷，有罪必誅，此輩或不敢為大過，然在制之於漸，庶免
……先帝之言以為格……凡事更加裁抑……
朝廷凡……令……行之未久，即有改易……外……紛紜……體不
便……人主之大柄，而國家治亂安危之所繫……可
不謹乎……年以來，此弊尤甚……不逾月而輒更矣。
語曰……行……隨時而追改，民知命令之不足信，則賞罰何以沮
勸乎？欲乞今後朝廷凡處置事宜、申明制度，更加謹重；臣僚上
言利害……先……制……如可經久，方許頒行，於後或小有異
同，非……政害民者，不可輒有更易。如此，則法存畫一，國有常
格。又陳教養宗室之法，請條責諸路監司及御史府自舉屬

官諫官御史不避二府，應辜者聽兩制得至執政私第，事多
施行。此據江休復嘉祐雜志今附見蒙以三月十二日下在中書或從私第二書不知何故當考
壬子，上謂三司使張方平曰：監御廚內臣賈昭齊等宴日擅
殺羊羔，且羊羔乃物之未成者，而在其生理皆戒使勿殺，今
復殺之，不可不懲也。特衝替。　甲寅，詔學士院編錄國朝以
來所撰制誥文字，從歐陽脩之請也。　丁卯，交阯貢異獸二。
初本國稱貢麟，狀如水牛，身被肉甲，鼻端有角，食生芻果瓜，
必先以杖擊然後食。既至，而廣南西路轉運使田況言非麟，判
屯田員外郎齊唐奏：此獸頗與書史所載不同，僞非麒麟，則
朝廷殆爲蠻夷所詐。又知虔州、比部郎中杜植亦奏：廣州嘗
有蕃商辨之曰：此乃山犀也。謹按符瑞圖，麟，仁獸也，麏身牛
尾，一角，角端有肉。今交阯所獻不類麏身，而有甲，必知非麟，
但不能識其名。昔宋太始末，武進有獸見，一角，羊頭，龍翼，馬
足，父老亦莫之識。蓋異物雖中原或有之。爾雅釋獸：麐大如麕，
牛尾，一角；騶如馬，一角；麐者，麕身牛尾，一角；又兕似牛，一角，青
色，重千斤。然皆不言身有鱗甲。廣志云：符拔如麟，皮有鱗甲。
此雖近之，而刑乃如牛，又恐非是。故在外之臣屢有章奏，辨
之甚不知。朝廷本以遠夷利朝貢，以示綏來，非以獲麟爲瑞
也。請宣諭交阯進奉人及回降詔書，但云得所進異獸，不言
麒麟，足使殊俗不能我欺，又不失朝廷懷遠之意。乃詔止稱
異獸云。　秋七月癸酉，福州進士周希孟爲國子監四門助
教、本州州學教授，以知州蔡襄言其文行爲鄉里所推也。襄世
閩人，知其風俗，往時閩士多好學，而專用賦以應科舉。襄得希孟
專用經術傳授，學者嘗數百人。襄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爲
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尊以師禮，陳襄、鄭穆學行者，稱襄皆
折節待之。閩俗重凶事，其奉浮屠，會賓客，以盡力豐侈爲孝，

往往至數百千人，至有親亡不舉哭，必破產辦具而後敢發喪者。
有力者乘其急時賤買其田宅，而貧者立券舉債，終身困不能
償。襄下令禁止。至於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痛斷絕之。諸子
弟有不率教令者，作五戒以訓勸之。及襄去，閩人爲立
德政碑。襄籍福州人也。　丁亥，命權御史中丞包拯領轉運使
提點刑獄考課院。　罷諸路經略安撫使奏舉親戚管勾書寫
機宜文字。　壬辰，復以度支員外郎范祥制置解鹽，從三司使
張方平及御史中丞包拯之言也。祥自慶曆八年十月制置解
鹽，至皇祐五年四月坐它罪責去。祥始言歲入緡錢可得二百三十
萬，後不能辦。皇祐三年入緡錢二百二十一萬，四年二百十五萬，以四
年數視慶曆六年增六十八萬，視七年增二十萬，又舊歲出榷貨務
緡錢慶曆二年六百四十七萬，六年四百八十萬，至是榷貨務
復出。其後歲入雖贏縮不常，至五年猶及百七十八萬
年百六十九萬。其後遂以元年入錢爲歲課，定率量入計出，
可助邊費十之八。又之止邊復聽入芻粟以當實錢，而虛估
之弊滋長，券直亦從而賤，歲損官課無慮百萬，故方平及拯
請復用祥。祥既受命，請重禁入芻粟者。其券在嘉祐已前，每
券別使輸錢一千，然後予鹽。又言商人持券若鹽鬻京師，皆
斲失不錢，請置官京師，歲錢二十萬緡，以待商人至者，券若
鹽估賤則官爲售之，券紙六千，鹽席十千，毋輒增損，所以平
其市估，使不得爲輕重。詔以都鹽院監官兼領之，自是稍復
祥舊法之制。　權御史中丞包拯言：右正言吳及立身有守，
遇事敢言。臨察副使張昇妻是親，奏乞外郡，然昇妻亡已
久，理不當避，乞令依舊供職。許之。
歐陽脩言：臣伏見諫官陳旭起、胡宿求內降之人委二府劾
奏干請者之罪，蒙朝廷依奏施行。尋聞李瑋因內降責罰白

後宮閤取求內降以希恩賞者以此見至公之朝必信之法可以令行而禁止也然陳旭所請祇得恩賞之一而小人僥求無所不至臣自權知開封府未及兩月之間十次承准內降或爲府司後行或爲宮院婢嬭或爲內官及干繫人吏等本府每具奏至于再三而內降不已至於娼優賤人犯姦盜等事亦敢上瀆　聖聰以求私庇官寺小臣自陷愆過反彰聖君曲法之私臣欲有司執奏終許公行然小人干求未有約束止絕臣欲乞今後應有因事敢干求內降者依舊許本府執奏外更乞根究因緣干求之人奏劄下府勘劾重行責罰如本人自行干請若亦乞一就勘鞫加元犯本罪二等斷遣其情理稍深及干求不已者亦許本府一面牒報御史臺彈糾勘劾施行所貴止絕小人干亂公朝敗紊綱紀旭奏不得月日附此按旭知開封以兩月擬以六陳旭權開封今兩月七札　八月壬辰詔禮部貢院宗室婿不許鎖廳應舉　丁未詔三司京西比歲旱屢蠲民租其以潛錢十萬下本路助糴軍儲　辛亥度支副使右諫議大夫周湛爲契丹國母生辰使湛辭不行乃命鹽鐵副使工部郎中王鼎代往朝廷以令蕃母於上弟婦行也禮不可通問物使者但言蕃主傳達聘物而虜人必欲面見使者致書鼎以理折之虜人屈服自是爲常此依會要有王所作王鼎墓誌載此事義民附之湛辭之據乃去年辛令乃湛辭之由也　己未參知政事王堯臣卒輟視朝二日贈左僕射謚文安　辛酉封左屯衛大將軍賀州團練使從信爲榮國公昇懿王德昭孫舒國公惟忠子也以從信謂唐十院置維城軍約諸王廩今上下均其用令給奉養之費一出縣官然屬大者德或不給且諸王邸多殖產市井日取其資唯懿王院初無餘財因令治一庫帥諸宗子月視祿之厚薄輸十之一既而車馬資器冠昏喪祭之用無不獲其助令其法不廢今謂閒世　是月詔立定橫行員數客省引進四方館各置使一員東西上閤門使共二員閤門引進客省副使共八員閤門通事舍人共八員內閤門副使轉引進副使引進副使轉客省副使　即依諸司使副磨勘條例施行遇閤門使有闕則以次遷補不拘磨勘年限內有歷閤門職事後別與近上臣僚同罪奏舉及曾犯贓及私罪杖以上情理重者並遷補名次到日並與別除它官內有任東西上閤門使或四方館使及七年無私罪未有員闕遷補者與加遙郡其改正任者須授引進使及四年轉充團練使客省使四年轉充防禦使其戰功非常績效殊次拔擢者勿拘　知鄆州劉敞言臣聞愛至者慮深過而憂遠者言必深臣在閤門之外備東藩之守誠不當越職出位以干言責然竊惟忠臣之義雖在畎畝猶不忘君況如臣者豈得已哉陛下少賜詳擇昔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其言曰商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文王皆以無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是以膺無疆之福子孫蕃昌此聖人之至言也陛下臨政以來發而行之三十七年矣百姓賴陛下之德養老長幼遂其性自三代漢唐之盛未有及今日者也臣願陛下日謹一日與天無極比聞車駕數臨苑囿置酒觀樂雖聖心處之自有常節而議者亦謂其太頻臣以近習苟於承意而不能諫大臣限以體貌而不得言如此則傳聞四方未副盛德外之則嫌怠於政事有淫戲之好內之則疑酣於酒德違攝生之理孔子曰樂宴樂損矣臣願陛下玩心於神明養之以清靜聽止於帝舜毋以煩耳味止於節飲毋以爽口則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樂節禮樂益矣唯陛下裁幸此據劉敞奏集云嘉祐入月今附月末　九月[illegible]謝天地之歲始用薛向議罷並邊入中粟自京輦錢帛至河北專以見錢和糴糧入中芻豆則仍計直給茶行之未久向用議

在嘉祐元年七月十一日今年云寺數年前失實今略刪潤之 行論者謂榷茶所頒擾居
民且商人入錢者少貿易虛估發言者屢詔翰林學士韓
絳龍圖閣直學士知諫院陳旭即三司經度絳等言自改法
以來邊儲有備商旅頗通未宜輕變唯稍增之害其有司
悉從官給而本路舊輸稅絹者但得折為見錢其入中數豈
罷勿給至茶所在平其市價令京以銀綢絹三物償之皆從其說
自是茶法不復為邊糴所須而通商之議起矣初官既榷茶
民私蓄販皆有禁臘茶之禁尤嚴於他茶犯者其罰倍於他告
捕私茶皆有賞然約束愈密而冒禁愈繁歲報刑辟不可勝
數園戶困於征取官司旁緣侵擾因而陷於罪戾以至
逃匿者歲比有之又茶法屢變歲課日削至和中歲市茶淮
南纔四百二十二萬餘斤江南三百七十五萬餘斤兩浙二
十三萬餘斤荊湖二百六萬餘斤唯福建天聖末增至五十
萬斤詔特損五萬至是增至七十九萬餘斤歲售錢并本息
計之纔百二十七萬二千餘緡官茶所在陳積縣官獲利無幾論
者皆謂官弛禁便先是天聖中有上書言茶鹽課虧帝謂執
政曰茶鹽民所食而強設法以禁之致犯者眾顧經
費尚廣未能弛禁爾景祐中葉清臣上疏乞弛禁清臣見綱目
嘉祐三年下三司議皆以為不可行至是著作佐郎何鬲三班
奉職王嘉麟又皆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
稅租錢與所在征算歸榷貨務以償邊糴之費可以疏利源
而寬民力嘉麟為登平致頌書十卷上之
淮南轉運副使沈立亦集茶法利害為十卷陳通商之利宰
相富弼韓琦曾公亮等決意嚮之力言於帝帝然之及
知雜御史呂景初即司共議之 丙子屯田員外郎李師
中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師中建言嶺南自古不利戍兵乞置

土丁至四五則籍一人物為壯丁以教閱之不
及五丁入為勞一切他役悉以給
糧免稅役長兒二丁稅於是一路得丁四萬餘人又請通商
以便民復邕州鄉市以贍貴處事多施行桂州興安縣有靈
渠北通江湖南入海自秦漢通舟楫皆有底淺狹十八里內
置斗門三十六門舟所載不過百斛乘漲水則可行師中積薪
疏其石募工鑿之廢斗門二十六役三旬而成舟楫以通
辛巳天平節度使宣徽南院使張昇位卒贈太師賜其家謚
曾錢日三千昇佐起居十律頗通吏治曉法律而明
簡以戚里為世所稱 冬十月癸酉
詔客省引進四方館使自今遇有闕員須改官四年以上方
得除授 乙巳出內藏庫紬絹七萬下河東轉運司助糴
儲 甲子提點江南東路刑獄祠部員外郎王安石為度支
判官安石萬言書陳當世之務其略曰今天下之財
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故也又曰今
之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當法其意而已法
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
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又曰方今天下之才不足豈非
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又曰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
又曰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所謂陶冶而成之
者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又曰今之教者非特
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又曰因天
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
世未嘗以不足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爾又曰在位
之人才既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非特行
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

幸為治而無一旦之憂乎臣願陛下鑒漢唐二代之所以亂
士微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人才
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期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
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又曰陛下誠有意成
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又願陛下斷之而已又曰
臣之所稱[illegible]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熟爛者
也惟陛下留神而察之　詔淮南江浙荊湖制置發運使孫
長卿理三司副使資序令久在任[illegible]　是月詔於景靈宮
建郭皇后影殿翰林學士歐陽脩言景靈宮自　先朝以來
崇奉　聖祖陛下又建　真宗皇帝　章懿太后神御殿於
其間天下之人皆知陛下奉　先廣孝之意然則此宮乃陛
下奉親之所今乃欲以後宮已廢追復之后建殿與先帝太
后並列瀆神褻禮莫此之甚伏乞特賜寢罷以全典禮詔送
[illegible]　八之一九　八十二
禮院詳定[illegible]臣等看詳諸寺觀建立神御殿已非古禮
先朝[illegible]奉　先帝太后不廣孝因循依倣西漢原廟故事今
議立郭皇后影殿於禮無據難以奉行其事遂寢　十一月
癸丑命翰林學士韓絳諫官陳旭御史呂景初同三司詳定
省減冗費初樞密副使張昇請罷民間科率及營造不急之務
其諸場庫務物之闕供者令所在以官錢收市之於是置省
減司於三司自是多所裁損云[illegible]　己丑詔曰天下
利害繫于水為深自禹制橫潰功施于三代而漢用平當領
河堤劉向護都水皆當時名儒風迹可觀近世以來水官失
職稽諸令甲品秩猶存今大河屢決泉失故常百川溺流或
致衝冒害既及至而利多放遺此議者且為朝廷非圖之也
朕念夫設官之本因時有造故嘗求當其制然非專置職
守則無以責其任非選擢才能則無以成其效宜修舊制庶

以利民其者在京都水監凡內外河渠之事悉以委之[illegible]
及本司合行條制中書門下裁處以聞其罷三司河渠司以[illegible]
史知雜呂景初判監鹽鐵判官須可渠司事楊佐同判河[illegible]
司勾當公事孫琳[illegible]以夏知監水事　江湖上供米舊轉運
使以本路綱輸真楚泗州轉般倉載鹽以歸舟還其郡卒還
其家而汴舟詣轉般倉運米輸京師歲擯運者四河冬涸舟
卒亦還營至春復集名曰放凍卒得番休逃亡者少而汴船
不涉江路無風波沉溺之患其後發運使權益重六路上供
米團綱發船不復委本路獨發運使專其任文移坌併事目
繁夥有不能[illegible]今則吏胥[illegible]以用意于其間操舟者賕諸吏
輒得詣富饒郡市賤貿貴以趨京師自是江汴之舟合雜混
轉而無辨矣挽舟卒有終身不還其家而老死河路者籍多
空名漕事大敝皇祐中發運使許元奏近歲諸路因循[illegible]綱
九一九　八二四　[illegible]
法[illegible]令汴綱至[illegible]出江[illegible]它路轉漕兵不得息宜敕諸路增船
載米輸轉般倉充歲計如故事於是言利者多以元說為然朝
廷為下詔如元奏會元去不果行既而諸路綱不集庚寅復下詔
切責有司以格詔不行及發運使不能總綱條轉運使不能斡旋
入納物江湖兩浙轉運司以期年功各造舟補卒團本路綱期
以嘉祐五年汴綱不得復出江　十二月甲辰[illegible]端拱
以來宣敕[illegible]六十卷以一本留中一本送[illegible]
據[illegible]使[illegible]可比見[illegible]下詔[illegible]
御[illegible]下本院編錄而已之　己巳詔三司毋[illegible]天下歲賦
之數以今[illegible]以聞　己酉詔吏部流內銓自今選人
磨勘[illegible]求[illegible]若[illegible]重於改京官朝廷自
嘗[illegible]所以為姦其緒尤多案牘又舍[illegible]課歷[illegible]誤
使若[illegible]帳行下[illegible]數而猶不釋以激賕請故[illegible]者類

省待次外州或至吏部二三歲乃得改官多因緣幸勞求[illegible]
甲引見故降是詔　翰林學士韓絳言中書門下宰相所職
而以它官判省名不相稱更定其制百司常務多白二府請
詳其重輕移付于下使大臣不爲細故擾慮得以專講政事
又章服所以別尊卑今走吏與公卿不殊請依唐制以品敘
爲等其因年考及階品合服者負未嘗犯徒罪乃聽又臺閣
省寺與章所由出也今獨有敕條文案而已本朝故事名臣
遺範並所傳錄請依周禮唐六典著爲一書詔翰林學士胡
宿知制誥[illegible]詳定以聞[illegible]等條列改正裁損中明
十事唐制郵以尚書門下中書三省長官爲宰相然尚書中
書之名本非宰相之實即欲改正官制仍須別立政事府如
丞相之類唐制無樞密院自五代用兵始與中書對掌機務
名體不正無甚於此即欲改正官制當廢院名以曹事還中
書尚書二十四司既爲虛名所以官冗員衆虛費財害政即欲
改此官制當罷三司復二十四司及九卿官使有定員其郎
官不在本省治職事者並以前資及散官勳之文武散官及
檢校兼官勳爵封等在開元以前頗有實事於今唯散官猶
敘服色粗繫輕重其餘悉皆虛名無益治體即欲改正官制
當例行省罷此所謂改正者也大理寺掌天下獄[illegible]
於事已足又加審刑院則爲駢行即欲裁損官[illegible]
一吏部尚書侍郎郎中分[illegible]分
審官院掌京朝官磨勘而尚書銓與流內銓[illegible]不
倫即欲裁損官制當罷審官院以其職事歸尚書銓司
提舉司糾察司之類皆古無此官即欲裁損官制當悉省罷
選補尚書兄卿此所謂裁損者也諫官史官依唐制並當隨
宰相入立仗下今欲申明復此制中書出制敕唐制並經門
下審覆然後給事中書告身經歷三省比來唯於中書省發敕
與三省官令欲申明復此制唐制學士不領外職所以重
舍人分判六曹事所以謹政令今欲申明復此制所謂申
明者也略舉一隅若然可行即推此損益正之其後皆不果
壬子御崇政殿召近臣觀河南府所進芝草　上曰今日嘉
雪大沾治甚瑞大勝芝草也即賜嘉雪詩于中書　丁巳
詔諸路每一州軍巡檢有至三五員者又兩三州至三五州
至八九州有都監同巡檢或駐泊捉賊[illegible]既多非復軍馬
數分兼遇有劫盜[illegible]所轄[illegible]而捕
獲之其一州軍比留巡檢一人數州留都巡檢一人其沿江
海沂河險僻之地舊有巡檢處並留之其增置緣路者[illegible]
從承符腳力代以剩員　辛未詔年七十而居官犯事或以
不治爲所屬體量若衝替而未致仕者更不推恩子孫　閏
十二月[illegible]詔[illegible]爲中書樞密院諸司吏人及伎術官出
職若[illegible]得[illegible]州縣及知州軍班出至正任者亦得知邊
要州軍　先是朝廷以科舉既數則高第之人倍衆且擢任
恩典宜損於故詔中書門下裁之丁丑詔曰朕惟國之取士
之術與不可曠而冗也故立間歲之期以勵其勤約貢舉之
數以精其選著爲定式申敕有司而高第之人自皆不次而
用若循舊比終至濫官非其無謂也自今制科入[illegible]等與進
士第一人大理評事簽書[illegible]
滿試銜[illegible]
代選改[illegible]
知縣代還遷兩使職官錄事參軍觀此若夫高材異行施於有
政而功狀較然者當以茂異擢焉自是廢頹若野而所得人
才及其成效比往時亦寖衰[illegible]己卯詔明年正旦日食其自

丁歺之亡敗減常膳疏契丹使無作樂如制詔外敵等大以
錐有刑畏之道然亦當循古義故以後為外救一代之典
食飯須避之事古氏律稱避後得以定問君天入明六得
行禮君曰食君其一比覲有變而成非禮備也先王制禮過
之者猶不及其制法先時者與不及時者均貴得中而已漢
唐素服避正殿朝會不視事及求直言大率皆在合朔之辰
未有先時旬日者也兆發太過春秋所譏今憂使入朝遠方
觀禮舉措失中或輕為所覘伏乞詳求往典折衷於禮　右
千牛衛將軍克頭上同禮圖降物獎諭　己丑詔中書五房
編總例從韓琦所請也　是歲天下主戶六百九十四萬八
千四百七十口一千五百七十萬六千四百九十客戶三百
八十七萬七千一百一十口六百七十二萬六千三百三
廢估馬司命群牧司官兼領之　應天府失入平民死未決
通判孫世寧辯正之吏當坐法知府劉沆縱弗治提點刑獄
韓宗彥往按還沆復沮止之宗彥疏于朝卒抵吏罪宗彥絳
子也　上春秋高未有繼嗣宗彥上書請修胎養令曰臣嘗讀
漢章帝詔曰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
著以為令史臣以謂深元元之愛者胎養之令者也臣考尋
世次章帝八子長則和帝而質安已下諸帝皆其系胄故也
臣又曰章帝長者事從寬厚故繼嗣漢業咸此前帝夫以章
帝仁心務在養民而福祚蕃衍及於後世則今國者所當取
法臣又前者詔書令戶絕田勿賣收其租課貸貧窮以廩食窮
獨臣切意國家不以絕戶之物為利而悉歸諸民近聞後宮
就館者有一則嗣續之報將在茲日矩知非屬貧漢民之意
有所感發哉然自詔下以後戶絕田復賣如故臣竊懷不滿
謂宜一以所售之直使益市粟穀兼修胎養之令若未能盡
如史漢一制則少加裁損等第賜之下懷妊不能自存者並以
不係奴婢之限而廣德施於海內人心悅則天意應[illegible]
之報宜以類至蓋人君務本育輸其民則天亦自祐其子孫理
固然也 [illegible]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九十九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一百之一

仁宗皇帝紀三十七之一

嘉祐四年春正月丙申朔日有食之遣官祭社[illegible]

言臣伏見先朝避殿[illegible]古典未蒙省察今又欲遣官祭社移

之於經亦未見此禮蓋社者上公之神群陰之長故曰日食

則伐鼓于社所以責上公退群陰[illegible]祠而請之是損天子之

禮殺諸侯之制抑揚扶陰降尊就卑此乃日之所由攻變非

承大成尊朝廷之意也且禮者先王[illegible]民事君不可不謹前

事之失君俗未久[illegible]為因循則[illegible]下[illegible]名

審所從毋以禮假人也　右正言吳及言日食者[illegible]之戒

在人事則後君妻乘夫四夷侵中國今[illegible]

非所[illegible]君失在　陛下淵嘿臨朝使陰邪未[illegible]后

妃與搢紳之家亦所謂妻乘夫失在左右親倖驕[illegible]也

[illegible]

夷狄[illegible]中國失在將帥非其人為[illegible]所

也[illegible]法[illegible]組度[illegible]在并州[illegible]

動[illegible]深[illegible]此[illegible]

[illegible]不許[illegible]自去年雨雪

[illegible]道[illegible]分行京城[illegible]老疾者[illegible]

[illegible]知開封府[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俗所[illegible]

其人情今自立春以來[illegible]

之人死[illegible]不少薪炭食物其價[illegible]

者所日聞[illegible]投井投河不死之人[illegible]

求死[illegible]婦人凍死其夫尋亦[illegible]

死之人何可勝數所只聖恩[illegible]官儀錢止[illegible]如此目下陰雲

未解[illegible]使得晴明坊市不免[illegible]

以日食避殿減膳聖心憂畏中外所知欲乞[illegible]差大臣揭事見今供

常[illegible]之禮在至日未得晴和乞差大臣揭事見今供

[illegible]及修道路與凍兵士[illegible]乞放罷無幾上感陛下畏天

憂民之心從之　壬寅賜在京諸軍班特支錢始賜孤窮老

疾之民用錢千萬或言於上曰今百姓已受賜而不及諸軍

諸[illegible]故復有是賜凡用[illegible]萬　三司使張

方平上所編驛券則例賜名曰嘉祐驛令[illegible]武官下

至吏卒所給券皆未定又或多少不同遂下樞密院取[illegible]

下三司掌券司會[illegible]多少而[illegible]并取宣敕令文專為驛

券立文者附益刪改凡七十四條上中下三卷以頒行天下

[illegible]　甲辰翰林學士胡宿權知貢舉　太子中允天章

閣侍講[illegible]為太子[illegible]不能朝[illegible]致仕瑗

[illegible]

歸[illegible]以學及[illegible]

身[illegible]理錢公輔[illegible]太學諸生[illegible]人[illegible]又自

陳師長給假一日　己酉祠部郎中[illegible]

為天章閣侍講公著以疾辭乞改命[illegible]

官[illegible]安石不報　二月始命[illegible]初即三司置局

[illegible]

[illegible]一百二十八萬[illegible]入錢[illegible]

[illegible]

萬[illegible]

[illegible]

利至少為[illegible]大宜約至和之後一歲之數以所得息錢均

賦茶民[illegible]所在收[illegible]以聞[illegible]

封員外郎[illegible]分行六路及還皆言如三司議便[illegible]

[illegible] 己巳詔曰古者山[illegible]
利與民共之故民足於下而君裕於上國家征[illegible]
自唐建中始有茶禁上下規利垂二百年如聞比來爲患益[illegible]
甚民被誅求之困日惟咨嗟官受濫惡之入殊以陳積[illegible]
盜販犯者實繁嚴刑重誅情所不忍是於江湖之間幅員數
千里爲陷穽以害吾民也朕心惻然念此久矣間遣使者往
就問之皆驩然願弛其禁歲入之課以時上官一二近臣
件析其狀朕猶若慊然又念歲輸其課使得饒阜以相爲
生則去其禁俾通商利歷世之弊一旦以除著爲經常弗復
更制損上益下以休吾民尙慮喜於立異之人緣而爲姦之
黨妄陳奏議以惑官司必寘明刑無或有貸初所遣官旣議
弛禁因以三司歲課均賦茶戶凡爲緡錢六十八萬有司[illegible]
歲輸縣官比輸茶時其出錢倍蓰難之爲損其半歲輸緡
錢[illegible]萬八千有奇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邊
糴自是唯臘茶禁如舊餘茶肆行天下矣　乙亥詔三司以
天下廣惠倉隸司農寺逐州選幕職曹官各一人專監每歲
十月別差官檢視老弱病不能自給之人籍定姓名自次月
一日給米一升幼者半升每三日一給至明年二月止有餘
即量縣大小而均給之　置館閣編定書籍官以祕閣校理
蔡抗陳襄集賢校理蘇頌館閣校勘陳繹分昭文史館集賢
院祕閣書而編定之抗挺兄[illegible]繹開封人也初右正言
祕閣校理吳及言　祖宗更五代之弊設文館以待四方之
士而卿相率由此進故號令風采不減漢唐近年用內臣監
館閣書庫借出書籍亡失已多又簡編脫略書吏補寫不精
非國家崇尙儒學之意請選館職三兩人分館閣人吏編寫
書籍其私借出與借之者並以法坐之仍請求訪所遺之書

乃命抗等[illegible]不兼它局二年一代別用黃紙印寫正本以防
蠹敗　癸丑詔如聞陝西民間多濫鑄大錢以至市易不通
其以見行當三大鐵錢並當小鐵錢之二本路官員已支三
月俸者即計其數貼支錢[illegible]先是議者欲變大鐵錢當一提
點刑獄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陸詵言民間貴小銅錢而賤
大鐵錢[illegible]一當三猶輕之今令與小錢均直則大錢必廢
請以一當二則公私所損無幾而商賈可以通行兼盜鑄計
其物在[illegible]則必自止而陝西蓄藏饒州大錢閉絲民間久
不敢用今既無盜鑄則亦可以兼行四者皆便又言既更錢
法前日民負官緡者法應加徵追納望分蠲其一詔悉行之
[illegible]自是盜鑄乃止然令數變兵民耗于資用頗多咨怨
久之始定[illegible]　丁亥廣南西路轉運使屯田郎中宋咸上
所注揚子及孔叢子賜三品服　庚寅詔禮部貢院進士曾
經御試五舉諸科六舉進士省試六舉諸科七舉年五十以
上者具名以聞　癸巳御崇政殿試禮部奏名進士及明經
諸科及特奏名進士諸科　三月戊戌命翰林學士韓絳權
知開封府陳旭天章閣待制夏介與三司減定民間科率以
聞　乙亥三司使吏部侍郎張方平爲端明殿學士兼龍圖
閣學士尙書右丞知陳州先是京城富民劉保衡開酒場負
官麴錢百餘萬三司遣吏督之保衡賣屋以償方平因買其
邸舍保衡得錢即輸官不復入家會保衡姑訟保衡非劉氏
子亡賴蕩破家產下吏按驗具非以實御史中丞包拯
遂劾奏方平身主大計而乘勢賤買所監臨富民邸舍無廉
恥不可處大位故命出守[illegible]知應天府　端明殿學士兼
翰林侍讀學士吏部侍郎集賢殿修撰宋祁爲三司使　丁
未御崇政殿賜進士鉛山劉煇等一百三十人及第三十二

人同出身諸科一百七十六人及第同出身特奏名進士諸科六十五人同出身及諸州文學長史授官如三年閏十二月丁丑詔書本紀云賜進士諸科及第出身三百二十七人其數與傳不同己未新三司使吏部侍郎宋祁爲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集賢殿修撰知鄆州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包拯爲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先是右司諫吳及言祁在定州不治縱家人貸公使錢數千緡及在蜀奢侈過度而拯亦言祁益部多游宴且其兄庠方執政不可任三司累論之不已祁因自言身執機密弟總大計權任大重乞除郡外官故命祁出守而拯代居其位翰林學士歐陽脩言臣聞治天下者在用人知先後而已用人之法各有所宜軍旅之士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節軍旅主成功惟恐其不趨賞而爭利其先材能而後名節者亦勢使之然也朝廷主教化風俗之薄厚治道之汙隆在乎用人而教化之行於下也不能家至而諄諄諭之故常務尊名節之士以風勸天下而聳勵其媮薄夫所謂名節之士者知廉恥修禮讓不利於苟得不牽於苟隨而惟義之所處白刃之威有所不避折枝之易有所不爲而惟義之所守其立於朝廷進退舉止皆可以爲天下法也其人至難得也至可重也爲士者當貴名節以重其身而君人者亦當全名節以養成善士伏見陛下近除包拯爲三司使命下之日外議諠然以謂朝廷貪拯之材而不爲拯惜名節然猶冀拯能執節守義堅讓以避嫌疑而爲朝廷惜事體數日之間遂聞拯已受命是可惜也亦可嗟也拯性好剛天姿峭直然素少學問朝廷事體或有不思至如逐其人而代其位雖初無其心然見得不能思義此皆不近怪若乃嫌疑之迹常人皆知可避而拯豈獨不思哉昨聞拯在臺日常自至中書詬責宰相

指陳前三司使張方平過失怒宰相不早罷之既而臺中僚屬相繼論列方平由此罷去而以宋祁代之又聞拯亦嘗彈奏宋祁過失自其命出臺中僚屬又交章力言而祁亦因此而罷而拯遂代其任此所謂蹊田奪牛豈得無過而整冠納履當避嫌疑者也如拯材能資望雖別加進用人豈間言其不可爲者惟三司使耳非拯自涉嫌疑其於朝廷所損不細臣請原其本末而言之國家自數十年來士君子務以恭謹靜慎爲賢及其弊也循默苟且頹惰寬弛習成風俗不以爲非至於百職不修紀綱廢壞時方無事間未見其害也一旦黠虜犯邊兵出無功而財用空虛公私困弊盜賊並起天下騷然天子感寤思革其弊進用一數大臣鋭意於更張矣於此之時始增置諫官之員以寵用言事之臣俾之舉職由是修綱紀而繩廢壞分別賢不肖進退材不材而久弊之俗驟見而駭之共指言事者而非之或以爲好訐陰私或以爲公相傾陷或謂沽激名譽或謂自圖進取群言百端幾惑上聽上賴陛下聖明察見諸臣本忠自徇國非爲己利讒間不入遂獲保全而中外之人久而亦漸爲信自是以來二十年間臺諫之選實得讜直之士中間排去姦邪屏絕權倖拾遺救失不可勝數是則納諫之善從古所難自陛下臨御以來實爲盛德於朝廷補助之効不謂無功今中外習安上下已信識邪之人凡所舉動每畏言事之臣時政無巨細亦惟言事官是聽然其自始開發言路至於今日之成効豈易致哉可不惜哉夫以人之過似激訐逐人之位似傾陷而言事之臣得以自明者惟無所利於其間爾而天下之人所以爲信者亦以其無所利焉今拯逐三臣自居其位使將來姦佞者得以爲說而惑亂主聽今後言事者不爲人信而無以自以

廷則聖朝用諫之功一曰由拯而壞夫有所不取之謂[illegible]
所不為之謂恥近臣舉動人所儀法使拯於此時有所不取
而不為可以風天下以廉恥之節而拯取其所不宜取為其
所不宜為豈惟自薄其身亦以開誘他時言事之臣傾人以
覬倖相習而成風此之為患豈謂小哉然拯所恃者惟以本
無心爾夫無心者藏於中而人所不見迹者示於外而天下
所瞻今拯欲自信其不見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猶手探
其物口云不欲雖欲自信人誰信之此臣所謂嫌疑之不可
不避也況如拯者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有直節著在朝廷
但其學問不深思慮不熟而動之乖當其人亦可惜也伏望
陛下別選材臣為三司使而處拯他職置之京師使拯得避
嫌疑之迹以解天下之惑而全拯之名節不勝幸甚臣所望
侍從職號論思皆常親見朝廷致諫之初甚難今又復見陛下
[illegible]
屈諫之功[illegible]著貫不欲因拯而壞之者為朝廷惜也疏奏拯
即家避命不許久之乃就職　初王禹偁奏天下僧尼日增
月益不可卒去宜詔天下州軍凡僧但百人得歲度弟子一人
久而自消之勢也詔從之至和初陳執中執政因乾元節聽僧
五十人度弟子一人既而言者以為不可復行舊制[illegible]朝
廷比京奏京師僧寺多招納亡賴游民為弟子或藏匿亡命
姦人自今乞皆取鄉貫保任方聽收納詔從之京師僧[illegible]
以為患至是有中旨復[illegible]
上[illegible]
聽[illegible]
封者論義勇為河北伏兵以為古者兵農[illegible]
陣無事散歸田里以時講習無待儲廩今河北義勇[illegible]
其東於列郡還其大用而減者但以為城守之備誠能[illegible]河北

邢冀三州分東西兩路命二郡守臣分領義勇部署[illegible]
轄都監以文臣知州者皆以武臣習行陣為[illegible]人我得往入敵以兩路
義勇之師翔進部援傍出掎擊彼虜腹背受敵以救[illegible]如
是河北則二十餘所常伏銳兵群胡望我何恃而不懼哉朝廷下
其章河北路帥臣等議時大名府李昭亮定州龐籍真定府錢
明逸高陽關田況等上議以前代之制中來中守皆賦於民以時
蒐狩[illegible]策動[illegible]今策敵事已遠臣
以為[illegible]路當從李昭亮請戶丁男三選其二授降則分曲角
射[illegible]三年藝射舉試郎內街勁者二萬既無廣
費皆精[illegible]中兵為戰其遠雄視山東是時天下稱昭義
步兵冠於諸軍[illegible]近代[illegible]頭劾而或者謂民兵祇可戍守難備戰
陣[illegible]也但[illegible]無事時使分義勇為兩路置官統領以張
用兵之勢外使敵人知而生謀內以搖動衆心恐非禦兵之術也
[illegible]
始令在所點集訓練三二年間武藝稍精漸習行陣因有邊警
將臣[illegible]隊下以[illegible]則行戰之不可哉云云於
部分有[illegible]便宜亦勤習圖況
河北[illegible]以時按閱耳目已熟行固無
疑詔如所議然以新[illegible]籍井闕數闕　夏四月丁卯詔以
孟冬[illegible]亭之禮凡諸因賜皆如親郊例　詔諸路
提點刑獄朝臣使臣並帶兼提舉河渠公事從判都水監吳
中復請也　壬申河中府言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
龍圖閣學士戶部侍郎集賢殿修撰李淑卒贈尚書右丞特
贈黃金百兩淑警悟過人博習諸書詳練朝廷典故凡有沿
革常以咨訪在內外制作誥命頗為時所稱其他詩賦碑記
多[illegible]騈儷之務為奇險獻其能文者不之愛也既喜
傾陂[illegible]不得志抑鬱以死　初著作佐郎

行闕以皇嗣未立上疏請訪唐周隋裔備二王後下禮院詳
曰古者立二王後不惟繼絶兼取其名德可法五代草創禮
記不求文章制度一無可考上取唐至世數已遠於經不合
惟周則我受禪之所自義不可廢宜訪求子孫如孔子後之
聖公及一京官爵以公號使專奉廟享歲時聘賜之束帛牲
器命服每遇時祀從官給其廟宇亦加嚴飾如此則上不
失先王興滅繼絶之義變之於今簡而易行癸酉詔有司訪
柴氏譜系於諸房中推最長一人令歲時視本周祀如白身
即與京官簿若爲班行者比類換文資仍封子孫公與河南
府鄭州合入差遣給公田十頃專管勾陵廟廷緣祭享禮料
所皆從官給如至知州資序即別與差遣却取以次近親令
襲爵授官永爲定式 丙子吏部
郎中天章閣待制何郯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時
封駁職久廢郯上言本朝設此司實代給事中之職乞准上
曾王嗣宗故事凡有詔勅並由銀臺司從之 癸未司徒致
仕陳執中卒上臨其第臨奠贈太師兼侍中執中在中書八
年人莫敢干以私四方問遺與及門者禮官韓維議其謚曰
執中幸得以公卿子遭世承平因緣一時之言遂至貴顯宰
佐之末天子以後宮之喪問所以葬祭之禮執中位爲上相
不能總率群司考正儀典以承答天問知合喪非儀非嫡御
之禮追册位號與宮闈有嫌建廟用樂踰祖宗舊制皆白而
行之遂使聖朝大典著非禮之舉此不忠之大者閨門之内
禮分不明夫人正室疎薄自絀廝役賤人悍逆不制此又治
家無足言者夫宰相者當秉道率禮以弼天子正身齊家以
儀刑百官執中不務出此而方杜門深居謝絶賓客曰我不私
也我不黨也是不顧哉謹按謚法寵禄光大曰榮不勤成名

曰寵執中起入將相以一品就第可謂寵祿光大矣得位行
政不爲不逢而賢士大夫無術焉可謂不勤成名矣請謚曰
榮靈判太常寺孫抃等議曰執中在先朝特爲小官以大本
未立獨先群論 章聖皇帝覽疏稱數擢置諫列既東 上
意終受大祚爾 今上聽政之始追 章聖知臣之美志切
圖任待以御輔其制則曰一言以爲萬世之福直道貫三代之
行又曰納忠 先帝有功朕躬自進陟宰州兼秉將鉞其勤
正方重有大臣之風及居守伊洛擢筋力不能奉陵寢頗易
小郡迨乎晚節年甫七十即告還君事可謂終始不渝矣謹
按謚法不懈于位曰恭執中當以公自處少私於人雖寵數益
隆而夙夜是畏亦不懈于位者乎請易名爲恭判尚書考功
楊南仲覆議曰祖宗之有天下第及而子世者再傳矣 今
上聖德夙成天命固已有在群下欲位分之蚤定而 先帝
晚年大臣重於 上意無敢言者執中時年少位下忠義感
發一言而定東宮之位罷至寵於大寧者四十年爲宋福祚
其有功於社稷故天選寵以臣而申於書籍者所以彰 先帝
知人之明而示與臣不賢之義也自須景德休兵海内無事
輔相之臣務將順 上德中外奏歌頌而已朝廷求直言而
言事官以循默爲譏書發下而無其人執中獨以小官不
避斧鉞不諱明事之所專爲國家慮時事陳宗廟大計以取
上知致身兩府者二紀再爲相者出入八年其所選用爲不
少矣死之日無感歎其私恩者其一於公不使士大夫知出
其門也如此節其謚曰恭固宜焉而助于社稷太常之議既
首及之所以易其名者盍并與乎謹按謚法曰因事有功曰
襄請謚曰恭襄詔謚曰恭維累疏論列以謂責難於君謂之
恭臣之議執中政以其不恭因乞罷禮官不報既而 上又

高執中篆其墓碑曰保慶忠執中發喪張氏驕恣毋陛下哀比宴
謝氏執中既死之五日謝氏具奏乞度爲尼詔許之仍賜
號法城南資聖院賜名勤省莫不稱快[illegible]
後宮董氏生皇第九女董氏開封人四歲入宮稍長爲御侍
性和厚喜讀國史能道本朝典故侍帝左右未嘗有過失皇
祐中封聞喜縣君帝嘗感疾既愈夜披賞刀自衛董氏在側遽
前爭持之殺不斷指[illegible] 翰林學士
胡宿言開封[illegible]六年 太宗封晉王淳化五年 真宗封壽王
[illegible]大國在晉國之下景德三年詔書具舉宋梁趙四國自今更
不以封而吳曰及不在禁封之科至道中郊祀覃恩魏仁浦追
封晉王冠準嘗曰晉是陛下潛邸舊封今以爲贈典非所宜
乾興五年乃封丁謂爲晉國公蓋有司過也昔陛下建國晉昇
播列及國非所以重始封之地宜進昇爲大國而與晉並無
[illegible]得并從之 辛卯詔曰居室器用冠服妾媵嘗有定制所以
別貴賤杜奢僭也比者流風蕩靡無復等威犯于有司則開
用法自今中外臣庶有違者其察舉之必罰毋貸從御史知雜
史重其行流配所言也 壬辰御崇政殿錄繫囚雜犯死罪以
下遞降一等徒以下釋之 知制誥劉敞言臣竊聞在京繫囚
雖因出一時然在外群情皆云聖意以皇女生故施此慶澤
恐非王者之令典也去年閏月已曾以降[illegible]未半年復行此
因傳稱民之多幸則於國不幸一歲再赦好人喑啞前世明
君賢臣以刑此詳矣雖成事不說臣願朝廷戒之又聞多作金
銀犀象玉石琥珀玳瑁檀香等錢及鑄金銀爲花果賜予臣
下自宰相臺諫皆受此賜臣謂無益之費無名之賞殆無甚
於此若欲奉上示奢靡爲世俗之觀則可矣非所以軌物訓儉
也宰相臺諫以道佐輔主爲職奈何空受此賜曾無一言然

多事不諫臣願朝廷戒之伏惟皇天祐皇德故後宮有多子
之祥陛下當明審政令深執恭儉以答上天之貺延熙疆之
基不宜行姑息之恩以損政體出浮沉費以隳儉德臣雖部
賤切獨惜此故敢觸冒陳聞惟賜裁幸[illegible]
[illegible]
侍聞喜縣君董氏爲貴人其父安始隸禁衛即除內殿崇班
戊戌詔曰君臣同德以成天下之務[illegible]以私恩
非狀命也舊制臣寮[illegible]私第勤政常所爲舉不得
爲御史其薦除始用包拯議也 庚子詔入內內侍省內
臣自今其擢任進養子文內始用吳及議也[illegible]
[illegible]
王安石[illegible]謝不受中書門下具以聞詔令直集賢
院安石猶累辭乃拜 樞密使禮部侍郎田況病中風痛久在
病告十上章求去位內亦觀能爲尚書右丞觀文殿學士兼翰
林侍讀學士提舉景靈宮故事樞密使罷當入皆降麻自皇
祐五年高若訥罷始令舍人院降制今從失之 丁巳詔淮南
東路揚州西路廬州江南東路江寧府西路洪州湖南潭州
兩浙東路越州福建路福州並兼本路兵馬鈐轄就置禁軍駐
泊禁軍[illegible]指揮越州福州置禁軍[illegible]以欲
果爲[illegible]設例每指揮[illegible]
任武臣[illegible]爲兵馬鈐轄兩浙東福建路[illegible]公廨於本
州以專[illegible]不足[illegible]太路州軍填之[illegible]
[illegible] 戊午
後宮周氏生皇第十女初董氏及周氏有娠內外皆冀其皇子
內侍省多具金帛器皿雜物以備賜予所費不可勝紀又修

滑進侍於御而皆若此其宗為開封府尹時辦舍也既而皆出皇女其賜予之數猶數倍於兖國公主出降時　六月一例以御侍安定郡君周氏為美人淑成之後皆得幸者凡十人謂之十閤周氏董氏温成之妹皆與焉周董既以生皇女進秩諸閤皆求遷改詔中書出敕誥中書以其名覆奏罷之求者不已乃皆以手詔授焉温成之妹獨固辭不受初進才人加賜銀五千兩金五十兩固辭不受　上曰卿也月俸一萬柒仟今也二十萬何苦而辭對曰一萬已千矣用之已有餘何以二十萬為辛辭之同知諫院范師道上疏云禮以制情義以奪愛常人之所難惟聰明睿哲之主然後能之近以宮人數多出之此盛德事也然而事有繫風化治亂之大而不以留意者臣敢為陛下言之竊聞諸閤女御以周董育公主御寶白制並為才人不自中書出誥而掖庭覬覦遷拜者甚多周董之遷可矣女御何名而遷乎不人品秩既高古有定員唐制止七人而已　祖宗朝宮闈給侍不過二三百居五品之列者無幾若使諸閤皆迁則復須有貞數矣久人不能詳之比謂陛下於寵幸太過恩澤不節衛夫婦人女子與小人之性同寵幸過則濟慢之心生恩澤不節則無厭之怨起御之不可不以其道也且所度太頻須索太廣一才人之俸月直中戶百家之賦歲時賜予不在焉况誥命之出不由有司豈盛時之事耶然升封遷御從臣於公同矣戊辰光祿卿直祕閣同判宗正寺趙良規言父贈于穆親與所先宗德祖功王業之本國家乘百年之運歷七世之發追孝不為不嚴奉先不為不至然而祭祀之秩與朋以公御而攝行雖神主有合食之名而　太祖虛東向之位且號為大祭所以辛群廟之神惡之至公豈可昧正統之緒伏請博詔

多士講求定儀為一代不刊之法下太常禮院議而言曰□袤推代典故由漢而下立廟制祭與三代不同至於尊異之之位先儒議論非一緣宗廟事重非有司所敢專決乃詔待制以上兩省諫官禮官同議而觀文殿學士禮部尚書王舉正等議曰大袷之祭所以合昭穆尊卑以以受命之祖居東向之位本朝　太祖實為受命之君然　僖祖以降四廟在上發毋遷大袷止列昭穆而虛東向魏晉以來亦用此禮今親盡之盛禮凡如傳為便詔恭依已上辛巳宰臣富弼等請加尊號曰大仁至治詔不許故事每三歲躬行大禮畢輒受群臣所加尊號自康定以來罷之至是執政復舉故事以請知諫院范師道言比災異數出而崇尚虛文非所以答天戒比歲翰林知制誥劉敞言尊號非古也陛下尊號既云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睿哲極美後加大聖不足增光而曰至治則有若自矜且今天下未可謂至治也陛下不受徽號已二十年奈何一旦增虛名而損實德　上曰朕意亦謂當如此故弼等表五上卒不許敞時兼領禮部名表當撰表辭先勸弼以不宜爾弼憮然曰適已奏聞乃是上意欲爾不可止也敞不得已為撰五表仍密奏三疏罷之　太子中允王陶大理評事趙彥若國子博士傅卞於潛縣令孫洙並為館閣編校書籍館閣編校書籍自此始館閣凡八負認及二年名選人京官除館閣校勘朝官除校理國人下范人洙廣陵人也安撫轉運提點刑獄各於所部舉見任文資行實歎樸而有政事之才可備陞擢者三人前兩府臣寮許通舉內外官其已帶職及見任兩府與自已親戚毋得舉丁丑詔諸路轉運

使凡隣路隣州災傷而輒閉糴者以違制坐之初諫官吴及言春秋之時諸侯相傾竊地專封而不以天下生靈爲憂然猶同盟之國有救患分災之義乞外災則不書莊公十一年書宋大水昭公十八年書宋衛陳鄭災皆外災也所以書者是亦承赴告之辭而患難相恤之謂也又莊公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魯語之文以鬯圭玉磬如齊告糴曰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僖公十五年晉侯以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傳云晉飢秦輸之粟秦飢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諸侯與書獲之例而經書曰獲晉侯賤絶之也戰國之世王道如線不絶一有閉糴而春秋誅之陛下恩施動植視人如傷然州郡之間官司各專其民擅造閉糴之令一路饑則隣路爲之閉糴一郡饑則隣郡爲之閉糴夫二千石以上所宜同國休戚而班布主恩坐視流離又甚於春秋之時豈聖朝所以子育兆民之意哉故有是詔　戊寅是夕月食幾盡　己卯放宮人二百一十四人慘陰數以應天變也按司馬氏日記公六月己卯以其夜月食出宮人百餘人以應天變勝陰數而實錄乃於辛卯日書此事蓋誤也今從日記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一百之一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一百之二

仁宗皇帝紀三十七之二

嘉祐四年秋七月丙申太子中允王陶爲監察御史裏行初詔中丞韓絳舉御史而限以資任絳舉不應格於是絳請舉裏行以陶爲之詔可陶辭不受切强之乃就職按是年四月中丞韓絳按青戛豈殺中白御史臨陶御史裏行陵之是年五月後京盟丞爲監察御史裏行慶曆三年十一月事方仍擬又今御史裏行令責求太以陶爲言行必説也會御令且不敢詔臨使受令從記閉陶嘗云所以青羅使召陶上言然丁八十才自事抗之人存以住若且署爲令使後出後教按青罷極意爲便指前此矣今不取　甲辰貶觀文殿學士禮部侍郎知許州孫沔爲檢校工部尚書寧國軍節度使初臺諫交論沔淫縱不法事詔按其實而使者奏沔在慶州時於游人中見女子白牡丹者誘與姦後數召會邸舍至或踰城往來及在杭州嘗從蕭山民鄭旻市紗旻高其直沔以爲恨會旻貿紗有隱而不税者事覺沔取其家簿記積計不税若幾萬端配隸旻他州州人許明有大珠百弟璦瑜以錢三萬三千強市之沔愛明所藏郭虔暉畫鷹圖明不以獻初明父禱水仙大王廟生明故幼名大王兒沔即捕案明僭稱王取其畫爲刺配之及沔罷去明指提點刑獄斷一臂自訟乃得釋悅州人金氏女白書使卒與致亂之有趙氏女許嫁華旦沔見西湖上令吏戒華姥絶其昏許又使官妓誘趙姥趙姥以華姥爲解沔聞僧與華氏私者得從曉辨華母鞫爲姦濫之法遂取趙女至州宅與飲食臥起所刺配以百數及罷盜其妾去後有訴冤者多以無案不能自解在并州私役使吏卒往來青州麟州市買紗絹紙藥物官庭列大挺或以暴怒擊訴事者常剔取盜足後筋斷之奏至故貶　丙午出後宮彭城縣君劉氏於洞真宮爲法正虚妙大師賜名道一劉氏自民間入宮爲閤婦又嘗掌供御膳偶得進幸恃

上恩多凌侵一夕遂在延福宮揭屏風紙自作奏凡數百字
幾感動上意然卒逐之後又坐罪削髮爲妙法院尼 丁未
又放宮人二百三十六人初劉氏在掖廷通請謁爲姦御史
中丞韓絳密以聞 上曰非卿言朕不知此當審驗之後數
日出劉氏及它不謹者且詔中書召絳諭意劉氏及黃氏在
十閤中尤驕恣者也於是并黃氏皆出之 甲寅校書郎致
仕孔旼爲國子監直講揚州進士孫侔爲試校書郎本州州
學教授皆以近臣薦其行義也兩人卒辭不就侔讀書多自
得文甚奇古舉進士不中母病革時以爲恨侔自誓不復
求仕客居江淮間士大夫敬畏之劉敞知揚州首薦侔乃侔居鄉
孝悌仕則忠信足以矯俗扶世求之朝廷臣以著去安石之
流也及敞帥永興奏辟掌機宜侔亦不就先是太學生鄭叔
雄者善醫用王舉正及吳中復薦授校書郎知諫院范師道

因言山林有道之士近臣屢薦輒不報而方技援例以行非
所以示天下也於是敕等皆除官 庚申詔在京所造軍器
多不精利其選朝臣使臣各一員揀試之 壯長御營卒坐違
數十人酗酒鬪呼指斥乘輿有司不之覺皇城使以告捕送
開封府推鞫案成棄市糾察刑獄劉敞移府問所以不經
審訊之由府報曰近例凡聖旨中書門下樞密院所鞫獄皆
不慮問敞曰此豈可行邪遂奏請自今一准定格樞密使以
開封府有例不復論可否進呈報敞不行敞爭之曰先帝仁聖
欽恤以京師刑獄最繁故建糾察一司澄審眞偽行之以來
每有大辟倍加精審此則先帝不敢兼于庶獄庶謹惟有司
之任今乃曲忤聖旨中書門下樞密院所鞫公事不復審察
未見所以尊朝廷審刑獄而適足啟府縣弛慢獄吏侮非人
銜冤不得申訴之弊又朝廷舊法不許用例破條今顧於刑獄

極遠人命至重之際而廢條用例此臣所不諭也 上乃以
敞奏下開封府著爲令 [illegible]
數又言伏見先帝哀矜庶獄開釋無辜以京師浩穰獄訟煩
多故設糾察一司辨理微枉澄審繆誤誠不欲使吏得弄法
民陷非罪設令冤有所告訴也伏見諸大辟公事或具獄
既上而法司疑或審問之際囚自翻變者並皆移司推勘左
軍則移右軍右軍則移左軍府司亦然然此三處形勢既均
利害略同吏相顧望自爲地道畢伸吏曲莫念民枉以此治
獄恐非朝廷欽恤之意臣謂諸大辟公事其情理可疑及因
自變者乞委糾察司奏請別差官置勘其司獄等仍須與元勘
處不相干礙乃許抽差如此則獄無銜冤之濫與試法之倖
好生之德合于民心矣 [illegible]
初上始欲於景靈宮建郭皇后影殿禮官言其不可遂寢

之既而翰林侍讀學士楊安國請建影殿於洪福院再下禮
院檢詳禮官言影殿非古也比年萬壽觀建溫成皇后影
殿者事出一時未經禮官審訂不足以訓于後若謂郭皇后
本朝大過今既牽復位號則宜賜以謚册祔於后廟以正典
禮 八月甲戌知制誥劉敞言伏聞禮官但議欲祔郭氏於
廟臣竊疑之昔春秋之義夫人不薨于寢不赴于同不反哭
于廟則不言夫人不稱小君徒以禮不足故名號闕然然則
名與禮非同物也名號存而禮不足因不敢正其稱況敢正
其儀者乎郭后之廢雖云無大罪然亦既廢矣及其追復也
許其號而不許其禮且二十餘年今一旦欲始以嫡后之儀
致之于廟然則郭后之殂也殯于寢乎赴于同乎反哭於
廟乎群臣百姓亦嘗以母之義爲之衰乎衰乎恐其未安於春
秋也春秋夫人於彼三者一不備則不正其稱而郭氏於三

者無一焉而欲正其禮恐其未安於義也禘于太廟用致夫
人蓋以譏致者宜致也不宜致者以其不薨於寢不祔于
姑也且傳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廢興之間故必有正與不
正之理存焉今欲扶所廢以爲正亦將抑所興以爲不正否
者不二嫡則萬世之後宗廟之禮豈臣子所當擅輕重哉謹
按景祐詔書本不許郭氏祔廟義已決矣無爲復紛紜以亂
大禮議者或謂郭后之追命也詔書嘗薄其過既復其號不得
不異其禮譬猶大臣也非棄而貶者苟明其非辜則復用之當得不
遂使爲大臣夫物有殊類異勢未可以相準者臣之與妻其
義雖均然逐臣可以復歸放妻不可復合臣衆而妻一也故
春秋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君曰吾固許之反爲大夫此逐官
可以復歸也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夫無逆出妻之喪而
爲之者此放妻不可復合也今追祔郭氏得無近於此乎乞令

諸儒傳議極其論難以求折衷於禮爲允詔下學士院詳定
[illegible]
行公 乙未御崇政殿冊試才識兼
茂明於體用科明州觀察推官陳舜俞賢良方正直言極諫
旌德縣尉錢藻汪輔之舜俞與藻所對策並入第四等授舜俞

著作佐郎簽書忠正軍節度判官[illegible]
官輔之亦入等監察御史裏行沈起言其無行罷之輔之猶
公因以書詣讓富弼曰公爲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天
下何賴焉弼不能答舜俞烏程人蘇瓌五世孫也[illegible]
[illegible]庚辰詔學士院趣上郭皇后祔廟議先是
[illegible]議曰竊以郭氏正位中宮母儀天下
[illegible]事先后親奉寢園按於禮法人無過惡不可黜廢所以名
[illegible]既札論於朝中外迄今韙之陛下閔其偶失謙恭旋亦
[illegible]乃復位號位號既復則謚冊祔廟安得並停盍當時執
政[illegible]已然之失非正名之典若以平昔之議爲得猶可
以爲況引春秋禘于太廟用致夫人之例據左氏則哀姜之
惡所不忍道焉二傳之說復有非嫡之辭以此證本朝之事
豈非其當昔曰不薨于寢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郭后之歿

不得其所者當歸于朝廷死者何罪而始備寢祔終不廟食
邪僭以杞伯來逆叔姬之喪質之幾其既棄而復逆則夫子
之后爲夫死姑之母也非有極惡又可棄之乎既追復曰皇
后可絕其祭享乎議者欲用後漢東晉故事或祭於陵寢或
祭宮于外稽考二史皆稱曰母后兄之于今亦未見其合也
推原創立別廟遇禘祫則奉以入享於義爲允歐陽後奏曰臣
觀洞之言是詞師說以苟欲蔽前之失而非忠信之道也前
世之君廢斥妃后皆溺於私愛或孽妾上僭或讒訴妄及此
則群臣當引大體伏節死爭如陛下於郭氏固未嘗有此姦
于時聖慮在宗廟社稷之際不得不然爾昔漢光武起於布
衣紹復天位郭氏其后也正位十有六年子彊爲太子輔爲
中山王可謂盛矣然自見許寵衰數懷怨懟光武由此廢之
爲中山王太后其後太子彊亦自毀爲東海王然當時文武之

之元功後停布於朝廷不以光武為情有所得亦不以郭氏為過不當廢者其意識深遠知事有不得已也今陛下之處豈不然乎光武雖廢郭氏然猶待其家初不衰滅亦明退人以義不緣於私故也此又詔書所以追復郭氏之意矣用此生之愛故尊以虛名顧禮義之正故絕其祔廟是所謂使後世不見尊厚進退之源者也至公至平可謂折中今洞之意以追復郭氏則出於天子以傳正廟論則出於大臣共一詔書也而論之異同未知洞何從見之若不幸而此言傳於後且歸過君父虧損聖德此其一也臣前奏最要切者以謂廢與不廢立而人君無二嫡備萬世之後而禮分不明也洞既不以此為辯若不幸朝廷過聽之是猶自以能訐上起廢后之功而猶且陰偪母后妄瀆禮正此其二也臣以洞非臣子之義忠告之道矣伏乞並下臣章令兩制詳議亟賜黜竄

恥聖朝無光武之臣是以冀能推明上意而反為詆訐譖嘗為非禮也洞很流難徵說其後學士院卒不上議時集賢校理蘇頌亦為禮官所請與洞合一日白事都堂曾公亮問曰郭后乃上元妃若祔廟則事體重矣公以謂何 頌曰國朝祖宗三聖賀尹潘皆元妃事體正相類今止祔后廟則豈得有異同之言公亮曰議者以謂陰逼母后是恐萬歲後配祔之意頌曰若加一悼隱之謚則不為逼矣公亮稱善然議終格 癸未賜殿中丞致仕龍昌期五品服絹百疋昌期蜀人嘗注元中韓絳使蜀奏授試國子四門助教文彥博知益州召置州學奏改校書郎用明鎬薦遷太子洗馬致仕又以明堂恩遷殿中丞先是昌期以所著書百餘卷詔下兩制看詳兩制言昌期詭誕穿鑿指周公為大姦不可以訓乞令益州毀棄所刻版本昌期年幾九十詣闕自辯求傳少從[illegible]閣門內力為

之故有是賜翰林學士歐陽脩知制誥劉敞等劾昌期異端害道當伏少正卯之誅不宜推恩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何郯亦封還詔書乃追奪昌期所賜遣歸 先是禮官張洞韓維言國朝每遇禘祫奉別廟四后之主合食太廟按唐郊祀志載禘祫祝文自獻祖至肅宗凡十一帝所配皆一后其間舛者亦二后蓋昭成明皇之母也又續曲臺禮有別廟皇后合食之文蓋未有本室遇祫饗即祔於祖姑之下所以大順中以三太后配列禘祭博士商盈孫以誤認曲臺禮意當時不能改正議者譏其非禮臣等伏思每室既有定配則餘后於禮不當升祔遂從別廟之祭而禘祫之日復來參列與郊祀志曲臺禮殊戾今親行盛禮義當革正其 皇后廟伏請依 奉慈廟例遣官致祭詔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承旨孫抃學士胡宿侍讀學士李昭述侍講學士向傳

式知制誥劉敞王疇天章閣待制何郯等議曰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且以國朝事宗廟百有餘年至祫之日別廟后主皆升合食遵用以為典制非無據也比 聖祖神宗參用歷代之法因時施宜以貽子孫者也未易輕改況大中祥符五年已曾定議于時禮官著為中正之論而 先帝有恭依之詔且行之已久祝嘏宗史既守以為常一日輒議損益恐神靈不安亦未必當 先帝意也議者以謂四后之主於合食則實有所屈於別饗則尊得以申然則不疑於此遠四后而獨豐於昵者乎他年有司攝事故四后皆預合食今陛下肅欲躬齋戒奉祖禰而四后見黜不亦疑於以禮之煩也而不能事其先妣乎受命之君以議禮制典為賢繼體之君以承志遵法為美 先帝議之制之 陛下承之遵之臣曰可矣宗廟之祭至重苟未能盡

祖宗之意則莫若守其舊禮疑文偏說未可盡據停罷祫祭從先祖又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此之謂也臣等以謂如其故便翰林學士歐陽脩吳奎樞密直學士陳旭包拯權御史中丞韓絳知制誥范鎮天章閣待制錢象先唐介盧士宗議曰古者宗廟之制皆一帝一后後世有以子貴者始著並祔之文其不當祔者則又有別廟禘祫有司攝事乃以別廟之后列於配后之下絕席而坐非惟於古無文於今為不可者又有四焉淑德皇后 太宗之元配也列於 元德之下 章懷皇后 真宗之元配也列於 章懿之下其位序先後不倫一也升祔之后統以帝樂別廟諸后則以本室樂章自隨二也升祔之后同牢而祭牲器祝冊亦統於帝別廟諸后乃從專饗三也升祔之后聯席而坐別廟諸后位乃相絕四也顯為合食一又絕席而座牲牢祭器樂章祝冊皆自別而不同又位序顛錯殊非嚴事之意伏況 章獻章懿皇后在 奉慈廟未升祔時每遇禘祫不從合食只於本廟致饗所以申其尊者最為得禮也若四后各祭於其廟則其尊自申而於禮文無參差不齊之失又有 章懿章獻之明證而議者以為國朝行之已久重於改作則是失禮之舉無復是正也向者有司攝事失於講求而今行親饗之禮禮官睽職而改正乃理之當然也臣等請從禮官議久之不能決劉敞又獨上奏曰九經所載祫祭制度最明備者莫如春秋公羊傳自漢以下皆引為證所謂未毀廟者豈有帝后之限哉此乃國朝所以依緣循守行之且百年者也今群臣不務推原春秋之法而獨引後儒疑近之說不務講求本朝之故而傳借異代難通之制不務將順主上廣孝之心而輕議宗廟久行之議欲損隔四后使億萬斯年求不得合食于先帝臣竊恨之昔

貢禹以成化園廟方衡議遷郊兆群臣和之者非一自以謂周公孔子復生不可得變元帝成帝信之然而適人未以為當既而皆悔之則無及矣夫宗廟之禮神靈之位豈可使輕措數有後悔哉此自陛下所當留聖意也[illegible]丁亥詔曰朕惟春秋大事在於禘祫前詔太常按舊禮以孟冬之吉恭祠 祖廟屬因合食聖靈相接以廣孝烝之孝而一二禮官於別廟四后有疑論焉討之諸儒議久未一深惟宗廟之祭至重至嚴 祖宗以來有司攝事行之舊矣祥符中復經聖考詳定明詔當時博士講求已云義不可廢矧茲眇末肅崇孝饗其敢變於先帝之聖志哉孝惠孝章淑德章懷皇后祫享且依舊須大禮畢別加討論[illegible]自郭

詔均稅之法罷論若謂朝廷徒郵一時之勞而失經遠之慮至至和中天下墾田視景德增四十一萬七千餘頃而歲入九穀乃減七十一萬八十餘石蓋田賦不均故其弊如此其後田京知滄州均無棣田蔡挺知博州均聊城高唐田歲增賦穀帛之類無棣總千一百五十二聊城高唐總萬四千八百四十七既而或言滄州民不以為便詔諭如舊是日復遣職方員外郎孫琳都官員外郎林之純屯田員外郎席汝言虞部員外郎李鳳祕書丞高本分往諸路均田從中書門下奏請也本獨以為田稅之制其廢已久不可復均朝廷亦不遽止後雖均數郡田其於天下不能盡行[illegible]此據會要[illegible]四年八月二十[illegible]九月癸巳朔御製祫享舞名僖祖奏大基 順祖奏大祚 翼祖奏大熙 宣祖奏大光 太祖奏大統 太宗奏大昌 真宗奏大洽 孝惠

皇后奏淑安　孝章皇后奏靜安　淑德皇后奏柔安　章
懷皇后奏和安迎神奏懷安皇帝升降奏肅安奠瓚奏顯安
捧俎徹豆奏充安飲福奏禧安亞獻終獻奏佑安退文舞迎
武舞奏顯安　皇帝歸大次奏定安登歌禮成奏聖安務同奏
釆茨文舞曰化成治定武舞曰崇功昭德　帝自製迎神
送神樂章詔宰臣呂夷簡等撰大神至釆茨曲詞十八　甲午
擢發遣度支判官太常博士張田知蘄州田澶州人初為廣
信軍通判夏竦與楊懷敏建議增廣信等七州軍塘水詔田
聚議田獨曰塘水不足以禦邊而壞民良田浸人冢墓非便
奏疏極言之坐徙通判均州又言鄧州稅之復通判莊州
中官張宗禮迎廣使過郡使酒自恣郡將畏憚不敢發田發
之詔置獄配宗禮西京洒掃班三司使包拯薦田攝其爲執
政難之因乃貽富弼書數其過失五事曰公負天下重望數
十年今爲元宰而舉措如此甚可惜也拯由是得請[illegible]
幾[illegible]由因建議郊賚非古也軍賞或不可遽廢願自執政
而下小損之章五上諫官唐介劾田資佞至淺薄得擢佐大
計內挾姦心外矜敢言陰附宗室官官不敢裁減而刻剝其
餘使國家虧恩傷體乞加貶黜故有是命　丙午詔帶閤門
祗候使臣內殿崇班以上太子率府率及正刺史以上遭父
母喪及嫡子孫承重者並聽解官行服其元係軍班出職及
見管軍若路分部署鈐轄都監極邊知州軍縣城寨主都監
巡檢並給假百日追起之供奉官以下仍舊制願行服者聽
宗室解官給全俸先是判三班院韓絳言今武臣遭父母喪
不得解官行服非天下之通制下臺諫官詳定而具為令
丁未審官院言準京朝官磨勘在京者例須引見今冬及來
春京朝官磨勘年限俱滿乞依外任人例更不引見從之先

是判流內銓內外官同時改轉自是每及三年則同時磨滿
故也[illegible]　戊申提
點廣南西路刑獄李師中言知邕州蕭注欲伐交阯知宜州
張師正欲取安化軍恐遠人聞之不自安請戒注等毋得妄
邊生事從之注在邕州久陰以利啗廣源諸蠻密結甲兵延
路奏曰交阯外奉朝貢中包禍心常以蠶食王土爲事天聖
中鄭天益爲轉運使嘗責交州不當擅賦雲河洞今雲河洞
乃入蠻徼數百里蓋積歲月侵削以至於此臣今得其腹
心周知要害之地束此時不取他日爲患不細願得馳至闕
下面陳方略論者以注且爲國生事不省也　甲寅戶部郎
中直史館同修起居注張瓌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使事瓌再
上疏乞毀溫成廟皆不報[illegible]史館修撰
歐陽脩言史之爲書以紀朝廷政事得失及臣下善惡功過
宜藏之有司往時李淑以本朝正史進入禁中而焚其草今
史院但守空司而已乞詔龍圖閣別寫一本下編修院以備
檢閱故事從之　丙辰又降禮部郎中分司南京呂溱爲兵
部員外郎以臺諫前責尚輕也初陝西用兵朝廷多假借邊
帥倚以集事近臣出帥或驕恣越法及孫沔與溱相繼得罪
自是守帥之權益微矣　詔尋常奉慈廟太廟習儀自今並於
尚書省先是度支員外郎集賢校理邵必言周禮小宗伯之
職凡王之會同甸役禱祠肄儀爲位鄭氏注云若今時肄儀
司徒府今肄宮廟儀而啓室登殿拜則小挹奠則虛爵無樂
祝敔舞備行綴優衆神靈莫斯爲甚夫習儀者本以防失
禮而瀆神也奈何天子未親祠而有司先瀆之宜移於尚書
省以比漢司徒府下禮院兩制定而從之　冬十月甲子百
官赴尚書省習儀尚書省門庭迫狹僕馬擁塞自宰相親王

以下全日昳不能出　壬申，朝饗景靈宮（小注：[illegible]）。癸酉，袷享于太廟，大赦。男子百歲以上者，特推恩，命民父母年八十已上，復其一丁。士人有節行學術，為鄉里所推者，委轉運使提點刑獄同加搜訪，逐路各以人，仍與本處長吏具事實連書結罪以聞，委中書門下再行詢察，特加試用。諸路解發，今歲試人多，解額小處既並赴上，着令禮部量添解額（小注：[illegible]）峒縣士有以辭行入仕者，已上[illegible]監及衡州茶陵縣夏秋二稅外，每丁別納錢絹米豆藥物箭簳者，令轉運司檢勘，無其者與除放，有其者特與減半，自今逐丁更不添納。廣南東西路自祥符中降御札免身丁錢，至今尚有送納未了處，亦仰轉運司具未放因依以聞（小注：[illegible]）

（小注：[illegible]）乾元節銀自今止令進奉表，邛州鑄錢權住十年。諸路轉運司如於二稅上重疊科折以困農民，並令逐州申轉運司以聞，仍不許更進羨餘。若以本路錢帛寄申三司取發上京者，必當[illegible]降諸縣令佐兼監酒稅等場務，其有羨賸，吏不[illegible]將復。以益州為成都府，并州為太原府。　始中書進擬赦書，傅日極多，專務惠澤及民，既宣赦，畢咸稱前後赦恩未嘗如此也。韓琦之在太原也，乞復并州為節鎮，詔兩制議之。翰林學士胡宿以為堯遷閼伯商丘，主火，而商為宋星；遷實沈於大夏，主水，而參為晉星。國家受命始於商丘，王以火德，又京師當宋之分野，而并為晉地，參商仇讎之星，今欲崇參，豈國之利也。自宋興，平僭偽，并最後服，太宗削之，不使列於方鎮幾八十年，謂宜如舊制。上是宿議，及琦秉政，因袷享赦書卒復之，宿又以為言，不報。　戊寅，文武百官並以袷饗赦書加恩。始百官致齋于朝堂，翰林侍讀學士、尚書左丞李昭述暴得疾，輿歸，遣太醫診視，賜禁中藥，存問甚厚，是日卒。贈禮部尚書，謚恪。方李氏居城北崇慶里，凡七世不異爨，士大夫多推之。至昭述，稍自封殖，與其從子不相中，而家法頗衰。娶婦中書令曹璨女，其往用所從來蓋有遷籍云。　丁亥，大宴集英殿，以袷享禮成飲福也。　十一月乙未，天章閣待制兼侍讀錢象先、盧士宗，右司諫吳及，定奪該恩叙雪人，自後每降赦，即命官定奪，事蓋始此。　己亥，以河南處士邵雍為將作監主簿，本府以遺逸薦，故有是命，後再命為潁州團練推官，皆辭疾不起。　庚子，汝南郡王允讓薨。王性至孝，楚國太夫人感寒疾，方盛夏，猶屏處密室，欲裘擁爐，為明恐近侍弗謹，以斤斧御寢，夫人因自撤爐，始戒工。及夫人喪，過自哀毀，帝親臨奠，贈白金三千兩。王伏廷下泣曰：「臣無勞，月享大國俸財餘千室，銜恤日久，今以親喪受重賜，是為子終不能以己力辦喪，而有愧孝也。」固辭。葬日，徒跣攀柩，行十餘里，出順天門。帝聞之，亟詔王就乘，再三，始奉詔。王始卧病，帝憂見于色，勑太醫診療，日問疾增損，使者相望。既臨奠，詔特升祧列，破除，以示親厚，賻卹加等，罷朝五日，贈太尉、中書令，追封濮王，謚安懿。命龍圖閣直學士向傳式、入內副都知任守忠護葬。王天資渾厚，內仁而外莊，雖左右未嘗見喜愠之色。為大宗正二十年，宗族懷其恩而畏其嚴。重故事，內朝諸宗婦不預，王曰：「託姻里，獨不得一望禁闈，非所以顯宗也。」奏通其籍。又宗婦少喪夫，雖無子，不許更嫁，王曰：「此非人情。」乃請使有歸（小注：得通籍及許改嫁二事，[illegible]檢考月令附見）。凡郊祀天地，七為亞獻，恭虔得禮。嘗入

朝侯夫弟道子門折其轅左右執之王釋去其恕如此[illegible]

[illegible]

是月賜泉州草澤何群安逸處士益

川草澤[illegible]沖退處士轉運使言其有行義也[illegible]

群字而充人嗜古學嘗從種放學進士非其好也慶曆中

石介在太學四方諸生來學者數千人群亦自蜀至方講官

會諸生講不曰生等知何群乎群日思為仁義而已不知其

飢之切己也衆皆注仰之介因館群于其家使弟子推以為

學長群嘗自刻厲著書數十篇與人言未嘗下意曲從同舍

人目群為白衣御史群嘗言今之士語言仿易舉止惰肆者

其衣冠不如古之嚴因請復古衣冠又上書言三代取士皆

本於鄉里而先行義後世專以文辭就文辭中害道者莫甚

於賦請罷去賦會諫官御史亦言以賦取士無益

治道下兩制議皆以為進士科始隋歷唐數百年將相多出

此不為不得人且祖宗行之已久不可廢也群聞其說不行

乃慟哭取平生所為賦八百篇焚之講官視群賦既多且工

以為不情絀出太學群徙歸遂不復舉進士[illegible]

[illegible]十二月壬戌朔詔[illegible]堂五

院私名人自今以一百二十人爲額　初右諫議大夫周湛

知襄州襄人不善陶瓦率爲竹屋歲久侵據官道檐廡相逼

故火數為害湛命度其所侵悉毀撤之自是無火患然豪姓

不便揭黜刑獄李穆奏湛所毀撤民屋千五百餘間老幼失

業相聚怨咨湛素無才又年踰七十貪榮祿不知進退乞

特行責降或令致仕詔轉運司察實甲子徙湛知相州右司

諫吳及疏曰湛所爲應科不宜被責穆聽謡言爲博取豪報

怨且朝廷風化疾於影響若欲教人苟簡而枉道以奸譽轉

運司按湛伐木毀民舍意不直湛而為穆游說然則百姓侵

官而主司禁之其職然爾況聞湛先期告戒明著律令約民

以信未嘗督迫乃湛奉法行事未有過也百姓自知其咎不

敢有訴時故相夏竦邸店最廣而郡從事高直溫乃竦子婿

誘之於穆且謂湛伐木若干株昔之民居侵越官道則木

在道側及正其侵地則正處中衢問宜剪去又湛種楸桐千

餘本課戶防水以嚴火禁又於民居得泉汲舊井四廢而復

與人賴其利道旁之井反在居民之下其侵越豈不白乎當

今之弊正在群司不舉職而務苟且必使舉職者有害而苟

且者有利將何勸焉望詔執政大臣辯正湛穆是非明行獎

黜若謂湛已行之命憚於追改則傷風敗俗貽患於後不若

一時追改之愈也相襄皆大郡於湛不爲輕重但國家舉措

有所未安爾明年六月湛卒于相州[illegible]

[illegible]乙丑加贈皇長子褒王昉為魏王次子豫王昕

爲越王次子鄂王曦爲陳王皇第二女楚國公主爲周國第

三女唐國爲漢國第四女越國爲秦國第五女鄆國爲魏國

第七女隋國爲吳國第八女韓國爲燕國第六女未及封於

是追封魯國　己卯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禮部尚

書王舉正爲太子少傅致仕舉正在經筵三年每進讀及前

代治亂之際必再三熟復以盡諷諭　甲申宰臣韓琦言向

曾陳監牧之弊乞逐路坊監并諸軍牧地除留放牧外其餘

召聽下戶請佃河北一路諸軍牧地剩田三千三百五十餘

頃得歲課斛斗一十一萬七千八百二石絹萬三千二百五

十一疋草十六萬一千二百三十束其禁地亦乞擇職方員外

郎高訪望特與堂除虞部員外郎張越與先次指射家便並

從之　宰相富弼白給事禮成以母老累章求退上不許仍以來章弼又上劄子一留中一封還又稱疾卧家上遣中使召出之乃復視事故事節度使移鎮及加恩皆別上表再辭每降批答遣內侍齎賜必有所遺是歲聚前都指揮使許懷德以給享加恩又自保寧移鎮建雄乃共爲一表以辭翰林學士歐陽脩劾其慢朝命詔以脩章示之且令依故事各以表再辭懷德謝罪而已亦不復別進表鄙吝如此然論者以爲臣下讓官當出其志非上之人所當強也知制誥劉敞言臣伏見故事諸讓官者或一讓或再讓或三讓皆有品秩夫不欲人人讓也讓之迹近名則容僞而爲禮者惡煩煩近於褻故設中制有所止之也昔舜命九官夔龍不讓其它伯益之徒一讓而止此則治世之法也切見頃來士大夫每有除命不問高下例輒累讓雖有出其至誠恬於勢利然亦已

逾典制過實益矣若習俗遂巧流風稍敗必且挾僞釆名要上迷衆更以此爲進取之捷徑奔競之祕策其可惡也豈獨煩於禮哉夫讓雖美道君子所有餘小人所不足然非其真則醜亦甚昔鄭公孫段辭爲卿退則又使太史命己子產惡其爲人其後卒爲亂故飾僞之敝至於此非國家之福也公孫段尚其小者爾子之擅燕王莽代漢其始皆以善自名已而稍入於邪也臣謂賢者之節難進而易退難進而易退者非苟讓一官之謂也謂其能擇於義不犯非禮也故雖不多讓其節猶可見衆人之情好得而惡失好得而惡失者亦非勉受一職之謂也謂其不擇於義越禮而動也故雖復飾讓其情亦彌險讓與不讓一以故事爲準無使釣利者要君乘名者售僞不幸而不值子產之精識則公孫段之徒紛然競於朝矣臣言似迂而慮實遠望賜財幸時士大夫稍矜虛名每得官輒讓衆亦予其恬退之稱讓不失始利而得名益高讓端與窮或四五讓或至七八天子常優容之下至布衣陳烈等初除官亦讓賜之粟帛亦讓敞以爲此皆挾僞求名要上迷衆其漸不可長乃奏此疏此據劉攽所作行狀及敞傳附見其議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之二

五福五代堂寶
八徵耄念之寶
太上皇帝之寶
天祿繼鑑
乾隆御覽之寶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一百九十一

仁宗皇帝紀二十八之一

嘉祐五年春正月甲寅封皇第九女為福安公主第十女為
慶壽公主 乙卯省御書院并翰林圖畫待詔以下額外所
增員 是月有大星隊西南光燭地有聲如雷占者曰天狗
諫院范師道言漢書天文志狗所下為破軍殺將伏尸
氏圖天狗隊夫賊起今朝廷非無為之時也而備禦
未見其至雖有將帥不老則愚士卒雖多勇者少夷
狄可仰也如州郡何州郡可得也如夷狄何小人思亂伺隙
乃作必有包藏險心乘間而動者宜擇將帥訓練卒伍詔天
下防其未然 臣燾按御史裏行王陶言去年日食今年星隊
皆在正旦大狗主兵宜預防之請詔中外舉智武才勇之士
以備將帥今武舉取格太輕宜做唐制設科使待以官無者
五八三
招士伍然詔（且星隕實錄本紀並不書今取詔據王陶傳附載此月末） 二月丙寅禮
部貢院請增江浙福建川廣諸州軍解額凡一百二十五人
從之 戊辰太常丞監察御史裏行王陶為右正言諫院供
職親事官夜入延福宮為盜有司用踈決恩以常盜論陶言
宮掖之嚴而以民間會降為比非所以尊天子也於是配海
島皇城司皆論罪 上自服藥以來希於語言群臣奏事頷
之而已閒言者之一日群臣所奏受以施於天下者也今政
事無小大皆決於中書樞密陛下一無所可否豈爲人之
道哉又言皇嗣未立宜擇宗子昭穆同者畜之以同列志趣
不合數請監靈仙觀不許 三月癸巳陳州言觀文殿大學
士刑部尚書劉沆卒贈左僕射兼侍中知制誥張瓌草詞詆
沆其子館閣校勘瑾訴于朝 帝為改命詞臣其家不敢請
謚 帝又為作挽辭且篆其墓碑曰思賢沆性豪率少儀矩

然任數苦刻取權近過失陰持之故雖以爲材任其進用多由此議者乃謂緣結附至宰相　甲午詔三司河東路糴糧草舊支一分見錢三分茶自今並以見錢給之（[illegible]）（[illegible]）歲星晝見　丙申客省使眉州防禦使張亢爲秘書監亢初授洲陽部署以疾辭御史中丞韓絳言亢前守懷衛二州貪橫不法今不可復用而亢亦自請復文資因許之踰月又歸故官（[illegible]）　戊戌詔流內銓自今歸明人年二十五以上聽注官初渭州司士參軍徐濟自陳歸明時八歲今年四十八不得注官因有此條　丙午詔廣南東西路攝官旣皆荒遠炎瘴之地而月俸不足以自給其月增錢一千五百　壬子詔曰天災流行蝗潦相繼雖發廩蠲賦而民之捐瘠者尚多或鬻賣妻子或轉死溝壑方春之時群物欣豫乃令吾民不聊若此朕心惻怛[illegible]（[illegible]）寧其令災傷路轉運使提點刑獄督州縣營濟之吏不稱職者劾御史中丞韓絳言諸路災傷朝廷雖行賑卹而監司親民官未盡處心致民之流徙者衆宜丁寧訓敕之故下此詔

甲寅詔登州改配沙門寨罪人三十二人於諸州牢城十三年月（[illegible]）　己巳詔書旣弛茶禁論者猶謂朝廷志於便人欲省刑罰其意良善然茶戶困於輸錢而商賈利薄販鬻者少州縣征稅日蹙經費不充知制誥劉敞翰林學士歐陽脩頗論其事敞疏云古人有言利不百不變法蓋言立事之難也朝廷變更茶法誠欲使百姓皇國用而已自變法已來由東南來者更言不便徙以初詔不欲人言異故一切緘默莫敢正言其大要以謂先時百姓之摘山者受錢於官而今也顧使之納錢於官受納之間利害百倍先時百姓冒法販茶者被罰爾今悉均賦於民賦不時入刑亦及之是良民代冒法者受罪子子孫孫未見其已先時大商富賈爲國貿遷而州郡收其稅今大商富賈不行則稅額不登且乏國用此三者最其害也或以謂法遂不變則中家必困小家必流若因緣驅逼起爲盜賊甚非國家之利臣愚欲乞中敕有司益採輿議且收格前詔極論可否朝廷能槩然復三代之舊風捐山澤之末禁則乞一弛茶法恣民勿問設爲國用向繫利源未可悉除猶當擇其利害變而通之使公私兩濟若求益反損求利反害臣恐東南數十州之民由此而困則所謂利不百不變法者也未知其可臣昧於時事不足以商功利然耳之所聞心之所疑不敢不陳望朝廷因臣之言以求便國惠民之策至於細碎委曲臣亦不能盡也脩疏云朝廷近改茶法欲救其弊失而爲國謀計者不能深思遠慮窮見本末惟知圖利而不圖其害方一二大臣銳於改作之時樂其合意倉卒輕信遂決而行之令下之日猶恐天下有以爲非者遂直詆好言之士指爲立異之人峻設刑名禁其論議事既施行而人知其不便者十蓋八九然君子知時方獻言而不肯言小人畏法懼罪而不敢言今行之踰年公私不便爲害旣多而一二大臣以前者行之太果今之太峻勢既難回不能遽改而士大夫能知其事者但騰口於道路而未敢顯言於朝廷幽遠之民日被其害患者徒怨嗟於閭里而無由得聞於天聽陛下聰明仁聖開廣言路從前容納補益尤多今一日下令改事先爲峻法禁絕人言中外聞之莫不嗟駭語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今壅民之口已踰年矣民之被患者亦已衆矣古不虛語於今見焉臣亦聞方改法之時商議已定猶遣差官數人分出諸路訪求利害然則二三大臣不惟初無害民之意實亦未自信之心但所

使之人見朝廷必欲更改不敢沮議又志在希合以求功賞儌倖所至州縣不容吏民有所陳述直云朝廷意在必行但要一番狀爾果如所傳則誤事者在此數人蓋初以輕佻於人施行太果今若明見其害救失何遲患莫大於遂非過莫深乎不改臣於茶法本不詳知但外論既喧聞聽漸熟古之爲國者無人得傳言於朝正爲此也臣竊聞議者謂茶之新法既行而民無私販之罪歲省刑人甚多此一利也然而爲害者五焉民舊納茶税今變租錢一害也小商所販至少大商絕不通行二害也茶税不登頓虧國用三害也往時官茶容民入雜故茶多而賤今民自買賣須要真茶真茶不多其價遂貴四害也河北和糴實要見錢不惟商旅艱於移用兼自京師歲歲輦錢於河北理必不能五害也一利不足以補五害今雖欲減放租錢以救其弊此特寬民之一端爾然未盡公私之利害也望詔主議之臣不護前失深思今害黜其遂非之心無襲頭諱之迹除去前令許人獻說亟加詳定精求其當庶幾不失　祖宗之舊制是時朝廷方排衆論而行之故等雖言不聽也　夏四月庚申權同判尚書刑部李誥言天下刑部一歲之中死刑亡慮二千五百六十其殺父母叔伯兄弟之妻殺夫殺妻殺妻之父母凡百四十故謀闘殺亡慮三百劫盜九百七十蔽天命自有一十風俗之薄無甚於骨肉相殘衣食之窮莫急於盜賊今犯法者衆豈刑罰不足以止姦而教化未能導其爲善歟欲令刑部依刑名分門列天下所斷大辟罪歲上朝廷以助觀省從之　己卯度支判官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王安石同修起居注安石以入館才數月館中先進甚多不當超處其右固辭之　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學士禮部侍郎知制誥孫抃爲樞密副使抃

久居侍從伯如也人稱其長者及程戡罷臣進擬例以三司使御史中丞知開封府一人補其員　上曰朕欲用舊人即以命抃（抃傳兩湖州山野錄以爲此草亭載州湖錄當考）　甲申降右司諫秘閣校理吳及爲工部員外郎知廬州太常博士監察御史裏行沈起落裏行通判越州初諫官陳旭建議裁節班行補授之法下兩制臺諫官集議已定及（又據）禮改議草令買撲興國軍磁湖鐵冶仍舊與班行主磁湖鐵冶者大姓程叔良也翰林學士胡宿等劾及等職在臺諫而爲程氏經營占錮因澤乞詔問其狀及等引伏故並黜之　丙戌命權三司使包拯右諫議大夫呂居簡戶部副使吳中復同詳定均税（[illegible]）（按在六月丙寅又命樞密直學士呂公弼在九月丙申[illegible]呂自[illegible]臣六年五月丁酉又命司馬光在六年七月[illegible]）（[illegible]員外郎[illegible]王[illegible]年四月遷）　五月酉上閤門使英州刺史郭諮獻所造拒馬車詔賞知潞州言懷保二郡旁山可以植稻定武唐河抵瀛莫間可興水田又作鹿角車陷馬槍請廣獨轅弩於他道詔諸路置弩手分給并潞諮又言臣自冠武弁未嘗一日不思禦戎之計須使契丹觀幽燕地方不及三百里無十萬人一年之費且爲合之衆非二十萬不敢舉若以術制之使舉不得利居無以給不踰數年必棄幽州而遁慶曆初經畫河北大小水界斷虜彊界其術也臣所創車弩可以破堅甲制奔衝若多設之助以大水取幽薊如拾囊中物爾會三司議均田租召還諸路陳均括之法四十條復上平燕議曰契丹之地自瓦橋至古北口地狹民少自古北口至中京屬奚契丹自中京至慶州道旁繞七百餘家蓋契丹疆土雖廣人馬至少儻或南牧必率高麗渤海達靼黑水女真室韋等國會戰其來既遠其糧匱多且聞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用兵之害計又聞得敵自至者勝先據便地者佚

以臣所見請與臣僚之策合衆河於塘泊之北界以限戎馬
然後以景德故事頓兵自守步卒十二萬騎卒二萬以漁船三
萬艘計糧餉百八十三萬六千斛又旁河郡邑可由水運以
給保州然後以扼車馬三千隔馬槍千五百備輕弩二萬分
選五將臣可以備其一來則戰去則勿追幽州糧儲既少群
胡不可以留不半年閒當遁沙漠則進兵斷古北口塞松亭
關傳檄幽薊燕南自定昔漢高祖提三尺劍定天下唯匈奴
未滅至孝武時始逐漢北唐太宗建義旗取天下唯吐蕃未
滅至代宗時始入貢稱藩我　太祖誕膺天命大下咸服亦
唯契丹未滅當俟聖謀奉行天討且彼之所恃者惟馬而已
但能多方致力使馬不獲行用則敵可破幽燕可取帝壯其
言詔置獨轅弩二萬張命詔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及揀內
軍器庫兵仗下南北作坊結字特命詔提舉（同提舉百司在七月甲辰提舉）

（修字兵器在八月己未今并書之）　貴人董氏生皇第十一女庚寅進位美
人固辭之乞增父官一級如其請　詔西川廣南路任官者
侍行子孫歸本貫取解不及鎖廳人解（[illegible]）
鄉守選待闕者並許就本路轉運司取解進士經諸科省試
三場以前九否十否者令貢院再考校本處解送試卷若以
否為粗以粗為通及出義不依條制致有妄薦者以舊條坐
之不在末減若考校通粗及出義依條則無差繆者試三場
前九否十否即考試官於元條上減一等定罪從條合殿選
者與免殿選選人該衝替者實殿一選京朝官勒停者與衝
替衝替者與監當監當者與遠處差遣先是秘閣校理陳襄
等言諸科之弊在於傳義難禁而考試官止較其文莫能檢
察及到省所對十否而考試官多坐罪勒停原情定罪宜在
末減仍下兩制與貢院議而裁定之　甲午觀文殿大學士

戶部侍郎龐籍為太子太保致仕籍自定州召還既入見詣
中書白執政求致仕執政曰公康寧如是且　上意方厚奈
何欲去之堅也籍曰若待筋力不支人主厭棄然後去斯不
得已爾豈得為止足哉遂歸臥于家前後凡七上表其劄子
不可勝數乃許之仍詔籍出入如二府儀　丁酉詔三司置
寬卹民力司（明月乙亥）　己亥潁州進士常秩為試將作監主
簿本州州學教授翰林學士胡宿等言其文行稱于鄉里世
秩臨汝人嘗舉進士不中退在閭巷二十餘年為學求自得
尤長於春秋學者常以孫復所學問秩秩曰此商君法爾步
過六尺與棄灰於道者皆有誅不近人情甚矣（[illegible]）
六月乙丑詔戒上封告訐人罪或言赦前事及言官事彈劾
小過或不關政體者時殿中侍御史呂誨言故事臺諫官許
風聞言事者蓋欲廣其采納以輔朝廷之闕失比來中外臣

僚多上章告訐人罪既非職分實亦侵官甚者誣訴平素之
隙暴揚曖昧之事刻薄之態浸以成風請懲革之故下是詔
丙寅命天章閣待制張瓌同詳定均稅　壬申詔禮部貢院
內外鎖廳並親戚舉人並同引試解十分之一如不及十人
亦許解一名四人以下送隣路聚試　乙亥遣官分行天下
訪寬卹民力事（五月丁酉置司張[illegible]）
減省冗費所言比歲以人俸倍多乞　乙酉天聖初嬪御以下人
數著為定額從之　閤門編纂條例所言伏見臣僚以疾乞
免大起居舞蹈之類竊以臣下見君當極恭肅一有不至罰
必及之以疾自言乞損拜伏人取其便非所以致恭肅尊朝
廷也且有疾與其若者令所容殺禮見君古訓無有自今敢干
請者乞令閤門彈奏重致其罰惟勳德大臣必嘗任使自從

特旨又昨崇政殿進呈大樂依覲攢竹例宣召群牧判官捻
會儀制游宴並比舊著定式而群牧判官不與蓋當時有司之
失遂開此例欲乞今後非次游宴觀看不須更召其帶館職
充者自從館閣官例又都知押班如趁班不上令別作一班
起居臣等以爲朝廷之儀皆有定著苟不及禮謂之不恭不
恭有罰未聞預設別班以待不及禮者伏請鐫去又三人內
及第止權三司判官者並賜緋臣等以爲古制有其官者服
其服未聞一官之中更以入仕之階爲之輕重恐非聖朝平
均獎勸之道伏請鐫去又大朝會綴中書門下班座抗子戴
涼傘中書樞密院下馬處之類皆是特恩異禮近歲大臣例
多得之看詳前件禮數皆朝廷所以尊異執政大臣也非其
人無其位者不當有也若人人得之則車服輕而不尊車服
輕而不尊則賢者怠而不肖者有慢上之心矣其漸不可不
謹也巳別具編錄非以爲例蓋備天子發非常之詔加禮於
老成勳德之日訪故事於有司則以對也仍乞今閤門今後
非詔旨詢問不得輒自申舉並從之此據會要附六月二又
言諸賜與物等多是逐人自乞方得支給然賜與者乃人君
所以優寵臣下有祗受之禮無自請之文今當賜者有司不
即舉行必待自言或自援引比例章詐紛然殊失上下之體
內文臣及軍員授右職者多是進狀乞賜公服韡笏腰帶乞
今後凡換右職者便令閤門舉例支賜又臣僚放朝辭更不
支賜錢物看詳連值假故或有急速差遣方許放免有當賜
錢物例須自陳亦有近侍朝臣不免如此尤失事體乞今後
臣僚放免朝辭非罪累被譴者使於特降指揮後著合得錢
物令閤門依例支給又使臣朝辭雖非親民差遣如宣命內
理爲親民資序並依監押例支朝辭錢物如宣命不著本官

稱合係親民資序即會問三班院支給則是使臣錢物不以
差遣高下乃繫本人資序乞下三班院今後如使臣受差遣
理爲親民資序不是情願乞充監當者書所關報閤門其知
州折資充通判通判折資充簽判知縣非因過降授者並依
資序支朝辭錢物欲乞今審官院依三班院體例關報從之
此據會要附此六月　秋七月戊子美人周氏爲婕妤皇
第十二女婕妤所生也　辛卯詔知許州兼京西北路安撫
使知鄧州兼京西南路安撫使以許陳鄭滑孟蔡汝潁信陽
九州軍隸北路鄧襄隨房金唐均郢光化九州軍隸南路其
河南府即不隸所部　甲午戶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知諫
院唐介知荊南從介請也敕過門下知封駁事何郯封還之
言介爲諫官有補朝廷不當出外詔介復知諫院如故　戊
戌翰林學士歐陽脩等上所脩唐書二百五十卷刊修及編
十八
修官皆進秩或加職仍賜器幣有差著作佐郎劉羲叟爲崇
文院檢討未入謝而卒羲叟強記多識尤長於星曆數
術皇祐五年日食心時胡瑗鑄鐘弇而直聲鬱不發又陝西
鑄大錢羲叟曰此所謂害金再興與周景王同占　上將感
心腹之疾明年　上果不豫又月入太微曰後宮當有喪已
而張貴妃薨至和元年日食正陽客星出于昴曰契丹宗真
其死乎事皆驗羲叟未病嘗曰吾及秋必死自擇地於父家
旁占庚穴以語其妻如其言卒之然心疾已見此據會要元年八月真宗至和
仁宗本紀八月朔日此據實錄事昴　初天下廢田尚多民罕土著或
棄田流徙爲閑民自大聖初下赦書即詔民流積十年者其
田聽人耕三年而後收賦減舊額之半又詔流民能自復者
賦亦如之既而又與流民期百日復業蠲賦役五年減舊賦
十之八期盡不至聽他人得耕自是每下赦令輒以招輯流

上募人耕墾為言民被災而流者又優其蠲復緩其期招之又嘗詔州縣長吏令佐能勸民修起陂池溝洫之久廢者及墾闢荒田增稅及二十萬已上議賞監司能督部吏經畫賞亦如之久之天下生齒益蕃田野加闢獨京西唐鄧間尚多曠土唐州閑田尤多入草莽者十八九或請徙戶實之或請以卒屯田或請廢為縣知州事比部員外郎趙尚寬曰淮安古稱膏腴今田獨蕪穢此必有遺利且土曠可益墾闢民稀可益招徠何必廢郡也乃案圖記得召信臣故迹益發卒復三大陂一大渠皆溉田萬餘頃又教民自為支渠數十轉相浸灌而四方之民來者雲集尚寬復請以荒地計口授之及貸民官錢買牛比三年廢田盡為膏腴增戶萬餘監司上其狀三司使包拯亦以為言　丙午詔留再任尚寬安仁子也（[illegible]英宗實錄與本志同今從之[illegible]）（[illegible]尚寬再任[illegible]元年正[illegible]）　庚戌詔曰朕樂與士大夫博德明義以先天下而在位殊趣弗率朕以或為危言詭行務以譁衆而取譽高上而邀寵論事之官挾以隱微與忠恕長厚之風託迹於公而原其本心實以合黨徇私其可惡也使吾俗靡然陷溺於薄而望聚成治其可得哉書不云乎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中書門下其采端實之士明進諸朝察辯巧偽者加放絀焉明揚朕言以儆多士時御史中丞韓絳言比年以來搢紳之論多險刻競浮宜行戒敕之故降是詔　壬子命翰林學士吳奎戶部副使吳中復度支判官王安石右正言王陶同相度牧馬利害以聞時國馬之政因循不舉言者次為當有更革也

仁宗皇帝紀三十八之二

嘉祐五年秋八月丁巳朔觀文殿學士吏部侍郎程戡為宣徽南院使判延州殿中侍御史呂誨言戡才微識闇外厚中險交結權貴因緣進擢徇私罔上怙勢作威況年逾七十自當還政近罷樞府既以匪能復委帥權何由勝任且　本朝故事宣徽使非勳戚未嘗除拜乞追寢戡成命知雜御史范師道等相繼論列訖不從　度支判官金部員外郎薛向權陝西轉運使兼制置解鹽使范祥既卒故以向代之時西夏青鹽盜販甚賤而官賣解鹽價高鹽以故不售至向始減價以抑之鹽池歲調畦夫數千種鹽而鹽亦千年未售向奏損其數至今便之（本志云范祥卒以薛向[illegible]年七月十九日辛[illegible]其後[illegible]行狀[illegible]）

甲子眉州進士蘇洵為試校書郎洵年二十七始發憤為學歲餘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悉焚其常所為文閉戶益讀書遂通六經百家之說下筆頃刻數千言嘉祐初與其二子軾轍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脩上其所著權書衡論機策二十二篇宰相韓琦善之召試舍人院再以疾辭本路轉運使趙抃等皆薦其行義推於鄉里而脩又言洵既不肯就試乞除一官故有是命　乙丑吏部流內銓言諸州幕職官常闕入九十員無合入資序人請下知雜御史三司副使待制以上各舉令錄判司主簿尉二人有出身四考無出身五考無贓私罪有京官舉主三人者為之詔可（[illegible]三年四[illegible]者為令）

壬申詔曰國初承五代之後簡編散落三館聚書纔萬卷其後平定列國先收圖籍亦嘗分遣使屢下詔令訪募異本校定篇目聽政之暇無廢覽觀然比開元遺逸尚衆宜加購賞以廣獻書中外士庶並許上館閣闕書每卷支絹一疋五

百卷與文資官　相度牧馬利害所吳奎等上言曰古國馬盛衰皆以所任得人失人而已汧渭之間未嘗無牧而非子獨能蕃息於周汧隴之間未嘗無牧而張萬歲獨能蕃息於唐此前世得人之效也然得人而不久其任任而不使專其事使得專其事而不臨以賞罰亦不可以有功今陝西馬價多出解鹽三司所支銀絹許於陝西轉運司易錢權轉運副使薛向既掌解鹽復領陝西財賦可悉委之採用仍俾擇空地置監而蕃養之蓋得西方不失其土性一利也因未嘗耕墾之地無傷於民二利也因向之才使久其任而經制之三利也又河北有河防塘濼之患而土多瀉鹵戎馬所屯地利不足諸監牧多在此路馬又未嘗孳息若就陝西興監牧與河北諸監有可存者悉以西方良馬易其惡種有可廢者悉以肥饒之地賦民於地不足而馬所不宜之處以肥饒之地賦民收其課租以助戎馬之費於地有餘而馬所宜之處未嘗耕墾之地牧馬而無傷於民此又利之大者苟用向凡墨辟官及論改舊弊而功無受賞且敗事無憚罰在於必行

上可其奏甲申命同事領本路監牧及買馬事仍規度於原渭州德順軍置場同州沙苑監鳳翔府牧地使臣並委向保薦以聞使歐陽脩言國馬之制置自　祖宗歲月既深官失其守積習成弊非止一時伏覩詔書命奎等商度利害將有更革臣以謂監牧之設法制具存脩日既繁其弊亦衆若止坐按文籍就加增損恐不足以深革弊源如欲大爲更張務立制度則凡於利害難以遥度審謀於始也不精則行於後也難久請詔相度官一人同臣躬按沽右廂監牧凡土地廣狹水草善惡歲時孳牧吏卒勤惰以至牝牡種類各隨所宜棚井溫涼亦有便否卿何以致馬之耗或今何以得馬之蕃滋詳究根源旁采衆議然後以比日臣僚奏請參計審處與其坐而遙度倉卒改更其爲得失不可同日而論也臣又竊思今之馬政皆因唐制而今馬多少與唐不同者其利病甚多不可概舉至於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宜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內則岐豳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於樓煩此唐養馬之地也以今考之或陷沒夷狄或已爲民田皆不可復得惟聞今河東路嵐石之間山荒甚多及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草軟水甘最宜養牧此乃唐樓煩監地也可以興置一監臣以謂推迹而求之則樓煩元池天池三監之地尚冀可得又臣往年奉使河東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軍見其不耕之地甚多而河東一路山川深峻水草甚佳其地高寒必宜馬性及京西路唐汝之間久荒之地其數甚廣請下河東京西轉運司遣官訪草地有可以興置監牧則河北諸監有地不宜馬可行廢罷至於估馬一司利害易見若國家廣捐金帛則券馬利厚來者必多若有司惜費則蕃部利薄馬來寖少然而招誘之方事非一體請遣群牧司或禮賓院官一人至邊訪蕃部券馬利害以此三者參酌商議庶不倉卒輕爲改更下其奏相度牧馬所奎等請如脩奏乃詔選官分詣河北河南諸監按牧地肥瘠頃畝候得實數即遣官二人按視其陝西估馬司仍委向規度以聞向乃上言秦州券馬至京師計所直并道路之費一馬當錢數萬然所入止中雜支於上等良馬固不可得請於原渭州德順軍置場收市以解鹽交引募蕃商獲傳良馬八千以三千給緣邊騎軍五千入群牧司詔從之明年向又言原渭州德順軍水洛城及秦州外寨係蕃部馬所由路欲詢究利害宜得涇原秦鳳兩路帥臣同議庶諸郡承稟又明年奎等積

列上向所議買馬利害秦州古渭永寧寨並原州德順軍各
患置場請自京師歲支銀四萬兩紬絹七萬五千疋充馬直
銀以二萬兩并紬絹並充邊庫錢餘闕萬緡以解鹽鈔并雜
支錢給之詔皆施行向又言及奎等列上向議以爲六年十月事今附此 乙酉
罷諸路同提點刑獄使臣置以南東西荊湖南北廣南東西
福建成都梓利夔路轉運判官先是同提點刑獄使臣或有
竊公用銀器及樂倡自飾者議者因言使臣多不習法令民
事不可爲監司故罷之十一路舊止一轉運使至是各增置
判官以三年爲一任第一任知州人爲判官滿一任與提點
刑獄初任知州若第二任通判爲判官滿兩任亦如之
九月起居舍人知制誥劉敞
爲翰林侍讀學士知永興軍初臺諫劾敞行呂溱責官制詞
不直又前議郭后祔廟皆云上之意后慮在宗廟社稷
不得不然是欲道人主廢后也章十數上敞不自安會永興
闕守遂請行詔從之 丙申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呂公
弼同詳定茶稅 辛丑詔泰登密華邠耀鄜絳潤婺海宿饒歙
吉建汀潮凡十八州並須劇之地自今令中書選人爲知州
其知潮州委本路轉運提點刑獄司同保薦之 翰林侍講
學士給事中楊安國卒贈禮部侍郎安國講說一以注疏爲
主無他發明引諭鄙俚世或傳以爲笑尤不喜緯書及注疏
所引緯書則尊之與經等在經筵二十七年 上稱其行誼
淳質以比 先朝崔遵度 壬寅樞密使張昇提舉編集本
院機密文字 庚子降駙馬都尉安州觀察使李瑋爲和州
防禦使仍與外任瑋與公主不恊而瑋所生母又忤公主意
公主夜開皇城門入訴禁中瑋皇恐自劾故有是命明日免

除官止罰銅二十斤留京師
癸丑右正言王陶言周禮閽人掌宮門之
禁時其啓閉寺人掌女宮之令糾其出入以謹嚴周衛杜絕
非常故漢光武出獵夜還上東門候郅惲拒關不納光武從
中東門入明日賞惲而貶中東門候魏武子之臨淄侯植
開司馬門畫出魏武怒公車令坐死然則公主夜歸未辨眞
爲輒便通奏開門納之直徹禁中略無譏防其所歷皇城官
殿內外監門使臣請並送劾開封府知諫院唐介殿中侍御
史呂誨等亦以爲言皆不報 冬十月丙辰朔詔自今因奏
舉改官及陞差遣其所舉人各犯枉法自盜而會赦不原者
舉主亦毋得以赦論 庚申兗國公主宅都監入內供奉官
梁全一以下九人並遠小處監當入內祗候梁懷吉配西京
灑掃班自今勿置都監別選內臣四十以上三班使臣五
十以上無私罪者二人在宅勾當內臣年十五以下二人爲
入位祗候並不得與駙馬都尉按坐時臺諫官皆言主第內
臣數多且有不自謹者 上不欲深究其罪但取逐之因省
員更制 是月深州言野蠶成
繭被于原野 十一月丁亥和州防禦使李瑋爲相州觀察
使單州團練使劉永平爲齊州防禦使知制誥楊畋封還瑋
永平詞頭因言 祖宗故事郭進戍西山董遵誨姚內斌守
環慶皆與強敵對壘各十餘年未嘗有轉官移鎮之寵蓋謹重
名器以須平寇難與靜方隅然後俾之遷改今瑋等無尺寸裨
補之功特以外戚故除之臣恐天下謂陛下忽 祖宗謹重
名器之訓開親戚僥倖之門曲緣私恩輕用王爵若有扞城
之功後以何官賞之臣是以不敢命詞乞寢詔他舍人草制初
范鎮言朝廷如以楊畋之言爲是當罷瑋等所遷官儻以爲

非即乞却令元當制官命詞內批不許既而鎮復有論列遂罷之　戊子錄故陝西制置解鹽使度支員外郎范祥孫景爲郊社齋郎子太廟室長復校服闕與堂除差遣權三司使包拯言祥建議通陝西鹽法行之十年歲減榷貨務緡錢四百萬其勞可錄也　辛卯詔勾當御藥院內臣如當轉出內而特留者俟其出計所留歲月優遷之更不許累寄所遷資序非勾當御藥院而留者與出更不推恩初御史中丞韓絳言勾當御藥院有遷官至遙領團練使者謂之闇轉若不別立規制竊恐干冒恩澤浸不可止乞限年明與改官故條約之　殿中侍御史呂誨言近日除管勾御藥院入內供奉官王保信王保寧鄧保壽王世寧四人遙郡團練刺史傳聞中外駭動人聽臣輒以國朝故事言之高品黃門二十年供奉官十年一轉蓋不使此輩坐而竊祿如咸平中洛苑使入內都知秦翰與雷有終討王均之亂以功授內園使恩州刺史即不知保信等立何勞效與秦翰功賞一同只以舉人授官轉經名之例伏乞追還成命特與千轉帶遙郡後事之序恐因此內臣無功進秩拱兵授律者不肯用命以鶴乘軒之譏人無戰志斯有國者之深誡唯聖斷無以私昵害天下之至公乃臣等拳拳之望也疏留中不出誨又上言伏聞已前諸閤分內品之類不過一二十人比來增及數倍除身分俸外更請本閤料錢四時衣服又破一司折食價錢冗費甚多訪此曆天章閣後苑內東門御藥院最爲優厚或因監督工作一切小勞便理績效得聖旨直下則超資躐等謂之闇轉自內品供奉不數年間授諸司使遙領刺史防團之任向時石全育何承用盧昭序張茂則馬承用之類其名甚多不可殫數既與之闇轉則俸祿隨而增給如此濫進非特亂　先朝之典制較之前古亦未之聞當陛下即位之初　太后臨朝命宦官竊假威福假於官寺斜封墨敕授之匪人故外廷無得聞知遂闇轉之例自茲而始臣明道而後陛下躬覽萬幾此司之弊不聞剗革今奈何復使熾盛於前也然宜命降於內省遷擢誥敕亦關於兩府蓋自來上下循持蔽而不言以陛下爵祿擅爲私恩以結貴倖內緣致身於近輔者比比有之積弊寖久陛下無由而知竊聞公害政莫甚於此都城之下高門大第寶貨充積富貴窮極皆倖臣之所有也傾府庫之貨財竭生靈之膏血以資無功何所取益臣恐人神怨怒非朝廷之福設若保信等出居外任薄立勞效陛下復以何官待之臣竊聞　先帝嘗以秦翰討賊之功且守之爲例則小人覬覦之心自息伏乞台揮入內內侍省檢會諸閤分寶元以前人數比類今日如員數過多即行減省及從勾天章閣後苑內東門御藥院各限定人數或與三年一替並令入內內侍省將印紙名子具有無功過事件批書如因勞效得旨酬賞亦須奏聽批上候合轉官時以曆子付樞密院點檢該得賞格即時敘遷送中書出給誥敕所貴內侍省與樞密院中書相關不敢蔽欺得以盡公其間轉俸給一切非例並乞裁罷仍追寢保信等前命比與平轉俾中外臣僚陛進均一賞有所勸天下大幸誨論王世寧等四人宦轉不得其時四人者罷實錄會要俱不書而記聞有言據此則見蓋云王世寧貴陳升之交結刺出寧嘗勾當御藥院先在外之未入權除院前專去當用團練海云遙郡團練刺史又退一事附見後不考但不知海所言議否何當考劉保信等四人忘授外官在嘉祐八年五月乙卯前河朱照

辛丑樞密使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宋庠罷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鄭州與知侍御史呂誨等論庠老疾昏惰選用武臣輒參舊法加外管內忌近者李璋家吏張陳均州緣例欲陷璋深罪阿公主意賴　上明察不行其言且交結內

臣上保寧陰求援助所除御藥院供奉四人逕須閤練使刺
史保寧乃其一也三班院吏授官限過年限略不假減御前
忠佐年高揀退乃復姑息其徇私因公率如此章凡四上右
司諫趙抃亦論保寧不中詔從保寧補龍之（所伸須罷云序覽用已多不知為法合）
趙抃論於陳其不可上前者　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曾公亮依前官充樞
密使　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張昇禮部侍郎孫抃並為參
知政事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禮部侍郎知制誥史館修撰
歐陽脩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陳旭御史中丞趙槩並為
樞密副使仍以槩為禮部侍郎　詔自今臣僚之家毋得陳
乞御藥（申追附錄）　辛亥度支員外郎直秘閣判度支勾院司馬
光度支判官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王安石同修起居注光
五辭而後受安石終辭之最後有旨令閤門吏齎敕就三司
授之安石不受隨而拜之安石避於廁吏置敕於案而去安
（三下）　百二之三　八
石遣人追還之朝廷卒不能奪　十二月初趙抃為成都轉
運使言所部諸州每年有游惰不逞之民以祭賽神鬼為
名斂求錢物一坊巷至聚三二百人作將軍曹吏牙直之號
執槍刀旗幡隊仗及以女人為男子衣或男子衣婦人衣導
以音樂百戲三四夜往來不絕雖已揭牓禁約然遠方風俗
相沿恐難驟止請具為條制詔所犯首領以違制論仍徙出
川界本路監司半歲一舉行　癸酉太常禮院言自今文武
臣僚薨卒法當謚者考功於未葬前取索行狀移禮官考定
如其家葬速集議不及則許賜之其有勳德既葬未嘗請謚
者亦聽取旨詔可　戊寅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呂公弼
為龍圖閣學士知成都府公弼初至人疑其少威斷會營卒犯
法當杖不肯受曰寧請劍不能受杖公弼再三諭之不從乃
曰杖國法不可不受劍汝所請亦不汝違也命杖而復斬之

軍中肅然　先是知永興劉敞朝辭言關中歲比不登民
多流移請發倉振之又曰均田擾民　上令於所部徐訪利
害以聞及敞至永興（敞以九月丁亥陛辭今續知永興十二月初赴到任今附此）具奏孫
琳在河中府用方田法打量均稅百姓驚駭各恐增起租稅
因此斫伐桑柘賴轉運使薛向處張榜告諭方得暫止訪聞
只打量萬泉一縣近須一年乃畢蒙減者則必欣喜被增者
自然嗟怨訴訟紛紛恐自此始乞且召還孫琳更候豐歲庶
幾災傷之餘不至驚擾敞意謂琳用方田法步地千步為
方方度之誠使其賢質無頗然但為能知田畝高下爾至於
均稅之法以地肥瘠為差其勤力從事田畝修治者則賦重
自若其隋窳不事事而田畝荒瘠者因獲減賦然此何以肥
瘠言也吏非聰明用心不一或不能盡知田事或挾私與奪
上無察也故均田之害人皆知之獨主事者樂其名敞所以
（三二十九）　四百一之三　九
求（待興成者）無所言之耳敞又以為琳之度田起自萬泉龍
門此兩邑皆山田崎嶇三二百里間審如琳法非旬歲不可
周徧也琳皆不出一月而奏畢功會敞奏至中書詰琳言即
具報敞但降敕榜禁民毋得殘桑柘而已其後河中民果訴
增減田稅不平凡數萬戶（歲事見狀又奏議行）　歐陽脩亦言臣爲
諫官時首言均稅事乞差郎（官縣）孫琳蒙朝廷依臣所言起
自蔡州一縣以方田法均稅事方施行而議者多言不便尋
即罷之近者伏見朝廷特置均稅一司差官分往河北陝西
均稅始聞河北傳言人戶虛驚斫伐桑棗尚不為信次見陝
西州郡有上言歲儉民饑乞罷均稅者稍已疑此事果為難
行而朝廷之意決在必行言者須不能入近者又見河北人
戶凡七百人聚訴於三司然則道路傳言與州郡上言雖為
不足信其如聚集千人於京師此事不可掩蔽則民情可知

矣盖均稅非以規利而本以便民如此民果便乎竊知朝廷只見在稅數量輕重均之初不令其別生額外之數也近聞衛州通利軍括出民冒佃土不於見在管攉數內均敷逐者攤與冒佃戶却生立稅數配之此非朝廷之意而民所以詞訴也又聞濱州諸縣於見今實額管推數外將帳頭自來椿坐有名無納及失開閣兩項逐年稅數並擬科符景德已前以至五代長興年椿管虛數並攤與見今人戶又聞以地肥瘠定為四等其下等田有白鹹帶鹹地并鹹鹵沙薄可殖地死沙不殖地並一例均攤與稅數謂此雖不可耕種尚有煎鹽且河北之民自 祖宗以來蒙賜恩例放行鹽禁只令據鹽斤兩納稅今煎鹽者已納鹽稅又令更納田稅豈 祖宗所以惠河北之民意又聞河南不殖之地繫禁鹽地分者亦均攤與稅又不知民何以納也澶衛去京師近偶可聞知者如此其餘遠地謂所均稅悉便於民其可得乎以此見朝廷行事至難小人希意承旨者言利而不言害俗吏貪功希賞見小利忘大害爲國斂怨於民朝廷不知則已苟已知之其可不爲救其失哉欲望聖慈特賜指揮令均稅所只如朝廷本議將實推見在稅數量輕重均之其餘生立稅數及遠年虛數却與放免及未均地分並且罷均且均稅一事本是臣先建言聞今事有不便臣固不敢緘默陽修不得歲置三司推勘公事一人以京朝官充掌推劾諸部公事據此此許今附歲多當是未除翰林學士十一月以前歲月尚面對論此備亦見奏將為翰林學士九月十月之間也是丙部火之不得其月今附歲末熙寧三年丁巳罷錯買入年十一月當考牛羊司舊有宰殺務大中祥符四年折出改曰供庖務是歲併入牛羊司其務發罷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一百一之二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一百二之一

仁宗皇帝紀三十九之一

嘉祐六年春正月權御史中丞王疇言比歲兩制臣僚不得與執政相見及臺諫官往還此詔出一時初無典故當時論者即以為非今執政與諫官已弛其禁而臺官尚設科防臣愚以為臺官主於議論以補天子之聞見豈一二人能周知天下事乎兩制侍從之臣皆國之選今偶或相見交自爲疑非所以示朝廷之大也請自今兩制亦許與臺官相見從之丁未詔判尚書考功衙部官告院自今並降敕差人理合入資序仍給添支十千故事尚書省諸曹惟判刑吏部南曹許理資序餘曹有闕即申中書中書判送某官謂之送印符以堂除差遣者衆又三曹省有事守故以敕差之 戊申降鄆州防禦使宗懿爲信州團練使宗懿并其父濮安懿王而自以本命日不臨穴故也時任守忠護王葬事凌虐諸子所饋遺近萬緡而心猶未厭宗懿得罪守忠實爲之 癸丑詔開封府自今有摹刻御書字而鬻賣者皆坐之 二月丁巳詔宗室賜名授官者須年及十五乃許同年授官 乙丑詔曰如聞良民子弟或爲人誘隸軍籍父母泣訴而不得還者朕甚閔之自今有司審其所從來隸籍百日內父母訴官者還之 戊辰詔樞密院自今內殿崇班以上須年二十方聽受差遣 辛未御崇政殿試禮部進士諸科及特奏名進士諸科 三月乙酉召輔臣觀御書兗州至聖文宣王廟牓 癸巳賜進士王俊民等一百三十九人及第五十四人同出身諸科一百二人及第并同出身特奏名進士諸科四十三人同出身及諸州文學長史俊民萊人也 己亥宰臣富弼以母喪去位 庚子以富弼母喪罷大燕時同知禮院吳充於

言君臣之義哀樂所同請死能養無以長優卹大臣之意 上亟從其言成裕殊子弼妻之弟也議者或以爲過云據大臣不諱寔仁宗實錄也石林燕語乃云議者皆以爲然矣臣嗣成裕成此強熙婦不當放請因問今果不諱

壬寅封皇第十一女爲永壽公主第十二女爲齊國公主韶國賢妃所生後封衛國壽重淑妃所生後封魯國 甲辰詔翰林學士承旨宋祁遇入直許一子主湯藥從以嘗嬰疾請之也 戊申幸後苑賞花釣魚遂宴太清樓出御製詩一章命從臣屬和以進 詔禮院封柴氏後爲崇義公以奉周祀其六廟在西京者歲時祭祀無器服之數其令有司以三品祭服一以四品祭服二及當用祭器給之 夏四月辛酉權三司使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包拯爲給事中三司使拯在三司凡諸管庫供上物舊皆科率外郡積以困民拯特置場和市民得無擾吏負錢帛多縲繫間遁逃去械其妻子者類皆釋之 庚午右正言王陶知衛州時臺諫共言陳旭不當爲樞密副使 上弗聽陶既引疾在告又乞自乞罷因許之 癸酉詔凡入貲爲郎至升朝者戶役皆免之其不得免衙前自餘免其身而止若入官後增置田產直五千萬以上者復役如初備代者聽之 丙子大理寺丞郭固編校祕閣所藏兵書先是置官編校書籍而兵書與天文爲祕書獨不預大臣或言固知兵法即以命之然兵書殘缺者多不能編補也 庚辰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陳旭爲資政殿學士知定州三司使給事中包拯爲樞密副使禮部郎中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唐介知洪州右司諫趙抃知虔州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范師道以本官知福州殿中侍御史呂誨知江州旭始除樞密副使或言旭陰結宦者史志聰王世寧等故有此命介等遂交章論列且言旭頃爲諫官因張堯佐事阿附貴戚已不爲清議所與及知開封府嘗騐市富民馬納外第以同卯於府舍以行請託 上以其章示旭旭奏臣前任內臣甘昭縣用事知楊懷敏何誠用武繼隆劉永年等多坐黜逐今言者乃以此汙臣志聰臣不識面世寧弟娶臣舅之孤女久絕往來若皆萬臣陛下必記其語乞付吏辨劾遂家居求罷上手詔召出之介等復闔門待罪頃之復出如是者數四 上顧謂輔臣曰凡除拜二府朕豈容內臣預議耶而介等一言不已故兩罷之 初諸路敦遣行義文學之士赴京師者二十三人其至者十六人皆館于太學即舍人院試論策五月丙戌賜徐州顏復潞州焦千之成都章望荊南樂京等七人進士出身四人同出身餘悉授試校書郎復太初子望之子也時濮州李植道卒岳州顏立有薦者梓州章袞蜀州張中理處州吳戩壽安陳蒲伯明越州吳孜等五人辭不就試促等既推恩亦以試將作監主簿命之張唐英戡瓊云同進士出身當考明年又賜 戊子司天言六月朔日當食六分半詔禮院檢詳典故以聞庚寅禮院請其日皇帝素服不御正殿毋視事百官廢務守司合朔前二日郊社令及門僕守四門巡門監察鼓吹令師工人以方色執麾旒分置四門屋下龍蛇鼓隨設於左東門者立於北塾南面南門者立於東塾西面西門者立於南塾北面北門者立於西塾東面隊正一人執刀帥衛士五人執五兵之器立於鼓外矛處東戟處南斧鉞在西矟在北郊社令立攢於壇四隅朱絲繩縈之三匝又設黃麾在北龍鼓一面次之弓一矢四次之諸兵鼓靜立俟司天官日有變工人舉麾齊伐鼓祭告官行事太祝讀其文其辭以責陰助陽之意司天官稱止工人罷鼓如日陰晦太陽不見即不舉麾不伐鼓從之 丁酉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呂景初同

詳定均稅　翰林學士承旨兼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
工部尚書知制誥集賢殿修撰宋祁卒贈刑部尚書祁兄弟
皆以儒學顯而祁尤能爲文章善議論請約非其不逮其兄
論者以祁不至公輔蓋亦以此祁自爲遺奏曰陛下享國四
十年東宮虛位天下係望人心岌業爲社稷深計莫若擇宗
室賢材進爵親王爲匕鬯之主若六宮有就館之慶聖嗣蕃
衍則宗子降封郡王以避正嫡此定人心防禍患之大計也
又自爲左誌右誌及治戒以授其子其子遵治戒不請謚又
之張方平言祁法應得謚謚曰景文論景文在治十三年今刑書　己亥
馬軍副都指揮使進康節度使張茂實落管軍知曹州初趙
既代韓絳爲御史中丞亦言茂實不宜典宿衛未聽及絳爲
樞密副使復言之而言者又劾茂實販易公使所造卒殺人
于外茂實因以老自請解兵權始命出守　翰林侍讀學士
劉敞嘗奏疏言爲國之道防患於未然遠嫌於萬一所以安
群情止邪謀也伏聞張茂實本周王乳母子嘗養宮中故往
年市人以狂言動茂實頗駭物聽近者韓絳又以讒說傾室
相重搖人心則是一茂實之身遠則爲小人所指目近則爲
群臣所疑懼雖聖心坦然於物無猜恐未能家至戶曉使人
人不惑也假令茂實其心如丹必無他腸亦未能家至戶曉
使人人不憂也如此則備宿衛典兵馬適足以啟天下之惑
動天下之憂甚非重宗廟安臣民備萬一之計臣謂今日之
宜要令兩善莫若解茂實兵權處以外郡於茂實不失富貴
而朝廷得遠嫌疑此最策之善者也昔王郎自稱劉子輿盧
方自號劉文伯因疑飾偽未必皆有犯上之心但流言暱附
群情眩惑使之然臣忝近列方當遠出心之所疑不敢不
極論乞以臣言密付執政商量敞時受命知永興罷之茂實

乃罷　詔凡府號官稱犯父祖名而非嫌名及二名者不以
官品高下並聽迴避初翰林學士知審官院賈黯言伏見大
理寺丞宙宗臣除太子中舍以父名乞迴避從其請臣按曲
禮曰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釋者曰嫌名謂音聲相近若禹
與雨丘與區也二名不一一諱也按律諸府號官稱犯父祖名而冒榮居之者徒一年釋曰府有正號官
名稱府號者若父名衛不得於諸衛任官或祖名安不得任
長安縣職之類官稱者或父名軍不得作將軍或祖名卿不
得爲卿之類又諸上書若奏事犯　祖廟諱者杖八十若嫌
名及二名偏犯者不坐今按宗臣父名顯忠而避中字於禮
所謂嫌名臣謂既許避免若復有如此而不避者豈得犯冒
榮之律如前代故事東晉以王舒爲會稽內史舒父名會求
易他郡時議以字同音異於禮無嫌復改會爲鄶舒遂行後
又以舒子允之爲會稽內史允之亦乞更受詔曰祖諱孰若
君命之重下八座詳之給事中許議云無忌以春秋之義不以
家事辭王事夫王命之重不得崇其私又故事無祖名辭命
之制唐賈曾除中書舍人父名忠固辭議者以中書曹司之
名又與曾父名音同字別於禮無嫌至於國朝雖雍熙中常
下詔凡除官內有家諱者除三省御史臺五品文班四品以
上許用式奏改餘不在此制然推尋國初迄于近年或小官
許改或大臣不從或雖二名嫌名而有許避者或止犯單諱
而有不許者如建隆初扈蒙延釗除同平章事以父名章改
爲同中書門下二品吳廷祚以父名璋改爲同中書門下二
品趙延進除起復雲麾將軍以延進父名暉改授起復光祿
大夫天聖中著作佐郎王傅父名著奏禮部郎張子奭父名
宗禮以傅爲大理寺丞子奭爲太祝皆請避而許者如譚化
中郎士安父名式林除翰林學士天聖中韓億父名保樞除

樞密直學士景德中王繼英父名忠則推忠功臣天禧中冠
準父名湘除襄州節度使天禧中劉筠父名繼隆除龍圖閣
學士近年楊偉父名自牧為群牧使皆曾固辭此又雖請避
而不許者前後許與不許繫之一時蓋由未嘗稽詳禮律立
為永制請約雍熙詔書自幾品官以上每有除授若犯父祖
名諱有奏陳者先下有司定若於禮律當避者聽改授之餘
不在避免之限　上令太常禮院大理寺同定奪而言父祖
之名為子孫者所不忍道不繫官品之高下並聽回避故以
律文申明之　六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初司天言當食六分
之半是日未初從西食四分而陰雲雷電須之雨渾儀所言
知災權御史中丞王疇言頃歲日食於正陽之月陛下避殿
徹食奉天抑己方其食時實亦陰晦然於雲氣之間尚有見
者固不得同不食當時有司乃稱食不及分宰臣集班表賀
甚失陛下祗畏奉天之意今日食之初殊為清徹既而陰雲
所掩方遂不見亦不得與日不食同也雖陛下至誠修德答
變感天必不欲激異為祥然恐有司或援近例乞賀班者臣
故得以先事而言也同月尚書禮部司馬光言近世以來每
有日食之變曆官皆先奏月日時刻及所食之分數至或為
陰雲所蔽或食不滿分公卿百官奉表稱賀臣以謂日之所
照周徧華夷雲之所蔽至為近狹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
者此乃天戒至深不可不察漢成帝永始六年九月日食四
方不見京師見谷永以為百姓屈竭禍在外也臣愚以謂永
之所言似未協天意夫四方不見京師見者禍尚淺也四方
見京師不見者禍變深也日者人君之象天意若曰人君為
陰邪所蔽災應甚明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不知也由
是言之君人者尤宜側身戒懼憂念社稷而群臣欲相率稱

賀豈得不謂之上下相蒙誣罔天譴哉又所食不滿分者乃
曆官術數之不精當治其罪亦非所為賀也臣職在禮部當
拜臣廢賀表章不敢不言於是詔百官毋得稱賀
庚申賜草澤章友直銀百兩絹百疋以為國子監石經成除
試將作監主簿不理選限辭不就故有是賜友直建安人得
象之族也得象為宰相嘗欲官之友直謝去終其身不仕
詔還曹利用所沒田宅利用既昭雪其家累有請于朝至是
用祫享赦書而盡還之　甲戌以富弼為起復禮部尚書平
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弼辭不拜故事執政遇喪皆
起復弼以謂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　上五遣使起之卒
不從命或言弼初與韓琦同在二府左提右挈圖致太平天
下謂之韓富既又同為宰相琦性果斷弼性審謹琦質直語
或涉俗俗謂語多者為絮弼喜其敢事弼疑難者數四琦意穩
決曰又絮耶弼變色曰絮是何言歟又嘗言及宰相起復故
事琦曰此非朝廷盛典也於是弼力辭起復且言臣在中書
蓋嘗與韓琦論此今琦處嫌疑之地必不肯為臣盡誠數奏
願陛下勿復詢問斷自宸衷許臣終喪琦見之不樂自是二
人稍有間云
上既許弼終喪弼以表謝恩言竊聞新授提點銀銅坑
職方員外郎張述累有封章乞立儲貳其詞太過頗涉狂贅
事合旌徹述乃傷於逼迫語當秘密述乃極於張皇傳聞四
方無不驚駭伏緣張述前知泗州絕無政與臣在中書日亦
曾見其闕失事狀本官必是恐朝廷不用遂強作此事雖云
納忠而亦直賈掩過以取名果若憂國愛君豈肯如此宣布
況提點銀銅場冶本例入職司如述小人不合升擢臣竊恐
好進之輩更相倣效妄陳禍福頻撓聖聰陛下　助

於天聽郤成不使臣今雖不在陛下左右實切日夜憂慮寢食不安也且念自古帝王未有不任情喜怒殺害時共惟陛下臨御已四十年未嘗枉怒一人況於刑誅固無分毫枉濫惟是仁慈寬恕甚於父母之愛亦于天下家被陛下大恩大恩深入骨髓上蒼觀覽豈無報懲明知聖嗣非晚降育臣所願者惟願陛下勤於政事之外凡百節適目前受賜多方調伏其心至於宴飲間動亂發氣之物必須揀擇不令進御澄神靜思助以平和之藥必享萬壽無疆之慶永爲 宗廟社稷之主皇嗣之晚未足爲慮此乃必然之理也臣又言恟恐陛下左右親近者知陛下未嗣心切一向希寵望幸各有擬育之意人人爭進則陛下雖欲制伏其心不可得也雖欲保惜聖躬亦不可得也如此則臣實恐爲陛下憂之焉 宗廟社稷安危之臣皆爲相義同股肱當與國家共其禍福不得不憂及此也陛下若不以臣爲狂妄即乞以此意忠一一宣諭內近之人臣必料親近者皆有保惜聖躬之心各使者悟而能長守富貴即於陛下自然無憂實天下之幸也 宗廟社稷之幸也聖嗣既繫天命自有其時不可以人力強致臣愛陛下深恩出於懇切不覺語及於此臣不敢避死陛下若肯聽納然後臣一死實亦甘心 上復以優詔答焉 張述疏曰

[illegible]

縣惟有忠義常盡瘁於職業自昏朝刻伏見皇嗣未立中外臣愛之十餘年間已五次上書所言皆相陳 宗廟社稷可安可危之事自知卑微天聽尚遠伏慮衔石裡書之時不足感悟宸聰又恐言詞激切觸犯忌諱爲左右所隱敢皆伏念二聖寄以位傳付陛下 陛下在位既四十年未有繼嗣未必陛下皆子細思之耶若子細思之則必受 宗廟社稷俾繼嗣不絶矣

若未子細深思之耶不當因循委順天命一祖二宗傳付陛下寶位欲其 宗廟社稷世世嗣續不絶則陛下方爲孝矣臣愚敢引 杜太后之言庶激切感悟陛下之心 杜太后臨終以 藝祖得天下謂無長君所以 藝祖得之 藝祖奉杜太后之言所以不忍傳之子而傳之 太宗是以向使世宗在位更十數年少帝嗣立 藝祖豈得有應天順人之事乎陛下當思之陛下昔誕育諸王若天意占陛下則今已成立矣近聞一年中誕四公主若天意與陛下則其中有皇子也上天之意如是矣陛下今當悟之陛下在位四十年當其安寧萬歲時宜審擇 藝祖 太宗賢子孫且立爲皇子但且異其爵位職之官政繫天下之望陛下詳察有賢德可付付則立之所以謹重大事俾 宗廟社稷得其主矣而況天地之大五行休王皆有數在天地之中固不可逃其數也一旦卒有萬一不可諱倉卒之際危急之間寶位神器而欲使宮闈左右中官兩府遽相觀望而一言謀之豈陛下之心輕祖宗基業如是之易也當陛下安康之時不能詳擇爲之欲至蒼皇之際傾令左右取次謀之此則陛下不謹重 三聖之基業同尋常之事當夫繼嗣有賢有不賢則朝政有治有亂 社稷 宗廟有安有危陛下之心固亦知之矣今陛下在位旣久萬機之政參聞熟見但欲凝神淵默垂拱仰成威福賞罰雖曰出自朝廷即陛下不專矣賞罰不專於己而威福漸移於下臣愚竊憂之書曰惟辟作福漸之時義大矣哉履霜堅冰蓋言漸之不已則東漢陵夷之禍復見于今矣臣愚生不能有益聖世所以吐肝瀝膽犯忌諱狂言瞽說庶有感悟陛下之心若有所感悟而能擇繼嗣紹隆 宗廟社稷俾世世祭享不絶臣雖赴鼎鑊萬死之日猶生之年而名不朽

掛於忠義之列所求遂矣　丁丑命翰林學士吳奎王珪同
詳定茶法〈實錄明年五月命王珪今從會要〉　戊寅度支判官刑部員
外郎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王安石知制誥初安石辭修起
居注既得請又申命之安石復辭至七八乃受於是徑遷知
制誥安石遂不復辭官矣嘗有詔今後舍人院不得申請除
改文字安石與同列言竊以爲舍人者陛下近臣以典掌誥
命爲職司所當參審若詞頭所批事情不盡而不得申請則
是舍人不復行其職事而事無可否聽執政所爲自非執政
大臣欲傾側而爲私則立法不當如此前日具論冀蒙陛下
省察而至今未奉指揮臣等不知陛下以爲是而不改乎將
不必以爲是而特以出於執政大臣所建而不改乎將陛下
視臣等所奏未嘗可否而執政大臣自持其議而不肯改乎
以爲是而不改則臣等考之載籍以來未有欲治之世而設

法蔽塞近臣議論之端如此者也不必以爲是而特以出於
執政大臣所建而不改是則陛下不復考問義理之非是一
切苟順執政大臣所爲而已也若陛下視臣等所奏未嘗有
所可否而執政大臣自持其議而不肯改則是政已不自人
主出而天下之公議廢矣此所以臣等惓惓之衷不能自已
者臣等竊觀陛下自近歲已來舉天下之事屬之七八大臣
天下初亦翕然幸其有爲能救一切之弊然而方今大臣之
弱者則不敢爲陛下守法以忤權倖御史而專爲持祿保位
之謀大臣之彊者則挾聖旨造法令恣行所欲不擇義之是
非而諫官御史亦無敢忤其意者陛下方且深拱淵默兩聽
其所爲而無所問安有朝廷如此而能曠日持久而無悔者
乎自古亂之所生不必君臣爲大惡但無至誠惻怛求治之
心擇利害不審辨是非不早以小失爲無傷而不改以小善

爲無補而不爲以阿諛順己爲悅而其說用以直諒逆己爲
詩而其言廢積事之不當而失人心者衆矣乃所以爲亂也
陛下以臣等所言爲是則宜以至誠惻怛欲治念亂之心考
覈大臣改修政事則舍人院不得申請除改文字指揮爲不
當先改矣若以臣等所言爲非則臣等在職不知治體而誣
謗朝廷政事當明加貶斥以懲妄言之罪且別選才能通達
之士以補從臣臣等受陛下寵祿典領朝廷職事不得其守
則義不得不言而朝廷以爲非也則義不敢辭貶斥伏乞詳
酌早賜指揮安石由是與執政忤　是夏樞密副使歐陽脩
言臣材識庸暗碌碌於衆人中陛下不次拔擢置在樞府其
於報效自宜如何而自居職以來已逾半歲凡事關大體必
須衆議之協同其餘日逐進呈皆是有司之常務至於謀猷
啓沃蔑爾無聞上孤聖恩下愧清議人雖未責豈敢自安所

以夙夜思惟願竭愚慮苟有可採冀裨萬一臣近見諫官唐
介臺官范師道等因言事並得罪或與小郡或竄遠方陛
下自臨御以來擢用諫臣開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否而聖
慈每賜優容一旦臺諫聯翩被逐四出命下之日中外驚疑
臣雖不知臺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范師道等皆久在言職
其人立朝各有本末前後言事補益甚多豈於此時頓然改
節故爲欺罔上昧聖聰在於人情不宜有此臣竊以謂自古
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若剛暴猜
忌之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主好察多疑於
上大臣側足過積於下於此之時諫人主者難而言大臣者
易若寬仁恭儉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聞臣
下之過則務爲優容以保全之而爲大臣者外秉國權內有
左右之助言事者未及見聽而怨仇已結於其身故於此之

時諫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此不可不察也自古人主之聽言也亦有難有易在知其術而已矣忠邪並進於前而公論與私言交入于耳此所聽之難也若知其人之忠邪辨其言之公私則聽之易也凡言拙而直逆耳違意初聞若可惡者此忠臣之言也言婉而順希旨合意初聞若可喜者邪臣之言也至於言事之官各察其職或當朝正色顯言廷臣或連章列疏共論其事其言一出則萬口爭傳衆目共覩雖欲爲私其勢不可故凡明言于外不畏人知者皆公也若非其言職又不敢顯言或密奏乞留中或面言乞出自聖斷不欲人知言有主名者蓋有言涉傾邪懼遭彈劾故凡陰有奏陳而畏人知者皆挾私之說也自古人主能以此術知臣下之情則聽言易也伏惟陛下仁聖寬慈躬履勤儉樂聞諫諍容納直言其於大臣尤所優禮常欲保全終始凡爲臣下愛惜名節尤謹重於進退故臣謂方今言事者規切人主則易欲言大臣則難臣自立朝耳目所記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貶知饒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彥博貶春州別駕至和初吳中復呂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並罷職出外其後趙抃范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出外前年韓絳言富弼貶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旭得罪自范仲淹貶饒州後至今凡二十年間居諫臺者多矣未聞有規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陛下若推此以察介等所言則可知其用心矣昨所罷黜臺諫五人惟呂誨新進入臺未久其他四人出處本末迹狀甚明可以歷數也唐介前因言文彥博遠竄廣西烟瘴之地賴陛下仁恕哀憐移置湖南得存性命范師道趙抃並因言劉沆罷臺職守外郡連延數年然後來復今二人者又以言樞臣罷黜然則介不以前蹈必死之地爲懼師道與抃不以中滯進用數年爲戒遇事必言得罪不悔蓋所謂進退一節始終不變之士也至如王陶者本出孤寒只因韓絳薦舉始得臺官及絳爲中丞陶不敢內顧私恩與之爭議絳終得罪夫牽顧私恩人之常情爾斷恩以義非知義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可謂徇公滅私之臣矣此四人者出處本末之迹如此可以知其爲人也就使言雖不中亦其情必無他議者或謂言事之臣好相朋黨動搖大臣以作威韓絳言富弼之時介與師道不與絳爲黨乃與諸臺諫共論絳爲非然則非相朋黨非欲動搖大臣可明矣臣固謂未可以此疑言事之臣也況介等此者雖爲謫官幸蒙陛下寬恩各得爲郡未至失所其可惜者斥逐諫臣非朝廷美事阻塞言路不爲國家之利而介等盡忠守節未蒙褒獎也欲望聖慈特賜召還介等置之朝廷以勸守節敢言之士則天下幸甚（諫不得聽時皆介等還任四月[illegible]以去年十一月十六日[illegible]則奏其疏當在五月[illegible]嘉祐七年三月九日[illegible]師道[illegible]）秋

七月壬午[illegible]寺丞知長沙縣夏噩坐私貸民錢特勒停噩中制科本路提點刑獄王道古惡其輕傲捃其事而發之

丁亥權御史中丞王疇言古之事君者必以禮故事君者謂之無上以其近於慢也慢則事君之禮廢矣古之事君者必以誠故言僞而辨者孔子得以誅之以其近於詐也詐則事君之誠闕矣是知上下之分君臣之義由禮與誠則罔不治由慢與詐則罔不亂茲二者風俗之源逆順之萌處天下者不可忽其漸而不察之亦不可以不誠比年中外臣僚或因授官未當或因辨論身計或因進以干譽或因罪而覬免肆爲妄說輒形奏章其間求放歸田里者有之乞別官營生者有之歲未至而願致仕者有之尚於禄而請歸養者有之是

皆心語兩遣情實交戾外示輕官爵之愛以狀於衆内實其私
分銖之利而爭於上違義忘恥至於要君用詐而安爲小人
之行陛下聖度包荒悉置不問彼小人者亦豈識恩德之隆
哉且夫君臣之間猶父子也既委質立朝陳力就位於去就
之際豈得容易而言今苟以私覬遂徼倖而去豈詭辭發之
不疑是臣下不肅朝廷不尊而公爲嫚詐之事以要於陛下
不有沮止恐非所以範俗流化也請自今有要君作爲如嚮
所陳者並許彈奏施行如此則罔上邀利者知所畏而士之
行己有恥事君以誠者少加勸矣又國家開廣言路任用臺
諫官以來天下公議其所彈治者必發所稱援者必進既爲
上所信嚮故其職特爲要劇比年士大夫乃有險巇之人挾
己憎愛依倚形勢造浮説奔走臺諫之門鼓扇風波之論率
言者得以上達推原其情本非公正助治之道止於陰借權
手壹六 百二之二 一四
力取快私意當言之人率務舉職既於傳耳目稍異則豈敢
遂無論列若由風聞而事得其實朝廷從而施用之有補聖
治茲固善矣不幸萬有一愛憎不中之論然或牽掣人主之
聰明豈不爲聽斷之累哉臣愚謂前世風俗不平毀譽亂公
而下詔誡勵者有矣欲深鑒時弊特屈聖訓曉勵士大夫屏
幾僥倖革心有以激清朝路也又御史府内司朝廷憲度外
察郡縣吏治若朝廷政事之施行者賞罰有所未當號令有
所未允忠邪有所未辨綱紀有所未正則御史得以言之若
郡縣政事之施行者官吏有所未公法制有所未明冤枉有
所未申貪暴有所未除則御史得以言之然則主於督察内
外施行之事隨所是非之當否而言上以補救朝政下以警
飭四方之吏共適於至公之道而已非謂朝廷之事有所未
及施行而御史得以先之也其所以不可先者將以明上下

之分也上下之分苟明則人主之柄操執有歸而綱紀不亂
則天下無難於爲治也比年中外士大夫偶見陛下任用臺
諫官其所開陳多蒙信納殊不知言事人所論列者亦自有
體朝廷所以聽納而施用者亦固自有次第便謂凡百事狀
不許行與未行臺諫皆得以專之乃有自事於朝而更以狀
干臺司者如往歲陳希亮判開拆司與三司辨理勾銷帳按
事止當上聞朝廷聽法所在希亮每奏一狀必并申臺又近
日廣西轉運使李師中以邕桂獄事累奏未成實贓止
當罷實盡理朝廷自有典刑如獄辭未盡惡狀未具則當先
再加按問師中乃別具臺狀用小紙解説三千餘事推原其
情蓋欲當任者爲言而助之爾臣以謂事有曲直法有輕重
朝廷以至公待天下其有罪者必罰無赦固不俟言者助之
而適足爲朝廷之害甚無謂也請自今臣僚如以公事奏朝
大王二 百二之二 一二五
廷不俟施行而輒申御史臺者許彈奏以聞　上嘉納之
戊子錄　昭憲皇太后　孝明孝惠孝章淑德皇后家子孫
進秩授官者十有九人先是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江休復
言朝廷初行給享之禮而　昭憲太后躬育　祖宗其後裔
多流落民間宜果所以推恩者於是并四后家子孫皆錄之
尋復賜　昭憲太后家信陵坊第一區（賜第乃十一月癸酉今并書明年六月又錄淑德皇后曾孫二人）　詔中書樞密院累年未修時政記自今隨
月撰進　壬辰同修起居注同知諫院司馬光同詳定均稅
光既立條約下諸路監司施行又言國家凡欲立事當先使
賞罰明白然後事無不成職方員外郎秦植前通判德州均
五縣稅皆得平允並無詞訴若與庸愚之人煩擾敗事同歸
常調一無殿最則能吏解體必無成功伏望朝廷察其勤瘁
優加酬獎并其餘均稅官吏皆量其功過量行懲勸則來者覩

之無不盡力矣　太常禮院及殿前禁衞所共上請曰今駕出以閤門祗候并內臣各二員挾駕頭左右次扇筤仍以親從兵二十人從其後先是幸睦親宅內侍抱駕頭墮馬駕頭壞御史中丞韓絳乞增乘輿出入儀衞之禁事下太常禮院等處參議而定此制江休復雜志云韓絳問李承之曰何物百端坐之一劍易殺之乎承云傍坐轉四此上乃可切所生　癸巳詔曰臺諫爲朕耳目之官而事有不能周知周者將博問朝士大夫以廣聽察乃有險詖之人因緣增嫉依倚形勢興造飛語以中傷善良殆非忠厚之行也昔貞后時官師相規漢之公卿取言人過今吾士大夫乃違古人之守蹈薄俗之弊甚無謂也中書門下其爲牒中外百工務敦行實循而弗改當重然焉從御史中丞王疇所請也疇傳云疇上疏陳并之拜抵吝留唐諫官侍史唐介等奏弄并之下當大用朝廷將所否介等爲先人以濁識仍累時時華貴演之使任於諫官御史所謂一人以成於請出議後勸之策時以七貶丁憂等陳三事人罪其一事者外之及介等已罷法數月洞和以爲介等所以識已嘗有所緘默今不取專帝已附史臺官又言議以比論在憲防三年曰包盡許爲中丞言事直執政不喜以下比諸具後先在監今不取　甲午出內藏庫絹二十萬匹下河北助糴軍儲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一百二之二
　　仁宗皇帝紀三十九之二
嘉祐六年七月壬寅同知諫院司馬光以三劄子上殿其一論君德曰臣竊惟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誼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强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穫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强闕一則衰闕二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自生民以來未之或改也臣不勝區區觸死忘生竊見陛下天性慈惠謹儉接下子育元元汎愛羣生雖古先聖王之仁殆無以過然自踐阼以來垂四十年夙夜孜孜以求至治而朝廷紀綱猶有虧缺閭里窮民猶有怨歎者豈群臣不肖不能宣揚聖化將陛下於三德萬分之一亦有所未盡與臣聞春秋傳曰賞慶刑威曰君臣幸得以修起居注日侍黼扆之側伏見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淵默群臣各以其意有所敷奏陛下不復詢訪利害考察得失一皆可之誠使陛下左右前後股肱耳目之臣皆忠實正人則如此至善矣或出於不意有一姦邪在焉則豈可不爲之寒心哉夫善惡是非相與混殺若待之如一無所別白或知其善而不能賞知其惡而不能罰則爲善者日懈爲惡者日勸雖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稷契伊呂周召之臣以之求治猶斵氷而取火適楚而北行也伏望陛下少垂聖恩以天性之至仁廓日月之融光奮乾綱之威斷善無微而不録惡無細而不誅則唐虞三代之隆何遠之有其二論御臣曰臣聞致治之

道無他在三而已一曰任官二曰信賞三曰必罰康誥稱文王之德曰庸庸祗祗威威顯民言用其可用祗其可祗刑其可刑也臣竊見國家所以御群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擇其人之賢愚而寘高位資塗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夫人之材性各有所宜而官之職業各有所守自古得賢之盛莫如陶虞之際然稷降播種益主山林垂爲共工龍作納言契敷五教皐陶明刑伯夷主禮后夔典樂皆各守一官終身不易苟使之更去迭來易世而守未必能盡善也今以群臣之材固非八人之比乃使之徧居八人之官遠者三年近者數月輒已易去而望職事之修功業之成必不可得也非特如是而已設有勤恪之臣悉心致力以治其職群情未洽績効未著在上者疑之同列者嫉之在下者怨之當是時朝廷或以衆言而罰之則勤恪者無不解體矣姦邪之臣衒奇以譁衆養交以市譽居官未久聲聞四達蓄患積弊以遺後人當是之時朝廷或以衆言而賞之則姦邪者無不爭進矣所以然者其失在於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天下巧文以逃罪如是則爲善者未必賞爲惡者未必誅此陛下誠能慱選在位之士不問其始所以進及資序所當爲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爲守長有勇略者爲將帥明於禮者典禮明於法者主法下至醫卜百工皆度材而授任量能而施職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如是而朝廷不尊萬事不治百姓不安四夷不服臣請伏面欺之誅凡臣所言皆陛下耳所厭聞心所素知然致治之要無以易此知之非艱行之惟艱願陛下力行何如

爾其三論揀軍曰臣竊聞朝廷近降指揮揀選諸指揮兵士補填近上軍分其主兵之官惟務人多不復精加選擇其間明知羸弱悉以充數臣以耳目疎短聞之後時不能務陳可否致事已施行然其得失利害之明不可不盡爲陛下言之生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臣竊惟當今國家之患在於士卒不精致四夷昌熾財用不足故公私窮迫今不能淘汰衰老以省大費而又平居安然非有警急坐增無用之衆以長無窮之患臣又不知爲國計者果如何也方今天下安樂無虞而府庫之積隨得隨散曾無羨餘設不幸有螽螟水旱飢饉相仍盜賊猝起戎狄內侵不知陛下將何以待之此不可不爲之先慮也臣竊觀自唐室募兵以來果能驍猛材力之士猶爲有益若不擇勇怯而養之臣不知其可也唐德宗以神策軍使白琇珪爲京城召募使應募者皆市井沽販之人有名無實及涇師犯闕德宗命琇珪以神策軍禦之卒無一人至者德宗狼狽失據幸奉天及五代之際軍政尤紊是以叛亂接迹禍敗相尋周世宗以高平之戰士卒不精故樊愛能何徽所部先奔歸而大閱諸軍悉簡去老弱選其精銳以爲侍衛親軍由是甲兵之盛近世無比故能南割淮甸北取關南群雄畏服所向無敵　太祖皇帝受天明命撫有大寶當是之時戰士不過數萬北禦契丹西捍河東以其餘威開荆楚包湖湘卷五嶺吞巴蜀掃江南服吳越　太宗皇帝紹丕烈奮神威遂拔晉陽一統四海堂堂之業萬世賴之今天下兵數臣不能盡知竊聞比於　太祖皇帝時其多數倍然元昊羌胡之豎子智高蠻獠之微種廼敢爲強河西橫行嶺表國家發兵討之士卒或望塵奔北迎鋒沮潰毀辱大威爲四夷笑由是觀之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也且今所選之兵

升其軍分增其糧賜是宜咸戴上恩人人喜悅而竊聞京城
之內被選之人往往咨嗟悲怨父子相泣况於外方兵士違
去鄉里訣別親戚其爲愁苦不言可知使中外人情已去上如
此豈惟久遠之害亦不可不以切近之變爲萬一之慮也此兵
皆國之大事廢興之端安危之要非臣等不知而當與宗
曾令兩府大臣相與熟議經久利害然後行之今在京兵士
已經揀上分配諸軍者無如之何其未揀及外州軍兵士欲
望朝廷特降指揮下應係揀軍臣僚須是一一躬親子細揀
選好人材有膂力及得等樣別無疾恙方得揀上如已經揀
中後朝廷別差不干礙官覆揀得却有不及等樣及羸弱病
患之人其元揀臣僚伏乞重行貶竄仍自後每遇大民招揀
兵士須令兩府臣僚同共商量度財用豐耗及事之緩急若
須至招揀方得聞奏施行并約束揀軍臣僚務精不務多如
今來指揮二以其一留中其二送中書其三送樞密院戒揮
軍官 貴人董氏生皇第十三女戊申進位婉容謚之八
月 乙未馬軍副都指揮使武勝留後王凱卒車駕臨奠贈
彰武節度使謚莊恪凱治軍有紀律善撫循士卒與士卒均
飲食至臨陣援枹鼓毅然不以假故士卒畏信戰無不力前
後與賊遇未嘗挫衄兔毛川之戰內侍宋永誠哭于軍中凱
劾罷之尤篤於故舊子弟食門下者常十數人 庚申詔三
館秘閣校宋齊梁陳後魏後周北齊七史書有不全者訪求
之 殿中丞王廣淵李立之編排中書諸房文字廣淵明皆
孫立之迪從子也 乙丑左侍禁雄霸州等路走馬承受林伸
言國朝上世陵寢在保州保塞縣東猶有天子巷御城莊存
焉其地與邊吳泊相接無數十里半頗爲塘水所壞乞下本
路覆案之從之 司馬光言臣竊以赦書害多而利少非國

家之善政也虞書曰眚災肆赦怙終賊刑過誤有害則赦之
恃惡自終則殺之非不擇罪之有無并赦之也漢大司馬吳
漢病篤光武親臨問所欲言對曰惟願陛下無赦而已王符
亦曰今日 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
昌而善人傷矣蜀人稱諸葛亮之賢亦曰軍旅屢興而赦不
妄下然則古之明君賢臣未嘗以赦爲美也國家承順天心
子愛百姓 發號出令必先至仁然數赦之弊猶未能去又古
之赦若其出無常嚴非周歲不可前知姦民猶抵冒以待之
况今國家三年一郊未嘗無赦每歲盛夏皆有疏決猾吏貪
縱大爲姦利桿民暴橫侵侮善良百千之中敗無一二幸而
發露率皆亡匿不過周歲必遇赦降則晏然自出復爲平人
往往指望謂之熟勅使愿愨之民憤邑惴恐凶狡之群志滿
氣揚豈爲民父母勸善沮惡之意哉且疏決之名本以盛暑
之際恐囹圄之中有滯積冤結有司不爲申理使無所告冤
故天子臨軒親加處問平其枉直無辜則赦有罪則誅使久
繫之人一朝而決故能消釋沴氣迎致太和非謂不問是非
一切縱之也又 祖宗之時每歲不過一次疏決死罪以下
皆遞降一等近年以來或至再三自徒以下一切赦之今歲
五月以前疏決之令已再行矣此所以使百職隳慢姦邪恣
睢者也今縱未能盡革前弊伏望陛下特降指揮下中書令
後每歲疏決不過一次或早或晚或外人不可豫期其徒罪
仍依舊降從杖或遇親祀南郊之歲更不疏決永爲定制庶
幾爲惡之人不敢指以自資有所戒懼（光集以八月十日上語乙丑十五日也）
貽附 丁卯司馬光進五規一曰保業二曰惜時三曰遠謀
四曰重微五曰務實 辛亥御崇政殿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
極諫著作佐郎王介福昌縣主簿蘇軾澠池縣主簿蘇轍

所對入第三等介第四等轍第四等次以軾爲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事介爲秘書丞知靜海縣轍爲商州軍事推官時轍對語切直其略曰自西方解兵陛下棄置憂懼小心二十年矣又曰陛下無謂好色於內不害外事也又曰宮中賜予無藝所欲則給大臣不敢諫司會不敢爭國家內有養士養兵之費外有北狄西戎之奉海內窮困陛下又自爲一阱以耗其遺餘諫官司馬光考其策入三等翰林學士范鎮難之欲降其等蔡襄曰吾三司使司會之名吾媿之而不敢怨惟胡宿以爲策不對所問而引唐穆宗恭宗以况盛世非所宜言力請黜之光言是於同科三人中獨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收而執政亦以爲當黜 上不許曰求直言而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我何乃收入第四等次及除官知制誥王安石疑轍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爲詞韓琦笑曰彼策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婁師德郝處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改命沈遘遘亦考官也乃爲之辭已而諫官楊畋見上曰蘇轍臣所薦也陛下赦其狂直而收之此盛德事乞宣付史館 上悅從之介衢州人(以轍爲第四等蓋考與鎮同議黜之者也詳欲以爲第三等也) 於是司馬光復與同列上疏言臣等竊見今歲巳來災異屢臻日食地震江淮旱溢風雨害稼民多菜色此政陛下側身克己之時而道路流言陛下近日宮中燕飲微爲過差賞賚之費動以萬計耗散府庫調歛細民況酒之爲物傷性敗德禹湯所禁周公所戒殆非所以承天憂民輔養聖躬之道也陛下恭儉之德彰信兆民議者皆以爲後宮奢縱務相誇尙左右近臣利於賞賚陛下重違其請屈意從之夫天以剛健爲德君以正固爲事奈何徇後宮左右之欲上忽天戒下忘民病中不爲 宗廟社稷深自重惜臣等愚竊

竊爲陛下不取伏望陛下當此之際悉罷燕飲安神養氣以宮妃嬪進見有時左右小臣賞賚有節及厚味腊毒之物無益奉養者皆不宜數御以傷太和乃可以解皇天譴告之威慰元元窮困之望保受命無疆之休矣 上嘉納之(方行五節瑕取蘇轍九遷與諫官王陶同上疏畢爲 宗廟社稷自重嘉時之陳此時不惟轍延諫官則楊畋龍圖且以光見人耳恐行劾詳今但六同列更奏考本) 丙子詔龍圖閣直學士楊畋於三司取天下以課利場務五年併增虧者限一月別立新額時場務歲課多虧惟逐時科校主典而三司終不爲減舊額故上欲特行之 丁丑詔曰先王考績之次序雖見於經而其詳不見於後世朕若稽古以修衆功而諸路刺舉之官未有以考其賢否比令有司詳議厥制條奏來上詢謀悉同古人有言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令(或有念脩)樂善之志而又繼之以黜陟幽明之法以待天下之大吏矣然非夫任事之臣躬率以正事者敦其實與士大夫之宜力于外者皆安於禮義而不以便文徼倖爲姦則朕之意豈能獨信於天下而法亦何恃以行哉咨爾在位其各悉力一心務稱新書以稱朕至誠惻怛之意令考校轉運使副提點刑獄課績院以所定條目施行(條目即陳旭所論在嘉祐三年七月) 戊寅詔曰朕觀古者欲治之世牧民之吏多稱其官而百姓得安業本吏多失職不稱所以爲民之意殆以不得久於其官故也蓋宿能才力之士雖有興利除害禁姦勸善之意非(假以)歲月則其吏民亦且媮而不爲之用欲終厥功其路無由自今知州軍監知縣縣令有清白不擾而實惠及民者令本路監司保薦再任政迹尤異當加獎擢 閏八月乙酉復以成都府爲劍南西川節度 庚子工部尙書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韓琦加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 樞密使禮部侍郎曾公亮爲吏部

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張昇爲工部侍郎充樞密使 上既許富弼終喪乃還琦首相或謂琦曰富公服除當還舊物公獨不可辭昭文以待富公邪琦曰此位安可長保比富公服除琦在何所矣若辭昭文以待富公是琦欲長保此位也使琦何辭以白 上 上聞者亦是琦言（此段記聞得之韓維或移見時） 辛丑參知政事孫抃樞密副使歐陽脩趙槩並拜正進一官等仍以脩參知政事翰林學士兼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左司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胡宿爲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宿既謹靜及當重任尤顧惜大體群臣乃建利害多更張庶事以革宿弊宿獨厭之曰變法古人所難不務守 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 甲辰參知政事孫抃歐陽脩樞密副使趙槩並進上表辭新除官從之 乙巳詔給前宰相富弼月俸之半弼固辭不受 丙午皇第十三女薨贈楚國公主其生才六十一日矣 丁未司馬光奏臣昔通判并州所上三章乞陛下早定繼嗣以遏亂源當是時臣疏遠在外猶不敢愛死數陳社稷至計況今日侍陛下左右官以諫諍爲名稱惟國家至大至急之務莫先於此若含而不言專以冗細之事煩瀆聖聽厭塞職業其臣懷姦以事陛下罪不容於菹醢伏望陛下取臣所上三章少加省察或有可取斷自聖志早賜施行如此則天地神祇 宗廟社稷群臣百姓並受其福惟在陛下一言而已光既具劄子復面請之 上時簡默不言雖執政奏事首肯而已聞光言沉思良久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爾光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 上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因令光以所言付中書光曰不可願陛下自以意諭宰相是日光復言江淮鹽事詣中書白之宰相韓琦問光今日復何所言光默計此大事不可不使琦知思所以廣 上意者即曰所言 宗廟社稷大計也琦喻意不復言 九月癸丑詔三司如聞河北秋稼甚登其出內藏庫緡錢一百萬助糴軍儲 壬戌知諫院楊畋司馬光等言故事凡臣僚上殿奏事悉屏左右內臣不過去御座數步君臣對問之言皆可聽聞恐漏泄機事非便詔自今止令御藥使臣及扶侍四人立殿角以備宣喚餘悉屏之 是月司馬光復奏臣前乞檢會臣并州所上章早定繼嗣事陛下即垂聽納凡所宣諭皆非愚臣所能及乃天地神祇保佑皇家實萬世無疆之休也臣竊意陛下朝夕發德音宣告大臣施行其事今甫一月未有所聞豈陛下以茲事體大精選宗室未得其人將左右之人有所間沮熒惑聖聽臣皆不得而知也臣聞爲之後者爲之子也著於禮律皆有明文漢成帝即位二十五年年四十五矣未有繼嗣立弟子定陶王欣爲太子今陛下即位之年及春秋皆已過之豈可不爲 宗廟社稷深思遠慮哉臣愚亦不敢望陛下便正東宮之名但願陛下自擇宗室仁孝聰明者養以爲子官爵居處稍異於衆人天下之人皆知陛下意有所屬以係遠近之心他日復使之退歸常邸有何所傷此誠天下安危之本願陛下果斷而速行之 初韓琦既默喻光所言後十日有詔令與殿中侍御史裏行陳洙同詳定行戶利害洙與光屏人語曰日者大饗明堂韓公攝太尉洙爲監祭公從容謂洙曰聞君與司馬君實善君實近建言立嗣事恨不以所言送中書欲發此議無自發之行戶利害非所以煩公也欲洙見公達此意爾於是光復具奏且面言臣向者進說陛下欣然無難謂即行矣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子孫當千

假使何遂爲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所
厚善者爾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於左右之意至有稱定
策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豈可勝言哉 上大感悟曰送中
書光至中書見琦等曰諸公不及今議異日夜半禁中出寸
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皆唯唯曰敢不盡力涑
尋具奏乞擇宗室之賢者立以爲後既發奏狀謂家人曰我
今日入一文字言社稷大計若得罪大者死小者貶竄其
當爲之備下奏狀者未返涑得疾暴卒御史中丞王疇等乞
優加賻贈與一子官賜錢十萬此據司馬光奏議涑傳所作涑墓銘涑卒在九月十五
日韓史臺記云涑藥死當考時知江州呂誨亦上言曰臣竊聞中外臣寮
屢有章疏以聖嗣未立請擇旁繼指斥 祖宗分別爵緒臣
子之心詎當如是蓋憂懼隕權發於忠誠而不虞機會之失
也雖然宗屬有親疏天資有賢愚又待親賢當出聖意人臣
安得陳露事機以萌非異惟陛下思忠言奮揮斷遏未然之
亂無使後時此防微之深慮也又聞日官近奏彗星躔心宿
請備西北謹按天文志三星天王之正位中曰明堂前爲太
子後爲庶子星直則失勢明則見祥貿之知星者以爲明既直
且闇而妖星所犯變見之驗恐不在西北臣又聞自夏及秋
京師淫雨諸路水潦數州地震江河泛溢民戶墊溺斯皆陰盛
之沴固有其符唐神龍初洛水暴漲宋務光曰今谷水位未
建元良永所以守器承祧養德贊業親戚之間多起滋惑所以積
疑成災殊符斯至乃已然之明驗有以知星天愛陛下之深
數以災異感動若尚不加警悟殆非長天保國之深意也臣
又聞近宗室中訛言事露流傳四方人心驚疑是亦陰沴之
應竊觀之心不可不知其漸伏望陛下念根本之重爲 宗
廟之計檢會前後臣僚奏議延對大臣周爰忠讜審擇宗邸
以親以賢稽合天意況宗枝蕃茂豈無賢德上副聖念或
寢謀已定當使天下共知以安人 萬一姦臣陰有附會陽
爲忠實以緩 上心此最爲患之大者不可不察也漢成帝
惑王根邪說捨中山而立定陶及孝安之際梁冀貪樂
安沖幼而棄清河蕭明卒至於亂向用正人讜論則東西二
京基祚可量哉惟陛下思 祖宗造宋之艱難監成哀質漢
之基祚發姦臣附會之漸絕後世窺覦之患早爲定斷尉安
人心天下大幸按神宗末里二錄誨附傳正云誨上疏請早建皇嗣時以誨及司馬光并建貴定議用而司馬光家傳誨奏請不載其事言權不也論之孫僅書曰誨補傳亦有此議亦不知英宗本末王李存此宗本不知何有說得之今嗣取附見四月沐
冬十月壬午樞密院請自今前後省內臣
入仕並理三十年磨勘已經磨勘者理二十年其以勞得減
年者毋得過五年從之自 祖宗以來內臣未常磨勘遷官
唯有功乃遷至景祐二年九月詔內臣入仕三十年累有功
勤經十年未嘗遷者聽旨蓋猶未有磨勘定格慶曆以後其
制漸隳當門有勞至減十五年而入仕才五七年有遷至高
品以上者而省內者十年磨勘之制而減年復在其中至是
患其幸進者不已故釐革之知諫院楊畋言文臣七遷而內
臣始得一遷勘其法不均宜如文武官例約其歲考乃詔入
內高班以上仍舊理十年磨勘其無勞績而贓私罪若公罪
徒以上者倍之敢爲言事官願以士人比閹寺議者譏其失
職實錄在二年九月十一月乙丑今并書初沙苑淵馬秦州置
場以券市之內侍李繼和初領其職不數月得馬千數深逾
獎之詔減磨勘三年舊制內侍入仕二十年始得磨勘自是
有以勞進官者皆引繼和爲例唯和事附見景祐以至和元年八月知秦州嘉祐二年入
小法承其今和當在至和嘉祐間也詔太常禮院修謚法初本院言今所
用謚法乃雜取近年中所定其間字數比賀琛沈約王彥威所

録多舛誤請別編修從之　壬辰起復前左衛大將軍汾州
團練使宗實爲泰州防禦使知宗正寺初司馬光既以所上
章送中書内復出知江州呂誨章宰相韓琦等與同列奏事
垂拱殿讀光誨二章未及有所啓　上遽曰朕有此意多時
矣但未得其人因左右顧曰宗室中誰可者琦曰此事非臣
下敢言當出自聖擇　上曰宮中嘗養子二人小者甚純然
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　上曰名　者今三十許歲矣議
定將退琦復奏曰此事至大臣等未敢施行陛下今夕更思
之來日取旨明日奏事垂拱殿又啓之　上曰決無疑也琦
曰事當有漸容臣等商量所除官時　猶居父喪乃議起
復泰州防禦使知宗正寺　上喜曰如此甚好琦又曰此事
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以不疑乞從内批　上曰此豈可使
婦人知之只中書行可也遂降此詔至和末　上得疾文彥
博富弼劉沆與王堯臣勸　上早立嗣　上既許之會疾愈
寢其奏既而言者相繼范鎭司馬光所言尤激切其餘不爲
外知者不可勝數包拯爲御史中丞又力言之　上未許如
是五六年言者亦稍怠琦獨嘗請建皇子内中擇宗室之謹厚
好學者并于内學冀得親賢可爲大事欲以此感動　上意
乘間即言宜早立嗣　上曰後宮一二將就館卿且待之後
皆生皇女一日琦取漢書孔光傳懷之以進曰漢成帝即位
二十五年無嗣立弟之子定陶王爲太子成帝中才之主猶
能之以陛下之聖何難哉　太祖爲天下長慮福流至今況
宗子入繼則陛下眞有子矣盛德大業傳之萬古孰有歸陛
下著願陛下以　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於是因光等
言卒成　上意初然　猶固辭也韓琦家傳云包拯范鎭交章論諫每輯留中拯等
嘉元年范鎭最先建議司馬光次之包拯此時猶在中丞十
二月召爲開封拯本傳亦不云嘗與鎭交章論述及拯自開封

遷御史中丞始乞豫建太子蓋嘉祐三年六月事矣今略加潤使不失事實又韓琦傳與論新與司馬光張同日内出
然光疏則光自納于中書矣若謂同日進呈則可也今亦略加潤更使考求　癸巳諸王宮侍講
屯田員外郎編校書籍王獵爲宗正寺伴讀獵爲宮僚凡十
三年於　有輔導功故首用之初吳奎在翰林薦獵可任經
筵文館之職宰相韓琦指獵名謂執政曰惟此人與孟恂不
通私謁足見其有守獵長垣人也恂時爲都官郎中遂與獵
並除編校書籍孟恂邑里未詳　丁酉詔審官勘選人歷任曾失入死
罪未決者俟再任舉主應格聽引見其已決者三次乃許之
若失入二人以上者雖得旨改官仍與次等京官　戊戌以
太廟南宮舊府司爲知宗正寺廨宇　十一月丁巳起復右衛
大將軍泰州防禦使知宗正寺　上表請終喪　帝以問韓
琦琦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者蓋器識遠大
玆所以爲賢也願固起之表四上乃從其請　庚申左騏驥
使嘉州防禦使入内都知史智聰落都知提點集禧觀志聰
市後苑枯木私役親從官木仆折足而死殿中侍御史韓縝
言親從布列宿衛所以奉至尊戒不虞也使主者得私役則
禁衛之嚴弛矣事下開封府故事有獄司錄參軍必白知府
乃敢鞫治於是多爲志聰地者司錄參軍呂溱獨窮竟之志
聰坐此黜溱南安人也　癸亥以壽星觀新作　眞宗神御
殿爲永崇殿先是上清宮火而壽星殿獨存遂建爲壽星觀
或言壽星殿像則　眞宗御容也於是別建神御殿天章閣
侍講呂公著言都城中　眞宗既有三神御殿矣營創不已
非祀無豐暱之義請罷其役不許上休復推志云壽星觀塑像蓋以肖聖容後者首
判官竟之相度別建一殿謂之壽星院御明年九月改名崇先觀　己巳夏國主諒祚言本
國竊慕漢衣冠今國人皆不用蕃禮明年欲以漢儀迎待朝
廷使人許之　辛未於潜縣令編校祕閣書籍孫洙爲館閣

校勘從新制也編校書籍二年得補校勘自此始　乙亥樞密使上所編機要文字一千一百六十一冊自初纂集以成書凡四年餘　十二月太常禮院言明年正旦太廟[illegible]朝賀其三日上辛祈穀于上帝前三日不行[illegible]年故事用次辛從之[illegible]甲午殿前都指揮使建雄軍節度使[illegible]贈侍中謚[illegible]年八十[illegible]筋力過人朝會上下馬必就平地以示尚壯在宿衛十四年數乞身　上以其精力未衰不許懷德曰臣年過矣[illegible]為御史所彈且不得[illegible]能即[illegible]為減數歲懷德無他長自初握守[illegible]以畏慎被遇[illegible]與功臣並進與軍及坐請託得罪太宗復還[illegible]平保[illegible]蓋有天幸云　辛丑三館秘閣上所寫黄本書六千四百九十六卷補白本書二千九百五十四卷是日使詔中書樞密院令三館秘閣官即崇文院賜宴以嘉其勤仍詔兩制[illegible]詳天下所獻書擇其可取者付編校官[illegible]校官常以一員專管勾[illegible]定本　是歲天下上戶部主戶七百二十萬九千五百八十一口一千五百八十七萬五千二百八十客戶二百八十八萬一千五百三十一口六百八十[illegible]千五百二十二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一百三之一

宋　仁宗皇帝紀四十之一

嘉祐七年春正月己酉朔大慶殿受朝　乙卯文思使帶御器械李繼和為內侍押班兩省都知押班皆選年五十以上及有邊功者參用去年繼和當次補而年四十九至是始命

御史中丞王疇等言聞糾察在京刑獄司嘗奏府司左旨者付所當其獄大群之獄罪若明下御史臺鞫之政各存官司臺局所領自有故事若一一因臣用御史推劾是風憲之職下與府司軍巡使治不可遂行從之

壬戌御宣德門觀燈謂從臣曰此因歲時與萬姓同樂耳非朕獨肆游觀也先是諫官楊畋司馬光等以去年水災乞罷上元觀燈故特宣諭之　乙亥詔太常禮院自今南郊以太祖皇帝定配既　溫成皇后廟為祠殿依舊令宮臣以時鎮致祭祠院官楊畋上言曰洪範五行傳曰簡宗廟則水不潤下又曰聽之不聰厥罰常水去年夏秋之交久雨傷稼澶州河決東南數路大水為災陛下臨御以來容受直諫非不聰也以等事觀之簡宗廟之咎然而大水數見陛下為萬機之聽必有失於當者陛下精思而矯正之言陵寢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春秋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外則天地之理必有所配皆侑神作主之道也已始受命也宗無豫數待有德也由宗而下功德宗廟祐之制百世不遷於對越天地則主所以奉上帝之尊亦不敢瀆香歟中始用三祖同配開元十一年明堂親享遂罷之皇祐五年詔書今南郊且奉

一祖並侑後復次配如舊禮未幾按降詔三聖並侑為定制然也先帝上尊號遠經禮又　溫成皇后立廟以時祭典以待制舍人攝事玉帛牒獻並以樂皆同大廟之禮若皆用有司失於講求昔周宗禮變節中與皆祀以祖與豐于昵況以殺禮列於秩禮非所以享天心奉祖宗之意也後下兩制議而翰林學士王珪等議曰祖宗之不侑親以享親之極尊尊不可以瀆故亦祖宗主視禮不可以降故以近今　三后並侑欲以致孝也而議所以示後官有親欲以廣恩也而議所以慎奉御請如禮官所議從降其詔　辛巳知歙州屯田員外郎張田以監司河北湖南路刑獄以官爵降其前降前不可任以監司降知湖州　初江湖漕鹽既雜惡又官估高故百姓利食私鹽而並海民以魚鹽為業用工省而得利厚以故有政人敢追捕之急則起為盜賊而江淮閩廣捕其租法雖於停利或以販鹽為事江西則虔州地連廣南而福建之汀州亦與虔接鹽既弗善汀故不產鹽二州民多盜販廣南鹽以射利每歲秋冬田事既畢往往數十百為輩持甲兵旗鼓往來虔汀漳潮循梅惠廣八州之地所至劫人殺掠人婦女與巡捕吏卒鬥格至殺傷吏卒則起為盜依阻險要捕不能得或赦其罪招之歲月浸淫滋多而虔州尤甚蓋罷惠州鹽及自朝廷以為患百變嘗中選東轉運使李數上條請運廣州鹽於南雄州以給虔吉數等即運四百餘萬斤分行給而江南轉運司初以為非便不往取其後戶部判官周湛等八人復請運廣鹽入虔州江西亦請自具本錢取之依本年始詔屯田員外郎施元長乘驛會江西廣東轉運使同詢元絳皆請如湛

等議北發運使許元以爲不可三司見元所議非是乃作
運州曾奏乞許商人販廣南鹽入虔汀州所過州縣收算
知汀州林東喬乞以虔汀漳循梅潮惠七州鹽通商所得其
州既未能請毋運嶺外鹽入虔州第存淮南鹽在虔州
至虔二萬石至汀使民間足鹽寇盜自息屯田員外郎徐
請令虔州增歲糴鹽錢知潮州呂璹知梅州王淑亦皆論其
利害或者又請官自置鋪役兵卒運廣南鹽由汀州或
請權虔州官鹽價以半其直議者不一朝廷皆未聽方員外
郎黃炳乘驛會所屬監司及知州軍通判議於虔州等今議
以淮南州民淮南鹽已久不可改第損江淮所增官估則私
餘四十以十縣五等戶夏稅率百錢令糴鹽一斤隨夏稅入
錢償官繼命提點鑄錢沈扶覆視可否扶及江西福建廣東
轉運司虔州官吏又請選江西漕船團爲十綱以三班使臣
部之直取通泰楚都倉鹽既又命比部員外郎曾措相度廣南
與監司復議通廣南鹽而轉運判官陳從益請即惠循潮
置五都倉所賣鹽令虔州募鹽鋪戶入錢二州趣五都受鹽還
二州貿易所謂變私鹽爲官鹽易盜賊爲商旅朝廷難之卒
用炳扶等策歲減糴增糶六十餘萬斤先是屯田員外郎蔡
挺知南安軍條奏利害至是擢提點江西刑獄使之
制置挺令民有納私藏兵械以給巡捕吏卒令販黃魚能捕
鹽不及二十斤徒不及五人不以甲兵自隨者止輸算勿捕
淮南既團新綱漕鹽挺增爲十二綱綱二十五艘錄詳至州
乃發輸官有餘則以畀漕舟吏卒官復以半貰取之由是減
侵盜之弊鹽染差苦又損糴價歲課視舊額增至三百餘萬
斤乃罷扶等所率糴鹽異時汀州人欲販鹽輒先伐鼓山谷
中召願從者與期日率常得數百人已上與俱行至是州縣

捕其有伐鼓者輒捕送吏罪若私販罪朝廷以挺爲
能遂之江西後數年乃復久之江西鹽由斷綱運致如虔州
癸丑詔兗國公主入內安州
觀察使駙馬都尉李瑋知衞州瑋所生母楊氏歸其兄璋公
主見瑋諸兄出居外公主宅勾當內臣梁懷吉歸前省諸色
祇應人皆散遣之瑋謝過性樸公主常庸奴視之韓氏復相
離間公主嘗與懷吉飲楊氏竊之公主怒毆楊氏夜開禁門
訴于帝諫官爭言公主宜罪公主懷吉等皆坐責公主意欲自盡或
縱火欲焚第以邀上必召懷吉等還 上不得已亦爲召
之諫官楊畋司馬光龔鼎臣等皆力諫 上弗聽光又曰
太宗時姚坦爲兗王翊善有過必諫左右教王詐疾踰月
太宗召王乳母入問起居狀乳母曰王無疾以姚坦故鬱鬱
成疾爾 太宗怒曰王年少不知爲此汝輩教之杖乳母數
十召坦慰勉之況國家禮大長公主 太宗之子真宗之妹
陛下之姑而謙恭率禮天下稱其賢願陛下數予以 太宗
爲法公主嘗夭以獻穆爲法然公主所以然者瑋不肯復入
中門狀者任務欲自其選者敬奏苗賢妃與俞充儀謀使內臣
王務滋爲勾當馬宅以伺瑋過瑋素謹務滋不得其過乃告
苗俞曰但得 上百務滋請以危酒了之苗俞白 上上不
荅頃之上與 皇后同坐俞又白之 皇后曰陛下念 章
懿皇后故瑋得尚主今奈何欲爲此 都知任守忠在旁曰
皇后言是也務滋謀乃不行尋有是命
時月 詔 權陝西轉運副使薛向言陝西之
兵循禁軍凡二十五萬其間老弱病患伎巧占破數乃過半
請下諸路揀其不任征役者汰之敢占伎巧者論如法從之

學士院言往例上表并劄子陳請事唯宗室親王樞密使乃
降手詔手書自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已下即無體例去年三
月因樞密副使陳旭請郡內批令降不允手詔當直學士胡
宿論奏以手詔體重乞依故事不從竊恐成例陳請繁多乞
自今除宰臣親王樞密使有所陳請依例可降手詔手書自餘
臣僚更不降手詔手書許從本院執奏從之上此以手詔召陳旭附入
陳旭出時附此 辛亥詔禮部貢舉 壬子兗國公主降封沂國
公主安州觀察使李瑋為建州觀察使落駙馬都尉自公主
入禁中瑋兄璋上言瑋愚騃不足以承天恩乞賜離絕 上
許之司馬光又言陛下始者追念章懿太后故使瑋尚
主欲以申固姻戚富貴其家今瑋母子離析家事流落大小
憂愁殆不聊生豈陛下初意哉近者章懿太后忌日陛下閱
奩中故物思平生居處獨能無雨露之感使愴之心乎瑋既
黜斥公主亦不得無罪 上感悟遂并責公主侍者氏因禮
不衰且賜瑋黃金二百兩謂曰凡人富貴亦不必為正好也
癸丑大宗正司言右屯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宗寶
乞還秦州防禦使知宗正寺從勑不許 乙卯禮部侍郎參知
政事孫抃為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同群牧制置使
抃居兩府年益侵耄情無所可否又善忘語言舉止多可笑
好事者至傳以為口實既不使騎馬或錄郵過廷必下而趨
時樞密使張昇謂若朝論以抃當次補必不勝任殿中侍御
史韓縝因進見極言抃不才雖無顯過保身持祿實儀之
大者乞置諸散地監察御史裏行傅堯俞亦言抃宰相資望
徒以高秩久居清列承旨翰苑無於抃乃使參二府積
有歲時當萬機之繁無一毫之助啓沃之語日以流聞傳笑
士民取輕夷狄每進趨軒陛百寮具瞻勞之臣為之解體

宜賜罷免少抑貪榮後數日帖目劾退韓琦曾公亮獨留抃
下殿謂歐陽脩曰丞相留身何也脩曰得非奏君耶抃曰若
有何事脩曰韓御史言君君不知耶抃乃頓足掩耳曰殊不
知也遂移疾求免 上許之 樞密副使禮部侍郎趙槩為
參知政事 翰林學士左司郎中知制誥權知開封府吳奎
為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 丙辰召右正言知蔡州王陶赴
諫院供職陶言臣與唐介范師道呂誨趙抃同出為郡今獨
召臣與師道非是請還介等職任時師道亦自福州召為鹽
鐵副使誨抃及介皆未還故也 丁巳詔審刑院奏補京朝
官初該磨勘者自今須有舉主一員方聽改官 庚申龍圖
閣直學士左司郎中兼侍講錢象先為右諫議大夫知蔡州
象先在講說語約而義明 上聞有所顧問必依經以對因
諷諭政事及時務有啓迪之益雖知蔡州留侍經筵前後
十五年特被恩禮故事講官分日迭講象先已得請補外
上曰大夫行有日可獨徹所講帙於是同列罷講者十日
刑部郎中天章閣待講宗文院檢討呂公著為天章閣待制
兼侍講公著初召試中書將除知制誥三辭不就故有是命
辛酉參知政事歐陽脩提舉三館秘閣寫校書籍 壬申徐
州言彭城縣白鶴鄉地生麪凡十餘頃民皆取食 上遣內
侍寶承秀往視之占曰地生麪民將飢也既而深州亦言鍾
陵縣地生麪民取食之 丁亥作疑機殿于禁中 夏四月
辛巳韓琦等上所修嘉祐編敕起慶曆四年盡嘉祐三年凡
十二卷其元降敕但行約束而不立刑名者又析為續附令
敕凡五卷視慶曆敕大辟增六流減五十徒增六十有一杖
增七十三笞增三十有八配隸增三十大辟而下奏裁聽旨
增四十五云 壬申改命起居舍人知制誥兼侍講司馬光

為天章閣待制光足兄與呂公著並召試中書光已試而公
著終辭及除知制誥光乃自言拙於文辭本當辭召初疑朝
廷不許故黽勉從命繼聞公著終辭得請臣始悔恨向者之
不辭而妄意朝廷之不許也章九上卒改他官　己丑夏國
主諒祚上表求　太宗御製詩草隸書石本欲建書閣寶藏
之且進馬五十疋求九經唐史册府元龜及本朝正至朝賀
儀詔賜九經還其馬諒祚又求尚主詔答以昔嘗賜姓不許
五月丁未朝命起居舍人天章閣待制兼侍講司馬光仍知
諫院光上疏曰臣以駑蹇之質再為諫官荷陛下寵祿之隆
責任之重夙夜寢寐不遑寧處思竭愚忠以報塞萬一顧
瑣瑣細務皆不足以煩瀆聖聽竊以國家之治亂本於禮而
風俗之善惡繫於習赤子之啼無有五方其聲一也及其長
則言語不通飲食不同有至死莫能相為者是無他為所習
異也至於古今亦然有服古之衣冠於今之世則駭於州里
矣服今之衣冠於古之世則僇於有司矣衣冠豈有是非哉
習與不習而已矣夫民朝夕見之其心安焉以為天下之事
正應如此一旦驅之使去此就彼則無不變疑而莫肯從矣
昔秦廢井田而民然怨王莽復井田而民亦愁怨趙武靈王
變華俗效胡服而群下不悅後魏孝文帝變胡服效華俗而
群下亦不悅由此觀之世俗之情安於所習駭所未見固其
常也是故上行下效謂之風薰蒸漸漬謂之化淪胥委靡謂
之流眾心安定謂之俗及夫風化已失流俗已成則雖有辯
智弗能諭也疆毅不能制也重賞不能勸也嚴刑不能止也
自非聖人得位而臨之積百年之功莫之能變也易履之
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故天子之令必行於庶人使天
下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詩曰勉勉我王綱
紀四方此禮之本也昔三代之王皆習民以禮故子孫數百
年享天之祿及其衰也雖以晉楚齊秦之彊不敢暴蔑王室
豈有力不足哉知天下之不己與也於是乎翼戴王命以威
懷諸侯而諸侯莫敢不從所以然者猶有先王之遺風餘俗
未絕於民故也其後日以衰薄下陵上替晉平公之世魯子
服昭伯語季孫意如曰晉之公室將遂卑矣六卿彊而
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其後趙魏韓氏卒分晉
國習於君臣之分不明故也降及漢氏雖不能若三代之盛
王然猶尊君卑臣敦尚名節以行義取士以儒術化民是以
王莽之亂民思劉氏而卒復之赤眉雖群盜猶立宗室以從
民望王郎矯託名氏而燕趙響應董卓之亂袁紹以誅卓為
名而州郡雲合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天下莫能與之敵
操之心豈不欲廢漢而自立哉然沒身不敢為者畏天下之
人疾之也自魏晉以降人主始貴通才而賤守節人臣始尚
浮華而薄儒術以先王之禮為糟粕而不行以純固之士為
鄙樸而不用於是風俗日壞入於偷薄叛君不以為恥犯上
不以為非惟利是從不顧名節至于有唐之衰麾下之士有
屠逐元帥者朝廷不能討因而撫之拔於行伍授以旄鉞其
始也取偷安一時而已及其久也則眾庶習於聞見以為事
理當然不為非禮不為無義是以在上者惴惴焉畏其下在下者
睒睒焉伺其上平居則酒肉金帛甘言屈體以相媚悅得間
則銛鋒利刃很心詭計以相屠膾成者為賢敗者為愚不復
論尊卑之序是非之理陵夷至于五代天下蕩然莫知禮義
為何物矣是以世祚不永遠者十餘年近者四三年敗亡相
屬生民塗炭及　大宋受命　太祖　太宗知天下之禍生
於無禮也於是以神武聰明躬勤萬幾征伐刑賞斷於聖志

然後人主之勢重而羣臣懾服矣於是剪削藩鎮以法變擇文吏為之佐以奪其殺生之柄覽其金穀之富選其麾下精銳之士聚諸京師以備宿衛制其腹心落其爪牙使不得陸梁然後天子諸侯之分明而悖亂之原塞矣於是節度使之權歸於州鎮負之權歸於縣又分天下為十餘路各置轉運使以察州縣百吏之臧否復漢部刺史之職使朝廷之令必行於轉運使轉運使之令必行於州州之令必行於縣縣之令必行於吏民然後上下之敘正而紀綱立矣於是申明軍法使自押官以上各有階級以相臨統小有違犯罪皆殊死然後行伍之政肅而士用命矣此皆禮之大節也故能西征不庭莫不率服汛掃九州以陟禹之迹至于　眞宗重之以明德繼二聖之志夙夜孜孜宣布善化銷鑠惡俗以至于今治平百年頑民殄絕衆心咸安此乃曠世難成之業陛下當戰戰栗栗守而勿失者也

臣竊見陛下有中宗之嚴恭文王之小心而小大之政多謙讓不決委之臣下誠所委之人常得忠賢則可矣萬一有姦邪在焉豈不危甚矣哉古人所謂委任而責成功者擇人而授之職業聚精之務不身親之也至於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不由己出不可也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威福之柄失於人而習以為常則不可復收矣此明王之所謹也又頃以西邊用兵權置經略安撫使一路之兵得以便宜從事及西事已平因而不廢其河東一路總二十二州軍鄜時節度使之權不能及矣當時公邊八節度亦如是而已以其權任太重故後世有跋扈之臣洛誥曰毋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言謹其微也又將相大臣與諸川者多以貴倨自恃轉運使欲振舉職業往往故違戾而不肯從夫將相大臣在朝廷之時則轉運使名

位固相遠矣及在外為知州則轉運使統諸州職也烏得以一身之貴庇一州之事轉運使不得問哉漢刺史以六百石吏按察二千石豈以名位之貴賤哉又自京師以來國家怠於久安繼因循而務省事執事之臣頗行姑息之政於是胥吏讙譁而斥逐御史中丞禁軍皆辯慢而發退宰相衛士凶逆其獄不窮姦罪加於舊軍人罵三司使而法官以為非犯階級統於用法朝廷雖特誅其人而已但之卒役收養之其餘有一夫流言於道路而為之變令推問者多矣凡此數者殆非所以習民於上下之分也夫朝廷者四方之表儀也朝廷之政如是則四方必有甚矣於是元帥畏褊裨偏裨畏將校將校畏士卒姦邪怯懦之臣至有詔有教閱使之驕惰保庇贏老使之繁冗掊撓正法使之縱恣張皆粟帛使之憤恍甘言諂笑靡所不至於是士卒翕然與足而歸怨於上矣彼既為之

則此効之下既言是或已從之而行之以後然後為而此不敢下言而上不從則行而後不能長久此則然於其身而衛凱此矣長此不已日漸小寖民之日習而安之此皆有以異唐之季世尹後梁年明帝時征伐將軍驕蹇舉子仲謀上封事欲抑損武人不預清品排抹武職貞平然人欲稱弗發弗受子官為收捕以殺者人人惜之其爵大夫以寬之懷朝鎮人而歎昨奉使至洛陽見之歸而散家財以給客自朝政如此事可知矣於是始有飛揚之志由是觀之紀綱不立則姦雄生心矣夫　祖宗吾身焦思以綏兵革之俗而陛下與共熙視以成後魏之風此臣之所爲陛下痛惜也臣愚以爲陛下當務師法之忠信神明之德凡群臣奏事可否其邪正而其臧否孰用孰可必參之道然後賞罰刑罰信畏而行之則天下曉然不敢紛擾矣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

已蓋已無所職矣之為退夫也經略安撫使有任可之事則
罷之無事則當廢之儻未能廢則軍事以安不敢奏知者使
專之可也其餘民事皆委之州縣一斷於法或法重情輕情
重法輕可殺可徒可宥可赦並聽本州申奏決之朝廷何必
出於經略安撫使哉轉運使規畫錢穀令行下諸州違及不從
者朝廷當與其罰實若事理實可施行而州將特負勢故違
之者當罪州將勿罪轉運使將校士卒之於州縣及所部之
官或公卿大臣有悖慢無禮者明著階級之法使隨者不赦
將帥之官發法違過以取悅於下歸怨於上者當隨其輕重
誅責廢黜公正無私御衆嚴整者當旌異其才能擢用以賞勸
是則上之人難勸而下用命矣上之人雖勸而下用命此所
以尊朝廷也上下已明綱紀已定然後修儒術隆教化進所
篤學使禮義興行風俗純美則國家萬世無疆之休猶
待南山坐平原也又上疏論財利曰古之王者藏之於民降
而不能乃藏於倉廩府庫故上不足則取之於下下不足則
資之於上此上下所以相保也今民既困矣而倉廩府庫又
虛陛下憂不深以為憂而早為之計臣恐國家異日之患不
在於他在於財力屈竭而已矣今朝廷不循其本而救其末
措置寬恤民力之官分命使者旁午四出爭言使臣以變更
舊制米鹽靡密之事皆非朝廷所當預者張設科條不可勝
紀或不如其舊益為民患或朝三暮四移左於右其間果能
利民者不過放散將官之物以予民爾是誠損上益下王者
之仁政也然臣聞古之聖王養之有道用之有節上有餘財
然後推以予民是以上下交足而頌聲作矣今倉廩府庫者
日滋是所謂厭其源閘其瀆其竭可立而待也公家既竭不
取諸民將焉取之是徒有利民之名而無利民之實果何益

哉夫寬恤民力在於擇人不在立法若守令得人則民力雖
欲毋寬其可得乎守令非其人而徒立苛法適所以擾民爾
自置此官以來於今累年臣訪之民間未聞其困弊小瘳於
前也然則為今之術奈何曰在慎材用人而久任之在養其
本原而徐取之在減損浮冗而省用之何謂慎材用人而久
任之夫人之材性各有所宜雖周孔之材不能偏為人之所
為況其下乎因當就其所長而用之今朝廷用人則不然顧
其出身資叙何如而不復問其材之所堪也故在兩禁則欲
其為嚴助司馬相如任將帥則欲其為衛青霍去病典州郡
則欲其為龔遂黃霸尹京邑則欲其為張敞趙廣漢司財利
則欲其為孔僅桑羊世豈有如此人哉故財用之所以匱乏
者由朝廷不擇專曉錢穀之人為之故也國初三司使或以
諸衛將軍諸司使為之判官則朝士曉錢穀者皆得為之不
必用文辭之士也先朝以數路用人文辭之士實之館閣曉
錢穀者為三司判官曉刑獄者為開封府推判官三者職業
不同趣舍各異莫相羨也然後人主以時引對訪問以察之
使令以試之積久以觀之察其真偽辨其臧否考其功效然
後進之退之未必歷其職者皆須進用不可復退也故群臣
各負其用而萬事交舉矣夫官久於其業而後明功久於其
事而後成此以古者世官相承以為氏姓先朝陳恕領三司
十餘年至今稱能治財賦者以恕為首恕之材智獨異於人
哉蓋得久從事於其職故也至於副使判官堪其事者亦未
數易也是以先帝屢行大禮東封西祀廣修宮觀而財用
有餘若用人專而任之久故也近歲三司使副使判官大率用
文辭之士為之以為進用之資塗不復問其習與不習於錢
穀也彼文辭之士習錢穀者固有之矣然不能專也於是乎

有以簿書為煩而不省以錢穀為細而不問者矣又居官者
出入遷徙有如郵舍或未能盡識吏人之面知職業之所主
已捨去矣臣頃者判度支勾院甫二年爾上自三司使下至
檢法官改易皆徧甚者或更歷數人雖有恪勤之人夙夜盡
心以治其職人情稍通綱紀粗立則捨之而去後來者意見
各殊則鼎之為一皆發擾况怠惰之人因循苟且惟思便身
不顧公家者如此而望太倉有紅腐之粟水衡有貫朽之錢
臣未知其可期也凡百官莫不欲久於其任而食貨為甚何
則二十七年耕然後有九年之食今居官者不滿三歲安得
有二十七年之効乎臣愚以為朝廷宜精選朝士之曉練錢
穀者不問其始所以進或進士或諸科或門蔭使之治錢
穀小事有功則使之權發遣三司判官事及三年而察之實
効顯著然後得權三司判官事又三年更有實效然後得為
王夫
正三司判官其無實效者皆退歸常調勿復收用其諸路轉
運使不復以路分相壓使之久於其任有實效者或自權發
正自轉運副使為轉運使無實效者亦退歸常調勿復收用
每三司副使闕則選三司判官及諸路轉運使功効尤著者
以補之三司使闕亦選於副使以補之三司使久於其任能
使用度豐衍公私富實者增其秩使與兩府同而勿改其職
如此則異日財用之豐耗不離於己不得諉之他人必務為
永久之規矣其文辭之士則自有資途不必使為錢穀之吏
[illegible]
商賈者財之所自來也農盡力則田善收而穀有餘矣工盡
巧則器斯堅而用有餘矣商賈流通則有無交而貨有餘矣
彼有餘而我取之雖多不病矣今之有司自謂能治財者臣
見之矣陳餞其民而豐積聚者也掊土以希祿位而不恤後

人者也掊拾麻麥而喪丘山者也保惜一錢而費萬金者也
不擇白刃而為戚揆者也蔽巧簿書而罔君上者也必曰養
其所自來而收其所有餘則問者以為笑矣夫使稼穡者饒
樂而惰游者困苦則農盡力矣臣好使用者獲利浮侈者靡
者不售則工盡巧矣公家之利捨其細而取其大散諸近而
收諸遠則商賈流通矣農工商賈皆樂其業而安其富則公
家何求而不獲乎農天下之首務也古人之所重而今人
之所輕豈獨輕之又困苦莫先焉何以言之彼農者苦身勞
力衣麤食糲官之百賦出焉百役歸焉歲豐則賤糶以應
官私之求歲凶則流離凍餒先眾人填溝壑如此而望浮食
之民轉而緣南畝難矣彼直生而不知市井之樂爾苟或知
之則去而不返矣故以今天下之民度之農者不過二三而
浮食者常七八矣欲倉廩之實其可得乎臣愚以為凡農民
又
租稅之外宜無有所預衙前當募人為之以優重相補不足
則以坊郭上戶為之彼坊郭之民部送綱運典領倉庫不費
二三而農民常費八九何則優利戇愚之性不同故也其餘
輕役則以農民為之歲豐則官為平糴使穀有所歸歲凶則
先案籍賙貸農民而後及浮食者民能自耕種積穀多者不
籍以為家貲之數如此則穀重而農勸矣彼百工者以時俗
為心者也時俗貴用物而賤浮偽則百工變而從之矣時俗
者以在上之人為心者也在上好樸素而惡華靡則時俗變
而從之矣其百工在官者亦當擇人而臨之功致為上華靡
為下物勒工名謹考其良苦而誅賞之取其用不取其數則
器用無不精矣彼商賈者志於利而已矣今縣官數以一切
之計變法更令棄信而奪之彼無利則棄業而從他縣官安
能止之哉且以茶鹽寡損征稅耗損凡以此也然則縣官之

我何得哉善治財者不然將取之必予之將斂之必散之故
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餘此廼白圭猗頓之所知豈國家
選賢擇能以治財其用智顧不如白圭猗頓耶然往國家任
之不久責近效而遺遠謀故世夫伐薪者剖比脩枝而養其本
根則薪不絕矣若并根本而伐之其得薪豈不多哉後無以繼
矣是非難知之道也然則有司之為者彼其心自若官不
日而遷不立效於目前則以為能頻養財以遺後之人使之為功
吾何預焉其所以特有司之患也宗朝廷用人之法驅之使然
也何嘗咸損仔究而省用之皆 太祖初得天下之時上有
一百一十一州兩江南兩浙西川富饒之士皆為異域又東
五代荒亂之餘府庫不豐所恃以為海內戎狄縱逸
境戎車歲駕四方多虞當是之時內給百官外奉邊陲
供億賞賜錙銖未嘗聞財用不足如今日之汲汲也陛下承
九四 一百二十八 一五
祖宗之業奄有四百餘州一統大同戎狄款塞富饒之土皆入職相
屬承平積久百姓阜安是宜財用羨溢百倍於前而何為府
庫之所蓄殫罄于上之所有當天下無事之時進退窘蹙投經
費而不足萬一有不可測之災患將何以待之乎夫以國初
之狹隘艱難財用宜不足而有餘今日之廣大安寧財用宜
有餘而不足陛下亦嘗熟思其所以然之理乎得非 太祖
所養者皆有功有用之人陛下所養者未必盡有功用乎臣
竊見陛下天性恭儉不好侈靡宮室苑囿皆因 祖宗之舊
無所更造或隳損頹荒不加修治飲膳衣服器皿帷帳適足
供用不極精華或甚惡弊綻亦不更易雖唐虞之土階三尺
茅茨不剪殆無以過然左右侍御之人宗戚貴臣之家第宅
園囿服食器用窮天下之珍怪極一時之鮮明惟意所欲無
復分限以豪華相尚以儉陋相訾忌常而好新月異而歲殊

是以費用不足則求請無厭乞貸不恥甚者或依憑詔令以
發府庫之財假託供奉以靡縣官之物真偽莫辨多少不會
陛下聖度寬仁不欲拒塞惡聞人過不加察詰至於頒賜外
廷之臣亦皆踰溢常數不循舊規如聞者皇女初生所散包
子之類費用不可勝紀臣嘗聞耆舊之人言 先朝公主在
宮中俸錢不過月五千其餘後宮月給大抵類此非特今日輕
有賜予賜予亦不甚豐竊聞近日俸給賜予比於 先朝何
啻數十倍矣漢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乎大等猶不
可又況過之是以 祖宗之積散於賜予困於浮費臣不能
知其詳以外推度之什耗七八矣內藏已虛而復溢於左藏
矣夫府庫者聚天下之財以為民也非以奉一人之私也
祖宗所為置內藏者以備饑饉兵革非常之費非以供陛下
奉養賜予之具也今內藏庫專以內臣掌之不領於三司其
三、又十四 一百三之一 一六 一八
出納之多少積蓄之虛實簿書之是非有司莫得而知也若
皆以奉養賜予而盡之一旦有饑饉兵革之事三司經費自
不能周內藏又無所仰斂之於民則民已困竭得無狼狽而
不支乎此臣夙夜所以惕懼也今陛下所以有唐虞之德而無
唐虞之治者其失在於不忍而好予不忍則不誅有罪好予
則不待有功不誅有罪則姦邪無所畏而不忌不待有功則貪
佞徼幸而無厭治道之所以不格于上下者凡以此也昔韓
昭侯有弊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矣不賜左右而藏之
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嚬一笑嚬有為嚬笑有為笑今袴豈
特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彼小國諸侯猶能重其賞如是而國
以富強況以四海之主不行無功徼幸之賞杜塞其卑辭
之請則唐虞之治何遠之有哉夫府庫金帛皆生民之膏血
州縣之吏鞭撻其丁壯凍餒其老弱銖銖寸寸而聚之今以

竭天下終歲之積輸之京師適足以供陛下一朝恩澤之
賜貴臣一日燕飲之費陛下何獨不忍於目前之群臣而忍
之於天下之百姓乎夫以陛下恭儉之德擬於唐虞而百姓
窮困之弊鈞於秦漢秦漢竭天下之力以奉一身陛下竭天
下之力以資衆人其用心雖殊其病民一也此臣之所以尤
咸戚者也又宮掖者風俗之原也貴近者衆庶之法也故宮
掖之所尚則外必爲之貴近之所好則下必效之自然之勢
也是以内自京師士大夫外及遠方之人下及軍中士伍畎
畝農民其服食器用比於數十年之前皆華靡而不實矣臣
之所有今人見之皆以爲鄙陋而笑之矣夫天地之產有常
而人數日繁耕者浸寡而游手日衆嗜欲無極而風俗日奢
欲財力之無屈得乎哉又府史胥徒之屬居無廩祿進無榮
望皆以啗民爲生者也上自公府省寺諸路監司州縣鄉村
六
倉場庫務之吏詞訟追呼租稅繇役出納會計凡有毫釐之
事關其手者非賂遺則不行是以百姓破家壞產者非縣官
賦役獨能使之然也太半盡於吏家矣此民之所以重困者
也又國家比來政令寬弛百職隳廢在上者簡倨而不加省
察在下者侵盜而恣爲姦利是以每有營造貿易所費財
物什倍於前而所收功利曾不一二此國用之所以尤不足
者也又自古百官皆有常員而國家用人之法常歲貢遷白
補多無限是以官兵數百人則倖得有增而無損矣又近
歲養兵務多不務精夫兵多而不精則力用寡而衣糧費衣
糧費則府庫耗府庫耗則賦斂重是以不足者非獨民哉兵亦
貧矣策之失者無甚於此也凡此數者皆所以竭民財者也
陛下安得熟視而無所變更邪臣愚伏願陛下觀今日之弊
思將來之患深自抑損先由近始凡宗室外戚後宮内臣以
至外廷之臣俸給賜予皆循 祖宗舊規勿復得援用近歲
僥倖之例其踰越常分妄有干求者一皆塞絶分毫勿許若
祈請不已者宜嚴加懲譴以警其餘凡文思院後苑作所爲
奇巧珍玩之物不急而無用者一皆罷省内自妃嬪外自宗戚
臣庶之家敢以奢麗之物夸眩相高及貢獻賂遺以求悦媚
者亦明治其罪而焚毀其物於四達之衢宮掖專用樸素以率先
天下矯正風俗然後登用廉良誅退貪殘保佑公直銷除姦
蠹澄清庶官選練戰士不禄無功不食無用如此行之久而
不懈臣見御府之財將朽蠹而不可校太倉之粟將紅腐
而不可益藏農夫樂於畎畝商賈讙於道路矣孰與今
日汲汲以應目前之求憚頽以憂將來之困乎夫食貨者天
下之急務今窮乏如此而宰相不以爲憂意者以爲非己之
職故也臣愚以爲宜復置總計使之官使宰相領之凡天下之金帛
錢穀隸於三司及不隸三司如内藏奉宸庫之類總計使皆
統之小事則官長專達大事則諮於總計使而後行之歲終
則上其出入之數於總計使總計使量入以爲出若入寡而出多則
總計使察其所以然之理求其費用之可省者以奏而省之
必使歲餘三分之一以爲儲備御於不虞凡三司使副使判
官轉運使及諸州内藏庫宮等庫監官皆委總計使察其能否
考其功狀以奏而誅賞之若總計使久試無效則乞陛下罷
退其人更擇賢者代之或以爲宰相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不當
領錢穀之職此皆俗人不知治體者之言昔舜舉八愷使主
后土奏庶艱食貿遷有無地平天成允功惟叙周禮冢宰以
九職九賦九式均節邦國之財用唐制以宰相領鹽鐵度支
户部國初亦以宰相都提三司水陸發運等使是則錢穀自
古及今皆宰相之職也今譯經潤文猶以宰相領之豈若

賛國之大政而謂之非宰相之事乎必若府僚宮師閑劇終
困四方之民流轉死亡而曰我能論道經邦燮理陰陽非
臣之所知也 己酉龍圖閣直
學士吏部員外郎兼侍講知諫院楊畋卒贈右諫議大夫畋
素謹畏每奏事必發封數四而後上之及卒家無餘貲特賜
黃金二百兩及端午賜講讀官御飛白書扇亦遣使特賜置
其柩所 己未知河南府工部侍郎李參爲群牧使執政初
議欲用參爲三司使孫抃獨不可曰此人若主計外臺承風
刻削則天下益困弊矣乃不果用 庚申大宗正司言右衛
大將軍岳州團練使宗實繼遷秦州防禦使知宗正事敕曰
詔不許 庚午樞密副使給事中包拯卒贈禮部尚書諡孝
肅拯性峭直然奏議平允常惡俗吏苛刻務爲敦厚雖疾惡
甚至人情所不及即推以忠恕不爲苟合未嘗僞色辭以悅人
不作私書至於干請無故人親黨一皆絕之居家儉約衣服

百三之　一九

器用飲食雖貴如初官時 六月癸未單州團練使劉永年
爲汝州團練使知代州契丹取山木積十餘里輦載相屬於
路前守懼生事不敢遏永年曰虜伐木境中而不治他日將
不可復制遣人縱火一夕盡焚之上其事 帝稱善虜移文代
州捕縱火盜永年報曰盜固有罪然在我境何預汝事虜不
敢復言 鄜延經略司言得宥州牒夏國改西市監軍司爲
保泰軍威州監軍司爲靜塞軍綏州監軍司爲祥祐軍左
廂監軍司爲神勇軍且言諒祚舉措近歲多不循舊規恐更
僭擬朝廷名號漸不可長乞擇一才臣下詔詰問以杜姦萌
從之於是遣供備庫副使張宗道賜諒祚生辰禮物宗道初
入境迎者至欲先宗道行馬及就坐又欲居東宗道爭之迎
者曰主人居左禮之常也天使何疑焉宗道曰宗道與夏主比肩

以事天子夏主若自來當爲賓主爾陪臣也安得爲主人當
循故事宗道居上位爭久不決迎者曰君有幾首乃敢如是
宗道大笑曰宗道有一首爾來日已別家人今日欲取宗道
首則取之宗道之死得其所矣但夏國必不敢爾迎者曰譯
者失辭耳自謂與所首爾宗道曰譯者失辭何不斬譯者乃
先宗道迎者曰二國之歡有如魚水宗道曰然天朝水也夏國魚
也水可無魚魚不可無水 丁亥秘閣上補寫御覽書籍先是歐
陽脩言秘閣初爲 太宗藏書之府並以黃綾裝潢號曰太
清本後因宣取入內多留禁中而書頗不完請降舊本令補
寫之遂詔龍圖天章寶文閣太清樓管勾內臣檢所闕書錄
上於門下省補寫至是上之賜判秘閣范鎮及管勾補寫官
銀絹有差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一百三之

仁宗皇帝紀四十

嘉祐七年秋七月壬子詔季秋有事于明堂群臣嘗請加尊號 太常禮院言合祭用祈穀所佑神之位不應祀者宜如隋唐舊制設昊天上帝五方位以 眞宗配而五人帝五官神從祀餘皆罷又前一日親饗太廟當時皆修以之爲非詳典禮 宗廟時祭未有因嚴配而輟者今明堂大饗不盡日尚遠請復薦廟前者 祖宗並侑今用與禮獨配前者地祇神州並饗今以配天而亦罷是皆變禮中之大者也開元開寶二禮五帝無親獻儀今禮官請五天帝親獻五帝並行分獻以侍臣要攝 皇帝再拜次詣 眞宗神座於禮爲允詔恭依而五方帝亦行親獻 甲寅廣南轉運使度支員外郎李師中轉運判官都官員外郎劉牧各賜銅二十斤先是嶺南多瘴土芽菅茂盛蓄藏瘴毒師中勸民銀田焚除之以期盡無稅以種及三十頃爲田正免科役於是地稍開闢瘴毒減民而師中與牧也擅除稅不以聞並各奏劾交趾因瘴毒特免聲言入寇師中先得其情既而擒帥事送州界追捕校吏謬言交趾將入寇師中不省但詰其擅棄驛之罪而已 甲子右司諫知虔州趙抃爲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 丁卯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宗實辭泰州防禦使知宗正寺不許 是月右正言王陶上疏曰自至和中聖躬不豫之後天下之人顒顒惴惴無所寄命口望上穹春秋命降生聖嗣內求九廟祀享之重外安四海億兆之心天既莫期未如民心朝廷百執事州郡之史下至草布草萊之士抗疏交章引古今陳災異請擇宗室親賢早建儲嗣危言切語感動人聽者以百數夫爲是議者皆懷不忠孝爲藏利己附之人哉若發於至誠爲 宗廟社稷無窮大計也曰四海生靈死生之命係於安危深思遠慮而言也陛下納諫從善博古通今治亂之要知聖人先天而不違後天而奉天時之道豈能平順民欲而安衆心也故夫感親發德音播告天下擇宗子使知宗正于上以先後大公尊承宗祀而後與子之付以爲太宗宗朝欽奉朝旨而修正國之職下以順悅人情表的聖人意而示端正之勢中外聞之咸謂此舉設施必將不踰人耳目而天下拭目之心一日而定他日聖嗣降育則稍遷其秩使之歸本郎進退之命無爲國體莫不稱愛世下有堯舜之至仁舜之大公矣又之康恭儉而春秋實鼎非近代中庸之主所可跂及啟之格增長聞諸繼內方視聽豈死漫疑或兼宗實以爲自唇以來刊宗正寺者皆用宗子承之與被乃一晨守常差遣何以爲名所以謙抑或者余言其事由宮中密擲官心結處之言舉意因而幾或日婦人近幸不識國家大計向務一時成就陛下而不知反退懷大政驟爾英斷爲害甚矣也風聞宗實頗自有此命而未知衆人何以顏閉門不敢見人聞自二月服除今半年有餘矣臣恐天下之人謂陛下始者順天心人欲而命之今者聽左右嬖幸之言而疑之不獨百世之後使人數措聖政始卒之不一亦恐自今遠近中外奸雄之人得以窺伺間隙矣自古天下禍亂之始未有不由繼嗣不定付屬之心不謹定而家至後世尸宗陛廟存亡者也況數歲以來災異數不可勝紀今春辞除陳許蔡治宗盛之民訛言相驚日食近又龍鬭於南京之葛驛盛夏火王金當消伏太白出角盛大凌犯熒惑又太白經天與歲星晝見天時人事皆見變異其占爲兵凶爲人心不安甚可懼太史必有以其術說陛下言之者陛下於此時豈宜尚復優

游持公聖斷不早恐懼脩省急悉戒哉夫天下者　聖祖
神宗之天下傳至陛下使陛下永福生民措之安全之地陛
下當思　先帝付託之重使　宗廟社稷生民有所依賴天
下忠臣節士有所取正與今萬成常猶有美名也前日未命
宗實人人上言早建儲嗣今日乃無一人敢言者非今日之
人不忠也蓋前日未有主名泛然為公言而陛下不疑也今日
補一宗正官雖非繼嗣似有主名又陛下猶豫遲疑行冬徂
秋十月矣中外之人無貴賤賢愚人人自顧私計皆曰未見
疑復異不敢出一言但日聽朝廷所為以卜治亂而已臣職
為諫官憂不一言則誰為陛下言者故臣區區愛國之心熱
沛滂得而不能自已也陶因請對言宗實官有以上感聖
聰而使宗實畏避不敢前　上問陶欲別與一名目如何陶
對曰此止見一差遣名目乞與執政大臣議之　上曰當別
與一名目於是韓琦等始有立為皇子之議　八月乙亥朔
內出明堂樂章迎神送神曲辭付太常寺　秘閣校理
裴煜奏大祠與國忌同者自慶曆至嘉祐凡八祠有司皆援
舊制禮樂備而不作忌日必哀志有所至其不用樂宜也然樂
所以降格神祇非以適一己之私也謹按開元中禮部建言
忌日享廟應用樂裴寬立議廟尊忌卑則作樂廟卑忌尊則
備而不奏中書令張說以寬議為是宗廟如此則天地日月
社稷之祠用樂明矣臣以為凡祠天地日月社稷與忌日同
者伏請用樂其在廟則如寬之議所異略者有重不失其稱
下其章禮官議曰傳稱祭天以煙為歆神之始以血為陳饌
之始祭地以埋為歆神之始以血為陳饌之始　宗廟以灌
為歆神之始以腥為陳饌之始然則天地　宗廟皆以樂為
致神之始故曰大祭有三始謂此也天地之間虛豁而不見

其形□□陽也鬼神在天地之間不可以人道接也聲屬於陽
故樂之音聲號召於天地之間庶幾神明聞之因而來格故
必求諸陽殷人之祭先奏樂以求神先求於陽也汲灌地求
神於陰達于淵泉也周人尚臭四時之祭先灌地以求神先求
諸陰也然則天神地祇人鬼之祀不可去樂明矣今七廟連
室難分廟忌之尊卑欲依唐舊制及國朝故事廟忌與忌同
日者縣而不作其餘別廟諸后忌同者作之若祠天地日月
九宮大一及蜡百神並請作樂自餘大祠以下諸祠既卑於廟則
樂可不作翰林學士王珪等以為社稷之所尊其祠日若
與別廟諸后忌同者伏請亦不去樂請從之　丙子右衛大
將軍岳州團練使宗實辭泰州防禦使知宗正寺是初
宗實受命徙還善勒　上謂韓琦曰彼既如此蓋姑已乎琦
曰此事安可中輟願陛下賜以手札使知出自聖意必不敢
辭比還使琦之備若又不入琦與歐陽脩等私議曰宗正之命
既出外人皆知必為皇子矣不若遂正其名使知不可辭
告勑付閤門伴以不受今立為皇子止用一詔書事定矣遂
入對乞罷宗實所除官　上曰勿更為他名便可立為皇
子明堂前速與了當琦因請付御藥院及張昇至　帝面諭
之昇曰陛下不疑否　帝曰朕欲使民心有所繫屬宗姓趙
者惟可矣昇即再拜稱賀琦等又奏　帝書手札付外施行既
退輔臣未分辨中使已傳手札於中書召王珪翰林學士
王珪令草詔珪疑焉成請對言此大事也後不可悔外議
皆云非出陛下為此君不出自陛下則禍亂之萌未
可知　上指心曰此決自朕懷非由大臣之言也不如此眾
心不安卿何疑焉乃再拜賀上曰陛下能獨斷　宗廟社稷
聞之天下之福也退而草詔以進　己卯詔曰人道親親王者

之所先務也蓋二帝之隆治由茲出朕甚嘉之右衛大將軍岳
州團練使宗實皇兄濮安懿王之子猶朕之子也少鞠於
宮中而聰知仁賢見于夙成日者選于宗子近籍所以治宗
正之事使者數下其第邈然勤請退久不受命朕默然[illegible]朕
蒙先帝遺德承聖業罔敢失墜夫公愛之道自朝老始
固可以刑天下之風而上以嚴宗廟也其以為皇子 辛
巳上既召宗室入宮諭以立皇子之意 辛卯詔入內內
侍省皇城司即內香藥庫之西偏營建皇子位 癸未賜皇
子名曙初中書擬日旁十字上點最下一字用之 詔太
子太保致仕龐籍陪祀明堂籍辭不至 邈川首領唃廝囉
既老國事皆委其子董氈知秦州張方平奏唃廝囉入貢請
奏為防禦使董氈尋遣使入貢知雜御史呂中復劾奏方平
擅以官爵許戎狄啟其貪心方平議遂不行況其親用以女
妻董氈蒐之共圖夏國夏主諒祚與戰屢為所敗及是諒祚
果兵擊董氈屯於古渭州其勢尚長皆懼以方平諒祚且來
併吞諸族求助於方平求救方平懼飭樓櫓為今之備悉籍
諸縣弓手發下番兵堡砦木古渭州熟戶反增本州戍兵
多事于大為傳不分明求與涇原環慶二路助有警則召之
以省芻糧謂之下番兵方平既發下番兵關西驚擾仍騷矣
至發京畿禁軍士扣輕重不路樞密使張昇言於 上曰往
昔在秦州爲人 昌常欲入寇者甚衆後皆徂止當賣令朝廷可
知而發京畿兵以赴之擾動遠近非計也請少須之 上從
之數日方平復奏諒祚已引兵西去擊董氈矣京師動擾為
董氈所敗益少於古渭州之側御史諫官司馬光因劾奏方
平怯懦輕舉虛耗邊費宰相曾公亮獨右方平曰打兵不
出塞何名為輕舉且寇所以不入者以有備故也有備而賊

不至所以輕舉也不然之邊臣自是不敢為先事之備矣光奏三
上中中徙知秦州張方平知應天府 太常禮院言奉詔詳
定同判太常寺呂公著狀每歲孟享 太廟七室各用羊一
豕一而奉慈一廟不知之酌之豐殺未適其宜本院謹按天
神尊血物可稱其德故祭用犢以貴誠 宗廟北郊則用
太牢以別于神也今雖親郊天子舉以太牢祀以會
州宗廟則會三太牢已用禮給祭每各一牛漢舊儀云祭祀
給每室中分之公府上帝但右牌上后但餘肉委積以與數
千斤周漢宗廟牲牢之豐從可知矣請如公著議凡國家祀
親享太廟舊用犢四羊四豕四今請用犢一羊七豕七薦享
既用羊二豕二今請用羊七豕七禘祫攝事舊用羊四
豕四今請用羊七豕七 皇后廟孟享臘享舊用羊一豕一
今請用羊四豕四詔悉依 乙酉詔太常寺登歌用祝敔先
是翰林學士王珪言在六律樂以五聲播於八音調和諧合
與治道通先王用於太廟社稷事于山川鬼神使鳥獸
盡感況於人乎然而樂雖盛矣世莫知所以為樂也今宗
廟升歌一律奇全五條竹絲土革而匏木不在於所謂祝敔共
兩國以發其聲以節之用鼓不下而鼗鼓知鳴球與祝琴之
在八音故儀[illegible]各有祝敔柳今陛下躬祀明堂正[illegible]
在三爲宰三朱而今入音之和於是下禮官議而增置之
宰判[illegible]中本[illegible]皇子位伴讀及宗正寺伴讀王獵爲
皇子位說書[illegible]江南人也 大宗正司言皇子累奏辭所除
日今已卯還其奏 壬辰詔權以皇城司廨宇爲皇子位仍
命入內副都知任守忠管勾皇子位乘輿器服行李令[illegible] 上既下
[illegible]司馬光王陶等言凡人[illegible]
[illegible]之不相見令皇子辭不受之為已三百餘日不[illegible]

命其說於人遂矣有識聞之足以知陛下之聖不能爲天下得人然臣聞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而行使者受命不受辭皇子不當辭使者不當徒反凡詔皇子內[illegible]且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illegible]爲陛下子何所聞哉[illegible]諭旨彼必不敢違 丁酉賜皇子襲衣金帶銀[illegible]一千 詔登州防禦使同判大宗正事從古沂州防禦使[illegible]勸皇子仍與宗室[illegible]大將軍以上同入內皇子[illegible]乘肩輿乙亥從古等言皇子猶固稱疾是夕使者往返數四留禁門至四鼓皇子終不至乃詔改擇異日 庚子以立皇[illegible]子告天地 宗廟及諸陵辛丑皇子以肩輿入內先是[illegible]責皇子曰汝爲人臣子豈得堅拒君父之命而終不受耶我非不能與衆[illegible]名爾皇子初讓宗正[illegible]周孟陽謀之所上表皆孟陽[illegible]一表餉孟陽十金孟陽辭皇子曰此不足爲謝俟得請[illegible]厚賞爾凡十八表孟陽獲千餘緡及立爲皇子猶固稱疾孟陽入見於臥內曰主上察知太尉之賢參以天人之助乃發德音太尉獨稱疾堅臥其義安在皇子曰非敢徼福以避禍也孟陽曰太尉事兩宮以父母中外所聞 主上爲萬世計而立爲子矣今固辭不拜假如得請歸藩遂得燕安無患乎皇子撫榻而起[illegible]亦及此遂[illegible]入內[illegible]不滿二十口行李蕭然無異寒上有書數廚而已中外聞之相賀[illegible] 甲辰皇子見 上于清居殿自是日再朝于內東門或入侍禁中 九月乙巳朔以皇子爲齊州防禦使進封鉅鹿郡公 丁未以貴人董氏爲充媛 己酉朝饗景靈宮 庚戌饗太廟 辛亥大饗明堂大赦文武升朝官父母妻並與官封轉朝官在今年冬至

已前者父母亦特[illegible]臣僚合該奏薦[illegible]即下行自今特限一月 天下係帳存留寺觀未有名額者特賜名額其[illegible]不係帳而舍屋及一百間以上亦特賜名額[illegible]以釋老之教[illegible]治道而聚匿遊惰[illegible]民此則衆所共知不待臣言也是以國家明立[illegible]法令有[illegible]造寺觀百間以上者聽人陳告科違制之罪仍即[illegible]已深不可悉除故爲之禁[illegible]不使繁滋而已今若有公違法令擅造寺觀及百間以上則其罪已大會遇赦恩免其罪他可矣其棟宇存木猶當毀撤沒入縣官今既不毀又明行恩命賜之寵名是勸之也臣聞爲人上者洗濯其心一以待民是以令行禁止而莫敢不從今立法以禁之於前而發赦以勸之於後則凡國家之令將使民何信而從乎臣恐自今以往姦猾之人將不顧法令依憑釋老之教以欺誘愚民取斂其財以廣營寺觀務及百間以俟後赦冀幸今日之恩不可復禁矣方今元元貧困衣食不足仁君在上豈可復倡釋老之教以害其財用乎[illegible]此之謂也伏望陛下追改前命[illegible]院舍不係帳者不以屋宇多少並依前後敕條毀[illegible]京寺觀院舍雖不係帳亦賜名額一節更不施行[illegible]民所信而遊惰不能爲姦也[illegible] 帝享明堂方[illegible]齋而充媛董氏疾革使白皇后曰妾不幸即死毋輒聞以罔上精意后泫然從之壬子 帝臨奠悼悵追贈婉儀癸丑加贈淑妃特遷其父右侍禁安爲閤門祗候官其弟姪四人葬奉先資福院後諫官司馬光言伏見充媛董氏薨追贈婉儀又贈淑妃陛下親爲之輟朝俯服群臣進名奉慰又命有司爲之定謚及行策禮於葬日仍

給內侍外庭之議皆以為董氏名秩本微病亟之日方拜充
媛今送終之禮太為崇重臣按古者婦人無謚近世惟皇后
有謚及有追加策命者妃嬪已下未之有也又鼓吹本以賞軍
功未嘗施於婦人唯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
功方給鼓吹後至中宗時韋后建議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
明王之令典不足法也臣愚以陛下恭儉寡欲近歲以來後
宮之寵嬖昵頗大盛過分者聞於外者此四方之人所以咨嗟
頌詠歸仰聖德也不意今茲以既歿之董氏而有司曲妄
崇虛飾以隳紊制度濫假名器使天下之人疑陛下隆於女
寵其非所以益聖德也況禮數既崇則凡事所須用度益廣
今明堂大禮新畢帑藏空虛賦斂日滋元元秋困誠不宜更
崇大後宮之喪以損增煩費夫亡者雖加之虛名盛飾豈能
復知而適足以仰累聖德臣切惜之伏望陛下特詔有司悉
罷議謚及策禮其葬日更不給鹵簿鼓吹事所須悉從減
損不必盡一品之禮以明陛下薄於女寵而厚於元元也
上嘉納之 己未內外官並以明堂恭謝加恩宰相韓琦封
衛國公 戊辰改奉先觀為崇先觀仍給永興軍店宅務日
錢二千諫官司馬光等上言前者伏覩陛下幸奉先觀恭安
真宗御容當是時臣等不知事之本末不敢進言自後方知
本觀舊日 先帝時嘗有旨建近因本觀道官內臣知章奏
有奏陳稱是 帝御容意欲張大事體仍有興修以為勞費
別圖因賞陛下天性仁孝以為崇奉 祖宗事無其請遂更
盡 先帝御容以易奉先之像改為崇先觀知章既得御容
倚以為名姦詐之心不知紀極乃更求開拓觀地別建殿宇
殿及諸廊宇將近百間制度宏侈計其所費踰數千萬向去
增益未有窮期臣等切以 祖宗神靈之所依托於太廟木

主之所以尊奉帝王之孝者莫若虞舜商之高宗周之文武未
聞宗廟之外更廣為象設然後得盡至誠也唯高宗祭祀親
廟微而豐於昵故傅說戒之曰典祀無豐于昵則亂事神
則難祖己訓于王曰無豐于昵是規之也後至漢氏始為原廟當時
醇儒達禮者猶不以為是況畫御容於道宮佛寺而又為之星
之殿其為黷亦甚矣且又 太祖 太宗御容在京師者止
於興國寺啟聖院而已 真宗御容已有數處今又益以崇
先觀是亦以小暱而與乃失尊事之義乎原其所來止因知
章希寵冀恩乃敢改為崇先觀因其造事端致陷朝廷於非禮今
既奉安御容難以遽更若只就本觀舊有殿宇修塗固足崇
奉所有創添殿宇伏乞一切停罷并劾知章誣罔之罪明正典刑
冬十月乙亥皇子上表辭所除官賜詔不允 丙子左衛
大將軍隴州防禦使邢國公世永為防禦使初世永自
陳 太宗以後族子之後官正任者十餘人臣 太祖之玄孫
又未官為最長而今領使名歲久故特遷之
壬午封婕妤周氏三代初知制誥張瓌上言中書送下封婕
妤 代告其婕妤作正二品其封贈未應三代請下有司檢
詳典故中書引用夫人許氏夫人張氏例知制誥祖無
擇又言許夫人張夫人出一時之恩未為得禮於是更下學
士院詳定而止及三代焉 時學士院新定後宮封贈父祖
制行與妃比及三代諫官司馬光等上言夫禮之所謹
在於尊卑之分別嫌明微故國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粱蓋
以大夫貴近於君故推而遠之以防僭偪之端士賤遠於君
雖與之同物無所嫌也況后妃之際實治亂之本聖人於此
尤致敬焉母儀四海六宮之內無與等夷妃品
秩雖貴而后皆為之君今封贈之典混而為一日 實恐其

錮陛下聖明宮壼之政豈幾有倚於何仁之處多欲作何以制
嫡庶防萌杜漸去度不干孫也昔漢文帝幸郎署愼夫人得
與皇后同坐中郎將袁盎引却愼夫人席曰陛下既以后有
夫人乃妾妾主豈可同坐哉文帝善其言後世以此法士臣
以為不可而紀頗力事況習之以衆論以為自如之法于臣竊
按天聖中遇南郊大禮皇太后追贈三代太妃止贈二代列
貝妃贈三代乃近歲之失不可以不正請省內外之臣凡
入兩府者皆贈三代妃止一品禮不可以後之臣竊以為不
然聖主制禮內外異宜不可均一內官指揮欲別使名秩雖
殊而比肩為臣共同職業須贈三代不足為婕妤與妃之
次相亞而有妾主之分以此尤宜分別名器使之昔明以防
後世之有僭差不可內荅故禁苟然而已也臣愚欲望陛下
特降聖旨改定新制自今後雖皇后得贈三代自妃以下皆

不過二代若以外廷之臣封贈太優則乞自今後唯宰相樞
密使得贈三代自參知政事以下止於二代庶幾得禮之宜
不報 己丑禁天下衣黑紫服皇親與內臣所衣紫皆再入
為黝色後士庶浸相倣而言者以為奇袤之服故禁之 甲
午知制誥王安石詳詢當三班院吏王安石詳察在京刑獄
有少年得鬭鶉其同儕借觀之因就乞之鶉主不許借者恃
與之狎昵遂携去鶉主追及之踢其脅下立死開封府按其
人罪當償死安石駁之曰按律公取竊取皆為盜此不與而
彼強携以去乃盜也此追而毆之乃捕盜也雖死當勿論府
司失入平人為死罪府官不伏事下審刑大理寺皆以府斷
為是有詔安石放罪舊制放罪者皆詣殿門謝安石言我
無罪不謝御史臺及閤門累移牒趣之終不肯謝臺司因劾
奏之執政以其名重釋不問但徙安石他官 度支員外郎

以聞收市吏坑為陷害使臣得先其貨入小銅冶大發官中諸
民止於將吏積逋錢為民無所取資群聚私鑄與江西水
盜合從之際兼之將捕其黨執付杖銅皆時禁之民銅悉入官
而不問其所從私鑄衣食於所給又從而誅之是豈但民犯
法也乞令銅入即償者民盡樂輸私鑄遂絕者因歲運鹽給
與諸州則道無遠多使竊雜惡抗命上用為一運擇攝官主
之歲終會其課以為殿最是歲鹽課增十五萬緡 乙未詔
天下常平倉多所移用而不足以支兩年其令內藏庫與三
司共支緡錢一百萬下諸路助糴之從右正言判司農寺王
陶所請也 十一月乙巳進封沂國公主為兗國公主 建州
觀察使知衛州李璋改安州觀察使復為駙馬都尉 戊子
皇子從入位 辛未從利州路轉運判官司封員外郎王靖
提點陝西路刑獄鄉戶之役于州縣者優則又留勞則欲避

去縣史輒不以時代請令籍所役歲月先期除代毋須申許
後遂為令 十二月癸巳城司選卒吳達等奏常史張文政
嘗殺人有司鞫問無狀願得清詳所從而亡者不遣御史傳
堯俞等附下必不惜此數人意恐沮塞則自是不復聞外事
矣不推付之有司辨其是非而懲罰之則其事上聞者皆實
乃所以廣聰明也諫官司馬光等言 祖宗開基之始人心
未安恐有大姦陰謀無狀所以躬自選擇左右親信之人使之
周流民間察得何以察間見之時萬一有挾私誣枉者則斧鉞
隨之是以此屬皆知畏懼莫敢為非今海內承平已踰百年
上下安固人無異志比變風移宜有釐革而因循舊貫更成
大弊乃至帷薄之姻郊之請可舍所悉被此屬寘過失廣作威
福私有干請所欲則雖有大惡掩而不聞所憎則舉動言語
皆見掏摭臣等皆病國家擇天下英才以為公卿大夫而猶

不可令頗任此廝役小人以為耳目豈足恃哉今乃妄執平民加之死非使之幽繫囹圄接擢楚毒而不得服其能辯明若更不聽有司詰問况初糾察之人少加懲戒臣恐此屬無復畏憚肆加横恣使京師吏民無所措其手足豈合祖宗之意哉詔清等決杖配下軍（按河東… 上記… 附見之）丙申幸龍圖天章閣召輔臣近侍三司副使臺諫官皇子宗室駙馬都尉主兵官觀　祖宗御書又幸寶文閣為飛白書分賜從臣下逮館閣作觀書詩韓琦等屬和又宴群玉殿傳詔學士王珪撰詩序刊石于閣東宴上再會于天章閣觀瑞物復宴群玉殿　帝曰天下久無事今日之樂與卿等共之宜盡醉勿辭賜禁中花金盤香藥又召韓琦至御榻前別賜酒一卮從臣霑醉至暮而罷（呂氏家塾記云皇子在侍臣之列蓋附見之）是歲成冬興決

天下斷大辟一千六百八十三人

二十七　十三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一百九十三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一百[illegible]之一

仁宗皇帝[illegible]

嘉祐八年春正月己酉，翰林學士范鎮知貢舉[illegible]

閤上許依所當進奏人石方稱[illegible]

今日[illegible]所與翰林[illegible]

龍圖閣直學士知審官院韓[illegible]

仍更其事以知諫御史[illegible]知雜[illegible]

[illegible] 戊[illegible]韓琦[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民[illegible]

不豫 甲申[illegible]天下因[illegible]一等徒以下釋之[illegible]

[illegible]子少傅致仕田況為太子太保[illegible]

武中與人若與不可至其有所守人亦不能移也其論天下

事甚多至[illegible]以[illegible]政本日輪兩制館閣一員

於便殿備顧問以[illegible]大學與[illegible]

決[illegible]

侵地[illegible]中青[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名其[illegible]

用之[illegible]以兄子[illegible]

寧殿一兩閣見 上所御[illegible]

上[illegible]如此[illegible]

也可輕費之哉 三月甲申詔前鄆州觀察推官孫兆邠州

司戶參軍單驤診御脉 上初不豫醫官宋安道等進藥久

未効而兆與驤皆以醫術知名特召之[illegible]詔中書劾宋安

道等罪以聞 丁未詔進士七舉諸科八舉曾經御試年四

十以上進士五舉諸科六舉曾經御試及進士六舉諸科七

舉曾經御試年五十以上河東河北陝西舉人[illegible]一舉令

禮部貢院特以名聞 戊申太子太保致仕[illegible]卒時 上

不豫[illegible]不果[illegible]

[illegible]長於吏事持法[illegible]軍中有[illegible]

刻[illegible]至死以故士卒聞風畏服而治[illegible]

為[illegible]者所[illegible]

章[illegible]中書[illegible]

吏治如[illegible]

並[illegible]也 丁巳[illegible]

將軍曰道[illegible]

周將軍[illegible] 上不

豫[illegible]

乃詔[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陛[illegible] 甲子御延和殿賜進士許將

等一百二十七人及第六十七人同出身諸科一百四十七

人及第[illegible]百人及第同出身

諸州[illegible]人也 乙丑以

上閤門拜表稱賀 辛未晦 上[illegible]殿[illegible] 上飲

食起居[illegible]

上指心不能言召醫官診視投藥灼艾已無及丙夜遂崩左

乃欲開宮門召輔臣 皇后曰此際宮門豈可夜開且密諭
輔臣黎明入禁中又取粥於御廚醫官既出復召入使人禁
守之 夏四月壬申朔輔臣入至寢殿 后定議召皇子入
告以 上晏駕使嗣立皇子驚曰某不敢為某不敢為因反
走輔臣共執之或解其髮或被以御服召殿前馬步軍副都
指揮使都虞候及宗室刺史已上至殿前諭旨又召翰林學
士王珪草遺制珪惶懼不知所為韓琦謂珪曰 大行在位
凡幾年珪悟乃下筆至日晡百官皆集猶吉服但解金帶及
所佩魚自垂拱殿門外哭而入班福寧殿前 大上韓琦宣遺
制 英宗即皇帝位見百官於東楹百官再拜復位哭乃出
帝欲亮陰三年命韓琦攝冢宰輔臣皆言不可乃止 [illegible]

[illegible]

癸酉大赦除常赦所不原者百官進
官一等服緋紫及十五年者與改服色優賞諸軍如乾興故
事所費無慮一千一百萬貫匹兩在京費四百萬時禁衛或
相告乾興故事內給食物中有金既而宮中果賜食衆視食
中無有紛紛以為言殿前副都指揮使李璋呼什長謂曰爾

□□於外除宮 王上未臨政已疏宮爾何功復云云敢
有者輒衆乃定 贈方員外郎判吏部南曹王端言公卿士
第號哭衍宮禁諸軍而錫服與年勞者等何以示勸請從
在日出詔為今端實勞也 命引進副使王道恭告哀契
丹左藏庫副使任拱之告哀夏國援之仍齎賜大行遺留及
遺留物 三司奏乞內藏庫錢百五十萬貫紬絹貳伯伍拾萬
疋銀伍萬兩助山陵及賞賚從之 宮苑使石全彬提舉制
造梓宮以入內供奉官□□為都監毋得過有華飾 武勝軍節
度使李璋鎮東軍節度使李端愿同州觀察使李瑋乞隨宗室別
班入臨詔璋管軍同百官入端愿瑋從所乞 上初即位與
輔臣言皆不名及對臣僚醫官有欲為孫兆單驤地者言於
上曰先帝初進兆等甚有驗不幸至此乃天命也非醫官
所能及 上斂容曰聞兆等皆兩府所薦信乎對曰然 上
曰然則朕不敢與知惟公等裁之皆竄兆編管池州
驤峽州同時貶者十二人獨兆驤得遠地云 乙亥群臣
表請聽政不從 詔天下官名地名人姓名與御名同者改
之改□部□□□管 命韓琦為山陵使 先是輔臣奏事
帝必詳問本末然後裁決無不當理中外翕然皆稱明主
是日驟得疾不知人語言失序復召已責降醫官宋安道
等入治 □□□□□□□□入作疾內侍尊 皇后同皇太后
丁丑群臣上表請聽政從之既而以疾不果有司
請改日大祥日大臨言下旬日則不利 上及 太后
令避 太后而已 己卯大斂 上疾增劇號呼狂走不能成禮
韓琦亟投杖褰簾抱持 上呼內人屬令加意擁護又與同
列入白 太后下詔候聽政日請太后權同聽政分禮院奏請
其日 皇帝同 太后御內東門小殿垂簾中書樞密院合

班起居以次奏事或非時召學士亦許至小殿　皇太后處
分稱吾辭臣進名起居于內東門從之[illegible]
[illegible]　戊辰遣供備庫副使安德裕等二十人告哀諸
路官吏軍民以　先帝升遐及　上嗣位之意　諫官司馬
光等言竊見大行皇帝已近旬日其告哀契丹使者猶未遣
發蓋謂不當以喪報使者對答繼嗣之辭臣等竊以為使
何則國家既與契丹約為兄弟由此大喪安可不告喪而制
探之人所在有之今天下納哀虜中豈得不知而計告之人
尚未到彼虜謂中國有何事故能不猜疑自古太宗無子則
取於小宗以為後著在禮典豈為國恥若虜人有問豈以實
對有何所傷今聞繼嗣於使人而使人對以不知事體豈得
穩便陛下初為皇子之時詔書已布告天下虜中安得不知
今告答以虛辭不足詐彼而適足取其笑伏願國家自與契
丹和親以來五十六年生民樂業今國有大故正是鄰邦敦閱
何之時豈可更拖先理自生間隙臣等伏願朝廷早決此議
令使人晝夜兼程進發若虜中問及繼嗣事以實告君子
曰言忠信雖蠻貊之邦行矣此之謂也　辛巳命崇儀副使劉乾
元節使契丹節度使耶律授等進遺留禮物　上下東
閤改見國使人見令閤門以書幣入如契丹使者至使者遣
臣有欲卻之者有欲俟其至國門而令出者議未決太常丞
集賢校理邵元請許其使者奉國書置柩前俾得見　上以
安遠人詔從其言[illegible]　龍圖閣直學
士周沆實館伴契丹使者初未許見乞詔取書置柩前使者
固請見曰取書非故與也　上以方哀辭使者執書不
肯授閤門沆曰昔北朝有喪南使至柳河而還今朝廷重鄰
好聽北使至京師遂令於几筵因見禮乎奈何更以取書為
嫌乎使者乃授書然　上亦不見報事朝廷未知契丹主之
年沆從容雜他語以問使者北不覺遂對以實既而悔之相
顧愕然曰今復見吾南朝矣　壬午輔臣入對于崇儀殿西
閤　皇太后御內東門小殿垂簾聽政初議　帝與　太后
同御東殿垂簾輔臣合班以次奏事又廷　上方服藥權居
崇儀殿東閤之西室　太后居其東室輔臣既入西室候問
聖體因奏軍國事　太后乃獨御東殿輔臣以政事候奏於
簾前云　癸未內出遺留物賜兩府宗室近臣主兵官有差
富弼文彥博時居喪皆遣使就賜之[illegible]　天
章閣待制知諫院司馬光言國家遇賜以遺留物如臣所得已
千緡況名位漸高必所賜愈厚舉朝之內所費何翅鉅萬
切以國家用度素窘復遭大喪累世所藏幾乎掃地傳聞外
州軍官庫無錢之處或借貸民錢以供賞給一朝取辦逼以
鞭扑當此之際群臣何心以當厚賜況將來山陵所須全未
有備國信往來又當供億萬一更有水旱軍旅之虞不知朝
廷何以應之若國用不足必重斂於民民已困窮何以供命
飢寒所驅必為盜賊此乃安危之本願陛下深思熟慮勿以
為細事而忽之也臣誠知乾興之際曾有此例亦以當時所
賜不多如此之多況當時帑藏最為富實今事力耗竭十無
一二豈可但云舊例不返損益況群臣為臣共國同事股肱
耳目舒措一體安則俱安危則俱危豈待多得金珠然後輸
忠盡力恐非所以遇士大夫之道也今天崩地拆率土哀摧
群臣各遷一官不賜寒勤因深且厚誠不忍更受賜物因公
家之備為私家之利伏望聖慈許令侍從之臣各隨其意進
奉金帛錢物以助山陵之費如此則君恩下流臣誠上達上
下相安洽於至和既可以少紓民力又不至有傷國體光遂

臣□□列□□客省進奉詔以乾興年無此例却之光又□□□今
國家多憂人心危懼正是朝廷用財之時宜損益變通之際豈
可不究利害但謂舊例而已況所賜群臣之物比舊例過多
幾倍而群臣有所進獻則云舊例無之雖聖恩務在優隆然
群臣有廉恥之心者何面目以自安又州縣鞭撻平民逼取
錢物以濟一時之急不知乾興年中何嘗有此例也以此見國
家府庫實貧後多逐時不同豈可每執舊例不加裁損今大喪之
後內外困窮凡百在位之臣皆當焦心克己以救其患若受
此非常之賜恬然有之曾不為愧則下衆必曰我輩終年苦
所得幾薄群臣安坐而享其厚利其心安得不怨百姓亦曰
我輩剝膚椎髓以供賦斂而浩浩入群臣之家如泥沙不惜
其心安得不怨近者怨遠者怨為國計者可以不深思遠慮
乎是以臣輩區區欲輸此物非謂可以增益帑藏之富助用度
之急也其意蓋以通上下之情別遠近之心塞無厭之求解
垂斂之怨伏望朝廷留心省察知其為安危之本非為小廉
競小忠也朝廷卒不許光乃以所得珠為諫院公使錢金以
遺其舅氏義不藏於家　甲申宰相韓琦加門下侍郎兼兵
部尚書進封衛國公[illegible]曾公亮加中
書侍郎兼禮部尚書樞密使張昇參知政事歐陽脩趙槩並
加戶部侍郎樞密副使胡宿吳奎並加給事中　司馬光上
皇太后疏曰群生無福　大行皇帝奄棄天下　皇帝繼統
哀毀成疾未能親政恭請殿下同決庶務臣愚伏計殿下念
宗廟社稷之重為四海黎元之計不得已而臨之非中心所
欲也若　皇帝聖體不日康寧殿下必推而不居若藥石未
効則殿下方且投覽萬機未暇自安故凡舉措動靜不可不
謹戒留心焉方今天下之勢危於累卵小大戰戰憂畏百端

□□□□□□內外協力以衛國家之心則禍難
之□□□□□□□大安危之本在於任人治亂之機在於賞
罰□一者不可不察也若中外百官各得其人賢能者進不肖
者退忠直者親讒佞者疏則天下何得不安任職之臣多非
其人賢者退不肖者進忠直者疏讒佞者親則天下何得不
危賞不因喜罰不因怒賞必有所勸罰必有所懲則天下何
得不治喜則濫賞怒則妄罰賞加於無功罰加於無罪則天
下何得不亂然則天下安危治亂不在於他在於人主方寸
之地而已矣凡御下之道恩過則驕　不可不戢之以威威
過則怨怨則不可不施之以恩恩威之道聖人所以制世御
俗猶天地之有陰陽損之益之不失中和以生成萬物者也
夫恩者欲物之親己也有時而生怨威者欲物之畏己也有
時而生慢小人之性恩過則驕驕而裁之則怨爵祿賞賜
安加於人則其□頌皆曰我與彼才相若也功相敵也彼得
之而我獨不得何哉是出一恩而召群怨也故曰恩有時而
生怨也威嚴太盛則人但見□刑罰所苛則遇及無辜濫及
無辜則其□□皆曰是過也人誰無之彼既不免行將及我
於是乎始□思亂為其上者乃更畏恐而求姑息是始於嚴
而終於慢也故曰威有時而生慢也如是則為人上者豈不
至難哉然善為人上者不然恩必施於有功而罰必加於有
罪恩雖至厚而人不敢妒者何也衆人之所與也罰雖至重
而人無所怨者何也衆人所共惡也　大行皇帝天性至仁羣
臣之功或未足言而賞之已厚罪或不可容而罰之至輕善
則喜矣而小人不識大恩者或幾乎驕慢臣竊意殿下今茲
繼而為政必糾之以猛糾之以猛誠是也然天下之人涵濡
大行皇帝聖澤日久一旦暴加繩檢恐駭而離心伏願□□

徐以義教之戒之有不聽從而尤無良者然後加刑罰焉則誰敢不肅此善之善者也往者　大行皇帝嗣位之初　章獻明肅皇太后保護聖躬綱紀四方進賢退姦鎮撫中外於趙氏實有大功但以自奉之禮或崇重太過外親鄙猥之人或忝污官職左右讒諂之臣或竊弄權柄此所以負謗於天下也今殿下初攝大政四方之人莫不觀聽以占盛德臣以爲凡名體禮數所以自奉者皆當深自抑損不可盡依　章獻明肅皇后故事以成謙順之美副四海之望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殿下當信之用之與共謀天下之事鄙猥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勳者殿下當疎之遠之不可寵以祿位聽采其言也臣聞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況后妃與國同體休戚如一若趙氏安則百姓皆安況於曹氏必世世長享富貴明矣趙氏不安則百姓塗地曹氏雖欲獨安其可得乎是故政者正也爲政之道莫若至公臣願殿下孰察群臣之中有賢才則舉之有功則賞之雖賤如廝役憎如仇讎遠在千里之外皆不可棄遺如此則人誰不勸矣群臣之中職事不修貪殘之有罪則刑之雖貴爲公卿親爲兄弟近在耳目之前皆不可寬假如此則人誰不懼矣夫爲善者勸爲惡者懼百姓稱職萬民樂業天下之安猶倚泰山而坐平原也尚何憂哉然後侯　皇帝聖體平寧授以治安之業自居長樂之宮坐享天下之養則殿下聖善之德冠絕前古光映後來雖周之文母漢之明德不足比也　乙酉作受命寶命歐陽脩篆其文曰　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發諸路卒四萬六千七百八十人修奉山陵丙戌以國子監所印九經及正義孟子醫書賜夏國從所乞也　丁亥以皇子右千牛衛將軍仲鍼爲安州觀察使光國公右內率府副率仲糾爲和州防禦使樂安郡公仲恪爲博州防禦使大寧郡公　翰林學士王珪上言聖體已安　皇太后乞罷權同聽政即命珪草還政書而不行[illegible]熒惑自七年八月庚辰夕伏積二百四十九日命輔臣祈禳於集英殿己丑晨見東方　癸巳權三司使蔡襄奏　大行山陵一用永定制度於是右司諫王陶上言民力方困山陵不當以永定爲準其後京西轉運使吳充楚建中知鄭州田棐繼上言請遵　先帝遺詔山陵務從儉約皇堂上宮除明器之外金玉珍寶一切屏去建中須城人也禮院編纂蘇洵亦貽韓琦書切諫至引華元不臣以責之琦爲變色乃詔禮院與少府監議唯省乾興中所增明器而已其他猶一用定陵制度[illegible]右司諫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鄭獬上言大行山陵依乾興制度雖未爲過侈以今校昔甚有不同乾興帑藏充積財力有餘故可以溢　祖宗之舊制今國用空乏財賦不給近者賞軍已見橫斂富室嗟怨流聞京師雖三路州郡頗能支梧蓋將累歲消備一日費之不知何年復能充補萬一歲凶民飢小有風塵之警則將何策以善其後豈可用乾興爲法也夫儉葬之制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以爲葬君愛父不在於聚財此前世之極論自不復言竊惟先帝節儉愛民出於天性無珠玉奇麗之好無犬馬游觀之樂服御至於澣濯器玩極於朴陋此天下所共知也今山陵制度乃取乾興最盛之時爲準獨不傷　先帝平日節儉之德乎臣以爲宜敕有司條具名數再議減節[illegible]

上自不豫以來喪皆禮官執事群臣奏請則垂簾不坐乙未
大祥　上始親行禮又卷簾坐受然人心稍安　丁酉起復
文彥博固辭表三上乃聽終喪尋有詔給俸賜比宰臣之半
彥博又辭許之[illegible]　己亥群臣上表請臨朝聽
政表三上乃許之立京兆郡君高氏為皇后北作坊使遵甫
之女曹節度使繼勳之子也母曹氏　皇太后親姊后同歲與
上同育於禁中　仁宗嘗謂　太后他日必以相配　太后
許諾既長出宮慶曆七年歸於濮邸封京兆郡君於是正位
戊戌司馬光上疏曰臣愚竊惟　大行皇帝春秋未甚高以
宗廟社稷之重昭然遠覽確然獨斷知陛下仁孝可守大業
擢於宗族之中建為嗣子授以天下其盛德隆厚蹈於天地
固非微臣所能稱述今不幸奄棄萬國陛下哀慕泣血以承
繼書過於禮制以至成疾中外聞者無不感泣知　大行皇
帝能為天下得人治平之期企踵可待群臣百姓不勝大幸
今者聖體痊平初臨大政四海之人拭目而視傾耳而聽舉
措云為不可不審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召誥曰王乃初服
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夫為政之要在於用
人賞善罰惡而已三者之得則遠近翕然響風從化可以不
勞而成無為而治二者之失則流聞四方莫不解體綱紀不
立萬事廢隳禍亂之原安危之幾盡在於此伏願陛下鄭重之
重之精心審慮如射之有的必萬全取中然後可發也惟丁
思念　先朝欲報之德奉事　皇太后常謹撫諸公主益優
此誠仁孝之至過人遠甚臣願陛下雖天性得之復加聖心
夙夜匪懈慎終如始以綏億兆之心形四方之化則福祚流
衍孫令聞垂於無窮矣古者人君嗣位必踰年然後改元臣
願陛下一循典禮勿有變更於中年也三年之喪自天子達
於庶人一也自漢氏以來始從權制以日易月陛下雖
仰遵遺詔俯徇群情二十七日而釋服至於宮禁之中音樂
遊燕吉慶之事皆俟三年然後復常以盡送終追遠之義焉
禮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為其父母齊
衰期為所後者之親皆如子而為己之親皆降一等蓋以特
重於大宗則自降其小宗所以專志於所奉而不敢顧私親
也漢宣帝自以為昭帝後終不敢加尊號於衛太子史皇孫
光武起於布衣親冒矢石以得天下自以為元帝後亦不敢
加尊號於鉅鹿都尉南頓君此皆循大義明至公當時歸美
後世頌聖至於哀安成靈或自旁親入繼大統皆追尊其祖
父此不足為孝而適足犯義侵禮取譏當時見非後世臣願
陛下深以為鑑杜絕此議勿復聽議凡此數者臣伏計陛下
聰明皆素知之然臣復區區進言者誠懼不幸有諂諛之臣
不識大體妄有開說以求容媚陛下萬一誤加聽從欲掩誣
爭之亦無及已是以不敢不先事而言庶幾聖德純粹完美
不有秋毫之缺使一夫竊議於其間者臣之志也　五月癸
卯進封公主為長公主岐國改越國福安改康國慶壽改魯惠
國永壽改榮國寶安改順國　以皇子位伴讀太常少卿李
受為左司郎中皇子位說書屯田員外郎王獵為刑部員外
郎並兼天章閣待制受兼侍讀獵兼侍講　位官勾皇子位昭
宣使端州刺史右班副都知石全育領康州團練使充入內
副都知故事都知四人至是并全育而五詔後有闕勿補
[illegible]　庚戌封皇長女為德寧公
主第二女為寶安公主第三女為壽康公主中書奏用故事
并長公主皆賜冊罷其冊禮　詔山陵所用錢物並從官給
毋以擾民詔雖下然調役未嘗損也[illegible]　三

司□□□陵當用錢糧五十萬貫石而不能備或請移陝西緣邊入中於永安縣轉運副使許尚陳五不可且乞如其數以獻許之 右司諫王陶為戶部員外郎直史館充皇子位伴讀屯田員外郎周孟陽祕書丞孫思恭並皇子位說書孟陽自以王宮教授與 上有潛邸之舊而李受王獵皆非 上故議顧允得待制由此欲望閣待說書不拜 司馬光言臣聞三代之王置師傅保以教其子又置三少與之燕居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之人皆選孝弟端良之士遂去邪人毋得在側使之日見正事聞正言然後道明而德成心會而體安確後兆民功流萬世此教之所以為益也今王陶等雖為皇子官屬若不日日得見或見而遽退吾言不合志意不通未嘗與之論經術之精微辨人情之邪正究義理之是非考行己之得失數者止於供職與者止於備禮而左右前後侍御僕從或有佞邪讒巧之人雜處其間出入起居朝夕相近誘之以非禮導之以不義納之以諂諛濟之以詐偽雖皇子天資性聰明端愨難移然親近易昵積久易遷消□易入諸偽易或如此則雖有碩儒端士為之師傅終無益也臣聞孟子曰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又曰一齊人傅之眾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臣愚伏望陛下多置皇子官屬慎選天下有學行之士以充之使每日在皇子位與皇子居處燕遊講論道義贊善抑惡輔成懿德其左右前後侍御僕役亦皆選小心端愨之人使所屬官司結罪保明然後得收專委伴讀官糾舉施行即時斥逐不令在側若皇子自有過失聽三規諫不從者亦聽以聞如此則必進德修業日就月將善人益親邪人益疏誠天下之幸也

乙巳賜鄭州公使錢五百貫以靈駕所過故也富弼既除喪戊午授樞密使禮部尚書同平章事庚申翰林學士王珪奏謹按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春秋公羊說讀誄制諡於南郊若云受之於天然乾興元年夏所定 真宗皇帝諡具秋始告天於圜丘史臣以為天子之諡當集中書門下御史臺五品以上尚書省四品以上諸司三品以上於南郊告天議定然後連奏以聞近制唯詞臣撰議即降詔命庶僚不得參聞頗違稱天之義臣奉命撰上 先帝尊諡欲望明詔有司稽詳舊典先之南郊而後下臣之議 先帝之茂德休烈有信萬世之傳詔兩制詳議翰林學士賈黯等議如珪奏從之 甲子集慶節度使知曹州張茂實請改名孜從之 戊辰皇子仲鍼仲糾始就東宮聽講 是日初御延和殿 上疾猶未平命輔臣祈福于天地 宗廟社稷及景靈宮寺觀又遣使二十一人禱岳瀆名山 六月癸酉 上復以疾不出是時唯兩府得入對柔儀退詣內東門小殿簾帷之外覆奏政事於 皇太后如初先是禮院言 大行祔廟而太廟七室皆滿請增置一室詔兩制及待制以上與禮官考議觀文殿學士孫抃等議曰治謹按禮曰三昭三穆與 太祖之廟而七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世數昭穆者據父子之正而言也若兄弟則昭穆同不得以世數數之矣商祖丁之子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四君皆有天下而商之廟有始祖有太祖有太宗有中宗若以一君為一世則小乙之祭不及其父祖丁是古之兄弟相及昭穆同而不世數數之明矣故晉之廟十一室而六世唐之廟十一室而九世中宗睿宗之於高宗敬宗文宗之於穆宗同居昭位國朝 太祖為受命之祖 太宗為功德之宗此萬世不遷者也故 太祖之室 太宗稱孝弟 真宗稱孝子

大行皇帝稱孝孫而禘祫圖 太祖 太宗同居昭位南向 眞宗居
穆位北向蓋 先帝稱用古禮而著之於祀典矣 大行皇帝神主祔廟
伏請以八室爲八室以備天子事七世之禮詔從之於是龍圖閣直學士
兼侍讀盧士宗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司馬光議曰臣等謹按王制天子七廟三
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太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昭穆親盡則毀示有
終也自漢以來天子或起於布衣以受命之初太祖尚在三昭三穆之次故或祀
四世或祀六世其太祖以上之主雖屬尊於太祖親盡則遷故漢元
帝之世太上廟主瘞於寢園魏明帝之世處士廟主遷於園
邑晉武帝祔廟遷征西府君惠帝祔廟遷豫州府君自是以
下大抵過六世則遷其神主蓋以太祖未正東嚮之位故止
祀三昭三穆若太祖已正東嚮之位則并三昭三穆爲七世矣唐
高祖初立祀四世太宗增祀六世及太宗祔廟則遷弘農府
君神主於夾室高宗祔廟又遷宣皇帝神主於夾室皆祀六
世此前世之成法也惟明皇立九室祀八世事不經見難可
依據今若以 太祖 太宗爲一世則 大行皇帝祔廟之
日 僖祖親盡當遷於西夾室祀三昭三穆於先王典禮及
近世之制無不符合太廟更不須添展一室詔抃等再議於
是復上議曰先王之禮自上以下降殺以兩故有天下者事
五世自漢以來諸儒傳禮者始有夏五廟商六廟之說其說
出於不見商伊尹之言而承用禮緯之誤蓋自唐室同廟制
不同而大抵皆七世王制所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者是也今議者疑 僖祖既非 太祖又在三昭三穆之外
以爲於禮當遷如此則是以有天下之尊而所事止於六世
不稱先王制禮降殺以兩之意且議者言 僖祖當遷者以
爲在三昭三穆之外則於三代之禮未嘗有如此而不遷者
臣等以爲三代之禮亦未嘗有所立之廟出太祖之上者也

後世之禮既與三代不同則廟制亦不得不變而從時且自
周以上所謂太祖亦非始受命之王特始封之君而已今
僖祖雖非始封之君要爲立廟之始祖方廟數未過七世之
時遽毀其廟遷其主考三代之禮亦未嘗有如此者也漢魏
及唐一時之議恐未合先王制禮之意臣等竊以爲存 僖
祖之室以備七世之數合於經傳事七世之明文而亦不失
先王之禮意詔恭依 戊寅翰林學士權三司使蔡襄爲修奉
太廟使襄乃以八室圖奏御又請廣廟室并夾室爲十八間
從之 侍御史呂誨上疏曰陛下踐阼于今累月哀慕日深
摧毀過禮聖躬違豫久而未平萬機滯留皆斯故也宮嚴
閟不覩清光臣子之心若爲勞處傳聞太醫所上湯劑鮮用
服餌臣居外閤知其然陛下必以方術無狀當更選上醫精
加調護若謂勿藥有喜計日可待則臣恐宣節失宜五行二
氣沴浸日伏邪得干正非所以保聖躬爲宗社計也且居喪
之禮毀不滅性聖經深戒士人承家猶曰弗可況萬乘之重
耶商高宗居亮陰中謂傅說曰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
厥疾弗瘳乎居尚及於此況陛下實攖美疹豈可不念臣敢
祈明斷節損哀泣早數一行責成太醫講求藥餌毋俾玩疾
切須瞑眩期於必瘳使天下傾聳知禮樂刑政行於朝夕
皇太后惟孫之愛懽然慰懌豈不休哉又安止孝德充塞高
穹并見棄若之言曰聞于上帝不命其乘占明於聖世矣（[illegible]）
（八日上此疏戊寅也今附見）八日 帝自感疾即厭服餌韓琦嘗親執藥杯
以進 帝不盡飲而却之藥污琦衣 太后亟出服賜琦 琦
不敢當 太后曰相公殊不易皇子仲鍼侍側 太后曰汝
盍自勸之 帝亦弗顧也（十一月呂誨乞大臣及兩府侍之計按實錄此附載於此是異）
癸未同知禮院祠部員外郎直秘閣呂夏卿奏請定九

廟之制及請俟　大行山陵復土百官班迎虞主還內山陵
使先入見日中行始虞之祭虞主不題諡號九虞既畢然後
行卒哭之祭明日而祔廟詔兩制及待制以上與禮官詳議
觀文殿學士孫抃等奏夏竦所陳九廟事不經見其言周漢
以來九虞之祭皆在十六日外欲俟　大行靈駕還內日中
行始虞之祭緣古之葬去國近乎旦而葬日中而虞于寢今
之葬遠虞主在途日還舍不可以無祭其言漢制不題諡虞
主及終虞而行卒哭之祭則如夏竦議從之　丁亥詔今歲制
科舉人著作佐郎趙崗等十七人權罷將來科場使赴秘閣
就試崗安仁人也　兵部郎中權判大理寺陳太素知明州
太素嘗為大理詳斷官審刑詳議官權大理少卿又判大理
寺任刑法二十餘年朝廷有大獄疑則以召與議太素推原
人情以傳法意眾皆釋然自以為不及雖號明習法令然所
五八二
論建亦或有不中每臨按牘至忘寢食大寒暑不輟子弟或
止之答曰囹圄之苦豈不甚於我也在大理以身疾數求罷
執政以為任職弗許久之乃出守太素嘗請有司議法當援
文直斷不可求曲當求曲當法所以亂也　翰林學士范鎮
言竊聞　大行皇帝受命寶及法物與平生衣冠器用
皆欲舉而葬之恐非所以稱　大行皇帝恭儉之意其受命
寶詔乞陛下自寶用之且示有所傳付若衣冠器玩則請陳
於陵寢及神御殿歲時展視以慰思慕詔檢討官討尋典故
及命兩制禮官詳議翰林學士王珪等奏曰受命寶者猶傳
國璽也宜為天下傳器不當改作古者藏先王衣服於廟寢
至於平生器玩則前世既不納於中方亦不盡陳於陵殿謂
今宜從約以稱　先帝恭儉之質然時已更造受命寶而珪
等所議弗用　癸巳司馬光上　太后及　帝疏曰臣聞天

地交謂之泰天地不交謂之否是天地者上下之象也施諸人
事君仁而臣忠父慈而子孝兄愛而弟恭皆泰也君不仁臣
不忠父不慈子不孝兄不愛弟不恭皆否也泰則上下之情
通內外之志和國以之治家以之安否則上下之情塞內外
之志乖國以之亂家以之危治亂安危之分不在於他在於
審察否泰之端而已矣書曰立愛惟親立恭惟長始于家邦
終于四海自古明王治天下之道未有不自孝慈始者也恭
惟　先帝屬籍之親凡數百人獨以天下之業傳於聖躬
皇太后承顧命之際鎮撫中外決定大疑其恩德隆厚踰於
天地何可勝言　皇帝至性孝慈哀以執喪恭以致養夙夜
憂勞以成疾疹豈於慈孝之美可謂至矣然臣猶竊有懼不
可不過慮於萬一先事而進言者臣聞金隄千里潰於蟻壤
白璧之瑕易離難合況社稷之重非特金隄也骨肉之親非
三八
特白璧也在於守之至謹執之至固不令有間然後禍亂無
由也夫姦邪之人窺覘其釁隙則乘之於是離間人君
臣交間人父子使之上下相疑內外相猜然後得奮其詐
謀以盜其大權私其重利自古以來喪國敗家未有不由此
者也今雖聖在上朝廷清明中外之臣咸懷忠良然禍福
之原其來甚微舉措聽納不可不順臣愚竊惟今日之事
皇帝非　皇太后無以君天下　皇太后非　皇帝無以安
天下兩宮相恃猶頭目之與心腹也　皇帝聖體平寧之時
奉事　皇太后承順顏色宜無不如禮若藥石未効而定省
溫凊有不能周備者亦　皇太后所宜容也孔子曰孝哉閔
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蓋言孝行純至表裏著明
而他人不能間也孟子曰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也蓋言骨
肉至親止當以恩意相厚不當較錙銖之是非也臣愚伏望

皇帝思孔子之言　皇太后無忘孟子之戒若夫一姦人欲有開說逆於雖間者當立行誅戮以明示天下使咸知讒佞之徒不能欺惑聖明也方今天地鬼神群臣百姓鳥獸草木皆恃兩宮以爲安兩宮歡於上則天地鬼神得以寧其職和鳥獸草木得以遂其生息況群臣百姓孰不仰首傾心以樂太平之化哉[illegible]　帝初以憂疑得疾舉措或改常度其遇宦官尤少恩左右多不悅者乃共爲讒間兩宮遂成隙太后對輔臣嗚咽之韓琦因出危言感動　太后曰此事只在外見得官家內中保護全在　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得安穩　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自家更切用心琦曰　太后照管則眾人自然照管矣同列爲之縮頸流汗或謂琦曰不太過否琦曰不如此不得閒[illegible]失事多煩惑之琦曰豈有殿上不曾錯了一語而入宮門即得許多錯琦固不信也傳者亦稍息[illegible]

[illegible]　戊戌山陵使韓琦奏山陵諸頓所調物過多乞選朝臣一員付之計度乃命鹽鐵判官楚建中往裁其數時三司使蔡襄總應奉山陵事凡調度供億皆數倍勞費既廣已而多不用議者非之[此據楚建中傳附見]

入內副都知甘昭吉充永昭陵使　上即位之夕昭吉直禁中翊衛有勞自文思副使超遷供備庫使領州刺史昭吉又曰臣本孤微與左右之舉而　先帝知臣朴直自小官拔用至此分當從葬今願得灑掃陵寢足矣　上嘉其忠特有是命

上疾既平猶未御正殿御史中丞王疇[illegible]上疏曰王者以一心應萬微之務莫不始於憂勤終於逸樂受命之初德澤未有以及人聰明未有以照物上下之誠未交中外之心未和故必勤其所當畏齊其所未消夜思晝行惟恐不及然後功業成而可以深拱無爲矣此始終勞逸先後之序也　祖宗丕受天祿　四聖相授未嘗不以天下爲憂陛下潛德審邸而先帝發知之明決承後之託天授有德哥宜自勉以承靈心今四方之人舉足引首傾耳注目竦觀新政若累月于茲而未御正殿以見群臣議者皆謂聖躬尚已平復但以未經先帝卒哭不忍視朝此實天子之孝過於高宗矣今易月之期已在卒哭之外惟引禮割情俯思大誼早御前殿南面聽政赫然日昇萬物咸覩臣民之望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二百四之一

仁宗皇帝紀四十二之二

嘉祐八年秋七月乙巳侍御史呂誨爲起居舍人同知諫院

辛亥詔諸道押即位進奉人各與官有官者與推恩初試以乾興押進奉人皆試詩於學士院已而不合格者例與官故有是詔知諫院司馬光奏竊見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軍等各遣親屬進奉賀登極表至京師朝廷不問官職高下親屬遠近一例推恩乃至班行幕職權知州軍或所遣之人非親屬者亦除齋郎及三班使殿侍此盖國初承五代姑息藩鎮之弊故有此例後來人主嗣位之初大臣因循故事不能革正國家爵祿本待天下賢才及有功効之人今使此等無故受官誠爲大濫況近年官吏繁冗十倍於國初之時朝廷深知其弊所以數年前別定制條減省諸路奏薦士數若進表之人皆得一官則又添增數百入仕之人自鄉來減者悉爲虛設今縱不能盡罷此等恩澤其進表人若五服内親者或乞等第授一官其無服非親屬者並量賜金帛庶免太濫幾少救濫官之失同修起居注鄭獬亦以爲言且曰昔 真宗初即位有事於南郊舊例群臣皆得遷秩而 眞宗皇以爲僥倖大甚遂命止加勳階 眞宗皇帝嘗革濫賞於南郊之初則陛下亦宜絕繆恩於登極之後也執政謂已行之詔難於復改遂寢其議 壬子初御紫宸殿退御垂拱殿中書樞密奏事 帝自六月癸酉不御殿至是始見百官咸慟者久之其後隻日御前殿雙日御後殿惟明堂則前後殿皆不御至祔廟如故 丙辰夏國主諒祚遣使來弔慰見于皇儀殿門外其使者固求入對弗許諒祚所上表輒改姓李賜詔諭之令守舊約（此書見王珪集司馬日記亦具載之） 司馬光言伏聞夏國所遣使人前日不肯門見固求入對朝廷不許勒歸館舍臣愚竊以陛下纘統之初四夷皆欲瞻望天表窺覘聖德又聞向曾不安意謂未能視朝所以犬羊之心敢爾桀黠今若深閉固拒不聽入見則必疑有所隱避益是使之驕慢兒即日陛下已御正殿臣愚謂何惜紫庭數步之地使之稽首拜伏瞻仰清光庶幾得識陛下神武之姿知必能鎮服四海歸至其國轉相告語使其桀驁之衆心服氣沮不敢窺邊此所謂上兵伐謀不待戰而屈敵者也 丁巳契丹使祭 大行皇帝于皇儀殿遂見 上于東廂 上慟哭久之使人言及 大行輙出涕 庚申詔前赦有司自四月壬午放群臣止衙見則辭宜如故 癸亥契丹使辭於紫宸殿命坐賜茶故事當賜酒五行自是終諒闇皆賜茶而已 丁卯詔群臣當上殿者今如故 戊辰百官請 大行皇帝謚于南郊用王珪議也 初契丹主宗真母蕭氏愛少子宗元欲以爲嗣宗真立之重熙二十三年王拱辰報聘宗真嘗爲拱辰言之其明年宗真死洪基嗣立以宗元爲皇太叔洪基之清寧二年蕭氏卒宗元怙寵益驕恣與其相某某謀作亂及相某以貪冥黜宗元懼某愈忿洪基知其謀陰爲之備是月戊午宗元從洪基獵於涼淀洪基譚宗元先行宗元不可洪基先行依山而左宗元之子楚王洪孝以百餘騎伏而射洪基傷臂又傷洪基馬馬仆其太師某下馬掖洪基使乘己馬殿前都點檢蕭福美引兵逆洪基與洪孝戰射殺之洪基兵與宗元戰宗元不勝而遁南趣幽州一日行五百里明日被殺燕京留守耶律明與宗元通謀聞其敗領奚兵入城授甲欲應之副留守某將漢兵距之會使者以金牌至遂命斬明洪基遣亦至陳王蕭孝友等皆坐誅先遣來使者數人悉宗元之黨也過白溝死以檻車載去誅

之禍，甫福延以兄福美有功，得免。時謂寧九年也。此據司馬光日記。

[illegible] 大行皇帝謚曰神文聖武明孝，廟號仁宗。辛巳，詔軍頭司引見公事如故。司馬光言：人君之職有三而已：量材而授官，一也；度功而加賞，二也；審罪而行罰，三也。材有短長，故官有能否；功有高下，故賞有厚薄；罪有小大，故罰有輕重。此三者人君所當用心，其餘皆不足言也。臣伏見國家權制有司，細事如三司鞭一胥吏，開封府補一廂鎮之類，往往皆須奏聞，[illegible]政殿所引公事，有軍人武藝、國馬芻秣之類，皆躬親閱視，此蓋國初艱難權時之制，施於今日，頗傷煩碎。陛下[illegible]與[illegible]政[illegible]，[illegible]以為宜令中書、樞密院撿詳中外百司日來公事須中奏取旨及後殿所引公事，其間不繫於大體，非人君所宜躬親者，悉從簡省，委之有司，陛下養性安身，專念人君之三職，足以法天地之簡易，致虞舜之無為，誠天下幸甚。光又言：陛下踐祚以來，於今五月，深執謙冲，恭己默默，群臣奏事，一無可否，中外之情深為鬱悒。竊聞聖體未安，今御殿聽政，已遵舊式，出入起居，已復常度，而獨於萬幾未加裁決，臣愚以為[illegible]。臣愚伏望陛下凡兩府及群臣奏事，稍留神省察，詢訪利害，議論是非，可則行之，否則却之，使四方文翕然瞻仰聖德，[illegible]群臣不任大愛。[illegible]

是月，司馬光言：伏見醫官宋安道等四人，昨以先帝醫藥無狀，降授諸州散官，尋以陛下聖體不安，大臣憂恐，權留安道等診候御脈，今已及百餘日，聖體終未平復，安道等方術無驗，技然可知，且其人皆得罪於先帝，臣謂陛下不宜赦其罪，及留在京師，並乞發遣，令赴貶所。僧智緣本不曉醫，但以妖妄惑眾，於江淮間自云診脈能知災福，今亦出入禁庭，叨忝章服，致其藥[illegible]，實無所益，伏乞奪去紫衣，放歸本州。凡用醫之道，在謹擇其人而專任之，然後良工得盡其術，而功効可見。今聞診御脈者常以十數，工拙相雜，是非混淆，發言進藥，更相倚仗，雖有俞扁之術，將安所施？於是強者自尊，弱者附會，雷同比周，共為誑罔，不顧聖躬，務為身謀，但云脈氣平和，臟腑無疾，然而旁側之人竊觀形證，豈得為安寧？復借如醫官所言，設日月淹深，根抵益固，四海憂思，焦心隳肝。臣愚伏望陛下思一身之安危，繫群生之禍福，深自重惜，不可因循。博訪京邑四方通醫術者，精擇一人，使之專診御脈，聽用其言，服食其藥，若旬日之間全無應效，則斥去不用，別更擇人。如此，必遇良醫，疾復有日。臣不勝區區，惟聖慈少加采察。九月庚戌，詔以皇子位為興慶宮，既而知諫院呂誨言唐有此宮名，改曰慶寧。辛亥，皇子光國公仲鍼為忠武節度使、同平章事、淮陽郡王，改賜名頊；樂安郡公仲糾為明州觀察使、祁國公，賜名顥；大寧郡公仲恪為耀州觀察使、鄆國公，賜名顒。己未，永昌郡夫人翁氏削一資。翁氏位有私身韓蟲兒者，自言嘗汲水，仁宗見小龍纏其汲綆而出，左右皆莫見，因召幸焉，留其金釧以為驗，仍遺之物。蟲兒遂有娠，於是踰十月不產，按問，皆蟲兒之詐，得金釧於佛閣上，乃蟲兒自埋之也。太后以諭輔臣，命杖蟲兒，配尼寺為長髮，而翁氏坐貶。輔臣皆請誅蟲兒，太后曰：置蟲兒於尼寺，所以釋中外之疑也；若誅蟲兒，則不知者必謂蟲兒實生子矣。[illegible] 壬戌，皇子位伴讀王陶為淮陽郡王府翊善，皇子位說書孫思恭為侍講，太子中允、集賢校理兼史館檢討韓維為太常丞，充記室參軍。陶等請王受拜，不許。呂誨言：王今未出閣，當且設師友

不宜遂置僚屬臣欲乞朝廷先正陶等名位名位既正則禮
分自安兄王年已長當早令出閤開府建官以書侍講自爲
僚屬於事體即無不順也（此據論奏錄）帝既視朝前後殿而於
聽事拱默謙抑御史中丞王疇上疏曰廟社擁佑陛下起居
安平臨朝以時僅踰十載而未聞開發聽斷德音遏塞人情
缺然臣屢嘗論奏願陛下撥去疑貳日與二府講評國論明
示可否而迄今言動寂寥中外未有所傳此盖議論之臣辭
情淺狹不能仰寤君聽伏望思　太祖　太宗艱難取天下
之勞　真宗　仁宗憂勤守太平之力勉於聽決大政以尉
母后之慈毋疑貳謙抑自使盛德闇然不光未幾又上疏曰
董仲舒爲武帝言天人之際曰事在勉強而已勉強學問則
聞見廣而智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陛下起自
列邸光有大命然而　祖宗基業之重天人顧享之際所以

操心治身正家保國者尤在於勉強力行也陛下昔在宗藩
已能務德好學語言舉動未嘗越禮盖天性有聖賢之資自
疾平以來于茲半歲而臨朝高拱無所可否群臣關白軍國
之政者日益至其請人主財決者日益多然猶聖心盤桓無
所是非者何也得非以初繼大統或慮未究朝廷之事故謙
抑而未皇耶或者聖躬向未寧而不欲自煩耶抑有所畏忌
而不言耶苟爲謙益而未皇則國家萬務日曠月廢其勢將
趍於禍亂無疑也若聖躬未寧則天下之名醫良工日可召
於前而方技不試藥石不進養疾於身坐俟歲月非求全之
道苟有所畏忌而不言則又過計之甚也今中外之事無一
可疑無一可畏臣嘗爲陛下力言之矣陛下何不坦心布誠
廓開大明以照天下外則與執政大臣講求治體内則於
母后請所未至延禮醫後咨訪忠直廣所未見達所未聞若

陛下朝行之則衆心夕安矣況陛下向居藩邸日久於側者
惟一二講學之師與左右給使之人爾雖修身行己賢聖日
新而知者無幾則是爲善多而得名常少也然而終能德成
行尊美名遠聞此　先帝之所以屬心也今處億兆之上有
一言動則天下知之簡冊書之比之於昔是善行易顯而美
名易成也然而尚莫之聞者是不爲爾非不能也有始有終
者聖賢之能事在陛下勉強而已　冬十月癸未左司郎中
知制誥張瓌爲左諫議大夫瓌在　先朝嘗建言蚤定儲副
特録其功也（此據瓌傳）　中書奏舊制堂後官自員外郎依舊供
職至景祐初令至員外郎與外任緣堂後官未至提點皆不
願出遂以所當轉官爲子孫求恩澤至今沿以爲例今欲轉
至員外郎者令依舊供職更不許求恩澤所有五房提點例
雖次補亦合擇材令後如任内職事修舉年滿日即依舊出職

恩任用如弛慢不職即不俟年滿止與堂除知州從之　東
上閤門使眉州防禦使李端懿奏近歲閤門祇候以上須在
京差遣不理資任是以各圖外任請令通事舍人閤門祗候
一任在京一任在外從之仍令常選留十二人在京　甲午
葬　仁宗神文聖武明孝皇帝于永昭陵　皇城使果州團
練使張茂則爲内侍省押班司馬光呂誨言　祖宗舊制内
臣年未五十不得爲内侍省押班茂則年方四十八陛下踐
祚之初尤宜謹守　祖宗法度以御左右之臣示天下至公
若茂則果有才幹可用雖更留此闕二年俟其年及然後授
之又何晚也臣恐茂則一開此例内臣攀援求進者多畫一
之法從此隳壞人人相効不可禁止不若正之於事初也
十一月己亥虞主至自山陵　皇太后迎奠于瓊林苑　太
后乘大安輦如肩輿而差大無扇筤不鳴鞭侍衛皆減章

獻明肅皇太后之半所過起居者或呼萬歲　庚子虞於集
英殿先是五虞皆在途及是六虞猶用在途之禮　上不親
祭知制誥祖無擇知諫院司馬光奏請親虞御史中丞王疇
亦以為言下禮院詳議謂宜如無擇等奏乃詔翌日親虞既
而　上不豫卒令宗正卿攝事光即奏臣昨言虞祭者孝子
之事非臣下所得攝乞陛下親行其禮陛下幸聽臣命有司
設親祭之禮也而陛下今復不出在列之臣無不悵然自失
且昨有司不為陛下設親祭之禮猶可謂有司之失若今日
之事則咎將誰歸此皆由臣愚以彰陛下之過臣之罪重
惟陛下裁之臣聞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孔子曰過而不
改是謂過矣伏望陛下來日雖聖體小有不康亦當勉強親
祭以解中外之惑然　上竟以疾故說九虞亦不能出也　司
馬光言臣先以醫官宋安道等診候御脈日久方術無驗乞
行降黜別擇良醫使專其事者其功効以行賞罰日後較然
不聞朝廷施行臣以為聖體已逐不敢復言今觀陛下不親
虞祭乃知疾疹殊未瘥平臣子之心何敢寧處竊聞宋安道
等每奏　皇太后及語大臣皆云陛下六脈平和體中無疾
狀如此安道等不惟方術無効論其兩說之罪亦且誣強矣
且安道等倖　先帝疾卒於今日而猶免於貶黜宜其無所
懲戒不肯盡心也臣不知朝廷何愛爾二惜此數夫不為國
家正賞罰之法快天下之心也夫以四海之廣捨此數人之
外豈無良醫患在上之人不求求而不得得而不使使而不
專故也臣又聞病人能自知其病者未甚病也惟良藥而不
受者病在內拒之也今竊聞陛下不安如此而常自謂無疾
則病已深矣醫有良藥而陛下不服則已為病所拒矣若陛
下不早覺悟而更求名醫強進良藥縱陛下不自惜奈　宗

廟社稷何此臣所以痛心疾首別有所鑽而不敢避者也伏
望陛下察臣兩次所奏罷黜醫官之無功者召募四方名醫
委大臣精選一人使之專診御脈聽用其言服食其藥以旬
月之期察其能否如前所云以保養聖神為天下生民之福
呂誨言恭惟聖體違豫日久太醫雖眾傳聞療治調護俱未
得宜又聞所進湯藥聖意頗倦服餌致醫者不得盡其術臣
竊疑醫官[illegible]以言以為自全之計又慮人衆相伺依違度日
中外之心徒益憂危臣欲乞　皇太后密旨委兩府選擇善
方脈者一二人俾專其事所進湯藥輪大臣一員進嘗王同
內臣御藥供侍如此開悟　上意服餌精專必見功効其醫
官當重加賞或又無驗即嚴加罰賞罰既明孰不用心所貴
中外知治療調護之宜人心自安（[illegible]）　甲辰
上親祭虞主而不哭名曰吉哭蓋無卒哭之禮於是用呂夏
卿議始行之　丙午祔　仁宗神主于太廟廟樂曰大仁之舞以王曾
呂夷簡曹瑋配享廟庭（[illegible]實錄書八）　庚戌詔州軍長吏舉
精於醫術者令赴闕　甲寅賜太常少卿孔拯金紫拯為監裁
遣務以勞當遷　上不欲以卿監官當遷之勞故有是賜自是以為
例　是月司馬光上　皇太后疏曰臣聞聖人之德使四海之外編戶之民
皆輸忠而歸之如孝子之奉父母其故何哉推仁愛側怛之誠以至之也
故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四海至遠也編戶至微也誠之至也猶可以
為父母況閨門之內親戚之間乎昔漢明德馬皇后無子明帝使養賈貴
人之子炟以為太子且戒之曰人不必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於是盡
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及明帝崩太子即位是為章帝章帝亦
孝性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終始無纖介之間前史載之以
為美談臣恭惟　仁宗皇帝憂繼嗣之不立念　宗廟之至
重以　皇帝仁孝聰明選擢宗室之中使承大統不幸踐祚

數日憂懣疾疹雖殿下撫視之慈無所不至然殿醫工不精矜
石未効竊聞邇日疾勢稍增舉措語言不能自擇左右之人
一一上聞致殿下以此之故不能堪忍兩宮之間傲相責望
群心憂駭不爲方今 仁宗新棄四海 皇帝久疾未
平天下之勢危於累卵惟恃兩宮和睦以自安如天覆而地
載也豈可効常人之家爭語言細故有絲毫之隙以爲 宗
廟社稷之憂哉臣是用日夜焦心隕淚側足累息寧前死而
盡言不敢幸生而塞默也伏以 皇帝內則 仁宗同堂兄
之子外則殿下之外甥壻自童幼之歲殿下鞠育於宮中天
下至親何以過此又 仁宗立以爲皇子殿下豈可不以
仁宗之故特加愛念包容其過失邪況 皇帝在藩邸之時
以至踐祚之初孝謹溫仁動由禮法此殿下所親見而明知
也苟非疾疹亂其本性安得有此過失哉夫心者神明之主
也若有疾則精爽迷亂其狀無知言語動作不自省記不識
親疎不擇貴賤此乃病疾者之常不足怪也殿下聰明睿智
天下之理無所不通豈可責有疾之人以無疾之禮邪今殿
下雖月夕憂勞徒自困苦終何所益以臣愚見莫若精擇醫
工一二人以治 皇帝之疾旬月之間察其進退有効則加
之以重賞無効則威之以嚴刑未愈之間但宜深戒左右謹
於侍衛其舉措語言有不合常度者皆不得以聞庶幾不增
殿下之憂憤殿下惟寬釋聖慮和神養氣以安靖國家紀綱
海內俟天地垂祐聖躬痊復然後舉治平之業以授之不亦
美乎古之慈母有不孝之子猶能以至誠惻隱撫存養愛使
之內娩知非革心爲善況 皇帝至孝之性禀之於天一旦
疾愈（青明 愼慚）其所以報答盛德豈云細哉臣之愚慮苦言盡此
而已光又以疏諫 帝曰臣兩曾上疏以陛下受 仁宗之
天下欲報之德當奉事 皇太后孝謹撫諸公主慈愛勿使
姦邪之人有所離間致兩宮有嫌以上貽 宗廟之憂下爲
群生之禍叩心瀝膽極其懇惻未審臣言得達聖聽或萬幾
之繁未暇奏御也此乃成敗之端安危之本不可不察臣聞
漢章帝乃賈貴人之子明帝使明德馬皇后母養之后盡心
撫育勞瘁過於所生章帝亦孝性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
始終無纖介之間馬氏三舅皆爲卿校列侯賈貴人終不加
尊號賈氏親族無受寵榮者此前世美事今日所當法也詩
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
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然則父母之恩不獨以其生己也
拊畜長育居其太半焉陛下自齠齔之年爲 皇太后所鞠
育恩亦至矣又況今日爲 仁宗皇帝之嗣承內海之大業
乎臣謂陛下宜夙興夜寐昏定晨省親奉甘旨承順顏色無
異於事濮王與夫人之時也近者道路之言頗異於是紛紛
籍籍深可駭愕臣竊推陛下孝恭之性著於平昔豈一旦遽
肯變更蓋鄉者聖體未安之時舉動語言或有差失不能自
省而外人訛傳妄爲增飾必無事實雖然此等議論豈可使
天下聞之也周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古人有言
曰禦寒莫如重裘弭謗莫如自修陛下疾疹未平固無如之
何若既愈之後臣愚伏望陛下親御 皇太后閤克己自責
以謝前失溫恭朝夕侍養左右先意承志動無違禮使大孝
之美純粹光顯過於未登大位之時如此則上下感悅宗社
永安今日道路妄傳之言何能爲損也古之至孝者雖有不
慈之母猶能使之感悟驩悅回心易慮況 皇太后聖善之
德著聞四方自陛下有疾以來日夜泣涕禱於神祇憂勞困
瘁以冀陛下之安寧如耕者之望収涉者之求濟陛下豈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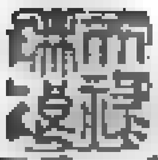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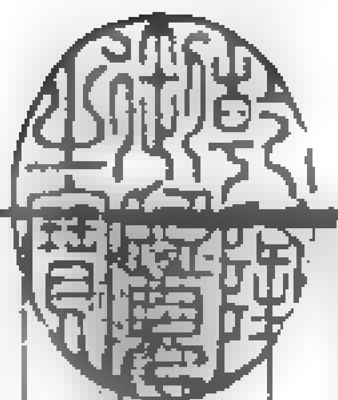
恩有以慰安之也呂誨上　皇太后書曰臣竊以兩漢而後
諸侯王入繼聖統者甚衆或以功或以賢或以親或以黨因
者之纔隆替所繫以功與親賢者何嘗不與隆於前緒由黨
附而至者未有不基乎禍亂直亟威靈之類是也千百載而
下爲之監戒今　上生而敏睿天資英哲　先帝知其曆數
在躬又當近屬是以親而賢授之實器及誕告于外歡聲霸
然殿下以積勤之後睿德　仁宗主宣陰教天下蒙福　上
自潛德之初殿下鞠育保護者三十年矣　先皇厭代寔尊
遺旨掌握機柄佐佑聖嗣克安天步永我　帝業丕功茂實
固不待愚臣一二而談也　上遽擭而來重煩聽斷無務允
輯中外賴焉比聞流議喧傳　上疾未間言或荒忽承顏之
禮時有所闕殿下幾至不能容覆外臣固測謂之然矣然竊
慮小人乘間幸兩宮如是陰爲交鬬以生他事陛下察其素
履知其有疾故當責中臣之輔功擇大醫也調理又聞　上
意自倦服藥以致醫工久無効驗然病者若其瞑眩斯亦常
情誠恐奉御之人但能備禮不敢強之以服餌積日之深其
誤不細唯殿下廣乎容納之度忘其隋慢之禮親閱湯劑力
爲調治強之以嚴威煦之以恩愛如此人神和悅得不降祐
上之起居必遂安適不然恩禮中闕慈孝兩失人言不已天
下何觀其如　先帝何三十年保育之功一朝而棄臣竊爲
殿下惜之臣重思疾治之法即如是吉萬世之計敢不爲殿
下陳論漢馬皇后畢明帝世克全美德以至鞠養章帝必勞瘁
過於所生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隙章帝終爲賢聖之主
其保助亦已明矣史冊書美世遠益光臣伏願殿下循修以
爲法度念　先帝之顧託體聖躬之憂危宮中間言不可不
察方四海顒顒日期振治萬幾取決不可持疑雖神守暫勞

而　末祚安矣俟　上躬和平還居清淨燕閒和洽壽考豈
不休哉況淮陽王及諸孫天資淳篤宜均撫育以盡慈愛繼
繼承本根爲重儲副之位安可暫虛殿下宜上承天意下
順人心詳及輔臣助成君德早議建立爲絕覬覦則　廟社
之福天下之幸也并以書勸　帝盡孝道親藥物開陳切至
多人所難言又乞蚤建東宮其書曰陛下踐祚而來聖體違
豫雖天光臨下而德音鮮聞萬幾之事未宜可不委付中書
密院　皇太后開決於中自匪輔臣承旨兩制近侍亦不得
造簾帷之下況疏遠之臣耶如是爵賞刑威一歸於政府使
政府盡公則已脫有差繆何由取正下情所以壅閼中外所
以懍然不安也爲陛下謀者莫若早建元良內轄號令威福
自中而出人知所歸而下無異心此當今之速効也漢文帝
即位之初有司請預建太子以文帝英睿之君景帝賢明之
嗣尚以不豫建爲憂誠有謂也況淮陽王天資穎悟法宜寵
嫡宜預建立以固本根旁絕覬覦慰安人心斯萬世之慮也
伏望陛下廓開聰聽俯納愚忠審權柄不可移於下思機會
不可失其時法漢文豫建之策爲　廟社長久之計上有聖
后之翊輔下有元良之倚賴陛下高拱巖廊仰成庶政泰山
之安何以踰此如此則游心清淨不言而化人神胥悅天意
昭輔勿藥之喜計日可期矣　方　帝疾甚時云爲多乖錯
往往觸忤　太后太后不能堪左右讒間者或陰有廢立之
議昭陵既復土韓琦歸自陵下　太后遣中使持一封文書
付琦琦啓之則　帝所寫歌詞并宮中過失事琦即對使者
焚毀令復奏曰　太后每說官家心神未寧則語言舉動不
中節何足怪也及進對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言之且曰
老身殆無所容須相公作主琦曰此病故爾病已必不然子病

母可不容之乎　太后不懌歐陽脩繼言曰　太后事　仁宗數十年仁聖之德著於天下婦人之性鮮不妬忌昔溫成驕恣　太后猶容之裕然何所不容今母子之間而反不能忍耶　太后曰得諸君知此善矣脩曰此事何獨臣等知之中外莫不知也　太后意稍和脩又言曰　仁宗在位歲久德澤在人人所信服故一日晏駕天下稟承遺命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　太后深居房闈臣等五六措大耳舉動若非　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　太后默然他日琦等見帝帝曰　太后待我無恩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然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也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愛而子不失孝乃可稱爾政恐陛下事太后未至父母豈有不慈愛者　帝大悟自是亦不復言太后短矣[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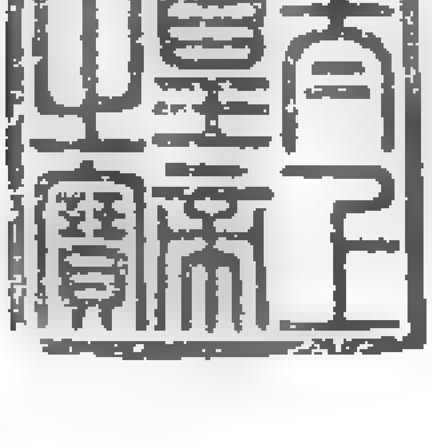
龍川別志[illegible]大臣有不預[illegible]皇子者[illegible]之計[illegible]不出主名[illegible]恐[illegible]或富弼[illegible]有此[illegible]所[illegible]為左右[illegible]者不知何人[illegible]也[illegible]今[illegible]按實[illegible]云[illegible]事[illegible]別志又云[illegible]太后[illegible]見[illegible]慕[illegible]令改為琦等共[illegible]得其事之實也[illegible]先

是十月輔臣請如乾興故事隻日召侍臣講讀　上曰當俟祔廟畢擇日開經筵亦有詔置直須來春司馬光以為學者帝王首務不宜用寒暑廢　上納其言十二月己巳始御邇英閣召侍讀侍講講論語讀史記呂公著講學而時習之曰說命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然則人君之學當觀自古聖賢之君如堯舜禹湯文武之所用心以求治天下國家之要道非若博士諸生治章句解訓詁而已又講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公著言自天子至于庶人皆須朋友講習然士之學者以得朋為難故有朋自遠方來則以為樂至於王人之學則力可以致當世之賢者使之日夕燕見講洫於左右又以左右之賢為未足於是乎訪諸巖穴求諸滯淹引懷道抱德之士皆不遠千里而至此天子之友朋自遠方來者也其樂亦大矣又講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公著言在下而不見知於上者多矣然在上者亦有未見知於下者也故古之人君令有未孚人心有未服則反身修德而不以慍怒加之如舜之誕敷文德文王之皇自敬德也劉敞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因陳說曰舜至側微也堯越四岳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其孝友之德光于上下何謂孝友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帝辭氣明暢　上竦體改容知其以諷諫也左右侍聽者皆動色即日傳其語於外既退王珪謂敞曰公直言至此乎　太后聞之亦大喜[illegible]　乙亥淮陽王頊出閤王辭兩宮悲泣不自勝　太后亦泣慰諭遣之自是日再入朝　以　仁宗御書藏寶文閣命翰林學士王珪撰記立石　己卯詔以國子博士陳舜俞制科第四等著作佐郎安燾殿中進士科第二人與兗遠戶自今著為例燾開封人也　庚辰命翰林學士王珪賈黯范鎮撰　仁宗實錄集賢校理宋敏求直秘閣呂夏卿秘閣校理韓維兼充檢討官入內都知任守忠管勾敏求時知亳州召用之　辛巳詔審官院應京朝官有親戚妨礙合迴避者如到任未及一年即與對移本縣官相妨礙本州別縣對移本州官相妨礙於隣路對移及一年已上者除祖孫父期已上親依此對移外其他親戚即候成資放罷令樞密院三班院並依此施行　庚寅詔京師老疾孤窮匄者雖有東西福田院給錢米者才二十四人可別置南北福田院并東西各蓋屋五十間所養各以三百人為額歲出內藏錢五千貫給之其後又賜以泗州大聖塔施利錢增為八千貫[illegible]

云矣宗司曰仙惹縣君任氏典自者治戶中置福田院自此於也　是歲天下戶一千二百四十六萬二千三百一十丁二千六百四十二萬一千六百五十一夏秋稅一千九百二十八萬四千二百六十五石以災害放七十二萬四千六百二十三石斷大辟千六十六人

□□治通鑑長編卷第一百四十二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二百五之一

英宗皇帝紀一之一

治平元年春正月乙酉朔改元 景靈宮使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宋庠屢請老 上曰朕初嗣位何可遽休大臣戊申命庠判亳州庠前後所至以戒靜為治晚節信幼子多與其人遊不謹至是諫官呂誨請勒庠不得以二子隨 上曰庠老矣奈何不使其子從乎 司門郎中李宗等奏生辰國信使人習儀退就幕次賜酒食所供微薄使人竊笑而不下箸甚不稱朝廷來遠之意詔劾御廚監官及客省吏人罰之 癸丑詔減壽聖節所賜師號紫衣祠部戒牒故事每一節所賜三百道而貴妃脩儀公主德妃別請至是減為二百而別請者在數中 甲寅雄州奏歸信容城將報契丹追賊有七騎奔入南界遂出之詔河北沿邊安撫司北界賊盜來奔即遂出若驅劫即捕送本國若婦女老小避賊入境即善諭遣之 知洺州司農少卿魏尚寬再任澶州遷光祿少卿賜錢二十萬復留再以母喪去尚寬在洺州前後凡五年先是言事者屢以守令不久為患朝廷立再任之法而從有應詔者獨尚寬修舊起廢更輯諸課有實効焉 同知諫院呂誨奏先朝兩府及臺諫官奏對即左右近侍不引避於所無故從容論議事無洩於外者頃決發對皆不引避立於殿隅板門之內欲乞指揮自今引避如故事從之 故事執政生日皆有賜予詔言助其燕喜時 帝在諒闇曾公亮及宋庠生日翰林學士賈黯當草詔已未黯言宜且罷賜器幣契丹使上壽于紫宸殿罷燕特令升殿開飲尤不合禮一觴而止將相大臣同國休戚宜罷此賜而曾公亮亦言朝廷向來止沿久例未經討論今黯所言實於人情為順乞並賜允從詔以大

臣有已經賜者令賜之如例 辛酉詔以 仁宗配享明堂初禮院奏乞與兩制同議 仁宗當配何祭故事冬夏至祀昊天上帝皇地祇以 太祖配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孟冬祭神州地祇以 太宗配正月上辛祀感生帝以 宣祖配季秋大饗明堂祀昊天上帝以 真宗配翰林學士王珪等議代宗即位用禮儀使杜鴻漸等議季秋大饗明堂以考肅宗配昊天上帝德宗即位亦以考代宗配王涇郊祀錄注云即孝經周公嚴父之道今請循周公嚴父之道以 仁宗配享明堂知制誥錢公輔議謹按三代之法郊以祭天而明堂以祭五帝郊之祭以始封之祖有聖人之德者配焉明堂之祭以創業繼體之君有聖人之德者配焉故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以周公言之則嚴父也以成王言之則嚴祖也方是之時政則周公祭則成王亦安在乎必嚴其父哉我將之詩是也後世失禮不足考據請一以周事言之臣竊謂 聖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也則創業之君遂為 太祖矣 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于郊者也 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於明堂者也此二配者至大至重萬世不遷之法也 真宗則周之武王宗乎廟而不祧者也雖有配天之功而無配天之祭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武王也 仁宗則周之成王也雖有配天之業而亦無配天之祭亦未聞康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成王也以孔子之心推周公之志則嚴父也以周公之心攝成王之祭則嚴祖也嚴祖嚴父其義一也下至於兩漢去聖未甚遠而明堂配祭東漢為得在西漢時則孝武始營明堂而以高帝配之其後又以景帝配之孝

武之後無聞焉在東漢時則孝明始建明堂而以光武配之
其後孝章孝安又以光武配之孝安之後無聞焉當始配之
代適符嚴父之說及時異事遷而章安二帝亦弗之變此最
為近古而合乎禮者也有唐始在孝和時則以高宗配之在
明皇時則以睿宗配之在永泰時則以肅宗配之禮官杜鴻
漸王涇輩不能推明經訓務合古初反附同其論以惑時主
延及于今牢不可破當 仁宗嗣位之初儻有建是論者則
配天之祭常在乎 太祖太宗矣當時無一言者故使宗周
之典禮不明於聖代而有唐之曲學流弊乎後人願陛下深
詔有司博謀群賢使配天之祭不膠於嚴父而嚴父之道不
專乎配天循宗周之典禮替有唐之曲學於是又詔臺諫及
講讀官與兩制禮院再詳定以聞御史中丞王疇以為珪等
議遺 真宗不得配[illegible]
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蓋則祖考配帝從來遠矣物之大
者莫過於天親之尊者莫踰於父雖父比天非以嚴配行孝
之大無越於此又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
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
上帝蓋周公居攝之際得行天子禮樂尊祖隆父以致崇揚
之極故孔子嘆而美之曰周公其人也仲尼豈欺後世哉今
公輔以謂政則周公祭則成王抑不知據何經而云也公輔
又謂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之於武
王夫六經之教以簡易並法周自后稷至赧王歷世三十六
若代代著嚴父之說則六經乃記事之曆日矣安在其簡且
易也語曰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商禮所損益
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今捨周公孔子不以為
法將誰師乎昔 藝祖創造大業追王四代宣祖配祀踰百

年 四聖相授未之或廢也借曰三代旁稽之漢唐於禮無
嫌今公輔議為當今一旦黜 宣祖 真宗之祀廟而不配
非所以嚴祖宗尊事神明也 仁宗皇帝德厚侔天地
利澤施無垠享御四十二年維仁善攸積被動植休聲茂烈
輝映今昔循制之始首議配饗是論一出物聽駭然凡配考
之文見於易嚴父之義著於經聖法章明咸足觀按臣請依
王珪等議奉 仁宗皇帝配饗明堂以符大易配考之說孝
經嚴父之禮奉還 真宗配孟夏雩祀以放唐正觀顯慶故
事 太宗皇帝依舊配正月上辛祈穀孟冬祭神州地祇餘
依 本朝故事如此則 列聖並侑對越昊穹厚澤流光垂
裕萬祀必如公輔之議則陷 四聖為失禮導陛下為不孝
違經戾古莫此為甚知諫院司馬光呂誨議稱以孝子之心
誰不欲尊其父者聖人制禮以為之極不敢踰也故祖已訓
高宗曰祀無豐于暱孔子與孟懿子論孝亦曰祭之以禮然
則事親者不以數祭為孝貴於得禮而已先儒謂祢郊祖
宗皆奉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圓丘也祭上帝於南郊
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故詩曰思文后稷克配
彼天又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此其證也下此皆不見於經矣
前漢以高祖配天後漢以光武配明堂以是觀之古之帝王
自非建邦啓土及有功德者皆無配天之文故雖周之成
康漢之文景明章其德業非不美也然而子孫不敢配天者
避祖宗也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周公其人也孔子以周
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也故
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答曾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
天下者皆當以其父配天然後為孝也近世祀明堂者皆以
其父配五帝此乃誤識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不可以為

法也景祐二年　仁宗詔禮官稽案典籍辨宗配之序定二
祧之位乃以　太祖爲帝者之祖比周之后稷　太宗　真
宗爲帝者之宗比周之文武然則祀　真宗於明堂以配五帝
亦未失古禮今　仁宗雖豐功美德洽於四海而不在二祧
之位議者乃欲捨　真宗而以　仁宗配食明堂恐於古法
不合又以人情言之是絀祖而進父也夏父弗忌躋僖公先
兄而後弟孔子猶以爲逆祀書於春秋況絀祖而進父乎必
若此行之不獨乖違禮典恐亦非　仁宗之意臣等竊謂宜
遵舊禮以　真宗配五帝於明堂爲便　觀文殿學士翰林
侍讀學士孫抃等奏謹按孝經出於聖述其談聖治之極則
謂人之行莫大嚴父而配天仲尼美周公以居攝而能行天
子之禮尊隆於父故曰周公其人不可謂之安在乎必嚴其
父也若止以　太祖比后稷　太宗比文王則　宣祖　真
宗向者皆不當在配天之序推而上之則謂明堂之祭　真
宗當以　太宗配　先帝不當以　真宗配今日不當以
仁宗配必配以祖也臣等案易豫之說曰先王作樂崇德薦
之上帝以配祖考蓋若祖若考並可配天者也茲又符於孝
經之說亦不可謂安在乎必嚴其父也祖考皆可配帝郊與
明堂不可同位亦不謂嚴祖嚴父其義一也雖周家不聞廢
文配而移於武廢武配而移於成然則易之配考經之嚴父
歷代循守固亦不爲無說魏明帝宗祀文帝於明堂以配上
帝史官謂是時二漢郊祀之制具存魏所損益可知則亦不
謂東漢章安之後配祭無傳遂以爲未嘗嚴父也自唐至本
朝其間賢哲講求不爲少所不敢以異者捨周孔之遺文與
所本統也今以爲我將之詩祀文王於明堂而歌者也亦安
知非仲尼刪詩存周全盛之頌被於管絃者獨取之也　仁

宗繼體保成置天下於大安者四十二年功德於人可謂極
矣今祔廟之始遂抑而不得配上帝之享甚非所以宣章陛
下爲後嚴父之大孝臣等參稽典禮考公論敢以前所定
議爲便詔從抃等議[illegible]
[illegible]　二月戊辰命韓琦提舉修撰　仁
宗實錄　庚午權判流內銓錢公輔奏請選人祖父母父母
年老得家便官者免碍注從之　辛未樞密院奏請河東陝
西等路就糧禁軍年五十五以下者有子孫弟姪異姓骨肉
年三十以下雖短本指揮等樣一兩指壯健堪征役之人許
以爲代無親戚即許召外人爲代皆不支例物雖年五十五
以上無疾病樂在軍者射弓七斗弩兩石聽依舊從之　令
西京左藏庫副使緣界河巡檢都監趙用再任從高陽關及
河北緣邊安撫司之請也用者才武果敢而熟邊事虜人以
鹽船號禁者用割腸而沉之虜人畏用以其出常乘虎頭船
謂之趙虎頭　己卯詔春分祀高禖罷用弓矢弓韣進酒胙
及宮人飲福受胙之禮以在諒闇故也　三月丁酉朔詔三
司用內藏庫錢三十萬貫修奉　仁宗山陵依乾興例蠲其
半餘臨期漸還　命入內都知任守忠權戶部副使張燾提
舉三司修造案句當公事張徽作　仁宗神御殿于景靈宮
西園八月殿成名曰孝嚴別殿曰寧真[illegible]廢乾興文武
大臣於殿壁繪像自此始　京師賦麴於酒戶有常數數少
而用多者不得增不及數者雖督責至破產無以償歲課又
不增[illegible]額罷地界以爲禁使各量所用買不拘數則買
者宜廣自是課增數倍嘗與三司使議鑄錢事　帝詰難皆
不能對壽徐開陳　帝是之既退令左右記姓名壽元子也
己酉詔群牧都監判官位在諸路轉運使之下同群牧事知

州軍負外郎之上與提點刑獄相序以官　司馬光言竊聞
近日陛下聖體甚安奏事　皇太后昏定晨省未嘗廢闕非
獨群臣百姓之福乃宗廟社稷之福也陛下既爲　仁宗之
後　皇太后即陛下之母今濮王既沒陛下平生孝養未盡
之心不施之於　皇太后將何所用哉臣聞君子受人一飯
之恩猶不忍負之必思報荅況　皇太后有莫大之德三陛
下豈斯須忘之　先帝立陛下爲嗣　皇太后有居中之助
一也及　先帝晏駕之夜　皇太后決定大策迎立聖明二
也陛下踐阼數日而得疾不省人事中外褫心惶惑失措
皇太后爲陛下攝理機務鎮安中外以候痊復三也有此一德
若則陛下子子孫孫報之不盡況兼三德而有之陛下所以
奉養之禮若有絲毫不備四海之人其謂陛下爲如何天地
鬼神其謂陛下爲如何此不可以不留聖心也今陛下已能
奉養如禮而臣猶區區進言者誠欲陛下戒之謹之始終無
倦外盡其恭內盡其愛使孝德日新令聞四達以叶天下之
望保萬世之祿而已若萬一有無識小人以細末之事離間
陛下母子不顧國家傾覆之憂而欲自營一身之利者願陛
下付之有司明正其罪天下曉然皆知陛下聖明仁孝不負
大恩而讒佞不能間也光又言竊見　祖宗之時閒居無事
嘗召侍從近臣與之從容講論萬事至於文武朝士使臣選
人凡得進見者往往召之使前親加訪問委曲詳悉無所不
至所以然者一則欲使下情上通無所壅蔽二則欲知其人
能否才器所任是以黜陟取舍皆得其宜太平之業由此而
致恭惟陛下潛德藩邸踰三十年一旦龍飛奄有四海雖聖
質英睿得於天縱然與當世士大夫未甚相接民間情僞未
甚盡知臣謂宜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

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若有事故請假則與以次官互換
直宿其餘群臣進見及奏事者亦望聖慈稍解嚴重細加訪
問以開廣聰明裨益大政他日光進對又言臣累乞　陛下
加意奉養躬親萬機言辭遜訥未蒙采納然當今切務無大
於此是敢不避斧鉞重有敷陳竊惟　皇太后母也陛下子
也　皇太后母儀天下已三十年陛下新自藩邸入承大統若
萬一兩宮有隙陛下以爲誰逆誰順誰得誰失又　仁宗恩
德在民藏於骨髓陛下受其大業而無以報之則何以慰天
下之望若陛下上失　皇太后之愛下失百姓之望則雖有
大寶之位將何以自安凡人主所以保國家者以有威福之
柄也故民畏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陛下即位將近朞年
而朝廷黜陟賞罰一切委之大臣未嘗詢訪事之本末察
其是非有所與奪臣恐上下之人習以爲常威福之柄寖有
所移則雖有四海之業將何以自固位則不安業則不固於
陛下果何所利乎陛下必以爲事　皇太后之禮止如是亦
不失矣親萬機之務止如是亦無闕矣臣切以爲不可臣聞
陛下昔在藩邸事濮王承順顔色備盡孝道凡宮中之事濮
王皆委陛下幹之無不中允陛下事　皇太后當一如濮王
然後可視天下之政當一如宮中之事然後可況濮王之親
以恩　皇太后之親以義其奉養之謹非特有所加則無以
取信也宮中之事小天下之事大其聽斷之勤非特有所加
則無以致治也儻奉養極其謹聽斷極其勤則陛下仁孝之
名流於萬世英叡之德達於四表宗廟永安子孫蒙福於陛
下有何所害而久不肯爲哉凡此利害之明有如白黑取捨
之易有如反掌陛下今日回意易慮猶爲未晚若固守所見
執無變更臣恐日月寖久釁隙愈深不可復合威權已去

不可復收後雖悔之武無及已光寧以言不用愁不外補
帝令求臣某論同御所言事略皆施行且供諫職未須求出
光復奏臣鄉所言欲陛下以事濮王之禮事 皇太后又欲
陛下延訪群臣躬親政事今陛下雖奉事 皇太后加於往
日猶未及事濮王之時承順顏意曲盡歡心也雖省覽庶政
猶未肯訪問群臣講治亂之切務也 陛下若以二者爲非
當如此則兩宮之意無由和合萬機之務何由治辨僞亂之
原尚在太平之期尚遠臣雖日侍冊府有何所益陛下若奉
養之禮日加月益訪求治道勤勞不倦使慈母歡欣於上百
姓安樂於下則臣雖在遠方亦猶在陛下之側也 呂海言
陛下臨御已及期歲延見臣下溫然盡禮忠盡之言莫不願
輸誠竭節以圖報効況臣備位言職豈敢偷安然進對丹陛
數陳時政雖聽納忘勞而未嘗豪可否其事何求治之切而
降問之略也臣退而憂惻竊所思之陛下恭默無語皆有問
乎以以 皇太后尊臨避讓不敢當其事恥將威福之柄未
得其尊而有所猜忌耶果如是亦宸慮未思之甚矣今日之
事實繫於憂危豈不爲陛下一二而陳之當踐祚之初起居
違豫萬機曠日群心震恐大臣建策志在於公非 皇太后
輔政無所寄又命出簾帷人知歸奉日月雖久中外帖然恐
因保助之功德爲至矣今聖體平復當追慶既往旰宵自勵
與大臣協心講求治道念 皇太后經歲之憂勤思所以報
之之道爲陛下孝養之禮臣不得而知之安親之道誠有未
至何則 累聖成業廢思經綸邦國大事都無裁處獻納之
言盡決簾幃之下是陛下自處休佚而置 聖后於煩勞能
外形避讓而中非承順得謂之孝乎虧損盛美莫斯之甚且
威福者人主馭下綱權賞善懲惡一出於己則人知畏愛皆

咸仰林月以來天下顒顒拭目傾耳者豈爲見乎而有功
於下不知錄有罪者得以容懲勸不及人將解體是倒持其柄
而邦家用舍謂未得其事徒中懷猜忌而何補於事哉況
皇太后三十年保輔之心實有望陛下於今日也豈欲勞倦
思及於其政耶伏望陛下以天下爲憂以宗社爲計念 先
帝付託之重知 聖后保祐之恩推心示人無自隱晦臨朝
視事與大臣論道陰持綱維威福既行則天下取信斯保安
基祚萬世之事也不然聖慮偶殆終無啓發外則君臣之義
不相接內則子母之情有所間恩信不及於下則悲謗歸于
上或人神激怒陛下雖有獨見之明何以爲保安之計哉臣
所謂今日之事繫於安危者此也海又言臣聞近日聖體平
復中外均慶萬機之事未聞親決議者謂陛下避讓有所待
爲果如其恐未爲順敢不爲陛下委細陳之且以兩漢而下
母后臨朝者衆皆嗣君冲幼視爲輔翊並坐簾帷之下專其聽
斷幼君既長故有復辟之議今日之事有異於是 先帝拔
陛下於公族之中以賢且長付託之意正爲今日也當 陛
下違豫之時非 皇太后內輔則政無所寄大臣建策於國
患也然而陛下蒞朝御前殿百官朝罷兩府大臣方至內東
門是綱領柄權非在于手陛下自未專決何所待也臣伏望
發衷感悟無以此爲念唯內勤孝養率中宮妻婦則婦姑之
情相接母子之安益觀躬修政務操守威福日與近臣講求
治道事無巨細體斯爲順自然 皇太后慰安恩意無間燕
閒於宮優游消日含飴弄孫不復關政豈非 皇太后之心
和悔遂享 皇太后曰恭以殿下保祐聖子積三十年輔
翊又逾期歲眾于帖泰廟社安固慈恩至矣聖功大矣然而
成乃全德見惟艱哉保敬克終亦惟難哉以萬機浩繁殿下

勞心焦思曾未少休非所以燕怡福壽之本也况　皇帝躬
親治事勤勵如此在於聖慮淮已慰安臣愚以謂東殿承旒
宜五七日一御咨詢大臣無俾曠事庶少均服逸之方調政之
道亦無所損害在流機奮於獨斷發宣教命誕告朝廷外形
謙讓之宜中違優遊之樂上順天道下獻群情享是全美豈
不休哉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一百五之一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一百五之二

英宗皇帝紀一之二

治平元年夏四月辛未詔以河北州縣官吏補義勇不足令
轉運司劾治都轉運使趙抃奏初受詔官多已罷吏多死徙今
官吏多新至若皆治則新至者被罪請以歲盡為限不足乃
劾治詔從之其河災州軍令漸補勿劾　至大名欲按視府
庫賈昌朝遣其屬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事者公雖
欲舉職恐事有不應法者奈何抃曰捨大名則列郡不服矣
即往視之昌朝初不說及官吏補義勇不足當坐徙二年者
八百餘人抃奏請貰之皆得免昌朝乃媿服　知審官院王
珪奏新編本院敕十五卷詔行之　詔諸路總管安撫鈐轄
司有步射弓兩石引弩四石五斗以上者試驗奏遣赴闕試
中者等第推恩　權御史中丞王疇欲車駕行幸以安人心
丁丑上疏曰陛下初即位貴循　祖宗之舊至於一動一豫
所以慰答群心者亦不可廢也按　真宗初有天下咸平元
年春三月　太宗小祥畢是歲夏五月車駕出禱雨此　皇
祖舊典也然則喪既逾年猶在諒陰中亦嘗有所臨幸但不
為游豫之事耳陛下光有天命不胥海隅不惟都城之人願
睹日月之光望羽旄之動久矣雖四方之遠亦皆嚮風環首
想聽輿馬之音以自慰也今日月遷速即過　先帝小祥雖
聖孝思慕未忍及於游幸然京師宮館所以奉真靈延福禧
與列聖　列后神御之宅臣愚恐宜於外朝聽斷之暇長樂
奉養之際中外無事天體康寧時或有所幸謁請禱以表陛
下尊先奉神之心雖然在三年喪期之間頗乘輿服御或亦未
當全用常制乞預詔太常閤典故草具其儀即詔禮院詳定
禮院奏今乘輿出入諸從駕人乞不服錦繡紅色其供奉皆

用滂於是執政及諫官相繼亦有請 上曰當與太后
議之韓琦以白 太后太后曰 上疾新愈恐未可出琦曰
上意亦自謂可出矣 太后曰今素仗皆未具更少須琦曰
此細事不難辦也乃詔有司擇日以聞 先是司馬光言前
代帝王升遐之後宮下陳者盡放之出宮還其親戚所以遂
物情重人世省浮費遠嫌疑也竊惟 先帝恭儉寡欲清約
執禮後宮侍左右承寵澤者至少而享國日久歲增月積掖
廷之間冗食頗衆陛下以哀恤之初未忍散遣今山陵樹蘭
大禮俱畢臣愚謂宜舉前代故事應先帝後宮非御幸有子
及位號稍貴并職掌文字之人其餘皆給與粧奩放遣出外
各令歸其親戚或使任便適人書之史冊亦聖朝一美事也
癸未放宮人二百三十五人司馬光又言王化之興始於閨
門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前世皆擇良家子以充後宮位號
等級各有員數 祖宗之時猶有公卿大夫之女在宮掖者
其始入宮皆須年十二三以下醫工診視防禁甚嚴近歲以
來頗隳舊制內中下陳之人競置私身等級寖多無復限極
監勒牙人使之雇買前後相繼無時暫絕致有軍營井市下
俚婦人雜處其間不可辯識此等置之宮掖豈得爲便臣嘗
念此不勝憤惋今陛下即位之初百度惟新嬪嬙之官皆闕
而未備臣愚以爲宜當此之時定立制度依約古禮使後宮之人
共爲幾等有幾人若未定之時且權其員數既足之後不可
更增凡初入宮皆須幼年未適人者求乳母亦須選擇良家
性行和謹者方得入宮傳之子孫爲萬世法此誠治亂之本
禍福之原不可以爲細事而忽之也 甲申御邇英閣 上
諭內侍任守忠曰方日永講讀官久侍對未食必勞倦自今
視事畢不俟進食即御經筵故事講讀畢拜而退 上命毋

拜後遂以爲常 上自即位感疾至是猶未全安多不喜進
藥呂公著講論語子之所謹齊戰疾因言有天下者爲 天
地宗廟社稷之主其於齊戒祭祀必致誠盡共不可不謹古
之人君一怒則伏尸流血故於興師動衆不可不謹至於人
之疾病常在乎飲食起居之間衆人所忽聖人所謹況於人
君任大守重關當節嗜欲遠聲色近醫藥爲宗社自愛不可
不謹 上納其言爲之俛首動容後因輔臣奏事語及公著
歐陽脩曰公著爲人恬靜而有文 上曰比於經筵講解甚
善 司馬光言伏見權御史中丞王疇建言乞陛下循 眞
宗故事幸諸寺觀祈雨朝廷雖從其請而講議選日已踰旬
浹至今車駕未出衆論孤疑皆云事恐中輟臣愚竊以陛下
踐位已踰期年京城百姓不聞警蹕之音重以嚮者聖體不
安遠方之人妄造事端訛言未息若聞車駕一出則遠近釋
然莫不悅喜況今春少雨麥田枯旱禾種未入倉廩虛竭閭
里飢愁陛下爲民父母當與同其憂勞祈禱群神豈可晏然
視之不以爲懷況詔命已降流聞四方若復遷延久而不出
則道路之人愈增猜惑不若鑾時初無此議也且王者以四
海爲家故稱乘輿或稱行在車駕暫出近在京城之內亦何
必拘瞽史之言選擇時日忘萬民朝夕之急殆非成湯桑林
周宣雲漢之意也臣愚伏望陛下斷自聖心於一兩日之閒
車駕早出爲民祈雨以副中外顒顒之望 甲午祈雨于相國
天清寺醴泉觀 帝久不豫至是士庶驩呼相慶 己亥詔自
今水旱命官禱于九宮貴神初胡宿上言竊見前書所載九宮
貴神實司水旱雖不見經而當時尊祀次昊天上帝唐明皇肅
宗嘗親祀之雖大和降爲中祀至會昌即復其禮仍以宰相往
修祠事國家徙若舊典列於常祀至和中因修將祭光祿

小吏樓杞而震死者二人威靈所傳耳目未遠今首夏垂盡而時雨尚疏有惻上仁徧走群望昔宣王遭旱雲漢之詩曰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況水旱之神又可闕諸臣愚以謂宜因此時特遣近臣并祠九宮貴神詔禮院詳議於是禮官議以國朝舊制每歲壹祀外水旱稍久則遣官告　天地宗廟社稷及諸寺觀宮廟九宮貴神令列大祀亦宜准此命官就壇祈禱故從之　壬寅詔三班院使臣無私罪有勞績及有薦舉者使十年已上者許經本院叙述或吏幹可以理繁劇或武略可以擒奸盜委主判官先驗材器可否如願試邊事時務策者量試一道如有可取即送審院考覆取進止與試用仍每年不得過十人　丁未命天章閣待制兼侍講呂公著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邵必編集　仁宗御製　戊申皇太后出手書付中書還政是日遂不復處分軍國事先是上疾稍愈自去年秋即間日御前後殿視朝聽政兩府每退朝入內東門小殿覆奏　太后如初　太后再出還政手書大臣以白　上輒留之不出上既康復無他　太后復降詔書還政韓琦久欲　太后罷東殿垂簾嘗一日取十餘事并以稟　上上裁決如流悉皆允當琦退與同列相賀因謂曾公亮等曰昭陵復土琦即合求退顧　上體未平遷延至今上聽斷不倦如此誠天下大慶琦當於簾前先白　太后請一鄉郡須公等贊成之公亮等皆曰朝廷安可無公公勿庸請也於是詣東殿覆奏　上所裁決十餘事　太后每事稱善同列既退琦獨留遂白　太后如向與公亮等言　太后曰相公安可求退老身合居深宮却每日在此甚非得已且容老身先退琦即稱前代如馬鄧之賢不免貪戀權勢今太后便能復辟誠馬鄧所不及因再拜稱賀且言臺諫亦有章疏乞　太后還政未審決取何日徹簾　太后遽起琦即厲聲命儀鸞司撤簾簾既落猶於御屏後微見　太后衣也　大后還政撤簾事陳亭氏筆談邵氏見聞錄并參取[illegible]書有疑事往往私與樞密院謀之自弼使樞密非得旨令兩府合議者琦未嘗詢於弼也弼頗不懌及　太后還政遽撤東殿簾帷弼大驚謂人曰弼備位輔佐他事固不敢預聞此事韓公獨不能與弼共之耶或以咎琦琦曰此事當如出太后意安可顯言于衆弼自是怨琦益深　[illegible]　呂誨上言恭聞　皇太后罷同聽政謙尊之德輝光益著在於聖世誠為慶事臣竊以陛下方隆孝治義切安親尊奉之宜當全恭順昔　先帝拔陛下於公族三十年中孰不知　皇太后經營佐佑之助迨宮遺制力扶天步不幸三日之外陛下違豫大臣協謀乃建是策比胡輔踰年政令平允於陛下之恩為至矣於廟社之計為深矣今遽宣詔命罔知其繇在　皇太后則為得之在陛下宜何如哉臣愚伏望宸衷特降明音曲形遵讓至于再三感動群情庶幾中禮追思　先帝之顧託不失　聖母之權心克全孝恭斯為盡善中外明知無俾竊議盛德於始終之際也誨等又言帝堯受命不以位為樂而以天下為憂及其成功率由仁孝舜　先帝在位四十餘年天下晏然非有它術仁孝而已矣一旦舉萬乘之業屬於陛下繼承安得不以仁孝為先且　皇太后事　先帝日久稔詳治道方罷共政雖陛下至明燭理凡百宜關白亦未敢專之意則上慰燕翼所得多矣亢元知陛下奉親盡禮孰不翕然從化帝堯之道斯不難至也　庚戌　上始日御前後殿如故　御史中

范王疇上疏曰臣伏思　母后輔佐　先帝垂三十年慈愍
之範尤被海內往時國嗣未建而　皇太后於陛下已有保
養之勤母子之恩可謂篤矣乃嘉祐末　先帝擇嗣未決而
皇太后於陛下又有稱贊援引之力所以然者曹氏親黨之
近知陛下仁聖必可任天下也陛下入繼未半年而　先帝
棄宮室　皇太后手扶陛下升帝坐同德之外又有大功陛
下即位數日而疾作中外震駭搖動　皇太后又肯從摧以
當天下之務內則調治醫藥以保護陛下外則彈壓人心以
濟　先帝之終事內外兵民無纖毫之警使陛下得以深處
清禁累月循時而聖體遂寧則又有保佑之勞也今陛下既
南向負扆以臨群臣車駕出幸以慰都人之望復日御前後
殿修　祖宗舊制雖仁明聰哲足以感悅兆庶原其本始亦
由皇太后擁翊顧復而然也其所成就如此而推避威福能
以國柄專歸陛下可謂聖功之始終者雖古之賢后不能加也
臣愚以謂　母后風烈見於世者如此陛下當崇禮極情而
荅之於以示天下令後世不可使慈孝之迹兩未光明願詔
二府大臣講求所以尊崇母后之禮若朝廷嚴奉之體與放
時朔望之儀車服承衛之等威百司供擬之制度他時尊稱
之美號外家廷賞之恩典凡可以稱奉親之意者皆宜優異
章大以發揚母后之功烈則孝德昭于天下矣丑日詔中書
樞密院參議尊崇　皇太后儀範以聞　辛亥　上問執政
積弊甚衆何以裁救富弼對曰恐須以漸釐改又問寬治如
何吳奎對曰聖人治人固以寬然不可以無節書曰寬而有
制從容以和又問前代宗室富弼對曰唐時名臣多出宗室
吳奎曰　祖宗時宗室皆近親然初授止於殿直侍禁供奉官
不如今之過也朝廷必爲無窮計當有所裁損知諫院司馬

光言臣聞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孔子曰孝德之本
也又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恭其親而恭他
人者謂之悖禮未有根絕而葉茂源涸而流長者也　仁宗皇
帝以四海大業授之陛下其恩德之大天地不足以爲比今
登遐之後骨肉至親獨有　皇太后與公主數人陛下所當
盡心竭力供承撫養以副　仁宗皇帝之意思若　皇太后
聽政之時左右侍衛之人不敢不恪求須之物無所不備既
委大政柄臣竊慮有無識之人隨勢傾移侍奉懈慢供給有
闕則天下之責皆歸陛下不可不留意朝夕省察也又若有
不逞之人於兩宮之間刺探動靜捃摭語言外如効忠內實
求媚以相構間者臣願陛下迎拒其辭執付有司加之顯戮
誅一人則群邪自退納一言則百讒俱進此乃禍亂之機不可不深察
也臣聞國事聽於君家事聽於親臣愚以爲陛下在外朝之時
刑賞黜陟之政當自以聖心決之至禁庭之內取捨賜予事
無大小不若皆稟於　皇太后而後行陛下與中宮勿有所
專如此則內外之體正尊卑之序明慈愛歡欣於上臣民頌
詠於下矣不然　皇太后既歸政之後若侍衛之人稍有怠墮
求須之物小失供擬加以讒邪妄興離間萬一有絲毫闕失
流聞於外或　皇太后憂思不樂內生疾疢則陛下何以勝
此名於天下哉雖百喙不能掩矣臣故曰治身莫先於孝也
洪範於好惡偏黨之際反復言之重之至也周任曰爲政者不
賞私勞不罰私怨大學曰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正其心
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陛下奮發宮
邸入纂皇極受自潛躍至於天飛舊恩宿怨豈能盡無然今
日即政之初皆不可置於聖慮以害至正也凡人君之要道
在於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而已爵祿者天下之爵祿非以

厚人君之所善也刑罰者天下之刑罰非以快人君之所怒
也是故古昔聖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明不
敢以己之私心蓋天下公議也今四海之廣百官之衆有賢
有愚有善有惡比肩接迹雜遝並進臣願陛下少留聰明詳
擇其間若有才德高茂合於人望者進之雖仇讐勿棄
也有器識庸下無補於時者退之雖親昵姻婭勿取也有勳
行立功為衆所推者賞之雖意之所憎勿廢也有懷姦犯禁
為衆所疾者罰之雖意之所愛勿赦也如此則野無遺賢朝
無曠官為善者勸為惡者懼上下悅服朝廷大治百姓受福
社稷永安不然陛下若專居深宮自暇自逸威福之柄盡委
大臣取過目前不為遠慮黜陟不分善惡失實不則所進者
皆平生所親愛所退者皆平生所不快所賞者皆諂諛而無
功所罰者皆忠諒而無罪如此則中外解體紀綱隳紊群生
失所天下可憂矣臣故曰治國莫先於公也此二者榮守之
大本安危之至要臣願陛下審思而力行之　壬子詔　皇
太后令稱聖旨出入惟不鳴鞭他儀衛如　章獻明肅太后
故事有所取索本閤使臣錄聖旨付所司具注中書樞密院
使臣具出狀皆繳奏即施行司馬光言稱聞兩府議定　皇
太后於諸處取索物色令本閤使臣以　皇太后旨申牒送
所有司再具劄子奏聞候見御寶印使供應臣竊思此一節
理恐未至穩便聞自來內中凡有所須止用御寶合同文字
於諸司庫務取索諸司庫務即時供應過後方申三司覆奏
及行覆勘今來　皇太后有所取索若一一須待本閤使臣
申牒送所再行覆奏候得御寶方敢供應臣恐稽滯行遣往
復太為迂迴萬一使者懈慢有司泥文　太后緩急欲得藥
餌什器之類細小之物不能應時而至遷延經日有傷慈母

之心則非陛下以四海奉養之意也事雖至微當此之際小
有不足所繫甚大禮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盡價尊者不可
限以多少之數故也臣愚欲望陛下再令兩府大臣商量此
事應　皇太后所取物色並令本閤使臣行文字與合同司
一如陛下聖旨所取御寶合同文字下諸司庫務畫時供應
仍令合同司翌日將本閤使臣文字繳連實封別遣使臣進
呈　皇太后以防矯偽如此則尊卑之體正孝養之禮盡矣
光雖有此書執猶遣言考　丙辰上　皇太后宮殿名曰慈壽加宣徽北院
保平節度使判鄆州曹佾同平章事初議除拜上以問宰相
韓琦琦曰陛下推恩元舅非私外戚也以問樞密使富弼弼
對如琦承除制而　太后持其制弗下上固請久之乃許焉
九記闕歲錢非語甚壽持衣頌王霜跋來詩昌參白密考欲焉書脅求救抱二人不意王覓使王宮建意於我有果傳之卜日二人獨見綴以是虎王曰令陛下已誠內外上下事射已止當專心孝道毋盡三宮而已亡事勿預也照寬解
佾制下太后覽拜之不如衆使相果太后竟不當此事貝六月戊午　學士院奏詳定改律
勅官文書與御名同者凡二十字餘令依此以音義改避從
之　壬戌以　帝來復命輔臣謝　天地宗廟社稷及宮觀
癸亥宰臣韓琦等奏伏以出於天性之謂親緣於人情之謂
禮雖以義制事因時適宜而親必主於恩禮不忘其本此古
今不易之常道也　陛下奮乾之健乘離之明擁天地神靈
之休荷　宗廟社稷之重即位以來仁施澤洽九族既睦萬
國交歡而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陛下受命　先朝
躬承聖統顧以大義後其私親欽之重之事不輕發臣等忝
備宰弼寶聞國論謂當考古約禮因宜稱情使有以隆恩而
廣愛庶幾上以彰孝治下以厚民風臣伏請下有司議濮安
懿王及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
合行典禮詳處其當以時施行詔須大祥後議之　司馬光

上　皇太后疏曰去歲　仁宗皇帝捐棄萬方　皇帝嗣紹
之初晏哀成疾殿下念社稷之重同聽庶政以安群情今聖
體復初四方無事殿下推而不居自取安逸動靜之御無不
合宜率土民臣靡不稱頌臣不自量度欲成殿下之令美猶
以螢爝之微明仰裨日月之盛光伏惟殿下稍覽臣言而終
聽其愚臣竊以治國家之道貴賤雖殊人情一也嘗觀天下
士民之家其長幼群居長老或恩意不備衣食不豐幼者或
容貌不恭言語不遜若幼者孝恭而不怨長者慈惠而不責
則上下雍睦家道以興若幼者以爲怨長者以爲責上下乖
離家道以衰其始相失也甚微而終爲禍也甚大又加以讒
人間之於是乎有父子相疑兄弟相疾亂亡並與無所不至
者矣凡閨門之内子婦有以孝恭之心至者則尊親當歡然
以慈愛之心接之若其過則當以忠厚之心教之教之備矣

百三之二　十

而猶不聽則雖責之可也罪之可也及其既改則又當復以
歡心接之不可以一忤顔色而終身惡之遂不解此也故骨
肉之間有威怒而無憎疾有誥責而無猜忌此自古聖人所
以御其親之道也臣竊惟　皇帝　皇后於殿下兼内外之
親幼蒙待育今日爲萬民父母尊天下富貴孰去非殿下之
力臣謂殿下固宜撫存愛念情同所生周旋保護以終大恩
不可偶以纖芥之失遂著久長之怒棄生成之厚恩取疎絶
之深怨愚智所同知也　皇帝去歲得疾之始容貌言辭誠
成可疑得罪於殿下者臣固已嘗言於殿下去不可責有疾
之人以無疾之禮也凡醉而有過醒猶可赦況有疾之人不
自省知本非其意之所欲爲豈可追數以爲罪咎耶　左右
自童孺之歲朝暮游戲於殿下之懷分甘哺果拊循呴嫗有
恩無威今既正位中宮得復奉膳羞盥帨以事殿下其意恃

昔日之愛不自疏外推以童孺之心望於殿下故或有所求
須不時滿意則悒悒怨望不能蓋如家人婦姑之禮殿下雖
怒之責之固其宜也誰曰不可但事過之後殿下若遂棄之
不復收恤憎疾如仇讎則臣以爲過矣臣在閤門之外無由
知禁廷之事竊聞道路之言未詳虚實皆言近日皇帝與皇
后奉事殿下亦懃之禮比加於往時而殿下遇之太嚴接之
太簡或時進見殿下雖賜之坐如待疎客語言指授不過數
句須臾之間已復遣去如此母子之恩如何得達婦姑之禮
如何得施所以使之疑惑恐懼不敢自親者蓋以此也臣竊
惟殿下垂儀天下踰二十年柔明之譽洽于中外　皇帝龍
潜藩邸進德脩業仁聖之望光于遠邇　先帝以至公大義
選賢建嗣海内之人皆謂繼統之日慈孝之風必自家刑國
誠不意閭巷之民忽有今茲異論推其本原蓋由　皇帝遇

五九四　百五之二　十二

疾之際宮省之内必有讒邪之人造飾語言互相間諜一則
欲詐效小忠以結殿下之知僥求祿利二則自知過失素著
畏嗣君之嚴有所不容三則欲竊弄權柄惡長君聰明使己
不得自恣是以日夜闚覘陰援絲毫之失無不納於殿下之
耳殿下雖至聰哲不能無疑雖至仁慈不能無怒　皇帝以
剛健之性屈於衆口無以自伸能不憤悒遂使兩宮之間介
然相失久而不解流聞于外朝野之士有識竊議其是非者
深可惜也今天誘其衷殿下潜發疾皆卓然遠覽天下之
政歸之　皇帝此乃宗廟之靈生民之福然臣竊料讒邪之
人心如湯沸愈不自安力謀離間彼皆自營一身之私非爲
國家與殿下之計也臣願陛下深察其情勿復聽納斥遠其
人勿置左右召諭　皇帝以向來紛紛皆此屬所爲自今以
後母子之間當坦然無疑　皇帝必涕泣拜伏感激推謝然

後內宮之歡一皆如舊　皇后進見之際殿下宜賜以溫
顏留之從容來往無時勿加限絕或賜酒語笑與之欣欣相
待一如家人之禮則殿下坐享孝養何樂如之心平氣和眉
壽無疆國家又安內外無患名譽光美垂於無窮與其信任
讒慝猜防百端終日戚戚憂憤生疾國家不寧禍亂相生譏
誚之言流於後世二者得失相去遠矣且殿下既能以　祖
宗之業付　皇帝又能以大政授之而獨於因禮之際終不
能豁然回心息怒其故何哉方今宮闈之中殿下以自內至親
止　皇帝皇后長公主及皇子公主數人而已其餘皆行路
之人於殿下何有若親者尚不可結以恩信猜而遠之則疏
者獨肯受殿下頤遇盡其死力終始無貳乎夫貴莫貴於為
天子之母富莫富於受四海之養今殿下有此富貴而不能
自樂親其所可踈踈其所可親使受恩之子婦彷徨而不自
安踧踖而不敢進雖內懷反哺之心而無以施展臣竊為殿
下惜之臣父子皆受　先帝大恩擢於常調之中置之侍從
之列心非木石豈能暫忘今　先帝晏駕之後臣唯不避死
亡以進忠直之言庶幾殿下母子和協國家安寧是臣所以
為報効也　呂誨言于　上曰事有至微關利害之大者宜
為首務自古有天下者錄小勞而賞之則有大功者無憂矣
宿怨而用之則反側者皆安今日事疑有關焉昔宸東宮之
末暇將行之有漸也外議藉藉言頗曾有怨多有反側得非疇
昔所憑附為之易慢或經年以來伺兩宮間隙讒謗言行准自
推其咎不能無震懼之心是亦小人之常情尚在聖德詳應
念臣伏望天慈曲為容覆向者所聞皆置度外左右給事
經年以來雖微勤謹亦得為勞當錄之不易必欲其去因
以恩貸寬之外任可也假借之過其來已久前世禍亂皆為

此益況制御之術甚易在陛下掌握而已唯不宜施於今日
安其反側於體為便頓此類識何足惜於黜斥者遠之大患
臣敢不盡愚直上干天聽唯明智察焉　呂誨言　太后
曰臣伏觀陛下近降手書以　皇帝既安聖體宜政聖子恭
孝遂成母德雖前世有賢明英辟之事亦未聞朝月而成輔翊之
功及此陳述之表著昭聲茂實當垂於萬世矣然聞外議
以符寶未歸於上前臣有以知非殿下之意焉何則國政
猶不欲其久而後奉留符寶哉萬一所司行遣之間稍有稽
緩涉此議論無益於聖躬亦恐前降書旨或未孚於中外則
有累全德始終之際不可不審臣所以瀝懇而言萬死無避
唯所監照天下幸甚　太后之未還政也侍御史知雜事龔
鼎臣殿中侍御史裏行傅堯俞上疏鼎臣疏曰　先帝以萬
世根本之計推擇　主上立以為子　貴殿下相之一日宮車
晏駕殿下銜哀隱忍定策於頃刻間立　主上為天子　主
上纔更大過及大臣無所取決請殿下共聽庶政從容輔養數
月自中觀至疾甚痊如昔者皆殿下所賜也今　主上聖
躬既康宜當躬出宜於此時詔罷兩府簾前奏事以終始天
地之功則太姒太任之事何足道哉及是又上疏曰伏覩手
書還政殿下優游房闈尊安內朝人心悅舒天意調順昆蟲
草木無不欣喜然自降手書今二十日矣惟御寶尚未致
上前符寶之重與神器相須久而未還益招群論臣竊為殿
下惜此宜戒職掌之吏速歸御用之寶不可緩也十二日下手書還政
[illegible]
閏五月戊辰朔臣韓琦遷右僕射曾公亮遷戶部尚
書樞密使富弼遷戶部尚書張昇遷吏部侍郎　上御延和

殿召琦等入謝琦等辭以方陳避不敢入固召之既視事入
後出御延和以疾琦等遂入謝命坐賜茶弼以不預定策懇
辭昇以病在告不入　參知政事歐陽脩趙槩爲吏部侍郎
樞密副使胡宿吳奎爲禮部侍郎　己巳禮部奏親貢進士
李𫖮言等但父爲道上而死請比外繼降服大功九月許其
應舉從之　辛未詔御史臺閤門催一日具文武細書班簿
以進自今大書爲冊月上之又詔樞密院元年一進者亦令爲
冊聯語以錄　是日呂誨具奏辭所遷官曰臣以爲今來恩
命出於殊常而辭者三亡之文字奏者再于今未聞報可比
蓋天聽高邈愚衷未達不避煩瀆須至更瀝懇迫伏惟聖明
曲賜垂納非獨臣之幸也臣竊聞制詞叙述陛下即位時以
臣方在憂服無可稱道乃敢虛飾中臣在中書日嘗議建儲
以此爲功而推今日之恩此乃當直學士執筆之際不得其
詞遂巧爲之說然去迹已甚矣嘉祐中臣雖曾建議建儲之
事　仁宗尚秘其請其於陛下則如在茫昧杳冥之中未見
形象安得如韓琦等後來功效之深切著明假如取臣前請
爲勞此特絲髮之微何足加賞今陛下錄臣　先帝時微勞
易若報　皇太后今日之大恩恭惟　先帝無子立陛下爲
嗣中外皆知當時盡出　皇太后密論料陛下亦自知之又
竊聞陛下初立爲皇子召居禁中其時　先帝爲左右處人
所讒不無小惑內外之人以至陛下舊邸諸親無一人敢通
信問者陛下飲食以來悉皆闕供　皇太后亦不敢明然主
之但曉夕惶恐自方爲計偷送食物之類若甚多陛下豈不
省之乎洎　先帝晏駕之夕中外惶駭　皇太后立陛下於
倉卒中天位遂定無何三兩日後陛下以積憂成疾天下萬
務無所取稟下大臣列奏請　皇太后權同聽政此決不是

皇太后本意蓋不得已從大臣之請也陛下纔康復　皇太
后即日還政退居深宮此天下之人有識無識盡知　皇太
后始終無所負於陛下也臣自去歲六月初被召還朝充位
樞府凡百機務先於陛下處奏定指揮次至簾前關白而已
並無一字可否一依先得聖旨如此者凡近一年此足見
皇太后盡至公之心不以尊且親有所參歷而輒生異同也
臣又思皇族中於　仁宗洎　皇太后校其親疏與陛下同
若多矣就衆多中獨取陛下爲嗣今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
其爲恩德可與天地比其高大陛下如何報答則可以稱副
而反於　仁宗不能謹祭祀於　皇太后不能備孝養此皆
人子常分尚多闕失況敢更望他有所報乎陛下向者服藥
天下之人自不疑惟今陛下清明剛健專決萬務而祭祀孝養
之闕殊無增加皆如故朝廷臣僚始知陛下孝心果不至非
疾恙使之然也臣是不諭聖意何緣而若是若爲　仁宗嘗有小
感則陛下終不得立矣是所感不能害陛下大事若爲　皇太
后不當垂簾則又元因陛下服藥從大臣之請況復今來已
盡還政於陛下矣垂簾終不能分陛下之權也臣潛料二大
節當其時皆陛下所不樂者不能不慊於心也然今則二事
已過盡可釋然豈宜蓄懷爲恨而終不可解耶谷風所謂忘
我大德思我小怨者也此是刺周幽王詩陛下豈可忽虞舜
之大孝慕幽王之亂風臣其爲陛下痛惜之　皇太后垂簾
日嘗謂臣與胡宿吳奎曰無夫孤孀婦人無所告訴臣等共
聞此語實爲傷心必料中書亦聞其說又向者竊聞　先帝
諸公主陛下易其所居以安己女此知者尤甚勤心亦未嘗
聞陛下略加恩照恭惟　先帝臨御天下四十一年仁恩德
澤入人骨髓以至徧及蟲魚草木臣事　先帝亦三十餘年

自布衣擢至首相其恩德可謂至大今日不忍見其孀后幼
女失所如此而臣反坐享陛下寵遇得安乎 仁宗與
皇太后於陛下有天地之恩而尚未聞所以為報臣於陛下
不過有先時議論絲髮之勞何賞之可加陛下忘天地之大
恩錄絲髮之小勞可謂顛倒不思之甚也大凡以仁恩道德
感人者其所感深以爵位金帛感人者其所感淺深則人至
死不忘淺則人有時而移惟願陛下外則以仁恩道德訓天
下結人心內則以純孝恭修奉 仁宗事 太后則臣雖歠
菽飲水奔走陛下左右以死無悔苟未然也陛下雖日加爵
位金帛之寵臣終不感恩亦萬無可受之理臣又念天下事
相存 祖宗法制百官行之萬方奉之況陛下方在諒陰或
未煩聖慮其所急而宜先者惟是 仁宗一后五女所謂孤
遺而百官萬方力不能及其休戚只係於陛下一人之手者
切在陛下照卹之恩憐之則天道助人情歸子子孫孫自然
享福無窮也夫幽則有天道明則有人情陛下勿謂天冥冥
而無所聞人蚩蚩而無所知遂不顧恩義略無畏憚也臣謂
幽明之間天人之道昭然甚可畏也自古盛明之君未嘗不
欽天道順人情則國祚長遠昏亂之主未嘗不逆天道背人
情則國祚短促禍福之來疾如影響陛下若都不以天道人
情為急而但務從己之所為異日別致憂患則非所以主持
宗社之計也恭聞陛下在藩邸時屏去聲色擺佚欲惟留心
經史涉博通古今之學誠一代之英主也而何獨於 仁宗
皇太后孝心有所不至如此之甚乎臣賦性狂愚不識忌諱
因此辭免恩寵妄進瞽說惟聖慈從容而納其一二不勝大
幸 奏入不報弼又奏曰臣願陛下奉 仁宗祭祀盡恭謹之
道事 皇太后顏色極誠敬之禮若勤勤不已則孝德自然

章聞於外京師翕然歌詠傳達天下遂成風教陛下可不勞
而治至時推恩數倍今日臣自不辭讓君臣之際兩得其宜
豈不美與豈不盛與奏至六七 上乃優詔答焉弼復奏曰
聖詔云惟 仁宗皇帝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皇太后子
育朕躬方以天下之養承顏于朝夕朕敢曰養之至乎臣謂
天下為人父母者咸願陛下踐此說行此心蓋家家欲其子
孫化之而盡為孝子順孫也況近在陛下左右日夕輔導傾
耳凝聽尤甚於天下人之心也但聞陛下於 仁宗祭祀
皇太后孝養略有加于前則臣唱一為十傳達於士大夫使
展轉宣布於天下以慰天下為人父母者之心且以廣吾君
至孝之德於外遂成孝治之朝也所恨近日寂無他聞與服藥
時所聞者都無小異此臣所以不得不竭盡肝膽思有補於
聖明也又詔曰今勵朕以事親之道而拒君命不受豈其
言之戾耶此乃視草學士不盡見臣文字始末故有相戾之
語耳臣累奏勸陛下盡事親之道如此之切反自違君命者
蓋有上之所說云爾豈可便謂之為戾乎又詔曰朕初政而
下反汗之命何以示天下臣謂帝王號令無故中輟誠為不
可緣臣忝冠樞密預執政八人之列已出陛下殊常之命然
臣之來在陛下即位服藥後數月矣今陛下推恩於策立勳
臣七人者而獨遺臣在聖意誠必難處遂并臣及之此陛下
固當然也而臣自知於陛下無分寸勞效輒懇辭之亦當然
也若不自愧恥隨衆受之陛下天地為量必能恕臣之貪猥
其如朝廷士大夫以臣為如何天下有識者聞之又以臣為
如何臣位居百辟之上而為人指目如此豈不玷辱陛下命
令乎命令至此而不反者是謂遂非是謂不能更化也以此
乃知向之與臣遷拜是陛下不當行而勉行之後因臣再三

辯遜而罷之是理合追還不為反汗明矣韓琦等十一人劾烈彰灼明如星月中外執筆之士謌詠之不暇況已批荅獎采章伏望聖慈促令入謝以快群望臣即乞遂詔學士院允其所請兩皆得宜亦所以免頻聒宸聽也疏又兩奏卒不聽琦乃受之　癸酉詔錄學士院具員御史臺班簿各一本以進

步軍都虞候端州防禦使知雄州趙滋卒贈冀州觀察使滋在雄州六年勇悍而愿使人[illegible]時河北數以細故移文往來及是容有至者[illegible]出屋不得過三斗激同役亦吾民令出米無所禁乃是人服之馭軍嚴戰卒皆畏服役滋役使如順兵莫敢有言雖[illegible]至於簿書米鹽皆有條法性公廉謹月得公使酒不以入家然傲愎自與此其短也　戊寅　上問執政唐明皇治致太平末年何以至此富弼對曰明皇初平內亂勵精求理委政得人所以治安末年任非其人遂致禍亂人主惟在擇賢不可使姦人當國事故也吳奎曰明皇性豪蕩益游倫用不忠嗣統制萬里如是固已可矣如安祿山得縣亦令統制萬里安得不非亂乎　上皆以為然　己丑御史中丞王疇為翰林學士召樞密直學士吏部郎中知瀛州唐介為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　上面諭介曰卿在　先朝有直聲今出自朕選非由左右言也先是翰林學士馮京數請解開封府事補外　上問輔臣何京何為求去韓琦曰京領府事煩久必以繁劇故求去爾又問京為人何如琦曰京在開封府歲餘無事無過求之高科中有足稱者又問賈黯何如人歐陽脩曰黯為人剛直但思慮或有不至爾琦因言群臣邪正皆陛下所知至於進退賞罰係天下利害惟陛下以此為先不可不察也　上然之此事據寶訓不審何月也

卷終

英宗皇帝紀一之三

治平元年夏六月己亥進封皇子忠武節度使同平章事淮陽郡王頊為潁王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　增置宗室學官詔曰以宗枝甚衆而訓道之方未至故命近臣舉有學行之士為之教授傳不云乎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若子弟之賢非專在於勉勵若不率教其令宗正同以名白大宗正司教授不職太常宗正同奏舉以聞宗室百率府副率以上八百餘人其奉朝請者四百餘人而教授之官六員而已始命增置凡是族年二十以上者百三十人置講書四員年十五以上者三百九人增置教授五員年十四已下者別置小學教授十二員并舊六員為二十七員以分教之　上謂韓琦等曰凡事之行患於滯久而忽廢為學之道尤戒中止諸宗室之幼者仍須本位尊長常加率勵庶不懈惰可召舍人諭此意仍詔戒勉之故有是詔[illegible]　癸卯貢院奏准皇祐四年詔娶宗室女補官者不得應舉按貢舉條制進納及工商雜類有奇才異行者亦聽取解今宗室女增至三世食祿有人保任乃得充選比工商雜類納財受官流品為勝豈可以姻連皇族遂同贓私罪責之人乞許其應舉以廣求賢之路從之　贈　仁宗昭儀俞氏貴儀苗氏曰又改贈賢妃　丙午宰臣韓琦等表請

字位在潁王下詔答不允　上既命增置宗室學官以謂宗
室數倍於前而宗正司事亦滋多　丁未復增置同知大宗
正事一員以左龍武衛大將軍寧州防禦使宗惠為懷州團
練使領其職且降詔申敕之宗惠允升子也　上在濮邸凡
宗室人材能否皆詳知之頗賢宗惠故擢用焉謝日召以選
任之意宗惠乃即所居祭堂日閒義月與學士大夫講肄其
閒以身倡率宗屬兩召對延和殿許條奏朝政由御藥院進
入舊制大宗正司止領宗室事宗室女中人主之內外供使
隸管勾所宗惠請悉罷去總於宗正人以為便　初宗室坐
序爵仍自為賓主講官位主席之東隅於是睦親宅都講吳
申不肯坐且曰宗室當以親族尊卑為序與講官分賓主至
再移書大宗正不能決因內朝出申二書　上是之宗室正
講席自申始申建安人也附此事　戊申詔大敎數綦位皇子頊
在富弼上顥在宋庠下　辛亥詔增遂川首領㗖廝囉年賜
大綵百疋角茶二百斤散茶三百斤又增其妻子孫及親信
穹廬官封月給茶綵等　樞密院言所管大使臣約一千一
百餘員逐人腳色內舉主不少內除右職見有閤門班濟照
會外其文臣兩省官已下至京朝官隸御史臺中書門下兩
省或審官院每身亡致仕分司刑犯黜降之人本院別無關
防無由得見詔御史臺中書門下省或審官院內有係本院
所管官員仰今後每有事故承受文字後限三日內供樞密
院其右職橫行及諸司使副閤門祗候已上即閤門准此仍
仰逐處今後關樞密院帖子批問官員存亡事故限當日內批
鑿赴院事上據會要元年六月今附見呂誨削去　作睦親廣親北宅于芳林園
初睦親宅密州觀察使宗旦等五位廣親宅京州團練使克
戒等二位言子孫眾多而所居狹隘遂命及故上請宅地為

七位以宗旦等五位為睦親東宅克戒等二位為廣親東宅
有司方營造而天章閣待制王獵建言取睦親四旁官私屋
以廣兩宅既遣戶部副使張燾等按視而　上以擾動居人
頗多不許然上清所條七位無復餘地而皇族蕃衍恐後有
當遷者命別擇地爲言芳林園中居宗室已多其地有餘可
不擾民而足遂作宅於此園徙宗旦等七位而其後有求徙
者又聽宅而徙焉克戒德雍孫也宗旦紀無睦　知太原府
陳升之言母老請揚湖越一州庶便奉養　上以邊臣當久
任難於屢易不許會要六月十九日事　乙卯　上謂宰臣曰程戡如
何人對曰戡在鄜延已三歲習邊事　上曰延州都監高遵
教卒戡數言其能績乞加贈恤此高瓊族子朕知其為庸人
也戡必以　后族故爾大臣苟若此朕何所賴焉　丁巳詔
歲賜皇子潁王公使錢三千貫顥二千貫頵一千五百貫
戊午淮陽郡王府翊善王陶為潁王府翊善賜金紫淮陽郡
王府記室參軍韓維為直集賢院諸王府記室參軍侍講孫
思恭為直集賢院諸王府侍講初淮陽郡王將出閤以陶等
為翊善記室侍講至是進封潁王而東陽郡王顥又將出閤
故遷陶令兼翊善東陽而維思恭為兩王記室侍講潁王性
謙虛待宮僚盡禮維尤厚每事諮訪維悉心以對至於起拜
進止緩急皆陳其節一日侍王坐近侍以弓樣靴進維曰王
安用舞靴王有愧色亟令毀去　上始疾甚時出語頗傷
太后太后泣告輔臣并咎兩王維等極諫曰　上已失　太
后歡心王盡孝恭以彌縫補闕不逮不然父子俱受禍矣王
感悟他日　太后諭輔臣曰皇子近日殊有禮皆卿等善擇
宮僚所致宜召至中書褒諭之曹佾之除使相也王欲使維
等傳　太后意於輔臣維及思恭不可王卒使陶言之維及

思恭成王曰陛下親總萬機內外上下事體已正上當思孝道均養三宮而已他勿有所預也（[illegible]）先是司馬光及呂誨皆累奏乞罷兩府遷官亦不從於是誨復奏曰臣聞韓琦等各已受新命臣不敢更有論列但取前降制詞之害義者以聞夫事朝廷法制而正論功之體事雖既往猶足補於將來匡正之誠唯所省覽臣聞韓琦制云藩邸側微首議建儲之策宮車晚出復推定策之忠曾公亮則云公旦之輔成王子孟之立宣帝皆承統緒之正且無疾疹之憂留則云往在至和之中嘗司參宰之任屢陳計策請建國儲遂茲纂承出於緒論致累此一二而言之甚曰虞舜側微為庶人故言側微陛下 太宗之孫濮王之子 仁宗之姪官為宿衛地隔親近勢在崇高入繼大統於體斯正豈側微之謂也昔豫鄂褒三王不育 先帝以陛下鞠育宮中蓋知曆數之所在 皇太后保護如所生焉此之用意天下共知在至和中建議者其衆洎嘉祐七年韓琦等成 先帝之意固請遂正儲副之任於宗社誠為忠焉於陛下誠有力焉謂功踰周霍則近乎虛美周公大聖人固不當倫擬敢以霍光之事明之光事孝武三十餘年輔昭帝登極終其世儲嗣不立昌邑入繼既而淫亂立曾孫以代之是為宣帝光佐數世宣帝即位益光國封詔云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誼以安宗廟其褒寵之詞止此而已觀今之詔制有若蠱焉且如建儲定策始議之終立之皆自琦等則是大寶之位繫人臣之力於義可乎其如 先帝之命何其如 皇太后之恩何陛下紹德尊親之道固若是乎成陛下之失者在此辭爾所以公議憤然不平數大臣者向時之議果邀今日之福臣非為陛下惜一官賞輔臣功業所惜者國體之重輕爾亦恐大臣不易當之貪天功以為己力得無[illegible]之安乎漢哀帝嘗欲侍之後斯亂世之事可以為監而不可法也臣所以不願陛下賞韓琦等功正為此也事雖已往伏望陛下追録於中不必顯明或異日轉官以輔弼之勳忠誼之節褒之體斯得矣 臣又聞近臣抗章請諫官不合論列臣料之不過以陛下即位方行爵賞遽此沮議不當允從果不許致令之得失賞罰之當否則諫臣之言罪不容誅矣臣竊思之陛下踐祚而來天下拭目傾耳有所待焉威福一行宜其厭服因是而獲天下之怨以歸于 上所謂近臣者忠耶佞耶微斯人之言陛下庶不至深疑經云事君者將順其美正救其惡臣所以向來不敢將順於陛下者迫公議之未允也臣豈不知喋喋人主罪在不測容悅輔臣身當有益遷而自守者其職分也 辛酉太常寺奏 仁宗配享明堂英宗用誠安之曲酌獻用德安之曲 絳州團練使嵐石隰州沿邊都巡檢使楊遂乞比總管鈐轄舉所部使臣詔許歲舉二人自今著為例 駕部郎中路綸獻其父振所撰九國志五十卷詔以付史館振在 真宗時知制誥所謂九國者吳楊行密南唐李昪閩王潮漢劉崇南漢劉隱楚馬殷西楚高季興吳越錢鏐蜀王建孟知祥也 癸亥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余靖卒 三司使蔡襄為請 上特贈刑部尚書諡曰襄 秋七月庚午自今勿以孔氏子弟知仙源縣其襲封人如無親屬在鄉里令注近便官不得遠去家廟初京東提點刑獄王綱乞不以孔氏子弟知仙源縣所以重長民之官故有是詔 丙子以邈川首領唃廝囉子誠州團練使董氈為順州防禦使會（一三月十七日詔唃斯羅每年添大綵一百疋角茶二百斤散茶三百斤子董氈加防禦使每月添大綵三疋角茶五斤散）

而萬錫加防禦使及今乃書之與會要異當考 司馬光言臣累奏乞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內備非時宣召亦嘗面奉德音云候秋涼當頻有宣召今已秋涼尚未聞有嘗被召之人臣始者上言竊見陛下欣然開納將謂即時施行自後遷延日久聖意漸以為難臣切意內外之臣必有欺惑天聽沮難此事陛下深居禁中不與羣臣相接以壅蔽聰明專固權寵者此豈忠臣之所為而陛下之福邪臣願陛下深察此情斷自聖志使之更直陛下每日聽政餘暇宮中無事之時特賜召對與之從容講論古今治體民間情偽使各竭其所懷所有而陛下更加采擇是者取之非者捨之忠者進之邪者黜之如此則下情盡達聖德日新矣若以資善堂體例稍生則學士待制於崇文院輪宿尚有舊條只乞陛下傳宣崇文院今後直宿者並須從學在彼祗候宣召其有事故請假者須與以次官互換直宿此事極不難行而所益甚大惟陛下留意 [illegible] 八月詔自今大郡路未嘗任大兩省以上官因體量老病乃乞致仕者恩澤減舊之半 丙辰宣政使入內都都知安靜軍留後任守忠為保信節度使蘄州安置初 上為皇子令守忠宣召守忠避不肯行及 上即位不豫遂交鬭兩宮間於是又擅取奉宸庫金珠數萬兩以獻 皇后因受賞賜司馬光呂誨交章劾之誨言陛下即位之初內臣反側謂聖斷罔測中外憂之臣嘗進言乞聖度容覆處置宜緩蓋欲威令之行得其至當此區區之心也不意今日大姦尚存衆怨未平諫諍益甚敢不以聞上達天聽所謂大姦者任守忠是也自昔遭遇 先帝以排優畜之天聖中勾當御藥院坐教坊使田敏公事配蘄州 章獻太后令內供奉全克隆就福昌寺杖守忠二十監送配所後召入文曆及陳乞放逐便只於街市鬻販規利深結御藥江德明左右援引再授高品勞績致身於此昨嘉祐中臣僚請立皇子先帝與 太后屬意陛下日久守忠首為沮議幸在幼君以覬後福賴天意不移宰臣韓琦等力贊成之先是誣毀宗懿不孝乃其本謀也逮 先帝晏駕 太后主持神器大臣盡忠守忠何力之有陛下服藥經年守忠醞造語言交鬭兩宮唯幸訛舛有所不至暨迎 先帝木主下禮院定 太后出入儀式守忠堅欲用乾興之例非聖后賢明幾為守忠所誤今春揣知 太后有罷同聽政之意因陳還辟之說掠功於己以奉陛下外臣自去冬以來但聞陛下孝養之闕今夏以後只聞 太后慈愛之失讒謗之由又可明也然反覆語言離間宮禁者非一亦不出守忠朋黨衆所共知原其用情誠罔之賊臣 先帝棄世守忠於宮禁公取財貨其數不貲近又取奉宸庫金珠數萬兩獻于中宮不唯自邀厚賜以固恩寵其實規伺陛下將以諫官校計乘間而入矣今內臣皆云本省左遷舊例優使守忠專有餘及頒舊孤寒者非貨賂交結無由得之仍云宮禁事無巨細皆出守忠不復知有君父之命外臣聞之莫不痛心憤惋其惡萬狀不可勝陳竊恐養患日深勢轉難制伏望聖斷速正典刑并其朋黨擯斥閑中外皆得安矣 [illegible] 光又數其十罪曰竊見守忠早以小臣獲事 先帝幸蒙收拔累有超擢日侍左右不能以忠言正道補益萬分專以諂諛苟求悅媚其罪一也總領近侍委任差遣而凌忽同列與奪自恣附己則受悅逆意則憎疾援引親黨排抑孤寒任情徇私略無顧避其罪二也從來所受俸祿賞賜亦不為少而資性貪婪老而滋

甚盜竊官物受納貨賂金帛珍玩溢於私家第宅産業甲於京師聚斂之心曾無紀極其罪三也交結朋援專權擅勢徼逞留賤妄行威福所愛者雖有大罪揜蓋不言所惡者小有瑕疵糾摘成事使宮禁之內側足屏息畏憚守忠無以爲比其罪四也濮王之薨守忠監護葬事賣弄國恩輕蔑皇族乘其有喪刼奪財物所得甚多終不滿意遂誣長子宗誼以爲不孝使被讒譖感憤成疾以至歿身不能自明其罪五也先帝以春秋浸高未有繼嗣深思 宗廟生靈之重屬於賢聖明詔升一日而守忠陰蓄姦心沮壞大策更爲國家立長立賢自欲於倉卒之際居中建議擇幼弱昏懦之君以邀大利如有唐之季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賴 先帝聰明卓然遠覽乾斷志不疑不然則太平之業幾墜於地其罪六也及陛下既爲皇子守忠內懷憂懼日於 先帝之前離間百端陽絕內外

三十八之三　百五之三　八

進對甚希使 先帝爲陛下之父不得施爲父之恩陛下爲先帝之子不得展爲子之親其罪七也及 先帝晏駕陛下纘繼不幸遇疾 皇太后權聽政守忠乘此際大逞姦謀鬭伺語言撰造事迹往來兩面進退異辭使 皇太后以父母之慈不免投杼之疑陛下以曾閔之孝亦有負恩之嫌交鬭兩宮遂成深隙計其陰謀無所不至賴 皇太后聰明確然執義不可傾移不然禍變之興豈可具道其罪八也及聖體既安 皇太后恭還大政守忠不勸導陛下以勤修子道承順顏意報荅盛德猶廣今與后相恃隨勢計難久滯欲詐斡新忠以巧進權寵用昔時讒陛下之計爲今日諂 皇太后之辭雖陛下未必聽受而使 皇太后聞之不能不以介意終日涕泣邑快成疾守忠但欲左右反覆自爲身謀此不顧天下之人議陛下之善惡其罪九也 皇后正位尚新天下

從勸令德守忠輒爲 皇太后畫策並不稟問 皇太后傳教旨開 祖宗寶藏擅取金珠數萬兩以獻 皇后既取悅一時又坐享厚賜述婦姑之禮開驕侈之原使 皇后受其惡名而己身收其重利爲臣姦邪孰甚於此其罪十也守忠有大罪十皆陛下所親見衆人所共知其餘欺慢爲姦恣橫不法事類繁多不可勝言誠國之大賊人之巨蠹伏望陛下並發守忠之罪明示四方斬於都市以懲姦慝 帝納其言翌日遂絀守忠[illegible]

丁巳以上供米三萬石賑宿亳州水災飢民

司馬光言臣昨上殿陛下宣諭以內臣差遣並一切委之都知司臣即奏陳以爲非便今入內都都知任守忠恃此權勢背公立私奉之者坐獲超擢忤之者立致排擯威福之柄盡在其手遂使宮禁之中畏憚其人過於人主罪惡積著幸賴陛下神斷已斥而去之然儻不收還威福之柄則是去一守忠生一守忠終無益也伏望陛下自今日已後除內臣常程差遣依舊令都知司定差外其有當御藥院內東門龍圖天章閣後苑化成殿延福宮等處及非時差管勾裏外要切公事之人並乞陛下親加選擢試之以事觀

其為人忠謹有功者則加賞拔姦邪不職者則加貶退不必一一勘會資序檢會體例如此則誰不懷德畏威輸忠竭力豈獨內臣而已雖外朝之臣亦可用此道而治也見闕樂四人亦乞陛下一遵舊例於內供奉官以下自以聖意選擇忠信謹重可託腹心之人使之句當（光行狀所言與呂房同略再無此號今從光集附見）

司馬光言陛下即位之初奏事 皇太后處恭不敢至大后撫愛陛下恩澤周備數日之間慈孝之聲達於中外播於遠近聞者無不相慶自聖體不安旬月之間道路之人漸有異議皆云因任守忠等本不樂陛下為嗣故於 皇太后則言陛下與中宮之短於陛下與中宮則言 皇太后之失遂使兩宮之心互相猜貳間隙一開猝難復合今 陛下奮發英斷屏黜讒邪守忠等皆降遂出外中外之人不勝抃悅然臣愚竊恐 皇太后尚未能盡知姦人之情與陛下所以斥去之意伏望陛下與中宮親詣 皇太后閤頓首陳謝具述從來為守忠等所誤致羣有違忤 太后之意今守忠等既已去願與 皇太后母子之恩一如舊日然後朝夕與中宮侍養左右膳羞藥餌躬親進獻承順顏色晨昏如民庶之家母子婦姑之禮其左右之人尚有敢相離間者願陛下立行誅竄勿復有疑如此則讒慝黜遠內外雍睦萬福興行從今以下宗廟永安令聞長世若失此之際兩宮之歡不能復全則恐長無可復之期豈惟當今 天下之人以陛下為非將傳於史策取譏萬世矣此皆聖明所自知而臣復區區進言欲陛下深更留意爾

初天聖七年置武舉皇祐元年詔罷之嘉祐八年樞密院奏以為文武二選所關治亂不可闕一與其任用不學無術之人臨時不知應變以撓師律不若素習韜略頗閑義訓之士緩急驅策可以折衝況今朝廷所用武人稍有發稱者多由武舉而得則此與舉不可廢罷明矣即詔兩制詳議所留與業及較試取人推恩之數兩制議請隨進士等科開設許在京管軍及正任橫行使副使知雜及三院御史諫官府界提點朝臣使臣在外安撫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三路知軍州及路分總管鈐轄各奏舉一人試策及武藝優者與殿直次三班奉職借職殿侍三班差使策不中而武藝絕倫者取旨學士曹騎又奏請如明經之制於太公韜略孫吳司馬諸兵法及經史言兵事者設為問目以能用己意或引前人注釋辭理明暢及因所問自陳方略可施行者為通詔從之而令每開舉則兵部至歲終具所舉人名數以聞至明年三月命館職兩人與判兵部同試策一道命馬軍司試弓馬武藝具所試等第籍送試官參校合格以名聞至八月則命官與判兵部同試策于秘閣命直學士以上及正任或橫行使一人與軍頭司試弓馬武藝以所試等第籍送秘閣試官參考合格者以名聞 九月丁卯遂詔復置武舉（按會要嘉祐八年十[illegible]）

初有詔以是日開邇英閣至重陽節當罷侍講呂公著司馬光言 先帝時無事常開講筵近因聖體不安遂於端午及冬至以後盛暑盛寒之際權罷數月今陛下始初清明宜親近儒雅講求治術願不惜頃刻之間日御講筵從之

丁丑禮院奏准畫日孟冬薦饗太廟以為祫祭按春秋閔公即位二十二月喪未除而行吉禘三傳譏之 真宗以咸平二年六月喪除至十月乃祫祭 仁宗天聖元年四月有司誤通天禧舊禘之數在再朞之內接行禘祭故明十二年之間九禘八祫例皆太速事失於始則歲

月相報不可得而正矣今年未大祥未可祔明年未禫未可
祔今年十月乞依舊時饗從之　辛巳贈安遠節度使馬
懷德家請謚禮院奏懷德已葬難定謚詔令更議復奏曰自
古作謚皆在葬前唐開元三品以上將葬既啓殯告謚於
柩前無贈者設啓奠即告謚既葬加謚出於唐時如顏杲卿
盧奕皆忠王室當時羣而不議至郭知運死十五餘年乃
始請謚右司員外郎崔厦以爲非旌善之體而太常博士獨
孤及謂新制禮死不必有謚又謂有故闕禮追遠請謚順也
及長於開元之世親聞啓奠告謚而謂新制不必有謚豈非
誣哉又有故闕禮追遠請謚皆違禮經何順之有國家給謚
一用唐令然請謚之家例供尚書省官酒食撰議官又當有
贈遺故或闕而不請景祐四年判都省宋綬建議令官給酒
食其後又罷閣筆自此既葬而請謚者甚衆歲月浸久官閥
行迹士大夫所不能知子孫與其門生故吏志在虛美隱惡
而有司據以加謚是廢周公聖人之法而徇臣庶有司之議
詔自今得謚者葬前奏請或其家不請即尚書太常合議定
謚前葬牒史館及以付其家即徇私謚不以實論如異衆不
以實法既葬請謚者更不定謚臣等謂宜如前旨從之　翰林
侍讀學士劉敞以疾告滿百日求便郡　上謂執政曰如劉
敞豈易得邪復賜以告毋庸見諸學士問敞疾少間否賜以
新撰詩寵其學　癸未命敞知衛州未行改汝州　三司言敞
再得告例不當給俸詔令特給　戊子詔免龍圖閣直學士
兼侍讀李柬之進讀從其自陳有疾求致仕也　帝謂柬之曰
卿耆儒通識期於咨訪以輔不逮豈止經術而已先是　帝
亟欲肅正宮省柬之諫曰陛下長君也立日衆邪人方觀望
願曲爲容覆有令押賜嗣王生日禮物故事王拜賜按坐退

王入謝　帝欲其從容啟毋即謝留柬之食翌日見　帝且
道王英睿仁厚社稷之福也　帝甚悅（二事附見錄）　先是夏國
賀登極進奉人吳宗等至順天門欲佩魚及以儀物自從引
伴高宜禁之不可留止廄置一夕絕供饋宗出不遜語宜折
之如故事良久乃聽入及賜食殿門與押伴張覲語令還
赴延州與宜辨宜者延州所遣也程戡授詔通判詰之宗曰
引伴謂當用一百萬兵逐入賀蘭穴此何等語也通判曰聞
使人日國主爲少帝故引伴有此對是失在使人不在引伴
宗道服遂不復辨　庚午賜諒祚詔戒以自今宜精擇使人
毋俾生事司馬光呂誨乞加宜罪不報　是秋夏國主諒祚
數出兵寇秦鳳涇原鈔熟戶擾邊寨弓箭手殺掠人畜以萬
計詔遣文思副使王無忌齎詔詰問　司馬光言聞周書稱
文王之德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蓋言諸侯傲很不賓
則討誅之順從柔服則保全之不避彊不陵弱此王者所以
爲政於天下也臣伏見去歲　先帝登遐諒祚遣使者來
致祭延州差指使高宜押伴入京宜言語輕肆傲其使者侮
其國主使者臨辭自訴於朝臣當時與呂誨上言乞加宜罪
朝廷忽略此事不以爲意使其怨懟歸國一國之人皆以爲
恥今歲以來諒祚招亡命點集兵馬窺邊侗境攻圍保寨驅
脅熟戶八十餘族殺掠弓箭手約數千人悖逆如此而朝廷
乃更遣使臣齎詔撫諭彼順從則侮之傲很則畏之無乃非
文王所以令諸侯乎若使臣至彼諒祚稽首服罪禁止侵掠
猶或可赦若復拒違王命辭禮驕慢侵掠不已未知朝廷將
何以待之傷威毀重兆其於此方今公私困竭士卒驕惰將
帥乏人而戎狄犯邊事之可憂無大於此而朝廷上下晏然
若無事者其故何哉豈非朝廷自有其備而疏外之臣不得與

知乎臣竊惑之所謂備者非但添屯軍馬積貯糧草而已也在於擇將帥而修軍政也二者皆闕何謂有備臣不勝憤懣伏望陛下博延群臣訪以禦邊之策擇其善者而力行之方今救邊之急宜若奉漏甕沃焦釜猶恐不及豈可外示閑暇而養成大患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一百五之三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一百五之四

英宗皇帝紀一之四

治平元年冬十月庚子閱諸軍班直將校武藝擢拔有差　上諭大武右第三軍都指揮使資州刺史王秀曰爾藝雖不中格而嘗有戰功故以爾爲正刺史又諭散直都虞候胡從曰爾藝雖不中格而治兵嚴肅故以爾爲內園使命殿前副都指揮使郝質戒諸軍勤習武藝特支諸軍班錢　辛丑屯田員外郎直秘閣同知禮院周孟陽告謝　上命閤門引對于延和殿久之自是數召見訪以時事最後至隆儒殿在邇英閣後苑中群臣未嘗至也　癸卯禮院奏郯國公宗懿與後濮王無嫡孫故事宗室雖本位最長者承襲濮州防御使宗樸濮王第二子今於本位最長詔封宗樸爲岐國公　壬子翰林學士王珪等言殿中侍御史趙鼎奏　本朝祀儀冬至祀昊天上帝夏至祀皇地祇並以　太祖配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孟冬祭神州地祇並以　太宗配正月上辛祀感生帝以　宣祖配季秋大饗明堂舊以　真宗配循周公嚴父之道最爲得禮陛下純孝之仁固已格於上下矣臣聞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陛下祗紹大統纂承洪業固當繼　先帝之志而述　先帝之事也　仁宗臨御四十二年配饗　真宗於上帝者四十一祭今一旦黜　真宗之祀廟而不配非所以嚴崇　祖宗尊事神明之義也臣謹按易之豫曰　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明此稱祖者乃近親之祖非專謂有功之始祖世考易象之文則　真宗配天之祭亦不可闕也有唐武德初以元皇帝配饗明堂兼配感生帝至貞觀中緣情革禮奉祀高祖配明堂遷世祖配感生帝此則唐太宗故事已有遞遷之典最爲治古之近有

以考驗臣伏請遞遷　眞宗配孟夏雩祀以　太宗專配上
辛祈穀孟冬神州地祇猶用有唐故事如此則　列聖參循
對越於昊天厚澤流光垂裕於萬祀臣按祀典天地入
祭者十皆兼用歷代故事以始封受命創業之君配神作主
至於明堂之祭用古嚴父之道配以近考故朝廷在　眞宗
則以　太宗配在　仁宗則以　眞宗配今則以　仁宗配
方　仁宗始以　眞宗配明堂罷　太宗之配而　太宗先
已配祈穀雩祀神州地祇本非遞遷今明堂既用嚴父之道
則　眞宗配天之祭於禮當罷難議更分雩祀之配天章閣
待制兼侍讀李受天章閣侍講傳卞言自唐末喪亂及五代
陵遲中夏分裂皇綱大壞我　太祖　太宗以神武英睿一
統海內功業之大上格皇天　眞宗以盛德大明纂承洪緒
故　先帝景祐詔書令禮官議定以　眞宗與　太祖　太
宗並爲萬世不遷之廟然則備配之道是宜與國無窮矣豈
可甫及陛下而遽闕其禮乎議者乃謂專用嚴父配天之義
臣等竊謂所謂嚴父云者非專謂考也故孝經曰嚴父莫大
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下乃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
於明堂以配上帝夫所謂天者謂郊祀配天也夫所謂帝者
謂五帝之神也故上云嚴父配天下乃云郊祀后稷以配天
則父者專謂后稷也且先儒謂祖爲王父亦曰大父則知父
者不專謂考也議者又引唐制代宗用禮儀使杜鴻漸等
議季秋大饗明堂以考肅宗配昊天上帝德宗亦以考代宗
配又稱王涇郊祀錄注云即孝經周公嚴父之道大抵鴻漸
王涇一時之言豈可使爲萬世不移之議故臣等竊謂鴻漸
之議亦爲非禮者以　太宗配雩祀既久不欲一旦遽備與
乞以　仁宗與　眞廟並配明堂亦爲合禮謹按孝經郊祀

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案禮記祭法周
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文武但言祖宗者則知明
堂之位下及乎武王矣是文武並配於明堂也故鄭氏曰祭
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國家祭祀既遵用鄭氏
之義固亦當稽鄭氏祖宗之說也又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
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是亦以祖考並配上帝也上帝之祭正
謂明堂宗祀爾昔梁國子博士崔靈恩該通之士達於禮者
也總三禮諸儒之說而評之爲義宗論議洪博後世蓋鮮能
及伸明鄭義亦謂九月大饗帝之時以文武二王汎配謂之
祖宗祖者始也宗者尊也所以名祭爲始尊者明一祭之中
有此二義稽乎孝經祭法周易義宗之言則父子並侑可謂
明著矣或者謂父子並座有乖禮制臣等切謂不然若唐朝
故事已有並侑之禮况向來　本朝祀典　太宗親祀昊天
奉　太祖配　眞宗親祀奉　太祖　太宗配　仁宗親祀
奉　太祖　太宗　眞宗同侑歷五六十載之間　本朝通
儒不以爲非則於此獨何疑哉如是則　太宗既不失雩祀
之配　眞宗又不遷明堂之位得周家祖宗之義合鄭氏九
祭之說神明安之祖考饗之而孝道盡矣詔從珪等議及稱[illegible]　庚申翰林學士賈黯奏近詔令內外
薦舉文武官堪備升擢及將領任使臣見頃者下詔薦士或
其人已有薦者而有他人薦之則例皆責以別舉臣愚以謂宜
無限重複可擇所薦多者特加擢用則庶幾得人從之　十
一月甲子詔中外文字不得連用受益二字翰林學士賈黯
奏　仁宗舊名所當避也　乙亥命屯田郎中徐億職方員
外郎李師錫屯田員外郎錢公紀判陝西諸州軍百姓爲義勇

初宰相韓琦奏三代漢唐以來皆籍民為兵故其數雖多而贍養至薄所以維制萬宮而威服四夷又非近世所蓄冗兵可及也唐置府兵最為近古天寶已後廢不能復因循至于五代廣募長征之兵故困天下而不能給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生於天性而有物力資産父母妻子之所係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陝西當西事之初亦嘗三丁選一丁為弓手其後刺為保捷正軍及夏國納款朝廷揀放於今所存者無幾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今若於陝西諸州亦點義勇止刺手背知不復刺面可無驚駭或令永興河中鳳翔三府先刺諭既安然後次及諸郡一時不無小擾而終成長利詔從之樞密副使胡宿請且刺沿邊州軍 上曰不若即了之韓如此乃命億等往除商虢二州不籍餘悉籍義勇

卷二百三 四

三丁選一六丁選二九丁選三年二十至五十材

充止刺手背以五百人為指揮置指揮使并副二人正頭三人十將虞候承局押官各五人歲以十月番上閱教月而罷又詔秦州成紀等六縣有買保毅田承名額者三剌一六丁剌二九丁剌三悉以為義勇人賜錢二千總得十五萬六千八百七十三人其後復詔秦隴儀渭涇原邠寧環慶鄜延十二州義勇遇召集防守日給米二升月給醬菜錢三百（實錄云剌義勇十三萬八千四百六十五人會要乃三貫錢同今從本志上十二州並會要及全八月十日事本志以繫見淺今從本志附見子皮）於是知諫院司馬光奏曰伏見康定慶曆之際趙元昊叛亂王師屢敗乏少正軍遂籍陝西之民三丁之內選一丁以為鄉弓手尋又刺充保捷指揮於沿邊戍守閭里愁怨不可勝言耕桑之民不習戰鬬官中既費衣糧私家又須供送骨肉流離田園蕩盡陝西之民至

今二十年終不復舊者以此也是時河北河東邊事稍緩朝廷但籍其民以充義勇更不刺為正軍今議者但怪陝西獨無義勇不知陝西之民三丁已有一丁充保捷矣西事以來陝西困於科調比於景祐以前民力減耗三分之二加以近歲屢遭凶歉今秋方獲小稔且望息肩又值邊鄙有警衆心已搖若更聞此詔下必大致驚擾况即日陝西正軍甚多不至闕乏何為遽作此有害無益之事以循覆車之轍又奏曰臣前上殿乞陛下留意備邊所謂備者非但添屯軍馬積貯糧草而已在於擇將帥而修軍政令將帥不才者未聞有所改更軍政煩弊者未聞有所振舉而無故籍耕桑之民使之執兵徒有煩擾而實無所用昔康定慶曆之間籍陝西之民為鄉弓手始者明出敕牓云使之守護鄉里必不刺充正軍屯戍邊境牓猶未收而朝廷盡刺充保捷指揮令於邊州

卷二百三 五

屯戍當是時臣丁憂在陝備見其事民皆生長太平不識金革一旦調發為兵自陝以西閭閻之間如人人有喪戶被掠逃避於外官中絷其父母妻子急加追捕鬻賣田園以充購賞刺面之後人員教頭利其家富百端誅剝衣糧不足以自贍須至取於私家或屯戍在邊更須千里供送父母財産日消月鑠以至於盡況其平生所習者唯桑麻耒耜至於甲胄弓弩槊雖日加教閱不免生疎臨敵之際得便即思退走不惟自喪其身兼更連動大陣自後官中知其無用遂大加沙汰給以公據放令逐便而惰游已久不復肯服稼穡之勞兼田産已空無復歸望皆流落凍餒不知所在長老至今言之猶長嘆出涕其為失業較然可知今朝廷雖云所籍之民止刺手背與康定之時委州縣召集教閱止在鄉里不令戍邊而民間懲往年之事必大興謗言互相驚擾新造號令失

信前後已多雖州縣之吏徧至民家面加曉諭亦終不肯信
逃亡避匿刑獄必繁足以動搖群心感傷和氣若使分番上番
益於國亦無所顧此有害無益顯然明白伏望陛下軫念生
民早賜寢罷又奏曰臣聞之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說命
曰無恥過作非今雖勅命已下若追而止之猶勝於遂行不
顧不可避反汗之嫌而蹈迷復之凶也百姓一經刺手則終
身羈縻不得在若人情畏懼不言可知康定年揀差鄉弓手
時元不刺手後至慶曆年中刺充保捷當有之家猶得多用
錢財顧召壯健之人充替今一切皆刺其手則是十餘萬無
罪之人亦充軍籍不得復爲平民其爲害民尤甚於康定之
時也望指揮下陝西路其義勇未得揀刺別候旨揮然後博
延卿士大夫更熟議其可否又奏曰臣比日以來熟思其事
誠於民有世世之害於國無分毫之利何謂於民有世世之
害臣竊見河北陝西河東自景祐以前本無義勇凡州縣諸
般色役並是上等有物力人戶充當其鄉村下等人戶除二
稅之外更無大段差徭自非大飢之歲則溫衣飽食父子兄
弟熙熙相樂自寶元慶曆之間將陝西一路弓手盡刺充保
捷正軍自此騷然愁苦矣其河北河東之民比於陝西路雖
免離家去鄉戍邊死敵之患然一刺手背之後或遇水旱凶
荒欲分房逐熟或典賣土田產欲謀遊作客皆慮官中非時
點集不敢東西又差點之際州縣之吏寧無分毫教閱之時
人員教頭寧無斂掠是以常時色役之外添此一種科徭朝
廷近年分命朝臣徧往諸路減省色役至於弓手壯丁解子
驛子之類州縣所不可闕者亦皆減放謂之寬恤民力今乃
無故刺一路之民十餘萬以爲義勇何朝廷愛之於前忽之
於後憫之於小而忘之於大乎且今日既籍之後則州縣於

勇皆有常數每有逃亡病死州縣必隨而補之然義勇之身
既羈縻以至老死而子孫若有進丁又不免刺爲義勇是使
陝西之民子子孫孫常有三分之一爲兵也故臣曰於民有
世世之害也何謂於國無分毫之利　太祖　太宗之時未
有義勇至於正軍亦不及今日十分之一然而　太祖取荊
湖平西川下廣南克江南　太宗取兩浙克河東一統天下
若振槁拾遺此豈義勇之力也蓋由民政修治軍令嚴肅將
帥得人士卒精練故也康定慶曆之間趙元昊負累朝厚恩
無故逆命侮慢不恭侵犯邊境朝廷竭天下之力以奉邊鄙
劉平任福葛懷敏相繼覆沒士卒死者動以萬數正軍不足
益以鄉兵外府不足繼以內帑民力困極財物殫盡終不能
出一旅之衆涉虜境之地以討其罪而不免含垢忍耻假以
寵名誘以重賂僅得無事當其時三路新置鄉兵共數十萬
何嘗得一人之力乎以此觀之義勇無用亦可知矣議者或曰
前車覆後車戒康定慶曆御戎之策國家當永以爲戒今乃
一一檢當時體例而行之是後車又將覆也有難臣者必曰古
之兵皆出民間豈民兵可用於古而不可用於今乎臣則對
曰三代之時用井田之法以出士卒車馬居則爲比閭族黨
州鄉行則爲伍兩卒旅師軍爲之長者皆鄉士大夫也唐初
府兵各有營府有將軍郎將折衝果毅以相統攝是以令下
之日數萬之衆可以立具無敢逃亡避匿者以其綱紀素備
故也今鄉兵則不然雖有軍員節級之名皆其鄉黨族姻平
居相與拍肩把袂飲博鬪毆之人非如正軍有階級上下之
嚴也若安寧無事之時州縣聚集教閱則亦有行陣旌鼓開
弓彀弩坐作叫噪真如可以戰敵者設若聞胡寇大入邊兵
已敗邊城不守則莫不迎望風聲奔波迸散其軍員節級將

鳥伏流竄自救之不暇豈有一人能爲縣官率卒士而待寇乎以臣觀之此正如兒戲而已安有爲國家計捍禦一路之民使之破家失業而爲兒戲之事乎臣故曰於國無分毫之利也又奏曰今建議以義勇爲便者必曰即　河北河東不用衣糧而得勝兵數十萬皆教閱精熟可以戰敵又兵出民間合於古制臣請言其不然彼數十萬者虛數也教閱精熟者外貌也兵出民間者名與古同而實異也古者兵出民間耕桑之所得皆以衣食其家故處則富足出則精銳今既賦斂農民之粟帛以贍正軍又籍農民之身以爲兵是一家獨任二家之事也如此民之財力安得不屈以臣愚見河北河東已刺之民猶當放遣況陝西未刺之民乎陛下欲知利害之實何不試召建議者而問之曰河北河東自置義勇以來胡寇凡幾次深入腹內州軍用義勇拒戰而胡寇敗退今既有義勇之後二路正軍有可廢而不用乎若果然胡寇曾深入因得義勇之力而敗退今來刺義勇之後正軍皆可廢罷此乃萬世之長策也願陛下行之勿疑若自置義勇以來未嘗經陣敵使用今來雖有義勇正軍亦未可廢罷則何忍以十餘萬無罪之赤子盡刺以爲無用之兵乎若以爲勅命已行不肯遽改即乞且免刺手背候邊事息休罷放散則民雖有一時擾擾之勞猶免終身覊縻之苦若以臣所言皆孟浪迂闊不可施行則臣之知識愚暗更不可又汚諫諍之列望別擇賢才而代之又奏曰臣昨上殿乞罷刺義勇陛下宣諭以爲命令已行臣退而思之不勝鬱悒終夕不寐深病陛下此言之失自古明聖之君聞一善言立爲之變更號令者多矣不可悉數惟近歲大臣自知思慮不熟號令已失無以抑奪臺諫之言則云命令已行難以更改此乃遂非拒諫之辭

陛下新臨大政當求善無厭從諫如流之時而亦有此言天下將何望焉且唐室以前諫議大夫拾遺補闕皆中書門下省屬官日與中書令侍中侍於天子之側議論大政苟有闕失皆得隨時規正令國家凡有大政惟兩府大臣數人相與議論深嚴祕密外廷之臣無一人知者及詔敕已下然後臺諫之官始得與知或事有未當須至論列又云命令已行難以更改則是國家凡有失政皆不可復救也如此豈惟臺臣一人無用於時諫諍之官皆可廢也以臣所見但當論其事之得失言之是非不當云命令已行不可改也今陝西一路之民小大皇皇正如在湯火之中若忽得朝廷指揮云所有義勇且住揀刺其已刺手背者悉給與公憑放令逐便是得出湯火之中死而復生也其誰不歡呼鼓舞感戴聖恩豈有一人云命令已行不當復改邪陛下萬民之父母萬民陛下之赤子豈有父母誤墜其子於井而曰吾誤矣遂忍不救邪昔舜稱堯之德曰稽于衆舍己從人仲虺稱湯之德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臣願陛下勿以先入言爲主虛心平意以察臣前後五次所言果然爲是爲非若其是歟即乞早降指揮罷刺陝西義勇若其非歟即乞如臣前來所奏特賜降黜別擇賢才而代之所有命令已行之言伏望陛下自今永以爲戒不可使天下聞之塞絕善言之路也終弗聽光又六奏及申中書自劾求去亦終弗許嘗至中書與韓琦辨琦謂光曰兵貴先聲後實今諒祚方桀傲使聞陝西驟益二十萬兵豈不震懾光曰兵之用先聲爲無其實也獨可以欺之於一日之間爾少緩則敵知其情不可復用矣今吾雖益二十萬兵然實不可用過十日西人知其詳寧復懼乎琦不能答復曰君但見慶曆間陝西鄉兵初刺手背後皆刺面充正軍憂

今復然耳今已降敕牓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illegible]曰[illegible]
亦未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輩憂此說之不信光曰光終不
敢奉信非獨不敢但恐相公亦不能自信爾琦怒曰君何相
輕甚耶光曰相公長在此可也萬一均逸他處他人在此因
相公見成之兵遣使運糧戍邊反掌間耳琦默然竟不爲止
其後十年義勇運糧戍邊率以爲常矣　戊寅詔內侍[illegible]
節南郊進子食祿如故事嘉祐四年五月庚子詔具除之從
樞密院奏請也[illegible]　己卯知桂州陸詵奏交
阯使所議事　上因問交阯於何年割據輔臣對自唐至德
中改安南都護府梁正明中土豪曲承美專有此地韓琦曰
向以黎桓叛命　太宗遣將討伐不服後遣使招誘始效順
山路險僻多瘴霧毒之氣雖得其地恐不能守但當[illegible]
之爾是冬陸詵始案邊至邕州召左右江四十五峒將領指
壓下閱士丁得精兵五萬補置將校請吏鑄印給之奏免兩
江積欠稅物數萬交阯大恐因遣使朝貢辭禮加恭且後請
又奏請每歲一教土丁從之仍自今三歲一造籍以聞[illegible]
[illegible]　也田員外
郎知襄邑縣范純仁爲江東轉運判官襄邑有牧地衛士縱
馬暴民田純仁取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隸縣有詔劾純仁純
仁言兵須農以養爲兵當先卹農朝廷是之釋不問且聽牧
地隸縣自純仁始純仁仲淹子也　戊子[illegible]僕射太
子少師吳[illegible]樞密副使奎父也贈太子少師[illegible]
賤不羈及奎貴尚與市井小人飲博無所擇然[illegible]
以貴故有所貸假也奎居喪毀瘠於墓側終喪不飲酒食
肉歲時聚族祭祀不徇俗爲浮屠事[illegible]　十二月
寅子知制誥祖無擇獻皇極箴賜詔獎之　丙午翰林學士

禮部侍郎王疇爲樞密副使　上嘗謂輔臣曰疇善文章[illegible]
陽脩曰其人亦勁正但不爲赫赫之名爾一日晚御小殿召
疇草詔因從容談中外事語移時　上喜曰卿清直好學殊
知之久矣非今日也不數日遂有是命疇辭不敢拜　上遣
內侍趣疇入御延和殿以俟之日已昳須疇入乃歸知制誥
錢公輔封還詞頭言疇望輕資淺在臺素餐不可大用又頗
薦引近臣可爲輔弼者　上以初政除兩府而公輔沮格制
命不行[illegible]未責授滁州團練副使不簽書本州事知制誥祖無
擇乞薄責公輔且不即草詔　上欲并責無擇中書救之戊
申坐罰銅二十斤知諫院事呂誨言疇自登科三十五年仕
宦不出京城進身由徑從而可知公輔言其資淺望輕蓋欲
朝廷選任賢才未爲過也責降太重士論紛紜臣竊爲陛下
惜之伏乞復公輔舊官止奪其職移知將小州俾令思過
稍息紛紜之論天章閣待制兼侍講呂公著亦上疏乞寢公
輔責命不報後數日龍圖閣直學士盧士宗因奏審刑院事
對便殿從容又爲　上言外議皆謂責公輔太重竟不從明
年十二月乃以刑部員外郎知廣德軍　錄故江浙等路提
點銀鉛銅錫坑冶鑄錢事職方員外郎張述男甫佚爲太廟
齋郎[illegible]　殿前馬步軍司奏請內外諸軍排連弩
自四石五斗已上二斗當弓一斗不及四石五斗乃當弓一
斗捨刀手以會路數使次精熟者爲合格藝均先捨手從之
先是排連以弓弩捨刀爲次引弩四石猶在弓射八斗之下
人不以爲當故改制焉　內侍省押班文思副使王昭明爲
環慶路駐泊兵馬鈐轄專管勾本路兼管勾鄜延路蕃部公
事[illegible]駐劄供備庫副使帶御器械李若愚爲涇原路權駐
泊兵馬鈐轄專管勾本路兼權管勾秦鳳路蕃部公事渭州

疑令…此番情治其訴訟公事及有賞罰則從其即遣而
大事即以聞各許歲乘驛奏事…強人…須為…
至今老弱各有保存之所後數…又以西京左藏庫副使劉
寔領秦鳳內殿承制韓則順領鄜延而今昭明若璟專領本
路前世以官人豫邊事將帥不得盡其用及有異命人不以
為便也 實錄云辛巳罷之…四年六月…不… 諫官呂誨言自昔以來邊
兵不利未有不由於監軍者我朝因循前弊尚多久未更革
奈何又增置此員如走馬承受官品至卑一路已不勝其害
況今鈐轄寄重其實已均安撫使之權矣原其設意必為那
來熟戶背叛弓箭手逃亡使之以時撫設專行姑息何其謬
也臣嘗見熟戶耕佃官田並無征徭遇戰鬬方出一人一騎
公外更無侵擾熙熙安業界外生戶無背漢之心明矣但為
諒祚誘之以厚利劫之以重兵邊臣坐觀殺戮不為救護彼
將逃死豈得已也若威加邊外戎人不敢內侵熟戶自然安
堵不爾雖豐年酒日為犒設徒有損費矜恤於事何益至如士
卒久失訓練蓋兵官不務協同借若五將中有一員內臣則
不喜教閱動為姑息惟恐生事上下因循苟簡隼旅無紀請
銳斯中官姑息之効也疆場之事果只如此數員未知其利
而但見其害藩籬不固隨宗瓌將盡漸離隨宗瓌則邊陲危矣
前奏乞於無事整緝熟戶弓箭手大臣合議終不以為然臣
觀今日數員誠未為便昔熙…負任…謂…轄四人
者臣欲乞朝廷罷之精擇帥臣凡事一切付委…外之人
權專制則於體重矣御史傅堯俞趙瞻皆有論列聽又以入
對力請追還昭明等否則賴安顯遂說不從瞻蓋壓人也
王昭明等至召蕃部酋領稱詔犒勞賞以銀帛葺城寨兵馬
計族望大小分給…器械使各繕…整甲以備調發

仍約如今…不集抑除首領以軍法從事秦鳳路寨…六…
人四萬一千一百九十四壯馬七千九百九十一 鄜延路
軍城堡寨…蕃兵一萬四千五百九十五官馬二千二百八
十二強人六千五百四十八壯馬八百十 涇原路鎮寨城
堡二十一強人一萬二千四百六十壯馬四千五百八十六
為一百十甲總五百五隊 環慶路鎮寨二十八強人三萬
一千七百三十三壯馬三千四百九十五總一千一百八十
二隊 …乃…見 知延州程戡言蕃部所以去苦
邊吏苛暴為西人誘略爾今昭明等徒能呼召首領慰恤以
言犒賜以酒肴茶帛亦未足以結其心也而甚動邊聽宜改
用昭明等為路分鈐轄都監各部一將…馬兼公事巡檢使
勿復專蕃部事亦不從 … 實錄院檢討官集賢
校理宋敏求諸王府記室參軍直集賢院韓維同修起居注
初修起居注缺中書進敏求及集賢校理楊繪 上問修起居
注選何等人中書對近例以制科進士高等與館職有才望
者兼用繪皇祐五年第二人進士今以次當補 上曰修起
居注即知制誥豈以次補乃命易繪以維竹人也先是張方
平言知制誥之職所以代王言為詔令由此召入禁林充學
士非才與否何以當其選比來朝廷率以體例次補日近
誥命或有鄙俚傳為口實前代國家有事之際或以單札片辭
折衝千里之外陳…軍…以悅勸背逆…以…心
夷狄畏服或以向化故知文辭書命有足以助國威宣王澤
也 祖宗之世有…用縣之職…禁…兩制…為
庫者…擇…修起居注史館修撰即次
除知制誥…今朝士不修廉恥至冒…法坐之前
鄙…此除授…加推擇必其人流才地辭學

[illegible]他門可以備大臣之用而後擢處其職又[illegible]
朝廷華耶於天下使各器以重望除以條[illegible]
[illegible] 癸丑吏部員外郎太常閣待
制[illegible]以都轉運使[illegible]為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illegible]前使
蜀[illegible]蜀人奴婢從聚衆為不法請以其首處死餘皆黥流
[illegible]會[illegible]蜀人大恐[illegible]謂因曰[illegible]能使[illegible]釋
[illegible]不問蜀人歡服他日
上謂輔臣曰趙抃為成都中和之政也 丁巳都官
員外郎三司修造案勾當公事張徽權發遣戶部判官使都
官員外郎知東明縣皮公弼權發遣度支判官事近歲三司
官以次遷而任不久凡天下財利盈虛出入雖能者居之未
及究本末而已用次遷他職故相習以爲資假途爲說而不
事其職于是中書具奏請擇其尤繁要者各在用資以久任
[illegible]
其餘以待諸路轉運使[illegible]刑獄爲出入之資於是以鹽鐵
設案度支錢帛按戶部修造按及開拆司選初任通判一歲以
上人權發遣候及二歲令再任與理知州資序兩任通判人歲
與理提點刑獄資序二任通及九歲與理第二任提點刑獄
出水如差第二任通判一歲以人權發遣候及三歲令再任
與理初任提點刑獄資序兩任通及六歲與理第二任提點
刑獄資序二任有及九歲與[illegible]一司判官願出外者與轉運
副使今命徽等用新制也[illegible] 司馬光言
朝廷更置權發遣三司判官事所使之久於其任日者以不
次之位尚得[illegible]修舉其職之人使天下知勸皮公弼爲吏以貪
[illegible]取在京師則造請不倦在外則書
跡[illegible]者二十餘人一旦首擢誠恐[illegible]不肆
之丁求賢之意亦恐乞追還前命勒歸故官凡再言之不報 [illegible]

嵗戶一千二百四十八萬九千四百八十一丁二千八百八
十一萬三千二百五十二夏秋稅一千五百七十四萬九千
八百六十九石以災害放二百九十三萬一千八百石斷大
辟二千四百九十三人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一百五之四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一百六之一

英宗皇帝紀二之一

治平二年春正月丁卯詔夏國主諒祚曰今涇原秦鳳路熟戸及弓箭手地分不可更行侵擾始朝廷遣王無忌齎詔責諒祚諒祚詭稱遷延弗受詔而因其賀正使荔茂先附表自言起[illegible]由歸咎于我邊吏對多非實故復以詔戒諭焉諒祚終[illegible]編排中書諸房文字屯田員外郎王廣淵直集賢院[illegible]廣淵因　上左右時君卿獻其所為文及書札上愛其才故特命以此知諫院司馬光言廣淵雖薄有文藝其餘更無所長於士大夫間好奔競善進取稱為第一鄉以初任通判排編中書文字二年之間堂除知舒州搢紳以相與指目為僥倖今旣留不行又驟加美職安得不取外朝怪惑陛下方益政之初欲簡拔天下賢材寘諸不次之位以率多士[illegible]厲羣臣而執事之臣不能輔陛下意前此用皮公弼權發遣三司判官今又用廣淵直集賢院將何以使天下之人尚廉耻之節崇敦厚之風乎若陛下龍潛之時廣淵果嘗以文章自達於左右此尤不可漢衛綰不從太子飲景帝即位寵待猶過於他臣周張美以錢穀私假世宗而世宗終薄其為人廣淵若當　仁宗之世私以文章獻於陛下為臣不謹若肯如是乎陛下今日當治其罪而又賞之將何以儆人臣之節也光凡再論列訖不報　癸酉參知政事歐陽修言諫院揭狂瞽淺近約朝廷禦備之計先在擇人而自慶曆罷兵以來當時經用舊人唯戸部侍郎致仕孫沔尚在沔守環慶[illegible]練邊事招撫蕃夷恩信著於一方今雖七十聞其心力不衰飛鷹走馬尚如平日雖中間曾以罪廢棄瑕使過政是用人之術欲乞朝廷察訪特加獎用庶於人才難得之時可備一方

之寄詔以涉爲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府 將嘗奔西界遂奏疏
曰臣伏見諒祚狂狡累年陳上多不遜哉必爲邊患臣未有
不達時機輙以外料敵情内量事勢鑒往年已驗之失思今
日可用之謀雖兵不先言俟見形而應變然坐而制勝亦大
計之可聞謹以陳無神萬一臣所謂外料敵情者諒祚世
有夏州自繼遷克叡以前止於一鎮五州而已 太宗皇帝
時繼捧繼遷始爲邊患其後遂陷靈鹽甘肅朔方之地經
淳化咸平用兵十五餘年既不能剪滅遂務招懷適會繼遷
爲潘羅支所殺其子德明乃議請款而我惟以恩信役于其
封歲時俸賜於德明德明既無南顧之憂而其子元昊方
壯遂併力西攻回紇拓地千餘里德明既死地大兵強元昊
遂復背叛國家自寶元慶曆以後一方用兵天下擾動爲害
民弊如此數年元昊知我有厭兵之意遂復議和而國家亦從
之然既又異於前矣號爲國主僅得其稱臣歲予之物百倍
德明之時半於契丹之數今者諒祚雖曰狂童然而習見其
家世於爲若經遠一叛而復王封元昊再叛而爲國王今若
又叛其志可知是其欲自比契丹抗衡中國以爲鼎峙之勢
爾此臣竊料敵情在於此也夫所謂内量事勢者言以彼譬
用兵之時况今分邊備較彼我之虛實強弱以見勝敗之形
也自 眞宗景德二年盟北虜於澶淵明年始納西夏之款
遂務休兵至寶元初元昊復叛盖三十餘年矣上下安於無
事武備廢而不修廟堂無謀臣邊鄙無勇將將愚不識干戈
兵驕不知戰陣器械朽腐城郭隳頹而元昊勇銳然驕黠
久欲自西鼓得時欲窺中國者累年矣而我方恬然不以爲意
待其謀成兵具一日反書來上然後茫然不知所措中外震
駭舉動蒼惶所以用兵之初有敗而無勝也既而朝廷用韓

琦范仲淹等付以西事極力經營而勇夫銳將亦因戰陣
稍而出數年之間人謀漸得武備漸修似可枝梧矣然而天
下已困所以屈意忍恥復與之和今慶曆之事與今則不然
方今甲兵雖未精利不若往年之朽也城壘粗完繕不
若往年之隳頹也士兵番落增添訓練不若往年寡弱之驕
軍也大小將校曾經戰陣者往往尚在不若往年魏昭炳夏
竦之徒綺紈子弟也二三執政之臣皆當時目見其辱思
以雪恥矣不若往年大臣恬然不知所措者也比之往年以不
知邊事之臣而當國不識干戈之將用驕惰之兵而以當賊黠
新興之寇此所以敗也方今謀臣武將城壘器械我不類往年
而諒祚狂童也又不若元昊遠甚往年忽而不思今又已先覺可
以先事之備苟其不叛則已若其果叛未必不爲中國利也
此臣所謂内量事勢者前取殺後功但願人謀如何爾若上策莫若下
神武奮發赫然一怒諒祚君臣獻於朝廷此其上也其次遂往
討伐誅其首以復朔方故地取下蕃取山界奪其險而我
守之以永絶患害此臣内量事勢謂或如此臣所謂鑒往年
已驗之失者其小失非一不可悉數臣請言其大者夫夷狄
變詐兵交陣合彼佯敗以誘我貪利而追之或陷其伏
而爲其所斬或追陷死地而困於束手此前日屢敗之故今
聞日與戰者亦能知之此雖小事也然不可忽所謂大計者
[illegible]之策皆失[illegible]之備[illegible]西
[illegible]地長二千餘里分爲路者五而分爲州爲軍者二十
[illegible]分爲寨爲堡者爲城者又幾二百皆須列兵而守
之[illegible]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而賊之出也
常[illegible]以爲一而來是吾兵雖多分而爲寡彼衆
[illegible]以攻一吾之寡不得不敗也此城寨之

法既不足自守矣而五路大將所謂戰兵者分在二十四州
軍欲合而出則懼後空而無備欲各留守備而合其餘則數
少不足以出攻此當時所以用兵累年終不能一出者以此
也夫進不能出攻退不能自守是謂攻守皆無策若往年已
驗之失也臣所謂今日可用之謀者在定出攻之計而必用
先起制人之術乃可以取勝也蓋列兵分地而守敵得時出
而撓於其間使我處處爲備常如敵至師老糧匱我勞彼佚
昔周世宗以此策困李景於淮南本朝太祖亦以此困河東今賊亦用此策以困我
之西鄙夫兵分備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勞
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所以往年賊常得志今若能反
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予敵奪敵所利者在我則我當先爲出
攻之計使彼疲於守禦則我亦得志凡出攻之兵勿爲大舉
我每一出彼必呼集而來拒彼集於東則別出其西我歸彼

才3 百三之二 四

散則我復出而又集我以五路之兵番休出入使其一國之
衆聚散奔走無時暫停則無不困之虜矣此臣所謂方今可
用之謀也蓋往年之失在守方今之利在攻昔至道中亦嘗
五路出攻矣當時將相各謀不審蓋欲攻點虜方強之國不
先以謀困之而直爲一戰以取之計大舉深入所以不能成
功也夫用兵至難事也故謀既審矣則其發也必果然能動
而有成功也凡用兵之形勢有可先知者有不可先言者臣
願陛下選一重臣出而經撫諭見諸將與謀議之以兵之大計
凡山川道里蕃漢情偽因而入之可先知者條圖上方略其
餘不可先言付之將帥使其見形臨機隨敵制勝至於守鎮
之所爲宜少留兵合寨而出就之既以驕其心亦少緩其事
以待吾之爲備而且嚴戒五路訓兵選將利器甲蓄資糧常
具軍行之計待其反書朝奏則五路暮出以驕其心而奪其

氣使其枝梧不暇則勝勢在我矣往年議者亦欲招緝熟戶
蕃部謂取山界之地然臣謂必欲招之亦須先藉捷之威
使其知中國之強則方肯來附也由是言之亦以出攻爲利
矣凡臣之所言者大略如此然臣足不嘗踐邊陲目未嘗識
戰陣以一儒生偏見之言誠知未可必用直以方 當陛下
勞心而事窮詢衆謀之時思竭愚慮備芻蕘之一說耳 又
言臣近曾上言諒祚爲邊患朝廷早宜圖御與備及乞遣一重
臣親與邊將議定攻守大計等事至今多日未蒙降出施行
臣竊見慶曆中元昊作過時朝廷輕敵翫寇無素定之謀每
遇賊兵入寇來則上下皇恐倉卒指揮既多不中事機所以落
賊姦便敗軍殺將可謂痛心今者諒祚以二十萬兵寇秦渭
兩路虜掠焚燒數百里間掃蕩俱盡而兩路將帥不敢出一
人一騎則國威困已削矣諒祚負恩背德如此陛下未能發

才3 百六之二 子

兵誅討但遣使者齎詔書賜之又拒而不納使者羞愧徒自
懷詔而回則大國不勝其辱矣當陛下臨御之初遭此狂童
威沮國體此臣等之罪也臣謂陛下宜赫然發憤以邊事切
責大臣至於山川形勢有利有不利士卒勇怯孰可用孰不
可用何處宜攻何處宜守何兵宜出某地何將可付某兵如
此等事甚多皆陛下聖慮所宜及者臣謂陛下宜因臨時御
便殿召當職之臣使按圖指畫各陳所見陛下可以不下席
而盡在目前然後制以神機督責將帥以成功而陛下以
萬機之繁既未及此而兩府之臣如臣等日所進呈又皆常程
公事亦未嘗聚首合謀講定大計外則四路邊臣自賊馬過
後亦不聞別有擘畫臣恐上下因循又如慶曆之初至近者
韓琦曾將慶曆中議山界文字進呈此邊事百端中一端爾
蓋琦亦慮事未講故假此文字爲題目以牽合衆人之論爾

自進狀後尋送密院至今多日亦未曾施行臣以非才陛下任
之政府使見國之謀臣若其謀有可取近於理宜行其所言
不疑臣亦昨因目疾懇求解職出家取其未許其去既使在
其位又棄其言而不問使臣尸祿之辱將何以自處所有臣
前來所上奏狀欲望降付中書密院與韓琦山界文字一處
商量若其言亦不足取棄之未晚　禮院奏請自今文武臣
薨卒不當賜諡者皆輟朝之明日從之　辛巳賜許蔡州見錢
抄十萬貫令和糴以救饑民仍命群牧判官祠部郎李希逸提舉
壬午命供備庫副使孟思恭等十九人往開封府界及京東西
淮南路募兵（去年秋大水開封府界及京西淮南饑民少壯者為禁軍）　司馬光言
近聞朝廷於在京及諸路廣招禁軍其災傷之處又招飢民
以充廂軍臣愚以為國家從來患在兵不精不患不多夫兵
少而精衣糧易供公私充足一人可以當十遇敵必能取勝
兵多而不精則衣糧難贍公私困匱十人不足當一遇敵必
致敗亡此利害之明有如白黑不為難知也是以　太祖皇
帝之時天下兵數不及當今七分之一而猶日加選練務去
羸老專於精銳故能征伐四方混一區夏自景德以來中國
既以金帛綏懷戎狄不事征討至今六十餘年是宜官有餘
積民有餘財而府庫彈竭倉廩空虛水旱小歉流殍滿野其
故何哉豈非邊鄙雖安而冗兵益多之所致乎此乃天下所
共知非臣一人之私言也慶曆中趙元昊叛西鄙用兵朝廷
廣加召募應諸州都監監押募及千人者皆特遷一官以此
之故天下冗兵愈眾國力愈貧近歲又累次大揀廂兵以補
禁軍之數即日累籍之兵已為不少矣何苦更復直招禁軍
及召飢民以充廂軍臣不知建議之臣曾與不曾計較今日
府庫之積以養今日舊有之兵果為有餘為不足乎此蓋邊

鄙之臣獨愚怯懦無他材略但求添兵在朝之臣又恐所給
之兵不副所求他日邊事或有闕敗歸咎於己是以不顧國
家之匱乏只知召募取其盈數不論疲軟無所施用此群臣
容身保位苟且目前之術非為朝廷深謀遠慮經久之畫也
諺曰多求不如省費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今以十口之家衣
食僅足頓增五口又不能贍若不顧囷中之粟笥中之帛所
餘幾何而惟冗口是貪能無窮匱乎國家之勢何以異此群
臣既不能為陛下忠謀陛下又不自以為憂則誰當憂之臣
恐邊臣之請兵無窮朝廷之募兵無已倉庫之粟帛有限百
姓之膏血有涯不知國家長此流弊何時當瘳乎臣又聞即
日當災傷之處軍無見糧發廩粥以飼飢民猶不能給況刺
以為兵將以何物養之終身乎且此畝農民止因一時飢饉
故流移就食若將來豐稔則各思復業今既刺以為兵是使
之終身失業也於官於民皆為非便謀事之失孰甚於此臣
願陛下斷自聖志速降指揮在京及諸路並宜罷招禁軍
但選擇將帥訓練舊有之兵以備禦四夷不患不足其災傷
之處州縣不得妄招飢民以充廂軍但據所有斛斗救接農
民候向去稍豐使各復舊業則天下幸甚自陛下踐祚以來
臣不自知其狂愚見朝廷政令有未便者除有未當罷獻替
言涉瀆天聽陛下未嘗為之變一政令改一差除若臣者亦
可以不言矣然猶區區獻言不已者誠恥居位而不言不恥
多言而見厭也　甲申詔命官許醫侍養時在京選公人如
例　度支判官太常博士集賢校理邵亢為直史館潁王府
翊善同判司農寺令於皇子兩位供職常赴召對群王殿說
以世務曰舉吾賢國器也故命為王府官　丁亥詔貢院如
兩省故樣故事人合格者以名聞俟敕下乃放牓　戊子河北

提點刑獄[illegible]淮中書劉摯今年內[illegible]
寧軍所役春夫冒寒食乃入役雖日長易得功[illegible]
人春種無所[illegible]州[illegible]因冀深瀛[illegible]役過寒食入役[illegible]
月上旬然後得歸欲乞自今舊敕於寒食前半月入役役之
初用都水監奏令寒食後入役而御史傳堯俞[illegible]使奏
聞[illegible]以為非便勅聽至是請又言乃報可　是月京
[illegible]以分權要明罰服操肝切之以[illegible]權[illegible]而
罪不在自後知者衆不可稱數　辛丑權發遣戶部副使
呂公著言古者民勤於力則工役罕民勤於財則[illegible]今
京[illegible]縣及京東西淮南州軍頻多飢饉民不[illegible]陛下方
發帑廩遣使存撫[illegible]聞之皆知陛下有惻然憂民之心
臣愚以謂凡力役之事非不得已者皆宜權罷[illegible]
等宮非為急務就使功力至微然作於禁中恐四方傳聞或

致疑[illegible]臣竊乞[illegible]禮成年穀稍豐日徐議修造之
先是司馬光亦言伏見近日以來修造稍多只大內中自及
九百餘間以至皇城諸門并四殿行廊及南薰門之類皆非
朝夕之所急無不重修者役人極衆費財不少此誠陛下[illegible]
極之初禁廷之中誠有破漏不可居者略命整葺理亦宜然
而左右之臣便謂陛下好興土木之功遂廣有經度雖不至
損[illegible]之處亦毀拆重修務以壯麗互相誇勝外以希[illegible]求[illegible]
內以營私規利萬一陛下更因此賞之則營造之端無[illegible]
已國財必竭民力必殫臣竊惟陛下初臨天下惠澤未[illegible]
民而以好治宮室流聞四方非所以光益聖德也修造[illegible]
不可勝數臣請且言諸州買木一事擾民甚多衙前[illegible]
產業之人每遇押竹木綱散失陪填無有不破家者　先帝
躬履節儉宮室苑囿無有增飾故諸場材木皆有[illegible]

敕[illegible]買木以寬民力自[illegible]修造[illegible]多諸場材木[illegible]
耗有司於外州科買百端營制尚恐不足而工匠[illegible]
冀王宮[illegible]漢文帝惜十家之產罷露臺而不作今諸場[illegible]
積材木何啻十家之產陛下至仁若察其所從來得不為之
愛惜乎況即今在京倉庫[illegible]漏甚多皆[illegible]上件[illegible]功占使
匠人物料未暇修葺致粟帛之類大有損失古者將營宮室
宗廟為先廄庫為次居室為後今之所修緩急先後殊乃未
得其宜乎又皇子先[illegible]年未及冠所宜[illegible]以撲[illegible]其
所賀今聞所修二位規模侈大又役過於　祖宗之時皇子
所居漢明帝曰我子何得與　先帝子比此[illegible]所以納之於
義方也臣愚伏望陛下特降聖旨[illegible]大內[illegible]外[illegible]以口不
至大段損壞之處及不至要切如南薰門之類[illegible]與[illegible]
皇子位只因[illegible]修整早令工畢不得過為[illegible]壯[illegible]

[illegible]匠人[illegible]損壞者所有諸處監修之官自是
本職更不與減年磨勘及轉官酬獎以塞希倖之原使天下
皆知陛下去奢從儉仁民愛物不亦美乎三司使給事中蔡
襄[illegible]禮部侍郎[illegible]杭州初上自濮邸立為皇子
中外[illegible]既即位以服藥故　皇太后垂簾聽政嘗為中
書言　仁宗既立皇子因追思鄂王等悲傷涕泣臣宮中
爭相[illegible]而近臣中亦有異議可怪者乃一二知名人也近
臣文字只在　先帝臥榻上近已於燒錢[illegible]內[illegible]中書
不敢問其姓名但唯唯而退已而外人亦稍稍言襄嘗有異
議然莫知虛實　上疾既愈[illegible]問襄如何人一日問其請朝
假幾何謂中書曰三司掌天下錢穀事務繁多而襄十日之
中在假者四五何不別用人韓琦等共奏三司事無缺失罷
之無名今更求一人材識名望過襄者亦未有歐陽脩又奏

襄母年八十餘多病襄但請明假不趍起居因日高後即入省方不發事然每奏事語及三司 上未嘗不變色多詆襄攻邠涇原 上遂督中書以邊將興軍須未備三司當早選人詞辭初尚推解 上意不回因奏待襄陳乞可以除移初傳者多端或云 上入宮後親見奏牘至是因襄請罷琦遂質於 上上曰內中不見文字然在外朝即已聞之琦曰事出曖昧若虛實未明乞更審察若令襄以飛語獲罪則今後小人可以傾陷善人難立矣曾公亮曰京師從來喜造謗議一人造虛眾人傳之便以為實前世以疑似之言陷害忠良者非惟臣下被禍兼與國家為患脩曰陛下以為此事果有果無 上曰雖不見其文字亦安能保其必無脩曰疑似之謗不唯無迹可尋就令迹狀分明猶須更辨真偽 先朝夏竦欲害富弼令其婢學石介字體久之學成乃偽作介為弼撰廢立詔草賴 仁宗聖明弼得保全臣至和初喪母至闕下小人有嫉忌臣者偽撰臣乞沙汰內官奏章傳布中外內臣無不切齒判銓才六日遂揚永德所論以差船事罷知同州亦賴 仁宗保全終知其無罪遂卻留住至今以此而言就令有文字猶須更辨真偽況無迹狀陛下幸以深察之及公亮又各進說 上曰造謗者因何不及他人遂命襄出守 龍圖閣學士工部侍郎呂公弼權三司使至和初公弼為三司使 帝在藩邸嘗得賜馬欲使吏以馬不善求易之公弼曰此朝廷近親且有素望宜避嫌不可許至是公弼奏事罷 帝曰朕往在宮中卿不欲與朕易馬是時朕固已知卿也公弼頓首謝又曰卿繼蔡襄為使襄所訟不以時決頗多留當宛何以處之公弼知 帝不悅襄對曰襄勤於事未嘗有慢失然言者多爾 帝益以公弼為長者公弼既為三司使乞於前任群牧使合破兵級內權留十人詔公弼三任群牧使特與教駿兵士七人不得為例 癸卯樞密副使禮部侍郎王疇卒疇始病 上謂胡宿曰卿可遣子弟往問之及病革又勅內侍挾太醫診視及還 以不起聞 上嗟悼久之即約品奠以命官祈雨致齋故翌日乃出賜白金三千兩贈兵部尚書諡忠簡疇妻梅氏方娠 上命其家曰即生男女悉以聞及生女子也 上又命及其適人以其婿名聞他日謂輔臣曰王疇可惜朕於西府初得此人而遽爾淪喪豈國之不幸邪疇好治容服坐立嶷然言必以文未嘗慢戲吏治審密文辭嚴麗可喜其執法亦言事然於時不能細頭堅執政才五十日終于位及所享壽與其父嚴云 丙午降陝西轉運使光祿卿陳述古為少府監知忻州坐權知渭州日擅移涇原副總管劉几權知鳳翔并劾几罪按問多失實故也 司馬光言竊聞陝西都轉運使陳述古昨因邊臣妄奏朝廷稱邊鄙寧靜不足為慮後因權涇原路經略司事聞副總管劉几稱西人點集將謀入寇請出兵防扞述古恐與前奏相違因此怒几奏稱不協軍情張皇生事擅移几知鳳翔府數日之間西人果大舉犯邊殺略弓箭手及熟戶蕃部述古亦不即時發兵救援致陷沒數千戶近者雖知朝廷已差臺官勘述古罪狀然竊聞所坐止於擅移劉几及奏狀有不實之類若以文吏議之罪不至重若以國計言之其不實深何則國家承平日久人不習戰雖屯戍之兵亦不能敵難用惟弓箭手及熟戶蕃部皆生長邊鄙習山川道路知西人情偽材氣勇悍不懼戰鬭從來國家賴之以為藩蔽今述古知西夏欲來侵擾而自避誤邊之罪順成其罔上之謀抑遏將官不許救護遂以數千戶王民委於虎口令父子流離骨肉塗

歲豈惟已陷沒者深可哀痛臣恐自今以後諸路兵將前手皆
不敢於極邊居止孰肯蕃部皆有叛國從賊之心以此觀之
其害豈小哉況述古出於門蔭材氣庸鄙自歷官以來所至
之處縱恣貪贓殘害吏民不顧憲典輕侮王命驕佷狡天
下共知屢曾坐事黜降旋復收用叨竊名位一朝至此誠過
其分量致天奪之魄專指揮參彰人視聽陷敗民命坐辱國
威內外之人無不憤疾臣聞舜誅四凶而天下服如述古平
生所為亦可以謂之凶人矣陛下縱不欲明加斧鉞以謝邊
民亦當投之荒裔以御魑魅則可使邊臣少加懲創　貶
貢院奏合格進士明經諸科制陽彭汝礪等三百六十一人
及第出身汝礪等三人授初等幕職官如咸平元年例特授
判司簿尉出身人守選　丁巳翰林學士王珪等奏准詔詳
定禮院及同知禮院呂夏卿韓裕異議請如禮院所議今年
宮二　〔百六之八〕　〔十二〕　呂
十月給明年門月稀如夏卿所議罷今年臘祭從之　翰林
學士中書舍人賈黯為給事中權御史中丞時周孟陽王廣
淵以藩邸之舊數召對黯言後又兩朝未嘗有一被召者獨
召親舊一二人示天下以不廣請如　太宗故事時召侍從
館閣之臣以備顧問　帝嘗從容謂黯曰朕欲用人少可任
者黯對人下未嘗乏人顧所用如何爾退而上五事一知人
之明二養育以漸三材不求備四以類薦舉五擇取以代　禮
部郎中兼御史知雜事龔鼎臣為集賢殿修撰知所初
鼎臣為宰相韓琦所善翰林學士吳奎以鼎臣不肯
奎爭不能得乃比院而以都官員外郎授延君合知諫院
遂知雜事在言職少所建至是出之其後　上欲用王廣淵
為諫官曰近歲諫官御史多不職如龔鼎臣乃未嘗言事也
鼎臣以嘉祐六年五月知諫院八年十二月為知雜尚書史其在
諫職亦二年有餘實錄云未幾遂知雜事恐誤今削去本

獄正考鼎臣本傳言事亦不少　英宗云未有言事疑本傳
有所緣飾也實錄云　上自即位委政大臣諫官御史言事
者自司馬光呂誨傅堯俞趙鼎范純仁呂大防而光誨言尤
切文光嘗言王廣淵蠹邪不可以直集賢院誨奏之
韓維五罪以為當黜皆弗聽獨范純仁呂大防此時得未
言言光言王廣淵蠹邪之見北贊院時得孝韓琦
五月言在後議
後此時未也　已未起復前禮部侍郎樞密副使吳奎領
故官職奎固辭不許奎遣其子大理評事璟奉表懇辭　上
意必起之韓琦曰近年兩府大臣文彥博賈昌朝富弼各乞
終喪奎必不肯起歐陽脩曰若邊境有急金革從事則不容
免　上曰方此西邊未寧奎可自擬其私也乃召璟於延和
殿面諭賜詔賜奎奎終辭　上許之月日璟見英和殿乃五月晉今并書之　三月丙寅
詔月給俸錢之半奎固辭不受終奉俸會要在六月今并書
命質唐葛明三將軍殿于醴泉觀知制誥祖無擇號令黯
不報　丁卯詔貢院經殿試進士五舉諸科六舉經省試進
士六舉諸科七舉今不合格而年五十以上第其所試為三
宮九十　〔百六之一〕　〔十三〕
等以聞乃以進士孫京等七人為試將作監主簿餘三十八
人為州長史司馬文學　上初即位命殿中丞判司天監周
琮及司天冬官正王炳丞王棟主簿周應祥周安世馬傑靈
臺郎楊得言作新曆三年而成琮言崇天曆氣節加時後天
半日五星之行差半次日食之候差十刻既而中官正舒易
簡與監生石道李遘更陳家學於是詔翰林學士范鎮諸王
府侍講孫思恭國子監直講劉攽考定是非推尚書夏和卒
于房與春秋之日食參今曆之所候而易簡道遘等所學殊
闊不可用新書為密乃賜名明天曆詔翰林學士王珪序之
琮等各遷兩官賜物有差其略天曆亦不可用而琮等皆奪
所遷官熙寧八年七月乙卯初命琮等二人監修　辛未新
除侍御史知雜事呂誨以嘗言中丞賈黯過失辭職
諫官御史本人主耳目一時公言非有嫌怨且誨初得御史

乃臣與孫抃等五人薦舉臣知其爲人方正謹厚今茲擢用
甚允衆望臣得與之共事必能叶濟伏望特令就職以爲論
諍諍遂受命因言臣先有奏陳以力所不能與辭諫職不意
復有此除圖報之心且如何哉臣竊思歷代設耳目之官蓋
輔人主之不逮不然九重之內無復聞見萬機之事皆爲壅
蔽以其論之爲者之言不可一日無之凡事宜辨論其非稍
涉欺妄者并事責不當置此官而不用使之退存在職者與
死而後已不能者縱然以其勤爲得議然後自其令借如朝
廷之事者皆命諫官不得預聞以其欲令行下方始得知此正其
所失也已行之命難以追改是執政之臣常自取勝其臣
之官與不設同矣又聞近日臣寮建議以　先帝臨政皆任
臺諫官所陳已行之事多有追奪欲陛下矯　先帝之爲凡
事堅亂不可易行之一經令進一匪人倡言於外曰出自請求
之上
人必不敢動搖果有之是欲窒塞聰聽將拒諫遂事此豈公忠
愛君之人哉恐非國社之福也且諫諍者非姦幾之闕時以
之失不應有所激發上則拂戾聖意下則違忤輔臣以至被
糾劾者皆爲仇讎豈不知害于家所利者國家所守者職分
爾而又近之聞述殊無懲勸之意諫使者傾附權勢畏避者
暗默苟容坐待歲月例得遷轉言與不言孰爲得利故臣嘗親
奉德音指織默者其衆然終不聞有所誅勸此無他之大弊
也臣竊聞陛下好問之心過於虞舜但未嘗察其言爾求治
之切有如漢宣但未嘗責其實爾臣既未得有敢不以言責
自任伏望陛下既問之當察其言既用之當責其實無使左
右蔽惑以害事之官且時有懲勸則人無苟且職事皆舉
有補於時以太平之基不難致矣矯　先帝之爲更宜沉慮
只行之事果有不便無憚更張不然臣未知職事之所守終

不安其分爾　辛巳翰林學士王珪奏權御史中丞賈黯前
以學士同修撰　仁宗實錄自領臺憲不復入院乞令仍舊
供職從之黯乞以實錄藁就臺修撰有議事即三五日一赴
院詔止令三五日一赴院修撰　壬午禮院奏近依國朝故
事詳定　仁宗大祥變除服制以三月二十九日禫除至七
月一日從吉已蒙降勑臣等謹按禮學王肅以二十五月爲
畢喪而鄭康成以二十七月通典用康成之說又加至二十
七月終則是二十八月畢喪而二十九月始從吉蓋失之也
祖宗時據通典爲正而未講求故事天聖中更定五服年月
敕斷以二十七月今士庶所同遵用夫三年之喪自天子達
於庶人不宜有異請以三月二十九日爲大祥五月擇日而
禫六月一日從吉從之　己丑賜越州上虞縣朱回女家絹
三十匹米二十斛朱母早亡養于祖媼方十歲里中朱顏與
媼競持刀欲殺媼一家驚潰朱號呼突前擁蔽其媼手挽顏
衣以身下墜顏乃曰寧殺我毋殺媼也媼以朱故得脫朱連
被數十刀猶手挽顏衣不釋顏忿恚斷其喉以死事聞故有
是賜其後會稽令董楷爲朱立像于曹娥廟歲時配享焉
司馬光言近蒙恩給假至陝州焚黃竊見緣路諸州倉庫錢
糧例皆闕絶其官吏軍人料錢月糧並須逐旋收什方能支
給竊料其餘諸州臣不到處亦多如此臣聞國無三年之蓄
曰國非其國今窮竭如此而朝廷曾不以爲憂若不幸有水
旱蝗螟方數千里如明道康定之時加之邊鄙有急興兵動
衆不知朝廷何以待之臣伏見陳許潁亳等州比因去秋一
次水災遂致骨肉相食積尸滿野此非今日官吏之罪乃鄉
時豐稔之歲其人但務偷安不爲遠慮粟麥至賤不能儲蓄
及至凶荒之際官私俱竭上下狼狽何由相救雖使桑羊劉

是復以亦無如之何也今春幸而得雨豈因有言例延已罷
飢饉之事於變外不復以備蓄爲意矣萬一天下小以水旱有
災傷則何以異於陳許潁亳之民若饑饉相繼盜賊必興此
豈可不早爲之所備乎臣愚伏望陛下於天下錢穀常留意
心特降詔書明諭中外臣僚文武臣僚有熟知天下錢穀利害
能使倉廩充實又不致民害物者並許上書自言陛下勿以
其人官職之疏賤文辭之鄙惡一一略加省覽擇其理道稍
長者時賜召對從容訪問以方今食貨損益之宜公私皆困何故
而然如何擘畫可使上下豐足若其言無可取者則罷遣而
已有可取者即爲施行仍記錄其姓名置于左右然後選其
中材幹出群者以爲轉運副判官及三司使副判官仍故至
年終令三司攝計在京府界及十八路錢帛糧草見在都數
聞奏以之比較去年終見在都數若增羨稍多即令勘會如
別無姦巧欺漫及非理賦斂而致增羨其當職之人宜量行
旌賞累經旌賞者即別加進用若減耗稍多即令詰問如別
無大故災傷及添兵軍馬而致減耗其當職之人宜量行責
罰累經責罰者即永從絀廢誠能如此行之不懈數年之後
可使天下倉皆有餘粟庫皆有餘材雖有水旱蝗螟之災及
邊鄙有急皆不足憂也（此疏不得其時月附春末更須詳考） 上嘗問輔臣天
下金穀錢何韓琦等具以對因問所以之費倍於舊時何也
歐陽脩曰自西事以來邊城廣爲守備既增置官兵則兵費
益多 上又問 祖宗綏懷如此尚有倔強者琦曰國家意
在息民故示大體包含容之爾邊臣宣戰久矣彼衆亦自驕惰
雖時有倔強然大戎之態如此（此議實附本事記時月不審何時） 初詔陵復土一
韓琦引故事乞罷相守藩 上弗許去冬託疾繼請 上責
以終喪後三上章詔須畢郊禮俟於是昏海臣切惟君臣雖

合繫國休戚前世已然之事可爲近監陛下親政方及一年
二府大臣相繼請去惟衰老疾病不任於事者容有進退之
禮焉如杜封章朔上詔使久至被恩寵而遽起非要君而何
不惟輕朝廷之體尚且取笑於天下也元宰韓琦輔翼聖躬
誠有勳勞內去冬累還印綬經數月復又抗章前音者去官
謂孤忠之可恃豈知直道之難行益有所忿激而言陛下宜
體其旨也君臣之義不當形於聞語中外聞之頗未爲然方
今樞府之人兵防久弛邊國不順邊民流殍茶法更變商賈
不行經費日滋財用日耗多事之際得不思經畫以濟大務
委之而去得謂之忠耶在身其則周愛君之心則未至矣臣
欲乞特降詔旨敦諭二府俾務協心各安厥位盡忠體國同
底于道唯衰疾老耄勿強以事聽其罷去以就頤養乃至
均愛始終之恩也不然大臣輕去就之分其下何觀朝廷紀
綱人心隨而懈矣使開四裔益有輕漢之心所繫誠重數人者去
留不宜持久唯聖斷無疑天下幸甚（[illegible]） 知制誥祖無擇言中書
省不當在東乞與門下省對移其門下中書與尚書號三省
其長官皆宰相之任莫有尚爲者也今乃左省在西右省在
東此不可不易也唐龍朔中嘗改左右省爲東西臺此又明
不可不易也從之（實錄以爲三月四日事今附月末） 夏四月戊戌詔禮官
及侍御以上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以聞宰臣韓琦等以元
年五月奏進呈故也 辛丑詔曰向命監司知州薦所部吏
歲限定員本防其濫不問能否一切取足非詔意也自今毋
務在得人不必充所限之數先是御史中丞賈黯言今京朝
官至卿監凡二千八百餘員可謂多矣而吏部奏舉磨勘選
人未引見者至二百五十餘人臣不敢遠引前載且以 先

朝事較之方天聖中法尚簡選人以四考改官而諸路使者
薦部吏數未有限而在京臺閣及常參官得任知州通判者
非部吏皆得薦時磨勘改官者歲才數十人後資考頗增而
知州薦吏視屬邑多少裁定其數又常參官不許薦士其於
約比天聖漸繁而改官者固已衆矣然磨勘應格者猶不越
旬日引對未有待次者皇祐中始限監司奏舉之數其法益
密而磨勘待次者已不減六七十人皇祐及今才十年耳而
猥多至于三倍向也法疎而其數省今也法密而其數增此
何故哉正在薦吏者歲限定員務充數而已如一郡之守歲
許薦五人而歲終不滿其數則人人以爲遺己當舉者避謗
畏譏欲止不敢此薦者所以多而真才實廉未免混於無能
也謂宜明詔天下使有人則薦不必滿所限之數　帝納其
言故降是詔丙午奉安　仁宗御容于景靈宮孝嚴殿

三十七　一八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一百六之一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一百六之二

英宗皇帝紀二之二

治平二年五月庚申朔樞密院奏嘉祐三年詔非軍職當罪
橫行歲滿當遷及有戰功殊績皆不得除正任當遷副使用
名或加檢校官勳封食邑按會要此詔乃三年十一月除今附此更不別出也自降
詔以來正任刺史以上絕遷進之望今欲因知諸軍州郡或
路分總管如舊紀改州名或加檢校官勳封食邑已及十年
者與置官至觀察留後止又客省引進四方館舊置使
三員東西上閤門舊置使四員今並增爲六員閤門引進客
省舊置副使六員今並增爲八員閤門舊通事舍人八員今
增爲十員凡所增置須見任官當遷及有闕乃補其已減使
改官及七年如曾歷邊任有本路監司總管五人以上共薦
者欲除遙郡刺史至遙郡防禦使止詔自今皇城官充副使
當磨勘者各於本班使額自下升五資改諸司使其自七藏
庫副使以上因酬獎及非次改官者聽如舊餘皆從樞密院
之請初　帝謂執政曰諸司副使改轉使當從供備庫使始
今對行改五資大優於是令議條奏而爲此例此兩朝志實錄乃有此又稱掌[illegible]本志以增置閤使副員爲據[illegible]四之事則謹也事在嘉祐三年八月　癸亥資政殿學士
禮部侍郎陳旭爲樞密副使先是呂誨言樞密使富弼在
告已半年疾勢未期痊復陛下深惜其去久虛府位蓋以邦
政爲憂方倚毗於事柄也昨吳奎丁憂故事百日後有起復
之例因禮未及奎而進用王疇又是以見陛下廣精求治任
人之切矣然疇卒既經數月未聞除拔何向來之速而今日
之緩也張昇先乞還政胡宿又復請郡彼誠年高不任於事
樞府殆曠政將安寄况兵防又隳邊鄙多故謀議機密尤須
得人臣愚伏望陛下體軍國之重以生靈爲憂早擇才臣主之

人進擢稍貳然命將而後可不宜久虛其位俾邪佞得闚大
寶為岐臣疑惑讒佞用此必然之勢也惟聖衷留意而天下幸甚
及是誨又言陛下偶損公道左右前後宜得正人若其要名者勿
以致陛下不當修人復用公議甚鬱者留 先朝任陳允時
臣與度分己師道趙抃上陳言其奸邪不當置於二府封章
交上 體亦皆 外則近臣主張內則宦官引援韓琦抗力為
地宮闈依違不決凡論列半年陳旭出知定州臣等論列江
外事既兩罷出臣不斷人言沸騰第成 於帝之一失臣愚
續滿□□者也近崇政殿奏對奉承德音謂旭有才人或
言其奸邪者不數日遽聞除命豈若中外言其姦邪明哲知
而復用臣竊謂大臣極力引薦陛下不得已而用之旭何求
事迹略舉一二上悟宸聽庶幾異日明辨旭先互謀□□附
張茂方公事祗客情御出其罪狀蓋附會臣劉沆希奏事或姚
附緣從倖仍多與內臣交結王世宜連姻族之親因而用則
遂得進用及知開封府史志聰家人不還迫劉壽貸錢
府志聰而狃例人不平之說從臣論越皇城事 繫務衙內
省都知請求一切不問此迹狀明著眾所知者餘不復細論
臣輒思一事於體未安者世宗之妻李氏今在宮中 先帝
令適世宗亦領內省要職旭居樞府豈嫌勢雖內外豈
得不使眾人之□頗為疑也臣前日敢論列其□□□
或更為說□進退繫乎不斷
於抗更起居舍人充史館修撰同知諫院抗初為聯親
宅講書出入宮禁不受俸□之□要之清吞漢安恐□□
與遊每見抗衣冠□□師友及執政即開抗在外時
騑濟廣東□入判都理大癡由同抗未至 上面見奉
史司求於顏闕之及對留語日時曰卿朕故人朕望於卿者

厚勿以帝禮自疎也居數日遂有是命 □□八月事乃 翰
林學士權知開封府馮京為陝西安撫使代陳旭也先是韓
琦言慶曆中臣嘗與范仲淹同上御戎四策未及施用而元
昊請和今諒祚狂童聞非元昊之比敢爾輕動勢將渝盟頗
以臣當時所上四策今二府共議擇可行者付邊帥及命京
使陝西均又言 本朝何亮劉平各言西事亮謂靈武不可
棄棄則西人必吞諸戎為後大患當時不能用而今悉驗平
平之所陳雖與臣四策稍異然大抵以得西人山界土地部
族為甚利願并亮平二奏付京使與四路帥臣參議之然京
所議方略卒無聞也 戊辰詔曰朕觀漢宣之治綜
核名實而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繼統之業盛矣朕
纂 先帝遺烈懼德不明未燭厥理乃夙興以思嘉與公卿
大夫爲精爲治而屬天下承平日久內外因循情職者衆未
聞推利及民盡心憂國者也徒累積歲月以幸其進又若飾
名與以徼所知其可道者亦不過務在簿書期會之間朕何
望焉夫愉惰苟簡者弗懲則端良敏濟者亡以勸朕持賞罰
之大公固將必行之詩不云乎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自執事
其易慮孜孜各修厥職以稱朕意 辛未東上閤門使秦州
團練使劉几知鄜州几初權涇原副都總管與陳述古交訟
既罷而代几者遂發几過用公使錢詔几述古與宜黜□御
史中丞賈黯言國家任用將帥當責以御邊捍敵之功細故
小過皆宜略之則可以得其死力 太祖時天下未定用李
漢超等二十四人分捍三邊皆十數年不易齊其州征權之
利皆以與之仍聽其貿易免所過征稅軍事無小大皆許便
宜以故漢超等得成功名而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變屠中陝
西用兵頗失此術邊臣用公使錢微有過則刻法吏繩以深

文彦尹洙張亢滕宗諒是也今西戎叛援邊方當以恩威御
諸將所宜思太祖之得人而懲近事之失體如凡者苟無
大過願赦而不問上納其言故有是命（小注漫漶） 丙子
權御史中丞賈黯奏近者皇子封拜並除檢校太傅臣按唐
儀自後魏以來太師太傅太保是為三師太尉司徒司空是
為三公國朝因之六典曰三師訓導之官也蓋天子之所師
法今皇子以師傅名官於義弗安此蓋有司相因循失
於釐正臣愚以謂自今皇子及宗室卑者官不可帶師傅
之名隨其遷序改授三公下兩制議請如黯奏而中書亦謂
自唐以來親王無兼師傅者國朝以三師三公皆虛名故因
而授之宜正其失詔可且令已受命者異時加恩改授 甲
申命宰相韓琦曾公亮權樞密院公事富弼在告故也弼
自去冬以足疾卧家至是章二十餘上乞補外郡終不許
丙戌詔少府監頒知州亦縣及監在京二十七處庫務者聽
之 樞密院編樞要文字九百八十一冊以進賞執事者有
差（小注漫漶）
計錄以為（小注漫漶） 京師百司所行兵民官吏
財用皆無總數中書一有行移則下有司考會累日乃知政事
陽脩因暇日盡以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 以有所問宰
相以總目對脩常奉祠家居 上遣內侍就中書閣取而閱
之（小注漫漶） 六月辛卯江淮轉運判官屯田
員外郎范純仁為殿中侍御史太常博士權發遣鹽鐵判官
呂大防為監察御史裏行近制御史有闕則命翰林學士御
史中丞知雜事法舉二人而自上擇取一人為之至是闕而
員舉者未上內批純仁大防名而命之大防臨邛人也樞密
使張昇奏臣子娶純仁之妹合回避不許大防言綱紀賞
罰之行於所以方之要者有五進用大臣而權不歸上大臣
疲老而不時許退夷狄驕蹇邊患已萌而不擇將帥不知謀
請議論之臣裨益朝廷闕失而大臣沮之疆場左右之臣有
敗事而被賞舉職而獲罪者又論富弼以足疾請解機政章數
十上至以牛馬自比而不納張昇年幾八十體力已耗屢乞
骸骨而不從去年有三年之喪召其子而呼之者再遣使而
召之者又再程戡辭老不堪邊任恐死塞上乞以尸歸葬還家
為請而不許竊以為過矣弼賢臣也今使臣病得不於外則
不病之日為報陛下深矣昇才臣也使其終三年之喪得盡
其孝所謂則服除之日必能盡忠於陛下矣昇戡皆老矣又
皆衰請求去陛下欲盡君臣之分則皆與之閑務使盡其餘
年如此則中外群臣皆知陛下優待大臣進退以禮亦何必
過為虛飾而事形迹使四人之誠不得自達邪（小注漫漶）
顯引嫌 知雜事呂誨言臣嘗學漢孝武即位之初田蚡為
相為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帝乃曰君除吏盡未吾
亦欲除吏非明哲之君智能燭理則威福之柄幾為田氏專
矣今見陛下始除二人者誠有旨哉臣何疑所陳今中外兩
省官屬各舉才能之人籍於禁中更任使即清要自擇免
臨時對舉可以杜絕請求之路此亡公之法勸陛下久而行
之彼用之人莫不歸感上恩必盡死節以圖效報用舊與王
之道未有不得於此也以取諸以操柄之重謹始克終天下
幸甚 癸巳群臣表請聽樂弗許自是五上表乃許之 初
絳州團練使楊遂為新城巡檢拔漢王宮火 帝識其面目
於是侍衛司擇帥 帝首出遂姓名擢登州團練使步軍都
虞候 己亥詔自今三司父任判官不得別舉職任 壬寅
提舉在京諸司庫務王珪等奏都官郎中許遵編修提舉司

并三司類例一百三十冊詔行之以在京諸司庫務條式爲名遵泗州人也。己酉莊宅使張利一爲皇城使知雄州兼河北沿邊安撫使代皇城使嘉州刺史李中祐也以中祐泥定州路總管（利一瑋子照聖二年） 司馬光言臣聞明主謀事於始而慮患於微是以用力不勞而收功甚大竊見國家所以御戎狄之道似未盡其宜當安靖附順之時則好與之計校末節爭競細故及其桀傲暴橫之後則又從而姑息不能誅討是使戎狄益有輕中國之心皆原於柔服而樂爲背叛近者西戎之禍生於高宜北狄之隙起於趙滋而朝廷至今終未省寤猶以二人所爲爲是而以循理守分者爲非是以邊鄙武臣皆銳意生事或以開發荒棄之地十數里爲功勞或以殺略老弱之虜三五人爲勇敢朝廷輒稱其才能驟加擢用既而虜心忿恨遂來報復殘翦郡縣鈔劫邊民所喪失者動以千計而朝廷但知誅賊增兵聚糧其致寇之人既不追究而守邊之臣亦無譴責如此而望戎狄賓服疆場無虞是猶添薪滅火而求湯之不沸也臣愚竊惟 真宗皇帝親與契丹約爲兄弟 仁宗皇帝赦趙元昊背叛之罪冊爲國主歲捐百萬之財分遺二虜豈樂此而爲之哉誠以屈己之愧小愛民之仁大故也今陛下嗣已成之業守既安之基而謀事之臣數以爭鬬之怨心不思灌瓜之大計使邊鄙之患紛紛不息臣竊爲陛下惜之近者聞契丹之民有於界河捕魚及於白溝之南翦伐柳栽者此乃邊鄙小事何足介意而朝廷以前知雄州李中祐不能禁禦以爲不材別選州將以代之臣恐新將之至必以中祐爲戒而以趙滋爲法妄殺契丹民則戰鬬之端往來無窮矣況今民力彫弊倉庫虛竭將帥乏人士卒不練夏國既有憤怨屢來侵寇禍胎已成若又加以契丹失歡臣恐國力未易支也伏望陛下選擇戎北邊將帥若契丹不循常例小小相侵如漁船柳栽之類止可以文牒整會道理曉諭使其官司自行禁約不可以矢刃相加若再三曉諭不聽則聞於朝廷雖專遣使臣至其王庭與之辨論曲直亦無傷也若又不能則莫若博求賢才增修政事待公私富足士馬精強然後奉辭以討之可以驅穹廬於漠北復漢唐之土宇與其爭漁柳之勝負不亦遠哉 試校書郎孫侔試將作監主簿常秩前亳州衛真縣主簿王回皆爲忠武軍節度推官侔知來安縣秩知長社縣回知南頓縣侔等皆以文行知名爲知制誥沈遘王陶等所薦命下而回亦侔秩皆辭不起回侯官人平子也博行孝友質直平恕造次必稽孔子孟子所爲而不爲小廉曲謹以求名譽於世學問所得自漢以來列於儒林者罕及也嘗舉進士中第主衛真簿於事有所不合稱病自免退居潁州久之不肯仕在廷之士多薦者故命以爲縣會亦辭向固亦以文學知名善序事皆棄卒仕止於縣主簿其母則曾公亮之姊也 甲寅刑部郎中張師顏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初兩浙轉運使韓縝上言景德中朝廷置提舉諸司庫務以朝臣及諸司使副二員領之近年此爲常用卿官詞禁清要固非宜之任武臣內侍多是職位已高避欲躬親亦未便望詔有司依景德初置之時人數所以併約事復擇制則衆務畢舉詔增置當入職司朝臣一員而有是命初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不敢先天章閣待制司馬光獨奮筆立議議成珪即救吏以光手藁爲案其議曰臣等謹按儀禮喪服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皆如親子也又爲人後者爲其父

傳曰何以期也不二斬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又
爲人後者爲其兄弟傳曰何以大功也爲人後者降其昆弟
也以此觀之爲人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尚
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得專壹於此故也是以
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父母以爲帝
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爲 聖朝法況前
代之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臣
下非如 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 宗廟之重祗承天地
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拔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爲 先
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
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
萬世相承者皆 先帝之德也臣等愚淺不達古今竊以謂
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準 先朝封贈期親尊屬

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譙國襄國太夫人仙遊縣君亦改
封大國太夫人考之古今實爲宜稱議上中書奏上珪等議
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濮王於 仁宗
爲兄於 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如楚王涇王故事議者或
欲稱皇伯考天章閣待制呂公著曰 眞宗以 太祖爲皇
伯考非可加於濮王也 是月己酉中書又奏按儀禮爲人
後者爲其父母報及案令文與五服年月勑並云爲人後者
爲其所後父斬衰三年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齊衰朞即出繼
之子於所繼所生父母皆稱父母又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
爲皇考今王珪等議稱皇伯於典禮未見明據請下尚書省
集三省御史臺官議奏詔從之執政意朝士必有迎合者而
臺諫皆是王珪等議論洶洶未及上 太后聞之辛亥內出
手書切責韓琦等以不當議稱皇考而琦等奏 太后以

珪等議稱皇伯爲無稽且欲緩其事須 太后意解甲寅以三
[illegible] 降詔曰如聞集議議論不一宜權罷
議當令有司博求典故務合禮經以聞翰林學士范鎮時判
太常寺即率禮官上言漢宣帝於昭帝爲孫光武於平帝爲祖
則其父容可以稱皇考然議者猶或非之謂其以小宗而合
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既考 仁宗又考濮安懿王則其失非
特漢宣光武之比矣凡稱帝若皇若皇考立寢廟論昭穆皆
非是因具列儀禮及漢儒論議魏明帝詔爲五篇奏之執政
得奏怒召鎮責曰詔書云當令檢詳奈何遽列上耶鎮曰有
司得詔書不敢稽留即以聞乃其職也奈何更以爲罪乎於
是臺官自中丞賈黯以下各有奏乞早從王珪等議侍御史
知雜事呂誨言朝廷既知議論不一當辨正是非參合衆意
明所適從豈可事未有定遽罷集議更付所司詔命反覆非

所以示至公於天下也臣輒徇愚見敢以聞上臣謹按儀禮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蓋爲大宗斬還爲小宗周不二斬明
於彼而判於此也又按令文與五服年月敕出繼之子於所
生皆稱父母稱父母者所以別其本正於後也在屬籍當行
除附斯令之意可明也如漢宣光武皆稱父爲皇考者二
帝上承本宗皆非旁繼於今事體略不相類據王珪等議濮
安懿王於 仁宗皇帝其屬爲兄於 皇帝合稱皇伯而不
名於禮得矣又引元佐元儼稱皇兄皇叔之類皆本朝典禮
安得謂之無據臣竊以勅旨加濮安懿王爲皇考與
仁廟同稱如此則尊有二上昭有二斬禮律之文皆相戾矣
臣恭以陛下躬躋藩邸入繼大統而南面尊臨皆 先帝之德
也倘終祥禫尚未逾期謂遠有斯議搢紳之士皆未爲然方
陛下躬勤孝養上奉慈闈承顏猶懼其不足豈復顧私恩別

親踈而忘大義哉就如有司徇情酌禮以叔爲父行之亦
頒示於中外得爲安乎臣竊惟琦輩升出者衆以保身建白
苟悅聖情二三輔臣不能以陛下開陳正論又引證其謬附
違背禮義惑亂人情惑　先帝之眷倚陛下於外可得爲
忠孝臣伏望陛下開廣聖慮特勤英斷不作無益以害至公
既罷三省集議尚別降詔旨以王珪等議爲定以前後所集
不一論甚降出外庭正是非明其有罪寘之於法可以決釋
群疑杜絕邪論不然何以明陛下之無私於中外之深惑值
之來久所損不細又言陛下天賦英睿學通古今經義深於
不應有惑禮所謂大宗者收合於宗族也陛下繼太宗而有
天下義之重固不得捨其所後而顧於小宗哉人臣非不欲陛
下尊顯所生務崇封爵極其美稱焉未過於典禮得至尊之
道不必徇於己私於親唯其誠而已矣在寢裏其不異思弟
爲邪佞進說惑亂人情陛下何惜一幅之詔推示信誠以皇
伯之稱爲定追正封爵以稱典祀則中外之心渙然釋疑不
如是則紛紛議論有損聖明不獨此議於萬世將恐取輕於
四夷又言陛下踐祚以來克勤政理繼述所行莽誠以至唯
濮安懿王一事不合典禮未副人心甚爲陛下惜之詐事辭
中書起請兩禁及禮官集議臺諫官各疏其不當行雖有
權罷指揮終未得了絕議論紛紛中外疑惑相聞請如此
必難爲復有開陳人言不已誠有累於聖躬解天下之疑者
莫若發於睿斷特以手詔自中而下追封濮安懿王大國諸天
人禮典稱是仍於郊禮前了畢則人心厭服於禮爲順若皆望
中不行誨等請以二月二十九日不得其時今並附六月丁卯札　司馬光又言聖
人舉事與衆同欲故能下協人心上順天意洪範曰三人占
從二人言蓋國有大疑則決之於衆自上世而然矣伏見鄉

者詔群臣議濮安懿王合行典禮翰林學士王珪等二十餘
人皆以爲宜准　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議論
一人異辭所以然者蓋欲奉濮王以禮輔陛下以義也而政
府之意獨欲尊濮王爲皇考巧飾詞說誤惑聖聽不顧先王
之大典蔑棄天下之公議使宗室踈屬皆已受封贈而崇奉
濮王之禮至今獨未施行此衆所以拂鬱而未爲稱愜者也
或恐陛下未能知二議是非臣更請爲陛下別白言之政府
言儀禮令文五服年月敕皆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即出繼
之子於生皆稱父母臣案禮法必須指事立文使人曉解今
欲言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之服若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
文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謂其皆不識文理也又言漢宣
帝光武皆稱其父爲皇考臣案宣帝承昭帝之後以孫繼祖
故尊其父爲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爲皇祖考以其與昭穆同
故也光武起布衣誅王莽親冒矢石以得天下名爲中興其
實創業雖自立七廟猶非太過況但稱皇考其謙損甚矣今
陛下親爲　仁宗之子以承大業傳曰國無二君家無二尊
若復尊濮王爲皇考則置　仁宗於何地乎政府前以二帝
不加尊號於其父祖引以爲法則可矣若謂皇考之名亦可
施於今日則事恐不侔設使　仁宗尚御天下濮王亦萬福
當是之時命陛下爲皇子則不知謂濮王爲父爲伯若　先
帝在則稱伯沒則稱父臣計陛下必不爲此行也以此言之
濮王當稱皇伯又何疑矣今舉朝之臣自非挾姦佞之心欲
附會政府誤惑陛下者皆知濮王稱皇考爲不可則衆志所
欲亦可知矣陛下何不試察群臣之情群臣誰不知濮王於
陛下爲天性至親若希旨迎合不顧禮義過有尊崇豈不於
身有利而無患乎所以區區執此議者但不欲陛下失四海

之心受命出世之識所以此觀之群臣之忠佞邪正甚易見也
願陛下上稽古典下順衆志以禮崇奉濮安懿王如珪等所
議此亦和天人之一事也　秋七月壬戌詔以冬至有事于
南郊　樞密使戶部尚書同平章事富弼累上章以疾求罷
至二十餘　上固欲留之不可癸亥罷為鎮海節度使同平
章事判河陽初除僕射又使相弼入上章乞以本官出守且
言僕射是正二品官師長百寮使相昔文武中並是第一等
俸祿臣因病退反有此授固不敢當　真宗以前惜此官祿
未嘗輕有除拜　仁宗沖幼即位不曾撿詳　祖宗故事貪
當時執政者徇私亦欲自為地遂開此例欲　仁宗一朝許
相罷樞密使者皆除使相其間最為不可者數人並以不稱
職及過惡彰露臺諫官互有抨彈本合得罪黜削而亦皆除
使相領大藩人情非常不允臣其時正在中書蓋　仁宗聚
召學士次日宣制無由進說陛下臨御以來未曾除人是可
從今以去一一謹惜若此等爵祿從之者容易付與則或
有大賢才或有立功立事之人陛下更以何爵祿旌賞之使
相以上只有三師三公其品秩雖崇而俸祿甚少比使相絕
然不侔也願立法自臣始不從弼亦乞罷使相或僕射一官
詔許罷僕射而改制為弼將行又言臣禀性愚直生平不曾
敢作分毫過惡事　先帝盡忠盡誠亦曾面折同列　先帝
雖知臣一心為國不避人怨怒然而同列非常不喜矣其不
喜者乃使門下舊吏之人撰造是非於　先帝前傾臣今陛
下侍從臣僚中亦有讒臣者不少臣事陛下如事　先帝盡
心無隱惟道是從陛下已盡見臣衷裏常蒙保全臣今下離
陛下左右仰恃聖睿斷無所憂又惟是讒譖尚恐未免萬一有
之只乞聖慈察其所譖之語道理如何若臣別無非道非理

則望陛下始終保庇使全首領假如臣因今所患便就死滅
亦須九泉之下陰有所報臣感戀之外更竭此心伏惟聖明
痛賜矜照　寧海節度使李端愿為武康節度使知相州上未
親政端愿求對言陛下當明攬權綱以係人心不宜退託失
天下望又上書數陳懇切　太后既撤簾端愿稱自疾求謝
事乃命以旄鉞出鎮　乙丑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韓
琦為南郊大禮使翰林學士諫議大夫王珪為禮儀使給事
中權御史中丞賈黯為鹵簿使翰林學士給事中范鎮為儀
仗使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權知開封府韓絳為橋道頓遞
使既而賈黯言故事當以中丞領儀仗天聖二年用中丞薛
奎領鹵簿而翰林學士晏殊領儀仗蓋誤也乃詔黯與鎮對
易使名　丙寅詔曰事有先後故制有隆殺禮有重輕故用
有豐約况郊廟所以奉天地　祖宗者宜如故事若乘輿服
御之費其務減省　德寧公主出降其資送減康國長公主三
之一　丙子放宮人百八十人　戊寅觀文殿大學士尚書
左丞賈昌朝卒幸其宅奠之輟視朝兩日贈司空兼侍中謚
曰文元御篆墓碑曰大儒元老之碑昌朝在侍從為名臣及
執政不為善人所與或以為結宮人宦官數為諫官御史所
攻張方平留唐詢詢譖吳育出皆以為昌朝指也　辛卯群
臣上尊號曰體乾膺曆文武聖孝皇帝詔答不允　庚辰淮
南節度使兼侍中文彥博為樞密使初彥博自河南入見上
謂曰朕在此位公之力也彥博對曰陛下登儲纂極乃　先
帝聖意與　皇太后協贊之功臣何與焉　上曰備聞始議
公於朕甚有恩若彥博遜避不敢當　上曰暫煩西行即召
還矣彥博行未至永興召有是命又遣中使促之至永興才
數日也　樞密使吏部侍郎張昪罷為彰信節度使同平章

軍判許州昇久在病告亦罷凡七上章乃得請 先是御史
曾公亮欲還歐陽脩爲樞密使將進擬不以告脩脩見
其意謂兩人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
相位置何以示天下兩人服其言遂止及張昇去位 上遂
欲用脩脩又力辭不拜[illegible] 辛巳權三司使龍圖閣
學士工部侍郎呂公弼爲樞密副使公弼上言諫官御史耳
目之官比來言事罕見采用非所以達四聰也陛下當以政
事責成大臣而委視聽於臺諫非其人則黜之如此則言路
通而視聽廣矣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戶部侍郎
權知開封府韓絳權三司使絳初以群牧使召未至改命尹
京浹日又還計省絳在成都凡再歲始張詠以券給貧民令
春糴米秋糶鹽歲久券皆轉入富室絳削除舊籍召貧民別
予券且令三歲視貧富輒易之豪右不得逞蜀與夷接邊人
伐木境上數侵爭因下令禁伐木又以兵守林麓庚開州諸部
往來就威茂交易異時內侍使蜀給酒場吏主貿賣所使諸
取以資費絳奏請加禁約 上敕內侍省著爲令每行以申
戒焉及使三司又請以川峽四路田穀輸常平倉而隨其事
任道里券次給直以平物價 上歎曰衆方姑息卿能獨不
徇時耶詔行之內諸司吏有干恩澤者絳執不可 上曰朕
初不知當爲卿改而干者不已絳執益多因爲上言所有飛
語願得究治 上曰朕在藩邸頗聞有司以國事爲人情卿
所守固善其毋憚讒宮中所用財賞悉以合同憑由取之絳
請有所者悉付有司於是三司始得會計 知制誥沈遘爲
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遘爲人輕俊明敏通達世務前
知杭州令行禁止人有貧不能葬及女子孤無以嫁者以公
使錢葬嫁數百人倡優養良家女爲己子者奪歸其父母接

遇士大夫多得其歡心部吏儉險之徒尤樂傾身爲之卒因
刺閭巷間事纖悉即知故事至立斷衆莫不駭伏小民有犯
情稍不善不問法輕重斷託強刺爲卒刺者數百人昇息不
敢犯鞫員卿提點刑獄欲案其事方移州詰問遘恐悉弛所
刺卒給以公據復爲民會遘召還員卿亦罷去事遂寢議者
以其嚴比孫沔然沔雖苛暴銳於懲惡至遘害人亦懼焉其
治開封如治杭晨起視事及午事畢出與賓舊往還從容談
笑以示有餘士大夫交稱其能以爲且大用矣逾月加龍圖
閣學士逾年還翰林學士丞以母喪去位遘卒[illegible]
九月辛酉今本許書 壬午三班差使殿侍崔公度爲和州防禦推
官充國子監直講公度高郵人嘗爲故相劉沆所知沆薦公
異等科辭疾不赴父任右職非所好益閉戶讀書歐陽脩得
公度所爲感山賦以示韓琦琦言公度守道甚篤文章雄奇
賂遺故有是命公度以母老力請留侍從之

英宗皇帝紀二之三

治平二年八月庚寅大雨辛卯地涌水壞官私廬舍漂殺人民畜産不可勝數是日御崇政殿宰相而下朝參者十數人而已詔開西華門以洩宮中積水水奔激東殿侍班屋皆摧没人畜多溺死　甲午命鹽鐵副使楊佐權度支副使李肅之景福殿使石全斌入內押班張茂則提舉修諸軍班營屋以全斌肅之主東南茂則佐主西北又分命朝臣及大使臣八人度工督役又命殿前副都指揮使郝質步軍副都指揮使宋守約提舉修不出營壘虞部郎中來令孫等八人就賜水死諸軍民錢葬祭其無主者死而可知者凡千五百八十七人　乙未詔曰乃庚寅大雨室廬墊傷被溺者衆大田之稼害于有秋災變之來曾不虚發豈朕之不敏於德而不明於政歟將天下刑獄滯冤賦繇繁苦民有愁嘆亡聊之聲以奸順氣歟不然何天戒之甚著也中外臣僚並許上實封言時政闕失及當世利害可以佐元元者悉心以陳无有所諱執政大臣皆朕之股肱其協德交修以輔不逮初學士草詔曰執政大臣其濕思天變　帝書其後曰淫雨為災專以戒朕不德故更曰協德交修　司馬光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災異甚衆日有黑子淮江之水或溢或涸去夏霖雨涉秋不止京畿東南十有餘州廬舍沉於深淵浮苴棲於木末老弱流離損瘠道路妻兒之價賤於犬豕許潁之間親戚相食積尸成丘既而經冬無雪暖氣如春草木早榮繼以黑風今夏癘疫大作彌數千里病者比屋喪車交路至秋幸而豐熟百姓欣然咬獲蘇息未及收穫而暴雨大至一晝之間川澤皆溢溝渠逆流原隰丘陵悉為洪波一苗半穗蕩無一遺都城之內道路乘桴城闕摧圮官府倉庫軍營民居覆没殆盡死於壓溺者不可勝紀耆耋之人皆言耳目所記未嘗聞此乃曠古之極異非常之大災陛下安得不側身恐懼思其所以致此之咎乎詩曰亹亹文王令聞不已又曰如珪如璋令聞令望古之聖王未有不先其令名而能行其政於天下者也臣伏見陛下踐祚之初上自宰輔次及朝臣下逮閭閻細民士伍驕卒無不翕然同辭稱頌聖德如出一口皆云方今皇族奉朝請者八百餘人陛下仁孝聰明為之首冠知人疾苦識其情僞節儉愛物剛果能斷既美　先帝知人之明又慶已身逢時之幸涕泣共談悲喜相半臣愚以為昔漢惠帝无子而得文帝仁儉謙恭百姓富饒幾致刑措昭帝无子而得宣帝勤事明斷吏良民樂號稱中興然則國無嗣子而旁親入繼未必不為天意福祐社稷而光啓聖賢也私心自幸又甚於衆人俄而聖躬有疾上下之人思殺身為牲粉骨為藥庶祈早瘳以觀聖政不意數月之後道塗之議稍異於前頗有謗言不專稱美逮乎周歲之外則頌者益寡謗者益多臣竊伏於闕門之外日聞衆論不勝悵恨痛心疾首晝而忘食夕而忘寢為陛下深思其故終不能明意者陛下於舉動循守之間萬一有所未思乎敢以愚慮上之蓋有三焉惟陛下寬其罪使畢其辭竊惟　皇太后仁明之德夙著　先朝布聞四方加之保育聖躬在於襁褓陛下入承大統不可謂全非皇太后之力當陛下初得疾之時外間傳言　皇太后於先帝梓宮之前為陛下叩頭祈請額為之傷如此豈可謂無慈愛之心於陛下哉不幸為讒賊之人交相離間遂使兩宮之情介然有隙就使　皇太后有不慈於陛下陛下為人之子安可校量曲直遂生忿恨而於愛恭之心有所不備乎傳

曰太德厥小怨　先帝擢陛下於衆人之中自防禦使以為
天子雖以　一后數公主屬於陛下而梓宮在殯已失　皇
太后之歡心長公主數人皆屏居閭宮希曾省見臣請以小
諭大設有閭里之民家有一妻數女及有十畝之田一金之
產老而無子養同宗之子以為後其人既沒其子得田產而
有之遂疎母棄妹使之愁憤怨嘆則鄰里鄉黨之人謂其子
為何如人哉　以匹夫而為此猶見貶於鄉里況以天子之
尊為四海所瞻仰哉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　先帝天
性寬仁重違物意晚年屢疾厭倦萬機遂以天下之事悉委
之兩府或見有所偏或意有所私取捨黜陟未必皆當及巧
設倖門進拔所愛超資越級欺罔衆人抑壓孤寒無所伸訴
及陛下即位皆謂必能奮發乾剛昭明君德收取威福復歸
王室進賢退愚賞善罰惡使海內翕然並見太平而陛下益
事謙遜深自抑損凡百奏請不肯與奪動循舊例不顧事情
謹於細務忽於大體知人之賢不能舉知人之不肖不能去知
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從大臣專權甚於　先朝率
意差除無所顧忌或非材而驟進或有罪而見賞此天下所
以重失望也陛下聖質雖美亦當取法於堯舜禹湯而即政
以來或有所見執之不移如堅守嚴城御敵然後使群臣
之言皆無自而入殆非所以納百川而成巨海也明君之於
聽納無彼無我無親無疏無先無後惟其是而已矣若重我
所有而輕彼所陳信其所親而疑其所疏先入之言而拒
後來之議則雖有是者亦不可得而見矣夫人心之所好者
視醜以為美所惡者視善以為惡苟能以平心察之則是非
易見矣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
諸非道若必待合於聖意則悅而從之不合則怒而棄之臣

恐讒諂日進方正日疏殆非所以增社稷之福也又國家置
臺諫之官為天子耳目防大臣壅蔽朝廷政事皆大臣相與
裁定然後施行而臺諫或以異議干之陛下當自以聖意察
其是非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今乃復付之大臣彼安肯以己
之所為非而以他人所言為是乎此乃陛下所以獨取拒諫
之名而大臣坐得專權之利者也夫以君相之重何啻泰山
賤臣之輕何啻雞卵乃欲相與校其勝負臣固知其不敵矣
是以四方懷忠之士蹇蹇匪躬者皆望風不進結舌退縮此
天下所以又失望也凡此三者在列之臣皆知其不可而上
畏嚴誅下避怨怒莫敢以此極言聞於陛下使海內憤鬱之
氣積而不發宜其有以感動天地之和矣臣願陛下上稽天
意下順人心於此三者皆留聖念奉事　皇太后愈加孝謹
務得歡心諸長公主時加存撫無令失所總攬大柄勿以假
人進用英俊循名責實賞功罰罪不捨小取大刻塞僥倖一新
大政延納讜言虛心從善皆行之以至誠非特為空言而已
夫至誠可以動金石而況人乎不誠不足以感匹夫而況天
乎詩云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天雖至高視聽
甚邇人之所為發於中心則天已知之固不待見其容貌形
於聲音也陛下果能盡誠於此則聖德日新令名四達人心
既悅天道自和百穀蕃昌嘉瑞並至災異率消福流子孫矣
臣自知不才無補朝廷然不敢遂自塞嘿復有所陳唯陛下
裁察　呂誨言陛下即位之初事係過舉災沴洊作殆人情
久鬱怨怒之氣積發所成天意愛陛下之深以是譴告不可
不求其原也臣謹按洪範曰肅時雨若狂常雨若肅者貌之
恭狂者事之妄居上則言動必謹謀慮必審號令必信賞罰
必當一有其妄則異斯應五行志曰簡宗廟廢祭祀水不潤

下水者北方萬物終藏之所神道居陰尚乎安靜今宗廟及所以昭孝而訓人乃者濮安懿王一事始議段將與 仁廟比崇終能追封不及燕王之例禮失中而孝不凡是亦幾乎慢也京房傳曰飢而不損茲謂大荒厥災水謂下民飢饉上宜減損去冬及春許頒等郊大禮 上方不急之用後苑淫巧之作宜其裁減以崇儉約量入制用正在今日也又曰辟遏有德厥災水蓋有德之人壅遏而不用也今則官不試職名不副實賢不肖溷淆不下而況前年詔廷臣非捨例之舊請除進用皆出權臣之門忠良之人等無解體古者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災異至斯皆前世已驗之明者陛下當異兹循良追捄失弊幾消復之理也然陛下側身恐懼祗畏天戒亦宜注意輔臣代 天理物陰陽不順風雨不時天變於上人怨於下致時之闕失將安歸臣備員風憲無補聰明朝綱之頹弛庶政之闕失豈臣之由罪在不赦詔令既下若尚在位亦臣莫不輸忠再慮仰副詔詞唯陛下省覽無倦言或可用竟已行之日謹一日推明盛德更渠治具總攝民務感召和氣以塞災變如曰依咎數也治亂世也四韓偏賢言之皆舉不貴人事委之天理臣恐天心未應陰氣復還人情動搖邦本危矣 臣大防言雨水為患此陰勝陽之診也臣即陳八事曰主恩不立臣權太盛邪議干正私恩害公夷狄連謀盜賊恣行群情失職刑罰失平 知制誥鄭獬時知荊南上疏曰臣竊伏思陛下發詔書以求忠言將欲用之耶將欲因災異舉故事而緣飾之耶苟欲緣飾之則固無可議者必欲用之則臣願陳其方臣觀前世之君雖變而求諫者甚衆書之史冊以為美事及考其實則能用其言而載於行事者其亦鮮矣徒使後世襲蹈以為帝王之值

災異者於此空言而足矣曷足謂之罪己修德者耶今詔旨一發天下忠義之士必有極其所蘊以薦諸朝者此當有益於治道不為妄作然而疊章累疏繫委而罪棄則陛下果能環復而究覽之耶詳陛下一日萬機必未能然爾而將欲如平時章疏事關係密者則留中不出事繫政體者則下中書事涉兵要者則下樞密院兩府獲奏又下群有司及郡邑至於無所行而後止如是則有求諫之名而無求諫之實與前世為空言者等爾臣竊謂陛下萬機之繁既未能徧覽則宜選官置屬專掌錄之群臣所上章疏曰許兩府及近臣番休更直使與賜坐與之從容條陳講貫其可者則熟究而行之不可則罷之有疑焉則廣詢而後決之群言得而衆事舉此應天之實也夫下之為言也甚難而上之聽者常忽焉自非忠憤激於心則孰肯墮肝膽而冒忌諱者哉古之能建立功業者未嘗不好諫也好之者蘇其能得進而招徠之也 祖宗時言事者多被甄賞自近年以來兹事寖闕 仁宗寬仁最能容直言而亦不能甄賞也願陛下采群臣之章疏如其宏謀偉論可施於當世者則召見之與共議不惟質其言且以觀其材大者擢之以職任次者賜金帛無取焉報罷之如此則陛下下詔有實言得言者有實用且使史冊書之以為某年大水詔求直言用某人言行某事以黜夫前世之為空言者則無令陛下詔書藏於有司復為數幅空紙而已 初議追崇濮安懿王史館修撰同知諫院蔡抗引禮為人後大一統之義指陳切至涕下被面 帝雖信重抗因感悟亦泣會京師大水抗推原咎證在濮王議執政欲遂所建以抗在言路不便之庚戌命抗知制誥兼判國子監罷諫職 乙卯詔減定袞冕制度初秘閣校理同知禮院李育奏曰 皇朝

之制天子之服有袞冕前後十有二旒二纊並貫珠璣又有
十二碧鳳銜翠旒在珠旒外版以龍鱗錦表上綴玉為七星
旁施琥珀瓶犀瓶各二十四綴金絲網鈿以珠璣雜寶玉加
紫雲白鶴錦衣四柱飾以七寶其袞服間以雲水飾以金鈒花
鈿窠裝以珠璣琥珀雜寶玉祭天地宗廟朝饗大清玉清昭
應景靈宮等服之臣竊以郊廟之祭本尚純質袞冕之飾皆
有法象非事繁侈重奇玩也冕則以周官為本凡十二旒間
以采玉加以紘紞笄瑱之飾袞則以虞書為始凡十二章首
以辰象別以衣裳繪繡之采東漢至唐史官名儒紀述前制
皆无珠翠龍錦犀寶七星雲鶴之飾何則鵜羽蚌胎非法服
所用琥珀犀瓶非至尊所冠龍錦七星已列采章之內紫雲
白鶴近出道家之語豈被袞戴璪象天則數之義哉自大裘
之廢顓用袞冕古朴稍去而法度尚存夫明水大羹不可以

衆味和雲門咸池不可以新聲間袞冕之服不宜以珍怪累
之若魏明之用珊瑚江左之用翡翠後魏裝插之飾豈足尚
聖朝貞哉且 太祖建隆元年少府監進所造冕服及二年
博士聶崇義進三禮圖皆詔尹拙與竇儀參校皆倣虞周漢唐
之舊至四年冬服之合祭天地於圜丘用此制也 太宗亦
嘗命少府制袞於禁中不聞改作及 真宗封泰山禮官請服
袞冕 帝曰前王服羔裘尚質也今則無羔裘而有袞冕可
從近制是豈有意於繁飾哉蓋後之有司率意妄增未嘗推
議遂相循而用故 仁宗嘗詔禮官學士律象等詳議之其所
減過半然不經之飾重者多去輕者尚有不能盡如詔書之
意故至和三年王洙復議去繁飾禮官畫圖以獻漸還古
禮而有司所造復如景祐之制又按開寶通禮及衣服令冕
服皆有定法悉無會要所載寶錦之飾況天地之德無物以

稱宗廟之薦不貴多品惟純質之器法度之服僅可尊之昔
太祖 太宗削平僭偽富有四海豈乏寶玩哉顧不可施之
於郊廟也臣竊謂陛下嚴恭祭天地躬饗祖禰服周之冕觀古
之象願復先王之制 祖宗之法其袞冕之服及組綬佩舄
之類與通禮衣服令三禮圖制度不同者宜悉改正詔禮院
及少府監參定遂合奏曰古者冕服之用郊廟殊治唐與天
子之服有二等而大裘冕則有顯慶初長孫无忌等奏特牲之
說獻議廢大裘自是郊廟之祭一用袞冕然旒章之數止
以十二為節亦未聞有飾也國朝冕服雖倣古制然增以
珍異巧縟前世所不嘗有夫國之大事莫大於祀而制服違
經非所以肅祀容尊神明也臣等以謂宜如晉言其冕之有
翠旒琥珀犀瓶金絲網金行龍紫雲白鶴龍鱗錦及
毛鈿窠玉七星七寶花除去袞之有紫雲及金鈒花鈿窠雜寶及

四神帶青羅抹帶紅羅勒帛之類亦皆除去參酌通禮衣服
令三禮圖及景祐二年減定之制一切改造孔子曰麻冕禮
也今也純儉吾從衆純者絲也參用絲蓋已久矣則冕服
之制宜依舊以羅為之冕廣一尺二寸長二尺二寸約以景
表尺可圖覆之黝上朱下金飾版則以白玉珠為旒貫之以
五采絲繩前後各十二旒旒各十二珠相去一寸長一尺朱
絲組為纓黈纊充耳金飾玉簪導青衣纁裳衣裳十二章八章
繪之於衣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火宗彝也四章繡之於裳藻
粉米黼黻也錦褾領織成為升龍山龍而下一章為一行重
以為等行十二別制衣大帶素表朱裏緣以朱綠紐約大小綬
亦去珠玉鈿窠琉璃玻璃之飾其中單革帶玉具劍玉佩朱
襪之制已中禮令無復改為則法服有稽祭禮增重復詔禮
院再詳以聞而內侍省奏謂景祐中已裁從可因也乃詔如

景祐三年制而悉去繪畫龍鳳雲白鶴纓及金絲龍下褒除繡裘服並繪而不繡肯以南人嘗與同列議禁中事既上有中人來問誰爲止同列懼未對肯獨前曰肯實爲之中人即去事亦寢　知制誥宋敏求韓維同修撰　仁宗實錄

司馬光言曰聞古者天子親祀一帝一歲有九國朝之制天子三歲一郊仍於其間改用他禮者甚衆皆奉天之意有所倦略哉蓋事有不得已者也臣竊見國家常藏考室重以暴雨爲災圜丘之側流潦尚深青城之材頗多散失儀仗法物損敗非一今若悉加完葺頗難猝備加以冬寒將近諸營諸役失其生業屋宇敗壞衣裼俱盡陛下儻欲別加振拔亦恐失所不支昔　太宗太平興國九年下詔罷封禪以火災而止更用郊禮又淳化三年下詔祀圜丘亦以事故更用明年祈穀今災變至大國用不足臣謂不可不小有變更若因致天譴陰母損益以九月十月之間於大慶殿恭謝天地亦足以展純潔之誠昭寅畏之志減省大費安輯衆心事無便於此者陛下儻以爲可願決意早行之　九月辛酉提舉編纂禮書參知政事歐陽脩奏已編纂禮書成百卷詔以太常因革禮爲名先是脩同判太常寺奏禮院文字多散失請差官編修時朝廷重置局止以命禮官而禮官祠祭齋宿又無校館閣書籍或別領他局嘉祐六年祕閣校理張洞奏請擇用幕職州縣官文學該贍者三兩人置局命判寺一員總領其事七月甲項城縣令姚闢文安縣主簿蘇洵編纂命判寺官督趣之及脩參知政事因命脩提舉知制誥張瓌奏伏見書官編校開國以來禮書雖緣事出一時不合經制者著之方冊無以示後欲乞審擇有學術方正大臣與禮官稍議其非稽正紬繹然後成書則垂之永久無損盛德洵等議修書本意但欲編纂故事使後世無忘之非制爲典則使後世遵行之也今朝廷之禮雖號詳備然大抵往往亦有不安之處非特一二事而已而欲有所去焉不識其所去者果何事也既欲去之則其勢不得不盡去盡去則禮缺苟獨去其一而不去其二則適足以爲抵牾斷斷而不可爲徒增後世之疑是欲益而反損也瓌議遂格至是書成賜脩等銀帛有差　壬戌以霖雨罷大宴　司馬光言謙德之美尊而益光施之神人無不悅順切見陛下將有事于南郊群臣循襲故事請上尊號以陛下叡智聰明徽柔懿恭享茲鴻名夫何不可正以屬者暴雨爲災五稼無收編户失業吁嗟之聲盈於道路迄今未息陛下當此之際正宜深自抑損以承答天譴慰釋衆心況尊號非古近出有唐陛下受而有之不足以褒大聖功推而不居足以發揮盛德所有群臣上尊號表伏乞拒而勿受仍令更不得上表此亦區區微誠欲補萬分之一也　呂誨亦言群臣四表請上尊號未蒙俞允有以見宸衷謙抑之至也然自霖雨以來責躬引咎詔求讜言祗若天戒顯揚英聲茂實亦恐非今日之宜群臣抗章蓋迫人情亦拘常禮臣伏望陛下因時災譴思所以應變之實遜名盛美抑而弗居俟郊廟成禮天人協和然後俯順群情增崇徽號於體爲順如允臣所請望宜諭輔弼所上第五表批荅宜丁寧訓告以斷封章謙德彌冲式孚于外天下幸甚光既上言復面有開陳上嘉納之群臣凡五上表終不允　己巳策制舉人曰朕享國日淺求爲任大而守重欲聞讜直之言以監天建而未始去獲夫天人之際災祥各緣類而至也朕即位以來非有歌鍾狗馬之虞與夫外家女寵爵位賞罰之過乃二月甲辰大風晝冥四月丁未白氣起西方七月丁丑太白經天八月庚

寅大雨注京師半年之間鉅異四發豈朕不共不恍不決不
達之致歟是以顧省敏達夙夜孫寧矧今吏治未醇民風未
厚官益而濫入之源未塞兵衆而選用之法未精田野雖闢
而農不免飢寒關市雖弛禁而商不通有無欲人蹈名節而
廉恥常不立欲人遠刑罰而抵冒常不止宋景一言而勝妖
昔朕下罪己之詔豈祗懼也而未有轉禍之感漢宣終世以
核名實朕發責吏之書豈丁寧也而未有飭職之應遠鑒百
王興壞之所由近察四聖功業之所就何行而適世變何修
而當天心子大夫其悉心以陳又策武舉人　甲戌以制科
入等著作佐郎范百禄為秘書丞升一任前和川縣令李清
臣為著作佐郎百禄所對策言五行傳曰簡宗廟廢祭祀則
水不潤下魯莊公丹桓宮楹又刻其桷以自夸大天應是而
大水夫傅飾非典猶不畀其先君其變且若是況今朝廷程
奏頤言欲為兩統貳父之舉簡宗廟者莫有愈於斯邪昔漢
孝哀尊共皇而河南潁川大水孝安尊德皇而京師及郡國
二十九大水孝桓尊崇皇而六郡地裂水湧井溢又明年平
原王以奉崇皇祀尊匽氏為崇園貴人而京師雨水孝靈尊
仁皇而京師大水歷考數者之異若有期會而至異世同驗
密如符節彼衰世之主豈足為昭代之所取而復道之哉然
足以明天心之不易也今之為異先事而發有以見上天開
祐有道之意豈不昭昭與陛下之於濮安懿王情可以殺而
禮不可加也恩可以斷而義不可以隆也禮為人後者為之
子陛下父事　先帝而繼體承祧古者特重大宗則降其私
親大宗隆也小宗殺也天地宗廟社稷之祀重也門內之眷
輕也宜殺而隆之宜輕而重之則不得於先王之禮矣不得
於先王之禮則不得於人心不得於人心則不得於天意此

變異之所從來也陛下明詔罪己以來直言其異以答塞天變
今踰月矣然未聞朝廷有所改修將有司之未嘗言邪抑言
之而朝廷弗之行邪有司而不言則是有司不良以負陛下
也言之而朝廷弗行則是朝廷之不畏天變也有司負陛下
則有責朝廷不畏天變則天之責將何以復之邪臣竊以是
為過矣朝廷無難於改之而已古之聖帝明王未嘗無過然
而貴乎能改其其所以為聖帝明王也商易之過以旱災而
改中宗之過以桑木而改高宗之過以雊雉而改成王之過
以雷風而改宣王之過以雲漢而改此五帝王者皆不能無
過然而或致太平或為中興學者誦今歌頌不已惟其能改
過也夫今之過特有司遇言而陛下未有過行也是非世俗
之所謂過也蓋仁者之情爾孔子曰觀過知仁今而改之深
詔有司勿復議追尊事以禮言之上不失尊天地社稷　宗
廟一統之大義以仁言之則不失思慕聞門顧復罔極之厚
恩臣愚請因濮安懿王建國為之立長以為嗣王世世奉祀
安懿王永為一國　大祖則神靈享於禮義人心悅而天意
解矣大雨之責何用懷哉百祿鎮從子也清臣安陽人韓琦
妻以其兄之子歐陽脩奇其文以為似蘇軾及試秘閣試文
至中書未發也脩迎語曰考官不置清臣第一則繆矣發視
果第一時同發策者四人或謂清臣當以五行傳對所問災
變當復得第一清臣曰此漢儒說以某異應其事清臣不能
知民間得無疾痛不樂可上者乎因言天地之大疑言之於人
腹心肺腑有所攻塞則五官不寧民人生聚天地之腹心肺
腑也日月辰宿天地之五官也善止天地之異者不止其異
止民之疾痛不樂者而已清臣策在次等　武舉入等人右
班殿直康脩為左侍禁餘五人授官有差丙子給事中權御

史中丞賈黯爲翰林侍讀學士知陳州從所乞也先是黯與兩制合議請以濮王爲皇伯執政弗從數詣中書爭論會大水雨黯已被疾疏言簡宗廟逆天時則水不潤下今二三執政知陛下乃　先帝後乃阿諛容說違背經義建兩統貳父之說故七廟神靈震怒天降雨水流殺人民於是引疾求出而有是命後十二日辛巳卒遺表數百言猶以濮王議爲請故事官侍經筵者乃贈官黯未及謝　上特贈礼部侍郎初黯母陳歸宗繼母史在堂後迎陳歸二母不相善黯能安以事之黯修潔自喜在朝數言或從或否人稱其介直實錄十月十二日書黯官在此月辛巳日今附書　龍圖閣直學士判都水監韓贄知河南府坐都城內外溝洫久不治故也　先是呂誨言切以天地災變古今所有如一二月內大雨毀壞公私廬舍萬餘間本實聞矣今復逾月陰霪不解諸軍營壘例皆損敗露處愁痛呻吟之聲夜以繼晨殆無生意朝廷方置司局總領修造西川召提舉官淮南抽丁匠犇未有安劇之望誠可憂也臣向來請朝廷修人事責吏職又請募兵頗自備工力修蓋屋宇庶不外擾支芭箔之費及存撫出軍營口俾戍兵聞之少安數事得於公論謂可稍慰人情乃一切罷而弗用臣當言責目覩無所之狀耳聞愁怨之聲緘默自爲得以安乎願陛下少留聰焉今都城之內溝渠浸壅郭封之外畎澮堙塞水道決溢河睢流中絕薪芻艱食用此非水官之職耶倉廩積壞糧儲爛腐東南諸郡頭會箕斂轉漕數千里人被刑者咸有百萬聚之艱辛而棄之如泥土非庾氏之職耶宗廟入室興役方及二年例各陳扁神主不安陛下得以安乎條法有八年之限二年者理當何如此非匠氏之職耶凡如此類不可悉舉罪之誠無益於今日猶足戒於將來必曰天災非人事則舜不當殛鯀漢不當免三公矣臣所憂者災沴非止於此望陛下以臣言是在果斷必行以臣言非當寘之典刑不宜優遊開悟以爲無事執政者終不歸咎於有司其必有以蔽時政之深病誤天下之大者不可不察也　辛巳命主客郎中權發遣開封府判官王靖提舉按視開封府界及曹濮濟單州未獲盜賊靖既受命所捕獲十八九因言盜賊不戢由大姓爲囊橐請嚴連坐法坐匿者著爲令　同知禮院李育言南郊太廟二舞郎總六十八文舞郎捨羽籥執戈戚就爲武舞首謹案舊典文武二舞各用八佾凡祀圜丘祭宗廟大樂令率工人以入就位文舞入陳於架北武舞立於架南又文舞出武舞入有送迎之曲名曰舒和亦曰同和凡三十一章止用一曲是進退同時行綴先定步武容體各應樂節夫全德共聞之舞象揖讓天下大定之舞象征伐不殺舒急不倚而所法所習亦異不當中易也竊惟天神皆降地祇皆出人鬼皆克諧祖考來格天子親執珪幣相維辟公嚴恭寅畏可謂極矣而雜者紛紛旁午縱橫於下進退取捨要道如是豈明有德象有功之謂哉國家三年而躬一郊同殿而享八室而舞者闕如名曰二舞實一舞也且如大朝會所以燕臣下而舞者備其數郊廟所以事天地　祖考而舞者減其半殊未爲稱事有近而不可遽禮有繁而不可省所繁者大而有司之職不敢廢也伏請南郊太廟文武二舞各用六十四人以備帝王之禮樂以明　祖宗之功德奏可　先是僧官有闕多因權要請謁內降補人當時諫官御史累有論列　仁宗深悟其弊因著令僧官有闕命兩街各選一人較藝而補至是鑑義有缺中書已下兩街選人未上而內臣陳永禮以寶相院僧慶輔爲請內降令與鑑義中書執奏不可韓琦曰克基

陳其事歐陽脩亦奏曰補一僧官當與不當至爲小事何繫利害但中書事已施行而用内降衝改 先朝著令則是内臣干撓朝政此事何可啓其漸又奏曰宫女近習自前世常患難於防制今小事若蒙聽許後有大事陛下必以害政不從是從初欲姑息而終成怨望不若絶之於漸此一小事陛下不以爲意而從之彼必自張於外以謂爲 上親信朝政可迴任陛下一日所以閑事外邊威勢不小矣 上遽可中書所奏令只依條例選試脩又奏曰事既不行彼必有言云萬事只由中書官家豈得自由行一事陛下試思從私請與從公議孰爲得失而琦及公亮亦所陳甚多 上皆嘉納臘

見紀日事以爲臘月十月十 冬十月庚寅天章閣待制吕公著司馬光爲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光自言在諫職凡五年前未有如此之久者惟知竭忠報國與人立敵甚衆四海之内讎嫉

大七 ■百家之二 ■一三 六八

相逢常恐異日身及子孫無容足之地然不敢無故求出 出自 朝廷更加獎擢仍居舊任訴疏罷祿則亦無得出之期禍敗罪誅必不可免願賜哀矜收還新命許臣以待制知河中府或襄穎晉絳一州詔不許但免光諫職而已 甲午復以王安石爲工部郎中知制誥母喪除故也 癸卯宰臣曾公亮奏 先朝樞密使兼侍中在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之上今文彦博至乞班序如故事閤門奏天聖中兩府領宫觀樞密使兼侍中曹利用領景靈宫使宰臣王曾領會靈觀使故利用在曾上其後樞密使兼侍中不領宫觀則宰臣在其上從之 吕誨言學識者人主之耳目中外事皆得風聞盡補益聰明以防壅蔽臣觀天聖景祐間三院御史常有二十員而後益衰減蓋執政者不欲 主上聞中外之闕失然猶不下十數員今御史臺闕中丞者累月御史裏員差出者三人唯

臣與范純仁吕大防供職封章十上報罷者八九諫官二員司馬光遷領他職傅堯俞出使虞庭諍臣僅同廢置自古言路壅塞未如今日之甚也臣竊爲聖朝惜之下情何以得上通天聽何因而達及伏乞聖衷監斯數特爲振起添置言事官員數以廣開見定求治道之人要也 乙巳命知制誥鄭獬權知諫院 戊申都官員外郎權發遣三司開拆司孫永爲諸王府侍講屯田員外郎中書編文字孫固爲諸王府侍講求仲孫固管城人也御史吕誨范純仁等言固非其任上謂輔臣曰固文辭亦有可取若必求卓絶之才恐未易得趙槩曰孔子稱才難不其然乎韓琦曰孔子稱唐虞之際於斯爲盛又稱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則雖治世未嘗不以賢者爲難得陛下既用固矣望徐察其人果不稱職罷之可也他日又謂輔臣曰固頗長於講説固由是得不罷 有此撰吕史

十三十 ■百六之三 ■十六

原初不載崔立與固言[illegible]

[illegible]

穎王好學不倦一日出新録韓非子屬府僚讎校求曰韓非險薄無足觀王曰録此備藏書之數非所好也 壬子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盧士宗知青州士宗入辭 上諭曰朕素知卿忠純之操豈當久處於外固命再對及復進見論知人安民之要願守 祖宗之法不數變也 上好[illegible]法今[illegible]附[illegible]之 甲寅吕公著編 仁宗御集成一百卷以進 上御延和殿服鞾袍觀之兩府皆侍 翰林學士馮京爲南郊儀使開御史中丞故也即日更命給事中夫

章閣待制彭思永權御史中丞　司馬光言臣以愚朽得侍
勸講竊見陛下天性好學孜孜不倦然於經席之中未嘗發
言有所詢問臣愚竊意陛下欲護群臣之短恐於應對之際倉
卒失據不能開陳稠人之中受其愧恥此誠聖心仁恕之極
群臣指軀無以報塞然臣聞易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
論語曰疑思問中庸曰有弗問問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
弗明弗措也以此言之學非問辨無由發明今陛下若皆默
而識之不加詢訪雖爲臣等疏淺之幸竊恐無以宣暢經旨
裨助聖性伏望陛下自今講筵或有臣等講解未盡之處乞
賜詰問或慮一時記憶不能備者許令退歸討論次日別具
劄子敷奏庶幾可以輔稽古之志成日新之益　十一月己
未呂誨言國朝故事親民官通判以上擬任先引見仍於中
書呈身替還知州許上殿陳利便三事比來引見呈身如故
但當宁未嘗親問中書不復關奏利便三事亦皆罷陳天下
郡守不得其人者十五六豈　聖朝求治之意哉疏遠之臣
有終身不得近清光伸一言以紓素蘊者欲君臣之道相屬
上下之誠相接難矣臣欲乞凡除擬知州人引見日令上殿
親有所問又使中書閱其可否然後授之替還依舊許陳利
便三事詔自今鄭兗曹蔡相邢同晉壽潁明宜河中等知州
府辭見許上殿　庚午朝饗景靈宮　辛未饗太廟　壬
申祀天地于圜丘以　太祖配大赦故事親祠　皇帝將就
版位祠官皆回班獨　上須就位乃復侍臣蹕讀冊至御名
則興至是始詔以專奉祠事勿回班讀冊至御名勿興先是
以久而陰晦及車駕趣青城中道開霽人心大說御文德殿
發寶冊上　皇太后又冊　皇后百官自文德殿移班閤門
表賀　皇太后于內東門（勿回班勿興恐此兼事非也　或加祀始此前未有當考）建齊

州爲興德軍　龍圖閣直學士呂公著攝太僕御輿乘以事
參乘皆以翰林學士知雜學士參乘自公著始　帝問今之
郊何如對曰古之郊也貴誠而尚質今之郊也盛儀衛而已
因言　仁宗親祠徹黃道以登壇小次不入　帝皆循用之
先是百官習儀尚書省賜酒食郎官王易知醉飽嘔吐御史
前劾失儀及此宰相韓琦以聞　上曰已放罪矣琦言故事
失儀不以赦原　上曰失儀薄罰也然使士大夫以酒食得
過難施面目矣卒赦之　十二月壬寅禮院奏准畫日來年
正月上辛祈穀祀昊天上帝同日祀感生帝准閤門儀制祀
天地致齋則皇帝不游幸作樂緣正月三日壽聖節在致齋
之中若用慶曆元年嘉祐七年正月受賀例改用中辛即當
在十六日又緣十四日其日例當詣慈孝寺集禧觀行禮作
樂觀燈按祭統君子將祭乃齋齋者不敢散其志也然則君
子所以齋者爲將接神故不以聲音蕩其志意若遣官攝事
則於禮無不聽樂之文元日朝會及壽聖節多上辛日反相
近若常改用中辛即非事天神之意嘉會合儀又不宜徹樂
今請每遇元正御殿聖節上壽雖在上辛祠官致齋日亦用
樂其大宴即移日或就賜從之御史范純仁言祀天致齋行
自古昔誕辰上壽起於近朝以禮較之祀天爲重聆若郊祀
小次黃褥皆是有司於禮合陳而陛下虛次徹褥以示至恭
臣民懽然歌頌聖德今若於致齋之內卻許用樂則恐前後
之禮不倫伏望指揮將來上壽以致齋之內權不用樂則不
惟合於典禮亦使中國四夷知陛下克己奉天隆禮化民之
意不報　甲辰夏國主諒祚使人來賀正旦丁未使人來賀
壽聖節　司馬光言竊見近年以來趙諒祚雖外遣使人稱
臣奉貢而內蓄姦謀窺伺邊境陰以官爵金帛招誘中國不

逞之人及熟戶蕃部閉其亡命教去及私與交通者已爲不
少而朝廷不能一一盡知也其熟戶蕃部有逃走不從者諒
祚輒發兵馬公行殺掠弓箭手有住在沿邊者諒祚皆迫逐
使入內地將帥之臣但坐而視不能救援遂使其餘熟戶皆
畏憚兇威怨憤中國人人各有離叛之心及朝廷遣使賫詔
責問則諒祚拒而不納縱有所答皆侮慢欺罔之辭朝廷亦
隱忍含容不復致詰諒祚又數揚虛聲以驚動邊鄙而將帥
之臣率多懦怯別無才謀以折衝禦侮只知多聚兵馬以自
衛其身一路有警則三路皆從盡抽腹內州軍下番兵士置
在塞下使之虛食糧草數月之後寂無影響然後遣歸未及
休息忽聞有警又復抽去如此往還疲於道路說無甚事曾
有施爲臣竊恐寄不習邊事竊私意料之諒祚所以依舊遣
使稱臣奉貢者一則利於每歲所賜金帛二十餘萬二則利

於入京販易三則欲朝廷不爲之備也其所招誘不逞之人
者欲以采訪中國虛實之事平居則用爲謀主入寇則用爲
鄉導也其所以誘脅熟戶迫逐弓箭手者其意以爲東方宗
軍皆不足畏唯熟戶弓箭手生長極邊勇悍善鬬若先事剪
去則邊人失其所恃入寇之時可以通行無礙也所以數揚
虛聲驚動邊鄙者欲使中國之兵疲於奔命耗散諸蕃公私
分貧困既而屢更習以爲常不復設備然後乘虛入寇也凡此
事若不早爲之處使姦謀得成切恐其爲國家之患不可遏
也臣謂朝廷宜宵衣旰食以爲深憂而但見其遣使奉貢即
以爲臣節未虧得其侮玩之語以爲恭順得其欺慢之語以
爲誠實盡朝廷非不知其本心且欲卑其未發止求目前之
暫安不顧異時之深患臣日夜思之不勝憤悒何戎狄爲謀
之深而中國處事之淺也臣愚伏望陛下於邊鄙之事常留

聖心特降詔書明諭中外應文武臣寮有久歷邊任或曾經
戰陣知軍中利害及戎狄情僞者並許上書自言陛下勿以
其人官職之疏賤及文辭之鄙惡一一略加省覽擇其理道
稍長者皆賜召對從容訪問以即日治兵禦戎之策何得何
失如何處置即得其宜若其言無可取者則罷遣而已有可
取者即爲施行仍記錄其姓名置於左右然後選其中勇略
殊衆者擢爲將帥若能稱職有功則勸之以爵賞怯懦敗事
則威之以刑誅加以選練士卒留精去冗申明階級之法抑
揚驕惰之氣誠能行之不懈數年之後侯將帥得人士卒用
命然後惟陛下之所欲爲雖北取幽薊西取銀夏恢復漢唐
之疆土亦不足爲難況但守今日之封略制戎狄之侵侮豈
不沛然有餘裕哉　郊祀既畢侍御史知雜事呂誨復申前
議乞早正濮安懿王崇奉之禮且言國家承五代餘弊文武

之政二府分領然而中國大事比日得合議今議崇奉濮安王
此重禮至大者而終不詳於樞府臣所未諭兩制及臺諫論
列者半年外臣抗疏言者不一而樞府大臣恬然自安如不
聞知以此事君者固如是耶今佞人進說惑亂宸聽中書遂
非執守邪論當有以發明經義解釋群疑臣欲乞中旨下樞
密院及後來進任兩制臣寮同共詳定典禮以正是非久而
不決非所以示至公於天下也誨尋進對延和殿開陳懇切
上諭誨曰群臣竊本宮兄弟衆多將過有封爵故爲此言誨
即辨其不然退又言臣竊思　仁宗於皇兄弟輩尚降封爵
況能下濮宮之觀其辭敢聞近日中宮與　皇太后受冊內
外歡慶必若恩及大僚乃爲欣矣雖甚愚者不敢獻此言如
果有獻此言者乞宣示姓名與衆共罰不宜寬容以啓讒慝
誨前後既七奏不從因乞免臺職補外又四奏亦不從遂劾

韓琦曰臣竊以求治之本必廣於聰明馭臣之威必嚴乎法制聰明不廣則下情無以上通法制不嚴則大臣得以專政如乾之德以剛而健坤之體以柔而順反是則君臣之義失強弱之勢分履霜之疑良有其漸自古強臣滋盛宜以辨之不早故也臣不敢伸引強臣之事輒以漢唐二臣之迹而明之如霍光於孝宣世李德裕於武宗朝皆得謂之有功也然而專有柄擢濫用威福終以威震人主而不能保身危族書云臣無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二人者是也且刑賞人主之操柄可一日倒持而授之於人乎今琦自恃勳舊自益專恣罾希朋黨蔡秦法慶朝廷進一官皆曰琦之親舊一官皆曰琦之怨敵人言君是宋必皆然蓋持守不公氣勢浸盛衆所指目不能逃也以至小人乘時迎合風旨趨走門下唯恐其後天下只知琦之恩讎而不知陛下之威福也如嘉祐中議立皇嗣臣先時自齋上章銀諸者衆然亦　先帝與　皇太后屬意日久保育宮中事已素定至是琦贊成之不爲無功也既踐祚數月琦請下有司議濮王典禮比再下兩制用漢宣光二帝故事欲稱皇考竊原詔旨本非陛下之意琦導諛之過也水昭陵土未乾玉几遺音猶在乃心已乖甫天可欺致兩宮之嫌猜貫天下之怨怒謗歸于上人所不忍言者辨論半年不決琦猶遂非不爲改正得謂之忠乎計當時贊成之意本要福於今日明矣洎下親政之初當引愆舊佐佑明聖賓襄密勿琦殊無進賢之意唯求附己之人陳旭在　先朝始以英興進終以此退黜力排衆議復登大用如旭之輩不可勝數皆授美官分布要路相與表裏以成朋黨報國之心孰知其所存也方天下久事之際臺諫章疏朝報夕罷壅塞言路意在專政堅冢蔽宸聰下情不得而上通塞明何由而達孀使忠言抱吞聲之恨聖君有拒諫之名中外不平獨清衆未悟爾況陛下即位以來進秩疏封賞功報德不爲不至而琦略無謙損益肆剛愎半歲之内兩次求罷無疾堅臥要君寵命猶曰自謂孤忠之可立豈知直道之難行果知人臣進退之分天道盈虛之理不應形斯言於章奏也借如乾興中丁謂曹利用輔幼君相后曾無今日陛下報琦之厚猶以擅恣不公相繼貶逐臣觀琦之才之功未如霍光李德裕丁謂曹利用其驕君之色過之當琦引退之時莫不願陛下遂其所請從還相印不意親禮益加強之以事仰惟聖眷衍念前功愛有施延久而不厭其如公議何臣所慮者朝廷居安之久是陛下大有爲之時不可持循當務更化琦之才用恐未足以究天下之安危乃今士論沸騰人心憤鬱得不攬威福之在手戒履霜之積微罷琦柄任黜居外藩非止爲國之福亦以保琦族於始終也惟陛下聖慮斷之無疑以臣言是望賜必行以臣言非敢逃常憲鑑竄之誅疏奏

[illegible]

是歲戸一千二百九十萬四千七百八十三口二千九百七萬七千二百七十三夏秋稅二千三十九萬九百九十三石以災害放一百六十五萬五千五百四十六石斷大辟一千七百二十六人　契丹主洪基改清寧十一年爲咸雍元年

[illegible]

第一百六之三卷終

英宗皇帝紀三之一

治平三年春正月壬申翰林學士給事中知制誥范鎮爲翰林侍讀學士集賢殿修撰知陳州初鎮草韓琦遷官制擬引周公霍光事呂誨駁之於是琦表求去位鎮批答曰周公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上以鎮不當引聖人比宰相其琦去位則淵然似公不歸京師欲罷鎮內職執政因論自請外而有是命或曰鎮與歐陽脩雅相善及議濮王追崇事自伶脩意脩乘間爲上言鎮以周公待琦則是以孺子待陛下也鎮坐此出鎮元年[illegible]上於制誥多親閱有不中理必使改之嘗謂執政曰此人君誥訓豈可褒貶失實也先是知制誥韓維奏事便殿嘗言人君好惡當明見賞刑以示天下使人知所避就則風俗可移又言聖賢思慮不能全無過差假如陛下誤有處分改之則足以彰納善從諫之美及鎮補外維言鎮誠有罪自可明正典刑若其所失止在文字當含容以全近臣體貌陛下前黜錢公輔中外以爲太重今又出鎮而衆莫知其所謂臣恐自此各懷疑懼莫敢爲陛下盡忠者矣　癸酉契丹改國號曰大遼　乙亥宣徽南院使武安節度使程戡卒戡守延州凡六年比儕輩名習事然無他智略不爲士者所與初鄜延蕃官例不得遷始用戡奏皆得遷又言諸族首領把截軍員弓箭手人員皆補設所不及古之亂政始令[illegible]年[illegible]以爲戒首領有才武能立戰功者願得召見遷補爲番官延州夾河爲兩城雄堞甲兵嘗爲夏賊攻

圍登九州臺下瞰城中戰謂其夫大增築之後以為利横山
蕃豪兇詐詐欲以其衆來取靈夏求兵為援戩言劉虎作
兵相持則未易取也雍虜非其自潰則未易攻也詐作久情
慢賞誅秉此宜聽許所謂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利也會
帝不豫大臣重生事遂寢不報內以年過七十告老章凡十
數 上終弗許遣中使齎手詔問勞賜茶藥黃金乃再上章
曰臣老疾衰矣爲將乞兵為要地豈養病所邪召還至鄧
城卒贈太尉謚康穆或言戩折節交宦官閻士良至令妻出
見之 丙子樞密副使呂公弼奏乞以南郊封贈三代恩追
贈云子希仁一官從之[illegible]
試將作監主簿祁元振卒元振燕人太常少卿華之子以父
任授試銜不肯仕聚書至萬餘卷暗覽多記至於醫方陰陽之
書亦往往能知廉靜寡欲為鄉人所愛信前後州將多薦者
特除守校書郎致仕元振辭而乞追封其母詔以母丁氏為
昭德縣太君卒年七十四鄉人為請謚亳州又奏任其節行
乞賜號先生不報 辛巳端明殿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知徐
州張方平為翰林學士承旨初 上謂執政學士獨王珪能
為詔餘多不稱職因問方平文學如何歐陽脩對曰方平亦
有文學但挾邪不直曾公亮以為不聞其挾邪趙槩又以為
無迹故卒命之 上嘗問治道體要方平以簡易誠明為對
上不覺前席曰朕昔奉朝請時得從大臣以謂皆天下選人
今而不然聞學士之言始知有人矣御史呂大防言翰林闕參
知政事趙槩舉張方平殊無迹乞加顯用侍講之初嘗薦物
聽方平明達皆以制策登科早列侍從不聞有赫赫奇杰者
於時論而出領東任所至不治豈足以詩謨廟堂之上經綸
天下之務哉竊以既備位輔臣與國一體不能已臣呂公論進

賢良不肖而牽於私指別非其人失大臣憂國致君之道伏
望出臣此章示槩問狀以懲不恪[illegible]推勘見騐
也 翰林學士馮京修撰 仁宗實錄 壬午罷三司推勘
官初詔三司與京朝官一人專領推勘事至是三司奏以為
不使省之然議者不以罷之為便也[illegible] 工部員外郎
兼侍御史知雜事呂誨自後十一奏乞依王珪等議定濮
安懿王追崇典禮皆不報乞免臺職又不報是月壬戌即與
侍御史范純仁太常博士監察御史裏行呂大防合奏曰豺
狼當路擊逐宜先姦邪在朝彈劾敢後伏見參知政事歐陽
脩首開邪議妄引經據以枉道悅人主以近利負 先帝欲累濮
王以不正之號將陷陛下於過舉之謗朝論駭聞天下失望
政典之所不赦人神之所共棄京房之奴既難矯於 聖朝褒
猶之對固難逃於公論首爲更議以枉衆意至如宰臣韓琦
初不深慮因欲飾非傅會其辭詿誤 上聽以至儒臣輯議
禮院講求經義旁引明證一無屈自知己失曾不開陳大臣事
君豈當如是公亮及槩備位政府受國厚恩苟且依違未嘗
辨正此而不責誰執其咎臣等地居言職勢不嘿全請尚方
之劍雖古人所難與有國之刑況與章猶在伏請下脩于理
及正琦等之罪以謝中外且議既不一理難並立若脩之
說行則董宏坐其罪董宏之論勝則師丹廢于家臣等及脩
豈可俱進言不足用願從貶竄上不辜陛下之任使下不發
朝廷之職業臣等之志足矣 戊辰又奏自古人君之御天
下未嘗不以人心為本得之則中才可免危亂失之則賢哲
不能保治安故曰民猶水也可以載舟可以覆舟人心之得
失可不慎哉豈有偏任大臣與國同體希合 上意內營己
私移過於人君欠於天下為臣之惡孰重於此伏惟陛下

紹膺大統稱尊御極生育之恩理宜追厚然當俟 先帝祔
禮既畢陛下德澤已行然後講求典禮褒崇本親況修撰識
古今精習文史明知師丹之議為正董宏之說為邪利誘其
衷神奪其鑒廢三年不改之義忘有死無貳之節 仁宗還
主始祔陵土未乾而遽開越禮之言欲遵哀世之迹致陛下
外失四海臣庶之心內違左右御士之義累陛下之罪安得而
赦陛下自臨御已來勵精為治遇災而懼則有周宣之風至
誠感神則踰虞舜之德至於徽稱所加封而不受皆前代難
行之節治數可紀之政推而行之和氣可致然而中外人情
囂然不安者良由邪說惑亂大議未定今不正濮王之禮則
無以慰眾心不罪首惡之臣則無以清朝政癸酉又奏修備
位政府不能以古先哲王致治之術開廣 上意發號施令
動合人心使億兆之民被無神化希意邀寵倡為邪說違禮
亂法不顧大義將啟陛下於有過之地而修方揚揚得志自
以為忠及乎近臣集議禮官討論遂引經據義不決而又
牽合前代衰替之世所行繆迹以飾其言扼塞正論扶邪罔
上心實不忍為臣如此豈可以參國論哉瑣瑣庸惡遂非沮抑
公議公亮及槩依違其間曾不辨正亦非大臣輔弼之體伏
望聖慈獨斷將臣等前後章疏付外施行庶分邪正以
服天下臣等論列不已而中書亦以劄子自辯于 上曰臣
伏見朝廷議濮安懿王典禮而制禮官請稱皇伯中書之議
以為事體至大理宜審重必合典故方可施行而皇伯之稱
考於經史皆無所據方欲下三省百官博訪羣議以求其當
陛下屢言此事不罷而眾論紛然至今不已臣以眾論雖
多其說不過有三其一曰宜稱皇伯是無稽之臆說也其二
曰簡宗廟致水災者是厚誣天人之言也其三曰不當用漢

宣哀為法以干亂統紀者是不原本末之論也臣請為陛下
條列而辯之謹按儀禮喪服記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齊
衰朞也謂之降服以明服可降父母之名不可改也又按開
元開寶禮國朝五服年月敕服令皆云為人後者為其所生
父母齊衰不杖期蓋以恩莫重於所生故父母之名不可改義
莫重於所繼故寧抑而降其服此聖人所制之禮著於六經
以為萬世法者是中書之議所據依也若所謂稱皇伯者考
於六經無之方今國朝見行典禮及律令皆無之自三代之
後秦漢以來諸帝由藩邸入繼大統者亦皆無之可謂無稽
之臆說矣夫儀禮聖人六經之文開元禮者有唐三百年所
用之禮開寶通禮者 聖宋百年所用之禮五服年月及喪
服令亦皆 祖宗累朝所定方今天下共行之制今議者皆
棄而不用直欲自用其無稽之臆說此所以不可施行也其
二曰簡 宗廟致水災者臣伏以上天降災皆人主事故自
古聖人逢災恐懼多求闕政而修之或自知過失而改悔之
庶幾以塞大譴然皆須人事已著於下則天譴形於上今
議臣之義本因兩制禮官違經棄禮用其無根之臆說欲定
皇伯之稱中書疑其未可施行方考古今典禮雖有明據亦
未敢自信而自專更下外廷博議而陛下遽詔中罷欲使有
司徐求典禮是則臣下審重如此人君謙畏如此君臣不敢
輕議專輒而天遽譴怒殺害人物此臣所謂厚誣天也議猶
未決仍罷不議而便謂兩統二父以致天災者厚誣人也其
三引漢宣哀之事者臣按漢書宣帝父曰悼皇考初稱親謚
悼置奉邑寢園而已其後改親稱皇考而立廟京師皇考者
親之異名爾皆子稱其父之名也漢儒初不以為非也自元
帝以後貢禹韋玄成等始建毀廟之議數十年間毀立不一

至哀帝時大司徒平晏等百四十七人奏議云親諡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是不非宣帝稱史皇孫爲親也所爲應經義者即儀禮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是也惟其立廟京師亂漢祖宗昭穆故晏等以爲兩統二父非禮宜毀定陶共王初但號共皇立廟本國師丹亦無所議至其後立廟京師欲去定陶之號以固有進亡漢統之漸遂大非之故師丹議云定陶共皇諡號已前定議不復改而但論立廟京師爲不可爾今言事者不究朝廷本議不尋漢臣所非者何事此臣所謂不原本末也中書之議本謂稱皇伯無稽而禮經有不改父母之義名號猶未定故尊崇之禮皆未及議而言事者便引漢去定陶國號立廟京師之事厚誣朝廷以爲干亂大統何其過論也夫去國號而立廟京師以亂　祖宗昭穆此誠可非之事若果爲此議宜乎指臣等爲姦邪之臣而人主有過舉之失矣其如陛下之意未嘗及此而中書亦初無所議而言者不原本末引漢世可非之事以爲誣而外庭之臣又未嘗知朝廷本議何如但見言事者云云遂以爲加非禮干亂統紀信爲然也是以衆口一辭紛不可止言事者欲必遂皇伯無稽之說務引天災恐迫人主而中書守經執禮之議乃指以爲姦邪之言朝廷以言事之臣理當優容不欲與之爭辯而外廷群論又不可家至戶曉是非之理不辯上下之情不通此所以呶呶而不止也夫爲人後者既以所後爲父矣聖人又存其所生父母者非曲爲之意也蓋自有天地以來未有無父而生之子也既有父而生則不可諱其所生矣夫無子者得以宗子爲後禮之所許然安得無父而生之子以爲後乎此聖人所以不諱無子者立人之子以爲後也亦不諱爲人後者有父而生蓋不欺天不誣人也故爲人後者承

其宗之重任其子之事而不得復歸於本家其所生父母亦不得往與其事至於喪服降而抑之可以義斷惟其父母之名不易者理不可易也易之誣天而誣人矣子爲父母服謂之正服出爲人後者爲本生父母齊衰期謂之降服又爲所後父斬衰三年謂之義服今若以本生父爲皇伯則濮安懿王爲從祖父反爲小功而濮安懿王夫人是本生嫡母也反爲義服自宗懿以下本生兄弟於禮雖降猶爲大功是禮之齊衰期今反爲小功禮之正服今反爲義服於本生父止服小功於宗懿兄弟反服大功此自古所以不稱所生父爲伯叔者稱之則禮與乖違人倫錯亂如此也伏惟陛下聰明睿聖理無不燭今衆人之議如彼中書之議如此必將從衆乎則衆議不見其可欲從衆乎則自古爲國未有違衆而能舉事者臣願陛下霈然下詔明告中外以皇伯無稽決不可稱而今所欲定者正名號耳至於立廟京師干亂統紀之事皆非朝廷本議庶幾群疑可釋若知如此而猶必稱皇伯則雖孔孟復生不能奪之〔[illegible]〕上意不能不循中書然未即下詔也執政乃相與密議欲令　皇太后下手書尊濮安懿王爲皇夫人爲后　皇帝稱親又令上下詔謙讓不受尊號但稱親即園立廟以示非　上意且欲爲異日推崇之漸　丙子中書奏事垂拱殿時韓琦以祠祭致齋　上特遣中使召與共議既退外間言濮王已議定稱皇歐陽脩手爲詔草二通一納　上前日中　太后果遣中使齎封文書至中書執政相視而笑誨等聞之即奏臣等自去秋以來相繼論列中書不合建議加濮王非正之號不蒙開納又於近日一次彈劾歐陽脩首啓邪議導諛人君及韓琦曾公亮趙概附會不早辨正乞下有司議罪

亦未蒙付外施行蓋由臣等才識淺陋不能開悟聖心早正
典禮又不能擊去姦邪肅清朝綱遂至大議久而不決中外
之人謗論洶洶若安然尸祿不自引罪則上成陛下之失德
下曠臣等之職業因繳納御史告敕居家待罪乞賜黜責
上以御寶封告敕遣內侍陳守清趣誨等令赴臺供職誨等
以所言不用雖受告敕猶居家待罪 丁丑中書奏事 上
又遣中使召韓琦同議即降敕稱准 皇太后手書告聞群
臣議請 皇帝封崇濮安懿王至今未見施行吾再閱前史
乃知自有故事濮安懿王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
氏仙遊縣君任氏可令 皇帝稱親仍尊濮安懿王為濮安
懿皇譙國襄國仙遊並稱后又降敕稱 上手詔朕面奉
皇太后慈旨已降手書如前朕以方承大統懼德不勝稱親
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且欲以塋為園即園立
廟俾王子孫主奉祠事 皇太后諒宜識朕意即賜允從又詔
濮安懿王子贏州防禦使岐國公宗樸候服闋除節度觀察
留後改封濮國公主奉濮王祀事 先是龍圖閣直學士兼
侍講司馬光上言聞者道路未知信否或言朝廷欲追尊濮
安懿王為安懿皇審或如此竊恐不可陛下既為 仁宗後
於禮不得復顧私親臣先時言之已熟不敢復煩聖聽今臣
不知陛下之意果欲追崇濮王者欲以為榮邪以為利邪以
為有益於濮王邪前世帝王以旁支入繼而追尊其父為皇者
自漢宣帝始其後光武哀帝安帝亦為之哀帝追尊其父定
陶恭王為共皇今人皆非之追尊為安懿皇是正用哀帝之法也陛
下有堯舜禹湯不以為法大漢之衰世上安足以為法乎 仁宗
恩澤在人淪於骨髓海內之心所以歸附陛下者為親受
仁宗之命為之子也今陛下既得天下乃加尊號於濮王海

內聞之豈不解體又安足以為利乎先生育之恩昊天罔極
誰能忘之陛下不忘濮王之恩在陛下之中心不在此外飾
虛名也孝子愛親則祭之以禮今以非禮之虛名加於濮王
而祭之其於濮王果有何益乎三者無一可而陛下行之此
蓋政府一二臣自以鄉者建議之失已負天下之重責苟欲
文過遂非不顧於陛下之德有所虧損陛下從而隨之臣竊
以為過矣又聞政府之謀欲託以 皇太后手書及不稱
考而稱親雖復巧飾百端要之為負 先帝之恩虧陛下之
義虧聖人之禮失海內之心政府之臣祇能自欺安能欺 皇天上
帝與天下之人乎臣願陛下急罷此議勿使流聞達於四方則
天下幸甚臣今雖不為諫官然向日已嘗奏聞身備近臣遇
國家有大得失不敢不言及是詔下判太常寺呂公著上
言竊以稱親之說蓋漢宣時有司奏諡史皇孫故事謹按皇
孫即宣帝所生之父宣帝為昭帝後是以兄孫為繼祖統於
漢家無兩考之嫌史皇孫初無爵諡有司奏請之始故且稱
親其後既已上諡只稱悼園然則親字非所以為稱謂且陛
下以聖明之德 仁宗授以旁支入繼大統雖天下三尺童
子皆知陛下為所生今但建立園廟以王子承祀足於濮安
懿王無絕父之義於 仁宗無兩考之嫌可謂兼得之矣其
親字既稱謂不明難立且義理不安伏乞寢罷不報詔百官議
自此並禮諸王府侍講孫固以禮可變天性不可變王宜稱
親議未集有詔罷議
戊寅呂誨等又奏臣等恩蒙省閱 皇太后手書
切責大臣遂罷其議今有此命始末相反群情震駭重以疑
惑就如 皇太后意欲濮邸稱皇后陛下當審其可否以臣
等所議與祖宗典禮豈可宣揚於外而後形於諫官章疏非偶

辭詔書反汗之失亦損陛下愛親之德矣聞卿者御史范純仁到中書見曾公亮歐陽脩趙槩皆言禁中商量必非久施行觀今日命下咸知大臣之謀有素矣望早議若欲終遂事自外制中尚宣深責更天下怨謗歸于人主今後貽於母后得謂之忠乎況濮王封大國與禮終身前有權罷之旨後有且欲之言傳於內外人誰敢信即園立廟皆非所宜例于龍襲封於禮爲允臣等伏乞聖念俯順人情更賜講求以期至當若不歸罪首議之人天下疑惑莫之能解陛下至公之心無以明辨臣等杜門待罪良恐旁皇惟冀宸慈早賜明斷純仁又獨奏 皇太后自撤簾之後深居九重未嘗預聞外政若當復降詔令有所建置蓋是政府臣僚苟欲遂非掩過不思朝廷禍亂之原且三代以來未嘗有母后詔令施於朝廷者秦漢以來母后方預少主之政自此權臣欲爲非常之事則必假母后之詔令以行其志往往出於逼脅而天下卒不知事由權臣今陛下以長君臨御于茲四年萬機之務當出宸斷以奉慈闈惟宜竭仁孝之誠盡四海之養而已豈須更煩房闈之命參豫國政一開其端敝原極大異日或爲權臣矯託之地甚非人主自安之計伏望陛下深察臣言追寢前詔凡係濮王典禮陛下自可采擇公議而行何必用母后之命施於長君之朝也韓琦見純仁奏謂同列曰琦與希文恩如兄弟視純仁如子姪乃忍如此相攻乎是日閉門兩以詔諭誨等赴臺供職誨等又奏臣等近彈奏輔臣乞正大議以雪君父之謗欲清左右之姦邪懷憤隱附於僭越乃至繳還綸告擅離官次情雖嫚君罪實違法伏蒙陛下貸其所犯詔令就職臣等伏荷陛下全度之恩未見朝廷法制之正今濮王典禮雖去殊號而首發邪議之臣未蒙顯責中外猶以爲惑臣等何敢自止伏乞檢會前奏加罪首惡以慰公論如臣等擢納告去職亦望施行甘與罪人同誅疏奏數臣非進 己卯又奏今日事體與漢宣不同當時太子與皇孫俱死於外因其絶滅之故因以戾園悼園即位後八年有司言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因園爲寢後議者以爲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者乃謂身爲禹湯周文漢高受命之君非謂假代爲後者也孝宣悼園宜毀勿修乃從其請今濮王陪葬昭陵列于孫之序奉邑守衛皆已嚴具必別加園陵增廣制度當須改卜易其禁域不唯昭陵驚絶亦與潤王分列顯其典禮疑有未安漢惟皇上一子是爲宣帝繼承大宗不絶小宗之祀故建立寢廟不爲過矣議者猶曰考廟悼園宜毀勿修蓋謂不踰閑而當專意於昭帝也況濮王嗣續衆多奉祀何闕陛下不專意於 仁廟而顧後於私親不若天下共知公議何爲二詔之意蓋出首議之臣全欲成定陵之事遂追崇尊之說言稱皇伯人皆竊笑今日且欲正其取信衆議指下猶或違之議議示人何可久也陛下獨不念 先帝恩德七廟威靈陟降在庭禍福所繫臣雖甚愚內實深憂伏望聖慈先辨群道無惑邪說顯罰與奪俯順人心仰荅天意其國廟指揮特行追寢首議之臣不可寬宥慰安中外茲爲急務臣等之罪不敢苟避惟冀黜謫 庚辰又奏臣等本以歐陽脩首啓邪議誣罔聖心韓琦等依違附會不早辨正累具彈奏乞行朝典近覩 皇太后手書追崇之典但用哀戚甚出故事乃與我前議相符中外之論皆以爲韓琦密與中官蘇利涉高居簡往來交結上惑母后有此指揮蓋欲歸過至尊自掩其惡賣弄之迹欲蓋而彰欺君負國乃敢如此陛下知其不可急降手詔雖去殊號然而尚

許稱親建議之罪未正典刑陛下縱以輔臣同議勢難全責
而脩爲首惡豈宜曲貸凡人臣得罪君上猶或可赦脩乃得
罪 祖宗故無可赦之理自來大臣有過爲臺諫所劾尚皆
闔門累日拜章引咎求罷權勢之臣理當如是今脩氣貌揚揚
出入如故又復巧作飾狀熒惑中外陛下聖鑒清明視脩所爲
人豈失陛御何術不至伏望特出聖斷將脩黜責臣等亦有
不合納誥去職之罪亦乞一併施行臣等雖死之日猶生之
年臣等與脩理不兩立脩尚不黜臣終無就職之理又奏外
人皆言韓琦令高居簡蘇利涉眩惑母后而降手書陛下知
其不可亟須手詔其信否不可得而知爾琦與內臣表裏爲
詭以惑中外爲臣不忠無大於是臣以爲忠於 先帝之臣
必能忠於陛下如琦與脩負違 先帝罔昧母后豈得盡忠
於陛下宜審思明照無貽悔於後也乞以臣此章下百官共議
歐陽脩首惡韓琦令高居簡等眩惑母后之罪不然天下之
疑不能釋君父之謗無以辨 辛巳又奏手詔稱親之禮謹
遵慈訓追崇之禮豈易見宜罔已見陛下守義循公審重之
至也然稱親之禮殊未爲安群口紛紛不勝嗟憤臣等竊詳
太后手書稱親之意蓋用漢宣故事欲行於今乃與中書元
建皇考之議大體相依此不免於兩統二父之失所以議者
喧然皆謂母后手書非出於慈壽本意皆建議之臣眩惑交結
成就其謀欲自掩其惡而杜塞言者之口也陛下聰明之始
與漢宣故事不同漢宣之時尚爲有司所奏禮爲人後者爲
之子請謹視孝昭所爲未有卻令大宗正統之尊追崇小宗
所生爲親者也錯亂禮法失其本意若欲准漢宣故事以濮
王爲親則當襲國而降自當爲母於皇太后豈得安哉共惟陛
下親受 仁宗詔命而爲之子故 先帝遺詔稱告萬方謂

陛下爲皇太子即 皇帝位四夷諸夏莫不共聞今乃復稱
濮王爲親則 先帝治命之詔不行而陛下繼體之義不一
況 太后與政府大臣共受 先帝顧託言猶在耳 永昭
陵土未乾止因一二姦臣之謀遂忘而弗顧陷兩宮於有過
之地使四方夷狄惑 先帝遺詔疑陛下過舉移謳歌欣戴
之心爲忠憤不平之氣可不痛哉萬一黠寇姦民有以 先
帝遺詔爲問則脩與大臣將何辭對之然則稱親之禮豈宜
輕用首議之臣安得不誅臣等待罪于家屢蒙詔旨促令供
職而踪蹟未敢承命以此故也若必使臣等就職則當合班
廷爭以救朝廷之失雖陛下容納直言爲天下所聞而臣等
不能早悟明主之罪益深重矣豈可復居言路爲耳目之官
哉區區之心有死無二惟陛下留神聽納上令中書降劄子
趣使赴臺供職而誨等繳還劄子并前後所奏九狀申中書
堅辭臺職 是日詔諱濮安懿王名下一字置濮安懿王園
令一人以大使臣爲之葬兵二百人以奉園爲額又令河南置
栢子戶五十人命帶御器械丁世臣催發戶部判官張徽
度濮安懿王園朝地圖上皆從中書所請也 呂公著言諱
按禮文七廟之諱雖不及王天下皆頒告天下又晉尚書王
彪之等議所生之諱臣下不當回避當時以彪之議爲當今
若抽鄉奏請蓋緣臣子之心以陛下未有諱抑之辭竊恐四
方後世不免譏議臣愚欲乞特降詔旨濮安懿王名下一字
唯上書奏事者並聽回改餘公私文字不須諱避庶與 祖
宗七廟名諱小有差別施於天下臣子亦安故從者不從
壬午詔罷尚書省集議濮王典禮中書進呈呂誨等所
申奏狀 上問執政當如何韓琦對曰臣等忠邪陛下所知
歐陽脩曰御史以爲理難並立若以臣等爲有罪即當留御

史君以臣等為無罪則取聖旨　上猶疑之乃令出御史
既而曰不在責之太重也誨能侍御史知雜事以工部員外
郎知鄭州純仁以侍御史通判安州大防落監察御史裏行
以太常博士知休寧縣故事知雜御史解官皆有誥詞時知
制誥韓維當直又兼領通進銀臺司門下封駁事說政恐維
繳詞頭不肯草制及封駁勑命遂徑以勑送呂誨等家仍以
累不遵聖旨趣赴臺供職為誨等罪維言罷黜御史事關政
體而不使有司預聞紀綱之失無甚於此宜追還誨等勑命
由銀臺司使臣得申議論以正官法又言誨等能審論宰輔
國之忠臣討其用心不過欲陛下盡如先王之法而止爾士
大夫貪固寵利厚賞濫罰猶恐此風不變而復內牽邪說貶
斥正人自此陛下耳目益壅蔽矣又求對極論其失請追還
前勑令百官詳議以盡人情復召誨等還侍備職以全政體
皆不從　是日詔翰林學士知制誥御史中丞知雜各舉御
史兩人以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傅堯俞兼侍御史知雜事
司馬光言人主患在不聞其過人臣患在不能盡忠故忠
直敢言之臣國家之至寶也夫以人主之尊下臨群臣和顏
色以求諫重爵賞以勸之群臣猶畏懦而不敢進又況挫之
以威懲之以刑則誰肯言何從而至哉竊聞侍御史知雜事呂
誨侍御史范純仁監察御史裏行呂大防因言濮王典禮事
盡被責降中外聞之無不駭愕臣觀此三人忠直剛正奉公
忘家求諸群臣罕見其比今一旦以言事太切盡從貶逐臣
竊為朝廷惜之臣聞人君所以安榮者莫大於得人心今陛
下御政府一二人之情違舉朝公議尊崇濮王過於禮制天
下之人已知陛下為　仁宗後志意不專悵然失望今又取
言事之臣群輩逐之臣恐累於聖德所損不細閭里之間腹

非竊歎若多矣況純仁大防皆陛下簡拔於衆人之中任以
為耳目之官蓋取其忠直非取其阿諛也純仁大防亦欲竭
誠盡節以報陛下之知故不敢附政府但欲正論今更以此
獲罪則陛下於群臣之中尚誰親哉若使忠直日退阿諛日
進則陛下何以復知臣下之善惡政事之得失如此殆非國
家之福也伏望聖慈亟令誨等還臺供職則天下翕然皆歎
陛下之聖明雖禹之樂聞善言湯之改過不吝不足過矣不
則且為之別改近地一官亦可以少慰人人之心也　呂公
著言呂誨等以論事過當並從降責聞命之始物論騰沸皆
云陛下自即位以來納善從諫之風未形於天下今誨等又
全臺被黜竊為義士鉗口忠臣解體此自古人君納諫則興
拒諫則亡興亡之機不可不審臣願陛下以天地之量包荒
含垢特赦誨等勑命令依舊供職則天下幸甚　二月乙酉
朔白虹貫日　殿中丞蘇軾直史館　上在藩邸聞軾名欲
以唐故事召入翰林便授知制誥韓琦曰蘇軾遠大之器也
他日自當為天下用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
降伏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詞今驟用之恐天下之
士未必皆以為然適足累之也　上曰知制誥既未可與修
起居注可乎琦曰記注與制誥為鄰未可遽授不若於館閣
中擇近上貼職與之且近例當召試　上曰未知其能否故
試如蘇軾有不能耶琦言不可乃試而命之他日歐陽脩具
以告軾軾曰韓公所以待軾之意乃古所謂君子愛人以德
者也　庚寅從知開封府沈遘之請增置判官一員以祠部
員外郎秘閣校理孫坦為之東京舊節使院諸獄大事開封府
推判官各二人日力所給兩軍獄訟而已諸投多留滯為最
及增置人皆便焉坦因條畫綱目凡四十九事為後法坦開

封人也　丙申知制誥韓維言准勑與御史縁臣近累奏乞追復呂誨等所有與御史勑未敢受詔湖州納勑中書　乙巳潁王府翊善邵亢奏皇子潁王天資夙成婚娉及期方陛下即位之初而元嗣克家之日推之於禮莫重於斯臣伏見國朝親王聘納雖開寶通禮具有儀而因循未嘗施行至有敲門羊酒[illegible]錢銀乃里巷常談蓋薦紳所不道行於聖日切所未安欲乞下太常禮院將約舊典修撰潁王聘納儀範其故事非禮者悉罷之詔禮院詳定禮院奏開寶通禮親王納妃有納采問名納吉納成請期親迎同牢之禮國朝未嘗用今檢到國朝會要皇親娶會禮物數請如會要故事從之　三月丁巳賜群臣御筵於諸園苑　己未彗星晨見于壁長七尺許紀在丙申今從實錄及本志　辛酉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傅堯俞侍御史趙鼎趙瞻自契丹使歸以嘗與呂誨言濮王事家居待罪而堯俞辭新除侍御史知雜事告牒不受堯俞嘗上前曰臣初建言在誨前今誨等逐而臣獨進不敢就職上數諭留堯俞等堯俞等終求去乃以堯俞知和州鼎通判淄州瞻通判汾州瞻初以使北效所使對延和殿謂　上曰陛下為　仁宗子而濮王稱皇考[illegible]議陛下未嘗自言也　上曰此中書過議耳瞻因請宣諭中書　上曰朕意已決亦無庸宣諭也[illegible]

司馬光言比蒙聖恩宣諭濮王稱親事云此字朕本不欲稱假使只稱濮王與仙遊縣君有何不可臣乃知陛下至公初無過厚於私親之意在為政府所誤以致外議紛紛必謂旦夕下詔能去親名其已出告者當別有除改見在臺者亦優加撫諭使之就職今忽聞傅堯俞等三人相繼皆出中外之人無不驚愕此蓋政府欲閉塞來者使皆不敢言然後得專秉大權逞其胷臆臣竊惟陛下春秋方壯聖性欽明而今日獨取此誹謗之名受孤恩之謗違天下之望失人主之權止於遂政府數人很心而已不知於陛下有何所利而為之臣不勝區區忠憤為陛下痛惜伏望陛下勿復惑於政府特發宸斷召還誨等及堯俞等下詔更不稱親如此則可以止使天下憤懣之氣化為歡欣誹謗之語更為謳歌矣不從光遂奏請與堯俞等同責且居家待罪又奏陛下即位之年臣已曾上疏預戒追尊之事及過　仁宗大祥臣即與堯俞請政府白以為人後者不得顧私親之義當所制禮官共詳定時臣又獨為眾人手撰奏草若治其罪臣當為首其呂誨等係後來論列既蒙譴逐如臣者豈宜容恕縱陛下至仁特加保庇臣能不愧於心乎有詔復光赴經筵供職光又奏臣與傅堯俞等七人同為臺諫官共論典禮凡堯俞等所坐臣大約皆曾犯之今堯俞等六人盡已外補獨臣一人尚留闕下使天下之人皆謂臣始則倡率眾人共為正論終則顧惜祿位苟免刑章臣雖至愚粗惜名節受此指目何以為人非徒如是而已又使讒[illegible]上流謂國家行法有所偏頗臣[illegible]則忘後入則愧朝廷之士出則慚道路之人靦然一身措之無地伏望聖慈曲垂察依臣前奏早賜降黜凡四奏卒不從　御史中丞彭思永上疏請正典禮召還言事者因自求罷不許[illegible]　壬戌屯田員外郎簽書江寧節度判官事孫昌齡為殿中侍御史太常博士監永豐倉郭源明為監察御史裏行　甲子　祠部員外郎黃照為侍御史太常博士蔣之奇為監察御史裏行初命丁珪等舉官已除昌齡及源明而尚闕

兩台中書以抃等前所舉都官員外郎孔宗翰等七名進呈照中選上又將批之奇與御史歐陽脩素厚之奇前舉制策不入等嘗詣脩盛言追崇濮王為是深非范百祿所對脩因力薦之即與照並命之奇入對 上面諭曰朕熟覽御所對策甚善而有司以黜遺故親有是除呂誨言傅人照江陵人源明敞子之奇宜興人堂孫宗翰道輔子也 是日納故皇姻向敏中孫女為皇子頴王婦封安國夫人先是禁中遣使徧至諸臣之家為王擇配記室韓維奏王孝友聰明動履法度方嚮經學以觀成德今卜姓擇室其繫尤重宜歷選勳望之家精加訪擇考古納采問名之義以禮成之不宜苟取色而已 按安國夫人在辛未日今從舊 庚午以彗出避正殿減常膳 上對輔臣以彗為憂胡宿請備邊呂公弼曰彗非小變不可不懼陛下宜側身修德以祇天戒臣恐患不在邊也

公弼 罷除監察御史裏行郭源明蔡冕除命乞追還呂誨等語聽源明免以告牒納中書 辛未手詔曰朕近奉 皇太后慈旨濮王令朕稱親仍有追崇之命朕惟漢史宣帝本生父稱曰親又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既有典故遂遵慈訓而不敢當追崇之典又以上承 仁宗廟社之重義不得兼奉私親故但即園立廟俾王子孫世襲濮國自主祭祀遠嫌有別蓋欲為萬世法豈皆權宜之舉哉而臺官呂誨等始者專執合稱皇伯追封大國之義朕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並無典據追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向自罷議之後而誨等奏促不已忿其未行乃引漢哀帝去恭皇定陶之號立廟京師干亂正統之事皆朝廷未嘗議及者歷加誣詆自比師丹意欲搖動人情眩惑衆聽以至封還誥敕擅不赴臺朝徹留中之奏於中書錄傳謗上之文於都下暨手詔之出誨等則以稱親立廟皆為不當朕覽誨等前疏亦以生育之恩禮宜追厚俟服除然後講求典禮崇奉本親今乃反以稱親為非前後之言自相抵牾傳布中外朕不顧義理返用唱和既挾怨排而示衆須歸過以取名朕姑務含容屈於明恩止命各以本官補外尚慮搢紳之間士民之衆不詳本末但惑傳聞欲釋群疑理當申諭宜令中書門下俾御史臺出榜朝堂及進奏院遍牒告示庶知朕意 命左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李受赴諫院供職 癸酉詔曰去秋以來雨潦為沴壞存咽濟南臻俶平今星纏作變咎譴昭灼撫躬以思愆焉與萬方大庶震動戒在朕躬洗心自新宜自朕始故避殿減膳風夜惕焉求惟四海之內獄訟冤煩調役頻冗與夫鰥寡孤獨死亡貧苦甚可傷也轉運使提點刑獄分行州縣察而矜恤之利病大者悉以聞庶仁恩之至副朕寅畏之心焉 辛巳彗晝見於卯如太白長丈有五尺 壬午字子曲如月 武康節度使知相州李端愿上疏論政事略召賜對端愿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今官冗士偽邪佞並驕非大更張不可塞異變或不然安知不有大撓附者乎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二百七之一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二百七之二

英宗皇帝紀三之二

治平三年夏四月甲申朔觀文殿學士戶部侍郎孫沔自環慶改帥鄜延未至卒于道贈兵部尚書諡曰威敏沔居官以才力聞強直少所憚然喜燕游女色故中間坐廢妻邊氏肅之孫悍妒爲一時所傳（[illegible]） 丙戌禮院言濮安懿王建廟行祭告而宗樸衰服未除請權以本宮諸弟攝事其祝文令教授爲之初命翰林學士馮京撰祝文京言本朝未有禮式乞下禮院議禮院議稱皇帝某謹遣官恭告于親濮安懿王既而以前詔俾王子孫奉祠事乃更定此議 帝嘗以稱親之議詢於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王獵獵以爲不可 帝曰王獵行素厚亦當稱邪獵對曰臣被王恩厚故不敢以非禮尊王所以爲報也（[illegible]） 密州觀察使同知大宗正司事宗旦居所生母喪以孝聞始詔別擇地以葬旋時莫和諸者爲法（[illegible]） 己丑賜工部侍郎致仕皇甫泌帛一百疋泌歙所居房易（[illegible]） 上曰泌老不廢學貧而守節可尚也故有是賜 賜真定府僧懷丙紫衣初河中府浮梁用鐵牛八維之一牛且數萬斤後水暴漲絕梁牽牛沒于河募能出之者懷丙以二大舟實土夾牛維之用大木爲權衡狀鉤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轉運使張燾以聞而有是賜 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集賢修撰陸詵爲戶部郎中鄜延路都總管經略安撫使兼知延州 贈皇后弟內殿崇班高士林忠州刺史士林將家子獨喜學 上嘗以謹守法律四字誨之曰能此則爲良吏矣公毋欲進擢后屢辭既卒始追贈焉（[illegible]明年又贈） 乙未潁王府翊善同修起居注邵亢知制誥知諫院兼判司農寺於是 上謂潁王曰翊善端直朴厚已擢爲諫官矣王頓首謝 金部員外郎直龍圖閣天章閣侍講傅卞爲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卞議濮王典禮與執政意合故擢進（[illegible]） 度支郎中王[illegible]臣直集賢院充潁王府翊善令於皇子兩位供職 辛丑命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司馬光編歷代君臣事迹於是光奏曰自少已來略涉群史竊見紀傳之體文字繁多雖以衡門專學之士往往讀之不能周浹況於帝王日有萬機必欲徧知前世得失誠爲未易竊不自揆常欲上自戰國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采他書凡關國家之盛衰繫生民之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傳體爲編年一書名曰通志其餘浮冗之文悉刪去不載庶幾聽覽不勞而聞見甚博私家區區力不能辦徒有其志而無成昔臣曾以戰國時八卷上進幸蒙賜覽今所奉詔旨未審令臣續成此書或別有編集若續此書欲乞亦以通志爲名其書上下貫穿千餘載固非愚臣所能獨修伏見翁源縣令廣南西路經略安撫司勾當公事劉恕將作監主簿趙君錫皆有史學爲衆所推欲望特差二人與臣同修庶使早得成書不至疏略詔從之而令接所進書八卷編集俟書成取旨賜名其後君錫父喪不赴命太常博士國子監直講劉攽代之攽邛州人君錫良規之子也攽敞之弟也 司空致仕鄭國公宋庠卒 帝方以災異避正殿有司誤奏毋臨喪乃爲挽辭一首賜之贈太尉兼侍中諡元憲 帝爲篆其墓碑曰忠規德範之碑庠自應舉時即與弟祁以文學名擅天下尤工詩賦一時進士共學之愛祁甚篤儉約不好聲色讀書至老不倦尤畏法在揚州使工覽堂塗磚瓦與之後知誤取公使宜償之而取予者皆被罰其

爲相傳雅練故事自初執政遇事輒分別是非可否用是所
退及再登用遂浮沉自安然大貴忠厚嘗曰此亦時明殘人
於才吾終身弗爲也光邀曹爲京東轉運使數以事侵庠及
庠在洛陽邀子爲府屬所爲欲痛治之以法庠獨不肯曰是
安足罪也人以此益稱其長者　戊申河東轉運使集賢校
理[illegible]兗爲鹽鐵副使　上雅知兗前此數問兗所
在會兗入對　上諭以[illegible]時事兗勞之兗河東才半歲即
召入　[illegible]侯禮部侍郎胡宿[illegible]致仕庚戌以張昪爲吏部
侍郎觀文殿學士知杭州　殿前都虞候容州觀察使郭逵
檢校太保同簽書樞密院事同簽書樞密院事自逵始於是
知制誥邵必當制草詞以進而言逵武力之士不可置廟堂
望留諾勅與執政執議弗聽逵既入西府衆多不服或以咨
韓琦曰吾非不知逵望輕也故事西府當用一武臣　上欲
命李端愿吾知端愿傾邪故以逵當之或曰　上本意欲用
張方平琦知方平不附己很曰方平所欠不用武臣矣宜稍復
故事　上督其人無以應乃復用逵知諫院邵亢御史吳申
呂景交章論　祖宗朝樞府參用武臣如曹彬父子馬知節
王德用狄青勳勞爲天下所稱則可逵縣徒小才豈堪大用
不報　壬子詔流內銓磨勘選人須入職官者與循資注官
令任邑與贓私罪及私罪杖已下情輕者有舊舉主三人或
新舉主二人與磨勘引見歲舉選人充京官者自今以三分
之一舉令録判司簿尉充職官舉主滿三人歷任無贓私罪
或私罪杖以下情輕者判司簿尉有出身三考無出身四考
與注合入職官充縣令須到任成一考乃得舉所以分減舉
者數省京官也（此本志語嘉祐五年八月有司言[illegible]三人者爲職官自此遂著令）　司天監
奏彗星浸微羣臣詣閤門拜表乞御正殿復常膳不許自是

三表乃許之　五月甲子同判流內銓蔡抗言伏見係磨勘
奏舉候次引對選人二百五十人一歲引見不過百人計須
二年半方可引絶檢會編勅在朝文臣知雜御史以上武臣
觀察使以上各許舉外任選人充京官安撫發運轉運使副
提點刑獄知州軍通判各舉轄下選人充京官縣令今將南
曹近年舉狀約一千九百員被舉者既多故磨勘者亦衆朝
廷雖於引對之際限以班次然內外舉官之數未嘗略有裁
損本源未塞徒抑其流（[illegible]）選人日月滋多且今天下吏
員有限每一官之闕須授已替并見任者率三人故使除授
益難能否共滯若不稍爲更改恐久而不勝其弊乞稍罷在
朝文臣知雜御史以上武臣觀察使以上每年所舉京官在
外安撫使以下至通判逐年所舉京官縣令各量事體在任
吏員多少於舊數十分內量減二五分候員少即依舊臣伏
思朝廷更張法制抑太甚之路雖有材者不患見遺僥倖者
則所入從此分減臣是敢摭臣僚所舉人數即不增添選人
考第資序在人情亦無所就望乞委近臣參酌施行詔在京
文臣知雜御史以上武臣觀察使以上每歲舉幕職州縣官
充京朝官三人今後正罷（[illegible]）
（[illegible]）　乙丑詔河北戰兵三十萬一千餘人陝西戰兵四十
五萬九百餘人并蕃勇令本路都總管常加訓練毋得占役
時邊臣或奏請撥兵朝拜以分兵數不少故降是詔　是日
彗行至張而沒其未沒也言者多以列宿或告韓琦琦曰
借使復有一星出欲何爲乎（[illegible]）戊辰　上謂輔臣曰朕
日與公等相見每欲從容講（[illegible]）治道但患進呈文字頗煩多
不暇及中書常務有可付有司者悉以付之自是中書細務
止進熟狀及事有定制者歸有司中書降勅而已　庚午詔

中書樞密院自今朔望會於尚書省吏部流內銓進編修銓曹
格勑十四卷詔行之　右武衛大將軍果州刺史叔琰領文
州團練使初制宗室入學十五以上通兩經者大宗正以聞
命官試論及大義中者優遷官至是叔琰試
所學中故有是命叔琰德恭曾孫也　丁丑屯田員外郎王
克臣子若莊為右屯衛將軍駙馬都尉賜名師約以尚德寧
公主故也〈闕〉上數稱唐公主下嫁多名人及選得師約承
衍曾孫其父子皆業進士今至宰相第試以詩并其所業賦
一編進御召見清居殿又諭以毋廢學復又出經籍及紙筆
硯墨賜之　六月乙酉駕部郎中知磁州李由監淄州鹽酒
稅務嘉祐六年始置考課法至是考課院言由冊考在第等
故有是命坐考劣降之自由始　己亥免陸詵正衙令入見
上勞問之曰鄉積外處事無不當者鄉延最宜處道拔選用
五〇八十七
鄉今將何施為詵曰邊事雖以過度抑未委陛下意務在安
靜或欲示威也　上曰大抵邊陲宜以安靜為務昨見王素
言朝廷與諸臣常欲無事自是將校無不欲生事要功者卿
謂此言如何詵曰素所言是也陛下能責任將帥令疆場無
事即天下幸甚　上稱善勉之　辛卯太常博士劉庠為監
察御史裏行庠私議濮王事與執政意合故命以言職　壬
辰詔司農寺置主簿一員　贈故蜀州文安縣主簿太常禮
院編纂禮書蘇洵光祿寺丞洵所修書已奏未報而洵卒賜其
家銀絹各百兩疋其子殿中丞直史館軾辭所賜求贈官既
從之又特勑有司具舟載其喪歸蜀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
黨友傾一時歐陽脩亦善之勸洵與安石游而安石亦願交
於洵洵曰吾知其人矣安石母死士大夫皆弔洵獨不往作
辨姦一篇其文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

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
勢之相因其疎闊而難知變化而不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
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
昔羊叔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
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
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也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
盜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
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
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
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
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
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很與
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可勝言哉夫面垢
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
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不近
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
濟未形之患雖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
天下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
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之言為過而斯人有
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
知言之名悲夫洵既沒三年而安石用事其言乃信張方平
嘗論洵曰定天下之臧否一人而已 [illegible]　戊申
又從三司使韓絳奏請置勾當三司使廳都知雜司公事文
簿一員命屯田員外郎梁端為之後數日　上謂宰臣曰近
以梁端勾當三司使廳公事頗聞使判官得統攝否對曰此特
判使之屬也曰三司使權其重以小官而預使務必藉勢為

茲可追罷前翰學臣以三司使甚重舉一官不從恐非委任
之體　上曰不然人主過差人臣當規正豈人臣之誤人主
不得而改也卒罷之（此據實錄二朝史日錄會要）　己酉御崇政殿疏決
在京繫囚　壬子改清居殿曰欽明召直集賢院王廣淵書
洪範於殿謂廣淵曰　先帝臨御四十年天下承平得以無
為朕方多事豈敢自逸故改此殿名因訪廣淵先儒論洪
範得失廣淵對以張景所得最深遂進景論七篇明日復召
對延和殿謂廣淵曰景所說過先儒遠矣以三德為馭臣之
柄尤為善論朕遇臣下常務謙柔聽納之間則自以剛斷此
屏置之坐右豈特無逸之戒也　秋七月甲寅屯田員外郎
吳申為殿中侍御史以劉庠樂京自代　上曰朕固知申遂
擢用焉庠申門人也自後下議濮王事極言庠及申私論與
下協故相繼延在外職　乙丑奉國留後宗諤為保

五八八

靜節度使於是濮王子孫及曾孫各遷官一等遷者凡二
十人　上之為皇子辭疾不肯入宮詔本位長屬敦促宗諤
最長於許勸行又　上即位宗諤上千餘章論功　上不得
已特遷奉國留後中書召知制誥韓維命辭再三屬之曰語
勿太深也宗諤在藩素嫉　上宗諤有危夫善為筆牘　上
使之為牘兩毀宗諤只問之對曰十三使之牘也宗諤怨毀
語嚴復向昔其危夫宗諤性陰狡所惡婢妾往往殺之　八
月乙亥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崇文院檢討呂公著知蔡州
公著每言濮安懿王不當稱親及頒諱於天下又請追還呂
誨等皆不從御獨庚未補外官　上曰學士朕所重豈得輕
去朝廷公著請辭日　上遣內侍賜安道即家敦諭且戒
安道曰公著自宜徐徐開曉語勿大追也又敕令公著兄
公弼勸公著起就職中數月後上章請出而有是命　丁

酉知制誥判國子監蔡抗言臣近累准朝旨令與諸宮院大
小學教授欲乞今後諸宮院教授有闕非下兩制輪舉所貴
名舉所知以盡天下之才詔今後諸宮院大小學教授有闕
令國子監與學士舍人院輪舉（此據會要八月十五日所除[illegible]）
九月癸丑知制誥史館修撰蔡抗為龍圖閣直學士集賢殿
修撰知定州　上謂抗曰第行且召卿矣定卒士畜戍婦人游
佚於外歸輒害殆抗下令無得首必按以法戍兵感之　甲
寅改[illegible]為左神武軍上將軍[illegible]為左驍
衛上將軍先是國朝以來宗室皆以統軍為上將軍至是改
之　乙卯命知制誥宋敏求題濮安懿王及三夫人廟主于
園　內侍李天章寶文閣命兩府觀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
王珪所書　仁宗御詩石刻初　仁宗立　英宗為皇子詔請
對而後草詔後有問珪者是日　上御[illegible]殿召珪[illegible]

五八九

珪賜坐勞問久之出中書授珪端明殿學士且諭以[illegible]
真闕即命卿矣珪[illegible]珪皇恐謝　上謂曰
朕知卿忠純有守異者有讒言朕今釋然無疑故有此賜珪頓
首曰非陛下保全何以至此　帝欲去冗官之患獻言者皆
謂[illegible]以至高位故獲蔭者衆詔悉
付[illegible]切刊去姓名其言曰伏見審官院京朝官以
上[illegible]轉官者舉一歲中約有千數其內職任[illegible]提舉尚不
與[illegible]按因朝會更　真宗用諫官[illegible]遠罷[illegible]不存進
[illegible]即令有司考[illegible]臨軒[illegible]又令審官院
考較京朝官[illegible]以上[illegible]贓私罪即以名聞富議
遷換又令在[illegible]三年[illegible]後依舊勾當[illegible]候
得替[illegible]當時[illegible]雖前後不同然大抵
不限定[illegible]年[illegible]得替[illegible]勸令自[illegible]以

難復施用官制之弊無甚于此今詳定且欲自京朝官以上
磨勘一例令每一年陞朝官至後行郎中不磨勘其才望或
有勞績或因繁難任使即自朝廷既擢叙陞朝累至正
郎奏薦蔭子孫捐奉法理自應升州郡長吏六此處常調因
已爲優異其待制以上既處繁劇請遵　祖宗故事更不磨
勘其因事功或因前者任上自聖恩推恩遷改依資品已
高各據所居官日條例一切以後其任卿監不曾歷職
司差遣只自常參官累遷至正遷卿監院依例差遣其差或
疾陳乞留臺宮觀監當之類更不與磨勘如此則操柄歸於　君
上勸沮行於朝廷入仕者有所甄別重難煩劇之地可以用人
事體均平簡而易守比於　祖宗之制猶爲優倖　癸亥詔
曰朕惟制治之本必始於設官之方其示有序國家承累
聖之休歷時不平而職官寺之官出於臺省務復許以三班俾
之一遷歲月既深吏員猥積躐等逾序至廢三師貴器名實官
事人倍者數矣肆設臺閣數遭其次據四時議者求職謀
而封章建求請從更制外員帥士圖版中庶幾流歟
由此其初以今待制已上自遷官後六歲無過則復遷之
有過亦展年至諫議大夫止轉太中止不轉 [illegible]
京朝官四歲磨勘至前行郎中止 [illegible] 以七十
員爲定員有闕即檢勘前行郎中遷 [illegible] 以上檢月
日之久者先補之少卿監以上遷官聽旨如別有勞績
或因要重任使特旨推恩者即不在此例 [illegible]
[illegible]
考之十乙巳詔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言 [illegible] 年陳但言
三班院供奉官以下八千八百餘人乞裁冗濫立條制于時定議

上率三歲遷外任者不候替歸在京者亦無候替別限年磨
勘之制至于待闕于家動踰歲時居無職事祿廩不絕苟及
三年則又磨勘臣謂考課之弊無甚于今而亦無速于今也
欲乞朝廷檢詳舊制以見今內外京朝官及正制以上磨勘
之法別立中制雖未能盡如虞舜三考陟黜之典且復　祖
宗之制亦庶幾抑僥倖之弊矣權御史中丞彭思永相繼言
乞今後前行止郎該磨勘依轉大卿監例候肆周年方得施
行及自朝任正郎後須得與主五人內有本路提轉及大兩
省三人方與改轉少卿監其龍圖閣兼天章閣侍講同知諫
院傅卞言乞今後京朝官至員外郎且依舊年限磨勘外其
前行員外郎入正郎磨勘並限四周年至前行郎中更不許
磨勘兩制且依自待制以上並乞五周年磨勘至諫議大夫
更不許磨勘殿中侍御史吳申亦言乞從今裁節如有前行郎
中合轉少卿監者且令權住先立定員數候有闕則以次遷
授仍以歷任年深無贓私罪或曾歷職司差遣不經責降或
前後歷官可稱及素有文行者先次遷轉前行員外郎合轉
郎中及太常國子博士合轉員外郎者亦且權住先立定員
候有闕則以次遷補監察御史裏行劉庠言欲乞少卿監合
磨勘轉大卿監者如年已及七十已上更不許磨勘監察御
史裏行將之奇言兩制以上皆四年轉兩官比京官乃是二
年一轉欲乞兩制亦依京朝官例五年磨勘轉一官至前行
郎中後更添左司郎中一轉於是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等
奏檢詳　祖宗朝中外官不立遷轉條限大中祥符八年始
降詔京朝官並以三周年令審官院磨勘引對與轉官是時
仕路猶清官員數少政後及今五十餘年約祥符初略計十
倍以故員多闕少坐糜祿俸才否無辨差遣不行考課之法

事頗酌中，想如言八千八百餘員，及此又已五年，數當增倍
其濫如此，而不云救，何以立憲度、建治功？乞下兩府檢會前
議，早爲裁定頒行，亦損迎之一端也。詔以付樞密院。而
計三班見使臣六千五百二十四人而已，遂無所更議。太
常博士監察御史裏行馬默言本官通判懷州，初以彈奏濟
州防禦使李瑜批銜命小臣入送開封府，[illegible]史不能止其乖。
又言宗室近倖如[illegible]，請自今外人非宗室大臣
皆錄問，然後斷。又言國子監直講劉攽輕薄[illegible]行多[illegible]，當
責舉人不可爲開封[illegible]官。又言萬及等所壞倉米十八萬石，
當治米所以濕，并劾提點倉場李希逸以不與察之又等
實由希逸[illegible]發。默除御史時，[illegible]有戲言，默因此怒，故妄彈奏。
狀默又屢言濮王[illegible]不可稱親，[illegible]以爲[illegible]之。御史劉
庠奏乞留默，弗聽。[illegible] 皇城司
當捕錡余衣送開封府，先[illegible]下獄，[illegible]請以獄付有司，以防廷
爲言者。上疑之，下[illegible]。[illegible]自披廷始入不正以
法，無以示天下，且非[illegible]宗立法[illegible]之意。上曰：然。文王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illegible]今[illegible]請此[illegible]如下[illegible]
[illegible] 知諫院傅卞言：風聞貴戚奏
薦恩澤，未經減定，或託以[illegible]，爲貴高[illegible]。從詔自今
妃嬪公主以下非有服親若十[illegible]服親之[illegible]毋得[illegible]爲。是月，
夏國主諒祚舉兵[illegible]順戎[illegible]等三[illegible]擁
路木嶺。初，環慶經略安撫[illegible]提[illegible]明[illegible]將入[illegible]，即
遣諸將分屯要害，以大順[illegible]攻不[illegible]，不[illegible]來[illegible]賊惡
命副都總管張玉將重兵[illegible]之軌[illegible]邊[illegible]入[illegible]請[illegible]
塞，無得[illegible]。諒祚[illegible]
官兵合擊之，諒祚[illegible]鎖甲[illegible]以[illegible]選強弩八列寸
壕外注矢下，射重甲洞貫，諒祚中流矢，遁去。洗寇[illegible]張玉
募勝勇三千人，夜出擾賊營，賊遂驚潰。上遣中使賜撫手
詔慰勞。諒祚退屯金湯，聲言益發步騎，且出嫚辭，須已得歲
賜，復攻圍大順城。鄜延經略安撫使陸詵言：朝廷積姑息，
故虜敢狂悖，不稍加詰責，則國威不立，即止其歲賜銀帛，牒
宥州問故。上喜曰：固知此人可倚也。詔詵得宥州報，具聞。
而諒祚果大沮懾，把塞下取狠四，及卒不敢入寇，又顧歲賜，
貪得賜物，乃報言自邊吏擅興兵，行且誅之。冬十月壬午朔，
以仙遊縣君任氏墳域爲園，從禮院所奏也。癸未，遣西京
左藏庫副使何次公齎詔賜夏國王諒祚，問所以入寇之故，
仍止其歲賜銀帛。陸詵言：虜頗順矣，不若且賜時服，因以詔
問之，彼必感懼。今特遣次公，虜多數或疑朝廷畏己，則未遂
服也。不從。[illegible] 甲申，户部判官直集賢院王廣淵直龍圖閣兼
侍讀，集賢殿修撰[illegible]侍講。帝不豫，廣淵憂思忘食
寢，帝自爲詔以慰安之曰：朕疾少間矣。丁酉，詔兩日一
御邇英講讀時。上已不豫，然近臣尚未知也。於是皇子潁
王等引仁宗故事以請從之。丁亥，詔曰：先帝以士久
不貢，則怠於進而苟於得者不時舉，故下間歲之令，冀以得人。
而自更法以來，其弊浸長，柯者果選之牒，仍甚而郡國之取
幾半，計偕之籍，屢上而道途之勞，良若朕甚閔焉。其令禮部
三歲一貢舉，天下解額於未行間歲之法已前，率四分取三
分。禮部奏名進士，以三百人爲額，明經諸科不得過進士之
數。[illegible] 同修書[illegible]事邵[illegible]
爲陝西四路[illegible]使兼[illegible]門[illegible]上曰：
初欲授鄉[illegible]徽使，慮外人以爲罷政，第領樞職，往重使權。自
呂餘慶以參知政事權知成都府，其後見任執政無守藩者。

至達始以同賢書播案完畢出鎮
〔甲子謂中書曰…〕不進賢何也 歐陽脩曰近年進賢之路大狹誠
當今所患臣每與韓琦等論議未合 上曰何謂進賢路狹
中書有所進擬者其人材如何 脩曰自偏強幹勤劇以來
十數年間外自監司內則省府官比類選擢其材時不得人
比於往年紹不少也然皆是錢穀刑名強幹之吏且所謂用
才也非臣所言進賢路狹謂館職也 上曰如何 脩曰朝廷
用人之法自兩制選居兩府自三館選居兩制然則三館者
輔相養材之地也往時入三館有三路今塞其二矣此臣所
謂大狹也 上曰何謂三路 脩曰進士高科一路也大臣薦
舉一路也因差遣例除一路也往時進士五人以上及第者
皆得試館職第一人及第有不下十年即至輔相者今第一
人及第兩任幾十年方得試館職而第二人已下無復得試
是高科一路塞矣往時大臣薦舉即召試今止令上等依
館閣闕人與試而館閣人初無員數無有闕時則上薦者永
無定期是薦舉一路又塞矣唯有因差遣例除者亦是年勞
老病之人此臣所謂進賢路大狹也新格置編校官八員皆
用選人歷七年乃得校勘除校理此外未嘗有所擢用臣謂
此八員者宜仍舊不定員或闕即令中書擇人進擬無遺賢
上乃納之故有是詔因謂輔臣曰館閣養才之地比欲選數
人以使無可者公等其各為朕搜揚雖執政親戚世家勿避
朕當親閱可否於是韓琦曾公亮歐陽脩趙槩所舉者進
慶夏倚〔…〕王分等〔…〕劉攽〔…〕章惇明〔…〕王存李
常張公裕〔…〕蘇〔…〕蕭宗孟陳侗陳睦
李清臣〔…〕朱初平黃履劉摯凡二十人 上皆令召試
琦等以為人多難之 上曰既委公等舉苟賢豈患多也乃

令先召權提點陝西刑獄度支員外郎蔡延慶等十人餘須於
試延慶齊之從子倚曾孫均清臣子博德象族子宗愈何郯
子存丹陽人常南康人公裕江原人梭須弟〔…〕開封人宗孟
新井人侗莆田人睦侗弟初平〔…〕武人〔…〕濱海人也
〔朱史…傳云…韓琦曾公亮各舉五人…〕
〔…〕
〔…〕
〔…〕
聖孝皇帝諡不許上表乃許之 十一月甲〔…〕落官都
巡檢使內藏庫使趙明領順州刺史以敵夏人于大順城有
功也於是將士及蕃官有功者並輕重賞之初夏人攻圍大
順 上召西上閤門使劉几問之几曰大順天險非虜可近第
恐夏人與趙明為難爾 上曰趙明之子奔馬入城幾為所
擒趙料敵何其神也 戊午 帝不豫 己巳詔徐國公主
於王氏 皇后及皇子穎王東陽郡王〔…〕至第 皇三子益
日乃歸 司馬光奏言〔…〕恭畏鬼神
畏懼災異故能安靜國家〔…〕福自生民以來不易之道
也天雖至高視聽甚邇朝多不協王者左右順吉逆凶應若
影響是乃詩書所載聖人所言豈可謂之漠然無知而簡忽
不顧哉臣伏見陛下踐阼已來災沴屢臻日中有黑子大風晝
晦冬溫無冰連年大水漂〔…〕至今歲災異尤甚彗星
彰見光芒隆熾朝見暮西連日不滅飛蝗害稼日有食之加
之陝西河東夏秋之雨禾既不收麥亦未種婦子恓惶流離
滿路西戎內侮邊鄙未安當此之際群臣宜勸導陛下以祗
畏天命勤恤民隱克己謙約側身求至言以消復災咎延致
善祥而朝廷安然曾不為意或以為自有常數非關人事或
以為吳祥嘉瑞更當稱賀今者又有佞臣建議請上尊號其

爲欺蔽上天誣罔海內孰甚於此是使上帝鬼神佛菩薩懼
自拜表以來陛下嬰此疾疹久而未愈此皆群臣諂諛之罪
陛下豈得不省悟而深思哉臣不勝區區忘生觸死伏望陛
下自以身其比群臣所上章表却還拒絕勿受更下詔書深
自咎責以謀內方廣開言路求所以事天養民轉災爲福之
道俟聖體康復政化流通大時豐稔人心悅豫然後推崇徽
號何晚之有如此則上帝收還威怒福祿大來聖躬和平
勿藥有喜將生百姓莫大之幸其視陛下鄉者郊祀之前辭尊
號不受天下稱誦盛德至今未已然則是棄虛名而得實名
捨虛美而取實美也於陛下何損焉臣荷國大恩承乏侍從
誠見近日群臣皆以此爲請則拜手稽首請加鴻名出則
錯立族談腹非切笑然無一人爲陛下正言其不可者臣切
痛之是敢妄進狂瞽唯聖明采而行之 初夏人施大順
五七 自三之一 一二
上問兩府莫若安出宰相韓琦請留上賜遣使齎詔責問
樞密使文彥博等曰如此則邊鄙必大矢至引寶元康定之役
語以動 上意琦曰兵家須料彼己今日邊備大過昔
時且諒祚狂童非可比元昊必語之以服 上竟從韓琦議遣
何次公往使朝退二府以所論不同各私相語彥博謂琦曰
曰渠自言與敵且觀其所料愈旬月公還以諒祚表進 上
已臥疾韓琦因入問起居舉琦扣御榻曰諒祚服罪否 上
力疾頷琦曰一如所料諒祚上表雖云受賜累朝敢從先
哲然尚多游辭歸罪於其邊吏復賜詔詰之令專遣使别
貢哲表且以令後嚴戒邊上酋長各守封疆不得點集人馬
輒相侵犯其鄜延環慶涇原秦鳳等路一帶久係漢界熟户
并順漢西蕃不得更行劫虜及逼脅歸投所有漢界不逞叛
亡之人亦不得更有招納苟渝此約是爲絕好餘則遵依先

降哲詔朝廷恩禮自當一切如舊 十二月先是帝久服藥
監察御史裏行劉庠奏請立皇太子 帝不懌封其奏一日
宰相韓琦等問起居退潁王出侍門憂形於色顧琦曰奈何
琦曰願大王朝夕勿離 上左右王曰此乃人子之職琦曰
非爲此也王感悟去 帝自得疾不能語凡處分事皆筆於
紙辛丑 帝疾增劇輔臣問起居既琦復奏曰陛下久不視
朝中外憂惶宜早立皇太子以安衆心 帝頷之琦請 帝
親筆指揮 帝乃書曰立大王爲皇太子琦曰必潁王也煩
聖躬更親書之 帝又批於後曰潁王琦即召內侍高居
簡授以御札命翰林學士草制學士承旨張方平至榻前稟
命 帝憑几出數語方平不能辨 帝以手指畫几方平因
請進筆書所諭遂進筆 帝書東日啓制立某爲皇太子十
字所書名不甚明方平又進筆請之 帝再書潁王二字又
多多字
書大大王三字方平退而草制 壬寅立皇子潁王頊爲皇
太子 帝既用輔臣議立皇太子因泫然下淚文彥博退謂
韓琦曰見 上顏色否人生至此雖父子間亦不能無動也
琦曰國事當如此可奈何 皇太子始聞命辭於禰刑者久
之 癸卯大赦賜文武官子爲父後者勳一轉 乙巳詔以
來年正月十九日冊皇太子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爲禮儀
使翰林學士王珪撰冊文錢明逸書冊寶制誥宋敏求書寶
是歲戶一千二百九十一萬七千二百二十一丁二千九百
九萬二千一百八十五夏秋稅二千四百二十二萬一千四百七
十石以災傷放二百一十萬一千七百四十六石斷大辟一
千八百二十二人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一百七之二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二百八之一

英宗皇帝紀四之一

治平四年春正月庚戌朔群臣上尊號冊于大慶殿太尉奉冊授閤門使轉授內常侍自東拱殿以進 是日大風霾契丹賀正旦使在館故事賜宴紫宸殿時 上不豫命宰臣就館賜宴之使者以宗說事不即席宰臣讓其責以賜宴不赴是不度君命也 人主以宗說待親臨非禮遇也使者乃即席丁巳帝崩于福寧殿 神宗即位時年二十宮入福寧殿發哀聽遺制見 上衰服號泣如嘉祐之儀惟入垂拱殿後門乃哭為異 戊午大赦除常赦所不原者百官進官一等優賞諸軍悉如嘉祐故事惟自官拜赦不舞蹈拜蹈者聽陪之失也 己未尊 皇太后為太皇太后 皇后為皇太后以宰臣韓琦為山陵使 御史中丞劉庠言群臣居喪不飲酒食肉至三日 仁宗之喪百官及諸軍朝晡皆給酒肉京師羊為之竭請給百官素食禮官以為然執政不從從之 自拜未請聽政不允表三上乃從之 樞密院白禮官問詣曹世書儀例稱太后稱重姪稱姪為大母判太常寺李柬之同判太常寺宋敏求等以為當稱嫂孫叔祖母從之 三司使韓絳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奏疏曰天下不幸大行皇帝奄棄臣 仁宗升遐及今未滿四年大禍仍臻內外公私財費不貲再頒優賞府藏虛散 宗惟今至要莫先財用財用者生民之命為國之本散之甚易聚之實難財用不足生民無以為命國非其國也 祖宗平天下收斂其金帛納之內帑諸庫其所以遺後世之業厚矣自康定慶曆以來發諸宿藏以助興發百年之積惟存空簿靡有枚數其賞諸軍將校賞給已行支散外至於文武百官既遷官加職其賞賜貴若更循嘉祐近例竊慮國家財力不能供給伏乞檢會乾興上仙及 仁宗即位特事施行此乃 先朝故事則非比今日裁損所是山陵制度遺詔敢從省約竊聞 永昭陵修奉之時有司不能承遵先志張皇務饒費損不貲除索須多半虛棄物乞下三司及經由州縣凡係科率所及路分當職官吏各務按的確數目明立期會務在愛惜官私物力今日月猶賒足以辦集至於諸色用度非所急者不以小費為無益而弗為不以小費為無傷而不節深慮經遠之計以底求民之生方今之切務莫先于此矣臣等被遇 先朝叨處近列身同國之休戚目覩民之利病不敢循默少俾涓塵 太子右庶子韓維言竊聞故事 大行皇帝嘗有遺留物分賜臣下臣伏思承平日久用度無節以致公私財利匱乏又國家不幸四年之內再遭大故營造山陵又支士卒優賞所費不可勝計今之府庫比於 仁宗晚年又益朘削若用嘉祐之例恐行賜不足臣恐有損不少陛下若以為奉承 先帝之志如惠群臣不可以已之則望開諸府庫取服用玩好物以充用之足將近臣不須遍為贈遺若有金帛諸物可以賜兵恤民者頗賜愛惜以救當世之急又言陛下於此時即位正當躬行勤儉帥先天下以彊國阜民為意若以臣言為然則請從此一事為始況遺留之賜自臺諫官以上方始有之此等皆凡朝廷近臣表率瞻仰雖至薄約焉無不足之理若東閣祭多為陛下怨者皆必不敢妄言 詔遺賜令 內侍省取旨裁減以聞制度今三司如大行遺制 初議山陵 上以手詔賜執政於資善堂曰國家多難四年之中連遭大喪公私困竭宜令一陶成節冗費凡謂執政曰 仁宗之喪 先帝避嫌不敢裁減今則無嫌忌也 癸亥內出遺留物賜宗室近

臣有差　上謂執政曰　仁宗御天下四十餘年宮中富饒
故遺留特厚　先帝御天下才四年固不可比　然亦
不可無也故所賜皆減嘉祐三分之一　丙寅始御迎陽門
幄殿聽政見百官　三司乞內藏錢三十萬緡助山陵及賞賚
從之　初　真宗即位聽政於便殿宰臣等加恩宣制於崇
政殿門外及　仁宗　英宗聽政宣制於文德殿至是復
用至道故事　山陵使言嘉祐八年山陵所役卒四萬六千
四百餘人今止乞差三萬五千人諸路轉運司和雇石匠四
千人從之　癸酉群臣拜表請御正殿不許表三上乃許之
上初欲遣王陶往河南府賜手詔曰朕深惟山陵所費浩大
方今府庫空竭民力凋敝正當扶危拯溺之際而國家四歲
兩遭巨禍志雖切於簡省又慮有司不能遵奉約之旨今
遣卿往河南府計置凡事須節省有切於先務者亦宜奏聞
又賜詔曰朕所欲遣卿往河南府計置節損山陵事費庶遵先
遺旨反覆思之山陵所用若總於三司必有行監欲公無始
同議節減今諭輔臣降勑而朕又以卿昔在東宮推誠輔朕
方助政之初正賴卿與扶戮力圖治故不遂遣也　戊寅以
陶爲群牧使　二月乙酉始御紫宸殿見群
臣退御延和殿視事　龍圖閣直學士韓維陳三事一曰從
權聽政蓋不得已者惟大事急務時賜裁決餘[illegible]二曰
執政皆兩朝顧命大臣宜推誠加禮每事必咨詢以盡其心三
曰百執事各有其職惟當責任使盡其材若王者代有司行
事最爲失體其末又曰天下大事不可猝爲人君施設自有
先後惟加意謹重并注釋滕世子問孟子居喪之禮一篇因
推及後世變禮以申規諷　上嘉納焉
立　安國夫人向氏爲皇后敏中之曾孫也　丙戌御垂拱

殿　壬辰手詔曰朕嘗侍　先帝左右恭聞德音以　本朝
舊制士大夫之子有尚　帝女者輒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
習行既久義甚無謂朕嘗念此寤寐不平豈可以富貴之故
屈人倫長幼之序也可詔有司革之以厚風俗朕聞諭之始
欽仰稱歎至于再三不幸　先帝後疾疹其議中寢朕恭
承遺旨敢不遂行可以昔詔門下議率詔行司以發揚　先帝
盛德於見天下陳國長公主行舅姑之禮王師約更不升行
公主行見舅姑之禮自此始　乙巳以李端愿守[illegible]
居近戚忠輔　先朝累抗封章來陳治要　先皇帝未及有
所施行奄棄四海當沖人嗣位之始是王者有爲之秋勿棄
諄諒無忘鎮託於忠朕躬庶　先帝洪業有以振舉應時學本
先務宜條上以聞後端愿所陳並疏不能副　上所望　三
月樞密直學士禮部郎中王陶爲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
陶入對便殿　上以書戒陶一德諭陶曰朕以一心不可
轉也陶以時事陶請謹聽納明賞罰及任人任正士復轉對
以通下情省民力以勸農桑先儉素以風天下振紀綱以汰
冗兵　命天章閣待制陳薦同修撰　仁宗實錄　降工部
侍郎御史中丞彭思永爲給事中知黃州主客員外郎殿中
侍御史蔣之奇爲太常博士監道州酒稅先是監察御
史劉庠劾參知政事歐陽脩入臨福寧殿衰服下衣紫衣
上遣使諭脩令易之翌日論以濮王追崇事疾脩者衆
欲擊去之其道無由有薛良孺者脩妻之從弟也坐舉官被
劾內遇赦免而脩乃言不可以臣故徼幸乞特不原良孺
竟坐免良孺怨脩切齒脩長子發娶鹽鐵副使吳充女良孺因
謗脩帷薄集賢校理劉瑾與脩亦仇家亟騰其謗
思永聞之聞以語其僚屬之奇之奇始緣濮議合脩意脩特

薦為御史，方患眾論指目為姦邪，求所以自解，及得此，遂獨上殿劾脩，乞肆諸市朝。上疑其不然，之奇引思永為證，伏地叩首，堅請必行。之奇初不與同列謀之，後數日，乃以奏藁示思永，思永不肯。之奇言脩罪當貶竄，且曰：以陰訟治大臣誠難，然脩首建濮議事犯眾怒。上乃以之奇、思永所奏付樞密院。脩上章自列曰：之奇誣罔臣者，乃是禽獸不為之醜行，天地不容之大惡。臣苟有之，是犯天下之大惡；無之，是負天下之至冤。犯大惡而不誅，負至冤而不雪，則上累聖政，其體不細。乞選公正之臣為臣辨理，先次詰問之奇所言是臣閨門內事，自何所得，因何彰敗，據其所指，使可推尋，盡理根窮，以見虛實。上初欲誅脩，以手詔密問天章閣待制孫思恭，思恭極力救解。上寤，復取之奇、思永所奏以入，并脩章批付中書，令思永、之奇分析所聞，具傳達人姓名以聞。之奇言得自[illegible]思永，思永辭以出於風聞，年老昏繆，不能記主名，且言法許御史風聞言事者，所以廣聰明也，若必問其所從來，因而罪之，則後不得聞矣。寧從重謫，不忍塞天子之言路。因極陳以至朝堂待罪，朝廷稍[illegible]。脩復言之奇初以大惡誣臣，本期朝廷更不推窮，即有行遣，及累加詰問，唯指出所說人姓名，料以辨必見虛妄，所以諱而不言。臣忝列政府，動繫國體，不幸枉遭誣罔，惟賴朝廷推究虛實，使罪有所歸。章凡三上，而之奇亦上章乞朝廷力與辨正虛實，明示天下，使脩不致枉受污辱。於是上復批付中書曰：凡朝廷小有闕失，故許傳議聞奏，豈有致人大惡，便以風聞為託？其令思永等不得妄引浮說，具傳達人姓名并所聞因依，明據以聞。思永與瑾同鄉，力為瑾諱，乃言臣待罪憲府，凡有所聞，合與僚屬商議，故對之奇說風聞之由，然曖昧無實，嘗戒之奇勿言，無所逃罪。而之奇亦奏此事臣止得於思永，遂以上聞，如以臣不當用風聞言大臣事，臣甘與思永同貶。故思永、之奇同降黜。上手詔賜脩曰：數日來以言者詆卿以大惡，朕曉夕在懷，未嘗舒釋，故數批出詰其所從來，竟無以報。前日見卿文字，力要辨明，遂自引過。今日已令降黜，仍牓朝堂，使中外知其虛妄。事理既明，人疑亦釋，卿宜起視事如初，無恤前言。它日，上謂吳奎曰：辨之奇敢言，而所言曖昧，既罪其妄，欲賞其敢。奎曰：賞罰難並行。乃止。墨史據思恭傳云：思恭性不忤物[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初不知思恭以是[illegible]及脩之。[illegible]言看所安[illegible]，上[illegible]精手詔密問思恭，思恭極力救解[illegible]。又以為言者安撫，先帝加詰，[illegible]辨明，遂手詔召之[illegible]有。[illegible]時之[illegible]去[illegible]司馬[illegible]曰：此以之奇等奏付[illegible]。舊日乃復取入密詔問，累[illegible]必非墨史之妄，今仍舊取附見。

權知貢舉司馬光等上言所奏試合格進士許安世以下三百五人，分四等；明經諸科二百一十一人，分三等。詔進士第一第二第三等賜及第，第四等賜同出身；明經諸科第一第二等並賜及第，第三等賜同出身。放下貢院放牓，安世及第二第三人並為防禦團練推官，其餘注官守選如例。丙辰，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祠部郎中陳汝羲判三司都磨勘司，知開封縣、都官員外郎羅愷提點府界諸縣鎮公事。愷入見，上問以開封事，皆不能知。上不悅，及見汝羲，問以府界事，應對詳敏，翌日謂執政曰：愷不才，宜復用汝羲代之，仍與館職。執政言汝羲資序已高，復為提點則下遷，宜但令試館職而已。上從之。知制誥鄭獬言：陛下新即位，以言語擢汝羲，如汝羲文實上林嗇夫，恐臣下爭以利口求進，乞罷之，不從。汝羲，皓子也。汝羲直史館在五月癸未[illegible]書。昌王顥、樂安郡王頵乞解官行服，詔兩制與太常禮院詳定典禮。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等言：謹按大行遺制，喪服以日易月，自皇帝下至文武百官亦從。先朝典故，惟宗室則慘服，居則衰麻以

終制蓋一法度所以尊天子也　皇帝承大統奉　宗廟爲
王樂安郡王當與宗室同例不容以私恩爲異所以別嫌明
微辨章名分古今通誼也從之　丙寅翰林學士兼端明殿
學士尚書左丞錢明逸罷翰林學士爲端明殿學士兼龍圖
閣學士先是御史蔣之奇言臣累奏彈明逸姦邪及吳申劉
庠亦有論列　先帝屬疾未及施行臣與明逸素無嫌隙但
以傾險倚者　仁宗朝附貴昌朝夏竦王拱辰張方平之黨
陷杜衍范仲淹尹洙石介之徒朝廷一空天下同疾況文辭
紕繆政術疏踈貪贓有聞汙濫豈可留居禁苑而同知
諫院傅卞亦有言執政召明逸示以臺諫章疏使自引疾因
改命之　上它日謂吳奎曰錢明逸不解作文字何因中大
科奎言應舉亦繫人之幸一日之間未見其書必若求實才
須試以事徐觀其器業又問明逸爲人奎言臣頃作諫官嘗
論列明逸罪狀其人可知也　丁卯三司言在京粳米約支
五年以上慮歲久陳腐欲令發運司於上供年額推住起發
五十萬石於穀價貴處減和糴之數充市金銀紬絹輸榷貨務封
樁分給三路以備軍須從之　壬申尚書左丞參知政事歐
陽脩爲觀文殿學士刑部郎中知亳州彭思永等既以論脩
貶而知雜御史蘇寀御史吳申言猶不已脩亦三表乞罷故
命出守初　英宗以疾未親政　太皇太后垂簾脩與二三
大臣主國論每簾前奏事或執政聚議事有未可脩未嘗不
力爭臺諫官至政事堂論事事雖非己出同列未及啓口而脩
已直前折其短士大夫建明利害及所請前此執政多媕阿
不明白是非至脩必一二數之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
是怨誹者益多　英宗嘗稱脩曰性直不避衆怨脩亦嘗誦
故相王曾之言曰恩欲歸己怨使誰當脩出守遂連六表乞

致仕不從脩年才六十也　癸酉樞密使禮部侍郎吳奎參
知政事　上初欲用奎宰相言陳升之有輔立陛下功　上
曰奎輔立　先帝其功尤大遂越次用之奎入謝日進治說
三篇　上嘗語以追尊濮王事與漢宣帝異奎對曰然宣帝
於昭帝祖行昭穆不相當又大臣所立豈同　仁宗能以義
立　先帝爲子　先帝入奉大統天下欣戴雖　先帝積有
令聞良由　仁宗命爲子所以人無異言因言　仁宗本意
止在　先帝更無它擇臣向壽州召還已見　仁宗意爲大
臣間有異議者遂輟後每見必知其微然能決意建立此天
地之恩不可忘也追尊事誠牽私恩　上深然之又言此爲
歐陽脩所誤奎對曰韓琦於此事亦失衆心臣數爲琦所薦
天下公論不敢君前有所隱它日奎進言陛下在推誠以應
天天意無它合人心而已若至誠格物物莫不以至誠應於上
自然感召和氣今民力困極國用窘乏要須順成然後可以
它事也帝王所職惟在判別忠邪自餘庶務各有司存但不
使小人得害君子君子常居要近則自治矣　上因言堯時
四凶猶在朝奎對曰四凶雖在朝不能惑堯之聰明聖人以
天下爲度何所不容未有顯過固宜包函但不使居要近爾
太常禮院言準嘉祐詔書定太廟七世八室之制今　大行
皇帝祔廟有日僖祖在七室之外禮當祧遷將來山陵畢請
以　大行皇帝神主祔第八室　僖祖文懿皇后神主依唐
故事祧藏於西夾室以待禘祫自　仁宗而上至　順祖以
次升遷伏請下兩制待制以上參議後翰林學士承旨張方
平等言同堂八室廟制已定　僖祖當祧合於典禮請依禮
院所奏詔恭依　禮院言群臣奏　皇太后稱殿下　皇太
后處分稱教旨詔　皇太后宜稱聖旨餘從之中書言典禮

聖人因而均節之立君臣貴賤等威之分以止其爭且亂故禮也者文飾此者也刑也者防禁此者也凡謂賞罰法令仁義廉恥皆緣此而後立者也衣食不足何禮刑之有哉故貨食者人事之確論非高談虛辭之可致者也今京師砥平衝會之地連營設衛以當山河之險則國依兵而立兵待貨食而後可聚此今天下之大勢也臣在 仁宗朝慶曆中充三司使嘉祐初再領邦計實爲朝廷精言此事累有奏議所陳利害安危之體究其本原冗兵最爲大患略計中等禁軍一卒歲約五十千十萬人歲費五百萬緡臣前在三司勘會慶曆五年禁軍之數比景祐以前增置八百六十餘指揮四十餘萬人是歲增費二千萬緡也 太祖皇帝制折杖法免天下徒初置壯城備諸役使謂之廂軍後乃展轉增創軍額今遂與禁軍數目幾等其歲增衣糧幾何[illegible]民力則天下安得不困臣慶曆五年取諸路鹽[illegible]比景德會錄皆增及三數倍以上景祐中收商稅數四百五十餘貫慶曆中一千九百七十五萬餘貫景德中收酒課四百二十八萬餘貫慶曆中收一千七百一十萬餘貫景德中收鹽課三百五十五萬餘貫慶曆中收七百一十五萬餘貫但茶亦有增而不多爾天下和買紬絹本以利民初行於河北但資本路軍衣遂通其法以及京東淮南江浙景祐中諸路所買不及二百萬疋慶曆中乃三百萬疋自爾時及今二十年但聞比較督責不聞有所寬減也如此後取天下豈復有遺利自古有國者貨利之入無若是之多其費用亦無若是之廣也昔唐自天寶之亂肅代之後國力大窘禁衛之餉織甸百姓至捋穗以供兵食登城門以望四方貢奉之至可謂危蹙矣然患難既平則兵有時而解兵解則民力紓矣今中外

諸軍坐而衣食無有解期天下困弊已如此而恬然不圖營救寶元康定中夏戎阻命兩師在野既聚軍馬須入中糧草在京支還交鈔銀錢物帛一歲約支一千萬貫以上三司無以討置即須內帑供給慶曆二年三年連年支撥內庫銀紬絹只此兩次六百萬疋兩三司以補不足尋即支盡西事已定一紀于茲中間亦不聞有所處置者邦家不幸大變仍臻頒賚之餘府庫虛匱宿藏舊積蓋無幾萬一因之以飢饉加之以寇戎臣恐智者難以善於後矣夫苟日者日下及身之謀遠慮者陛下家國之計茲事躰大在陛下所憂無先於此財計之任雖三司之職日生煩務常程計度簿書期會則在有司至于議有繫於軍國之體事有關於安危之機其根本在於中書樞密院非有司可得而預也今夫賦斂必降其支給必降宣矣是 祖宗規摹二府[illegible]其入也今欲保大豐財安民固本自中書樞密[illegible]明[illegible]宗已前舊典先由兵籍減省以次舉其爲敝之大若宗室之制官人之法諸生事造端非簡便者裁而正之至于微末細故於國計盈虛不足爲損益屬之有司可矣提其綱則衆目[illegible]然後其源則下流清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又曰變而通之以盡利[illegible]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故傷財害民之事嘗以制度以[illegible]若但遵常守故齪齪細文避猜嫌顧形迹恤近謗[illegible]圖久謀而微天幸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後雖嗟嘆何嗟及矣臣服在近列荷恩三朝竊見時事日以迫急不勝憂憤輒罄狂瞽惟陛下留神省察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一百八之一

石屢引疾乞分司　上語輔臣曰安石歷　先帝一朝召不
起或爲不恭今召又不起果病耶有要耶曾公亮對曰安石
文學器業時之全德宜膺大用累召不起必以疾病不敢欺
罔吳奎曰安石向任糾察刑獄爭刑名不當有旨釋罪不肯
入謝意以爲韓琦沮抑己故不肯入朝公亮曰安石眞輔相
之才奎所言熒惑聖聽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群牧備見其
臨事迂闊且護前萬一用之必紊亂綱紀公亮熒惑聖聽非
臣熒惑聖聽也　上未審奎重言之　癸卯詔安石知江寧
府衆謂安石必辭又詔到即詣府視事或曰公亮力薦安石
蓋欲以傾韓琦也　龍圖閣直學士韓維言臣今日聞除王
安石知江寧府然未知事之信否若誠然者臣切以爲非所
以致安石也何則安石知道守正不爲利動其於出處大節
料已素定於心必不妄發安石久病不朝今若才除大郡即
起視事則是安石偃蹇君命以要自便臣固知安石之不肯爲
也又其精神可以爲一大郡而反不能奉朝請從容侍從之
地豈爲人情臣又知安石之不肯爲也所可致者惟有一事
即陛下向所宣諭臣所開陳者是也若人君始初踐祚慨
然想見賢哲與圖天下之治孰不願效其忠伸其道哉使安
石甚病而愚則已若不至此必翻然而來矣臣切恐議者以
爲安石可以漸致而不可以猝召若如此是誘之也是不知
安石者之言也惟賢者可以義動而不可以計取陛下稽古
講道必於此理察然不惑惟在斷而行之毋以前議爲疑則
天下幸甚（維凡三論安石事奏議具載之足明安石進退出處也）　學士院言屯田員
外郎夏倚雄武節度推官章惇詩賦中等詔以倚爲江南西
路轉運判官惇爲著作佐郎倚及惇皆治平二年十月兩府
所薦者及是召試而御史呂景蔣之奇言倚素無學術嘗任

麟倅敗事惇帷薄穢濫向以擢第不高輒擲敕於廷皆不可
獎故不除館職惇浦城人歐陽脩所薦也（傳德象於丁巳見治平三年十月）
甲辰詔諸路帥臣及副總管或有移易可依慶曆故事中書
樞密院參議慶曆中嘗詔宰臣賈昌朝凡軍國機務及沿邊
兵馬事知州鈐轄宜同樞密使陳執中參議自後寢廢至是
復之　龍圖閣直學士知蔡州呂公著龍圖閣直學士兼侍
講司馬光並爲翰林學士光累奏固辭不許　上面諭光曰
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
有文學尚何辭光曰臣不能爲四六　上曰如兩漢制詔可
也光曰本朝故事不可　上曰卿能舉進士取高等而不能
爲四六何也光趨出　上遣內侍至閤門強光受告光拜而
不受詔趣光入謝光入至庭中猶固辭詔以告置光懷中光
不得已乃受它日　上問王陶曰公著及光爲學士當否陶
曰二人者臣嘗論薦矣用人如此天下何憂不治　學士院
言奉詔詳定潁許二州進士僧道所貢賀登位銀　本朝之
制　太宗自開封尹晉王即位　眞宗自開封尹壽王　仁
宗自建康軍節度昇王冊爲皇太子即位皆無推恩舊領封
鎭故事　大行皇帝自齊州防禦使即位本州舉人父老僧
道詣闕進奉故特推恩　今皇帝以忠武軍節度潁王冊爲
皇太子即位與　先朝異今兩州貢奉無典故稽考詔却其
貢令賜茶綵遣歸　丙午屯田員外郎劉攽著作佐郎王存
爲館閣校勘太常丞張公裕殿中丞李常爲祕閣校勘著作
佐郎胡宗愈爲集賢校理並以召試學士院詩賦入等也攽
試入優等故事當除直館又員外郎例不爲校勘而攽素與
王陶有隙陶及侍御史蘇寀共排之執政但擬校勘　翰林
學士承旨張方平又奏疏論國計曰天之生民以衣食爲命

聖人因而均節之立君臣貴賤等威之分以止其爭且亂故禮也者文飾此者也刑也者防禁此者也凡謂賞罰法令仁義廉恥皆緣此而後立者也衣食不足何禮刑之有哉故貨食者人事之確論非高談虛辭之可致者也今京師砥平衝會之地連營設衛以當山河之險則國依兵而立兵待貨食而後可聚此今天下之大勢也臣在 仁宗朝慶曆中充三司使嘉祐初再領邦計嘗爲朝廷精言此事累有奏議所陳利害安危之體究其本原冗兵最爲大患略計中外禁軍一卒歲約五十千十萬人歲費五百萬緡臣前在三司勘會慶曆五年禁軍之數比景祐以前增置八百六十餘指揮四十餘萬人是歲增費二千萬緡也 太祖皇帝制折杖法免天下徒初置壯城備諸役使謂之廂軍後乃展轉增創軍額今遂與禁軍數目幾等其歲增衣粮幾何[illegible]人之力則天下安得不困臣慶曆五年取諸路鹽[illegible]比景德會錄皆增及三數倍以上景祐中收商稅數四百五十餘萬貫慶曆中一千九百七十五萬餘貫景德中收酒課四百二十八萬餘貫慶曆中收一千七百一十萬餘貫景德中收鹽課三百五十五萬餘貫慶曆中收七百一十五萬餘貫但茶亦有增而不多爾天下和買紬絹本以利民初行於河北但資本路軍衣遂通其法以及京東淮南江浙景祐中諸路所買不及二百萬疋慶曆中乃三百萬疋自爾時及今二十年但聞比校督責不聞有所寬減也如此浚取天下豈復有遺利自古有國者貨利之入無若是之多其費用亦無若是之廣也昔唐自天寶之亂肅代之後國力大窘禁衛之餉纖匄百姓至援擄以供兵食登城門以望四方貢奉之至可謂危蹙矣然患難既平則兵有時而解兵解則民力紓矣今中外諸軍坐而衣食無有解期天下困弊已如此而恬然不圖營救寶元康定中夏戎阻命西師在野既衆軍馬須入中粮草在京支還交鈔銀錢物帛一歲約支一千萬貫以上三司無以計置即須內帑供給慶曆二年三年連年支撥內庫銀紬絹只此兩次六百萬疋兩三司以補不足尋即支盡西事已定一紀于茲中間亦不聞有所處置者邦家不幸大變仍臻須資之餘府庫虛匱宿藏舊積蓋無錢幾萬一因之以飢饉加之以寇戎臣恐智者難以善於後矣夫苟且者子下及身之謀遠慮者陛下家國之計茲事體大在陛下所憂無先於此財計之任雖三司之職日生煩務常程計度簿書期會則在有司至于議有繫於軍國之體事有關於安危之機其根本在於中書樞密院非有司可得而預也今夫賦斂必降其支給必降宣矣是 祖宗規摹二府[illegible]入也今欲保大豐財安民固本自中書樞密[illegible]明[illegible]宗已前舊典先由兵籍減省以次舉其爲敝之大若宗室之制官人之法諸生事造端非簡便者裁而正之至于微末細故於國計盈虛不足爲損益屬之有司可矣提其綱則衆目張登其源則下流清易曰窮則變變則通又曰變而通之以盡利之謂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故傷財害民之[illegible]制度以[illegible]若但遵常守故齪齪細文避猜嫌顧形迹恤近謗[illegible]圖忽人謀而徼天幸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後雖嗟噬何嗟及矣臣服在近列荷恩三朝竊見時事日以迫急不勝憂憤輒罄狂瞽惟陛下留神省察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一百八之二

五福五代堂寶

八徵耄念之寶

太上皇帝之寶